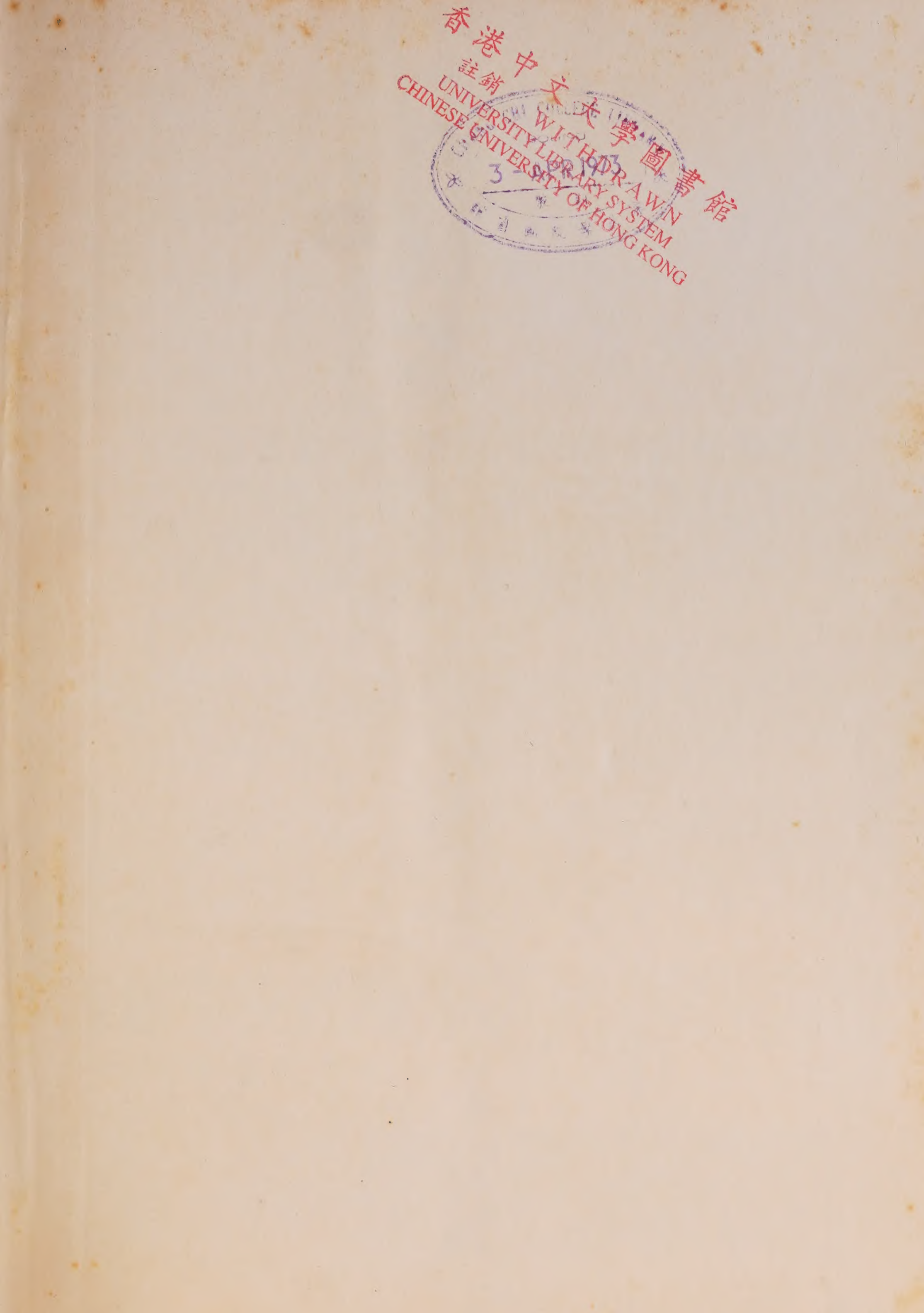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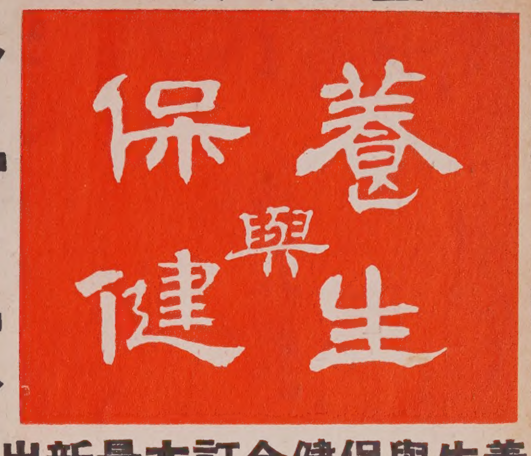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冊 定價港幣廿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格
病速愈法	H.K. $ 5.00
病根治法	2.00
腸康復法	5.00
腸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濕骨痛速愈法	3.00
老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 脫離壞的生活圈 · 爭取好的生活圈 ·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 先從天年說起 · 神經系的保健 · 充分休息睡眠 · 運動鍛鍊體格 · 切莫誤解營養 · 咳嗽不是小毛病 · 哮喘慎用麻黃 · 根治哮喘三步曲 · 哮喘不難根治 · 胃病切忌遷延 · 胃弱與體弱 ·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 胃酸與胃痛 · 胃酸過多貽害大 ·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 暴食釀成胃擴張 ·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 論樂蒂長眠 · 論聖誕狂歡 ·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 杜月笙中氣虛弱 · 杜月笙死於骨瘻 · 欣聞腎藏移殖成功 · 補品與補藥 · 食補與藥補 · 虛不受補怎麼辦 · 疲勞與疾病 · 體弱回春之路 ·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 酒果能禦寒嗎 · 鼻塞噴嚏與流涕 · 膏滋藥補全身 · 用腦健腦和補腦 · 睡眠與失眠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 精神疲勞與頭痛 · 讀書與神經衰弱 · 黑眼圈與陰虛 · 戀愛婚姻與健康 · 十月懷胎三月吐 · 討厭的口臭 · 口臭根除法 · 論除舊更新 · 健康就是財富 · 新年談飲食 · 肥胖病 · 減肥與素食 · 高血壓與中風 · 夢的科學觀 · 論岳飛的頭髮 · 脫髮不容忽視 · 風濕性關節炎 · 腦充血與腦貧血 · 低血壓氣血弱 · 貧血的來龍去脈 · 氣血調和萬事亨 · 氣血旺精力壯 · 貧血與惡性貧血 · 貧血易致體弱 · 貧血根治法 · 貧血與營養 · 肺虛與氣虛 · 中氣虛精神倦 · 血脈營養與精神 · 氣足神旺體力强 · 論春寒料峭 · 十八姑娘一朵花 · 人比黃花瘦 · 艾帥與運動 · 勞動與健康 · 白居易的折臂詩 · 奇怪的敏感病 · 敏感與脫敏療法 · 敏感與麻痺 · 風疹與風癩 · 不通氣的鼻子 · 鼻炎與噴嚏 · 感冒的危害 · 傷風感冒速愈法 · 賈母死於感冒 · 婦女生理的特徵 · 婦女衛生與保健 · 婦女腹痛論治 · 流產與安胎 · 產後病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 胃腸保健法 · 論食粽之道 · 端午與消毒 · 皮膚與皮膚病 · 論快高長大 · 夏日炎炎正好眠 · 困人天氣日初長 · 清涼綠豆沙讚 · 天時與食慾 · 厚膩的舌苔 · 出汗與健康 · 出汗與疾病 · 冷氣敏感與鼻炎 · 鼻竇炎與傷風 · 鼻竇炎的底蘊 · 人生與睡眠 · 神經性失眠 · 論睡眠的姿態 · 論食色性也 · 性教育與戒色 · 處女貞操與優生 · 痛經與結婚 · 神經衰弱的煩惱 ·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 神經衰弱與神精疲倦 ·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 神經衰弱與心跳 ·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 神經衰弱與腦弱 · 腦神經衰弱 · 神經衰弱與腎虧 · 神經衰弱與胃痛 ·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 神經衰弱與睡眠 · 神經衰弱與失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 消化不良的分析 · 小兒消化不良症 ·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 胃腸炎療法 · 慢性胃炎與絕穀 ·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 潰瘍飲食宜忌 · 胃病與養生 · 腸炎與泄瀉 · 肝炎與黃疸 · 咳嗽與氣喘 · 春色惱人眠不得 · 自然安眠法 · 祝君晚安 · 安神藥與睡眠 · 科學健腦法 ·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 探月與腦的聯想 · 靈機記性在腦 · 怎樣來你聰明 · 精神與事業 · 「杯弓蛇影」病 · 為什麼疲勞 ·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 青年與健康 · 怎樣增强抵抗力 · 食物中毒從口入 ·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 神經衰弱心胃不交 ·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 神經衰弱脾氣壞 ·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 腸胃型神經衰弱 · 心臟性神經衰弱 ·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 神經衰弱與鍛鍊 ·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 · 另加郵費一成 · 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 · 九龍 · 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〇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彌敦道

文地址：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步和張江美詞兄壬子初度自遣原玉

李震歐

新秋松柏慶生朝，錫我珠璣逸興饒，
誦到動人知妙句，思維復國起高潮；
君承家學何其富，姊有遺篇亦足驕，
祝嘏躋堂多雅士，拈毫作頌豈寥寥？

西風四律用李𤇮生先生原韻

李震歐

(一)
異服奇裝出不窮，都緣東漸染西風，
披頭散髮盈街道，袒裼裸裎遍舞宮，
捨短取長原智慧，用夷變夏太愚蒙！
炎黃華胄應驚醒，豈可無期作寓公？

(二)
黃花晚節足歡娛，受盡西風力尙敷，
傲雪凌霜心自逸，棄明投暗事堪吁！
斷頭豈肯降仇敵，埋骨何須返故都，
正氣長歌垂萬古，四隅擧一反三隅。

(三)
匪刼人倫已不存，孩兒淸算父呼冤！
災民蔽體衣千綴，餓殍療饑水一尊；
暴政空前遭赤禍，毛朝爾後近黃昏，
西風吹起旌旗動，預卜王師入國門。

(四)
狡猾狐狸假虎威，外交口是各心非，
燕京正赴延賓宴，北越重施轟炸機；
道義不談惟尙利，約盟應守竟稱違！
蒼松那怕西風動，錯節盤根上翠微。

震歐校長，西風四律，最佳之句，「燕京正赴延賓宴，北越重施轟炸機」，美總統尼克遜，燕京作客之日，正北越被轟炸之時，共黨一切名詞，均與事實相反，民主，即是獨裁，「解放」，即是「束縛」，又曰「綁紮」，凡經解放之人民，如同上海螃蟹，俱被綁紮，「和平」，即是「戰爭」，大家心知肚明，故尼克遜訪北平，明明對越共加緊戰爭，而口中則曰，「尋求越戰和平」，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壇主。

夢覺偶成

甘泉

枕畔鷄聲盪曉空，横磨寶劍躍如虹，
乾坤反覆憑誰主，世局滄桑豈自窮，
妄詡風流原狗盜，匡扶正統是英雄，
夢回細數興亡事，暴虐由來不善終。

總統昭示 莊敬自強 處變不驚

甘泉

背信寒盟毀約章，管他道義盡渾忘，
蘇生養息先籌策，遠佞親賢立主張，
福禍漫縈因失馬，補牢方可杜亡羊，
任教橫逆來風雨，持志無移示自強。

感懷

寧士

凄苦何堪話舊由，此情如昨孰紓憂，
終軍只憾空投筆，伯玉知非凜逆流，
錐處囊中曾脫穎，戈揮日昃願難酬，
有涯豈作無涯逐，且樂人間自在秋。

歸雁

袁暘照

衡陽路斷已多時，赤泛平沙有否知，
一爪泥留春去後，片空霞鎖月來遲，
傷秋每起驚寒恨，越塞常懷避箭思，
但使凱旋歌奏日，囑將捷訊報歸期。

雨霽有感

葉開榮

大雨消炎氣，空晴萬綠新，
嵯峨雲石動，來作故山春。
蕩蕩心何意？幽幽夢裏魂。
一情撩百感，歸問武陵津。

折遷有感

韓粹然

澗谷間居二十年，閒嘗窃取考槃篇，
補葺桑土牽蘿又，徙置如何一筆錢。

山居拂曉

韓粹然

隱顯兩途無分兒，山居拂曉鳥先知，
雞鳴狗吠相呼應，正是晨興做活時。

秀茂坪懷古

韓粹然

秀茂坪從掃墓來，活人雜踏死離開，
髑髏也得云遷徙，𠮷鞅還生可用才。

「春夢」詩寄郭真同學

馬天

靈府仰虛境，蓬心帶直親，
廻春天設色，高步徑隨人，
地脈呈幽爽，塵坱歸正馴，
許忘適俗志，甘露養淸眞。

壇主評語

「靈府仰虛境」，極好。蓬心帶直親，帶直親三字不可解，蓬是小草，在外作客，身如飄蓬，又曰飛蓬，蓬心二字，已有費解之嫌，加上「帶直親」讀者更加莫名其妙，「廻春天設色」，最佳造句，「高步徑隨人」，雖難解而對仗頗工，「地脈呈幽爽」，極好。塵坱歸正馴，則不知云何？「塵坱」，即是「塵埃」，又是塵土，塵土又如何能歸正馴？意言何事？亦盼來函詳解。馬天郭眞二位先生詩，大有類似，好句之中，每夾有不可解之語。險字，險句，經常有之。

鄙人評詩向來客氣，但客氣太過，是爲虛僞，能令作者粗製濫造，漫不經心。本詩壇雖是提倡作詩，而要精益求精，提高水準，使讀者有深切認識和了解。在詩評中，能明白作詩之規範，一有毛病不妨指出，或加詢問，如此方有進步，與吹毛求疵，性質不同，本期忽然嚴格者，用意所在。是使作者以後不能隨便亂用字耳。每句每字，均要注意推敲，不施此法，難有進步，壇主附白。

國際逆流使人痛心 救國救民要靠自己

我們談論及國事，自然而然談起中國人的問題。誰都曉得是黃皮膚黑頭髮的黃帝子孫。民族正氣，頂天立地的中國人。但是，從實際看來，則不然，有不少擅變的，投機取巧，看風駛艃的中國人。遠的在抗日戰爭時不必說，就說近二十三年前，國民政府戡亂期間，國軍在前綫剿共戰鬬失利，局勢正在急變中，那些擅變投機的人們，所謂民主人士、前進分子、知識分子，正是忙個不得了。究竟忙個什麼？爲了保護財產忙；想做官忙；靠攏忙；拆國民政府台忙。在前綫將領受共黨統戰的煽動利誘，在陣地前叛變。大勢無可爲，大陸遂告淪陷。

毛幫在大陸握了政權後，那班民主、前進、降將等人士，不獨做不了官發不了財，保不了財產。反之，清算、公審、勞改、槍斃。這樣投機看風駛艃而去忙碌的人們簡直自取其害。以當年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等與毛澤東同患難共生死，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如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靠林彪軍系槍桿子的後盾，利用紅衛兵整肅劉、鄧集團。紅衛兵無利用價值，再清除他們。去年林彪事件發生後，毛幫又計劃整肅林集團。如此暴政統治集團，人人自危，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港澳海外華僑很多認識了解毛幫猙獰面目，不受其煽動引誘，但也有不少矇查查被人利用而不知覺悟，或被人收買利誘，參加所謂統一中國運動。釣魚台運動中，在美示威，抗議美國將釣魚台島列入琉球群島，並交還日本。那是應該值得的，如果在香港示威，是牛頭不對馬嘴，既不屬台灣，又不屬大陸。回歸運動，從閱報章，知道香港的統戰分子，大專職業學生，推動回大陸觀光潮，似乎起了某些作用。香港大學學生由大陸回來，大吹大擂，捧起大陸成爲人間天堂，人類樂園，眞不知他們的良知往何處去。各地華僑亦復如此。一切左派爬蟲，投機看風駛艃的同路人們，到底逃避不了毛幫內部整肅和殘酷的鬬爭，是自尋死路必然的道理。

中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具有文化倫理道德的優秀傳統。一向以勤勞堅忍和禮義之邦的著稱。在歷史上的鐵證，中國一定永遠不會亡。雖然，近年來吹起一股邪風侵襲，給毛幫政權混進了聯合國，並取代了中華民國的安理會永久理事席位。這股風氣捲起越來越狂暴，亦是必然的趨勢。正如尼克遜實行越南化計劃，和緩國內的鴿派和反戰分子的情緒。繼至他到北平訪問，尼周會談，公佈了不倫不類的聯合公報。並且派官員來自由中國遊說，不出賣老友，仍跟中華民國邦交，不取消協防條約，自欺欺人的鬼話。再往蘇聯訪問與布里茲涅夫會談，訂了七七物物協約。結束越戰，從各方面角度觀察，美國下屆總統，似乎可能尼克遜再登寶座，更可能和毛幫建交。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提出中（共）日正常化，將往大陸與毛勾結，或引至承認中共。他們如此卑鄙毒辣手段，害不了我們，恐怕害了自己。更不怕別人出賣，只要我自不出賣就是。

總而言之，中國人在蔣總統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號召下，堅決站穩立場，不駭怕、不悲觀、不怕孤立，繼續爲了救國救民而辛苦而忙。深信國民政府靠自力更生之力量，弔民伐罪，光復大陸。

余我（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寫於加拿大范也辞）

劏鷄、殺鴨，在塘內捉條鯇魚食魚生，作爲請客佳肴，喝個盡醉方休。且非留客人小住幾天不可，以聊表主人的好意。送客時一定送些鷄、鴨、魚之類給客人拿回家中自用，還常常送客人到村外數里方回來。如果遇到冬天清塘捉魚時，不論什麼親友隔離二叔婆，多少也送點魚給他們。如果貴賓在這時候來眞是口福不淺，生魚、白鱔任食唔嬲，送客時禮物更豐富。有的小康之家的人家更特地帶着這些名貴的鮮魚到廣州市或者各地探親，順告一聲今年的好收成。

赤化後不久，這些人情味已經漸漸減少，主要產量不夠上調，經濟跟着不好，變成毫無人情味。到了公社化後，更將上述的一切消滅了。反過來的就是貴賓來拜訪時最好帶埋糧票來，否則你吃了我的口糧，我不夠吃，要挨餓，最好不來，費事我用錢，使我更加窮苦。

張文上

「朋友」忘恩負義「故鄉」面目全非

萬人傑先生：

八月十四日已寫有一文給你，現我又再寫了兩首詩歌給你，勞你給我刊登吧。祝你

近安

晚輩棄左上七二年八月十六日

故鄉

故鄉，你在哪裏？我不斷的東奔西跑在找你。

故鄉，你在哪兒？我不停地乘舟搖槳在尋你。

啊！故鄉呀！原來你被一重鐵幕遮住，難怪我找不到你。

故鄉，你在哪裏？我們在海外的親人找你。

故鄉，你在哪兒？我們的一群孤兒在尋你。

啊！故鄉呀！原來你給狐群狗黨困住，難怪我找不到你。

故鄉，你在哪裏？我們踏破了鞋還找不到你。

故鄉，你在哪兒？我們費盡了氣力也尋不到你。

啊！故鄉呀！原來你被困在不見天日的黑黯底下。難怪我們找不到你。

故鄉呀！故鄉，你本來是幅乾淨的土地，奈何給魔鬼們弄至血腥遍野——變成臭氣薰天——吃正菓的我們不敢回去。

故鄉呀！故鄉，你本來是塊肥沃的土地，爲何見人耕耘而得不到果實呢——因爲有人要革世界的命——全部送給不務正業的「番帮野人」。

故鄉呀！故鄉，你本來有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爲何「西伯利亞」鄰近的一幅不見呢？啊！

原來給「賣國賊」賣掉——呸，眞是豈有此理。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從前是拉過我後脚的，現在又想拖我落河，我，我實在沒有這樣的笨，難道我不會自覓生基。

我的朋友，從前是我殺父仇人，我祇不過得過且過就算數，實在當時我們想它死是很容易，祇不過讓它改過自新而已。

我的朋友，從前是與共黨對立的，現在卻和禽獸打起交情來，嗯，令我啼笑皆非，莫非是世界末日？

我的朋友，從前侵略過我領土的，也殺過我無數的同胞，我們領袖祇採「以德報怨」就算數，想不到它今日，竟「以怨報德」來對付我們。

棄左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船員偶閱萬人雜誌 如獲異寶

印度來鴻表心聲 硬朗作風甚欣賞

萬先生道鑒：

偶然在本船香港籍船員處，發現貴刊合訂本第十二冊（一一一——一二〇期），實在令人驚異，這才是中國人正義的火花，令人衷心叫好！

鄙人係台灣外僱船員，從未看過像你們這種硬朗的文章。回顧台灣出版春秋、傳記文學、文壇、暢流、自由談等所有刊物，盡是風花雪月，言不及義，想起這班東西，令人心中隱憂重重。他們好像一談反共，就是八股，太俗了，好像反共抗俄是別國的事，大有「黃鶴樓上看翻船」，可嘆二十餘載軍力苦撐的太平歲月中，卻孕育出這些「逸居無教」的文化人。想起他們痲木不仁的貨色，被大陸共方所殺者，也不值得可惜了（叫人氣瘋了）！

中國歷史昭示：當士大夫不憂天下時，天下就要「別人負責了」。所謂士大夫，今世偏單指「做官者」，其實從字面上看，士——在野；大夫——在朝，崗位雖分朝野，實質上就是一種——讀書的人，這些人被稱爲三才中「天地人」中的中堅，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每當「心」偏了，壞了，「天地」就垮了，你祇要把每朝末代士大夫風氣，發掘檢查，就知非謬論了。

共黨崛起，實在是「才人的心偏左」，幫他們推波助瀾造成的。大陸變色前所有文化人都顚倒黑白，以駡政府爲能事，否則就不夠標準的知識分子。國民政府當然不是沒有貪汚分子，但本質不壞，政府那樣卑卑的討好，反被駡不民主，大米白麵，免除兵役，學生還鬧「反飢餓」。今天應該痛定思痛，可是他們不提「思痛」的事，怪不呢？

像貴刊這種民族之光的正義呼聲，卻不准在台發售，這個道理是有點混，但我已推敲出一點故障，如果貴刊已然獲准（我一年多未回台了，本次航程返日本，約於九月間下船返台）就不必談了，如果仍見拒於「門外」，敢請將申請經過，及可疑慮之點見示，以供分析，或許鄙人獻曝之議有助於貴刊迅得批准呢（並非傍門左道，而是一種技巧）。我因要下船，所以來不及訂閱，如貴刊「顏色」不變，將於安定時訂閱。

一報務員上（八月十六日寄自印度）

魚肥桑茂往事如烟 順德成爲窮鄉僻壤

編輯先生：

順德縣是鄙人的故鄉，讀二四七期待且先生順德的「近況」，鄙人有感今昔，非談不可，在共黨壓搾下順德縣變成怎樣的。

爲了揭開共黨「爲人民謀幸福」的眞相，我也想談談自己的觀感，希各位順德縣的老前輩不要見怪。

鄙人在解放前幾年出世，知道的事當然全是關於共黨的。據過去一般老農民講，順德稱爲特產經濟區，以魚桑爲主。人民過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如果你不習上賭博、吸鴉片等壞習慣，誰都有現錢積蓄，且有不少人到外地做生意。這就引起共黨對順德縣特別的垂涎。

一九四九年順德縣跟全國大陸赤化了。共黨把順德縣劃入經濟作物區，極力搾取順德縣人民的血汗錢。從此順德縣人民就走上了飢餓的道路，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大躍進」的順德縣

在「大躍進」的歲月裏，順德縣算是全廣東省最痛苦的縣份之一。那時候毛幹搞什麼軍事化，與天鬪，大海變魚塘，小塘變大塘等盲目活動，人民整天做着徒勞無益的工作，破壞了魚塘和桑地，荒廢了收入。漸漸，農民把一切的積蓄用完了，只得勒緊褲帶挨餓。共黨爲多點壓搾人民的血汗錢，便想出了一個毒計來，不交夠國家上調任務的一律扣除口糧。這樣一來，農民只得來個桑地變禾田，實行集體抗交魚桑的任務。正如待且先生指出的公社，過去是最富有的地區，人民最安樂。可是經過毛澤東思想的指導，農民餓死了不少，變成了最消極抗拒的地區。値得指出的是龍江公社，因爲這個地區最多人餓死，而共幹竟說「寧願餓死一個人，也不願死了一條魚」。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當時龍江公社的慘況。農民爲了生存放棄了一切魚桑，跑到河流上面捕魚，過着流浪的生活，亦即是共黨所謂「自發搞副業」。造成桑地荒草高於桑樹，在當時稱爲「草地」，眞夠諷刺。

「包產到戶」救回飢民

劉少奇上台，毛澤東退居第二綫，任由劉少奇執手尾，劉少奇執了這個「大躍進」的爛手尾，提出了「包產到戶」的政策。表面上是公社化，實際上是解散公社。把「大躍進」時沒收自留地的政策推翻。按照每戶人口多少分給農民自留地，包三鳥，包上調，包工作等，超產的自己有權自行處理，不強迫收購。農民視土地爲命根子。一有自留地分到手，各人猛種雜糧，希望在這小小的土地裏每年得到幾頓飽飯吃。最令農民從絕望中看到一綫曙光的就是在「大躍進」時因生活而搞私人副業的人不加追究，只要一律自動回到本單位便算。產量亦是按照在「大躍進」中最小的產量作上調任務。農民平素亦知道走副業是死路一條，爲了暫時救命不得不出此下策而已。所以多數人都回到工作單位來安心工作，不再過離妻別兒的流浪生活。可是經過「大躍進」的破壞，順德縣魚桑產量已不及「解放前」的一半，農民還得挨着肚子餓的苦幹下去。

「包產到戶」雖一時不能夠解決一切困難，倒算挽救了快要餓死的數十萬之眾的生命，比起在「大躍進」要好上萬千倍。

非搞「金錢掛帥」不可

順德縣是個出名的經濟作物區，主要以魚、桑、甘蔗爲特產，運銷中外，換取現欵，用現欵換取日用品和一切生產工具，由於要有現金才能換取一切，試問不以現金掛帥又有什麼辦法呢？可是共黨不准金錢掛帥，把農民的一年生產的收成，全部拿去上調任務，換取回來的現金少得怪可憐。再加上糧食不足，將這些現欵拿去買糧食不足維生，買農具更不夠。

經濟衰退了，糧食不足，是順德縣的一大悲劇，亦即是順德縣被迫搞以糧食爲綱的開端，成了歷史上的逆流。

順德縣的人情味

現在鄙人多寫一筆有關順德縣的人情味，「解放」前後的對比。

在過去順德是爲特產地區，不乏經濟力量，風土人情非常厚重，每逢親友到訪，或者有喜慶等大事情，必定請齊同村的伯、叔、兄弟和出嫁的外戚等人到來聚會，共聚天倫之樂。從外地到來作客的朋友，主人家必定

會」，得識張仲仁先生，張先生是位針灸大國手，現任「萬人協會」醫療部主任，是本刊故總編輯張贛萍先生胞弟，爲人忠厚，和藹可親，好德好施，性格和贛萍先生頗同，我因頑疾日甚，水盡山窮，達到貧病交迫的階段，我拿着「萬人協會」成員的關係，拜會張先生，將過程直說，張先生見我是同道中人，客氣非平，第一句就說：「醫費不用躭心。」繼而安慰我說：「身體要緊，醫好病再算。醫費嗎，有能力可酌量給我，無能力慢點付我好啦。」他還說：「我們的會友中貧病者不妨前來就診，一視同仁。」張先生對我們的會友熱情如此，對會務發展也有一定的幫助。我就是憑着這樣的關係，將十年來屢醫罔效的「併發症」治癒了，這就是張仲仁先生對我的恩惠，「萬人協會」給我的好處。

棄左（八月十四日）

中共統戰宣傳口蜜腹劍 印尼華僑受騙大爆內幕

編輯先生：

近有友人陳君，印尼華僑，過去思想極左傾。抗戰前他會回國旅行過，最近由於嚮往「新中國」，所以又偕眷回祖國一遊，遊罷大半個中國，經港時相遇，在一酒店中，我們談了半日。玆將他所談，約畧記，以傳告海外僑胞。

㈠爲恭迎美帝元首訓練老百姓——①令商號將商號門外的歌頌標語招牌除下。但原來商號招牌也不敢掛起，商品擺出，但不准出賣。②年老者不准出動，大概是恐怕攔輿告狀。青年要換上整潔新裝，勿太破舊；告訴他們對美國人應該怎樣回答。這種訓練一直搞了六、七個月。

㈡街市房屋如舊——依幾個大都市說罷，仍然和抗戰前一模一樣，並未見新建築物，只是較前淸潔些，因爲共幹常罰人（認爲可疑不順眼的人）掃街。北平柏油路也少見，各橫巷仍是石子路，而且黃沙滿地，因都在挖防空洞。我問：「現在並無戰爭，爲何挖防空洞呢？」友答：「大概是爲轉移人民精神目標，也是一種疲勞轟炸手段之一罷。」

㈢十幾歲孩子多數吸烟——他們太苦悶了，旣無前途，也無出路，什麼也談不到，而且動輙獲罪，下放、勞改，深感人活得無味道，只好以吸烟來消悶。

㈣衣食住行——人人皆穿藍布衫，吃的是咖啡色的米、褐色的麵，住一個屋，行是安步當車，最好的是脚踏車，三輪車算是特殊階級人了。

㈤現代化用品絕跡——電風扇很少見，根本不知「冷氣」爲何物，可能只有幾個大頭目才能享受到。手錶每兩三百人中或更多，才有一個舊手錶。友說：「我是印尼華僑，受優待，所以才准許帶進兩個手錶。什麼電視、冰箱、洗衣機之類普通商品，老百姓想也未想到。」

㈥對待疑人——一般是淸查房屋，好的東西共幹拿走，令你掃街，剃花頭或一牛頭，自己不准修整，故意使你成怪物。

㈦家庭說話——過去要嚴防子女，對子女不能講眞話，現在不同了，青年子女皆覺悟了，只愛爸爸媽媽，不再愛什麼毛不毛了。

㈧幹部心情——友人有兩弟皆是共幹，自從「文革」受了創痛，思想大變，痛悔誤入歧途，但再想返印尼也不許了。

最後友人說：「什麼新中國？原來如此，我們弟兄三人皆受騙了，奈何？」聽罷，我一方表同情，一方又覺好笑，錯在自己，尙有何說？

一印尼僑胞之友記錄

本刊合訂本二十冊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二十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十元，外埠郵購加收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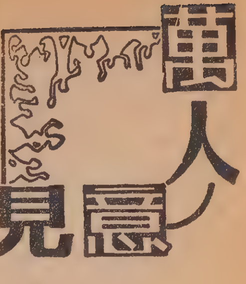
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只領花圈及其他」讀後有感

萬先生：

我認爲我們何不來一期紀念曹某特刊？初意攪個紀念會，恐爲某方面不容，而遭警方禁止。我此意不是對曹某好感，或爲其打不平，而是以曹某作爲一個典型例子，以揭穿毛共對靠攏知識份子的寡情寡義，以及殘忍手段，從而警惕類似曹某的一些後繼者。爲省篇幅計，最好以詩詞賦對形式爲主，就請由董壇主發起吧。

讀者祁幟鮮（八月十一日）



有人同情豫源輪走私犯 讀者表示忍無可忍

萬先生：

於二五〇期徐平來信，有汚萬人視聽。本人表示忍無可忍，雖寫不成文，但絕不能放棄復國立場，如能借「萬人雜誌」一角，則請 先生斧正刊登，使徐平及左仔左孫們及早吸收教訓，知道萬人讀者不會受其愚弄。

盧石托上（八月十一日）

在二五〇期徐平先生爲豫源走私犯大呼寃情，其主要目的是：拿出似是而非的仁慈攻擊祖國，攻擊蔣院長，企圖使海外僑胞「望而生畏」，我完全相信千百萬僑胞絕不會上當。徐先生既認爲「理宜嚴懲，無可厚非」，又說「遽判死刑，量刑未免過重，而上天有好生之德」，言下之意，應該改判徒刑，再不就是無罪釋放。因爲徐先生說是：「誤蹈法網」；又說「特務有別」。徐先生還憑他自己的良心講了話，大意是：台灣也間接買過大陸的黃豆，共匪也間接買過台灣的砂糖。是否屬實，姑且不問，但徐先生之居心，則公諸於世矣。其不可告人之目的是：「大家都係中國人，有乜所謂呀！」如果徐先生不是左派同性者便是豫源輪要犯的親友，否則，何苦挖空心思大放烟幣，將敵我交戰之大題而不談，胡扯「好生之德，靜民不擾」。徐先生大讚香港「深諳此中三昧」，萬一徐那位徐小姐被臭飛強姦成孕的時候，作何感想？此外還請徐先生處處謹慎做人，身邊多帶點錢，以免貴友搶頸時得不到油水，順便報以兩刀，那時共匪決不會承認你的烈士銜頭，多可惜！回頭再說徐先生認爲「際茲亂世，人民謀生不免困難」，先生竟水皮到造句都不會，世界之大，到底要說那個地方，是香港嗎？是台灣嗎？如果你指的是大陸，那就完全對了，香港報紙每天招請數萬工人，若徐先生失業，不妨請去勞工處就業指導股，無需在家裏大發窮惡；至於台灣生活安定情況，本刊各文友已先後詳加報導，無需贅述。

先生認爲豫源輪各犯人是生活困難嗎？數以噸計的敵僞物品，且有輪船上之秘密設備，又是多次走私，難道徐先生眞是不知？我認爲豫源輪資敵賣國，利慾薰心，蓄意破壞反共復國大計，應分別嚴判死刑及徒刑，以警効尤。

參加萬人協會 宿疾霍然而愈 應該多謝張仲仁

遠在一九六二年期間，中國大陸人民進行全面反飢餓運動之際，五月逃亡潮隨之暴發。慈親等人，經過九死一生的關頭，才告脫離那暗無天日的鬼蜮，在隔別數載而重逢，當然使我喜出望外，感動非常。那是老天爺賜予洪福，能給我們母子重聚。豈料，福無重至，禍不單行，即在那年間老天爺另降給我一個重病，纏綿床榻數月，失業年餘，由於病後欠補，疲勞過度，體弱日甚，因此百病叢生。最可怕的是傷風咳嗽與失眠，進而慢性鼻敏炎症，鼻孔常塞，鼻水長流，十年如一日，屢醫罔效。曾給左友三番游說，誘我回「幸福祖國」求教「赤脚醫生」。當時我祇置之一笑，後來因忍不住氣才反言相駁。

我說：「你們毛主席患了遠年殘病，周總理患了手臂痲痺，赤脚醫生們無法治癒。還有，我有位先進堂叔母，患有『輕微眼疾』及『頭暈病』，因無知識述信了赤脚醫生的『威水』說法；於是大踏步前往廣州留醫，不過數月，連老命都丟掉了。」

另有一位掛名親戚，他與父母是旅英華僑，因常給毛共特務諸般游說——神化到「赤脚醫生」天上有而地下無，於是這位掛名親戚（他患有「胃氣病」）信以爲眞，專程赴穗就診赤脚醫生，留診月半，花去港元三千，他的病不但醫不好，且身體比前消瘦許多（是他祖母親口告訴我的）。這究竟赤脚醫生「威水」抑或「水皮」？左友們見我們口齒犀利，一針見血——並將海外「毛特」及本港「左報」的神化宣傳擊倒，敗露無遺，由此，左友們不敢在我面前再耀武揚威。

話說回來，好在我參加「萬人協

路軍（又名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之後僅三、四年的時間內，竟擴展起了四十多萬。人數既已增添了幾十倍，羽翼可謂漸漸長成了，假面具也就扯了下來。對於國府軍事委員會的軍令，不僅不再假裝誠惶誠恐的服從模樣，甚至連「陽奉陰違」也不再繼續下去，卻竟然公然的抗命。毛澤東在陝北居然又攪起了什麼「陝甘寧邊區政府」及中共中央等名堂，大有與國府分庭抗禮之勢。屯駐於各地的共軍，竟不時的暗算和侵犯國軍，當時各線所駐之國軍，皆忙於抗敵，對於共軍的挑衅多無暇兼顧，致而多次遭受共軍的暗算，此等情形，屈指難數，其犖犖大者，計有三百九十餘次，其中且有多次是足以導致抗日戰事的失敗，影響戰略計劃順利實施的；舉幾個例如下：

賊性難改趁火打刦

在民國二十九年冬季，由朱德直接指揮呂正操部由山西進入河北，在博野、袁氏、冀縣一帶與當時所駐之共軍一二〇師賀龍部會合，由土共趙成金部首先發動攻擊趙縣保安團張錫九，繼之用正規共軍九個團的兵力圍攻河北省保安第十一團丁樹本部、第八團趙天清部、袁氏縣保安團喬明禮部，之後四路共軍圍攻駐於贊皇縣的河北省抗日游擊總隊張蔭梧部，先後將這些屬於政府的地方部隊吞併，使河北省方面，減少了對敵偽的壓力。在二十九年的三月間，得寸進尺的共軍，竟敢攻擊正規國軍部隊。先是共軍一二九師劉伯承部向國軍朱懷冰及[illegible]襲擊，劉伯承敗了一仗，不久共軍一一五師[illegible]部及[illegible]部、[illegible]、[illegible]以及[illegible]、[illegible]這些部會合，大舉進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由於當時河北方面所駐之國軍，兵力薄弱，既被共軍二十六個團的兵力合攻，致遭受嚴重損失，而國府告誡鹿總司令，着其以抗敵為重，萬勿同室操戈，鹿鍾麟只好下令，着孫良誠部及高樹勛部轉戰山東，而冀察戰區及朱懷冰部亦同時撤向山西，至此，河北一省再無國軍之據點了，無形中，加強了敵偽勢力在河北的聲威，這是共軍嚴重破壞抗戰的又一鐵證。

在山東方面，於民國二十八年四月開始，在之後的兩年間，八路軍的獨立五團（註：所謂「團」者，只是一種名稱，而共黨這個「獨立五團」由徐向前指揮，全部人數約五個師，即約四萬多人）及一一五師林彪部之一部份，先後攻擊及吞併了國軍之海軍陸戰隊一個總隊（原駐青島，後調沂水東里店），保安第八旅，保安第一旅，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張里元部，鄒城縣保安團梁中庭部，壽光縣第十四區保安司令部、鉅野、新泰、萊蕪、魚台之縣保安隊及招遠縣保安二十七旅全部。至二十九年八月間，共軍山東縱隊由徐向前指揮攻擊山東省政府，當時山東省政府駐於沂水之書村、南眞、東里店三個鎮店，由嶗山島海軍陸戰隊一團及青島、高密、即墨三市縣警察聯合總隊任警衛。共軍由八月九日開始攻擊，至廿四日，終於將三鎮攻破，海軍一千五百人全部戰死，警察亦損失二千餘眾，沈鴻烈主席只好奉命撤退。關於此一戰役，國府軍事委員會，曾正式下令共軍，嚴令共軍不得進逼沈部，但共軍抗令不遵，致使殺敵功名卓著的海軍山東縱隊，全部損耗，而迫令山東省政府，撤出省境，這是共黨借抗戰之名，趁火打刦，實際破壞抗戰的又一鐵證。

民國二十八年的十一月間，山西南部之國軍正與日軍在激戰間，而共軍卻於此際竟向山西新成立的保安師煽動叛變，終於將山西保安新一師、新三師吞併，國軍此次損失計十四個團，是由保安新一師師長韓均及保安新三師師長戎武勝率領下，併入共軍呂正操部的，這種嚴重的挑衅行為，使當時的晉南戰役，不能繼續，不僅增添了山西國軍的精神威脅，實際是使山西的抗敵陣營受了一記嚴重的悶棍，所以在之後的各階段中，山西的軍民皆對共軍增添了切齒的痛恨，似共軍這種險惡行為，實在是中國抗戰中之最醜惡的敗類和內奸。在同年的年底直至廿九年的夏季，部份由共軍新四軍葉挺指揮下的第三支隊管文蔚部，已首先抗命，擅離第三戰區指定的防地，竟竄向江蘇，在揚州、高郵一帶擴軍，先後攻擊了政府方面的地方性部隊，殺害國軍派出的情報人員，及至到了二十九年的七月，其第一支隊陳毅，亦抗令擅自渡江北進，與管文蔚部會合，數度偷襲江蘇省政府及國軍蘇魯戰區司令部，江蘇省保安司令陳太運部迫不得已，與之反擊，經兩月許，而由山東方面的共軍同時出動了獨立第五縱隊[illegible]新四軍，兩路共軍計十四萬多人先後攻佔江蘇省政府之駐地姜堰、黃橋等地，進行包圍攻擊蘇魯戰區轄下的國軍第八十九軍李守維部，致令該軍不敵於敵人，而全軍覆沒於共軍之手，是役殉難將領計八員，官兵七千餘人，以上是幾個國人皆知的顯著例證而已，共軍其他類此的破壞抗戰[illegible]國軍之行為，尚爲多多，則不一一列舉了。

終於導致皖南事變

在共軍如此鉅多的嚴重罪行下，終於導致了「皖南事變」的發生，徹底揭穿了共黨在抗日戰爭中的陰惡、醜陋的嘴臉；得以使全國同胞更加認清了共黨之所謂的「團結抗日」到底是怎樣的一件事！

挑動「皖南事變」的共軍是「新四軍」，而「新四軍」雖然也是當中受毛澤東的共產黨轄制的部隊。但其成立之初，原有別於由朱德名義下領導的八路軍。八路軍是原始的共軍，所謂原始的共軍，就是當民國十六年，革命軍北伐的時代，駐於南昌的一部份軍隊，在該年的八月一日，由朱德、葉挺及賀龍、陳毅等帶領着叛變，後來逃竄到廣東潮州一帶，但終因站不住腳，而後又由朱德將之帶到江西和湖南兩省南部交界的萬洋山區去，和毛澤東會了合，之後又有一部原駐武昌任國民政府警衛的一個團，因受共黨煽動，叛變後亦於該年十月間被毛澤東帶進了萬洋山去，這些雜湊起來的亂軍經共產黨定了名稱，叫做「工農紅軍」，如此，就成了原始的共軍了，後來，他們在江西東部，攪烏烟瘴氣的「中華蘇維埃」，經國府清剿後，逃到陝西延安一帶去，及至抗日戰爭爆發後，由國府發給了番號，改為第八路軍，又名之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受國府軍事委員會領導，由朱德任司令；彭德懷為副司令，在共軍的沿革上，他們則自認是正統的共軍。

（未完）

中共假借抗戰趁火打刼

「皖南事變」之經過及從未公開的秘密（一）

乙上

「皖南事變」的發生，迄今已過三十年了，那是當民國三十年新年之際，駐於蘇南及皖南邊區之新四軍，屢違軍令，又復偷襲友軍，而受國家之制裁，並逮捕該軍軍長訊問查辦，表長看來，此所謂「事變」的全部內容，則不過如此簡單明瞭。然而其間卻隱沒了一項極為錯縱的秘密，卻不為眾人所知。對於此項秘密，國府方面雖甚為清楚瞭解，但卻不論清楚與不清楚，處理的方法和原則，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沒有公佈的必要。而共黨方面自然更清楚瞭解，但卻必須絕對保持此一項秘密；尤其在既往的時期內。為了述說這項秘密，話就必須由頭說起。

民國三十年，正是中華民族一心一德團結抗日，發展到如火如荼的高潮階段，抗戰的腳步已經站穩，由於太平洋戰事的爆發，美國亦已參加了抗日，如此一來，東西兩半球的戰事聯成了一體，戰爭幅面既然擴大了，日寇的兵力則更形分散，使中國抗日必勝的信念，得到了足以提前實現的新保證，凡此，皆足以令我國人踴躍與振奮。但是，就在這種時間，亂生於肘腋；因為借抗戰之名，而實則趁火打刼的共軍，竟突然又展開了連續的大規模叛變，並且將其很少指向日寇的槍口，卻對向了國軍。全神正在貫注於敵人身上的國軍，突如其來，在數處地區皆遭受了一向稱為友軍的新四軍之暗算，數部國軍皆受到了嚴重的損失，此等情況的連續發生，引致了全國上下對共黨的憤恨，國府震怒之餘，遂而下令實施了事非得已的討伐，即造成了共黨所謂的「皖南事變」。

日寇唯恐中國統一

回憶自九一八事變之後，國府當時的策畧，是以先安定內部之後而再進行抵抗外侮為原則，但是其時不少雖具有愛國之心，但卻目光短小的人們，對此政策卻嘖嘖嫌怨，他們只看到日寇的蠻暴，但卻不瞭解共黨的陰險。其實，今日思之，當時的日寇之所以急於發動侵畧戰爭，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見到中國之大統一形勢，已成定局，即各叛亂，亦平息之時為期不遠，倘如不能於其時立即入侵中國，則其多年的謀劃和積慮，將永無可逞之機會了，所以，急不及待的發動了七七事變。

另一方面，在江西瑞金一帶公開叛國而攪什麼「中國蘇維埃」的共黨，由於禍國之證，彰明昭著，經國府數度圍剿而大部被殲。其所謂的什麼蘇維埃，也隨之壽終於正寢了。但部份殘餘，則變成了流寇，一股就化整為零，在湘、贛、閩、粵的各山區，作了山大王，而另一股兔脫後，逃竄向陝北去。當時如若不是由於抗日戰爭的迅速爆發，政府倘能一鼓作氣將之徹底肅清，就不致留下今日無窮的孽害了！

共黨在陝北及華中、華南各地的殘餘，全數總計，只不過一萬幾千人，眼見當時如無空隙機會可逞，則勢必難以逃出全國百姓的唾棄，以及被國府消滅的命運。正於此際，共黨見全國上下，準備抗日的熱情、氣氛十分濃厚，遂認定正是可以投機取巧的大好時機，因此竟亦隨着將「團結抗日」的口號大喊特喊，高唱入雲，由於其欺詐作偽的手法高超，裝模作樣的假作「熱心愛國，急欲抗日」的姿態，不僅騙得了國人，致使不少人盡義務的作了他們的應聲蟲，在國府方面代他們陳情解說，同時他們又煽動軍閥，發動「西安事變」，在在製造機會，逃避被殲的危機，終於在七七事變展開了抗日戰爭後，共黨也因此逃出了鬼門關。

求活命共黨願受招安

國府以共黨既經信誓旦旦願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鬪，絕對擁護及服從統帥部的領導，並且自動的撕爛了「鐮刀斧頭」的紅旗，假惺惺的扮作誠惶誠恐的可憐像。國府至此，不為已甚，遂給予寬容，答允不咎既往，並勉其團結報國，即於七七事變後僅二十天的時間上，按着國家的編配及國軍作戰的序列，頒發了番號給共軍，從此共軍挑出了青天白日旗，戴上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冠冕堂皇的帽子進入了國軍的行列中，雖屬沐猴而冠，居然似模似樣。然而，竟卻也由該時起，滲透在全民族之抗日陣營中的共軍，憑了合法身份的掩護，明目張膽的全力作自我吹誇的宣傳，實行其藉機擴軍的詭計，其所用的手段，一面是笑臉迎人，使許多誤信其為真正愛國和抗日的青年們，大量的被其吸收，另一方面，卻仍沿用其在井岡山及瑞金地區的老辦法，「鬪爭、清算、土地回老家」等把戲，威迫利誘農民子弟「光榮參軍」，兩種手段雖極不同，但目的和效果，卻是一致的。因此，原本共計一萬幾千人的共軍，在變成國軍第八

之後，他安安份份地在光復路拿年來的積蓄開設一家小型飯店，希望從此以小商人的本份安閒地渡過未來的歲月，放棄跑來香港轉入工商日報服務的機會。但中共卻指他「僞裝進步，假冒民主人士的身份，進行秘密的反革命活動，經常混入政府機關，刺探情報，被捕後仍怙惡不悛，甚至在獄中仍繼續製造謠言，煽動犯人與監獄工作人員對抗」云云。

至於鄧孝平，他在新聞界的歷史極其短暫，年紀經歷都很輕，更未談到眞正的政治認識。中共指他「歌頌萬惡的蔣×反動政權，不僅麻醉人民，同時利用職務蒐集情報供給美帝特務性的新聞通訊機關，甘作美帝走狗」等，其實，他在廣州未易手前所寫攻擊國民黨的文字，遠比歌頌蔣介石的文字來得更多更深切。他對於國民黨統治期間所有措施的不滿，正是一般知識分子的良心能發現，可是中共在無法把一個根本沒有眞正政治認識的他爭取過來時，竟反過來給他插上一個罪名，判他的「罪」。

呂偉剛和駱樹藩同是攝影記者，而呂偉剛的從業歷史比較長些。呂在抗戰前以至抗戰勝利後，一直站穩崗位，個人亦無其他嗜好，更無所謂政治立場。他除了幹攝影記者之外，兼在漢民路經營一家小型沖晒攝影商店，藉此養活一家，但他攝影之餘，從未提過筆寫過一次新聞報導的文字，這是因爲他視寫稿爲畏途，寧可有消息時口述給其他同業筆記發表，然而在中共所宣佈其罪名中，竟有「專事偷攝圖片，並用文字多方歪曲毒蔑、[illegible]事實，寄往香港反動報紙刊登」等字句。

駱樹藩也是攝影記者，但確時間短，而且是在光復以後才開始。[illegible]常供給大光報新聞圖片之外，其餘絕無所謂政治認識或立場，他最突出的特色，也是與呂偉剛一樣，除攝影新聞圖片外，從未執筆撰寫文章和新聞稿，但中共亦以呂偉剛同樣的「罪名」，「宣判」他有期徒刑十年。

被判十五年徒刑的歐陽少泉，是一位專門從事採訪商場動態的一位歷史較深的記者，可是除了報導商場金融動態，歐陽少泉對於政治立場，也是無從說起，廣州陷共後，他仍然繼續報導廣州商場混亂的消息，而事實上廣州陷共初期，市面的情況，其紊亂不安之處，事後中共幹部乃至報章，亦大都追認這些事實，試問據實報導消息，是應該罹處十五年徒刑的嗎？

最後說到雷公權，從業時間不長，從採訪社會新而到經濟消息，個人思想向來算是中間偏左而有愛於中共的，因此，廣州「解放」後，雖然他曾跑到香港投入星島日報，不久卻又自動地被「熱情」所驅動，返回廣州，希望能夠「爲人民服務」，但是中共在「宣判」其罪狀時，竟然指稱他「極力鼓吹反共反蘇——又在特務機關的主使下重來廣州進行秘密反革命活動，專責蒐集我財經方面的情報，並且加以歪曲和顛倒」，簡直是天下間最低劣，最愚蠢的造謠伎倆。

趙非等自被中共拘禁後，一直被關在第一監獄，完全與外界隔絕，但在「判罪」的前數天，第一監獄突然通知各記者的眷屬，准許前往探監，其時不知者尙誤爲彼等「前途」，將有好轉，此爲朕兆，或可假以時日，可望恢復自由。詎料中共隨即突然宣佈其「死刑」，並且即付諸執行，聞報者莫不大驚失色，尤以獄中同業，更感惶惶然，面臨死神在前面招手。到了十二月一日（有謂是十二月二日），下午一時許，趙非等在監獄提出，循例「驗明正身」，押上囚車，由倉邊路解經惠愛西路，前往刑場，途中適遇國軍飛機空襲的訊號，市內警報齊鳴，負責解押的執法隊大爲驚恐，臨時命令司機將囚車駛進維新路公安局，直至下午三時許，警報解除，然後繼續其行，面臨死亡邊緣的趙非等，死前再遭此延長時間的折磨，所受痛苦，莫可言喻，彼等押上囚車時，多皆垂首俯視，獨鄧孝平尙張首四望，此輩文弱書生，說者每測一聞死刑宣判，當然面無人色，而兩膝軟屈，不能起立，惟事實則仍企立如故，頗出意外。

自中共無端殺害了這六位手無縛鷄之力，而且又屬於中共最看不起的知識分子的新聞記者後，除共區人民因中共之控制，無由表達其意見外，在自由地區，皆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各界人士，莫不義憤填膺，同聲震悼。香港新聞文化界人士，亦在卜少夫、于平凡、司馬長風、司馬青衫、司馬璐、易重光、胡越、梁小中、黃思騁、雷嘯岑、黎晉偉諸前輩領導下，一致指控中共槍殺記者暴行，並由九十三人具名發表一篇嚴正聲明如下：「十二月一日，廣州中共當局以『文化特務』的罪名，槍殺了香港華僑日報、工商日報、星島日報記者趙非、羅金泉、陳廣平、鄧孝平、葉雲笙、駱樹藩等六人。同日在上海又槍殺了前中華時報記者黃啟，中共這次對文化人的集體屠殺，這種滔天害理的暴行，我們深信，必將激起舉世的憤怒。」

「中共控制大陸以後，思想、言論、出[illegible]、[illegible]自由，所有[illegible]之新聞出版事業，摧殘殆盡，所有稍具民族意識自由思想之知識分子，動輒加以『特務』之罪名，任意迫害，中共對於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此種焚書坑儒之政策，每一個稍具良知的中國人民和世界進步人士，豈能緘默不言？」

「我們要向全國人民，向全世界控訴中共這種殘害文化人士的滔天罪行，這樣一個違背人道，毫無新聞自由，摧殘人權，毀滅文化的暴力政權，實在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

從這一筆二十二年前的舊賬裏，我們可以看到在鐵幕政策下，首先被犧牲的就是新聞自由，我們更可以進一步從中共剝奪新聞自由，消滅民營報紙的事實，理解到中共的邪惡本質和鐵幕內的黑暗專制，因爲假如不是有着不可示人的醜狀，中共根本不需要徹底消滅新聞和言論的自由，也不需要全面控制新聞事業，更不需要以屠殺記者作爲「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手段。先一陣子，有一羣據稱曾遊遍中國大陸的香港大學生，竟然向全港的記者謊稱在中國大陸是有着新聞自由，這眞是他媽的活見鬼！我眞想知道他們的「狗良心」究竟是安樂不安樂。（鄭重聲明：「狗良心」三作字，僅指這一羣甘爲毛共走狗的大學生而言，對於其他一切具有良知的大學生這三個字並不適用，玆請「走狗派」大學生們千萬不要擴大範圍，誣我對所有大學生不敬，謝謝！）

是期萬人雜誌出版日期是八月三十一日，剛好趕上九月一日的記者節，特翻中共二十二年前的一筆血賬，以爲警惕。

從記者節談到

中共二十二年前一件殺害新聞記者的暴行

海燕

自從民國三十三年，國民政府明令該年九月一日爲首屆「記者節」以後，如今，又已經是第二十八個「記者節」了。

在民主自由的社會裏，新聞記者所以受人尊崇，並非僅由於這是一種自由職業，而是因爲他們的工作有着超然的地位。任何一個新聞記者都以反映社會與論，報導及評論政治現象爲本身的職責，故此，「言論公正」、「消息翔確」，不獨是一張報紙最主要具備的條件，更是新聞從業員神聖工作的指標，而這一項權力的運用，亦唯有在民主社會「新聞自由」大前題下，才能夠實現，所以，「新聞自由」的爭取，和個人自由的爭取，同是現世紀文明人類全力以赴的方向。

提起「新聞自由」，誰也知道，在中共鐵幕裏，所謂「新聞自由」實在是不存在的。從中共竊國開始，全國數以百計的報紙刋物，全被毀滅，數以萬計的新聞工作者不是受盡折磨和迫害，就得忍辱違心，替中共做工具，出賣靈魂良心。今日大陸上的報紙，實際上已不能稱得上報紙，因爲它已不再是「代表民眾與論，報導社會動態」的綜合文化產物，而是代表中共政權的「印刷品」而已，所有新聞工作者，也不過是替統治階層製造「印刷品」的勞動力。

談到中共迫害新聞從業員的暴行，不禁使我想起二十二年前中共在廣州殺戮和監禁十七位新聞記者的事來。

二十二年前（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廣東省人民法院」以「文化特務」的罪名，把曾經拘禁半年以上，並且又經「坦白」、「悔過」，甚至還在中共槍尖壓迫之下，向自由區的同業發出招誘自新登記的香港華僑日報、工商日報、星島日報駐穗記者趙非、葉雲笙、鄧孝平、羅金泉、陳廣平、駱樹藩等六人，判處死刑。同時又將溫其聰、余強、梁堅榮、歐陽少泉、駱傑興、雷公權、呂偉剛、賈衡曹、蘇清、王錦賢、宋錄時等十一人，分別判處五年、十年、或十五年的有期徒刑。中共這一滔天罪行，不特爲古今中外僅見，更是全世界新聞的一件空前慘酷事件。

據當年「廣東省人民政府公安廳負責人」對於這件事所發表的談話，一再指出趙非等「刺探軍事、政治、財經等重要國家機密，供給特務機關，爲美蔣×幫遞送情報，揑造各種歪曲事實交反動報紙刊載，爲反革命謠言製造藍本，極力詆毀人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歌頌萬惡美蔣×幫，煽動落後分子反對人民政府，破壞生產建設和社會秩序——其實散佈反革命毒素，盜取國家機密是殺人不見血，爲害尤烈」云云。但若從這些被殺害或拘禁的新聞記者的個人出身經歷和政治立場來看，證明這一連串「罪行」，只是中共在「莫須有」的基礎下所亂加添造僞寫的紅色八股。

先說趙非，以一個純職業性記者立場，跑過很多間報社，然而自始而終，除了過於喜歡說話的所謂「牙擦擦」「口花花」毛病外，絕對沒有參加過什麼「軍統」組織，相反地，他曾每月受了中間剝削的五十元港幣的待遇，替香港大公報做駐穗地下記者，暴露國民黨施政的窘態，國民黨過去的貪污無能等卑劣現象，他對之口誅筆伐的深刻與所起作用，甚至比中共御用傳聲筒的功績來得更大和更有價值。他在各報的崗位迄未長期安定，而轉來轉去，百分之百地全憑自己工作的努力，而非什麼「軍統」力量在替他撐腰，因此，每月所換來僅足以維持起碼生活的待遇，使他無法拋下家累，走到自由地區去。在廣州陷共以後，他曾一度來港，企圖取得新的崗位，但又被無情社會所排擠，走返鐵幕。及被中共拘捕之後，被迫寫了數千言的坦白書和悔過文字等，衷誠地向中共「悔過」，又被迫寫公開信，極力宣揚中共的寬大，替中共招降他們所認爲的文特，中共一切的要求，他全部遵辦，但中共竟然對獻出了良心的可憐蟲，仍然不肯放過，加上莫須有的罪狀來槍斃。

說到葉雲笙，他是一個小心、無膽和心腸軟的人。他對於處理編輯事務（在廣州大光報）及撰寫新聞報導（對香港工商日報），無時無地不是小心翼翼，惟恐錯誤，與朋友固然絕無所爭，即使對政治和個人名義也非常淡薄，全無非份之想，私生活嚴肅，即使抽一枝香烟，喝一次下午茶也極有節制，在新聞界中是一個難得的人材，因此，廣州易手前後，他鑒於對朋友間既無恩怨，對政治也無所偏愛，而憑藉這個清白之身與信心絕無離開廣州的念頭。廣州易手

政治含義。一位西方國家的「大使」談到一件事說，他曾在一個地方城市看到一個被用防水布包裹起的柱狀物，他大笑：「不用問這是什麼人的塑像，今日中國大陸上，只有一個人的塑像那便是毛澤東。」

大陸上的人，包括周恩來在內，對美國之所以誤解，中共對新聞的嚴格管制可能負一部分責任。周恩來曾在記者也參加的一項小規模宴會上說，他認為美國的反戰運動是非常強大的。

周恩來對於一些報導，寄以很大的希望。這些報導說，美國的遊行示威分子高舉着胡志明的像和北越的國旗，美國的軍事官員公開拋棄他們的勛章，又說現役美國軍人已宣佈反對越戰。

周恩來似乎並不知道，支持北越的遊行示威分子只是一個小集團，公開反對越戰的軍人，只是少數人，而反戰運動的力量，過去兩年來已大大的削弱。

大陸人民活在恐怖中

中國大陸上人民的生活雖已改善，但仍生活在恐怖中。當一位外國訪客向大陸上的人提到自從去年九月即失踪的前毛澤東的副手林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問題時，大陸人民由於恐懼的心理而顯然感到真正的不安。

然而，把一切的管制合起來說，稱中共為一警察「國家」似尚未當。甚至在莫斯科居留數年的人，在中國大陸上走出他的旅館時，也沒有被跟踪的感覺。計程車的紀錄雖可提供監視的方法，但一個外國人經常可以外出散步，而不被監視。

穿白制服，常帶着太陽眼鏡的交通警察，到處都是，他們指揮主要為腳踏車和卡車的交通，當稀有的一輛汽車駛近時，交通警察即用手操作把紅綠燈變成綠燈。但警察既不帶槍也不帶夜間所用的警棍。

當發生車禍或違反交通規則時，警察並不毆打肇事人，也不把他拘留起來，而只是加以教訓，有時且是溫和的說兩句就算了。

若發生嚴重的交通事件，警察的教訓在過路的人繁密的環境下，可能要兩三個小時。一位居住大陸的英國人，他的汽車不幸被一位埃及外交官的車子撞毀（埃及是中共較喜歡的一個國家），這位英國人事後說，下次他寧願繳罰金，也不願再如此活受罪了（指中共公安人員的教訓）。

工廠、人民公社、學校和鄰居，都經常開會，一部分是要研習共黨的教條，但大部分是要批評個人的行為和表現。

在一種所謂「鬥、批、改」的程序中，一個團體可以對於那一些個工人應予提升至新的報酬等級，應否採取某一種新的農業方法，或一個家庭應有多少人口，達成一致的意見（每一家庭似以兩個孩子為限）。

「文革」帶來的災禍

自從「文革」後，誰應入大學讀書，主要取決於一個商店或人民公社的工作隊。選擇的標準，不是看一個人的能力如何，而是要看他「忘我」的程度，和對官方教導的遵守程度（亦即一位教授所說的政治表現）如何。

「文革」是官方發動的一次動亂，開始於一九六五年，它曾導致「面紅耳赤」辯論，相互毆鬥，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某些省份且曾發生武裝戰鬥，並且據說仍在進行中。

「文革」雖主要是對黨內逐漸形成的特權官僚的攻擊，但其結果卻導致了在某些方面對個人更嚴格的控制。

他們認為，很多經理人，知識分子和黨方人員，都淡忘了「貧下中農」的生活和艱苦樸素作風。毛澤東下令實行回到農村的運動，以學習謙虛和實際的知識。

從一九六八年十月開始，數十萬或數百萬有技能的人，都進了毛澤東所命名的「五七幹校」。很多人仍留在那裏從事種稻、種菜、養尾、養豬或拾馬糞、人糞以用作肥料。

有些外國觀察家，根據每月逃到澳門和香港的數百名難民的陳述，相信「五七幹校」和整個「文革」，是一次嚴重的災禍，很多難民說，他們逃離中國大陸，是因不能忍受[illegible]的工作。

在數個「五七幹校」中接受訪問的人，和曾經在這種「幹校」學習過一年的人，都說到那些「幹校」去學習是一種「特權」和「光榮」。在一些可能被視為「模範」的「五七幹校」中的人，說他們對於在農田裏的經驗，覺得「喜歡」。

但事實仍然是事實，在那些「學校」中，沒有私人生活可言。晚間要集體研討，集體遊玩，或集體唱歌。一位前「五七幹校」的學生說，這種學校的目的，是要「重新塑造世界的未來」。從那些「學校」畢業出來的人，似已被徹底教導了自恃的原則，教導他們把理論和實際知識合用為用，以及在建設社會主義時，對外國敵人保持警戒。

工人只生產無假期

農田和工廠的生產數字證明，批評和讚揚對於刺激生產所發生的效用，比獎金更為有效。「文革」期間，各工廠的獎金制度都取消，僅[illegible]人民公社[illegible]用。

中共使辛苦工作成為一種榮耀，這種成就，由於它的限制性經濟的缺點，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彌補方法。每天工作八小時，每週工作六天，其間沒有假期，只有一個工人的配偶或家庭住在另一城市時例外。此種工人，每年可有兩星期的假期和他的家人團聚，路上耽擱的時間不在內。

一個工人要想改變工作，只有被調動，或經過所屬的團體同意，與其他工人調換時才能辦到。

這些措施構成給人民洗腦嗎？或許是如此，中共高級學人之一，「北大副校長」周源培（譯音）「教授」說：「洗腦是一個很好的名詞——它的意思是把腦子裏的髒東西加以清除。」

周「教授」把中國大陸上新聞的受限制，與他認為其他國家大多的新聞自由相比較，他指出多年前他訪問英國時，各報都大載特載影星拉娜透納怎樣被毆打，及她的女兒古瑞兒怎樣殺死毆打的人。

他問道：「報紙何必刊載這些東西？刊載有什麼好處？」

西方記者看到的大陸

杜德曼

「大陸上的人，包括周恩來在內，對美國之所以誤解，中共對新聞的嚴格管制可能負一部分責任。」這是聖路易電訊報記者訪問中國大陸二十五天後所得到的印象之一。以下是他所寫的一篇報導。

自由民主蕩然無存

西方所知和所崇尚的自由與民主，在今日中國大陸根本不存在。

記者對中國大陸五個城市和許多鄉村訪問二十五天後，所能確定的是，自由與民主對今日中國大陸上的人，似也不是特別希求的。

西方意識中的政治自由，在中國大陸上當然完全沒有，中國大陸上只有一個黨，那就是共產黨，那裏只有一種政治路線，而其偏差是不准批評的。

在西方所普遍珍惜的宗教自由，在中國大陸上早已經消失，容或有之，也只限於最近象徵性重啓的少數教堂中；大多數的教堂、寺廟和佛像等宗教象徵，在共黨控制中國大陸十二年的期間，已被有系統的摧毀。

經濟自由或已被完全廢除，包括購置出售不動產的權力，經營私人商業的權力，放款的權力，和除了透過官方途徑之外，改變工作的權力。

旅行自由被嚴格監視，中國大陸上生活的其他方面亦復如此，從一個城市搭火車到達另一城市的人，必須出示他們的登記證才可獲准離開車站。

新聞管制最爲嚴格

對新聞自由的控制，可能最爲嚴格。例如，中國大陸上的老百姓，對於世界上層出不窮的刼機事件毫無所知，直到上月中共所參加的聯合國對這個問題發表一項原則聲明後，才爲大陸民眾所知。

美國國防部文件的整個插曲，亦即報紙揭露美國參與越戰的稅率，大部分中國大陸上的民眾仍然毫無所聞。一位中國大陸地方報紙的編輯，聽到關於這一爭論的述說時，興趣不大，並評論說：「我們沒有這一類的問題。」

中共的官方通訊社「新華社」，對於國際新聞很小心地處理，世界各地報紙都以一版地位刊出的新聞，「新華社」經常隻字不提。

中共的編輯們說：「新華社」沒有發表尼克遜總統訪俄後，美俄發表的莫斯科公報，只是在一項特別航訊中提及，以作參考。

中共對外國報刊的進口，嚴加管制，除了某些官員固有必要而獲准閱讀外，在中國大陸上看不到外國報紙和雜誌。

但近幾年來，醫生，工程師和其他技術性的專家，都可接近他們那些行業有關的外國刊物。北平書攤的外籍書架上，滿放英文、德文和俄文的技術性書刊。

書刊皆馬列毛著

大陸上一個典型的書店中，大部分書籍，都是用中文和各種外文寫的馬列書籍，及毛澤東著作。

實際上播至每一個大陸家庭的電台廣播中，全是官方發佈的新聞，黨方路線政治評論，勸告民眾支持政府的政策，要求促進生產，和長時間廣播含有強烈思想作用的平劇和歌舞節目。

中國大陸上幼稚的電視，情形也是如此，它們廣播的新聞全是官方的，而且有極大的限制。例如，中共的電視廣播錫蘭總理班達倫奈克的訪問時，只播出機場上遠距離鏡頭，配以音樂，既無評論，亦未指出在機場迎接的中共官員是些什麼人。

簡言之，中國大陸人民是中共無休止的宣傳對象。甚至上海外灘的江海關鐘樓的大鐘敲打時，也敲出「東方紅」的序曲，而非標準的威斯特般音響。瀋陽「遼寧日報」的編輯們，被問到他們的報紙主要任務如何時，其中一位答稱：「宣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共黨的政策，報導羣眾和知識分子建立社會主義的進步思想，進步的需要，進步的經驗，動員羣眾參加社會主義的建樹，以及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

戲劇、舞蹈、音樂、繪畫和雕刻，都有濃厚的

毒瘤

胡蓑之

也都是軍事要地；居庸關尤其險阻，這兒共有四大城堡，而中間則通行道路，都是羊腸曲徑，濶僅數尺，兩山夾峙，巨澗中流，夙稱絕險，向為北平的屏障。

蔚縣原是古時的「代國」，四面環山，城壁堅固，自來有「鐵城」之稱。南面的「飛狐口」，也是一個大絕險。談到綏遠境內的豐鎮，居長城的「得勝口」，極佔形勢，乃塞外入長城的要衝，亦防守晉北的重地。涼城東南面的「殺虎口」，則緊扼着長城，而為塞外入內地的主要隘道。包頭不特是綏遠省依據它為重險，也是秦、晉諸省的保障呢。

內蒙史蹟及其物產

唯其如此，所以，內蒙古歷盡滄桑。根據記載：熱河省古為東胡地，漢初屬匈奴，晉時屬卑鮮；至唐代則被契丹所據，元朝稱之為北京，西京兩路，明時始屬北平府。由於承德以東，有熱河環繞，清季曾設熱河都統治於此，故名。咸豐十年七月杪，當英、法聯軍逼近北京時，文宗（咸豐帝）偕兩宮曾巡幸熱河，以避敵鋒，結果文宗竟駕崩於此。

察哈爾在漢時為上谷郡，晉屬拓拔氏之地，隋及唐初，則為突厥所據，元時為上都，與和等路，因明季為「插漢兒」部——即近邊的意思，故後來以轉音為察哈爾。其省會萬全，亦名張垣，夙為內地諸省北通外蒙古的要口。該省第二大城市為宣化，瀕乾桑支流。其東五十華里的「鷄鳴山」，相傳就是四千七百多年前的蚩尤所在地，後為黃帝軒轅氏所征服。

綏遠省在漢時屬雲中郡，隋為定襄郡所屬之地，唐置大都護府於此；宋為蒙人所據有，元屬大同路，清季為綏遠將軍駐節之地，因以得名。其省會歸綏，原名歸化城，蒙人稱之為「庫庫和屯」，位陰山南麓，大黑河右岸。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歸化城與東北面約五里的綏遠城合併之後，始改為今名。民國三年自行開為商埠後凡蒙古的畜類皮貨輸出外埠，或南埠的布疋、茶葉運往口外者，大都以此為轉運中樞；也是漠南的大都市之一。此城的西南面約五十里地方，有名「青塚」者，即漢時的王昭君之墓，夕陽斜照，碑碣猶存。

以上三省中的大部份地區，早年是蒙古部落。直到清代，以其在大漠之內，故稱內蒙古。對該地區的統治，也特別注意。到了民國初年，自建築平綏鐵路及改內蒙為特別區之後，開拓墾殖，綏輯蒙民，治理已同內地各省。儘管外蒙時或離貳，而內蒙猶帖然就範的原因，也多半賴有這種優秀條件。由於內蒙的居民，原以蒙族為主體，到了交通發達以後，則河北、甘肅、山西、山東諸省的漢人，就逐漸移到長城邊緣外的城市或農村間，本其勤苦耐勞的精神，或設肆營商於城市，或從事農耕於田野經過數十年來的慘淡經營，滋生益繁，大有一片荒涼而逐漸變為繁盛區域之概。除農作物的高粱、小麥、胡麻、大豆、粟子等日益增產外，在河套附近一帶也盛產稻米；其餘則在政府計劃下，從事開採礦藏如龍關、宣化的「龍烟鐵礦」，鷄鳴山的煤礦，阜新的「心久爾煤礦」及朝陽的「北票煤礦」，足供平綏路的燃料而有餘。另外還有承德之金，平泉之銀，與和之鉛，凌源的石油，產量均豐。

不過，漢、蒙兩族的習俗、語言，仍多差異，蒙人性情驍勇，粗獷野蠻，專恃畜牧為生，故牛、羊、馬、駱駝等家畜，都很繁息，張家口、殺虎口等地的皮貨，行銷遍於全國；察哈爾所產的馬匹，精悍善馳，向有良駒之稱。蒙人雖缺乏機智，而精於馳騁，且其腦力富強及目光之銳利，實為漢人所不及！加以蒙人向用喀爾喀語，聯綴為語體合併而成一種意義，漢人則仍通用北方官話，生活習慣亦與內地各省相同。

林彪由內蒙起飛逃俄

如果教化蒙人使與漢人同化，更進一步地移殖邊民，開闢北漠土地，多築鐵路，互使聲息相通，則陰山之北，盡成耕牧之；舊蒙各旗，無非內向之民，交通和揖，易收指臂之助，漢蒙一家，共[illegible]遺。這一來，豈不可以用作障內防外的一大貢獻嗎？可惜缺乏國家民族觀念的毛澤東，竊取了大陸之後，即把內蒙及新疆等地列為邊疆民族自治區，不獨承認了外蒙為獨立國；且奉蘇俄為世界共產王國，以列寧為「祖宗」，以史達林為爺爺，而與外蒙偽政權稱兄道弟，使到內蒙人民大受影響。後來外蒙傾向蘇俄，俄人即利用這個與它接壤的地區，來打擊或困擾毛共，挑撥內蒙人民實行背棄毛共統治，曾在莫斯科受過訓的前內蒙自治區首領烏蘭夫，早已蠢蠢欲動，這個掛名毛共「副總理」之一的內蒙共黨頭頭，原是一個澈頭澈尾親俄的蒙古人。他在毛共的「文化大革命」前後，一直擁護國際派頭子劉少奇的。一九六六年七月間，當毛林勢力尚未控制北平期間，而劉、鄧、彭（眞）等要求召開中共「中委會」全體大會時，烏蘭夫便是中共「中委」裏面極力贊成罷黜毛澤東的一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烏蘭夫發出了「蒙古是蒙古人的蒙古」的口號，並將內蒙的武裝部隊，用以反毛為最早的一個例子。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前內蒙自治區黨委書記王逸倫的指揮之下，使設在歸綏的「內蒙軍區」，曾出動配備機槍和大砲的正規部隊，包圍着由擁毛「紅衛兵」所佔領的「內蒙古日報」社址及其他建築物，情勢一度異常嚴重；加上駐在外蒙邊境俄軍的聲援，幾乎瀕於內戰危機，鬧得滿城風雨。

去年九月，相傳載林彪、葉羣夫婦投俄，而墮毀於外蒙某地的那架英製飛機，就是由內蒙某軍事基地起飛的，而這基地的空軍司令員，便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的同路人。因之，毛、周一小撮人被嚇得要命！同時，蘇俄的「和平進步電台」轉播外蒙「人民革命黨」機關報「眞理報」一篇題為「毛澤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的文章，大肆抨擊毛幫聯美反俄，指責毛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搞分裂，其措辭之嚴厲未之前見。無怪乎老毛為挖林彪牆脚，早已改組北京軍區，削弱林在華北實力；調整內蒙行政區，俾加強邊防，應付來自該地區的威脅。而亦反映毛共內部流血權力鬬爭的發展趨勢。

內蒙是毛

自從毛澤東和他的蘇俄老大哥發生思想衝突後，內蒙古的地位就一天比一天的重要起來；到了一九六六年秋天，當毛澤東陰謀推行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由於前內蒙自治區第一書記烏蘭夫，附和劉、鄧集團而實行反毛的緣故，因之，毛集團對內蒙這個鞭長莫及的地區大傷腦筋。特別是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毛共的奴隸部隊在東北的珍寶島上被俄軍打得落花流水後，內蒙的形勢更為重要。

為着加強控制內蒙古邊區起見，毛澤東乃於一九六九年八月，下令將內蒙東北部的呼倫貝爾、哲里木、昭烏達等三個盟，分別劃入了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歸併瀋陽軍區陳錫聯指揮。一九七一年二月，更把內蒙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滕海清內調，擔任了中共「北京軍區」第一副司令員，而原任職南京軍區的尤太忠，則被調任毛共內蒙自治區第一書記兼內蒙革委會主任，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當時一般觀察家認為：毛共此舉是強化華北方面的防務。但照中共「中央」第十二號秘密文件所載毛澤東的談話中有一段說：「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的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廬山會議（一九七〇年）後，我採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牆腳。……改組北京軍區，這就是挖牆腳。」

削弱林彪在華北實力

毛澤東是挖誰的牆腳呢？無疑地毛之改組北京軍區和重行劃分內蒙行政區，顯然是削弱林彪在華北的實力吧。事實上，至去年九月，當林彪謀叛事件揭露，一架屬方毛共的英製飛機墮毀於外蒙的時候，毛、周、江一小撮更怕得要死！於是進一步地加強對內蒙軍區的控制；並將內蒙西部的行政區巴彥淖爾盟，劃入甘肅省與寧夏回族自治區，而歸併蘭州軍區。這樣加強北京軍區和瓜分內蒙的措施，除防止林彪在華北的殘餘實力死灰復燃外，主要的是對抗蘇俄在中蒙邊境施行強大的軍事部署，和支持毛共內部的反毛勢力，並消除醞釀中的「地方民族主義」。

質言之，內蒙行政區之重行劃分，使這區域的人口包括蒙族在內，全部分別歸併不同省份去管理，而實現毛共對少數民族一項「分而治之」的陰謀，目的在分散它們的力量，使其不致受到蘇俄或反毛派的挑撥離間，而背叛毛共。實際上，蘇俄近幾年來，確會不斷地在煽動毛黨血腥統治下的少數民族，如新疆的維吾爾族、西藏的藏族、寧夏、青海的回族及內蒙的蒙族，羣起叛離；尤其在中國的北疆更佈置重兵，虎視眈眈，以威脅毛偽政權。誠如北平「新華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引述「內蒙古日報」的文章所說：「……當前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正在加緊勾結，妄圖侵略我們的祖國。特別是社會帝國主義，更越來越狂妄地不斷地在我國邊境製造武裝挑釁，陰謀對我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如果我們不保持高度的戒備，一旦敵人突襲我們從而打起仗來，那就不能執行命令，聽從組織的指揮。所以，我們必須預先加緊備戰，以對抗侵略者」云。

顯而易見，假定俄軍眞正從外蒙進攻毛共，那末，內蒙首當其衝，而北平亦將莫保。蓋所謂「內蒙古」者，位在中華本部的北面，地當蒙古高原尾閭，即大漠以南之地，包括着：熱河、綏遠、察哈爾等三個省份。由於這三個地區的大部份，都是昔日蒙古部落，以其在大漠之內，則稱之為內蒙古。但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則一度劃為三個特別區；到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始改為三個行省，簡稱熱、察、綏三省。總面積約共二百三十餘萬平方里，其中的熱面河省積約五十八萬餘方公里，共轄十五縣，昭烏達盟八部十一旗，卓素圖盟二部五旗，而以承德為省會。察省轄十六縣：錫林郭勒盟五部十旗，察哈爾部八旗及大里同產牧場，而以張家口為省會，全省面積約八十三萬方里。綏省轄十四縣，一設治局，烏蘭察布盟四部六旗，伊克昭盟一部七旗及土默特部一旗，以歸綏為省會。

內蒙人口激增，一九四九年當毛共竊據大陸之初，上列三省的總人口，不過六百萬，但自一九五一年起，毛共則開始移徙人民至內蒙及其他邊區定居。據北平毛府公佈：內蒙一九五三年的人口為七百五十萬；一九五七年使增至九百餘萬人；至一九六七年年時已達一千四百萬人，其中蒙族約佔四百五十萬至六百萬之間。分佈如下：熱河省人口約七百五十萬，平均每方里約十三人；察省人口約二百廿萬，平均每方里約二人；綏遠約二百三十萬人，平均每方里約二人強。

極為險要的內蒙形勢

總此三省，合遼寧西北部的哲里木盟四部十旗等地，即昔日內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爾、土默特二部的全域，及舊直隸，山西西隅之地。是故，內蒙三省的形勢極為險要，它北接外蒙古，南連河北、山西、陝西、甘肅等四省，東界遼寧，西鄰寧夏。這即是說：熱、察、綏三省，東拊滿洲（今東北）之背，北控溯漠、隴右等地，南瞰燕、秦、晉各省，唇齒相依，呼應相助，河域的屏藩，籌邊的要地；自古北族肆擾，都憑陵於此！就軍事上而言，倘若內蒙一旦眞正發生了問題，則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寧夏各省，立即會受到嚴重的威脅；直至於東北三省以及整個華北區，都會發生動搖；而現在北平毛偽王朝，也非全部瓦解崩潰不可！由於六百年前的元兵，就是憑藉這些險要地利而逐漸南侵的。一九四五年七月間，俄軍亦由外蒙入於內蒙而進侵我東北。

內蒙本是一個憑險可守的地區，因境內多山，以陰山脈為主幹；其餘尚有興安嶺脈及松嶺脈，錯綜橫亘於熱、察、綏三省境內，層巒疊障，成為內蒙古之脊。山北高亢軒敞，屬蒙古高原；且其境內尚有不少要隘。例如：熱河省會承德，即地當長城邊外，扼滿、蒙的要衝。平泉別名八溝，位在承德的東面，為自喜峯口入境的首衝之地，軍事上的重鎮。赤峯居熱河中央，當英金河與老哈河口，據河北之背，扼內蒙之吭，向為塞外重鎮也。

此外，還有察哈爾的萬全（張家口）、宣化，

人之一的李大釗曾是該校學生）教授黑岩一郎、日本救國時報社長川添正人、前日本軍人代表吉村是二及其所領導的「一星會」，都是著名而有影响力的親國府人士和組織。但國府二十幾年來好像這已是足夠，不曾嘗試將這些人組織成來，使之滙成一股龐大而有利於我的力量，成爲中日友誼最佳的保險。羣眾，是善變和不穩定的，假如國府由現在還不懂得怎樣去抓住這百分之七十二日本人的心，我敢斷言，過不了幾年，支持國府的人恐怕剩不了多少。

對待賊寇不容姑息

最使我擔憂的，還是把持國府外交政策的鄉愿們，我眞的憂慮他們會再來一次「以德報怨」的「大國風範」，因爲目前國府財政部經已公佈，一旦日本與中共拉上關係後，國府仍不準備凍結日人在台的資產。恕我稍欠慧根，我始終想不通財政部在這個時候公佈這項不應實現——最低限度不應在此時公佈——的措施，除了餵給日本親共人士及田中角榮之流以「定心丸」外，尚有什麼的好處？

我很多時候都在想，國府以前在內政上的淤滯不前，以至在外交上的連串挫折，都是由於在行政機構上，有着過多迂腐和不肯上進的鄉愿，這些鄉愿們，表面上忠貞，實則是國[illegible]足，誤國有，賊國賊民，實在是應該大力「刷新刷新」一番的。

（駿馬）

（筆者附識：本文禁止一切如晶報「聞摘文摘」一類斷章取義式的轉載，或一切足以傷害本文整篇涵義的刪改或撮要，否則誓必追究，不得無賴。）

田中急急引狼入室

日專欄作家指爲利少害多

美國總統顧問基辛格博士，日前到日本的匆促訪問，表面上的理由是爲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及美國總統尼克遜將在九月一日到二日召開高層會議鋪路。

然而，事實上並不僅祇於此，他的訪問似乎美國在對田中政府顯然有意早日緩和與北平間緊張情勢的迅速步調的關切之意。

魚餌雖香禍患無窮

日本的大眾傳播媒介，此時正堅稱這個機會固然不可錯過，因爲北平方面如今正表示一片歡迎。但是，日本實在不必這麼急急忙忙地採取行動去順應中共。中共之突然渴望與日本外交關係正常化，自有其道理。

同時大眾傳播媒介指出，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僅將使日本人獲享一些微不足道的好處，比如在過年時，日本人的餐桌上會有烏魚子佳餚。但是，堂堂一個國家不可以爲了取悅於人民的脾胃而作出一些嚴肅的決定。

這些評論對於不僅是日本國內，而且還有日本的友邦和隣邦所深切關懷的日本之所以急忙採取行動的必要性，表示不太可能，並指出田中角榮走馬上任，不過才一個多月，便已決定赴中共大陸訪問，並與中共「總理」周恩來會談，乃是一件嚴重的事情。因爲外界必然會臆測此次訪問，將不僅僅是作禮貌上的拜會而已。

這可能意味着日本已採取了將在整個亞洲地區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決定，如今已有諸種跡象顯示，東南亞的若干國家正採取雙管齊下的政策，雖然其態度猶疑不決，而且還作若干的保留，卻顯然有與北平交往之意，日本在此方面的積極行動，將對亞洲自由國家頗有影响。

引狼入室責任誰負

我們當然不希望承擔引狼入室的責任，打開了東南亞的大門讓中共來進行滲透顚覆，這種結果很可能變成除了中共以外，其他亞洲國家都遠離日本，使日本處於孤立地位，爲了緩和與北平間的緊張關係，這樣的代價委實太高了。

日本必須認清，與中共外交關係的正常化，不僅是日「華」雙方的事情。而且也是這個地區其他諸國所深切關懷的事情。同時，這也是應與美國和蘇俄作全面商談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基辛格訪問日本與即將來臨的田中角榮與尼克遜的高層會議，所以具有重大意義的原因。

日本的終極目標必須是貢獻其力量以建立一個穩定、和平及安全的亞洲，就尋求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一事而言，其本身決非目標，較大的目標，在於如何行動才能協助亞太地區和平與和諧的發展。就此而言，該地區諸國的了解與合作不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若能趁此時停止，來修補日本與友邦和鄰邦關係，即使這表示日本首相將延期赴北平訪問，也將是明智之舉。

誠然，日本無需急急忙忙的進行「中」日間關係的正常化。就另一方面來說，有許多理由可以說明爲何以小心謹愼的態度來進行關係正常化，對日本將更爲有利。

（譯自八月二十日英文「日本時報」，原作者爲該報專欄作家小川優。）

從中共和日本建交說到
國府外交上挫敗的原因

馬駿

日本和中共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一事，發展到現在，已屬勢在必行，問題是實現之早晚而已。其實，日本之醞釀與中共建交，由來已久，早在吉田時代——或者是更早以前，謀求與中共建交的氣壓，經已漸次形成，祇不過是發展到如今始能成事罷了。

說起來倒令人氣憤，台灣國民政府當局，在這股親共氣壓逐漸形成的過程中，竟然拿不出有效的辦法來阻止這一形勢的醞釀，眞叫人懷疑國府外交部的官員究竟是不是全是「飯桶」，或者其中匿藏着已被共黨收買的臥底分子，否則絕不應該把外交事情辦得那末差勁丟人！

軟弱是失敗的根源

也許有人會質問我，說這十幾二十年來，國府不是一直盡力維持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嗎？怎能算是「吃飯不做事呢」？毫無異議，我必須承認這一事實，國府自播遷台省以來，一直在竭力維持脆弱的中日友誼，特別是自以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共後，國府爲拉着日本，更是誠惶誠恐。但這又有什麼用，到底日本還不是要跟中共建交？「努力」了十幾二十年，還不能拉着一個本是「友邦」的日本，所以我有理由說國府的部分外交官員，是祇懂拿錢不懂做事的傢伙。

或者有人仍然不服氣，說日本之與中共建交是大勢所趨，是受美國親共政策影响。其實，持這番似是而非，誤國誤民的論調去爲麼些「飯桶」們辯護的大王八，更是應該先打五十大板，然後拖出去槍斃。我想問一下，什麼是大勢？大勢是怎樣來的？是憑空掉下來的嗎？

事實上，造成今日親共大勢的，正是外交部的一撮誤國分子，他們的「棉花糖」外交路線，恰好促成國際親共逆流的出現，助長中共在外交上的氣勢，美、日的親共，實由於這羣誤國分子的不爭氣，無從怨天尤人。

君不見國府三十多年來，外交政策總是像棉花糖一樣軟弱嗎？那些壟斷把持外交大計的大員們，都是一羣深度近視，滿染儒家（實際上是假儒家）老學究色彩的鄉愿，這些落伍分子，根本就不懂現代外交原理，整天仍舊陶醉在所謂「泱泱大國之風」和「服人唯德」的過氣鄉愿式幻想裏。被人家重重咬了一口，不但連喊痛也不敢，反而打着「不欲損害兩國交誼」和「避免傷害友邦感情」的过腐招牌，忙不迭的「忍讓」一番，並藉「大國風範」的幻想以資自豪，不但對美國如是，對日本也如是，人家連整個釣魚台都搬走了，這邊廂仍在閉日大唱「以法理依據爭回釣魚台」的高調。

因循守舊無所作爲

唉！親愛的官崽大老爺呀，這已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不再是春秋戰國時代。在這七十年代仍夢想推行幾千年前春秋戰國時代的外交，那有不碰個焦頭爛額的道理？所以我說主持國府外交政府的大員並不曉得現代外交理調。這年頭所流行的根本就是「無賴外交」，誰夠「無賴」，誰就可以在外交舞台上大獲全勝。你「忍讓」嗎？人家當你是傻瓜，當你好欺。你「聲大夾惡」嗎？人家就敬你，畏你，投懷送抱唯恐不及。試看中共就是因爲夠「無賴」，所以中共就能在外交上獲得重大勝利；而國府就是因爲處處要表現「儒者風範」，所以就吃大虧。所以終被無賴漢在外交擂台上擊個倒地不起。中共「無賴漢」長期開動宣傳大炮，說大話，爆空言；而國府卻不肯說大話，在外交宣傳上務必「君子，其言也訒」。殊不知現今世界就是攞慌言，敬大話；講「法理依據」，徒招恥辱。試問「其言也訒」的「君子」那有不「企埋一邊」的道理？就以中日之爭釣魚台爲例。國府以「泱泱大國之風」，凡事講法理，「希望日本友邦尊重我們的領土主權」，但日本「友邦」偏不尊重，完全不把國府放在眼內。但中共通過宣傳喉舌，亂以幾句空洞言詞，肆意潑罵「軍國主義殘渣餘孽」一番，可憐「軍國主義殘餘」立刻賠笑臉，採取暫時停止在釣魚台島上建氣象台的措施，以靜觀來勢，現在更大送秋波，可見日本民族無非就是這麼一羣欺善怕惡的賤骨頭。

一意孤行盡失民氣

實際上，在民主國家裏辦外交，本來很容易，祇要能抓着當地人民的心，那就成了。例如日本之與中共建交，若不是有一羣親共分子在背後推動，那能成事？而中共正是能夠抓着這羣親共分子的心。可是國府似乎一直都沒有嘗試抓着日本人民的心。今天日本雖然勢將與中共建交，但其實在日本親共分子並不是大多數，親國府的仍然大有人在。不久前日本廣播協會（NHK）曾作一次民意測驗，結果有百分之七十二的人支持國府，又例如前東京早稻田大學（中共創辦

品的效率。

目前領導這場對抗毒品的戰爭的是隸屬司法部的聯邦痲醉品暨危險藥品管理局。該局在殷格索的領導之下，組織成十四個行政與管理區，並在國外設立四十九個辦事處。

支援該局的還有各州、郡以及市警局的毒品司。

但是有關官員承認，聯邦痲醉品暨危險藥品管理局與其他執法機構之間，連繫不夠，在某些地區，各單位之間有互不相容的情形存在，有些地方則混亂不堪。

美國吸毒人數劇增

衡量美國向毒品宣戰是否有效的一個標準是：逮捕吸毒的比率，由於並沒有機構知道日益增加之販毒與吸毒的人數究竟有多少，因此無法知悉毒犯的人數，但是從逮捕的人數，倒可以略知一二。

聯邦痲醉品暨危險藥品管理局在一九七二年逮捕的吸毒者比一九七一年來得多，而且一九七一年的數字又比一九七〇年增加百分之八十四。

在洛杉磯郡（美國人口最多之一郡），已有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人被逮捕，其中一萬兩千六百零四人都是少年。而在一九六一年只有一萬兩千五百七十四人被捕，其中青少年才只有九百八十二人。

預料一九七二年的數字將更高。

聯邦痲醉品暨危險藥品管理局除了執行抗毒品戰（如鴉片、大麻、古柯鹼、海洛英、嗎啡等）之外，也負責管制其他危險毒品的生產和散佈，該局在這方面的效率還待改進。

美國藥品製造商所生產之危險性

路線瞭若指掌。

美國的犯罪集團（主要是黑手黨），從販毒——多數是海洛英、嗎啡以及古柯鹼——約可獲利百分十五。

土耳其生長的罌粟，經由栽種地附近的地下實驗室製造成一種嗎啡的基本成分，然後再由伊斯坦堡及貝魯特載運到法國，製造成海洛英。

法國製造之海洛英的地下交易，是由與紐約區主要黑手黨代表有連繫，而且組織完善的走私販來負責，然後由黑手黨徒經由紐約區散佈到全美各地的地下組織。

大紐約區的七個黑手黨集團以及分佈全國的聯絡人，就是烈性毒品的主要販賣人。

黑手黨徒獲取暴利

據估計，遍佈美國各地的一千九百十名黑手黨徒，一年可以自紐約市販毒總收入中獲利五億美元。

南美安地斯區出產的古柯葉，經地下實驗室提煉成古柯鹼後，通常藉着飛機行李或貨船，由邁阿密和紐約走私進入美國。

另外一條走私路線是秘魯經由厄瓜多和巴拿馬，運往墨西哥和美國。

第三條走私路線是由玻利維亞經過巴西運到西印度和北美。

大麻是當前美國最普遍的毒品，據聯邦的一個衛生機構說：在美國有一千兩百萬到兩千萬人起碼試服過一次大麻。

據估計，在若干高中和大學裏，將近百分之六十的學生曾經吸用過大麻，在許多地區，大麻甚至還由冰淇淋販出售。

雖然中東國家是大麻業的主要產

好幾次，但是關務人員從來沒有檢查他的汽車。

儘管尼克遜總統和基辛格向北平頻送秋波，但是中共已利用各種隱秘的路線以及不正當的手段，逐漸加強向美國推展其地下毒品進軍活動。

中共毒品走私路線

聯邦痲醉品暨危險藥品管理局局長殷格索最近在國會的一個委員會前作證時指出：來自中國大陸的毒品是由中共海員帶進美國的，但是顯然殷格索和聯邦痲醉品暨危險藥品管理局都未能充分瞭解中共各機關針對美國從事的地下活動。

自從中國內戰以來，中共就一直以毒品配合武裝鬪爭和心理戰對付其假想敵。

以下是中共走私毒品到外國的路線：

一、從雲南由武裝護送隊的護送，經大陸南部運往緬甸，然後沿緬甸和泰國邊境運往泰國、寮國、高棉、越南以及其們國家。

二、經由大陸東北，透過北韓運往韓國、日本和其他地方。

三、經由天津、上海、青島、威海衛，利用遠洋貨輪運往各地。

四、從港澳附近的深圳、石岐等地，廣東的陽江等地運往香港、澳門，然後轉運其往地方。

五、中共曾經由大陸東北的瀋陽，沿西伯利亞橫貫鐵路，經莫斯科運往東德然後轉往歐洲各地。預料這條路線將由一條飛越巴基斯坦，通過中東運往東歐的新航線所取代。

六、第六條路線並不常使用，這是由海南島藉船或潛艇，運到菲律賓，由此可見這個問題的普遍性。

墨西哥當局在一九七一年銷毀了足供一百餘萬毒癮很大的吸毒者吸用一年的大麻，有九十五噸的大麻遭沒收。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準備走私到美國的。

在上述十二個月期間墨國政府銷毀大麻的情形如下：

一、焚毀八十六噸精煉的大麻。

二、二百三十磅的古柯鹼被充公並銷毀。

三、焚毀栽有二億三千八百萬株大麻葉的兩千三百七十七處大麻栽植地。

四、摧毀種有七億九千兩百萬株罌粟的六千五百一十九處罌粟園。

五、逮捕一千九百六十六名的毒販。

六、墨西哥當局沒收了五千萬顆各類迷幻藥丸。

根據這篇報告，墨西哥的違禁毒品百分之八十輸往美國，同時該報告又指出：「墨西哥是中、南美洲、歐洲、亞洲以及遠東各地毒品走私到美國和加拿大的一個跳板」。

這項報告十分引人注意，因爲可以看出，毒品的生產已經由大麻轉變爲鴉片罌粟，這是提煉危險性很高而有厚利可圖之海洛英的原料，這表示今後毒品的危險性，對美國的威脅將遠比以前來得大。

（譯自八月份英國情報文摘）

中共鴉片危害日深
美國對決毒品宣戰

資料室

八月份的英國「情報文摘」發表了一篇有關美國與中共之間的毒品戰內幕的文章。由於這篇文章的美籍作者的職務與這場暗關有着緊密的關係，所以寫來分外確實與生動。本刊特將這篇文章介紹給讀者。

一場對美國現在與將來的內部安全都非常重要的具有高度危險性的戰爭，已在美國各地方、各州、各郡、全國，乃至國際間展開。這就是對抗麻醉品以及危險性毒品的致命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由於顛覆，左翼政治機會主義以及毒品交易的暴利，已使美國逐漸失利。

至於主張大麻烟在美國合法化的

藥品，已經超過一般合法醫藥用途的需要量，這些多餘的藥品多半銷往加拿大和墨西哥，然後再以非法的途徑運回美國非法售出。

在一九七一年，該局破獲二億零七百萬劑各類毒品，並關閉了三十八家足以製造數百萬顆違禁藥丸的地下實驗室。

同時也登記了四十五萬名合法的藥品管理人。該局的一大困難是：在合法的市面上，有許多致命的毒品，並沒有適當的標籤，該局目前所迫切需要做的是：在這方面制定法律，並恰當地執行。

除了危險性毒品產量超過正常的需要量以外，還有大量毒品由中東、中國大陸、東南亞以及其他產地流入美國的。

中共輸毒主要目標

美國是中共及土耳其生產之毒品，非法交易的主要目標。

古柯鹼的買賣起於玻利維亞的安

地（這種植物可以提煉大麻），但是在美國買賣的大麻，多數來自墨西哥境內非法栽植的大麻葉。

由於產量豐富，價錢低廉，黑手黨覺得販賣大麻無利可圖，但是另有些人認為大麻合法化時將有利可圖。

經人使用約有五千年之久的大麻，會使人上癮並導致服用烈性的毒品——尤其是海洛英，為大麻辯護的人聲稱：大麻並不比酗酒來得壞，此說也許正確，但是負負並不得正。

左翼機會主義政客，則譁眾取寵，想使大麻合法化，以爭取年輕選民，而另一方面愛財之士為了圖利，也希望大麻合法化。

另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大麻合法化之後，接着可能致使鴉片、嗎啡、海洛英以及古柯鹼也合法化。

美國邊界巡邏隊及其他機構使用了越戰中所用的技巧，在美墨邊界佈下類似偵測聲音以及腳步和車輛之震動的遙控感應器。

在越南使用的其他偵察裝置也將

、沙撈越和印尼。

大陸生產鴉片情況

中國大陸有十七個主要地區在栽植鴉片，其中規模最大的是雲南和貴州（兩百萬畝），規模最小的是安徽（五千畝），在十個省份中，約有四百萬畝以上的鴉片生產是由「國家」管理，約有一百個「國營」農場或公社每年生產六千噸的鴉片。

中華民國的情報提供了其中四十一個「國營」農場的名稱和地點。

大陸生產的鴉片，大部份是在廿六個大工廠製成鴉片和海洛英，其中規模最大的工廠如下：

一、東北的「大東製藥廠」，主要產品是嗎啡。

二、北平西郊「北區特產品公司」，該公司製造的是海洛英和嗎啡，由天津出口。

三、設在四川西面的「四川製藥公司第三廠」，員工四百人，每天生產七百磅的毒品。

四、廣東省的「華南製藥廠」，生產海洛英和嗎啡，銷往香港澳門。

販毒資助特務經費

中共販賣毒品的所得多半用來資助全球性的情報與心戰活動，下面列舉的是北平曾經或現在利用的幾個機構。

一、「農業部」，經營「國營」農場並通盤指導海洛英和嗎啡生產。

二、「公安部」，負責監督毒品的生產與製造以及必要之安全措施。

三、「商業部」，在其管轄內的多數「土產公司」都參與了鴉片的買賣。

四、「中央政府生產局」，向「農業部」制定鴉片生產的方針。

最近有一名主婦郭亞娥，因爲她曾練過武功，在梯間遇刼時，居然空手入白刃，將匪徒制服，使他跪地求饒。郭亞娥得到當局稱讚，不過，並非每一個市民都練過武功，更不知對方是否也精通武術，能夠像郭亞娥那樣制服匪徒的人，恐怕不多。

不過，有一個郭亞娥已算不錯，至少可以使匪徒有點恐懼，下手打刼，要防到對方是武林高手；但也有壞處，匪徒爲了防範遭遇反抗，動手時可能更兇狠。

最近，九龍巴士的工友表現得很好，一名輔警搞捕搶手袋的匪徒，不料給三名同黨夾攻，形勢危殆，巴士工友發覺，大舉加入戰團，營救輔警出險，並捉到一名十九歲的疑犯。

這種行動，實在值得讚揚，單獨一人與匪徒糾纏，往往吃虧，但羣策羣力，卻可使匪徒束手就擒，即使他手上有武器，也敵不過衆多的人羣。九巴工友這種行動，應該發揚，如發覺有刼巴士情事，用同樣方法對付，匪徒就不敢那麼肆無忌憚了！

非洲人反亞洲人

烏干達總統阿敏，一意孤行，不管大學生的呼籲，決定貫徹主張，實行將亞洲人全部驅逐出境。阿敏這個做法，完全基於排外主義、種族主義，出發點是因爲亞洲籍公民在烏干達操有經濟權，阿敏要從他們手上奪回經濟權，所以要把他們全部攆走。

這個做法當然是十分不公平的，這個苦，中國人也受過，在東南亞地區，許多國家的中國僑民都在經濟上握有實權，因此而招惹了當地人士的敵視。

印尼在蘇加諾當政的時候，也發生過排華浪潮，情況和今天烏干達差不多。菲律賓的其他法案，也是針對中國人的。

阿敏加諸亞洲人的罪名很多，譬如說亞洲人曾與非公民勾結，存心將他們賣給非洲人的放音機、電視機和汽車中的主要部分拆去；又說他們將酸性的液體放在售賣的衣物內。這些指責，可能有部分是事實，但決非所有亞洲人都是如此，阿敏卻把所有的亞洲人逐走，這徒然表現他的橫暴無知而已。

阿敏這次行動爲「經濟解放之戰」，他已「催促」非洲人申請接收由即將被逐的亞洲人遺下的商業。說實在些，這就是「刼收」。

用一個「國家」的力量去刼奪一批人的財富，那是無往而不利的，阿敏這樣做，因爲非洲人究竟是非洲人，在外人統治下，固然服服貼貼做奴隸，一旦獲得自由，就欺負別人，像阿敏這樣強妄的人，也可以當上總統，便可知道這是怎麼樣的一個國家。

由於烏干達的排斥亞洲人，非洲其他地區，也有受到傳染的迹象，這是可以理解到的，只要他們一搞反亞洲人運動，就可以「沒收」一大批的財富，這的確十分化算。

在非洲國家中，只有坦桑尼亞總統尼勒里指責烏干達驅逐英籍亞洲人爲種族主義。

不過，老萬認爲尼勒里這個指責也並非基於正義，而是另有作用的。因爲，坦桑尼亞正接受中共的援助，中共是亞洲國家，他怎可以同情反自己的米飯班主呢？

萬人傑

四則

詠輝

部位有何二樣？看來毛共的「民主」，也無非如擁頸黨的「民主」而已。

問題在於，這則刊在「紅旗」上的故事，只不過是毛們塑造的「典型」罷了。眞正享有選擇地區權利的，在數千萬下鄉青年中能有幾人？否則，不全部選到鄰近港澳地區才怪！

毛朝已是風水尾？

八月份毛共「紅旗」那篇「掌握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鬬爭的規律」文章，有一處闡釋毛澤東的「亂了有二重性」觀點，說：「亂和治是對立的統一，沒有亂就談不上治，亂必然要轉化爲治」又說：「每隔那麼幾年，就要有一次大的鬬爭（亂）」。

其實，毛澤東的這種亂治觀，不過是抄襲、篡改孟子關於治亂的述說。孟子云：「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毛文則說：「天下大亂，達到大治，這也是階級鬬爭發展的規律」毛不過把孟子的語錄「摩登化」而已。

但是，孟子關於治和亂的論述，是指改朝換代而言，而毛則將之篡改爲「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內部鬬爭。

最笑話的一點是：孟子說：「五百年王者興」。也即是謂治和亂的週期是五百年，每當一個新的政權（王者）建立以後，人民就可以過五百年太平盛世的生活；而毛酋則認爲「每隔那麼幾年，就要有一次大的鬬爭」，自然，人民也每隔「那麼幾年」便要大倒霉一次。

還有一點，孟子睇太平盛世長達數百年之久，而毛酋則只睇「那麼幾年」，何以自詡「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澤東，其氣魄（氣量）減小，至於此，豈眞毛共是風水尾耶？

農民好走獨木橋？

浙江農村目下存在如下幾種現象：

一、毛幹對「新形勢下階級鬬爭、路線鬬爭特點」不理解，認爲路線問題已經解決，可以集中精力搞生產了。

二、農民「在資本主義思想影響下，外出搞資本主義經營」。

三、生產隊把蔬菜拿到自由市場高價出售。

四、在分配問題上搞「多分少留」，在作物種植上「不執行國家計劃」。

浙江電台認爲，有這種種現象存在，所以必須來一次「黨的基本路線教育」運動。換言之，就是要搞「階級鬬爭」以制止上述「歪風」。

令人不解的是，爲什麼共產黨和毛澤東所指示的「社會主義道路」人們不願走，而卻偏要明知故犯地走一條毛共所認定的「邪路」。從而使人懷疑到底在「兩條道路」上，何者才屬眞正的「陽關道」，何者才屬眞正的「獨木橋」。共產黨不是常常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嗎？如果在上述「兩條道路」的問題上，毛共的看法是正確的話，爲什麼反而人民羣衆會忽然瞎了眼睛呢？

橫眉語

港人口急劇增加

香港情形特殊，人口的增加，也比別的地方迅速，因爲除了天然生產外，還有不少大陸難民逃來，使這個小小的島嶼，有人滿之患。

香港人口的擠迫情形，只要你在華燈初上的時候，到九龍的旺角或港島的銅鑼灣跑跑，看到萬頭鑽動，水洩不通的情形，你就不禁爲之乍舌，香港很快就會弄到人口爆炸的地步。

香港的家庭計劃指導會，多年來的努力指導節育方法，可說已有相當成績。一般來說，香港人口增加率比起別的地方，不算太離譜，今天，人們都曉得人口劇增的可怕，許多夫婦對於生育的節制，都列爲首要問題，和從前「天生天養」的觀念不同了。雖然下層階級還是沒有多大節制，因此有「一家八口一張床」的情形，但知識水準較高的人，大都是盡量節育，多數只養兩三個孩子，養到十個八個的已很少。

不過，正常的生育可以節制，從別的地方逃來，使到香港人口增加的這一個情況，卻是無法遏止。現在天氣和暖，適宜於泅水逃亡，每一天，水警輪截獲的大陸逃亡者達一百幾十人，漏網而未被發現的，相信人數更多，這些人，港府基於「人道主義」，抓到了，也不會將他們遣回大陸，讓他們居留下來。

因此，每一個月從這方面增加的人口，約莫一萬人，單是逃亡者，每，數目更可觀。

家庭計劃指導會的總幹事林貝聿促請政府設法控制人口的急劇增加，釐定人口政策。他所指的只是香港人的生育，並沒有把大陸難民逃港的情況計算在內。其實，如果要遏止香港人口的增加，應分兩方面進行，香港人生育，固然要有計劃；而對外來人口的壓力，也不能不注意。不過，香港政府對這問題的處境是相當爲難的。如果把逃港難民遣返大陸，明知他們不會得到善待，只好任他們留下。可是難民增加，卻又使到香港受到人口壓力，很難找到一個兩全的辦法。看來，香港遲早會因人口太多而出現嚴重困難。

市民協助捉刼匪

香港的刼案，最近發展到令人震驚的程度，啞巴洗刼雙層巴士，連迭發生，使市民感到香港簡直無一寸安全的地方，在公共交通車輛中，匪徒也敢膽大妄爲，不把治安當局放在眼內，可以說，香港已變成賊世界！

有人抱怨警察對於捉賊未盡全力，這是事實，不過，香港匪患之嚴重，還有許多其他因素，譬如隨捉隨放、感化、簽保等等，都是形成刼案愈來愈多的原因之一。

即使警察拚命捉賊，但以香港之大，警察人數有限，以之分配在這廣大的區域內，也無法遏止匪患，這是事實，因此當局呼籲市民協助，共謀對付匪徒，這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所謂協助警方，並不是要市民一定合力擒匪，匪徒兇悍，而且手上必有槍械或利器，手無寸鐵的市民，怎可以跟他們對敵？不過，市民發現到刼案時，如果不袖手旁觀，而設法儘快通知警方，由警方對付匪徒，對於

毛澤東患失憶症

從台北有關方面揭示的毛共「第十二號文件」上看到，毛澤東如果不是老糊塗，就是患了失憶症。他在「談話紀要」中所表現的，簡直是語無倫次，烏龍百出。

這裏隨便舉出一例，毛說：「……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於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麼『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從上下文的語氣看，這個「他」本應指林彪；但忽然又加進一個「陳伯達」，顯然是指「大樹特樹」的話是陳伯達說的。

其實，毛尚完全搞錯了（或者是泡製這個文件的人搞錯了），「大樹特樹」的話是由楊成武一篇吹捧毛澤東的文章裏引出來的。那篇文章題爲「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刊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出版的毛共「紅旗」雜誌上。這篇文章後來且成爲楊成武垮台的罪狀之一。當一九六八年三月廿七日北平召開清算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的大會時，林彪且發表長篇講話，親自宣佈三人的罪狀。江青在講話中也提到「大樹特樹」那篇文章，說：「楊成武有一篇文章『大樹特樹』。這篇文章我反對了兩次，也是毛主席的教導。但他不聽，一定要登。其實就是大樹特樹楊成武的絕對權威。」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於誰人提倡「大樹特樹」應該印象深刻。但怎麼「教導」枕邊人反楊之言猶在耳，忽然間又胡說八道扯上陳伯達、林彪起來了？是失憶呢，還是蓄意栽贓？或者別有內情？

毛共宣傳

箍頸黨也講民主

據一些有身歷經驗的明輩言及，目下此間有一類箍頸黨，當你一旦成爲他們的獵獲物，而你身上的錢財不符他們的理想時，他們即會聲言要刺你一刀。不過，這些箍頸黨倒很「民主」，必然先徵詢你喜歡那一個部位。若你說「屁股」，他們就爽爽快快地刺你的屁股一刀。一般受侮者當然是避重就輕，將一些對生命危害較小的部位讓箍頸黨刺的。

無獨有偶，八月份的毛共「紅旗」雜誌也刊載了一個與箍頸黨講「民主」相類似的故事。那是一個「讀者」來信介紹他「教育子女上山下鄉幹革命」的「經驗」。其中一段說：

「永紅下鄉的問題解決了，接着又出現到什麼地方去的爭論。老人家主張回農村老家。我愛人主張去湖區。永紅從學校回來，我向她說：『你打算到那裏去？』她說：『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時刻聽從黨召喚！』……我們討論到深夜，一致同意永紅去偏遠的湘西山區插隊落戶。」

表面看來，毛共似乎也愛講講「民主」。可是，永紅反正已成爲他們的獵物了，她之選擇下鄉的地區，與被箍者選擇下刀的

基斯坦的國民大會黨，阿瓦米國民同盟。六月三日，印度親俄的愛國報，認爲阿瓦米國民同盟，絕對不能單獨提出「有力的領導人」（Leaders Chevronies），足以組織反抗的國民軍，只有與其他左派團體聯盟，方能達此目的。印度共產黨的周刊新時代，於七月間發表阿美德的談話，說目前比以往更需要組織民族陣線。六至七月的幾個星期中，阿瓦米國民同盟，不大熱心追隨共黨親俄派的路線。但至八月九日，發生了一大國際事件，對東巴基斯坦（孟加拉Bangla-Desh）不無影響：在葛羅米科（Cromyko）來訪時，簽訂了印俄友好互助條約。此即意謂印度的中立（或中立主義）已過渡到親俄主義。印俄聯合的壓力，在孟加拉缺乏眞正民族陣線之際，造成了九月間顧問委員會（Comite Consultatif）的事例，委員包括了五大政治組織。其中最重要的，爲阿瓦米國民聯盟，在委員會內佔委員四名，其他的組織，各有委員代表一名。各政團及其動向，可見於下：(1)由文德教授主張接受莫斯科路線；(2)東巴基斯坦的共產黨也主張與莫斯科一致行動；(3)巴基斯坦的國民大會黨與(4)巴夏禮的國民黨的主張，亦發生作用。

印度共產黨的報紙，以熱烈情緒，表示贊成這一決定，但強調此不過爲走向眞正民族陣線的「第一步」。十月十號的新時代周刊，發表孟加拉共產黨的十八條政綱，主張組織民族解放陣線，首須將東巴基斯坦從西巴基斯坦的保護地位解放出來。不到兩個月，這一解放運動，在印軍總攻擊之下，開始活躍起來，在巴基斯坦軍隊於達卡（Dacca）投降後終於達到目的。

孟加拉宣佈爲獨立國家之直接影響，使共黨恢復合法地位，公開設立黨部於達卡。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莫斯科廣播予以歌頌，同時讚揚其對國家解放鬥爭之努力與對莫斯科之忠忱。元月二十日，又有廣播，爲孟加拉共產黨，戴上了新的王冠：「它的黨員雖少」，對於民族解放鬥爭的貢獻卻「相當的要重」，而且以它的創意，組成了包括所有政治黨派的顧問委員會。

此種遠方的鼓勵，與共黨在本地的活動之展開，頗相呼應。元月二號，「新時代」有篇文章，主張組織民族陣線政府，讓共產黨參加在內，但共黨認爲這一方案不會使掌握自由與獨立的國家政權之阿瓦米國民同盟，立予接受。

孟加拉共產黨選定在達卡的（Puranapaltan）廣場，於元月舉行它秘密活動二十年來第一次的公開羣眾大會。大會由共黨元老磨尼辛擔任主席，但主席團內有當權的阿瓦米國民同盟的代表，孟加拉的外交部長。主要講演人爲共黨總書記薩瑪（Abdud Samad），他開始演說，即感謝蘇俄對孟加拉的人民之支援。（一九七二年元月廿四日俄國眞理報的電訊。）

毛澤東的方針可恥

該報蘇俄記者又有同磨尼辛談話的專門報導，磨尼辛對他說：「我們的很多同志過去參加解放軍，加入遊擊隊，在國內很多地方，我們在由共產黨員領導的軍隊裏面，已組織有[illegible]部[illegible]黨的組織，在達卡、支貢（Chittgong）以及其他的城市與農村……裏面，都有很快的驚人發展」。談話的第二部份，則爲讚頌莫斯科，攻擊北平：

「我們的黨嚴格遵守馬列主義的原則，與一九六九年國際共黨大會所定的路線。我們的代表團被邀請參加聯共第廿四屆大會，這是國際共產運動中一件很重要的史實。聯共將永爲共產革命運動與世界解放之前衛。反之，我認爲毛澤東所採的方針，實屬可恥。坦白的說，他卑躬屈節與美國帝國主義修好，特別反對孟加拉解放運動。但在我們看來，這並不出乎意外。」

不過這種對民族與國際問題的看法，並不爲全體孟加拉的共黨分子所贊同，事實證明，在這篇談話發表兩個星期之後，二月九號，在達卡出現了第二個共產黨，根據其總書記巴下耳的主張，不站在莫斯科這邊，也不站在北平那邊。

（譯自法文「東方與西方雙周刊」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號）

千古奇聞的逃亡費

尖鋒

毛共統治大陸廿二年來，利用各種各樣的名目洗刼民脂民膏，這是大家所了解的，例如購買什麼愛國公債，土改退租，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文化大革命等等運動已是迫到人民難以繼續再生存下去而設法冒着九死一生而逃離鐵幕。

毛共東莞縣當局最近訂出了一個千古奇聞也可以說是中外歷史上最可耻的勒索名堂——「逃亡費」。向逃亡海外的家屬進行無耻的勒索，這項所謂「逃亡費」是按照各戶逃亡的人數多少來徵收，每一個逃亡者每月需向公社繳交逃亡費人民幣三元。

這種所謂「逃亡費」的徵收本來已在震驚世界的六二年大逃潮後開始的，這項所謂「逃亡費」是按照每一個逃亡的年月開始計算徵收的。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共進行狗咬狗骨的日子裏停頓下來沒有徵收了。

可是最近毛共東莞當局又開始恢復徵收了，有的公社甚至要追補過去幾年沒有繳交的欠數，公社除催迫逃亡者的家屬清繳外，若有不足時即在家屬勞動所得的工分中逐月扣除，同時規定由港澳郵寄回去的郵包及滙欵，需經公社證明才可以由家屬領取，若欠繳「逃亡費」的即在通過公社時先由公社扣除。若有多餘的才發還逃亡者的家屬。

在這裏就不難了解到所謂人民政權的毛共是怎樣對待大陸的人民了，可是一些所謂大陸問題專家以及一些投機的短視政客們在毛共虛僞的魔術棍欺騙下，有多少能深徹了解大陸人民的痛苦呢？物理的定律壓迫越重，反抗的力量必定越強，毛共政權遲早是會在憤怒人民的吼聲下消滅的。

親蘇反毛的孟加拉共黨

譯載

在巴基斯坦建國之後，一九四八年就出現了共產黨，其組成程序，極爲簡單：在該地原有的印度共產黨，即脫離印共行改成巴共，同時巴基斯坦，開始即分開東西兩部，巴共亦如此。至一九五四年，巴共被宣佈爲非法組織，使其活動更爲困難，政府對於巴共的壓迫，在東巴基斯坦尤較嚴厲。此時東巴極爲著名共產活動分子磨尼辛（Moni Singh），已被拘禁多年。

利用機會發展

巴共與其他的共黨一樣，每逢被迫秘密活動而成政府政治壓迫之對象時，即欲藉其他的組織或別種運動爲掩護，擺脫其所處不利地位，而採取公開的活動。一九五七年，巴共機會來了，東巴基斯坦的主要政治力量，阿瓦米（Awami）國民同盟內部，發生分裂，組織阿瓦米國民黨。此一運動，當時所號召者，爲東巴基斯坦之廣泛的獨立自主，其鬬爭的目標，在民主權力，政治上的社會主義趨向，與農民利益的保護。此一綱領，非常空泛，可以共合法形式，庇護共產黨人的活動。

巴共內部的計劃，既感受政府之政治壓力而不易推展，且由於毛俄衝突之加劇，更感覺有新的困難。蓋毛俄衝突，影響於巴基斯坦者，有兩方面：在國家的外交方面，政府顯然偏重於親美與親毛，反對印度親俄，在巴基斯坦左傾運動方面，又發生了親俄與親毛的新的分裂。共產秘密運動的內部如何反應，不能盡悉，惟在其合法掩體阿瓦米國民黨內，由於其建黨人巴夏禮（Bhashani）多次作有利於毛澤東之聲明，則易知其動向。一九六八年二月，國民黨分裂：在東巴基斯坦開會之後，國民黨內親俄分子，反對現行路線，而另行組黨，其領導人爲阿美德（Muzaffar Ahmed）教授。但至一九六九年十月，內政又有新的分裂；此次由於激烈的親毛分子，認爲巴夏禮對於中共的態度，太過消極，故在馬丁（Matin）領導之下，與巴夏禮分開，而採取極端的立場，完全遵照當時毛方「文化革命」的路線。

國民黨內的派系分裂，開始就在用以掩護親俄的共產黨，這當有助於莫斯科，使之在一九六八至六九年，得以致力排除有親毛或其他中立傾向的共產黨員。以是在一九六九年莫斯科召開共黨大會時，巴基斯坦的共產黨代表團，並非全國性的，僅代表東巴基斯坦的共產黨。此舉使當時已形分裂的東巴共黨與西巴共黨見諸行事，終於一九七一年因國家之分裂，而造成兩個共黨。

莫斯科反毛的一幕

在莫斯科大會時，有一匿名者代表東巴共產黨發表演說，其主要內容不在報告巴共情況而在攻擊毛澤東。他說：「在共產活動的艱苦條件下，本國的民主勢力，以共產黨爲主，爲其壓迫者的犧牲品……。近年來，有上百的同志死於牢獄。有的爲酷刑而犧牲，有些爲反監獄不人道的待遇而被槍決。還有很多，是因爲餓飯或缺乏醫藥而死。很多同志失踪，不少坐牢十八年至二十一年的，未有審問，也未有判決。或者被迫躲藏起來，不見天日。」說到一九六九年黨的政治力量時，有如下極短的陳述：「同志們！我們很有幸向你們報告，不管我黨人數怎樣少，經驗怎樣不夠，我們仍在學生運動中，爭取了堅固的地位。我們對工人的影響力也逐漸加強。在全國民主運動中，我們也有鞏固的位置。」

反之，他對蘇俄的歌功頌德，則極冗長。演說開頭，他表示對蘇俄的感謝，與竭力擁護大會所有建議。且以國際無產階級的名義，抨擊許多共黨：「甚至大國共黨，及給予我們援助與指導的共黨，亦在其中」。然後表示對這些黨「爲孤立的，民族的與自由的趨向所困擾」，不無遺憾，並要求對毛共的行動之沉默，能予打破，而對毛共致力攻擊，最後提出下面的建議：選出一個新的召集委員會，籌備新的世界共黨大會。當時的聽眾，都覺得這篇演說詞，縱非克里姆林宮撰寫，亦像出其授意。（次年一九七〇年四月，列寧百歲誕辰紀念時，頒發聯共黨員勳章，磨尼辛時在獄中，他以東巴基斯坦共產黨的元老身份，也被蘇俄授勛）。

是年，在巴基斯坦政治生活中有一重要事件：大選決定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舉行。巴夏禮與阿美德兩人意見不同，巴夏禮派決定不提出候選人。阿美德派，遵照親俄派的戰畧，則反其道而行，但無一人當選。阿美德教授大受其累，將所有候選人的保證金完全丟掉，想從候選人方面追還百分之幾的保證金都不可能。

追隨印共路線

拉曼（Mujibur Rahmarn）的國民同盟選舉獲勝之後，受到一九七一年的西巴基斯坦之軍事干涉。此一形勢，共產黨認爲極端有利，乃建議採用莫斯科另一巧計，組織民族統一陣線。一九七一年六月起，第一次發出這樣的號召。民族統一陣線，當然要包括以下各種組織：共產黨，阿美德教授的集團（供俄利用的派別），巴夏禮的國民黨，巴

無法跟以色列對抗的責任，完全推諉在蘇聯身上。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沙德克在今年六月間親赴莫斯科討論攻擊性武器問題。蘇聯國防部長格力哥早在五月間已訪問過開羅，雙方終談不出一個結果來。

其四，沙達總統是一個虔誠的回教徒，他一直反對共產主義，對蘇聯素抱疑懼。利比亞總統瓜達菲促他堅決抵抗蘇聯，埃及因每年受到利比亞大筆的援助，不能不賣賬。

沙達與蘇共第一書記布列茲涅夫的關係又不很融洽。五月初，沙達訪問莫斯科，與布列茲涅夫會談，結果空手而回。五月下旬，納薩生前所組織的革命指揮委員會中的右派成員，包括副總統包達狄在內，寫了一封秘密的意見書給沙達，陳述有關蘇聯對埃及的控制，要求設法擺脫。沙達雖然在國會上公開批評這份意見書，但卻可反映埃及軍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蘇情緒。這些當然也促使沙達不能不考慮後果。

無孔不入的滲透

蘇聯在埃及社會的無孔不入的滲透，也引起埃及人的側目而視。蘇聯駐開羅大使維諾格拉多夫，地位相當重要，也是一個能幹，精明的外交官。他能說流利的英語，一手總攬蘇聯在埃及的一切活動。維氏在收買埃及的政客、專家和工業經理人員方面，取得一些成就，他還在設法要把埃及的經濟跟蘇聯掛上鈎。當然，維氏對埃及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爭取，也是不遺餘力的。他也知道，蘇聯的軍事勢力，無法在埃及長期立足，爲了尋求永久的基地，他就從埃及的工業着手。

目前，蘇聯援助埃及的工業項目共有四十處，使到埃及的工業發展，必須依賴蘇聯的援助，否則就要一事無成。埃及的人口已達到三千五百萬，廿年後，可能增加一倍。因此，唯一解決國計民生的辦法，只有使埃及工業化。

目前，也只有蘇聯和東歐國家給予埃及以大量的經濟援助，埃及的百分之八十的棉花，則運到蘇聯交換。同時，埃及所欠蘇聯的債務已達四十億美元。這就是蘇聯大使在埃及所設下的陷阱，企圖在埃及建立一個永久的基地，使蘇聯人長留在斯土。

準備推翻沙達總統

維諾格拉多夫大使在埃及所做的這些工作，並不是出於對埃及人的厚愛，而是企圖將埃及人的回教信仰消滅掉，代之以共產主義無神論思想，最後在埃及建立蘇維埃式的共產主義政權。蘇聯正在等待時機成熟時，沙達總統可能下台，或被親蘇分子推翻，培植親蘇的沙布里起來當總統。

蘇聯的活動是十分慎重和小心翼翼的，他們去年夏天在蘇丹已接受了教訓，不想再重蹈覆轍。

回教徒堅決反對

其實，沙達總統也不是好對付的人物，他基本上是一個反共的回教徒。他不信任蘇聯人、討厭共產主義。蘇聯顧問曾對埃及軍人說，回教信仰削弱了他們的軍力，他們如果放棄祈禱，就能打勝敵人。這些都汚辱到回教徒的心靈。沙達在今年春間邀請美國國務卿羅傑士訪問開羅時，蘇聯妒意大發。後來，沙達又將親蘇的副總統沙布里投入監獄，更使蘇聯大爲不滿。爲了權宜之計，沙達還與蘇聯簽訂了友好互助條約，但沙達認爲這項條約隨時都可以撕毀。等到蘇聯協助左翼分子發動蘇丹政變時，沙達就完全站在蘇丹國王一邊，積極支持紐梅里總理鎮壓國內的共黨和親蘇分子，使到蘇聯更加怒髮冲冠。沙達內部控制十分嚴密，內政部長沙林、情報局長伊斯邁、顧問哈費茲，均在英國受過教育的親西方分子，形成一個領導核心，水潑不進，針插不入，蘇聯人更不用想進行滲透了。蘇聯顧問只得在沙達領導核心的外圍施加影響力，等待沙達的垮台。

最後下了逐客令

今年年中期，沙達看看收復失土的希望未能實現，這對他的地位的鞏固，實有很大關係。沙達的代言人、「金字塔報」主編海卡爾，就在他的星期五的專欄中指責蘇聯的「不戰不和」的政策，暗示這種政策繼續下去，沙達的地位恐會動搖。約在此時，蘇聯主席波哥尼訪問敍利亞，在敍利亞總理阿沙德面前攻擊海卡爾。維諾格拉多夫大使也在開羅要求沙達總統罷黜海卡爾的職位，但遭受拒絕。於是，埃及和蘇聯的關係破裂，已呈表面化了。七月十三日，沙達就派遣總理西德基訪問莫斯科，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蘇聯供應攻擊性武器，結果還是遭受蘇聯的拒絕。

沙達總統已準備驅逐蘇聯顧問了。七月十四日，海卡爾的專欄進一步要求埃及重回到不結盟的道路上，暗示擺脫蘇聯的控制。蘇聯以爲可以繼續利用以色列的軍事威脅以及控制埃及的防空飛彈系統來訛詐沙達，但他們都錯誤地估計了沙達的精神力量，這一盤棋就這樣輸定了。

蘇埃關係惡化事件，說明蘇聯人無法瞭解埃及人的思想。埃及人可能被引誘入彀，但他們不會被收買，他們可以被欺侮，但從來不屈膝；他們也會被煽動起來，但永遠是忠誠不渝的。蘇聯以爲已經把沙達總統逼到死胡同，以便在適當時機把他撤換掉。豈知他卻狠狠地攻擊，翻臉不認人，就在七月中旬的早晨，對蘇聯顧問下了一道逐客令，蘇聯人只得乖乖執包袱，走頭了。

埃及與蘇聯的恩怨

王恩

拒絕供應攻擊性武器

埃及總統沙達突然宣佈驅逐蘇聯顧問事件，震動世界，在國際關係史上掀起風波，這對中東局勢有了重大的影響，被打擊最嚴重的，當然還是蘇聯。蘇聯目前正嘔了吃黃蓮，打破門牙和血吞。

埃及驅逐蘇聯顧問事件，可說是蘇聯收買朋友和滲透非共第三世界以來最大的挫折，從而赤裸裸暴露了侵畧、滲透的猙獰面目。

沙達總統下令驅逐蘇聯顧問的主要原因，是蘇聯拒絕供應埃及以攻擊性的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米格廿三型飛機在內。目前，埃及和以色列對抗的軍事實力，不是地面部隊，而是空軍陣容，誰在空軍方面佔優勢，誰就可以擊敗對方。

以色列因為獲得美國幽靈式飛機的援助，所以在空軍實力方面比埃及優越，蘇聯為了在中東維持不戰不和的局面，也就承認現狀，不願協助埃及打破這種均勢，以免跟美國發生正面的衝突。

埃及爭取收回被以色列佔領的西奈半島，因此拼命向蘇聯要求供應最新式的戰機，三番兩次的要求均遭受蘇聯的拒絕。沙達總統只得提出最後通牒，仍無下文，於是一氣之下，就決定對蘇聯顧問下逐客令了。

軍人不滿蘇聯顧問

蘇聯拒絕供應攻擊性武器，誠然是蘇埃衝突的基本因素，但蘇埃多年來的磨擦，也是促進這次攤牌的其他重要因素。茲列述如下：

首先，自一九六七年以來，埃及軍官和蘇聯顧問之間的矛盾，一直十分嚴重，到了一九七二年初更加惡化。蘇聯顧問認為埃及軍隊是笨桶、技術差、教不會，不免在態度及言行上表現蔑視和不滿。雙方經常發生爭吵、打鬪，埃及軍方有怨言，民間也看不過眼。

其次，埃及高層軍事領導人，對於蘇聯顧問的跋扈和驕橫，對於蘇聯顧問人數的增加和無孔不入，深感疑懼，唯恐有一天可能也把埃及變成了蘇聯的衛星國。最高司令部也意識到，蘇聯可能企圖控制埃及的軍隊，而不是協助埃及去打擊以色列、或防止以色列軍隊的襲擊。蘇聯在地中海、北非沿海、紅海以及印度洋所實行的擴張策畧，也太過明目張膽，同時利用埃及作為主要基地，不能不使埃及警惕起來。蘇聯在埃及所設置的雷達基地以及派出去的偵察飛機，主要任務就是偵察美國第六艦隊的活動，同時監視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的海空活動，跟埃及對抗以色列的活動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不知在搞甚麼鬼

況且，蘇聯軍隊在埃及基地上的活動，並沒有通過埃及軍方，使到埃及最高司令部不滿，不知蘇聯人民在搞什麼鬼。軍方迫沙達總統向蘇聯查詢，但沙達也左右為難，在政策上就搖擺不定。一個時期，他把公開抨擊蘇聯顧問的空軍部長撤換了；一個時期又滿足了國防部長沙德克的要求，將一位高級的蘇聯顧問遣送回國。

其三，由於蘇聯顧問問題，使到沙達和國防部長沙德克之間發生爭執。沙達要求沙德克妥協，而沙德克則向埃及軍官宣傳，埃及沒有攻擊性武器，以至

大亂

顏完

年胡風集團的挖心戰，以及黨內高崗、饒漱石，到彭德懷、黃克誠，到劉少奇和林彪等等，都跳出來向毛澤東進攻，企圖篡黨奪權。毛澤東把這些反對派稱爲「陰謀家、野心家」，對他們「壓也壓不住，想挽救也挽救不了」。

值得注意的是，「紅旗」的文章第一次把林彪的事件，提到跟蘇聯關係上來。文章說「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黨陰謀活動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同樣是有國際背景的。批修整風運動的偉大勝利，對社會帝國主義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據廖承志告日本議員說，林彪跟蘇聯已故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有連繫。林彪率領東北軍時，馬林諾夫斯基正是負責佔領我國東北的任務的，他們兩人有關係，這是十分自然的事。現在馬林諾夫斯基已死，林彪怎能跟他再保持連繫呢？也許因爲林彪企圖逃亡蘇聯，所以才給他定下「裏通外國」的罪名。林彪如果眞正與蘇聯有秘密連繫，相信他的下場不會至於這麼悲慘。毛澤東指林彪私通蘇聯，應是一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不斷革命整肅異己

但無論如何，從高崗一直到林彪的事件，確實說明毛澤東的「亂子觀」——每隔幾年，就要有一次大的鬥爭。毛澤東執行的是「不斷革命論」。爲了鞏固他的獨夫專制的地位，勢必要整肅異己，壓力越大，反抗也越強。所以，中共黨內外的大鬥爭，就「像波浪的起伏一樣」，高一陣，低一陣。在每次大鬥爭後，算是毛澤東贏了一手，反對派被迫「從進攻轉入退卻」，但他們決不會「洗手不幹」，他們等待一個時期之後，又捲土重來，進行另一次大的較量。

毛澤東深知樹敵太多，時時刻刻都有人想向他埋手，甚至歌頌他最積極、被他立爲接班人的林彪，也都想暗殺他、推翻他，怎叫他不膽戰心驚，日夜提防，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呢？正是如此，所以毛澤東一直認爲，平時也不是太平無事，不可以「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大覺」，他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因爲牛鬼蛇神不斷跳出來搗亂，天下會大亂。

權力鬥爭中共死症

當然，毛澤東爲了忌諱，只強調「沒有亂就談不上治，亂必然要轉化爲治」。實際上這只是銀幣的一面而已；銀幣的另一面，還有「由治而亂」的規律，也不是毛澤東的個人意志所可以轉移的。作爲梟雄的毛澤東，他也有自知之明——每隔幾年，總有一批親密戰友和黨內領導幹部出來反對他，這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導致這種黨內大鬥爭的根源，並不是什麼路綫、政策或思想上的歧見，而主要是赤裸裸的爭權奪利——權力鬥爭。這是中共與生俱來的死症，再生的華陀，也無法妙手回春，起死復生。

？

柳以青

千年屍體的發現，他們爭相閱讀這方面的資料，原因並不是用來了解中共所宣傳的唯物史觀的解釋，而是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偉大而表示敬佩。因爲這舉世無雙的保存方法，已經在中國的漢代就開始了。這一資料，使他們更以最大崇敬傳統中國文化的心理，來對過去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加以了解和追尋。反會對中共的洋化馬列主義產生厭惡。

再次是最近中共的乒乓球隊來港表演，他們之所以感興趣，乃是由於這些球員都是中國青年，而球技不凡所致。並沒有想到，同時也決不會相信這是毛澤東思想運用的成果。這方面，中共的低劣宣傳總是無法湊效的。而左派報章所刊出的「小小銀球傳友誼」的歌曲，對青年來說也覺得莫名其妙，觀體育表演的買入場券，這只是公平交易，很難談到友誼、朋友和心連心的。這更顯出了中共們什麼都以政治掛帥教條主義的惡劣行徑。

密秘文件的消息

最近讀到中共中央第十二號絕密文件的原文。本港各大報章都有刊登，這是在把林彪[illegible]後的重要文件，其中有幾段是很有意義的，值得讀者深思。

一、「又希望你們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綫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綫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綫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綫是個綱，綱舉目張。」中共政權的本質是馬列主義，因爲大陸人民和共黨的高層人士們不贊成，所以有了這強調「思想上政治上路綫」之爭。本身內部不穩如此，遑論其他。

二、「我們的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綫鬥爭有十次。這十次路綫鬥爭中，有人要分裂我們的黨，都沒有分裂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這麼個大國，這麼多人不分裂，只好講人心黨心，黨員之心不贊成分裂。」接下來的是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講述十次「大的」路綫鬥爭經過。這是多麼鮮明的血淚鬥爭史。

三、「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鬥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鬥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就是了。」

從以上的三段資料來看，應該討論的是中共這個政權，而不是台灣的國民政府。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毛澤東是一個十分愛讀古書的人。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時，毛澤東曾在書房內接見。我們可以從書房四壁擺滿綫裝書上，看到毛澤東雖然垂垂老矣，但仍勤讀古書不輟。據說，毛澤東最愛讀的是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等等。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發頒的策畧和戰術，實際上是從「水滸傳」上搬用的，而毛澤東個人的手段，則從「三國演義」上學來。例如，「三國演義」上的開宗明義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最爲毛澤東所賞識，他甚至把這一句話，變成了他的理論思想，運用於實際鬪爭。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亂子有二重性，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去看待一切亂子」。按照亂就談不上治，亂必然要轉化爲治。毛澤東所不願意說的是，治也可以轉爲亂，亂亂治治，在毛澤東統治下，天下永久沒有太平日子了。

中共每隔幾年

數億人民反毛澤東

今年八月號的中共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發表了紀平署名的「掌握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鬪爭的規律」的文章，對闡述毛澤東的「亂子觀」有具體的說明。同時，這篇文章還坦白承認，中共黨內每隔幾年就要發生一場大鬪爭，發生大亂，由此暴露毛澤東每隔幾年就要整肅異己的事實。今後中共內部還會有整肅鬪爭和大亂，看來今日當權的周恩來，是否可能成爲幾年後中共大鬪爭的對象呢？在未來的大亂中，毛澤東會不會被鬪倒呢？如果從「紅旗」的文章看來，什麼突發的事件都可能發生的。

據「紅旗」的文章說，中共執政之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所以，在進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共的反對派一定不心甘情願退出歷史舞台，非跳出來搗亂、奪權不可。階級敵人不組織反抗，這樣的事情過去沒有過，將來也不會有。據毛澤東的估計，全國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人民群眾和幹部，傾向毛澤東。其他百分之五是地、富、反、壞、右派分子，是被與作階級敵人或反動分子鎮壓的。即使根據這個百分比來推算，中國大陸人口大約有七億，則階級敵人和反動分子就要佔三千五百萬人。如果按照文革時期被整肅的幹部達百分之八十這個數字計算起來，今日大陸的反毛派，至少有成億人。如果再按照中共內部所暴露出來的問題看人心，則反對毛澤東政策的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和普通群眾，至少也有幾億人。他們之所以無法反抗，是因爲被中共的三百萬解放軍和嚴密的特務制度鎮壓住。

裏通外國林彪奪權

「紅旗」雜誌文章透露，二十多年來，階級的敵人跳出了幾次。在一九五〇年資本家破壞社會主義經濟，一九五五

最近不少的人們，在雜誌和報章的文章中，愛談台灣問題。同時，更指出國民政府的將來的三條路向。一是反攻大陸；二是自甘爲小；三是和平談判。並且在結論中似乎都是指向了第三條路向，以爲非如此不可。

討論態度之商榷

在香港每個人都會有他個人的思索自由和表達自由，但是，在這自由運用後所產生的影响，相信很少人再去注意。

我不過問這自由發言人的背景是如何的，但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是在討論國民政府的處境時，只看到現實的政治和政黨；而應該也看到國家、民族和文化。不要只看到目前的國際上的逆流，還要統觀眞正的主流。不要只看到物，同時也更得看到人。當然，更不能只在大小、多少方面着意。

立論點之商榷

有人在討論這一問題時，用的論點是冠冕堂皇的國家一統的概念。他們總沒有或許不敢認眞地去討論中共所謂的國家，究竟是一個什麼類型的？而國家對人民又究竟是一個什麼關係？國富民貧，歷來決不是我們民族的建國之道。中共的這個「國家」騙騙急功近利的其他國家和其他民族是可以的，但騙不了中國人民。

有人從民族觀點來討論，以爲中共們也是中國人，和你我一樣。然而，卻忽畧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共們是深受馬列主義思想毒害的中國人，並且也就以馬列主義的方式來統治中華民族，這方面，站在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卻是無法同意的。中國人是好的，中共的統治方法是壞的。

有人討論這一問題時，是用了大小、多少的標準來立論的。但是，用「量」來談「質」，總覺有些不倫不類。原因是人的缺點之一，總是趨向於形勢，而鮮注意其本質。可是，關於國家、民族恐怕是很難只以量來衡量的。

認識中國

有人討論這一問題時，似乎受了中共們最近發現古物、古蹟的影响，由於懷古之幽情作祟，以爲中共們就代表了傳統文物和文化。事實上，幾千年的遺物之發掘和發現，這些古物只代表了我們祖先的文化水準之高，與中共絲毫沒有關係。不要誤用這移情作用。

有人把大陸的風景，做成了中共們的代替品，以爲見了頤和園、萬里長城、故宮、西湖等等，就如同見了中共們，這方面更是使人啼笑皆非。

三條

大多數海外人的看法

在今天海外的中國人，政治意識已經普遍的覺醒，特別是年青的一代。相信他們已經有了獨立思考、獨立

然是解決韓國問題的方式。

在有限度開放對美國的接觸下，平壤不僅希望軟化美國國內對美國軍隊繼續留駐韓國的支持，而且由於東京恐懼再一次被美國政策的改變丟在後面，像它在尼克遜訪問北平事件中所遭遇的平壤也希望以此作爲分化日本的一條途徑。

其他未經明確指出的因素已爲在北韓作較長時間訪問的人所注意到。在經濟上，平壤會發現由於緊張情勢的解除而削減國防預算，以及對南韓貿易，將使它得從難以處理的問題中解脫。特別是對日本的開放，目的在利用這個發展和增長北韓消費工業所迫切需要的工業機械的最廉價和最接近的來源，以及輸出鐵礦和其他天然資源的一個新的龐大的市場。

在政治上，爲應付世界情勢的改變，而與美、日兩國接觸，平壤所獲得的和對南韓直接鬬爭所得的微小利益是大不相同的。當尼克遜會晤周來恩，漢城試圖尋求與包括中共與蘇俄在內的「非敵對的」共黨政權作貿易和其他方面的接觸之時，在平壤看來，覺得這個世界似乎搞得亂七八糟，並且有點孤單的感覺。

恐懼日本乃聯合南韓對抗

美國和日本，在不同的方面，皆對北平和莫斯科潛伏着選擇性的依賴。北韓把華盛頓看成可以對抗日本的長期權力來源，在某些相同的方面來講，南韓也作如是觀。看到了美、日間日益擴大的「矛盾」，朝鮮半島的人民開始相信歷史畢竟不會重演，一九〇五年美國人玩的日本遊戲——和日本簽「塔虎脫——桂太郎協定」，以日本控制朝鮮半島交換日本默認美國佔領菲律賓——不可能再發生。

恐懼日本的經濟侵略和軍事潛力到達朝鮮半島，無疑是最近推進北韓向南韓接觸序曲的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同時，平壤認爲北方和南方可以對抗日本，藉一致的外交政策，可以粉碎東京和其他國家之間所作延長韓國分裂的安排。

在我最近的訪問裏，金日成首次表示願意和朴正熙總統會談，這只是他和平攻勢的一部分。他希望這能被認真考慮，並稱在美國軍隊撤出南韓的條件之下，他準備和漢城舉行更實際的會商。

觀察家皆懷疑金日成和平姿態

我向金日成的軍官們提出許多問題之後，終於了解金日成願和朴正熙總統會談是有解除停戰線武裝的先決條件。我向他們暗示許多外界的觀察家很懷疑早先金日成所擺出的和平姿態。

我所提出的問題，針對着尋求他是否出自內心地願意妥協，或者只是虛偽的宣傳以擾亂南韓，我集中注意他對漢城所作「非戰」承諾的立場。

在雙方互相裁減軍備的建議達成協議後，會不會有美國武裝部隊撤離的和平協定產生？

雙方互相裁減軍備如何能確切有效並能置於監視之下？

是否准許美國對南韓的軍事援助及共黨政權對北韓的軍事援助。

鑑於上次一個日本記者團和金日成的會晤，我準備就美國是否應毫不考慮地撤出韓國的問題，要他們再次肯定地表示意見，但他們卻告訴我這個問題尚言之過早。

他們要我提出一些較普通的問題。會晤金日成時，他自動提出兩項較以前具退讓性的建議作爲開始，以表示他的誠意。

北韓建議露野心

金日成這次同意聯合國一貫主張解除停戰區武裝的立場，代替過去所要求沒有任何外來干預的南北韓直接談判。但是談判的對象是南韓，而不是聯合國，這將腐蝕聯合國在韓國的整個象徵。但是目前這種情形不可能消失，除非平壤進一步地使人相信它會履行它的諾言。

金日成不考慮以前種種互相裁減軍備的建議，而表明他的兩個階段裁軍計劃：開始是雙方互相裁減十五萬或二十萬部隊，不會削弱漢城現存的陸上部隊的優勢；但是在雙方達成「非戰」的結論以後，雙方的部隊必須如他所提議的裁減到十萬的標準，同時美國武裝部隊必須撤出。附帶一提的北韓態度的一個有趣的轉變，是平壤不再堅持以它的正式國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來代替「北韓」的稱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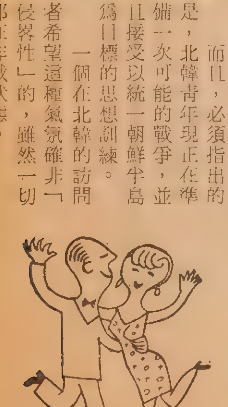
「兩個韓國」是絕對不予考慮的，甚至算一個過渡時期亦不可能。但是亦有一點頗值注意，就是關於「非戰協定」和金日成所提出的那種聯合，所能期望的結果是不確定，且在感情上是矛盾的。北韓的兩項建議處處顯露出一種強烈企望，即由金日成領導完成統一以求安定。有時，即使在夜晚喝了足夠的人蔘酒而且醉態畢露以後，一些北韓人，當他們強調要用武力對付南韓時，總是謹愼地避免談到有關「和平共存」的事。「和平」，是可以的，但「共存」，如果它的意思是接受朝鮮半島無限期的分裂則是不可以的。

北韓人避談「和平共存」

他們認爲有關南韓應該實行什麼制度，以及在完全的統一實現以前的聯合會有多長久，最後終將由「人民」決定。他們似乎相信漢城依靠反共保持它的團結，一旦北韓與南韓之間的氣氛和緩，政治上的分散將會出現。

他們希望在混亂過去時，能與南韓不受影響的分子合作。他們無意「以欺騙方式把社會主義制度加於南韓」，但是明白地暗示他們實際上希望取得最高的權力。如果在緊張解除以後，漢城政治上的分散並未出現，北韓的反應將會如何？這是最難臆測的事。在平壤，人們只能思索有權力的人士所說的許多誘惑，可能證明對於實行一個冒險政策，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而且，必須指出的是，北韓青年現正在準備一次可能的戰爭，並且接受以統一朝鮮半島爲目標的思想訓練。一個在北韓的訪問者希望這種氣氛確非「侵略性」的，雖然一切都在作戰狀態。



北韓發動和平攻勢背景

哈里遜作

編者按：早在今年三月間，親平壤的朝鮮旅日僑民發言人在東京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的訪問時，就說過：「在北朝鮮和美國結束對峙狀態並且擴大關係之前，美國不必事先撤退在韓國的軍隊。」他說，北韓了解許多美國人可能躭心美軍撤出南韓之後將會有甚麼後果。因此北韓認爲，爲了使美國安心起見，北韓和南韓應該先訂一項不作戰協定。他說，北韓希望勸服美國接受北韓提出的恢復韓國統一的方案。

果然，三個月以後，南、北韓即同時發表了放棄武力解決的公報。值得注意的是北韓僑日領袖的發言前半部已應驗了，後半部「美國接受北韓方案」何時才兌現？美與北韓是否已有交易在秘密洽談中？南韓會否被出賣？

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希立格·哈里遜最近在北韓作了一個月的訪問旅行，歸來後撰發這一報導，對平壤改變過去的強硬立場，向漢城發動和平攻勢的背景，就其實地觀察所得，作詳盡的說明。以下是該文的節譯。

北韓基本長遠目標不變

盤踞在一個訪問者的腦海裏的終極問題，是平壤何以採取現行的和平攻勢，姑不論這種和平攻勢更近乎在共黨北韓和非共黨南韓之間長期流血鬭爭中一個暫時的戰術上的措施。

在一個月經過謹愼安排的旅行，以及與包括北韓「總理」金日成在內的各級官員的談話以後，我的印象是北韓改變態度是爲了適應可能持續很久的固牢的國內和國外的因素。

在金日成的領導下，北韓基本的長遠目標顯然保持不變。平壤相信它的極權主義的訓練和愛國主義的熱忱，實際上將壓倒北韓所認爲的經濟上過份依賴東京和華盛頓的一個「薄弱、不團結和士氣低落」的南韓。

不過，與早年相反，北韓現在對它的目標的追求比較鬆懈，並且對以軍事統一韓國有了新想法。

俄毛交惡後傀儡想獨立活動

遏制北韓最主要的因素，簡單地說就是一九七二年世界勢力的排列與一九五〇年代根本不同。在韓戰初期，北韓可以稱爲一個共黨傀儡政權。自若干年以前開始，它已達到一個顯著程度的獨立，這主要歸因於在中共與蘇俄分歧中間的巧妙運用，及其不可避免地在北韓與北平或與莫斯科間的關係上成爲一個敏感的因素，當你提起蘇俄和中共過去對北韓的援助時，一定是一種非常冷淡的反應和一種表面上的感謝。

由於它的兩個共黨支持者的交惡，平韓不再打算得到像一九五〇年代所得到的大量外交援助，尤其是現在北平和莫斯科都在與華盛頓談判。

平壤方面的論調與早些時候在東京的北韓人士所提出的相同，尼克遜的訪問中國大陸深深震動了平壤。不過，北韓的新姿態，並非完全出於中共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改變。

北韓對外接觸第一個謹愼的步驟要回溯到一九七〇年初，當時平壤正在東京舉行一次工業展覽會。自那時開始，「人民與人民」間來往的觀念，已漸漸地獲得接受。

去年七月基辛格的訪問北平，加速了北韓根據它自己以獨立爲理由的已有活動。

從去年八月開始，平壤同時對南韓，美國和日本軟化它的態度，這並導致北韓與南韓的紅十字會代表在板門店舉行有關使分隔的家庭重聚的談判。這些談判曾被期望在今年年底以前產生一個使平壤與漢城交換代表團的結果。

平壤並且表示準備與南韓談判軍事上敵對狀態的解除，以及在美國軍隊繼續留駐南韓時「人民與人民」間的接觸。

軟化美國破壞朴正熙地位

北韓新路線的另外一個因素，是平壤認爲現在是破壞朴正熙政府國際地位的新機會。

由於平壤贏得世界上的事實承認，漢城成爲朝鮮半島唯一合法政權的要求相當脆弱，因此，美國軍隊撤走以後，聯合國一種新的形式干預，以及平壤和漢城雙方都可能在聯合國大會擁有代表權，顯

那可是眞眞正正的「回家」，而不是回廠上班去。在大陸「上班」是最普遍的名詞，機關幹部、工廠工人去工作時一律稱爲「上班」，一般神經正常的人，絕不會把「上班」說成「回家」的。

大陸旅店服務的眞相

許烺光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對大陸旅店的服務員推崇備至。他說：「在北京、武漢、天津、瀋陽、上海、廣州等地，旅館、飯店的服務人員態度親切，比起解放前來不知好多少倍。但是解放前，如果服務員對你好，他們是看在爲數可觀的小費面上。而今天，小費制度已不存在了。他們是實實在在的在爲你服務。

「我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會有和我同樣的經歷，不過這一切都是顯而易見的。那種親切、厚道、笑口常開的服務態度，可以和解放前最好的服務比美。只是那時候，有權利享受的只是少數特殊人物。」

許教授說，大陸旅館、飯店的服務員對他態度奇佳，他得到了最良好的服務，而並無須付小賬。這點我們絕不表示懷疑，但是必須借用許教授最後那一句話來加以說明，就是此刻，能得到如此良好服務的也「只是少數特殊人物」，而許教授本身就是少數特殊人物之一。

中共當局把許教授視爲貴賓，旅店服務員豈敢怠慢，倘若不小心得罪了許教授，即使許教授不向有關當局反映，其他職工也會向上級反映。不但會打破飯碗，說不定還要帶着「故意破壞國家聲譽」的罪名，到監獄裏生活去呢！因而在許教授輩特殊人物面前，誰敢不堆滿笑容？可是一般人民，包括普通的歸國華僑和港澳同胞在內，都沒有福份得到這種良好的服務。

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和經常回鄉探親的港澳同胞，沒有人不知道，「解放後」旅店服務員早已變成公安派出所的耳目。他們對一般旅客，非但不是「笑口常開」，反而是虎視眈眈呢！

大陸住旅店的規矩，一進大門就必須塡寫表格，報臨時戶口，然後呈上證明，讓旅店服務員仔細檢驗，看你的身份證件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住進旅店之後，你別以爲可以得到「良好服務」了。只要不受到服務員的嚴密監視，你就應該感到慶幸。因爲，倘若你引起服務員的懷疑，麻煩馬上跟着就來。凌晨一、二點鐘，當你睡得正酣的時候，就會被一陣像天崩地裂一樣的拍門聲把你從睡夢中驚醒。公安派出所的工作人員就會對你做一次非常詳細的審問，從你的孩提時代一直問到你現時的一切；從你的祖宗三代問到你們的旁系遠親。這種變相的審問可能審問一、二個鐘頭，也可能從凌晨一、二點鐘一直審問到天亮，倘若你的回答不能令人滿意，還可能被「請」到公安局的小房間去繼續審問呢。最後即使能夠證明你淸白無事，但也足能令你驚出全身冷汗，因爲在大陸的窩獄實在多如牛毛。

大陸的旅店服務員早已變成公安局的密探，每天晚上，旅客都必須向公安派出所呈報旅客的名單，以及旅客起居飲食和一舉一動，甚至連一男一女來開旅店也可能引起服務員的特別注意，他們倒不是想做「暫伯」，而只是捉拿那些亂搞男女關係的人。

大陸的盲流人口和使用假證明的人，皆視旅店爲畏途，寧願睡街邊也不願貿貿然去旅店開房睡覺。旅店對他們來說絕不是「良好服務」的所在，而是監獄的外圍。大陸旅店的服務員，事實上早已變成旅客的監視員，一般旅客還能指望得到「笑口常開」的「良好服務」嗎？

鄭秀堂

警告東夷强盜（龍舟）

龍舟鼓，響叮咚。罵聲倭奴猖獗，罪惡難容。當日侵我中華，數億同胞嘗苦痛。幾許流離顚沛，各散西東。幾許被害身亡，慘遭命送。嗟嘆山河錦綉，鐵騎蹂躪盡污蒙。擄掠姦淫，確令同胞心怖恐。焚燒殺戮，豺狼獸性屢逞凶。血債深仇，怒火如焚心上湧。八年抗戰，犧牲不惜血鮮紅。衆志成城，中國光榮聲價重。東夷敗蹟，投降屈膝盡卑躬。仁義爲懷，中華民族誠有種。從輕發放，東夷罪大且寬容。以德服人，宏量寰球曾震動。聲聲讚頌，中華氣魄廣襟胸。三島東夷，就此無憂遭滅種。謀圖復盛，財經發展福無窮。復興富強，自應感德方受用。可恨薰心利祿，不仁不義不由衷。世人皆知，罪蹟昭彰唯中共。挑撥離間，生非滋事禍不窮。竟爾欲締邦交，獻媚秋波頻暗送。情甘揖盜，以德報怨正衰公。莫謂中華人民，軟弱可欺全大懵。正在靜觀演變，處之果斷態從容。有日惡果深嘗，粉碎貪饞迷幻夢。新仇舊恨，立時洗雪在一通。莫謂言之不先，警告這羣孽賤種。中華兒女凌雲志，記否八年抗戰呢種勇敢英雄。

許烺光教授訪共談話的解釋

待旦

開展乒乓外交以來，中共不但外交策略作了很大的轉變，連宣傳方法也作了重大的修改。現在中共的宣傳機器，再也不是整天自吹自擂，整天高呼「偉大」、「萬歲」。而是採取比較巧妙的方法，利用別人的嘴巴來稱讚自己。邀請親共的新左派以及海外的中國學者到中國大陸進行訪問，然後在翻譯或者轉載他們的文章時斷章取義。把稱讚中共的文字片段，轉載發表，大作文章，把批評中共的話完全刪掉，這一來，便造成人們的錯覺，以為所有訪問過大陸的人，對大陸各種情形皆表滿意，讚口不絕。

我們早就說過，大陸的眞相絕不是到北京、上海去兜兩個圈所能夠看得出來的，要想瞭解在中共統治下中國人民的生活，除非留在大陸生活三、五年。只有那樣才不會亂發幼稚的胡塗的言論。

大陸機器設備嚴重缺之

最近美國西北大學人類學家許烺光先生，攜帶妻女訪問大陸，回到美國之後不免要談一談「訪華觀感」。他談話的全文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在本港某左報摘錄他的話中，倒有不少胡塗之言。

左報說：「許教授在中國訪問的兩個月裏，參觀了不少工廠、學校、公社。他得到的印象是，每一個人都在為國家盡力，為人民服務。一切工廠、商店都是國營的，除了生活資料，人們並不擁有什麼。就因為這樣，他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中國人民對付機器和生產工具，有他們的一套辦法，那是我在別的地方從來沒有見過的。這是說，每一個人對機器的保管和愛護，就像自己的財產一樣。

「在工廠裏，常看見有很舊的，工齡三十、四十年的機器。在上海的一個旅館裏，升降機的年齡已有四十多了罷？但因保養得好，至今還在使用着，其平穩程度，不遜於任何其他地方的升降機。如果人們沒有把國家當成自己的家庭一樣對待，是不會有這些成就的。」

這位教授所看到的情形是眞實的，大陸絕大部份工廠，至今的確仍然使用，三、四十年前，抗戰時代的陳舊機器和落後的工具，上海的大旅館至今依然使用四、五十年前的升降機。

這些情形我想凡是回過廣州探親的人大致也能看到，廣州太平南路著名的新華、新亞那兩座旅館，至今可不是依舊用着幾十年前的升降機嗎？豈但升降機舊，房屋不是一樣的舊嗎？廣州市絕大部份旅店，包括那些招待港澳同胞和華僑的旅店，也是破破爛爛，連此地的下級公寓也比不上。上海、廣州這些著名的大城市尚且如此，其他中小市鎮的破爛情形，豈不是可以不想而知嗎？

許烺光教授可謂眼光如炬，一眼就看到了這些破破爛爛的老古董，但他很聰明，做了很妙的解釋。他稱讚工人愛國，把這些老古董保養得很好，使之能繼續使用。

然而，事情的眞相又是怎樣呢？大陸的旅店為什麼繼續使用古舊的升降機呢？大陸的工廠為什麼繼續使用古舊的機器呢？那是因為根本沒有新的機器可換。大陸物質嚴重缺乏的情況，是每一個曾經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十分清楚的，別說升降機、工廠的工作母機這類大機器缺乏，即使連普通的柴油機、電動機（馬達），也異常缺乏，申請訂貨多月仍無法獲得配額。而公共交通車輛，如長途汽車等，抗日時代的老爺車，現在依在各地服役呢！但這類老爺車，卻是「回國觀光」的學者所沒有機會坐吧了。

大陸工人把廠當作「家」嗎？

許烺光教授在他的文章裏又說：「事實上，我注意到，不少回辦事處或工廠上班的人，都說他們是『回家』了。另方面，我們參觀了各種學校，托兒所和幼兒園。後者尤其令人感動。他們稱我們作叔叔、阿姨、伯伯——還有人叫我爺爺。別的美國人可能不喜歡這個稱呼，因為把他們叫老了。我倒無所謂，我是道地的中國人，叫我爺爺覺得很親切。」

我很懷疑許教授有沒有弄錯了，我在大陸生活那麼多年，有不少朋友是工人和機關幹部，但卻從來沒有聽到有人把上班或回廠工作稱為「回家」，許教授這番話倒着實令我感到驚奇。

我不認為許教授故意撒謊，因為要撒謊也不要撒得如此拙笨。我認為他可能聽錯了，也可能工人宿舍建在工廠的範圍之內，回宿舍當然稱為「回家」，

從保險箱拿出來不遲。股票一天不賣出，一天沒有損失，只是資金被凍結而已。

第二類便有點麻煩，因為抵押只能按五成，股票跌了價，便要補回部分款項給銀行。有錢的當然沒問題，照補可也；沒有充足資金，只有賤價賣出一部分，藉以平衡抵押數字。

孖展客最慘，聽說這次浪潮，孖展客成為韓國影帝——仆到直的大有人在。到了危險邊緣，經紀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將之拋出，賤價而沽，又落入大戶手中了。

至於做塘邊鶴的，如果牛皮市，她們無可作為，但下降中如仍有回升現象，她們還有可為，貴有貴做，平有平做，她們只在差額中求利，所求也不會太奢，當然仍有可為，不過較之旺市時當然賺錢的機會少得多了。

淡友集團擁有龐大資金，股價好的時候，他們大量拋空，即是說，他們實在手上沒有這些股票，先照好價賣出，然後補進。因為大量拋空，供過於求，股價自然下降，到其時買回，中間雖然相差價位不多，但數量大，所獲就不菲了。

淡友集團操縱伎倆

不過，淡友集團也不是無往而不利的，如果人人對某一種股有信心，即使大量拋空，市價仍然不跌反漲，他們要補倉時，就大大叫苦了。據說，最近有一兩隻新股上市，就是這情形，星島報業也曾使淡友集團損手，因為上市後，在淡市之前從未跌過，步步高陞，他們拋空，迫得以高價補倉。

但這種情況並不多，他們要做某一隻股的世界，總有幾成把握。同時，淡友集團也不是一成不變，他們有時會參加搶購，到高價時放出圖利。

利之所在，自然不少人聞風參加，據說這淡友集團力量愈來愈大，股票頭頭固然與之勾結，銀行大班，也成為他們同道中人，這一次大淡市，銀行大班大力幫忙，拚命向客仔迫倉，即是要他們補錢，因而淡友集團就執到不少跳樓貨。

股票頭頭被毆，據說也和淡市有關。八大金剛事前得到股票頭頭「保證」，新上市的合和股，可以做到十五元，但上市後從未上過這個高價，因此八大金剛單在這一隻股上已損失幾百萬，認為股票頭頭有意靠撚，忿無可洩，就只有饗以老拳。有些在這個大淡市中吃了虧的人聽了這消息，都說：「打得好，打得妙！」

棺材有橫廳

若問：股票頭頭有幾多身家？那恐怕是一個天文學數字。即使他長命百歲，吃着三世五世，也不可能把他的身家用光，有了這麼多的錢，仍然拚命搵錢，老萬認為這是一種病態，這種人為害社會甚大，如果他一旦瓜直，的確要蕭老板為他特造一副有橫廳的棺材。

如果他是經營一種企業，業務奇佳，年年賺錢，欲罷不能，那是正當的錢，想不搵也不成；但在股市中興風作浪，勾結淡友，賺不正當的錢，卻是絕不應該。他應該想想，再多賺幾千萬，究竟有沒有命去花？

老萬雖不是幸災樂禍，倘若他被毆的消息是真確的話，這對他極有好處，他該以此為警惕，今天只是被辱毆，下一次可能因而送命，賺了錢，沒有命，也不能享；何必加入那些亡命集團？

這是金石良言，相信對香港許多有錢佬都適用。至於銀行大班，即使不是與淡友集團勾結，也難免有助紂為虐之嫌。迫倉之舉，是間接幫助了淡友集團，也迫得自己的客仔走投無路。

淡友集團三管齊下，實力不足的投資者，難免給他們吞掉，投資股票必須有實力，否則隨時有全軍盡墨的可能。

謠言竟能使股市下瀉

淡友集團要做淡股市是不擇手段的，本月廿四日，股市中突然傳出消息，說蔣總統病逝台北，這一個無稽的謠言，本來很容易證實是虛假，但炒股票的人連打一個電話到台北問問都來不及，股市馬上下瀉。在上午開市時，情況本來很好，大家認為這是復甦之象，大概淡友眼看這市道對他們不利，又不惜播傳謠言，打擊股市，使人不解的卻是這些謠言居然使到股市大瀉。

我們不妨冷靜想想：即使蔣總統真的百年歸老，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馬上大亂嗎？絕不可能。近年來蔣總統甚少露面，國家事務他也只作原則性的決定，主要是副總統嚴家淦和行政院長蔣經國處理，嚴格說來，蔣總統在台灣不過是一個精神領袖，不見得他一旦逝世，台灣就變成一個亂局。

蔣總統如果去世，連台灣也不會有巨大影響，何況香港？何以這謠言能使香港股票大幅度下瀉？這當然不只謠言的作用，而是淡友集團以行動配合謠言所形成的現象，否則炒票的人就盡是阿福。

已成強弩之末

從香港股票市場大淡市後所表現的現象，可見淡友集團什麼手段都出到，看來已成強弩之末。有人說，新鴻基股票上市後，市道一定會趨好，我們且拭目以觀好了。更有一位股市老行尊對老萬說：這股票市場一漲一落都不正常，完全操縱在少數人手上，可以說，那不過是一個「合法的」大騙局而已。

當你墮進這騙局後，盲目跟風，幸運的話可以賺一點外快；否則，就是對大戶無條件貢獻。

目前香港炒股之風，的確空前鼎盛，熱中此道者，不比狗馬迷為少。甚至大有積蓄的女傭，也是炒股的中堅分子，這次大淡市，受到影響的，全港相信超過二十萬人，他們之中，小焉者變了大閘蟹，被牢牢綁住；做得大膽一點的，恐怕不少已血本無歸，淡友集團此舉，可說是「刧貧濟富」。

有人認為炒股票的人是自取損失，如果不炒，根本不會損失。話是說得對，但人總有貪念，而且歸本求利，也很正當，怎曉得內裏有那麼多的秘密，實際上他們卻是大戶宰割的目標呢！

炒股票不是不可為，但不可急功近利，穩紮穩打，倒是銀紙保值的好辦法。

新聞以外

興風作浪　大魚吃小魚
八大金剛怒毆股票頭頭

萬人傑

股票頭頭近來與淡友集團勾結，搞到股票大淡市，以求達到大魚吃小魚目的。八大金剛單在一隻新上市的股票上已損失幾百萬，而事先他們曾得到股票頭頭「保證」可以做出高價的，不料兩仔爺也沒眞話講，他們被跣直了，因此一怒而將之痛毆一頓。

股票頭頭自取其辱

本月二十一日下午四點左右，正當股票市場收市之際，有一個股票頭頭，被號稱八大金剛的八條大漢包圍，聲勢洶洶，實行要將他砌低。頭頭的馬仔連忙出而護駕，以至其中一名馬仔被毆至受傷，頭破血流，股票頭頭捱了老拳。

因爲股票頭頭事後沒有報案，他的馬仔也只認是一時不愼摔傷，究竟事實情形如何，老萬並無現場目擊，同時，老萬又不是炒友，與股票搭不上關係，對股票市場發生的這一幕趣劇，究竟眞實性如何，無從確定，不過，市場上的人已傳開了，許多人都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爲什麼身爲頭頭，在股市上有無上權威的人物，竟會受人辱毆？這事說來話長。

爲了香港對金融經濟管理素寬，是一個十分自由的地區，因此東南亞各地，尤其受到戰亂的地方，游資大量湧到香港，這些游資必須找出路，但大部份不敢作長遠投資，因而形成香港股票投資的畸形發展。

每一天，香港股票交易總在二三億之間，以香港這樣一個小地方，這數字不能說不是相當巨大。

極旺到極淡

香港市民因爲股市暢旺，小額嘗試，也往往得到甜頭，因而漸漸形成一股投資熱潮，尤其一般家庭主婦，職業女性，個個擁有私蓄，因爲有利可圖，從事炒股的，漸漸普遍。手頭上有點餘資的人，莫不向股票市場找些外快，有些人短線投資，早上買入，下午漲了一兩個價位便立即拋出，多少撈點甜頭；也有人長線躉存，一手貨要賺一萬八千才肯放出。

在市道暢旺的時候，的確無論長短線都大有收穫，也因爲這原故，吸引更多人湧向股票市場。散戶愈多，具控制權的大戶便愈多機會。他們興風作浪，犧牲者全是中小戶。

近一月來，股票市場從極旺轉爲極淡，許多股票都由最高價跌到最低價，看目前政治情況、經濟情況以至本港在各方面的發展，都沒有趨淡的因素，因此，顯而易見的，股票淡市，純是人爲，是淡友集團在興風作浪，要有這種巨大風浪，他們才可以從中取利。相信在最近大淡市中，淡友集團已撈到盤滿砵滿。

許多曾經在股市上吃過甜頭的散戶，在這一個巨大風浪中已成爲美國菲林——瘀突了。

四類投資者

一般投資股票的，大概有下列幾種方式：

㈠有實力的，看中某一種股票，認爲一定會漲，有利可圖，便以眞金白銀買回來，放在自己的保險箱，守候它，等到漲價至合乎理想後將之拋出，又用同一方式購其他股票。

㈡買了股票，放在銀行抵押，可以拿到百分之五十的欵項，納八九厘月息，又拿這筆錢買別的股票，這一類投資者，以中戶居多，一百幾十萬股票存在銀行，實際拿出來的眞本只有三分二左右。

㈢孖展客是以小博大，具賭博性質，炒友只須付出三分一或一半的錢便可。比方三萬元股票，只要付一萬或一萬五千，股票在經紀手上，他有生殺予奪之權，如果股票跌價接近三分一，他有權將股票賣出，損失是閣下的事。

㈣有些有閒的太太們，在經紀行裏孵，看中某一隻股漲勢凌厲，就在上午買進，到下午繼續漲的話，她便聽多少；如果不聽不蝕，她賠了印花手續費；跌價賠多少，她們也放，今天嘥不到，只有寄望於明天。

在股市平穩或暢旺時，不管用那一個方式投資，差不多都有機會賺錢，但股市一淡，情形就不同了。

慘在孖展客

有實力的，卽使造價跌到一半，只要心定，不張惶，大可不理。等浪潮過後，價復上升，那時才

毛澤東的秘密談話

每週評論

台北中央社二十一日發出的中共極秘文件「毛主席談話紀要」，揭露了很多中共的秘密。這篇「談話紀要」，是去年八月中旬到九月十二日期間，毛澤東出巡各地時發表談話的彙編。當他於十二日作最後一次談話時，林彪即於當日夜裏奪機逃亡，在外蒙緊急降落，機毀人亡。

「陰謀詭計」的天才

這份毛談話紀要，妙處甚多，原來「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那幾句口號，正是這篇紀要裏的警句。可是在同一談話中，他卻暴露了自己搞陰謀詭計的事實，而且說得活靈活現。

「……廬山會議之後，我採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墻角。批了陳伯達搞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批發了三十八軍的報告和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報告，還有軍委開了那麼長的座談會，根本不批陳，我在一個文件上加了批語，我的辦法，就是拿到這些石頭，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這是甩石頭；上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組摻的人還不夠，還要增加一些人，這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墻角。」

所謂「甩石頭」，是煽風點火、動員思想，是採取行動的準備，是陰謀詭計的第一步；「摻沙子」是派親信進入軍委辦事組工作，以加強對林彪、黃永勝等的監視，防備他們搞政變，是陰謀詭計的第二步；「挖墻角」改組「北京軍區」是最後目的，把可靠的部隊調進來，把不穩的部隊調走；把黃永勝的同黨、原代軍區司令鄭維山調職，由尤太忠、康林等掌握軍區。這眞是典型的陰謀詭計，毛澤東又顯露了「偉大的天才」。不愧是正牌陰謀家。

受用五年突然反胃

從「談話紀要」表面內容看來，大概的印象如下：林彪及其同伙，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廬山舉行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建議設立「國家主席」，目的在使林彪出任主席，其目的是「保護林副主席」。顯示林彪當時地位已感受威脅，極力起來掙扎，企圖鞏固他的地位。結果，在會議上撞了大板，並且揭露他們的小組織活動。毛澤東大概也參加了這一活動，不過躲在幕後，裝做不知情；等林彪等被打翻在地，毛慌了手腳，在會議期間寫了一篇「我的一點意見」，「專批天才論」，在談話中也承認自己不是天才，林彪捧他捧錯了。毛還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什麼『頂峯』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

要知道林彪是在一九六五年前後談的這些話，爲什麼毛受用了五年之久，到廬山會議才忽然反胃了呢？這眞耐人尋味！

羅瑞卿先見之明

毛又說：「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彭、羅、陸、楊揪出來了，這是很大的收穫，……」。

其中原來的總參謀長羅瑞卿被揪鬪的原因之一，就因爲反對林彪說毛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峯」這句話，也反對突出政治，衝擊軍事。關於這一點毛澤東也替羅瑞卿翻案：

「過去我們部隊在軍事訓練中有制式教練的課目。從單兵教練，到營教練，大約搞五、六個月的時間。現在只搞文，不搞武，我們軍隊成了文化軍隊了。」

毛的意思是要恢復軍事訓練，不要再搞文革、突出政治。而這些羅瑞卿早就反對過了的，也正因爲如此，被按上「以軍事衝擊政治」，對抗林彪而獲罪。並氣憤不平，跳樓自殺（未遂、斷腿），現在毛澤東無異承認羅瑞卿正確，林彪錯誤，可是又說，把羅等揪出來是好事，這不是前言不搭後語，神經錯亂嗎？

·萬人雜誌第二五三期目錄·

毛澤東的秘密談話……每週評論……一

興風作浪·大魚吃小魚
八大金剛怒毆股票頭頭……萬人傑……二

許烺光教授訪共談話的解釋……待旦……四

警告東夷強盜（龍舟）……鄭秀堂……五

北韓發動和平攻勢背景……哈里遜作……六

中共每隔幾年必有大亂……完顏……八

認識中國：三條路線？……柳以青……九

埃及與蘇聯的恩怨……王恩……一〇

親蘇反毛的孟加拉共黨……譯載……一二

千古奇聞的逃亡費……尖鋒……一三

橫眉語……萬人傑……一四

中共宣傳笑話四則……詠輝……一五

中共鴉片危害日深
美國決對毒品宣戰……資料室……一六

從中共和日本建交說到
國府外交上失敗的原因……駿馬……一八

田中急急引狼入室……一九

內蒙是毛幫的毒瘤……胡養之……二〇

西方記者看到的大陸……杜德曼……二一

從記者節談到中共廿二年前
一件殺害新聞記者的暴行……海燕……二四

「皖南事變」之經過
及從未公開的秘密……乙上……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二八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五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八月卅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五三期）

自陷圈套！



本期要目

毛澤東的秘密談話……………每週評論
興風作浪‧大魚吃小魚
八大金剛怒毆投票頭頭……………萬人傑
許烺光教授訪共談話的解釋………待旦
北韓發動和平攻勢背景……………哈里遜作
中共每隔幾年必有大亂……………完顏
認識中國：三條路線？……………柳以青
埃及與蘇聯的恩怨……………王恩
千古奇聞的逃亡費……………尖鋒
從中共和日本建交說到
國府外交上失敗的原因……………駁馬
田中急急引狼入室……………
內蒙是毛黨的毒瘤……………胡養之
西方記者看到的大陸……………杜德曼
從記者節談到中共廿二年前
一件殺害新聞記者的暴行……………[illegible]燕
「皖南事變」之經過
及從未公開的秘密……………乙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哀大陸

郭眞

大陸烽烟直，歡腸積石苔，
人爲軍閥國，政聘蘇維埃，
漢柏紅塵老，梧桐白骨堆，
翻身二十載，猶是望蓬萊。

夢中早秋

郭眞

夏木壯山川，春心損杜鵑，
旌旗秋變色，歌舞酒爲年，
書遍南朝淚，蟲生北伐篇，
黃河漲未息，萬井少炊烟。

初秋感懷

藍天

(一)
感時余且欲無言，可恨山川賸劫痕！
春去秋來花又謝，天陰雨濕月未圓，
唯聞隔岸傳哀曲，無那金蟬奏九絃，
日盡中原雲蔽日，歸音沉寂嶺淒然。

(二)
秋風又拂嶺梅枝，客夢依然未解疑，
只見紅朝翻惡淚，不聞勾踐起義師，
天涯愧對先賢誌，海角難忘子美詩，
東望汪洋誰示我，黃河飲馬待何時?!

壇主評語

藍天先生感懷詩，第一首又有重字，「無言」，「無那」，以後務須避免，上期已經告知。如不指出，則永遠不知，亦永無進步矣，第四句，「天陰雨濕月未圓」，「未」字是仄聲。不能用，因上句「花又謝」，「又」字是仄聲，未字當用平聲，且「又」與「未」，均是第六字，不可同用仄聲。末字平仄弄錯了，每句詩第二字，第四字，第六字，上下兩聯，平仄不可相同，所謂，一三五不論，二四六要分明者，此之謂也。可改爲月難圓，「難」字雖不好而是平聲，符合平仄矣。該詩兩個小毛病，(一)「無」字雷同。(二)末字平仄弄錯，修正之後，即是好詩。

第二首又犯同一毛病，「翻惡淚」，惡字是仄聲，「起義師」，義字又是仄聲，平仄又弄錯，作詩好壞，並無問題，平仄萬不能錯，尤其不可有重字，第五句「天涯愧對先賢誌」，誌字不可解，如將言旁除去改爲「志」字，尚可說得通，東海汪洋誰示我，「誰示我」示字亦難解釋，詩是寫與別人看，別人看不懂，或必須由作者自加注解，即非好詩，亦是違背作詩規格，特加指點如上。

頌詩壇

鄭秀堂

急管繫絃舞步輕，幾番忘卻故園情，
行雲冉冉天仍晦，去雁聲聲客暗驚；
斧鉞鋤奸難遂志，文詞警世豈揚名，
晨鐘暮鼓傳遐邇，喜看詩壇著玉貞。

壇主評語

鄭先生詩，「急管繫絃舞步輕」，「繫」字不可解，應改爲「繁」字，繫與繁，筆劃相似，可能是繁字筆誤，「喜看詩壇著玉貞」，玉貞二字，亦是費解，作詩每一個字，均要推敲，不可亂用，玉字改爲義字，比較畧佳，詩韻有「義貞」，但亦不能算好，「行雲冉冉天仍晦，去雁聲聲客暗驚」，對仗極工。

壬子七夕感懷

傅裕

(一)
銀河萬里夜沉沉，有約空教夢裏尋，
怕見龍城楊柳月，玉樓孤負美人心。

(二)
翡翠簾前月色斜，重重花影壓燈紗，
神仙何幸年年會，可奈人間亂似麻。

(三)
隔斷雲嵐望嶺南，分飛勞燕兩難堪，
鵲橋虛渡驚心數，彈指歌驪歲廿三。

壇主評語

傅先生七夕感懷，是爲佳作，「玉樓孤負美人心」孤字不可解，可能是「辜」字之筆誤，「彈指歌驪歲廿三」，「歌驪」與「驪歌」，同爲分別之意，詩中用字，每因遷就平仄，不得已而顚倒使用，上句虛渡，渡字仄聲，下句驪歌，歌字平聲，聲調符合，不必顚倒使用，鄙人愚見，仍是用驪歌，不必歌驪，未知傅先生以爲然否？

送行

郭眞

他鄉行役客，問學去江城，
天岸白雲湧，風鵬滄海平，
蚌胎長起落，華國等虛盈，
短號催人亂，中腸輪困聲。

夜思

中興明有主，世運幾循環，
月瘦垂空魄，人愁怯看山，
還聞新燕脯，寥落近深灣，
壯士豈多命，青天正氣頑。

壇主評語

郭先生詩中，每多險字，他人所不敢用者，曰「險」，險字用得好，是爲驚人傑作，用得不好，即變成不通，「華國等虛盈」，造句極美，「蚌胎長起落」，意指何事？蚌胎又爲何長有起落？出於何典？短號催人亂，「短號」是什麼？爲何可以催人亂，不加說明，讀者恐難明白。

第二首「夜思」，「月瘦垂空魄」，最佳造句，「還聞新燕脯」，燕脯是什麼？照字義解釋，脯是乾肉，燕脯是燕子死去，經太陽或火烤乾，曰「燕脯」，還聞新燕脯，「新」字含意何在？希望來函，詳爲解釋。

作詩，應考慮讀者是否能懂，別人不懂，自己又不能指出命意所在，即是「不知所云」。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嚴刑峻法懲辦私梟並無不當

徐平讀友：

同是患難中人，同是精忠之士，客氣話不多說了。拜讀本雜誌二五〇期萬人意見欄中，台端以「豫源走私販獲嚴辦」的看法，為了同是天涯淪落，同是希望國家民族復興，以本人意見，提出磋商，俾讀友們明辨是非，不致以為執政長官之殘忍，實出於不得已也。

今天中華民國的台灣省，人民生活之富裕，達則東亞各國最高水平，縱使不能超過日本，亦可駕乎其他國家之上，如果說「際茲亂世，人民謀生不免困難」，在台灣省而言，殊不適用，台灣基本沒有凍餒之國民。

談到政府經英商轉手購買中共黃豆，為了國民生計，情非得已。不過計劃出於國家，而有限制，藥材亦然，為了人民健康，不能不買大陸貨，此與走私截然不同。為了個人一己之私，以國民之財，轉為資敵之用，其罪之大，可想而知。且私梟揮霍無度，究以多少之財，才可滿足其慾望呢？固非嚴懲不可。

總統數十年，均行仁政，慈祥和靄，雖堯舜亦無以過之，不但對待當年軍閥，一視同仁。如昔日肯以殘忍手段以對付毛共，則毛周之徒，早已骨化為泥矣！就是對付今天忘恩負義之日本軍人，又何嘗不是情至義盡呢？

蔣經國院長由出任贛州行政專員至到今天，數十年來，親民善政，和靄可親。狀若平民，毫無官僚架子。記得年前有起義共軍死剩三人，投奔馬祖，因飛機被毛共擊落而死亡，敝友徐璧緒先生馳函指責，說其身為國防部長，疎忽職責。蔣院長覆函道歉，自認愆尤。此種與民為善之和靄長官，實難能可貴。

當此國家民族繫於存亡絕續之秋，大陸七億同胞處於暗無天日之下，該私梟等不思以身許國，反而勾結毛共，藐視國家勘亂時期之法律，如非嚴懲，不足以儆效尤。雖然在長官的心內有「含淚斬丁公」之隱。在本人身為國民之一份，應該說他死有餘辜，非殺不足以謝國人，更毋以對被毛共屠殺的烈士。

同時本人誠懇建議我中華民國政府執政長官，對於入境之僑胞僑生，無論其任何忠貞，（當然包括我本人在內）所有入境行李，一律嚴格檢查，禮遇是一回事，執行海關法令又另一回事，並非因檢查而有辱於僑胞。相反凡是存心効忠國府之人，更會有感於主政長官之英明，而衷心佩服。

再誠懇向徐平讀友複述一言，「無赦而刑必平」，法懲私梟絕對不同中共殺人的殘暴，中共對人民，可以「大膽懷疑」，無罪加到有罪，更可以事前串聯「積極分子」，強指罪證，而加以屠殺。私梟輩則不然，是知法犯法，證據確鑿，依法處理，怎可以稱為「嚴刑峻法」呢？

袁暘照敬覆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十日）

本刊合訂本二十冊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二十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十元，外埠郵購加收郵費。

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卻自由，但身體上在獄中決無被虐待之虞。絃外之音，是不是徐先生認爲台灣的獄政黑暗，犯人被虐待了呢？這大概是徐先生想像得來或者是道聽途說的吧。

㈤徐先生說：在豫源輪被破獲後，行政院不待基隆地方法院的判決，便頒佈指示要司法機關「速辦嚴辦」，結果法官先承意旨，有八名主犯被判死刑，爲政之道貴乎得體，蔣院長在剛接行政院時，早已指出，昔年贛南之作風已不適於今日之台灣，因時代進步變化多端，時間與空間不同，嚴刑峻法，固可鎮壓於一時，終難使民心服，殺戮太多，那又與大陸的極權暴政何異。目前對該案的判決，蔣院長或求治心切，但如此做法未免有損政治家之風度。徐先生這段話的意思，雖然含蓄，但卻表露了對行政院的埋怨與對蔣院長的不滿，但可惜徐先生對蔣院長所指的意思缺乏了正確的理解。嚴刑峻法不好，太多殺戮更不好，可是對於一些應殺、該殺的還是要殺，若果應殺的不殺不但不能平民憤，也無法治天下了。

對匪仁慈香港如何？

㈥徐先生說：管子雖是法家，而其爲政之道，仍首重「三欲有節，靜民不擾」，香港雖是殖民地政府，卻深諳此中三昧。眞是如此嗎？未必吧，徐先生很讚賞香港政府的法治，因爲在香港殺人者可以免死，搶刼、強姦者最多入教導所，販毒走私者不外罰款，確實是仁慈之極，英國佬確有好生之德。可是目前香港的治安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刼匪如毛，道友處處，強姦刼殺案無日無之，難道徐先生所指的香港政府卻深諳此中三昧就是這樣的，是不是徐先生也希望台灣要效法香港呢？若果台灣的法治像香港一樣恐怕青天白日旗早已不在台灣存在了。以上這是筆者個人對徐先生的意見的一點理解以分析。

那麼到底台灣當局對於豫源輪案件的判決是不是眞的過重了呢？（編者若能發動大家參加一次討論或許對大家在分析問題方面有所幫助。）國府自退守台灣，大陸人民就長期處在毛共極權的暴政下中受盡煎熬，一些爲了自由而不顧背井離鄉，拋妻別兒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不斷的向海外逃亡，爲了能重返故國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台灣這一反攻復國的基地台灣了。

國府爲了要復興中華，在鞏固與建設反攻復國的基地——台灣。但事實上在主觀上與客觀的環境是有不少困難。

尤其是目前國際上掀起陣陣的邪惡風雲，一些短視的投機政客在毛共狼外婆的臉嘴欺騙下漠視道義，使國府目前處境更爲困難。作爲要求自由民主不受奴役的中國人都會關心台灣的安危。

漠視法紀罪有應得

但是豫源輪的犯罪分子爲了自己發財，不顧國家人民安危，漠視一切後果，大量偷運大陸貨物入台，這不僅破壞了國府的稅收，擾亂台灣的市場，危害台灣的經濟建設，而更嚴重地是腐蝕，收買海關、警察、保安人員，危害政府的組織，不管其有沒有其他政治目的，其犯罪的性質是難以饒恕的，所以基隆地方法院對各主犯的判決是必要與合理的。但是不是台灣當局或是蔣經國求治心切而採取嚴刑峻法的殺戮政策呢？決不，這是有事實根據的，例如林萬來三次由港偷運毒品，嗎啡到台灣出售圖利，林萬來運的是毒品，而豫源輪運的是食物，在表面的罪責當然是林萬來重，可是林萬來並沒有被槍決，這就是台灣當局是根據各犯罪者的性質與情節來判決的，所以並無不當之處。

尖鋒

中共發動「乒乓統戰」

周恩來托第三者邀台灣參加亞洲乒乓球錦標賽

台北當局對此不予理睬

周恩來委託一名「第三者」向台灣方面表示：歡迎台灣派隊參加九月二日開始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亞洲乒乓球錦標賽」，但台北當局對此不予理睬。

這是周恩來繼「乒乓外交」之後發動的一場「乒乓統戰」攻勢。從任何角度看，「乒乓外交」是成功的，但這場「乒乓統戰」則註定失敗。

受周恩來之託的「第三者」，是一位立場超然的錫蘭著名桑加拉佳記者（Edward Thangarajah）。此人會於五月上半月訪問北京，受到一般訪問北京的外國記者相同之待遇，但在臨走前夕，突獲周恩來單獨接見，以前只有「紐約時報」副社長訪斯頓獲得過這種特殊待遇。桑加拉佳回到可倫坡後，會同一個與中華民國保持有良好外交關係的亞洲國家大使轉達周恩來的意思。周恩來表示歡迎「台灣省」乒乓隊參加九月二日至十三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亞洲乒乓球錦標賽。周恩來強調參加此項比賽的隊伍並不是以「國家」爲單位，而是以「地區」爲單位。周恩來說：香港和澳門也派遣隊伍參加此項比賽，因此，台灣「作爲中國的一個地位比較特殊的省份」，也可以派隊參加，並且必定會受歡迎。

周恩來這席話，反映了他心目中的「台灣地位問題」之方案。儘管中共在「八·一建軍節」時重提「一定要解放台灣」的陳腔濫調，但周恩來清楚知道要以武力佔領台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表示可以容忍台灣作爲一個「地位比較特殊的省份」，他所冀求的只是名義上的「統一」，而並不尋求對台灣的實際統治。

某亞洲國家駐台北大使館把周恩來的意思轉致台北當局後，至今已一個多月，未見下文，顯示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此種建議採取相應不理態度。

另據香港政府統計數字：以香港爲橋樑的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貿易，本年來已有顯著增加。一九七一年全年內，經港運銷台灣的大陸商品總值爲港幣二百五十八萬元，而在今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的四個月內，此項貿易達一百十三萬元，比去年同期大爲增加。

徒強辯，是不符事實的。

㈡以歐美之「若一旦誤蹈法網」來相比，一單有計劃、有預謀的立心去蹈法網之龐大組織來衡量罪過，更是不倫不類。

㈢「如果殺戮太多，那又與大陸中共的極權暴政何異」？國府之嚴厲處理類似此案，年來似聞只此一單，過此之後，敢膽再犯者，相信是會少了。如敢膽再犯，殺無赦，也不爲多，絕非暴政。因爲有人證物證，經過法庭公開審判，不比中共統治之下，許多許多無辜係強加之罪，死得不明不白。像胡風、老舍等等，不勝枚舉，那才是眞正暴政。

㈣說什麼「三教有節，靜民不擾，香港雖是殖民地政府，卻深諳此中三昧。」此說與本港大多有識之士所見不是英雄所見畧同，而是背道而馳。近來本港搶劫頻生，就是「政府深諳此中三昧」的結果。現在越來越多人對政府之處理歹徒做法，大表不滿，對教導所之功效，甚表懷疑，並且大聲疾呼，對於這些歹徒，一定要嚴懲，才能遏止歹徒的犯法。

徐平先生無疑是個好心腸的人，令人尊敬，但對犯法者的仁慈，即是對善良者的殘忍呢！

以上之言，如講得有道理，蒙刊出者，請對燕文予以修改，謝謝。

萬協會員祁雄立敬上

蓄意犯法罪有應得

豫源輪走私案判決非過嚴

尖鋒答徐平讀友再申理由

豫源號貨輪向台灣走私大陸價值一百五十多萬港幣之巨的貨物，經台灣當局破獲並揭發出該走私集團收買了部份海關、警察和保安人員作爲內應。基隆地方法院以「妨害國家總動員條例」，根據各人犯罪情節判處了首要份子以死刑，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

在該案判決後本港報章與各階層人士都對該案的判決存有不同看法和評論。當然各人有各人的立場觀點，所以看法各有不同並不奇怪，在這自由的社會中，人人都享有發言權。認爲不對的可以根據個人意見提出商榷，以求是非黑白，以達到共同進步。

本刊二五〇期萬人意見中，徐平先生也對「豫源輪」走私案判決發表了意見，但該意見充份表露了對犯罪者的同情與憐憫，對國府似有埋怨與指責。但徐先生的論點是站不住腳的，爲了明辨是非，這裏得將徐先生的意見加以逐點提出來談談。

謀生困難便可犯罪？

㈠徐先生說：際茲亂世，人民謀生困難，於是強者挺而走險，弱者流入溝壑。徐先生的意思首先是說該集團的走私是迫於無奈的，若此論據成立，擁有一百五十多萬港元可以走私犯法的人是謀生不易而迫於無奈的，豈不是笑話，若然如此香港四百萬人中三百九十萬人都要成爲合法的刼匪了。

交易與走私豈可混淆？

㈡徐先生說：該走私者只不過是私運大陸食品，並不是私運軍火、毒品。而這些食品是有利於軍民副食需要，民以食爲天，無人會如此吹毛求疵。據徐先生言下之意，他們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只不過是行政院的吹毛求疵罷了。事實眞是如此嗎？台灣是不是沒有這些物品就不能活命？其實台灣物產豐富不但足夠供應當地軍民並且還有大量出口，對於金荣、黑棗等乃是可有可無的。徐先生爲了替走私分子洗脫罪責，並強調台灣在港通過英商採購大陸黃豆，大陸也通過外商採購台灣食糖，而中共也「甘諸如飴」未聞有此而批評鬬爭也。對於台灣購買大陸黃豆，大陸購買台灣食糖筆者對情況不了解未敢加以否定，但值得懷疑。因大陸除供應大陸自產食糖外就是古巴糖，從未聽聞有供應台灣糖，不過就算事實，那也是通過正式國際貿易，各方是認貨不認人，根本與豫源輪的走私無法相提並論，若以此論調企圖洗脫走私者的罪責那是太低能了。

嚴刑有助杜絕犯罪

㈢徐先生說：豫源輪不外是走私食物而判處死刑太過苛嚴，將私貨沒收充公，對其經濟上精神上的打擊已夠慘重了。徐先生確實非常仁慈，可是徐先生有沒有想過對犯罪分子的仁慈即是對廣大人民的殘忍，俗語說寧可一家哭也不願千家愁的道理呢？有沒有想到這一小撮走私分子對國家人民的危害性？

㈣徐先生說：在歐美國家中，獄政都上軌道，若一旦[illegible]，雖失

萬人意見

和平演進不是投降 促成革命靠此利器

徐平讀兆華大文後舒發高見

讀二五〇期貴刊兆華先生的大作「爲什麼要等待——和平演變」，憤慨之情，溢乎之間，內云：倡此議者可說是自由民主的罪人。事關人類前途的和平幸福，盡一得之知，畧抒管見，其實和平演變並非本港某報諸君所倡議。該字彙在英文爲「Evolution」，實較革命爲早，所以，後來革命一字祇僅加上一個R，成爲Revolution.，如果究其譯意，翻譯爲「演進」份較「演變」確切得多，這個Evolution的字，含有進化之意義，故在生物學上是常常被引用的，而一般歐美中上階級的人士，多喜愛演進，而厭惧革命，革命是需要破壞的，流血的。演進是種不流血的革命，因爲它的進步是循着「演」，迂迴曲折，必須忍受漫長時間的痛苦，然後來個蛻變，脫胎換骨。

衡諸目前國際局勢，暫時的和平，誰都知道那是超級大國皆受到核武器威脅的均衡狀態。沒有人會對今日大陸上所作所爲的事感到滿意，但超級大國，超級經濟大國，尚且受到核武器的威脅，祇得忍氣吞聲，委曲求全，來爭取和平途徑去緩和國際紛爭。何況我們手無寸鐵，儘管死硬，於事何補？黑格爾的哲學是「存在」就是合理，我們在海外的反共人士，大多數人的年紀都較毛、周爲輕，天道公平，人壽難求，毛、周一定會較我們早日離世而逝。自援班人劉少奇、林彪等，相繼被毛猜忌而捕殺後，毛也自知其作惡多端，罪孽深重，死後鞭屍，史大林前車可鑑，自稱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他自己始終攪不通，對於生死問題總是看不開，其實一個人死亡後，什麼都沒有了（No more），但自稱白貲的毛澤東重視死後事，較諸歷代封建暴君有過之而無不及，深恐死後被人鞭屍，欲傳妾侍江青已成定局，肉體合緣，似較放心。傳太子大徑也，傳皇后變局也。在高唱民主自由聳入雲霄之際，其實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是可憐蟲，都在被人牽着鼻子走，其實人家都早已胸有成竹，玩了一套政治的魔術後，倒頭來最親密的戰友，也難逃謀害。中國出了這樣魔鬼，攪出這樣暴政，誠使人作三日嘔，身爲中國人，何其不幸。

處身今日，如果活得要像一個人，不肯平白地被當作犧牲品，凡事都應由自己的大腦去思想，甘地說：「簡單地生活，高明的去想」。不要人云也云，我們固痛恨極權暴政，也鄙視毛之爲人，其滔天罪行，罄竹難書。但我們流亡海外，有何辦法，一鼓勇氣，潛入大陸，設法去暗殺老毛吧，特務如毛，警衛如鐵，劉少奇、林彪等尚非其敵手，何況我們，徒作無謂犧牲；幸而待毛死後，因傳皇后江青，大陸變亂之局已定，祇是靜待毛死亡而已。於是，我們也有希望，祇要等待，等待毛一旦死訊傳出，也可乘機而動，光復大陸，實行眞正爲大多數人的民主自由政治。

故此，不論「和平演變」抑是「和平演進」，決不是向毛投降，而是欲積極地引發促發大陸內部革命的思想利器，擴而大之，和平演進的思想理論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有人熱心苦思，能爲此一新見解而努力宣揚，至少不是一件壞事，事實上，它也並不標異立新，而在哲學理論基礎上，皆有所依據的，所以，我們決不能歪曲事實，盲目去誣衊倡此議者可說是自由民主的罪人，如此會被親者痛仇者快的。

共產主義在修正，資本主義也在不斷地修正，其將來的結果一定是和平演進到二個主義分不出彼此區別界限，取其所長，補其所短，相互爲用，那時，人類社會才有眞正和平幸福可言。和平演進是漸進的，中共經過二十三年的長時間，方始進展到今日肯參與國際議壇，本來中共鐵幕低垂，放言聯合國如不修改憲章，如不改組，中共是決不願意參加的，而今聯合國憲章如昔，也一無改組，而中共已似猶急起而參加了，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又何嘗不在修正，儘管毛澤東似發狂般地仍在一味反蘇修，這是對中國人民的好現象，如果有這一天來臨，並希望早日來臨，以和平演進去配合，可以說是最確切的了，現在也可設法以「和平演進」去促使中共早日大力實行「中修」。如此，不啻中國人民有福，世界人民也可免刼了。

同期的林燮先生大作「資本主義也在修正」，拜讀之下，因其資料翔實，不謀而合，倒頗可引爲此篇拙作的理論支持和補充，藉以省去長篇累牘。（徐平）

（按：徐君大作若干觀點，我們實不敢苟同。爲求眞理越辯越明，及人人均有在本欄發表意見的自由，故特刊出，歡迎讀者來信討論。編者）

豫源走私案 徐文惹人反感

萬先生：

「萬人雜誌」第二五〇期「豫源走私販獲嚴辦，徐平讀友另有看法」一文，刊出實在無謂。不但浪費了寶貴篇幅，也虛耗了讀者精神。不是空口講白話，茲將該文之胡言亂語，畧舉其數點如下：

(一)「際茲亂世，人民謀生不免困難，於是強者鋌而走險，弱者流入溝壑。」現時港台兩地，雖不能稱之太平盛世，但工業之發達，商業之繁榮，人民就業之便利，以及生活之提高，此在東南亞而言，算是好所在了，此皆有目共睹。徐文所言，不過爲歹

。而麥高文在這方面搶先一步，表示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人，以誠實取信於選民，佔盡了便宜。

先發制人

　這一方面，尼克遜就給人一種諱莫如深的感覺。當麥高文率先公佈捐欵細目，民主黨其他候選人被迫跟進時，美國輿論界也迫尼克遜競選總部效尤之，但爲當尼克遜競選總部負責人，前司法部長密契爾所拒，至今猶未公佈。看來將來也不會公佈，這給一部份民主黨人一種想法，要對付尼克遜，麥高文的作風是最佳武器，因此，麥高文自然佔了不少便宜。麥高文這一套作法，一箭雙雕，在黨內可以對付韓福瑞和莫斯基等人，在黨外可以向尼克遜作有力挑戰，而黨內又有連鎖反應，增加聲勢，遂使韓福瑞及莫斯基等人漸呈不敵。處處搶先，事事主動的作法，是麥高文今年一炮竄紅的原因之一。

　麥高文是今年兩黨所有候選人中，最早宣佈競選的，時間去年一月十八日，距新罕普什州初選，還有長達一年兩個月的時間。韓福瑞的策略則不同，到今年初才宣佈競選，他的算盤是：等莫斯基、麥高文、林賽和哈基等人自相殘殺後，遲一步參加初選，以獲漁人之利。

　但，當時加州初選結束，麥高文連連奏捷，韓福瑞見大勢已去，曾經非常後悔自己起步太慢，兩相比較之下，就顯出麥高文策略成功，棋高一着。

　麥高文不僅起步搶先，在聲勢上先發制人，他的選務組織，也是各候選人中最爲嚴密，最有效率，也是最省錢的。

掌握青年人情緒

　早在去年宣佈競選前，麥高文就已招兵買馬。他看中今年十八歲到二十一歲的青年選民二千五百萬，舉足輕重；他以教書經驗，更瞭解青年人反戰情緒和熱情追求理想的秉性。他競選總部所用的重要幹部，都是四十歲以下的青年人。總部負責人哈特，今年才三十四歲。他們在一九六八年，都是麥卡錫和羅拔甘廼廸旗下的兵員。當時他們對選務一無所知，加上羅拔甘廼廸遇害身死，麥卡錫失敗而退，頗受挫折；但一九七〇年期中選舉，這批人復出，替一些自由派參議員、州長和眾議員助選，雖然有勝有負，但吸取不少經驗。今年一起湧到麥高文旗下，已變得更成熟與幹練。他們在工作上、組織上和應變上，都比其他候選人的班底要出色。在初選的策略上，他們認爲應該從基層組織着手，不能像莫斯基的作法，仰賴一些黨務機構要人和地方官員；也不能像紐約市長林賽的想法一樣，只在電視上以貌取人。這批人替麥高文活動的地點，不在華府，也不在舉行初選的各州首府，而在各學校的校園，再以校園爲大本營，擴大到各家庭。

迎合求變心理

　此外，麥高文早和這些年輕的助選人員判定，今年初選的關鍵是在新罕普什州、威斯康辛、麻薩諸塞、內布拉斯加、奧立岡、俄亥俄和加利福尼亞。事後證明，麥高文和他的助選人員早先的研判完全正確。新罕普什州初選，莫斯基未如預期中大勝，麥高文增加了信心。威斯康辛一役，麥高文從此進入佳境，把爭取同一票源但組織不夠嚴密的林賽淘汰出局。麻州一仗，更把心腹大患莫斯基拔除。俟加州決戰，唯一有力得手韓福瑞已感不支。麥高文不重視佛羅里達州，這也證明當初戰略成功。因林賽以所有競選資本投資於佛州，而佛州根本是個保守的州，是華萊士州長的天下，結果林賽只獲百分之七選票，元氣大傷。這些選前大局研判，印證麥高文組織嚴密，情報正確。

　今年的初選，幾位主要候選人退出時，都以經無費着爲由，如哈理士和莫斯基兩參議員即是，這也有幾分事實，因爲美國人一般而言，非常現實，對失敗中的候選人，他們不會做雪中送炭的事，只會向成功的人錦上添花。說這是美國人的秉性，不會大錯。麥高文洞察聲望與募欵的微妙關係，他不像哈理士參議員，把競選經費寄望在紐約的華爾街那批世界上最現實的大亨們，他着眼在一般人的捐欵上。競選當初，他募獲的一百萬元，有三分之二是靠通信方式向一般民眾募來的，平均數字是每一筆欵廿元。因而今年一、二月時，當莫斯基聲勢不可一世，許多政界大員相率宣佈支持他時，麥高文的確過了一段失去希望的日子，在民意測驗中，他的聲望只有百分之五，但是，他的財源並沒有斷絕之虞。組織完備，生財有道，還不是麥高文平反選局的最重要訣竅；他以反越戰爲基礎，掌握多數民主黨員求變的心理，是他制敵克果的一法寶。

　從新罕普什州到威康辛州初選結果，民主黨各路英雄所獲選票總和，是麥高文居首，華萊士其次。這時麥高文已看出，美國選民，至少是民主黨人的心理思變，不滿現況。這從何印證呢？

　在今年民主黨十二位初選候選人中，加以他們政治立場論，最左的是麥高文，最右的是華萊士。最左和最右，代表兩個極端；兩個極端的候選人，獲票最多，證明多數選民要走兩個極端，亟思求變，也就是對現實不滿意。麥高文的助選人員看出這一點，在競選宣傳上，把麥高文反越戰、反戰爭，描繪爲反現有典章制度的代理人，麥高文在初選中，儘力把自己扮成這股反現有典章制度的主角，要求徹底改革美國政制和社會，這個主張幾乎十拿九穩，在各州初選中，爭取到年青人的支持和効力。以加州初選爲例，麥高文之確定能在提名大會的第一次投票中當選，是加州特有的選舉規定所促成；這規定是：誰在加州贏取最多選票，誰就獨獲加州二百七十一張選舉代表票。不若其他一些州，選舉代表票的分配，要按得票比率均分。

受到批評最多

　麥高文的政見和競選策略，都是針對青年反戰、反現實心理而發，現在證明是收到效果了。但是，他受到的批評也最多，在民主黨內和黨外的阻力也最大。

　從提名後到十一月七日大選前，是麥高文不可一世的時代。回想三個月前，麥高文在所有民意測驗中，不論蓋洛普也好，哈里斯也好，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金榜上，他一直敬陪末席，而今一躍成名，以其四十九歲盛年，像一顆彗星。且看這顆新彗星能否在華府政治銀河上持久閃耀，抑或星光一線，隨即消退？

大軍，且擬大舉轟炸北越時，國內反戰情緒日高，麥高文搶着公開批評越戰，罵詹森政府執行着「瘋狂的政策」。至於他主張美國完全撤出越南及整個中南半島，是在一九六八年以後的事情。

一九六八年，民主黨人如麥卡錫、羅拔甘廼廸和麥高文等串演反戰鬧劇，直接影響當時的大選選情，結果是，詹森總統知難而退，共和黨的尼克遜以結束越戰爲號召在大選中奏捷，民主黨支離破碎。羅拔甘廼廸在該年初選中遇刺身死，麥卡錫則退出政壇，在國會山莊上極端反戰的戰將，麥高文是其中風頭最健者。六九年，尼克遜開始從越境撤出美軍，民主黨人爲之汗顏，麥高文也無話可說。及至七〇年四月三十日，好不容易又給麥高文抓到話柄，那是尼克遜下令進兵高棉境內，掃蕩共黨庇護所，爲此事，美國國內引起軒然大波，國會山莊吵鬧不休，校園不寧，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軍隊射殺學生，麥高文替學生講話，活躍一時，但尼克遜對此事應變有方，旋即平息下去，美軍繼續撤回，麥高文又沒有話題了。去年春天，他甚至說過，今後對越戰問題，要儘量少講話，免長遠被忘着，七二年大選，美國國內經濟問題將更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去年年底，越戰失蹤及被俘美軍眷屬問題，從國內吵到巴黎，又從巴黎吵回華府，麥高文又有機可乘，把釋俘與立即撤出中南半島相提並論，爲這些軍眷做後盾。另一方面，麥高文又和他周圍的智囊人員研判，越戰問題乃是組織反尼克遜勢力的靈丹，這妙方非在今年大選好好運用不可。今年六月七日，他在加州部署初選時，甚至公開作承諾，只要能結束越戰，釋回美國戰俘，如有必要，即使河內他也要去，和北越共酋會晤。

但麥高文這些激進和冒險的作風，加上他大量削減國防經費，稅制改革，每戶千元家庭補助及麻醉藥物使用合法化等主張，激怒民主黨內不少要員，在邁阿密提名大會前，民主黨分裂有惡化跡象，麥高文立即趕緊見風轉舵，聲稱越戰一結束，美俘如仍未釋回，他仍將保留部份軍隊在泰國及軍艦在東京灣，以示美國的決心，但這一改變，使原先支持他的反戰分子，大爲焦慮。十二日晚，距麥高文獲提名前兩個多小時，三百多反戰分子闖進麥高文在邁阿密旅館的競選總部，興師問罪，質問麥高文的信用何在？麥高文只好籠統作答，說他對各項問題的基本立場，仍未改變。

從事反越戰七年

麥高文從事反越戰，前後凡七年之久，這七年間，越戰問題在美國鬧得舉國風雨，多少政治人物爲越戰犧牲宦途，多少人以反越戰起家，而麥高文這位博士參議員，深知運用反戰羣眾的心理，就爭一個越戰問題，爭出了頭。

其實，以反越戰爲競逐總統利器，麥高文早在六八年大選前就試過了，只是當時他試不靈，遇刺的羅拔甘廼廸和退職參議員麥卡錫就試得極成功。

麥高文當年試不靈，有兩個原因：第一，在六八年首先以反越戰爲號召，在民主黨內從事反詹森總統的急先鋒是麥卡錫，麥卡錫在新罕普什州初選一鳴驚人，迫使詹森宣佈退休。羅拔甘廼廸見利之所在，亦以反越戰爲題，出而競選，但爲不少反戰分子譏爲「欠缺反戰的道德勇氣」和「投機」。麥高文是在羅拔甘廼廸死後，才而競選的。第二，麥高文與甘家爲伍，羅拔甘廼廸一死，麥高文以其「繼承人」身份，接棒競選，且以此爲號召，予人一種印象，麥高文是甘家嘍囉，是個尾巴參議員，凡事都跟在人家的後面。

從這些事可看出，麥高文在今年，能從「尾巴參議員」力爭上游，逐退民主黨羣雄，躍居上風，贏取提名，很不簡單。固然如前所述，麥高文以反戰論調譁眾取寵，是他今天勝利的主觀條件之一，但另有些主觀與客觀因素，也不容忽視。

客觀上，尼克遜在四年前，信誓旦旦，以結束越戰許諾選民，儘管他執政三年多來，美軍已從越境撤出十分之九，南越境況也改善很多，已在兌現諾言邊緣，但畢竟還差一簣之功。這正是反越戰的好藉口。加以今年春夏之間，各州初選緊鑼密鼓時，北越大舉南侵，尼克遜越戰政策的代表作——越南化政策的成敗，危在旦夕之間，尼克遜不得不毅然採取斷然措施，大舉轟炸北越，並以海軍封鎖北[illegible]反戰情緒，支持麥高文的反戰運動。

換句話說，正好把那批反戰的人，迫出來投給票麥高文，抗議尼克遜的越戰政策。

尼克遜的急先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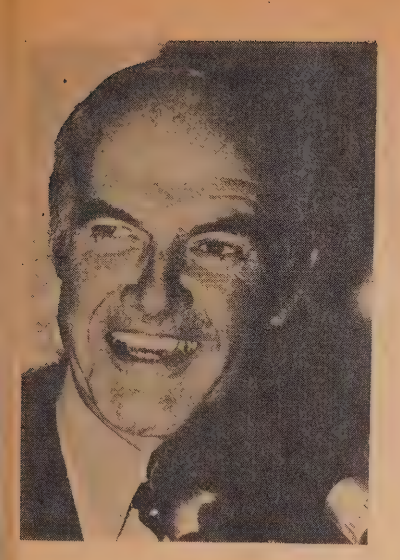
其次，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及失業問題，尼克遜政府的經濟措施，成效不大。去年年初，尼克遜向美國企業界人士保證，就經濟情況而言，一九七一年是個好年，一九七二年將是個非常好一年。

這句話雖很動聽，但並未完全兌現，美國今年對外貿易，月月續有赤字，物價指數上漲，在初選三個月期間，每月都保持百分之〇·五，去年全年上漲率將不超過百分之六左右。

尼克遜曾保證，今年全年上漲率將不超過百分之〇·二五，但事實上，上漲率超過尼克遜政府預計的兩倍。至於失業問題，尼克遜去年保證在今年夏天以前，將把失業人口的比率降低到百分之四·五以下，但事與願違，六月份失業人口率，雖已由四、五月份的百分之五·九，降爲百分之五·五，但與尼克遜許下的數字，仍有一段距離，選民對共和黨政府難免起離心作用。而麥高文在參議院一向的作風，不論是內政與外交，都是反尼克遜的急先鋒，有些選民就對他寄以希望。

這些內政外交的客觀因素，正好迎合麥高文的另一些主觀因素，使麥高文的聲勢，蒸蒸日上。

麥高文有博士學位，曾任大學教授，在越戰問題上，他敢放大炮，言人不敢言，所講的話，因無政策上的顧忌，都如肺腑之言。加上他在今年初選開始，毅然公佈選民捐欵助選細目，更予人誠實的印象，此蓋歷來美國無論大小選舉，經常有不當捐欵與募欵作不當用途情事，一般選民總希望知道捐欵細目，但從來沒有一位候選人願意這樣做，因爲公佈捐欵人姓名，等於讓捐欵人「露白」，在資本主義社會，常會招惹意外麻煩，但麥高文居然甘冒斷財源的大不韙，公佈捐欵人姓名。這一招，迫得民主黨內幾位競爭對手，韓福瑞和莫斯基等，幾無招架之力。在輿論壓力上，只好跟着公佈退出競選



麥高文反越戰起家

本刊資料室

成為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完全靠投機，揣摸着青年的反戰心理而加以利用。但，誰又記起他曾支持過詹森打越戰呢？

美國大選常常出冷門，以二次大戰以後為例，一九四八年是杜魯門打敗原被認為勝券在握的杜威，一九五二年是以洛奇為首的共和黨自由派，徵召艾森豪，壓倒「共和黨先生」塔虎脫，一九六〇年，甘迺廸靠一場電視辯論，險勝尼克遜，一九六四年是右翼分子掌握共和黨黨務機構，高華德贏獲提名，一九六八年是尼克遜東山再起。那麼一九七二年的冷門是什麼呢？到現在為止，是資歷甚淺的參議員麥高文，居然在民主黨初選中過關斬將，他越戰越勇，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

像一顆彗星惹人注目

麥高文像一顆彗星，在華府政壇上起得那麼快，光輝四射，惹人注目，激進的自由派奉他為偶像，穩健的保守派斥其為離經叛道。麥高文就是這樣一個起得快而且遭人物議的政治人物。在美國歷史上，政治人物能在兩黨提名大會中壓倒羣雄者，大別可分兩類：一是少年得志，一是久煉成名，屬於苦幹型的。

前者可由約翰甘迺廸和尼克遜為代表，後者以韓福瑞和詹森為典型顯例。就麥高文走紅於「自由派」看，他和尼克遜及約翰甘迺廸一樣，是屬於天才型的。

詹森早在一九三七年首任眾議員，到一九六四年方獲提名，當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前後在華府磨煉了長達二十七年的時間。韓福瑞自一九四九年由明尼阿波利市市長，躍進華府政治圈，首任參議員，到一九六八年獲得民主黨提名，也前後在華府蹴了十九年之久。

尼克遜和甘迺廸，都是成就很早的，尼克遜從一九四六年首次選為參議員，到六〇年接受共和黨提名；歷經十四年，甘迺廸從四七年進眾議院，從一九六〇年獲民主黨提名，只費了十三年。而麥高文從五七年踏進眾議院，到今年獲得提名，也只經歷了十五年時的間。

美國政治評論家常說，麥高文是「只爭一個問題的候選人」。這一點也不錯，詹森、韓福瑞、甘迺廸和尼克遜諸人成功，是很多條件湊合的，但麥高文的崛起，幾乎完全靠爭吵一個問題——越戰。

美國民意測驗所，常做一種政治連想的測驗，問選民看到某一政治團體或人物，首先連想到的是什麼。

例如說，選民一看到共和黨，就長想到大老板，因為共和黨是許多大亨支持的政黨。一看到民主黨，就連想到勞工，因為民主黨的政策，大致而言，經常先照顧勞工。提到麥高文，大概一般美國人就會連想到反越戰。在當今國會山莊上，麥高文是最早散佈反戰思想的政治人物之一。但他反越戰，並沒有一貫的積極作風。

換句話說，他的反越戰，是時鬆時緊，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以來，才傾囊把他的政治聲望投資在反越戰上，竟倖而投機得逞，成了反越戰潮流的政治暴發戶。

和甘迺廸家族淵源頗深

四十九歲的麥高文，在民主黨內平步青雲，出人頭地，和甘迺廸家族的淵源頗深，也甚受甘家的提掖。甘迺廸總統時代，麥高文曾由眾議員轉任總統特別助理，那是一九六一年至六二年的事。但他反越戰，似有點六親不認，他最早在國會發表反越戰言論，遠憶一九六三年九月，他也批評到甘迺廸總統的越戰政策，美國對越南的軍援，是一大失敗，對越南的政策，不論從道德和政治的立場看，都站不住腳，是道德和政治的雙重失敗。

但是，一九六四年的東京灣事件，美國似有敵愾同仇的氣氛，他又投票支持詹森總統的東京灣授權案，指斥兩位反對此案的參議員摩斯和葛魯寧做得太過火。

六五年他且一度贊揚詹森總統對越戰的措施，相當有「節制」，且倡議越南政府也應以敵人之道還制於敵人。

但到一九六七年，越戰擴大，美軍投入五十萬

民黨的「日中（共）關係協議會」對於這些具體的問題，也還未作任何決定。所以，這時候對這兩個各方最關注的問題，還難作過於確定的報道。

不過，從各方面的消息看來，日本政府似正朝着如下的方向在作安排：

第一，關於田中訪平的日期——七日東京各大報一齊登出「政府人士透露」消息說：「田中訪平將在九月下旬」。「政府人士」對田中訪平消息加以證實，這還是第一次。七日田中本人同日本記者團談話時，也已暗示「爲期迫近」。

現在一般的推測是「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因爲這一段時間恰好是田中和大平九月的政治日程中的「空白」期間。而中共會一再表示「歡迎田中在十月一日以前訪平」。所以，人們認爲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這時期是田中最可能訪平的時期。大平今（十一）日與孫平化第二次會談，十五日田中也將接見孫平化，預料在這些會談中，田中訪平的日期，將有最後的決定。但發表則將在九月十日以後。

三個「正常化」的方式

第二，關於如何「正常化」的方式——目前各方所傳不出如下三種方式：

㈠所謂「一舉解決方式」——這就是田中訪平會談，發表聯合宣言或公報結束戰爭狀態，簽署和平條約，恢復國交，一下子把所有懸案都解決而關係正常化。

㈡所謂「兩階段解決方式」——這就是田中訪平會談，只發表聯合公報結束戰爭狀態；表明同意關係正常化就回來。然後第二階段才開始政府間的實務談判，解決各種懸案，簽訂和平條約，然後再恢復國交關係正常化。

㈢所謂「先復交再簽約的解決方式」——這就是田中訪平會談，發表聯合公報結束戰爭狀態，同意交換大使建交，然後再通由外交途徑開始和約的實務談判。

第一種方式，因爲田中訪平在卽，事實上無時間把和約的問題解決後再去，故第一方式可以說不能考慮。

第二種是日本外務省的希望，但中共不答應。因爲中共恐怕日本藉和約談判拖時間，使關係正常化的實現遙遙無期。中共之不承認大平在東京與孫平化和蕭向前的會談是「政府間接觸的開始」，其用意也卽不給日本以「拖」的機會。

很可能先復交再簽約

因此，在目前的情況下，「先復交再簽約」的第三方式，一般認爲可能性最大。六日，駐北平的日本特派員都有專電反映說：「北平的意思是田中訪平卽決定交換大使，一舉復交。」然後再由外交事務當局協商和約細則。

這方式與日本於一九五六年與蘇俄復交時的方式相似，當時日本與蘇俄發表聯合宣言，交換大使，恢復國交，而因「北方領土」問題不能解決，和約延至今年秋天才將開始談判（九月開始預備會議）。

但日本與中共之須所採取的方式，可能與日蘇的畧有不同。一般認爲在日本同意「復交」時，日本將承認中共所提的「復交三原則」（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代表中國的唯一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廢除中日和約），雖然在文字的表現上，中共可作些讓步。同時，還可能把和約的重要原則和完成期限作了決定而列入聯合公報中，然後由事務當局根據已定原則開始實務的協商。

夏威夷會談求美諒解

不管怎樣，日本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將破壞亞太的均勢，對國際局勢影響甚大。特別對美國的亞權政策和中日關係的影響更爲深刻。田中也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一再聲明，在他訪平之前，亟欲取得中美兩國的諒解。

美國總統尼克遜和田中已定九月一日至二日（日本時間）在夏威夷會談，據報道說，屆時田中將向美國表示，日本雖與中共建交，但仍將維持日美安全條約。這點，美國自將表示歡迎。

不過，對於六九年日美聯合公報中所載「台灣海峽的安全對日本安全非常重要」的所謂「台灣條欵」，日本認爲「情勢已起變化，事實上已經消滅」。（福田前外相卽已作此表明），希望美國對此予以了解，但美國認爲「台灣條欵」今後還是非常重要，不希望日公然表明「廢除」。日本能否說服美國，這是夏威夷會談焦點之一。

派特使求我諒解

田中對於日本與中華民國的歷史關係，也一再表示重視。所以各報消息都說田中將於九月下旬訪平之前，派一大員作爲他的特使赴台訪問我政府首長，說明日本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眞意」，以及今後仍將與我「維持貿易、文化現實關係」的方針，以求得我國的諒解。

今日報載，田中將於九月一日赴夏威夷與尼克遜會談之前，委三木爲副總理，椎名爲副總裁。人們認爲椎名之任副總裁，可能與田中擬派他爲赴台特使的計劃有密切關係。

最近日本報紙曾提起三個「特使」的人選，卽岸、愛知和椎名。這三人都做過外相，並都與中華民國有友好關係。但聞岸已辭退。愛知則似不夠份量，故人們認爲元老椎名的可能性最大。假如椎名果被提升爲副總裁，其可能性就更大了。

田中加速與毛勾搭

芳亭

田中內閣成立之後即以「加速日中（共）國交正常化」爲其外交政策的「急務」，並積極向前推進，而其速度之快，遠在一般人「預想以上」（日本各報評語）。

現在，田中和其外相大平將於九月下旬訪問北平，並可能一舉與中共「建交」，已成爲東京一般的看法。

新閣成立後加速步伐

在新閣成立以來的短短一個月之內，田中政府正如日本新聞所形容的那樣，「開足馬力」推動與中共「國交正常化」的速成。

以下是一個月來的重要情況：

㈠大平以現職外相地位出席藤山愛一郎（「日中（共）恢復邦交促進議員聯盟」會長）的酒會，與率領「上海舞劇團」來日公演（團員共二〇八名，現公演完畢即將回去）的該團團長孫平化和中共駐東京「備忘錄貿易辦事處」的首席代表蕭向前（孫平化是他的前任）「握手言歡」。兩天後並正式約孫蕭兩人會談。日本政府認爲這是「政府間接觸的開始」，但中共方面只認爲是「政府間接觸的準備會談」。而主張「正式的政府間接觸，要在田中訪平時才開始。」

㈡中曾根通產相許可倉敷紡織公司申請，使用輸出入銀行資金向中共輸出人造纖維整套工廠設備，實際上等於宣告維持七年以上的「吉田書簡」失效。

㈢田中爲求自民黨內對與中共「國交正常化」問題的一致意見而設立的「日中（共）關係正常化協議會」，已同意田中訪問北平，就正常化問題與中共首腦「坦率交換意見」。

日本的「基本見解」

㈣大平三日在「協議會」表明「日本一朝與中共建立國交，就不能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但與中共建交後，對與中華民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仍將予以現實的處理。」外務省政次青木，同一天在政務次官會議席上發表日本政府關於「日中（共）正常化」問題的「基本見解」，其中最重要也就是大平所提的兩點。大平和青木的表明，引起黨內右派議員的嚴重抗議，指摘他們「不應在黨對原則問題未作任何決定之前，即發表政府的方針。」第二天，青木聲明「這是個人的見解，而不是政府的已定方針」。

㈤日本航空和全日本航空兩公司，將派兩架飛機作爲「上海舞劇團」的「包機」，把舞劇團的成員直接由東京送到上海。爲此，已定十一日作一次「試航」，中共已派六名「民航局」的技術人員抵此參加「試航」。舞劇團回去時（十六日），日航和全日空兩公司社長以及運輸省四個技術官，也將隨機去訪問大陸。人們預料他們將在那裏進行開航的協商。

上海球隊由滬直接入境

㈥日本國際電話電報局未經中共同意即已進行在北平設立電視地面局，準備田中訪平時可與尼克遜訪平時一樣，通過衛星傳播訪平實況。

㈦橫濱市邀請的「上海中學足球聯隊」八日抵步，是由上海乘船直接抵此的。這是中共人員不必經香港總領事簽證手續而直接入境的第一批。代替香港總領事館發給簽證的是日本駐北平的「備忘錄貿易事務所」，這個貿易事務所因此代行了領事館的業務，變爲一個外交機構。這個機構的成員近由五人增加至十人。日本利用這個機會，十日在北平舉行酒會招待各國外交官和商務官，到一百五十人。日本特派員說這是該所成立以來的「最大一次酒會」。

田中表明立場

㈧田中首相七日在同駐內閣日記者團的懇談會席上表明：「近年來各國與中共建交時，沒有一個能夠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日本自不能例外。」田中這話，證實了三日大平和青木所說的「一旦日本與中共建交，就很難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並不是什麼「私人見解」，而是日本政府的立場。

田中顯欲以此爲大平撐腰，以免大平受黨內反對黨的攻擊。但田中以首相地位說出此話，其分量當非大平、青木所能比擬。所以人們由此推測，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的準備，可能已到了「最後的階段」了。

九月下旬訪平的安排

田中在對日記者團的談話中，對於他訪平的日期以及如何「正常化」的方式問題，都避作明確的表示。他仍然說「這一切都[illegible]

的共黨黨員是百分之九十四點二與百分之五點八之比。

（居統治地位的共產黨是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中共、古巴、捷克、東德、匈牙利、北朝鮮、北越、外蒙古、波蘭、羅馬尼亞、蘇聯和南斯拉夫。）

在共黨世界內，中國共產黨擁有一千七百萬黨員。蘇聯共產黨擁有一千四百五十萬黨員，合共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一，這種情形去年沒有改變。

在非共黨國家內，共黨勢力沉滯不振的跡象相當明顯，特別是西歐爲然，法國和意大利幾乎佔非共黨國家黨員的百分之九十。法國共黨人數爲二十七萬五千人，意大利共黨人數的紀錄是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人——和一九七〇年的共黨人數幾乎完全一樣。

這項調查指出，一九七一年中，西歐其他共產黨「不是地位很少改進，就是繼續無力地敲打立法議會緊閉的大門」。

這項報告又說，亞洲方面，印度共產黨「在一九七〇年底對他們運動中一些輕微的發展跡象大爲興奮……」但是印度總理甘地夫人一九七一年三月的壓倒性勝利使共產黨「一敗塗地」。

這項調查指出，亞洲及太平洋洲地區共黨人數爲三十二萬一千人，佔世界總數的百分之零點七，比一九七〇年的數字則減少約四千人。

南美共黨發展快

不過，東亞及南亞地區的共黨人數則畧有增加，七一年的數字是二十萬人，七〇年的數字爲二十一萬人。非洲的共黨人數，七〇年爲九千五百人，去年爲九千九百人，所增甚少。

增加最多的爲拉丁美洲，七〇年的數字是十八萬一千人，七一年的數字升至二十二萬七千人。所增加的四萬六千人差不多全是智利造成的。一九七〇年智利的共黨人數爲四萬五千人，去年增加一倍。智利共產黨是該國聯合政府的一部份。該政府由阿連德總統的社會黨所領導。

這項調查顯示出，八十九個共黨中，親蘇聯的只有四十二個，不及半數，親中共的有六個。另外三十三個不是中立就是公開表示和中蘇兩大共產國家不和。剩下來的八個共黨則因爲規模大小，無法獲得有關它們立場的資料。

該調查還有一項發現，每一共產黨，無論是否掌握權力，都只是代表該國人口的一小部份。

資料室

「實際首領」與「漏網骨幹」

詠輝

八月份的毛共「紅旗」雜誌，有一篇關於「掌握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的文章，坦承每隔若干年就要搞一次大鬥爭；又說鬥爭有時也交叉進行（即同時和連續地）。文章暗示，下一次的大鬥爭的對象，將會是「上次鬥爭中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實際首領或漏網的骨幹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實際首領」和「漏網骨幹」兩個名詞。

王光美的供詞

到底「文革」以前，在中國大陸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實際首領」是誰，我們千萬不可輕率地答稱就是劉少奇。何以？筆者且提供北平「清華井崗山兵團」公審王光美（劉少奇之妻）的幾個對話片斷讓讀者參考一下：

問：我再問你，劉少奇在天津講的反動話（一九四九年）你怎麼看？

答（王光美答，下同）：天津的話，有好的，有不好的，……但「紅色資本家」不是他講的，我知道，我不說是誰。（筆者按：那個「誰」就是周恩來。）

問：「三自一包」是哪個混蛋搞的？

答：「三自一包」不是他（劉）提出的，他認爲這是「歷史大倒退」，是反對的。」（筆者按：據當年曾聽過周恩來報告錄音帶的一位友人證實，周恩來首先提出「三自一包」。）

問：劉少奇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中國」還有誰搞資本主義啊？

答：「中國」是有人搞資本主義。誰？我不知道。（筆者按：不說吧了，是暗指周恩來。）

「無省聯」的說法

除了「公審王光美」的對答，在中共另一個極左派的文件裏，我們也可以找到「實際首領」與「漏網骨幹」的一些線索。那是湖南「省無聯」組織的一篇「中國何處去」的綱領性的文件。特摘引兩段如下：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個最大的現實就是百分之九十的高幹靠邊站了，當時從湖南來看，張平化、章伯森、華國鋒之流的權力小到零，從中央來看，財政部、廣播局等部門紛紛奪權，李先念、陳毅、譚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們的周恩來的權力也大大下降，……」

但現在的情形怎樣？剛好顛倒過來，那些「漏網骨幹」的權力和「實際首領」的權力再度上升至一百了。

又一處說：「中國紅色資本家階級目前的總代表——周恩來在二、三月的勝利面前（筆者按：即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風」）利令智昏，忽忽忙忙地妄圖在全國各地立即建立革委會，如果讓資產階級企圖實現，無產階級的退卻就會退入墳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會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發出了反擊的號令。」

現在的情形毛派還離開「退入墳墓」有多遠？林彪一伙且已經「進入墳墓」去了。

參考過上引中共內部文件的片斷，我們對於現在「紅旗」文章的「冷言冷語」，什麼「實際首領」「漏網骨幹」之類，便不會覺得太難理解。

美成功發射地球資源衛星A

這種探測地球資源的技術衛星，可說是對人類最有用的衛星。

美國太空總署發射的新人造衛星，可能是最有用的衛星。它是七月二十三日國際時間一八〇六時從加州隆浦克西方試驗場發射，正向南方飛去的，名為「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簡稱ERTS——A），重八百九十一公斤的、蝴蝶狀的試驗性人造衛星。

這衛星起飛後幾分鐘，由三角火箭的第二節把它推入近乎正圓形的「繞極軌跡」中，距地約九百二十公里。

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在這自南至北的軌跡中繞飛過兩極，每一百零三分鐘繞地球一週。但是，它之所以與眾不同，主要在它的作用。

它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專為調查地球的固定及變動特色——特別是對人類有用的資源——以改善地上生活的太空船。

它的任務在下望陸地及海洋，以它的電子感覺器取得地上各地區的形象。由於地球在該衛星下面，向東旋轉，衛星每繞過地球一週時，可以飛越不同的一片地區。因此，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每十八天就可以飛遍全球表面，然後再開始新的一週。

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預期將工作一年，準備完成這樣的地球探測二十次，不過有時地上命令關閉其感覺器以節省電力，或者在資料儲藏系統告滿之時暫停感覺器的工作。

不少國家的技師小組接受訓練，能解答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傳回的照片及資料，技師們有的曾在美受訓，知道如何分析衛星傳回資料。

資料要能迅速分發及解釋，始能有用，作為試驗用的地球資料技術衛星A，將測試如何應用這樣的系統來收集資料以及如何作有效的分發。

美國太空總署審定合格的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資料「主要調查員」，計有三百個小組的科學家，包括在美國以外三十四個國家的近一百位科學家。他們將收到有關他們自己國家或者自己研究科目的衛星資料。

但是美國政府資料中心（在南達科他的西奧克斯瀑布）公開供應這種資料，只收印刷成本。

農業、林業、漁業和採鑛業的工作，將受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的改變，控制旱澇也會出現新成就，空氣和水的污染可以減輕，地震和火山爆發可以預測。

六十年代中，像地球資源技術衛星中所用的感覺器，曾經裝在高飛的飛機以及在「雙子星座」和「太陽神」飛行中進行試驗，證明如果採用在像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那樣的自動化人造衛星中，可能會得到這樣的重要結果。

例如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的三架電視攝影機和掃瞄系統，可以使受過訓練的照片解釋人員判斷農地所含水分、鹽分及其它特徵，幫助農人決定最好種什麼作物以及採用什麼耕種技術。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較後時期中將測錄作物成長情形，偵察病害和蟲害，往往不是在地上所能及時發現的植物。

在地球軌跡內用不同顏色的濾片及肉眼看不見的顏色進行觀察，可以提供污染情形，不同魚類集中以及礦藏所在等資料，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所能取得的實用結果之一，將是訂正現在的地圖。

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的儀器由太陽電池供電，把太陽的輻射能轉變成電。太陽電池板是翼狀的，每一片大小和衛星本身一樣。太陽電池板合攏時，整個太空船像隻三公尺高，三點四尺寬的大蝴蝶。

過去十年中，自動化為人造衛星引用了新技術。最著名的是通訊衛星，使各大洲間可以傳送電視節目，並且改進了其它方式的通訊。還有增加氣象預告資料的氣象衛星。

續地球資源技術衛星A之後發射的，將是一九七三年的地球資源技術衛星B。

全世界有多少共產黨員

——美國務院情報及研究局研究報告

國際共黨運動繼續受到兩個長久的重大問題的煩擾，其一是很多並非處有統治地位的共黨愈趨沉滯，其二是莫斯科和那些繼續反對克里姆林宮爭取霸權的野心的共黨——無論是否處於統治地位——之間的深刻分歧。

八十九個共黨

上述結論，是根據美國國務院情報及研究局最近出版的一份題為「共黨組織的世界力量」的報告而得的。這是該項調查的第二十四屆年報，截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為止的資料都包括在內。

這份報告顯示出，全世界共黨數量自一九七〇年以來並無改變。全世界約有八十九個共產黨，黨員人數達四千七百二十萬人。十四個處統治地位的共黨仍佔去大部份黨員，約達四千四百四十萬人即總數百分之九十四點一。在非共黨國家的黨員人數約為二百八十萬人，佔總數百分之五點九。

十四個掌權

一九七〇年統治地位的共產黨員與非統治地位

作卻絕對沒有如此豐富的。

同時，也充分顯示了孔子在生之時，原是非常失意的，「道不行乃歸魯著書」，以教後世。死後亦不「哀榮」，他的學說首次遭到摧殘的暴君是秦始皇，而一度陷於絕續關頭。直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以後，二千年來，孔子就一直在中國學術界取得了正統的地位，壓倒一切；甚至入主中國的蒙、滿兩族，也無不尊崇儒學。例如：元成宗鐵木耳卽曾下詔褒崇云：「孔子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淸聖祖玄樺，也曾自稱：八歲時開始唸四書，而他最歡喜讀是「中庸」和「大學」，一句一字都不肯錯過。雖然明太祖朱元璋曾經認爲孔子徒孫孟子所說：「君之親臣如犬馬，則臣之親君如國人；君之親臣如土芥，則臣之親君如寇讎」的理論，未免太過火了，於是把孟子的神位，一度從孔廟中撤了出來，不讓他陪孔夫子吃猪肉。但他後來又覺得孟子努力闢邪說，辨異端，發揚聖人之道，情有可原，因而恢復了孟子的神位。自稱「太平天國」的王爺如洪、楊輩，假天主教之名，而到處焚學宮，燬孔廟，以致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其倒行逆施，無所不用其極。終爲維護中國明教的曾國藩諸人所削平。至「五四」運動之後，也沒有眞正打倒孔家店。

儒學對三民主義的影响

綜合以上的歷史事實及孔子的人格思想而論：認爲一種學說能夠流傳幾千年，自然有其眞理的存在，怎可「道今非古」，一一以抹煞？而一般反對儒學的人，則指摘孔子的學說，不外以堯舜之道爲理想，以文武周公之治爲目標，充滿了復古思想，一味逃避現實，希望「夢見周公」，以爲只有「先王之道」，才是十全十美的。這對於中國民間的影响，造成了「遵古法製」的觀念，事事墨守成規，對於士大夫階級已養成了靠經典吃飯的風氣。把寶貴的光陰全部浪費在書堆裏，使到所有的讀書人個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二千年來書生所以無用，秀才所以造反三年不成，都是受了儒學的重大影响！而且使國家實業落伍。

況且儒學的基本典籍，只有四書五經——詩、書、易、禮、春秋。「詩」爲西周東周的詩歌，「書」是政治言論的記載，「孔」是制度禮節的記載，「易」爲哲學，亦近乎卜筮的書籍，「春秋」僅爲一部編年史罷了。殊不知孔子的思想是「一日新，又一新」的；禮運大同篇就竭力促進「天下爲公，世界大同」。孫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義」之主要內容，就多半是以孔孟的學說思想爲根據的。他認爲孔子的學說是中華民族思想上的大動脈，我國的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夠巍然獨立，也就在此。國父嘗說：「政治哲學，西洋各國還要求之於中國，孔子的學說爲三民主義之根源。……」今天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共主要思想，卽在發揚三民主義的精神——以「至仁」對毛共的「至不仁」！

然而，不幸得很，數典忘祖的毛澤東竊據中國大陸之後，不特罷黜了儒學；而且也摧毁了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從未間斷過的光榮歷史，及其優美的傳統文

孔子？

胡養之

[illegible]吞活剝地強迫人民去信奉它爲千古不移的「眞理」；尤其是[illegible]的妖孽毛澤東，爲圖建立其暴虐的獨裁政權，更不惜施行其卑鄙無恥的手段，醜詆孔子是「封建帝王，獨夫民賊的維護者，地主和剝削階級的工具。……」實際說來，這顯然是毛澤東自己罵自己，而與孔子的思想恰好相反。

孔孟爲暴君獨夫死敵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可以看到讀到孔子對那些暴君獨夫是毫不留情的。他在那封建的專制社會裏，大事發揚其反抗的精神。茲容舉其「語錄」如下：「見義不爲無勇也」；「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君子不憂不懼」；「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他還稱讚過管仲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至於國府捐贈聯合國的石匾所刻孔子語錄，外電雖未說明，但很可能是禮運大同篇上那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

孔子徒孫孟子反抗得更露骨，他對齊宣王曾公開地表示：「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並提倡：「不膚撓，不同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這種偉大的反抗精神，對暴君獨夫而言是絕對不利的。是故，孔、孟成爲歷史上的暴君獨夫如秦始皇、毛澤東之流的死對頭，而孔子的語錄，自然也不能見容於毛幫。況且那塊刻有孔子語錄的大理石匾，又置於聯合代表們的主要休息室附近，正義凜然，大氣磅礡，彷彿一塊照妖鏡，令到北平派去那裏的一羣牛鬼蛇神，被照得原形畢露，怎教他們不心驚膽寒，失魂落魄呢！

總之，孔孟學說與馬列主義是敵對的。由於馬列主義是唯物論，而孔孟學說則以唯心爲範疇；馬列信徒——毛澤東主張打倒宗法思想，破壞家庭制度，而孔子則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爲出發點，維護家庭制度，毛共主張階級鬬爭、清算、屠殺和排除異己，孔子則提倡忠恕之道，「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毛共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孔子則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孟子更主張全民政治。因之，孔子之道與馬列主義根本水火不容，假如孔子九泉有知，則必大罵馬列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異端邪說，甚至爲禽獸，非「鳴鼓而攻之」不可！

孔子的語錄能夠在聯合國內豎碑立傳，原是中華民族的光榮，炎黃子孫應值得驕傲！可是，非我族類的毛幫，因喪盡天良，一見到不利它的事物，而杯弓蛇影，怕得要死。於是良心一橫，竟出賣祖宗。在國外尚且如此橫行，在國內更不堪想像。

有人說毛澤東根本不是中國人，更不是炎黃的子孫。究竟他是什麼地方的人呢？據約翰根室所寫的「亞洲內幕」中有一般記載：「人種學家認爲毛澤東可能是馬來種；又混有蒙古人的血液。」換言之，他是一個雜種，怪不得具有如此粗獷殘忍的性格，不僅企圖摧毁咱們中國的固有文化，甚至連孔聖人也更加以「鞭屍」。一項來自聯合國八月四日的電訊報導：中華民國代表團，於一九六八年捐贈聯合國一塊大理石匾額，上刻有孔夫子的語錄，其下銅牌則書有捐贈者及日期，放置在聯合國代表主要休息室入口處附近。因此遭到毛共代表團的歧視，而最近已更求移去了。」

假定毛是中國人的話，即使不滿國民黨也不致歧視孔子的。但幾百年前入主中國的蒙古人和滿人，都尊崇孔子；甚至馬列信徒劉少奇，也曾吹捧過孔子。由於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北平「人民日報」發表一篇以「劉少奇爲孔子招魂」的文章後，曾令人啼笑皆非！因爲劉少奇原是中共「國家主席」，共產黨的理論家，俄共「老大哥」也公認他爲馬列信徒，典型的國際共產主義者。他爲何還要捧出孔子那塊舊招牌來號召呢？這充分顯示馬列信徒已看清楚了馬列主義的確不適合於中國；而所謂「毛澤東思想」也者，更是狗屁不如，絕對行不通。因之，他不能不改其手法，重新宣揚孔孟學說。

孔孟將必戰勝馬列

大家都知道：自毛澤東竊據大陸之後，早在一九五〇年就宣佈取締了中國的儒學，把孔孟之道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在時間上言，中共血腥統治大陸達二十年以上，爲什麼仍攪到民不聊生，老百姓依然拼命向海外逃亡？足證共產主義的失敗。設若劉少奇眞的會便標榜着「人類之愛」、「階級鬬爭熄滅論」、「黨內和平論」及「讀書做官論」等等，那也只能證明馬列已失去黨內外的人心，不能便人民安居樂業，及促進社會繁榮。

這又不僅是劉少奇了解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社會；外國人也有同樣的看法。自稱「中國通」的美作家梭尼，於一九五一年二月間，即在「記者雜誌」上發表一篇以「論中共弱點」爲題的文章中，肯定地說：「儘管毛澤東取得了大陸，但共產主義卻未能叫中國人民信服，而將來也永遠不可能強迫人民信服；最後中國人民將會消滅或消化了共產主義的。……」他並引證中國的歷史爲論據，指出「中國人的心理是聽天由命，無爲而治，擺脫一切違逆自然的人造法律；老子和孔子的教訓，顯然比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更深入人心。中國社會像一條河流，有急有緩，有寬有窄，沒有絕對或勉強的。法律越是苛刻，越發引起混亂。所以，中國的法律，一向不外乎人情，而中共的法律則完全不合乎情理。……雖然中國以往是君主專制，但其官民間的關係，卻非法治而係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和協狀態。若有統治者濫用職權，攪亂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末人民就會起來革命。中共是否已經騎上將來會吃掉自己的老虎背上呢？無疑地死守教條的共產主義，決不能長久跨在沒有教條觀念的人民頭上。縱觀中國歷代的革命力量，多半來自民間的一點一滴。……」

毛幫爲何

所謂中國人民將消滅或消化共產主義，即是說孔孟之道將必戰勝馬、列、史、毛的理論吧，無怪乎劉少奇極力吹捧孔子的。而劉少奇對馬、列、史主義確有獨到之見，非毛澤東所能望其項背；尤其於辯證法之應用，更是純熟已極。實際上，他具有第三國際的工作經驗；又獲得國內共黨組織上的成效；同時中共過去的黨章也由他起草，顯然融合了馬、列、史、毛的理論，而仍認遠不及孔孟之道。

不錯，學術自由，原是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如所週知：歐洲各國，在中世紀時代的復古思想，也曾深入人心，基督教的聖經和亞理斯多德的著作，確曾支配了一切，一般所謂「有志之士」，都以比擬古人爲滿足；後來因爲有幾個怪傑如培根羅哲爾、符爾德及培根法蘭斯等崛起，高舉「打倒古人」的義旗，闡揚革命的精神，於是造成了今日西歐科學的發達。不過話分兩頭，在中國的先秦時代，學術的發展情形，何嘗不是羣芳競卉？照漢班固的分類，計有：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詩賦家、兵家、才技家、數學家等等，各有各的地位，可說甚極一時。然其中除了墨翟的論政法：「兼愛」、「非攻」、「非命」、「尚實」、「尚同」、「節無」、「節喪」等，稍具理論系統外，其餘如楊朱所提倡的「爲命論」、「唯我主義」，都是不足道的。

蒙滿兩族也尊崇孔子

至於儒學之所以能夠盛行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它所提倡的「忠孝」，便很適合於以農業爲基礎的社會所需要；而「仁愛」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是恕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和協狀態。

另一方面則因爲儒學範圍相當廣泛，包括着形而上學、倫理觀念、政治思想等，尤其能夠隨時吸收敵對學派如老莊、佛等學說的特長，以充實自己，而非一種固執的落伍思想。

儘管曾經有人誤解孔子「學而優則仕」的理論，以爲他那做官的思想太濃厚，致令人人都想做官發財。其實，大謬不然。我們只要翻開歷史一讀，便可以看到如下的記載：「孔子仕魯，宰中牟而四方則，爲司寇而三月治；並且隨三都之邑，返汶陽之用，若久於魯，則魯一治變於道，三年有成，豈虛語哉！乃季子嫉之，女樂一受，聖駕難留，周遊列國，在齊七年，至魏五次，仰德容者七十二君，欣道範者七十二子，而大道莫行，終歸於杏壇傳教。……」

由是可見孔子的作風是爲人民服務的，而不肯屈服於任何惡勢力。誠如漢代大儒董仲舒對孔子的讚嘆道：「嗟乎！天欲平治天下耶，何以屈孔子？天不欲平治天下耶，又何必生孔子？」這即是說以孔子的學術道德爲什麼不能見用於人君？但他在其後一段加以解釋說：「蓋屈孔子者，天不平治春秋之天下也。而必生孔子者，天欲平治萬世之天下也。」質言，孔子的志業不完全在於春秋時代，而是在於後世人類。事實上，如果孔子眞正做了大官的話，他作春秋[illegible]

共軍的第二類主要的活動乃是搜刮民財。佔領區內無論貧富，都是共幹假革命之名行搜刮洗刼之實的對象。不過他們不願居民餓死，因爲餓死了對共軍並不有利，而且影響了下一期的耕作收穫。所以除了沒收存糧之外，每月發給居民一次口糧。餘糧便向北運送，以充軍糧。口糧以每人每日二五〇克計發。平定省內，共幹規定不論家中有無存糧，村民每人必須繳糧二十公斤。村民有用瓷罐埋藏錢米於地下者，共幹逐屋搜查，輒用鐵棒敲刺可能埋藏的地點。

共幹課稅的方式，係將所有的人家按住屋的好壞分成二類。第一類（約佔三分之二）必須繳付五十元至五百元不等的稅金。第二類爲貧戶以義務勞動代替繳稅。

發行戰時公債

另外一種搜刮的方式是沒收或充公。藥房或藥庫中所有的醫藥材料，都由共軍專門工作小隊前來搜查，予以沒收後運往北方。凡有親屬在越南政府或軍隊中服務的人家，或被認爲有人親政府的人家，其財產一概沒收。農民耕作的土地亦悉加沒收，成爲公社所有。

此外尙有發行戰時公債，規定每一村民每週照配領認購。發行共黨紙幣以兌換越南幣或製購貨物，[illegible]，使可照數發盡。最要緊的還是經濟生產，多半指的是糧食生產。動員全體村民，加以組織，驅往耕作。所產稻米，百分之九十歸公社所有，百分之十留給村民，這是共黨的故技，不過因爲佔領時間尙短，還不到秋收的季節。

第三類主要活動介於前二者之間，也唯有二者做好之後，始能實現。那就是透過組織的方式，在羣眾間建立統一的「革命」思想，促進村民爲共產主義效忠的動機。所以凡是唯心論、存在主義、理想主義、儒家思想等，都在摒除消滅之列。其所用的工具便是組織結構。於是乃有「大眾陣線」大帽子下的農會、婦女會、學生會、工人解放會、老人會等組織名目的出現。其目的無非動員村民，作爲控制其精力的機構。這些羣眾運動猶如一張巨網，籠罩着全體村民，使村民的一切都在共黨控制之中。在這次攻勢中，更特別用以誘使越南人民脫離政府、軍隊，改變信仰的計劃上，共幹發給村民通行證，使他們尋訪自由區的親友，勸誘親友回鄉；或教村民寫信給越南軍中的親友，勸誘他們逃亡，投歸共黨的魔掌。

集體強迫遷居

北越在廣治省有一種特別的做法，是其他地方所少見的。那就是集體強迫遷徙。有些縣份，所有鄉村都強迫疏散，將人民趕往北方的營帳中，其目的顯然是要在敵我之間製造隔絕的地區。

廣治省的安全審查亦比任何地區做得徹底。共軍以換發身份證作爲控制人口的法寶。身份證分幾種顏色，視持有者的政治成分而定。紅色的表示曾經在越南的政府機關或軍隊中做過事，或在自由地區有親屬者。綠色的表示政治立場中立。黃色的表示可靠，凡是接到紅色身份證的人民，必須立即接受思想改造課程，並將送往北越缺乏勞工的農業公社中去做苦工，要不然便是留在南方加入北越軍當兵。安全審查的作用是要人民明白，自己已屬於北越，不復是越南的人民。

從狹隘的意義上看北越軍的佔領，有一時的效果，人民的生活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北越軍所要的糧食錢財、人力，都向民眾榨取，內部的安全也控制到相當程度。但是北越的如意算盤終必歸於失敗。因爲這場戰爭是一場人心的戰爭，他們的攻勢雖曾不無收穫，可是他們付出的代價卻是失去了越南人民心目中對他們所殘留的同情。這就是他們所不曾控制的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口。

（美新處稿）

俄在埃及編年史

阿拉伯人歡迎蘇俄的幫助，但從不信任他們的共產主義，他們尙記得一九四七年蘇俄初時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劃分，並在一九四八年率先的承認新立的以色列。直至赫魯曉夫取得控制權，莫斯科始企圖利用阿拉伯人因巴勒斯坦問題仇恨西方。

一九五五年蘇俄與納薩總統簽訂的軍火交易，揭開該區的一連串糾紛的序幕，從一九五六年開始，一直至一九五八年中。

雖然蘇俄在軍事和經濟上對埃及有重大幫助，但納薩已漸漸地加深莫斯科的懷疑，因一九五八年時蘇俄對埃及與敍利亞合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表示不高興。

在一九六一年，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瓦解時，納薩抱怨蘇俄，認爲共產主義的破壞行動需負起大部分責任。

同年夏天，納薩粉碎本土的共產黨，而開羅與蘇俄人間的宣傳戰爭亦展開。

雖然如此，但莫斯科利用其對埃及的援助，將兩國間的仇恨和緩了。一批批的軍火運往埃及，莫斯科並協助埃及建築大水壩，以給予其他經濟援助。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埃及與以色列爆發了著名的「六日戰爭」，埃及和阿拉伯人大大受辱。以色列佔領了不少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的土地，數以億元計的蘇俄裝備化爲烏有。

但從此莫斯科似乎對埃及應否使用蘇俄武器的否決權，甚感興趣。大批蘇俄軍事顧問湧到埃及。納薩逝世，沙達接任總統，埃俄關係演變至今。

北越南侵如意算盤揭秘

意圖將越南分為兩半

北越在今年三月底發動攻勢，分三路大進兵，侵越非軍事區，企圖將越南政府管轄地區切成兩半，並直接威脅西貢。到本年七月初止，戰爭所及地區包括十四個縣份，其中七個縣份在廣治省，其餘七個分佈於迤南的平定省、崑嵩省及平隆。北越的如意算盤原以為這次攻勢可以激起各地人民反政府的所謂「起義行動」，投向共方。殊不知越南人民對共黨的作風早已洞悉風聞，上述各地區共有七十五萬人民在共軍來到之前，就紛紛南下避難。他們在難民營裏的生活雖然比不上自己的家鄉生活，可是決不聽共黨花言巧語的宣傳和引誘，都不願返回共軍佔領下的家園。至於因各種原因不及走避的越南人民，也有六十萬之衆，如今被籠罩在共黨的死亡和恐怖的統治陰影之下，聽令共軍的宰割。

本年四月間，越南政府軍在廣治省內鹵獲一件共軍的文件，稱為「十天完成勝利接收」，是北越中央對省委會所發的有關如何接收，如何管理佔領村鎮的一項指示，其內容不外思想灌輸的做法，實際工作的要領和若干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等。與其當作情報資料來研讀，毋寧由此而可深入觀察作為佔領官員的共黨幹部的愚昧想法。

原定十天接收越南

所謂十天完成勝利接收的過程是這樣的：

第一天——正規軍攻入並佔據鄉村或據點。土共游擊隊消滅原有政府幹部和內層結構，並摧毀地方自衛部隊。然後煽動人民從事「起義活動」。

第二天——策動開會和示威。成立「革命法庭」，開始審判。建立地方行政單位。對附近外國政府軍據點繼續發動軍事行動。

第三天——策動人民組織「解放會社」和其他社會運動，利用「平反」（改變黨籍）技術，以中立政府軍據點，並建立防衛體系。

第四天——開始思想灌輸或思想控制的課程，勸使人民捐獻金錢和稻米。

第五天——開始訓練新徵的游擊部隊。

第六天——繼續推行「獻金捐糧運動」，開始建造戰鬭村，對附近政府軍據點繼續軍事攻擊。

第七天——將人民分類分級。徵調將來需要的地方幹部和行政人員。策動勝利大會和慶祝活動。

第八至第十天——加強煽動和宣傳工作，發給獎賞，開始計劃次一階段——「起義和鬬爭階段」。

共軍在成立地方新政府之初，不免暫時留用原來越南政府管轄下的地方官員，短則數週，長則數月。等到時機成熟，便由原先派在地方上的特工人員，或從鄰近共軍控制地區調來足夠「前進」的本地人，出而接替。地方政府一經組織，各種羣衆運動亦就展開，搜刮工作相繼而來。清算鬬爭層出不窮，村中壯丁都徵充民兵而接受訓練（可是不發槍枝）。

共黨在佔領地區所展開的主要活動，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大類，在這三大類活動上，可以看出共黨處心積慮的主要動機和目標。

實行三類工作

第一類活動是在確保共產主義的推行，也可稱為內部安全措施。目的在消滅一切潛在的敵對分子。因為越戰打了這麼久，村民們慘痛的記憶猶新，以往他們曾直接或間接地在共黨掌握下，飽嘗痛苦。共幹們深知村民們心目中對共黨深懷痛恨。凡是憎恨共黨強烈的人民，都在佔領軍到達前逃往南方。不過，也有決心留下來，要在暗地裏和共黨周旋，要在最危險的地區破壞共黨的統治的。這種人代表着越戰中眞正的無名英雄。在共黨的心目中，這種敵人自必需加以清除。於是，共黨的作為便超越了內部完全的正常限度。共黨的用意是要做到絕無潛在反對的餘地存在，是要達到全體村民無異議地支持共黨和它的一切作為。在積極方面，共幹鼓其如簧之舌，加強煽動和宣傳，以爭取人民的順從。如果尚有人不順從的，則消極方面便用殺人而不見血的恐怖手段來對付他們。照六月下旬的統計，每週平均暗殺一五〇人，打傷二九〇人，以及綁架、誘拐或徵用五〇〇人。「革命法庭」的審判，亂加罪名，任意處決無辜村里長和村民者，所在都有，可以說不計其數。

在祿寧城裏，共幹們推行一種所謂「交出親友」運動，凡是已判死刑的人只要供出公務員或軍人的藏匿地點，便可獲得赦免。

一次就活埋四五十人的慘劇，是共軍的得意傑作，在北越佔領區也是屢見不鮮的。

共軍最不願看見居民逃離本鄉。常常對準難民發射火箭筒和手榴彈，以比

從楊沫曲波的「解放」說起

待旦

楊沫和她的「青春之歌」

幾個月前傳出七十餘歲高齡的冰心，將「老牛拖破車」，計劃寫一部書的消息。最近出版的「人民中國」雜誌日文版又透露，著名的女作家「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現時在北京郊區的山村中體驗生活，打算寫一本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據說也在東北一個工廠中參加勞動，體驗生活。準備創作新的小說，也準備修改他的成名作「林海雪原」。而「誰是最可愛的人」的作者魏巍，聽說也在埋頭修改他這本書，以便重版。

「人民中國」雜誌日文版所刊登的這些消息，我相信是真實的。「文革」既已過去，無論如何總應該「解放」三幾位作家來支撐門面的。要不然，老一輩的作家只有一位冰心，年青的只有一位高玉寶（筆者按：我認為他根本不能配稱為作家），實在也太不像樣了，這不僅顯得人才寥落，也顯得中共當局太沒有氣度了。

儘管獲得「解放」的作家是這麼有限，大致只佔千分之一，但能解放三兩人總比不「解放」好。

不可否認，楊沫是近二十年來成長的傑出的女作家，她的「青春之歌」就遠比同時期的「革命小說」，如「林海雪原」、「苦菜花」等為好。楊沫的歷史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她受過相當的教育（好像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很早就參加中共的「革命」鬥爭。「青春之歌」裏所描寫的「革命」生活，有一些是她親自經歷過的。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間，她曾經寫過一部名叫「葦塘紀事」的中篇小說，並出版過單行本。但那時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廣泛的注意。此後她便埋頭寫她的成名作「青春之歌」，五八年出版轟動一時，不久便被搬上銀幕，成績甚佳。

倘如撇開政治不談，「青春之歌」無疑是一部有相當成就的作品，在內容方面它多少反映了左翼青年的歷程，以藝術觀點來看，它幾個主要人物的個性都十分鮮明，共產黨的八股腔也不那麼濃。

然而，也許正由於她的筆下沒有那股腐氣沖天的「黨八股」味，五九、六〇年間，「青春之歌」被人指責為「充滿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有一個叫做郭開的共幹，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全盤否定「青春之歌」的評論文章，引起了一場辯論。記得當時我們班同學會集體寫一篇反批評，肯定「青春之歌」的價值。這篇文章雖未發表，但茅盾那篇總結性的文章，其基本觀點跟我們的倒是一致的，聊引以為慰。

楊沫等獲得「解放」，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關於她正從事一篇長篇小說創作的傳說，我不能不表示懷疑。「文革」運動對知識分子的創傷，實在比「反右」還要厲害得多，而楊沫本人也受到相當激烈的打擊，由於她在「青春之歌」中描寫由劉少奇和彭真等領導的，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因而被中共指責為劉、鄧、彭的忠實走狗。說楊沫的作品是為資產階級當權派立傳。曾為此寫過檢討，捱過猛烈的鬥爭。並且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經過這種創傷，雖說她是中共黨員，我很懷疑她是否還能夠為這個黨歌功頌德。即使她在壓力下被逼寫成一本反映抗日戰爭的小說，我也懷疑她的新作能否達到「青春之歌」水平。

中共掀起改書的狂潮

「文革」後中共掀起一股改書的狂潮。無論是史學或文學著作，只要重版，必定經過一番大刪大補的修改過程。新版的范文瀾著的「中國通史」，就給予人一種面目全非的感覺。其他計劃重版的書籍，多仍在修改之中。「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誰是最可愛的人」具體的修改過程，我們雖不得而知，但大致是改動一些什麼東西，想必是知道的。像「青春之歌」當然是要改動對「一二‧九」運動的描寫了。原著中對中共白區工作領導人的熱烈歌頌，毫無疑問是要刪掉的了，而原著中不提到或少提延安和毛，這兩「毛病」恐怕也是要被迫「改正」（按：應該是改歪）的，要被逼多呼幾句「毛主席萬歲」。但倘若經過這樣的「修改」，新版的「青春之歌」還能算是「青春之歌」嗎？

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原是取材自曲波的「林海雪原」。而「林海雪原」卻是反映「解放」戰爭期間東北的「剿匪」生活，以一個偵察團的活動為線索，小說裏沒有提出林彪的名字，也沒有影射林彪的人物。但「林彪事件」後，此間報紙傳出一則消息說，「智取威虎山」已經停止演出。這一消息雖未能證實，但至少近月來是沒有聽到中共提起這樣板戲，而頻頻演出的樣板戲卻是「紅色娘子軍」和「沙家浜」。倘若果真因為「林彪事件」而禁演「智取威虎山」，那麼老毛和江青也實在太敏感了，敏感到可笑的程度。而中國的作家們在敏感至跡近神經的毛澤東夫婦的統治下進行創作，其苦也可想而知了。

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是一本著名的報告文學，內面提到「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的地方實在不少。看來魏巍也要把凡跟彭德懷有關的地方都刪去。做起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於政壇的變動而文學作品被逼修改或重寫的例子實在不多。最早似乎見於斯大林時代的蘇聯。現在則見之於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共。倘若有人問什麼是共產黨文學的特色。我認為因政治人物的更動而強迫作家修改作品以適應之就是這種特色之一。

空氣污濁危害農業

安萍

所有工業國家的空氣，污濁程度日漸加重，有碍衛生。美國亦不例外。植物病理專家認為大氣中污濁成分加多，對植物造成嚴重而持久的損害，成為農業部門一大威脅。馬里蘭州貝斯維爾的空氣污濁實驗所主任海奇斯塔德博士，和農業研究局的科學家們正在密切注意空氣污濁對各種作物的影響。

貝斯維爾的科學家們一直在研究烟草和空氣污濁的關係。他們培植的貝斯維爾W三號烟草，對臭氧特別敏感。所有污濁成分對植物為害最大的就是臭氧。這種W三號是鑑定空氣污濁程度的最佳標誌。在溫室中試驗，證明它在濾過的空氣中培育，產量倍增。現在，實驗所中還採用燕麥、苜蓿、牽牛花和豆類等對特別敏感的植物來作試驗。科學家除了要鑑定植物對空氣污濁成分的感受程度如何外，還想培育出有更大抗毒素性能品種。

蟲害、病害、養料不足、氣候欠佳等，也能造成傷害。因此，要鑑定那些是由於空氣污濁促成的傷害，是件難事。至於受了傷而外表上看不出的，就更難鑑定了。

貝斯維爾的科學家們對那些敏感的植物最感興趣，因為它們可以用測錄空氣中是否有毒害植物的微粒和氣

他還指出：「空氣污濁對植物造成有形無形的損害。葉子變色、停止生長、不開花、減量變質、枝葉枯萎等，是有形的損害。提早落葉、展緩成熟、發育不佳和生氣缺乏等，是無形的損害。」不過，有的植物卻已習於污濁，「將來或會有生存的機會。」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泰勒博士說：「空氣污濁的情形如果不想辦法改善，美國某些地區農業將不復存在。」

例如在加州，空氣中的毒質對植物造成的損害，每年約及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

一位專家說：「要在洛杉磯附近種菜，簡直不可能。」在洛杉磯以南的地區中，由於毒霧為害，橙園生產已受影響。南加州聖高戈尼奧林野區中有近二萬五千英畝的松樹，受毒霧的損害頗大。

新澤西向有「花園之州」之稱。一九四〇年前，美國的蘭花一半在該州出產。一九五四年，全州溫室作物中最重要的產品就是蘭花。但是近年來由於空氣日益污濁，許多種蘭花的農人都搬走了。汽車散發出來的



（上圖）正常的豆（左）和在污濁空氣中成
豆（右）比較時，顯示污濁空氣對植物的
度。（下圖）空氣中的氟化物質，使這隻佛
達州的牛受到損害，連骨骼都發育呈畸形。

西州中好幾百名種菠菜的農人無法再以菠菜為主要生產。污濁的空氣業已威脅其它菜農的生計。至少有三十種農產品受到同樣的威脅。

紐約州北部的大瀑布區中，有不少化學工廠，使當地無法進行農業活動。美國東南部的佛羅里達州中，有不少燐廠，每年排出氣化的氟化合物到大氣中去，使農民受到很大損失。這種化合物使牛受到非死即殘的損害，使牧場中的牧草不宜供作飼料。據邁亞美呼聲報說，它非但使果樹和松

枯萎，而且使人類感到不適。佛羅里州農業部的報告中指出有一個郡中，燐礦和製燐工廠中散發的氟化物，損害了二萬五千英畝的果地，使農人們放棄了十五萬英畝的牧場。

田納西州鴨城附近，五十年前一家冶煉廠發出的二氧化硫，把一個肥沃地區中的植物全部毀掉。現在，那片土地仍是像一小塊沙漠不毛之地。污濁的空氣造成荒涼情形，由此可見。據海奇斯塔德博士說，世界上有不少接近煉礦工廠的地方，變成了「沒有一根草的地方。」他說：「幸好今天有了各種管制空氣污濁的措施，使美國不再像以前那樣有太多的不毛之地。」

但是，空氣污濁對農業的威脅仍然存在。正如猶他大學植物學副教授德立蕭博士所說的：「世界上不少地區中，促成植物病害的空氣污濁物質在，對農業方面造成的經濟損害，已經超過天氣及害蟲所造成的損害。」

他們進行暗殺，往往說不出所以然來。

最近報載，有人付出一千美元，企圖收買白宮的保鏢謀殺尼克遜總統。要利用白宮保鏢暗殺尼克遜，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隨時隨時都有機會。不過，相信既然身為白宮保鏢，就不會那麼容易受人收買，白宮的秘密勤務隊是經過嚴格考選的，他們背景都弄得清楚，他們的職責是保護總統，要他們去謀殺總統，不是絕對沒有可能，除非有使他們認為「滿足」的報酬，區區一千美元，太過小兒科，怎能打動他們的心？相信他們的薪酬也不俗，一千元對他們沒有「誘惑作用」的。

但美國偏偏就有這種愚蠢的狂人，於是「主謀者」被捕了，這又是一宗沒有動機的謀殺，雖然及時發覺了，但足以反映要殺死總統的痴線佬十分多。因為狂人太多，防不勝防，因此尼克遜的安全問題，使華府官員極為耽心。最近尼克遜定製了一部價值一百三十餘萬美元的座駕車，據說重達萬磅，全車裝甲，槍彈固然無法射入，炸彈也不怕。

不結盟會議醜劇

在圭亞那喬治城舉行的「不結盟外長會議」，他們揚言會議的目的是「團結第三世界」，可是，他們本身卻不能團結，而露出巨大裂痕。

這條裂痕的由來是因為大會批准了南越革命政府（即越共）和被罷黜的施漢諾高棉政府成為該會議的正式成員，於是立刻引致印尼、馬來西亞及寮國離開會場，表示抗議該決定。

據圭亞那外長林白爾說：越共獲准參加該項會議，是獲得一致同意的，無進行投票，一切決定由一致的意見所作出。

如果這說法是對的，印尼、馬來西亞、寮國之退出，就表示意見並未「一致」，至少在六十六個會員國中有三個是反對的。

這個「不結盟會議」的背景如何？從這一事件可以洞悉，越共和施漢諾政府被准許參加，很明顯的這個會議是由共產黨策動的，要把這個「第三世界」做他的外圍。

不過，參加不結盟會議的是一堆「垃圾國家」，決不可能攪出什麼名堂。

施漢諾的所謂「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是設立在北平，根本不在本國的國土，是否可以代表高棉，任何人可以解答。

越共的「革命政府」雖然隱藏在越南的森林內，僅能控制極少數的南越人民，它的存在，除了極少數共產黨國家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並未予以承認。讓越共代表南越，施漢諾代表高棉都是十分不切實際，完全是基於政治偏見。

看清楚了這個所謂不結盟會議的背景，可以知道它不過是共產黨的一批傀儡，絕不可能發生什麼作用。

馬來西亞、印尼和寮國及時退出，是明智之舉。據說，新加坡的立場也和馬來西亞一樣，相信許多不願受共產黨利用的國家，也會步三國後塵，宣告退出。這個會議即使不致弄成散晒，也不會有何力量。

萬人傑

出百

·輝·

「悲觀歷頭」為何因

近日毛幫地方電台廣播農村的情形，給予人們的一個印象是：大陸正陷於旱災和飢饉的雙重困境中。

以湖南為例，據謂湘潭由於「旱情繼續發展」，大部分毛幹部「悲觀歷頭」，「認為天不下雨，苦幹也是白費」，鬭志全喪。另一方面，在道縣，毛共對於農民「多分少留」的呼聲怕得要死，除以「路線鬭爭」、「階級鬭爭」相恫嚇外，又哀求農民「節約用糧、計劃用糧」，甚至要「社員」以蔬菜充飢。

請注意，現時是農曆六、七月間，是收成季節，也正是過去農民可以任意飽餐的日子。然而，在今天的大陸，六、七月份竟出現了飢荒！農民真應該「憶苦思甜」一番了。不過不是如毛共的說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而恰恰是顛倒過來。

旱災，本來是自然現象，無可厚非。但毛共「水利建設取得輝煌成就」之言猶在耳，這「成就」，到底是什麼？

又：老毛叫嚷「備戰、備荒為人民」叫得震天價響，現在飢荒出現了，平日「備」下的「集體儲備」糧，何以不拿出少許來「為人民」？那還不算，連農民要求今年「多分點，少留點」，也視為大逆不道。毛共「為人民」之真面目於此暴露無遺矣！

共產主義世界末日

毛共「紅旗」雜誌第八期那篇「掌握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鬭爭規律」的文章，有一處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鬭爭是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社會，也只有在階級鬭爭中才能向前發展。」

該文大拋馬列書包，無非要為毛的「不斷革命論」與「階級鬭爭不熄論」找尋理論根據。

但，只要深入思考一下，我們便可發現連馬克思主義那套「鬭爭推動歷史」的說法也是荒謬的。

首先，無論按照那一門子的哲學，包括馬列主義，都承認歷史的發展是沒有盡頭的。若果說「歷史向前發展靠階級鬭爭推動」，那便等於說「階級鬭爭沒有盡頭」。

然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卻認為，人類終將要建起共產主義社會，而據說這個社會不存在階級、不存在剝削。試問，沒有階級剝削，又何得有「階級鬭爭」？沒有階級鬭爭，按照文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向前發展」便沒有了「動力」，也即是說歷史停頓了。

歷史停留不動，亦即是世界末日已到。那末，豈不是說，全人類實現了共產主義之日，也就是世界末日來到之時？共黨搞什麼「世界革命」、「共產主義運動」，豈不是在自尋死路！

橫眉語

毛澤東死亡之後

據西歐方面傳來消息說，蘇聯的對華政策是等待毛澤東死亡，他們希望毛澤東死後，中共親蘇派便會抬頭，由此改變了對蘇聯敵視的態度。

這不過是西歐人士的看法，蘇聯等待毛澤東死亡是對的，但並不希望中共的親蘇派抬頭，因爲，即使親蘇派抬頭，蘇聯還是不能完全沒有後顧之憂。如果毛澤東死後，中國內部弄到四分五裂，那便更合蘇聯的心意。只有一個分裂的中國，蘇聯才更容易操縱。

毛澤東一旦死亡，蘇聯一定會用滲透和煽動方法，鼓勵中共的地方軍人抗命，製造割據局面，大攪山頭主義，由此造成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國。

毛澤東展開反蘇宣傳運動，大概也因爲看透蘇聯這一着棋，要造成強烈的反蘇愛國民族意識。這本來是最好的對策，可惜老毛卻犯了錯誤，由於他猜忌太甚，誅除親信，先就自己製造分裂。爲了打倒劉鄧，破壞了黨的組織；爲了打倒林彪，又破壞了軍的組織，這一來，他一旦瓜直，不必蘇聯動手，分裂的局面必然出現。

毛澤東是攪革命的能手，造反本領高強，善於破壞，卻不會建設；善於煽動羣眾，把握羣眾心理；能言善辯，可以把白的說成黑，把黑的說成白，但卻沒有組織能力，這是他的弱

濟給弄得殘破不全，剩下的爛攤子還是由劉少奇來收拾。但收拾得差不多，微露復甦之象時，毛澤東又覦劉少奇爲大扒手，大攪文化大革命，實行「造反有理」，把劉少奇和他的支持者鄧小平打垮了。

這回老毛不敢再把經濟打亂，卻把黨的組織攪垮，他只好依賴軍隊來控制全局。

黨的組織還未恢復過來，老毛卻又向軍方開刀，目前，軍的組織也不能統一了。

建設未成，先行破壞，這就是毛澤東的性格。他破壞和鬬爭的結果，等於替蘇聯製造機會，假如蘇聯在毛澤東死後，眞的能製造中國分裂的話，那將是中國的大悲劇。

有人要殺尼克遜

美國雖然是個高度民主的國家，但政治暗殺，卻以美國爲最多。有人認爲，美國民間有數億手槍，人人可以藏有武器，美國的政治人物又是經常和人民接觸，要刺殺一個政治人物甚至是總統，都沒有多大困難，所謂保安措施，很難做得週密，因此兇徒要下手，仍然是成功者多。

近十年來，美國著名政治人物被謀殺的事件有約翰甘硒廸總統；競選總統的羅拔甘硒廸；黑人溫和派領袖金牧師，以及受傷不死的競選總統華萊士州長。

不過，有一個很奇怪的情形，若問他們暗殺的動機何在，卻常常找不出答案。甘硒廸總統被刺，刺客奧斯和落入警察手中，還未作供，便被另一人殺死，這使人產生「滅口」的印象。謀殺羅拔甘硒廸、金牧師以及華

能抓老鼠就是好貓

安徽有個「後瓦生產隊」，起初實行集體揷秧制，進度很慢，每日只揷十畝左右。後來，改爲定時定額制，按勞計酬，進度馬上由慢變快，工效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左右。這時，有人說勞動定額是「三自一包」、「工分掛帥」的流毒；有的毛幹也懷疑搞定額而放棄集體揷秧是倒退。毛共當局解釋說：「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事實證明，原來集體揷秧，結果造成快手等慢手，揷秧等拔秧的情況，在計劃上有平均主義傾向，影響羣眾的勞動積極性；後來定額揷秧，進度大增。實踐證明定額分配任務的方法好。」

其實，定時定額的勞動管理法本身，就是從前的「包產到戶」制，也即是所謂「生產責任制」。這一事實是任何毛共的理論家所無法狡辯的。他們最多也只能抛出一套機動論——「爲革命」來搪塞。所以，這次安徽毛共亦同樣不能舉出「定額制」與「包產到戶」有何分別。他們且似乎默認了這一事實。但卻提出「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的說法來爲「定額制」辯護，連動機論也不談了。

不過，「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的說法，也只是拾劉鄧的牙慧而已。鄧小平的名句：「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曾被毛指爲「抽掉革命內容」、不提政治，不談路線。但「實踐就是眞理」的提法與「好貓論」有何分別？它何嘗有「革命內容」？何嘗談政治、談路線？

毛共宣傳

階級敵人何其威水

海南島崖縣有個「生產隊」，前些時當晚稻揷秧進入緊張階段，大部社員竟拒絕出勤。據海南電台說，那是因爲「有些幹部一心埋頭抓生產，放鬆了抓階級鬬爭和兩條路線鬬爭，階級敵人便趁機煽動重錢輕糧的資本主義傾向」使然。經過一番「學習」和「大批判」之後，據謂「打擊了敵人的破壞活動，提高了大家的路線鬬爭覺悟，集中勞力投入揷秧，使揷秧日進度，由原來的十五畝增加到五十畝」。

毛共的這段廣播，並不是故意暴露其「黑暗面」的，它的目的，只欲證明「狠抓階級鬬爭」的重要性而已。但從那個生產隊「揷秧進度」的變化，我們卻發現「階級敵人破壞」的說法，只不過是虛構的藉口。因爲原來的進度是一日十五畝；「鬬爭階級敵人」以後竟增至一日五十畝，速率增長了三點三三倍。也卽是說，假如後來的社員出勤率是百分之一百，則原來的出勤率是百分之二十五弱。其餘百分之七十五強的社員都在「階級敵人」的煽動下，四出找錢去了。一個小小的生產隊的階級敵人便有如此巨大的威力，若全大陸的「階級敵人」聯合起來，一「煽」之下，豈非便可控制和操縱五億多人民的行動？然則，難道毛共說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完全是憑空胡說的了？「空前鞏

馬斯基怕老婆拒絕競選

—王恩—

番鬼佬季常

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怕老婆的男人，名叫季常。季常爲宋朝人，妻子柳氏性悍妬。季常每宴客，如有聲伎在座，柳氏即以杖擊壁大呼，客人都散走了。蘇軾嘗戲稱爲河東獅子。以後，凡是有怕老婆的男子漢，一般都稱爲季常癖。季常也就成爲所有懼內者的別號。

今世今日，在美國也出現了一個番鬼佬季常，因爲他怕老婆，連當副總統或當總統的機會也不要了。這個現代美國季常，其大名就叫做馬斯基。

爲什麼說馬斯基是一個怕老婆的現代季常呢？

還要從這次的美國總統競選說起。美國民主黨在初選時，已經推出麥高文爲民主黨今年的總統候選人，以便與在朝的共和黨尼克遜總統逐鹿下一屆白宮寶座。麥高文按例必須挑選出一個副總統候選人作爲他的拍檔。他在眾多的黨員當中，挑來選去，最後才決定以米蘭里州的參議員依格頓爲其副總統候選人。

麥高文在取決依格頓時，事前太過疏忽，竟沒有考慮到依格頓的健康問題。結果，美國記者經過深入調查和挖掘，竟發現依格頓在過去曾經三次進行過有關神經疲勞的檢查，又進行過兩次的電療，恐怕精神上有問題，如果當選之後，病情惡化，變成一個精線副總統，那就不得了。

回家徵詢妻子

於是，麥高文在民主黨員和美國人民的壓力之下，不得不陣前易將，揚棄了依格頓爲其競選拍檔，重選賢能。麥高文又在黨內考慮人選，從愛德華·甘廼廸、阿布哈姆·阿斯喬、赫伯特·韓福瑞到埃德蒙·馬斯基，都沒有人願意做他的副總統競選人，他們的原因各種各樣，本來沒有什麼值得談論的地方。不過，從馬斯基的拒絕理由看來，倒十分有趣，原來馬斯基就是因爲怕老婆，河東獅子不喜歡他參加副總統競選，他只得遵命，拒絕了麥高文的邀請。

當麥高文邀請馬斯基出任他的競選拍檔時，馬斯基對麥高文說，他自己不能做主意，必須回到緬州的家裏去請示老婆大人。他就在八月三日匆匆趕回肯尼邦克灘的住家，一方面徵求家人的意見；一方面打電話向朋友顧問商討。這些朋友和顧問雖然也意見分歧，但大多數還是鼓勵他接受這種邀請。當天晚上，馬斯基，他的妻子珍妮，已有五個孩子中的四個，坐在一起召開家庭會議，一直討論到深夜，還沒有討論出一個結果出來。據馬斯基後來說，決定因素還在於老婆的猶豫不決。

初選挫折有關

馬斯基夫人之所以反對丈夫參加副總統競選，也許是由於在紐哈姆賽州初選時一段不愉快的經歷所促成的。當時，有一家地方報紙對馬斯基夫人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馬斯基爲了回擊，曾在曼徹斯特市發表了一次感情衝動的演說，也許由於出言不慎，許多政治觀察家都認爲，這次演說，使到馬斯基素來的冷靜和三思而後行的聲譽受到損害，更使到他的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機會大大減少。因此，馬斯基夫人認爲，現在如果再參加副總統競選，也就不會生色了。

不過，據馬斯基說，當晚他們一家人討論到深夜，終未能得出結論。第二天早上六時半，馬斯基一覺醒來，好像靈犀一點通，終於同意了老婆的意見，在七時作出了最後決定，拒絕接受麥高文的邀請參加副總統競選。八時，馬斯基才打電話通知麥高文，後者僅簡單地回答他說：「好吧，埃德蒙，我感到很失望。」

到了八月六日，馬斯基帶了他的妻子和四個兒女，在肯尼邦克灘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他不接受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了。馬斯基在記者招待會上特別強調指出，他的拒絕麥高文的邀請，是基於「對家庭的責任以及對日益長大的孩子們的利益的」。話倒說得冠冕堂皇。他又說：「這是一個家庭決議，並不是政治上的決定。我們已經從事了四年的有關總統的政治活動。這種活動，已經疏忽了對家庭責任，對日益長大的兒女的利益，這使到全家人都感到不滿意。」

感情之債難償

馬斯基在引述「特別對於馬斯基夫人以及對兒女們的感情上的嚴重疏遠」問題上，對於他所作出的決定深感遺憾，因爲參加總統競選的挑戰是十分現實的。

自華府獲悉麥高文將邀請馬斯基參加副總統競選之後，就已經傳出馬斯基夫人堅持不願丈夫再參加競選，這當然是馬斯基最後拒絕的主要原因。爲此，馬斯基在招待會上不斷強調，他的這項決定，跟他與麥高文之間所存在的歧見是沒有關係的，他們都獲致諒解，一點也沒有牽強或誤會的地方。馬斯基表示，今後他仍然願意協助麥高文獲得勝利，只要麥高文需要他的話。馬斯基認爲，如果依格頓沒有撤銷副總統候選人資格，則一切競選活動當會更加順利。

在美國歷史上，爲了妻子和兒女的反對而放棄競選總統或副總統的人，實在是絕無僅有。自從約翰·甘廼廸總統和羅拔·甘廼廸被暗殺之後，甘廼廸家族的最後一個兒子愛德華·甘廼廸，據說因爲家人反對，始終不敢參加總統提名，但愛德華·甘廼廸的遭受家人反對，僅是因爲恐怕被人再暗殺，從此就絕了後代。

但馬斯基的拒絕副總統提名，完全是因爲老婆的反對，他本人倒也躍躍欲試。馬斯基的事件，可能成爲美國選舉史上的一段佳話。

美蘇「中國通」合作研究

蘇聯第一號中共問題專家柴尼金抵美，逗留九個月，將與美國專家聯合研究中共問題。蘇聯專家專而不博，美國專家則博而不專，彼此取長補短，將大有收穫，只怕在這種交流中爾虞我詐，就不可能研究出什麼結果了。

田雪

有「Z先生」之稱的蘇聯第一號「中共問題專家」柴尼金已悄悄抵達美國，從事一項別開生面的「美蘇合作」——由雙方專家聯合研究中共問題。

柴尼金預定在美國逗留九個月，將遍訪美國幾家最著名的設有中共問題研究所的大學，如哈佛、哥倫比亞、密契根、威斯康辛，及加州的胡佛研究院等。

根據美蘇雙方的一項「交流」協議，他有權向這大學索閱一切有關中共外交政策的研究資料，同時他也將把蘇聯收藏一部份中共資料供給美國。

以目前情況來說，美國專家們所最感興趣的當然是蘇聯手中握有的有關「林彪事件」的資料，而據說在柴尼金的行囊中帶有這批寶貴材料，這也許就是美國各大著名學府願意與蘇聯進行此種「交流」的原因所在。

蘇聯的中共問題研究，是受政府壟斷的，而美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則屬「民間學術」，由各大學各自爲政，政府不加過問。其結果是蘇聯的研究工作是單軌進行，專而不博，美國則是多頭並進，博而不專。現在彼此取長補短，如果大家拿出眞材實料，則對雙方都有好處，但誰也不敢保證在這種交流中沒有爾虞我詐。

柴尼金說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話，並且能用中文寫作。五十年代曾在北大和清華留學，現在是蘇聯科學院院士兼東方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是根據美國非官方的「美國學術社團聯合委員會」與蘇聯官方的科學院簽訂的交流協定而到美國的。

柴尼金現年六十歲，曾在一九七〇年到美國進行短期訪問時，會晤過費正清、巴奈特（中文名爲包大可）、李文等美國學術界的「中國通」。柴尼金在蘇聯的地位，相當於美國的費正清，同屬「中國問題的孔夫子」。

但美蘇「專家」之間有一項大不相同之點。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大多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只有費正清等少數人研究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近代史。蘇聯的專家則大多研究中國語文及近代史，而只有柴尼金是研究現代史的。用「實用觀點」來看，蘇聯的研究當然不及美國。這次柴尼金訪美，也含有急起直追之意。

三年或五年之前，簡直無法想像美蘇兩國之間會合作研究「中共問題」，但現在卻已經成爲事實。除了蘇聯第一號中共問題專家柴尼金已經抵達美國進行「交流」之外，尙有另外兩名蘇聯專家亦將於短期內赴美「吸收經驗」。

柴尼金目前正在哈佛大學，是費正清的嘉賓。他將於下月赴加州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從事較長時間的研究工作。胡佛研究所據說是美國各大學之中收藏中共資料最豐富的地方。他將於明年二月初再到華府，參加喬治華盛頓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工作。

柴尼金抵美後，曾遍訪美國的著名「中國通」，包括正在紐約度假的現任英國里茨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拉鐵摩爾。這位曾被麥卡賽參議員扣過紅帽子的拉鐵摩爾博士，最近曾訪問外蒙古，並已接獲他的老朋友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邀請，定今秋訪問北京。

他在會晤柴尼金後，向哈佛大學一份學生刊物的編者透露，柴尼金和他對於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一致，他們都認爲這場所謂文化革命，與文化無關，亦談不上革命，而只是中共兩派領袖之間的意見衝突，其中一派認爲越戰升級可能導致美國在印支使用核子武器，因此主張與蘇聯修好；另一派則堅決否定此種可能性，而主張繼續與莫斯科進行思想鬬爭，並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的獨立。柴尼金與拉鐵摩爾皆認爲毛澤東屬於後一派，林彪在文革初期也屬於後一派，但當毛澤東和周恩來決定邀請尼克遜訪華時，林彪認爲毛周行動過份，而致分裂，林彪並有同情前一派的傾向。

柴尼金和拉鐵摩爾的這種看法，不一定符合事實，但至少代表了美蘇兩國的「專家之見」。據柴尼金透露，繼他之後將有另兩名蘇聯的中共問題專家到美國進行「學術交流」，一個是蘇聯科學院院士金恩；另一個是現任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史學部主任維耶京。這兩人也像柴尼金一樣精通中文，並有極高的英語造詣，他們以前都曾在中共大陸居留過。

小組的報告、記錄又全是反革命文件；他又說這次廬山會議有些人是受騙的、受蒙蔽的，這都足以說明林彪的餘孽還多得很。

一九七〇年八月在廬山舉行的九屆二中全會，情況遠比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嚴重得多。那次國防部長彭德懷犯顏直諫，觸怒了老毛，即在會中——八月十六日作出了決議，判定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了他的軍職。這次林彪的「突然襲擊」，要使老毛勃然大怒——只消看他談話的口吻語氣，就知他已氣炸了肺，然而卻不但沒有對林彪等人作出結論，並且連帶着這次全會也沒有開好。

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講話，毛澤東在會中所寫六百字的「我的一點意見」，現在全未公開。照毛的談話，可知前者的內容，主要是設國家主席、天才、推翻九屆二中全會的三項議程；後者的內容，主要是針對前者所提出來的批評，這猶如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貼出「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一樣。相信措辭不會那麼嚴厲，比較溫和的多。因爲那時「炮打」，這時只是「一點意見」而已。至於設國家主席與天才，我們不知道有什麼必要的聯繫。揣想也許是林彪提議要設國家主席，並推天才的毛澤東擔任，如果毛不幹的話，那就落在林的身上了。但老毛的意思是，他不幹國家主席，誰也不能幹，乾脆在憲法草案上不予設置。所謂推翻九屆二中全會三個議程，照當時公佈的全會公報看，確有三個重大議案：一是適當時期召開「人大」，二是通過周恩來的財經計劃報告，三是通過軍委的備戰計劃報告。不過沒有提到憲法草案，這應是最重要的一項，因爲憲法草案如不在全會上通過，就無法提到「人大」上通過，成爲正式憲法。而林彪提出的設國家主席，就正是要載入憲法草案的。毛、林爭執的焦點就在這裏，雙方撕破面皮的眞因也在這裏。毛曾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他也不幹國家主席，可是一向號召別人對毛的話理解的要遵行、不理解的也要遵行的林彪，自己卻竟然不聽不遵行，敢於在全會開幕時就提出要設國家主席！我相信毛、林這個爭執，在全會上並未解決，林的提議一定有人附和，如陳、黃等人，而眾多中委，苦於不知個中眞相，既不敢贊成林，也不敢反對毛，只有沉默而不表態。這麼一來，憲法草案又怎麼能夠通過？如果通過的話，早在公報上寫上一筆了。既未通過，才只能說在適當時期召開「人大」。毛澤東所說的推翻，當係指此而言。後來用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名義，把憲草發到下級黨委，徵求意見，註明已提經二中全會通過，並經毛親批「照發」，相信乃是毛以己意發出的，二中全會通過云云，明顯是謊話一句。因爲自文革以來，毛即凌駕於黨中央之上。這猶如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一樣，並未經中央通過，是他自己制定就發出的，下級一直不肯遵行。這次發出的憲草，各地黨委有無修改意見，有無主張設國家主席的，我們此刻還毫無所知，如果有的話，那問題可大了。

如果不是事態嚴重的話，毛澤東不會以老衰之軀，親到外地和軍政負責人斟盤，一面看看他們的意向，一面想說服他們擁己反林；也不會這樣說：「廬山這一次的鬬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到外地巡視是自八月中旬起到九月十二日止，十三日北京就發生了巨變，這個巨變，很有可能就是他指使汪東興向林彪全家下了毒手。這也說明他這次出外巡視，頗不如理想，擁己反林的眞正表態者不見得多，夜長夢多，迫他萌生了殺機。

劉少奇沒有軍隊，老毛可以慢條斯理地收拾他。林彪不同，在軍中有他自己的親信一伙，文革後已分據要津。老毛重視軍隊，也怕軍隊，他深知軍隊的厲害，在自己手中可殺人，在敵人手中可殺己。這次談話紀要中說：「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只當文官，還要當武官，抓軍隊工作。」「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特別是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如果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多好呀。」這就是中共軍隊的現狀，反映出軍隊不能統一，不聽指揮，地方黨委不管，所以須要整頓。

他又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實際上，這是色厲內荏的一些話，他正憂慮、懷疑軍隊是否效忠於他。過去搞了十次分裂，他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如果軍隊靠得住，還能搞分裂麼？

試看看中共的軍隊吧，自有紅軍到現在，可大分爲紅四軍、一、二、三、四、華北等野戰軍這幾個系統，如今這些系統的頭頭，全給毛澤東鬬垮了，只剩得一個參謀人員葉劍英，其他官兵誰還相信毛？他對待彭德懷，對待林彪，說來誰不害心？就拿坐鎮南京的許世友來說，許一直忘不了當年在延安爲毛繫之獄中的仇恨，所以文革之初，他敢於反抗文革，並且叫他的部隊學習劉少奇的「修養」；毛也一直不忘許當年聯絡軍人共同反毛的宿怨，所以一九六九年四月舉行九屆一中全會時，毛當面指着許問：「你這個同志不是叫許世友嗎？」軍隊中這樣的人有的是，只不過打着紅旗反紅旗，還不到暴露身份的時候罷了。

毛鬬劉、鄧時曾說，難在敵人不肯暴露自己，我們還不清楚還有多少保皇派（大意）。如今批判林彪亦然，老毛還弄不清楚還有那些是林彪的死黨。

「十・一」前夕，毛共利用外電傳出林彪死訊，這不等於他自己用正式文件公開公佈。因此，國內軍民得不到外邊的報紙，依然不知。這表示林彪事還沒有搞掂，如果搞掂，就不會再用「劉少奇一類騙子」了。

所以我說：林彪死了，事卻未了。

代郵：

讀者先生，您的論國共和談的信，我已收到，覺得沒有發表必要。因爲此係中共在海外散佈的謠言，不攻已自破了。



香港閒話

林彪死了事未了

趙聰

不管林彪是全家墜機而亡，還是毛澤東殺了他全家，既然毛澤東本人和王海容、廖承志、白相國以及眾多的中共駐外使節，把林彪死訊告訴給外國人，那末，林彪的確是死了，總不再是謠言了。

語云：死了，死了，一了百了。然而林彪不同，他雖死了，事並未了。

據九日中央社報導的中共中央第十二號絕密文件看，林彪之見殺，肇因於一九七〇年八、九月間在廬山舉行的九屆二中全會，林彪在全會開幕的八月二十三日講話，向毛澤東來了一個「突然襲擊」（原文件中語，下同）。在這之前，林彪曾經進行過很久的「地下活動」——這等於說，林彪聯絡中常委、中政委、中委多人，準備向毛攻擊的炮彈，等廬山會議一召開，就一齊射出。所以老毛的談話紀要，說這次林的「突然襲擊」歷時兩天半，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上半天。這說明林所準備的炮彈，向毛連續射擊了兩天半。雖然為時不長，但在只有十五天（自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六日）會期中，除去中間休會及開分區小組討論會至少亦應佔去一半時間外，一開頭就發了兩天半的連珠炮，也就足夠老毛受的了。

其實，這不過只是一個導火綫，毛、林之間的裂痕，在文革期中已經非常顯著。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林合力搞掉彭眞、羅瑞卿、陸定一、楊尙昆後，林彪在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暢談古今中外的政變，足證他對政變有頗深的研究，照他舉出的約二十個政變事件，必須熟讀中國史、世界史以及近十年間的國際政治之書不可。且說講話時他自己說並沒有準備講稿，能隨口舉出那些朝代名、國名、人名、政變起因及成敗來，如事先沒有長期研究，又如何能辦得到？如果他不預備將來搞政變，他又研究這個幹什麼？雖然他當時是指彭眞等要搞政變而言，但在疑心本重的毛澤東聽來，就另是一種想法了。

從此以後，林與江青在各方面就衝突起來。首先是爭奪筆桿子，軍隊趕走了吳冷西，強奪了「人民日報」，把軍報中的胡痴派作「新華社」負責人，把軍報中的唐平鑄派作黨報的總編輯，把「文化部」「北京市」原轄的四個劇團劃歸軍隊建制。江青也不示弱，鬬爭了胡痴和唐平鑄，踢走了軍報的趙易亞，把親生的女兒李納派在軍報，並自任軍中文化顧問、文革顧問，派關鋒擔任軍中文革副組長。接着，紅衛兵就鬬蕭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冲軍區，揪軍內一小撮；林彪就讓軍隊大殺大砍紅衛兵，使軍人翻身做了新當權派，把紅衛兵驅逐到農村勞改。江是毛的老婆（中共老婆稱愛人，但老毛這次談話卻說葉羣是林彪的老婆，姑從之），江、林之鬬，也就是毛林之鬬。

所以，有人公開喊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時，毛澤東就提出批評，說人那裏有永遠健康的，不合科學，人們就不敢再喊了。有人編好了林彪語錄，老毛並不正面批評，只說：「我看，倒是可以出馬克思語錄、列寧語錄，也可以出魯迅語錄。」就這樣，林彪語錄始終沒有出籠。

然而，直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開幕之前，毛、林還是僞作親密狀。

「九大」通過的黨章，林爲接班人公然載入，使他立時驕態顯露：首先表現在他作的政治報告內，他以大量的語言，自表軍隊的功績，把軍的地位提到黨之上，而對樣板戲卻三言兩語帶過，且只歸功於一羣革命文藝戰士，未提江青之名。其次是在閉幕式選中委投票時（在此間左派影院中映的新聞紀錄片可以看到），老毛投了票還未離開票匭，林就擠上投票，使老毛只得側着身子讓給他投，林後跟着的周恩來距林還有至少兩步遠，這有點似曹操對待漢獻帝的味兒。還有，就是九屆一中全會——「九大」閉幕後接着開的，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老毛講話談到名額和人選時說：有人主張多，有人主張少，結果是折中，你說公平嗎？我看就是不公平（大意）。可見老毛對這次選舉不滿意，事前爭論必大，但誰敢和老毛爭呢？只有林彪。

照此看來，毛、林之間的鬬爭，由來舊矣！林彪居心反毛，經久籌劃，其爪牙必遍全國各部門各單位，如今老毛只殺了林的全家——林的女兒豆豆可能漏網，逮捕了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雪峯、鄭維山，撤換了劉興元、梁興初、龍書金、劉豐、周赤萍等，雖然這是些頭頭兒，但潛伏隱蔽的尙不知多少，一時尙無法一網打盡，或竟永遠無法打盡。

就照中共中央十二號絕密文件言，毛澤東談話透露，他所批的文件有陳伯達的、三十八軍的、濟南部隊的、軍委座談會的、廣州軍區的，都是他所謂甩的石頭；而華北小組、中南

到地主階級利益的，對地主階級反抗的，一概稱為「盜」「賊」，都要判刑。除了死刑以外，還有判服勞役的刑罰，叫做「城旦」、「舂」、「鬼薪」。「城旦」是服四年築城勞役的刑罰，「舂」是女子服四年舂米勞役的刑罰，「鬼薪」是服三年勞役的刑罰。所有這些被判服勞役刑罰的人，總稱為「刑徒」。根據歷史記載，被徵發去建築阿房宮和驪山墓的「刑徒」就有七十多萬人，被徵發到其他地方服勞役的「刑徒」也有幾十萬人，總計全國「刑徒」至少在百萬以上。當時全國人口約二千萬左右，要佔到十幾分之一，比例是相當大的。……除此以外，秦朝還徵發大量人力在全國各地服徭役。秦始皇死後，秦二世更擴大了徵發的範圍，普遍徵發居住在「閭左」的貧苦農民到遠地去長期戍守。繁重的徭役，沉重的租稅，殘酷的刑罰，迫使廣大農民無法維持再生產。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地主階級對於農民這樣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必然要引起農民的反抗鬪爭。廣大農民紛紛拿起木棍鋤頭，流亡到山林水澤。流亡的農民和「刑徒」、奴隸逐漸滙合，陸續參加到反抗鬪爭的行列……。逐漸發展到了幾百人。農民反抗鬪爭的運動在全國各地醞釀着，一場農民革命起義的大風暴即將來臨。』（見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新晚報風華版）

由這一篇東西，就可以深深的體會到，作者必定是以古諷今了。在這篇文章中，妙是妙在作者所用的引號。

隋之亡與秦類似

關於隋的滅亡，范文瀾所著的「中國通史簡論」，卻也有一段深入的描寫：

「農民要推翻一個朝廷，重要條件之一，是在幾乎是同一的時期內普遍地展開武裝鬪爭，使得原來的統治機構應接不暇，力量消散，逐漸陷入癱瘓狀態，然後有強者（不一定是起義者）出來取而代之。……隋煬帝三次攻高麗，在全國範圍內連年徵發兵士和夫役，每一勞動民眾窮困以外再加上死亡的威脅，有些人為求免於死亡，甚至自斷手足，稱為福手、福足。暴政慘毒到這樣的地步，大規模起義也就蓬勃地發動起來。農民起義：只要求㈠推翻舊統治建立起較好的新統治；㈡恢復和平與統一，得以安守鄉土，進行生產。要滿足這些要求，並不需要什麼明確的答案，因之，各式各樣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加入農民隊伍，取得領導權，成為起義軍的首領。……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舊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乘機分裂出來，反對舊統治者，更反對農民起義，割據土地，自成一種勢力。農民起義的成敗，取決於舊統治者、割據者、農民起義軍三種勢力鬪爭的結果。一般地說，農民起義，起初總是分散在各地區，自然帶着地方性。這是發動時期的現象，其主要特徵是對舊統治者的進攻，其次是地方性兼併。……唐朝的成功，起着縮短兼併過程的作用，也就有合於民眾的需要了。」（見第三編第四章隋末農民大起義）。

中共——歷史之重演

秦與隋的滅亡是由於農民的起義。這所說的農民，在當時的中國來說，就是佔大多數人民而已。

反看中共，雖然口口聲聲地說為人民，其實，這人民並非是眞的人民，而是中共們以為的人民，更好說不反對他們的人民，或是被他們高壓統治的一如善良的羔羊的人民。否則的話，一宣佈你是「階級敵人」的話，那麼，你的下場就很悲慘了。

中共對待大陸七億同胞的苛政，以及沒有沉默的自由，甚至人與人之交談，除了家常閒話外，對國家社會大事，都得開口撒謊。這方面，我們可以用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最近一連串提出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控訴：

「蘇聯的社會是病態的，充滿冷酷、偽善、短視、自私和內心的殘酷。大部份黨、政府機構、知識份子中的蘇聯上層人士，頑固地捧牢他們的特權，對於侵犯人權的事，對於未來人類的進步和安全事業，完全漠不關心。……必須停止以審判和強將健康人送入精神病院的方式進行政治迫害。頑固的官僚主義者和極權政府，用各種各樣的政治迫害來干涉人民的生活，例如人民沒有選擇自己職業的自由，不能獲得進大學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當局對不是絕對服從的人拒絕發給住居許可證。」

把這段話轉給中共們的話，也恰當不過。

中國前途無限量

在秦之後有大漢；在隋之後有盛唐。大漢與盛唐之所以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特高，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順了中國文化的主流所致，一改暴秦和虐隋之法。同樣，在中共之後，必是一個以中國文化為主流的局面，同時，也必是強大的。這方面，可幸的是我們已經有一個楷模，將來必也是由此而使中國再次以中國文化為主流，而吸取了新文化因素的大國和強國。這不但是我們的民族自信，同時也是文化自信呢！

在目前的情形之下，由於國際上的現實逆流，不少的海外中國人，由於不了解歷史以及歷史的教訓和作用力，似乎對以馬列主義為目標的中共政權，逐漸有左傾現象，這方面有許多因素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有兩點是不能不在這裏特別加以指出的是：一是以全盤西化式的馬列主義，強行搬到中國，無論如何是行不通的，只苦了被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民，這是中國悠久文化的作用力和必然性；二是中國這個民族，總是記取歷史教訓的，從過去的歷史教訓上來說，中共政權絕沒有理由可以延長，而不內部大混亂的。

海外的中國人，心裏都很明白；大陸的人民，不但明白，更已看出端倪，只是傳統的民風淳厚，敢怒而不敢言而已。可是，這敢怒而不敢言的情況，已經從冒九死一生的年青人身上，看出了反抗的力量了。

然而，仍有不少人，特別是在海外似乎總愛以做聰明人自居，而不願去翻一翻歷史。這方面我還能說什麼呢！因此，對於目前的現況，我不但不氣餒，反而覺得前景卻是充滿希望和樂觀的。不信嗎！歷史會告訴我們的，同時也會給我們證明的。

柳以青

認識中國

暴秦・虐隋與中共

上篇對中國近百年來歷史發展的省察中，提到了以事件爲主的排列法；以思想派別的動態來看歷史發展；同時，以世界歷史的發展來看近百年來的中國史。一種是眞正的主流——人權與正義；一種是逆流或僞造主流就是馬克思的世界觀。其實，每一方面都是需要再加深入追究的，惜乎篇幅的限制、只能做一點題，有心人自會深入堂奧的。

重歷史有原因

然而，我國是最注重歷史文化的民族，因此，全世界上任何一國，也都沒有一脈相承千幾年的文字歷史記錄。幾千年來我們的中華民族，也總是秉承了這一中國歷史精神，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拓、發展。從過去的歷史中，我們吸取了歷史寶貴的教訓，以達成鑑往知來。同時，這一中國歷史的主流——歷史文化精神，也必會把所有外來的文化加以同化或中國化；也就是因此，中國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力量，總是充滿了希望的。

那末，就讓我們從傳統中國歷史的了解上，來看看中共這個建立了二十二年的政權吧！

秦、隋與中共

我曾在本刊第二四九期「歷史的經驗、潮流與教訓」一文中，稍微提了一下中共這政權，與傳統歷史上的朝代的關係，說：

「從歷史教訓上來說，中共政權（至今才二十二年），最多是暴秦與淫隋。我的這一肯定，不是胡亂的猜測，而是根據歷史教訓而來的。將來的中國必是以中國文化爲主流的漢與唐。我中華民國的堂正旗幟必會伸張。因此，太早對中共政權存幻想的人士們，不但該重歷史經驗，同時更該重歷史教訓。」

首先，我們可以用百年來思想上的五花八門的上張，就可以看出在秦以前的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界的百家爭鳴時期。或是在隋以前的南北朝對抗爭奪時期。這三段歷史時期，不但類似，而且相像。

可是，當秦、隋統一中國之後，一如中共一般都是用法家策畧來統治人民的，而中共用的卻是西方的馬列主義的「法」。三者都是勞民傷財，無所不用其極的。

秦和隋都亡於第二代君主，中共的領導階層，雖已垂垂老矣，但已經有了中央權力鬬爭的事實，如劉少奇與林彪等，其不穩固遠超過秦和隋。

秦、隋一如中共一般，卻也有很多對外的關係，然而，這對外的關係，並不能挽救這一專制殘賊政權的刼數。

秦之建城，隋之開運河，以及中共目前強調的備戰、備荒等。其役使人民的原則是一個。雖然，萬里長城，溝通南北的運河，以中共發掘出不世出的古物古跡和對外大量援助，都也不因此而改變了他們敗亡的命運。

秦之亡在勢危法苛

秦之用嚴刑苛法，焚書坑儒的種種殘害人民的政策，只要翻開歷史就可以一目了然。然而，秦之亡滅，可以用繆鳳林所著中國通史要畧第五章的一段話來結論：「二世繼之，內蔽於私欲，外惑於趙高，繁刑嚴誅，變本加厲。元元之民，內困於賦稅，外脅於威刑，力竭於土木，命盡於甲兵，乃不得不爲萬一僥倖之計。」可是，推其眞正的原因，乃是由於法家學術的三大條件「勢」、「法」、「術」中的「勢」不夠所致。也就是秦二世之殺太子扶蘇後，怕諸公子及大臣之反對而大加嚴刑所致。於是遂有人民起而反抗，終致推翻了暴秦。

隋之法家權勢似乎不爲人們所知。對隋文帝的勤政，似乎總是在稱讚。有時，更因公務未完而在朝廷上傳餐而食。其實，說穿了，乃是不信任他人所致，而要大權一手在握，法律嚴峻異常，結果被其子楊廣所殺。煬帝卽位，則專事聚歛，以圖滿足私人之享受。結果導致隋末之大亂。

中共的政策，由始至今，都是在專制、極權中過活，這一統治的方法遠較秦、隋時爲烈。然而，山於鐵幕的關係，除了大的叛亂與政變我們可以知道一點而外，其他小的反抗和紊亂，除了逃出來的人士報導外，在自由地區的人士是很難知道的。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有，而且也很多。同時，目前的中共又會用宣傳的方法，把一切醜惡的東西都加以美化，使到不明共產本質與眞相的人們，都被他們蒙蔽了。這兩方面卻是比秦、隋進步和厲害的多了。然而，極權的政權，總是不能持續太久的。

看借古諷今之大作

最近讀到新晚報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論秦始皇」。雖然這文章是用馬克思唯物史觀所寫的（當然，這是中共統治下不可違背的歷史研究玉批的方法），然而，如果我們去掉了這方面的語氣，我們就可以看出來，這位作者「洪世滌」的內心所想要說的話，可以說是於「三家村」的史學家們，並無二致。

在「繁重徭役，沉重租稅，殘酷刑罰」的小題目下，是這樣寫着的：『秦朝的法律，是用來保護地主階級利益，維護封建剝削制度的。（我們姑且把地主階級及封建換上共產黨。下同。）凡是侵害

只是足夠防守之用了。

這一點，對毛澤東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牽制，清算林彪，固然中途罷手，清算劉鄧，更不敢明目張膽進行，只胡裏胡塗的就算了事。結果，留下許許多多可能隨時反戈相向的口服心不服的反對力量，也留下許許多多清理隊伍的問題。

放開手來清理隊伍麼？

在北面，要提防黨內的親蘇派，或者只是要假借蘇俄外力來推翻毛澤東的反對力量。

在東南沿海要擔心來自台灣的支援呼應力量。

對毛澤東來說，這種縛手縛腳的牽制局面，不僅十分不滋味，而且積聚下來，勢必成爲大患。所以，他非要解決台灣問題不可。

二、人心的歸嚮，政治這玩意，說來說去，最後還是人心，組織的力量當然十分需要，但還只是可以維持一時，在一定的時間之內，組織可以發揮無比的威力，但人心才是最後和最有決定力量的因素。

台灣一年比一年繁榮安定下去，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水準迅速提高，結果，就會產生一種巨大的影響力，就會使更多的中國人歸心。

今天在台灣和在中國大陸，走兩條不同的路子：一條是共產主義之路；一條是三民主義之路。

儘管在宣傳方面，國民黨遠比不上共產黨，但事實往往才是最雄辯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看得清楚。

兩者的比對，相去太遠，怎能不動心，怎能不從新選擇？

嚴厲的組織控制之下，當然可以不許人民有選擇的餘地，但組織控制確是會有時而窮的。毛澤東又怎能不急於要解決台灣問題？

但怎樣解決呢？用武力已沒有可能；剩下只有一個辦法，政治解決。

政治解決，並不是指國共和談，——毛澤東知道國民黨在和談方面已吃過太多的虧，絕對不會再上當，所以，他採取的是兩項手法：⑴動搖中華民國的人心士氣；⑵加緊滲透傾覆活動。

第二點，現在很難做到，除非第一點先收到效果。

而第一點的做法中，最主要的手法之一就是：在外交上盡量的孤立中華民國，希望做成對中華民國不利已極的國際局勢，跟着，就要大舉進攻動搖人心士氣的工作。

微笑的新外交攻勢，也就在這樣前提之下展開。

中共不斷的大舉放出和談空氣，就是要配合它的新外交攻勢，雙管齊下，希望能夠解決台灣問題。

其實，和談那裏會舉行呢？先說前幾天中文星報的曹聚仁拉線進行和談的消息，其中很多錯誤的地方，例如，他並非甘肅省甘南日報的總編輯，是否有過這樣一家報紙，也大有可疑；「甘南」大抵是贛南之誤，蔣經國曾經主持贛南政務，曹聚仁當時也在贛南的一家報紙——正氣報——工作過。曹聚仁不是「中共一位超卓人物」，反之，他不只一次地被中共痛斥爲「烏鴉」。

不過，周恩來下面攬統戰的工作人員和曹聚仁有來往，則是事實：他們要攪和談或者是專門製造和談空氣，也是事實。

和台北方面接過頭麼？沒有。接得上頭麼？接不上。

其次，法新社來自北京的消息，也說了一大堆，內容有幾點：㈠在台灣的外國投資，中共願意賠償。㈡台灣可以經過一段很長時間才社會主義化。㈢和平解決將優先進行。

法新社還說到中共如此具體的列出細節來，是從來未曾有過的，言下之意，似乎很鄭重其事。

但實際上，充其量也只是中共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首先，要緊記的是：中共在政治上從來不遵守諾言的，「百花齊放」時期，毛澤東說「言者無罪」，到頭來，所有敢言批評者都被清算鬬爭。有人指責這是陰謀，毛澤東說「這並不是陰謀，而是陽謀」。此其一。

中共席捲大陸之前，說中國要走新民主主義之路，還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會實行社會主義，很多英雄豪傑，信以爲眞，紛紛靠攏，但到軍事佔領完成之後，如何呢？那裏有什麼新民主主義！馬上就是社會主義！就是獨裁專政！

未達到目的之前，甜言蜜語，一入彀中，宰割隨意。

今天的台灣，若是落入中共之手，毫無疑問，馬上就是清算、鬬爭、改造、絕不留情——有溫情就不是共產黨，共產黨要清算溫情主義。對自己的老同志，也手下絕不留情，何況對付階級敵人？台灣一千六百萬人口中，有那幾個不是階級敵人？

對這一點，嘗過共產黨滋味而從大陸逃亡到台灣去者，固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即使在台灣土生土長者，也很有認識，都知道若是落入共黨手中的話，今天所享受的自由自在、繁榮安定的日子就會沒有了，就要與大陸同胞同一悲慘命運，過着隨時希望有機會可以逃亡的生活。

甚至若干在日本與美國要攪台灣獨立的台灣人，這半年來，也紛紛改變主意，投回中華民國旗下，共同爲保衛這一片自由土地而奮鬬；一方面，由於他們知道「台獨」之路不通；另一方面，則是知道台灣一旦落入共黨之手的話，遭遇就會十分悲慘，遠比不上他們所曾經不滿與痛罵過的國民黨統治；當然，政府的改組與大量起用台灣人，甚至台灣省主席也是由台灣人謝東閔出任，這一種趨勢，對台灣人的歸心傾向，也有很大的影響作用。

可以說，中華民國已經做到上下同心、團結奮鬬的地步，準備了保衛自由、繁榮與安定的這一片乾淨土而犧牲，即使戰是死路，和談也是死路，就寧可一戰而死；何況，一戰不一定就是死路，而和談則絕對是死路呢。

更進深一層來分析，不和談的話，又會如何呢？中共又能夠怎樣呢？眞是要出兵進攻麼？可能性並不大。

毛澤東還有內部的危機，更有來自北面蘇俄的威脅，除非有把握速戰速決，否則，兵連禍結，內憂外患同時迸發，就要完蛋了。

毛澤東唯一可以走的路子只是以政治手法來解決，而政治手法則包括下列各點：一、國際上孤立中華民國。二、心理作戰來瓦解台灣民心士氣。三、以和談謠言來擾亂人民，並對台北施行壓力，因爲，很多海內外中國人會被「和平統一」的美麗謠言所騙而希望中國人大團結的。

揭開中共的和謠攻勢

陸海安

北面有蘇聯的威脅，內部派系鬬爭未已，毛澤東對台灣唯一可走的路子是以政治手法解決。而政治手法，不外㈠國際上孤立中華民國；㈡心理作戰瓦解台灣民心士氣；㈢以和談謠言來擾亂人心，並對台北施加壓力。

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突然的改變外交政策，改採所謂「微笑外交」，比文革以前的劉少奇當權時代，所走的路線還要右得多。在文革中，以「走資派」的罪名被鬬而垮下來的劉少奇，能夠不感到憤憤不平麼？他是走資派的話，現下的當權者應該是「投資派」；「走資派」既是錯誤的路線而被鬬，「投資派」就當然更錯，更應該被清算！

當然，這些都是空話，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再簡單也沒有。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更是永遠顛撲不破的眞理。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理論之爭，兩條路線之爭，革命與反革命之爭，其實，則只是領導地位之爭，權力之爭。劉少奇的被罵為「大扒手」，是罵他從毛澤東手上把政權「扒」去。說穿了，不外如此。

所以，要從理論與路線來分析毛澤東重新當權後外交政策改變的原因，比不上從實際情況與環境來加以研究的正確。

具體來說，為什麼要爭取尼克遜訪問，爭取進入聯合國，爭取各國的承認，爭取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

原因很明顯：一、應付蘇俄。二、應付內部的紛爭。

比對下來，第二項因素比第一項還重要得多。

雖然美國記者不斷的報導說蘇俄在逐步增加中蘇邊境上的武裝力量，甚至列出每年增兵的數字來，渲染中蘇邊境局勢的如何緊張，危機如何的嚴重。但實際上，蘇俄是否有揮兵進攻的可能性呢？答案幾於是一個「零」字。

美國記者的資料那裏來呢？多半是中共所供應的——不論是使用直接的或間接的手法，目的在影響西方國家的決策，在它們的心目中做成「中共牽制着蘇俄愈來愈多的兵力」的印象，亦即是：西歐的獲得長久和平，繁榮與安定的展望，全賴中蘇邊境的危機代替了東西歐之間的緊張局勢；美國之所以有希望可以和蘇俄和平共存，蘇俄的願意和美國協議限制戰略武器競爭，就是因為蘇俄要全力對付中共之故。能夠達到這一項目標的話，能夠使西方國家深信不疑的話，它們怎能不對中共另眼相看，怎能不予以支持呢？

看目前形勢，要達到這一項目標的努力，正在繼續中，將會收穫怎樣的成效呢？大堪注意。其實，中共所眞正要應付的，並不是蘇俄的軍事壓力，而是政治滲透，利用中共內部紛爭而製造動亂的壓力。

情況很明顯，中共內部的權力鬬爭，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就不曾停止過——其實，自建黨以來，就不會停止過，年來則愈益激烈，動輒武鬬、清算。

在毛林周的聯合戰線之下，劉鄧倒下去。在劉鄧的殘餘勢力還未完全清除之前，毛林周聯合戰線內部又發生鬬爭，互相排擠。到去年九月，林彪終於垮了。

如今，只剩下毛周，一個高高在上，一個有不倒翁之稱，但「伴君如伴虎」，這頭虎，已經一個又一個的把他自己身邊的老同志都吃掉，不倒翁是否眞能自保呢？

這還是他個人的問題——雖然是惹人注目的事情；眞正的問題是：林彪餘黨，是否已經全部清除掉呢？

一旦有事的話，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賀龍、林彪等等倒下去的大頭頭們的殘餘黨羽，有機會動手的話，會如何？

唯一可能給予他們以援手的外國，就是蘇俄，美國用不着計算在內。

所以，一定要「以俄為敵」，以民族主義的愛國精神來號召，以「通番賣國」的譴責來堵塞任何反對者「裏通蘇俄」的道路。

在外交上，盡量爭取與更多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藉以渲染毛澤東政權的愈益鞏固，反抗是徒勞的，使內部的反對者死心，可以說，這是對尚未穩定下來的內部，一種心理作戰的攻勢。儘管這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外交路線」，但毛澤東為了鞏固本身政權，還是照走無誤。

更有一個問題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對中共來說，這不僅是一個很傷腦筋的問題而已。

對一般人來說，似乎都以為中華民國不會再對中共有任何威脅或影響，中共的解決台灣問題，只是遲早而已。但北京方面，顯然的不會有如此看法。

眼看着台灣一天天經濟繁榮，生產增加，簡直到了一日千里的地步，和在中國大陸上的人民生活比對，距離簡直愈來愈遠，在政治上，也一步步的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台灣本身來說，確實已經做到地方自治，省議會、縣市議會、市長、縣長、鎮長等等，全部都是民選的。軍事上，反攻大陸不足，但防守卻足夠有餘。

中共雖然在武力方面已發展到擁有原子武器與飛彈的地步，但怎樣可以拿來解決台灣問題呢？一動手的話，戰火就不會只限於台灣海峽。

不解決的話，始終有兩大威脅存在着：

一、中共的內爭，一旦發展演變成為內戰的話，台灣的武力，就不會

美國頭痛的，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團進入了紐約，即無形是蘇聯的特務已打進了美國的心臟。自去年中共混進聯合國，在喬冠華的笑臉掩蔽下，中共的傾覆分子，便可以大事活動。過去，中共特務進入美國，煞費躊躇，現在披上代表團的外衣，美國能閉門不納嗎？法國率先承認中共，現在全法國的餐室，都有中共的特務潛伏着，已自食其果。三年後，中共的間諜網，已分佈了全美，則美國何以善其後。聯合國爲美國一手所孕育，所扶養，到頭來，還是有害無益，眞是養錯了聯合國。

聯合國的秘書長，一向是避免選強國的外交家擔任，目的避免強國左右了聯合國。乃由挪威的韓馬紹、緬甸的宇丹相繼擔任，宇丹連任十年，裴腔作態，最後才說決掛冠不幹。乃選奧地利的華爾海擔任。韓馬紹任職期間，正是國際風雲險惡之秋，封鎖柏林，美蘇拔劍張弩之時；中共席捲大陸，共產集團囂張跋扈之日；不久，北韓南侵三八線，聯合國出兵濟弱扶傾之際。在兩強夾縫之下，韓馬紹雖乏雄才偉略，還可化干戈爲玉帛。然折衝調協，竭其所能，尙不失爲克盡厥職。自宇丹接長，以典型政客的姿態出現，矯揉造作，甘作共產集團的應聲蟲，事事與民主爲難。姑意替所謂第三勢力呼籲，實則專與領導自由世界的美國扭蹩，從來不說一句主持正義的話，以媚「惡霸」極權。留戀職位，卻姑作態辭職，以爲要脅。

自華爾海接任秘書長，師承宇丹，北越傾巢南犯，不聞其片言遣責。中東游擊隊利用日本暴徒，機場屠殺，亦不見其致意過問。美國爲阻遏北越攻勢，轟炸北越，華爾海卻大肆攻擊，不問事實，妄指美機濫炸水壩。南越戰場，屠殺之烈，難民之慘，未聞華爾海親臨巡視。菲律賓水災嚴重，哀鴻遍地，轟動亞洲，未聞華爾海呼籲救濟。但急急忙忙的動程訪問北平，先遊巴黎，然後趕往中南海叩見毛澤東，再回故鄉遊玩，又官式訪問南斯拉夫，取道返回紐約。置天下的災難而不過問，而有閒情逸志，去周遊列國，聯合國的秘書長，豈非養錯乎？

毛林權力鬥爭

顏完

分裂黨、急於奪權。」

所以說，毛林鬥爭的焦點，就是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換句話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反對，陳伯達支持林彪的建議，導致毛林權力鬥爭的表面化，這也就是毛林權力鬥爭的赤裸裸的具體表現。

毛攬黨政軍權林彪坐二望一

根據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基本上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規定，根本就沒有設立「國家主席」這個職位，總綱第二條規定：「毛澤東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是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全國全軍的副統帥。」這一條只規定毛澤東是「國家元首」，林彪副之，實際上毛澤東總攬黨、政、軍的大權，林彪雖是副車，但一切大權都在毛澤東手裏，當然不滿。

林彪如果在會議上提出與毛澤東爭奪的主席的職位，可能覺得時機尚未成熟，理由也不充足。但他卻嗜權如命，坐二望一，急不及待，於是就從「國家主席」下手。據說

[illegible]彪等分子在所謂[illegible]案」的會議上發言，「反對和不承認」由毛澤東提出的「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因此，中共文件指責「自『九大』以後，林彪和陳伯達互相勾結」，「並依靠這個集團的骨幹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拉攏中央委員」，組織反毛集團。

糾集心腹將領大搞陰謀詭計

毛澤東在憲法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同時又削減其他機構的權力，例如將過去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降低爲「主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本來是「最高的權力機關」，其最高的政權領導人就是「國家主席」，現則改爲「常務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員若干人組成」。毛澤東也許記取了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之後曾經迫使毛澤東退居第二線領導的教訓，因此才在新憲法中取銷「國家主席」的設置。

林彪不願毛澤東統攬大權，要求將較次要的政權、軍權交給他掌理，而由毛澤東專掌黨權。

目的不達到，於是林彪也就糾集一批心腹將領，背地裏「搞陰謀詭計」，企圖推翻毛澤東的統治。所以，中共的文件才指責林彪在「設置『國家主席』主題上搞了反黨罪惡陰謀」、「林、陳主張設『國家主席』危害『國家』統一是陰謀叛黨，接班奪權，復辟資本主義是他們的目的，禍根不小。他們是政治上機會主義，身在共產黨，心向帝、修、反，理論上是唯心主義，竭力鼓吹五個統一，謊言欺騙，撈取政治資本，他們的政治綱領及設置『國家主席』，是他們陰謀家野心家本性的大暴露。如果讓他們的罪惡陰謀得逞，就要亡黨、亡國、亡種，中國和世界革命就要落空」。

權力無所不爭二虎不能稱雄

毛林權力鬥爭除了圍繞着設不設國家主席這個主題之外，對於「天才」問題也有所爭論，對於槍指揮黨，還是黨指揮槍問題也都有所爭執。甚至，連葉羣擔任林彪的辦公室主任，毛澤東也感到不滿，認爲葉羣的權力太大。毛澤東在談話紀要中還提出「還有什麼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毛澤東不但要締造和領導，而且還要親自指揮軍隊，林彪卻把空銜頭（締造和領導）送給毛澤東，自己則親自指揮，掌握大權。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上至國家政權、黨權、軍權，下至一個辦公室主任之權，都在發生激烈的爭奪，結果又爆發了中共第十次的大鬥爭。

那些說中共黨內不是進行權力鬥爭的專家，可以休矣。

美國養錯了聯合國
聯合國養錯了秘書長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五十國首席代表在舊金山一致通過聯合國憲章，翌日，全體代表開始簽字於憲章之上，以表示維持世界正義、和平的法典，正式爲全世界所公認。聯合國憲章的序文，冠冕堂皇，錄之如下：

「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伸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創造適應環境，俾克維持正義，尊重條約與國際法及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

並爲達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隣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接受原則，確立方法以保證非爲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運用國際機構，以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發展。

用是發憤立志，務當同心協力，以竟厥功。爰由我各本國政府，經齊集舊金山之代表，各將所奉全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善，議定本聯合國憲章，並設立國際組織，定名爲聯合國」。

國際聯盟，對東方不能阻壓日本的瀋陽事變，不能阻止日本導演的僞滿成立。在西方放任張伯倫的洋傘外交，放任希特拉對但澤走廊的要求。鼓勵了侵畧者得寸進尺，鼓勵了侵畧者窮兵黷武。結果，於世界第一次大戰之後，安定了二十年，又爆發了另一次世界大戰，人類捲入了空前的浩刼。於世界第二次大戰，當正義將戰勝魔鬼的前夕，人類痛定思痛，乃擯棄了國際聯盟，另組織一個眞正能維持正義，眞正能維持國際和平的機構。但曾幾何時，這個給全世界寄以無限希望的聯合國，依然走上國際聯盟的舊路線。所謂正義，所謂和平，只不過裝飾門面的漂亮名詞，實則假借「世界會[illegible]一，後天失調的禍根，乃萌芽於雅爾達的秘密會議，羅斯福出賣中國，而引致斯大林的得寸進尺，對聯合國提出否決權過份的要求。於是，在聯合國就曾搬演後列的怪劇：

(1)蘇聯代表馬立克以否決權爲法寶，曾使用六十次以上，稱爲否決權專家。

(2)蘇聯總理赫魯曉夫，除下皮鞋，在聯合國的演壇上，大拍大嚷，表演小丑好戲。

(3)中共被聯合國正式宣佈爲侵畧者，由蘇聯提出牽入會，居然列入議程。

中華民國爲聯合國的發起人，也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簽名的國家，中、美、英、蘇爲當年聯合國四大支柱之一。但十多年來，在聯合國大會上，中華民國都要打一場艱苦的仗，以保持其席位，以發起人的身份，席位竟然發生問題，還談什麼正義？還談什麼安全？被宣判爲侵畧者的中共，竟可以闖進維護國際和平的機構，那不知是對公理的諷刺，抑是這時代的悲劇。但編導這悲劇的上演，美國應負大半的責任。「姑息養奸，出賣盟友」，再蹈雅爾達的覆轍。三十年來，我們過份信賴友邦，結果踩了西瓜皮，栽了大跤，撞崩門牙，和血吞下，有苦自知！

談到聯合國，感慨殊多。但嚴格來說，最可憐者莫如美國，做了頭號大笨貨，還作阿Q相，硬裝民主風度，絕不計較。在紐約的成功湖畔撥出大塊地皮，建了奐輪的聯合國大厦。表面看來，聯合國似在美國的卵翼之下。怎知連聯合國的秘書長都大放厥詞，常和美國唱反腔，令美國難以下台。由韓馬紹、宇丹，到華爾海，從來沒有對美國客氣過。聯合國的經費，會員國都欠，蘇聯欠得最多，全靠美國支持，如果美國稍欠會費，則聯合國上自秘書長下至聽差，都要積欠薪水，想他們都要掛冠了。但美國養得他們腦滿腸肥，而聯合國對美國有什麼

從第二十號文

黨內的十次鬥爭奪權手段殘酷

國府有關方面最近獲得中共中央第十二號文件，是今年三月十七日所出版的。這份文件敍述了毛澤東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到外地巡視，同沿途各地的負責人進行多次重要談話的紀要。文件要求各地將毛澤東的談話紀要傳達下去，以便進一步批判林彪和陳伯達反黨集團的罪行。

我們僅僅從這份文件當中，已可看出毛澤東和林彪之間的怨恩之深，同時也反映出毛林的鬬爭，實際上是一場赤裸裸的權力鬬爭。過去，如果還有一些人不相信共產黨內部權力鬬爭，那麼看到這份文件之後，可能會改變他們的看法，而認識到中共內部權力鬬爭之殘酷和不擇手段。

毛澤東在同沿途各地負責人的談話中，就坦白承認，中共建黨五十年來，已出現了十次的黨內大鬬爭，而第十次大鬬爭，就是發生在第九次大鬬爭卽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

不設國家主席引起毛林內鬨

林彪在一九七〇年的廬山會議（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搞所謂「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並在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日中午，共四天半「發難」、「來了個突然襲擊」，只有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和李雪峯、鄭維山幾個人知道。其實，毛澤東所指林彪所搞的「突然襲擊」，並不是兵變或叛變之類，查實是林彪糾合一批人，其中包括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修改中共憲法問題，反對毛澤東所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所以，毛澤東才在談話紀要中指出：「我看他們的突然

怎會為了爭取北越的「停火」而犧牲了他？

美國甘迺廸時代曾犧牲了吳廷琰，而且可恥的把他置之死地，結果造成越南的亂局。吳廷琰的遺孀詛咒甘迺廸幹了這傷天害理的事，將沒有好結果，後來甘迺廸遇刺身亡，他的遺孀賈桂琳也改嫁希臘船王。老萬不是迷信因果報應之說，不過當日甘迺廸對吳廷琰所採取的行動是不夠光明磊落的。時至今日，愈覺得他是個毫無遠見的庸才。他有那樣的下場，還因為他犧牲了古巴的復國分子，因為他臨時縮沙，累到古巴復國分子在豬灣一鑊熟，傳說甘迺廸之死，正是古巴人向他「報仇」的結果。

現在且不說甘迺廸的得失，尼克遜是美國能面對現實的一位總統，相信他不會像甘迺廸那樣的衝動、胡來。因此，說他已同意叫阮文紹下台，以博取北越停火，可能性不大，尼克遜的讓步是有原則的，他跑到北平和中共談判，事實上卻並未犧牲台灣，這就是他的「原則」。他只要和中共「改善關係」，並不打算接納中共的任何要求。

北越要拖延

對越南問題，相信他也必定維持原則，犧牲阮文紹，顯然超越了原則，因此，基辛格赴西貢，乃是「說服」阮文紹之說，可能性不大。

基辛格到西貢之日，美軍飛機對北越創了轟炸的新紀錄，這雖是「巧合」，但也足以反映美國並沒有「軟」的迹象。基辛格在西貢和阮文紹舉行了兩次秘密會談，談話內容當然不會宣佈，我們只能從以後情勢的發展觀察。

無可懷疑的，基辛格突然從巴黎飛到西貢，是因為在和黎德壽會談中有一些問題涉及南越，而基辛格不便擅作主張，必須和阮文紹面談，由他自己決定。這重要的事情是什麼？目前還是個謎，但相信必是和戰的關鍵，也可能是北越的拖延手法。

不論在會議桌上，或幕後密談，北越都一直在拖，在目前決不肯作出任何決定，原因是寄望於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根據麥高文競選的政綱，他一旦當選，就撤退所有越南美軍，撤銷封鎖，停止轟炸，並準備親自跑到河內，和北越談判。

那麼說，如果麥高文當選美國總統，北越不用再戰而得到最巨大的勝利了。因此，北越盡力拖延，希望拖到十一月美國大選，果然跑出一頭黑馬，麥高文當選，形勢就會徹底大變。

珍芳達與克拉克

尼克遜當然也看得出北越的意圖，應付的方法，是繼續以戰迫和，看北越還能支持下去不！

為了在大選中取得優勢，尼克遜當然也希望在大選前能達致「停火」，那麼，他的連任便更不成問題。不過，如果付出代價太大，尼克遜便不會遷就。他在宣佈轟炸北越及封鎖各港口時已說明，認為這樣做法是對的，即使此舉影響到他的政治地位，亦所不惜，可見他不會因為競選而改變初衷。

越南即使未能及時達成停火，也未必影響尼克遜的連任。據美國民意調查報告，贊同尼克遜對越南政策的人仍佔多數，反戰分子看似聲勢浩大，其實不過是一小撮，他們終日示威叫囂，似乎是廣大民衆的意向，實則搞來搞去，還是那批傢伙。

美國民主黨更利用珍芳達和克拉克訪問河內，協助麥高文競選，使人產生一個印象，認為麥高文一旦登台，便可使越戰馬上結束，但此舉顯然弄巧反拙，珍芳達和克拉克替北越宣傳，引起美國人反感，甚至民主黨人，也不值他們的所為。

據佛羅里達州民主黨參議員智爾斯說：前檢察長克拉克及女明星珍芳達訪問北越，引起美國人的消極反應，嚴重損害了國會結束越戰的努力。他指出珍芳達曾受到別人錯誤的指導。他說：克拉克指責美國對印度支那的政策，但對共黨在南越的暴行，卻置之不理。

智爾斯這些話說得公允，他並不因為克拉克是民主黨人而偏袒他。在民主黨內，像智爾斯這種思想的人很多，克拉克以為他說的話有助於麥高文的競選，但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獨立外交路線

基辛格在西貢和阮文紹經過兩度密談後，又飛到東京去，此行目的是要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密談。時局重心，又從西貢移到東京去了。

據說，基辛格和田中所要討論的將為台灣問題。自田中角榮出任首相，在三木和大平兩人親共分子牽引下，決定應周恩來之邀，到北平談判建交。日本承認中共，看來已是無可改變的事實，日本搶先和中共建交，使美國感到憂慮。尼克遜希望日本追隨美國步驟，不必操之過急；但日本人因為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時，事先沒有照會日本，事後只派一個三流角色的葛瑞恩到東京解釋，使他們感到被「輕視」，激動的日本人認為應該走獨立外交路線，田中搶先和中共建交，正是要滿足一般日本人的希望。

美日安全協定與台灣

據說基辛格和田中將討論日本與中共建交後，美國對台灣承諾的影響。華府曾經表示，日本要承認中共，美國固無異議，不過，這種新建立的關係，將如何影響及太平洋安全的問題感到關心。

問題的中心在：當台灣遭受到攻擊時，日本是否讓冲繩島各基地的美軍開出，保衞台灣，因為，在五月中旬前，冲繩島是在美國控制下；五月十五日後已歸還日本。依照日美安全條約規定，在這種情形下，日本有權否決美軍自日本任何基地出發。

日本認為：尼克遜緩和亞洲緊張的活動已有成效，他明白，中共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會對台灣使用武力。不過，田中為了消除美國的焦慮，曾強調指出，在美日安全條約規定下，美軍在理論上可以獲得日本同意後，使用其部隊作保衞台灣部署。

不過，由於日本與中共建交，日本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將會發生變化，這一來，安全條約的這一部分將不可免的被削弱了。



越南停火……日毛建交
密談專家基辛格僕僕征途

萬人傑

專替尼克遜總統進行「密談」的神秘人物基辛格，近來成了大忙人，巴黎——西貢——東京，僕僕征途，忙個不了，進行一連串「密談」。越南停火可以達成嗎？日毛建交可否拖住？世界局勢的變化，似乎都集中基辛格一人身上，他成爲一個舉世矚目的人物。

麥高文嘲笑基辛格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嘲笑尼克遜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雖然到處走，對和平並無幫助，不但不可以把戰事縮短，反而使戰事拖長。

自從基辛格從巴基斯坦溜進中國大陸，安排了尼克遜訪問北平後，基辛格的名字，在世界上大出風頭。在此氣候，人們才知道他曾經十幾次秘密跑到巴黎，和北越代表黎德壽進行密談。如果政府發言人不宣露，永遠沒人知道這秘密。

以專搞秘密會談出名的基辛格，他的一舉一動，成爲記者注意的目標。他的行動顯示出政治氣候，所到之處，就是時局重心所在。他替尼克遜解決了許多問題，不管他的解決方法是否對我們的胃口，但不能否認的，他的確有一手，單是搞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全世界的人都認爲沒可能的事，他居然辦到。時至今日，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已經獲得一部分預期效果，那就是：美國在中蘇共之間，發生了更大的影響作用。

越南化計劃的成功

當巴黎和談恢復後，基辛格又在巴黎活動，和談會議席上，雙方代表舉行沒有結果的會談，你罵我，我罵你，任何人都曉得，這絕不可能有什麼結果。

人們注意的是基辛格和黎德壽、春水的秘密會談，這一方面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不過，他們舉行的既是「秘密」會談，內容不會外洩，記者們的報導，只是揣測之詞。

據外國電訊報導，北越和越共的停火條件，是要阮文紹下台。北越和越共提出這條件是可以理解的，儘管美國反戰分子和鴿派政客如何痛詆阮文紹政府，但阮文紹是吳廷琰以來南越最突出的人物，卻是有目共覩的事實。

單從戰事方面看，尼克遜提出的越南化計劃，爲時甚暫，但南越武裝部隊已迅速壯大起來，士氣也十分昂揚。在廣治之戰中雖告失利，但北越也付出相當代價，才能將城池攻下；至於崑嵩、安祿，打得十分出色，北越傾其全力進攻，也屢攻不下，死傷無算。目前，南越部隊已能採取主動，反攻廣治，也打得有聲有色。

雖然說，他們在戰場上能夠站得住，是得力於美軍空中支援，但我們不可不知，南越部隊所用的武器，遠較北越落後，如果沒有空中支援，就大爲吃虧。

民心的歸趨

更值得重視的是阮文紹政府之得民心。北越軍隊所到之處，南越人民隨軍隊撤退，與政府一致行動。在越南人民心目中，對兩個政府自有所比較，他們寧願在阮文紹政府統治下生活，而不願接受北越的「解放」，可見，北越在民心上早已打了敗仗。造成這結果的遠因是一九六八年越共發動的春季攻勢時，南越人民被屠殺者多到無法計算，越共對人民的殘暴行爲，使人民心存恐懼，所以一見北越和越共的軍隊就跑。

民心盡失，怎可以打勝仗？這正如巴基斯坦與印度軍隊在孟加拉作戰，一敗塗地，就因爲得不到孟加拉人支持。這次北越和越共打敗仗，與人民的背向也有很大關係。因此，北越代表要求阮文紹下台，作爲停火的條件之一，不無理由。如果阮文紹下台，南越由楊文明之流的人物來領導，則今天雖然「停火」，假以時日，北越仍有辦法把南越蠶食的。

「時代周刊」報導說：美國已接納北越的要求，基辛格匆匆從巴黎飛到西貢，目的是要「說服」阮文紹云云；我們卻覺得，在目前情勢下，尼克遜實無犧牲阮文紹的必要。

阮文紹與吳廷琰

阮文紹政府算得是一個有效率的政府，阮文紹領導下的南越武裝部隊，也證明是一枝有作戰能力的軍隊。尼克遜的越南「計劃」，所求者不過如此；美國幾經艱苦，才把阮文紹政府培植起來，現在

每週評論

中共對日前踞後恭

中共自竊據大陸以來，對外激烈反對的國家有三：一是美國，二是蘇俄，三是日本。由以周恩來爲首的新當權派，實行「革命外交路線」的結果，一九六九年九月周恩來柯西金緊急會談，對蘇妥協，翌年互派大使；一九七二年邀請尼克遜訪問北京，再對美妥協；自那以後中共則獨對日本大反特反；前首相佐藤曾表示欲訪中共，周恩來竟聲言絕不同佐藤內閣談判。可是自從田中內閣上台，中共的論調爲之一變。

七月五日田中組成新內閣，九日周恩來即向日本訪客表示，願與田中內閣談判建交問題。

中共「中日友協副主任」孫平化，十一日率領上海芭蕾舞劇團到東京訪問，日本記者問他有關雙方建交問題，他竟回答，在中共方面「沒有障碍」，言外之意只等日本方面做確切的決定了。

八月三日，周恩來正式對日本社會黨左派頭頭佐佐木更三說：「歡迎田中首相來中國訪問」。

佐佐木還探詢有關田中八月底將與尼克遜在夏威夷舉行會談的意見，周恩來毫不感到意外，並暗示「充分理解」。

提到田中來訪時，周恩來還說，不需辦什麼入境證件，可直接拍電報給他就可以了。

田中故意持重自抬身價

除了上述主動表示願與日本建交之外，還有許多「卑」和「恭」的表現。例如，孫平化一到日本，三木武夫（親中共自民黨首領，現任副首相）等即爲之安排與田中會見，田中默不作聲，使三木和孫平化等都大爲難堪。可是中共卻一點也不感到難過，直到八月十三日，中共外交部發表聲明，周恩來邀請田中訪問；田中這才於孫平化離開東京前一天，八月十五日接見孫平化。這件事顯出，田中看透了中共急於建交的意向，故意持重以提高聲價。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竟允許上海芭蕾舞劇團破天荒搭乘日航客機飛回上海。日航總裁淺田並隨機赴上海，將與中共交涉開闢民航航線問題。使日本對中共的外交，扒到美國的前頭。

田中是自民黨的總裁，照中共的說法，自民黨是資產階級支持的政黨，是日本政黨中反動透頂的政黨。他之歡迎田中訪問，使自民黨在外交上打開僵局，將會鞏固自民黨的統治。這些中共都是一清二楚的。但是中共爲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寧可這麼做，支持日本無產階級的敵人，打擊無產階級反資反帝運動。

「興資滅無」的外交路線

日本有兩個工人政黨，一個是日共，另一個是社會黨。中共和日共自一九六五年鬧翻，直對壘到今天；社會黨則在上次大選中被自民黨打得落花流水，在國會下院席位由一百二十席跌至九十席。

日共自從與中共鬧翻，在日本聲勢增長得很快，上次大選國會席位由四席躍昇到十四席，照一般的觀察在下次大選中起碼贏得三十席。

可是現在由於中共在外交上全力支持自民黨政府，對日共及社會黨均將發生極不利影響。可能使這兩個「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在國會中的席位再度跌減。

本來自民黨政權戰後執政近三十年（其間只片山哲的社會黨內閣曾執政數月），日本民意已感厭倦，這次佐藤榮作內閣倒台，已露出山窮水盡之感，假使周恩來繼續堅持不與自民黨政府談判建交，則下次國會大選，自民黨席位勢將減少，日共席位必然躍昇。現在由於周恩來突然改變方針，無異給死氣沉沉的自民黨打了一針強心劑，喝了一碗續命湯。因此日本輿論對來屆大選又都看好自民黨。

總括來說中共幫助了自民黨，打擊了社會黨和共產黨。中共一向喊「興無滅資」，現在則大搞「興資滅無」，難爲他們還厚顏無恥地稱爲之「革命外交路線」。

·萬人雜誌第二五二期目錄·

中共對日前踞後恭……………每週評論 一
越南停火………日毛建交
密談專家基辛格僕僕征途…………萬人傑 二
美國養錯了聯合國
聯合國養錯了秘書長………………必琴 四
從第十二號文件看毛林權力鬬爭…完顏 五
揭開中共的和謠攻勢………………陸海安 六
認識中國：暴秦·虐隋與中共……柳以青 八
香港閒話：林彪死了事未了………趙聰 一〇
美蘇「中國通」合作研究…………田雪 一二
馬斯基怕老婆拒絕競選……………王恩 一三
橫眉語……………………………萬人傑 一四
毛共宣傳矛盾百出…………………·輝· 一五
空氣污濁危害農業…………………安萍 一六
從楊沫曲波的「解放」說起………待旦 一七
北越南侵如意算盤揭秘…………………… 一八
俄在埃及編年史………………………… 一九
毛幫為何敵視孔子…………………胡養之 二〇
美成功發射地球資源衛星
全世界有多少共產黨員……………資料室 二一
「實際首領」與「漏網骨幹」……詠輝 二三
田中加速與毛勾搭…………………芳亭 二四
麥高文反越戰起家…………………本刊資料室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八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五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八月廿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五二期）



本期要目

中共對日前倨後恭……………………每週評論
越南停火………日毛建交
密談專家基辛格僕僕征途…………萬 人 傑
美國養錯了聯合國
聯合國養錯了秘書長…………宓 琴
從第十二號文件看毛林權力鬬爭…完 顏
揭開中共的和謠攻勢…………………陸 海 安
認識中國：暴秦·隋虐與中共……柳 以 青
香港閒話：林彪死了事未了…………趙 聰
美蘇「中國通」合作研究…………田 雪
馬斯基怕老婆拒絕競選…………王 恩
毛共宣傳矛盾百出……………………· 輝 ·
空氣污濁危害農業……………………安 萍
從楊沫曲波的「解放」說起………待 旦
北越南侵如意算盤揭秘………………………
毛幫為何敵視孔子……………………胡 養 之
田中加速與毛勾搭……………………亭 芳
麥高文反越戰起家……………………本刊資料室

大獨裁者秘史

單行本出版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姓名不同，種族不同，但他們的所作所爲，如出一轍。大致上都是自大、狂妄、[illegible]等。本書是寫德國法西斯梟雄希特拉的私生活，執筆者是他的女婢，大部份事跡均未公開過，而所紀述，都是真實的，極具價值。但，希特拉的故事，拿來和別的大獨裁者如斯太林、毛澤東之流比較，好像就是同一模型造出來的一樣，十分有趣。本書曾在一萬人雜誌一連載，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內幕故事的，不可錯過。每冊實價[illegible]元正。經售者：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illegible]；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成功學」出版

屈武圻著

[illegible]費，歡迎郵購，不另收郵費。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爲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五年前五月風暴爲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三——七號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惠州西湖

甘泉

讀袁暘照先生悼蘇楚白詩，有「芳魂應勿到西湖」句，想是惠州西湖。因蘇東坡謫惠時，携侍妾王朝雲，死後塟湖畔建六如於墓側。更築五眼長橋，横貫湖中（卽蘇堤），披荊斬棘，始具規模。歷代相沿，闢坵嶼建亭閣，湖山生色，景物增妍，蔚爲粤中勝境。近聞逃港者云，惜經文革後，蒿萊滿目。景色全非。昔日繁華，徒見蕭條景象。悵觸故園之情，撫今追昔，不禁感慨繫之。

天涯偶向夢中遊，刦後西湖草木惆，
荔圃蓮池紅蓼岸，風台水榭白萍洲。
朝雲有墓封苔蘚，孝子留亭宿鷺鷗，
元妙準提鐘鼓歇，荒涼寓目使人愁。

東坡遺澤未全消，秀麗天然景物饒，
佛塔影迷湖水碧，疏鐘聲散白雲遙，
樓台精舍重重疊，騷客遊人暮暮朝，
十里風光呈活色，詩題五別祗輕描。

註：宋湘主講西湖之豐湖書院時，曾題西湖五別詩，於藏書樓壁上，分詠西湖之「山水風光月」。眞跡尙存。

西江月

葉開榮

逃亡十載有餘，心懷桑梓不已，憶昔年受共黨之教育，學生寫信，不論寫與何人，結語一律用「此致敬禮」數字。無尊卑長幼之分，此爲共黨破壞倫常觀念，以達其操縱奴役之目的也，感而賦詞一闋。

廿九年心老去，獨是舊恨難平，
十年滄海十年心，都教鵑啟空鳴，
回想光陰虛擲，「寶書」誤讀堪驚，
五倫搗破兩無情，信書唯能「致敬」。

壇主致語

葉先生來函，聲稱「醉心詩詞，苦無良師指點」。詩詞之道，爲高級文學作品，讀書要多，氣有思想及智慧

靈，用字工巧，言所欲言，蓋作詩塡詞，在於自修，不可專靠良師教導，所謂良師者，卽改詩之人也，詩不怕改，愈改則愈好，第一不可出韻，一東與二冬，八庚與九青，頗難分別，必須查看詩韻，辨認清楚，第二不能有重字，發現重字，必須更換，第三對任何字，均知其爲平聲仄聲，音韻學在文學上，十分重要。例如尊名「葉開榮」，葉仄聲，開榮二字平聲，葉開榮三字爲「仄平平」，鄙人董字仄聲，力字仄聲，行字平聲，董力行爲「仄仄平」，人名三個字，不可全用平聲或全用仄聲，否則既阻口，且不好聽，六十年前，讀書人均知此道，現在文學革命，把文學革至衰退，頭腦革成糊塗，政治愈革愈糟，一朝不如一朝，人心革壞，一代不如一代矣。

中國文章，自漢魏六朝，至民國六七年，均有平仄聲韻，上下句用字，平仄絕不相同，否則讀不順口，不成其爲文章矣，今日所稱作家，因被文學革命所騙，大多不明此道，造句冗長，用字繁多，「底」「地」「嗎」「啊」胡說八道，此類作品，並非文章，是爲「語言紀錄」，章者，章法也，言一事，自首至尾，起承轉合，章法分明，唐宋八大家，所有作品，均是如此，蓋文章不用如此寫法，則敍事論理，不能詳明也，鄙人學問低淺，惟頭腦清新，並不冬烘，亦非復古，更不頑固，向不開罪文人，只不過口直心快，明是非之辨，有書生個性，說眞實之話而已。言者自言，聽者自聽，信者自信。

作律詩頗不簡單，畧分十大原則。一平仄，二音韻，三對仗，四語不離題，五言中有物，六造句優美，七用字巧妙，八意味無窮，九言外之音，使讀者體會，十心知其意，口難解說。各朝名詩，多具有以上條件，否則不會流傳至今。

例如毛澤東，素以文學自詡，文有專集，言成語錄，詩則列爲學校課本，官拜主席而兼

奉爲神聖，結果其「長征」律詩，露出馬腳，閑顏二字出韻，八句之中，四大雷同，「紅軍」，「三軍」，「千山岷山」，「千山千里」，「萬水，水拍」，除出韻重字之外，「泥丸，丸泥」弄錯，因爲其未曾讀過漢詩，根本不懂「丸泥」作何解釋，誤將丸泥，用作泥丸，名詞何能顚倒，顚倒使用，是名不通，將來必定貽笑後人，「丸泥」，指小塊之土，「泥丸」，是人面雙眉間之「印堂」，本刋一七〇與一七一期，鄙人有詳細註解，一看便知，長征詩人人皆知，不必再錄，所謂律詩頗不簡單者，於此可見。

葉先生可以買詩韻一本，細看便知，一東至十五刪，皆爲平聲，十六至三十，皆是仄聲，多讀唐宋元明清，名人作品，無師自通矣。

贈力行壇主

紐約 陳華

力挽狂瀾，揮動毛錐剿赤寇，
行遵俠義，欲憑唇舌救黎民。

紐約陳華先生，致書鄙人，附贈鶴頂格對聯，聯中之語，愧不敢當，所難得者，海外同胞對萬人雜誌，寄以心聲，而表同情，陳先生並又惠寄美金五元，由鄙人轉交萬人協會作經費，高誼盛情，至爲感謝。

「國貨」

學生 郭眞

斯門悲獨往，歲歲苦交親，
繒纊銀絲密，羊城雪肉新，
生油膩海角，鴨嘴屬天津，
樂土成秦地，人間笑是嗔。

霧散

春愁知幾許，北國未銷冰，
海峽浮虛壁，龍蛇屈太清，
風吹衣角動，雲向月邊明，
閒霧飛難盡，井崗賊自成。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讀者有意見

台灣入境問題

質疑之質疑

編輯先生：

讀二四八期萬人意見欄梁莊及袁鳴照先生對戎馬書生大作質疑一文，有幾點本人不得不提出討論：

(一)梁、袁二君云：「對過境旅客保安措施，也有一定規律，決不能如上水、沙田來往港九的隨便行動，可斷言的。」我不知二君所指過境旅客

過境旅客」（即執Transit Visa或Transit Without Visa者），絕無任何限制，歡迎唯恐不及。

(二)二君又云：「蓋過境旅客，在一定時間必須離開，倘或其中一人偶遭意外，以最常見如交通失事或朋友強留宴會，必令航機不能如時起飛。」此更離奇，照弟親身經驗（及稍有

，可能二君所指之航機屬弟所不知名之公司亦未定。

(三)戎馬書生原文「以港澳龍蛇混集，視同化外。」實乃千眞萬確，任何去過台灣之港澳同胞亦同意，理由有：

（甲）港澳同胞欲回國觀光，必須申請出入境證，但到台時則以「本國人」看待。但「本國人」入境而要申請出入境證者，入奇聞類。

（乙）中國人（即黃面孔）不論其執英國、美國、加拿大、星加坡、馬來西亞（只要不是英國護照而是香港發出者）均可一律隨時不用簽證過境七十二小時，而在本港之英籍或非英籍（即執Certificate of Identity）之「本國人」則一律要申請出入境

（丙）二君之中英無邦交，故須辦出入境手續，則爲何英國人，甚至中國人而執在英國發出之護照者，均受歡迎，優以過境免簽證；而本港同胞則否。

(四)二君云：「中興新村便是當年澳門僑胞定居之地」更屬天方夜譚，蓋「中興新村位於南投、草屯二鎮之間，是台灣省政府所在地。所有省府附屬機構辦公廳和宿舍等，都是有計劃地建築起來的。」以上乃照錄自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台一版）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所出版之黃得時君所著「台灣遊記」，請二君購一本看看便知。

(五)「辦回國證，華僑旅運社反要兩星期之久。」此乃彌天謊話。如能在兩個月內發出簽證，則兩位大可開旅運社發財矣。

長期讀者會偉賢

「中文文摘社慶」

歡迎萬人讀友參加

「中文文摘」一九六八年創刊，本年進入第五年度；九月八日爲該刊創刊四週年紀念，特假香港銅鑼灣紅寶石大酒樓舉行讀者餐會，盛大慶祝，情商嘉禾紅星苗可秀小姐、歌星奚秀蘭、吳靜嫻、汪鶯等小姐、鮑立、李道洪等先生主持，「讀者智慧測驗」頒獎，歡迎萬人協會會友及讀者參加，餐券每位拾伍元，逕向香港銅鑼灣高士打道景隆街海都大厦五樓F座該社「讀者康樂活動中心」洽購。備有大批獎品，舉行抽獎湊興，並有遊藝節目，同樂兼能得獎，機會難得，

登要入主白宮。結果羅斯福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這份雜誌由於預測失靈，不久就倒閉了。失敗的主因是文學摘要只從電話簿裏挑出一批人來，加上汽車業的兜售名單所列的人，作爲徵詢的對象。這些人在美國經濟不景氣時期，根本不配代表美國全體人民。

同時，蓋洛普、格勞斯利和羅柏幾個人所主持的測驗，採用一種「比額制度」，預測羅斯福獲選，使到國民對他們刮目相看。這種比額辦法是在全國各地各色人等裏選出一千五百到三千人，作爲選民的代表，次一步用統計數字按照選民代表的籍貫、年齡、性別、種族、經濟情形和居住地面積，判定全體選民的比率，然後派人在各組選民代表裏自由訪問。這項新辦法看起來似乎很好，民意測驗的身價也因而提高。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又碰到一次預測失靈的厄運，錯誤地預

失敗的原因，發現測驗的時間過早，漏掉了大選前夕選民轉而擁護杜魯門的熱潮。結果民意測驗改採目前所用「任意徵詢」的方法，所謂「任意」並不是胡亂地見人就問，而是運用一種以概率作基礎的數學原則，旨在使每一個適齡的美國人民都有受訪問的機會。訪問的問題範圍極廣，有時多到一百多條，全是爲探詢選民的觀感和是否贊成總統候選人而擬定的。測驗的時間多半是在大選的前幾天。在訪問結束之後，由專家把一切搜得的資料加以評定，然後公佈。

蓋洛普機檢通常只選一千五百人左右，作爲訪問對象，他們認爲所選的人足可以代表全國人民，而且測驗的結果相當準確。其他的民意測驗目前也採用同樣的方法。

民意測驗從文學摘要所主持各種測驗的全盛時代到目前，可以說是歷

裏，成爲一種固定的程序，今後這種測驗的興衰浮沉，就全看它今年對

珠江三角洲梟雄傳出版

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抗戰前後，局勢紛亂，地方治安如羣龍無首，以致撈家乘時輩出，匪盜四起。各著名撈家傳奇事蹟風傳各地，每爲人們喜聞樂道。子家先生著「珠江三角洲梟雄傳」，便是選擇撈家輩中的突出者，將其事蹟忠實記載出來，是龍是蛇，一目瞭然。資料詳確，內容充實，筆法生動，引人入勝，宇宙出版社出版，經銷處：香港灣仔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

全書二百四十三頁・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萬人協會」簡訊（三十六）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福利部主任陳挺拔，及鄭秀堂、方程等，再度探訪病故會員麥輝鴻之尊翁麥鈺裘老伯，同時將彙集所得慰問金八百元送交，這次捐贈欵項的朋友，多與麥故會員未會見過面，更有部份是會外的朋友（如非會員的國語班同學，及萬人雜誌讀者等），因此，麥老伯接過捐欵時，爲早逝的兒子未能爲協會出點力而表示歉憾，也爲兒子死，溫情仍在人間而感動。

迄七月二十三日止，經本會福利部送交麥老伯的慰問金，前後合計九百元，數目雖少，但意義不少。

第二次探望麥老伯後，續收到會友馬天先生捐來七十元（其中五十元捐作萬人協會基金，餘二十元託轉麥老伯）。

另外，讀者索閱張贛萍先生逝世紀念文集「海宇心聲」時，寄來回郵費用參差，以多補少，還剩出部份郵票，其中五毫面額郵票八十枚，兌回港幣四十元，邊谷志蘭女士所囑，撥捐麥老先生。

自從發表麥老伯的不幸遭遇後，有會友建議幫助他進入安老院，現在，我們從麥老伯口中得到了解，據他說：現在雖是「寄居」性質，但因店主跟他份屬鄉誼，他不但能就近得到照顧，主要的是跟相熟的鄉人生活在一起，老年人不會覺得太寂寞，因此，我們的「安老院」之議只好暫作罷論了。

× × ×

本會應會友要求，特舉辦雙十回國觀光團，每人只收港幣九百元（確實日期及行程在洽商中），由於時間逼近，有意參加的會友請於八月二十日前，攜同身份證影印副本一份，吋半近照十張，港幣十元（入境手續費用），親至會所辦理報名手續，這次回國觀光，歡迎會友攜眷參加，有關詳情，可逕電本會詢問。

× × ×

會友李君，日前來函本會，希望能夠替他解決身份證的煩惱困擾，我們本着互相幫助的原則，特將李君來信摘錄如下：「萬會長、會副會長鈞鑒：我來港匆已兩年餘，曾於去年三月前去人事登記處申請長期居留，並數次被召前往入境處報到，接受調查，惟有關能否獲發給本港身份證一事，迄今渺無頭緒。

本人因無正式身份證，以致在港期間，謀事處世，諸多不便，用特呈請准於萬人雜誌上刊載拙函，伏懇會友或善長們賜教……會員李××拜啓。」

× × ×

上期簡訊，有關捐欵數字，其中「譚昇……梁亞芬各三十元」一節，實爲「各二十元」之誤，特此更正。

民意測驗雖準確 有時也會跌眼鏡

欲知內情 請看下文

編輯先生：

閱報經常看見關於民意測驗情形的報導，如日前美國最新的民測驗顯示，尼克遜的聲望要高於麥高文百分之三十。究竟這類測驗是怎樣進行的？是否假如某報舉行民意測驗，則請該報所有讀者填表參加？但美國有些大報，銷數動輒百數十萬份，若幾十萬人參加測驗，統計起來豈不十分麻煩？又究竟民意測驗與未來的事實是否完全相符？請先生抽暇答覆，以釋疑團。即頌

文安

讀者李博上七月二十日

（李博先生：關於閣下提出的疑問，恕在下孤識寡聞，未能直接作答。只能將搜集到的一篇有關美國民意測驗的資料刊出，謹供參考。——編者。）

× × ×

在美國一度會不為人重視的民意測驗，已經逐漸演變成政治圈裏的強大力量。目前政界領袖都異常注意各種民意測驗的結果，把它當作人民對於總統候選人和一切當前問題所持態度的指標。這種現象在大選年尤其顯著，每次在一項民意測驗結果公佈和廣播之後，政治家和政情分析專家必定會緊接着仔細分剖和搜尋一般民眾的思想和企望，各種蛛絲馬跡都是研究的資料。因此這種測驗對於民主黨及共和黨在推選總統候選人時，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力。政黨的領袖當然想提出一個眾望所歸的總統候選人，但是用來衡量候選人聲望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初選，另一就是民意測驗。

美國的民意測驗是統計技術的產品，起初只是一種嘗試性質的測驗，並沒有一定的題材，逐漸演進成反映全國公論的準備資料。目前民意測驗是由一些私人機構主持的，著名的幾家是由喬治・蓋洛普、阿契博・格勞斯利、路易士・哈里斯以及艾爾摩・羅柏幾個人創立的。他們並不自以為是預言家。

蓋洛普說：「民意測驗只是衡量當時的一般情緒，並不能科學化預測一次選舉的結果。」話雖如此，民意測驗本身的聲望，確和它預測一個總統候選人的成敗有密切的聯帶關係。一九四八年時，民意測驗錯測出共和黨的杜威要擊敗民主黨的杜魯門，因此民意測驗的聲望一度慘落到最低潮。但是民意測驗並沒有由於這次的挫敗而趨於沒落，反而盡力改良測驗的方法，恢復了一般人對它的信心，進而贏得具有影響力量的地位。

一些政治觀察家對於民意測驗目前所踞的地位表示異議。他們認為民意測驗的美國政治圈裏，確有它的地位，但是在使用上應有限制，不應對它過份重視。舉一點來說，民意測驗並不是絕對不會錯。它的基本根據是收集的統計數字，這種資料本身就不是十分準確可靠。任何一件事都有幾種預測得到的可能後果，但是統計必須十分準確，並且運用得宜。事實上，統計數字幾乎可以用來證明任何一件事物，主要的一點是如何選擇可以用來支持一項結論的適當而準確的統計資料。例如想要證明一批人裏有多數人入息低於一般平均的水準，只要選九個每年收入一萬元的人，加上一個每年收入達一百萬元的人，就可以得一個高達十萬〇九千元的每年平均收入數字。即使是一個統計專家，也不認為只要收集到夠多夠好的例證資料，就能顯示出全部事實的真像。同時統計家也看出民眾意見時常迅速地改變，有時一項測驗結果在公佈之前，已經失去時效。抨擊民意測驗的人指出由這種測驗所引起的一項危險，就是它本身會影響民意。從心理方面來說，有些人習慣於附和眾議，自己沒有定見。

主持民意測驗的人對於上面所述的各種批評，都能深切地了解，所以近年來他們想盡種種方法，來增進測驗結果的準確性和時效。

目前搜集和分析人民政見的現代方法，是根據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的統計技術演繹而成的。在這個時期以前，普遍採用的方法是一種所謂「稻草投票」方法，包括把非正式的選舉票，分發給大部份的選民。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次稻草投票，是由「文學摘要」雜誌主持的，結果對於大選結果的預測，事實證明非常準確，贏得民眾的讚佩。後來，文學摘要的出版人在一九三六年大選之前，很豪二百萬人

此時，孔子笑容可掬，遲遲答曰：卿言差矣，公冶長並非小人，乃眞正善人君子。他無奈當日時衰禍至，突有飛鳥迎面而來，歌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馱羊，你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莫彷徨。他能解鳥歌之之以歸，無辜受累，乃意外事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師母至此，心中黑幕，豁然開朗，是非大白，乃同意孔子，以女妻之。

（鄭維珍）

江青想做武則天（南音）

鄭秀堂撰

江青想做武則天。近來形勢漸顯然。中共自從文革亂。「頭頭」被整搞到瘴氣烏烟。大半被囚罪名叛亂。有些含冤受屈飲恨黃泉。細想當初同條陣綫。長征捱苦爭地淡天。打死打生，指望共產能實現。怎料江山搶到手，互相猜忌各爭權。「狡兔死走狗烹」，自有警言策勉。記得漢朝韓信，功大彌天。到頭來被害未央宮，道出幾許心頭悔怨。功臣慘遭殺戮，自古皆然。中共歷來反封建。偏偏封建出今天。甚麼「革命鬪爭」，無非個人打算。講到「爲人民服務」，等如派吓過路溪錢。閒話休提言歸正傳。講番江青狡詐，一心想做現代武則天。此妖毒辣陰謀，性情奸險。亟能忍辱負重，重提舊事想當年。

奸姬藝名藍蘋，絕代丰姿人美艷。復擅霓裳歌舞，敍令毛酋倒顚。一時醋雨酸風，笑話傳遍延安魯藝學院。整日朝嘈暮吵，賀子珍怒憤胸填。可奈遲暮美人，見捐等同秋後扇。江青暗施手段，無異法力無邊。立將賀皇后打入冷宮，你死你賤。名爲送往莫斯科療治，就將賀子珍一世終完。當時許多中共大員，反對毛酋將那妖姬迷戀。毛酋職辭作要脅，恃住自己係孖至尊。當時中共窘縮一隅，急煞朱德劉少奇以及陳雲李先念。還有康生陳伯達，雙方討好暗迴旋。繇中央勉強點頭，卻訂出許多苛刻條件。頭條就係不准江青過問政治，困居窖內當兒，江青亦難以出頭露面。一味潛居雌伏，臥薪嘗膽將近三十年。

剛巧文革展開，情況極之混亂。毛派孤單勢弱，僅林彪一柱擎天。江青乘勢竄紅起來，其實早提床頭意見。向毛酋點紅點綠，將紅衛兵加緊組織串連。那時江青威赫一時，人人的目見。務令三軍懾服，江青可謂膽包天。到頭來遭遇軍人反擊，轉將關鋒王力來清算。犧牲康生陳伯達，暫避軍人反抗火狂燃。祇有林彪呢條大懵蟲，重以爲自己好高見。見得江青頻讓步，立時氣燄更加添。成個承繼人自居，滿以爲文革功勞他獨佔。不久老毛去世，江山就係佢揸權。查實威震其主必生危，雀巢豈能容鳩佔。香餌安排掘陷阱，江青事事着爲先。枕頭告狀多幾回，毛魔梟雄添奸險。林彪安能有得剩，事出成理好自然。坦在宣佈林彪已死亡，林派早遭淸了算。且看叛徒反賊，次第加添。朱德葉恩來老奸巨猾，未必敢嘗試國家主席職威嚴。葉劍英執掌國防，祇不過杉木靈牌一面。一向未有獨立兵團指揮過，實力派系等若輕烟。經過淸算鬪爭，威信幾時輪到陳雲李先念。江青得到周恩來擁護，呢層係勢所必然。毛酋自知罪孽昭彰，多少有些先明之見。最怕鞭屍聲討，委實牙烟。樂得捧出心愛王妃，避免大權旁落一同遭淸算。江青能登主席位，毛酋方可瞑安然。

讀者希望加强內容

編輯先生：

在下爲　貴雜誌長期讀者之一，同時也曾刊載過拙文多篇，翻閱第五十一期第二頁新聞以外　閣下手筆，內容有「萬人雜誌」老板是我們的死黨讀者。在下不敢以讀者老板自居，祇可以說忠誠讀者自豪。我對　貴雜誌的編者和作者，異常推崇，標題新穎，內容刺激，在黃色濫刊的今日，「萬人雜誌」是頂天立地高尙讀本，最近許多愛好「萬人雜誌」讀友相告或電話徵詢，深感近期內容，缺乏趣味，且有謂外幣貶值是否影响「萬人雜誌」編者和作者心情貶値，倘若成本不夠，讀友們建議，提高售額，在下一向愛護「萬人雜誌」豈容死黨讀友自由浮動，同時爲　貴雜誌聲譽，一致支持。最後，前編者「江湖客」不幸逝世，在下恰因留台治疾，未克參加殯喪行列，深以遺憾！在此順筆謹致張夫人抱歉。

讀者南斯拉夫八月八日

萬人意見

讀友鄭維珍 戲文寓深意
孔子擇佳婿 獨厚公冶長

萬人雜誌編輯、萬人傑先生：

鄙人乃貴刊問接讀者，貴刊每期出版鄙人必於鄰近報商購買一冊，以便茶餘飯後遣興，及增進學識，誠吾人之良師益友也。今奉上拙作一卷，題為孔子伉儷擇婿談，自慚學淺，殊恐詞不達意，望 先生加以潤色，刊出是為厚盼。此請

撰安

讀者鄭維珍敬上

當殘夏之夜，暑氣迫人，孔子伉儷，於晚飯甫畢，輒坐於庭外納涼。是時，家家俱已燃爇，禽雀無聲，少頃，一輪孤月，自東而升，十分玲瓏，新若銀盤而可愛。師母望而羨曰：美矣哉月乎，萬古長存，春色無邊，豈非得天獨厚者歟？人類則不然，少艾年華，逝則逝矣，麗質朱顏，老則老矣，造物者，為何厚彼薄此耶，然則上蒼，亦不公歟？孔子莞爾而答曰：不然，天道絕無私也，苟造物者，

，是則頓成有生無滅世界矣。宇宙雖大，得無人滿之患乎？師母亦不自禁而絕倒，既而曰：夫子之言有理。然而吾本無永生妄想也，前言戲之耳。然而塵世間浮生若夢，青春幾何，想夫子亦有同感。曾否思及女兒之事乎？今者，女兒年已及笄，殆不可久留。詩不云乎？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然而夫子總未為之擇偶何也。孔子曰：夫婚姻之大事也，擇偶必假以時日，不宜于急，否則，易誤大事也。後悔可追乎？師母曰：你門下弟子，七十二賢之中，有四科十哲，豈無一足當乘龍之選乎？今年不婚，明年不嫁，倘標梅一到，將奈之何。孔子俯首，若有所思，久之乃曰：吾門下雖有四科十哲。但無一美滿對象。試與卿先言德行，顏淵雖賢，聞一知十，但不幸短命死亡，已赴地下作修文郎矣；閔子騫，家有後母，若以女妻之，必有不平等之待遇；冉伯牛身遍癩疾，令人生畏，若與之聯婚，能免傳染乎？仲弓乃犁牛之子，父性兇暴，無惡不作，婚姻兩字，自無待論。次言政事，冉有為季氏厚賦斂，不惜民困，甚於助桀為虐，人皆鳴鼓攻之，豈可納之為婿；季路雖勇，乃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流，當不可妻之。至於言語，宰予則常晝寢，乃朽木不可雕者也，並非佳偶；子貢乃流動客商，慣於走江湖，終年離鄉別井，勢必重利，而輕妻子，可妻不可妻，不待言而自喻矣。若夫文學，子游庶幾合東床之選，可惜他是殊方人，關河跋涉，嫁娶困難；子夏則失其目明，等於殘廢，尤非對象。目前惟有公冶長可妻也。師母愕然曰：夫子為何捨君子而納

，右說道歉的話，只要求我撤除崗位。……我說：

「你定要撤崗，也可以，你得寫個字，聲明以後出了事，我不負責任，都是你們自願的。」

一場天下風波，至此算完全了結了。

「恕」之道

當我十二歲剛剛入伍當兵的時候，……亦常常到福音堂聽講，也不懂講的什麼。一次，聽說到「打你右臉，連左臉也給打」，「脫你外衣，連內衣也脫給他」的一段，我即和同去聽講的弟兄們，把教堂中的桌子抬着就走，問我們幹什麼？我們說：

「你不用問，你應當連椅子凳子也給我們抬了來！胡說八道的東西！」

就是要交人

常德也有天主堂。這，許多都是強横不法，和地方人民也處的很不好。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訟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意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麼也傳不到案。（我帶着兩名手槍隊去找那神父……和他商量交人）意，他回答說沒有這個人。我說：

「你能讓我搜一搜嗎？」

他說：「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他，不肯認。你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找出來，也自然無事。若是個壞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況你們教堂裏不應當藏匿壞人！」

他仍是不肯。我說。

「好說你不聽，我可要嚷了！」於是大嚷起來說：「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惡棍！」

嚷的許多民衆都來圍看，那神父着了急說：

「不能這樣嚷呀！請你進來罷！有事我們到裏面商量。」

我說：「我只要找出那個人犯，沒有什麼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國的人，宣告全世界人，說你横行不法！而後我還要捕查，用法律解決。」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賴，只得承認一切，……第二天把人帶來，當即依法審理。

變則通

陝西表面上雖告統一……地方上無欵可籌，中央也是不管，財政廳是握在省長手裏，對我什麼也不理會。……

我漸漸明白督軍的種種困難，……各軍不但餉項無着，連吃的也難維持。我將營長以上將領召集講話，把省長的做法都說了出來。當時打電話給省長，說你若仍是袖手旁觀，那我們這些人只有全到省長公署裏去吃飯。省長至今方始着急，把他已經發表的財政廳長撤職，請我另外委派。

自罪與緝匪

一天夜間，督軍署前大街南首一烟商家，有幾個人闖進來……搶去了數百兩烟土。這事發生，即召集城防司令張治公和軍法處長鄧哲熙前來。我說：「……現在甚至省城內，督軍署前也出了搶案，我們拿什麼臉面去對人民？你們要一定在三天之內破案，否則，你們要受審判！我自己的罪也是不可饒恕的，現我先受應得的處分！」

於是我把自己的兩腳帶上腳鐐，告訴他們，幾時拿獲人犯，我幾時才脫刑具。他們央告了半天，也無效果，只有慌着分頭嚴查。當天晚上即把人贓捕獲。

非賠不可

一天，美國亞洲古物調查團的領袖安德思和一位英國礦師高士林，到終南山打獵，獵獲兩隻野牛，回到長安見我。……

我問他們到終南山行獵……領到許可證沒有？他們說……他們打的是無主的野牛，所以用不着通知任何人。……

他們說「……貴國外交部發給的護照上，明明寫着准許携帶獵槍字樣，可見得我們行獵，已蒙貴國政府的准許。……」

我站起來，大聲喝道：

「別的話都不必說，我現在要你負賠償之責！

他問如何賠償？我說你把我們的活牛打死，現在就要你把牠們弄活，送回終南山去，否則一定不放你們走開。……

兩個人……才軟了下來，……請我饒恕他們這一次，以後再不蹈犯就是了。……

因告訴他們，這次的事姑念初犯，不予深究了，以後再不許有這樣的行爲。說了一頓，才把他們放走。

矯情．送禮．惡作劇

△有一位堂弟來找我謀事，我送以樹秧數千株，令其回鄉安理本業，永遠不要做非分之想。因此，……許多人罵我矯情，罵我故意以此鳴清高。

△當洛吳做五十歲生日時，劉送了八十多把「萬民傘」和許多金銀古董，而我卻本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送了一罐子涼水爲禮。

△五月七日黎明，令西苑南苑我們的軍隊大放地雷，以紀念國恥，警勉同胞。……第二天，順天時報上即刊載新聞，說馮玉祥惡作劇，鬧的北京市民都不能睡覺。

飛機與飛鳥

一天，……召開民衆大會，正講着話，敵方三架飛機出現在上空。民衆沉不住氣，都四散逃避……沒一個人受傷。

我就說：「飛機投彈並沒有什麼可怕，比如天上的飛鳥比飛機多得多了，但天上飛過的鳥幾曾把屎撒到我們頭上？……」

不想會沒開完，飛機重又掉回頭來，在會場北面的路上，連投炸彈數枚，炸了數個四五丈深的坑，揚長而去。這回民衆再沒有逃的，都能鎮靜不害怕了。

× × × ×

馮的這本自傳，是在和蔣合作，準備和日本正式開戰的年代中寫的。當然對「中原大戰」那一段，根本避而不談，只寫到「西山會戰」就結束了。因此，他自己談到的一些怪行怪事，也就盡在於此。

怪人馮玉祥的自白

方家詈輯

「怪模怪樣」、「歪風頭」、「嘩衆取寵」，這一類的東西，在行爲心理學的領域中，屬於同一個範疇。——它們都是「表現慾」在無法正當發洩下，產生出來的一種「畸象」。

在民國時代的風雲人物中，馮玉祥就是一個「以怪取勝」的專家。——他的這種「病態心理」，估計是從一種根深蒂固的潛伏「自卑感」來的。

因爲：「論武」——他只是從行伍中爬上來的，並沒有受過正規的軍官教育。

「論文」——除掉幾句「丘八詩」，一兩套「愛國愛民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講話」以外，什麼像樣的大著作也沒有寫出來過。

「論派系」——他的「老長官」、「老同袍」，幾乎個個都吃過他「倒戈」的虧。他的「老部屬」又幾乎個個都背叛了他。到頭來只賸下他自己這個孤家寡人。

「論做人」——人人怕他的好惡無常，喜怒無常。誰對他都盡量保持着「敬而遠之」的態度。

論「搞政治」——處處是「拾之芝蔴，忘了西瓜」，小處佔便宜，大處吃敗仗，始終搞不出什麼大名堂來。

論「革命」——既是「半路出家」，又總是犯了「有時太過火」、「有時不耐久」的毛病，始終不能在人羣中造成一個「眞正革命者」的印象。

這還只不過是幾個突出的因素。——由於它們的存在，就使得馮在心理上，不自禁地傾向於「做人古怪，遇事矯情，神鬼莫測」的方向。

幾十年來，流傳過許多關於他的軼事。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帶有這種色彩的。爲了力求眞實起見，這裏蒐集的一部份，都是他自己在回憶錄中寫

僕眼看人低

山東巡撫……在大明湖宴請參觀校閱的來賓，陪客的都是第五鎮營副以上的官長。

這天我穿着一件灰粗布大褂，用一塊白粗布手巾遮着眼，……剛走到大門口，兩個戴紅纓帽的差役走上來，望了望我，就說：

「今天巡撫大人在這裏請客，掌櫃的要逛明天再來吧！」

我……也不好說什麼，轉身就退回來，走到大門對面的陰壁下蹲着。……

眼看已到十二點了，……我想再不進去，就要遲了。於是重複走向前去。……那兩個差役又走上來，……語氣也分外地不客氣了：

「給你說過的，巡撫大人今天在這裏請客，叫你改日再來，你不肯聽，又是上來！」

我忍耐不住了，我說：

「你知道今天請誰們不？」

「橫豎不是請你。」

我說：「正是請我。」

我們在門口大聲嚷起來。正嚷着，張丕鏞營副同方玉璞營長，從大門口門房裏走了出來，看見是我，趕忙把我讓進去。裏面幾百人，穿粗布大褂的

叫一聲給一塊錢

李星閣旅長，又借前門外掌扇胡同內張錫元的一位朋友公館裏請客。被約的有吳佩孚，李星閣，張錫元，王汝勤……張玖卿……和我等一共九位旅長。

大家到席，有些先生們就寫條子叫局，每人叫兩局……。走到掌扇胡同口上，那裏有許多叫街吃的乞丐，有一位老婆婆，白頭髮，破衣服，大約六七十歲……我就走過去和她說：「老太太，那邊公館裏正有人請客，我帶你到客廳裏去叫喊，你叫一聲，我就給你一塊錢。叫兩聲，給你兩塊錢。你得使勁叫！」

老婆婆……半信半疑的跟了我進去。靠在客廳門口，大聲的喊起老爺大人來。這一喊，把大家都楞住了。他們笑又不是，惱又不是，都把眼睛看着我。

李星閣說：「準是馮先生喊他進來的！」

我拿了五元給那老婆婆，李星閣就問我：

「你有什麼話要說？請你說罷。」

別人也說：「你一定有話要說，不然你不會鬧這個惡作劇。」

對付日人的妙着

常德學生……結隊遊行，……幾家日本洋行，都被他們搗毀，貨品什物，狼藉滿地。……碼頭上，更經常的派有學生值班，勸阻國人不買日本船票，商家貨物不得交日本輪船運輸。……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向我提出四項要求：一、賠償損失；二、懲辦兇首；三、正式道歉；四、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的事。……我說修理費是一個也沒有，……此後我自當保護你們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爲你們商店站崗，以免再有意外。……

他們走後，我即爲他們的洋行每家設崗兵二人，以爲保護。有中國人到他們店舖裏來買東西，崗兵即先加盤問，而後再渾身檢查，戒備很嚴。如此過了數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門可羅雀，誰也不再上門。……又來找我，要求我撤除崗位，說這樣，

雖然被「收容」後僅十一天，但每個人都顯得非常之憔悴。黑着大眼眶，蹣跚地走着路，女的雖然挺着胸脯，似乎覺得不那麼瘦，但慘白的臉色，卻遮掩不了那虛弱的身子。

吃了飯，喝了水，哨子一響，又排隊、報數，唸「語錄」，這次是學習了。

管教員說是「大批判」，新來的是未學習過，只能讓「老的」學員帶頭批。

「本人在資產階級教育制度下，受了劉少奇『讀書做官論』的影響，腦子裏資產階級思想，產生了偸渡行爲……錯在本人，罪歸劉少奇。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毛主席萬歲！」

第一個捧着稿紙唸了，還呼了口號！再把紙和稻草札成的劉少奇狠狠地踢了兩腳，由兩個學員扶着坐下。——慘白的臉色，滿頭大汗，旁邊一個遞給一盒人丹。他大概是虛脫。

第二個照樣畫葫蘆，把「讀書做官論」改成「下鄉鍍金論」，這個沒昏倒，竟把劉少奇踢壞了，於是大家埋怨他了：「×那媽！你踢壞了我們踢什麼？」他在大家埋怨之下，也不好意思地自動去修理一番。免強還可踢……。

被指定「發言」的人，發言完了，已是一時三十分，暑爲休息，二時三十分又來一個「講用會」。我們被趕起身來（我們因床板不夠，睡在地上，所以不能稱起床）聽「講用」。

集合、排除、報數、唸「語錄」。一個高個子上台，年紀約二十七、八，開始講用。

「講用」．「鬪爭」

「……我六八年偸渡到香港，沒工做、睡街邊，六九年又到澳門，給老闆養豬，做到七〇年底，只賺到一張破棉被……七一年初，我妻子寫信給我，說要偸渡，我接信後，馬上回家叫她不要去了。誰知剛到家裏，發現她已走了，於是我追了去，在邊界上才追到她……現在正是回頭是岸的時候……」他看一遍，唸兩句，唸完了。管教員拍了兩聲掌，大家跟着也拍掌。——不是話劇，是活劇。

「吹他媽的牛，在路上能找到妻子！」一年半才賺到一張破棉被……。」大家低聲議論着。我低聲的說：「明天也會叫你同樣的『講用』的啊。」

於是大家會心微笑了！雖然大家餓得雙手捧着肚子。

吃飯的鈴聲一響，大家愉快地站起來，但天旋地轉，眼前一陣發黑，我連忙扶着附近的牆壁。待我清醒過來的時候，旁邊還有五六個蹲在地上，站不起來，和我同來的兄弟——叫德全的，頭部已碰破了，血涔涔滴着……

飯又是那麼一點，連半兩鹹魚也沒有了，只有幾片矮瓜代替了它。吃完了飯，和未吃飯時差不了多少。於是又習慣地灌了一滿砵水。

漲着肚子、冒着虛汗，坐在地上一面替德全老弟的破頭稍加料理，一面囑咐他：「以後站的時候，要扶着牆壁。」

還有幾伙也給碰破頭的包紮着，有個小夥子煞有介事站起來，走到門邊搖那鐵鎖，高喊着：「管教員，給點紅藥水！」

管教員飛快跑來，用力開了鐵鎖——可是一記耳光，再一大腳……。

「是我請你們來作客的麼？」滿臉疙瘩的管教員歪着腰，一隻手按着槍柄，口沫橫飛。那小夥子用大腿擋着飛腳，一面退避着，還沒吃着大虧。

「要茶、要水的，這不是醫院！」他恨恨地走了。因爲大家已經陸續站了起來。

「老鼠拉鯰魚——一命搏一命」，大家氣憤憤地坐下。

…………

佈置鬪爭一個姓葉的老人，我和另外二十多個工人家座出身的青年人，被叫到一處作思想準備。一管教員對我們說：「你們是聽信了階級敵人煽動，才弄出叛國投敵的偸渡事實……，現在是反戈一擊有功的機會……。姓葉的明顯是階級敵人……你們對敵人還要狠，是你們對黨對政府表明自己態度的時候……」

全場幾百雙眼睛注視中，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被义着後頸，送到廣場中心，滿頭白髮上面配合着[illegible]的神態，使全場的青年人爲之耽心。——一場暴風雨即將到來。

「坦白從寬……」稀疏的喊聲，低沉而零亂，反而沒有領喊人一個人的音響高。前面的打手一個一個溜到後面來，「羣眾」一個個低着頭，有的脫下衣服，遮在頭頂，擋着猛烈的陽光，……有的玩弄泥沙……。

廣場中心，張三、李四地指名發言，被叫了名的，只得動口，間中還要揀不大重要的部位動手和動腳。——好不容易坐到十二時三十分，總算過了關，被鬪的「階級敵人」和鬪的人——「羣眾」都倒了不少。是晒倒了，還是餓倒了，那可分辨不清楚。

據說：不夠狠，明天要「補火」。

後繼者源源不絕

接連兩日，由深圳運來三車，八十多人。據新運來的朋友說：深圳存貨尚多，要「爆棚」了。而棺木頭附近零星小數，每天也六、七十個。晚上「臥室」裏，連坐的位置也頗費神，幸好大家也一再按照「教導」，講講「階級友愛」，互相關照關照，擠一擠。

形勢迫人，反偸渡學習班加緊學習，大家忍受着肉體上和精神上的摧殘；加班加點學習完「國內外大好形勢」，「香港是臭港」……等「課程」，並草草擧行「大批判」。

我也叫了兩句口號，也踢了「劉少奇」一腳，坐上大車，向惠陽收容站奔去。

這一天，和我牽着手坐車的，並不是小姐了！不過，骨瘦如柴的身軀，也沒有什麼心情來欣賞小姐不小姐了！

總算過了第二道關；更悲慘的命運仍在前面。



「收容遣送中站」樟木頭

鍾天

到了樟木頭站，我們一行二十八人下了火車，我和一位劉小姐走在排頭，我的右手和她的左手拉在一起（被一副鐵手銬叫土鮑的鎖着），沿公路向東走。

劉小姐長得不錯，雖然大家都挨了幾天餓，在初夏的暖溫陽光中，運動裝短髮下面露出的臉龐，還是紅潤的。短袖下面的手臂，還相當粗壯……。若不是後面排着隊，和兩旁的手槍監視着，還有點像一雙散步的情侶哩！……

一個小時後，在一幢水泥建築的平頂房屋跟前停下，前面什麼字也沒有，拿槍的人把我們趕了進去。先報了數，再一個個點了名，主人在「貨車」上簽了收。於是我們正式成為樟木頭收容遣送中站的貨物。

首先叫我們脫得精光，和深圳收容站一樣，連頭髮和陰部也不例外地搜索一番。劉小姐連衞生帶也給搜出來，而且翻來覆去地審查良久。我的雨衣也被拿去了，這時大乾糧袋裏面只有二根竹枝充當的臨時筷子。那掛槍的管教員大概怕我那袋子沒有東西裝着，又給了我一個小紅本子。

飯砵空了，肚子仍空着

吃飯！這是我最感興趣的事，已經盼望了足足十二個小時了。可惜是不大多，但已比深圳多了一點。出乎意料之外，足足有半両鹹魚。當砵子已經，不過手腳也得快捷一點，於是我把肚子灌得發漲的，這是在深圳學會的經驗。

裏面像一座方城，東南西是我們的「臥室」，北是走廊和辦公室，中間是一片排隊、洗臉、吃飯、學習、體操都適合的空地。

我一進4號「臥室」，撲鼻一陣腥臊臭味襲來，那是我們的「洗手間」了。不過「洗手間」和床舖並沒有嚴格的界限。人呢，有點像賣自來水筆的櫃面，一枝一枝的排着，兩個腳要跟自來水筆的筆桿樣子——直挺着。

腳上的鞋子放進乾糧袋裏去，恰巧代替枕頭，於是要睡覺了，誰不是累了一整天麼？

「媽的！吃了就睡！」一個矮個子隊長在門外咆哮着，一邊罵，一邊用力開那鐵鎖，我連忙坐起來，打開那紅本子……。

拍！拍！兩記耳光把睡在門邊那瘦個子打得左歪右倒，然後舉起長統靴子一腳、兩腳，瘦個子兩手按着肚子，苦青着臉，連哼也沒哼一聲。蹲下，兩手按着肚……。

矮個子調轉身子，兩手叉着腰；兩個賊眼骨碌碌的四圍轉着，打量着每一個囚犯。肩上掛一條大皮帶，一枝手槍垂在腋下，槍柄上還垂着兩片紅布。

「聽着！我們執行無產階級政策，改造你們的世界觀……你們從現在起，要把『老三篇』從頭再完，兇神惡煞地掃射一眼才走了。跟着是鎖鐵鏈着門閂的聲響。

我自告奮勇地睡在門邊「把風」，但也睡着了——依稀聽到皮鞋聲，剛一睜眼，辦公室內閃出一陣電光，我連忙唸道「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大家一面爬起身來，一面跟着唸，雖然不齊整，但算有聲有勢。

「好！今晚學到這裏！休息！」門外一個聲音，大家馬上睡了下去。

錯在本人罪在劉少奇

早上，大家很早就醒了，大概是肚子餓極才醒的，但大家仍躺着，初夏的早晨是多麼適合睡大覺的啊！

忽然，鐘聲響了，跟着哨子聲、吆喝聲。構成一陣催命交響曲，大家出來在空地上排了一個大隊，據「報數」是三百八十四人。九個穿灰色服裝掛短槍的管教員，都有相同的貓頭鷹般的眼睛，其中有個女的，也是貓頭鷹的眼睛，把四十多個女偷渡犯帶走——說是去菜園工作。我們出了倉庫的門，又見幾個穿草青軍裝的人背着長槍，一行人把我們押着走。

大家明白是去做工，不是去槍斃。肚子十分餓，沒精打彩地挪動着兩隻沉重的腳。

背了兩次石頭，用手指洗了臉刷了牙，大家都沒有帶着牙刷和毛巾偷渡的，所以很快學會使用手指。

回到空地上，列隊、報數、唸「語錄」，足足弄了半個鐘頭。開飯了。

「對你們的思想要改造，黨和政府還愛護你們的身體，今天早上每人增加一兩番薯乾，你們要體會政府的關懷……」

由於全神貫注那一砵子飯，也沒留心他說了些什麼。真的飯裏有兩片紅薯乾，……「三下五落二」，再加上一滿砵水，然後坐在地上喘着氣——因為喝得肚子太漲了。一面盤算着什麼時候才有我們

導美國參戰。但是美國[illegible]

後，美國人民把憲法修改了，規定總統連任，不能超過兩屆。

一般歷史學家認為由於幾位意志堅強的總統所表現的毅力、堅忍、冷靜種種美德，使到近年來總統的職責和威望，不斷地增加。美國在每一位強有力的總統領導之下，崇高的理想、精神上的振奮，以及人民內心的強烈國家觀念，都會矍然復甦，這就是美國這個國家發揚光大的主因。

卸任總統的「財產」

每逢一位美國總統卸任的時候，他所積存的大批在職期間所拍的照片和各種文件，照例都由他帶走。成千成萬張的函件、公文和其他文件都要拍成縮影的底片。平時由政府支薪的總統副官和助理所搜集的無數照片、錄音唱碟和膠帶、影片，以及光電收像管，一律算是這位總統的私有財產。即使他把這些卷宗作為贈品，正式移交給國家檔案保管庫和政府總務局，他對於旁人取用這些資料，仍舊保留全部的管制權。他有權決定進行學術研究的人士可以、或是到了什麼時候才可以參閱某些文件。檔案保管庫裏負責處理這位總統私人圖書室的專家，是一位受薪的公職人員，由該局和總統聯合選定。一般說來，退任的總統及他的家屬，或是為補助政府經費不足而設的總統圖書室收集和保管基金委員會，對於參閱這批照片和文件經常都加以限制。

一九七〇年一月初，詹森以其前任總統的身份，把他所寫的從政回憶錄開頭一部份，交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用電視播出，證明美國總統確實把從政紀錄看作私產。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五十萬美元的高價，向詹森購得這項版權，每天用電視廣播一小時，其中包括一些由攝影家岡本所拍的照片，並且披露了一項使人詫異的內幕消息：詹森在一九六四年實在無意競選，看到這項電視節目的華盛頓報界人士、報章雜誌的攝影記者，以及政府官員，必然會想到岡本和他的助手在詹森作副總統期間，和在白宮五年所拍的數以萬計的照片，現在都到那裏去的。

他們也會回味一九六四年在大西洋城舉行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選大會的盛況，當時這位自承無意逐鹿的詹森總統站在台上，後面掛着一幅他本人的放大照片。或是在這次事前妥加安排的大會閉幕之後，一羣穿着特製服裝的兒童祝詹森誕辰的熱鬧情形。

事實證明一位卸任的美國總統確實可以把上述這一類的資料，長達幾哩的口述錄音帶，和所有廣播電台及電視台所送給他的各種紀錄，全部看作私人財產。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一向都協助卸任總統把這些資料裏有關國防和國際關係部份妥予保密。這類檔案裏也包括總統私人和有關家庭私事的文件，諸如私人財產紀錄，私人的來往秘函等等。這種文件可能封存多年，即使作家引用憲法所規定的採訪自由權，可以把行政機構的某一些資料公開，但不適用於總統的私人檔案。

對於搜集各種照片專供研究用途的人士來說，使用總統私人檔案的限制並不見得完全公平。從一九六四年起，白宮的官員發表了很多有關前幾位總統的書籍和文字，這一點確是值得讚揚。但是一位在白宮值勤的陸軍上尉史滔頓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隨侍總統到達拉斯市，後來在空軍一號專機上拍得僅有的詹森宣誓就任總統照片，到現在還無法獲准使用他所拍攝的底片。最近的消息顯示建在德克薩斯大學裏的「詹森總統圖書館與博物館」，大約在不久之後可以啟幕。屆時可以有一部份的攝影文獻供研究人士參考使用，目前一批專家，包括日薪一百美元的攝影家岡本充任顧問，正在積極整理這一大批照片和其他文件。華盛頓國家檔案保管庫的聯邦官員根據憲法，同時考慮到一些文件有關軍事和外交的機密，負有維護前任總統對私人檔卷行使保密特權的責任。該庫所存的文件幾乎全部是由歷屆總統贈與的，尤其是那些由專任官員彙集的總統文件。美國憲法規定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國會有權制訂法案准許圖書館對所有捐贈的文獻一律免稅，而且免稅額可能遠遠超過捐贈文獻的實際數量，但是它對於卸任總統處理私人文件的辦法，絕對無權干預，不然的話，它就要引起違反憲法所訂三權分立條文的嚴重問題。

日前在紐約州的海德公園市、米蘇里州的堪薩斯市，堪薩斯州的艾比蘭市，愛阿華州的西枝市，都建有前任總統的圖書館。奧斯汀市的詹森總統中心和劍橋市的甘廼廸圖書館也在建造中，這些總統圖書館都由國家檔案保管庫監督維護。此外，尼克遜基金會也在替尼克遜總統圖書館收集各種文件紀錄。

比較起來，詹森總統圖書館與博物館是最大的一所，不只佔地極廣，設備齊全，而且收藏最豐富，只是照片就有五十萬張之多。在這片廣達十萬方呎的建築基地上，除了上述兩館之外，還建有一所公務學校，一間模仿白宮橢圓廳的會議室，一間大會堂，另在圖書館頂建有直升機場，供詹森總統乘軍用機在他的農莊和圖書館之間往返。總統圖書館的創始人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他在一九三九年開始策劃，設立一所這樣的圖書館，到一九四一年海德公園的圖書館就揭幕了。隨後杜魯門和胡佛兩位退任總統也分別設立了私人圖書館。

目前由於各前任總統的圖書館散處各地，使用種這設備的人士感到不方便。這一點業已引起爭論。同時另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是總統身為公職人員，為了青史留名用公欵拍攝各種照片，使用政府官員彙集各種文件，和動用公帑建造一所圖書館，然後又把這種資料出售取利，同時又有權禁止別人參閱一部份資料，這種作法究竟對不對？這個問題看來不是三權分立這項憲法條文所能一語釋疑的。

美國總統掌故數則

·資料室·

四位傑出的總統

「余謹此誓言，決以至誠執行美國總統之一切職責……」

美國歷史上前後已經有三十五人宣讀過同樣的誓詞，就任美國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總統職位。這種權力是美國全體人民交付給歷屆總統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位總統有負人民的信託，這可以說是美國政治制度的一項光榮成就。

這些對於美國國家前途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人，他們個人的背景是什麼樣的呢？從歷史上看來，美國歷屆總統出身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數作過律師和軍人，而且所有的總統在未曾當選之前，幾乎全都在政界任職多年。有一些是富裕人家的子弟；另一些是家境貧寒，單憑個人艱苦奮鬥而成功的。雖然歷屆總統各個人的政見不同，但他們對於美國立憲政府的一切基本原則，卻是一致竭誠擁護的。

從才幹來講，有幾位美國總統的政績特別優異。大多數的美國歷史學家公認在所有美國總統之中，喬治·華盛頓、湯馬斯·傑佛遜、安殊·傑克森、亞伯拉罕·林肯四位，可以稱得上是才識卓絕和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總統。

由於華盛頓是美國的開國第一任總統（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七年），從歷史的觀點來說，他當然是一位偉大的總統，事實上在這種理由之外，他另有崇高的豐功偉績，值得後人推崇讚頌。華盛頓出身是維琴尼亞地區的一個富農，在美國革命時期，指揮美國軍隊對抗英軍，大獲全勝，成為民族英雄。他憑着個人的威望，完成建國大業。在總統任內，華盛頓屢次採取決定性的措施，增強了總統的權力，並且奠定了總統的獨立地位。同時他又能很謹慎地尊重國會、聯邦最高法院，和聯邦各州的獨立地位。在連任兩屆總統之後，他不顧國民的一致擁護和要求，卸任歸田。他認為總統的職位，不應由一個人獨佔，同時國民應該按時選舉新的領袖。在美國立憲政府的早期歷史裏，他這項決定確實具有非常的重要性。

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是一般人公認為闡揚美國民治主義最有力的發言人。美國獨立宣言就是他的傑作。時至今日，傑佛遜已經成為人民為爭取人類自由權利而反抗暴政，以及個人在自由社會裏確保公民立場和爭取言論自由的象徵。他在一八〇一到〇九兩屆總統任期裏，努力把聯邦政府依照民主政治的要

法國購得路易斯安納地區的廣袤土地。

安殊·傑克森是美國第七屆總統，連任兩屆為期八年，從一八二九年到三七年，是新加入聯邦各州人民之中，第一個當選成為美國總統的公民。他原籍田納西州，是一個舉國聞名的軍人。他在大選得到勝利，是美國人民反對大西洋沿岸較早加入聯邦各州包攬把持聯邦政府的後果。當時在邊疆拓荒和農工各界人士的心目中，傑克森是他們的英雄，因而他成為「傑克森派民治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主張政府應為小人物謀福利。他堅信總統的地位必須堅強有力，認為在一八〇九到二九年這一段時期裏，國會曾經侵犯了美國總統的立法權力範圍，於是在他作總統的任期裏，他重申總統的獨立權，並且是美國歷任總統之中，強硬而有效地否決國會議案的第一人。他對美國政府最大的貢獻，就是用行動對人民表示美國總統不是政府的一種貴族式工具，而是一個民主政治的利器。

美國歷屆總統之中，最受人民愛戴的莫過於林肯（一八六一到六五年）。一如每一個美國學童都知道的，他是在一間小木屋裏出世的，全憑個人的勤奮和決心，使他自己成為偉人。由於他的努力，廢止了黑奴買賣制度，一般人尊稱他作「偉大的解放者」。他本人謙虛仁愛，極端崇信所有人類與生俱來的價值和基本的尊嚴。在他作總統的任期裏，美國南部有十一個州要退出聯邦，另組獨立政府。當時林肯堅持一項偉大的主張，要不論代價地保持聯邦的完整。接着美國南北戰爭發生，烽烟遍地，苦戰經年。林肯帶領美國人民，親自指揮北軍作戰，結果得到勝利，統一全國。在四年的戰爭期間裏，他從不曾用軍隊最高統帥的權力。他和華盛頓一樣，都是極端信仰憲法精神的人。

三位最具影響力

在日前估計二十世紀裏各位美國總統對於歷史的影響力，在時間上似乎太早了一點。但是可以斷然地說至少有三位：西奧多·羅斯福、烏德魯·威爾遜和富蘭克林·羅斯福，都是超凡出眾的。西奧多·羅斯福（一九〇一到〇九年）有超人的精力，他的活躍的生活對於公眾道德的關切，很配美國人民的胃口。威爾遜（一九一三到二一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總統，他幫助協約國擬訂巴黎和約，和協助創立國際聯盟，使美國分擔解決國際問題的責任。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一九三三年美國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就任總統。他推行

會，請求於一九四〇年的第十二屆運動大會，在它的首都東京舉行；同時，奧林匹克委員會也曾馬上開會討論，並允予所請。然而，不幸得很，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間，日本軍閥則對中國發動了全面的侵畧戰，迫得日本當局不能承辦，而不得不宣告放棄其權利。於是，北歐的芬蘭便獲得了主辦一九四〇年第十二屆世運大會的機會。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芬蘭政府在其首都赫爾辛基大興土木，正忙於進行建築運動場及金塔的時候，沒料到它的強鄰蘇俄共黨政權，卻突然宣佈其軍事行動，直接威脅了芬蘭，以致第十二屆世運大會，終於被迫取銷了。

一九四〇年杪，奧林匹克委員會曾召開一次緊急會議，並決定於一九四四年再在英京倫敦舉行第十三屆世運大會，又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而成泡影！所以，有人認為：一九四八年在倫敦舉行的第十四屆世界運動大會，實際上則是第十二屆；可是奧林匹克委員會，卻把它列為第十四屆大會。換句話說，第十二、第十三兩屆世運大會，都已經宣告流產了，而根本就不曾舉行過。這個就是說復活後的現代世運大會所遭遇的兩次打擊。從此以後，更多挫折的原因是，由於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國際共產黨的勢力日益膨脹的緣故，因而令到這個神聖的奧林匹克現代世運會，一再成為共黨滲透的對象。它們也好像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大獨裁者一樣地更粉飾門面；而且不擇手段地必須設法從多方面去竊取其虛榮，藉以掩飾它們那殘酷的醜惡嘴臉！

俄共圖拉毛共入會

人所共知的事實是：蘇俄自沙皇時代起，直至一九四八年以前為止的這一段時期裏面，原是從來沒有參加過什麼「世界運動大會」的。但當克里姆林宮一羣頭子們，意識到競技上的優越表現，足以含有一種無法形容出來的價值時，它們便由貪婪而實現其爭奪的心理，於是受了強烈慫恿的俄共頭子們，在一九四七年卽報名參加一九四八年於倫敦舉行的第十四屆世運大會。當時，奧林匹克委員會經

平[illegible]區置有美麗的別墅，而實際上則缺乏了業餘運動員的資格，不適合於現代世運會的傳統和奧林匹克委員會所施行的章程。經過兩月的爭吵，蘇俄自動退出了。

一九五一年三月，蘇俄當局經過再三考慮後，認為這權利不可放棄，於是又決定奧林匹克世運委員會報名參加一九五二年，在芬京赫爾辛基舉行的第十五屆現代世運大會；並曾宣佈成立其新的「蘇聯奧林匹克世運委員會」，從而進一步地向現代世運大會保證：蘇俄的選手完全不沾染職業化。雖然，西方國家的代表們仍不放心，經過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在維也納召開緊急會議，檢討蘇俄的申請書並舉行投票表決，結果在六十五個會員國之中，只有三國棄權，終於通過接納蘇俄的申請。就從那時起，這個純潔行神聖的現代世界運動大會，卽發展成為蘇俄集團與自由民主世界對抗的政治鬬爭場所！並從那時起，蘇俄更進一步地要求奧運委員會允許中共的偽政權派代表參加。其時中華民國的代表團為了抗議大會允許毛共偽選手入場，而毅然決然地退出了那次的世運大會。儘管世運委員會曾規定中共選手在大會的最後四天到達會場，但由於毛共未有取得會員資格，它們的偽選手雖曾依期到達赫爾辛基，卻仍不准它們入場參加競賽。

不過，另一方面，首次參加競技的蘇俄選手，則旗開得勝。它們在第十五屆世運會中曾經獲得二十三個冠軍，所贏得的總分數為五五三分半，僅次於美國選手，令到它的馬仔毛共選手非常開心。

一九五六年在澳洲墨爾砵舉行的第十六屆世運大會中，蘇俄的選手已被公認為美國最強勁的對手。那次美蘇兩國的選手競爭得很激烈，結果幾乎打成平手。一九六〇年在羅馬舉行的第十七屆世運會，蘇選手總共贏得四十三面金牌，竟壓倒美國。可是發生一項丟臉的事件是，有個蘇聯女選手因偷竊而被大會宣佈取銷其資格，並公開將她趕出會場。但面厚心黑的俄共特務，卻仍繼續控制整個世運會。以致同年在美舉行的冬季世運會時，蘇，曾慫恿

世運會前途難測

當時在美國的一般輿論，對於國際奧運委員會主席布倫特治這項行動，均曾予以嚴厲的抨擊。時評家索可斯基認為：「世界奧林匹克委員會裏面有人鑄成大錯！」他並主張「美國要是對得住自己和對得住體育精神，應該退出全面節目，而讓蘇俄單獨去玩弄吧！」儘管布倫特治表示那次的行動是由該委員會全體委員一致決定的，而富華德報系若干份報紙的社評中，則有多數指出：「布倫特治顯然是在說謊的。這不僅是侮辱了中華民國，而且犯了過問中華民國的內政之嫌！」其理由是：當時全世界共有五十多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與北平偽政權搭交情的只有二十二國；何況其中還有幾個黑市國家如北韓北越未參加世運會，怎能說是一致的呢？

一九六四年在東京舉行的第十八屆世運會時，也曾鬧出一次風波！本來中共和北韓共偽政權，起初是打算要求參加的，但後來中共因為得不到正式的會員資格，而憤憤然拉着它的馬仔——北韓和印尼——表示一起退出。當時體育界人士認為：印尼和北韓根本沒有誠意參加，要不然，它們為什麼會選擇那些被禁止參加的選手去東京呢？這顯然是作為退出的藉口。

第十九屆世運會，於一九六八年在墨西哥城舉行，那次也曾引起如下鬧劇：㈠墨西哥左派學生為反對政府主辦世運會，自同年七月開始舉行示威暴動，企圖破壞運動場；到了同年八月杪，更要求墨西哥總統下台，及反對世運會在墨西哥城舉行。㈡墨西哥本在那年八月一日至七日，曾先後發生九次大小地震，造成十二條街道被震垮，八十餘人傷亡的慘劇！因而引起地質學家推測：恐怕墨西哥可在短期內下沉。

至本屆世運大會舉行時，毛共偽選手將很可能混入會場，使它多年來企圖滲入的陰謀雖如願以償，但對世界運動會來說，前途不堪設想！

共黨滲透下的世運會

胡蓑之

第二十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即將在西德的慕尼黑市舉行了。關於各項競賽的節目如何？截至本文完稿時為止，尚未獲得正式公佈，一般預料可能跟上兩屆的節目差不多；而參加本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國家，是否與四年前在墨西哥舉行的第十九屆世運會相同？則不得而知。因上屆大會共有九十四個國家參加，運動員及職員總數，共為八千四百餘人；來自各地的觀眾和遊客則達六萬八千至七萬二千人之間。

本來，所謂奧林匹克世界運動大會，含有一種純潔而神聖的體育精神，但是有了共黨分子滲入其間，則這個具有光榮歷史的奧運大會，無疑成為政治鬬爭和外交宣傳的場所；尤其是有了毛共分子混進之後，對於這個世運會的命運，將更面臨嚴重考驗！如所週知：遠在一九五二年，當第十五屆奧運會在赫爾辛基舉行時，中共在蘇俄的慫恿下，就會派出代表企圖橫蠻地闖入會場，而令到中華民國選手決定退出。一九六〇年第十七屆世運大會在羅馬舉行時，因共黨要求拒絕中華民國代表參加，而一度引起軒然大波！特別是在東京舉行的第十八屆奧運大會時，中共更驅使它的馬仔——包括北韓、高棉、印尼，曾大鬧會場！上次在墨西哥城舉行的第十九屆大會中，也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毛共於去年滲入聯合國之後，便企圖參加本屆世運大會。況且在幾個月以前，外電報導奧運委會主席布倫特治已通知北平了。

奧林匹克的滄桑史

據外交界人士認為：蘇俄在十多年前曾希望挾着它的私生子中共混入這世界運動場合，以對「美帝」競爭；可是現時的形勢則完全不同了。中共參加世運會之後，不僅不會再做蘇俄的馬仔，而且很

思想鬬爭會場，而在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史中，平添一頁污史！實際說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本身，的確具有一頁被獨裁暴君所扼殺的滄桑史！它之所以稱「奧林匹克運動會」這個名詞的由來，便是沿襲歐洲古代發揚國際合作精神的一個競技會；始創於紀元前七百七十六年。當時對此競技會的規定是：每四年舉行一次。而其大會的內容，則偏重於愛國、宗教信仰、文化交流等各種精神。不過，在該項運動會開始時的競賽節目，只是舉行了一次約二百碼的競步而已。地點是在希臘境內一個叫作奧林匹克的小城市，運動場自然沒設備，而大會決定以該城之名命名。

其後，由於希臘政府的努力提倡下，因之，競賽節目便逐漸地有了增加；同時，參加競技大會的規則，也一天天的嚴格起來了。根據奧運大會的一項記載表示：「當兩千多年前的奧林匹克競技大會舉行時，必須是業餘的運動員，始准許參加；得獎的人，一律都被認為是一種無上的光榮者。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性質，又被改變了許多；其中節目往往着重於跳舞與狂歡的這一方面；甚至於一度加入了馬戲班去表演。尤其不幸的是，到了紀元後三百九十四年的時候，羅馬皇帝鐵奧竇夏斯，更下令澈底取銷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舉行，致令這個具有世界性的運動會，竟被夭折了達一千五百零二年之久。直至公元一八九六年，始經法國體育家高伯特丁男爵的提倡，於是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再度復活於世，並稱之為現代的世界運動大會。」簡稱「世運大會」，其意義表示該大會的範圍隨之廣大起來。

復活後的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在希臘首都雅典舉行的第一屆世界運動大會時，參加者共有九個國家；那次大會的主要宗旨，在提倡各國青年對文化

——即每四年舉行一次。但有所不同的則是：每四年必預定異地輪番舉行。因此，現代世運會第二屆大會舉行的地點，改在法國首都巴黎；時間是一九〇〇年，參加大會的超過十二國，而許多個歐洲國家，自此均紛紛申請加入。是故，一九〇四年在美國聖路斯舉行的第三屆世界運動大會時，就已超過了二十個國家。

戰爭期間曾夭折兩次

第四屆的現代世運大會，又返回到希臘的雅典，時間是一九〇八年。而一九一二年的第五屆現代世運大會，則在英京倫敦舉行；參加的達二十六國。同年決定下屆（第六屆）世運大會，將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參加那次競技的國家多少不明，時為一九一六年。第七屆世運大會，為一九二〇年舉行於比利時首都安德衛普，參加的國家已超了三十個。一九二四年舉行的第八屆世運大會，地點則又選擇在巴黎。一九二八年的第九屆世運大會，則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舉行，參加的國家約三十八個。第十屆世運大會，再在美國的洛杉磯舉行，時間是一九三二年，參加的國家已達四十五個。第十一屆世運大會，於一九三六年在柏林舉行。

在以上十一次大會的四十四年間，這個復活了的現代世界運動大會的推行，顯然是一帆風順的；且其範圍也一屆比一屆為大，參加的國家由九國逐次遞增到五十餘國，運動員的數目亦逐漸增至五千餘人；並自第九屆世運大會起，更決定增加了多項的比賽節目。至於每屆舉行大會的地點，多半都在上屆大會結束後，便立即由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開會決定下屆舉行的地點。但在過去的七十年間，除在美國舉行兩次大會，及在澳洲舉行一次外，其餘各屆均在歐洲各地舉行，而亞洲從未舉行一次

年（還有各類型的反共逃亡人士），絕不如左仔、附共牛鬼蛇神及叫嚷一回歸」的可憐蟲說的「樹大有枯枝」，如果要我打個比方，那應該說是：打破玉籠飛彩鳳，對不？

肯定了逃亡青年後，我想要說的是：㈠希望國府應把逃亡青年（及其他反共人士），列為反攻復國有力支柱之一，應加以重視。㈡希望本港社會人士，特別是反共愛國人士，對大陸逃亡青年予以更多尊重和愛護，尤其逃亡青年本身之間，更應相互熱愛、幫助、團結一致。最後，我願把自己在九年前一九六三年），為紀念五月大逃亡一週年而作的「我從梧桐山來」（曾在本港眞報連載刊登）的末段，重新提出，與各位逃亡難友共勉。

「現在，逃亡者已在香港住下來，但我們能忘記逃亡伙伴們的流血犧牲，讓其成為漁樵隱話？能自甘墮落，為燈紅酒綠下的行尸走肉麽？還是把仇恨埋在心頭，繼承先烈遺志，高舉反共火把，繼續戰鬥下去？一句話，是願做一個紙醉金迷的好[illegible]須及早和很好解決的首要課題。

「應承認，具有高度物質文明的香港，洋房汽車，香檳美女，有着魔鬼般的誘惑力，它們無孔不入，腐蝕着我們的思想，尤其對意志薄弱者，更是莫大的威脅。這裏不管你能否眞正厠身其間，或永遠屬於烏托邦的空想也好，若完全忘記過去一切及出走前的誓言，全心全意為它們服動，結果定必一樣。勢將喪失鬪志，走上消極、頹唐的道路，最後完全變質。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腳踏實地，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呢？我個人認為首先應念念不忘過去，和時刻把握住自己，凡事不要好高騖遠，而把自己陷於牢騷滿腹和無病呻吟的苦痛徬徨沉淵中——自暴自棄，了卻終生。

「不錯，我們今天所走的道路上，到處還佈滿荊棘、亂石，但路從來就是人走出來的，苦難嗎，永遠是美滿的母親。」

賀龍死黨紛復起

王恩

在獲得解放的反毛將領中，當以陳再道和鍾漢華最為突出。陳再道為前武漢軍區的司令員，鍾漢華為政委，他們都是坐鎮中南軍區的老將領。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陳再道與鍾漢華等軍人，突然率領百萬雄師發動兵變，扣押中央派去的代表謝富治和王力，震動全世界，陳再道從此名聞天下。

「七‧二〇」武漢兵變之所以重要，因為這是文革以來的第一次最大的兵變，其經過也十分驚險曲折。原來中共文革小組特派了副總理謝富治和「紅旗」雜誌副總編輯王力和余立金等代表於七月十四日前來武漢支持所謂革命造反派鬪爭以陳再道為首的保守派。問題並沒有解決，七月二十日凌晨，陳鍾等人就發動了八二〇一部隊和「百萬雄師」紅衛兵組織，全副武裝包圍了謝王的住宿賓館，口喊：「打倒王力！」「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王力有罪，罪該萬死」等口號，當場將王力綁了去，並監視了謝富治。後來，幸由八一九九軍隊的政委趕了來，救出了王謝二人。周恩來還親來武漢調解，始避免一場內戰。事後，陳再道和鍾漢華均被帶到北京接受紅衛兵的鬪爭，從此就不見露面。

武漢兵變就是赤裸裸地反抗毛澤東政令的政變行為，按照軍法，主謀者應受槍斃而有餘。但陳再道和鍾漢華等僅被押回北京學習，不久王力反被清算，余立金也被撤職，謝富治則神秘匿跡。林彪事件之後，陳鍾才恢復工作，其中可能存在更複雜的原因，值得研究。

其次，楊勇和廖漢生的復出，也很重要。楊勇是前北京軍區司令員，廖漢生為政委。北京是京畿重地，楊廖負責衛戍，可見毛澤東十分信任他們。但是，文化革命開始後，楊廖二人就被撤職，而換上了林彪的愛將楊成武衛戍京畿。同時廖漢生又是賀龍的外甥，廖漢生的母親（賀龍的家姐）死後，廖漢生一直是在賀龍手下成長起來的。賀龍在文革初期被當作「反黨篡軍修正主義頭目」打倒了。紅衛兵在清算賀龍時，就指廖是賀的心腹，賀通過廖控制北京軍區，搞成獨立王國。賀準備在政變後，讓廖漢生當總政治部主任。像這樣一個「罪惡滔天」的廖漢生，都獲得解放，相信賀龍的復出，也就為期不遠了。賀龍如果復出，則鄧小平也可能呼之欲出。替中共在國際上宣傳的女作家韓素音，去年已經傳出消息說，鄧小平可能恢復工作，她的消息相信是有根據的。迄今為止，中共還沒有在報紙上公開點名批評鄧小平。

前新疆軍區司令員郭鵬，前成都軍區副政委甘渭漢，前國防部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陳伯鈞，前軍事學院政治委員、前國防委員會委員李達上將、前軍事學院院長莫文驊、前海軍副司令員劉道生等將領，也鹹魚翻生。

前國務院農墾部副部長蕭克，也是中共重要將領之一，曾擔任過副國防部長及訓練總監部部長。其妻蹇先佛，乃賀龍之妻蹇先潤之妹，賀蕭份屬連襟，自賀龍被整肅後，蕭克也不免受到牽連。據紅衛兵報紙指責，蕭克是一個「反黨分子」，朱德曾經與蕭克「站在一起」，積極支持蕭克主持召開的全軍軍訓會議，提出解放軍要「全面學習蘇聯」，要「全盤蘇化」。前中共海軍政委蘇振華，也在這次文革中露面。紅衛兵曾指責賀龍通道「彭德懷分子」蘇振華奪權，打擊王宏坤，因此遭受整肅。後來他的職位由林彪嫡系幹部李作鵬所取代。此次林彪事件之後，李作鵬一起垮台，蘇振華復出，這決不是偶然的。

綜上所述，這些在文革期間被打成反毛派的軍政領導幹部，顯然是林彪串同毛澤東把他們整肅下去的。他們是否反毛，實在是一個疑問。林彪事件之後，他們又獲得解放，他們的「反毛罪名」是否被翻案，也是一個謎團。但無論如何，他們是在林彪事件之後導得解放的，現在是否還有反毛思想，更是值得注意。

爲大陸逃亡青年辯誣

曾憲光

本年正月間，筆者隨香港文化界代表團回國訪問。其間，在由嚴副總統家淦及當時蔣副院長經國，聯合主持的行政院座談會上，筆者曾發表了五點意見及建議。其中一點嚴副總統亦深表同感。

「在政府反攻復國計劃中，有一件必須事先做好充分準備工作的，是人材問題。我們有一天反攻大陸成功時，幹部將突出地成爲一項必須立即解決的課題……本人認爲，解決這一反攻幹部荒的唯一寶藏，是『不怕犧牲，排除萬難』，抗暴出走抵港的大陸逃亡青年。因逃亡青年的反共，不像其他地區反共青年一樣——理論性的反共，而是情感性的。更確切說，逃亡青年在大陸時，不僅會受騙於中共，且曾不同程度地爲她賣命。但後來卻受到一系列的，來自各方面的打擊、迫害，再打擊、再迫害。正因此，使得他們對中共的眞面目認識最深，恨得最透。同時，由於他們的受騙、屈辱和迫害的歷史，都是用血淚寫成的，因此，他們反共的意志和決心，堅定不移，絕不會像沒有見過卽不知中共黨人爲何物的反共青年，或者說沒受過中共迫害的反共青年一樣，極容易受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邪說，或被其統戰時的甜言蜜語所矇蔽，欺騙而中毒！蓋逃亡青年已每每多次注射過毛性毒菌之防疫針。再者，因逃青年在受騙期間，曾不同程度地爲中共出過力、賣過命，而洞察中共的政治把戲，及『毛澤東思想』——『政治迷幻藥』的實質，深悉老百姓的痛苦和思想動態，這些，都是反共復國後我政府人員及基層幹部所必須瞭解的。所以說，逃亡青年是中共替我們培養好的一大批優秀幹部，是國民政府反攻復國一寶。」

今天，筆者所以在這裏把以上的發言錄出，是基於目前一班別有用心的牛鬼蛇神，及高叫「回歸」的可憐蟲，面對近月來的逃亡潮，發出的什麼：「逃亡青年是逃兵、是垃圾、是叛徒……」的惡言爛語之故。

我想起發生在好幾年前的事，一次別開生面的「座談會」，筆者跟某商業機構的高級職員們聊天，突然，來了一位身着英國絨、腳蹬法國鞋、口抽美國烟的「愛國左派人士」（亦是該公司的高級職員），由於該經理級的左仔，滿口馬列，但一身卻發出資產階級的臭味，因此他坐下來時，大家便取笑他，後來他竟老羞成怒，向我反擊：「曾先生，請你不要生氣，我說下面一段話，他們諷笑我還情有可原，但你則不配，因你是共產黨叛徒，是革命隊伍逃兵。」

眞是一語驚四座，所有在場者都以爲我會語塞，可是出乎他們（更出乎那位左派仁兄）意料之外，我不僅沒有絲毫受窘，反顯得一派輕鬆，回敬說：「首先謝謝你的『好意』，但我必須提醒閣下，『叛徒』要看是什麼性質的叛徒，如果說背叛國家（注意：中共與中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是不忠；背叛父

說是英雄行徑，是眞正具有高度革命情操的人才會有的，由於這一英雄行徑充滿敢愛（愛自由）、敢恨（恨中共），敢於向邪惡勢力鬭爭的壯舉。因此，我對『共產黨的叛徒』這一稱號，感到無限光榮，無比的驕傲。談到逃兵一詞，我同樣確認：如果是仁義之師的逃兵，是可恥的；相反，若是殘暴之眾的逃兵，則值得讚揚……」

經我據理駁斥後，那位左派仁兄雖沒抱頭鼠竄，卻自討沒趣的借尿遁走。

大陸逃亡青年的抗暴出走來港，其勇氣與決心值得讚揚；其革命行動令人敬佩，因而也就無情地揭露和批判了附共的牛鬼蛇神，及叫喊「回歸」的可憐蟲，指誣大陸逃亡青年是叛徒、逃兵、垃圾的卑鄙與可恥。但它也不失爲一課生動的反面教材，它除了充分反映出中共內部的眾叛親離，一天天爛下去外，更有力說明了逃亡青年的可敬可愛。除此，還有更好、更合理、更正確的解釋嗎？誠然，立場不同，則看法與分析有異。但我們必須強調指出：儘管立場不同看法有異，而事實卻永遠不變。

不錯，有個別的逃亡青年，從極端專制的毛澤東王國，來到極度自由的香港，由於一時定力不夠，做出令人失望、遺憾甚至痛心的事，但必須着重指出的是：屬於這一類的人畢竟是極少數。

其實，就上面令人不快、失望的現象言，若附共的牛鬼蛇神及高叫「回歸」的可憐蟲敢於面對現實的話，應嚴肅和嚴格檢查其所以產生的「政治根源」與「歷史根源」，到時，你們便將無法不承認，該負主要責任的不是其他人，正是你們的主子——中共自己。

非常明顯，若中共政權眞正是一個愛民的政府，若中共政權眞正是政治修明、教育發達的政府；若中共政權眞正是經濟繁榮、豐衣足食的政府；若中共政權眞正是給老百姓帶來自由、民主、幸福的政府，那會有數十萬青年個個不願留在幸福國度的中學、大學讀書深造，不惜離鄉背井，痛別父母兄弟，甘冒九死一生，千山萬水，遠走他方？

既然近十年來的逃亡潮是中共苛政一手造成，被迫逃亡的青年，由於大部分沒有獲得良好教育，無一技之長，加上他們在大陸時或多或少地吃了「政治迷幻藥」——「毛澤東思想」，而不同程度地染上了「敢想」、「敢幹」和「浮誇風」、「共產風」等病症，致逃亡抵港後，發生一些令人失望、遺憾、痛心的事。因此說，從本質看，從「政治根源」和「歷史根源」檢查，個別逃亡青年來港後，所發生的一些屬於社會性的病態，應負主要責任的還是所謂「偉大、英明、正確的中國共產黨」。

玻利維亞的面積有一百零九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平方公里，在南美洲，是小於巴西、阿根廷、秘魯、哥倫比亞，而大於智利、烏拉圭、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及巴拉圭等國。

玻利維亞與其東南部的鄰國巴拉圭，是南美洲兩個沒有海岸線的國家，境內半爲高原地帶，有「南美洲帕米爾」之稱。像南美洲西部一道障壁的安達斯山脈，北段聳峙於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及秘魯等國家西部，南段伸延於智利和阿根廷兩國邊界，中部安達斯山脈則大部份蟠結在波利維亞西部。首都拉巴茲西北部的伊拉姆浦山（Illampu），與東南部的伊里馬尼山（Illimani）是美洲數處最高山峯的兩座。伊拉姆浦山若干地圖標示其高度爲二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呎，但把理難上所發行的地圖則標示其高度達二萬三千呎，如後者正確，則是南美洲也即是西半球第二高峯。這兩處峯頂終年積雪，且有巨大冰川。

世界最高的大湖

波利維亞有點像「亞洲屋脊」附近的喀什米爾；波利維亞與喀什米爾同樣沒有海岸線，波國首都拉巴茲與喀邦的首府斯利那加，其西北及東南同樣有二萬呎以上的高峯。斯利那加附近有風景美麗的湖泊，拉巴茲附近有的的喀喀湖（Titiaca），斯利那加（Srinagar）意思是太陽的城市，的的喀喀的意思就是太陽湖。的的喀喀湖海拔一萬二千五百零六呎，是南美洲最大且是世界最高的大湖，半在秘魯境內，半在波國境內，西北至東南長二百零九公里，寬幅最大有五

更顯著。糖產達四萬九千噸（一九六四年）。畜產方面頗爲發達，牛隻約有二百七十五萬頭，羊四百四十萬頭，驢騾約四十二萬頭，東部還有野牛近三十萬頭，多以千里達（賓尼省首府）爲牛之市場。駝絨、皮革產品亦多，以拉巴茲及波托西省中部的歐尤尼爲最大市場。此外駱馬絨(Vicuna)、栗鼠皮（Chinchilla）及紅狐（Red Fox）三者，爲玻國舉世罕有之產品。

礦業爲玻國主要而歷史悠久之經

千一百萬美元之貸款，作爲開發東部平原區農牧業的建設經費，現已有一條鐵路及公路通至平原區最大城市聖大克盧茲，另一條鐵路及公路由蘇卡向東南伸延至巴拉圭及阿根廷邊境的大厦谷。大厦谷爲南美洲一處著名大

每年「打鬼節」，印第安人演戲，其情景與西藏的「打鬼節」頗相似。

南美洲屋脊的玻利維亞

人民集居高原

在其他地方，河流經過的平原區，常是人口聚居的地方，而高山地區，則人口較爲稀少。但南美洲的亞馬遜河所經地區，卻是比較少人居住，特別是在玻利維亞（Bolivia）境內，亞馬遜河上游支流所經地區，居民極少，大多數人口，都集居於西南部高原區中。

玻利維亞東部及東北部是個河流密佈的平原區，主要河流有伯尼河（Beni）、馬摩爾河（Mamore）、聖馬丁河（San Martin）等，都是亞馬遜河的支流，平原區森林遍地，可是因爲氣候炎熱，人畜皆少。

玻利維亞人口爲三百六十六萬八千餘人（一九六六年調查），其中一半是印地安人，餘爲歐印混血種人和白種人，後者約有五十多萬人，其中約三十三萬白種人居於餘都拉巴茲（La Paz）。換言之，拉巴茲約三十五萬五千居民中，即有三十三萬是白種人。

拉巴茲雖沒有摩天大廈，但一般建築都用鋼骨水泥和玻璃等材料，堅固整齊，街道都甚寬濶，特別是大馬路中間有花圃草地和兩條行人道。

拉巴茲位於伊里馬尼山麓，位置極高，是世界第二個最高的大都市。

居民除居於首都外，全國約四分

十六公里，面積爲八千二百九十六平方公里，湖岸多屈曲，多半島及多河流出口，湖中有大小島嶼二十五個，最大的是太陽島（玻國境內），有印加帝國宮殿的遺址，其次爲月陰島，爲印加人拜月之處，島上的印加古國遺跡亦多。的的喀喀湖上交通及捕魚，向來用蒲草做成的小草舟，現已有小汽船航行。

的的喀喀湖是淡水湖，在奧魯羅省的布保湖，則是鹹水湖。布保湖以西和南部，有兩個面積比的的喀喀，還要大的鹽沼，一是科伊波沙，另一是歐尤尼。

玻國東北部的伯尼河、馬摩里河、瓜波里河及其他許多支流，滙合成爲亞馬遜河最大的支流馬地拉河。上述各河流水急多險灘，在河水泛濫大時，馬摩里河與瓜波里河之間的摩御斯曠野面積約十二萬平方公里的地區完全被淹沒，僅有高地突出水面，有似海洋中的島嶼。

錫藏豐富礦業發達

玻利維亞於一五三八年淪爲西班牙殖民地，一八二五年脫離西班牙統治成爲獨立共和國。像中南美若干國家一樣，過去不時有政變，近年來較爲安定。

玻國人民雖有百分之七十從事農業，但由於耕地面積不多，耕種方法不改進，因之糧食不足自給。主要農

濟活動，錫、銀、銅、鉛、鋅、錦、鎢、鉍及硼砂等產量甚豐。玻國可說是西半球唯一產錫國家，其礦藏估計佔世界錫藏量百分之廿，目前每年錫產量約有二萬噸，佔世界錫出產百分之十五。銀的年產量約七百五十萬安士，居世界第七位。石油方面因新礦陸續發現，年產量達三十九萬噸，已足自給且有餘量輸出。

玻國之工業較重要者有棉紡織、水泥及石油等，此外有毛紡織、製麵粉、肥皂、造紙、製糖、玻璃及皮革等。

森林及平原，土地肥沃，全區面積約四十多萬平方公里。玻國於一九二八年開始與巴拉圭經十年戰爭，然後分得該處約九萬平方公里地區，預料若干年後，玻國東南部的農業，將有可觀的發展。（資料室）



港炒股熱，已追上狗馬，而成爲第一熱門的賭博。

狗馬要週末才有得賭，股票一週賭五天半，發財機會較多，大概股市之吸引，原因在此。不過，股票的注碼要比狗馬大得多，刀仔鋸大樹的方法行不通，否則的話，股票已搶盡狗馬的生意了。

因爲股票好搵，所以人人趨之若鶩。其實一切由大戶操縱，要那一種股起，就炒那一種股，大量吸入之後，待善價而沽，當然可以賺大錢。要某一種股跌，又可以大量拋空，等市價下降然後補倉，這也往往是撈一大筆的好方法。

因此，小戶投資，變了有幸有不幸，行運時，碰着大戶炒你手上擁有的那一種股票，你就無端端發達。遇到大戶拋空，你走避不及，便會徽嚹國影帝「仆到直」了。

香港人對炒股票的狂熱，並不是一種好現象，大家追求暴利，對規規矩矩的生意，針鼻削鐵，微中取利便再不看在眼內，行將見正項生意沒人做，大家做了炒友，那時炒到燶的人便只有「走路」一途了。

南越戰局新形勢

萬人傑

越南戰爭發展到現階段，有了相當大的變化。當北越軍發動三月攻勢，大舉南侵時，主要戰場是在南越北部的廣治省，最終的目的是要奪取順化。次要的戰場是崑嵩和安祿。

戰事初期，在四月到五月之間，一般形勢似乎北越軍佔了上風，廣治省省會被攻陷，許多人在那時候都認爲南越軍勢將潰敗，尤其外國記者，更描寫南越軍已告崩潰，實際卻上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南越軍不但頂得住北越傾全力的，將北越軍的攻勢擊潰。

南越軍能夠扭轉戰事形勢的主要因素有下述三端：

（一）五月九日尼克遜宣佈封鎖北越各港口，並且對北越施行全面轟炸，使北越陷於癱瘓狀態。

（二）南越軍堅守安祿和崑嵩，使進攻的北越軍遭受慘重損失，元氣大傷。

（三）南越軍士氣昂揚，鬭志堅強；同時，南越人民也站在政府軍一面，北越不能取得民心。

更重要的一點，北越辦展開三月攻勢時，南越境內的士兵並沒採取相應的行動，與北越軍的攻勢互相配合，使南越軍不必內外兼顧，分散實力。爲什麼越共未能在北越發動的攻勢中採取配合行動呢？這該歸功於南越綏靖工作的成功，越共在這一年來已被南越清剿得龜縮不動，以前越共的巢穴，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區，但在三月攻勢發動後，這個地區平靜無事，越共似乎已沒有活動的能力了。

這一地區是在南越與高棉交界處，叫做鸚鵡咀，是當年施漢諾提供給北越的根據地，北越利用這個「庇護所」支援越兵，使西貢外圍，經常受到滋擾。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南越軍將這個庇護所搗毀，越共的活動就無所憑藉，不是被消滅，便是轉入地下活動，已經無大作爲了。

最近幾天，南越戰事突然轉到南越與高棉接壤的地區鸚鵡咀，可能是北越重溫舊夢，想恢復過去的日子，但，在時間上、形勢上，都已是今非昔比了。

趣[illegible]

·輝·

近日毛幫地方電台廣播的名編一[illegible]「讀書」文章，又頻頻翻查幾十年前黨內派系鬭爭的老賬，揭露這次毛共的大傾軋、大整肅運動，雖已造成了陳伯達、林彪及黃、吳、李、邱等大頭頭的垮台與失踪，但離結束階級尚遠。

如日前湖南共軍的一篇文章說：「大家回顧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中國革命暫時處於低潮時期，劉少奇一類騙子用唯心論觀察形勢，過小的估量革命力量，過大的估量反革命力量，認爲形勢未可樂觀，前途渺茫得很，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疑問。」

像這種幾十年前的往事，中共在歷次整風或「中央」會議上老早已作處理並下過結論，而且按老毛「容許犯錯誤」的「原則」，實不必再翻出來獻醜的。而現在畢竟還是翻出來了，必然有着不尋常內幕，估計不出下面兩種可能：

一、毛共又找到了一個新的整肅對象，那些老賬都是這個對象的瘡疤，把它揭出來，無非製造輿論，增強聲勢。就像整肅陳伯達時，揭出他反對魯迅的「大眾文學」、贊同周揚的「國防文學」口號，以及自認是「小小老百姓」的老賬一樣。二、中共目前形勢極端不妙，出現了類似江西受國軍圍剿面臨末路時的局面，現在已有一些黨內頭頭也發出悲觀論調，翻老賬，妄圖安定人心。

不過，觀乎中共現狀，似尚未發展至後一種情勢。所以應以第一種可能性較大。

爲崇毛而反崇拜

中共的軍隊到底是怎樣形成的，毛幫內部對此似乎仍爭持不休，莫衷一是。起初說是「毛主席親手締造和領導，林副主席指揮」；一九七〇年中共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則說是周恩來領導南昌暴動，「締建」了軍隊；稍後則說毛「締造、領導和指揮」着共軍；最近（八月一日）湖南電台廣播卻說是「黨締造、毛主席領導和指揮」的。對於最後一種說法，據一般觀察家認爲，那顯示着中共正在力圖減少對毛的「個人崇拜」。即如北平兩報一刊的「八·一」聯合社論，沒有「毛主席萬歲」之句，只要求軍隊「忠於黨」而不像過去要「忠於」毛，也具有着同樣的意義云云。

說起毛共的反個人崇拜，想起一個笑話。月前，毛共大唱「國際歌」，頻呼「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同時狠批林彪的「天才論」、「英雄創造歷史」論。可以看得見，這一切都意味着毛共要反個人崇拜了。筆者曾以此詢及一位左派朋友。他毫不遲疑地回答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不喜歡搞個人崇拜。」筆者聽了不禁失聲大笑。從前爲了毛喜歡搞個人崇拜而搞個人崇拜；現在又爲了毛「不喜歡」搞個人崇拜而反個人崇拜，這，豈不是更加證明毛共黨人都是一些沒有自己腦漿的專搞個人崇拜的盲從之徒！

對於當前毛共的一系列稽滑措施，不妨名之曰：「爲個人崇拜而反對搞個人崇拜運動」也。



出租軍火供打劫

新界粉嶺英軍軍營，失竊一批手榴彈，迄未尋獲，而連日發生的手榴彈案，又經證實爲失竊手榴彈的一部分。爲此，警方展開突擊檢查，希望找到這些手榴彈的下落。藍帽子經常進入戲院檢查，許多人覺得奇怪，爲什麼偵查手榴彈下落卻要進入戲院去呢？

原來，這和警方接觸的一項情報有關。據說：歹徒是假戲院進行這些武器的交易。

原來，有些不法之徒，手上有手槍及手榴彈，他們把這些武器出租給匪徒，作打劫之用。

不法之徒先將手槍及手榴彈放在某一處山邊或建築地盤附近，然後購買兩張戲票，將其中一張寄給他們的顧客——匪徒，在戲院內會面時，不法之徒將一張字條交給對方，說明武器收藏的地點。匪徒按照指示，取得武器，行事得手後，將贓物百分之四十或五十連同武器放在某一個地方，再用同樣方法與不法之徒在戲院內會面，以字條通知，不法之徒則到所示地點，取回武器及「租金」。

警方也許認爲這個情報可信，所以突擊檢查的對象，集中戲院，可惜還沒有什麼收穫。

本年六月二十日，新界粉嶺英軍軍營發現失竊手榴彈四箱，共四十八枚，最近盛傳有一個不法組織，擁有軍用武器不少，專供給匪徒租用，也

如果這個消息確實的話，英軍方面要負很大責任。軍隊是作戰隊伍，使用這些武器，有如家常便飯，不當一回事；但如果這些武器流入民間，就會成爲爲非作歹的工具，因此，軍方對此絕不能疏忽。

軍方的武器多的是，但只要有一枝手槍落在歹徒手上，他們就會利用來打劫殺人，使市民遭受威脅，因此軍方對這些武器的管理，應當十分嚴格，絕不能疏虞。這一次手榴彈的失竊，也應當盡力查究，以求眞相，說不定軍方有人串通，專偷武器。若有這樣的組織，不加追究與撲滅，將來就會有更多的刧案發生，社會愈不安寧了。不但藍帽子要盡力追查，軍方也調查眞相，把不法之徒揪出來。

許多人變大閘蟹

連日來見到許多朋友，都雙眉深鎖，一似重有憂者，怪而問之，據說都已成「大閘蟹」云。大閘蟹是股票炒友的術語，是「綁住」的意思。因爲近旬以來，大市虛弱，大戶抛空，弄到股市大跌，因而許多炒友放不出，又不敢買進，交易甚淡。許多人手上的股票，結算一下，價值只有三分之二，幾乎水瓜打狗，不見了一橛。炒友們碰頭，有什麼辦法不相對嘆息呢？

香港股市的畸形發展是因爲各地逃來的游資十分多，這些游資沒有出路，便在股市中興風作浪，由投資變爲投機，你炒我炒，愈炒愈高，它的價值，已比實際的資產不知要高出若干倍，懂得計數的人，一算之下，覺得太過離譜，都不敢下手；但盲目跟風的，有時反而時來運到，撈了粗嘢。大市好的時候，係人都撈到盤滿砵

中共宣傳

農民與瓦房絕緣

江西省有個「張家堡生產隊」，二十二年來未有蓋過一間瓦房，最近行的毛幹提出蓋一間來作爲「革委會辦公室」，竟遭到上級痛斥，指爲未能遵照老毛「務必使同志們繼續的保持艱苦奮鬪的作風」的「教導」。又說：「階級鬪爭的時起時伏，不等於階級鬪爭的時有時無，要抵制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就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頭腦，發揚艱苦奮鬪的優良傳統，永遠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小房子可以用，就堅決不用大房子。」這是八月四日江西電台報導的。

本來，蓋瓦房與「階級鬪爭」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但毛共爲了把一切現象硬與「階級鬪爭」扯在一起，以證明老毛提出的「黨的基本路線」無比正確，乃詭辯說主張蓋瓦房是受資產階級思想侵蝕。

人們不免要問，難道住瓦房是「資產階級」的特權？難道「勞動人民」注定千秋萬世住在茅房裏？難道共產主義運動與毛共「革命」，就僅僅是要達到「小房子可用，就堅決不用大房子」的目的？難道毛共虛耗大批人力、物資、金錢去替非洲、北越造房修路，就是爲了「用資產階級思想侵蝕」那些國家的人民？

吃老本的敗家子

江西張家堡生產隊勤儉節約的另一「光輝事跡」是：「堅持在經營管理中，認眞實行經濟核算，注意逐步降低成本，……要求羣衆積肥、造肥。……爲了節省開支，生產隊選派了一名老農擔任保管員，制定了切實可行的農具保管制度，延長農具使用壽命。全隊二十一張犂，只有五張是合作化後添置的；一百擔谷籮，有五十多擔使用了十年以上，有十二擔還是社員進初級社時帶進來的。」

先說明兩點：一、「要求羣衆積肥、造肥」即表示不買化肥（或無化肥可買）；二、「只有五張犂是合作化時添置的」，按「合作化」由一九五三、五四年開始，即表示二十一張犂中，有十六張是「解放前」農民購置，而於一九五三、五四年間被收歸「集體」，另五張已使用了十八、九年，這長時期以來竟沒有添置過一張犂。谷籮的情形也是一樣。

上述江西電台報導，正反映中共有如一個只知賣、當、借，永遠吃老本的敗家子，從來不思振作，不謀發展。他們整天嘶叫「一窮二白」，其實這個家都是經他們之手敗得一窮二白的。

連一張犂、一擔谷籮都不肯（不准）添置，而高喊什麼「農業機械化」云云，何必吹這個牛皮？

翻老賬預示新鬪爭

論，即有評論也故作大方，說依格頓的健康不應成爲競選中的爭端。明眼人一望而知這是有意瞧人家好看的策畧。但是熱望麥高文競選成功的人卻不甘心冒險。一向擁護麥高文的紐約郵報首先發難，著論要求依格頓自動引退，並且責備他未在接受提名前把患病經過告訴麥高文，顯然有失坦白。接着紐約日報也發表社論提出同樣主張。該報副社長芮斯頓則在他的專欄中歷數麥高文在此事件中的「錯誤判斷」，責備他事前既未詳查依格頓的經歷，事後又盲目支持依格頓繼續競選。最使麥高文感到恐慌的是部分民主黨人士公開表示叛離，甚至停止捐助競選經費。最新當選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魏斯伍德夫人也表示依格頓應該引退。在眾叛親離的形勢下，麥高文終於改變主意，壓迫依格頓退讓。他們於卅一日再度聯合舉行記者會，宣佈依格頓退出競選的決定，理由是避免爲依格頓的健康問題在競選辯論中橫生枝節，以便讓選民就「眞正的」重大問題在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作一明智的抉擇。

爲顧全大局忍痛分手

依格頓自稱爲了顧全黨內團結而忍痛引退，也不能算是完全往自己臉上貼金，因爲民主黨的組織規章裏並無罷免總統或副總統候選人的任何條款，他如堅持競選到底，誰也無法強迫他辭職。同時同情他和支持他的民主黨員確也大有人在，如果他堅拒辭職，結果自然偏成全黨分裂。依格頓自動引退後，按照民主黨的黨內規定，遞補人選將由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集會投票決定。在美國歷史上，類似的前例出現在一九一二年。當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是威廉·塔虎脫，他的競選伙伴詹姆士·舒曼突然於十月三十日病故，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匆匆集會，選出尼古拉斯·白特勒遞補，最後塔虎脫落選，民主黨的威爾遜入主白宮。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將在何時何地集會，迄至記者執筆時爲止尙未確定。至於麥高文屬意的新競選伙伴，據麥高文左右透露，大致不出六人，即：愛德華·甘迺廸的姐夫，前駐法大使施里佛；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歐伯倫；參議員穆士基；參議員李比可夫；參議員邱池和佛羅里達州長艾斯古。麥高文本（八）月一日夜表示他將在最近數日內宣佈他的中意人選。按照美國的政治傳統，政黨絕少拒絕總統候選人推荐的副總統候選人。

兩人聲望已同受打擊

麥高文陣前易將的結果，直接受影響的自然是參議員依格頓的政治前途，依格頓於七月十三日夜獲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提名爲副總統候選人，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旦夕之間成爲全國婦孺皆知的人物。想不到時隔十八日即爲麥高文所拋棄，並且牽涉到心理健康問題，顯然從此無緣再度問鼎白宮。這對自幼醉心政治，迄今一帆風順，雄心勃勃，前途似錦的依格頓來說，自是最殘忍的打擊。其次受影響的則是麥高文的競選勝算。麥高文在競爭民主黨提名過程中業已得罪了許多黨內權威人士，目前尙在致力彌補黨內裂痕，不意屋漏偏逢連夜雨，又爲依格頓事件困擾了將近一星期。現在問題雖然暫告段落，但是評論界對他處理此項事件的指摘，無疑地已削弱了他的聲望，至少他將無法在擇定新競選伙伴之前展開正式的競選活動，時間上的損失，顯然也無法彌補。

今後擇人將更趨審慎

另一間接影響是美國主要黨派今後勢將對副總統候選人的選擇過程重加檢討。這次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即曾有過公開競爭副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呼聲，不過多數代表仍然尊重傳統，未向麥高文的選擇權利提出挑戰而已。即將舉行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可能仍舊繼續順從麥高文的意願，但是公開競選的呼聲一定較前更爲響亮。即使總統候選人自擇競選伙伴的傳統一時不至改變，總統候選人在考慮伙伴人選時，至少也會對他的人品和身心健康更加注意。評論界最近會一再強調，副總統候選人應具的條件，也就是未來很可能繼任總統者應具的條件。

（八月一日寄自紐約）



田中急於赴死？　·朱子寒作·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麥高文陣前易將始末

戴潮聲

曾聲稱入主白宮後即往河內「乞求和平」以譁衆取寵的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在其競選活動的中期階段中可謂多災多難。先是他的副總統候選人依格頓退出競選，繼而參議員穆士基也斷然拒絕麥高文的邀請為該黨副總統候選人。到了八月六日，來自華盛頓的消息始報導甘廼廸之姊夫施里佛接受充任麥氏伙伴之請。看來，這又是麥氏的另一個譁衆取寵的花樣，圖藉美國人對甘氏家族之較佳印象而幫助他的競選活動。

以下一篇通訊是由戴潮聲先生自美國發出的，報導依格頓退出副總統競選之始末，原載「中央日報」。

經過一星期的猶豫，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終於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拋棄了他曾經聲言「百分之一千」的支持競選伙伴依格頓。在美國歷史上，總統或副總統候選人經提名後而自動宣佈中途退出競選者，這還是破天荒第一遭。就麥高文來說，陣前易將犯了兵家大忌，作此決定，自然痛苦萬分。同時他未能在依格頓透露「神經衰弱」病歷之初斷然請其讓賢，最後又因黨內壓力而食言背信，未免使人對他的判斷能力和道德勇氣發生懷疑。無論麥高文另選什麼人來塡補依格頓的遺缺，民主黨在今年大選中的獲勝機會，已因此而大打折扣。

依格頓被迫說出病歷

依格頓在七月廿五日透露，他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六年之間，曾經因「神經衰弱及身心疲憊」而三度住院接受精神治療，包括電療手術。他說公開過去病歷，完全是因為新聞界正在流傳一些謠言，說他過去患過「神經病」並且有過酗酒的惡習。他對酗酒惡習絕口否認，新聞界也迄未發現支持此一指控的任何證據。但是他自承的「神經衰弱」（nervous exhaustion）和「精神沮喪」（depression），卻自然而然使一般人聯想到「神經病」或「精神病」，因而使人懷疑他是否適宜於擔任副總統的職務。在美國政治制度中，副總統固然是個沒有實權的虛位，但是遇到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或出缺，副總統即可升任總統。在這一按電鈕即可發動核子大戰的原子時代，無論美國人民或世界其他各地人民，誰也不敢信任一位情緒不穩定或者眞正患有精神病的人入主白宮。

麥高文曾圖隻手遮天

麥高文在依格頓透露病歷後表示，他對依格頓的身心健康完全滿意，認為他絕對有資格擔任副總統或總統。麥高文在推荐依格頓作副總統候選人之前，並不知道他有過這段病歷，不過曾在電話中問他「以前是否有過任何重要或者值得討論的問題」，依格頓的答覆是簡單明瞭的「沒有」。依格頓獲得提名後的十來天裏也始終沒有向麥高文提到他的健康問題。廿五日他們長談後決定聯合招待記者，由依格頓自動說明患病經過，以便澄淸謠言。依格頓說，他們長談時他曾建議退出競選，但是麥高文表示拒絕。事後麥高文更一再聲明他的決定絕無改變可能，並且「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依格頓繼續競選。依格頓從廿五日到卅日的六天裏也始終堅稱絕不考慮中途引退。他在卅日的電視節目中甚至聲言，即使麥高文要求他退讓賢路，他也未必答應。

民主黨內部要求讓賢

但是情勢的演變，顯然出於麥高文和依格頓的意料之外。反對依格頓繼續競選的呼聲越來越高，而且幾乎毫無例外地來自民主黨內部和平時擁護麥高文最力的自由派報紙。共和黨人自尼克遜總統以下一致避免對依格頓作不利的評

治部，負責該部的重建工作，由此也可見林彪對他的信任了，因而他受到株連是絕不爲奇的。

陳繼德「八・一」也「失踪」，但他到底是否遭遇整肅，誠然是一件十分有趣的問題。陳出身於晉察冀軍區，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間歷任華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及六十七軍的團、師級政工幹部，參加過韓戰。「文革」前任六十七軍政委（軍長李水清），駐青島地區，積極支持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的奪權造反行動，建立青島市革委會和山東省革委會。六八年調入總參謀部任「總參」政治部主任，六九年升任副總參謀長。

陳繼德是「文革」中升官得最快的少壯軍人之一。由於他在歷史上跟林彪、黃永勝並無淵源，再加上他在「文革」期間的極左表現，使人不能不懷疑他是江青宮庭的悍將，不能不懷疑他是江青派到總參謀部監視黃、吳、李、邱、閻等「四野」戰將的行動。倘若他是屬於江青的人，但近三個月來卻失去踪跡，事情確有點蹊蹺。我們未能斷定他已遭整肅，但看來也是凶多吉少。

今年四、五月秘密大整肅

去年九月「林彪事件」爆發，中共毛、周當局力圖保持穩定，保持局勢的平靜，盡量安撫林、黃舊部，要使他們堅守崗位，雖有整肅，但範圍很小，像廣東的劉興元也原封不動。可是當局認爲穩定之後，今年四、五月間卻靜悄悄地發動了一場相當大規模的整肅行動。唯因事發當兒，資料零碎，我們不敢作這樣的判斷而已。

㈠三月三十日謝富治死時，黃志勇、陳繼德等都有參加追悼會，稍後仍見他們活動，可見他們之遭整肅，應該是四月中旬至五月底之間的事。

㈡在這段時間內已證實被整肅的領導人，有廣東的劉興元，四川的梁興初等。三月底劉興元仍以省革委主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身份活動。四月初趙紫陽調回廣東，仍任廣東省委書記，數天後便公佈了丁盛接替了劉興元的職務。

㈢在這段時間中「失踪」的地方領導人很多，計有廣州軍區劉興元（第一政委，兼省委一書記，省革委主任）。

北京軍區劉海清（副政委，兼河北省委書記，省革副主任）。

成都軍區梁興初（省委第二書記，軍區司令員，省革副主任）。

昆明軍區藍亦農（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主任，昆明軍區政委）。

濟南軍區楊國夫（副司令員）。

福州軍區段蘇權（副司令員）。

武漢軍區徐國夫（副司令員）。

㈣六月六日發表向仲華爲副總參謀長，蘇振華爲海軍政委。而「八・一」則有七、八十「牛鬼蛇神」大亮相。

這一切皆說明四、五月間的整肅是一場大整肅，牽面非常之廣，而稍後便是大解放。可以猜測到楊勇、廖漢生、陳再道等，也是在五月間或六月初獲得「解放」的，但這並不意味道整肅林、黃嫡系的行動已告結束。

級隊伍」內幕

袁懋如

播音時間約有十分鐘左右，而攻擊的目標是明確的指向毛、林共產集團，很多人都收聽到這個電臺的廣播，在四川、貴州、雲南都可以收到，而且歷時已有一年多，中共也無法破獲。這一些都被中共認爲是心腹之患，是國民黨安置在大陸的定時炸彈，毛酋也深知它的政策之不得人心，人民必然會起而反抗，最後勢必引起整個共產政權的總崩潰，因此毛澤東借「清理階級隊伍」爲名，來了一次空前殘酷的對人民的政治迫害，毛酋妄圖用強化國家「機器」，加強鎮壓措施的手段來壓服人民，以維持和鞏固其血腥的統治。

所謂「清理階級隊伍」，表面上是要「純潔」工人階級的隊伍，因毛自稱爲中國工人階級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是所謂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所以凡是他認爲不是屬於「工人階級」的人，一律劃爲「清理對象」，也就是要挨鬥爭、被專政、被打倒的對象這些人，中共發明了無數的名目繁多、花樣翻新的政治大帽子來迫害他們。譬如：在黨外的清理對象就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以上五種中共統稱爲「黑五類」），「投機倒把分子」（即做生意的）、「資產階級分子」、「流氓盜竊集團」、「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高級知識分子）、「三反分子」、「特嫌分子」、「土匪分子」、「反動軍官」、「國民黨殘渣殘孽」、「貪污分子」、「胡風分子」、「違法亂紀分子」、「武鬥瘟神」等等。在黨內的清理對象有：「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內奸」、「特務」、「自首變節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脫黨分子」、「三反分子」、「四清下臺幹部」、「反軍亂軍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黑幫分子」、「黑線人物」、「胡風分子」等等。以上種種大帽子，很多都可以不需要什麼證據，只要中共當權派「肯定」你有某某的思想，便可成「莫須有」的罪名，隨意給你定罪。這一次「清理」的對象，包括了共黨政權建立以來，歷次運動中挨整過的對象，再加上這次運動中新的鬥爭對象，算一次「總賬」。其數目之大，實在驚人，而毛共竟極其惡毒的提出「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約佔人口的5%左右」，請大家想一想，中國人口有七億，這5%就等於三千五百萬人，在大陸上竟有如此衆多的「一小撮反革命」，由此可以想見人民對共黨暴政的反抗到了何等程度。同時在「清理階級隊伍」過程中，各單位都是「超額完成任務」的，有的單位清出的「一小撮階級敵人」，比例竟高達百分之十或十五，以顯示自己單位「清隊」工作的「徹底」和「輝煌的戰果」，中共極權統治，就是這樣建立在血腥鎮壓人民的基礎上。

（摘自袁著「腥風血雨」）

林彪殘餘勢力正遭殃

「八・一」慶祝晚會中，爲數約有七、八十名在「文革」運動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解放軍」將領和領導幹部，突然露面亮相，製造出「大團結」的氣氛。許多觀察家因此而斷定，中共內部的問題基本已經解決，「四屆人大」即將召開。但我們的認識卻並非如此。「牛鬼蛇神」被放出籠，只是粉飾現實的一種手法，不但未能說明問題已經解決，而且可能產生許多新的問題。筆者之所以持這種見解，其一是因爲毛、周對林彪「四野」系軍人的整肅行動仍未結束。其二是因爲大量「牛鬼蛇神」放出籠，必將加速江青的宮庭派和周恩來的元老派之間的矛盾。

黃志勇遭受整肅

這次「八・一」，由於被「解放」的幹部太多，大搶眼，吸住人們的注意力，大家都過於重視楊勇、廖漢生、陳再道、鍾漢華等人的復出，而忽畧了「失踪」的林、黃舊部。在這次「八・一」集會「失踪」的「解放軍」將領當中，尤以總政治部副主任黃志勇和副總參謀長陳繼德最值得注意。

黃志勇，湖南人，出身於林彪的紅一方面軍，畢業於「抗大」二期。歷任「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晉綏陝甘寧四省聯防軍政治部部長。抗戰後入熱河，轉東北。四六至四七年任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林彪）縱隊司令員。一九四八年東北民主聯軍改爲「野戰軍」，黃志勇任第三兵團參謀長（司令員程子華，政委黃克誠），四九年春隨黃克誠轉任「四野」十二兵團政治部主任（司令員蒼勁光，政委黃克誠），四九年秋任湖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兼湖南人民政府委員、監察委員會委員。五二年轉入工兵司令部任職（司令員陳士榘），五四年成立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任工程兵副政委，五五年受中將軍銜。五七年升任工程兵政委。五八年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六一年畢業後仍任工程兵政委。六五年接替向仲華任裝甲兵政委。六九年總政治部重建，升任總政治部副主任。

從閱歷上看，黃志勇跟林彪、黃永勝之間的關係，雖然比不上劉興元、龍書金等嫡系親信那麼親密，但其關係也相當深了。「文革」期間黃志勇雖然不是扶搖直上，但林、黃似乎也有意提拔他，「九大」當選爲中央候補委員。重建總政治部時，最先調去主持「總政」工作，（以副主任身份）收拾殘局。稍後才委任田維新爲副主任，幫他的手。多個月前中央軍委才委出李德生爲「總政」主任。

「總政治部」從羅榮桓到蕭華，一直是「四野」系統的天下，這個部門主持部隊日常的政治工作，是一個僅次於總參謀部的重要部門。「文革」後林彪想把這個部門繼續控制於自己手中，那是必然的事。而黃志勇最早被派去總政

擴大化的「肅反運動」「清理階

待旦

那裏有共黨，那裏就有災難。中國大陸自中共竊據以來，政治迫害的運動，一個接着一個，用「馬列主義」的話來說，則稱爲「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這也是所謂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新發展和新創造，這也是中共奉爲聖旨的信條。由於中共不斷尋找新的革命對象，以作爲他們「革命理論」的具體實踐，因而十幾年來，中共在大陸上人爲的造成致成千成萬人於死地的「階級鬥爭」的政治運動，把一個地大物博的中國變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間地獄。在經濟上，廣大的人民處於赤貧的坑地。在政治上，人民所受的痛苦和迫害，更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

在五十年代，中共曾經進行過兩次大規模的「肅反」運動。第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一年，所謂的「清匪反霸」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這次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的各級機構的任職人員以及國軍的軍官和特工人員，其次是農村的地主，國民政府區、鄉政權的負責人，而他們採用的手段是殺！殺!!殺!!!第二次是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這次運動的名目是「肅反、審幹」，是以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爲導火線的，主要對象是以文、教戰線的知識分子和曾在國民政府工作過的文職人員，這一次採取的措施是先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然後一部份加以逮捕，一部份降職、降薪、開除公職、勞動改造等，中共認爲情節嚴重，態度不老實的，也有被槍斃的。

一九六八年的下半年，當毛、林集團在黨內基本上肅清了反對派，政權、軍權已基本在握的情況下，爲了鞏固它的殘暴統治，便來了一次空前大規模的擴大化的「肅反」運動，並美其名曰「清理階級隊伍」，這是毛、林集團處心積慮的妄圖將一切反對他，或者中共硬認爲你在反對他的人趕盡殺絕，從政治上消滅你的又一惡毒陰謀。

自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在共黨內的反毛派已充分暴露出來，而在廣大人民羣眾中，則是對整個共產黨政權的劇烈的反抗和衝擊。如武漢的「七・二〇事件」和雲南「滇西挺進縱隊」，都是大規模的反毛、反共的行動。而且由於共產的暴政，迫使無數的羣眾冒着殺身之禍的危險，暗中自動組織了很多反共的團體，如像「忠義救國軍」、「反共抗俄救國軍」、「大同黨」、「還鄉團」：：等等，名目繁多，而且還有許多秘密電臺活躍在大陸的心臟地區，有的秘密電臺具有強大的發射能力，功率強大並不亞於中共的正規廣播電臺。它們在廣播時，反共旗幟鮮明，比如有一個名叫「解放軍之聲」的廣播電臺，每天也按時廣

傳統中國文化中，卻是有其偉大博深的精英，不到中國人或世界人士所可抹殺的。可是，也卻有許多需要加以重訂的地方，以及需要作應付時代的闡發，不能只憑民族情感的一意孤行。

世界情態與百年來中國

由於中國學術思想界的這一變化，於是也就影響到近百年來的歷史發展。很明顯的，如果想從文化思想上來救中國的話，純粹的傳統保守派是無能爲力的；一味的全盤西化派的馬列主義，更不能在中國土地上推行持久，最主要的當然該是折衷調和派了。這方面還得需要文化學術界多多致力。

實則，近百年來的中國，不僅是屬於中國歷史發展範圍，而已經是屬於世界歷史發展範圍了。就以過去的中國歷史來看，所遭遇的衝擊與變動，在在都是受到世界歷史發展影響的。特別是在西方工業革命以後，科技的發展，使到全世界的距離縮短了，任何封閉和孤立都是不易維持的。因此，就有人從世界歷史發展的主流來看近百年的中國歷史。

由於工業革命的產生，任何一個工業先進的國家，不能不要市場銷貨和原料供應。因之，代之而起的是殖民地和通商口岸的攫奪。這一殖民地之有無與多少，做成了當時世界各強國的強弱標準。這也就構成了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諸多歷史事件的產生。再次是爲了妥善的霸佔殖民地，於是船堅炮利的有強權無公理的武力競賽。結果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武力發展到最高峯的原子彈和核子彈等。結果，這種核子武器的製造，已經到達消滅人類的危險境地，於是各國就不得不走限制核武器製造的協訂。

然而，中共的「槍桿子出政權」是深受這一世界武力競賽的影響。可是，到現在仍相信世界的暴力、鬪爭革命，已經是過了時的錯誤。

最近幾年的世界歷史的主流是強調了人權與正義的。這一趨向是將爲世界各國歷史開一新紀元。任何國家如果不能在人性尊嚴的尊重，而履行人權和正義的話，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上，將都會遭到全世界人類的唾棄的。因此，在我們的國家來說，將來一定要走這一條世界歷史發展路途的。

從這方面來說，中共政權將首當其衝的要澈底瓦解。因爲：照目前大陸所推行的專制、獨裁，以人爲工具的馬列主義政策，除了我們所見到的政治上層的毛、劉、林等的大鬪爭外，整個的民間，也都是陷於除卻暴力便無法加以控制的境地。

中共自以爲可以用外交的手法來緩和內部之紛爭，更或壓抑內部的不滿，到頭來恐怕終有一天爆發混亂呢！這證明中共目前的統治大陸，是反世界歷史發展主流呢！

中共政策有違世界潮流

很多人看到中共目前在國際上所扮演角色和姿態，以爲中共對世界的影響力增加了，很可能中共所實行的政策已經爲世界各國所同意。因此，也就沾沾自喜。

然而，如果閱讀一下很多到大陸訪問的人士們的報告和文章，除了少數的以良心爲上的忠實報導外，大多數的人們，雖然都是捧場讚美的文字，但是如果細讀的話，其中蘊藏了許多批評呢，這批評也多是針對人權方面的。而讚美的文字，多是與人權有直接關係的事物，像風景、建築、科技生產和工廠等。

無論中共如何強調政治與外交的運用，這方面固然可以換來外國人士們的交結與好感，但對於海外的中國人，卻會從另一本質的角度來看中共當權者的。姑無論海外的中國人在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上會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

這裏姑且舉一個最近的例子：中共代表王潤生宣稱：在香港、澳門、印度等地，根本沒有中國難民的存在，因此要求所有有關救濟中國難民的機構都該停止工作。

生活在香港的人們，這二十幾年來的實際情況，有無中國難民的存在，是一個人所共知的鐵般事實。奇怪的是中共的當權派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扯謊言。這樣的一個政權，如何能維持下去呢？那眞是天有眼了。

這一否認鐵般事實的中國難民問題，所涉及的危機還不太大，原因是港、澳、印度等地，仍是不屬於中共暴政統治地區。可是，由此使我想到七億人口的中共大陸的人民，他們天天都在中共這一批謊、欺騙、製造藉口的虛偽統治下，一批批地被鬪爭，一批批地被消滅，卻是永無寧日呢！

也就是爲此，中共們就不惜硬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右派和左派幼稚病；走資派與修正派等等的名詞，加諸於任何一位中國的人民頭上，而進行殘忍的鬪爭，這該是多麼可怕的一回事。

從世界歷史發展理念來說：由殖民主義而帝國主義，再加強權主義，確實是影響着近百年的中國歷史的發展，而最近的人權和正義的主流，可以預卜的是也必然要影響到中國的歷史的。這方面恐怕決不是槍桿子所可以指揮和控制的。我們可以套用一句中共們所常用的一句話：這一人權正義的「歷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硬套馬列愚不可及

或許有人會問：中共們卻也是倡導着世界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他們所謂的規律是由原始公社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最後的共產主義社會的。

這是根據馬克思、列寧的世界歷史發展的分法，來看世界歷史發展的。而中共目前正值社會主義的階段，因此中共們常稱：「社會主義的祖國」。

這方面只是硬把馬克思的一套搬到中國歷史上來，而強加附會的。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決不能如此以詞害意呢！這方面可以參考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大陸史學家們對這一問題的辯論就可以知道其底細了。

而中共們強調中國歷史的這種分期演變，其目的不是在鼓勵研討歷史，而是爲中共政權建立找基礎而已。更好說是用政治力量來壓抑中國歷史學者們來篡改歷史。當然，這總歸是無效的。

然而，是否我們可以從傳統中國歷史上，來了解一下目前的中共政權呢？當然可以，限於篇幅，下次來談。

認識中國

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省察

柳以青

面對中國目前的情況，幾年來很多人都在關心着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想透過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而了解目前的中國的現狀，以及預測中國的未來。

因此，很多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書籍就很搶手；各團體舉辦的現代中國研究研討會，又是此起彼落。同時，在大家日常的談話中，又多涉及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問題。

以事件來貫串近代史

很多學者把近代中國所發生的事件，用年代來排列，例如：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五〇年的太平天國；一八六〇年的英法聯軍入北京；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維新；一九〇〇年的庚子拳變；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的民國成立；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六年的北伐統一；一九三七年的蘆溝橋事變；一九四九年的中共政權建立等。

這一種以事件爲歷史階段的分法，好是好在對史實容易掌握和記憶，然而，缺點是不能發現這一連串史實發生的相互關係。

實則，從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這一段的歷史事實，起碼給我們幾個大的線索：一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咄咄逼人；二是中國本身要求改變；三是中國本身反對外國勢力的侵入；四是中國本身對其固有政府的反對。雖是如此，可是要想從這一階段中，獲得創造這些歷史事件因素的話，恐怕從中國這百年來的思想界的動態討論，更能有所省悟。因此，很多學者們，又着重這一時期的思想發展和派別來論列。

以思想動態來了解

如果從思想線索來討論的話，恐怕要推溯到明末清初天主教傳教士的東來，以及那些傳教士們所爲中國介紹的科學實用的知識。同時，也把中國文化向西方的世界大量介紹。傳教士介紹西方的科學知識在中國並沒有得到順利的發展，反而，傳教士把中國文化的西傳，在西方卻發生了極大的作用。爲了減少不必要的轉折，這裏只就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思想界所發生的動態，加以概括的敘述。

大體來說，當時中國思想界面對了西方文化和思潮的衝擊，分爲三大派：一是全盤西化派；二是傳統保守派；三是折衷派。

就當時的情形來說，折衷派的人士似乎最懂得文化交流，文化涵化之道，然而，文化的交流與涵化，是要經過長時期的演變才成，因此，很難湊效；同時，由於西方帝國主義不斷的侵襲，使到當時的中國人，很難看出西方文化的優點；最後，恐怕是這一派的人士中，口號倡導的很好，但那時仍不明白中學、西學所代表的文化特質，究竟是什麼，只是求貌合神離的折衷。因此，並沒有產生大的效果。直到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算得到眞諦。

從國父的有關三民主義的著作裏，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他如何把西方的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理念，再融合到傳統的中國文化中。

這方面可以參考錢穆先生所著的「政學私言」。就可以了解到國父的三民主義所孕育的五權憲法的精神。

可惜的是：對於三民主義這一中西文化合璧的結晶，肯埋頭研究的人不多；同時，在推行這一政策時，一方面是遇到了接連不斷的內憂外患；再方面就不能不歸罪於在地方上眞正執行的人；另方面則是缺乏這一三民主義精神的普遍教育。

全盤西化的悲劇

全盤西派的人士們，可能見到當時中國的一切，處處表現得樣樣不如人，於是以爲西方的強大，端是由於西方的文化所致，只要把西方的文化，全部搬到中國來，就立刻解決了問題。這派的人士們，由於所接觸的西方文化不同，有的竟是相對立的，因此，到了中國也就分了很多派別。有的是民主自由，有的是無政府主義；有的是社會主義；有的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都是對中國文化缺乏信心，想改變中國人的思想、心態和一切建樹的。其中，由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的理想太美好，致使當時的一些青年受其迷惑，在其利用鬬爭和暴力下，結果在現在的大陸上建立了政權。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政權，因爲其中權力的鬬爭，二十幾年來永無休止，遲早會產生大混亂呢！這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歧途。

傳統保守派的人士們，總是排拒所有的西方文化，而抱殘守缺地，以爲唯有中國傳統文化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他們那份熱愛傳統文化的誠意，値得佩服。可是，由於他們不諳時勢，而企圖重溫過去的舊夢，似乎陷於食古不化的坐井觀天境地。也就是因此，這一派的人士們的力量最單薄。在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雖然這派人士總是慨嘆中國傳統文化之不受尊重而憂心忡忡，可是，他們總沒有想到，他們對待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播方式，發揚方法有沒有值得認眞檢討的地方。在今天來說，我覺得

動小頭目和人民「頂住」新當權的妖風，對他們的錯誤路線「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這不是與新當權派的針鋒相對嗎？可以說，這篇「蕪湖地委」的文章是當前毛派在理論上抗拒新當權派的代表作。

幹部政策的復舊

從陳毅離奇死去之後所召開的「追悼會」開始，大批「文革」時被奪權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便相繼公開亮相。另外，在地方上或軍中，更多的劉少奇在各地的「代理人」復起當權，甚至如廖漢生、楊勇等早期隨劉、鄧、賀垮台的軍事頭頭，也冒出來了。至於在基層，據中共宣傳公開承認，百分之九十幾的「老幹部」都再度在「領導班子」內擔任了職務。相應地，「文革」後在「革委會」中獲得一官半職的毛派，絕大多數都遭到了排斥。甚至連在工農業部門中，新當權派也推行了「捧老貶新」運動。例如四月二十八日貴州電台廣播說：「要從思想上和政治上關心老工人，在三大革命鬥爭中依靠老工人。貴陽棉紡廠的車間運轉班一級領導幹部中，百分之九十是由老工人擔任。全廠近三百名工區、工段組長，由老工人擔任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五月一日廣東電台也說：順德糖廠「黨委」，「選拔……老工人，擔任各級領導職務。廠黨委十分注意吸收老工人參加各級領導班子，在黨領導班子的二十六名成員中，就有十一名是老工人；……車間的班組長中，大部分都是老工人，各班組的計劃統計員、材料組組員、技術安全員、質量檢查員、經濟核算員、考勤登記員，大多數也由老工人擔任。」於此可見新當權派的復舊措施簡直到了誇張的、瘋狂的程度。

但是，毛派的反抗也不弱。尤其是青年一代的自發抗拒，更使新當權派大感狼狽。現在大陸各地流行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就是毛派反抗新當權派的一種形式。

思想領域的復舊

如所周知，中共之反林彪，是通過反「個人崇拜」的課題來進行的。自今年春天起，毛幫驅迫人民大唱「國際歌」，其用意也是反個人崇拜。然而，大家應該注意，中共雖然奢言他們的力量多麼「強大」，「專政」如何「鞏固」，但這種「強大」與「鞏固」，都是建立在「黨的權威」和中共黨員對毛酋個人崇拜的基礎上的。因此，即使毛本人，他在接見美國左派作家（已故）史諾時，也不諱言自己提倡個人崇拜，並認為那很有必要，說什麼個人崇拜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很難打破，又說赫魯曉夫之垮，就是因為他不搞個人崇拜。

這就證明，中共之大反個人崇拜，反「天才論」，反「英雄創造歷史論」，決不是出於毛意。而事實上，新當權派之反「權威」，也間接造成了目下大陸無政府主義泛濫的惡果。

五月十九日，安徽電台廣播了一篇共軍某部「黨委」的文章，提到「有的同志」存在下面幾點毛病：一、「黨的觀念淡薄，把成績記在自己的功勞部上，搞一言堂。」二、「自高自大，個人說了算，把自己擺在黨委之上。」三、「狂妄自大，在黨內大樹特樹自己的權威。」四、「把自己打扮成太上皇、救世主、天才，企圖削弱和破壞黨的領導。」五、「自吹自擂，飛揚拔扈，不可一世。」六、「自以為高明，看不到廣大人民羣眾的力量和作用，不能接受羣眾的批評和監督，直接違背了黨的羣眾路線。」姑勿論「有的同志」是指誰而言，試想，這樣一篇公開的廣播，在軍隊和民間傳播開去，將會產生怎樣的作用。它已越出反「崇拜」、反「權威」的範圍，而變成在歷數毛澤東的罪狀了。試問毛派又怎能容忍。

毛派的反撲

表面看來，在過去一年間，由林彪集團的垮台，毛派似乎受盡新當權派的欺凌，甚至澤東本人也時受冷嘲熱諷而忍氣吞聲。但進一步觀察，我們便會發現毛派時刻都在準備着反撲。持續不斷的「讀書」運動，就是毛派在「臥身嘗膽」中所下的苦工夫。

我們若細心觀察，就可發現毛幫在「實踐」中所搞的一套，與「認眞看書學習」中「鑽研」的理論背道而馳。毛派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目的是要確立暴力革命的信念，新當權派卻在行動上加緊與「美帝」勾結，加緊與各國「反動派」勾結，向「美國人民的革命」與「各國人民的革命」大撥冷水。毛派學習馬、列、毛著的「經濟論述」，目的是要確立「走社會主義道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信念；新當權派卻在實踐中鼓吹個體經濟（提倡家庭副業），大挖「集體經濟」的牆腳。毛派大學馬、列、毛著有關加強黨的領導的論述，是要在一切工作中確立「黨的領導地位」；但新當權派在實踐中卻強調「工人」和「技術人員」參加「企業管理」（抄襲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措施），變相搞「專家治廠」。這一切，都是兩派暗鬥相持階段產生的怪現象。

然而，最近毛派卻加強反撲了。首先是七月六日「人民日報」的一篇「堅持數年，必有好處」社論，發出向新當權派進攻的信號。它說：「我們掌握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就是為了更堅定的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戰勝那些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和路線，不管是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現。革命的同志們必須努力鍛煉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作鬥爭的能力，鍛煉自己的識別能力，在批修整風的鬥爭實踐中，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戰鬥武器。」又說：「他們反對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念、方法去分析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實際，妄圖從根本上削弱我們黨的理論基礎，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以便欺騙廣大幹部和工農兵羣眾，推銷他們的一套修正主義貨色，從而達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目的。」這便意味着毛派將從「革命理論」的要害處，向新當權派開刀。

另一篇共軍的文章也說：目下新當權派向澤東的進攻，「有隱蔽的、有公開的，有文的，有武的，有各條戰線相配合的，有國內國外相呼應的：…」這段話正反映了本文上述各點事實。值得安慰的是，不論在未來的一場賊殺賊大動亂中誰勝誰敗，它能加速偽政權的瓦解，將是可以預期的。因而這場鬥爭也是自由人民所願見到的。

中共內鬪新課題

詠輝

復舊與反復舊，是目下毛共內鬪的主要關節。其本質仍是權力的爭奪，卻以「路線」爲藉口。鬪爭頗緊張、激烈，時而針鋒相對，時而勾心鬪角。唯局面已從神秘莫測而漸趨明朗。

近日的中共報刊與電台，都聲言要以毛澤東提出的「三條基本原則」爲「根本方向」，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肅運動。所謂三條基本原則，即「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據稱，它是毛澤東「以路線鬪爭爲綱對我們黨五十年來歷次路線鬪爭的經驗總結」。看來，進行了將近兩年之久的「認眞看書學習」運動的目的，正是爲了醞釀這一次即將來到的大整肅運動。現在，新的整肅運動業已醞釀成熟，因而毛澤東便拋出這「三條原則」，讓小頭目拿它作爲「識別眞假馬克思主義」、「分清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強大思想武器」。

經濟線上的復舊

大家都知道，自從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遭遇紅色官僚與實力軍人的聯合反抗之後，所謂「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便舉而不堅，毛路線也半途而廢。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以後，新當權派即在各條「戰線」推行着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但由於一切措施的出爾反爾，在理論上也未能自圓其說，因而他們便在「動機」上玩弄手段。

例如在工業部門，「文革」時毛號召「打破規章制度」,反對「奴隸主義」,反對「管、卡、壓」，反對「洋奴哲學」，反對「物質刺激」；「文革」半途而廢之後，新當權派當局要全部恢復過去的種種制度與措施，當然要遭受毛派的抵制與反抗。在這種尷尬的情形之下，新當權派便拋出他們的「動機論」，把一切復舊措施都冠上「爲革命」的幌子。同時，要人「分清」各種實際根本不存在的什麼「界限」，如「合理的規章制度」與「管、卡、壓」的界限；「科學態度」與「洋奴哲學」的界限；「發揮技術人員的作用」與「專家治廠」的界限；「加強企業管理」與「業務掛帥」的界限；「合理獎勵」與「物質刺激」的界限。說穿了，所有這些名堂不同實質一樣的東西，無非都是劉少奇一伙的「修正主義」貨色。

不過，新當權派也不是無緣無故要人去分清那些「界限」的，那顯然是爲了他們的復舊措施受到了太大的阻力，以致根本無法推行。

同樣的，他們在農村推行的復舊措施，也遭到激烈的反對。例如當海南島儋縣毛共基層組織抗拒復舊的「政策」時，新當權派便詭辯說：「兩種管理制度有根本的不同。管理制度是有階級性的，是爲一定的階級服務的。劉少奇一伙爲了復辟資本主義，大搞工分掛帥、物質刺激等修正主義黑貨，而無產階級建立生產責任制，實行定額管理爲的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五月二十二日海南電台廣播）這又是耍的「動機論」的花樣。

不過，毛派對這種詭辯花樣的反擊，也是十分凌厲而無情的。「中共蕪湖地區委員會」在一篇以「提高路線鬪爭覺悟」爲題的長文中，借「古」諷今地說：「一九六一年，在我國國民經濟遇到暫時困難的時候，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刮起一股『三自一包』的黑風，在農村大肆推行『責任田』，胡說什麼『社會主義責任制』有『八大好處』、『十大優越性』。當時，我們也懷疑這樣做是不是走回頭路？但是，轉而又想，他們身居『要職』，說的話代表『黨的指示』，跟他們走大概不會錯吧。就這樣，錯誤地把『責任田』當作增產的有效辦法推行了。這時，以繁昌農莊大隊爲代表的一批社隊……頂住了『包產到戶』的妖風。……農莊大隊的這種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使我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這種尖銳複雜的兩條路線鬪爭中，沒有辨別眞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往往就會上當受騙，犯錯誤。我們要想爲黨做好工作，少犯錯誤，就要做到『一事當前，分清路線，正確的就照辦，錯誤的就批判』。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劉少奇推行『責任田』的時候，我們有些同志之所以盲目地跟，就是因爲不分路線，不辨眞假。這個教訓，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

這段話有三層作用：一是劉少奇的「責任田」、「社會主義責任制」與目下新當權派的「生產責任制」、「定額管理」是同一類貨色；二是指出「黨的指示」不一定正確，啓發小頭目識穿新當權派藉「黨」的名義販賣修正主義私貨的伎倆；三是煽

長、總務會長，三木系皆無份，內閣重要閣員三木系也未分到，僅給予三木一個不在編制之內的副首相名義，三木經此蹉跌，在國內再起已無望，惟有拚命爲毛效力，希望在日毛建交後，可以從中撈點好處，或者擔任駐毛「大使」。

以上是日本當權三個政客的親毛背景，其出發點雖不同，但爲了親毛不惜犧牲與中國的友誼，立場則是一致的，因此，我們應當如何應付，必須愼重研究。

國府應採斷然措施

在過去，大家都以爲日毛建交不太可能，筆者當時亦持此看法，認定其中有兩點難以解決，一是廢除中日和約問題，一是日本對毛賠償問題，目前情況都有改變。

先說前者，八月九日大平已在日本國會宣佈，日毛一旦建交，中日和約自然作廢，大平自是胡說，但可見日方確有廢除中日和約的決心，再證以我外交楊西崑匆匆訪日歸來，蔣院長即發表嚴厲警告日本的聲明，可知日毛建交已到無可挽回之境，最低限度可以說，通過外交途徑及日本內部親華力量均不能予以阻止，阻止之道祇有從外交以外想辦法了。

至於毛幫要日本賠償之事，到今天毛幫並無半點口風，周恩來祇聲明邀田中赴平當面談判，以後又說先建交後談判，此等處足見周恩來之奸猾，這非田中輩可及。目前毛幫所以要急於同日本建交，主要目的固然在切斷中日關係，孤立中華民國，同時也拉住日本不要形成變相的日蘇同盟共同對毛，當然還有離間美日關係的打算。但毛幫又不肯眞的放棄賠償，便宜了日本，於是想出一個絕招，向昨日的「老大哥」今日的「社帝」學習，造成這麼一種局面，毛幫可以達到既定目的，日本得不到半點好處，事實很顯然兩個交戰國之間不簽署和約，戰爭狀態就不能結束，隨時可以發生戰爭，所謂交換「大使」，祇是互派出一名外交代表，隨時可以撤回，並不能作爲和平的保障。日本如果想同毛幫簽署和約，到時毛幫還可以獅子開大口提出戰爭賠償，日本既然聲言廢除中日和約，就不能再以此爲盾牌，非同毛幫另簽和約不可，祇有乖乖的接受毛幫的宰制。

日本政客眞有遠大眼光，對毛幫交涉必須堅持一點，即中日之間戰爭已因一九五二年中日簽署和約而結束，日本即使退一萬步承認毛僞政權爲中國「合法政府」，但此「政府」也是繼承國民政府而來，日本當時交戰對象是國民政府，投降向國民政府，和約自應同國民政府簽訂，如果說中國又換了政府，日本不是又要簽署一次和約。日本政府若持此立場與毛幫交涉，毛幫也很難反駁，而最後毛幫可能會讓步。

日本政府自池田內閣起，已經摸索與毛建交的路線，佐藤繼任七年多，並未放棄此項努力，但兩人都堅守一項原則，即毛幫必須承認中日和約有效，在日本人口中說是不能廢棄中日和約，實則是外交辭令，日人此舉並非爲我，而實在是爲其本身利益。不意這三個政客，田中少不更事，最低限度不更外交之事，大平與三木各有存心，大家作賣國競賽，而且以能賣得掉爲榮，比起這批人，秦檜眞要懊悔早生了八百年。

對日本這種態度，我們應當如何對待，觀乎蔣院長嚴正聲明，政府似亦有破釜沉舟決心。筆者不太詳中日之間的貿易及投資關係，一旦雙方恢復戰爭狀態（不是絕交），我們受到多大影響。但有一點可以了解的，我們對日貿易一貫逆差，每年結算下來，日本人從台灣賺去大批外滙，數目頗鉅，此項逆差是我們從其他地區辛苦賺來，又送給日本，如果雙方恢復了戰爭狀態，生意自然不能作了，但也可杜絕一項漏巵，不過經濟問題是否如此單純，則非筆者所知。

此外，就筆者想到的，有幾點可以辦到：

第一、首先宣佈當日毛建交之日，即中日和約廢除之時，如此，中日之間恢復了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以來所處的戰爭狀態，雙方勢成敵國，中國政府可以沒收在台日商財產，驅逐日僑出境，拘禁有政治活動的日人，施以敵國僑民待遇。

第二、中國政府宣佈中國領海（目前世界各國均擴充爲十二海浬）以內不准敵對國家船隻航行，如有發現，即予拘捕，任何與日本貿易國家船隻通過中國領海時，中國政府不能擔保其安全。

第三、中國政府得隨時派兵襲擊日本領土，包括以飛機轟炸東京等各大城市。

第四、中國政府聲明如果此次中日和約廢除，將來再簽訂中日和約時，中國政府所索賠償決不會在五百億美元之下，並得將破壞此次中日和約的政客引渡交軍事法庭審判，一如當年的酒井隆、谷壽夫、田中久一等。

以上四點，三四兩項日本政客可能以爲是笑談，不會介意。但一二兩項確能擊中要害，當年池田勇人所以請出吉田茂去台北賠罪，具結擔保不再賒欠與毛幫，就因爲總統擺出不惜一戰之勢，池田深恐發生一二兩項事態，影响日本命脉。今日如果行之，對日本打擊更甚於過去，田中不懂外交卻懂經濟，他要細算一算這筆賬，損失了在台灣的資產貿易，是否能從毛幫補償，尚難斷定，但斷絕了對東南亞及中東的交通，不僅喪失了東南亞的貿易，也截斷了中東石油的來源，將使日本全國陷於癱瘓，此一惡劣情勢，雖三尺孩童也知，何況田中，他就不能不考慮了。

其實我們今天能制日本死命之處甚多，而最有效者無過於截斷日本對外交通。日本國內中國之友，衆議員賀屋興宣曾在日本國會發言，勸日本朝野注意此點，不可隨便惹惱了中華民國。最近訪華的黑田岩一教授，更在台北公開發言，要中國聲明一旦日毛建交，中國政府將不准日本船隻通過台灣海峽，認爲此是阻止日毛建交最有效手段。可見日本尚有有心人，我們的堅決行動不但會得到中國全國國民的擁護，就在日本也能得到具有良心的正義人士共鳴，得道多助，又何懼焉。

我們應怎樣對付日本



最近兩周來，日毛勾結問題引起國人普遍注視，筆者以前在本刊曾經說過，佐藤在任時，中日外交不會有大的改變，但佐藤一旦下台，無論繼任人爲誰，必然要走向與毛僞政權建交之途，願我政府當局早爲之計。這段話是刋在那一期，我已不記得，讀者看過拙文的，想必還有印象。老實說，日毛之遲早會建交，甚至美毛也會建交，可見的將來，都是不可避免之事，我們祇有莊敬自強，不爲外力所動。世間任何一個國家，存亡皆不決定於外交，外交的孤立祇是對國民的精神上一種打擊，我們祇要能抵受住這種打擊，它給予我們的影响並非想像之重。

日政府態度惡劣

但對於日本政府目前的態度，卻非我們所能容忍。在過去，西方大國在與毛幫建交時，多少都對中國政府隱隱有種歉意，以法國來說，戴高樂老賊算是西方國家對毛幫的第一幫兇，但在法毛勾結之前，特派抗戰時期法國駐華軍事代表團長，以後任過中國政府的顧問貝志高老將軍到台北向我總統當面解釋其不得已之處；據傳貝志高晉見總統時，竟穿上抗戰期間我政府發給的中將禮服，希圖博老人一笑，用心不爲不苦。至於意大利與加拿大與毛幫談判建交，一談經年，主要關鍵在於加意兩國決不承認毛幫對中國政府管轄的台澎地區有主權，最後還是毛幫讓步，不再要加意兩國承認，祇在聯合公報中自說一遍，加意表示注意此事，便算了結，以後土耳其、伊朗均循此路線。今日本自行提出與毛僞政權建交方針，與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及非洲一些被毛幫收買了當政人物的小國相同，連法、意、加這種立場都守不住，又來一次無條件投降，其行可鄙，其心可誅，此是中國人最不能容忍之點。

日本政府何以會墮落如此，要先從目前當政的三人的背景來分析。

三個政客不是東西

首相田中角榮不懂外交，再由於過去一直負責財經工作，祇知道賺錢第一，商人重利，古今中外皆然，田中來自民間，讀書既少，閱歷更差，對於一個國家應負的國際道義固然茫無所知，即是對日本本身的安危也不太明白。加之毛幫早已收買控制了日本輿論，又收買了在野黨，由在野黨發動青年叫囂，要求改變現狀，田中總以爲與毛建交爲大勢所趨不可避免，不惜犧牲了他追隨八年的佐藤外交路線，而作了徹底改變，將對毛外交，交與大平與三木二人負責處理。

大平正芳是池田嫡系，池田內閣曾任內閣官房長官——外相，其人要算是日本政客中的一個怪物，一九六三年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日本池田政府決定派大平爲弔祭專使，一位心水清的日本記者就提醒外務省官員說：「大平無論在什麼場合——見到人就笑，派他去弔喪，如果到美國一下飛機就笑，可是不大好。」

日本外務省官員答的更妙，他說：「你放心吧——大平的笑比哭還難看，他下飛機笑，美國人會以爲他在哭呢！」

大平就是這麼一個哭笑不分的傢伙，而且立場一貫偏左，一九六三年十月毛幫一位訪日油壓機代表團團員周鴻慶在東京投奔自由，後來又送回毛幫，還有日本維尼龍工廠以全套設備賒給毛幫，兩件事都發生在大平任外相時，當時引起中國朝野憤慨，外交人員撤返，雙方陷於絕交邊緣。日本政府最初派出一位自由黨內有力的親華領袖大野伴睦到台北解釋，未得要領，最後池田請出其恩師吉田茂到台北道歉，並由吉田出名具結擔保今後不得再以賒賬方式出售工廠給毛幫，事件始平息。吉田所具甘結，日人名之爲「吉田書簡」，成爲中日外交文件之一，一直執行到現在。

大平因爲這次親毛闖了禍，被逐出內閣，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佐藤二次內閣時當了很短時期的通產相，不久內閣改組又去職。

大平屬於池田系，池田死後，這一系由前繁尾三郎代統，一直經過七年時間，前尾因病辭去派系領袖，讓給大平，大平接位不到一年，就值佐藤退休，田中與福田相持不下，大平從中施展縱橫捭闔手段，始而挑撥田中與福田相爭，繼而以支持田中爲手段，達到攫取權力的目的，其中是否有毛幫人員從中出謀劃策，或予以金錢資助，亦屬難言。大平本身既左，又兼之上次丟官是受到中華民國打擊，此事使大平黑了八年，一旦上台自然非倒行逆施不可了。

再說三木武夫，在自民黨內許多派系中，三木一系是外圍旁支，永遠不可能取得首相位置，也因此，這一系的黨棍政客愛走小路，三木系的前領袖松村謙三，就是自民黨內最早出面同毛幫勾搭的人，每年要去北平一次兩次，隱然成爲毛幫在自民黨內代理人。松村死後，三木即繼承其衣鉢。三木看出對毛勾搭成爲升官捷徑，本年曾赴北平與周恩來晤面，返國後即進行競選首相，滿以爲周恩來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誰知第一次開票結果，在四名候選人中他名列第四。因此不受田中重視，田中上台後，黨內三項重要職務——幹事長、政調會

危險，這一個顧慮，也是大平斷言台灣沒有戰事的根據。

中共明知此路不通，因此近來口口聲聲要「和平解決」，不斷地放出「國共和談」的謠言。中共要奪取台灣，看來只有從滲透、傾覆及瓦解中華民國的民心士氣入手。

在外交上孤立中華民國，也是瓦解民心士氣的手法之一，周恩來對日本大割價，他自然明白，一旦爭取到日本建交，對台灣將是一項巨大無比的打擊。

尼、田之會

也有人認爲，日本之所以作出這項決定，因爲他們對中華民國的防守台澎金馬具有極大信心，認爲萬無一失，斷定中共不敢動手，所以說台灣海峽不會有戰事。

目前，最重要的關鍵可能是尼克遜與田中角榮月底之會。尼克遜會勸告田中，在謀求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同時，必須避免使中華民國受到太大的打擊。

二月間，尼克遜訪問北平，事先並沒跟日本磋商，使日本有被遺忘的感覺。佐藤的聲望，也因此大跌。現在日本由田中坐正首相的位置，卻搶先一步，要在美國未正式與中共建交之前，先行與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

日本此舉卻使尼克遜相當耽心，他認爲，在亞洲的外交與軍事政策上，美日兩國必須步伐一致，互相配合，否則會兩蒙其害，他的急於和田中會晤，主要恐怕就在這一點。

不過，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時，事先沒有徵詢日本的意見，在保持「步伐一致」上，美國先錯了；事後，本來還可以補救，只要尼克遜親自跑到日本去解釋一下，日本就不會有被輕視的感覺。

田中標榜獨立外交，擊敗福田，可說是得力於尼克遜的幫助。因爲日本朝野上下都對尼克遜輕視日本引起反感，他們自然會贊同田中的獨立外交政策。

台灣地位重要

尼克遜對日本與中共建交問題所憂慮的大致有兩點：一是日本與中共建交後，中華民國將蒙受多大的損害；二是日本與中共建交後對東南亞各國會引起怎樣的反應？泰國、菲律賓、新嘉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是否都會紛紛和中共建交？

尼克遜一定會對田中強調指出：台灣在戰略上的地理關係對日本有如何的影響，如果台灣一旦落入共黨之手，將會使日本遭受到何種程度的威脅，美日在東亞的軍事佈置，不可以缺少台灣這一環。這一番道理，是否可以說服田中角榮和大平正芳，可能正是尼克遜所惴惴於懷的事。

除非大平正芳公開發表的談話只是具有試探性，否則，美日雙方便難有商量餘地，尼克遜也沒法阻擋得了日本和中共建交的狂潮。

尼克遜在對蘇聯、中共的外交上有不少成功的地方，但對日本這一環卻一直是失敗的，原因是他太忽略日本，以爲美日一致是必然的，日本必須追隨美國外交政策，但現在日本已搶在美國前頭，尼克遜又如何把他們拉回來呢？

國府的反應

中共直接間接並在經濟上支持田中、三木、大平這些人競選，目的之一是促成建交。爲了達成建交目的，周恩來放棄其三原則是不足爲奇的。

不過，儘管中共不堅持要日本斷絕和台灣的經濟、文化關係，但達到建交目的後，一定會以杯葛手段來對付與台灣有經濟關係的日本工商機構及文化團體，以打擊日本企圖維持兩方面關係的努力。

日本當然也看出中共的意圖，但只要目前能將問題解決，將來如何變化，是日後的事。

除了對美國外，田中對中共建交的行動，還有一個極大的顧慮，是目前台灣方面反應的激烈。行政院長蔣經國爲此發表了嚴正的談話，立委們也要求政府，如果「中日和約」一旦廢除應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

這一點，幾乎已爲國府的決策，別的國家和中共建交，國府就只撤退外交人員，與該國宣佈絕交而已；日本卻與其他國家不同，一來，日本與台灣經濟關係密切；二來，中華民國與日本原是交戰國，如果日本與中共建交，廢棄了中日和約，就意味着中日兩國恢復了交戰國地位，彼此既是交戰國，除了沒收日本在台資產外，還得把日本僑民關進集中營。這些步驟，國府說得出做得到的，如果事情發展到那樣的地步，田中在國內一定遭受劇烈抨擊，他將會受不了。

戰時狀態

台灣朝野因爲日本人不顧道義，向中共靠攏，非常憤怒，一旦事情發展到那田地，相信國府還不只採取上述兩項步驟。派遣軍艦收回釣魚台是既定的行動之一。在理論上，和約既然撕毁，兩國處在交戰狀態，國府對日本採取任何軍事行動都屬合法的，甚至派遣飛機轟炸日本本土目標，也不能說國府不對。

日本雖在積極建軍，但在目前來說，日本軍事力量遠非台灣可比，如果不是在美日協定保護下，國府隨時可以把戰事帶到日本本土。

當年日本在中國國土上進行侵略，生靈塗炭，這種罪行，及今思之，猶令人髮指。如果戰爭狀態仍然存在，我們把戰事帶到日本本土，讓他們也嘗嘗彈雨硝烟的滋味，世界輪流轉，也很應該。

我們和中華民國的全國人民一致，堅決支持政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儘管美國大施壓力，我們也不必再賣帳，中國已給出賣了不知多少次，如果這一回還是逆來順受，便將永遠沉淪，再無翻身之日了。

因此，我們建議國府，如果日本一意孤行，片面撕毁和約，我們便該認眞對付，使日本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要受到嚴重損失。

今後幾個月的變化，將是嚴重的關鍵，國府再不能俯仰由人了！

萬人傑

新聞以外

日本與中共建交已成定局
國府應採强硬態度認眞對付

除了沒收日人在台資產，拘留所有日人外，還要武力收回被刦奪的釣魚台。八年抗戰中國老百姓飽受鐵騎蹂躪，必要時我們還該把戰事帶到日本本土，讓日本人民也嘗嘗戰爭的苦況。國府要爭取主動，不能俯仰由人，必須自己打出一條生路！

建交已成定局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已正式宣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接受周恩來邀請，到中國大陸訪問。在「周三原則」大割價下，日本與中共建交差不多可說已成定局。

據大平正芳說：日本準備一方面改善與中共及蘇聯間的關係，同時也將維持與美國間「密切而和洽的連繫」。不過，這只是大平正芳一廂情願的想法，剛從北平訪問歸來的日本社會黨黨員黑田久野在記者招待會中宣稱：周恩來會告訴他，日本和中共關係的正常化，將會結束日本對中共的敵視，擱置了台灣問題，並有助於韓國的和平統一。這樣一來，終將使日美安全條約失去作用。

美日安全條約如果不再存在的話，對日本是一個危險的訊號。日本在美國的核子傘保護下，可以傾其全力向經濟方面發展，今日日本已成爲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在軍事上的力量卻是脆弱的，和中共的實力，相距甚遠。

雖然，中共以武力進侵日本的可能性不大，但要赤化日本，方法很多，中共日本的「建交」，對日本共黨是一個極大的鼓勵，赤化可以從日本內部爆發。日本一旦赤化，對整個亞洲來說，將是無可救藥了。

「政經分離」政策

據大平正芳揭露的對中共建交三點：台灣海峽不會有戰事，斷絕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但保持經濟與文化關係。這三點，其實不致使尼克遜感到憂慮而急於要與田中角榮會晤，求取「澄清」或「勸阻」。再說，這三點是否爲中共所接納，尚成疑問。過去，日本實行所謂「政經分離」政策，對中華民國有政治、外交關係；對中共則有經濟關係。如果根據大平說的三點，則這個政策剛好調轉過來，對中共建立了政治、外交關係；而對中華民國則維持經濟、文化關係。仍然是「政經分離」政策，不過對象不同罷了。

過去，中華民國極力反對日本與中共貿易，反對「政經分離」政策。今後，中共會默許日本和中華民國進行貿易，繼續發展經濟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除非中共急於要和日本建交，再來一次大削價。

相信，這會是日本與中共建交的一項最大阻碍，日本要爭取和中共建交，只有放棄台灣經濟利益。但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擔任要角的日本財團，在日本政治圈中，自然也有他們的實力，如果因與中共建交而令他們遭受巨大損失，他們也會對田中內閣運用政治壓力，相信田中、大平會大傷腦筋。

大平三點與周三原則

大平正芳的三點，和周恩來的三原則基本上有很大距離。雖然，周恩來的三原則並非不可以改變，退一步進兩步本來就是共產黨的拿手好戲，爲了爭取日本的建交，周恩來也許可以放棄三原則，退了這一步，將來可以覬着機會，進他兩大步。

在日本的立場說，如果大平的三點能夠爲中共所接納，由此達到建交目的，當然求之不得。一直使日本感到進退維谷的是：如何可以與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又保持台灣的現狀呢？

大平正芳的三點，不就可以達到目的了麼？在目前來說，要是能辦到，日本應該感到十分滿意，問題卻在中共是否會接納。

據說，大平正芳曾將這問題跟中共代表孫平化討論過；迭次訪問中國大陸，和周恩來舉行密談的國務大臣三木武夫在內閣會議席上也沒有反對，三木武夫的地位等於副首相，是田中內閣的三大支柱之一。對中共，對日本內部，都沒有異議了，這豈不是大平的方案，已經有實現的可能了麼？

中共不敢動武

大平正芳斷言台灣海峽不會有戰事，這話有何根據？是得到中共的保證麼？抑或試探中共的態度？在目前情勢下，誰都曉得，中共絕不會以武力對付台灣，一來中共內部派系鬭爭愈來愈尖銳，二來蘇聯虎視眈眈，中共對台灣用武，無異給予北極熊一個大好機會。

同時，中美聯防協定還沒有取消，根據條約，如果中共向台灣動手，就有和美國處於正面衝突的

獨裁專制的政治瘧疾

中共最近出版的一期「紅旗」雜誌，刊出一篇頭條文章，題目是：「掌握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鬬爭的規律」。仔細讀了一遍，找尋所說的「規律」，找來找去找不到，勉強找出幾段像是規律的話：

①「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為了顛覆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總是要在我們黨內找尋代理人，而隱藏在黨內的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也總要到他們那裏去找靠山。」這是說，劉少奇、林彪等之反黨反革命，都與「美帝」和「蘇修」勾結。

②「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矛盾鬬爭的發展、變化，在時間上也有規律可循。回顧歷史，可以看到每隔那麼幾年，就要有一次大的鬬爭。社會上的階級鬬爭是這樣，黨內的路綫鬬爭是這樣。……」

③「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鬬爭是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社會，也只有在階級鬬爭中才能向前發展。……」

④「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也是階級鬬爭發展的規律。辯證唯物論告訴我們，亂和治是對立的統一，沒有亂就談不上治，亂必然要轉化為治。」

發揚史大林冷血精神

以上我們把「規律」找出來了，底下不妨分析解剖一番。

㈠關於第①點，這本是已故世界頭號殺人魔王史大林的發明，那就是在殺戮清算同志之際，一律誣指為帝國主義的特務。托洛斯基、布哈林、齊維諾夫、卡米涅夫等，都是他的老同志，也都一度是親密戰友，但是一翻臉戰友即變成敵人的特務。這種下賤、卑鄙、殘暴的作風，中共繼承由來久矣，而今日為甚。毛澤東並且把它發揚光大到巔峯、到極致；三年之內打倒兩個繼承人，並且都給他們加上「裏通外國」的罪名。劉少奇和林彪，都曾替毛澤東賣過死命，是毛最賞識、最親密的人，結果都不免被打倒在地，還踏上一腳，使之永世不得翻身！

㈡關於第②點規律：「每隔那麼幾年，就要有一次大的鬬爭」。這可以說是共產黨極權制度的不治之症，可名之為「政治瘧疾」。原因也非常簡單，因為權力的轉移沒有公開競爭的軌道，不得明爭只有暗鬬，必須搞「陰謀詭計」，來奪取和鞏固權力。「暗鬬」和「陰謀詭計」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由「漸變發展到突變」，從陰暗裏爆出來，成為你死我活的鬬爭。中共動不動罵「蘇修」如何如何不好，可是自從赫魯曉夫對史大林主義修了一斧頭之後，極權性已大為減少；例如老赫本人一九六四年失勢垮台，當權派仍准他領養老金、住別墅、過平民生活，不再把他屈打成招，指為美帝特務，這已經有點文明氣氛了；中共則仍停留在史大林主義冷血的野蠻時代。

天下大亂與大治

㈢關於第③點，馬克斯對歷史發展動力曾說原始公社以前社會主義以後，不再發生階級鬬爭。因為「社會主義」已消滅了資產階級，只剩下無產階級了，還和誰鬬爭呢？毛澤東硬說，無產階級專政下仍要階級鬬爭，這是反馬克斯主義的讕言，是對馬列的大修特修，完全不成話了！

㈣關於第④點，天下大亂和天下大治循環相依，這說法，頗似三國演義開場白那幾句話：「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孟子也說過「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但是孟子所說的一治一亂是指「五百年王者興」，王者一興就可太平郅治五百年，三國演義所說之治，也是數百年之治，絕不是中共所說的治亂循環，「隔那麼幾年就來一次大的鬬爭」，這根本與治亂無關，而是獨夫統治政治瘧疾的定時發作而已。治亂云乎哉！



·萬人雜誌第二五一期目錄·

獨裁專制的政治痼疾……每週評論 一

日本與中共建交已成定局 國府應採強硬態度認眞對付……萬人傑 二

我們應怎樣對付日本……岳騫 四

中共內鬨新課題……詠輝 六

認識中國：百年來中國 歷史的省察……柳以青 八

林彪殘餘勢力正遭殃……待旦 一〇

「清理階級隊伍」內幕……袁懋如 一二

麥高文陣前易將始末……戴潮聲 一三

田中急於赴死？（漫畫）……朱子寒作 一三

橫眉語……萬人傑 一四

中共宣傳拾趣……·輝· 一五

南美洲屋脊的玻利維亞……資料室 一六

爲大陸逃亡青年辯誣……曾憲光 一八

賀龍死黨紛復起……王恩 一九

共黨滲透奧運會……胡養之 二〇

美國總統掌故數則……資料室 二一

「收容遣送中站」樟木頭……鍾天 二四

怪人馮玉祥的自白……方家略輯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八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五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八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五一期）

一塊大石滾下，多少塊小石相隨？



本期要目

獨裁專制的政治瘧疾……………每週評論
日本與中共建交已成定局 國府應採強硬態度認眞對付………萬人傑
我們應怎樣對付日本……………岳　騫
中共內鬥新課題……………詠　輝
百年來中國歷史的省察……………柳以青
林彪殘餘勢力正遭殃……………待　旦
「清理階級隊伍」內幕……………袁懋如
麥高文陣前易將始末……………戴潮聲
田中急於赴死？（漫畫）…………朱子寒作
中共宣傳拾趣……………·輝·
南美洲屋脊的玻利維亞……………資料室
爲大陸逃亡青年辯誣……………曾憲光
賀龍死黨紛復起……………王　恩
共黨滲透奧運會……………胡養之
美國總統掌故數則……………資料室
「收容遣送中站」樟木頭…………鍾　天
怪人馮玉祥的自白……………方家略輯

羅小雅小說

無盡的愛

三版發行

青年女作家羅小雅著新派小說「無盡的愛」，出版以來，暢銷一時，數度絕市，現已三版出書。是書由四個精彩中篇小說組成，每一個故事都感人肺腑，為不可多得佳作。每冊定價三元五角，總發行：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吳興記書報社，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馬森亮著

牛馬集再版

旅美名作家馬森亮著「牛馬集」雜文集，筆調潑辣輕鬆，說是匕首文學，並不為過，為時下不可多見文集，出版後極為暢銷，已絕版多時，每冊定價港幣三元，湘濤出版社印行，地址：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二六。另「尼克遜訪華與香港前途」巨型畫冊現已再版發行，亦可到上址購買。

萬人傑新作 [illegible]小姐 出版

毛澤東跑江湖

岳騫 著

本書是毛澤東出世之第二集。敍述毛澤東自進入第一師範讀書，及畢業後在社會活動的情況。此時毛澤東尚未找到政治歸宿，在社會上單人匹馬亂撞，因此，與各階層人人皆有廣泛接觸，多采多姿，笑料百出。若要了解毛澤東以後事業成長的過程，則此書非看不可，凡閱過「毛澤東出世」的讀者，更要繼續閱讀本書，趣味更濃。定價港幣六元正。

經售處：湘濤出版社，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輓曹聚仁先生

袁暘照

(一)不思亂世作良臣，小隱何妨獨善身，終是聖賢書枉讀，昧心降暴助殘民。

(二)蓋棺猶讚譽文豪，自閉聰明失節操，一念差池身事賊，九泉應悔悞投毛。

(三)汚名辱節失斯文，仁暴殊途竟不分，媚主總償先遺責，爲毛引路謁閻君。

自中共竊據大陸，若干投降之文武官員，及名流學者，均無良好結果，歷史證明，各朝所有二臣，無不爛額焦頭，後悔莫及。曹先生缺少政治經驗，受共黨欺騙，甘爲利用，執筆爲文，爲匪張目，不知毛共人物，出身卑劣，自己不能發明治國方針，抄襲馬列洋政治，殘暴不仁，施諸中國，七億人民，受其荼毒，二十年來，全國人民，嘗夠滋味，共產制度，是否有利於國人，個個人心中明白，被騙者，上了賊船，身不由已，曹先生爲賊船之乘客，船至江心，欲下不能耳。

袁暘照先生，具有文人骨氣，而有遠見，輓曹之詩，是爲良言，聞曹君在澳門臨終，十分悲慘，親共之下場，大多如此也。

松陰小憩

袁暘照

荒原雨過草青葱，托跡蠻疆步綠叢，
着屐淺沾三徑露，坐陰微度半林風，
花延日麗天無異，人涉溪流地末同，
憩臥松雲娛晚節，優攸淡泊證孤忠。

袁先生蠻疆托跡，淡泊孤忠，與鄙人爲同道之友，回思二十年前，余在城都，賊船招手，婉拒不登，心知其爲騙局也，到香港余有句云：「此生不愧夷齊節，磨劍南荒學採薇」。大陸追捕，台灣不納，進退傍徨，不知棲止，不得已，搖身一變，師宗范蠡，效法韓康，裘馬輕肥，席前方丈，在英人照拂之下，得以樂業安居，香港不啻爲第二故鄉，吾人居此，不愛國而愛鄉矣。

滄廬七古步和桐城名宿吳北江先生及其入室弟子福州曾克耑教授讀北江師近詩爲長句奉呈次風字均原玉

蒼廬主　李懷蒼

小廬習習吹薰風。夜讀黃庭樂在中。
身歷滄桑千百刼。心如鐵石氣豪雄。
門對丹崖如峭壁。眼前姹紫與嫣紅。
仰望浮雲成蒼狗。遠視頑石疑蹲熊。
室有南牕堪寄傲。東籬種菊學陶公。
我是曾經滄海客。繁華過眼總成空。
時登東郊而舒嘯。盤桓三徑撫孤松。
成仙學佛靈山近。何須訪道咨崆峒。
安得廣厦千萬間。盡收寒士入帡幪。
自從赤焰燻天日。避秦蓬島待興戎。
息影爐峰雖伏櫪。雄心猶欲挽長弓。
姜公釣渭年八十。得時則駕豈衰翁。
我今行年七有七。遭逢天下正濛濛。
潛龍初九宜勿用。養晦何妨隱市宮。
欲撥銅琶與鐵板。橫槊一唱大江東。
待看底定中原日。立馬天山第一峰。
溯廻我在英年日。澄清有志蘊心中。
每以小人壓賢士。雷鳴瓦缶毀黃鐘。
於今精力猶充沛。膽識依舊勝童蒙。
挾山我欲超北海。那怕險阻萬千重。
光芒直射冲牛斗。氣勢尚足摧長虹。
養浩之氣學老農。蒔花種竹且爲樂。
太平盛世待相逢。我自狂歌發長嘯。
不因作客感飄蓬。幕天席地吾所慣。
年逾古稀心猶童。千里雲山望鄉國。
每悲黎庶盡沙蟲。江湖鼎沸群魔亂。
撻伐何愁路不通。應有賢豪呼振臂。
群山響應水朝宗。吾廬雖小堪容膝。
際會風雲起臥龍。鵬翼一舉十萬里。
滄溟浩瀚垠無窮。

懷蒼先生七古步和之作，工力超群，是爲佳作

逃亡有感

藍天

(一)長在秦牢枉作人，廿年苦戰亦窮貧，天災三分連人禍，血雨千場造鬼燐，清算鬬爭無止日，內訌殺戮有時辰，可憐七億飢民淚，日夜東流喊冤伸！

(二)枉度嬴台廿二春，忍看匪賊久殘民，當年先考貧如洗，竟爾遺孤命似塵，文革毛酋施幻術，紅兵好漢變「牛神」，捫心自問終何罪，「欲置黃泉毋問因」！

(三)刼裏餘生趁月行，刀山火陣亦無驚，笑看碧海如溪谷，怒視巡兵似夜鷹，記脫秦關經四載，仍懷國恨過三更，難忘最是中原月，寄盡思鄉萬縷情。

藍天先生之詩，造句頗佳，惟不知避免重字，第一首有兩個「人」字，第三首有兩個「月」字，以後應注意更換之。又寫詩稿不宜用行書，最好用正楷，第二首，「欲置黃泉毋問因」，毋字寫成母字，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矣。

敬贈鄭秀堂先生

郭眞

停雲斜宇宙，歌吹自由強，
黃鳥止高樹，清風入秀堂，
急才傳太白，得趣臥羲皇，
日落息群動，還鄉好假裝。

答鄭秀堂先生

馬天

蒼茫運萬物，戾氣失溫柔，
和露餐松屑，悲歌識楚囚，
徒然留指爪，未欲老滄洲，
空腹許〇塞，天涯續豕舟。

秋雨

白鷺銜遺恨，梧桐秋客聞，
星雲垂極雨，蟻淚濕梅筋，
氣重籠眞碧，心平適垢氛，
蒭蕘每直質，委屈最尊君。

黎明前的黑暗無足畏懼

站穩中華民國國民立場

二十三年我們的國家嘗透了國際惡毒陰謀，受盡了姑息盲從無知之徒的落井下石。閱歷過無限的艱危險阻。本人也經過說不盡的往事滄桑，辛酸世味，尤其是目覩往日的「盟友」已領銜諂媚我們的仇深似海的敵人。受過我們領袖大恩大德之歹徒，今日眼看將已寒盟負義，投向共匪懷抱，並且仇視我們了，而國際趨炎附勢之徒，亦紛紛與毛建交，置昔日友人於不顧，以爲如此，就可以分到毛幫烹燉炎黃子孫皮骨而成的一杯羹，作爲他們飲鴆止渴願望。中華民族有深遠的文化歷史，有剛毅不屈的奮鬪精神，所以困身大陸的七億炎黃子孫，二十三年來在水深火熱之中，暗無天日之下，少壯者敢不斷冒死逃亡，縱使曝屍於梧桐山、浮屍於碧海，仍不畏懼，這顯出我們炎黃子孫冒險犯難，爲爭取自由而奮鬪！

聯合國之所謂「人權委員會」對此置若罔聞，僥倖逃抵自由地區，從無受到國際機構之救濟，早年還要解回共區，在外人眼中，中華民族同胞之生命，比螻蟻也不如，而在外埠披着新聞工作者的外衣爲毛共傳聲而吶喊，詆譭中華民國政府的民族敗類，死有餘辜之徒，則横加庇護，干涉我們的內政。

但是中華民國在我 英明領袖領導之下，以國民的鮮血構築而成之聯合國的主辦人之一，竟然被無理驅除，換上全民憤恨之毛共，已經正義蕩然，連派駐聯合國之新聞記者，亦被人格掃地之毛共走狗「宇丹」所驅逐，而國際新聞機構，則噤若寒蟬，再不發出「新聞自由」的呼聲！

別人既不把我們放在眼內，我政府不須把那些無信無義之徒，看在眼中，我誠懇要求我們政府絕對不可將那姓于的兩個奸徒放走，繼續留在台灣，觀其悔改，倘確能痛改前非，則恢復其爲國民之資格，如再發謬論，立予槍斃，給以媚共之徒，一些顏色，使他們知中華民國之不可欺，使投共媚共之徒知所警惕。

好話講盡，壞事做盡的毛共集團，二十多年來殘民以逞，已到黔驢技窮，他們的毒辣淫威，壓不住人民的怒吼，更阻不住同胞的反抗，如今暫時裝成一套僞善的鬼臉，對內欺騙群眾，對外欺騙僑胞，尤其是麻醉外國的姑息之徒，以爲毛將死之時；其言也善，其實這是共產黨徒一貫的伎倆，從「放寬政策」，暗中觀察鐵幕內同胞的言行。而且引誘海外一些蠢才，爲毛共搖旗吶喊，倡導「回歸」運動，使到愚者上鈎，重蹈一九五九年印尼及香港僑胞自投羅網之覆轍，以及重施「大鳴大放」的陰謀。願望有奶便是娘之流，自應深思熟慮也！

毛共叫囂「解放台灣」二十餘年，不但中華民國之復興基地，屹立不搖，而且日益強大，民安物阜，四海歸心，毛共在一籌莫展之下，用炎黃子孫的血肉膏脂，來作飢餓輸出，以收買世界上的劣等下流貨色，希圖藉此孤立我們反攻復興基地的台灣，作爲與毛建交之甜餌，並遂其所謂「解放台灣」的幻夢。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在英明的領袖，有忠心耿耿的長官，有精銳無敵的國軍，有現代優良武器的裝備，有豐衣足食的自由國民，有四海歸心赤誠擁護 蔣總統的正義僑胞，更有終年苦淚潛吞恨不得生噬毛共之肉的憤恨群眾，豈懼毛共孤立我們。在黎明前的今天姑無論世界上一小撮附匪之徒的暫時囂張，環境的變化如何，斷不能動搖我們反攻復上解救同胞倒懸的堅強意志，更不能因一時的挫折而灰心。恪遵 英明領袖「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訓示，立志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袁陽照）

務賠償」，而靦顏自承為「友」！因而我們對於日本朝野部份人士迷戀所謂對毛共「關係正常化」的用意始終不解，即從前面的粗淺分析，亦可看出此類論調，除譁眾取寵以外，實在一無是處，我們之不憚辭費願對日本朋友善盡其直諒之道，坦誠忠告，絕非僅着眼於本身利害關係，實亦為日本未來的安危及亞洲禍福的前途設想。

崗本與港共 烈士與兇犬

狂徒崗本公三在台拉維夫機場，持輕機槍和手榴彈向手無寸鐵的平民襲擊，做成史無前例的冷血大屠殺事件，幸而皇天有眼，使其失手被擒，於是事情之始末，終告大白於世，其主謀與原兇，亦無所遁形，假如崗本也當場命喪的話，這次血洗機場會變成一件無頭公案，死者含冤莫白。

在以色列特別軍事法庭內，崗本數次作供否定辯護律師替他洗脫罪名的陳辭，其目的祈求被判死刑，使得成為烈士，可惜主審官佛烈治中校洞識其奸只判終身監禁、做烈士之美夢。終成泡影，這正是：

欲成烈士變禁囚，今後無須隨街踎。（註）
肚餓可餐皇家飯，疊埋心水等白頭。

（註：據說崗本自參加左派組織後，即居無定址。）

世人景仰烈士，其主因在乎他們能成仁取義而捨生，為除暴安良而棄世，捐軀衛國，粉身抗敵，有崇高的目標，有壯烈的事蹟，百世流芳，萬人虛敬，崗本以為只要不怕兵命就可成為烈士，眞是可笑亦復可憐，可見得他的頭腦實在太簡單、思想實在太幼稚了。

現在崗本處獄中，應該反省一下自己所作所為，只不過像是惡霸所豢養一條兇犬，聽到主人喝一聲「殺！」牠就不理得受害者是無辜，一於噬殺無赦，這種無理性的行為，配得稱為烈士嗎？

手持有精良的武器，不敢向軍警衝擊，反而偷襲手無寸鐵的平民，這種卑鄙下流的舉動，是烈士所肯為嗎？

右列兩點和當年港共的暴行同出一轍，當闘委們齊聲大叫闘垮港英時，他們手下一群鷹犬豺狼到處大擺「愛國菠蘿」陣，不少中國同胞因而無辜被炸，血肉橫飛，死得很慘，含冤九泉，至今未雪，最滑稽的是這群鼠輩竟然沒有一個敢膽把「愛國菠蘿」放在總督官邸、軍部、警署、甚至連英國人住宅和商行碰也不敢碰。這樣子想把人家闢垮，簡直是發白日夢。

崗本比港共闘委們還勝一籌，他敢於坦然承擔自己的一切的罪行，絕不逃避責任，也不嫁禍他人，可稱得是個有骨氣的男子漢，可是港共闘委們，被輿論斥責濫殺無辜時候，演出一幕騰笑中外的醜劇，召開記者招待會，無恥地否認「愛國菠蘿」是他們的傑作，敢做不敢認，推過卸責，不知世間有羞恥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盟國各地都設有軍事法庭，判決一些曾在淪陷區屠殺戰俘和平民的軸心國官兵，這班服法戰犯，至今沒有一個被世人目為烈士，所以就算崗本這次被法庭判處死刑，他也只不過是一名罪有應得的殺人犯已矣，那有份兒稱得上做烈士。

（嚴正）

，不過因共事關軍民糊食，民以食爲天，無人會以此吹毛求疵。同樣的，中共也歷年在港採購食糖，而英國商人轉手圖利的食糖，大多數卻來自台灣，只因整個大陸出產之食糖不夠，不得不由外國輸入，而中共當局也甘諸如飴，未聞有如此而批評鬬爭也，而使我嘆惜的只是爲了國共黨爭，又徒使外國商人輕而易舉地發了大財。

　我們聽說在「豫源」輪走私案破獲後，行政院不待基隆地方法院的判決，便頒佈指示要司法機關「速辦嚴辦」，及宣示對破案有功人員給予重賞，結果是法官先承意旨，有八名主犯被判死刑及無期徒刑。爲政之道貴乎得體，我們在　蔣院長剛接任行政院長時，早已指出，昔年在贛南之作風，已不適宜於今日台灣，因爲時代進步，變化多端，時間空間不同，嚴刑峻法，固可鎮壓於一時，終難使民心信服，如果殺戮太多，那又與大陸中共的極權暴政何異。處此國際局勢低沉，對我國諸多不利之間，而人心仍然嚮往，因爲那裏畢竟有些民主氣息，社會治安良好，人民可享安居樂業，法律持平，毋縱毋枉，民主極權的分水嶺也即在此。管子雖是法家，而其爲政之道，仍首重在「三欲行節，靜民不擾。」香港雖是殖民地政府，卻深諳此中三昧，　蔣院長或求治心切，但如此做法未免有損政治家之風度，尙祈三思是幸。

（徐平）

日寇無恥行徑激起國人極大憤慨

「中央月刊」提出斷然警告

決再次面對政治的九一八

　八月一日出版的「中央」月刊，發表了一篇「又一『敵乎』『友乎』的考驗」的時事評論，提醒日本友人勿爲魔鬼所誘，平心靜氣，明辨是非，於孰友孰敵、孰賢孰佞、知所抉擇，則日本可免遭受毛共政治陰謀的陷害，亞洲與世界和平也將同其利賴。

　這篇評論指出：日本政府自田中角榮總理出組新閣之後，由於其國內左傾政客之叫囂奔走，益以周恩來之竭力誘致，一時所謂日毛「國交正常化」之聲，甚囂塵上，亦既率爾表示可以接受周「三原則」，且復率爾與毛共相晤，而侈言爲「政府級」的交往。我們對於田中政府中人如此降志辱身，熱中與毛共勾搭，深感遺憾，更爲日本及亞洲未來安全，不勝其憂濾太息。

　我行政院蔣院長於七月十九日接見日本駐華大使宇山厚，曾對此表示關切，並闡明中華民國對中日關係的嚴正立場，次日，我外交部長沈昌煥更正式發表聲明，鄭重提醒日本當局，日本政府官員這次發表與中共所謂「國交正常化」的談話，實已違反日本歷年來關於尊重國際信習及條約義務的信譽，希望日本政府明辨是非，並就其對日本本身的基本利害及整個亞洲安全之嚴重後果，作客觀的正確估計，以免爲毛共政治陰謀所乘。這是我政府對日毛勾結所表示的嚴正立場，也是對日本田中政府的毋爲「敵末必快親所深恫」的忠告。日本政府與國會，人才濟濟，原不乏遠識卓識之士，深願他們愼思明辨，重視這「忠告」，並平心靜氣的權衡與毛共勾搭的利害得失，力避輕率躁進，自貽伊戚。

　很明顯的歷史事實是：日本在大二次大戰後，因爲我總統之以德報怨，以及美國之不念舊惡，才能從戰史的廢墟中復興成長，卒之成爲今日的經濟大國，近二十年來，日本基於美日安全保條約，與毛僞政權原屬相互敵對，與我中華民國政府亦復禍福相依。設使一旦與毛共進行所謂「國交正常化」，其將動搖日本的基本國策，並將影响日本立國的根本利益，應爲日本自民黨的老成謀國之士之所切齒痛心，所以其資深元老政治家賀屋與國會議員六十餘人，參議員四一餘人，已組成「外交問題懇談會」，對田中首相提出日本對毛共談判的基本立場與策略。他們力斥三木武夫之流對毛共一廂情願的幻想錯誤，主張一切必須持重而審愼，不能接受毛共所提「三原則」，不能否定金馬台澎的存在，更應考慮與日本有條約義務的中華民國立場，因爲他們瞭解「有道德始成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今日中國致此分崩離析之由，實起當時日本軍閥之禍烈，今日日本之復起，乃正肇因於中華民國領袖之廣惠博愛，五十年台灣殖民地的仇恨，原已漸爲二十年經濟合作所溶解，如果日本政客今天仍不顧一切政治道德，再重蹈當年覆轍，則日本將發現此據有七億人心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將勇敢的一次面對一個「政治的九一八」。

　「中央月刊」的評論又說：誰也知道，日本戰前在國際上雄視一時，終遭失敗，探其原因，即爲和窮兵黷武的政權沆瀣一氣，此所以德意失敗，日本隨之。當時日本且曾與共黨國家互訂不侵犯條約，以爲持此即足以抒北顧之憂，無何廣島原子彈甫落，而共黨國家遂立即毀約，並攫奪了日本在北部的戰畧資源與土地，可是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卻始終本和平之旨，未嘗加遺一矢，尙且盡捐前嫌，以德報怨，此視日本人今日之加諸於我中華民國者，可謂我絕無負於日本，而日本乃深負於我！日本實不能與一個根本非交戰對象的「亂臣賊子」毛共政權再作一次無條件的投降！尤不能以一個當年放棄一切賠償的交戰對象爲「敵」！而甘心去對一個非當年交戰的對象是共[illegible]

推行農業機械化

台灣地區目前使用耕耘機數量近三萬台，約二十多萬公頃（合總面積四分之一）農地已實行機耕，政府除繼續擴展鄉鎮農機推行中心業務（現已設置三十四處）及加強有關示範、實驗及推廣工作外，並作下列重要措施：

(1)積極推行代耕，以應小農之需（現已設置代耕隊二百三十七隊，半年來代耕面積達一萬公頃）。

(2)協助農民代耕團體購買農機，以長期低利貸款方式代替以往政府之補助（預計三年內政府提供貸款新台幣八億元，年息百分之七點二）。

(3)推廣農機種類由耕耘機而及插秧機，刈稻機及其他農作實用之機具，推行機械化農地，由水稻田而及一般旱作地。

拓展輸出外銷

對於農業產品，經濟部已作出拓展外銷的計劃，對於以下各類農產品均訂出產銷的預計目標：

㈠甘蔗白糖：民國六十一年至六十二年期預計產糖量可達八十一萬八千多公噸。

㈡香蕉：本年一至六月外銷一千二百八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九箱，一至五月外滙收入近一千九百萬美元。由於加強集運督導，外銷品質已顯著改進，近期設立「香蕉產、運、銷改進委員會」專司其事。

㈢洋菇：民國六十年至六十一年期預計產菇罐三百九十九萬三千二百八十七箱，一至六月出口菇罐二百二十八萬九千一百九十四箱，由於實施計劃產銷聯營，改善原料檢收規格，品質已再提高。

㈣蘆筍：到六月底止，白蘆筍製罐一百八十七萬四千八百箱（已完成，全年計劃約百分之五十），一至六月外銷一百四十二萬一千〇二十八箱，外滙收入一千五百多萬美元，本年起實施計劃產製及聯營外銷，秩序納入正軌，品質亦再提高。

㈤鳳梨：一至六月鮮鳳梨外銷量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一噸，鳳梨罐計劃產製四百萬箱，已外銷一百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七箱。

增進漁業發展畜牧

本年元月至五月份漁產量為二十七萬四千五百四十公噸，較去年同期二十四萬七千五百一十一公噸增產百分之十一，該部為加強今後海外基地漁業管理，以加速遠洋漁業發展，正按原計劃在西班牙屬地拉斯巴馬斯、馬來西亞之檳城及南太平洋之薩摩亞等基地分別派駐漁業專員各一名。

近年來畜牧業在農村已日見重要，其經營方式已由以往之副業轉變為企業經營。

在養豬方面，畜養豬隻不斷增加，該部乃自本年四月份起實施計劃外銷，至六月底止已有冷凍豬肉二千七百餘公噸外銷（折合毛豬六萬多頭）。

在養牛方面，除繼續發展酪農事業外，鑑於國內消費之需要，並積極推廣肉牛生產，該部自去年十月至本年六月，已先後自美國、澳洲、紐西蘭、日本進口乳牛九百三十頭及肉牛一千一百四十三頭，共二千〇七十三頭，近年中央補助農業發展經費中，約三分之一撥補畜牧發展之用。

（曹殷聞）

豫源走私販獲嚴辦 徐平讀友另有看法

讀貴刊二四八期尖鋒先生大作「也談商輪走私案」，治亂世用重典，走私侵害國庫收入，理宜嚴懲，無可厚非，遑論死刑，量刑未免過重，而上天有好生之德，際茲亂世，人民謀生不免困難，於是強者挺而走險，弱者流入溝壑，也會念及，所謂法律不外乎人情。走私者主要目的是圖厚利，如果一旦失手私貨被扣而被沒收充公，其在經濟上精神上之打擊已夠重大，歐美國家人民因其社會安定，工作有保障，平時個人家庭之經濟多是量入為出，若一旦誤蹈法網，法官如判其監禁入獄，他們大多都能忍受。因為歐美國家，獄政都上軌道，他們在獄中只是失卻自由之苦，在身體上決無被虐待之處。但法官若判他們須繳罰欵，那時大多數人都會急得紮紮跳，緣因如此一來，他們的個人家庭經濟都要失卻預算，以至歸步大亂，痛苦不堪。大凡遭受重大經濟之打擊者，其精神上之痛苦，莫不如此。

若說「豫源」輪走私的是大陸產品，情節固屬嚴重，但畢竟與走私鴉片毒品，軍火或武器特務有別，憑良心講話，政府聯勤有關部門，為了軍公教人員之副食需要，每年都派人在香港採購黃豆，雖然是由英商怡和、太古洋行等經手，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這些黃豆除了來自大陸，別無他處

「抗顏直諫」豈可誇大渲染 恣意攻訐正中了毛共詭謀

向香港文化界人仕及忠貞學者進言

梁莊

自從國際妖風彌漫，正義消沉，我國早經決策賊立我不立之堅定宗旨。退出祇有軀殼，沒有靈魂的聯合國機構之後，一般居留於香港所謂學者名流及文化界人士，很多短視及立場不穩之輩，每每發出悲觀論調，甚至渲染誇大，或吹毛求疵的向國府惡意攻訐，間接爲匪張目，殊足痛心。近月來報章雜誌，都有連篇累牘，對於國府的施政，無論事之大小，政之長短，都以個人偏見，恣意批評，妄加非議、吹毛求疵，譸張爲幻，甚至危言聳聽。但覩其內容所述，「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者，比比皆是。誠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政府施政之得失，我們有督促之責，官吏之賢不肖我們有糾憚之權。但決不能誇大渲染，惡意攻訐，至使直接損害政府威信，間接爲匪張目，口是愛國，其實害國。凡有知識、有氣節，抱道之士，會讀聖賢書者，理應深明斯旨，決不因一時之波瀾喪失其信心，更不因一時橫逆而發生怨懟。否則不是敵人滲入統戰毒素的得行，而我文化陣營裏已先代敵人佈了統戰之網了。

現在居留於香港所謂學者名流有知識具文學人士，不少曾受國府高官厚祿，久歷戎行者，這兩種人必定會受 總統薰陶及訓示，承平時詡詡然以忠貞自矢者，竟然「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在國難方殷之際，言論上盲目批評，信口雌黃，表面令人以爲愛之深而責之切，孰不思危言聳聽，授匪方以虛僞宣傳之口實，而打擊海外僑胞對國府之信心，其罪實甚。故此鄙人特鄭重提出下列蔣總統懇切訓示兩點，切望眞誠愛國文化界之士，提高警覺。

㈠總統訓示革命黨員所云：人家相信不相信我們是次要的事，問題倒要反問我們自己能不能相信自己？如果每一黨員大家都能抱定有這個必成的信念，而且有這個必行的決心，：：又能相信你們的領袖必能領導你們來共同奮鬪，達成這一個任務的話，那就我們必定可以復國建國：：：這樣當然可以完成討共抗俄的使命，那是自無疑義的。

㈡總統又於五十二年，在「再講政治風氣問題」指出：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由於發展迅速，自不免偶然發生配合不夠，以及少數浪費無能的缺點，又由於大家要好之心太切，對於少數浪費無能的刺激，容易以偏概全。自然政府有決心清除消滅無能，而且對這種弊害的清除。就正是澄清吏治，建立廉能政府的先着，所以大家應該從政府改善和作爲一方來督促鼓勵才是，而不可從過失方面誇大渲染。否則中央澄清治吏的決心，多爲新聞及輿論界所忽視，而且不知不覺之間正損害了政府威信，也損害了廉能公職人員的自尊心和安全感！

大家要知道建立廉能政治風氣，是必須由政府整飭倡率，民意機關監督鼓勵，社會輿論協助支持，才能究收到實效的，假如政府方面動輒得咎，所得的不是鼓勵而是不信任，不是支持而是惡意攻訐，那對於政治風氣，爲臧爲否，當不待言：：：我們每一言論，每一舉動，必須考慮眼前的效果，以及將來的影響：：：尤不可對負行政責任的同志作無意識甚至別有用心的責難和折辱，不以揭發畸形的黑暗面爲藉口，而從事政府信譽的破壞，以長囂長亂，防害政治的安定進步，這就是以偏概全無的放矢。

由以上的訓示指出，一則曰須要輿論督促，再則曰須要民意機關監督鼓勵。足見我們英明領袖 蔣總統領導下的國府，㈠是以完成討共收復國土爲最終目的之明確決策；㈡決不是閉塞言路，而是深知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政治風度，更不是以「阿諛順旨」爲忠貞，以「抗顏直諫」爲不忠。祇是要求輿論界及知識的朝野人士，不要無的放矢，以偏概全，惡意攻[illegible]

[illegible]章而已！

爲此我萬一分希望忠貞愛國人士，本其良知，倘政府的施政或有缺點，而本人認爲具備眞知卓見，宏謀碩劃，應該直向中樞當局條陳，力矯時弊，務求使政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切勿在報端上恣意攻訐，別有用心的危言聳聽，打擊國府對海外僑胞的威信，及則正中了毛共分化我們團結海外僑胞反攻復土的詭謀，這是無異自招覆滅而已。

台灣農業穩步發展 滿足內銷大量輸出

台灣經濟發展，去年由於國際局勢的變化稍有影响，但因政府措施得宜，全國上下合作無間，所以仍有令人滿意的進展，僑外投資仍繼續不斷增加，物價亦保持平衡，一切發展均極爲正常，據經濟部長孫運璿日前在行政院新聞局記者會中表示，如不發生意外災害，本年經濟成長當可達到百分之八點五的預定目標，該部對於農業生產，均照計劃及預定進度執行，目前已採取具體措施，將台灣農業進一步邁向現代化及繁榮農村。孫氏又說：經濟部現已採取以下措施，以[illegible]

、瑞典、挪威及比利時）選舉了一些溫和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是共產黨人進入議會，發展了一種介乎共產主義的徹底國有化經濟與史密斯的絕對自由化經濟之間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些國家採取了混和私有經濟與政府控制的特色。例如把鐵道、航空公司、鋼鐵生產及煤礦等重要工業歸政府所有，但私營企業仍爲最主要的經濟力量。

馬克思主義出洋相

而在美國，從不同的途徑上發展了一種不同的混和經濟制度。工業革命在美國的發展比任何其他國家爲快，但並未採取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所預斷的社會主義方式——其原因之一是馬克思所作的許多預測已被證明是錯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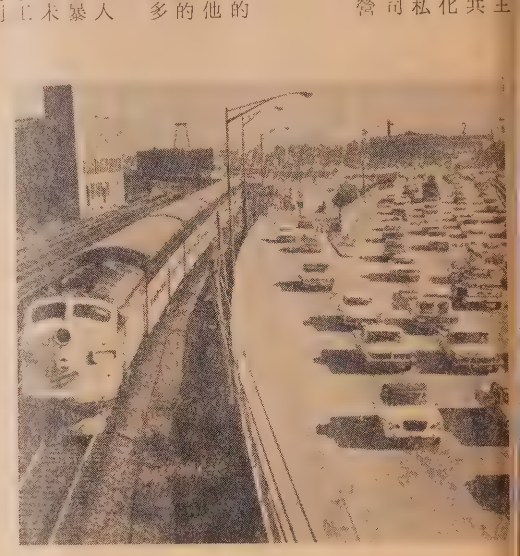
例如馬克思認爲，資本家總是儘可能地給工人以最低工資。因此工人命運日趨不堪，而終致以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及接管生產手段。但馬克思未能預見到工會的崛起及政府的一切法令，導致了工人工資的不斷增加及改進勞動條件。他也未預測到工人之逐漸成爲工礦股票的擁有者。

馬克思又認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競爭，將因大魚吃小魚而導致壟斷。相反地，美國政府執行的一些法律，卻是鼓勵競爭及限制壟斷的。

馬克思認爲資本家必定會控制政府，使政府爲他們的利益而服務。這是因爲他低估了在民主政治中的選舉的力量。他也未預料到美國政府的政策會適應大多數人的需要，保護多數人不受剝削及促進全國人民的福利。

而最重要的一點，是馬克思料不到會有一種新的經濟學在二十世紀興起，糾正了史密斯的古典經濟學中的一些理論。這種「新經濟學」，否定了放任政策，而主張由聯邦政府在資本主義及自由的範疇內約束經濟活動，使其促成最高限度的生產及就業。這種發展，已使二百多年來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內出現的週期性「經濟危機」不再復現。

美國制度不斷修正



資本主義在美國的發展，與馬克思的預料恰好相反，工人生活隨着全面性的經濟發展而不斷提高。圖爲芝加哥市郊區每晨所見的景象，工人皆駕駛自己的汽車去上工。

馬克思雖已終於被證明不確，但曾有過一段時期，他的說法似乎頗有道理，因爲在一九〇〇年時的美國，果眞出現了馬克思所描繪的資本主義景象。那時的美國工商界鉅子們擁有極大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他們粉碎競爭者、建立壟斷、擅訂物價、破壞罷工並且影響到國會和州議會議員們的言行。

在齊奧多・羅斯福總統時代（一九〇一至〇九年）開始轉變了風向，在他的推動下，國會通過了許多反托辣斯法案，並有法律保障消費者。

一九二九至三二年的經濟大蕭條，使資本主義出現了一如馬克思所預料的情況。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在這場大亂中誕生，他重建了在危機時瓦解的銀行制度，對存款人有了較好的保障；「證券委員會」的建立，糾正了在股票市場上的買空賣空；通過了許多新法案保障了勞工地位，禁止胡亂干涉工會組織，禁止利用司法權力來阻止罷工，不得再簽訂禁止工人加入工會的僱用合同。社會保險及勞動賠償制度皆建立了起來。聯邦政府展開許多公用事業計劃，使大量失業者獲得就業機會。「新政」使千千萬萬美國人渡過難關及恢復信心，雖然並未立即恢復繁榮，但是已使聯邦政府成爲促進全民福利的主力。

自從新政時代以來，聯邦政府集中計劃的趨向繼續保持着，但也因此而引起頗多爭論及反對，可是今天的美國公民對於政府或經濟的認識遠較一九〇〇年時爲強。

美國公民從今天的美國經濟中，可以看出這是公有及私有企業的混合體。食水、電力、煤氣、清除垃圾以及其他主要服務性行業，皆同時有公營公司和私營公司在經營。政府及私營保險公司皆提供營業保險及其他保險。聯邦政府還津貼在私營船塢中的造船業、支持農產品價格、撥巨款進行研究及發展、保障儲蓄、放貸現款，而許多私營企業也同樣可進行這些業務。同時，還有法律規定聯邦政府須努力促進就業、生產及購買力。

嶄新的制度

這究竟是什麼主義呢？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某些歐洲國家的「溫和」社會主義。美國政府並不擁有國家的主要生產及分配設施。同時也不是絕對不受政府控制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秩序。

「聯合經濟教育委員會」主席法蘭考博士的意見，也許有助於解答這個問題。他說：「我們介乎密斯的放任主義與馬克思的國營制度之間，但這不僅僅是與兩者之間的何者程度較近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制度是一種嶄新的制度，使生產適應生活的需要，而不讓生產受理論的框子所約束。這個制度適應時代改變及環境改變的能力顯示了伸縮性，這是其力量的主要泉源之一。」

資本主義也在修正

林燊

比資本主義更恰當的制度

一份美國雜誌「This Week」在一九五一年時曾舉行了一次讀者意見測驗，要求讀者們提出一個比「資本主義」更恰當的名詞來形容美國的經濟制度。該刊總編輯尼柯爾斯在徵詢讀者意見時寫道：那個舊的名詞，是「代表十九世紀的一種草創的經濟形式」。

約一萬五千名讀者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弗蘭特烈·艾倫在他的著作「大轉變」一書中，提到從這些答覆中顯示了「在美國存在着一種非常普遍的想法，認為我們已獲得了某種非凡的成就——有某種制度正在這裏非常順利地推行並且獲得充份發展，與這個名詞的原來意義已大不相同」。

這種獲得重大成就的制度究竟是什麼制度呢？「當然就是資本主義。」這是最普遍的答案。但這個答案只有一部份說對了。

資本主義——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在本世紀來有了如此劇烈的轉變，與這個名詞剛產生時的那種嚴酷而呆板的情況已大不相同。許多美國人（甚至是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尚未有充份瞭解這種轉變的意義。而對這種轉變最不瞭解的則是共產世界，他們至今仍譴責「美式資本主義」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惡。艾倫氏指出：他們所攻擊的其實是一九〇〇年的美國而不是今天的美國。從那時迄今的美國經濟發展，是本世紀最激動人心的成就之一。要瞭解今天的美國經濟，必須先瞭解這種轉變。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特色是生產手段及分配的私有制——如土地、工廠、礦場、商店、鐵道及銀行等。資本主義依賴於私有制的激勵，並由私有利潤來推動它的發展。

蘇格蘭人亞當·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原富」，首創了「資本主義」一詞。此書使史密斯成為古典經濟學的鼻祖，他的學說在此後一百年間操縱了經濟學界。他的基本學說是認為由供求關係決定價格、工資及利潤，政府的干涉是完全不必要的。他認為每一個購買者及銷售者皆以本身利益為出發點，但所有這些買賣活動對買賣雙方的利益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史密斯的理論導致了許多西方國家對商業活動採取不加干預的放任政策。

社會主義的構想

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後，顯示這種自由市場制度對少數人的利益比對整個社會的利益為大。工人們在悲慘的工作條件下，工作長時間而謀取少得可憐的工資，而工廠的東主則獲得厚利。以十九世紀末葉的美國為例，全國三分之二的產品由一小羣人所擁有的企業所生產，而且全國財富的半數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口手中。

其他工業國家也存在着同樣情況，在勞工階級中已引起廣泛的不滿。早在十九世紀結束之前很久，此種不滿已引起了一種新的經濟觀念，稱為「社會主義」。其基本理論是由政府掌握生產手段及分配，以取代私有制。

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馬克思把這種理論系統化，認為商品及服務的眞正價值，須由勞動的多寡來決定，並須使盈利歸勞動者所有。馬克思說，私有利潤是一種「罪惡」，因為這種利潤是從勞動者身上「剝削刼掠」來的，唯有使一切生產手段歸公眾所有，方能使人民從各自付出的勞動中得回應有的報酬。因此，必須有一個中央集權的計劃機構代表全體勞動者來決定價格、工資、工時、生產數量及分配。

兩條道路

馬克思頓時成為一批激進的社會改革運動者心目中的英雄，他們主張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當一八四八年馬克思發表「共產黨宣言」之後，這個運動就稱為共產主義運動。蘇聯及中共使用馬克思的原則，在經過革命和內戰之後，先後建立了極權獨裁的社會主義社會形式。但也有幾個歐洲國家在本世紀初葉用工業發展而不是用革命手段來進向社會主義。這些國家（如英國

在伊利諾州平原上一望無垠的農田。農案技術的發展，使少量的人力可獲致大量生產。

，絕不發表關於這件事的一個字。

大學裏舉行的青年團大會中，常常警告女孩子們勿同非洲人作伴。工廠裏的女工們，若被秘密警察報告同非洲人作朋友時，也會遭受壓迫。可是蘇聯的女孩子們仍不顧官方的這種態度，甚至還冒被開除和被放逐的危險，繼續同非洲的學生們約會。

蘇聯當局對國內的這種種族歧視，一向是拒不承認的。魯蒙巴大學的負責人羅米揚采夫曾說過：「我相信關於蘇聯存有種族偏見的謠言，其背後必有某幾個西方大使館在作祟。」又說：「這個大學（指魯蒙巴大學）的成功，是某些不願非洲學生來此讀書的人們所深感不安的。」他把上次莫斯科的示威，指責爲「一小羣挑釁者」所造成。列寧格勒國立大學校長亞歷山德羅夫也承認說：「爲了爭取女孩子們的垂靑，非洲和蘇聯的男孩子們之間確存有一些問題，不過這是沒有什麼特別意義的。假使非洲學生們有什麼問題存在的話，那只是因爲他們過份喜歡多嘴而已。」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間克里姆林宮外面的抗議示威，乃是三十年來紅場上所未之前見的事情，因之使得普通的俄國人莫不爲之目瞪口呆。其中一位旁觀的蘇聯人，告訴一位手携抗議標語的示威學生說：「你們還有什麼權利抗議歧視？你們沒有住在美國，已經是很幸運的了。」這位學生當即反駁說：「在美國，他們至低限度可以讓我們更有機會示威和抗議歧視。」

共黨的統治者們，對於這次非洲學生的叛亂行動大感驚駭，認爲其後果至堪憂慮。赫魯曉夫總理會在一次鷄尾酒會指出說：這些接受蘇聯欵待的人們，竟爾作了此種抗議，「是不合禮節的。我希望他們了解此點，以後要再做這樣的事……凡屬不喜歡住在蘇聯的人，自可獲得他們的飛機票回家，做他們所喜歡做的一切事情……」

非洲學生們這種不滿意的態度，在赫魯曉夫看來，自有其自己的解釋。他說：「來此讀書的學生們，並非全部出身於工人家庭。某些且是很富有的，他們常想剝削他們的黑色同胞。他們希望在此間接受教育後，能於回國時接待非洲的白人們……」

爲向蘇聯公民解釋發生於紅場上的事件，黨員們在莫斯科發動了謠言說：非洲學生們舉行示威的原因，是要求爲他們設立一些妓院。這樣把事情發生的原因，歸罪於性行爲以後，雖可依靠老套的手法來說明非洲人的獸性，但也間接地激起了更多的麻煩。

從此以後，住在宿舍和旅店的非洲人們，就愈來愈加有所怨懟了。一位說法語的學生說：「我固然贊成社會主義，但我們必須首先反對實施種族歧視的分子。赫魯曉夫若能這樣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們間自然也有些壞人必須連根予以拔除。』事情豈不明白得多。可是他卻說：『不喜歡我國生活方式的人應該離開。』一個會殺死一名非，學生的制度，究是那一種的社會主義呢？」

蘇聯的種族仇恨已經趨於尖銳，愈來愈多的非洲學生們，都帶着厭惡的情緒離此返國，或接受西歐方面的獎學金。目前仍然留在蘇聯的學生們，也不外於企圖首先完成學業而已。這情形使蘇聯的官員們深感苦惱，因爲中共正可利用此點，向亞非人民指責蘇聯仍是一個懷抱種族主義的白人國家。洞察內幕的觀察家們相信：蘇聯政府偶然地發動的這些事件，現在已到了無可控制的程度了。這樣的一種後果，原是俄國人當初在非洲招收學生時所未曾意想得到的。

毛·澤·東·奴·性·十·足

詠輝

中共黨人有着與生俱來的奴性，這一點是由他們歷史背景所決定了的。因爲大家都知道，目下奴役着七億中國人民的罪惡組織，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偉大、光榮、正確」（毛語），它不外是由兩個洋鬼子的瘋狂思想——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雜交而生的怪物。而毛澤東，又是這羣怪物之中的典型。

此處姑不翻他們組織「義勇軍」幫助蘇俄侵攻中國的老賬，也不揭他們在竊據大陸後公然宣稱向蘇聯「一面倒」，實行澈底賣身投靠的瘡疤。只說兩件最近發生的事：

一是這些天來的「熱門新聞」，毛澤東透過外國人證實林彪的死訊，毛澤東告訴到平訪問的法國外長舒曼有關林彪命運的事，又把同樣的話告知錫蘭女總理班達夫人。同時，毛的侄女王海容又在一個只有外國人在場的招待會上透露上項消息；另毛駐阿爾及利亞「大使」也作同樣透露。奇怪的是，他們向那麼多外國人說了「實話」，卻偏不在「人民日報」或電台上發一個消息，好讓全中國大陸人民都知道他們的「副統帥」和未來「主席」的下落。這，除了顯示他們的十足奴性之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解釋？

二是安徽電台七月三十日一項廣播說：「黨內兩條路線鬭爭，就是圍繞着堅持還是改變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這個根本的問題展開的。」看來，他們不僅一個普通的奴才，而且還是一個罕有的忠心奴才——在主子死掉百數十年以後，仍一絲不苟地執奉着他們的「主義」「路線」。誰敢稍有「改變」，就被視作「叛逆」。毛澤東羅列劉少奇的罪名中，有一項是「洋奴哲學」。殊不知他自己才是死抱「洋奴哲學」不放，最具奴性的天下第一奴才！

蘇聯也有種族歧視

林聖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位二十九歲的加納學生在莫斯科失踪了，第二天才在莫斯科近郊發現了他那凍殭了的屍體。官方解釋說：這是因爲酒醉離開火車而在曠野凍斃的；可是非洲的學生們卻懷疑他是被外國人所謀殺的，因爲他將要同一位俄國女郎結婚，因此惹起了俄國人基於種族觀念上的懷恨。結果，在克里姆林宮門前，發生了一次舉世知名而爲蘇聯歷史上所未之前見的大示威：五百名非洲籍的學生，手持反對俄國種族歧見的旗幟，整隊經過紅場。

俄國人早會向世界宣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是一個和洽的多種民族聯邦，皮膚色素的不同，從來不曾成爲他們聯合的障碍。爲了決定俄國究竟有沒有種族的歧視，作者特親到俄國訪問，並與非洲的學生、外交家以及接受技術訓練的學員等，作了各別的談話，又復探訪了俄國的官員們，以圖判明實際的情形。

剛在數年以前，蘇聯的人民尚極少看見過黑人。直至一九六〇年，蘇聯的外交家和各種駐外的機構，在非洲開始勸誘學生們前往蘇聯接受大學教育後，才有許多黑人應邀前往蘇聯留學。由於他們被蘇聯太空方面的成就所惑，並認爲蘇維埃制度是一個對普通平民最有利的制度，於是引起了非洲各地的學生們前往蘇聯的熱忱。

可是當他們一抵達蘇聯之後，便發現他們的理想並非事實。一位坦葛尼喀的學生說：「普通俄國人甚少知道非洲的事情。他們只在教科書裏看到一幅非洲的地圖，地圖上站着一頭獅子和一個黑人；標題上寫着『這便是非洲，這些便是住在非洲的』。他們把非洲黑人視爲野獸。」另一位加納的留學生說：「有一天，我正躺在克里亞米亞遊樂勝地的海灘上休息，突然有一個人向我走來，並向我的身體注視着。終於他忍不住問道：『你是從那兒來的？』我答道：『加納。』他於是想了一下，再逼近點看了一下我的頭髮問道：『你的頭髮是生長出來的麼？』我說是的。經此談話以後，我們竟成了好友。再後來，我才知道他還是一位哲學博士呢，可是卻從未見過一位黑人。」

俄國人的這種態度，最初還只不過引起非洲學生們的苦惱；以後因爲非洲學生常可獲得較好的待遇，於是就在俄國人中觸發了仇恨的感情。目前在俄國留學的非洲學生，共計約有四千人之譜，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大學和學院中。在魯蒙巴大學裏讀書的，即共有五百六十人左右。這些非洲的學生們，當他們一到達蘇聯之時，多數都可獲得三百盧布（約合三百三十元美金）的冬季置裝費；此外每月還可有生活津貼九十盧布（約值美金一百元）。而蘇聯的學生們，卻只能得到三十盧布的津貼（約計三十三元美金）。這便是蘇聯學生對非洲學生發生仇視的原因。

住在蘇聯的非洲人，必須對生活習慣作激烈的轉變以求適應，例如那種動不動便須排長龍等待政府配給的習慣等。其中最不易爲非洲人所忍受的，莫過於一切生活細節，都須受政府的管制。正如一位尼日利亞的學生所說的：「我對故國所最懷念的東西，便是能夠自行決定我所要做的事情。但在這裏，若不能得到當局的批准，誰也不能從這一個城市到別一城市去旅行。若在我們本國，我只須跳上一輛車子便可成行。這原是我自己個人的事情，可是在這裏卻變成爲別人應管的事了……」

爲了組織一個全非學生聯合會，非洲的學生們[illegible]懼和過份小心的態度，甚至在斯大林死後的現在還依然存在着，曾使活潑的非洲人爲之大感驚愕。一位塞拉勒窩內的學生告訴作者說：「當你正同一個俄國人談話，若碰到另一個人走近時，那俄國人便會馬上停止說話，以待那個新來者先行開口。」

每一位新到的非洲學生，雖對蘇聯社會的各方面都感失望，唯獨對蘇聯的女孩子們，卻多能夠順利地交上朋友。蘇聯女郎由於久被蘇聯男子們在日常社交生活上疏忽慣了，突然碰到這些彬彬有禮的黑種青年們，居然能替她們開門，還設法送花給她們，以及對她們表演出種種瑣細的禮節，這就使她們迷離恍惚和受寵若驚了。

這情形逐漸引起了蘇聯當局的注意。一九六二年時，「共產主義青年團眞理報」上刊出了一則令人困惑的故事說：「一位名叫拉莉莎的蘇聯女子，同一位非洲學生結了婚，婚後他們一起回到祖國，卻被她的丈夫賣作奴隸了。」這故事立刻引起了非洲人的憤怒抗議，要求把這個非洲國家的國名指出來。結果那位報紙的編者，被迫只得承認那是虛構的，目的只在警告蘇聯公民勿與外國人發生糾纏。從這個故事的暗示中，每個人都能了然，官方是把非洲人看成野蠻人種的，希望蘇聯的女孩子勿同這些野蠻人親近。

從此逐漸地，非洲人單獨出行時，便會遭人毆打。梯弗里斯和基輔二地，便曾發生過非洲人的神秘死亡。非洲人若膽敢前往莫斯科的公共娛樂中心，例如高爾基公園等地，便有招致麻煩的危險；若果携有一位蘇聯女郎的話，那就非被毆打不可了。蘇聯警察在當局的暗示下，碰到無賴們攻打一個黑人時，往往是視若無睹的。年則基輔市內就曾發生了一個非洲人被毆重傷的事件，非洲學生雖曾舉行[illegible]

的設備，乃在潛伏的狀態陸續發生了人類的公害病，植物的枯斃災，引起社會上居民與企業界的衝突與糾紛，由民生經濟的發生嚴重影響，導致政治問題，由國內的政治問題，延引到國際間的外交問題，好像荷蘭鹿特丹港石油集團企業的大工業，最近有大規模的新興工業，高聳的烟囱林立排出大量的濃烟，飄浮空中，越過五百公里的海洋，進入瑞典上空，其間由於空氣中的霧，以及高濕度的阻礙，要延誤較長的時間，充分促使空氣中所含的亞硫酸氣體，發生氧化作用而成硫酸在雨雪中溶解，成爲「硫酸雨」，使人體受到病害，植物枯萎，若干種動物死亡。西歐、比利時、西德、荷蘭等國的公害，波及到北歐，已經成了國際間的嚴重問題。

美國、英國和日本，工業發達所引起的公害，新聞雜誌中，經常記載着可怕的實況，政府企業和民間，已經協力的來作種種適應措施，政府爲了公害，支付出巨額的公帑，企業界爲公害，賠償了不少的欵項，並投下了龐大的預防公害費用，因此若干大企業，赤字累累，經營爲艱，而數以萬計的中小工廠，由於無法負擔防止公害設備費用而倒閉，現在的企業經營，把預防公害作爲最感困擾的一項目，民間也紛紛討厭當地的添設工廠，公害頓成爲工業經濟上的一個重要課題，這不獨是自由經濟制度所產生的新課題，在蘇俄社會主義國家，也同樣受到絕大威脅，感覺到應付爲難！

蘇聯里加地區的過磷酸肥料廠、柏油工廠、鑲板工廠、黏合劑工廠，都發生污染大氣的公害，影響到當地人民的生活，雖耗費了巨額資金，添置防止公害的設備，然後沒有發生多大效果，結果在政府多方研究後，關閉的關閉，拆遷的拆遷，遭受上經濟上極大的損失。根據最近日本雜誌的記載，蘇俄的環境污染，不限於黑海沿岸地帶，位於高加索高地世界聞名的休養地區，基斯羅波多士克的污染問題，也很嚴重，當地民生經濟，大受影響。目前世界各地區的公害，日趨嚴重，已經成了工業國家國際性的問題，各國彼此間協同合作來謀解決，實爲當前之急迫需要。

今年六月中假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會有一番熱烈的討論，成果雖然沒有獲致什麼結果，但至少各國提供的有關解決公害的資料，可供參考。

卻又悄悄離開座位疾行而出，臉上既沒有高興的神采，也無因劇情感動而流露的同情與悲傷，他們走出戲院宛如蒙受多少恥辱與犯罪般的，低著頭，默默地，一反上演前的囂張，似乎害怕外頭繁忙世界的竊笑。

柴桑節譯述　Lecnar Tushnet作

你若經常到博物館研究，鑑賞藝術品，你也不難發現有些人喜歡在一幅名畫或雕刻品前，站立十分鐘或更長的時間，而且不厭其煩的一次又一次欣賞。起初，你可能誤認他們是古玩專家或鑑賞名家，但經過仔細觀察，你也將懷疑，博物館的陳列品對他們到底有什麼意義？許多人三天兩頭到博物館參觀，照理彼此也應熟識而互相交換對藝術品價值的意見才對。但事得其反，他們只是緘默，倘你想嘗試與他們打開話匣子，那是比登天、摘星星還難。更有些上了年紀的人，常回到學校選讀些與他們本身無益的課程，以打發漫長的空暇時間。我心想，即使上中國餐館點菜，也無需用到如此艱深的文字，更何況他是這般老邁。也許你會說，若他們試著去接近上帝，將會掃除心中的空虛。事實上，這些孤寂的人到教堂，也只是象徵性而已，坐在長椅上聆聽牧師或神父講道，虔誠祈禱或慷慨的奉獻，假裝已得到上帝的愛憐眷顧，欺騙自己的心靈，恢復了平靜，慢步走出教堂，臉上卻絲毫無愉悅的神色。也許他們心中正盤算如何渡過下午這段時間，散步、看電視、或是逛櫥窗的衣物？

擁擠的地下火車道上，行人川流不息的上車、下車，但也有些人卻是毫無目的的聽任車子到那裏，一個早上，甚至一整天。有穿扮入時的婦人，夾著公事包的年青人，也有手持雨傘的中年男士，他們時而在長椅上候車，面對著毫無意義的廣告思索著，與鄰座道聲好寒暄問暖都不會，即使是老鄰居，車子來時匆匆上車，再見也不說就走了。天氣皎好時，就牽著一條狗沿街散步，或是在公園裏看著小孩子玩耍。雨天，可能就只有在家睡覺。這些不忙碌的人們，你以爲他們是誰？上帝的監督使臣？莫非是他們喜歡如此消磨時間？過離羣索居的日子？如木乃伊的僵硬，坐在冷板櫈上不說一句話？或是天天無所事事躲在黑暗一角？他們年青有爲時，不也是有過燦爛的黃金時代，難道是他們已老得不能再用，非得讓這世界遺棄？還是老年人感嘆自己行程將終，歷盡滄桑心智已老，沒有精神再打進年青一羣的世界？事實的一切，讓他們感覺子孫自有子孫的福氣，天地裏，已不再需要你這老人的參與，你在年青人眼裏只不過是不調和的累贅品而已，逼使寂寞的一羣，細縛在厚厚的繭中，無法掙脫，你也無從進入他們的世界！

誰的錯？忙碌的一羣人，你們眞那麼忙嗎？在空閒之餘，也該協助他們從繭中走出來，尋回眞實的人生。不然那是太殘忍、太無人性了。

人・類・環・境・的・大・敵

——工業發達造成的公害

北冀

目前國際經濟在普遍走向工業化的時候，各國共同地發生了日趨嚴重的公害問題。所謂公害，是指由於事業團體，或其他人爲的活動，而發生有害人類健康與生活環境的「大氣污染」、「水質污染」、「噪音」、「振動」、「地盤下沉」、「惡臭」等事件。

在這些公害事件中，以大氣污染和水質污染兩種，在各工業發達國家，影响最大。這些高度工業化國家，公害影响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對若干工業的生存，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對國家預算，國民經濟，直接和間接，都有極嚴重的影响。

世界工業國家陸續發生的公害，在工業的種類方面來說，電力工業方面，是由亞硫酸氣和煤灰而致大氣污染，主要的防止方法，是設置超高烟囪、排烟脫硫裝置、集塵裝置，並使用液化天然瓦斯，以及低硫礦重油。如果這樣防止，所耗費用，將佔投資

加率爲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鋼鐵業方面，是由亞硫酸氣和塵埃污染大氣、排水中含酸、氰，而致水被污染，防止方法，是建設高烟囪，排烟脫硫裝置，集塵裝置散水設備，並裝置處理排水設備。所耗費用，將佔投資比率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七，成本增加率爲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非鐵金屬的銅、鉛、鋁等工業，由於選鑛廢水而致水污染、亞硫酸氣與塵埃而致大氣污染，由於微量重金屬的積蓄而致病害，由於氟化氫而致植物枯死，防止方法，是建設廢水沉澱池、設置超高烟囪、排烟脫硫裝置、集塵裝置、收回氟氫裝置。所耗費用，將佔投資比率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成本增加率爲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石油煉製工業，直接公害，排氣足以污染大氣，排水含油而致水污染，間接公害因重油燃燒，發生亞硫酸氣，污染大氣，防止方法是設置集合烟囪，集合送氣筒，建設立分油設備

設備，輸入低硫原油。所耗費用，將佔投資比率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六，成本增加率爲百分之六。石油化學工業，由於亞硫酸氣和煤塵、污染大氣、並含有油、硫礦、重金的排水、污染自然界的水、防止方法，是設置超高烟囪，集塵裝備，使用低硫礦原油，並設立分油設備活性污泥處理，沉澱槽，所耗費用，將佔投資比率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成本增加率爲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製紙工業和紙漿工業，由於紙漿廢液而致水污染，並因木材處理而發生惡臭，防止方法，是設置藥品收回設備，沉澱過濾槽。所耗費將佔投資比率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一，成本增加率爲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除以上各種發生公害最顯著的工業外，尚有若干新興的工業，也發生了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公害，那些工業在創辦時期，都沒有裝置防止公害

繁忙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

——辛棄疾

紐約是獨步全球的大都會，千萬以上的人口，超速工業化社會，造成了極爲繁華的生存空間，每個人忙著賺錢，以供揮霍。白天車如流水飛馳往來，大家緊張的爲自己的工作、事業奔波，夜晚來臨，則盡情輕鬆享樂。紐約市，無時無刻不充滿著忙碌的人羣，白晝如此，深夜娛樂場所亦是燈火通明。

但是，假如你在早上十一點鐘左右走進戲院，你會發覺座位上三三兩兩坐著一些悠閒的人們，他們既不並肩而坐，也不相互交談，只是靜靜坐在那兒等待影片開演，他們到底是何許人？只要你稍爲留意，你會明白，原來都是些上了年紀頭髮斑白的老人，和一些白天閒着沒事做，又想逃避機器、噪音喧擾的年靑人。電影還有十幾分鐘才開演，場內一點聲響都沒有，一對對眼睛出神地瞪著銀幕，好像在回憶往事，又似乎想抓住那一刹那的茫然。他們呆坐著，無視旁人的存在，空氣凝結在靜的深淵裏，爲了打破過份的沉默和無聊，有人自言自語，演雙簧唱獨腳戲，有時還左顧右盼，希望引起別人的注意與共鳴，甚至有無故大笑，拍手狂叫，而發洩胸中的孤寂苦悶，告訴旁人，他也同樣存在於這影院

，沙達此項和平計劃是：可以不戰而收復失地重開運河，一舉兩得，可說十分有利於埃方。

然而，唯恐天下不亂的埃及親蘇派副總統沙布里，卻是一名反以反美的「鷹派」首腦，他憑着俄援作背景，不僅極力反對沙達總統以上的措施；更積極地領導親俄的鷹派進行醞釀政變，企圖推翻沙達，顯然受了蘇俄的幕後慫恿。好在沙達眼明手快，趁其政變行動還未成熟之前，除在五月二日首先逮捕了領導人沙布里之外，並將辭職的六名部長及幾個執政黨要員，也加以一網打盡！截至去年五月杪爲止，被捕下獄的嫌疑叛變分子，爲數共達一百四十餘人。（見「金字塔報」去年五月廿七日透露）。政變危機暫告敉平之後，使沙達總統的威望一度達到最高峯，但是從那時起，莫斯科方面與開羅的沙達政權卻已蒙上一層暗影。

駐埃俄人知多少

蘇俄滲入埃及的時間，迄今已達十六、七年之久，其所培植的親蘇勢力顯然已相當龐大，可說根深蒂固，甚至於企圖發動政變奪取政權的階段！可想而知的是這個馳名世界的古國，早已陷於赤化的邊緣！在一年前雖已清除了著名的親蘇派領導階層如副總統沙布里之流，而不著名的中、下級幹部，及其隱藏於各階層的共特們，則像水銀瀉地，極難肅清。何況尚有數以萬計的蘇俄武裝部隊或技術人員，駐在埃及控制着不少的軍事基地和作戰據點呢？根據英國戰略研究院較早時的分析：截至一九七〇年五月爲止，估計蘇俄派在埃及境內的軍事顧問、武裝軍人、技術人員及工廠的工程師們，至少共有二萬六千五百人（包括其眷屬在內）。但據伊拉克通訊社去年五月十四日報導稱：「自埃及發生政變危機以來，開羅當局已下令驅逐三千名蘇俄專家，同時禁止所有蘇聯船隻接近埃及海岸。」——這意味着埃及驅逐俄人，已於一年前開始。

究竟蘇俄在埃及境內有多大的勢力呢？綜合各方內幕資料顯示：從一九七〇年下半年起，蘇俄軍事顧問及其技術人員，在埃及已操縱八十個「森姆」三型飛彈基地，及若干個「森姆」二型飛彈基地。這個龐大的防空網，自開羅起至亞斯旺大壩的尼羅河流域，以及地中海西岸的利比亞與埃及交界等地區。至同年的十二月間，蘇俄機師在控制埃及的六個機場中，會經分別駕駛着一百五十餘架米格二十一型噴射戰鬪機；特別是到去年三月初旬，由於二次停火期滿，而中東和平談判破裂之後，蘇俄更大量地空運人員及軍械以援助埃及。其中除了增加地對空飛彈實力外，尙有新式噴射戰鬪機、兩棲車輛及其他新式裝備，亦已繼續在增加中。美國中央情報局所得資料，表示納薩死後蘇俄對埃及的援助，更爲熱心。其用意何在，實堪玩味。

儘管過去開羅與莫斯科雙方，都一直沒有發表駐在埃及的蘇俄人數，和蘇俄對埃及的援助情形；但西方駐開羅的外交人士則早就透露過：若干年來雖未公開的爆發反俄事件的示威行動，不過就種種方面看來，俄人對埃及所付出的重大代價，卻始終未能贏得埃及人民的好感。爲了避免埃人與埃人發生衝突，自一九六八年一月起便已規定：凡駐在埃及境內的蘇聯軍人或技術人員，一律要穿埃及制服；並劃定開羅西區爲所有俄人的集結處。除訓練埃及機師及其他技術人員之外，其餘俄人平時必須儘量減少與埃及軍民接觸。

俄人在埃享有特權

遠自一九五八年起，當蘇俄替埃建築亞斯旺大水壩期間，派駐埃境的工程師或技工共八千人以上。這項曾花費了十億美元的主要工程，於一九六八年完成後，已撤退其大部分工程人員，只留下不足四百的蘇俄工人繼續進行其未盡工程。因之，在工地附近專爲俄人與建的數百間漂亮的住所，也多半移交給埃人或後來埃境的俄人入住。而這些建築物附近所建立的碑碣，都刻有「蘇聯偉大友誼」的標語；且用阿拉伯文與俄文對照，以紀念蘇俄協助埃及修建大水壩的。這些足以觸發民族情緒的痕跡，及俄人所表現的優越感，使埃人大表不滿！

更令人覺得奇怪的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俄人，其生活物質享受，與資本主義完全一樣，例如：週末渡假，或定期前往亞歷山大港的地中海沙灘[illegible]開羅西區，更是埃及最繁盛的「特區」。而這個地區最特別的是，埃及其他地區的禁品都集中於此。蓋自一九六七年以來，埃及已抵制美國貨，以加強其反美情緒；惟有俄人聚住的地方，則充斥着美國貨品——包括着美國香烟、汽水和酒類。

現在的開羅西區，彷彿國際市場，除着國際商店林立外，世界各國貨品都有出售；另外還有俱樂部和酒吧間等。著名的「七月廿六日街」（紀念埃及革命之日），寬濶的柏油馬路，爲全國之冠。那裏的若干高樓大厦，現時都是俄人的會所，被埃人稱爲「紅色廣場」。俄共喉舌「塔斯社」、和「新時代周刊」，也分別在這兒據有兩幢豪華別墅，作爲它們的分社址。而蘇俄駐埃大使館，也設在尼羅河西岸，與堂皇巍峨的美資「施露華酒店」爲鄰；故該酒店成爲蘇大使維諾格多克的最好去處。維諾格多克在埃及是唯一有權威的外交官，他不特能指揮所有駐埃的俄人，連埃及總統也得要看他的顏色，儼然埃政府的太上皇，不論昔日的納薩或現在的沙達，每逢發生任何事情，必須移樽就教，如以、阿的兩次停火，均由俄使代表俄政府幕後決定。甚至於埃及內政的改革，也得要跟他商議。據傳：沙達決定罷黜副總統沙布里前兩週，便已邀見維諾格拉多夫，然後始予執行。「塔斯社」記者在埃採訪具有特權，埃半官方的「金字塔報」每日發佈重要新聞，必須徵求該社意見。

除俄及陸軍不直接受系人指揮外，其餘空軍、防空體系及機械化部隊，均由俄人所操縱。俄人軍人對俄顧問的自高自大態度，早已發生了反感。俄人自恃在運河區替埃建立一系列的飛彈基地，再也不怕以色列的飛機入侵。然其民族觀念甚濃的阿拉伯人和考伯特人，卻很擔心蘇俄軍經援助，將會迫使埃及失去主權而淪爲俄人的殖民地！據黎巴嫩「今天報」七月九日的報導：「埃及軍隊反政府的情緒高張，瀕於公開反叛邊緣！」這說明了埃軍方迫使其政府反蘇。而中共頭頭周恩來，對於埃及驅逐蘇俄軍事顧問的行動，表示鼓掌稱快，他並慫恿埃及疏遠蘇聯，保證中共支持阿拉伯對抗以色列。

埃俄關係凶終隙末

胡蓑之

自一九五五年秋天，當埃及以棉花與蘇俄的軍火交易之後，埃俄關係就開始密切起來。莫斯科進一步地建立起開羅中心，從而計劃排斥英、法、美在中東的勢力；加以北平毛共政權的搖旗吶喊，更促成了前埃及總統納薩沒收蘇彝士運河的行動。由於一九五六年六月，前蘇俄外長謝皮洛夫在中東游說期間，以駐開羅的日子爲最長。他和納薩總統的秘密會談，雖沒有對外透露，但不外乎有關埃及沒收運河的問題也。

事實上，蘇彝士運河危機是同年七月廿六日爆發的。因此，一般認爲：納薩之膽敢宣佈沒收運河，純爲蘇俄幕後所操縱。雖然，俄人對中東的處心積慮，卻未能做到一氣呵成的工夫；尤其是軍事實力，更沒有直接插足的機會。直到一九六七年五月廿一日，當聯合國軍隊撤退後的第三天，埃及國防部長一行十人匆匆飛往莫斯科，目的在請示行動和求援。納薩總統獲得蘇俄的軍援保證之後，立即表示強硬態度，除封鎖阿卡巴灣之外，並警告西方以關閉運河爲威脅，尤其蘇俄的黑海艦隊，更認爲千載一時的機會，乃迅速地採取了行動駛入地中海，而與美英艦隊相對峙，使其海空軍實力，企圖直接控制中東的阿拉伯國家。至同年六月以阿大戰之後，蘇俄援埃的軍事物資及其技術顧問人員，源源運入，幾使整個埃及成爲俄人的天下。

然則埃俄關係何以凶終隙末呢？

埃及經濟與滄海桑田

在分析埃俄的利害關係之前，首先要了解一下埃及的本身情形。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在地理上的形勢也很重要。位於非洲的東北部，尼羅河的下游，面積約一百萬方公里，人口約二千二百三十萬，東部紅海沿岸多爲山地，西部則多爲沙漠；只有尼羅河流域較多平原。那裏的氣候屬大陸性，雨澤很稀少，惟尼羅河每年依時氾濫，使兩岸的土質甚爲肥沃，盛產穀類、豆類、甘蔗、棉花等；尤以棉產爲最富。其棉田約佔全國耕地面積三分之一，而其產量則佔世界的第五位，約等於埃及全國農產總收入的二分之一。除着供給本國紡織工業的需求外，平均每年的棉花輸出在總產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故埃及成爲世界第二個最大的棉花輸出國，僅次於美國。它不獨以棉花與蘇俄、捷克進行過軍火交易；在一九五七年間，開羅當局也曾以棉花交換中共的軍火。

埃及的礦產方面，則有石油、燐酸石、錳、鐵、蘇打、鎢及鋁等；並蘊藏着大量建築用的岩石。境內交通，計有鐵路七千餘公里，海航以亞力山大港爲中心，蘇彝士運河長達一百六十八公里，因溝通地中海與紅海，而成爲亞、非兩洲的橋樑，東西洋交通的樞紐。故一九五六年當納薩宣佈將該項運河收歸國有後，使埃及每年的收益大有增加。但至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令到該運河關閉以來，迄未開放，則爲埃及國家的一大損失！爲了重行開放蘇彝士運河，而使埃及內部數度發生歧見。

埃及歷史悠久，其建國可遠溯自紀元前四千年以前，開化亦甚早，約在元前二千五百年間，已有了燦爛的文化；同時在科學和藝術發展方面，它也作了不少重大的貢獻，現在遺留下來的人面獅身及其金字塔，便是一例。據說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萬里長城和高棉的吳哥窟，同爲世界最著名的三大歷史古蹟。

不過，埃及立國雖久遠，而其滄桑多變！紀元前二一〇〇年，該國便爲亞洲的游牧民族黑克索斯人所征服；至元前一六七〇年，又被考伯特人所驅逐，而建立了一個新帝國。當時的國勢最盛，其後屢遭亞述人（元前七世紀中葉）、波斯人（元前六世紀）、歷山王（元前四世紀）等先後所征服；而元前三十一年，埃及又隸屬於羅馬。到西元一五一八年，始歸併土耳其帝國；一七九八年，爲法拿破崙所據有，旋而仍歸土耳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埃及遂淪爲英國的保護地；一九二二年，英國保留若干條件，而承認了埃及獨立，其政體採行君主立憲制。一九五二年七月廿六日，埃及首次發生政變，放逐國王法魯克，改爲共和政體，由納吉貝、納薩等分任總統及總理之職。一九五五年春，納薩推倒納吉貝，而取代其總統權力後，因與莫斯科勾結，從而進一步地讓俄共建立其所謂「開羅中心」，成爲埃俄關係的重大關鍵。

埃俄關係蒙上陰影

俄共就從那時候開始滲透埃及之後，即竭力培植其勢力，企圖控制埃及甚至於整個阿拉伯國家；並不斷地分別援助它們。因而挑起了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以、阿大戰，蘇俄的目的在消滅以色列，逐出西方在中東勢力的最後據點。結果不幸得很，阿拉伯集團——包括埃及、敍利亞、約旦、黎巴嫩及伊拉克等國慘敗，以致喪師失地！事後埃及與蘇俄間雖一度發生過矛盾，可是爲了繼續依賴俄援，納薩政權也無可如何。另一方面，儘管莫斯科不滿於納薩，而他卻能牢牢地控制埃及局勢，無隙可乘；已使埃俄間成爲貌合神離，同床共夢的狀態。

到了一九七〇年九月，當納薩總統以心臟病突發死去後，顯然埃及的情勢爲之大變！由副總統之一的沙達代理總統，在最初的一年中，他所推行的內政外交均依照故總統納薩的原有路線，亦即與俄勾結以抵抗以色列，尚可維持其現狀。但是到了去年夏間，新總統沙達爲國家利益着想，欲使蘇彝士運河重開；並曾建議允許以色列的船隻通行，作爲換取以軍撤退的條件；更籲請美國從中斡旋，乃有去年五月四日美國務卿羅傑士訪問開羅之際，本來

國際合作發展太空及未來展望

問：你對太空探究工作的國際合作前途，怎樣看法？

答：我們在這方面的計劃已經相當廣大，有八十多個國家和美國的太空工作多少有連結。有些國家參加跟踪太空船的工作或者其他地上活動。有的參加應用太空傳回資料，有的參加氣象工作，有的參加太空科學工作、衛星實驗工作、分析月球岩石工作，還有以其他方式合作的，這種合作普及西方世界及共黨東歐國家。將來會有很多有利應用太空的機會，從地球資源衛星處取得的資料能協助發展中國家。我們的目的也是要協助它們從這類計劃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它們從氣象衛星中已經得到利益使氣象預告改進，因而有更好的保護，我肯定知道通訊衛星對所有國家都有好處。

問：你所說的多數是不載人飛行計劃，一九七二年尾「太陽神」計劃結束之後，在載人太空船方面的重大國際合作，會有什麼可能的發展。

答：現在很難說像「太陽神」以後的計劃那樣大規模的工作中，將會有什麼樣的國際合作，因為要參加這樣的合作，是相當重大的承擔。這種承擔，歐洲集團的國家很難擔負，他們在不久的將來要作決定，因為，你知道的，尼克遜總統已經宣佈美國決定推進太空交通車發展工作，以它作為主要的載人太空交通系統，我們就要為此簽定合同，歐洲人士們正在研究其他許多方法，其中有一項發展和建造「太空拖駁」（在兩個不同軌跡內的太空船之間，或者在繞地軌跡內及繞月軌跡的太空船之間往來的交通工具）。當然，我懷疑歐洲工業是否會擔任太空交通車製造合約的工作——我想假使能的話，它們會擔任的。

問：我和太空專家們談話中，常聽他們說太空探究最後會改變地球上人類生活，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答：我以為太空探究或者航空學及太空探究結合在一起，將會改變地上人類生活。我認為氣象和地球資源衛星結合，對我們的工作以及我們戶外及宅內各種活動將會有很大的影響。通訊衛星會和地上電纜以及其他方式的通訊連結起來，使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立即取得資料——那將包括圖書館、醫藥、金融以及政治中心，體育活動——整個人類活動在內，這樣的資料系統將協助航空、陸上以及海上交通控制活動，將促成有些人所說的「不用現錢的社會」，可以迅速進行買賣，而且不怕作假。要是你再把有長期預報天氣能力的氣象衛星，還有提供農作物收成、森林及水源以及土地應用資料的地球資源衛星所能改善的環境應用現狀——你把這一切歸結在一起時，就會看到一個十分不同的世界了。

問：一個普通公民，應付日常的賬單和租屋，已經夠辛苦，要說服他，那怕只分很微乎其微的一些收入來探究木星的輻射帶，你說可能嗎？

答：我想再說一次，因為這是值得再三說的，就是對探究和儲積科學知識的投資，是使我們促進技術，產生財富，有更好的謀取生活的方法，以及通過控制環境及保養資源以改良地方上生活的事物。關心地上種種問題的公民應該

種問題的能力上的投資。

美蘇在太空中共同操作

問：加州大學的諾貝爾獎獲得人烏萊博士據傳曾經說過，「給我一小塊月球，我可能告訴你太陽系的歷史。」一九六九年以來，美國太空人四次登月，選取了一百七十五公斤的月球岩石和土壤，我們對月球或者太陽系仍舊不瞭解，你如何解說呢？

答：我們比以前更接近於瞭解太陽系的歷史。大家以為對這種謎樣的事物，你會在旦夕之間獲得最後解答。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我們通過探究月球，對永無止境，關於未知事物的問題，獲得更多的瞭解。我們從「太陽神」計劃中得到這些月球碎塊，對月球如何形成，以及可能對地球如何形成，還有它們如何進化，礦物怎樣形成，月球及地球形成後早期中的隕石狀況等，已經得到大量資料和內情。比起「太陽神」計劃以前的情形來，我們的進步之大，難以估計。

問：美國和蘇聯的太空船在軌跡中連結，除了可能有心理上的影響，以及可能成為拯救遇難太空人的方法之外還有什麼實用價值呢？

答：這方面的重大價值在使太空中的操作能更加輕鬆和富於彈性。現在我們可以把兩個太空船聯合起來操作，特別是能使兩國在太空中共同操作，這就增加了探究太空的能力也就會能更好地應用太空。

太空交通車一九七八年左右試飛

問：一九七三到一九七八年之間，沒有載人太空飛行，美國太空人將做些什麼工作？在一九七三年後期「太空實驗室」結束之後，以及在一九七八年左右「太空交通車」可作試驗飛行之前，在太空人訓練計劃中工作的人們，將做些什麼呢？

答：很多人會參加太空交通車的發展工作。你們知道的，太空人們曾經參加「太陽神」計劃中的機械工程，對「太陽神」的發展有極佳的貢獻。他們在「太陽神」工作中能有很大的貢獻，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有參加發展階段工作的機會。同樣地，他們將參加發展太空交通的發展階段工作。科學家兼太空人對如何為科學而應用太空交通車的問題要用心研究，也要幫助發展在太空交通車飛行中進行的科學試驗有些，太空人在這期間要另作其他活動的打算。

問：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太陽神」計劃結束後，全球的「太陽神」通訊及跟踪網將作什麼用途？

答：一九七三年中我們要在「太空實驗室」中用它，然後我們要把它流線型化供以後的太空交通車計劃用。交通車可能不會用同樣的通訊及跟踪設備，我們在想如何用通訊衛星處理太空交通車飛行的跟踪及搜集資料工作，但這問題還待研究，而且為時尚早。

太空事業的現況與展望

——訪太空科學家紐威爾博士談太空問題

資料室

荷默·E·紐威爾博士係美國太空總署副署長，自一九五八年任主理太空科學之助理署長以來，一直爲該署最高科學事務負責官員。本文係紐威爾博士對美科學家華爾特·佛洛立克談話。

問：紐威爾博士，你對美國太空工作目前情形如何估計？我們現在狀況如何？進行情形如何。現狀比你預料的好還是壞？

答：現在我們進行得不錯，我們正進入一個新年代，要注重如何利用六十年代中發展起來的太空能力所得收穫。我們在（以不載人太空船）向更遠的行星發展時，在科學方面可能會有十分令人興奮的收穫，因爲在這時期中，我們要深入探究火星，發射更好的觀察台去研究太陽，更大的望遠鏡去調查星球，我們在改良氣象衛星和開始從太空中作地球資源觀察時，將會有很有益的應用。太空交通車（在七十年代後期）出現後，載人太空飛行和發射不載人太空船的工作，將會更加輕易而廉宜。因此我認爲我們的情形相當好。至於說這是否是我所希望的情形，你會發現我們在太空工作部門中的人，假使有錢可用，會想進行更多的工作。

問：最近馬坦朗博士預言說在七十年代結束之前，人類可能會在月球上生孩子，你是否也是如此樂觀呢？

答：這是很有趣的猜想。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在月球上生孩子，不過我確切認爲在本世紀末，太空中將進行大量工作，包括探月的各種結果以及無人太空船廣泛調查行星的工作在內，也許蘇聯，或者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會共同合作，派送太空人到行星上去。

「太陽神計劃」的貢獻

問：世界最大的工程設計工作「太陽神計劃」在一九七二年尾時結束，你認爲這一計劃對人類的長遠貢獻如何，能簡單說一下嗎？

答：我想從幾方面說一說，首先，說得含點哲理些，單是把人類送到太陽系上另一星球上去，已是了不起的成就，能夠從太空中看地球，使我們有不同的眼界，世界從此不再像往常一樣了。我以爲這是「太陽神計劃」最大成就。

這一工作發展了向太空中移行和太空中活動的能力，爲未來的探究及應用奠定基礎。這是第二項的大貢獻。

第三，這工作對科學的貢獻非常之大。特別是最近兩次飛行，從科學觀點上看來非常出色，而我們希望最後一次會有更大成就，前不久我在德州休士頓月球科學研究所參加地球物理學家和地球化學家們的集會，他們談到自己對月球和行星的瞭解，以及對地球有些什麼意義。我在散會後，確信我們的眼界應該更加擴展，要從整個太陽系去看，以求有助於解決地球上許多問題，沒有那樣的眼光，我們會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這也是「太陽神」的貢獻。

問：你沒有提到所謂「偶然結果」，就是像不粘底的煎鍋、不剝落的油漆，以及其他不少新產品和新技術，是從太空研究工作中發生，轉而供工業、家庭、醫院、學校及其他非太空工作活動部門中應用的。

答：你所說的這些例子本身都是小事，但是我們需要有不斷發展的技術，而是希望它能回流進入世界商業市場之中而促成新的職業。從這一意義上說，不粘底的煎鍋和不剝落的油漆是副產品，是像太空工作這樣的計劃所能作的貢獻，你可以叫它作「回流」或者「副產品」，或者其他任何名目。我們對原子能計劃，國防部的研究計劃，內政部、商業部以及其他部門的研究計劃，以及太空計劃，都可以說是爲了發展技術所必須繼續進行的事物——這也可以說是「太陽神」計劃的第四項重大貢獻。

太空計劃是很好的投資

問：自從美國航空太空總署成立，十四年以來，人們對太空探究的態度，已有變動。你對這類變動以及它們對太空計劃的影響，看法如何？

答：過去十年中，公眾的情緒變化，非但見於對太空工作的態度，也見於對污染、環境、公民權利、政治關係及其他許多問題上，這類變動使我們對國家事務的先後處理問題，這就是說，任何計劃都像太空計劃一樣，現在的看法要和當年以響應蘇俄人造衛星爲主要目標的看法相異。太空工作計劃可以和其他優先工作計劃相競爭，因爲它照顧到像協助測錄及經營環境，通過改善氣象預告而拯救不少生命，對農業、建築、礦冶、航空控制等等實際問題，都有所貢獻。我們發現對公民團體說明了這些事物，他們都認太空計劃是很好投資。

問：有一位民間領導人物最近提到太空計劃，說應該減削九成，把省下的錢散給窮人。諸如此類的說法，近來聽得不少。你怎樣回答？

答：我會說這是一種膚淺的評語。太空計劃所化費的錢爲人提供了職業。當人們說把那筆錢給窮人，他們的意思是否指爲他們覓取職業呢？假使你只是給錢，給完了就完結；但是在太空計劃中這筆錢創造了職業，那些職業又創造出知識及其他利益，再而產生其他新職業。這是幫助窮人的最好的計劃。

北國小農協會」的管轄之下。因此，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年中，古巴小農的數量，也就跟着減縮到只有十二萬戶了。

當卡斯特羅統治的初期內，哈瓦那當局也曾號召加緊努力，以增加國內的糧食生產來擴大古巴的工業基礎

又當十年以前卡斯特羅剛剛當權之時，古巴人民的營養原曾高居拉丁美洲各國之首。迨至一九六〇年，由於任意宰殺牲畜的結果，肉類供應卽已尖銳下降。同時更因過速實施農地的國有化，糧食尤其是食米產額的下降，也早就在卡斯特羅當政的最初幾

每一億元穀麥出口，對美國全國經濟來說，將增加三千至五千人之就業，如所預期，美國船運業將有較多生意可做，至少三分之一的穀麥，將由美國輪船運送。

美國商業部長皮得遜（Pelter O. Peterson）七月十日謂：「我希望在本年底，我們兩國將有另一商務合約。」

（譯自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

一個蘇軍少將的離奇遭遇

世康

格里哥倫柯太太在聲明中指出說：「現在我的丈夫一面已是一位政治領導人，同時卻是一位精神不健全者。」因此她指責說：這種情形並非偶然的錯誤，而是他四年餘來所蒙非法遭遇的一個具體實例。她說：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間，蘇聯一個心理衞生中心雖曾宣佈他是「心理健康」的人，可是當一九六八年一月間審判四位知識青年時，他卻又被以「精神不健全」爲理由而被拒絕出庭作證。

前任蘇聯陸軍少將，並曾擔任莫斯科伏龍芝陸軍學院重要教席的格里哥倫柯，一九六四年時因被指爲犯有從事反蘇活動和公開批評秘密警察等罪行，而被解除教師職位，削去軍階而成爲一名士兵，同時又被吊銷了黨證，剝奪了養老金權利，被置於一個精神病院中。

現在，這位格里哥倫柯少將，雖然仍被認爲「精神不健全」，仍然失去了他的軍銜和一切其他權利，但卻奉派主持蘇聯一個鄉間的共黨學校了。這種出奇的遭遇，是這位一度曾是高級軍官的太太，在她一篇抗議她丈夫之遭遇無理迫害的聲明中透露的。

至於他之所以被派擔任一個鄉間黨校首長的職位，據說其經過是這樣的：最初，他被迫在一個工程場地裏擔任體力勞動的工作，嗣後才被派任當地這個教育上的職位。這樣一種似屬荒謬的任命，乃因負責管理這個學校的低級官員們，根本不知道上級對他的處分情形之故。因爲在蘇聯，這類懲罰事件習慣上是保持秘密的。以下便是這位格里哥倫柯夫人向蘇共首腦勃列日涅夫和蘇聯最高司法和醫院當局所呈送的聲明的節譯。

「當（一九六八年一月）莫斯科市法院審判金斯堡等案件的過程中，我的丈夫格里哥倫柯曾在被告律師加明斯卡雅的請求之下，出席法庭作證。但首席法官米羅諾夫卻根據列寧區第一醫務衞生中心的一項醫療報告書，指他患有精神不健全症而予以拒絕。

「這個醫療報告書是虛構的，因爲據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依『醫務勞工專家委員會』的決定，我的丈夫曾被宣佈爲心理正常，他的名字也已從精神病人的名單上除去。自此以後，他卽從未奉召作檢查，而且法庭方面也曾接到了一項有關他健康良好的告書。

「現在他已以其健康的身體，以宣傳人員的資格主持了一個黨校，而且他的班級中共有二十名學生，其中十三名是黨員，七名非黨員。由此可知他一面已是一位政治領導人，同時卻又是一位精神不健全者。這是怎麼一同事呢？是錯誤麼？不，這只是四年餘來對他的非法措施。

「曾任陸軍少將並兼有理科碩士學位的格里哥倫柯，是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因被控反蘇活動而被捕的。當時並未經過調查卽被斷定患有精神不健全症，而被送往列寧格勒的囚犯醫院施以強迫的治療。

「因爲我從未發覺他曾患有精神病，我曾提出質問我丈夫究於何時發瘋。但負責調查的人員卻解釋說：他的政治信念和這些信念的散佈，使他成爲一個社會上的危險人物……我又從黨方人士獲悉，黨章規定一個精神病患者應暫時吊銷黨證，以俟健康後恢復黨籍。但我丈夫的遭遇又是怎樣呢？

「醫院裏的病人們，是可以得到醫藥費的津貼的。例如一些與我丈夫一起被囚的謀殺犯和強姦犯們，都獲有法律的照顧和關懷；又如刺死他女兒的謝伏欽柯中校，和開鎗擊斃三名男子的保爾伏斯基中校等，也都於退除現役後保有軍銜和養老金。惟獨我的丈夫例外。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我的丈夫始以第二類傷殘病兵的身份獲釋出院。此後十個月內……他既得不到養老金也沒有工作，最後才找到一個體力勞動的職業。上述『醫務勞工專家委員會』雖已宣佈了我丈夫的心理健康，但卻沒有恢復他的黨籍和軍階，也沒有恢復他三十四年來光榮服役而應得的養老金。他雖曾爲作戰受傷數次，但始終得不到作戰傷殘者的證明書。所有上述各事實，只能表明全是囂張的非法行動，我認爲這些行動是對我丈夫新壓迫的惡兆，我不禁爲之感到危懼。尤其因爲當個人崇拜（指斯大林恐怖時期）的那幾年內，我曾失去了第一任丈夫，以及我的姊妹夫等，我的恐懼因而更烈；而且我自己也曾遭受迫害。……」

卡斯特羅的「政績」

亮

統治古巴的卡斯特羅，一向以好作空言而乏實際著稱於世。到了一九六九年一月間，當他紀念其建立共黨政權的第十週年之時，十年來他在經濟上處置失當的惡劣後果，也就暴露得非他那種徒自吹噓的爛調所能掩飾其萬一了。

多年以來，停滯中的古巴經濟，一直依靠着蘇聯的大量援助始能維持。據權威方面的估計，這一蘇援的數字，每年當不下於三億六千五百萬美元。但儘管有着如此龐大的支援，這個共黨統治下的島國人民，其平均的每人所得竟仍下降了幾近百分之十四。

古巴原是一個農業國家，卡斯特羅在農業方面的謬誤處理，可謂是他的最大錯誤之一。當他於奪取政權之後不久，他即開始干涉古巴經濟的這一支柱。十年以前，當卡斯特羅尚在掩飾其對共產主義之忠誠的期內，哈瓦那當局即已起草了一項所謂「土地改革法」的法令，旋即於一九五九年五月間予以公佈施行。

在這一法令的規定下，古巴即成立了一個負責推行卡斯特羅農業政策的機構，名為「國家土地改革局」，在「耕者有其田」的輝煌名義下，立即沒收了四百另二公頃以上的大地產。可是這些沒收來的土地，卻並未立即予以分配，反而採取了蘇聯的國營農場方式，開始由政府雇工予以集體經營。

。他們曾規定要於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期內，每年至少須增加國民生產總額百分之十。迨至一九六三年時，事實證明這目標已無法達到，於是他們又只得放棄了這個發展計劃。

跟着哈瓦那乃採取了一個迄今猶在施行的新計劃，把重心放在食糖的生產上。據事後透露，這政策的推行，是以食米和其他糧食作物為犧牲的。實則食糖一向是古巴經濟的主要支柱，佔全國輸出額的百分之八十五，且佔對蘇貿易額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九五九年時，古巴的食糖年產額曾達到六百萬公噸，但一九六二年的產量卻跌到只有四百八十萬公噸，次年又跌至三百八十萬公噸。

可是哈瓦那當局卻又於一九六四年訂下了另一個計劃，夢想要於一九七〇年時把食糖的產量增加到一千萬公噸。

依照此項計劃，這個一千萬公噸的目標，是準備於六年期內逐步達成的。誰知到了一九六六年時，全部年產距離目標尚差百分之三十。一九六八年的實際產額又較這一年的目標短缺百分之三十左右。

又據經濟學家的看法，即使在極端有利的條件下，古巴要想達到其年產食糧一千萬公噸的目標，其可能性也是非常微弱的。何況即使能獲得這樣一種成就，也必須大量犧牲古巴人民的利益，並將會進一步瓦解這個島國的經濟。

年內發生。一九六八年的古巴糧食生產，約較一九五七——五九年的平均年產額減少了百分之十；若以每人平均的產量計算，則下降的比率更大，已較十年以前減少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儘管卡斯特羅曾一再企圖擺脫其他共黨國家的羈絆，但觀察家認為這一可能性也極微。也許他本人對過份依賴蘇援之處頗感抱憾，可是過去十年的紀錄卻明顯地表示出，為了支持困難的古巴經濟計，這援助將屬必不可少。

蘇聯大購美國穀物

如果尼克遜及其高級行政人員的看法是正確的，則美國和蘇聯已處於開始擴大商業貿易的新時代，而兩國間之關係益見和平。白宮同意在未來三年，售與蘇聯七億五千萬美元的穀麥；而蘇聯保證至少購買這筆數目的穀物。官方預料，實際數額將超過一兆美元。

美國農業部長弼時（Earl L. Butz）表示：「這一鉅額的買賣，對美國經濟，全面均受其益。且這一交易的含義，對將來有極為重大的影響。在兩國和平共存及增大貿易的大道上，開端第一步。」

這一項穀麥合約，為歷史上最大的一宗，也表示了這兩國的關係，接近得多大了。比起當日處於緊張、猜疑的冷戰中，任何一方一着之錯，均會導致全世界的毀滅，已是一大進步。美國農業部長弼時本年四月，率代表團赴莫斯科，鋪好了簽訂這一合約的基礎。他對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雜誌社表示：「蘇聯領導階層，採取新的面貌，俾該國變成一等的國家。現時蘇聯全國總生產量約為每年五百兆美元——僅次於美國；但他們希望做得更好些。我認為簽訂該合約，是象徵會有更多的買賣可做。」

美蘇商業使團已於七月二十日第一次會議，該團除討論其他事項外，在探討一個問題，那就是蘇聯必須出賣什麼給美國，以取獲外滙，俾擴張兩國之商業，經已談及蘇聯出口液體天然煤氣給美國。至於出他出口物品，蘇聯建議鎳、白金、銅、鉻、及木材。弼時展望蘇聯將發展工業產品，對美國和其他非共國家，從事多邊貿易，蘇聯領袖們預見將有如此安排。然而弼時認為蘇聯並未認真對推銷術予以很大注意，在今年四月他對蘇聯第一號領袖布里茲涅夫說：「你們蘇聯人長於講價，但卻非很好的銷貨人員

許多有見識的人認爲，這是香港經濟的一大危機，人人把資金用在投機的股市買賣上，游資洶湧，會造成物價的飛漲。同時，資金大部份運用在投機買賣上，對工業生產反而放棄，會造成生產萎縮。香港的經濟，是靠工業支持的，工業不前，香港的經濟前途便不會好。

大家把資金集中在股市，塘水滾塘魚，有人快活有人愁，有一天，炒到這張「紙」（股票）成爲廢紙，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

有人以爲股市活躍興盛是好現象，表示香港繁榮，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論調，以爲這是香港的隱憂，一大危機。

中共內鬬瑣談

詠輝

騙子乎？兇手乎？

假如不是因爲林彪由「親密戰友」「副統帥」「接班人」而搖身一變爲「劉少奇一類騙子」給予毛共各組織單位以推卸責任的機會，眞不知他們對於當前形形色色的難題，該用什麼辦法來解決才好。

即如一家小小的安徽「池州地區農具修配廠」，「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便成了他們解釋一切過錯，解決一切困難的唯一辦法：該廠「管理上問題比較多，生產上不去」，他們說是「由於受劉少奇一類騙子政治可以衝擊其他反動謬論的毒害，以及他們煽動反動思潮的影響」；該廠「無政府主義歪風」嚴重，他們說是「劉少奇一類騙子散佈極左思潮的罪惡」；該廠「在生產中只求多快，不顧好省」，他們說「黨組織分析後認爲，這是劉少奇一類騙子利潤掛帥等黑貨的流毒沒有肅清的反映……」要職工「狠批劉少奇一類騙子利潤掛帥等黑貨」；該廠對於「以修配爲上，還是以製造爲主」的問題出現了爭執，他們也說：「表面上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路線的問題。要狠批劉少奇一類騙子破壞農業機械化的滔天罪行」；該廠的領導班子「批修整風」脫離實際，他們說是「劉少奇一類騙子修正主義路線在領導班子內的流毒未清」。……

假如中共公佈說，林彪——「劉少奇一類騙子」就是由於上述種種「罪行」而垮台的，那還罷了，起碼尚可自圓其說。但他們卻故意向「外賓」放出「林彪謀害毛澤東不遂畏罪逃亡墮機而死」的謊言！這，與上述「修正主義」罪行到底有何關係？倘使他不「謀害」毛衙，豈不是會把包括毛、周在內的數千萬黨員一直「騙」下去？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沒有！

牛鬼蛇神想翻案？

由於毛共近於一再故意透過「外賓」證實林彪已死的消息，使人深信林彪一伙已喪失了翻身或反攻倒算的機會。換言之，林彪的政敵已在這次殘酷的權力鬬爭中穩操勝券。現在剩下來的問題是，在林彪一伙的「陰謀詭計」之下成爲犧牲品的人，該怎麼辦。本來，照中共的傳統，只要是垮了的人，不論他是垮在誰的手下，是因什麼理由而垮，都不會有翻身的機會的。這類事例在中共五十一年的歷史中比比皆是，不必贅述。

但「文革」所造成的後果比較特殊，因爲這場內部傾軋太過錯綜複雜了，以致有如趙紫陽垮而復起的事件，打破了中共黨史的先例——一個經「人民日報」公開點名批判的人居然得機復任要職。而且趙案破例以後，隨着還有不少被鬬垮的大小頭目，紛紛被「解放」。

例如，七月份的「紅旗」雜誌一篇以「不斷增強新老幹部的革命團結」爲題的文章，就使人們嗅到了一股準備爲已遭整肅者，尤其是垮在林彪手下的人翻案的氣息。該文一段說：

「對於反對過自己而事實證明是自己犯了錯誤的，則應該虛心接受對方的批評和幫助，迅速改正自己的錯誤，主動地同對方搞好團結。對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實踐證明是反對了的，應該……幫助對方改正錯誤，團結一起幹革命，即使對方犯了路線錯誤，只要不是搞陰謀詭計，我們也應該……幫助他們劃清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界限。」

值得指出的是，這段話絕不僅就是「一般」情形而論，顯然是有意針對一些突出的、「有名」的人物而言。因爲，有些毛共執行的所謂「重新使用老幹部」的政策，理論上已做到了上述原則，實無需重彈。事實上，上述一段話的含義，最容易使人聯想起前任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的遭遇。

阿毛豈容披逆鱗？

首先，世人皆知彭德懷的所謂「錯誤」，無非是「批評」過毛澤東的「三面紅旗」政策，而且「批評」得十分輕描淡寫，絕稱不上「反對」。若按上述「紅旗」文章說，即使「反對」過自己，也應「幫助對方改正錯誤，團結一起幹革命」，則彭實不至於一垮到底，就算彭同時犯過「路線錯誤」（如軍事路線），但卻未見中共說過他「搞陰謀詭計」，按「紅旗」文章的原則，也該「幫助」他劃清「界限」。這，不就等於暗示給予彭德懷一類人「翻身」的機會嗎？其次，彭德懷那次的垮，除了主要由於毛不之能容人外，顯然是敗在林彪的手下（劉少奇、周恩來都是林的幫兇），這從彭垮台林立即頂上可得見之。現在證明林彪才是一個「搞陰謀詭計」的「騙子」，那便更給予欲替彭翻案的人以口實。

但是，我們不可忘記，吳晗、鄧拓、田漢等輩就是因用文字暗中爲彭德懷鳴不平而獲罪於毛、江的；同時，彭眞則是爲了阻延批判吳晗等而惹禍的——這一連串醜惡的事件便構成了「文革」的導火線。它說明：毛澤東絕不能容忍有人爲彭德懷翻案。那末，「紅旗」的文章既反映目前黨內已有人敢於批毛的逆鱗，如果毛仍握有鎭壓或反抗的實力的話，則意味着一場惡鬬將要展開。

橫眉語

河內的謊言攻勢

美國對河內的轟炸，顯然已使北越陷於半癱瘓狀態，如果美機再繼續轟炸下去，北越決難吃得消。北越要阻止美國不斷轟炸，最近便想出一條毒計，發動全面宣傳，指美機轟炸北越堤壩，運用國際間的「輿論」，企圖迫使美國停炸。

其實，所謂美機轟炸北越堤壩完全是瞞天大謊，去年北越發生了本世紀以來的最大水災，好幾處的堤壩，給洪水沖毁，但北越的壯丁實傾巢而出，到前線去打仗，因此堤壩失修。每年上半年是北越的旱季，水位較低，即此沒有堤壩也不會引起水災。現在，新的雨災又將來臨，河內沒有人力物力來修造水壩，因而發動宣傳攻勢，企圖把即將發生的新水災嫁禍在美國人身上。

一位美國空軍人員對北越的這項虛僞宣傳嗤之以鼻，他說：以現有的美國空軍實力，如果要把北越現有的堤壩都炸成粉碎，大概只消半天功夫就可以辦到。不過，他出擊已一百次，上級從來沒有命令他做這種事，他在歷次執行任務的飛行中，也從未見過水災區，他認爲，可以斷言，北越的這種宣傳，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

可是，到河內訪問兩週後，穿了越南式的袴子跑回美國去的美國電影女明星珍芳達，卻在記者招待會上放映有關戰俘的影片，以支持她對美機故意轟炸北越她斯河堤壩的控訴。

氣人傑

那位有強烈反戰情緒的空軍中尉也認爲珍芳達只是在說謊，並且表示爲她感到羞慚。他說，如果珍芳達只爲了迎合「時尙」而發表反戰言論，他並不認爲有什麼不對，因爲到處都有這種人。但如果她是甘受侵畧者利用，而故意歪曲事實，則她的「藝術良心」就一文不値了。

更可恥的是聯合國秘書長華爾海，他居然公開的說，他私下得到消息，知悉有數處堤壩曾被投彈。美國國務卿羅傑士立即予以反駁，指責華爾海在協助散佈河內「謊言」。作爲聯合國秘書長，華爾海應該持公正的態度，事情眞相未明之前，不可亂開尊口，珍芳達要藉這些事情去出風頭還有可說，華爾海這種態度，卻充分表現其人的矇查查。

中日和約若廢除

由於日本新任首相的上台，是得到親共分子三木和大平的支持，因此他當了日本首相後，不能不走三木和大平的外交路線，極力要和中共建立「正常關係」。田中角榮並決定應中共之邀，不久就要到北平去「訪問」，看來，日本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已呼之欲出，不久便會成爲事實。

目前，大家關心的，如果日本和中共建交，中華民國政府將採怎麼樣的對策。日前，國府當局雖然沒有作出官方正式表示，但經常反映政府政策的一家報紙，對這一問題發表了評論。

這份台北報紙提出警告說：「如果日本廢棄了和中華民國所訂的中日和約，即表示中國與日本仍處在戰爭狀態，那麼，日本人在台灣的資產就會被沒收，在台灣的日人也將被拘捕，關進集中營。」

這份英文報紙接着說：「這種行動帶來的結果是：中日雙方停止貿易，自由中國的領空和領海將不予日本飛機及船隻使用。」

這個看法很對。如果中日兩國仍然在戰爭狀態，當然應該採取這一切的行動。

更有一點馬上就要辦到的，如果日本廢棄中日和約，國府應該馬上就派出艦隊，把釣魚台列嶼佔領，樹起中華民國的國旗，經常派兵在那兒駐守，以表示我們保衞國土完整決心。

目前國府之所以沒採取行動，是因爲和日本佐藤政府還有點友誼存在，如果雙方回復交戰狀態，那便一切應該以武力來解決。

田中角榮已決定在八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一日在夏威夷舉行高層會議，預料他們談論的範圍相當廣闊，而日本對中國問題的處理，也必然在討論之列。如果日本取得美國的默契，就會立刻和中共談建交，因爲他們認爲，只要取得美國的默契，他們就會運用對中國的影響力，使國民政府不便採取強硬手段。

不過，美國加諸中華民國的壓力太大，相信這回國民政府也決不會就範，必毅然對日本採取報復行動。

香港人炒股成狂

香港人十個碰頭九個談「股經」，情形和談「馬經」「狗經」一樣，可說十分普遍，貼士滿天飛，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敏感地搶入、放出，因此，股票市場高潮迭起，一日之間，成交竟達三億元，其「投注」的熱烈，於此可以見之。

從事股市買賣，除了大財團後，也有不少以個人財力，作塘邊鶴，人發大財，我發小財，也有得做；更小的則每人三五千，合股投資，因此，這三億元的買賣中，其實是包括了香港（甚至海外）的各式各樣人士。

不過，投資股市可不同賽馬、賽狗的博彩，一手股票，最少也一萬八千，不是一般小市民買得起，而且只買一種股票，等它上漲很難賺錢，必須多幾種撞撞吓，才有一本萬利的機會。因此，許多白領階級、藍領階級以及婦女集團，都是埋股的，集小資爲大資，就可以廣泛地進行。更有一種方法是「以小博大」，在上落價位中作肉搏戰，跌五六個價位，就可能全軍盡墨，這種投資方法是危險性極大的，因此弄到有人唔得掂，走路到荷蘭去。

在股市上賺了錢的人很多，因爲股票紛紛上揚，也等於他們的財富天天增長。但有賺必有蝕，否則他們賺的鈔票，從何而來？不過，蝕了錢的人沒人提，發了達的就全世界知道，這更吸引想發財之人。

今天，香港人投資股市的狂熱，可以說是「一窩蜂」，甚至有不少人放棄正業，辭掉工作，在交易所孵住，收入比正業或打工好得多。

致的同樣威脅。爲了挽救捷克或波蘭等國的經濟停滯而向西方尋求技術和科學的協助，又招致了嚴重的危險——侵犯了蘇聯在東歐的封鎖制度。

不甘受長期約束搾取

在東歐各國的對外貿易中，有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五是受蘇聯的長期協定所拘束的，因而沒有絲毫的自由可言。蘇聯所建立的各種安排，構成了一種帝國主義的掠奪方式，進而摧殘了波蘭、匈牙利和其他東歐國家與西方的貿易。一般地說，東歐各國必須把它們最優良的工業產品運往莫斯科，以後再從蘇聯換回石油、煤氣和鐵礦砂等各種不同的原料。

再者，一種知識和理性上的眞空，也替蘇聯在東歐創造了一種危險的不穩。甚至在這些國家的共黨領導人間，也已愈來愈認爲馬列主義不復適用於目前的情況了。他們發覺這些國家目前所面臨的問題，都非馬克思和列寧所曾預見，他們已不再從馬克思和列寧那裏尋求經濟問題的解決辦法，反而覺得西方的技術，倒有某些用處。

尤其重要的，乃是西歐各鄰國的明顯復興和活力的成長，已迅速地對東歐發生巨大影響。西方的觀念和理想，以及各種各樣的文化影響力，同時也對蘇聯本身發生重大的影響。從蘇聯的觀點看來，今天的東歐已不可能如在斯大林統治的時代一樣，使其與西歐及世界其餘各地隔離了。外來影響力增強，因而仍在不斷成長中。

人道、理性的再啓蒙

很明顯，這種影響力已在共黨政權所最屬望的工人、學生和知識分子間滋長。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的叛亂，捷克那種「人道社會主義」的運動，以及波蘭的糧食暴動，幾乎無一不是這些分子搞出來的。總之，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些國家中的共黨最高階層中，甚至也有人受了這些勢力的深刻影響。

因此，現在的問題乃是：究竟蘇聯的軍事和警察力量能控制這種經濟、社會和知識的動力呢，抑或這些動力將會產生重要的變化？知識、經濟和社會的壓力，是否將產生一種普遍的作用，來軟化、凋謝，或甚至蠶嚙了蘇聯所支持的那些勢力呢？這種發展自不致立即成爲蘇聯領導人必須打擊的明顯目標。但是否會像別個時代其他社會所蒙受的一樣，慢慢地逐漸腐蝕了人的意志呢？最後，這樣的一種發展，又將會在蘇聯國內發生何種作用？

認識了這樣種種基本的不穩和此等發展的繁榮滋長以後，無疑將有助於東歐人民在不引致蘇聯對他們另一次沉重打擊的情形下，向着自決和獨立的前途邁進。

不自由 毋寧死 蘇聯工人反迫害事例

蘇聯共黨對人權的壓迫，激起知識分子間的反抗行動，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但工人間也設有護衛人權的組織，則不僅是新鮮的，而且可看到蘇聯內部危機的嚴重程度。這類反抗最初爲西方所知尚是不久之前的事，當時莫斯科一個護衛人權小組織的成員，亦即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槍決的一位紅軍將領的兒子雅克爾，曾在外國記者間散發該組織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呼籲的聲明，自此西方世界才知道蘇聯有這一組織的存在。

這組織主要是由工人組成的，創立者之一波里索夫便是列寧格勒一家工廠的電機工人。波里索夫的被捕，是當局打擊該組織的一件突出事例。他是在工廠工作時突然被秘密警察和兩名醫生無緣無故地帶走的，並在他的住處搜出一批當局禁止閱讀的作品和文章，因此便被投進瘋人院，指他犯有神經不正常症把他關禁起來。

可是那兩位醫生卻坦白地告訴波里索夫說：「請你聽我說罷，波里索夫！你原是一個正常的人，你是否願意被關進瘋人院？你若想維持健康的話，就得改變你的政治觀點。」但卻被波里索夫堅決拒絕了。接着他乃一連數天受着心理專家的盤問，其中一位醫生又再次坦白告訴他，他的「患病原因」，便是他曾在那篇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呼籲的聲明上簽了字，並在住所裏藏有那些文件。所以又警告他必須改變主意，但又被拒絕了。從此，波里索夫便於一九六九年六月開始，被決定永久關禁在瘋人院裏與瘋人爲伍。此後的幾個月內，他究竟過着怎樣的日子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據一些同命運者傳出的消息，他終於受不住各種折磨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至於這些被關進瘋人院裏的政治犯們所過的生活，近來已被很多同命運的知識分子透露了出來。一位著名的知識分子布柯夫斯基，曾先後兩次爲了護衛人權而被投進瘋人院。第二次關禁了九個月後，始賴倫敦囚犯救濟委員會的干涉獲得釋放。後來，他在哥倫比亞電視公司的「俄國地下之音」的節目裏，對這些政治犯遭受虐待的情形，作了一次詳細報導。

據布柯夫斯基說：被禁在瘋人院裏的政治犯，其遭遇與關在監獄中的完全一樣。只要犯了一點輕微的過失，便會受到各種嚴厲的懲罰。最難的一種，是給你注射一種針藥，使你長期昏昏欲睡提不起精神，或使你一週以上長期發燒；又有一種叫做「綑綁」的懲罰方式，用一條浸濕的帆布把你緊緊地從頭至腳包起來，等帆布一乾，便會更加縮緊，綑得你昏去而有生命危險時爲止，才得鬆綁。波里索夫之不得不結束自己的生命，也許便是這種遭遇的結果。因爲即使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在這樣的虐待下縱使不死，也必會變成一個眞正的瘋人。

正平

東歐終將擺脫蘇聯控制

展如

東歐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地區，它將使蘇聯在今後數年內受到嚴重考驗。這地區是一個過份擴張的帝國之致命弱點，今後數年內將是蘇聯領導人更感困難和更難負荷的重擔。基本的問題在於：那裏的經濟、社會和知識上的強大力量，已威脅到蘇聯的軍事和政治統治，非蘇聯國內那種有效的控制所能濟事了。

民族主義超過共產主義

首先是民族主義已在整個東歐興起，使南斯拉夫的狄托總統得以不理蘇聯的緊張壓力和引誘而終能獨立生存。阿爾巴尼亞的共黨統治者，也賴有這種民族意識的支持，能夠拋棄莫斯科而効忠北平。羅馬尼亞的共黨領袖們，更藉此而團結了羅馬尼亞的人民，努力在經濟發展和外交政策方面製訂出一個獨立的目標。所有這些，都證明了蘇聯對東歐控制已趨削弱。

早在斯大林及其傀儡們的可怕統治時代，東歐各國農民一直保存着民族主義未嘗少衰。現在，這種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感情，以及保留民族利益的思想，又已深入工人、中等階級、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心靈。事實上過去二十年來共黨在東歐各國經濟改造的進展，已創造了一個新的技術工人階級和一些訓練有素的人民。他們已重新發現他們民族的往蹟；更因蘇聯加予他們的各種限制，使他們覺得這個國家較戰後被視爲敵人的德國更堪憎恨。

與此同時，目前受蘇聯控制各國的共產黨，也愈來愈被南斯拉夫、古巴和其他共黨國家的民族主義所吸引。這些民族共產主義國家現仍屹然地成爲各自獨立的中心力量，與那種以莫斯科爲整個國際運動中樞的傾向競爭着。再加東歐各國統治者及其蘇聯的主人們所面臨的經濟問題，已使各該國在西方的強大經濟影響下，產生了特別的弱點。上述這種民族主義的生長，連同經濟現代化和自由化所生的壓力，構成了蘇聯所遭遇的主要問題。

共產制度阻碍生產力

蘇聯在經過極大的努力後，包括犧牲人民大部份的自由權利在內，已使東歐各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有了重大進步，並大大地增加了工業生產。但這些國家的人民卻又同時發現，控制經濟的方法已到達所能走的極限，而西歐則已在同樣時間內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時期。在此時期中，東歐和西歐比較，經濟上已更趨落後。這發現，連同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捷克經濟的遲滯，構成了捷克問題的根源。一九六八年「布拉格的春天」所必須實行的經濟改革，幾乎必然會導成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變化。這些變化，都是在共產主義的名義下而由共產黨人指導施行的。

如果產自國外的必需變化，被應用於捷克、波蘭或保加利亞的經濟領域中時，則這些變化將必不可免地反映在整個經濟的其他許多部門上，同時也會侵入知識和政治的領域內，創造了一種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的那種「新路線」，或捷克的「春天」等所引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侵佔捷克後，布拉格市民示威高呼「俄國佬滾回去！」這顯示在共黨統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民族主義情緒仍未稍衰。

改爲「聯共」，以示它是有力量而要聯的），結果國民黨把中共容納了，這是國、共首次合作的開始。但結果一個短時間，鬧到「寧漢分裂」而分家，中共從此不顧內憂外患四處倡亂，各地軍閥相繼倒了而中共反坐大。後來經過江西圍剿以至突圍逃竄陝北（中共自稱爲二萬五千里長征），整個中共瀕於覆滅，又乘日本侵華，國府全力抗日而逐漸得以擴張，全國人民高呼共同對外作戰了，中共只得受編爲八路軍，表面是聯合抗日，實則是別有用心，八路軍游而不擊，繼而專打國軍，不打日軍，華北當時十多萬抗日民軍，就全被八路消滅（林彪在平型關與日軍會有小戰，中共後來宣傳爲偉大的戰役），戰後更藉蘇俄勢力，搶着接收東北，其他各地共軍或土共，也四處樹立地方政權，實行全面篡奪，後來會議席上的和談，實在是耍戲法，談談打打，拖延時日，終於奪得大陸而自組僞府。

綜觀上述經過，中共會跟國府「和平演變」嗎？幾十年來，它在力量最微時，不是有過國、共合作嗎？瀕於覆滅時，不也有過聯合抗日嗎？戰後不更有過歷時很久的「和談」嗎？但結果全屬泡影，中共是要獨霸爲王的，今日而盼望中共與國府達到「和平演變」，不是知識分子的天眞是什麼？不如索性叫台灣國府投降好了。但人家會像你持此論調嗎？即使退萬步國府投降了，海外的知識分子們，還不是走着胡風、老舍、田漢的老路，不是鬬垮就是鬬臭，何嘗有一幸免。更何況你們的進步與名氣，還及不到他們的百分一呢？又怎值得渴望與期待。

說到中共的目標和理想，更全不是海外部份知識分子所想的一套。它始終是要領導世界革命的，它始終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它的過程容或會隨環境而推前縮後，甚至走段曲折的路，但最高理想和最終目的仍是不變的，你看到乒乓外交，看到笑臉攻勢，看到敵對互訪，看到鐵幕稍開，就以爲中共會「和平演變」嗎？太直覺和太天眞了。廿多年來中共此等事例，簡直不勝枚舉，你聽過毛澤東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嗎？今日說香花，明日說毒草嗎？親密戰友變敵人嗎？毛主席接班人變劉少奇一類騙子嗎？當權的人今日說是，明日說非，在共產黨來講，絕不是自食其言，而是隨着主觀客觀環境的需要，你能咬它嗎？相反在它的統治範圍內，半個不字都可能構成很大的不幸，還會禍及子孫。天眞的知識分子們！到時是不容許你亂說亂道，而是要你低頭認罪的。

至於中共內部「和平演變」的一面，也是一種危險的空想。中共要進行世界革命，中共要死抱無產階級專政，又怎樣會「和平演變」到民主自由社會主義。它目前一切的笑臉攻勢，實在是掩飾其內在的混亂與困難，轉移世界與國內外人民的視線，俾其有機會作內部的整頓。偏偏世人和不少短視的政治家不察，以爲它確實在變，而且是變向民主自由的一邊，實在是荒天下之大謬，也上了中共的大當，極權社會主義是不尊重人性，不以人爲第一位的，稽之廿多年來大陸不斷的殘酷鬬爭，確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讓人民有了民主與自由，豈不是把極權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推垮，試問中共又怎會這樣做，所以它目前的溫和外交和笑臉攻勢，只是政策手段的轉移，而不是本質目標的改變。

三、人貴眞知，不要爲虛象迷惑

我們看清楚中共這一套之後，祈望國、共「和平演變」固不可能（除非叫國府投降），等待中共內部「和平演變」亦絕無此理。但香港目前卻出了一批所謂以國家爲重的「愛國」知識分子，表示對國、共長期互相殘殺有所厭倦，竟埋沒良知而以台灣國府畢竟是小朝庭，也似難成大器，不如稍爲委屈一下，索性歸附中共，如此國家便可達到統一，對世界更可以超級大國而自豪。殊不知此觀點實在是大錯特錯，我們絕不偏愛於國或共，主要看治國者是行什麼政，人民過的是什麼生活，國家是否眞正達到富強康樂，如果這幾方面確實做到，任何政權一樣歡迎。

可惜的是中共竊據大陸廿二年，行的全是清算鬬爭的暴政，人民過的又全是奴隸牛馬的生活，人權與自由，中共字典是找不着的，長期以來，用階級仇恨來挑撥人民感情，用階級鬬爭，獨裁專政來封着嘴巴，鎖住手腳，生活半溫不飽，政府高層領導也一幫鬬一幫，權力在手的就是「聖旨」，昨日是的今日說非，今日是的明日又全不是，用得着時紅衞兵鬬將，作用完了上山下鄉，人民無所適從，任由當權者牽着鼻子走，這全是暴政而不是仁政。愛好自由自在的中國人，怎會高興這樣的政府。

有人說廿二年來的中共，是極其富強而儕於世界幾大國之列了，這是值得重視了。持此論者只見片面而不全面，其實中共是挾極權專制以爲強，勒緊七億人民褲帶輸出以爲大，它的所謂強大，是建築在沙堆之上，如果內部統治和外來壓力，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立刻土崩瓦解的，主要因爲它全沒有人民基礎，目前的裝腔作勢，或溫和笑臉，都是迷惑國人和欺騙世界的伎倆，我們千萬不要上當。

四、推翻中共政權，才有眞正自由民主

因此作爲有良知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固然不能作兩方面「和平演變」的期待。倡此議者可說是自由民主的罪人。我們現在更重要的是聯合所有的力量，齊向中共總攻，它在文化革命以後，內部是兼有極度困難和混亂的，一年多來的對內對外政策，全不是以往的一套，甚至有很多地方是與傳統的政策路線背道而馳，我們絕不能說這是轉變的開始，而只是無可奈何的急就章，我們不要被其「故弄玄虛」所迷惑，更要乘其目前的弱點，齊起攻擊，攻擊就是革命行動，有革命行動就可以推翻暴政，就可以逃出生天，任何期待與不切實際的構思，只有毀滅自己。

眞正由人民力量開拓的民主與自由，不是勝於向暴君乞求和期待千百倍嗎？有耐心作三二十年可憐的期待（有人倡不妨作三二十年的期待），何不拿出勇氣來作短暫的鬬爭，勝利的成果是判若雲泥的。海外的知識分子們！快把你的腦筋清醒下吧！任何的「和平演變」，都是中共的空氣，都是別有用心的人虛僞企圖，在中共極權暴政的統治下，人民是與自由民主無緣的。

為什麼要等待「和平演變」？

兆華

「和平演變」是海外部份小資產階級分子的一廂情願，是沒有革命性的期待，是可憐的投降主義，是不顧後果的盲目企圖。

一、「和平演變」的由來

自從中共展開乒乓外交，跟着又闖進了聯合國，緊接着尼克遜更訪問了中國大陸，由於廿多年來的頭號敵人，居然推進鐵幕，世界部分人士就很天真的以為中共政策變了，中共溫和的參加世界事務了。中共當局也了解到一般人的天真和直覺，於是更大耍其笑臉攻勢，將鐵幕作有限度的打開，不特留美專家可以回國觀光，美籍華人學者科學家也可來觀光，「港大」和「中大」的學生，也作了定額的接待，其他世界各國短視的政客，也趨炎附勢的爭與中共交往（如二次世界大戰受人奚落的法國，貪圖援助的非洲南美各小國，爭上政治舞台的日本政客等），更甚的不少新聞記者和專欄作家（如韓素音等），也作了不少偏見或片面性的報導，因之形成中共的轉變，就很像煞有其事了。（日本卸任首相佐藤，曾為新聞記者的偏見報導，憤激而下令拒見。）

可是事實是這樣嗎？我說仍是相去十萬八千里的。世界各國怎樣看中共姑且不談，相反要說服也無能為力，但海外中國

極其危險的，是自找罪戾的。目前部份海外人士所談的「和平演變」，約有兩方面的說法：

一方面的「和平演變」，是希望中共與台灣國府，今後不要再對立，不要再以武力作為最後解決的辦法，因為國、共鬬爭幾十年，彼此仍沒有結果，徒然削弱了國家，苦了人民，現在全世界都展開和談世紀，敵對廿多年的中共與「美帝」，「美帝」與蘇俄，尚且可以和談，國、共同是一家人，為什麼不可以和談呢？稍稍假以時日，彼此將條件降低，中共今後不要硬繃繃，國府也應正視目前形勢，雙方如能作若干方面的遷就，則全面的「和平演變」是可抵於成的，這樣全國人民，便可過着和平統一的幸福生活，這是他們所盼望「和平演變」的一面。

另一方面的「和平演變」又怎樣呢？他們認為中共竊據大陸廿多年，雖然在極權的社會主義統治下，但人民在相當悠長的歲月裏，已任由它們殺、關、管、改，很像無可抗拒；存在如常活動的人，也過慣了奴性的集體生活，老的一代差不多過去，

害處很多，但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也實在不少，現在既無力量將極權統治推翻，改變而為自由民主社會，則只有靜候中共的「和平演變」。最近幾年來中共是有轉變的，劉少奇去了林彪來，林彪去了乒乓外交來，不特「美帝」特使基辛格來了，連「美帝」頭子尼克遜也來了，聯合國不修改憲章也闖了進去，中共還不是在變嗎？再看全世界共產國家都在變，南斯拉夫鐵托行得最先，列寧的祖家也變成「蘇修」了，我們忍耐一下吧！中共老一輩即使不變，毛澤東和周恩來這一輩死後，則一定會「和平演變」而漸漸達到民主自由的。

二、國能容共・共不能容國

上述兩方面的所謂「和平演變」，是海外部份知識分子的一廂情願，和胡亂構思，一方面是中了中共笑臉攻勢的毒，另方面是中了外國記者和野心家歪曲事實的毒，如此二毒俱發，便會無可救藥，中國知識分子以至每一個中國人，如果相信這兩方面的說法，則中國的自由民主，只有陷於萬劫不復，希望獲得自由民主的人，也必定將自己的自由民主也失掉，我敢保證現在成年的一代，持這思想的，必定終其生不能企求，自難作下一代的想象。

這論斷是筆者頭腦太頑固和太武斷嗎？絕不是的，是有其歷史根源。現在先談國、共「和平演變」的不可能：

孫中山先生領導推翻滿清王朝，要繼續掃除割據軍閥，統一中國，因而有誓師北伐之舉。這時當政的國民黨，是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中共當時雖然力量甚微，但中山先生仍然提出「聯俄，

權派共產黨教育青年、利用青年的方法。如果有所反抗的話，很多不同類型的方法，來使之就範的。這方面，在香港和台灣都沒有。

台灣的中國青年比較純潔，但是成年人就比較生活糜爛了。這一社會風氣會多少影響到青年的。最近蔣經國先生對公務員所定的十大戒條，或許能夠挽回可能敗壞青年的社會風氣。

香港的中國青年，除了上面所說的民族意識覺醒的青年外，其他大多數的幾乎是在沉淪迷亂之中。或許只有少數人高興看到青年們的糜爛，然而，我們的香港中，能夠引致青年敗壞的場所、風氣、書刊等也卻是太多太多了。

香港是個國際交往的樞紐，外國好的東西，固然傳了來，可是，外國壞的東西，也同樣兼容並包。生活在香港的中國青年，就在這五花八門的十里洋場中，過着他們投機、取巧、享受的生活。理想嗎？那就是「多嘆世界，少做工夫」；開銷來源嗎？「不是賭，就是搶」。曾有很多前來香港的朋友，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說：「沒料到所有餐室的顧客，大多數都是年青人」。我能說什麼，只有答道：本港年青人佔人口之一半呢！

看到了香港青年們這種腐化的作風，我還能說什麼。香港政府自從一九六七年以來，對香港青年問題已經有了長足的關懷計劃，每年暑期舉辦許多的夏令營，而各宗教、志願機構，更大量地來培育、輔助青年，這都是當務之急。因此，我就想到那些民族意識覺醒的青年，恐怕更是值得我們鼓勵和敬重的。雖然，他們必會有純民族情感的偏激。

不要太擔心民族覺醒的青年

有人太擔心這種民族意識的覺醒便會倒向共產中國的。這方面我有我另外的看法，所以我並不擔心。在這裏我可以舉出我的理由，以就正於方家。

首先，目前香港民族意識的覺醒，雖然有傾向大陸政權的姿態，那是由於他們是在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下的原故。同時，在很多的青年的意識裏，還沒有充分分得清楚國家與政權的分野。只是由於年青人對比較具體的容易體識，對抽象理念還來得遲慢。但，並非不來，而且將來一定來的。

其次，我既已說過，這只是民族意識的覺醒階段，這一意識將還有其充分發展階段，那時，他們便會清楚了民族意識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同時，也就會知道：什麼是民族意識最適當、最合理的表現方式。在目前來說，恐怕還言之過早。因為民族意識，必然不只是民族觀，同時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觀。

再次，目前住在香港，而又有民族意識的青年們，他們對現代我們國家的情勢，以及近二十年來的各種經過，都較諸任何一個時代的中國青年比較清楚，同時，又會做出客觀而可靠的比較，來形成他們對將來中國發展的藍圖的。因為，他們將不會再是，也不可能再是一個政權的工具，而是要直接參與政權的。那麼，難道還怕他們寧願無謂地犧牲自己而為共黨効勞嗎？

最後，我以為：最能協助這些青年的是要鼓勵他們自己去做抉擇，運用他們的自由，因為這是大陸政權所最缺少的，同時也是一個人的基本人權的玉成和發展。信任他們的自由抉擇權，因為這只能在自由地區可以實行的。而這一自由意志的抉擇權，事實上，也只屬於每一個個人的。

實情與宣傳

今年暑假，有不少的香港的中國青年去台灣和大陸旅行。台灣方面我知道是很開放的，因為她知道那是中國人到中國的土地。可是，大陸就是限制多端的，永遠會使香港的中國青年人覺得反感。

同時，更可注意的一件事，這麼多年來，所有到台灣旅行的人，親眼看到進步的情形年年不同，可是，並沒有公開報導；但是，去了大陸的人士們，雖然只看了幾個地方，可是，這裏的左派報紙，似乎不遺餘力地在宣傳着、鼓吹着、報導着——似乎只有天上有，地下無的大陸情形。

從這一報導比較的事實上，明眼的人，都會知道大陸內部是怎樣一回事，而大陸政權又是怎麼一回事。

「只領花圈」及其他

最近，曹聚仁先生死了。而大公報所刊登出來的治喪委員會的啓事，最後有「只領花圈」四個字。

我看了之後有以下的感想，這感想不是對曹先生的，而是對大陸政權作風的，這裏說明一個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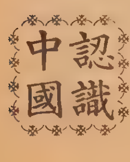
一個人死了，親友們必會送「儀金」的。但大陸政權以為這一切已有「國家」支付，以及其家人以後的生活費等，無需親友操心，曹先生是「名作家、教授、記者」，他的親友們一定會寫很多「輓聯」給他，這是中國人之常情，然而，這些是不收的，原因是怕「輓聯」中有刺激人的字句和理念。在對死人盡哀上，也不許親友們言論自由。所以規定「只領花圈」。因為在花圈上，只能寫上「××先生千古，××敬輓或鞠躬」。簡單明瞭，不出問題。

這一啓事，竟是「只領花圈」式的，我不知道如何可以安慰曹先生在天之靈，和在世的親友之追思情。

當然，我固然不贊成「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但是，曹先生的「生時」，並不是如何好的被「照顧」，前幾月有圓慧先生的大作為證，但在「祭時」，卻規定「只領花圈」了。不禁使我覺得：曹先生「祭之薄，養之亦不豐」！

這種太缺乏人情味的作風，面對着我國文化中最重人情味的傳統，如何能使身為中國人的人不齒冷呢！因此，太多的人們都說：「唯馬（馬克思）是瞻」的作風，根本是有違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也為所有的中國人所不適宜！這點，目前香港的民族意識覺醒的青年人，是最知道和了解的。

因此，如果認識未來中國的話，要先該瞭解目前中國青年，特別是那些民族意識覺醒的青年！



青年．民族意識與未來中國

柳以青

很早就想寫這樣題目的文字，一直都被延遲了。這次，似乎是寫這一篇文章的迫切性，不能再拖延了。

我之所以要用這樣的題目，當然是有深意在的，首先，我得先來解題。

在一連串談論「認識中國」的專欄裏，我總是圍繞着目前中國的現況，特別是大陸共產政權的種切，來從我國文化、歷史、思想上加以討論和批判，同時，也對中共的一些宣傳加以探索求眞；對中共的統戰策略給予分析。對於自由地區的中國人及其言論，加以支持，或表示我的不同見解。當然，我的意見也只是我的意見而已，由於我們生活在香港，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權，所以我卻也歡迎看別人的不同或批判我的意見之作。這就是享有基本人權之一的可貴處。

青年是將來國家社會的棟樑

但是，無論你是存有什麼思想，擔任什麼職位，或是參加到那一行，那一業，有一個使你不得不承認的事實，無論是對世界、對國家、對社會、對人類等，將來都得掌握在這一代的青年手上的。因此，我們都知道：青年是未來國家、社會的棟樑。

因此，在討論「認識中國」的專欄裏，爲了認識得清楚的話，恐怕對目前青年的了解是最重要和最具有實質性的。因爲，將來的社會與國家是屬於他們來經營和改造的！

我的這一肯定，決非是某些人所謂的「崇拜青年狂」者流，事實上，青年就是青年，與「崇拜」不「崇拜」沒有一點關係。同樣地，成年人就是成年人，「信從」與「反叛」成年人，並不能構成成年人的「功績」與「罪狀」一般。成年人的「功績」是他們創造了有利於青年人生存和發展的環境與條件，但與其說是「功績」，不如說是來自人性的必然；因爲當現代的成年人爲青年時，也同樣的「無功受祿」地接受了上一代成年人的「功績」。成年人的「罪狀」恐怕是某些成年人忽略了青年人要發展成獨立自立人格的必然所致。

現在，同是成年人和青年人所共同居住的環境和地域，成年人看到青年人的活力，更形變得青春；青年人看到成年人的成就，更形變得奮發。大家互相協助，互相勉勵，互相合作。但是，爲將來，那是屬於現在的青年人的，將來的好與壞，進步與退化，端賴今天的青年人的成長程度來決定。因此，爲認識未來的中國的話，要了解現在的青年。

很多人對目前的青年是諸多指責的。這種指責有時是不公平、不合理與不

目前青年的三種可貴類型

在大陸政權的統治下，近海濱的省份，每年總是有萬千的青年逃出鐵幕。而中共當局對於這些青年，總是給予全盤否定的，並且也恨之入骨。然而，這些青年由於不滿中共專制的苛政，希冀自由而在萬死一生的情形下，逃出天生的。這些青年的意識裏，他們所希望的國家，該是民主自由的，是屬於每一位中國人的國家，不是一個專制的共黨，和什麼冠冕堂皇的社會主義「祖國」。

在台灣，最近有一本暢銷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書，對青年學生運動，似乎怕得要死，總不想給青年人表達他們對國家、社會的意見，只以爲他們不成熟，不夠資歷，只勸他們好好地埋頭於書本中就好了。可是，在這本小書發表之後，卻掀起了來自成年人的反對，以爲不能如此的壓抑青年，因爲這是國家社會將來的棟樑，結果使到這位小市民無法，接連兩次在中央日報「說幾句話」和「說最後的幾句話」，表示了是來自民間和個人的私見，絕不是官方的代言人。最後，爲表明他之一己的純眞，把稿費、版費一起捐給了台灣大學，算是風平浪靜了。

在香港的青年，也卻是遭受到被批判的待遇，特別是部份香港青年在民族意識的覺醒上。人們總以爲他們都是左傾的，或是被左派所利用的。

當然，依照中共一貫的統戰政策，青年學生是他們的很重要的對象，然而，在本港青年的民族意識覺醒上，恐怕並不能完全肯定爲受了統戰的迷惑。事實上，百年來的英國殖民地的統治，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不是沒有，只是潛存在內心裏。而今天，香港這一代的青年有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卻是好的現象，不該全盤否定。

從以上所談到的目前中國青年的意向，我們可以知道，今天的我們的國家是分裂的，但是，將來的中國一定是統一的，而這統一的基礎必該是在反暴政、反奴役、反官僚、反帝國主義、反剝削的中國民族化、中國文化化、民主化和自由化的中國。因爲，有的中國青年知道了專制暴政的可怕；有的中國青年知道自己該有參與國家、社會的責任和發言權；有的是覺得只有在中國文化中，中國人所組成的政府下，才是最合乎每一位中國人的。

以香港爲例來看青年

有人高興青年完全應該做成政權的工具。從教育開始就給了他們定型的、唯一的意識形態教育，該聽誰的話，該照誰的意思辦事，以後，永遠把青年當

詭計

並不是老毛、劉少奇等人，天性特別卑劣，他們所以有這種卑劣的表現，主要是共產黨那套暗陰專私的制度造成的。

在民主國家，權力的競爭是公開進行的，在野黨和在野派，有反對當權者的自由，他們不必恐懼當權者的報復，人民從廣播和報紙上盡悉正反兩面的主張和見解，然後在選舉中表示自己的抉擇，誰得票最多，誰就當權執政，這該多文明。

共產黨自誇它們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其實是民主其名，集中其實。因民主只是喊當權者授給的口號，只有喊萬歲的民主。誰要唱反調，立刻就被當做「階級敵人」來懲辦。於是眞話藏在肚子裏不敢講出來，一張嘴不由自己隨着當權者的指揮棒瞎嚷嚷。因此每個人都成了「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兩面派，每個人都成了紅色阿Q。而要奪取權力或自保身家，就必須搞陰謀詭計。不搞陰謀詭計，便無法生存。可以說，共產黨就是「陰謀詭計」集團。

各守山頭搞分裂

從中共歷史上看，除了陳獨秀之外，每個頭子都是搞陰謀詭計的高手。繼陳獨秀任總書記的是瞿秋白，他的上台並不是中央委員會選出來的，而是與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直互相勾結，召開一個「八・七會議」偷偷摸摸建立了一個御用的「黨中央」。這個「八・七會議」既不是中委會議，但是卻改組了「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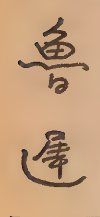
再以王明（陳紹禹）之上台來說，他所率領的蘇俄派本來與羅章龍、何孟雄一派聯合反對李立三、周恩來當權派；可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四中全會」上，卻臨時拉攏周恩來來排除何孟雄一派，傳說並由於王明等之告密，致何孟雄等被警憲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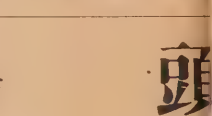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毛澤東之躍起當權，又何嘗不是由於「陰謀詭計」？他暗中煽動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劉伯承齊起攻擊周恩來，在軍心不穩的情況下，周乃急流勇退，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由毛繼任。

在沒有公開競爭的制度下，搞陰謀詭計是奪權及固權的唯一方法，想不搞都辦不到。

因此當前中共之號召克服陰謀詭計，等於緣木求魚。

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起中共卽展開反分裂的運動，至今仍不能彌補分裂，那是很容易了解的。由於軍人當時在文革風暴中各成山頭以自保，文革之後，遂出現山頭分贓，現在要懲辦那些山頭的頭頭，各山頭的嘍囉自然要以「兩面派」的手段來對抗了。各守山頭是分裂，兩面派的手段也是分裂。





年之後竟然東山復出，的確[illegible]

楊勇，湖南新寧縣人，僅受過小學教育，曾任國軍桂系第七軍某團的上士文書，參加共黨「百色暴動」，任紅七軍十九師某連指導員。一九三三年任彭德懷紅三軍團四師十團政委，三五年隨彭德懷「長征」。三七年入「抗大」二期學習，轉歸林彪指揮，任一一五師（林彪）三四三旅六八六團副團長兼政委（團長李天佑），三八年升任一一五師第三教導旅旅長。不久又轉入劉伯承系統，任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楊得志）。四五年抗戰勝利後任十八集團軍第二縱隊副司令員，四六年改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二野前身）第七縱隊司令員。四七年挺進大別山，任中原野戰軍（二野前身）第一縱隊司令員。四八年引導華東野戰軍和「陳（賡）謝（富治）兵團」在平漢綫會師，同年參加「淮海戰役」。四九，「中野」改爲「二野」（劉伯承）升任「二野」副司令員，兼第五兵團司令員。率部開入雲貴高原，挺進西康。一九五二年入韓作戰，任東綫指揮員。韓戰結束後升任「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五五年受上將軍銜，五八年率「志願軍」總部回國。六〇年接楊成武任北京軍區司員令。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揪出鬪爭，被毛、林視爲彭德懷的嫡系親信。

廖漢生則是賀龍系統的戰將，是賀龍的外甥，楊尙昆的妹夫。自幼隨賀英（賀龍之姊）活動，十九歲參加賀龍部隊，爲賀的嫡系親信，歷任紅三軍團、師級政委，三六年入「抗大」二期，抗戰期間任一二〇師（賀龍）三五八旅（彭紹輝）七一六團政委，四〇年升旅副政委，四五年升旅政委。四六年任西北野戰軍（彭德懷）第一縱隊副政委，率領賀龍「紅二軍團」的子弟兵，追隨彭德懷轉戰各地。四九年任「一野」（司令員彭德懷，副司令員賀龍）第一軍政委，五〇年任「一野」二兵團副政委。五四年任國防部副部長，五五年受中將軍銜，六二年賀龍主持軍委會日常工作，廖兼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一九六七年一月「賀龍案」爆發，跟楊勇一塊被免職。「失踪」六年，至今復出。

小結

這次被「解放」的將領，計有高等軍事學院副院長陳伯鈞，政委李志民，前國防科委副主任周士第，前北京軍區政委朱良才，前後勤部副部長周純全等多名上將級人物。此外還有副總理陳雲，政協副主席滕代遠，前新華社社長吳西冷等。不言而喩，中共這一次是下決心大「解放」「牛鬼蛇神」。這次大「解放」表面上可以給予人們一個「大團結」的現象，用此以掩飾內部重重的困難。這次「解放」面甚廣，黨、政軍都有，彭德懷、賀龍、劉伯承系統的軍人紛紛東山復出，這種趨勢對老毛絕無好處，誰能設想陳再道、鍾漢華、楊勇、廖漢生能繼續効忠毛澤東和江青呢？

共產黨

自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以來，中共就不斷重複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提出的口號「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兩句口號，一直喊到今天，而且聲音越來越大。

一九七〇年九月「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更具體的口號：「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團結，不要分裂。」這幾句話也是越喊聲音越大。最近出版的七月號「紅旗」雜誌，大部分數章都在反覆申說這幾句口號。

老毛帶頭「搞陰謀詭計」

不斷高喊「團結」，顯示了「分裂」的嚴重，不斷高喊「光明正大」顯示了「陰謀詭計」的嚴重。試看「紅旗」上「不斷增強新老幹部的革命團結」一文所透露的情況：

「……或者是掩蓋矛盾，調和矛盾；或者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搞陰謀詭計和宗派主義。他們自己就是這樣表演的，表面上好話說盡，『今天天氣哈哈哈』，暗地裏卻策劃反革命分裂活動。這種兩面派作風是黨內歷次機會主義路綫頭子一大特色。……」

俗云：「上樑不正下樑歪」；毛澤東自己帶頭搞陰謀詭計，「文化大革命」就是陰謀詭計的典型的「樣板」。一開始他就沒有「擺到桌面上來」，不把文革方案提到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裏去公開討論，而與林彪鬼鬼祟祟在軍隊裏搞學習毛澤東思想運動，加強個人崇拜；之後在各階層的機構中拉攏失意分子，佈署擁毛造反運動。

一九六六年五月，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看穿了老毛的陰謀，將計就計，大派「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革命」，將潛伏的擁毛造反分子孤立，打得落花流水。七月下旬，毛林二人密令三十八軍開入北平，然後召開「十一中全會」；在軍隊刼持與「革命師生」的鼓噪之下，以及個別進行拉攏之下，「全會」「以半數多一點」通過了毛的「文革十六條」。而這個「十六條」本身，又是一大陰謀詭計。因爲十六條只提及文化教育的改革，根本不提政治鬭爭，可是文革正式開始後，立刻就變成了造反奪權，並且揪鬭首長、戴紙帽、押解遊街。十六條明言，軍隊的文革另行辦理，可是竟密令造反群眾，衝擊軍區。

當權派吃了虧上了當，立刻組織保守群眾，與擁毛分子武鬭，這就是老毛咬牙切齒痛罵的「挑撥群眾鬭群眾」。這一着非常有效，把擁毛群眾打得積屍如山，血流成河。後來實力軍人就利用這個方法，擊退了文革的狂潮，使文革變質，草草收兵，不了了之。慘的是但些「革命小將」，被軍驅往邊區及鄉村勞動改造，至今四年仍不准回城讀書，於是他們只有向海外逃亡，這是近來逃亡之風復熾的根本原因。

牛鬼蛇神

「七・一」在靜悄悄中度過，連一篇「兩報一刊」的聯合社論都沒有發表，可是「八・一」建軍節卻不但有社論，還舉行隆重的慶祝儀式。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葉劍英主持慶祝晚會，中共黨、政、軍高級官員傾巢而出。這次慶祝晚會是去年九月「林彪事件」爆發後所未有過的。細觀這份名單我們發現在「文革」期間被打倒了的「牛鬼蛇神」全部出籠，其人數達七、八十之多，而最引起人們注意的，莫過於陳再道、鍾漢華、楊勇、廖漢生等幾十位軍事將領了。

陳再道與鍾漢華

陳再道、鍾漢華是一九六七年「武漢事件」的主角當時陳、鍾兩人分別擔任武漢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武漢事件」後陳、鍾兩人被革職查辦。但七〇年初就有消息傳出陳再道、鍾漢華已獲「解放」，而陳則降職到瀋陽軍區領導機關任職。筆者也曾在某刊撰文評述過，但此一消息一直無法證實，不料陳、鍾兩人在今年「八・一」集會中出現。

陳再道出身於四方面軍，湖北麻縣人，識字不多，是個大老粗。十九歲參加徐向前領導的「麻黃暴動」，歷任四方軍排、連長。一九三一年升任紅四軍團十師二十九團營長、團長。三二年隨李先念入川，三三年升爲紅四軍十一師師長。三六年出任紅四軍副軍長，其時年方二十九歲。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隨張國燾抵延安，升任紅四軍軍長，翌年入「抗大」二期。抗戰期間出任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三八五旅副旅長（旅長王宏坤），三八年率一二九師開闢冀南根據地。四〇年任冀南軍區司令員（政委守任窮）。內戰時期，任「二野」系統的縱隊司令員，四九年留任中原迎接林彪的「四野」大軍南下，遂歸林彪指揮，二十年來歷任河南軍區司令員、武漢軍區司令員。五五年授上將軍銜。

鍾漢華也是出身於紅四軍——一二九師，——二野系統。曾任第三縱隊政治部副主任（司令員陳錫聯），「二野」十一軍副政委（軍長曾紹山），「二野」三兵團政治部主任，四川軍區第二副政委等職。五五年升任西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受中將軍銜。六一年任武漢軍區政治，六三年升爲第二政委（第一政委王任重）。直至「武漢事件」發生被撤職爲止。

陳再道和鍾漢華可以說是最早起來反對「極左傾向」的將領，也是最早起來向「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威挑戰的人。他們不但反對「揪軍中一小撮」的口號，而且根本反對「文革」。那麼這次是誰「解放」陳再道、鍾漢華？是毛澤東、江青？抑或是周恩來、葉劍英？

楊勇和廖漢生

楊勇（上將）和廖漢生（中將）「文革」前則分別擔任

近，自不能捨近圖遠，不向蘇俄逃就沒有別的路。這個說法用之於劉少奇則可，用之於林彪則不可。因爲林彪在大陸有大部份軍事實力，他無論飛去成都、武昌、廣州或福州，毛澤東都拿他無奈何，林彪到了這些地方，掌握了槍桿子可以公開造毛澤東的反，也可以暗鬪，不揭開這個馬桶蓋，毛澤東也非同他妥協不可，可能造成武裝對峙的局面，也可能將一部份權力移交給林彪，如同上次退居「第二線」一樣，換取暫時的平安。所以說無論從任何角度看，林彪沒有坐飛機逃去外蒙之理，何況根據蘇俄方面的公佈，機中根本就沒有林彪。

這件事可能很長一段時間成爲一謎，正如高饒事件到今天已經十八年，但是內情究竟如何，海外沒有一個人眞能說得正確。林彪事件除非將來光復大陸時檢查毛幫檔案，再根據周恩來、江青等人的供詞（毛澤東不可能被我方活捉，故不能再打算從毛身上找材料），可以知道內情。當然這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目前只好以猜謎方式瞎猜一猜。

毛林敵對兩大因素

毛林所以由親密戰友一變爲勢不兩立的敵人，因素自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有兩項。

第一、毛澤東一手搞出的革委會，本意是黨政軍一元化，代表毛澤東統治廣大人民與幹部。但革委會組成之後，三分之二省區的大權落入軍人之手。毛澤東感到威脅，於是又改變花樣，以革委會爲純行政機構，如同「文革」前的「人委會」，另組黨委會，在毛江夫婦本意，想以黨委會箝制軍人，實行以黨領軍。但軍人也不肯屈服，雙方形成僵持不下之勢。到了後來還是毛江屈服，雖然名義上實行以黨領軍，所謂黨指揮槍，但省委第一書記多由軍區司令兼任，比起原來槍指揮黨的形勢更糟，因爲槍指揮黨，畢竟還是兩個部門，仍可收互相牽制之效，目前的軍人兼黨委第一書記，實際上是槍併了黨，黨已經淪爲槍桿子的附庸，連分庭抗禮的資格都沒有了。毛澤東當然看出這是共產黨的危機，如不能扭轉，共黨必然提早滅亡，但要從槍桿子方面奪回權力，就非搬開林彪這座大山不可，因爲各省當權軍事頭目大部是其部下，少數非林系軍事頭目也因爲有林彪在上面遮風擋雨，所以敢在下面橫行無忌，這是毛必須去林的最大原因。

林彪這一方面也有不能自安之勢。自從毛澤東明令把他提爲副統帥、接班人之後，林彪已居於一人之下，所有頭目之上，一旦僞組織恢復正常，「國務院」人事必須重新調整，林彪除非出任「總理」，否則自不能以副主席、副統帥之尊再屈就「國務院」的「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此缺非讓人不可。林彪失去眞正掌握槍桿子的權力，而換得一個「副主席」的虛銜，至於「接班人」更是滑稽，毛澤東一天不死，固然不能接班，即使毛澤東死了，也未必便能順利接班。

因此，林彪自然想抓一個實缺，台北與香港均報導過林彪想當僞政權的「主席」，因此與毛澤東發生正面衝突，消息來源是否靠得住，姑且不說，但這項猜測是比較合乎情理。

但毛澤東這個人，不但心存懷疑到極點，而且也有些近似痲線的想法，由於劉少奇曾任僞政權主席，把他推到第二線，幾乎失去頭把金交椅的座次，因此，他不但恨劉少奇，也連帶恨到僞政權主席這個位子。讀者如果不健忘，也許還記得這麼一件趣事，老不死董必武是僞政權副主席，「主席」既然是工賊、內奸、特務被掃進垃圾堆，按理自應由「副主席」遞補，正如甘廼廸被刺後半小時，詹森就宣誓就任美國總統，眞正一個國家是應該如此的。但毛幫不然，劉少奇垮後再沒有主席，創下了有「國家」無「元首」的笑話，既然不讓董必武遞補，也應當由他暫代，中國古語說「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日世界各國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沒有「元首」的，中間有一次董必武大概是覆越共政權元首孫德勝的電，用過一次「代主席」名義，接着下來仍然用「副主席」名義，代主席只是曇花一現，相信是由於毛澤東反對。最近一年來由於對國際進行統戰，又改爲「代主席」，相信不久之後又會恢復爲「副主席」，我們且拭目以待。

照毛澤東的想法，僞政權不再設主席，權力集中他一個人之手，至於一些國際上的禮節，如接見國書，簽署文件，送往迎來，交由人代常委會主任（不再名委員長，大概也因爲劉少奇任過此職）。如此，則林彪變成了四大皆空，這是林彪與毛衝突的另一主要原因。

至於林彪事件經過，照筆者猜測，可能是雙方在會議上發生過衝突，或者林彪確有反毛企圖但是尚未來得及動手，爲毛澤東所覺，乃先發制人，下令汪東興將林彪逮捕，從劉少奇、鄧小平到林彪對於毛澤東的突施殺手皆無反抗之力，就在於中南海的警衛權永遠操於毛澤東之手，林彪手下雖有百萬大軍，臨時無法調遣，只得束手就縛，此點是中共頭目始終跳不出毛澤東手心的主因。今後研究毛幫鬪爭，必須記住此點，若以爲周恩來能從毛澤東手中取得權力，或者能削弱毛澤東的地位，都不切實際。

林彪被捕後是怎樣死的，當然無法斷定，較大的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林彪拒捕，被汪東興開槍擊斃，一種是被捕後毛澤東怵於林彪勢力大，恐懼林系頭目「勤王」，乃殺之以絕後患。兩種可能自以後者較大。因爲若是林彪拒捕被殺，毛幫也可堂而皇之宣佈，不必出縴頭也。

大概林彪被捕消息傳出時，林彪親信得到消息倉皇逃走，奪了一架飛機飛走，其中可能有林立果，由於這批人地位低，對外界形勢不了解，以爲逃向蘇俄比較安全，終於在外蒙失事墜機。根據蘇俄方面消息，該機所以失事，並非爲炮火擊落，係機內人員打鬪所致，此說如果可信，可知這一批人搶上飛機後，何去何從不能得到一致意見，終於發生爭鬪而同歸於盡。

林彪之死既非墜機，毛幫何以要作此宣佈，大概是毛澤東對林彪之死也覺得難以說明，而海外報刊繪影繪聲，說得活靈活現，於是毛澤東靈機一動，來個「草船借箭」，以海外的消息作爲依據，編出此項謊言以坐實林彪罪狀，推卸其自己的責任。當然筆者的說法也是百分之百的猜謎，可能距離事實有十萬八千里。但是，筆者對於林彪墜機外蒙的事，卻一直不敢相信。

談林彪之死



在事發近一年之後，毛幫最近才以「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宣佈了林彪的死訊，經過情形與海外傳說如出一轍。因此，有許多發表過此類消息的報章都以本報消息靈通自詡。但筆者再三推敲，總覺得此事不無可疑。

林彪之死有疑點

根據毛幫習慣，清算某一個大頭目時，先「製造輿論」，到了輿論製造成熟，人人皆知道報紙刊物上所罵的是何人，此人實在是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再加以公佈，使黨員、幹部心理上早有準備，不致無所措手。劉少奇被清算時，毛幫報紙、雜誌日日攻擊「中國的赫魯曉夫」，如將此種文字全部錄下，眞眞可以汗牛充棟，到了最後，凡是一個有知覺的人，都了解中國赫魯曉夫卽是劉少奇，劉少奇及其集團是工賊、內奸、特務，然後毛幫始在十二中全會上正式宣佈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

對付陳伯達與林彪，毛幫又是照搬公式，首先攻擊「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最初海外人士以爲這是例行的宣傳，無非是作爲鬭爭某些小頭目的藉口，後來發現越寫越多，始感到事情並不簡單，但還不知道是對付誰，若從字面上解釋，毛幫一羣大頭目眞正最像「政治騙子」的是周恩來，因此，也有人懷疑周恩來要較林彪先倒下來。一直到毛幫報紙指出此一政治騙子常常自稱小小老百姓，實際上是大大野心家時，大家才了然此「騙子」竟是「毛澤東思想」製造者陳伯達。

但在當時海外人士想法，陳伯達所以垮台，大概打擊的主力來自林彪軍人集團，加上周恩來官僚集團，合力將「騙子」打垮。而且也都以爲陳伯達被清算之後，此一事件暫時總可告一段落。不料毛幫報刊仍然連篇累牘罵政治騙子，罵到最後指出此一政治騙子經常以天才自居，恭維別人天才是假，把自己當成天才是眞，接着展開對天才論的攻擊，於是，大家才了解「政治騙子」也有了「接班人」，原來那個自稱小小老百姓的政治騙子已被掃進垃圾堆，現在的新政治騙子卻是提出天才論的人，此[illegible]翻開毛語錄就會尋出，原來是「副統帥」、「接班人」林彪。

從此以後，毛幫報刊不再提「小小老百姓」，卻日日攻擊天才論。到了目前，全世界凡是留意毛幫事務的人，都知道「天才論」卽是林彪，林彪之垮台已成定局，按說毛幫正可堂而皇之予以宣佈，爲什麼又藏頭露面，由王海容這丫頭出面，擺出一付欲說還休的姿態，在一個隨隨便便的場所，宣佈了一項毛幫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消息，接着又由毛幫駐在阿爾及利亞、英、法等三國的外交頭目宣佈此一重大消息，其內情不能使人無疑。

當九月十二日毛幫在外蒙墮機事件發生時，蘇俄卽派人檢查了機中死者的屍體，雖然都燒得面目全非，無法辯認出是誰，但根據醫學原理，檢查出全機死者年齡沒有超過五十歲的。當時蘇俄同外蒙方面都透露過此項消息，則機中自不會有林彪在；問題尚不止此，如果眞的林彪在機中，根據林彪的特徵，尤其是二次大戰期間他在蘇俄養病甚久，蘇俄醫院應當有其「醫案」，很易查得出。蘇俄方面若確定林彪在機中，一定不會放過打擊毛澤東的機會，非搶先發表不可，不致於代爲隱瞞了將近一年。就從蘇聯這種舉動來看，也可證明機中是沒有林彪。

再從林彪本身來推測，林彪眞的有機會乘飛機逃走，應該不會逃去蘇俄。在過去，海外人士有一個錯覺，喜歡把毛幫頭目分爲土著派與國際派，劉少奇、林彪皆被列入國際派，指爲親俄人物。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劉少奇出席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首先同赫魯曉夫發生爭吵，雖然勉強發表了一項莫斯科聲明，但中俄共之決裂，實以那次爲契機。至於林彪在東北時就不斷與馬林諾夫斯基衝突，其反俄思想可能甚於毛澤東，中共大頭目的作風並無所謂親誰，表面上親誰對自己有利就親誰，他們這批人不但不忠於自己的國家，也不忠於自己的黨，只忠於自己。勉強要說中共黨內有國際派，只有陳紹禹、秦邦憲一批人庶幾近之，林彪連邊也沾不上。林彪既同蘇俄沒有密切關係，此時逃去蘇俄又幹什麼？

或者說林彪為了逃命，去台灣太遠，去[illegible]

中共方面得到的可靠消息，說林彪之妻葉羣，兒子林立果是和林彪一同罹難十個人中的兩個。至於參謀總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副參謀長邱會作、海軍政委李作鵬並沒在機上，他們目前仍然活着，只是沒有露面而已。

此外，又有一項傳說，中共的戰鬥機向林彪的座機追擊，將之擊落。另一說則是：該機為避開中共雷達網的追踪而低飛，結果撞山失事。

所有共產極權國家都是如此，居於高位的人，往往變生肘腋，頃刻間變成階下囚。在中共如此，老大哥的蘇聯也如此，其他共產國家亦莫不如此。不過近年蘇聯實行「修正主義」後，權力鬥爭之狠，已遠不及中共，否則，赫魯曉夫也不會好好的下場，更不會死於天然壽數了。

二十三年來，中共的權力鬥爭已把一大批「開國元勳」都鬥垮。當年黨的領導者總書記鄧小平、政的領導者國家主席劉少奇，如今，軍的領導者國防部長林彪，也在他紅極一時的當兒，一命嗚呼。

黨、政、軍巨頭一一倒下來，毛澤東已獨掌大權，成為中共獨一無二的人物；在他下面，只有一個「世界仔」周恩來。

在巨大的鬥爭風潮中，周恩來一直保持住他的地位，成為不倒翁，這決不是偶然的事，他應付人事的變化，確有一手。

第二把交椅人物

俗語說：「伴君如伴虎。」這道理周恩來當然了解，凡坐上第二把交椅的人物，表示他將是接班人、繼承者，因此身為一國之君的，對這位「儲君」大都非常掉忌。因此毛澤東把這些「第二把交椅人物」一一剷除，甚至經他欽定的未來主席林彪，也難逃一死——林之被欽定為接班人，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時，老毛賴他的槍桿子平定大局，鬥垮當權派而迫得以「接班人」酬謝林彪，也因此種下了日後的殺機。

這些事情看在周恩來眼中，他一直不願坐上第二把交椅，以免召來橫禍。可是也許權力慾使然，他目前已實際上成為第二把交椅人物，如果有一天毛澤東感到他對他的權力有所威脅，他就非垮台不可。

鄧小平、劉少奇突給毛澤東鬥倒，但至今仍是「生死未卜」，也許他們還活着，只是被毛澤東軟禁起來。但林彪給鬥死了，似乎已是無可置疑的事。大抵，林彪和鄧小平、劉少奇有所不同，劉鄧給鬥垮後，就沒有翻身的能力，而林彪卻是掌握兵符之人，他可以幫毛澤東把劉鄧勢力一網打盡；有一天他也可以搞兵變，同樣的把毛澤東、江青的勢力一網打盡。

這一點，毛澤東當然看穿了，因此把他鬥垮之餘，還得要了他的命，以免留一禍根，有一天他會號召軍中嘍囉造反，槍桿子出政權。

周恩來的處境

今日周恩來的處境，雖有相當大的權力，但內心難免戰戰兢兢。過去老毛的親密戰友都如此下場，他一定也聯想到自己的將來。他沒有勇氣鬥毛澤東，便只有等待毛澤東來鬥他。

周恩來希望有別人坐第一把交椅，他則抓住實權。前些時，傳說毛澤東準備立他的妻子江青為繼承人，相信這是周恩來所歡迎的，如果立了江青，只要老毛的雙眼一閉，他就有辦法把江青鬥下來，安安穩穩地坐上第一把交椅了。

事實上，今日毛澤東身邊已沒有可以信任的人，唯一可以使他「放心」的，也許只有他的妻子江青和女婿姚文元。毛澤東要找真正的接班人，看來只有在他們兩人之間選擇。

至於周恩來，有人說他的權力愈大，危險性也愈高，這話不無道理。

彭德懷首先被鬥

回顧二十三年來中共的權力鬥爭，使人不寒而慄。不說別的，就中共「解放軍」的十大元帥而言，他們對中共之奪得政權，都曾出過大力，立過大功，到頭來卻是慘然下場，亦可哀也。

中共的十大元帥是：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徐向前、林彪、陳毅、葉劍英、聶榮臻與羅榮桓。

第一個遭受到鬥爭的是彭德懷，至今還是抬不起頭來，落得個「下落不明」。他之受批判，是因為在廬山會議時，曾批評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毛澤東一怒之下，便把他打下十八層地獄。

當時彭德懷以中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國務院中的職務是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是中共陸海空三軍的最高負責人，在黨政軍三方面都有崇高地位，誰想到他竟會因言賈禍，一下子栽了下來？

彭德懷被視為親蘇分子，曾經數度代表中共出席華沙公約組織的軍事會議觀察委員，並主張「解放軍」現代化，和毛澤東的民兵思想互相逕庭。

陳毅、賀龍、林彪

第二個被整的元帥是陳毅，在內戰期間，他戰功彪炳，他的部隊「解放」了南京、上海，一時成為華東王。其後自上海市調到北平，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也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在外交部長任內，初期工作十分輕鬆，不時出國搞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浪潮中，不向革命小將賣帳的，在中共各部長之中，恐怕只有陳毅一人。他終被揪出，不過，揪了許多次還是能夠過關，這是因為周恩來「力保」之故。

第三個被整肅的是賀龍，他的名字在中國大陸尤其長江以南特別響亮。

八月一日在南昌發動革命的正是賀龍和葉挺，因此中共定八一為建軍節。但這個大功臣終於被鬥垮，原因是他屬於「劉鄧集團」的首腦人物，因此毛澤東非把他鬥垮不可。

加上林彪，中共十大元帥已有四名被整，羅榮桓已死，則所餘只有半數耳。其餘的「元帥」未來命運如何，相信連他們自己也不曉得。兔死狗烹，於此更可獲得明證。

新聞以外

林彪事件「公開」有作用
老毛捏造事實逃避責任

萬人傑

林彪謀刺老毛不遂，墮機身亡，只不過是毛澤東編造出來的故事。實際是毛對林彪心存猜忌，先下手為強，捏造「刺毛」事實，無非逃避殺林責任。中共的「開國功臣」，已殺得七七八八，今日居於高位的周恩來，當感到戰戰兢兢，惡運可能猝然而臨，遭到「先烈」的同樣命運。

由「㊙密」到「公開」

林彪事件發生於去年九月，香港、日本的報紙競相報導，外國通訊社也電報滿天飛，但中共始終守口如瓶，未予透露，大陸和此間的左報，未有一字涉及此事。

最近，毛澤東卻親口告訴了斯里蘭加（錫蘭）總理和法國外長。同時，毛的姪女王海容也對外國記者「證實」了此事。

為什麼當日極力守秘，今天卻又公開？一般觀察家認為，這表示林彪事件，老毛已經「搞掂」，在大陸，再不會因為這事而掀起動亂了。

雖然墮機事件未必完全可信，但林及其親信在去年九月間已告「死亡」，諒是事實。不過，林和他的親信即使已死，但在大陸各地，林彪黨羽的勢力仍然浩大，要將他的爪牙一一加以整肅，不是簡單的事，需要很長時間進行。

雖然說，林彪死後，林系軍人已成羣龍無首，老毛要將之逐一擊敗，並沒多大困難，但也要花相當時間，始克完成。整肅林系人物既然要在秘密中進行，林彪事件，中共當局自然秘而不宣，一直㊙密。

美國專家的懷疑

從蛛絲馬跡看出一些事實。香港、日本的報紙加以揭露，外國記者的消息，大半根據香港報紙的記載，一部分則是揣測之詞。但，這種種傳說在未經中共「證實」之前，仍然是一個謎，毛澤東和王海容的公佈，雖然沒有新穎之處，不過，卻使林彪事件明朗化了。

經過中共這一非正式的「公佈」後，現在全世界都相信林彪是因為陰謀刺毛不遂，在逃亡中墜機身死。但美國的專家對此卻表示懷疑，認為這故事很可能與事實大有距離。

他們認為，林彪未必眞是墜機而死，極可能是毛澤東捏造事實，推卸殺死林彪的責任。

這看法不是沒有可能，林彪本來已被毛澤東「欽定」為繼承人，雖然說七十八歲的毛澤東依然「紅光滿面，精神很好」，究竟垂垂老矣，殘年風燭，隨時可以離開這個世界，林彪的王位是坐定了，為什麼還會急不及待，「企圖篡奪黨、政府與軍隊領導權」呢？唯一可能是林彪聽到風聲，毛澤東有意思整他，為了自保，才發動這次宮廷式的政變，可惜在最後一刻給他的女兒林豆豆出賣，以致在逃亡蘇聯途中墜機，招致「㊙家劇」的悲劇收場。

不過也有可能這些故事全不可靠，毛澤東對林彪有所猜忌，把他幹掉，編造出這一連串傳奇式的故事，掩人耳目。

美國的專家認為，林彪是在被監視中病死的，或者企圖逃亡而被擊斃，可能性也很大。他對林彪企圖殺毛的說法，表示懷疑。他認為，林彪絕不會殺毛，因為他一定曉得，如果毛澤東一旦被謀殺，中國大陸就會全局大亂，這恐怕非林彪的能力可以控制。

國府高層人士也同意這看法，認為林彪並非死於墜機，這不過是毛澤東編造的故事。（或者因為香港的報紙有此類報導，他就故意加以「證實」，以證明他並沒把他的「最親密的戰友」和繼承人殺死。）

美國專家說：中共領袖在揭露一次權力鬪爭時，若不加以使人震驚及戲劇化的描述，將會使大陸的安定局面受到重大影響。因為，大陸剛剛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安定下來，若再出現一次重大的權力鬪爭，人心極難控制。中共宣佈了林彪的死訊，是因為中共接近的第三世界各國政府與政治團體對林彪事件愈來愈感懷疑，中共非加以「澄清」不可。因為中共要極力爭取他們的支持，不能失去他們的友誼。

黨政軍領導的下場

老毛親自宣佈林彪死亡

從一九七一年初起，中共宣傳機構即不斷高喊三句口號：「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團結，不要分裂」。可是這一年以來的事實，恰恰與此相反。

先說「陰謀詭計」，林彪既於去年九月十二日夜裏逃亡墜機而死，以他是「副主席」、「國防部長」、毛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死了竟不能光明正大的宣佈，由老毛最近會見斯里蘭卡女總理、法國外長舒曼時，自動的隨便說了出來。接着是阿爾及利亞、瑞典、倫敦等各地使館人員及外交部官員、毛的表姪女等，也以私人談話方式證實這一消息，迄今為止，對林彪逃亡的原因，死亡的經過仍然不做光明正大的宣佈，難道這不是陰謀詭計嗎？帶頭搞陰謀詭計者正是毛澤東！

蘇修赫修與毛修

其次談談搞修正主義。一九五九年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在大衛營與美總統艾森豪舉行會談，確定了美蘇和平共存、和平競賽的原則；九月回國途經北京，把會談經過告訴老毛，老毛認為是與美帝國主義妥協，於是鬧得不歡而散，雙方連會談公報都不發表。從此雙方展開誓不兩立的罵戰。一九六五年尾掀起「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劉少奇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老赫，指的都是修正主義。

林彪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九全大會」的政治報告，大喊雙反主義，一反美帝，二反蘇修；要反蘇修實因蘇修放棄反美。一九七〇年五月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光天化日，五十萬人眾目睽睽，發表了那篇「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宣言，顯示全力支持林彪的雙反路綫。

可是事隔半年，同年十二月他在中南海的官邸裏，接見美國親共記者艾德加·史諾時，竟自行痛摑嘴巴，表示歡迎「美帝」太歲，美總統尼克遜訪問，並且還說美國人民有革命傳統，各州分權制度值得學習，萬惡不赦的美帝，一夜之間變成可以商談問題的對手了！這究竟是馬列主義、還是修正主義呢？帶頭搞修正主義者正是老毛自己。以往天天痛罵赫魯曉夫，老赫下台之後則罵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文革以後之罵「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這些罵都成了信口雌黃，如劉少奇未死，如老赫地下有知，必當罵人大笑了。

一分為二是分裂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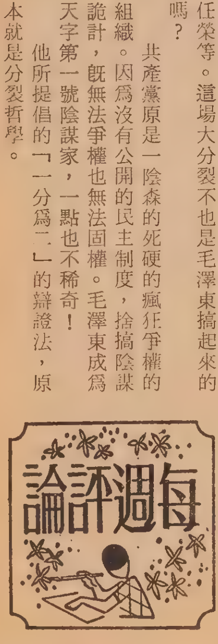
再看「分裂」，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全大會」，老毛自定劉少奇是他的繼承人，一九六五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將劉打倒；一九六九年「九全大會」又定林彪為繼承人，唯恐死後被打倒，竟明定在黨章裏，結果又被打倒。

打倒劉少奇時，利用紅衛兵造反，以幹部鬥幹部，黨員鬥黨員，團員鬥團員，群眾鬥群眾，軍隊鬥軍隊，結果由文鬥演成武鬥，殺人盈野，浮屍出海，這一場大分裂大屠殺不是老毛搞出來的嗎？

這次打倒林彪，所有與林有關係的軍、黨幹部齊起反抗，以至去年九月，二十九省市新建成的黨委領導班子，不得不關起門來，批修整風，兩派對壘，作你死我活之鬥，迄今為止確知垮者有湖北省委第二書記劉豐，福建省第二書記周赤萍，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藍亦農，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汪家道，四川省委第二書記梁興初，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浙江省委第二書記陳勵耕，山東省委第二書記袁昇平，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搖搖欲墜，可能垮台的則有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韓先楚，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楊得志，西藏區委第一書記任榮等。這場大分裂不也是毛澤東搞起來的嗎？

共產黨原是一陰森的死硬的瘋狂爭權的組織。因為沒有公開的民主制度，捨搞陰謀詭計，既無法爭權也無法固權。毛澤東成為天字第一號陰謀家，一點也不稀奇！

他所提倡的「一分為二」的辯證法，原本就是分裂哲學。



·萬人雜誌第二五〇期目錄·

題目	作者	頁
老毛親自宣佈林彪死亡	每週評論	一
林彪事件「公開」有作用 老毛捏造事實逃避責任	萬人傑	二
談林彪之死	岳騫	四
共產黨與陰謀詭計	魯遲	六
牛鬼蛇神紛冒頭	待旦	七
認識中國：青年·民族意識與未來中國	柳以青	八
爲什麼要等待和平演變	兆華	一〇
東歐終將擺脫蘇聯控制	展如	一二
蘇聯工人造反事例	正平	一三
橫眉語	萬人傑	一四
中共內鬩瑣談	詠輝	一五
卡斯特羅的「政績」	·亮·	一六
蘇聯大購美國穀物	陳佐治譯	一六
一個蘇軍少將的離奇遭遇	世康	一七
太空事業的現況與展望	資料室	一八
埃俄關係終凶隙末	胡養之	二〇
人類環境的大敵	北冀	二一
繁忙邊緣	柴桑節譯述	二二
蘇聯也有種族歧視	林聖銘	二三
毛澤東奴性十足	詠輝	二四
資本主義也在修正	林樊	二六
萬人意見	讀者來信	二八
萬人詩壇	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五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八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五〇期）



本期要目

老毛親自宣佈林彪死亡……………每週評論
林彪事件「公開」有作用
老毛捏造事實逃避責任……………萬人傑
談林彪之死…………………………岳騫
共產黨與陰謀詭計…………………魯遲
牛鬼蛇神紛冒頭……………………待旦
青年・民族意識與未來中國………柳以青
爲什麼要等待和平演變……………兆華
東歐終將擺脫蘇聯控制……………展如
蘇聯工人造反事例…………………正平
蘇聯大購美國穀物…………………陳佐治譯
太空事業的現況與展望……………資料室
埃俄關係凶終隙末…………………胡養之
人類環境的大敵……………………北冀
繁忙邊緣……………………………柴桑節譯述
蘇聯也有種族歧視…………………林聖銘
毛澤東奴性十足……………………詠輝
資本主義也在修正…………………林燚

中國抗日史話

本書作者岩英先生為東北人，早年厠身行伍，足蹟遍大江南北，見聞廣博。大陸陷共，隻身逃港，從事新聞工作，著述甚夥，「中國抗日史話」為其最後遺作。是書共分三部：㈠東北義勇軍戰史；㈡蘆構橋戰火；㈢淪陷區血淚史。內容充實，秘聞尤多，既可作野史讀，也可作正史的參考。為使讀者閱讀方便，特將全書三部合裝巨冊，定價港幣七元。經售處：⑴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⑵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十九路軍興亡史

再版發行

此書為閩粵名著之一「十九路軍興亡史」一二八淞滬抗日蔡廷鍇、蔣光鼐、戴戟組織人民軍之經過。自發難、換旗、重建、瓦解，以至閩變失敗之內幕秘聞，均有詳盡記載，多為局外人所未道的第一手資料：尤以「一二八」上海抗日一役，對於張家翁部隊防守要塞，浴血抗戰之經過情形，描述更為精采。因作者自始至終在該軍參贊戎機，身為要職，論人事，均是親身耳聞，非道聽途說者可比，故內容豐富，資料珍貴，為同一類書的一部信史。全書十餘萬言，並附珍貴圖片，僅售港幣三元，外埠另加，歡迎郵購。經售處：⑴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⑵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珠江三角洲梟雄傳

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抗戰前後，局勢紛亂，地方治安如羣龍無首，以致撈家乘時輩出，匪盜四起。各著名撈家傳奇事蹟風傳各地，每為人們喜聞樂道。子家先生著「珠江三角洲梟雄傳」，乃選擇撈家輩中之突出者，將其生平事蹟忠實記載。內容包括「市橋皇帝李朗雞」、「騎刦海剛丸」、「大天二火拼」、「獨行大盜十三行」、「台山女盜單眼英」等多篇，資料翔實，筆法生動，道人之所未聞。宇宙出版社出版。經銷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全書二百四十三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七十自壽

吳達連

(一)
當時投筆志凌雲。黃埔潮聲日夜聞。
甲帳談兵增智勇。中庭舞劍載歡欣。
廿年戎馬經三變。萬里旌旗炫六軍。
蹈火赴湯奚足慮。忘身許國矢忠勤。

(二)
脫卻戎衣境況遷。黌宮敬業十餘年。
欣看學子多英氣。每聽絃歌一樂然。
往事那堪誇口說。浮名不值杖頭錢。
但期還我河山後。收得桑榆作地仙。

(三)
不求享受且安貧。七十稀齡屆誕辰。
曾是沙場征戰士。而今海嶠退休人。
青燈作伴抄詩慣。皓月當空酌酒頻。
百歲開懷知可待。歸田有日樂天倫。

壽達連兄即用七十自壽原玉

李懷蒼

(一)
延陵吳老氣如雲。幃幄長才夙著聞。
馬下文章皆草草。眼前學子盡欣欣。
今朝息影思三省。昔日英名動六軍。
四十年來身許國。知君無媿矢忠勤。

(二)
物換星移境亦遷。那堪回首想當年。
青萍結綠曾珍惜。風虎雲龍豈偶然。
美酒佳肴隨處有。清風明月不須錢。
祝君嵩比無疆嘏。領畧煦和一地仙。

(三)
腹有經綸不患貧。遙知嵩降値良辰。
當年豹畧龍韜者。今日吟詩醉酒人。
莫向生涯呼負負。且將書劍理頻頻。
漫云名士如名將。誰似汾陽福軼倫。

達連先生，七十自壽，最佳之句，「廿年戎馬經三變，萬里旌旗炫六軍」，[illegible]詩，「美酒佳肴隨處有，清風明月不須錢」，均屬佳句。壇主云。

港人賑雨災

林康

同此有情念念仁，香江雨刧賑災頻，
集資不日盈千萬，樂善於斯見性眞。

臥病

林康

風雨寒冬幾就醫，對爐擁被悄然思，
鳴鐘催起時當藥，新月窺窗伴皺眉。

力行先生雅正

林康

詩壇七力
君子言行

林先生贈鄙人之聯，是爲佳作，對聯是字愈少而愈難也。壇主云。

三顧 有序

覽樓主楊海天

十載以還樑上君子三次光臨除門扉被破外一無所失蓋舍下藏有古琴奇書君子不識他無長物也。

三顧都非皇叔駕，原來君子竟先臨，
胡知四壁蕭條甚，只有奇書伴古琴。

輓張紉詩女史

郭國彥

魂去魂來總渺茫，桃花含雨淚千行。
只聞漱玉傳清照，無復縑緗寫洛陽；
海上騷壇春寂寞，案頭名士韻悲涼，
等身絕業歸何處，東望宜樓一瓣香。

有感

郭國彥

不策登庸策逋逃。春風粉署陋仙曹。
明知功狗終烹鼎。休問尋羊望補牢。
弄筆漸深冬烘氣。操刀難復少年豪。
回頭一訊江南路。轉幸天涯有二毛。

步李懷蒼先生「七八生朝書懷」原韻二律

傅裕

(一)
卅年戎馬逐西東，文武兼資羡此翁，
秉筆書懷無弱句，揮戈抗戰有雄風，
爐峯息影娛詩酒，獅嶺盤桓撫菊松，
穀日躋堂看舞彩，此身如在萬花中。

(二)
勞燕分飛自嶺東，九龍城畔又逢翁，
浮生離合三春夢，過眼繁華一陣風，
萬里長河悲斷梗，滿天暴雨戰孤松，
行年七八身猶健，壽享期頤在意中。

傅先生和詩佳句，「浮生離合三春夢，過眼繁華一陣風」，既新又好，壇主云。

上期二四七，郭眞詩，「市井白痼瘟」，誤爲痼瘟，「雲歛故山春」歛字排爲劍，據郭眞來函云，詩中之字，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確實不錯，以後各位詞長來稿，務請用正楷，我是原稿交排，寫不清則不能怪校對，有時我也不識。一旦弄錯，排字房，校對先生，壇主鄙人，來稿者，均有責任，作者又頗能懷疑是壇主所亂改，懷疑將原來好句改爲不通，則寃之枉也矣。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 支票 /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非反動

雨災慘禍豈可與因果扯在一起

讀本雜誌第二四六期文友待旦君援上述題兒大作，內容是指孤影先生的「小市民的心聲」，以為為學了為學，為政了為政，等如「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保釣」好讓「肉食者謀」，大學生不該借題示威等論調不對。春聲要上陣說幾句公道話如下：

「天地會過去，我的話不會過去」，光有聖經「永生之言」，「論語」原來子書之一，後世編修入經，「經者常也」，孔子之道，常道中道，但對潮流必加以伸縮，質雖不變，量得千變萬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主時代，這是方圓之至，完全適用，不過民主時代，「方圓」或不宜於框框，跟著模型權變何妨呢？然則「論可休矣」不？「休矣」像不可，須看環境而定。

大學生「保釣」示威，出於愛國而見於行動，「其志可嘉」，可是就香港這運動而觀，似有撥草捕蟋蟀，打草驚蛇之嫌。至於「保釣」應該到釣魚台去云云，似乎太直率，難道反共該到大陸去嗎？還有，「保釣」不外是「養其一指」，大陸才是「肓背」，請先反共吧?!大小輕重不宜倒置。至於大作責備孤影先生搬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些過時的老古董，竊不敢同意。政者正也，今古則一，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怎麼可以？至於說那是「反動」的論調，那我就更不敢苟同。

× × × ×

風災火災，頻聞數見，而豪雨造成災害，也會常有的，不過得未曾有剛才過去這場災害那麼慘，為香港開埠以來第一遭呢！災害為「天孽」抑「人孽」？要是拿征服世界的公教思想「萬災皆我自招」，那麼，「人孽」招致「天孽」了吧？不過我們研讀聖經，但取精神，有幸並不一定為善者，不幸更不一定為惡者，總之「見亙訓矜一，引作明言。因果之說，用

居談一談還可，傷心慘目也作話柄，此人非喪心病狂而何？

查這次災情最慘重的一是窮人住的雞寮安置區，另一是富人住的港島半山區，而同情窮人卻多，同情富人則少，甚至若有慶幸。春聲呢？同情窮人偏多，對富人也不慶幸。雖然富人或許平日不仁，並不遭遇災害者就是不仁那個（些），我們該懷愛不該懷恨。

至於人事方面，防範未然，當局固不能推諉責任，尤其痛定思痛，更該注意。又至於乘機發雨災財，此等人壞極，可誅！可誅！而有等人為了有人乘機發財，便不願拿出錢財交給福利機構而說：「我自己做還好。」其實自己有沒有做過？問問心好了！在此春聲加張嘴談談，自己做嗎？實惠之至！但卻別止於口惠，交給福利機構彙集，如其作弊，罪在他，行道有福，何必多所計較。（春聲）

大概「人民日報」不日又要發表：「今年形勢大好，上造稻穀特大豐收，比去年上造增加百分之十五或二十，農民學過毛澤東思想，幹勁冲天，大暑前插完秧，禾苗長勢大好……」，我看再來幾個形勢大好，不單大隊幹部，而且公社或縣革委會成員都會開了機帆逃亡了。

其次是「統治」得農民連耕田也不自由。一道命令下來，大寒以前要播秧，那你就得播秧，不播就是反革命，誰也不敢違抗聖旨；小暑以前要插好秧，那你就得插，不插就是階級敵人破壞，誰也不想跪地下挨鬪爭。可惜禾苗偏不聽那「偉大的」的話，夏天怕熱，冬天又怕冷，又不肯革革命，一年能打六造穀子——至少能有四造都好。

還有一件笑話，敝鄉是一個自然條件很好的生產隊，水不缺，土地多，今年一月派來三十一個「督戰隊」——工作隊。夾硬督着隊長及農民早出晚歸，要「搞好一點，推動全面」全隊百五十個勞動力，平均一督五。開了個「誓師大會」，務爭今年上造特大豐收。三十個「同志」自己又搞一畝多「示範田」一連擔了三個月土雜肥，標上畝產千六百斤（上造）字樣，現已收成了，算盡了力量。剛巧兌現差個零——一百六十斤。是禾稈太多，沒結穀子。

農民爲什麼不用心耕田？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好了。有個生產隊幹部這樣說：「……被騙了二十多年了！年年說什麼工業化、拖拉機，我連影子都沒有看過，不過『烏龜哄我、我哄王八』，照講可也！」

隊長實在沒有怎樣耕田的自由，他不過是飾「哄王八」的角色，例如今年換了一個新花招，叫「合理密植」，規定「四乘四」，首先做好幾十把長尺，每四寸畫個記號，插秧的人一面插一面量，末了一大批當「長」的又各拿一把尺子再檢查一遍。耘田時，腳鑽不進去，只好用長竹竿裝上小釘鈀，用力來耙！這不叫做廢時失事。一年三百六十日，每人平均耕兩畝田，早早做妥了農事豈不是躲在家裏養肥了！

農民不是希望工作做完，因爲知道反正要做上三百六十天；也不管收成多少，因爲憑經驗收成縱使如何增多，他們家庭也分不了多少。每天希望的是太陽早點下山。晚上最好不用「捱夜」（指開會和學習毛思想）。

指手劃腳、強迫耕作方式，派督戰隊……都起不了作用。但那不礙事：全省、全縣，總會有一兩個村較爲「倘佳」的，於是總結啦、組織參觀啦、以點帶面啦、是學了寶貝毛思想啦、畝產××斤啦，一總結加以推算，全省或全國當然又是在毛澤東思想偉大革命什麼的……。全國全省全縣確定了豐收，那你們這個村子呀爲什麼這樣落後（每個村都一樣）！不錯，是有階級敵人破壞，於是誰也不敢「亂說」，地裏有的是泥，挑吧！太陽快要下山了！

朋友！你不必躭憂，遲幾天「兩報一刋」公報又要登了！一九七二年上造農業特大豐收，還是毛思想戰勝舊觀念的典型事例什麼的；如果確實吹不起泡來，還可以改爲：禾苗本來生長得空前茁壯，不過後來是恰巧遇到二千年來特大的自然災害。

比較有點文化水平的青年農民說：「還不如聽港澳的廣播：豬八戒大戰關雲長，或莊周調戲潘金蓮好些」。因爲明知假的，但說得好聽。騙夠了！哄夠了！再也沒有什麼指望，命反正不值錢，肚子從來不飽，忍受到不能再忍受的時候，逃亡。

逃，是弱者，中國人民到忍無可忍的時候，可能不完全是弱者吧！

鍾天

昨日與今日

編輯先生：

我現寫有反共詩歌一篇，祈爲刋登。

昨日高呼老大哥，今日大罵蘇修。昨日說一邊倒，今日兩面刀。昨日叫坦白從寬，今日叫國特反壞。昨日叫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今日話人民公社——命你上山住單家鄰屋。昨日是三光賊哥，掛羊頭，賣狗肉，販糖衣，賣毒素。今日是禍國殃民霸帝，掛靈符，賣毛咒，榨民脂，吸民血。昨日反美反帝，今日親美親帝。昨日在重慶高呼蔣委員長萬歲，今日在北京封王掛帥罵蔣衰。昨日說社會主義豐衣足食，今日搞到全國人民衣衫襤褸粥都沒得食。昨日教人民喊刮民黨，今日反被民罵重慘黨。總結一句話：中國共產黨一日在，人民一世沒希望。中國毛澤東一日在，人民永世窮。我們要翻身，必定下決心，情願捱飢餓，以身作則，等待時機成熟斬毛根。我們要潔身，切莫靠攏共產黨，以免毒氣蒙蔽腦袋。擁護蔣總統，待命隨時將共產黨打倒。

棄左上

（民國六十十二月十六日）

費正清是中華民族公敵 誤入歧途分子應該猛省

編輯先生：

近日看見海外一部分知識分子上了毛共統戰的當，紛紛暴露了他們的「可變性」的弱點，一改過去的「主持正義」立場，大發親共、捧共言論，好似把毛共二十三年來宰殺數千萬無辜百姓、殘害七億中國同胞的滔天罪行，也一筆勾銷了，眞正令人痛心。

偶閱七月份出版的一本台灣雜誌「中國月刊」，發現有一篇侯立朝寫的「論費正清的應召與毛澤東的危亡」，的是好文章。它描寫的賤種費正清，正是鄙人上述部分「可變」的知識分子的偶像。不過，費正清親毛反華是有預謀的、有野心的、有步驟的；可憐那些他的「崇拜者」則是被人牽着鼻子，走上了背叛民族的邪路仍自以爲愛國。玆摘錄侯立朝文章的首段，供讀者參考：

就在美國總統尼克森結束莫斯科訪問回國的前後，美國有三批人馬拉隊到北平朝毛，**第**一位是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標準的毛蟲費正清，第二批是紐約**時**報的沙玆伯格夫婦，第三批是美國國家科學會的代表團。我們現在只論費正清朝毛的事。

提到費正清，在台灣知識界和政治界大概知道此人的很多，他在台灣收買的徒眾，大聲歌頌過他一陣子；他在台灣也受到有知之士的大聲批評，批評他的人幾乎都遭受到直接間接的迫害。現在，他於五月二十四日到北平朝拜毛澤東去了，是應毛共的「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去的，且有毛共僞「副外長」喬冠華陪他飲宴，看樣子他的「宿願」可能得償——做美國第一任的駐毛大使，周恩來並說費正清是他的「老朋友」。

費正清於一九四六年從中國回到美國之後，經過了二十六七年的**時**間，他在美國已經營了一個研究中國的獨佔公司，形成了壟斷「漢學」研究的超級連鎖商店，一手包辦了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並以「學者」、「學術」之名，推銷其「學術帝國主義」的政策，以「學術干政」大做其政治顚覆的勾當。他之能於一九七二年五二四去大陸朝毛，受到毛共「親切的」招待，乃是由於他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之間與周恩來、郭沫若「結交」的結果，如果要溯源，那就是他在「太平洋學會」活動的結果，毛共應該替他「披紅掛花」或頒給他「紅星」勳章，因爲他是毛共的外籍「功臣」之一。莫斯科以槍炮支援毛共取得中國大陸，他以筆和書支援毛共取得中國大陸。國民黨之所以失去中國大陸，在外在的近因中就是被莫斯科的槍炮和華盛頓的筆書聯合擊倒的。

最令人痛心的是，對於這類中華民族的公敵，台北方面仍有一部分人士，以「維護友邦關係」爲藉口，不敢大張旗鼓力斥其奸，眞不知他們的狹窄的腦海裏，還在幻想着一些什麼！

其實，**時**至今日，我們已應看得見，費正清一伙的思想動向，業已反映到美國當前統治集團的決策上了。我想，我們要反共，就必須堅持一個斬釘截鐵的原則，不管他是什麼「友邦」，是什麼「學者」，只要認定他是於我們的事業有危損的，我們就必須給他一點顏色看。長此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怎能做出一點兒事來。

讀者方吾謹上七月十四日

烏龜哄我·我哄王八
所謂「大豐收」如此這般

翻開七月二十日報紙，特大的鉛字「惠東集體逃亡，六十一人抵港」，其中還有當幹部的。……身爲中國人，縱使身在港澳，不免對祖國還有或多或少的眷戀。何況本人也是前些日子逃來的；親屬家人均在大陸，不能無有感觸。

人，大多數是有家庭的、妻子、兒女、父母、兄弟，好好壞壞，總還有一個家，但寧可孤身冒險，捨着寶貴的生命，丟開溫暖的家庭，到另一個世界作難民，實在有不可告人的苦衷——不！在同胞們的面前，不應該有任何的隱瞞。

最大的問題是吃不飽。奇怪！公開的報紙或什麼什麼報告之類，不是說一九五〇年糧食產量比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十五，而五一年又比五〇年增百分之十幾，一直增加了二十多年，最少也有四九年的五六倍了，然而直到現在還是吃不飽。敝鄉去年確確實實是每人每月二十斤大穀，每人全年偷分到半斤花生油。爲什麼說是偷分呢？因爲整個生產隊尙欠政府一千多斤生油的「任務」。普通的人家每年難得吃三次鷄。每年遞增百分之幾的稻穀，增加了在哪兒，我沒當過保管員，不大淸楚。

今天中午，剛巧收到一封家信，內有一句：「要加緊節約，今年上造分糧，每人每月僅二十五斤穀」。而且又開始[illegible]了（七月十日寫的）。

。」被打得暈死過去的廖文景，剛醒過來時是思想模糊的。亂把姓名寫下來。哪知道這是萬惡的共幹一大陰謀。以下就是共幹害人的經過：

共幹得到廖文景的親手簽名後，把他連推帶打地推出民兵部，不理他的死活。廖文景跟跟蹌蹌吃力掙扎着走回家。家人把門開了。看見他被打得這個樣子，給他拿來止痛藥讓他吃下去，暫時止痛，一家人爲着他而擔心，好容易等到天明，找個醫生爲他醫治。

過了幾天公安局派人來把廖文景抓去，押在拘留所裏等候審判。在廖文景來講他是絕對不知爲什麼把他拘捕。後來才知道就是在那張空白的紙上寫了姓名帶來入獄的後果。

一天，共幹把廖文景帶到僞法院，共幹問了他的姓名、籍貫和出身後，又問他：

「廖文景你偸盜生產隊的大蕉千餘斤，你認罪嗎？」

「不，我本人沒有偸過集體的產品。」

「廖文景你要老實點，否則按照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法律去判你罪。你一定找死，你在鬪爭會簽了口供，承認一切事實，你還想賴嗎？這不是好玩的，政府會給重刑的。」

「同志：我沒有承認過我偸集體產品，怎會有我的親筆簽字呢？」

「你眞是頑固，看來你不見棺材不流淚，現在我給你看看你的全部口供，和你親簽字的證據，看你還有什麼好抵賴？」他一看之下，原來那張紙上寫着：

「於一九六一年偸盜生產隊大蕉千餘斤運到三水縣西南鎭出售，得欵四百餘元。又於一九六一年再次偸盜生產隊塘魚三百多斤，漏夜運往廣州市河南厚德市場高價出售，得欵五百餘元。又在一九六二年偸盜生產隊甘蔗（黑皮）一千多斤，運到高要縣廣利鎭高價出售，得欵二百餘元。」下面便是自己寫的名字。

「同志，你可以到我出售贓物的供銷社（卽國營的收購站）調查，就是我想賴也賴不來的，這樣不是更眞實嗎？還有你可以到我本隊一查，我這幾年來有沒有出外，這樣足可以證明我的一切。到時在宣判會上重判我刑罰也未遲，何必一開就拿僞造的罪證來要我承認呢？……」

這次的審問全無結果，共幹暫時把廖文景押返拘留所，等待調查。廖文景就這樣無辜地拘留半年之久的時光，平白地給以他無辜的災害，這半年來廖文景一無收入，還要給伙食費，而且受到饑餓的威脅。這就是中共法律的眞相。

無理抄家

原來當廖文景被拘捕那天晚上，共幹何太、廖耀財、何堅、廖坤來等一班「魔鬼」帶着僞民兵，荷槍實彈，迫着廖文景的家人全部走出屋子外邊。他們進入屋內洗劫一空，把廖文景家裏值錢的一切，全部乾淨地拿走。臨走時還把一隻十幾斤的狗綁走。

他的家被共幹洗劫得乾乾淨淨。

海外無知的人士認爲共黨是有「仁政」的政府。但不知「仁政」何在？強盜是眞的，假若你親身看見這班共產黨黨員在廖文景家裏洗劫的情形，你就會覺得共產黨比起歷史上任何大強盜要兇惡一千萬倍。他的洗劫手法先把人迫着到僞民兵部去了，然後再行洗劫。這樣被害者便不知是村裏人幹的？還是共幹幹的？只有啞子食黃蓮有苦自己知。如果你報案，你等於送給共幹毆打。這樣蠻橫無理的共黨，還虧海外的一小撮可憐蟲說共黨是有「仁政」。共黨簡直是賊寇。不僅是廖文景一家如此，全國千百萬老百姓也是遭遇如此的洗劫。

文化大革命時把他活活地打死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在共產黨操縱下的「紅衞兵」硬把廖文景說成是現反革命分子，不分日夜進行鬪爭。這個有名的硬骨頭廖文景，不是自己做的事，死也不肯承認。紅衞兵是無法奈何他的，唯一辦法是借鬪爭的方式，進行毆打廖文景。廖文景就這樣在被「紅衞兵」你一拳我一腳下邊慘被打死。敵人見他倒下來，還是發狠用木棒揍他。其實這時廖文景已經死去，敵人沒法發洩他的狠，來個鞭屍，在場的農民羣眾見廖文景一聲不响倒下來。鬪爭會散了，到第二天才知道當晚廖文景被鬪爭死了。但又有誰講一句公道話呢！

一個硬漢就這樣死去了。凡是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共產黨魚肉中國人民，在鬪爭會下被鬪死的人不知凡幾。共產黨是以殺人爲樂，只要你犯小小的錯過，他就隨時會把你打死。

說實在話，在共黨控制下的人，不可講正義話，一定要講歪話，否則你就招來殺身的慘事。

廖文景枉被害死，這是很好的證據。全村人民都知道這件事，但沒有人敢挺身爲廖文景主持公道，因怕會步廖文景的後塵也。

讀者張文

中共暴行又一例證
廖文景被害死經過

我想寫這件事已經很久，只因怕引起朋友的閒言，遲遲沒有執筆寫出來。但一想起爲了揭發中共的兇殘本質，讓世人有所認識，現也不能顧及其他了。

徵調到山區工作

事實的經過很複雜、時間很長。下面我只將中間一部分寫出來。被中共害死的廖文景，他是廣東省順德縣勒流百丈村人，家庭出身富農，本人成份農民。五八年大躍進被派到韶關伐木，長期駐在山區工作。當時生活非常困苦，大多數人因爲挨不了共黨的迫害，紛紛逃走。伐木場裏的幹部作威作福，扣壓口糧，造成全部工作人員吃不飽，穿不暖，如果再捱下去就等於慢性自殺。爲了生存，廖文景獨個兒，在夜間偸過敵人的哨位，逃回廣州市。當時農村已經展開軍事化，把農民東調西調，流離失所，生活苦不堪言，廖文景恐怕回村後還要被送回韶關，挨一場慘無人道的鬬爭，這等於送羊入虎口，不如在廣州過其流亡生活。他設法到中共開辦的牛場工作，爲牛場割牛草，生活倒不錯，兩餐不用愁。好景不常，後來被中共掃蕩「散仙」時，捉去收容站，經過一翻折磨和調查後，被解回本大隊，受監督勞動，改造思想。共幹把他劃入四類分子，欲使他永世不能翻身，過着非人的生活。但當時找不到藉口，只有說他不服從工作安排。這一來，廖文景便注定了要受一輩子罪，將來有什麼「政治運動」時，共幹便把一切推到四類分子身上去。讓四類分子去作代罪羔羊。

翻案成功

廖文景本性硬直，有點文化，做事公正，村裏無文化的人，大多數找他代寫書信，從來不收分毫，爲人慷慨得很。只是不與共幹爲伍。而村裏大部分是流氓，道地的文盲，最忌村裏有文化的人。換句話說：村裏有文化的人在，等於妨碍他們幹壞事，爲此常藉故派廖文景外出，清除阻力，好讓他們爲所欲爲。

廖文景被解回本隊後，見自己被萬惡的共幹劃入四類分子，不滿共幹對他的任意加罪，一紙投入公安局，請求有罪應要審訊判罪，不能做黑市買賣。

當廖文景被送回來時，是經過公安局審查，因此一紙上訴，公安局某有良心的幹部便取消他四類分子的銜頭，只是警告以後不得亂說亂動，好好地在村裏工作。大隊共幹見陰謀敗露，一直懷恨在心。以廖坤來、葉啓、郭啓、何太等爲首朝晚開會都是想着如何運用陰謀害死他。一遇到有機會便一定要把他鬬死，以免後患。

「社教」運動含寃被鬬

「社教」運動時，共幹趁這機會開會時提出鬬爭廖文景。動員羣衆揭發廖文景的罪行。當然農民是受蒙蔽的，究竟廖文景犯了何罪呢？他們不知道，因此共幹廖烟九想出毒計，說廖文景「偸盜村裏的生產品」，預先佈下陷阱，指出廖文景偸盜的數次。力言廖文景在某日偸盜生產隊大蕉千餘斤運到三水縣西南出售，接着便是廖坤來、葉啓、郭啓、何太等萬惡共黨兇徒，每人揭發一件，至使廖文景「禍從天降」。

農民佔絕大部分是文盲，那裏會分辨是非曲直，盲從附和，跟着亂叫起來。廖文景被鬬爭的命運逃不了，結果被鬬得死去活來。

廖文景是一條硬漢，在鬬爭台上一切都直指共幹非法害人。一有機會發言，就提出反問。共幹氣急敗壞，就拿出「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剝奪他的一切發言權。廖文景說：「你們不許我發言，我一定要發言，這完全是你們僞造出來的，我實在沒有犯罪。」

萬惡的共幹狂性大，動手毆打廖文景，把他打得半死。他仍堅決否認一切，連聲大呼這是僞造，不是事實。

共幹見廖文景堅決否認罪名，更加狂性大發，顧不得這是公衆地方，發狠把廖文景打倒在鬬爭台上，奄奄一息才停止圍毆。在場的農民個個不敢發言，只有三緘其口。如果當時誰一開口講話，誰就是「同情階級敵人」，誰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非步廖文景後塵不可。只有任由萬惡兇徒爲所欲爲。

共幹見打不行，只得宣佈暫時到此爲止，並宣佈罰欵多少元，賠償生產損失。這是只是共幹刮龍的藉口，他們罰廖文景的欵項全部拿去分給爲首的幾位共幹。一毫錢也沒拿去作爲生產建設。

廖文景被鬬垮，由於一切公開否認，共幹是奈何他不得的，明一套無效，便用暗一套，晚晚把廖文景帶到民兵部裏，作疲勞審訊。在民兵部裏，共幹把廖文景吊起來拷打，放飛機。廖文景同樣否認。眞是硬漢本色。直到後來文化大革命把他打死，他同樣否認。堅持正義和眞理。

被捕入獄

廖文景骨頭太硬，共幹更加視他非殺不可。狠心的共幹，數度把他打得暈死過去。在他甦醒過來後，共幹說：「廖文景你想不想回家休息，如想回家休息，只要你在白紙上寫上你的姓名，我就把你放回家，這是手續

鳴謝

本人半年前突患半身麻痺（先左後右），百藥罔效，後幸得張仲仁中醫師施以針灸，三日後，麻痺全消。最近，本人之舊傷風濕腰痛又告發作，在張醫師治療下，針到病除。張仲仁中醫師，尤精針灸跌打，對藥物、手力針灸綜合治療，每有獨到之處。

張仲仁中醫師為本刊張故老編贛萍兄之胞弟，現任「萬人協會」醫療部主任，熱心公益，劍膽琴心，為此，本人在本刊鳴謝張仲仁醫師的同時，並向各病友鄭重介紹。

曾憲光啓

一九七二年七月廿三日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六）

昌清

挑撥利誘·分化瓦解

毛共對待「囚犯」們實行利用、分化、屠殺的政策，並在生活上，勞動上有意定出很多目的在增加「犯人」磨擦的隊規。

首先，在每個中隊，抽出一小撮平日專向毛幹反映「犯人」活動的「積極分子」，做什麼中隊大組長、統計員、保管員、衞生員等，這些壞蛋，不用去勞動，他們的生產任務由全中隊「犯人」包起。此外，在每一個分隊又設有一個半脫產的分隊大組長，在每一個平常只有六、七人的小組裏也設有正副組長三人，又有所謂核心組員一人，一句話，就是利用「犯人」來監視「犯人」，做成「犯人」們你找我的痛腳，我揪你的辮子向毛幹檢舉揭發。

毛幹為了防止「犯人」相處日久，總會彼此混熟。因此，每隔半年就把「犯人」調場一次，每三個月各中隊大編隊一次，而分隊各小組則通常一個月內編調一次。毛共這樣做一方面防止「犯人」相處日久，產生感情。並一方面又可做成「犯人」鬼打鬼，以便得魚翁之利。

因為按場部規定：「犯人」們的床位按小組集中睡的，而每一個「犯人」的床位只有四十公分的寬，分上格下格，有向南靠窗口的，有密不通風的。「犯人」們經一天拼命勞動和晚上兩小時的洗腦，任何人都想有個較好的床位休息。特別熱天，由於監倉人多面積小，通風設備根本沒有。所以，向南和靠窗口的床位便成為「犯人」們力爭的目標。但是，「僧多粥少」的情形下，往往就因爭床位而發生衝突。因而，就會埋下小組成員日後磨擦的開端。當然，也有相當的一部份「犯人」，深明大義，他們看穿毛共的詭計，他們知道所有集中營的「犯人」都是受害者，「犯人」之間的一切爭端都是毛共有意識製造出來的。因而，能把方便給他人，並常向其他「犯人」講：「我們不是在監倉一世，將來要見面的，甚至會成為朋友」。事實上，確有相當一部份「犯人」，在監倉結識，經長年累月的觀察和考驗，成為死黨。後來共同偷渡來港，也有留在大陸共同從事反毛鬬爭。這些經驗，三年勞改場生活磨煉的「監犯」，對於毛政權的本質有更深刻的認識，對反抗專制統治的方法，不知老練多少倍。

「留場就業」的手法

該勞改場，除勞教中隊外，還有一個約二百多人的「就業」中隊，他們是勞改、勞教期滿，被毛共強迫留下來的。所謂「留場就業」，是毛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的一項「偉大創舉」。據說：這種「創舉」起源於斯大林「爺爺」。毛共不單「活學活用」老大哥的先進經驗，而且「創造」性地，加以發揮。依毛共規定：凡「改造」不好的「犯人」，歸僑、港澳同胞及無家可歸的「犯人」，刑滿一律留場「就業」，美其名是「解決」生活出路。其實，就業和勞教根本沒有多大的分別，他們和「犯人」一樣，日間做苦工，晚上同樣要學習兩小時。毛幹稍不如意，也可把他們大罵一頓。唯一和勞教不同的是：他們有較多的工資，一般是每月「人民幣」三十五元七角，此等工資比同類的工人少三分一。另外，在休息日可到附近墟鎮吃一餐，至於出外則要中隊毛幹批准。

在東北的勞改營，在青海省的勞改營，在內蒙古的勞改營，絕大部「囚犯」刑滿後，被強制留場，甚至強迫「囚犯」家屬移民到勞改場附近農村落戶。

毛共這樣做有其一舉兩得的目的，一方面把對它有所反抗的人，集中在邊遠地方，若有什麼風吹草動，便於大規模屠殺。另一方面又可在這些人身上搾取財富，把他們作為奴工，永無止境地，世世代代地剝削他們。

毛共常吹噓經濟建設如何「偉大」，暫且不論它如何「死人燈籠報大數」，就是一些拼老命做出來的樣板，也有很多是「犯人」在毛共刺刀下，用血汗和屍骨做出來的。據我知：就有根治淮河工程，洛陽第一拖拉機廠基建工程，蘭新鐵路，鷹厦鐵路，青藏公路，新藏公路等。

有些人不知真像，毛共云，他亦云，看到大陸新建一項大工程，就說毛共「偉大」。殊不知那些「成就」，完全是建築在七億大陸同胞死亡基礎上。

兩年勞教生活的體驗

本人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到赤坭勞教，至一九六八年八月勞教期滿止，屈指一算，在該集中營渡過整整六百七十個日日夜夜。在這段渡日如年的奴工生活歲月裏，對我來說，有禍也有喜。也許有人問：在大陸做「監犯」還說有喜的一方面，有無搞錯呀？我說：沒有，的確是喜又是禍。

先說禍吧：兩年的苦工和饑餓，嚴重的摧殘我的健康。把我由一百六十二市斤的「大隻佬」，餓到只有一百零六市斤的「排骨仔」。至於精神上所受的痛苦，更難於用筆墨形容。但在那兩年的「囚犯」生活，我並沒有感到虛渡，更沒有因自己做過「監犯」而難過。相反的，我感到，在我的生命中，曾有這一段「光榮」的經歷，豐富我的人生，而感到甚有值得回味之地方。更重要的是：每當我回憶「獄中」生涯時，就激發我對毛共的憤恨，就珍惜今日的自由，就鞭策我在霓虹燈下不會染上「聲、色、狗、馬」的惡習。

在失去自由的兩年中，使我親身體驗到，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比得上自由更寶貴。個人的自由，需要個人的努力去爭取。中國人民的自由，需要靠全體中國人民的努力去爭取，我今天能生活在自由世界，也可以講，有賴於兩年獄中生活，它使我更堅定地下決心衝出鐵幕。這就是我在集中營兩年中喜的一方面。也算毛共對我「改造」的收穫吧。在本文行將結束時，本人再一次對在集中營的難友們表示懷念和敬意。同時，希望一切由大陸逃出的青年朋友，千萬不要忘記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

（全文完）

蕩報等四散在滿房地上。由於沒有電，房中雖然仍懸着電燈，也只不過是虛擺設。共黨在延安的發電廠，是有幾處的，每個發電廠，只限定供給數目不多的幾處地方，有些是只有在須用的時候臨時發電，這是由於發電機都是小型的原故，房中既沒有窗，又沒有燈，雖在白天，也是相當暗的。

在毛澤東的辦公室的西內間，雖然也沒有窗，但由於房門距室門近，所以相當光亮，在這間房裏卻是堆滿了東西不知是被何人曾經翻動過，已顯得很零亂，經過細心的整理，檢查，希望偶然的能找到一些什麼特殊的東西，但結果沒有，只是擺滿了食品及日用品，數量像個小倉庫，計有各式各樣的罐頭、鹹魚、火腿、板鴨、牛油、煉奶、魚肝油和魚油丸、維他命丸（僅只維他命丸就有十幾箱），其外還有各式糖菓、閩薑、橘餅以及各式香烟和酒，另外再有數箱香肥皂、雪花膏及毛巾，奇怪的是還有數箱絲織品的女用內衣，不知是由什麼地方運來及作什麼用途？在這許多東西內，只有在一箱香烟的通風紙盒上寫着「送毛主席，黎玉托」七個字，黎玉是誰？很多人沒有聽說過，原來此人是民國三十五年期間的共黨山東省長。由此可見，共黨各地的大吏，也是要進貢的，在這一間小屋中所擺的東西，大部份是日本貨及美國貨，只有部份烟酒是英國貨，能運到延安猜想都是走過了一些不大容易的路，但是很不明白毛澤東走的時候，爲什麼這些東西不讓士兵分散開帶走？

朱德的「雅室」

在毛澤東的房子隔壁的兩間是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據老百姓說，大多時間是空着的，因爲劉、周都很少回到這房間住，可能他們另外有地方，但百姓卻不大清楚。最西的一間房，是朱德住的，一進入房門，就聞到一陣濃厚的特殊香味，房中一個用磚作成的坑，行李已拿走，屋中很整潔，窗口掛着五六個空雀籠，窗戶外擺了幾個花盆，內中種的是純正的蘭草，由此看來，朱德何其雅也！睡房對面的一間畧大的房中，也放有不少罐頭食物，牆角裏還放了一隻很大的冰箱（雪櫃），打開時，裏面的煤油燈還燃着，但沒有其他東西在裏面，在桌子的內面有一張櫥，共有四個抽屜，最上的抽屜裏放有一本毛澤東著的論持久戰，第二第三個抽屜都是空的，在第四個抽屜中卻放着兩個烟盤，兩盞烟燈，四支名貴的烟槍，其中一隻是紫檀木雕着精細的花紋，是個珍貴的藝術品，房中再有些日常用具，除此沒有其他了，當然，朱總司令臨走之前，想來是先吸了一口，提提精神才走的，烟土自然不會忘記的留在這裏，留下的，是多餘的，不急須用的！

一個「模範」人物的自述

看過了「紅宮」之後，眾人皆在這排土窰之前拍照留念，胡宗南長官也未能免俗。接着就四出往各個洞窰裏去查看共黨的機關，情形大致相仿，遂即興緻索然，因爲眾人雖說是調查，而實際在心情上來說，卻是帶着搜秘和探險的意味的，對於共黨在此的軍事施設，經濟情況，政治的制度等等，也只是畧畧的訪問一下而已，眾人所急欲要知道的是共黨人物在這些土窰中的風流事蹟。然而，儘管共黨在此十餘年，但百姓對他們的私事知道得卻了；只有當國軍初到時曾作爲本地人民代表的那幾個人，能夠答覆許多問題，其中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說話時談笑風生，態度自然而鎮靜，不過，俗話說「言多必失」，他每當談及毛澤東等人的事時，皆能以「幽默」的方式回答。——此時西安行轅的一個政工人員，暗暗的向眾人說：「諸位留意此人，他面帶懼色，必定有詐，況且，一個鄉民在此大庭廣眾之間談笑從容，是不符合其身份的！」眾人聽見此說，亦皆有此懷疑，隨即對他詳細盤問，他見眾人對他懷疑就笑着說：「我也料到諸位遲早必定要了解我，所以我一直在等待着，我呢，實在是個農民，始終不會在共產黨的圈子裏作過任何的差事，然而，我雖是個農夫，但我自己也知道是出了名的農民了，這卻是共產黨和毛澤東把我捧出名來的，毛澤東經常到我家中去聊天喝茶，這些，我瞞也瞞不住的，我，名叫吳滿有，是延安的勞動英雄，又是開明地主——他，叫朱富能，也是出了名的生產模範……」吳滿有指着一個黑黑臉的老漢說。接着吳滿有又說：「我年輕時在潼關一個親戚的店舖裏做過幾年夥計，那時候就聽說過共產黨不喜歡地主，所以一九三六年毛澤東來了延安，我自己知道在這地方我是比較多一點地的人家，早晚免不了要出麻煩，所以只好『先下手爲強』，我前前後後殺了四隻耕地的牛、兩隻騾、三隻驢，都是爲了歡迎和慰勞首長而殺的，……所以我就成了典型人物，好多共產黨爲我寫了書，照了電影，我就如此出了名——他們也和我差不多。」吳滿有指一指朱富能。他的話，顯然是可信的，之後，憑了吳滿有、朱富能等作嚮導，將延安一切有特點的地方都看過了，使人留有印象的地方計有「陝甘寧藥材製造廠」，這是中西藥合在一起的製藥廠，一邊的土洞裏堆滿了當地出產的潞參和黨參，還有大量罌粟殼，至於提煉出的鴉片，當然帶走了。

國軍救濟平民

三月二十二日，由西安來了五十幾部大型軍車，運來了白米、罐頭、餅干等等，並來了電影放映隊。這些，並不是供給軍隊的，而是奉蔣主席的命令，發給延安老百姓的，當發放這些東西的時候，始有人偶然留意到延安的老百姓竟是男多女少，而不見小孩。隨即加以調查，至此始明眞相，原來，多年以來累積起的貧困，已使延安的民間到了無衣遮體的程度，大多數的家庭中，極可能只有一套棉衣，誰出洞時，誰就穿上，回到洞中，就脫下放了起來。絕對多數的女孩子們，到了十八九歲的年紀，還沒穿過像樣的褲子，夏季在田中工作時，她們的褲子的兩腿部，是縫在上衣上的，當然，皆是破爛得無法形容的了，十幾歲的小兒女們，都是瘦得青筋暴露，赤裸着身體，躲在洞中不出來。

當國軍把餅干送給那些小孩時，只見他們帶有驚奇而懷疑的樣子，似乎心中在說：「——世界上會有如此好吃的東西嗎？眞眞令人難以相信！」

世事無常，瞬息萬變，毛澤東集團現在的所在地北平，又成了舉世猜測的神秘之地，其實，倘若能循着延安見聞的經驗去論斷北平，用句話就可以作爲結論：那就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毛澤東發家的風水地——

延安土窰見聞錄（下）

乙上

迨國軍三十軍軍部及暫編第五十二師於十七日晨趕到時，共軍就向廿谷驛及玉門關退去。而三十六軍即由交口向西推進。暫編十五師在延長戰鬬了四個小時，收復了延長，在十七日的深夜，連夜進向延安，但在渡延溪之際，卻突遇伏擊，不過兩小時的激戰，差不多損失了兩個團，但暫十五師師長李占英下令不顧犧牲，必須於十八日夜晚之前趕到距延安二十五里的拐苑，因爲十八日的下午二時二十七軍及整編七十六師皆已到達了延安南面二十多里的穀倉及南風坡。看起來二十日之前定可攻克延安。騎兵第三軍此時已停在延安城西，準備阻截延安共軍的突圍。該日下午六時許，胡宗南下令各軍，在此之後每與共軍會面的時候，國軍在陣地中要大喊：「活捉朱毛！」此命令既下，在各陣地中到處皆聽到這項口號，可謂山鳴谷應。該夜，空軍徹夜盤旋在延安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炸彈及照明彈，而國軍的包圍圈，卻越縮越小，在十九日的黎明前，已包圍了延安城區了。

市民夾道歡迎

延安這城，可謂四面環山，是塊小盆地，但是這些山都不甚高，東南面最高的那個芋頭山，只不過八百尺，而代表着延安的那個有塔的山，即僅僅三百多尺。在延安城北緊靠着的延溪（又叫延河）是在城北轉向城的東南，在芋頭山腳下向東南流去，延溪很濶，大約有二百多尺，但在三月的季節裏卻無滴水，只是乾旱的一片夾雜着鵝卵石的沙灘，上面本來有個橋，但國軍攻克延安時已經炸毀了，橋是在城的東面，由「城市」直通向去延長的公路，而延溪的東面、東北面、北面也都是山。如果阻住了延安西部及東面的公路，那麼要想走出延安，脫，看來就是爬山而走的。

民國三十六年的三月十九日晨九時，國軍未曾再遭遇抵抗，一槍未放，就進入了延安。

如此順利的進佔了「紅都」延安，本來已出乎國軍的意料，但更令人驚異的，卻是國軍進城時所受到的「歡迎儀式」。因爲國軍之進城時，是三三五五的尖兵，作搜索性進入的，但方進入，首先就發見了在一桿青天白日國旗之下，數以萬計的老百姓竟列成了整齊的隊式，站列在大路的旁邊，靜靜的在那裏等待着了，搜索隊初初見到此種景象，反而猶疑了一陣，用望遠鏡細細察看了確無武器之後，才試探着在「人民的隊伍」之前經過，去繼續搜索前進，不久，大部隊來到了，百姓夾道高呼「萬歲」，並且用木桶、泥罐等放置着茶水，……這種稀奇可異的情景，令人不禁懷疑，是不是共黨臨撤之前，有計劃的如此安排的？

當胡宗南接到克復的消息後，隨即亦趕了來，十一時胡長官乘着吉甫車到達，就在百姓的歡迎隊之前停了車，但未下車，只站在車子裏，老百姓的隊伍中，看見這種情形，知道是大官來了，就出來了三四個代表，走到車子旁鞠躬，似乎演講一般的說了一陣，濃厚的陝北土話，聽不明白他們說的什麼，只是最後看到他們舉起拳頭來大聲高呼，才畧的知道是喊的蔣委員長萬歲。胡宗南長官轉戰多年，想來也不曾見過這等情形，顯然他是很高興，竟站在車子上說了話，大意是說他們多年來生活在共黨的壓迫下，現在可以安居樂業過新生活了，國軍將儘可能的協助他們重整家園，並希望他們好好的與國軍合作，以便撤底消滅朱毛匪幫等等，說完了並打開車門與這四個人握了手，並叫老百姓散隊，各自回家協助國軍，並着令那四個代表，上了另

當日的下午，國軍大部份都是露天而宿的，司令部則在塔山頂上搭起了四十幾個大帳篷，用汽車之發電，各帳篷裏都燈火通明，胡長官仍在指揮國軍繼續向北及西北方面追擊漏網的共軍。而此時京滬等地都已在慶祝延安的攻克了，各軍方的長官之賀電，連續的發來，胡宗南一夜未睡覺。

在之後的一段日子，駐守在延安的國軍，對延安這塊地方，作了澈底的研究。

在進入延安之後，參謀人員及政工人員，首先就研究毛澤東等的去向及如何撤退等情況，接着就進行察看毛澤東等的住處，老百姓十分合作，一聽調查，就立即毫不猶豫的帶着調查人員前去。

檢視中共頭頭居處

原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都住在一起的，那是一排連接成串的「房子」，在芋頭山的根部，這些房子在半里之外，是看不到的，走到近前，細細注意，就會看到似這等的「房子」成百、成千，到處都是，其情況和墩煌的山洞或濟南的千佛山一樣。那是在山的各個或大或小的峭壁上，向山內挖的洞，這些洞有深有淺，有些超過半里長，在山底下彎彎曲曲——互相接連的通着，那就是說由張三的洞口入去，走上一段路，可由李四、王五的洞口裏走了出來。

而毛澤東等這一串「房子」，卻是淺洞，其挖向山下不過三十尺左右，嚴格的說這不能完全算是洞，因爲前面是有門有窗及有牆壁，所以稱作「窰洞」，毛澤東用的，是一門四間格，面窗都很大，鑲着玻璃，正面的那間面積大的，光線很亮，對向西面，那顯然是毛澤東的辦公室及會客室，正中一張方形大桌子，靠南面有四張竹和籐作成的椅子，靠東牆放有一張可坐四個人的籐製沙發，地上有一個搪瓷造成的大痰盂，另有一個磁烟灰碟擺在地上，一些香烟尾也散在地上，顯然那是由桌子上跌落下來的。由這間房的角門通向東北的兩個暗間，每間中皆有一張床，裏面那間的床是皮繩織成的，外間那張床是木板的，行李已沒有了，一些餅乾罐、

看到一個金色蘇聯人的塑像了。」

× × ×

▲一名蘇聯青年作家，由於坦言蘇聯現狀而被控訴，經過長時間的審訊，終於到最後判決的一天有一人缺席，對這一違反常規的現象提出抗議。一位法官說：「這不算一回事。這位法官同志去了辦理緊急公事。沒關係，我們在幾天之前就一致作了判決。」

毛澤東的法寶——「對立面」

詠輝

在大陸當過「幹部」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有一條不公開的「指示」，是每個黨員都要學習的，其大意說：每個單位、每個部門在任何時候都要保留一個對立面。所謂「對立面」就是敵對的關係，毛澤東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其反動統治。這一秘密指示在公開方面展示的，就是所謂「黨的基本路線」——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永不熄滅。

這一事實可以解釋下面安徽電台七月二十一日透露的一個現象：當毛幹「執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時，一小撮階級敵人千方百計進行破壞和搗亂，煽動社員上山亂砍亂伐，大肆破壞山林。大隊黨支部堅持以黨的基本路綫為綱，組織貧下中農狠抓階級鬥爭，深入革命大批判……」。

試想，在毛共的暴力專政下，「一小撮階級敵人」有何能力煽動起大批社員去做「壞事」。毫無疑問，「社員上山亂砍亂伐山林」，不過是自發的行動。但假如毛共在制止這種現象時，不找某些個別的人出來替罪，而直接干預農民大眾，便必然引起鼓噪，引起反感，鬧出亂子。這時，根據毛澤東「指示」而保留下來的「對立面」（「階級敵人」）便派上了用場。揪一兩個出來，一「抓」，一「鬭」，誰還敢繼續「破壞」行動？

中共宣傳說，他們「革命」並不是要消滅「階級敵人」，而是華消滅「階級」（現階段是消滅剝削階級，最終目的要消滅所有階級，實行「共產」）。這在局部來說，倒是一點也不錯的。倘若他們一時間消滅了全部的「階級敵人」，便失去了「對立面」，失去了「繼續革命的對象」，沒有「繼續革命」，他們的政權便失去憑藉，生命便完結。如此而已，並不表示他們還有一丁點兒「人道主義」。

要保留「對立面」，在農村最容易辦到，因為有現成的地、富分子。在刼收過來的工廠，也不難，因為有「留用」的過氣資本家。在「國營工廠」比較難，但他們有辦法，憑空製造出一些「壞分子」（出身工人，但平日調皮搗蛋，不服毛幹使喚者）作為「對立面」。最難「保留對立面」的，是「黨內」與「軍內」。但毛澤東還是想出來歪主意，實行搞「不可知」的「兩條路綫鬭爭」。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尙昆、陶鑄，以至陳伯達、林彪……等先前的共黨「領導人」，一一都在毛澤東這條歪主意下成了犧牲品。不是毛酋願意陷害他們，而是為了保持「對立面」，維持反動統治，權衡之下，不得不出此。這批人跟着毛酋打天下，結果落得如此下場，只能自嘆倒霉，怨不得誰的。

的一批智利人

達章

疑也少不了有這些回國的智利人所作的「貢獻」在內。

卡斯特羅本人於一九七○年七月在一次紀念「七・二六運動」的第十七週年大會中，就曾坦白地承認道：目前的古巴經濟正處於危險情況下。他說：這種經濟上猛烈的動盪局勢，應與古巴的官僚統治有關。又說：古巴的牛肉、牛奶、麵包、鞋子、衣物和肥料均將減產，甚至連肥皂也變成稀有品而必須配給了。

應該知道，當古巴經濟出現這種情形時，在古巴政府工業部裏擔任工業計劃司司長的，正就是現被智利新政府任命為智利中央銀行總裁的霍佛爾。在新近霍佛爾所發表的文章中，尙有一篇題為「古巴在向着社會主義新政治經濟的前途邁進」，可見他在古巴經濟計劃中所佔的重要地位，然而他卻是替古巴經濟造成上述災難的負責者之一。另一個典型人物，應推新被智利總統阿倫第任命為監督物價的工商管理局局長伊契佛里亞。他是於兩年以前才離開古巴返回智利的。他曾在古巴擔任過中央計劃部副部長一職，且曾在夏灣拿大學作過經濟學和經濟計劃的教授。回國後的兩年內，他又曾在智利大學任教。這個人也是與古巴的經濟災難有關的。儘管如此，目前在阿倫第政府內負責經濟事務的官員中，仍有十幾位是自古巴回來的這類人物。此等人物中至少有五位已成為內閣部長級的官員。阿倫第初期任命的七個經濟機構首長，也都有過在古巴服務的經驗。誰能保證這些人對未來的智利經濟，將會起怎樣的作用。也許這些對古巴經濟有過如此貢獻的智利人，正高興於能在這個時候離開古巴；同時夏灣拿也許也很高興於他們的回去。但不管怎樣，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卡斯特羅將不難仍從蘇聯和東歐各國獲得他的經濟顧問。

鐵幕笑話

方圓

▲東德共產黨領袖烏布里希向來對蘇聯卑躬屈膝、言聽計從，有一天，他在下班時失足從樓梯上跌下來，秘書連忙打電話找醫生，氣急敗壞地說：「請快點，我想他跌斷了脊骨！」

醫生乾脆答道：「胡說！我替他看病看了許多年啦，我知道他根本是沒有脊骨的！」

× × ×

▲兩名蘇聯工人談論着他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其中一人說：「黨說，眞正的共產主義已經在地平綫上出現了。」

另一人道：「這也許是對的，因爲我查過字典，字典上說地平綫是一條想像中的虛綫，我們愈接近它，它就離開我們愈遠。」

× × ×

▲有一位西歐的投資者，前去東歐某國的一家工廠參觀，廠長向他報告輝煌的生產紀錄，並誇言說：「在我們的頭一年中，我們出產了五百個，第二年生產五千個，第三年造了十二萬個，預料明年將可生產九百二十三萬個。」

客人說：「很可觀。可是你們究竟出產什麼東西？」

廠長於是拾起一塊產品的樣本，那是塑膠製造的小告示牌，上書以下幾個大字：「對不起，暫停供應」。

× × ×

▲有一個莫斯科的寫字間職員，一天提早下班，回到家裏，發現妻子跟另一個男人在一起。他勃然大怒，高聲罵道：「你不配做家庭主婦！這一區裏每一個人都曉得國營商店今天有新貨上市，你卻坐在這裏享樂！」

× × ×

座人像的設計很重要，親自處理這件事情。當塑像完成後，那是一座巨型的馬克思像，兩手捧着一本「毛主席語錄」展讀。

× × ×

▲古巴物資缺乏，經濟脫節，卡斯特羅總理把財政部長找來申斥一頓說：「樣樣東西都漲價，不久物價就會漲到天一樣高啦！」

財政部長想要緩和這位共黨領袖的激動情緒，他說：「我知道還有三樣東西沒有高漲。」

卡斯特羅說：「你知道？什麼東西？」

部長答：「你對我的評價、我對你的評價、人民對我們兩個人的評價。」

× × ×

▲一名北越工人向政府醫療所求醫，要求看眼耳科專科醫生。門診部的職員說：「我們當然有眼科專家和耳科專家，但是沒有兩科的專家，你究竟看那一科？」

病人說：「那是不行的。我是眼耳一起生病，每天我的耳朵都聽到河內電台講到我們在戰爭中和在國內的輝煌成就，可是，我的眼睛所看到的卻是一片災禍和悲慘的景象。」

× × ×

▲一家素以製品精確而自傲的東德工廠，製成了一種極爲細小的鋼綫，其細小程度幾令肉眼看不見。爲了要向西德誇耀其高度成就，工廠的經理寄了鋼綫的樣本給西德艾申市的一家商行，並附有一張條紙，寫着「尊意如何？」幾個字。幾個星期後，他收到從艾申市寄來的一個包裹，內有一小塊鐵塊，鐵塊上有兩根木釘，東德工廠寄去的小鋼綫，兩端繫於木釘上，全綫拉直，鋼綫之上有一面細小的放大鏡。

產的鋼綫，發現了在他們認爲肉眼看不見的幼鋼綫上，西德的技工竟然鑽了一個小洞。

× × ×

▲在東歐的一個小城鎮裏，有一個吸引遊客注意的景物，那是一座方尖石塔，塔頂有一個金色的貓兒塑像。

有一天，一位蘇聯將軍來到小鎮視察當地蘇軍，看見這一奇異景物，要求市長說明原委。

市長解釋說：「多年以前，我們城鎮老鼠橫行，不可收拾，有一位聰明的市民捉到一隻貓，塗上金色，放牠出來，老鼠大爲驚恐，統統跑掉，不再回來。」

蘇聯將軍輕蔑地笑道：「不用說，你們的市民

造成古巴

在沙爾瓦多·阿倫第領導下的智利新政府中，有一批官員曾於過去數年來擔任過古巴政府的同樣職務。說來也許有人不信，實則古巴的卡斯特羅政權早在其建立之後的初期，即曾雇用了許多外國人出任古巴的軍事、經濟和社會等重要官職。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阿根廷籍的醫生奎瓦拉，他現在雖已死亡，但卻曾是卡斯特羅一位最親密的朋友和顧問，且曾擔任過古巴的內閣閣員之職。

最近數年以來，由於有才能的古巴人士紛紛逃離他們的海島祖國，於是就留下了許多政府裏的空缺。這些空缺現正由蘇聯和東歐的技術人員、經濟學家和其他專家們予以塡補。特別當卡斯特羅革命成功的最初幾年內，拉丁美洲各國的左傾分子，尤其是智利的左翼人士，都曾成爲卡斯特羅當政後協助他應付難局的顯赫人物。

競選黨綱；㈡決定其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提名。到了同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兩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便分別開始積極地展開其競選活動。其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乘飛機作長距離的旅行全國競選，有的則乘搭每站必停的火車旅行，向全國各地選民演說。而現代的大眾傳播媒介，則多半利用電視了。一九六零年十月，當兩黨候選人競爭達到高潮時，民主黨的甘迺廸與共和黨的尼克遜，曾經利用電視作過兩項辯論。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八年間，兩黨候選人也曾作過同樣的競選運動。至十一月初旬，便是全國選民分別投票選舉總統的階段了。不論兩黨中任何一黨候選人當選爲總統，都在翌年一月二十日就職。這是整個民主過程的最後階段，及新總統任期的開端。

四類選民與美籍外僑

談到美國選民的資格問題，大致分爲如下四種：㈠是職業的政客與服務政府的公務員；㈡是黨性強烈與立場一致的政黨分子；㈢是溫和的同情分子；㈣是純粹獨立而與兩黨均無關係者。

關於上列㈠、㈡兩類的選民，爲兩黨最靠得住的忠實分子，當然毋須爭取，他們是照例要投舉本黨候選人的。可是㈢、㈣兩類選民，則非常複雜。其中包括着美國原始的印第安人、黑人、美籍外僑及兩黨以外的獨立人士等等，都是兩黨必須竭力爭取的對象；而決定其勝負，也以這兩類選民的成份居多。但在這些散處於美國廣大都市區域的獨立選民之中，又以歐洲籍（包括東歐幾個共產國家）的僑民爲最複雜。他們無論在紐約、芝加哥、底特律、克里夫蘭、聖路易、洛杉磯、舊金山，以及其他各大小城市，多半已構成一種足以左右其政治趨向的部份骨幹；在任何競爭激烈的選舉中，他們都可能具有一部份決定性的力量。因之，民主、共和兩黨歷屆候選人，如前幾任總統艾森豪、甘迺廸等人，都曾分別對他們表示：「如果當選，將解放鐵幕後方。」或實行「拓邊」政策，無非在討好他們。

根據一九六一年的調查結果：美籍外僑總數共達一千四百五十一萬五千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有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六人爲阿爾巴尼亞僑民；四萬八千八百八十八人爲保加利亞人；二十八萬八千二百二十二人爲捷克斯洛伐克人；三十九萬五千二百六十五人爲匈牙利僑民（包括將近十萬難民）；五萬八千六百五十六人爲拉脫維亞人；十四萬七千七百六十五人爲立陶宛人；八十九萬五千七百八十四人爲波蘭人；七萬一千四百九十二人爲羅馬尼亞人；三萬八千七百二十八人爲愛沙尼亞人。單是這九個國家的美籍僑民，共達二百多萬人，約佔全美九千萬左右合格選民的百分之二點五。

倘若再把九十八萬四千三百三十六名德國人，九十二萬四千八百四十四名俄羅斯人，十七萬三千九百五十六名南斯拉夫人，及十四萬七千六百二十九名中國人——其祖國完全或部份陷落於共黨統治下的僑民人數——加入上列的數字之內，總數將近五百萬人左右，約佔合格選民中百分之五以上。但實際上，一九五二年全美選民只有六千一百五十六萬一千九百七十人投票，而美籍僑民所投的票數卻達總數百分之十六點五。一九五六年全美共有六千二百零二萬五千五百七十六人投票，而美籍僑民所投票數約佔總數百分之十六。一九六零年全美選民共六千五百六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九人，而美籍僑民所投票數約佔總數百分之十五點以上。一九六四年的投票選民爲歷來最多的一次，也未超過七千萬人。一九六八年的投票選民，因人口增多的緣故，始達七千零三十萬人。故兩黨候選人不能不重視這一類選民的勢力。此後因尼克遜規定十八歲以上青年都有投票選舉權，本屆的合格投票選民可能增加許多。

競選政綱和三種區域

美籍僑民與美獨立人士對選舉有何不同的看法？前者注意兩黨的競選政綱，關心自己祖國的問題，爲了希望解放祖國的同胞，對美新總統的期望甚高；並認爲美國總統不獨一國元首，且爲戰時的大元帥；如果他的指揮一着之差，則整個世界都會蒙受禍害！故艾森豪於一九五二年叫出「解放鐵幕後方」的口號後，立卽獲得大多僑民所擁戴。後者卻不重視兩黨的競選政綱，而重視其候選人的思想是否爲本身謀福利？特別是美國黑人更關心他們自己的地位。他們認爲兩黨的政綱多屬冠冕文章，而當年甘迺廸和艾森豪的先後競選諾言中，都曾表示決定對內建立以黑人爲宗旨的民權法案，結果令到南部的選民大爲振奮。相反地，一九六四年的共和黨候選人高華德，在競選期間顯然過於着重對外政策。他雖然得到了美籍僑民的擁護，卻失去了美國的黑人支持。因此，在美國當時的民意測驗中，詹森竟獲百分七十對高華德百分之二十，其後更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不過民意測驗，亦非十分準確的「標尺」；向來美國史上著名的總統如傑佛遜，傑克遜、林肯、威爾遜及羅斯福第二，都只得到少數報紙的宣傳而當選；尤其是一九四八年杜魯門的「爆冷」，更使民意測驗及全國報紙的輿論，失去了可靠性。候選人所到的地方，歡迎的羣眾比政敵多；演講時所博得的掌聲，也比政敵更熱鬧，仍然不足爲勝利的先兆。只有一九五二年競選的艾森豪，才是唯一僅有的例外。

就地區而言，在兩大政黨的計算表上，全國又分爲「可靠」、「不可靠」及「可疑」等三種地區。所謂「可靠」的地區，是不需要費力去爭取的。這些區域通常稱爲「安全區」。例如：美國南部的十一個州，一向成爲民主黨的安全區，他們往往稱之爲「堅強的南方」。除非民主黨發生內鬨，這十一個州在傳統上，向來是投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而美國東部的北區如新英格蘭，在傳統上則爲共和黨的安全區，歷來都投舉該黨的候選人。至於「不可靠」的區域，兩黨也從來不願使用全力去爭取，卽使失之乃意料中事，得之則爲意外。只有那些所謂「可疑」的區域，才是兩黨所力爭的地盤。因爲這些州裏面，選民眾多，操有選舉勝負的決定因素。所以，在美國政治史上，稱這些州爲「樞紐州」。此外，還有一些選民是投甲投乙，並無一貫性，隨着各人臨選舉時考慮而定者。若此類選民居住在鄉村的，多數表示同情於共和黨；如住在大城市的像勞工及知識分子，則多表示同情於民主黨。

美國總統選舉二三事

胡養之

四年一度的美國大選，又將開始進於密鑼緊鼓的階段了。在當前這個動亂不安的世界局勢之下，美國總統的選舉，無疑爲舉世矚目的一件大事。由於現時的美國，不僅是西方世界的領導者；同時，在亞洲、非洲各方面的自由民主國，甚至標榜「中立」的國家，也無不希望美國能夠振作起來，以阻止赤禍的蔓延；至少也得更維持世界均勢。特別是美國的憲法，更規定其軍、政大權都操在總統之手，因此，未來美國總統的人選爲誰及其所採取的政策怎樣？在在成爲世人非常注意的問題。而對於美國每屆大選問題，人們又往往把民主與共和兩大政黨的政綱和人選，作爲討論和預測的對象。究竟美國這兩大政黨的歷史發展，及其總統候選人如何提名？以至怎樣進入白宮？茲概畧介紹如下：

兩黨史話與全國大會

美國的民主與共和兩大政黨，可以說是一對勢均力敵的孿生兄弟。它們同樣地具有一百七十二年的歷史；也同樣地都曾經胚胎四年之久，始各自正式誕生的。溯自一七九六年，當美國第三屆總統產生的時候，國會裏面也產生了集權派和分權派的醞釀，這就成爲後來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前身。直至一八〇〇年，當美國第四屆總統選舉時，兩派便由理論之爭從而形成了兩個政黨。卽從那時起，它們在全國各地都已經有了組織，彼此間形成了對立之勢；各州的選舉人，也都要根據黨的立場，必須事前保證投票選舉本黨總統候選人，並由各州黨部負責。

不過，兩個政黨的命名問題，則直到一八〇〇年選舉以後才解決。當時的分權派稱共和黨，以傑佛遜爲首領；而集權派則稱爲「聯治派」，起初由漢墨敦所領導，其後內部發生分裂，形成了羣龍無首的態勢。因之，自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二四年間，共和黨先後執政達二十四年之久，而聯治派則一蹶不振，且一度幾陷於瓦解的局面！直至一八二九年當傑克遜當選總統之後，聯治派又改爲「民主黨」，以迄於今名稱未變。所以，漢墨敦與傑克遜兩位總統，同時被稱爲美國民主黨的創始人或接生人。

一八三六年，聯治派（卽新的民主黨）裏面的各領袖們，爲了加強其團結起見，乃發起召開一次全體大會，把民主黨改稱爲「自由黨」。可是到了一八五六年，該黨各領袖認爲這名稱似乎欠妥，故又召集會議，經過投票決定，於是再度恢復其「民主黨」的名稱。在這一百七十多年中，美國歷屆總統差不多都是這兩大政黨輪替當選的。雖然在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二八年間，先後共有六位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均由國會少數黨操縱下的秘密會議所包辦，但卻引起不少的反感；以是，到了一八三二年，乃有全國代表大會制起而代之，這便是美國政黨政治史上的一項重大的改革。

同時，政黨成立之後，也改變了美國政治制度的實體；尤其是對於每屆總統的選舉方面，更使其憲法的規定結成了形式。由於全國代表大會是政黨的組織，每四年舉行一次，爲各黨提名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而召開的。各省代表的產生方法，也多不一致，而在大體上則可分爲如下兩種：一種是由各州黨部或區黨部，間接選舉而產生者。另一種則由各州黨部執行委員會，直接選舉。但無論間接或直接選舉制，都不能脫離開各州黨領袖們的操縱和把持。

唯其如此，所以，美國在此三十八屆的白宮主人之中，全部由兩黨平分春色。然而，自一九三二年以後，因爲羅斯福第二入主白宮，曾先後達二十年之久，使到民主黨的聲望漸漸地壓倒了共和黨。至一九五二年，共和黨憑着原來並不屬於該黨的艾森豪將軍，挾其歐洲盟軍統帥的威望返國競選，而奪回白宮寶座並連任一次。

選舉總統的四個階段

在美國的每屆總統選舉中——由開始競選而步入白宮的這段路程是很艱鉅的——一共分爲四大階段，通常一般而言，卽自選舉年的三月間起就已開始，一直到同年六月爲止，這一階段叫作初選和州大會。其目的在於選舉參加黨全國大會的代表，而挑選這些代表的方法，恰如本文前段所說。至於第二階段便是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間多半是在七至八月間。在以往每屆選舉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黨全國代表大會，通常共和黨都比民主黨要早些。舉例來說：一九六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共和黨便在芝加哥舉行了該黨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了該黨前任副總統尼克遜爲總統候選人；而民主黨的全國大會，則延至同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才舉行，總統候選人提名爲約翰·甘廼廸。一九六四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美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也是七月十七日開始召集的，比民主黨大約早了二十天時光。那次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爲高華德；民主黨則是繼承甘廼廸的詹森。

到一九六八年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於同年八月五日在佛羅里達州的邁阿米舉行的，提名前副總統尼克遜爲該黨總統候選人；而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則於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芝加哥舉行，又比共和黨遲了二十一天，選出前副總統韓富瑞爲該黨總統候選人。今年的美國兩黨全國大會召開的時間，似已顚倒了過來。民主黨全國大會已於七月十日（星期一）起在邁阿米舉行，參加角逐該黨總統候選人的共有四人：韓富瑞、麥高文、馬斯基及華萊士等。由於後來韓富瑞和馬斯基兩人分別退出競選之故，以致另一競選人麥高文獲得提名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截至本文截稿時（七月十七日）爲止，共和黨全國大會尚未召開，打破了多年來的成例而遲於民主黨。但一般預料該黨必將順利地推出現任總統尼克遜競選連任，行將在今年十一月七日與民主黨候選人麥高文一決高下。

民主、共和兩黨舉行全國大會的時間地點雖不相同，而兩黨通常相同的兩項主要工作是：㈠推

莫名其妙，尤其傳田中內閣已原諒毛共「三原則」云，可說是怪事，因毛共三原則比昔日廣田三原則還不成話。日方所貪圖毛共者，最大的是商業，然須知任何人與毛共做生意，從無好結果，決得不到益處。從港商經驗得知，毛共是先給對手一點甜頭，迨養肥後，而整之。當然毛共也有上紅肥貓大當者，但毛共決不會放過。紅肥貓得手遠颺後，但俟其回港毛特卻仍與表示親近，尤其繼續做下去。利之所在，紅肥貓自不願放棄，這個貪心，必難逃毛共毒招。日本非不知，然仍樂入毛共圈套，其中必另有蹊蹺。毛共可能秘密以東北、台灣某種重大權益讓與日本為交換條件，因這是日本所感興者。但日毛這份可恥交易，未必能如願。「日產經新聞社」已先表示反對，要求「日政府與毛共接觸，須依日方原則」。繼之日本支持中華民國委員會訪華團長黑岩一郎教授表示：倘田中內閣執迷不悟硬與毛共建立關係，將控告其違憲，並建議我政府，宣佈無法保障日輪通過台灣海峽的安全（七月二十四日各報）。著名評論家小川優也警告日政府，謂田中與毛共勾搭，必招致嚴重危險云云。

三

亞洲局勢前途還是在於毛共，毛共若不向外顛覆侵略，不僅亞洲可以和平，也大有助於世界安定。其實，毛共今日已是一具紙老虎，所以猶能張牙舞爪者，一是全靠宣傳、嚇拒拆騙，左傾記者為之興風作浪，另一是各國愚蠢政客，不知毛共真底細，誤認其真強大，真富裕，甘心願作馬仔。如亞洲各國皆以澳洲為榜樣，對毛共無視，例如此次毛共乒乓訪澳碰壁事件。各國左傾記者不再替它做宣傳筒，周酋縱然每日在平狂吠，也就不會發生任何效力。

蘇聯早已把毛共看穿了。尼克遜來訪平前，也許對它有些幻想，期求有可利用處。今知它一切，所以也就日漸冷淡，北平又恢復反美。美國一而再，再而三聲明決遵守對盟國條約的承諾，不出賣盟友。美國的聲明，一方面固在保持盟國友好關係，一方面也在暗示對毛共，不可交，已無利用價值了。過去有一陣子泰國、菲律賓一些政客曾大為毛共捧場，但今泰國當局已表明立場，決不與毛共接近，菲律賓自某夫人碰過幾次釘子，自討沒趣，故親毛宣傳已不再見。今日仍願做毛共馬仔者，恐怕只剩巴基斯坦了。但這個馬仔自顧不暇，所以對毛共也並無大幫助。故今日尚為毛共捧場、喊吶者，只有日本田中政府，可是如前所述，也未必隨毛心所欲。

總而言之，今後亞洲局勢，可能安穩一個相當時期。

東歐各國仿效西方經濟措施

子屏

東歐各國已在開始仿效西方的某些經濟措施，以期促進它們的經濟，和改善它們人民的福利了。這便是四十六位美國的民間領袖們，於年前到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波蘭和南斯拉夫等國作了十二天旅行後，所得到主要印象。

據旅行團中一位美國都市聯合會會長兼民權領袖楊格的話說：「這次旅行已給我們認識到有關東歐的一般情況。」其他團員中的某些工商人士且曾得出結論說：此等改變中的共黨經濟措施，可能會增加工人的積極性和地方經理人員的責任。例如其中一位阿伏哥公司的董事長威爾遜就會這樣說：「……捷克的經濟學家告訴我們，他們將採取步驟以灌輸經濟創意和利潤動機：……工廠經理將可向有關當局提出擴張計劃，並可改良生產，使產品式樣適應公眾愛好。」

這種分權化的傾向和經濟上競爭制度的採用，不僅以捷克一國為限，即其他東歐各國亦已在不同程度上予以施行。據威爾遜說：匈牙利也將會採用一種可與捷克相比擬的計劃。

旅行團的團員們同時還注意到，東歐各國內現已復興了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威爾遜說：「南斯拉夫在其建立國民福利的工作中，已為其他東歐各國樹立了一個典範。現在，其他東歐國家都在仿效着狄托的前例，愈來愈不注意於整個共產集團的加強，而益發關心於各自國家的福利了。」紐約股票交易所的總裁憑斯登也是團員之一，他說：「每一東歐國家都對共產主義有其自己的解釋。現在的共產主義已與民族主義連在一起；因此，國際共產主義已在這種民族主義的衝擊下，趨於破碎。」

上述的民權運動領袖楊格，在旅行期中還曾同許多普通平民和公共機關的人士作了多次談話。據他自談話中得到的印象是：我們「確會看出一種有意義的傾向，這傾向不僅要在經濟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也要在某種程度上擺脫莫斯科的影響而獨立。」

至於蘇聯本身，亦在開始採用西方國家的企業管理制度。例如：雇用百分之十蘇聯勞工約有二五○○家工業企業，現依照利潤鼓勵的基礎，採取新的管理制度——並立即收到效果。

蘇聯「經濟報」總編輯盧美安茲夫說在採用那種新制度的工廠裏面，利潤增加百分之廿五。其餘的工業只增加百分之十而已。盧美安茲夫說：那項「利潤制度」，在今將伸展至百分之五十蘇聯的工業，並將伸展至所有工業企業。全國勞動和薪資委員會副主席蘇哈里夫斯基告知記者招待會說：由上述那項改革所得到的利潤，其中有百分之十三經已用紅利的方式，分派給與工人。

亞洲局勢管窺

縉山

一

國際局勢的重點，今已由西方轉入東方，因好戰的蘇、毛皆在亞洲。蘇、毛爲何好戰？原因有二：㈠原始馬列主義一向主張世界革命，只有全世界皆變成赤色政權，它們始安全，共黨如此想，事實上當非那麼一回事，因各共黨之間鬧分裂，即各本國也不斷搞爭權內訌。㈡繁榮的自由民主社會，對共產社會是一大威脅，因共產社會內大多數人民（共幹在內），皆不滿共產社會生活，時思革命，或逃亡，尤其毛共，已經變成爲一「逃亡國家」，此足證明人民確實已唾棄這個政權了。當列寧執政時，蘇聯人民也許還有世界革命的野心，今則不然，此種口號已不足以鼓舞黨人了，現在只有向外侵略，擴張領土，或由攘外才能安內等誘惑名詞，方足以欺騙其黨內外人民。

蘇聯今已演變成共產國家資本主義（法西斯資本主義）國家，業已醒悟他們的路行不通了，故修正再修正，直至修正到投降資本主義爲止。但毛共則不然，因它還是生活在幼稚生階段，睡在夢中，所以它必定要闖禍，非至自我毀滅不可，一如二次大戰時法西斯。這就是亞洲局勢緊張的主要因素。

二

今日亞洲國際舞台，美、蘇、日、毛是四大主角。先談美國，今通稱超級大國，可說是世界史上無前例的大國。它的大並非指領土之大，而是指它的經濟力、軍力、科技。美國對世界可以說已再無什麼野心，有之，只是在維持現狀——世界商業利益。爲要保持它的利益，就必須佈置全世界的軍事基地，各種艦隊。一個爭入白宮主人的政客，在競選時也許會開下許多空頭支票，但任何政客一經當選，對於傳統的世界政策，必定一仍舊貫，不可能改變。經過兩次大戰，美國已是世界國家，到處皆有它的分支機構利益，決非十九世紀情勢可比，「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意即反對歐洲人干涉美洲事務），而是世界的美國了。所以如有人謂麥高文一旦上台，將走門羅主義路線，那是說不通的。因此，美國一定：㈠必須提防蘇、毛侵略，尼克遜雖親訪莫斯科，與蘇簽訂五種協定，但今[illegible]調擴大反蘇聯飛彈防衛圈。基辛加七月訪平後，毛共反美宣傳又起，仍在支持北越抗美，足證美不可能與毛共友好，仍在堅持其基本立場。㈡美國不僅支持以色列，今以色列已操勝券，蘇埃關係發生變化，中東局勢可能從此穩定一個時期。美國對南越加強軍援，支持阮文紹總統自無疑問。對中華民國自然亦會保持既定國策，因除政府軍經援助外，民間方面投資，設廠，設銀行，對台灣的熱烈與趣，頗出乎意料之外。當尼克遜訪平時，國人難免發生懷疑，因尚未摸清當時白宮眞正用意，但從以後種種情形判斷，始知是一種誤會，不免受了毛共宣傳欺騙。

蘇聯與毛共的行情，最初國人難免懷疑雙方唱雙簧，爲一種欺瞞國際人士手法。今則大家想皆已澄清，雙方的確是在分裂中。照目前形勢看，這種分裂只有加深，不可能會改善。主要原因，一是皆企圖在共產集團中稱霸，互爭領導權；另一是政策問題，修正與反修正，此猶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再加上實際利益，故言雙方關係改善，那是很難置信的。兩個侵略集團分裂，甚至火併，自然是世界和平之福，因此而產生對美關係改善，對日又在醞釀談判建交。個人以爲日蘇改善關係是極有可能的，因爲雙方皆有需要。日方企圖索回蘇佔領的阿留申羣島，蘇方則要求與日本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同時，日方企圖對蘇發展貿易，而蘇方也需要日方資本、技術、器材。從蘇方「文學」刊物觀察，對我方尙極力謀求友善，對鄰國日本，當然不肯放鬆。蘇領[illegible]還。蘇聯所以不肯早日歸還者，無非等待時機以便討價還價。蘇聯對美國，基本上雖仍是敵對國家，但是爲了現實——經濟問題，毛共問題，顯然的雙方關係已大見改善。最明顯的實例，是越戰問題，自美方封鎖、轟炸北越以來，蘇聯從未正式對美提抗議，就是一般性反對也極少發現。足見蘇聯對美態度的大轉變。這種轉變，對越戰是一大幫助。美國對北越大炸特炸，嚴加封鎖，可以無所顧及，也就是說越戰結束可期。

日本內閣改組，田中縱然說是親共者，但他及其一系究竟還是自民黨的人，故政策決不可能離譜，如謂一面倒去共方，實不可能。日本明治維新憲法，自是仿自歐美民主制度，戰後新憲法更是在盟軍監視下製定，完全把舊憲法軍部特權部分刪除，故更接近美國憲法。任何內閣如想走向極右法西斯固不可能，當然傾向極左共產主義也不能想像。日共產生比中共還早，且發生過許多日共嚴重事件，但日共過去始終不能掌握政權，因爲日本人傳統思想，一是天皇一尊，一是儒、佛，及自由、民主。這種思想深入純粹學者、一般老百姓、農民、漁民腦中，根深蒂固，決不能動搖。故日共雖是被承認合法政黨，但總不能在議會佔多數議席，這是有力證明。故田中一系縱然親共，也只是一種手法，不必太重視。今日國人最注意的，是田中與毛共的勾搭。從電訊報導日毛的宣傳，好像日毛建交，勢在必行，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日本對蘇是怕，怕蘇攻日，對美是需要，需要美國各方面援助，可以說，皆

南洋最秀麗的山嶺之一。

沙巴境內河流很多，不少河流且可通行淺水輪船。最長及支流最多的是東流出蘇祿海的中國河，也稱支那峇丹岡河，其支流所經之地約達四千平方哩，土地饒沃，灌溉利便。中國河長約三百五十哩，淺水船可上行至一百廿哩處，上流若干支流，且可通行汽船。東海出海的河流，尚有蘇格河、拉布克河及詩加馬河等。西流出南中國海的河流，有巴達斯河、克里亞斯河、巴達丹河及淡巴塞克河等，其中最長的巴達斯河，小輪船可上行至距海口六十哩處，又淡巴塞克河上流，有世界著稱的卡魯彼斯大瀑布。

沙巴位於北緯四度至八度，東經一一五度至一二〇度之間，地近赤道，候氣經年熱炎，惟氣溫並非早晚不變，山地較爲涼爽，沿海各地有海風調劑，氣候更宜人。通常早上氣溫爲華氏七十四度，中午八十八至九十三、四度之間，夜間則常在七十二度左右。每年十月至翌年三月間，吹東北季候風，雨量充足，旱季則在吹西南季候風的四月至九月。但沙巴幾乎全年宜於種植。且颱風帶適踰沙巴北部，故無颶風災害，是一個發展農業的良好地區。

沙巴政府設有農業部，下設總務、農業推廣、農業試驗、畜牧、合作事業及漁業等六個司，目前之農業工作重心，多着重於推廣及試驗方面，普遍在各地籌設農業試驗場，將研究成果加以推廣，勸導農民引用新法栽培，廣植改良品種，注意病蟲害之防治，並實施土地放領，鼓勵人民移墾。推廣中之主要農產物，計有橡膠、稻穀、椰子、烟草、咖啡、果苗，此外尚有落花生、馬尼拉蔴、茶葉、可可、黍米、大豆、甘蔗、蔬菜、棕櫚等。

年前，馬來西亞提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其中撥供沙巴各種建設發展者達三億元（叻幣），該三億餘元約有四千萬元用以建造主要公路，約有四千三百萬元用以完成山打根的新供水計劃，約有二千八百萬元用於教育事業，約有四千二百萬元用於農業及土地發展，約有一千九百萬元用於電訊交通，一千八百萬元用於醫藥服務。在該五年計劃發表後，


沙巴首府亞庇風景美麗的海灘

杜孫族婦女裝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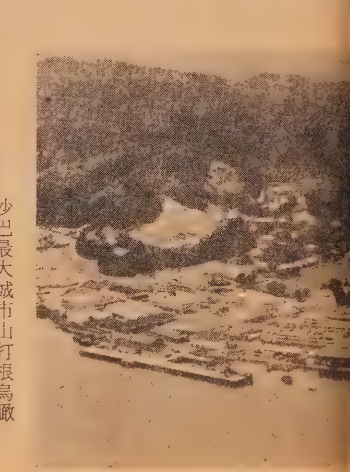


千六百畝，產量約達一萬餘噸，居世界第二位。其輸出收入每年約四百八十萬叻元。

沙巴民族，大別可分爲兩類，一爲外來民族，包括華人、馬來人、印度人、爪哇人、歐洲人等。另一爲土著民族，以杜孫族（Dusun）、巴𠹌族（Bajaw）、摩洛族（Murut）、及汶萊族（Bruneis）等佔最多數。

據沙巴加入大馬時所作調查，沙巴人口有五十萬人，其中杜孫族最多，約有十七萬人，次爲華人，約有十五萬人，而據研究，杜孫人有中國人之血統，其生活習俗及耕種方法，大都與華人相似。

一九五七年一月，英駐北婆羅總督湯堡（Sir R. E. Turnbull）在山打根曾稱：「北婆羅洲如


沙巴最大城市山打根鳥瞰

馬來西亞聯邦之一——沙巴

資料室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馬來西亞宣佈建立，位於南中國海南端的婆羅洲東北部的英屬北婆羅洲，成爲馬來西亞的一個州，大馬獨立後，北婆羅洲當局亦宣佈改名爲沙巴。

在馬來西亞籌備建立將成熟之時，印度尼西亞反對沙巴及砂勝越與馬來亞合併，菲律賓則提出對沙巴地區有宗主權，目前，印尼與馬來西亞間的敵對情勢已較爲緩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亦有恢復兩國正常外交關係之接洽，看來有關沙巴之爭，可能在和平的氣氛下獲致解決。

面積七萬六千一百一十五平方公里的沙巴，在馬來西亞中僅次於砂勝越，爲第二個大州。北部隔巴拉巴海，與菲律賓的巴拉望島遙遙相對，東北臨蘇祿海，東南臨西里伯斯海，南部毗鄰印尼之加里曼丹，西北部臨中國海，西南部連接砂勝越。

沙巴全境丘陵起伏，西部多山，東部有少數平

沙巴的華裔首席部長羅思仁卯呼籲公務員勤奮工作，使該項計劃順利完成。顯然的，沙巴今後數年的建設，將有更迅速的發展，尤其是農業方面。

沙巴的稻米產量，根據官方調查，全年產量僅足供應全境所需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一九六四年沙巴輸入食米約值叻幣一千萬元。沙巴的土壤及氣候，本來甚適合種植稻穀，該地稻作分爲水稻、山地旱稻及平地旱稻三種，惟因土著栽培技術欠佳及傳統習慣，每年僅栽植一期稻作。若水利建設改良，再加上技術進步，那麽沙巴的糧產，不難在短期內獲得自足，且或可供輸出。

沙巴農產最主要的幾項輸出，是橡膠、木材、椰子、馬尼拉蔴和烟葉等。橡膠輸出，近三年來每年約有四千五萬元。木材可說是沙巴最重要的特產，居於當地經濟價值上之第一位，佔年輸出總值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九六三年木材輸出達一百六十六

無華人辛苦經營開發，則本洲不會有今日繁榮。」

事實上，自決後的沙巴，華人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居最重要地位。

沙巴的舊首府是山打根，目前是亞庇，亞庇的人口約二萬餘人，可說是個公務員城市。山打根也是沙巴最重要的貿易港及工業區，其環境有濃厚香港風味，故有「小香港」之稱。沙巴另兩個次於山打根的海港是南部的斗湖和北端的亢達，可說是華人集居及經濟的小商埠。



成墮機死亡的慘劇。

這些經過情形，也是香港報紙早經揭載了的「內幕新聞」。

林彪的另一罪行是：大力鼓吹「天才論」。

該報的通訊員報導：曾經是毛澤東最親密戰友，以及三十七年前「長征」的同伴林彪元帥，現在已經「正式」死了。

「林彪對中國革命功勞已經全部抹煞。現在只有毛澤東與周恩來享受絲織繡像的特權」。

如所週知，林彪雖死，林彪系的勢力，在中國大陸仍然存在中；即是說，毛澤東雖然除掉林彪，還要出盡方法消除他的黨羽。從去年九月到現在，十個月來周恩來所致力的，正是這一點。

現在，中共對林彪之死，雖然還未到「正式宣佈」的程度，但中共官員間已談到這回事，已算是半公開。

中共讓這事半公開，表示他們對整林已有相當成就。據說，大陸林派正感惶惶不可終日，敏感的人還說：目前大陸逃亡客，可能有大部分是林彪的嘍囉。

日本商人的幻想

佐藤下台後，日本親共分子彈冠相慶，他們認爲，日本和中共建交的障碍已經消除；部分日本商人也以爲，只要和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便可大開拳腳，和大陸大做生意。

目前，日本和中共建交十晝未有一撇，日本的「貿易組織」便作出樂觀的估計。據說，在十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日本和中共的貿易額便將會達到一百一十三億美元。

，一九七一年的貿易額爲十二億美元，十年後便會增加一百二十億以上，因此一百一十三億的數字，已是最「保守」的計算。

日本商人的估計是否對，要十年後才知道。不過，他們單純站在經濟立場來作估計，未來的結果，可能距離事實很遠。因爲誰都不可以預料，目前到一九八二年中間，會發生若干次「文化大革命」，因爲文化大革命曾把中共的外貿打到幾乎得個零字。

如果死牛一便頸以百分之十七的增長率去計算，日本商人到時就會大所失望。

中共「立國」已二十三年，今日的中國人民，和二十三年前的生活改善了多少？能不能以每年百分之幾來計算？

中共所需要輸入的，是「國家」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人民」需要的。以爲中國人口增加迅速，民生日用的東西也必逐年增加，能夠做到大陸的生意，每年每人給你買一碼布，就可以銷七億五千萬碼，這數目實在是十分駭人，難怪日本商人都視大陸市場爲一塊肥肉了。

可惜的是這個市場並不如他們想像的肥，大陸民間早已一窮二白，誰也買不起東西，用不起東西，希望這個市場逐年增長百分之十七，未免太過奢望。

西方國家一窩蜂地要和中共建交，目的都在做生意，向這個「未開發」的市場尋求出路。可是一個一個的失望而回，發財之夢粉碎。最後結果，日本商人當然也不能逃出這惡運。

萬人傑

與教訓

柳以青

暴秦和淫隋。我的這一肯定，不是胡亂的猜測，而是根據歷史教訓而來的。將來的中國必是以中國文化爲主流的漢與唐。我中華民國的堂正旗幟必會伸張。

因此，太早對中共政權存幻想的人士們，不但該重歷史經驗，同時更該重歷史教訓。

爲了彌補這一歷史教訓的不敢面對的事實，中共只有強調歷史潮流了。並且也聲稱：歷史潮流不可抗拒。

逆流不足畏

歷史先有流而後有潮。流是歷史的必然；潮是歷史的偶然。

在沒有弄清楚這歷史潮流所包涵的意義的人士，總是會把這一名詞誤用、誤解的。

歷史的流是永蔽的，歷史的潮是暫時的。歷史的流是主；歷史的潮是賓。如果身爲中國人而不了解這歷史潮流的主和賓，又很容易被中共的宣傳所蒙蔽的。

中國歷史的必然性，永恆性和主，是中國民族所孕育的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目前中國歷史發展上所遇到的潮，就是馬克思、列寧等的唯物、辯證和共產思想和主義的氾濫。可是這潮必該是偶然的、暫時的和賓。因爲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上，遇到了賓流和主流；很不幸的卻又遇到了弄潮兒在弄熱潮和新潮；才使我國的歷史上有了近代的表現。

假如我們能分清楚所謂歷史潮流的「流」和「潮」的話，再看中共所倡導的馬列主義，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暴虐政權，過眼雲煙！

中共的另一手法，以圖逃避歷史教訓的必然結果，於是花費了很大的氣力，來用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鬭爭的觀念來重寫過去的中國歷史了。

他們以爲：這種掩耳盜鈴的手法，必然可以改變歷史教訓的必然結果的悲慘命運。可是，歷史的客觀事實，並不因了用唯物觀點就可以改變一切的。這只是痴人的妄想。這方面我們不妨舉一個簡單的日常生活比喻，流行在我們社會上的是「先敬羅衣後敬人」的觀念。然而，如果是一個好人，並不因他所穿的衣服不雅觀而就變成壞人；同時，如果是一個壞人，並不因他所穿的衣履整潔，就變成好人。

目前，中共在用馬列主義，鬭爭理論來改寫歷史，中國的歷史也決不因爲這種唯物史觀的衣冠，而改變了中國歷史的本質。那只是中共當權者們的一種妄想而已。

因此，我們就會了解，何以中共最強調歷史經驗和歷史潮流，原因是他們怕歷史教訓！

然而，歷史教訓是必然要到來的！





乒乓外交創敗績

中共的乒乓外交展開以來，似乎無往而不利，首先是美國乒乓球隊跑到大陸去，由此而促成了尼克遜到大陸訪問。此後，中共乒乓球隊分別訪問了許多西方自由國家，一枚小小的銀球，使到西方國家紛紛放棄敵對態度，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

但，為中共建下大功的乒乓球隊卻第一次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失敗，他們在澳洲碰了一鼻子灰，這可以說是中共推行乒乓外交以來第一次碰壁。

去年，澳洲乒乓球隊應邀到中國大陸訪問，受到中共的殷勤接待，周恩來也親自出馬，爭取澳洲的好感；今回中共乒乓球隊訪問澳洲，澳洲總理麥馬洪卻並未好好的招待，甚至馬爾他駐澳洲高級專員所設的唯一外交官接待宴會，麥馬洪也拒絕參加，可以說，他對中共的乒乓外交反應並不熱烈，和其他西方國家，可說截然不同。

澳洲對中共的政策何以如此堅強？無非因為他們曉得，澳洲的安危和東南亞的安危分不開的，如果東南亞落在中共之手，澳洲也受直接威脅。

今回中共乒乓球隊到達澳洲，適逢台灣女子籃球隊也到澳洲訪問。中共乒乓球隊一怒之下，不肯出賽，以為如此可以迫使麥馬洪採取行動，把台灣女子籃球隊打發走，可是麥馬洪於改變初衷，把已經收拾好的行裝，重新打開。決定按照原定賽程，繼續進行，至於台灣女子籃球隊，她們也照原來計劃，並無改變。

中共的乒乓外交，使到他們西方國家貼貼服服，唯獨澳洲這一關卻打不通，使到他們沒法不讓步，否則，他們便要悄然歸來，對他們的面子，可說已丟盡。

兩者權衡，取其較有利者，中共球隊之改變初衷，顯然是經過最高指示而作出決定的，他們一走，台灣女子籃球隊獨家上演，反而大大吃虧。對中共遷就的，他們會索取最高代價，但如果不賣帳，堅持到底，他們就會軟下來，中共乒乓球隊在澳洲的「失威」，可以作為一個最好的例子。

林彪死亡終證實

林彪被整肅，已是去年九月間的事，但中共拖延到今天，才提到他的「死亡」。

據香港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通訊員從延安發來的消息說：北平、南京、上海、蘇州及廣州等地的中共官員獲通知，說林彪已於去年九月一命歸西。

林彪是死於去年蒙古上空墮機事件中，當時雖然言之鑿鑿，但沒辦法可以證實這一項傳說，鐵幕之所以為鐵幕，就是一切只能靠估，不會予以正式公佈的。

現在有關林彪「正式死亡」的消息，其實也不是「正式」的，因為中共當局還沒有「正式」宣佈，只不過是遠東經濟評論通訊員來自延安的報導，而他所報導的消息，還是和半年以前的報導沒有二致，不過重覆了一

歷史的經驗

最近中共似乎在大量的用「歷史」、「讀歷史」、「講歷史」為這一時期的策略。不知道各位讀者有沒有注意到，中共所強調的「讀歷史」、「講歷史」，只是偏重了歷史的經驗和歷史的潮流，對於「讀歷史」、「講歷史」的最大作用的歷史教訓，根本沒有談到。而所談的教導和教訓只歸給了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語錄。

正視歷史教訓

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可以說是最注重歷史的，而歷來的中國人也是最注重歷史的民族。然而，所有的中國人之所以注重歷史，端是注重歷史的教訓。所謂鑑往知來，知古明今。

強調經驗，特別是歷史經驗，固然是不錯，可是只重經驗，而不能從經驗中汲取教訓的話，這過去的經驗只是死的經驗和事實而已。

一個人的經驗再豐富，那只是代表他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實際生活的記錄，如果不能從過去的經驗中獲得應有的心得和教訓的話，過去豐富的經驗，只不過做成了一個人美麗的回憶而已。回憶可能是最甜蜜的，也可能是最慘痛的。然而，沉迷在回憶中的人，可以說是最沒有出息的。除非是從回憶過去經驗中，得到某種教訓。

然而，歷史的教訓就不同。因為，歷史的經驗不全是屬於個人經驗的，而比自己的經驗更準確，更可靠，更有價值，因此，個人實際經驗中所汲取的教訓，遠非歷史教訓更切實，更逼真，更具可信性。

因此，誰能更敢面對歷史的教訓，誰就能更成功，誰不敢面對歷史的教訓，他們遲早要失敗。為此，中共是最不敢面對歷史教訓的人，但又怕不能逃脫不敢面對歷史教訓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於是中共便想出了應付解決辦法。

別忙於下結論

首先是重歷史經驗，強調歷史潮流。

這歷史經驗，解釋成一個人，一個黨的歷史經驗。並且也以之為全體中國人民必該了解、體驗和信任的歷史經驗。也就是為此，毛澤東的一生經歷，以及所住過、居過、工作過的地方，幾乎了都成了「聖地」。中國共黨之建立歷史的經過，地點等，也成了中國全體人民必須嚮往，引以為榮的經驗。實則，這些都是難與歷史教訓的準確性相抗衡的。

在尼克遜訪問大陸前及當時，對過去遺物的發掘和參觀歷史遺物中，有兩件事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西漢的金縷玉衣的發現，一是參觀明十三陵。

姑無論中共統治者如何看待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之打天下，然而，在歷史的教訓裏，中共政權既不是劉漢，更不是朱明。這方面是很難逃過歷史教訓的準確性的。

詭辯狡賴，使該團不無好感和錯覺，繼到號爲滿洲新京的長春，自不免要作兩度官式訪問，一爲國務總理鄭孝胥，一爲傀儡執政溥儀，鄭與溥儀的談話，都不外強調兩點：一是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二是對付赤俄，這對那幾個國家的團員而言，在心理上不啻針芥相投，毋怪李頓於臨別時，鄭重地對鄭孝胥說「恭祝新滿洲國健康和進步。」其他地方首長如張景惠、熙洽、趙欣伯、鮑澄觀、馬占山，都有過個別性的談話，日對馬占山的談話，特別注意，馬且擬就一份報告書，關於日本侵畧東北的一貫政策及九一八事變的眞相，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流產和由日人一手包辦的滿洲國現狀，一一指述毋遺。當時馬在名義上，雖爲滿洲國的軍政部長仍兼黑龍江省長，但他的內心，已決定反正，重舉義旗以抗日了。

不過，在調查團這一連串不已的訪問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作用？對日本有無一點精神上的制裁影響？我想，這不待以後的事實證明，惟也知道是一項掩耳盜鈴的虛文故事，不會發生任何效果的。只有我們的執政當局，卻天眞地信賴無疑，滿以爲國聯在調查團同輪報告之後，必進一步地加以膺懲和喝阻。其實，就是那些受命出使的團員，他們的心情亦何曾不是沉重而苦悶的，處處都感觸着嚴肅的政治意味，只有在哈爾濱的馬迪爾飯舘，調查工作快將尾聲的階段，卻得楊令茀女史，舉行一項輕鬆而別緻的節目，把她歷年所搜藏的名家書畫，加上她自己的作品，開一個盛大的展覽會，由她以私人的身份，拜訪李頓團長，面陳此意，結果，自李頓團長以下，無不願意贊成，屆時，除該團全體團員外，所有哈市各國領事，均被邀蒞場參觀，因攝影留作紀念，楊女士以很流利的英文法文，爲之解說，使參觀人士大表滿意，最後，更當場繪畫山水，花鳥各幅，分贈這些國際貴賓。倒是一段頗有趣味性的鏡頭，值得一記的花邊插曲。

楊女士是江南大家閨秀，兄楊味之，曾做過周學熙的財政次長兼鹽務署長，楊女士留學英國，精研藝術，詩、書、畫，可稱三絕，民國十三年，獲入故宮觀賞古物，臨摹所藏墨本不下數十種，平生不好脂粉，有丈夫氣，九一八事變前，來到哈爾濱，任職東鐵理事會，後兼哈市秘書，擅通英、法、俄各國語言，所以很活躍於哈市的上流社會中。她初到東北時，適張作霖嫡妻去世，好事者擬爲他們拍合，張卻以年老無意求凰，而楊女士亦表示終生從事藝術，不願與豪門權貴，共效于飛。日既侵哈，楊又兼習日文，溥儀的皇后婉容，擬聘她爲宮廷教師，她本有意應允，嗣以局勢日非，東鐵理事會奉命解散，遂收拾文物南下，出遊英、德、義、各國，芳踪所至，滿受到當年國際調查團的團員，予以隆情熱烈的招待呢。

在中國的藝壇上，楊令茀女士確不失爲一個了不起的人才，可惜我們所知道的，謹只上面這一點了。

死 待旦

改」後匆匆離開家園，隻身逃來香港。他自己和家人[illegible]受盡了苦楚，但爲了保留一綫歸去的希望，十多二十年來，都只安安分分地當一名中醫，不敢說半句共產黨不好的話。筆者這位朋友，比曹聚仁還要年輕十餘年，但每逢佳節，總要以淚洗臉，他忍受不了孤獨寂寞的煎熬，有幾次不理會別人的勸告，不怕捱整，下定決心要回去定居。終於未能行成的原因，只是因爲他的妻子兒女每悉他回去的消息，必定十萬火急地飛函阻止。要求他寧可在香港做乞丐也不要回去，寧願死在香港也不要回去。我想曹聚仁先生終未回去大陸定居，其理由大致也是在此。

也許有人會駁斥我說，曹先生留在香港是爲了繼續「致力於愛國事業」，設使這種說法不錯，中共政府總可以批准他的妻子兒女來港定居吧！爲什麼不讓他們來，而使一位「致力於愛國事業」的老戰士，過着孤苦無依的生活呢？從左報的報導知道，曹聚仁患病之日也是孤苦伶仃的，並無親人奉侍左右。等到久不露面，朋友知道他的病況，才送他到澳門鏡湖醫院就醫的。而他的妻子鄧珂雲卻是在診斷出曹聚仁患了癌疾，將不久於世了，才獲准赴澳的。他的女兒曹雷（舞蹈演員）兒子曹景行則是他死後才赴澳奔喪。左報是這樣報導的：「曹聚仁早年在上海復旦、暨南等校教文史之學。抗日戰爭後從事新聞工作。近年在港致力寫作，年老多病，數月前在此間友好照料下，轉往澳門鏡湖醫院就醫，始發覺爲癌症，已不及挽救。

其家屬月前由滬到澳，照料一切。」

另一則報導說：「曹聚仁家屬已先後到達澳門。夫人鄧珂雲月前已自滬到澳照料。曹逝世後，其子曹景行也於昨日（七月二十四日）奔喪到澳門。」

這兩則消息，證明曹聚仁患病之時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連想喝一杯水也沒有親人代斟，臨死前也無法看自己的愛子愛女一眼。中共對一位「致力於愛國事業」的老作家，何以殘忍致此也！

日前一位七十來歲的老電影演員楊宏業赴海自殺。一句「提早收工」的遺言，道盡無限的人生感慨。他出身於左翼影圈，後曾改投邵氏。演了一輩子喜劇，卻又以悲劇的形式結束殘生，從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在自由世界一名演員（非明星也！）的悲哀。

曹聚仁跟楊宏業所走的路似背道而馳，最初曾反共，後終於親共。（我對他的親共絕無苛責之意）曹聚仁雖然不是「提早收工」而是「壽終正寢」，卻一樣使人感到愴凄，試設想讓一個「致力於愛國事業」的七十二歲的老人，孤零零地活着，孤零零地病倒，也孤零零地死去，臨死都未能見自己的子女一面。難道這就是社會主義祖國，對一位「致力於愛國事業」的老作家的優待？

李頓調查團在東北的一段插曲

覺初

李頓調查團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次年一月十六日成立的，它的組成分子，是由英國的爵士李頓任團長，美、法、德、義各派代表一人任團員，中日兩國各派一觀察員。法國的代表是亨利中將，義大利的是格爵伯爵，德國是恩利克希尼爵士，美國本非會員國，是以特殊地位而被邀請的，代表是佛蘭克洛斯，我國的觀察員是顧維鈞，日方是吉田伊三郎。不過，中間的經過，卻是頗費曲折的。

原來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天，我國出席國聯的首席代表施肇基，就向國聯報告。請求主持公道，制止日本的侵略，但自九月二十二日起，國聯理事會一直討論到三十日止，竟把施代表請由中立國派員監視日本撤兵的提議否決了，只令日本在十月十六日前撤退到南滿鐵路的區域，由雙方作爲地方事件，直接談判。不料日本置之不理。到了十月十二日，理事會再度開會，各國代表主張邀請美國參加，日本代表芳澤謙吉堅持反對，氣氛甚爲緊張，從午後四時爭論到七時，卒以投票表決，以十三票對一票之壓倒多數，通過邀請美國。此爲日本在國聯會議首次遭到慘敗，我國代表施肇基在這一回合中，表現得十分出色，連日本代表芳澤，也爲之刮目欽佩，步出會場後特向施氏握手致敬道：「在會場中我們是敵，離了會場，我們是朋友。」

這時日本外相幣原正向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提出秘密解決東北事件五條款：即「一、互相否認採取侵略政策及行動，二、尊重中國領土完整，三、互相澈底取締妨碍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惡感的有組織活動，四、對居留東北的日本人一切和平業務，給予有效保護，五、尊重日本在東北條約上的權益。」蔣作賓峻予拒絕，十月二十二日，我國新任外長施肇基乃復向國聯提出四項要求：一、日本撤退，二、中立國監督，三、賠償損害，四、設中日公斷調和的永久機構。這一次總算得到國聯的同意和支持，在交付表決下，又以十三票對一票的勝利，獲得通過，再限日本於十一月十六日前撤兵。可是日本仍然強橫，置之不理，反在軍事上加緊進兵，熱河、黑龍江，相繼發生戰事。在政治上又勾引溥儀潛作滿洲國政權的打算，同時袁金鎧已出面領導奉天地方維持會，聲言與南京政府及張學良斷絕關係。

於是國聯只好根據決議，以上述國家的成員，組織了「滿洲調查團」，二月三日首由巴黎起程赴日，就在此時，滿洲國亦正式開鑼上演，二月二十九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發表了有名的不承認主義。

當調查團一到達了北平，便接到了日方的通知，說往東北的入境手續，交通工具等等，必須向滿洲國政府洽辦。這是當前所面臨的事實，調查團不得不曲意接受，可見滿洲國之急於粉演，顯系日方要合調查團一個下馬威色，滿洲國外交部一接到調查團的申請，立即覆電歡迎，並負責食宿警衛。

調查團在瀋陽訪問了關東軍和土肥原，不用說他們是早已準備好了，把九一八事變的責任，一古腦兒都推到張學良的身上，尤其是土肥原的談吐風度，

感曹聚

本港著名的左派作家曹聚仁先生業已病逝，對一位已死的人，我實在不想多說些什麼，何況他的文章還是我所佩服的！

曹聚仁死後似也受到禮遇，由左派大頭頭費彝民（大公報社長）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張思健、王家禎擔任副主任。他的妻子兒女也獲准赴澳奔喪。但我很懷疑，曹聚仁先生在世之日是否活得愉快？

人免不了總是要死的，曹聚仁享壽七十二高齡，應該是死不足憾了。但卻死得相當的寂然，晚年也活得相當的寂寞。妻子兒女都留在上海，自己一個人在香港過着孤零零的日子，也可謂晚景淒涼了。

獲悉曹聚仁的死訊之後，我常常產生這樣的疑問，他爲什麼不「回歸」「祖國」呢？爲什麼不回去上海定居呢？他在三十年代已經露出頭角，曾經當過記者、教授，著作也甚豐富，倘若他想回去定居，中共當局似乎不難爲他安排一份工作吧？據我所知，大陸各大學的教授都十分缺乏，曹聚仁能力和資格當一份文科教授是綽綽有餘的。再根據他二十年來的親共表現，中共對他的「回歸」應該表示歡迎。由此可見是他自己不願回去大陸定居。

倘若果眞如此，那麼曹聚仁爲什麼不願回去大陸定居呢？其中不是大有文章嗎？「解放」後他曾多次回去大陸，也寫過幾本「北行小記」，中共有什麼成就相信他很清楚，但中共有什麼缺點，相信也無法瞞得過他。

他畢竟是熟悉中國情形的中國人，而不是那些帶着滿腦子幻想到大陸觀光的洋記者洋學者或某籍華人。他對大陸到底是否適合他們回去定居這一點問題的觀感，大致跟楊振寧、何炳棣一樣，認爲那種社會只是適合大陸人民居住而不適合他們回去定居的。這種結論由楊振寧、何炳棣之口說出來，倒覺得輕鬆，因爲他們在美國有着他們的事業，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在自己的身邊，他們在美國的沃土中已經扎上了根；可是同樣的話由曹聚仁說出來，卻會令人感到倍加淒涼。

有人說青年人在幻想中過日子，老年人卻在回憶中過

知周恩來。這樣，毛才免於大難，而林知事洩，遂倉猝率其妻葉羣，子立果，即於九月十二日下午飛秦皇島，轉飛蘇聯，不想飛到外蒙，機墮人死。

十、此事以後，毛澤東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案：即周恩來因開會忙不見外賓之時），決定以下三項：

㈠撤銷陳伯達黨內外本兼各職，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審查。審查小組人選：葉劍英、張春橋、陳錫聯、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案：不知誰爲組長。照中共中央另一文件透露，說是江青「粉碎了林、陳反革命集團」，可能江青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之尊，主持這一專案小組。小組中張、紀、李、汪皆江親信；葉是元老，掛名而已；陳則文革後表現親毛。）

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停止執行職務，聽候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審查。

㈢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案：這三項史定，未及林彪夫婦，可能因其已死，以後處理。）

關於陳、林垮台經過梗概，已如上述。一九七一年九月以後，林彪一伙在中央任職的人，全不見了；「十・一」僞慶沒有慶祝，「林副統帥」不再提起了，黨中央只有爲「主」的沒有爲「副」的了，「人民解放軍」只有「親手締造的」沒有「親自指揮的」了。從十一月起，報刊上批判「劉少奇一類」，竟然有「裏通外國」，「粉身碎骨」，「沒有好下場」，「死無葬身之地」的一些話，於是人皆知是指的林彪了，想不到卻是記實，而非咒語。之後，大陸謠言滿天飛，說林買槍手刺毛，槍手懍於毛的威嚴，不敢下手；或說有人告毛，林乘飛機逃，應派飛機追，毛說不要追，因他那飛機油不夠……不一而足，這可能都是那些黨員幹部，在聽到傳達中共中央絕密文件後，不經意地向至親好友吐露一點口風，卻又兜不攏來，於是秘密口傳者，添枝添葉，愈傳愈失其眞，愈傳花樣愈多，鬧得人們無從相信。以上所述，相信比較近眞，如果還認爲有疑點，不足徵信，那就只能是毛共自己作僞了。

總之，無論怎麼說，陳、林是垮就了，無可置疑了，未決的問題，應是周、江的對立。

林彪未死以前，毛共內部是三派鼎立之局。——雖然盛衰消長，變化萬端，但互斫互殺，幾個回合，誰也沒有吃了誰。文革之初，從破舊立新到一月風暴，是江系一枝獨秀，武漢叛變之後，江系搞見不得天的五・一六，給林、周捉住了狐狸尾巴，無話可說，一蹶不振。從二十九省市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到「九大」召開，林系後來居上，高於一切。周系處於兩大之間，一個婆婆，一個小姑，宛如受兩面氣的小媳婦兒，可憐兮兮。你想，當周恩來在天安門前，領導着紅衞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七十老翁，氣喘吁吁，他心裏是什麼滋味？當他拿着紅寶書，小心翼翼，必恭必敬，跟在他自己的學生，無論年齡、黨齡都比他晚一輩的後生仔林彪的屁股後頭，還要高喊「恭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他心裏又是什麼滋味？實際上，在文革中他建功甚偉，幫了老毛的大忙，然而文革一開始，他同劉少奇一樣，給老毛撤銷了黨中央的副主席；到了文革結束，召開「九大」，照說應該恢復副主席了，然而沒有，還是個政治局常委，他心裏好受麼？江系因有老毛這個後台，只要老毛活着，誰也打不倒她。她的有時不露面，是老毛叫她韜光養晦，避避風頭，但等颶風消逝，她的雌威仍可大發而特發。

如今，林系完了，三去其一，只剩周、江二系了。以往，周系依違在江、林之間，江勝則附江，林盛則附林，如今，周與江對立了。

弄通馬列主義的楊獻珍，因爲解說辯證規律，說由一分爲二到合二而一是矛盾的統一，遭到未會弄通馬列主義的毛澤東的批判，被打入牛鬼蛇神。毛爲不斷打倒異己，鞏固他的個人獨裁，提倡階級鬥爭永不熄滅；又爲給這個階級鬥爭永不熄滅，尋找一個哲學理論基礎，便把馬列主義的辯證規律生生砍掉一半，只要一分爲二，不要合二而一。這樣講，又怎能使矛盾統一呢？那就是鬪爭，一分爲二，二者互相鬪爭，鬪爭不能相合，必須是一方吃掉一方，這才是矛盾的統一。吃掉一方的另一方，還要一分爲二，再鬪爭，再吃掉，再分爲二，再……於是鬪爭永不熄滅矣。

根據毛澤東這一並非馬列主義辯證規律的獨創之論，如今對立的周、江二系，是絕對又絕對地不能合二而一，而必須是互相鬪爭，鬪爭到一方吃掉一方。林彪倒後，快一年了，在這近一年中，因爲林案還未完全解決，內部問題多籮籮，如工農業生產的恢復，黨組織的重建，地方行政機構的調整，四屆人大的召開；而爲着掩飾政局的不穩定，減消因林彪死亡所引起的影響，以及防備北極熊的進侵，又必須進行笑臉外交，蒙騙中外人士的耳目，這一些，還得利用周恩來的賸餘價值，叫他應付內外一切發生的事故，所以周、江二系的鬪爭，尚未看出有什麼迹象。這猶之乎毛鬪劉、鄧時，需要林彪的槍桿子，雖然江青無知妄動，要揪軍內一小撮，但終被老毛及時制止。可是，劉少奇定案之後，就不同了，他要吃掉林彪了。

江、周不能並立，現在只是暫時相容，至終老毛必定要吃掉老周，一如他過去吃掉老劉、老林那樣。因爲毛的老年心理狀態，的確與其身體的病態有關，按立江青爲接班人，是非常有可能的。前些日子，毛肯接見前錫蘭國那位女總理，握着她的手注視她，似乎就有點意思。此人能當領袖，我的老婆有何不能？江青將來能不能接班，最大的阻碍，不是別人，就是周恩來。在下會說過，周恩來無膽敢奪江青接班人的地位，江青眞個接了班，他仍可輔佐她，做他的總理，最怕到了時候，他身不由己，像堯死天下諸侯不之堯子丹朱而之舜一樣，給他個黃袍加身。毛、江會想到這一層，既想到這一層，就盡可能在江青未接班前，先把老周吃掉。

中共近來實施的是緩和政策，這些政策全與老毛思想抵觸，老毛在暗中指示，老周在公開執行。同時，江青主管的喉舌，卻不停地號召學習老毛的基本路線。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正在給老周做着飯，將來讓他吃不了兜着走呢。一等老毛認爲最佳時機來臨，現在這些緩和政策，就一齊扣到老周頭上，一如鬪劉少奇時把文革前的錯誤推到老劉身上那樣。

香港閒話

陳林垮台與周江對立

趙聰

從中國大陸探親和訪問歸來的中外人士，大都是談些中共政策逐漸放寬，同胞生活已在好轉的話；可是絕口不談政治，比方你問他聽到林彪的事沒有，就等於問道於盲。其實，海內外同胞們所最關心的就是林彪的問題，一位副統帥失踪了一年，是病是死是怎麼，總得有個交代，既不交代，這就反映出政局大不穩定。

我中華民國情報機關，曾獲得中共中央發給全黨秘密文件多起，先後摘要發表於「中共研究」月刊，經他們鑑定，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而不假。根據這些文件，可知陳伯達和林彪集團的垮台經過概略，茲撮要述之於下。

一、一九七〇年八、九月間，中共的九屆二中全會，是在廬山召開的。（案：會後中共由新華社發出並刊於人民日報的「公報」，沒有說在那裏召開。）

二、二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把「憲法草案」發交下級討論，限一個月內把討論意見報呈中央。在命令中說明：憲法草案起草小組主任為毛澤東，副主任為林彪。毛建議「不設國家主席」。草案已提經二中全會通過。（案：二中全會公報隻字未及通過憲草事。）

三、二中全會時，陳伯達發言，不同意「不設國家主席」，並講「天才論」，講完未待散會即中途退席。毛對陳的發言，指出：㈠不贊成不設國家主席是反對中央；㈡天才論是資產階級的唯心論；並提議應對陳批判。當時林彪基本上同意對陳批判，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邱會作全不表態。

四、因林「基本上同意」並非「完全同意」，又因黃等不表態，二中全會後，毛批評了林及黃、吳、葉、李、邱。黃等五人作了檢討，十分緊張。

五、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稱為「華北會議」。一九七一年一月，改組了北京軍區。（案：華北會議估計可能是毛以防蘇備戰為借口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議上決定了改組北京軍區。相信北京軍區代司令員鄭維山此時去職，林系野戰部隊調離華北，原三野系的張才千部由江蘇北調塡防。）

六、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葉羣與其在空軍擔任作戰部副部長的兒子林立果，相會於蘇州，後又同赴上海。三月間，林立果糾合南京、上海、杭州三處空軍將校于新野、陳勵耘、李偉信等，密傳林彪夫婦命令，先搞一個計劃，乃於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草擬出「五七一工程」綱要。（此一文件，「中共研究」七月號曾刊全文。）

七、據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第四號絕密文件透露，二中全會後，林及黃、吳、葉、李、邱不理會毛及黨中央對他們的批評和教育，並拒絕悔改。（案：自一九七一年三月起，「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開始發表不點名批判陳伯達的文章，指為「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或「野心家、陰謀家」，實亦包括林彪在內，只是當時不易看出而已。從可知，毛唆使其喉舌不指名批判陳、林，與林立果草擬「五七一工程」綱要，全在一九七一年三月。這時雙方鬪爭已呈表面化，只以報刊上批判陳、林，響應者寥寥，後勁不繼，而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綱要中亦承認，準備得還不夠，所以自此以後又相持了五個月，成了一個密雲不雨之局。）

八、毛澤東曾為批判陳、林，發出「告全黨黨員書」（案：此一文件至今未發見，估計「書」內不會點名）。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毛澤東曾到江南各省巡視，向各省當權派說服批判陳伯達的事。據說他為批判陳的「天才論」，曾說他自己幼讀孔孟書，長受資產階級教育，最後才讀的馬列主義，那裏會有什麼天才？（案：天才論，陳、林皆主之：陳曾說魯迅是先知，林曾說毛是天才。毛之大批天才論，正是兼批陳、林。）

九、毛澤東巡閱江南各省，定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由杭州乘火車返上海。事先為林彪偵知，乃秘令空軍派機，屆時炸毀毛所乘之列車。不想他的女兒中毒太深，眞以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竟把林的秘計告

，在美國米蘇里艦上正式向盟軍投降後，九月九日在南京舉行日本向中國戰區投降簽字典禮，由本人代表　蔣委員長出席受降，岡村寧次代表日本投降。

日本正式向我投降後，　蔣委員長當即電令規定全國各地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劃分為十四個受降區：㈠第一方面軍盧漢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士橋勇逸，辦理投降地點在河內。㈡第二方面軍張發奎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田中久一，辦理投降地點在廣州。㈢第七戰區余漢謀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其一〇四師團長，辦理投降地點在汕頭。㈣第四方面軍王耀武為受降主官，日投降代表為坂一西頁，辦理投降地點在長沙。㈤第九戰區薛岳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笠原幸雄，辦理投降地點在南昌。㈥第三戰區顧祝同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野地嘉平，辦理投降地點在杭州。㈦第三方面軍湯恩伯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在南京為十川次郎，在上海為松井久太郎，辦理投降地點在京滬。㈧第六戰區孫蔚如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其第六軍團長，辦理投降地點在漢口。㈨第十戰區李品仙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森茂樹，辦理投降地點在徐州。㈩第十一戰區孫連仲為平津地區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下村定，辦理投降地點在北平。李延年為濟南、青島、德州地區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細川忠康，辦理投降地點在濟南。(十一)第一戰區胡宗南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其第一一〇師團長，辦理投降地點在洛陽。(十二)第五戰區劉峙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鷹森孝，辦理投降地點在開封。(十三)第二戰區閻錫山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澄田睞四郎，辦理投降地點在太原。(十四)第十二戰區傅作義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根太博，辦理投降地點在歸綏。其後又增加台灣澎湖受降區，陳儀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代表為安藤利吉，辦理投降地點在台北。計共為十五個受降區，皆係日軍正式向國軍投降。共軍除在津浦路中段，膠濟路全線，隴海路東段，及山西方面，破壞交通，阻撓國軍受降，並乘機刼奪日軍零星物資外，日軍任何部隊絕未向其投降，亦絕未向其繳械。共軍宣稱其繳獲日軍武器若干者乃係在蘇聯手中移交刼奪日本關東軍的裝備。此種強盜以其贓物賠家奴的所得，與投降絕對沒有一點關聯！

提到共軍所謂繳獲的武器和奪回的土地，使人不勝憤怒！事實是：抗戰勝利後，共軍不聽軍委會的電令，搶先竄入華北、東北、乃至豫鄂皖邊區，刼奪日軍的武器，竊據我軍力一時不能到達的地區。在東北，蘇俄自日本關東軍手中接收轉交給共軍的武器裝備，使其自詡為向日軍繳獲。此項數字極為龐大，我方在抗戰勝利後的估計，為數稍低，前年蘇聯塔斯社發表的數字，當屬正確。計有

步槍	六八五、八九七枝
輕重機槍	二九、八二二挺
手槍	六〇、三七七枝
火砲	一二、四四六門
步機彈	一八〇、九九〇、〇〇〇發
手槍彈	二、〇三五、〇〇〇發
砲彈	二、〇七〇、〇〇〇發
戰車	三八三輛
裝甲車	一五一輛
卡車	一五、七八五輛
飛機	一、〇六八架
飛機油	一〇、〇〇〇噸
炸彈	六、〇〇〇噸
艦艇	一、四〇〇艘（計五四、六〇〇噸）

可惜！這些優良的武器裝備，是得自抗戰勝利後由蘇俄轉交，不是從抗日作戰中繳獲得來；共軍沒有在抗戰中用來打擊精銳的日軍，而是在叛亂中用來打擊抗戰疲憊的國軍！國軍在八年抗戰疲憊之餘，又遭逢了美國國務院中的親共派人士的撥弄，停止對我軍事援助，更加上當年軍事調處的誤我戎機，使共軍在蘇聯協助之下，利用如此龐大的武器裝備，使敵我強弱易勢，導致戡亂事業的挫敗，言念及此，不勝浩歎！

結論

綜上所述，以共軍最初的兵力，和以後擴編的部隊，以及持有的武器裝備，特別是擔任作戰的戰區，都無法全面的「擔負抗戰的主力……對敵作戰十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五次，殲滅日偽軍一百十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七人」，這種無恥的讕言，當可不攻自破！而妄指新四軍的制裁是國軍打共軍，胡宗南部隊的駐守西安是專防共軍，更是共軍誣衊中央政府的另一手法，更不值識者一笑！

最後，尚有數事值得我們警醒的，那就是假如抗日戰爭不是中央政府直接領導，不是國軍浴血抗戰，英印軍何以專向我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請求救援？二十六同盟國何以要推舉　蔣委員長為中國戰區（包括越南、泰國）的最高統帥？各國取消不平等條約另訂互惠新約，為何專以中央政府為對象？美國羅斯福總統，和英國邱吉爾首相，何以要專電邀請　蔣委員長遠赴開羅，去舉行高階層會議，發表代表同盟國的公報？甚而共軍祖國的蘇聯，在我抗戰中期，何以以小蒼蠅飛機等武器支援中央政府？當日軍全面投降時，又何以不向共軍輸誠？而專向中央政府遞上降書？這些鐵一般的史實，共軍用什麼來抹煞、用什麼來篡改？現在中共妄圖誘使日本廢棄中日和約，竟敢信口雌黃，揑造史實，我們決不能讓中共以假亂眞，逞其狡計。我們必須以眞斥偽，不憚煩瑣的列舉事實，告訴美國、日本，以及我海內外的青年人士，澄淸這項無恥的讕言，以維護我們的中日和約，強化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更須要堅定反共復國的意志，認淸中共暴亂集團的統戰陰謀，在　蔣總統英明領導下，同心協力，早日消滅共黨，還我錦繡河山。這樣紀念七七抗戰，才算有價值，有意義！

（全文完）

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虛偽宣傳（下）

何應欽

㈤滇緬作戰——滇緬路作戰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指揮下，除英緬軍及美志願空軍外，主力爲我遠征軍羅卓英所屬第五軍杜聿明的第九六、二〇〇、新廿二師和新編訓練處及特種部隊；第六軍甘麗初的第四九、九三、暫五五師及特種部隊；暫編第六六軍張軫的新廿八、廿九、卅八師及特種部隊；另第卅六師及特種部隊。在緬北第一期作戰，主力爲新一軍鄭洞國的新廿二、三〇、卅八師和特種部隊。在緬北第二期作戰，主力爲新一軍所屬新卅、卅八師，新六軍所屬新廿二、第十四、五十師，及特種直屬部隊。亘滇緬作戰全期，從無共軍一兵一卒參戰。

五、共軍拿什麼戰力來打勝日軍

中共不斷宣傳八年抗戰是它打勝的，但誰都知道：戰爭是力的決賽；敵我對比力的強弱，固然是決勝因素；而力的組合和運用，尤必須具備三大功能。

㈠一個高度效率的指揮機構，負責計劃的擬訂及監督；

㈡一個健全的執行體系，負責計劃的執行；

㈢一個行政及勤務支援體系，負責支援及維護工作。

在抗戰的初期，日本軍閥的陸軍常備師爲十七個師團（特種兵齊全開戰後不久而使用二十一個師團）。最初使用兵力七三八、〇〇〇人，海軍爲一、九〇〇、〇〇〇噸，飛機二、七〇〇架。而共軍宣言共赴國難，向政府輸誠後，先後收編成立的第十八集團和新四軍總人數不過三萬多人；以少數褒脅而無訓練，武器不過半數的三萬多的烏合之眾，對多數精練，現代化裝備的七十多萬的日軍作戰；而且活動的地區，僅在第二戰區內的晉北，和第三戰區內的京蕪，怎能「擔負抗戰的主力」？又怎能「抗擊百分之六十九的日軍，和抗擊百分之九十五的汪僞軍」？更怎能「對敵作戰十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五次」？或者說：共軍因藉「七分發展」的陰謀，逐漸壯大自己，到抗戰末期，已經將三萬多部隊，擴展到四十七萬人（中共自稱爲九十萬人）；但在中國戰場的日軍，除轉調太平洋作戰者外，最後投降的兵力還有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人。而且近百萬的汪僞軍尚未計算在內，單以日軍和共軍的人數對比，約爲三比一強；同時，這些有限的共軍兵力，由於流竄的結果，滲入了河北、豫北、山東、蘇北、皖北、海南等地區。兵力少、散佈廣，又怎能「殲滅日僞軍一百七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七人」？尤其是共軍的組合運用，既不遵從我最高統帥部的計劃和指揮，本身更乏高度效能的指揮機構，故不能發揮其作戰功能；在執行體系上，亘無健全的計劃執行者；行政及勤務支援，也欠雄厚及靈活。其原因完全是共軍擅自轉移軍費的使用所造成。原來中央自先後收編共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轄三個師，及新四軍轄四個支隊，依國軍同等待遇，按期發給其軍費；其後，於民國二十九年七月與共軍第一次商談，政府復核准第十八集團軍，擴編爲三個軍轄六個師，另五個補充團；新四軍擴編爲兩個師，仍均依國軍同等待遇，按期發給其軍費。惟共軍向政府領取的經費，除就地在政府後方，津貼收買其外圍組織、同路人、和標榜中立的人士和文化機構，以助其進行其陰謀顛覆活動外，其餘領回的軍費，亦全部存入其「邊區銀行」，用於中共的赤化宣傳和大批製造共幹的開支。如重慶新華日報，各地生活書店，羣眾雜誌，解放週刊，以及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等（利誘收買我後方青年）。至於共軍的實際經費，乃由中共「邊區銀行」改發「邊幣」，及依就地清算鬬爭，強征暴歛，及種毒、販毒、走私等維持；因此造成共軍行政與勤務支援不利，減低了共軍的作戰能力。

再就武器裝備來說，凡是中央政府先後正式收編和擴充的共軍，完全依國軍給與標準發給，即連最普通的防毒面具，也毫不例外；但我們要明白：當時中央在國防建設未成和外援困難情形下，國軍的武器裝備，大多數靠自己製造和改裝，所以部隊的戰力，無法和日軍抗衡。依據日本「岡村寧次大將回憶錄」的記載：「當時參謀本部的看法，中國軍直系軍一個師，相等於我一個聯隊；其地方軍一個師，相等於我一個支隊」。準此計算，共軍初期的兵力不過四個師，約相等於日軍四個聯隊，甚而四個支隊；三十九年七月以後，中共正式受命擴編爲八個師，也不過相當日軍八個聯隊，甚而八個支隊。以八個支隊的武裝部隊，怎能造成「對敵作戰十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五次，殲滅日僞軍一百七十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繳獲各種大砲一千九百五十二門，機槍一萬一千八百九十挺，長短槍六十八萬二千八百三十一枝，從日軍手中奪回土地百萬平方公里」的戰果？這瞞天大謊的數字，眞使人不堪想像！

六、日軍投降的對象是國軍而非共軍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會議宣言，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後，八月十五日，我外交部正式接獲日本向我國民政府投降的電文。當日，蔣委員長卽電南京日本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指示其投降原則。並派

利日乎？害日乎？

田中急於勾結毛共的結果

本月十八日東京電：田中內閣會議，通過完全諒解周恩來建交三原則。申言之：姣婆遇着脂粉客，田中角榮之急不及待，透過三木武夫之王婆式牽針引線，決謀下嫁於毛共矣。在日本而言，究屬利乎？抑害乎？借箸而籌，不禁為日本寒心！

憶昔民國三十四年，於役湛江，巡視日俘集中營，營內秩序井然。巡視所至，戰俘肅然敬禮，挺胸，豎脊，精神穆穆，絕無戰敗頹唐狀。越兩月，遣俘返日，列隊下船，倚欄觀之，隊伍整齊，踏步而過，雖屬徒手，而進行步伐，仍如金鼓雄風。傷兵，病兵，另行兩側，以兩人扶翼之。交替換人，離隊，歸隊；不紊，不亂。目覩其情，使我凜然，會語人曰：「日本於二十年後又將為患中國矣！」逝水年華，瞬逾廿載，日本亦已由政經分離之政策，轉變為田中標榜媚共之日。果爾，則我不幸而言中矣。當年，中華民國以德報怨，今日，田中角榮急功近利，竟以怨報德，不特置吉田書簡於不顧，且公開接受周恩來之勾引。國際間毫無道義，中華民國之外交當局應有自警。

日本以戰敗之國，崛由復興者，首拜蔣總統之賜，其造福於日本者有三：㈠開羅會議蔣總統力主保存天皇制度，使日本於兵敗國破之際，八千萬臣民仍有精神領袖，因之國家體制，社會秩序，安然不墜，埋頭苦幹，日人始能於斷瓦頹垣中，重建國家，重整家園。㈡遣俘歸國，數逾百萬之戰俘，中國可以驅之開墾西北；也可以驅之剿共遼東。惟中國以德報怨，儘速遣俘，壯丁歸國，使日本人力得以保存，且投入生產，頓教有基礎之工業，立時復興。㈢我國與日本所訂之和約也，未索戰費，開戰史未有之前例，使日本財力得以保全，進而從事於工業投資，推動建設。二十年後一躍而成為工業王國，則中華民國之對日本，可謂厚矣。

其次則為麥克阿瑟元帥，當北韓之衝三八線而犯也，美國即解除日本之管制，縱虎出柙，全力扶植，日本乃脫穎而出，非復戰敗階下之囚矣。況韓戰之爆發，盟國以日本為後方，軍需之補給，後勤之供應，器材之補充，除美國遠程運輸外，莫不仰賴於日本。日本重工業乘時崛起，三菱，三井等工閥，又稱雄於亞洲，曾幾何時，東南亞之市場，全為日本工業洪流所淹沒。

日本政客高唱改善中共關係，以標榜爭取大陸生意為口號。用之麻醉國內選民，而企圖滿足個人政治之慾望，非忠於謀國，利於人羣也。此種歪風，何獨日本盛行，美國如是也，加拿大亦如是也。民主世界比比皆然，故意左傾，以示前進，以取悅於青年，投一時之風尚，推國家於危險邊緣，此七十年代政客之可憐相。實為時代哀。縱有生意可做，已開門揖盜，特務之徒，傾覆分子，披外交之衣，公然混入矣。

貪一時之利，而貽國家萬世之憂，誤盡天下者，岌岌於個人富貴之政客也。前年赴美，道出東京，目覩日本繁榮之花，而為兩害蟲所嚙，不勝惋惜。此兩害蟲其一為嬉皮士；其一為日共。日共之滋擾生事，已破壞日本之復興。苟日本正式與毛共建立關係，則毛共外交人員，公然為日共之褓姆，則日本何以善其後。

且日本之企圖做大陸生意，僅為一廂情願。相反的，中共卻乘機可刮日本的粗龍。因毛共工業產品，乃搾取人民之勞力，無所謂工資，成本低廉，而拚命外銷。恐日毛訂交之日，而毛共之貨物，已堆積於神戶、橫濱等地之碼頭矣。惟大陸人民一窮二白，誰有資格能用冰箱（雪櫃）？誰有資格能用電飯煲？誰有資格能用冷氣機？除高級共幹而外，想無幾人也。如是，則日本之如意算盤，豈非落空

何日本人之不智，自決經濟之堤防，而任毛共輸出之狂流所衝入。

田中角榮能登上首相的寶座，乃由田中、三木、大平三大派主流所結合之力量，以擊敗佐藤期望繼承之福田。三木武夫早為周恩來所收買；大平正芳則久與三木合夥。二人親赴北平，以日本張松的醜態，賣身投靠，以平添其政治資本。此次佐藤退休，田中運用三大主流的總結合，穩操勝券。但內受三木、大平之壓迫，登台之日，即以改善中共關係作吹擂。復於本月十八日由內閣通過完全諒解周恩來建交三原則，則日毛勾結，呼之欲出。為禍為福，在自我陶醉之中，田中角榮有無權衡？後列三種後果，田中角榮有無顧及？特為述及之：

毛共勾結之日，正式建交之時，倘宣佈廢除中日和約即為中日兩國同復交戰狀態之際，中華民國依法可將日本在台之工商投資，工廠設備，股份利益，全部沒收。大陸之生意經未談，而在台之利益，已全部損失，此田中角榮應鄭重考慮者之一也。況中日既處交戰狀態，則中華民國海軍必緊急措施，封鎖台灣海峽，日本商船如何通過，則東南亞市場，將斷供應，豈非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乎？若日本如欲派艦護航，但力量未逮。毛共肯替其出死力，傾其魚雷艇以護送乎？坐失海外市場，田中角榮應鄭重考慮之二也。

抑有尤進者，如日毛另訂和約，以敲詐勒索著名之毛共，索賠機會，豈敢放過。聞十年前，周恩來已開價五百億美金。今日，是日本急於媚交毛共，而非毛共急於拉攏日本，乘機勒索，又勢所必然。向天開價，當不少於五百億美金之數。置不索賠欵之友好而不顧，甘心受強盜式之勒索，則日本人何以自明！且五百億元美金之數甚鉅，以目前日本政府之財力，絕難負擔，除非分期付欵，又當別論。否則悉索弊賦，難填慾壑，田中角榮豈非將國家推入窮困絕境乎？此其應鄭重考慮之三也。



江青不去·軍心不穩

魯遲

文革以來，中共的宣傳文件雖然張口勝利，閉口團結，實際上局勢越來越糟，越來越亂。去年十・一「人民日報」無社論，今年七・一建黨五十一週年，「紅旗」不發表文告；三中全會逾期不開，四屆人代會欲開不得；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七零八落，去年九月才完成的二十省市新黨委領導班子已經面目全非；這都說明中共領導層的權力鬬爭，越鬬越烈，迄今不能穩定。

毛失權始於「二月逆流」

詳查上述一切的鬬和亂，皆由於軍人干政，而軍人干政，則由於文革造反。軍人干政又演成軍人內鬨，軍人干政與內鬨是今天中共局勢的主眼；茲將上述發展過程，做一梗概的說明。

軍人干政始於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之後的「二月逆流」。由於實力軍人支持保守派羣眾組織抗拒文革，迫使毛澤東改變奪權方針，原來他想用紅衛兵奪權，建立「巴黎公社」式的臨時革命機關；在軍人壓力之下改變辦法，成立以實力軍人為中心的「三結合」的革委會。

毛派經此挫折，心有不甘，乃於「二月逆流」之後，在各地佈署揪鬬軍區首長，奪取軍權；於是引起實力軍人更激烈的反抗，乃有七・二〇武漢兵變的爆發；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逮捕鬬爭中央文革要員王力，當此時廣州、福州各地軍人也在大肆鎮壓紅衛兵，以江青為中心的中央文革乃唱出「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結果，武漢事件在周恩來的「和稀泥」之下獲得解決，陳再道去職，保住了毛澤東的面子，但是在實際上對各軍區做了更大的讓步，江青被迫於九月五日親自宣佈紅衛兵不得衝擊軍區，喊「揪軍內一小撮」的紅旗雜誌停刊，在武漢被陳再道鬬爭的王力及其文革要員關鋒、林杰、戚本禹等相繼垮台。

林彪垮台軍人內鬨

一九六八年三月，毛派在軍隊中的擎天一柱，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在武漢事件中最賣力的空軍政委余立金，北平衛戍司令傅崇碧等一齊垮台；殺紅衛兵最兇的「廣老譚」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這是毛澤東第二次遭受大挫折。

黃永勝是抗拒文革的英雄，他之上台顯然受多數實力軍人的支持。其後，各軍區乃大刀闊斧的鎮壓造反派，並於一九六八年七月掃蕩了所有紅衛兵造反派的武鬬據點，接收所有文教機關，並將他們下放農村，各地成立生產建設兵團來管制這些瘋狂的擁毛分子。

同年九月二十九省市完成建立革命委員會。九月七日舉行慶祝大會時，江青幾乎是嗚咽上台，要求軍人善待「文革小將」。自從該時起，軍人干政局面已經確定。一九六九年四月召開九全大會[illegible]都是實力軍人當權；但是到該時為止，無論在中央和地方，在領導班子裏都保留了一部分毛派分子，做為毛派路線的點綴。可是九大閉幕之後，各地實力軍人立刻就開刀大砍毛派，王効禹、劉格平、李再含等一批在文革中起家的造反幹部，除上海之外，幾全數被清除。

一九七〇年春天，實力軍人在肅清了地方領導班子裏的毛派之後，開始揮刀殺向「黨中央」。頭一個遭殃的是謝富治，其次是陳伯達，康生，最後是林彪及其妻葉羣。

到了去年十月實力軍人集團在打倒林彪及其黨羽之後，心腹之患既除，本可由軍人干政走向軍人專政；但是由於黃永勝一派軍人，山頭主義作祟，引起了實力軍人的內鬨，以至被周毛乘機利用來削奪軍人權力，恢復「黨指揮槍」的原則。

假使不是軍人內鬨，張春橋、姚文元和江青這三個，在政治局裏碩果僅存的毛派必定要被「拉下馬」或「掛起來」的，結果由於軍人內鬨掃蕩毛派的發展嘎然頓挫。因此江、張、姚三人，是漏網之魚。

林彪之垮與捧江青有關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受實力軍人的支持而逐漸得勢，在去年十月以前，他與黃永勝合作，黃永勝犯眾怒倒台之後，他便與反黃的實力軍人合作。從去年十月到現在為止，周恩來一邊與反黃軍人合力掃黃派勢力，同時恢復以黨制軍的傳統。但是，這些反黃軍人，也是反文革反毛的，因此黃永勝雖倒，江青、張、姚等仍不能恢復從前的權勢。換言之，他們仍在繼續保持反毛的壓力。這種情勢迫使周恩來大呼：「顧全大局」，因為江、張、姚三人，是毛澤東路線及毛個人「威信」最後的裝飾，如果連這一點裝飾都撕掉，便要赤稀暴露文革的眞相，「黨」和「國」的體面便要片片碎，中共的統治也可能因此台塌。

不過，周恩來這裏「和稀泥」的辦法，只能收效一時，不能維持永久。須知，實力軍人的抗拒文革，主要原因在於江青控制文革鬬爭軍人，江青已成三軍幹部憎恨的焦點。林彪以毛的繼承人之尊，也被打倒，雖由於林彪對他們有威脅，另一個重大原因則是不恥林彪吹捧江青。江青之露頭角，始於一九六六年四月，林彪請她主持解放軍中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倒林彪實是倒江青的一個步驟。

當年紅軍九死一生流竄長征時，江青還是一個上海灘上的二流女伶，她對中共無功勞，無苦勞，無德無才，只憑是毛的枕邊人而躋入政治局，這件事是毛的痛腳，是中共的恥辱，是軍人憤懣不平的焦點。因此說，江青不去，軍人不穩。「三中全會」召開時，筆者預料江青一定被貶，卽使不逐出政治局，也

仁入境。剩下只有第二個理由，就是曹聚仁不肯回去，即使不能死在自由的香港，寧可死在半自由的澳門，也不願回到他日夕吹詡有「光明遠景」的「祖國」。

照左報發表的消息，曹聚仁直到死，只有老妻在身邊，女兒曹雷，兒子景行直到死後才趕到澳門治喪，毛幫在曹聚仁彌留時，還不肯讓其子女趕到床前作最後一晤，實在太忍了。看到曹聚仁生前死後的情況，想想最近海外捲起的一股靠攏旋風，對許多正待轉變的知識分子，無異是當頭一棒，至於這一棒能不能打得醒，就看各人的造化了。

在曹聚仁彌留時，一位朋友批評他熱中於政治，而實在不懂政治，這兩句話說的不錯，但照筆者看法；仍不夠深入，曹聚仁這個人，最最不可解的就是他無意作官，何以偏要趨奉有權有勢的人。

在江西追隨蔣經國，親密逾恒，蔣青天的名詞實際是他開始喊的，這一點人所共知，不必說了。勝利之後他不知怎樣又掮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以從前伺候蔣青天工夫轉用於杜長官，由杜長官出錢在上海辦了一個前進中學，杜聿明任董事長，曹聚仁任校長，及至上海陷共，他丟下學校跑來香港，筆者到上海時，曹聚仁走後已半年，前進中學仍在辦理，經濟已陷於困境，學校負責人找到王造時擔保向銀行貸欵若干，發給教員維持生活，以後筆者來港，前進中學結果如何，則不得而知。

曹聚仁來到香港，就擺出一付中間偏左的姿態，鼓吹毛幫有光明的遠景，勸青年們回大陸，當時香港反共情緒比今日激烈，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圍剿，初期以自然日報為主力，執筆有馬兒、春風、南中一諸人，繼起罵曹者更風起雲湧，據他自己的統計，一年中間罵曹之文有八百篇，當時集中攻擊他的一點，就是既然大陸有光明遠景，你何以逃到香港來，苦苦勸別人回去，曹聚仁對此答覆很妙，他認為老年人石灰質多了，不易改造，所以他要出來

「通番賣國、謀財害命」事（此八字為馬兒先生所創），曹聚仁根本不答覆，唯一辦法是不看自然日報。

本來一個人的信仰或左或右皆有自由，曹聚仁最大問題是腳踏兩隻船，上官大夫批評他作事不夠澈底，到是一針見血之言。當曹聚仁正大力為毛幫宣傳，拚命抨擊國民黨人（包括蔣青天、杜長官在內）時，他又悄悄加入了一個百分之百由下野的官僚政客組成的一個中國工業銀行，擔任專員。此銀行設在德輔道中聰明人茶座上邊，總經理朱某，曾任駐河內領事，其父曾任某省民政廳長，所有董事，皆是貴人，有將軍、有大使，最少也是簡任大員，筆者當時在一間小報工作，該銀行開幕之日，收到一張酒會請帖，赫然有曹聚仁之名，似乎排名倒數第二。筆者認識其中一位董事，談起曹聚仁始知道曹聚仁入了三千元存欵，作為職務按金，以後每月支車馬費五百元，當時的五百元，在聲勢上要超過今日的五千，也許曹聚仁以為不論銀行前途如何，我有半年就夠本了。在銀行內並且向幾位董事說，今後生活可以安定，不寫文章了，意思是不再為毛幫吹捧，安心當專員了。誰知這間銀行只開張一個星期，一筆交易都未作，就因為後台老板縮手，而像旭和大厦一樣，從上到下變成一片瓦礫。總經理等於破了產，曹專員的按金也化了灰，他不服氣就在報紙上寫了一篇長篇小說痛罵，小說中的人物姓名，與銀行高級職員名字相合，正如孽海花中人物，一看就知道是誰，筆者當時曾在報紙上以開玩笑的筆調，提出書中各人均實有其人，實有其事，惟獨少了一個曹專員，似乎美中不足，並且指出曹專員因損失三千元以此洩忿。以後曹聚仁提出辯正，說某人指他存三千元在銀行是不確的，他從來也沒有過錢存入銀行。據筆者記憶所及，此似為曹聚仁正面答覆攻擊的唯一一次，平時無論你怎麼罵他，你罵你的，他寫他的，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最大的報紙上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仍然拚命為毛幫吹詡，妙就妙在左報也罵他，而且每次都把他同剛去逝的易君左先生拉在一起，其實二人沒有半點相同之處，左報雖是有意開玩笑，但對曹聚仁確實未當同路人看待。

以後由於某大報左傾過甚，被老板查出，連社長都炒了魷魚，他自然也跟着出來，從新又組織一份規模龐大的報紙，很快就垮掉了，最後留下了份狗馬黃報，曹聚仁也就靠着在這張報上茍延殘喘，寫一篇專欄維持生活，一直到死。

前面曾提到一位與曹聚仁有相當交誼的老作家說，曹聚仁已是毛幫幹部，支幾級（他記不清楚）幹部薪給，此事筆者總覺得可疑，因為毛幫對曹聚仁不但未當自己人待，也未當同路人待，不說別的，兩間正牌左報就不肯刊載曹聚仁的文章，而要他登在一張狗馬黃的報紙上，我們喜不喜歡曹聚仁是一回事，但總覺得他的文章發表在那張報紙上實在那個，也許那張報紙銷路大過兩家正牌左報，但看那張報紙的讀者有誰看曹聚仁的文章，尤其是他經常發表的抄古書一類文章。

曹聚仁的晚年是否後悔走錯了路，不得而知，但他卻一直被作為製造新聞的材料，就在他病死前半月，左派圈子裏還傳出謠言說他去台灣促進國共和談，實際上他這時已臥在鏡湖醫院病榻上等待嚥下最後一口氣了，造這種謠言的人，就對曹聚仁來說，也未免太傷天害理了。

一個動亂的時代，作人最要緊的是站穩腳跟，翻開二十多年舊賬看看，凡是苦惱萬分的人，都是變來變去的聰明人，我輩傻瓜只有一個目標，隨時準備拚出去一條命，倒是心安理得，無罣無碍，雖然人生都有死，但到了最後一刻時，千萬不要留下懊悔與煩惱。



由曹聚仁之死想到的

岳騫

曹聚仁死了，死在七月二十三日，他若是早死十年，可能成爲熱鬧的新聞，但是到了今日，除去幾間左報之外，自由報紙很少發表這項消息，因爲他久已失掉了新聞性。曹聚仁不能死在大陸，也不能死在台灣，甚至不能死在他居住了二十三年的香港，要跑去陌生的澳門去死，相信在他尚有知覺時，都會有淒涼之感，至於是否會後悔，可就不知道了。

從一九六七年香港大暴動起，曹聚仁就被香港這個社會遺忘了，因爲在港共緊急關爭的關頭，曹聚仁在一間外圍左報上有一個專欄，卻不敢加入戰鬭，像其他的左派文人指着香港政府大駡，而只是每日在報紙上抄一段舊書，一字也不敢涉及現實問題。我輩反共的人都對曹聚仁的作風覺得滑稽，本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到了短兵相接的生死關頭，卻置身事外，實在說不過去。暴動平息之後，港共領導方面對他的看法改了，照顧自然就差了，是不是逐漸停止了生活津貼，不得而知，但到了最近一年，曹聚仁的生活確實到了山窮水盡之境。

大約一個月前，一位在自由報紙寫文章的老作家，與曹聚仁是在上海時的朋友，曾到曹聚仁的住處去探望，回來在報紙上發表了這次會見經過，大家才知道曹聚仁眞的是貧病交迫，據這位老作家說，曹聚仁住的是拆了半邊的危樓，這種房子隨時會倒塌，換了任何人都要搬，但曹聚仁卻沒有辦法搬，因爲沒有錢租到房子。至於他的病，是周身疼痛，靠在一張藤椅上不能轉動，當初還以爲風濕，到他死後根據左報發的消息才知道是癌症。

這位老作家的文章登在一間銷路頗大的自由報紙上，又經一位有名人物在全港銷路最大的一間晚報上摘要介紹，照一般情況來說，應當引起社會注意的，去年就有一位潦倒的教書先生經報紙報導其生活苦況後，得到各方面的救濟，港九人士何以獨獨對曹聚仁卻無動於中。照情理推想，大概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曹聚仁過去給社會人士留下的印象太糟，沒有人對他再能激發同情心，第二種原因是大家都相信他在港共方面拿有津貼，不應該會窮到如此，所以沒有人願意理會。但是到了最後，才知道他的窮是眞的，港共對他，確實沒有絲毫照應。

曹聚仁何以會死在澳門，說來更爲辛酸，他所以不在香港進醫院而跑到鏡湖醫院醫治，基本原因是因爲其妻可以趕到澳門會面，若在香港，夫婦到死都不能見面。曹聚仁雖然自一九五〇年到香港就替毛幫吹謅，但是眞正靠得攏卻要到一九五六年，他第一次以南洋商報記者身份回共區，那一次是毛僞政權成立後第一次引誘反共人士回共區，許多本來在香港寫反共文章的人，都是那次落的水，著名人物就有程思遠。曹聚仁那次回到北平，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陳毅，據曹聚仁自己說頗受禮遇，毛澤東雖然沒有夾鷄給他吃，但也同他作過談話，他也曾經就毛澤東的沁園春詞提出詢問，有關詞中鄙夷秦皇、漢武的事，毛澤東承認是一時遣興之作

當時還是上海「市長」，曹聚仁回到香港寫文紀述此行經過，譽周「總理」爲「北京」建城以來八百年中第一個政治家，譽陳毅似孫權，頗有霸氣。但無論毛、周、陳對他怎樣客氣，他想把妻子接到香港來，卻是永不批准。以後幾年他只有每年回一次上海與老妻團聚，由於他在海外拚命替毛幫吹謅，較一批在海外的毛幫宣傳幹部更能起作用，因此，頗受到毛幫賞識，據一位老作家也是他的老朋友，曾經說過曹聚仁已是中共正式幹部，支幾級幹部的待遇，此說如果屬實，大概到了一九六七年之後停止了。

自從曹聚仁患了病，而且還是不治之症，就再度向毛幫提出請求，准許其妻來港侍疾，但仍然不能批准，最後無可奈何遷到澳門養病，呈請准許其妻到澳門侍疾，澳門是「半解放區」，毛幫有力量控制，不怕曹妻投奔自由，雖然如此，但據本港一間夜報報導，曹妻每次到澳門也只能停留四十八小時，就要回到廣州，再辦理赴澳手續。

曹聚仁何以不回上海治病，據毛幫宣傳上海醫院設備如何進步，醫師手段又如何神奇，曹聚仁家住上海，即使醫院治不好，也可以歸正首邱，免得妻子長途跋涉到澳門侍疾，其中原因何在，自非局外人所知。照一般情況推測，應不外兩種，一種是毛幫拒絕其入境，一種是曹聚仁不肯回去。第一種情況可能性不大，因爲毛幫目前正推行笑臉外交，不必說外國人，筆者認識一位在美的中國人，二十

起頭來的屈服。

台灣的報紙的反應顯出民心激昂。經常反映官方態度的一家英文報，指出沒收財產、拘捕日人等措施的可能性後，相信田中在處理與中共建交這一事情上，要更加審慎。

佐藤所處理不來而迫得下台的事情，田中角榮是否可以應付？這是一個疑問。不論美國的總統，或日本的首相，在競逐時，什麼話都可以說，亂開空頭支票，但當坐上總統或首相位子時，整個國家的命運操在他手上，處理一切事務，就必須周詳考慮，要兼顧到各方面。

比方說，麥高文競選美國總統時可以隨便亂說，什麼立刻停止越戰，北越釋俘，撤退所有美軍等等，說說是容易，如果他當選美國總統而要作出這決定時，就不能不詳加考慮。如果把超級強國一變而爲北越的戰敗者，千秋萬世，也會受人唾罵。況且，北越如果不和他合作，遲遲不釋俘，他又怎辦？

田中、尼克遜之會

儘管日本有許多媚共的政客，主張和中共建交，放棄中華民國，但有一天他坐上首相的位置，也必須顧慮到本身的安全。如果台灣赤化，日本還能像今天這樣，可以高枕無憂的大力發展經濟嗎？這一點即使他們如何親共、媚共也會想到，要使台灣繼續成爲他們安全的屏障，絕不能放棄中華民國。

這個問題在田中和尼克遜的會談中，一定盡力研究，看怎樣找出兩全其美的辦法。雖然，消息說田、尼的會談是談「美日之間的貿易問題」，但田中當務之急並不是美日貿易，這不過是表面原因，其實誰都可以想到這次會談的眞正目的所在。

對中共與台灣的問題，美國所採的政策非常明顯，尼克遜的兩個原則是：

㊀對中共建立友好關係，但不犧牲中華民國。

㊁承認台灣爲中國領土，但不放棄對台灣協防的承諾。

田中角榮當然也希望和尼克遜同一步調，但田中的處境和尼克遜大大不同，尼克遜對中共的政客並無任何承諾，可憑自己的意志去處理；田中卻給三木、大平這一班人牽着鼻子走，壓力太大了。

政壇上的牛鬼蛇神

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之前，日本的外交政策大致上是跟隨美國，畧有不同之點是：美國禁止與中共貿易，日本卻是中共主要的對外貿易對手。日本堅持說這是「政經分離」的做法，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和中共做生意，並不是承認中共政權的表示。

但尼克遜訪問了中共後，鼓勵了日本國內的媚共、親共分子，對政府所施加的壓力愈大，現在日本要搞自主外交，政策上也許和過去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做法有所不同，因爲日本人做生意的雄心，甚於美國，在財團支持下的政客，如果政府對中共不夠「親熱」，就會採取措施加壓力，這是田中角榮不能不注意的。

尼克遜在對中蘇共的外交手法，玩弄得確有一手，相當高明。日本則顯得十分差勁，主動完全在中共手上。這個癥結，一來是佐藤的才具不夠；二來是日本政壇上的牛鬼蛇神太多，應付這些人佐藤顯得手忙腳亂，有什麼辦法不下台？

田中會不會比他做得好點，現在還不知道，但他身邊既有三木、大平這些人左右，相信很難打開局面，最後還是隨着中共的音樂跳舞，難有什麼新的姿態出現了。

中共收買三木、田中？

二四七期一位讀者方三水先生，揭發中共收買田中的內幕，他的來信是在田中「當選」之前，事後與事實一一吻合，因此他可信程度相當高。

據他的「情報」說：負責和田中的代表密談的是葉劍英之弟葉某，而田中的代表頗年青，是個世界仔、叻仔，但態度傲慢。當時方先生的朋友曾將信這事，因此沒有把它記下來，加強這事的眞實性。

「情報」又說：中共爲了支持田中競選，經濟上大約花了二三千萬港幣，條件是：田中上台後，早日訪問大陸，並儘速建交。日本替中共建築一條鐵路，一切費用（包括火車頭等）由日本出，作爲對中國侵畧戰爭的悔意，亦即代表了賠償。

如果這個「情報」是百分之百可靠的話，田中不過是中共的豬仔，有什麼辦法不親中共呢？

在三木訪問北平時，香港報紙已有內幕消息發表，說中共收買三木，付給他競選費，使他推倒佐藤，拔去中共眼中釘，成立一個親中共的內閣。三木自知不夠資歷和實力，才轉而捧出田中。將兩個內幕併合起來，就似乎不可能是「謠言」了。

保衞釣魚台

日本、中共、中華民國三角關係怎樣變化，目前還很難說。不過，我們不能埋首沙堆，作出種種樂觀的幻想，必須作最壞的打算。

最壞的情況如何？日本和中共建交，廢除中日和約，承認台灣是中共領土的一部分——即接納了中共三原則。到時，中華民國和日本絕交了。田中可能用美國力量來壓住中華民國，使他不要採取激烈反應行動。

但，日本既對我們表現了不友好的態度，我們沒理由再「以禮待之」。除了採取台灣報紙所提出的幾項步驟外，老萬認爲更應進一步派遣軍艦，駐守釣魚台列嶼，表示我們的領土不容侵犯；如果島上有蘿蔔頭，將之逐出，或予以拘禁。

一來，這可以對海外僑胞表示我國政府的力量；二來表示我們保衞領土的決心。這一點，對士氣、人心的激勵很有價值。

台灣已有足夠的自衞力量和生存條件，日本即使轉向，並不足以構成對中華民國的威脅。值得惋惜的是日本人太過不講道義，因此我們也沒理由對他們以道義相待。



「中日和約」一旦宣告廢除
中華民國應採強硬態度

劉人傑

「中日和約」廢除，即表示兩國間的戰爭狀態仍然存在，中國應將日人在台資產一律沒收，所有在台日本人一律拘捕，關在集中營。中國的領海、領空不容日本船舶、飛機使用。老萬更建議，國府應立即派遣軍艦，駐守釣魚台，如有日人獃在那裏，武力將之逐出！

仰人鼻息的田中首相

田中角榮在三木武夫、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宏三派支持之下，終於壓倒熱門人選福田赳夫，登上日本首相寶座。

田中角榮上台後，第一件急急要辦的事是「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他這一個步驟可以想像得到的，如果沒有三木、大平、中曾根這三派支持，田中絕不可能壓倒福田；而三木、大平、中曾根之支持田中，當然不會是無條件，除了在內閣中分贓外，還要田中依循他們的外交路線。

大平和三木是媚共分子，在佐藤內閣時期，已屢次到中國大陸掛盤，周恩來表示支持他們競選，但他們也有自知之明，決非福田對手，最後才想到利用田中這一招。田中角榮原是佐藤嫡系，但佐藤卻支持福田而不屬意田中，田中自然心有不甘，三木、大平與之合流，他的力量便壯大起來，足以壓倒福田。爲了一嘗拜相滋味，田中也不計較走的是一條什麼路，明知賊船也要搭。現在，他完全受三木和大平的控制；他的言行舉動，都受人左右，以「與中共建立正常關係」爲第一要務，是田中登台後一個姿態。目前，他已接納周恩來的「邀請」，到中國大陸「訪問」，相信「建交」是遲早必然實現的事。

如果廢除了「中日和約」

佐藤榮作的辭職，是因爲未能和中共建立正常關係而受到國內各方面的責難，壓力愈來愈重，佐藤勉強支持到沖繩歸還實現，他生平一個最大的志願達到後，就及時引退，讓他的下手處理這個棘手問題。

在日本的立場，這確是極難處理的問題。在國內的壓力下，非與中共建立關係不可；但台灣對於日本安全上、經濟上的重要性，作爲手握一國國運的首相，不會不明白，也知道馬虎不得的。

與中共建立關係，先決問題是接納中共「三原則」，才有商談機會，否則「冇得掛」。三原則的最難一個原則是廢除和中華民國所訂立的「中日和約」。如果照中共這個原則去做，廢除了「中日和約」，表示中華民國和日本仍然處在交戰狀態，兩個敵對的國家，國府有權沒收日本人在台灣的一切資產，同時還可以把在台灣的日本人全部拘捕，將他們關進集中營。同時，在台灣的領空和領海，不准日本飛機、船舶使用。

如果事情發展到這田地，日本吃不消的。在目前來說的投資也相當大，旅居台灣的日本人爲數不少，萬一事情惡化到這田地，田中首相一定在國內挨罵。

利用美國壓力

因此，田中雖然急於和中共打交道，對此不能無所顧忌。顯然，他寄望於八月三十一日和九月一日與美國總統尼克遜之會。

田中角榮是著名親美派，他登台之初，已明白的宣示，新內閣將致力促進與美國關係。對這麼一個親美的日本首相，美國自必予以大力支持。田中認爲，他所面對的難題，只有尼克遜可以幫助他解決。

在未來田中、尼克遜之會，中共及台灣問題，必然在討論之列。如果尼克遜也同意他和中共建立正常關係，他就必然提出，要尼克遜替他搞掂台灣。所謂「搞掂」，是希望尼克遜運用美國的影響力——實際是壓力，使國府「諒解」他這一行動。

如果美國出面，國府會不會屈服？中華民國官方似乎尚未作出明確表示。過去，國民政府對許多事情都顯得太過遷就美國，因此有理由相信，如果田中說服尼克遜出面，國府將不會採取強硬態度。田中之準備利用尼克遜應付中華民國，相信是看準這一點。

當年中華民國對戰敗的日本寬宏大量，不料日本居然恩將仇報，今天爲了想多做點生意，就置道義於不顧，實在無法原諒。

處理要審慎

我們認爲，國府絕不該再對美國退讓，如果美國眞的以其壓力迫使國府就範，國府該以破釜沉舟

欣聞南越軍突入廣治

七月二十五日發自西貢的電訊說，南越軍已攻進北部大城廣治。城砦西北角雖然尚有小股北越殘兵，負隅頑抗，但是強弩之末，完全肅清只是時間問題。

突入廣治的南越軍但見一片瓦礫、冲天屍臭；這一戰南越軍倍極艱苦，但是意義十分重大。因爲這是北越軍自三月底大舉南侵以來，所攻佔的唯一大城。他們本想據此城，作爲巴黎和談的王牌，進行政治敲詐，現在重入南越軍之手，他們便失去敲詐的本錢，什麼「七點和平計劃」，四點解決方案，都成了買空賣空，不值一顧了。

北越傾全國之兵，洶洶南犯，經四個月的惡戰苦鬪，已完全失敗。侵略者已臨窮途末路，爲保衛自由而戰的南越終獲勝利！這是今年以來最使人興奮的一件事。

南越與東南亞共存亡

這次北越軍大舉南侵可謂兇險惡毒之極。因爲駐南越的美軍地面部隊已經照計劃撤退，不再參戰；而依照「越戰越南化」計劃，新擴充的南越軍多是才入伍的新兵，北越驟然以十四師的大軍，携五百輛坦克，猛撲才入伍的新兵，幾乎如虎蕩羊群。可是，當南越兩千萬軍民警醒已到危急存亡之秋，便奮發大勇，浴血抗戰；守安祿、扼崑嵩力拒來犯之敵，十蕩十決，鬼泣神驚；再接再厲，終於突入廣治！

假如北越軍攻下安祿和崑嵩，割佔南越之半，縱然不進取西貢和順化，美國一定也要忍痛妥協，迫阮文紹去職，南越將出現一個粉紅色的打着聯合政府招牌的共黨政權。

隨着南越之赤化，高棉和寮國也必跟着出現容共的聯合政府；印支三邦的赤化，災禍決不止於印支三邦，勢必蔓延整個東南亞地區。那時候馬共、泰共、緬共、菲共、印（尼）共乘機擴大武裝鬪爭；而共產集團以印支三邦爲基地，必擴大援濟軍火；則泰國必成爲印支三邦之續，其次應是馬來亞，以至整個東南亞都將陷於共黨禍亂的深淵裏。

珍芳達出賣良知

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做了很多錯事，但是援助南越抵抗共黨侵略則絕沒有錯。可是今天人心偷惰，是非混淆，尤其是無聊到極點的新左派，藉反戰之名反美；但是對於挑起越戰和大舉南侵的北越則不但不反，並且還爲之搖旗吶喊。好像北越軍發射的砲彈不會傷人似的。美國女星珍芳達把美軍誤炸河內民宅和堤壩，擴大宣傳爲罪惡滔天，可是北越軍成天以大砲、火箭轟擊南越城市，幾乎每天都有平民死傷，則一句不提；這種昧良心的言論，無異出賣自己，未免太失公道。新左派越來越少人理，這也是原因之一。

再看今天的西方國家正日益墮落。他們成爲魔鬼之前跳扭腰舞的小丑；他們只懂「承認現實」，共黨侵略一塊地方，他們便加以「承認」。共產主義赤化中國大陸他們勇於承認，北越如征服了南越，他們也會承認。

美國曾是唯一的不承侵略現實的硬漢，可是現在也成了軟腳蟹，從去年起也開始承認「現實」了。在這種承認魔鬼，與魔鬼打交道的世界上，人們要保衛自由，必須拿起筆、拿起槍來戰鬪，此外別無生路。在這種情勢下，南越軍之突入廣治，使保衛自由之戰，臨近最後勝利的邊緣，怎不令人特別興奮呢？而且這次南越軍之反攻廣治，完全使用自己的力量，不需美國空軍掩護，這一點尤其值得喝采。

共產主義是魔鬼，反共是人類共通的大義。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反共也是不可分割的；越南反共戰爭的勝利，是所有反共者共同的勝利。

每週評論

・萬人雜誌第二四九期目錄・

欣聞南越軍突入廣治 ...... 每週評論 一

「中日和約」一旦宣告廢除 中華民國應採強硬態度 ...... 萬人傑 二

由曹聚仁之死想到的 ...... 岳騫 四

江青不去・軍心不穩 ...... 魯遲 六

田中急於勾結毛共的結果 ...... 宓琴 七

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虛偽宣傳 ...... 何應欽 八

香港閒話：陳林埼台與周江對立 ...... 趙聰 一〇

李頓調查團在東北的一段插曲 ...... 覺初 一二

感曹聚仁之死 ...... 待旦 一三

橫眉語 ...... 萬人傑 一四

認識中國：歷史的經驗 潮流與教訓 ...... 柳以青 一五

馬來西亞聯邦之一——沙巴 ...... 資料室 一六

亞洲局勢管窺 ...... 縉山 一八

東歐各國仿效西方經濟措施 ...... 子屛 一九

美國總統選舉二三事 ...... 胡養之 二〇

鐵幕笑話 ...... 方圓 二一

造成古巴經濟災難的一批智利人 ...... 章達 二二

毛澤東的法寶——對立面 ...... 詠輝 二三

延安土窰見聞錄（下） ...... 乙上 二四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完） ...... 昌淸 二六

萬人意見 ...... 讀者來信 二八

萬人詩壇 ...... 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四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八月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四九期)



本期要目

欣聞南越軍突入廣治……………每週評論
「中日和約」一旦宣告廢除 中華民國應採強硬態度……萬人傑
由曹聚仁之死想到的……………岳騫
江青不去·軍心不穩……………魯遲
田中急於勾結毛共的結果……………宓琴
香港閒話：陳林垮台與周江對立……趙聰
李頓調查團在東北的一段插曲……覺初
感曹聚仁之死……………待旦
認識中國：歷史的經驗 潮流與教訓……………柳以青
馬來西亞聯邦之一——沙巴……資料室
亞洲局勢管窺……………縉山
東歐各國仿效西方經濟措施……子屏
美國總統選舉二三事……………胡養之
鐵幕笑話……………方圓
造成古巴經濟災難的一批智利人……章達
毛澤東的法寶——對立面……………詠輝

請閱俊人小說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窈窕淑女	7.00	人海浮萍	3.50	愛情的噩夢	3.00
戀愛十年	6.00	火拼	3.00	舊歡	3.20
天堂煙霧	5.00	海角驚魂	3.20	懺情	7.00
戰地情天	5.00	天堂羣像	3.70	愛似濃霧輕煙	7.00
神女與女神	4.00	藝海情潮	5.00	喋血櫻都	4.50
汚流	4.60	不明來歷的人	3.00	死亡線	5.20
苦樂情場	5.60	復活的玫瑰	1.60	迷魂草	5.00
情天刼	7.80	如花美眷	1.60	長髮女郎	3.80
斷腸花	6.00	月冷花殘	2.00	失踪的丈夫	2.00
進出黑地獄	2.60	殘春	5.00	難忘的舊夢	2.00
姊妹情	2.80	大好青春	5.50	情之所鍾	3.80
幽夢影	2.40	職業情人	2.40	地獄歸來	3.00
我心向明月	2.20	第六個戀人	2.00	有情人	5.00
愛情賭局	2.40	嬌娃	2.40	情人老去	4.50
氣壯山河	3.00	迷失的一代	4.00	一春花事雨中殘	9.00
心靈之窗	3.50	一代尤物	4.50	上流社會	3.50
秘密客	3.60	奪寶記	2.50	墮落的軌跡	5.50
鬼屋	1.00	沉淪	3.40	孽障	3.50
繼承人	0.90	豪門怨婦	5.60	自我毀滅的人	5.00
愛的旋渦	1.40	斬不斷的情絲	5.80	十二門徒	5.20
遺愛	1.30	危險女性	5.80	陣陣疑雲	2.00
羣芳艷	3.20	情花	2.80	妒火	2.50

總經銷：

（一）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俊人書店。電話：H 7 3 5 0 3 3

（二）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501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 4 5 6 4 2 6

陳寒波生前死後

一九五二年[illegible]發生一宗政治謀殺案，被害人陳寒波先生，是一位由中共特務轉變的民主鬪士，由於陳氏在港從事文化反共工作，著書揭露中共的陰險內幕，故被中共特務暗殺滅口。[illegible]陳氏死後，激起海外[illegible]人士猛烈的反感[illegible]「陳寒波生前死後」一書[illegible]。全書三百七十二頁，定價五元[illegible]香港[illegible]芬域街[illegible]大厦[illegible]俊人書店[illegible]H[illegible]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聽蟬吟五十四韻

高蘊賜

聽蟬懷舊日，捫蝨話今朝；史溯千年上，
塵飛十里囂；壘痕埋潋灩，旗影扯岧嶢，
蜃氣騰曦岸，珠光燦晚霄；榴仍開爛熳，
荔正展妖嬈；黑陣群鴉掠，青烟萬舶飄；
撐天樓作柱，過海隧爲橋；機送高低吼，
球懸遠近飆；園遊尊貴胄，境禁重華僑；
奸慝何曾減？頹風詎可消？安危弓彈雀，
興替斗旋杓；營窟堪師兔，求衣卻望貂；
示威疑有意，請願誤無聊；左道猶猖獗，
橫流未寂寥，掉頭覩濁浪，扼腕對新潮！
白臉披長髮，紅粧束細腰；歌聲催淚落，
舞態盪魂銷！女挺三圍豔，男窺七脫嬌；
色刀誇藝術，血劍創花招；反骨人俱狡，
嬉皮士更刁！沉迷寧止馬？昏醉豈徒貓？
利祿塡心竅，簪纓在目標；車狂頻闖禍，
雨暴頓呈潦！物價梯形起，生涯指數跳！
悲歡情易變，甜苦味難調！立世闚跨頂，
持家避出超！鬭盤驅蟋蟀，爭樹寄鷦鷯！
草弱經霜萎，萍輕逐水漂，險關穿鐵幕，
奇貨囤金條；大膽投孤注，豪門鎖二喬；
四郊惟見壘，九陌不聞韶！閱刦知猿鶴，
參玄夢鹿蕉！干戈翻故國，裙帶鬧前朝！
赤手拈神器，黃巾褱亂苗，河山憐楚引，
典籍惜秦燒！牛鬼蛇神惡，城狐社鼠驕！
遺黎方饋饋，墜緒復搖搖！縱戾因囚鳳，
虐仁是放梟！陰霾雲漠漠，荊棘路迢迢！
忍睹籠中鳥，愁鳴葉底蜩！渡江誰擊楫？
歸市獨吹簫；勢已成騎虎，期還待射鵰；
俟思劉廣武，將問霍剽姚；若使功承漢，
尤須德繼堯；潛虬空負負，征驥任蕭蕭！
鴻雁嗟先斷，椿萱痛後凋！處方忙永晝，
把卷靜深宵；金匱書常讀，銀鈎帖偶描；
焉能從賈儈？那許到漁樵？得暇芒鞋著，
偷閒茗椀邀；炎陬吾種杏，壽域客揚鑣；
向老名雖淡，耽吟趣別饒，蹉跎雙鬢短，

（一九七二年夏，香江）

壇主評語

高先生聽蟬吟，是爲傑作，用二蕭之韻，全篇四百三十二字，最難得者，無一重字，該詩所咏，上自國家，下至個人，以及社會不良狀況，憂時感懷，包羅萬有，且用字新穎，將近代名詞，採取入詩，毫無陳腔舊調，對仗之工，直追李杜，近日詩壇，無此手筆。

詩中佳句：「左道猶猖獗，橫流未寂寥」。「左道」即是共黨，共黨所使用術語及名詞，全部採選美好名稱，將一切壞事，均用美麗名詞稱謂之，但百密之中，難免一疏，當年其最大錯誤，即是自稱爲左，稱自由世界爲右。不該採用「左」字，按說文解字，「左」，不正也，非正派也，邪道謂之左道，牛鬼蛇神謂之左，做錯事，做壞事，胡作妄爲，均曰「左」，例如：批評朋友做錯事，可以曰：「閣下左矣」，社會上一切鬼馬壞人，以及不良邪術，可稱之爲「左道旁門」，言其非正道也，又今日所稱「左仔」「左派」，均非良好名詞，因其沿用日久，彼輩至今，猶懵然不覺耳。

「歌聲催淚落，舞態盪魂銷」，歌聲催淚落者，指台灣近日所發明「哭聲之歌」，在歌壇上，大哭大喊大叫，使人聞之掃興，歌聲卽是國聲，古代鄭國之歌，又名「鄭聲」，萬不可有慘痛悲傷之調，因歌聲可以影響人心，而象徵國運，悲壯則可，悲哀則不宜，台灣歌劇檢查官員，糊裏糊塗，不知糾正，由本土唱到國外，無知者聽之，認爲抒情，愛國者聞之感嘆，有識者聞之搖頭，所以鄙人最怕聽歌。

「炎陬吾種杏，壽域客揚鑣」，敝家祖「董奉」先生，三國吳福建人，醫學高深，與華陀齊名，爲人治病，不收診金，病愈者種杏一株，數達十萬，日久杏樹成林。今日藥店用杏林堂，即是此典。

董奉爲同道中人。炎陬指香港也。

奉和李震歐先生「晨運竹枝詞」十首原韻

傅裕

(一) 每天未曉卽行山，振奮精神不怕難，
上下水塘都歷遍，回來工作更淸閒。

(二) 信步郊行莫問程，山間空氣最宜人，
龍城何處堪遊樂，此地原來負盛名。

(三) 淸風明月不須錢，到處花香鳥語鮮，
吾輩曾經欣領畧，取之不禁自天然。

(四) 森林夾道遍山遮，蓄水池塘處處花，
綠竹蒼松堪蔽日，天謀無縫又何加。

(五) 青春橋畔看魚沉，白叟黃童聚滿林，
投箇麪飽浮水上，群魚爭食頗驚心。

(六) 無數遊人次第來，唱殘楊柳唱黃梅，
歌喉婉囀消煩惱，空氣新鮮勝藥材。

(七) 樹上大猴與小猴，遊人撟耳問來由，
說牠種類多繁殖，十載養成數百頭，

(八) 崎嶇蜀道也能登，總要朝朝運動增，
風雨晦明都不輟，人人健步可飛騰。

(九) 思想於今已搞通，且將晨運振雄風，
隻身破曉衝寒出，行遍三塘日未紅。

(十) 有病何須靠藥痊，更生自力勝天恩，
世間強弱由人定，萬事無如健體先。

讚郭真馬天等少年詩韻淸新，的是後生可畏

鄭秀堂

(一) 把卷盡珠璣，
晶瑩世所稀，
高山流水曲，
半夜訴情辭。

(三) 乍減玉階衞，
疑同彩雀飛，
東山騰旭日，
美景正時宜。

尼基集團引狼入室 中共毒品加速輸美

據七月八日來自紐約的通訊社消息，海洛英及可達因正不斷地從中國大陸流進美國，中共已逐漸取代土耳其及法國成爲對美國吸毒犯產品的主要供給人。

負責爲紐約每日新聞作調查報告的麥斯吉及費索提出了上述報告。他們指出：中共利用這種十億美元買賣所獲得的厚利爲資助它在各國從事間諜活動所需要的經費。

麥斯吉和費索曾合撰了一篇有關中共在北越販毒網的詳情的專文，刊登在七月號的「眞實」雜誌上。

他們對中共的各項非法活動有如下的描述：

(一)去年在芝加哥，聯邦政府官員曾在街頭逮捕了三名的北平特工，他們身上攜有價值十萬美元的海洛英樣品。(二)最近，當一支美國邊界巡邏隊逮捕一名企圖偷渡入境的中共船員時，從他的腰間防水銀袋中搜出大批來自大陸的海洛英。(三)中共的帆船和漁船經常從中國大陸攜帶大批海洛英、可達因及鴉片運經香港，再轉交給具有香港海員工會會員身份的船員。事

犯。(四)中共特務及毒品走私皆經由加拿大的溫哥華作爲進入美國北部的門戶，在溫哥華至少有兩家旅行社充作走私及間諜活動的掩蔽所。

這兩名記者指認北平的「社會工作部」爲中共間諜及走私活動的主使機構，其負責人王某，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底，和他司機兼保鑣曾從溫哥華駕車前往西雅圖，在這次橫越北美大陸的旅程中，他們曾分別和毛派組織頭目及其他對中共間諜網有利用價值的份子，舉行了首次秘密會議。

如所週知，中共在推展其虛渺的「世界革命」時，需要支出龐大的經費，而種毒、製毒與販毒所得則是那項「世界革命」經費的主要來源。

販毒的另一種重要的目的，是企

及士兵，以期由此引起各種社會問題，進一步瓦解自由國家的生命機能。

前些時（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國衆議員克蘭要求美國政府調查北平毒品交易情形。

這位伊利諾州共和黨人，在衆院發表演說，要求注意北平在生產毒品與有害藥物方面所擔任的角色，他提到最近的兩篇報告，其一是英國皇家軍事科學院教授鄧巴所提出，於今年四月在英國發表，在此報告中，鄧巴宣稱北平政權每年非法輸出二千噸鴉片到非共世界，估計值五億美元。據克蘭說：鄧巴在報告說：秘密的散佈鴉片毒品，尤其是服用的海洛英，以從事商業與顛覆的目的，對於自由世界的武裝部隊與社會構成最嚴重的威脅。

另一篇報告是由美國陸戰隊的克魯拉克中將最近對柯甫萊報系的談話中提出。克魯拉克在他的報告中說：「中共急需現金，而鴉片也許爲中共輸出的最大產品，他們想盡方法以促進和擴大鴉片的吸食，並估計從此種毒品的銷售，他們每年秘密收入十億美元」。克蘭說：在這方面負責的美國政府機構，應當調查此一狀況。

可笑的是，美國一方面竭力阻止中共對美國的販毒行爲，另一方面卻積極增進與中共的勾結。這無異是一邊亡羊補牢，一邊又引狼入室。試問那樣怎能收到效果？可以斷言，當他日美國因中共鴉片的運入，毒害了人民而造成無可挽救的悲劇，尼克遜——基辛格集團以及一小撮姑息分子將是罪魁禍首。他們在加緊其罪惡勾當時，必須考慮將來如何向歷史交代

孫，中華民國之國民，就要有志氣，持節操，那就不能放棄今日這個救亡圖存無可諉卸的責任。如果我們自認爲三民主義的信徒，決不致眩惑於一時的勝負，煩悶怨懟。」又云：「人相信不相信我們，那是次要的事，問題倒要反問自己能不能相信自己，如果每一個同胞大家都能抱有必成的信念，而且有必行的決心，深信你們領袖，必能領導你們來共同奮鬬，完成復土建國的使命，那就決不因一時橫逆之來而灰心的。」今日大片國土淪陷，同胞受苦，不過我們良心上仍是知耻，對國家政令，惟有服從。倘有見及瑕疵，必上書直諫，絕對不作危言聳聽，見諸報端以貽藉口於匪徒，縱使被人譏爲「阿諛順旨」，亦樂於接受之，絕不失其氣節，否則遺臭萬年。

老萬敢說直言
讀者感到快樂

老萬你好吧！

讀到你的「州官放火、百姓點燈」，聯想閣下一貫作風「敢說直言」，眞快樂能聽你爲社會爲平民發出不平怒吼，同時也很快樂環境許可人說直言忠言，因此我也想向你吐露一點感想。

想些什麼呢？現在七月是加價季節，許多東西加價了。

這是否和電車及香港巴士有關係呢？是否電車、巴士起了帶頭作用呢？在此之先，九巴處處長在報紙說過「世界各處港九巴士收費最少」（可惜他並未有想到香港的物價和人工能否和世界並駕齊驅）。同時×長夫人在九龍巴士公司拿了高薪（這並不是毫無證據，成報登載過九巴發展經過，一九三三到現在的經濟大概，和×長夫人的消息）。我不敢譭謗人那是犯罪作爲，不過萬

毒品、製造假藥……老萬，我想你總知道許多許多貪官奸商和非法賺錢的人，他們的家庭慘敗的光景，中國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西國人信聖經「貪財爲萬惡之根」，希望閣下鼓起勇氣叫人聽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你的責任，願上帝祝福你！

你朋友的朋友蔡隱謹上

「萬人協會」簡訊（三十五）

自從「簡訊」發表了會友麥輝鴻去世消息，及報導了麥鈺裘老先生的可憐境遇後，收到會員捐來代轉麥老伯的欵項，除已發表的三百元外，尚有下列數目：

符強一百元

郭宅、廖柱天各五十元

許國榮三十元

譚昇、張仲仁、楊太太、羅果新、梁亞芬各三十元。

尖鋒、江灝川、葉國森、岑雷、蔡瑛、蘇冰亞各十元。

何錦煥、馮韶梁各五元。

另收到美國梁景蔚先生寄來美金二十元，除「海宇心聲」文集郵費外，餘港幣九十六元，囑代交麥老先生收。以上合計港幣四百九十六元，連同第三十四期簡訊發表的三百元，總計爲七百九十六元。

本會福利部已決定在七月二十三日再次探訪麥老伯，並同時將上述欵項送交；有會友提出幫助麥老伯進入「安老院」，使其老有所依，作爲長久之計，這建議屆時亦將會由福利部向麥老伯提出，徵求他的同意。詳細情形，待下期簡訊再向各熱心會友報導。上列捐欵芳名，除了熱心會友外，更有國語班的同學，他們看了「簡訊」報導後，也捐出欵項，本會福利部謹代表麥老伯向各位熱心者致謝。

× × ×

丘陵先生捐來六十元，撥充本會基金，並付來一函，對「基金」及「經費」問題提出意見，來函如下：

「茲爲支持及響應萬人協會基金捐欵，謹付上港幣六十元，請查收。

按月捐欵』一則，與弟提議的畧有出入。弟提議成立萬人協會基金，應由熱心會員（志同道合者）起碼一次過捐五十元作基金（多少亦可由人樂捐）；對會經費，應以開源節流爲原則：開源方面，一、樂捐基金；二、擴大徵求會員（每一會員應介紹一人以上入會）。節流方面：會所租值稍貴，應考慮另換廉價者爲宜。」

謝謝丘陵先生對母會的關心，謹將來信發表如上，希望會友們針對開源節流方面，也給我們提供寶貴意見。

× × ×

「會員證」大部份已發出，尚餘部份待領，迄未領取會員證的會友，希儘早抽暇於每日上午十時至晚上九時，親臨會所向秘書處或文書文端先生領取。（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照常辦公，敬請留意。）

× × ×

三十四期簡訊：「胡漢陽先生捐來基金四十元」，四十元是二十元之誤，謹此補正並向胡生先致歉。

人員，未聞有港澳人士甘為虎作倀，供敵利用。」先生曾久歷戎行，何直覺之甚！試問吳石、李荊蓀是否祇是個人共諜，絕無其他爪牙為他連絡？如傳遞消息及指示顛覆陰謀等，個人可能做到麼？至愚之人，亦必加以否定。雖然共諜未必定由港澳輸出，但港澳與台北咫尺之隔，往來便利，又接近共區鐵幕邊緣，失敗後逃遁亦比他處為易。有此優越條件，難保共諜不以港澳為基地，或者轉運站之可能。

本人在台曾聞友人說過，有以僑生返國就讀大學，竟被發現口腔內牙齒中一臼齒是發報機，後經破獲，供認是共諜，為國府法辦。由此以觀，先生所云未聞港澳有為虎作倀者，其實過於武斷，祇是國府破獲後，未有報告先生得知而已。

「阿諛」？「直諫」？

(5)原文又謂：「台灣當局以『阿諛順旨』為『忠貞』，以抗顏直諫為『不忠』，至使許多志士『士甘老死不封侯』，『生不願一履國門』。」此點簡直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我提出三位能代表不是「阿諛順旨」而是文字上「抗顏直諫」而台灣仍認為忠貞者，如天文臺社長陳孝威先生，萬人雜誌社長萬人傑先生，政論專家岳騫先生。相信戎馬書生乃文化界傑出之士，這三位我敢肯定連先生在內無人不知不是「阿諛順旨」而是文字上「抗顏直諫」之志士，他們祇是「士甘老死不封侯」，不是生不願履國門。本人目覩每年國慶返入國門者，「抗顏直諫」之士或文化界中人，或僑團領袖，如是羅某布、皆不務

數，台北當局並未認為「不忠」，或加以拒絕，或不受歡迎。才拙如本人等，也曾上書當局，指陳時弊，且有答覆虛心接受之函，無認本人為不忠而拒絕入境。本人等乃千萬僑胞中之毫末耳，向無藉藉名，非有碩劃宏謀貢獻，祇有力陳時弊，尚且受重視，何況先生乃久歷戎行的幹部，假使犯顏直諫，也份所應爾，安有視為「不忠」呢？

中唐名相陸宣公有云：陛下有股肱之臣，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然歟。味斯名言，我們也應撫心自問。

「失靈」？「加被」？

(6)原文又謂：入住中泰賓館，因有「羅襟不耐五更寒」之感。此點也有使人懷疑處，中泰賓館乃台北市一流酒店，年前招待國際貴賓也以之作居停，其設備之善，服務之週，概可想見。如在熱天冷氣失靈，或尚一時難於補救，至於冷天雖然暖氣失靈，卒然不能修復，祇要加被或加氈便可，此乃輕而易舉之事。本人旅台，所住三四流旅店，設備當然不如中泰賓館遠甚，從未有感到「羅襟不耐五更寒」之苦，而住在一流酒店，氈被都欠缺預備供應，殊令人難於置信。誠然，倘或突然間發生惡性瘧疾，就算置之百斤棉絮中，烈日之下，也不能止其寒，否則歷來香港旅台觀光富商巨賈，曾以中泰賓館作居停者不少，絕無人有如先生的感覺，莫不是所住者盡是「文盲」，或「阿諛順旨」之

「禁話」？「保安」？

(7)原文又謂：「因事先早已經有同機出席協會的會員，暗中告訴我不能與外面朋友通電話，更不准出外訪友……」我們也有存疑之處，既然法例不能與外面朋友通電話，保安人員那敢擅自作主代先生接通話線呢？以台北防共諜執法之嚴，毫末之保安人員，膽敢以身試法麼？抑或前任國家安全局長，前方面軍辦公廳主任，便可保證保安人員不須負違背現行法令之責任？

以上都是令人難於索解的，由此可想告訴先生之人，是危言聳聽而已。至於出外訪友，不知先生是否持有入境證，我們不欲置評，但有一點，原文謂：若要外出，也得半夜二三點鐘，台北警備總部派來的保安人員撤走後。照原文所述，我們可以聯想，台北當局對先生及同機之貴客，祇是保安必要的措施，決不如先生所云，如「起解」「押運」等虐待明矣。假如謂以囚犯對待，則必由機場入境起，至出境登機止，其監視人員，決不能離開被監視者半步，但警總保安人員在晚上兩點鐘前撤走，豈是上半夜前或早上七時後便須監視，其餘時間可撤銷麼？以先生高明，當可自加判斷，不可輕信謠言。至於入境查驗須四十五分鐘，因為查驗數十人而用此短少時間，此乃常理，先生仍嫌太久，請往香港啓德機場，旅客到港出口處，便求出答案，不用多談。

應該反問自己！

我們在今日國難當中，應該細讀

日本也強奪過去，作爲中國人，都有民族大義之正義感，香港青年保釣示威是愛國行爲，美、英國等地華僑，也跑入保釣示威行列，這是純正的，由一顆愛國熱心所推動，動表示愛國，並不像與全君所說的搞三搞四，更不能說什麼要中共給予武裝去保釣才值得讚揚。

說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今天中國人已站起來，再不是人不如狗的時代！

英國華僑愛國者上

讀戎馬書生「泥上偶然留指爪」

大堪商榷．値得質疑

梁莊、袁暘照

六月二十三日星島晚報第六版戎馬書生先生（以下簡稱先生）所述：「台北過境，禁止外出」；二十四日「泥上偶然留指爪」二文，有幾點本人等甚爲疑惑。

「起解」？「押運」？

(1) 近年來航機旅客經台北過境暫留者，決不止於少數，從未見有如先生寫出批評台北對待過境旅客有如「起解」「押運」或有如囚犯，恍似鐵幕的文章。以下先生原文摘要：「中華航空公司通知——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爲了各位在返港旅途中於台北過境住宿時間方便起見，下面有幾點事項，望您注意：(一)您的房間號碼；(二)您轉接飛機的班次（〇〇一）；(三)旅館集合時間（上午七時正）；(四)另附上餐券，請在用餐時簽字。根據中華民國移民當局規定，凡於台北直接過境旅客，必須留在酒店內，禁止外出，以防意外，敬請貴客予以合作，晚安。」依據以上所述，都是任何地區對過境旅客保安措施必要的普通規律，所云禁止外出，都是以防意外而已，並未有「如有違犯，從嚴究辦」的警告，就算先生認爲「民主自由，安身立命，第二故鄉的香港」（先生或者認爲中華民國不能安身立命了）的啓德機場，對過境旅客保安措施，也有一定規律，決不能如上水、沙田來往港九的隨便行動，可斷言的。其原因固甚簡單，蓋過境旅客，在一定時間必須離開，倘或其中一人偶遭意外，以最常見如交通失事，或朋友強留宴會，必令航機不能如時起飛，影响旅客行程，若受旅客責難與怨懟，則誰任其咎呢？先生以保安措施認同「囚犯」看待，令人費解，似有危言聳聽之嫌。

「龍蛇」？「化外」？

(2) 原文又謂：「中華民國二十年來，一向以港澳『龍蛇混雜，視同化外』」。此點我們更認爲邪言惑眾，虛構事實。單就澳門一地，我們記憶猶新，民國五十五年共黨藉氹仔事件，煽風點火，澳葡顢頇無能，受共黨脅迫，壓制反共人士，與鐵幕看齊。我忠貞僑胞不爲所屈，由反共僑領黃兆鴻先生率領遷台定居者，不下數千之眾。現在台中有中興新村，便是當年澳門僑胞定居之地。

其次，每年回國慶祝十月國慶者亦有數千之眾，年中觀光者何止萬人，倘照先生所言，何以中華民國仍然許可如此之多「龍蛇」及「化外人」入境，甚至長期定居呢？

以本人而論，自五十八年起，每年十月都組團回國，今年五月二十日又回國參加總統就職典禮，從未碰過釘子。何以先生在十七八年前回國，況且久歷戎行，曾受國家培育，必定時被中華民國認爲「蛇」或「化外」麼？但又覺得不是，先生於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十八年）受曹聖芬先生邀請，與本港同業不需擔保仍能入境，若以之前後對照，則先生判若兩人了。由此更可證明，中華民國對港澳僑胞除注意眞正喪心病狂的共特外，其餘因生活環境，須與共方有生意往來，如中醫師、中藥商及牲畜米業等商人，祇要其人向心中華民國，也一律歡迎，並無歧視。平心而論，國府對港澳僑胞雖有忠奸之分，並無歧視入境或過境僑胞之事，怎可以謂視爲「化外」呢？

「二天」？「兩週」？

(3) 原文又謂：先生往日本或美國參加世界中文報協及國際精神文化會議，簽證時間祇須二天，便辦妥一切入境手續。而辦回國證，華僑旅運社反竟要兩星期之久，令先生抽了一口冷氣。以先生之聰明，決不是常理擺在目前而不能分辨者。日本與美國俱有駐港領事，當能權宜辦理批准僑民及旅客出入境手續，我中華民國與英國並無邦交，不能在港設領事，祇托旅運社代辦一切入出境手續，則其入出境簽證，必須由台北辦理。以最速室郵而言，其往返時間也須八天或十天，就算台北收到申請後，兩日內發出，也須時十二天之譜，然則兩星期之久，安好謂爲延滯呢？

「大官」？「共諜」？

(4) 原文又謂：「台灣二十年來，天天喊嚴密防匪防諜，但吳石、李荊蓀等文武反，都是潛伏在台灣的高級

萬人意見

長篇大論悶死人 請葉老編多刊短文

萬人傑先生：

許久沒寫信到貴刊為你捧場，大抵是因工作繁忙，身體欠健，不容我執筆，每逢欲吐之言，不能從心所欲，使我悶悶不樂。

前些時，閱悉貴刊「萬人簡訊」透露：「萬協」立意創辦「會刊」，有聲有色地組成一個陣容龐大的「編委會」，接着連續幾期「萬人簡訊」，不斷呼籲會友繕稿，自己園地、自己刊物、任從自己說心聲……等。使聞者驚喜，閱者心歡。特別惹起文不能書，武不能舞的我極大興趣。興奮之餘，忘卻了病，抵着眼睡，無條件的榨起腦汁來，經過數夜不斷思索，才寫成兩篇有關港島交通問題的文章。滿以為自己賤名，一經我們編委大爺們修飾，能在創刊號裏登大雅之堂，可惜只聞樓梯响，不見人落樓。編委大爺們似戲班中人「做戲咁做」，只在舞台上耍一輪太極，就告一段落，「萬人會刊」不知等待何時何日才告誕生呢？我生平最怕聽「空談」，亦不願「撒謊」，平生為人的宗旨，「敬事」與「服務」精神，永遠保持。望「萬協」全體「執委」及「編委」大爺重新拿起服務精神，重返「執委」與「編委」崗位上，按步就班，認眞地幹。

說到貴刊方面，我有些微建議，不知萬先生願意接受否？①自從張贛萍先生逝世，貴刊脫期兩次（一次是農曆新年，一次是四月份或五月份）。②文章方面，未免太長篇大論，我認為凡使廣大讀者歡迎的雜誌，定必不脫時事分析、回憶錄、掌故、小品雜文等的四大結合。張贛萍先生時期，文章最受讀者歡迎，近幾期你們太過着重「分析」文章，老實說，這幾期我只單閱「新聞以外」和岳騫、胡養之、宓季、待旦先生大文就算，那有閒情閱讀那又長又臭悶死人的文章？我不反對時事及人事分析文章，但反對一連數頁的長文。何不將這長文縮短，恢復方程、賣油郎、藍海文、胡實先生等精緻文章呢？好了，不好意思再騷擾，敬祝撰安，並祝萬人健筆常存於世。

你的忠實讀者「棄左」上

（七月十二日）

語出范仲淹 並非胡適之

編輯先生：

貴刊二四六期待旦君「『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可休矣」一文，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適語）。非也。此句實出於范仲淹之「靈烏賦」。

讀者李東開（七月十四日）

保釣示威英國華僑另有看法

萬先生：

本人是你忠實讀者，懷着無比沉重心情給你寫此信，因心中有一事不吐不快，望先生能代刊出，以供廣大讀者考參。

本人見到「萬人雜誌」第二四三期「萬人意見」二十九頁與全君大作，故想借貴刊向他建一言：與全君竟將香港青年為釣魚台主權完整示威的行動看作是搞三搞四，說什麼食飽無憂米，更說到最好由中共給他們武裝，前往釣魚台實行保衛，才値得讚揚。

我想每個有熱血的中國人，也不會同意他此種「高見」，站中在國人立場，不偏左右，誰也有愛國心，正如作者英非先生所說，顧念自己家國，這種民族是可貴的，這是我們民族不會給別的民族滅亡和同化主要原因之一。又如縉山先生所說：「禽有巢，獸有穴，人有家，且有國，這是民族大我，國即大家，也可說是生存第一道防綫，除非化到天下一家境界，否則國對人的生存，絕對重要，故天下決無不愛國的人。」日本老早就想吞併中國，八年抗戰，是為了什麼？侵略香港，日本欠下中國人民大筆血債。釣魚

中共搜刮居民赤貧

然而，儘管簡陋，在國軍攻克延安後，卻不易見到幾間完整的存在着。因爲自從在抗日戰爭中，延安即曾經多次被日本空軍轟炸過，及至到了國軍進攻延安之前，又復連續的轟炸了多次，新痕舊疤，早已使延安城變爲一個廢墟了。「城」的形像只賸下了一個輪廓，人們所能見到的，只是斷垣殘瓦，滿目瘡痕，顯見自從在抗日戰爭期間延安每次被日機轟炸後，共黨是不理不問，任由百姓自行處理的，百姓願意重修就自行重修，如不重修共黨亦任其自由，反正共黨在遭過了幾次空襲之後，就完全鑽入了土窰洞裏，不取再住在房子裏了，是故有沒有房子，已與共黨沒有多麼大的關係，遂對成了廢墟的延安「城市」，置之不顧，他們的「延安」，已完全在山旁的上洞裏。當地的百姓，本來在此薄瘠的山區裏，都是日子過得並不富足的，而自共黨在此安設了中央總部之後，爲了要負擔養活共黨「政府」那麼龐大的人員的生活，百姓已達到了無以復加的貧困地步，當然根本亦無餘力修整家園了，因爲共黨的經濟政策是「就地解決」的，換言之就是「隨地攤派」的徵收，也就是說共產黨走到什麼地方就吃到什麼地方，共軍是「人民」的，只要人民有飯吃就不會餓着共軍，基於這套道理，延安原有的財力物力，早就被共黨吃光了，百姓既無力重建房屋，在沒有辦法之餘，亦只好掘洞而居，好在自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此地的百姓向來就是掘洞而居的，縱使現時再退步到三千年前去，也無可奈何。

此地週年氣候乾旱，多風少雨，出產本來就不多，再加上人爲的災害——鬬爭、淸算、「土地回老家」、變耕組、「開明地主自動獻地」等等，結果，土地就大部荒廢了，共黨就接替了農民，開始在這些新「回了家」的土地上種鴉片，運到淪陷區及大後方去出售，而原來的農民，由於無法生活下去，遂逐漸的參加進共黨所設立的機關、團體、以及軍隊裏去，借以找生活了。因此，在延安農處的一切山洞中，所居住的百姓，大部份都是：「軍屬」「烈屬」——（烈士家屬），在若干的山洞都有懸掛着「光榮之家」的木板，有些甚至懸掛兩塊、三塊這種木板的，大約是全家一部份年輕力壯的人們，都當了共軍的緣故，所以才能造成那麼多的「光榮」。據說凡是懸掛了兩個以上「光榮牌子」的山洞，毛澤東、朱德等等，逢年過節都是要登門親自拜訪的，否則怎麼能算「光榮」？

延安的地理形勢是在太原的西南，西安的北面，在當時共軍的佈置上，差不多是與西安的胡宗南及太原的閻錫山成了約畧鼎足之勢，不過，在延安東面、北面的百里之處綏德一帶，就駐着閻部的第三十三軍及第四十三軍。而延安以南僅四十里之外，就是胡宗南轄下的第三十六軍，八十軍及騎兵第三軍的防地，而以延安爲中心的共軍盤踞區之全部面積不過一百五十里方圓，所駐守的共軍是共黨中央直屬的三個縱隊共計十一個旅的兵力，由彭德懷、習仲勳、羅瑞卿、呂正操、陳仁麒等分別指揮，這塊地區雖不很大，但完全是山套，中間又有延溪的很多支流，蜿蜒錯綜，天然的地形是險要的，因此，共黨受這些自然環境的保障，高枕無憂的在這裏生聚養息了達十年許。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國軍已奉令試探進攻延安，西安方面原駐於宜川、甘泉，中部等地一線的軍重皆開始向北推進，沿汾河自唐家溜、臨直至三十里舖一線佈成陣地。民國三十六年初，就開始了小規模的接觸。而綏德、米脂一線的閻錫山部亦向延安推進，直至延安外圍的延木關、淸澗、交口等處停兵，閻部之暫編第四十二師閻俊賢部且已攻過玉門關，即與共軍之三五八旅開始了戰鬬。但不久，共軍由玉門關敗退向永平，在永平與第四縱隊之三五九旅會合，連夜繼向北撤，至舊安定始停。而米脂方面的閻部四十三軍經馬蹄溝轉向周家峙，進攻舊安定。在此情況下，延安的戰火就正式展開了。但是由於此地是山區，道路皆是羊腸小徑，山勢險峭，國軍在追擊時，往往陷入共軍之埋伏中，而且共軍於山徑中四下埋藏地雷，並在山泉之中散佈砒霜等毒藥，國軍初入此境，頗受損失，迨後只有步步爲營，不能快速進剿，有時每日只能行軍十餘里，一面進軍，一面還須淸除地雷，檢查水源，有時共軍在山峯之上設置少量的狙擊隊，處處故佈疑陣，阻擾國軍的前進，凡此情況，致使國軍在此地區四十餘日的搜索，而未能與共軍之主力接觸。至二月二十日，共軍在山西方面的聶榮臻部，突然在汾西及洪洞以西地區大規模集結，根據國軍所得的情報謂：所集結的共軍不少過五個縱隊，用意不明，或有可能威脅臨汾，在此情況下，山東、北一線進攻延安的閻錫山部，就急將已進入延安外圍山區的部隊撤出，調向黃河以東呂梁山之南部，防備共軍的變動。至此，延安方面進攻的國軍，任務就完全落在了西安方面胡宗南部的肩上了。

由於閻錫山部的調離，延安中共所遭的壓迫，立即就減輕了一大半，故而原本守在汾河北岸的共軍第三縱隊，就展開反攻。而駐在延安西南永寧頓及程家紙房的第三縱隊二二一旅則直向南下，攻擊黑水寺、七里舖。國軍在汾河線上的部隊，遂畧向南撤，回到甘泉、中部、宜川等地，作再次進攻的佈署。

國軍直搗毛共老巢

三月初，二十七軍謝扶南部接替了八十軍袁普部的防務。而由漢中又新調到了機械化部隊的整編第七十六師廖昂部。胡宗南將軍親自至宜川前線督戰，以四個軍的兵力配合空軍，強行進攻，而共軍亦將延安東北兩地區的部隊，全部調至汾河線上，三月九日大型激戰開始了，共軍死命據守，曾四度攻過汾河的國軍，皆復退回河的南岸。三月十二日，國軍空軍在黎明時分即到汾河北岸助戰，經三個多小時的轟炸和掃射，二十七軍四十二師的一二五團及一一〇師的三二九團先行渡過了河，繼之；一五〇師的四四八及四四九兩團緊隨着向延安方面逃撤的共軍第三縱隊之後追趕，當天晚上就進入了三十里舖東面的林坊，大樹根，長屯等山村，但仍是激夜激戰着。自從衝破共軍的汾河陣線後，國軍第三十六軍李世隆部的兩個師就由平陸堡，經唐家溝渡過汾河向延溪方面推進。迨十六日渡過延溪，方至交口即與共軍四縱三五八旅開始了激戰。

延安土窰見聞錄（上）

毛澤東發家的風水地——

乙上

毛共的聖地

夕陽輝耀着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溪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羣山結成了堅固的鬫屏；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胸中奔騰！啊！延安，你的名字在歷史上輝煌，燦爛！

這是一首共產黨人讚美延安的「延安頌」。用了文謅謅的字眼將延安描寫得美如畫境，柔和多姿，在字裏行間，看得出共黨對延安的親切感，以至於到了崇拜的地步。本來，共黨於民國二十五年由江西瑞金所謂的「中華蘇維埃」區，逃竄到陝西保安一帶的山區，當時立足未定，得到土匪劉志丹等的聯手，才算在延安這一處地盤，立定了腳根。從那時起，延安就成了毛澤東發家的風水地，在一個十多年的日子裏，延安就成了中共搞風搞雨，發號施令的中央根據地、大本營；所以難怪中共對於這個破爛的小古城，那麼親切，那麼敬拜。

共實，倘若不是因了抗日戰爭的爆發，給了中共投機取巧的機會，豈有可能讓其死灰得以復燃，安閑的在這裏坐大。不過由於當時國府在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大目標下，以寬容的態度，期望共黨，共赴國難，竟不幸被共黨充份利用了，作爲擴張地盤，擴展兵力的空隙。

及至到了抗日戰爭結束的階段，竟與政府分庭抗禮，儼然以另一個政府的姿態抗拒中央的命令，出兵濳入各光復區，企圖掠奪勝利的果實。當時，八年抗戰方始結束，全國上下皆極力避免內戰爆發，國府爲此召開了「重慶會談」，簽立了「雙十協定」，並以「政治協商會」，安排了停戰方針及由式調解。然而這一切的努力，完全是白費了，共黨竟利用了商談及停戰的階段，在整個的長江以北地區，作了充份的內戰軍事佈署，將共軍推向了各個地區的前線。當時是以朱德、彭德懷坐鎮延安大本營，賀龍則佈置在山西至綏遠一帶。山西的東部，河北北部及察哈爾一帶是聶榮臻。林彪及羅榮桓都由山東調去佔領東北，而原來的山東地帶，則由原在蘇北及淮河沿岸的陳毅、譚震林及粟裕調去塡補。至於沿長江北岸，湖北，安徽以及河南等地區，是派李先念及鄭位三接替了劉伯承，而臨時調動劉伯承及鄧小平等在山西、河北、河南及山東的邊界地區活動。就在共軍開始佈署的同時，已多次向國軍偷襲，如該年的十月，共軍劉伯承就以他的「晉冀魯豫軍區」的十二個縱隊，在山西東南部的潞州、屯留等地突擊國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轄下的十九軍、二十三軍及八十三軍，使他們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遭遇到嚴重的損失，當場陣亡了李佩膺、郭天興、史澤波等十幾位將領。這種突襲，不僅是有意挑動內戰，而且也嚴重的違犯了道義，因爲自從抗日戰爭之初，共軍向政府輸誠並接受了政府編配的「第十八集團軍」番號，在之後的日子裏，一直接受閻錫山將軍的指揮，實際上由該時起，共軍已成了閻錫山的部下，而此時對十九軍等施以偷襲，是侵犯友軍，如此對付閻錫山的隊伍，則是以下犯上，當然共軍連國家政府，皆敢明目張膽的反叛，又何在乎上司與友軍。在此一役不久的數日之後，聶榮臻部又在河北省的邯鄲一帶地區攻擊冀察戰區司令長官高樹勛，高部所轄的四十軍馬法五部激烈對抗，苦戰七日許，結果傷亡慘重。凡此種種，在在足以表示共軍已正式叛變，再也沒有繼續相處的措施，也成了多餘，結果在抗戰勝利之後不足一年的時間，內戰就正式展開了。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雖以抗日爲名，到處擴兵擴地，但實際上，卻甚少參於過正面的戰鬬，充其量只是在日本佔領區的邊沿地域，偶而的打些星零的所謂「游擊戰」。及至到了此時，與國軍展開了正面的戰事，卻不堪較量，前後僅半年多的時間，華北各省一切所謂解放區的城市，大部份都爲國軍所攻克，在民國三十六年的三月，甚至將其視作大本營的延安也保不住了，至此，多年來充滿了神秘感的「紅宮」眞像，始爲人們所詳知。

不要以爲延安這個地方不大，但恰如俗話所謂的：「蔴雀雖小，五臟俱全」。在這裏諸凡一切能夠想像得出的機關名稱，可說是應有儘有，什麼屬於黨政軍的固不必說了，什麼「文藝工作人員聯合總會」、「藝術工作者聯會」、「民主青年聯合會」、「電影戲劇工作人員救國總會」、「文教協進會」、「青年抗日先鋒隊總部」、「抗日軍政大營」、「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總部」、「農民救國會」、「婦女協進會」、「邊區文工幹部訓練團」、「民兵總部」、「解放區郵電管理局」……。名目繁多，不勝枚舉，總之「多如牛毛」一句話可概括之。差不多個個山洞上窰裏都是機關，而個個機關裏都住着「首長」，當共黨未撤出之前，此地的熱鬧情形，是可以想見的！

延安地方雖不大，但在古代卻也是個軍事重鎭，北宋時期，名將種師道就曾鎭守過這裏。古城的方圓有十里許，東西長，南北窄，由東門至西門中間的大街約有五里，主要的街道是用長條石舖成的，高高低低不很平滑，民居分爲兩類，一爲窰房，一爲石片房。瓦房卻與其他地方的在形式上有些不同，通常都是房窄而長，前面的牆壁上，一門一窗，而這兩項，竟佔去了牆壁的三分之二，爲什麼要如此大的門窗呢，很令人想不通。小草房是矮小的，進到房中，如不小心，往往房頂會碰了頭，房頂的草，是用石片壓住的，而一片片的石片，是用繩子縱橫聯成串的，房子雖然不論大小，都已是如此

全體「犯人」宣讀他長達四十多分鐘的一百多條「罪名」時，陳大章從容而立，拒不低頭。本來毛共規定：凡法院宣判「犯人」時，「犯人」必須低頭。但陳舉目四射，拒不低頭。他的英勇無畏舉動，使到毛幹感到難堪，連忙命令六個毛警帶他離開會場。而在場的絕大部份「犯人」卻深深的受他的精神所感動，有當相多的人，三三兩兩小聲的說：他眞是一名好男子漢。當時我在內心唱起了「感受不自由是莫大的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的艱苦鬪爭中，你英勇的抛去頭顱，英勇，英勇，你英勇的抛去頭顱。」這一首流行沙皇時代的俄國革命者的歌曲。

不錯，要革命，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要死得有其所，人總是會死的，有重於泰山，也有輕於鴻毛。

陸光和陳大章爲了反抗毛共專制暴政，爲了眞理，爲了自由而犧牲了整個青春，他們是爲了中國人民而犧牲的，他們的行爲比泰山還重！

反暴鬪爭的好榜樣

他倆人那種不懼怕強暴，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深刻的教育我，感動我。當時，我曾暗下決心，有朝一日，定把暗無天日的勞改場慘情和他倆人的英勇事跡，寫成小說，公諸於世。在逃到此間的一年多時間中，沒有一刻不因未完成此事，而感到深切的不安和難過，每當我回憶起勞改場的情景，每當我憶起陸光、陳大章和其他千百萬同胞現時仍在集中營受折磨時，我就總到對不起他們，我就責備自己沒有盡到一個毛共勞改場見證者的責任，作爲一個受害者，應該時時刻刻記着勞改場的苦難，若忘了它，就意味着背叛自己，背叛良心！

正是這種責任感，支持我，鞭策我，鼓舞我，她給我決心，勇氣和力量，使我能克服時間上和文化上的重重難關，用了整整九十多個捱更抵夜的晚上，終於寫完了這篇記錄，才算放下多年來壓在心裏的重擔，也算盡了一個集中營受害者的責任，亦算對難友有所交代。

毛共統治術

凡在大陸生活過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那就是毛共善變、善騙。離開了欺騙，它就一天也活不去。

生活在海外的人們，沒有和毛共接觸較長的人，很容易被它蒙騙。但對大陸人民來說，毛共的「騙術大觀」就不靈了。道理如一字的簡單，因假的東西，最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僞裝總會被人揭穿的。

僞裝騙術的內幕

有一個時期，集中營毛幹奉上級指示：爲了向「犯人」家屬表示共產黨的勞改政策「偉大」和對「犯人」的「革命人道主義」。因此，在每次星期日「犯人」家屬來「拜山」時，毛幹帶他（她）們到監舍「參觀」「犯人」宿舍，「犯人」伙房，觀看「犯人」「演出」話劇等。爲了最大限度地欺騙「犯人」家屬，在每次來參觀前的一天，各中隊毛幹就抽出本中隊三分之一的「犯人」留在宿舍大搞清潔，並規定所有「犯人」均需把自己的床上被舖，按毛幹規定摺好，凡做得不合規格的，小則受咒罵一頓，重則會被扣上「破壞」的罪名，受批判鬪爭。到星期天早飯後，規定所有「犯人」必需到監倉內球場打球、看球、下棋等。又規定所有「犯人」均需穿自己最好的衣服，若私人沒有好衣服，則由礦部暫借到當日晚上才由各中隊毛幹收回。

在每一次參觀中，都給「犯人」帶來一頓比平時好得多的午飯。

毛幹企圖使「犯人」家屬相信：共產黨對「犯人」只是「改造」其反共思想，不是消滅其肉體，對「犯人」的生活十分「人道主義」，每人的糧食定量相當高，叫家屬們不用帶食物來「拜山」。

於是就命令伙房，凡有家屬來參觀的一頓「犯人」的午飯比平時份量多，花樣多。並規定每人兩個用麵粉做的半斤重大饅頭，還有糖粥兩大碗，有時甚至吃炸油香餅。另外又提前專程往廣州購一些比較大的魚干，放在伙房門口，好讓家屬們「相信」犯人的食用眞的那麽「好」。盡管毛幹導演的鬼把戲，演來有聲有色，而且十分用本落力。但是，前來「拜山」的家屬們，根本無人相信這套鬼戲。紙怎樣包得住火呢，只要不是盲眼的人，看看「犯人」們的面色，再睇睇只有皮包骨的身體，就明白毛共的「偉大」勞改政策了。有些家屬看到「犯人」們在接見時，把帶來的食物三兩下手勢就拼命往肚塞的饑餓情況，往往禁不住流淚。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我曾親自聽一個家屬在場參觀時，細聲的對同來的人說：「給人參觀的，當然是找最好的啦，外賓到我工作的廠參觀，領導也只帶他們去專給人看的最好車間。」她這番話是千眞萬確的。在大陸允許外國人、華僑和港澳同胞參觀的地方，全是官方不惜用大量人力，物力經營好的樣板。有些人矇查查，在毛共安排下，在各大城市走馬看花的行了短短二十多天，回來就大發「觀感」言論。這些人用毛共的話來講，是坐井觀天，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沒有深入作調查研究，就亂發言論。我建議那些人，同祖國農村住一年半載，親身體驗「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

毛共由於平時好話講盡，壞話做盡，使全民怨聲四起，反抗之火焰，彼起此落，使到毛政權無日安寧。它最怕人民的團結，故此用了一切可用的辦法，定出數不清的條例來控制人民的活動，來增加和製造人與人之間，地方與地方的矛盾，實行層層控制，層層互保和監視。有意識的製造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使大家彼此不信任，不同情，互相仇視，無法聯合起來。這種做法在集中營則更加突出，因爲，毛共深知在勞改場的「犯人」是反抗毛共的先驅者，「犯人」看透這個政權。馬列主義和毛思想，對「犯人」來說是聽不入耳的。

毛共講：改造「犯人」的思想是假的，殘殺這批人才是最終的目標。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五）

昌清

值得敬佩的反毛英雄

當然，甘心做毛幹幫兇，畢竟是極少數的。也有相當有知識的「犯人」，他們在集中營的大熔爐中，在長久的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下，非但沒有被毛共「改造」成爲「新人」，而且鍛鍊成爲「鐵板腳，神仙肚」的反毛者。在這類有骨氣的知識青年中，特別受到全體「犯人」敬仰的，首推一中隊的陸光，三中隊的陳大章。

他倆人原是分別只有十七歲和二十二歲的中學生。他們一不怕長期捱餓，二不怕長期做苦工，三不怕坐牢，四不怕殺頭。爲了大陸同胞的生存，爲了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錦綉山河重見光明。在毛共控制得最嚴密的集中營，堅持「反毛救國」的崇高鬪爭，並英勇地獻出寶貴的青春。

與毛鬪爭到底

十七歲的陸光原是廣州市十五中初三學生，被毛共扣上收聽「反動」電台的罪名，判勞教三年。這個被毛共稱爲「社會主義」新的一代，在紅旗下教育成長的青年，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同「社會主義」針鋒相對，成爲一個堅決反毛青年，對毛共確實是一種不祥之兆。

陸光在集中營內，不怕強暴，多次書寫「反動」傳單，號召「犯人」團結一致，向毛幹作鬪爭。叫「犯人」向毛幹爭取吃飽肚子，否則實行消極怠工，他的傳單在「犯人」中影响甚大，也驚動礦場毛幹。在集中營內竟有人敢寫「反動」傳單，毛共認爲：簡直是「壽星公上吊，嫌長命」。於是限令各小毛幹破案，並在所有「犯人」中認字跡。陸光終於不幸被毛共發覺拘捕，受盡毛幹毒打，仍堅貞不屈，在受審時，歷數毛家黨的十惡不赦大罪，毛共老羞成怒，把他判勞改十八年。

陳大章二十二歲原是廣州三中的高中畢業生。因多次和三名不滿毛政權的同學偸渡往港，被毛共扣上偸渡集團首犯的罪名，判勞教三年。

但是毛共的沉重腳鐐、手扣、長久的勞役和饑餓，是不可能撲滅人們反抗的決心的。

倍增。他聯合一部份青年「犯人」商議衝出集中營。另一方面又組織一些人用各種形式反抗毛幹，打擊一些所謂「積極分子」。又在日記上記錄毛幹在集中營的行爲，聲言有朝一日要報仇，要毛共血債血償。陳大章的言行，首先使一小撮毛幹幫兇，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把他視作眼中釘，用盡百計千方來害他，平常向毛幹打小報告，反映陳的「反動言論」和破壞改造場所隊規紀律行爲。於是毛幹就在一九六七年底借在「犯人」中開展批鬪「反動」思想，把陳大章當作全場一千多「犯人」中的典型來「批鬪」。在一連兩個多月的晚上，差不多晚晚在各種大小會鬪爭他，有時由下午七時一直鬪到深夜十二時多，但白天仍然照常做苦工。但年紀青青的陳大章，不愧爲硬骨頭，他在極端殘酷的鬥鬪爭會上，拒不低頭認罪，並大罵毛共是法西斯。

陳大章的表現，反映出大陸年青的一代對毛共的憎恨和決死的反抗。他的革命造反精神，嚇破了集中營毛幹的狗膽，於是就找一小撮幫兇假借「羣衆」的名義，僞造出鄧權坤一百三十多條罪名，僞法院非法「判決」他二十年徒刑。

不屈不撓的英雄

毛幹爲了「教育」其他「犯人」，特地停工半天，召開全場「犯人」宣判大會，特別將陳大章由廣州市黃華監獄帶回集中營公開宣判。

在宣判那天，當我看到他帶着十多斤重的沉重腳鐐，由六個毛警帶到會場時，內心的複雜情緒，差點控制不住。我一方面憤恨毛僞政權任意屠殺和摧殘年青的一代，亦憎恨那一小撮爲了自己多買兩個餅，多買兩斤糖，就喪失良知，甘心做毛幹幫兇的敗類。

另一方面則對陳大章致無限的敬意。讀者們試想：一個只有二十二歲的青年，要在集中營渡過二十個春秋的漫長歲月，這不單意味人生最寶貴的時光在那暗無天日的勞改場渡過，而且在那漫長的七千五百個日日夜夜裏，天天捱餓，日日做苦工。

這種長期的精神和肉體上的痛苦，並不是很多人能受得住的。若沒有明確的「愛與恨」，沒有信念的人，聽到這麽長的判決，很容易就產生一種悲觀消極的行爲。

和美國科學家梅許，飛行八百三十哩前去蘇聯的「東方」基地，準備在那裏過冬，進行上層大氣圈的研究。

我們穿得很厚，背着錄音機和照相機在南極頂站週圍走動，不久就喘不過氣來了。站中人員不禁失笑，把氧氣瓶給要暈倒的人。近一萬呎高的高度中含氧不多，住慣在海平面處的人們很快會感到它的影響。回到溫暖的廊內，吃到瘦瘦的海軍廚師費奈準備的出色的一餐，使我們十分愉快，也是我此行最大快事。這裏更有令我們驚奇的事，就是見到了全部旅程中僅見的綠色植物。費奈在日光管照明之下，用空咖啡粉大罐，種了不少青青的葱！

不怕犧牲的人

南極對愛好冒險的人的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地球上，它眞不像是人間世界。它有不少驚人的奇特之處。在近海岸處，有超過每時一百九十哩的風，各地區中也常有颶風般強烈的風。它是最乾旱的大陸，每年降雨量和戈壁沙漠相近。它是最冷的大陸，蘇聯極頂站曾經正式測錄到攝氏零下八十八度的低溫。它是最高的大陸——當然要把冰層計算在內——在愛爾華綏山區中高峯達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呎，還有不少較低的山峯點綴在遮掩了百分之九十六的地區，一哩厚的冰冠上。英國著名探險家柯克船長在一七七二——七五年的航行中，三次通過南極圈，竟沒有看到陸地。一八一九至二一年俄國探險家馮・白林蕭森海軍上將，率領「東方」和「茂尼」二船繞航南冰洋時，發現了南極半島海外的彼德一世和亞力山大一世島。乘「英雄」小艇捕海豹的柏爾瑪船長，在一八二〇至二一年時測量了南極半島的西岸。白林蕭森和柏爾瑪在南薛特蘭會面，交換見聞，據說最先把那半島叫作柏爾瑪半島的就是那位俄國人。後來探險家們雖然試航到南極海中去，多少有點成績，但是直到一八九四年，挪威人克里斯坦生才在南極洲登陸。

當時人們對該大陸一無所知，直到二十世紀開始後，人們才開始深入探究那片陸地。這是個英勇時代，像史高特、薛克爾頓和阿孟森，以及其他不少人，為了解開南極的秘密，歷盡艱辛，甚至不惜犧牲生命。

從麥克莫圖把我們運到九百四十五哩外的拜德站去的，也是一架「大力士」。該站在七千呎厚的冰冠上，底部在海平線下二千呎處，很難說是在陸地上。它於一九六二年時開始建築，採用在格陵蘭發展的極區建築技術。它採用被名為「神奇拱門」的鋼拱架和預建房屋，造成雪下站。但是這設計仍難免缺憾。積雪較預料者重，使拱架受到很大壓力，再加上冰層移動之力，造成異成的扭曲壓力。拱門有不少已經被壓壞。幾年之內，拜德站將被棄置，任南極冰冠去壓抑，成為「鬼城」。但是它在科學方面已經提供了不少有關該大陸內部構造的科學資料。除了氣候、地震和無線電頻率研究外，拜德站中還進行一項深鑽冰芯工作，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中曾經深鑽七千一百尺，透過冰層到達底岩。那次的冰芯，有百分之九十九保存着，由世界各地科學家研究，希望從中判斷，用放射性碳定年法研究，鑑定冰的年代。要透過冰層後鑽入岩下去取標本，較為困難，因為冰層本身是在移動的。

「努力奮鬪，永不退縮」

麥克莫圖站是南極洲的大城市，雖然那些小屋聚集有似窮鄉，夏季中此地約有千人，冬天約及二百。它雖然位於羅斯島上，卻被羅斯冰礁結連在大陸上。它是南極洲上的「超級市場」，在夏季中有大貨輪定期前來，卸下漫長冬季中所需的大量食物和供應。在不落的夏日陽光下，人們忙着建造新的建築物。這裏也是科學資料集散地，科學家們從這裏前往其他基地是進行各種現場工作。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南極工作局負責處理全部科學工作費用。個別的科學家可以申請進行特定的研究。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凱爾津博士和兩位助手是在萊德峽谷進行表面地質學和冰川史研究工作的。在史高特岸這一帶，它是個無冰的峽谷。地質學家認為這種「乾谷」所以少雪，是因為冰川後退和風向關係。它們變成天然風洞，雪一降就被吹走。凱爾津博士的助手梅約斯基說：「風是問題，非常麻煩。它使篷帳搖幌，令人難以入睡。作筆記時風會把我手中的紙吹走。」他是在波蘭出生的，在勃法羅大學研究斯拉夫問題，打算在獲得博士學位時和未婚妻共同翻譯俄文和波蘭文的地質學及冰川學論文。

動物生活是南極科學研究中有趣項目之一。這裏有小到不及零點一厘米的小蝨和世界最大的哺乳動物藍鯨、動物多數出沒於沿海地帶，靠海維持生命。南極海中富於各種生物，那張名單還沒有完成。三百五十餘種地衣中有不少是只見於南極的——正如許多魚類一樣，只見於南極。南極海洋中保持一致的寒冷程度，充滿氧氣，有許多完全沒有紅血球的魚類生活其中。生物學家認為這片荒涼的大陸是測試生物能在最低生存條件之下生存和發展的理想的實驗室。例如在最接近南極頂區中生活的哺乳動物魏台爾海豹，在冰下獵取食物，會潛入二千尺深度中去，而仍能回到牠原來的換氣呼吸的洞口，秘密何在呢？卡爾頓・雷和他的同事們曾經深入水中去探究。史拉登博士和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的同事們幾年來研究阿德里和皇帝企鵝的生活習慣，並且作不少動人的發現。紐約動物學會的彭奈博士主持的一項工作，測試阿德里企鵝的天生尋取方向的本能。企鵝每年隨浮冰遠赴數百哩外的地方去，沒有任何標誌，都會回到自己的老家。有的小企鵝，能越過二千餘哩，回到老家去。

在麥克莫圖的最後一晚，我爬上觀察山，從山頂上可以看到南極風光。時在「午夜」，太陽輝煌一如正午。在角灣中，破冰船「南風號」在海峽中航進，等待載運供應設備的貨船前來。山下，麥克莫圖的工程仍在進行。右邊可以看到歐布斯山一萬二千尺高的山峯，那死亡中的火山冒出一抹水蒸氣。這一切很像是處身於另一個行星中，但在我身畔就是紀念史高特探險隊的十字架。在荒涼冷峻的風光中，這十字架上的字句，是人類不屈精神的標誌：「努力奮鬪，努力探究，永不退縮！」既動人，而又貼切。

南極：科學的大陸

H·史乃森作
林因明譯

寒冷沒有顏色，但是可以從冷凍如鋼的藍天和刺眼欲盲的白雪中見到。寒冷沒有聲音，但是可以從皮靴踏在冰雪上發出的清脆細碎聲中聽到。寒冷能使人受傷或者死亡，沮喪或者興奮。它緊緊捏住一片大陸，使海洋不波，使土地荒蕪。寒冷無法捉摸，但是南極洲中許多自然要素中，最令人難以忘懷的卻是它。

那年一月，我從美國海軍「大力士」運輸機中出來，踏上南極頂區凍封的地面上時，使我感到如受重擊的，正是這種寒冷。我蹣跚步往那正式定名是「阿孟森·史高特南極頂站」的、深埋雪中的地球底端哨站去時，冷凍的空氣刺痛鼻孔，使我的肺部都緊縮起來。我凝望那片陰沉淒涼的景色，只見幾根天線桿，標誌出極頂所在的旋桿和指示出深藏在三、四十呎厚雪下的極頂基地入口處的路牌，點綴其間。

探險家葬身冰雪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英國探險家史高特對南極頂有這樣的記載：「我的天，這是多麼可怖的地方！」他說到凌厲的風和攝氏零下三十度的溫度，並且說有一種「古怪的潮濕、寒冷的感覺迷漫空中，使人冰凍徹骨。」史高特和四位同隊，從南極洲岸伊文思角的基地出發，經八百哩路後來到南極頂，發現挪威探險家阿孟森一隊人員，比他們早一個月到那裏。史高特留下的記事本現在已是舉世聞名，他在裏面這樣寫道：「現在要趕回基地，要作一次絕望的掙扎。我怕我們沒法做到。」這話後來證明的確預言了他們的命運，因為他們回程走了七百哩，到羅斯冰礁處遇到三月中的大風雪，消失了踪跡。他們距最後的飲食供應地只有十一哩路。

相形之下，我去極頂之行倒是很輕快的。我和其他記者、科學家及海軍官員們從麥克莫圖美國基地出發，三小時多一點就完成八百六十哩行程。我們坐在那巨大的四引擎貨運飛機塞滿不少糧食物供應和科學儀器的大肚中，相當舒服。我們從二萬九千呎高空中，遙望遼闊的極頂平原，一路上看到不少高峯、冰川和冰堆。但是我們還不免有提心吊膽之時。飛往南極頂去，就是到了地球面上南方盡

驗的旅行家都會心跳加快的。鄰座一位年輕的西班牙記者就有緊張之感。在「大力士」巨大的引擎響聲中，我聽見他大聲在我耳邊喊着，露出勉強的笑容：「霍華德，要是我們真的估錯了怎麼辦？萬一地球真不是圓的怎麼辦？」他那神氣像是現代的哥倫布。但是那中央極頂平原向四處擴展，真像無止境似地，直到「大力士」的巨型、塗「滌紼隆」的雪撬滑降在南極頂站時為止。

冰冠頂端造房子

自從一九一二年史高特一隊人離去，直到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時為止，這片世界最南端的陰沉的冰冠處，從未見人來過。在這些年內，許多探險隊到南極洲進行探測和科學研究工作，多數只限於探測沿海地區，很少有人深入內地去的。一九五六年是一九五七——五八年「國際地球物理學年」準備工作開始的一年，十月前往極頂的人員是去準備建立科學基地的。

在世界史中，國際地球物理學年是最大和最成功的科學合作，有六十六國的一萬二千位科學家參予其事，在包括南北極區在內的二千五百個科學站中工作。在南極洲中要研究的地球物理學問題，包括：冰層的厚度和構造，冰下陸地的性質，冰冠對全球和南半球氣候的影響，極光、高氣圈等問題。十二國——阿根廷、澳洲、挪威、智利、法國、日本、新西蘭、南非、蘇聯、英國和美國——協議在南極冰冠和各島上建立六十個科學站。美國在南極洲的西岸開南灣（一九二九年拜德成立的小美洲站在該區中非常有名）、麥克莫圖角、哈立特角和非爾啓納冰礁成立了基地，又在瑪麗·貝德和極頂成立了內陸基地。蘇聯配合美國建造南極頂站的決定，在地磁學上的南極頂和距海岸最遠的冰冠點上建立一個科學站。

我們去訪問的極頂站主要是在一九五七年時完成的，不過有一點大為不同。原來的站是建造在冰冠頂上的。我們去訪問時已經是經十二年餘風雪後被埋在三、四十呎冰雪之下的科學站。基地的許多建築之間，有冰築成的地道互相貫通。我們步下通向地道去的長長的踏級時，把南極夏季不落的太陽留在身後，進入電燈光組成的奇異的境界，那寒冷凝靜的空氣，有如在巨型的冷藏庫中。實際上它們真是冷藏庫，因為除了作通路外，地道中還堆藏了食物和設備。但是這科學站設計只供三年之用，頂上積雪加重已經發生問題。我們看到巨大的鋼架在重壓下已形彎曲，很大的冰柱佔了不少空間。一九七二年中新的基地造成，將替代這基地來繼續作科學工作。新站的建築採用巨型鋁圓頂屋來遮蓋各個別建築物，同時減少風雪堆積。

極頂站中主要科學工作是氣象及大氣研究，站內二十一位住民中七人是科學家。蘇聯物理學家阿斯塔霍夫曾在美國南極頂站中工作一年，攝取極光和記

反對美與北韓秘密交易」，一要求立即停止姑息政策」等口號，向美大使館示威，成爲一九六三年以來南韓首次反美運動而使雙方關係再度陷於低潮！

北韓共特滲透南韓

美國的態度往往給予漢城方面以難堪！例如兩年前當北韓共黨頭子金日成正與毛共勾結，企圖積極南侵以遂其統一韓國的陰謀之際，美會突然宣佈撤減其駐南韓美軍，再度引起南韓政府的強烈反對。由於一九七〇年六月九日那天，北韓報紙曾刊出以「重新統一朝鮮的六點計劃」爲題的建議：要求美軍撤出南韓，更換南韓總統朴正熙，南北韓締結和平協定，每方減少武裝軍至十萬人，或者更少；然後由南北韓舉行大選，建立「聯合中央政府」。

以上建議提出後的第三天，即同年六月十一日，美國務院和五角大廈立即表示：「由於財政預算的壓力，總統尼克遜現擬裁減駐韓國六萬四千名美軍中的大部份。」美國這一動機，即使純粹出於國內財政預算的要求，而無其他作用；然而此項裁軍計劃的宣佈，卻恰與平壤共黨報紙所發表的建議連在一起，並且符合北韓建議的首項要求，似有平壤和華府互相呼應之嫌。

究竟北韓對和平統一全國是否有誠意，是絕對值得懷疑的。如所週知：自一九五三年七月韓戰結束以來的十九年中，那條所謂「三八」休戰綫就一直未曾穩定。這條休戰綫全長達二百五十一哩，且沿綫又未設施堅牢的障碍物，給北韓共特以越過向南韓不斷進行滲透的機會。除着地下活動之外，即公開犯境的事件也層出不窮，計有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的木浦事件，會有六十北韓共特公然刼去南韓一艘漁船和一艘渡輪；一九六一年四月，又有六艘南韓漁船及四十三個漁民被擄，結果發現前總理張勉的漁業機構中，竟潛伏着五名北韓共特。

據南韓中央情報部統計：截至去年爲止，在休戰綫的武裝衝突事件達二百二十餘次；被發現或被殲滅的北韓破壞份子、游擊隊以及武裝暗殺小組，前後總數共達二千三百七十餘人；此外所披露的共諜案嫌疑人物中，有南韓著名作曲家尹伊桑夫婦，和一名留學生金日泰，均與煽動南韓留西德學生有關。而另一名叫趙榮秀的共諜，則已滲透到南韓大學裏，並證實在西德的二百三十五名南韓留學生中，大部份已接受北韓的命令，從事顛覆南韓政府的陰謀活動，而已經被捕達一百零七人。爲了一網打盡這些嫌疑份子，南韓警察特赴西德強迫另十七名學生返國。

金日成積極備戰內幕

一九六八年間，北韓共黨頭頭金日成在一次慶祝「朝鮮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週年紀念大會中所發表的演說，曾公開表示將積極進行武裝南侵，以統一全韓的野心！而南韓所鹵獲北韓的秘密文件中，也發現金日成的侵畧計劃是：準備在一九七一至七二年間對南韓作戰，企圖統一朝鮮半島。時評家華納，同年七月在「展望」雜誌上發表一篇「朝鮮新戰爭」的文章，便是根據前南韓總理丁一權所透露北韓秘密文件的資料。他引述丁一權的談話稱：「北韓共黨的秘密文件，明白表示金日成已積極對南韓作戰準備。其主要原因係由於金日成已五十八歲，依照韓國人的傳統看法，人的生命結束於六十一歲；況且金日成的健康情況甚壞，所以他試圖在六十一歲前後發動戰爭，以統一這個國家。……」

北韓秘密文件又說：「朝鮮人民共和國已擁有一支爲數一萬五千人的特務及突擊隊員，在一名共黨少將軍官的領導下，從事對南方作特別活動的訓練。其中有八個營爲南北韓人混合的隊伍，每一營分派至南韓各省、市、區去活動。……」一九六九年三月間越過非軍事區，逃入南韓尋求自由的北韓陸軍中尉魯官鳳在記者招待會中也指出：「北韓正積極備戰，現在非軍事區加強了軍力。共黨中央曾發生緊急指示，要求『工農赤衛隊』及其他單位，都要儲存三個月的糧食，甚至要加緊五至六歲的兒童，學習携帶隨身口糧。……」北韓備戰傳說，更信而有征。

南北韓實力的比較

然則北韓爲什麼會改弦易張，放棄以武力征服南韓而採取談判手段呢？一般認爲至少有如下幾個因素：㈠是東西德和平共處的協議已於一年前達成。㈡爲美總統尼克遜分別訪問北平及莫斯科有關，華府外交觀察家指：尼克遜與周恩來舉行連串會議後，南北韓會談以較具體方式轉入政治範圍內。而尼克遜自己也曾醜表功：「這次南北韓的突破行動，進行改善兩者之間的關係，顯明是他的努力緩和超級大國間緊張局勢的一項重要副產品。」㈢是北韓對南韓使用軍事侵畧已無能爲力，於是改採談判，是種策畧的運用，以期達到滲透顛覆的目的罷了。

事實上，南韓自一九五三年停戰以來，各方面都曾顯著的進步；特別是到一九六二年後在朴正熙的鐵腕統治下，無論共經濟、軍事、教育等推行，更突飛猛進，據前南韓副總理兼經濟部長金鶴烈一九六九年七月宣佈：「大韓民國今年預期輸出的產品價值約七億美元，但經過修改後的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七六）大綱中，預定於七六年的輸出目標將達三十億美元。」

換句話說，在此七年之中，南韓將會輸出增加至少達五倍的貨物。

南韓的軍事實力估計佔世界兵力的第四位，東京「朝日新聞」一九六七年春的報導：「南韓有武裝部隊六十五萬人，飛機四百架。」爲防止北韓共黨的再度侵畧，曾加強自衛能力的計劃；並於一九七〇年冬已建立了兵工廠，以便生產來福槍和各種輕武器。由於南韓的迅速繁榮，已使北韓相形見拙。據「每日新聞」七〇年底報導：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北韓的生產率已下降到平均百分之三至四；而南韓則每年增加百分之十至十一。自六五年以來，北韓在其入口的小麥和軍用品，卻不斷增加，表示其經濟落後。

北韓的積極備戰與金日成的學說有關，他曾說：「一個分裂的朝鮮，不能成爲一個眞正的獨立國家。」因而公開宣佈：「他所領導的北韓政府，別無選擇餘地，只有澈底驅逐佔領朝鮮土地的美帝，消滅朴正熙的傀儡集團。」可見北韓之願與南韓達成和平統一協議，僅僅是臨時的策畧運用，因爲目前它尚缺乏之武力統一的能力。

淺析南北韓的微妙關係

胡蓁之

關於韓國最近所發生的變化，岳騫先生曾在本刊二四五期以「時局愈困難我們愈堅定」為題的文章中，對南韓何以改變政策，有所分析。但岳騫兄執筆時，顯然韓國雙方所達成的協議尚未明朗，因此，似有進一步分析的必要。筆者認為：南北韓進行秘密接觸最值得注視的是，南韓竟採單獨的行動，作出政策上劇烈的轉變。

朝鮮與中國的關係

根據外電表示：今年五月間南韓政府派遣其中央情報局長李厚洛訪問平壤，與北韓共黨領袖進行秘密會談，並未有與美、日或其他任何友好國家諮商而作此決定。南韓朴正熙政權為何更這樣做呢？就整個韓國的歷史來看，它自始至終便沒有好好地獨立自主過。按韓國亦稱高麗或朝鮮，為一半島，全面積極約二十二萬一千餘方公里，總人口約三千萬左右。它突出於黃海與日本海之間，我國東北的屏藩，東三省的唇齒也。周初封箕子於其地，歷代叛服不常。元明以來，世屬於我，朝貢無間；居民亦屬黃種的大韓族，其容貌骨格，皆與我漢人相似。然其民性則南北不同，大抵北人沉着守舊，南人敏捷好動，惟均習於逸樂，缺乏進取心。宗教信仰，也與我國人無異，如崇尚孔孟遺教、信奉佛教、基督教流行亦廣。

韓國又像中國為農業國家，產品以稻米為大宗，大麥、小麥、大豆、雜糧、菸草、棉花等次之；特產有高麗參，運銷亞洲各地，漁牧業也相當發達。但由於理上的關係，自日本維新之後，韓國便一直遭受日人侵略。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當日本軍艦駛入朝鮮燕華島時，突遭砲擊之故，日遂興問罪之師，旋相議和，認朝鮮為獨立國，而中國則未嘗顧問。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朝鮮內亂，中、日兩國皆派兵前往鎮壓，且與日帝訂天津條約，嗣後兩國遣兵入韓，必先互相知照，蓋已默認朝鮮為中、日兩屬之地點。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朝鮮東學黨之亂起，日派兵入韓，我亦派兵前往，主張朝鮮為我屬國，要求日方撤兵。日以我違天津條約，而對我宣戰，我海陸軍先後敗績，割地賠款以和，朝鮮遂離我而獨立。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日俄戰後，乃歸日保護。至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朝鮮為日本所併吞。兩千多萬韓人從此做了日本的奴隸，而世界列強亦從未主持公理，使其任人宰割。因此，韓國朝野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恨之入骨！

美韓關係的微妙磨擦

韓人對美國亦無好感。據李承晚的自傳指出：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奮鬥過程中，以居美的時間最長。一九〇四年他初到美國請求干涉日本侵略韓國，雖承老羅斯福總統接見他，並囑咐他以書面交由國務院轉呈，以便向國會提出討論。但國務院的官員們則扳起面孔對李氏說：「韓國另有代表團駐此，一切官式公文都由他們致送，你沒有代表韓國的資格。……」而當時的韓國代表團正受到日方控制，自然不肯接受，使李氏不得其門而入。

到了提倡民族自決的美國威爾遜總統，本來是李承晚在普林頓大學時的老師。他們師生之間不僅是相識，而且威氏對這位矢志不移及不修邊幅的韓國青年，頗為賞識；是故，李承晚以為他會促成韓國的獨立的。然而，當他滿懷希望跑到華府時，機會卻不湊巧，威爾遜總統已赴巴黎開會去了。大失所望之餘擬追到巴黎，而美國務院則拒絕發給他以其所要求的護照。

珍珠港事變發生，李承晚曾向美國當局提議：利用韓人組織的游擊隊，以擾亂日軍的後方；同時[illegible]會引起莫斯科方面的反對，因而拒絕接納。尤其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美國更越俎代庖地竟與蘇俄私相協議將韓國瓜分為南北兩部，並分別加以佔領。當時李承晚急於請求返國，而美政府也一再將他擱置。硬使南北韓成為勢不兩立的敵對狀態。一九五〇年六月，在中俄共支援下的北韓共黨曾大舉南侵，並發動「人海」攻勢，幾令南韓政府一度搖搖欲墜，幸而前聯軍統帥麥克阿瑟指揮若定，始收復了「三八」綫以南的土地，給南韓以偏安的局面；可是在歷時近三年的戰火中，韓人先後犧牲的生命財產，顯然無法估計。李承晚於痛定思痛之餘，表面上雖與美國合作無間，內心卻很痛苦。故於一九五四年七月，李承晚與前美總統艾森豪在華府會談失敗後，兩國關係便開始蒙上一層陰影。

一九六〇年四月，南韓學生接二連三地猛烈示威反李承晚政權，顯示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力，從而肢解其一人統治十二年的政府。一九六一年五月的第二次革命，據說也與美國有關。由於當時革命軍人所公佈的五項政變宗旨中的第二項說：「擁護聯合國，使美韓關係更為密切。」至朴正熙於一九六一年鐵腕統治南韓以來，誠然不惜大刀濶斧嚴懲貪污，而加強了南韓的繁榮。但一九六二年六月，漢城大學學生發動反美遊行，要求美韓談判駐韓美軍的地位問題，華府以為出自朴正熙本意，於是美對南韓的援助額則從一億六千萬美元減為七千五百萬元，並要求朴氏立即還政於民，令到美韓發生微妙的磨擦。一九六八年二月，北韓曾分別派武裝間諜並採取謀殺朴正熙和刼奪美艦「柏布羅」號的行動，美國不特不與南韓商討如何應付共黨恐怖的對策；並且避開南韓而直接和北韓進行秘密談判，討論釋放美艦及其八十三名船員的條件，故引起南韓舉

歡迎歡送。

第五項：各級首長以及全體行政人員，除參加政府所規定之正式宴會，以及招待外賓所必須者外，一律不得設宴招待賓客，並應謝絕應酬。

第六項：公職人員於婚喪喜慶，除有親戚關係或深交者外，不得濫發喜帖及訃告。

第七項：各級行政人員一律不得進出夜總會、舞廳、酒吧、酒家等場所，各級主管應監督所屬人員切實遵行照辦，如有違反者，應從嚴處分。

第十項：在日常處理公務方面，人人要切實負責，自己能予解決之問題應自行解決，今日能予辦完之事，應即今日辦完；不必召開的會議不開，凡要開的會議事先必有充份準備，會後必有結果；不辦不切實際，沒有效果，以及不必要之公文，凡屬應該辦的必須辦得徹底，追踪到底，向上級提供意見是每位工作人員的權利，接納部屬意見是每位主管的義務。

很明顯的，這十項工作生活革新確是針對漏弊，根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措施。例如以往每逢有官員出外巡視，被視察者往往歡迎歡送，擾攘一番，但這除了費時失事，助長貪污包庇之風外，別無好處。又例如國府的行政機構以前亦有「會而不議，議而不決」之譏，至於公文旅行更是常見之事。所以，這十項行政革新要點，算得上是除弊振風，革新政治的根本辦法，雖然有人認為其中有過當的地方，但風氣之壞，由來已久，積習之深，亦幾至無法自拔的地步，若非如此大刀濶斧勤加整頓，勢必無法清除。

在推行十項新政的當兒，最值得欣賞和頌揚者有二，其一是蔣經國能夠做到「以身作則」，率先實行新政。據中央日報日前報導稱，某次蔣經國巡視某縣時，大清早已跑到視察區，而當時縣政府尙未開始辦公，及至巡視完畢，縣政府開始辦公時，始知蔣院長蒞臨視察。其二是十項新政，無論職位高低，權力輕重，一律嚴格執行，務必「既拍蒼蠅，又打老虎。」據悉，十項革新推行以來，違反者俱受嚴懲，迄今已有十餘名行為不檢，有辱官箴的官員，接受免職的處分。其中甚至有位高者如內政部參事、山林業總經理、縣政府財政課長等因違反節約或涉足不道德之遊冶場所，而被記大過兩次免職。這是行政院決心整肅政治風氣以來，所採取最嚴厲的措施，由此亦可見蔣氏重建一個清廉而有紀律的行政體系之決心。

走私案辦得好

最近台北當局對於一件龐大走私案的處理，顯然亦是蔣經國執掌行政院長後所推行的政治改革的一部份。

台灣基隆地方法院於本月十日判決一宗原文稱為「豫源輪港台走私案」時，重判其中三名首腦人物以死刑，另外二十五名從犯亦分別判處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十五年、十二年、十年、八年、七年不等。當然，偷運大陸貨進入台灣的事情，在過去便已經存在，多年前，台灣方面就曾因為「大閘蟹」偷運進口的問題，引起軒然大波，但因大陸貨走私入口而被判死刑的，豫源號尙屬國府播遷台灣二十二年來的第一宗，這就難免引起各方面的注目。

我之所以認為嚴裁「大陸貨走私者」是蔣經國執掌行政院後所推行的政治改革的一部份，第一是因為蔣經國早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已揭示力求整頓司法風氣和司法公正的原則。據消息所顯示，行政院對於最近破獲的幾件重大刑案（包括豫源輪走私案，國際販毒案及偽造新台幣券案），極為重視，並已指示司法行政部，會同有關機構，速辦嚴辦，凡為非作歹，違法亂紀之徒，不論主謀從犯，將一律依法嚴懲不貸，以杜社會罪惡風氣的滋長。當然，國府司法是獨立的，基隆法院自有充份的適當的裁判權，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國府能以死刑對付走私者，實在是得力於蔣經國一貫嚴正的法治威信。第二，是基於蔣經國既定有關經濟及金融務求穩定而快速地成長之方針。所以相信蔣院長乃一本昔日治理大上海及新贛南時所顯示的「打老虎」本色，以達成經濟及金融務求穩定和快速成長之原則。

但無論如何，國府這次重判走私者的行動，多多少少反映出蔣經國力求政治革新的魄力和膽色，以至杜絕貪污的鐵腕政策。我們都知道，走私大陸貨入台灣，豫源號並不是第一次，而以前無數次的走私行為的「不被發現」或「從輕發落」，顯然是受到「有勢力」者或貪官污吏的包庇和隱瞞。據了解，今次豫源號之船東，在購入該輪之初，顯然已有走私預謀。今年三月初，該輪曾在高雄市久源鐵工廠公然策劃建造大密窩，分別裝設在船首水櫃與第一貨箱間，以及船尾部份水櫃與機艙間，另就原有木造小密窩六處，分佈於管事房間內層，船尾層及舵機房等處。此外，走私者的組織亦具相當規模，除了在基隆成立航業公司作為基地外，在香港方面亦設有航業公司作代理，可見豫源輪走私案，並不可以用一般情況來衡量，我甚至膽敢推斷豫源輪走私組織為有背景者，最低限度，亦可能為「有勢力者」所包庇。現在國府不但對該案速辦，而且嚴辦，實在可以理解為本着「打老虎」的精神，對有「勢力」者進行挑戰，我們萬望蔣院長對此等包庇走私及擾亂金融者，「斷批到底」，直至彼等「永不翻身」為止。

教育改革急不容緩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是處於國家空前危難的時期，國際姑息逆流的猖獗，處處在打擊我們復國救國的反共事業，而我們要跟這股國際姑息逆流對抗，就必須做到「操之在我」和不受姑息分子的滋擾；而要做到「操之在我」，就必須自立自強，而我們今天為求自立自強，則必須在政治上厲行革新，特別是人事上更要注意。正如監察委員馬空羣所說：「政治要真正的搞好，一定要法制與人事兩者能夠相互配合。只重法制而不重人事，其弊與只重人事而不重法制是一樣的。——我們今日不是沒有好的法制，只可惜人事不能與之配合，所以政風窳敗，百弊叢生。今日欲求整風革弊，對於人事不能不特加注意。」不過，除此之外，我覺得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亦須注意。近來有一個怪現象，就是在海外留學生中，反對中華民國的，幾乎全是從台灣放洋的，國府對這一現象不能不予以密切注意和思所補救。我們更希望蔣經國先生能保持「贛南新政」的優良表現，再為國家創出一個新的政治局面來。

蔣經國與政治革新

駿馬

無論你的立場如何，無論你對蔣經國有任何主觀的不滿，但有一個事實你總不能否認，就是在蔣經國領導下的台灣政局，顯然是有長足的進步。

革新、向上

雖然自從去年十一月間國府退出聯合國之後，整個台灣政壇就响起了一片革新之聲，但一直都是缺乏具體表現；特別是數月前國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很多人均寄之以厚望，以為藉着這次大會的召開，國府可以落實推行政治上的革新，結果還是令人失望，因為這次不但在使是在中央民意代表組織本身，革新也是無從着手。及至月前國府委出蔣經國為行政院院長後，這才叫人從絕望中重新萌茁着一絲絲的希望。我們所以對蔣經國寄望殷殷，不僅是因為蔣是國府的少壯派，更是因為蔣經國組閣的新內容和所揭櫫的施政原則及方向，俱宣示了有所作為的新氣象。

猶記得在蔣氏出任行政院院長之初，曾有人表示對之懷疑，甚至有人攻擊這是「家天下」的表現（其中尤以毛共分子及其同路走狗的攻擊最烈）。但以蔣經國掌政月餘的表現來看，證明此種懷疑和攻擊，都是多餘的。因為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院長之後，立刻推行了多項令人喝采的新措施，並且處處表現出革弊整風，勵精圖治的精神。在六月十三日，蔣氏在立院作施政報告時稱：「我們的基本方針，對內應繼續革新行政，強固國防，宏揚法治精神，加速經濟發展，全面充實國力，確實做到莊敬自強，對外應本獨立自主的精神，以修明的內政建設為後盾，積極發揮總體外交的功能，致力推進各種國際合作，加強我與各國友好關係，切實做到『操之在我』的打破共黨的國際統戰陰謀。」蔣氏更進一步闡釋國府今後在政治上力求再創進的途徑，他說：「一切都要以民眾利益為先，並勵行行政革新，廣攬才俊新銳，全力推進為民服務的廉能政治，徹底改造政治風氣。」蔣經國在口頭報告及答覆立委質詢時，亦再三強調政府弘揚民主憲政，確立法治制度，以及維護自由經濟體制的決心。

最使人感到興奮和鼓舞的，就是蔣經國並非「說的多，做的少」，而是以行動來貫徹改革的決心[illegible]點行政改革新要項，要求各級行政人員一致遵行，俾能戒除久為社會所詬的積弊，革新當前奢侈的風氣，以收政治革新的實效。這實在是我們樂見的政治革新的第一炮。

無可否認，國府行政人員的腐敗、無能，長期以來都是愛國人士所痛心和渴望當局能痛加洗刷整頓的。監察委員馬空群先生在其所著「悶局與新機」書中曾說：「大家常常說，我們今天的政治風氣不好，的確，假若我們不是諱疾忌醫的話，應當承認這一事實。我們只要留心一看，不但是散漫、敷衍、因循、苟且、蒙蔽、頹廢等等現象，瀰漫各處的機構，而營私舞弊、貪贓枉法、寡廉鮮恥、無是無非的情形，正在肆行發展，大有日甚一日的趨勢。由於這種風氣的影响，致使一般社會的風氣也是愈來愈壞……。至於那種花天酒地，奢侈鋪張，歌舞昇平盡情享樂情形，還不算數。……假使這種可怕的人為颱風，讓他繼續發展下去，沒有辦法加以消弭的話，實在是擔心可以動搖到我們的國本，前途眞是堪虞。」現在蔣院長能夠下決心洗刷一番，自是我們額手稱慶的好現象，也是復國中興一定能提早完滿完成的保證。

在蔣氏所提出的十點行政革新要項中，最重要的是：

清除積弊提高效率

第四項：各級機關應不作不必要之視察，如確有必要則視察人員到達視察地區，不得接受任何招待，[illegible]被視察的學校、機關、團體[illegible]

史維蘭娜經對這個存在於蘇聯已達五十餘年的共黨政權加以評估後，即表示了她的堅定信念說：一九一七年使俄國得以實行共產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實是一件致命的悲慘錯誤。」她指出說：一九二〇年代有關蘇聯式社會主義的看法，認為「這制度固可能建設社會主義，但卻是無法令人生活其中」的觀點，今天看來已比以前更顯出它的真實性了。同時她對她父親在建立這個現代蘇聯政制上所擔任的角色，也已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她已毫無懷疑地看出，在她父親統治時期內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應由她的父親一人負其全責。

她在這本新書裏寫道：「當我越是深入瞭解實情，也就越使我覺得可怖。以前我雖已知道了許多事情，但親及其所建立的制度之逐漸幻滅的過程。她說：直至她十六歲時，她才知道母親是於那時的十年以前，由於無法忍受斯大林對家庭也不放鬆的恐怖統治而自殺去世的。她對斯大林死後的蘇聯領導人中，予赫魯曉夫的評價最高，主要只因為他曾在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中貶斥斯大林。她說：「赫魯曉夫的十一年統治值得追憶，因為他曾圖以真實的名稱稱呼事物……多年來積累起來的沉默的堅冰，已被這個人敲碎了。現在，這些碎冰正在順流而下，誰也無法予以阻擋。……」

不准下嫁印度人

當前的蘇聯領導人們，大多是斯大林統治時代他的下屬，因此只能招致史維蘭娜的鄙視。他們讓她住着莫

粵共反「中央」

詠輝

廣東有個「農湖公社」，到目前為止仍堅持着「有針對性地選讀」馬列毛著的「學習」態度，毛共當局指定要這個「公社」的毛幹「結合日常生活實際看書學習」，「抓住一兩個問題」通過讀書來解決。這是七月十四日廣東電台介紹的「好經驗」。

但在今年五月號的「紅旗」雜誌中，卻曾大罵這種「不正」的學風。說：「劉少奇一類騙子的所謂方針，看起來似乎很聯繫實際，但是，它卻取消了方向、路線這個最大的實際，使人們糾纏在日常瑣事中，忘記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而最近七月六日毛共「人民日報」也否定「有針對性地選讀」的方法，強調「以學習原著為主」，而且要「長期堅持」，不能「分期分批」。「社論」還明確斥責「急於求成」的態度，說：「有的同志剛剛開始讀馬列的書，就希望從中找到解決工作中一些具體問題的現成答案，……反映劉少奇一類騙子在學習問題上散佈流毒還沒有很好肅清。」

值得指出的是廣東電台所推介的「好經驗」，是在「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了一星期之後，這證明廣東毛共當局有意與「中央」唱對台戲。

……度下的「人剝削人」

俄籍 朱卡耶夫 作

、教育津貼、醫藥服務和假期工資等在內，其總數業已增加到一百二十八盧布。這個一九六五年的統計，乃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新數字。

但蘇聯所透露的這些統計，卻缺乏一種更具重要意義的數字，那就是蘇聯工人所生產的物質財富，究有多少以工資方式還給工人，以及究有若干為政府所保留的問題。答案見於蘇聯一位法學權威巴魯博士也許是無意中透露的一篇文章中，這文章發表於一九六五年九月號的「蘇聯政府和法律」月刊上。由於工人們不斷尋求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生活條件，遂在蘇聯工業中形成一種勞動力經常移動的現象，這現象使政府蒙受了沉重的金錢損失。據巴魯說：「依據統計數字，這種勞動力的移動會引起每年一億工作日的損失，換言之，工業生產中每年要損失三十億盧布的代價。」

剩餘價值何處去

又據巴魯的計算，每一個

七了；而政府卻以雇主身份得到了六百二十二盧布，佔工人生產價值的百分之八十三。這與他們所謂共產主義已結束了「人剝削人」的說法，又有什麼相類似之處呢？

反轉來再看美國，據美國商業部所編製一九六五年的統計表示，美國各公司以工資和薪金方式付出的費用，計佔其生產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三・七。若與蘇聯工人比較，美國工人從生產中所得到的分配額，約較蘇聯多出三倍以上。若再把兩國工人間實際的收入能力，根據他們購買基本消費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加以計算，則相形之下更見突出。

兩個制度比較

最近「國際勞工組織」曾把一九六五年蘇聯和其們若干國家中工人們購買基本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加以比較研究，發現若以一公斤的白麵包為例，美國工人需要工作十一分鐘便可獲得，西德需要二十分鐘，法國十六分鐘，英國十三分鐘，而蘇聯則需要三十七分鐘。至於其他各商品（若亦以每公斤計），則有如下述：猪排：美國為五十四分鐘，西德一百二十分鐘，法國一百三十分鐘，英國八十八分鐘，蘇聯二百七十八分鐘。

牛油：美國三十八分鐘，西德一百一十一分鐘，法國一百六十二分鐘，英國六十五分鐘，蘇聯二百三十五分鐘。食糖：美國六分鐘，西德十七分鐘，法國二十分鐘，英國十三分鐘，蘇聯一百一十五分鐘。

至於購買衣着等其他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其間的距離甚至更大。

「被剝削」的工人們，在美國和西德等「資本主義堡壘」國家內，竟比共產主義的蘇聯多享三倍的勞動成果，這件事能不令人驚異？

斯大林女兒心目中的共產主義

則之

本刊二四四期刊登了斯大林女兒史維蘭娜給她的法國朋友的一封信，有幾句談及她對「祖國」蘇聯社會制度的看法。後有讀者來信，要求多刊一些這方面的資料，透過這位共黨巨頭的女兒的現身說法，以使人對社會主義制度有更深入和客觀的認識。現我們又刊載這篇介紹史維蘭娜在美國出版的第二本書——「僅僅一年」的文章。它大概多少可以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共產社會的眞相。

逃亡的動機

斯大林的女兒史維蘭娜出版的第二本書，書名是「僅僅一年」。在這本書裏，這位今天最著名的蘇聯流亡者，把她以前已表示的意見，作了一次更廣泛和更新穎的描寫和敍述。

史維蘭娜在這本書裏告訴讀者說：他自在美國生活了一年後，便已發覺必須把她在「寄友人的二十封信」一書中所引起的許多問題加以解答；她甚至覺得這樣作是她一種應盡的義務。她解釋說：在她那第一本書中，她所報告的主要是她的家庭故事，而不是蘇聯社會情況的分析；同時也只說明了她之所以決定逃亡的動機。事實上，她那本書是於一九六〇年代的初期寫成的，直至她到達美國以後不久才發表。

但她的這本新作，則是她留居美國的第一年內，把體驗而得的一切思

我仍一度認爲我父親不是這制度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而只是它的犧牲者。」可是現在她卻堅持說：「我錯了，其實別人才是他的犧牲者，包括我的母親在內……這個血腥的個人獨裁，是在他的名義下進行的。他知道他在做着什麼，他的心智是健康的，也沒有被人矇騙。他曾逐漸地建立起他的個人權力，以後他所最恐懼的便是擔心失去這個權力。因而他一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消滅他的反對者，由此而跟着出現的……是從集權思想產生的集權制度。在這一意義上說，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並無區別。」

理論實踐背道而馳

話雖如此，但史維蘭娜仍認爲她父親只是忠實地履行蘇聯國父列寧所設計的計劃。她說：「一黨制度，恐怖和對異己者之不人道的鎮壓等方法

斯科市內最舒適的住宅，撥給她一筆相當可觀的年金，目的只是把她作一種需要特別照顧的國家財產看待，而她所最感憎厭的也就是這種照顧上的拘束。當她決定與印度的共產黨人辛格結婚時，柯西金竟以她的身份不宜下嫁一個印度人爲理由而不予批准。迨她不顧習俗而與辛格同居後，復給辛格招來了無數麻煩。辛格死後一年半，當她攜同骨灰前往印度時，又遭到新德里蘇聯大使館的經常監視。所有這些，都是促使她決心請求美國庇護的原因。

在史維蘭娜看來，蘇聯的青年都是由共產主義培育出來的。可是她卻寫道：「這一代的人已充分感到共產主義的虛僞而對它深惡痛絕。他們需要的是眞實、自然而自由的生活，也相信現實而不信空言。無論馬克思或任何其他主義都已過時了，吸引不到青年人的心靈。」談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時，她以爲從經濟觀點看，它「最像國家資本主義；但在社會主義上說，則是一種由官僚、軍營和十九世紀落後的農業經濟組成的混血兒」。

本文作者朱卡耶夫出生於俄國，少年時曾親眼看見一九一七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跟着而來的內戰。後來他設法經由西伯利亞抵達中國，最後終於得以定居美國。自此他即以全部時間致力於蘇聯問題的研究，多年來未曾間斷。他所寫的文章，大都以官方發表的俄文資料爲依據。

共黨最重要的宣傳之一，便是說共黨政權早就已經「永遠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同時又進一步宣稱：共產主義的最後目標，即是要終止世界其他各地人與人間的「剝削」。可是所有這些誇大的宣傳，顯然都是缺乏事實的根據。直率地說一句，實際的情況，幾乎與一九一七年共黨在蘇聯取得政權後該國發言人所每年一再重覆的宣傳完全相反。

工資與購買力

姑以工資及其相對的購買力

如果沙達得到莫斯科支援，不必蘇人直接插手，便可以把以色列擊敗，那麼，克姆林宮也不會反對沙達發動另一次中東戰爭；否則，克姆林宮絕對不願擔承這責任。

中東既不和、又不戰的局面，一直在拖延，這使開羅感到窒息，因為沙達曾誇下海口，聲言要以戰爭來「收復失土」，如今一拖再拖，因為得不到蘇聯確實承諾，戰爭一直發動不起來。

拖延的結果，毫無疑問的會使沙達在埃及人民以及整個阿拉伯世界中的信用，完全喪失，丟盡了面子。

蘇聯在中東的拖延，完全為了本身的利益打算。如果他們的進展過於急激，會導致與美國正面衝突的危險，這是克姆林宮不得不盡力避免的。但沙達卻是「報仇心切」，莫斯科既不能滿足要求，他就一怒而採取這斷然手段，實行與蘇聯割席。

麥高文一身邪氣

這次美國民主黨選舉總統候選人，麥高文鰲頭獨佔，把所有對手前任副總統韓福瑞，聲望甚高的馬斯基及因受槍傷而聲譽一度大增的華萊士壓倒，遂大大的出乎民主黨人的意料之外。

麥高文所代表的美國人是嬉皮士、野皮士、生活放縱的青年、激烈反越戰的新左派、要求推翻現狀的不滿青年、自稱為代表貧窮階級的青年、在大學唸書的青年等一類人物，以及最近在政治舞台上相當活躍的莎莉麥連、華倫比提，都是他的擁護者。

為了麥高文的勝利，在民主黨內掌握控制權達四十年之久的老黨人，高文，可是他一個州一個州的在初選中獲勝，把大亨們弄到目定口呆。民主黨的老黨人本來決定「除麥高文外任何人都可以」，結果卻成為「除麥高文外任何人都不可以」。所有他的對手，全部敗下陣來。因此，民主黨內的人除了震驚外，還感到十分耽心，他們都知道，如果麥高文真有機會當選為美國總統的話，將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局面。

麥高文勝利的結果，導致了民主黨內部的分裂。韓福瑞退出了競選，傷心流淚；被剝奪出席權利的芝加哥市長杜里在發呆；全國工會聯合總會勞聯主席閔尼，一直是民主黨的有力支持者，每次大選，撥出巨款，發動工會助選。他憤然兩次拒絕接聽麥高文打給他的電話，並決定把今年捐出的六百萬元不能作總統競選費用，而改為以支持各地方性的選舉，如州長、議員和其他的職位，以示對麥高文的杯葛。

民主黨內的舊派人物與麥高文所領導的新派之間，水火不能相容，因此有可能民主黨的舊派人物，反而支持尼克遜競選連任。如果造成這一形勢，尼克遜的實力更會大增。日前，這種跡象已相當明顯，前財長康納利是民主黨人，他指責麥高文曾破壞美國政府結束越戰的努力，並聲言要助尼克遜競選連任。民主黨的僱員協會也宣佈支持尼克遜，因此，麥高文也不得不承認「面臨艱苦奮鬥」。

萬人傑

談

魚台的可能，[illegible]釣魚台問題作為攻擊國府的口實。利用海外僑胞的愛國熱忱和民族感情，挑撥僑胞跟國府的關係。現在我們正應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近月來為了爭取跟日本早日建交，中共「保衛釣魚台」的立場已經顯著軟化，中共報刊久已不以「保釣」問題作文章了，中共派到海外的特務，再也不敢攻擊國府「軟弱」、「賣國」了，我們不但應充分揭露中共以「釣魚台」交換日本承認的陰謀；而且應該考慮武裝保衛釣魚台。倘若日本承認中共片面廢除跟國府簽訂的中日和約，中華民國跟日本之間，也就自動恢復戰時狀態。那麼我們不但應該而且也有必要採取武裝保衛釣魚台。因為日本既然跟我們斷絕外交關係，廢除中日和約，也就杜絕從外交上解決釣魚台的途徑，只好訴諸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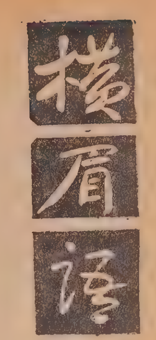
旦待

保衛釣魚台的意義不僅在於保衛國家的領土完整，不僅在於保護中國的海底富源不受侵佔，而且可以振奮中華民族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不僅可以堵塞中共攻擊藉口，而且可以在事實對比之下，讓七億中國人民看到，到底是誰賣國。因而保衛釣魚台表面上雖然是跟日本人爭，實質上也是對付中共的一種政治反共策略。

注意海外統戰工作

國府在外交上日逐趨向孤立，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但外交上的退縮都不應退到「閉關自守」的程度。對國與國之間的正常外交，不應該存有太多「怕得罪人」的顧慮，應該堅持自己的立場和原則。中共不僅企圖通過外交上來孤立國府，而且還在海外加緊「統戰」工作，要在海外中國人社會中孤立國府。一年多以來，中共在美國和香港所搞的一系列統戰活動，都是環繞着這個目的進行的。從第一流的學者到普通的大學生，都是中共拉攏的對象。我們不應不分皂白地一律攻擊那些接受中共招待、訪問大陸的人，而應該注意到中共在這方面投下了多少資本，做了多少工作，自己也應該迎頭趕上，不要老停留於以往祝壽、賀慶的行動。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有的只是利害關係，根本沒有感情可言，希望利用個人的私交，去影響對方的外交政策，不異於做白日夢。可是僑胞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除了利害關係之外，還有相當濃烈的感情關係。而國府在聯絡海外僑胞之感情的工作，可以斷言是做得很不夠的。我們不應僅望得到某些正打算出賣我們的大國的支持，倒應該大力爭取二千多萬華僑華裔的支持。而希望得到僑胞支持，絕不是拉攏三兩名「有錢佬」僑領就行。我認為國府應得到廣大華僑華裔支持的先決條件，就是切實做到「莊敬自強」四個字，要充分表現出自己的民族氣節，充實表現出自己的蓬勃的朝氣以及破斧沉舟的決心。



蘇聯向中共開砲

美國眾議院兩位領袖，完成中國大陸之行後，回到華府表示，中共領袖對美國準備裁軍，而蘇聯卻不斷增加軍備，發展武力，感到極度不安。因此，中共顯然不願美國軍隊在此時期自東南亞及其他地區撤退。因爲恐怕美國一旦撤退，蘇聯便乘機塡補，取而代之，會形成獨霸天下的形勢，那時，中共所遭受的威脅，就會比現在更爲嚴重。

其實，中共害怕蘇聯向大陸進一步威脅，尤甚於美國在東南亞駐軍多多。除非中共向美軍先行進攻，否則東南亞的美軍，決不會先動手進攻中國大陸。如果有這樣的行動，不必中共的抵抗，美國國內的反戰派已經把美國總統也轟走了。

但蘇聯這種極權國家則不同，當權派一旦心血來潮，採取這樣的行動，不必經過甚麼國會同意，也不必擔心人民反對，要打就打。所以，中共畏懼蘇聯，卻不怕美國。美國在越南戰場，尙且弄得焦頭爛額，如果在中國大陸進行戰爭，就更大鑊了。

中共這種態度，當然會引起蘇聯的攻擊，蘇聯眞理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周恩來鼓吹美國在亞洲保留駐軍。不過，在這篇文章中卻沒有否認[illegible]限制戰畧性武器，可並沒眞正放棄征服全世界的野心。

這形勢美國當然也看到。因此，相信除非迫於形勢，非走不可，否則美國不會貿然把留駐在亞洲的軍隊撤走。

尤其，在太平洋巡弋的美國第七艦隊，對蘇聯發展及擴張其在太平洋的海軍力量，發生極大的阻嚇作用，更不會輕易引退。

現在，蘇聯既然已向中共發出第一砲，相信中共決不會保持緘默，不久就會反唇相稽，蘇聯與中共的冷戰會由此再度挑起。最近中共聲稱：如果外國侵入中國大陸，將被消滅於民兵的重洋中。這些話，顯然是說給蘇聯聽的，他說的「外國」，也就是蘇聯。

埃及與蘇聯鬧翻

埃及總統沙達突然宣佈，蘇聯軍事顧問人員在埃及的工作已經終結。這個宣佈就是對蘇聯駐埃人員下逐客令。在蘇埃當前的關係中，是一項重大的發展。據說，埃及之所以採取這一項突然的措施，是不滿蘇聯對埃及的軍事援助，未能達到他們的要求。

沙達和前任埃及總統納薩一樣，希望以軍事力量來解決以埃的爭端。他的目的不僅要收復西奈半島的失土，還要一舉而消滅以色列，使整個巴勒斯坦，成爲亞拉伯人的世界。

可是，納薩在一九六六年發動的中東戰爭，不但沒有消滅以色列，反而給以色列打到幾乎沒有招架之力，受到重大挫折。

繼續支持。納薩死後，由沙達繼任，他仍然走納薩的舊路——賴莫斯科的支持，團結阿拉伯，粉碎以色列。

但，莫斯科卻另有他們的想法，他們不願在中東投資太大。蘇聯雖然繼續支持沙達，但只作

美日承認中共不可避免

今天（七月十九日）通訊社從日本東京發出的消息稱，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昨天（十八日）在和反對黨領袖會談時表示，他將會親身訪問北京，謀「求中日關係的正常化」。

消息說，田中是在會見日本民社黨總裁春日一幸時說出上述一番話。

他對公明黨總裁竹入義勝以及民社黨總裁春日一幸都說，恢復毛日關係時機已成熟。他充分了解北京有關建立外交關係先決條件的三項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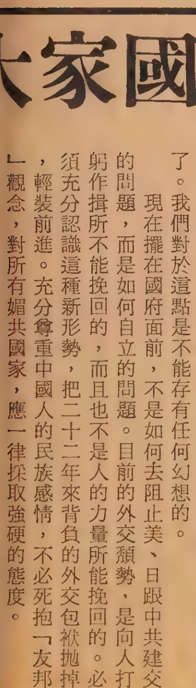
據日本共同社北京發出的電訊，前任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昨天（十八日）說，周恩來表示歡迎田中訪問北京的談話，應該看作是訪問的邀請。這番話是上星期日會談時周恩來向佐佐木作出的。「讀賣新聞」今早消息，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看來會在今年九月前後訪問北京，陪同他前往的可能有外相大平正芳。

姑勿論這消息是否眞確，也不管「讀賣新聞」所作的田中榮角將於九月間訪問大陸的預言是否實現，總而言之，田中角榮的上台，早已表示日本跟中共建交的日子，已經比已往任何時刻都來得更近了。很可能就在今年年底，也可能在明年春。國府在這方面是不能存有僥倖之心的，而是要做切切實實的思想準備。

按照一般情況來預測，關於承認中共的問題，日本應該走在美國的前面，據說關於這個問題，美日已取得默契。我們也相信這種猜測是正確的。但會不會出現意外呢？這是誰也不敢保證絕對不會發生的。美國十一月大選在卽，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以挑戰者的姿態出現，倘若麥高文的活動威脅到尼克遜再次當選，而承認中共又可以爲尼克遜拉來大批新左派的選票，使他當選連任的話，那麼尼克遜將會毫不猶豫地提前在今年十一月前承認中共。

無論遲早，反正美、日承認中共的趨勢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對於這點是不能存有任何幻想的。

現在擺在國府面前，不是如何去阻止美、日跟中共建交的問題，而是如何自立的問題。目前的外交頹勢，是向人打躬作揖所不能挽回的，而且也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挽回的。必須充分認識這種新形勢，把二十二年來背負的外交包袱拋掉，輕裝前進。充分尊重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不必死抱「友邦」觀念，對所有媚共國家，應一律採取強硬的態度。



雜感二則

尖鋒

為不准回歸觀光的港大同學獻計

當本港一小撮爬蟲，吱吱喳喳叫嚷着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好，人民生活好，號召寄居海外中國人返回社會主義祖國去的時候，香港大學組織了一批大陸旅行團於七月份返回「社會主義祖國」去旅行觀光，本來這是中共政權應該歡迎的。可是事實並不如此，在這次申請回歸旅行的有二百人，但得到允許回歸的僅得卅人，只佔申請人數的百分之十五。這不僅使申請人感到無限的掃興，也使人們感到難以理解。

在香港來說只要人們具備有足夠的旅遊費用，就隨時可以到外國去旅行，尤其是香港更希望世界各地遊客多點到來，正所謂多多益善，因為這樣不但可以使外人能深刻地認識香港，了解香港，使文化科學得到交流，更可吸收遊客資金來進行建設繁榮社會。

可是號稱人民中國的中共政權卻不准正正式式的香港中國同胞（大學生）返回到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中去旅行觀光，但卻邀請美帝國主義頭子尼克遜到北京去訪問，如此做法想落實使人激氣。更可惱的是，只有百分之十五已申請的同學可以獲得批准，對於同樣的學生厚此薄彼。雖然獲得批准的學生可能成份好一點，思想進步一點，不批准的人可能家庭成份「差」一點，是資產階級或洋奴買辦。但是共產黨經常說，一個人的進步決不能以他的家庭成份來衡量的，只要他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在共產黨的教育下一樣可以同家庭劃清界線，與父母分清敵我，到時照樣可以鬬爭父親，打罵母親的，同樣會高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河深海深不如共產黨恩情深。

不過港大這次所組織的是大陸旅行團，因為旅遊在中共眼裏就是資產階級的一種享樂，在大陸人民決沒有旅遊的時間，心情以及費用。也更沒有旅遊的自由與權利。在大陸的字典中根本也翻不到有旅遊的字眼，唯有勞動生產與鬬爭。

中共允許小部份人入境旅遊觀光的是要經過嚴格審查，被認為基本可靠的，是一些合乎利用的盲從無知者，然後再通過這些無知者例如吳名遠、韓素音之流再向海外宣傳（欺騙），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這次申請未獲批准參加大陸旅遊的港大同學，若真心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請不要灰心，這裏不妨提供一個保證百分之一百可以成功的貼士，就是單程申請回歸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必然可以獲准。這樣既可以長期的欣賞到祖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河山是如何美麗，人民生活是如何幸福，又可以鍛鍊自己為祖國服務的本領，那就與走馬看花式的旅遊不可同日而語，也不會遭受反動派「回而不歸」的嘲笑了。

也談商輪走私案

最近在報章上看到台灣破獲了一宗商船走私案，走私商輪是「香港豫源航業公司」所屬的豫源號貨輪，在這次查獲的中共貨物中，有黑棗、金針菜及當歸等約二萬八千五百九十四公斤，洋烟一千三百多條，酒八十多支，和四百多噸以及日用品等，總值港幣一百五十多萬元。對於該公司以前類似這樣的走私案也不知做過多少單了。

這次基隆地方法院負責主審推事沈銀和根據「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條例」，分別判處各有關人員的死刑無期徒刑與有期徒刑。本來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是十二日在「快報」第二版的快語中，對基隆地方法院沈銀和推事這次的判決提出了質疑，主要理由是它們所走私的並不是鴉片毒品，軍火或者武裝特務，而不過是一些大陸的中藥和洋貨的商品，目的不過是圖利，雖是數目不菲也尚未構成「內亂」或「叛國」罪，因而對該案的判決認為太過嚴苛。

對於快報提出質疑的意見，有值得商榷的必要。國府自退守台灣，大陸廣大同胞長期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唯一希望就是寄托在台灣這塊自由民主的反共基地了。尤其是目前國際上由於一些短視的投機政客在毛共虛偽的笑臉外交欺騙下莫視道義，掀起了一片親共歪風，使台灣國府的處境更為困難，在這時候若再不從各方面鞏固這塊反攻復國的基地，不但大陸人民在萬惡的毛共摧殘下永世不得超生，恐怕世界都將變成暗無天日了。

對於說「豫源」號貨輪所走私的只不過是一些商品而並不是毒品，軍火或武裝特務，並不致造成「內亂」與「叛國」，這樣的說法未免太過天真，共黨最拿手的除了進行特務滲透之外就是經濟滲透，利用經濟滲透達到其破壞社會的目的，難道這是可以忽視的嗎？不管「豫源」號這批走私分子是不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其所做的罪行是應該提高到原則上來進行審判的。反過來說如果有人把台灣的產品走私到大陸去，不要說是價值一百五十萬元的巨大貨物，走私一千、八百元的台灣產品進入大陸，相信所有人員都無須經過審判手續便一齊槍決，決不會還有判處幾年徒刑的，甚至連其家屬都要被牽連。現在基隆地方法院經過審判，根據各人不同罪責分別判處是非常合理的，倘若有人尚對於該批犯罪分子寄以同情，那不是思想胡塗就是屬於婦人之仁了。

左仔家叔

鍾天

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游過六千公尺距離的大鵬灣，擺脫了毛澤東的魔爪，開始過着人的生活。

親友們逐家請客，飽食醉飲之餘，不免提問家鄉實況，聽後莫不搖頭嘆惜，並告誡我說：「平叔是個左仔，丟過菠蘿，搞過罷工。不能和他說實話……」

餘驚未定的我，於是心存戒備。

也不知誰走漏了風聲，偏偏這位「左叔」三翻幾次有請。只得硬着頭皮上門。

左嬸是我認識的，於是介紹那幾位「左弟」相識，飽受風霜的我，還沒看出什麼異樣。

照例閒話家常之後，探問鄉中變化。

按照毛澤東「教導」，我當然只能是「實事求是」回答。

「去年每年分得生油多少？」

「每人八両。」

「是每月八両。」

「每人全年八両。」

「爲什麼會這麼少？」

我聽了有點火，但他是叔輩，年紀又大一些，只得忍忍氣，詳細再說清楚：「第一是地裏不肯長花生，收成少。第二是七〇年欠政府上調任務生油一千五百斤。去年每人分得八両後，其餘上調，後來還欠政府一千四百斤，今年全村單前欠已差不多三千。同時今年又要上調任務的……不過到後來確實沒有生油時，可以緩繳的。但要分到家來吃怕不會很多。……

「我不相信。」

「你春節回去看看吧。」

「今年我準備回去看看，工會已批准了。」

「聽說你去年已回去一次了。」

這一句，老臉皮不得不紅到瘀了，原來他在國民政府做過「緝私」，根本不敢回村，他「回村探親」只能騙在港的兄弟叔姪，開口「工會」，閉口「組織」以顯示其「左」。我在村二十三年，連影子也沒見過他，他何曾回鄉探過親？

「國叔近來好吧！他沒有被鬬？」

他比較老實了，知道騙不了我，說實話了。我說：「國叔被劃爲『殘渣餘』，當然鬬過，去年死了。」

「什麼叫——殘渣餘？」

「原來是叫『殘渣餘孽』的，凡當過國軍的都叫殘渣餘。」

「國叔當軍時是打日本鬼子的。又沒有做官。」

「是文化革命後才鬬他的。」

「我們不談這些了！好吧！你已經出了來，[illegible]

，更不要管什麼左派、右派了。如果亂說了話，領不到身分證的。我的坤弟明弟爲什麼尚不娶老婆呀！」

「是你二叔做過甲長，你四叔做過連長。」

「叔姪有什麼問題呀，這和娶老婆有什麼關係。」

「哈哈！」

我不禁失笑，他也陪我苦笑着，我還弄不明白，他的所謂左派工會，每年春節批准他回鄉探親到底回到哪裏去了。

……

沉默了一會，端上飯來，菜色還很豐富，白切鷄，豉汁排骨，……

「這些飯菜都是國產的，祖國強盛了，外國人不敢欺負了，國產的菜色又便宜，是爲了我們港澳同胞生活隱定……。」他一面吃，一面又重新[illegible]

一股火從心頭直上頭頂，爆炸了。我也毫不客氣說：「家裏人一年生油分配到八両，你一餐吃了，一年到頭十三尺布票，而你用衣物抹地。」

他被教訓了一頓，說實話了！

「……事情我也估計了八成，老姪，請原諒，因爲我在左派銀行打工，不『左』不成。每月村裏叔姪們來信，都叫寄錢，寄物，寄藥，甚至我二叔叫寄一斤豆豉，我五十歲了，如果家裏能買到豆豉，那不是找麻煩麼……今天我想和你談的，主要是想問清楚，你由那裏跑來？怎樣跑法？怎樣游法。下月想叫你嬸同去，告訴亞明亞坤，聽說今年鬆些，叫他來這裏。……」

我心想：你這丟過菠蘿的，一下又來這套，不知又要那一類花槍。

「你和我是共一房的叔姪，是親的，我和你爸是一向知心。有什麼話不可以說的……」事實上倒是很親的。他這一句沒有錯。

「聽說你丟過菠蘿？」

「唉呀！我早知有人說給你聽過了……唉！那是沒辦法，那是用了錢了，一時窮困，……」他語無倫次。

「你這個家呀，住廉租屋，風扇，電視，吃的山珍海味，大陸省級官員比你不上了！」

這一次他沒說什麼。

爲了他是叔，我是姪，我把我走的路程，告訴了他夫妻倆，並說了一切應注意事項，他還用筆記起部份。

末了，他夫妻送我到電梯口，叮囑我說：「老姪，我在左派銀行工作呀，不要把我的飯碗砸破了。」

在回家路上我想：這就是香港的[illegible]

其次，說到埃及經濟方面遭受蘇聯的滲透，可謂始於一九五六年。當時，正好美國宣佈不參加埃及興建阿斯旺水壩的計劃，蘇聯便乘虛而入，要「幫助」埃及築水壩，一方面進行經濟滲透，另方面又大收宣傳之效。

阿斯旺水壩已於去年底竣工，而蘇聯的那批築壩工程師、冶金專家及技術人員等，仍留在埃及不走，據說要「幫助」埃及發展基礎性的工業，進行擴充在開羅之南的海爾旺鋼鐵廠，使之達到每年產鋼一千五百萬噸。

此外，在埃及全國各地，蘇聯又紛紛興建或者幫助埃及建立起各種小工廠，爲此，莫斯科方面所開出的貸欵額達十億美元之巨，但這筆貸欵數目的三分之二，係被指定用來購買蘇聯的機器設備；而且蘇聯的專家亦遍佈各部門，實際主持設廠及生產事宜。

在對外貿易方面，埃及出口貨輸往蘇聯的約佔四分之一，但它[illegible]宜，因爲埃及購回蘇聯貨物亦佔約畧相等的數量，其中以機器、鋼鐵、化學及石油化學品等爲主。還有一樣重要的事，就是埃及的情報工作亦隱受蘇聯所控制，俄諜已滲透入許多重要部門，包括武裝部隊和埃及唯一的政黨「阿拉伯社會主義同盟」（Arab Socialist Union）在內。

蘇聯勢力在埃及，不但有如上述控制了多方面；而且在日常生活上，居住在埃及的俄人，也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社區，顯出一種高高在上的樣子，恍如埃及已淪爲蘇聯的殖民地。凡此種種，都爲埃及爲擺脫蘇聯控制而埋下伏線。不過，很多埃及人都憂慮——俄人「易請難送」。這次沙達驅逐俄人而不鬧出亂子，亦可謂是萬幸了。

蘇式嬉皮士何其多

前些時，蘇聯當局鑑於酒徒鬧出亂子的案件大增，已立例限制伏特加酒的生產量。事實上，在共產制度下的蘇聯，除了酒鬼多，瘋子或半瘋子的數量也頗驚人。這大概是由於極權制度下人民遭受長期的精神威脅所必然產生的現象。另一部份「瘋子」，則顯然是裝瘋的，他們敢於對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發表意見而不顧後果，有時政府也拿他們沒辦法。我們姑且把這批人叫做蘇式嬉皮士。

近年來蘇聯當局已更加經常地以瘋人院的監禁辦法，來懲罰政見不同的直言者了。僅在過去兩年內，就曾發生了兩樁舉世共知的事件：第一是蘇聯前少將葛里哥倫科事件，由於他抗議非法剝奪蘇聯少數民族韃靼人的民權，自兩年前被監禁於一個精神病院中；第二是國際知名的蘇聯生物學家米德維特夫事件，他是因爲寫了一本有關蘇聯妨碍國際科學合作的書而在蘇聯出版，於稍後遭受了與葛里哥倫科同樣的懲罰。只因若干蘇聯知名科學家的聯名抗議，米德維特夫才於被囚禁的數天後獲釋。

另一件較少爲人所知但卻有同樣戲劇性的事件，則發生詩人伏爾賓的身上。伏爾賓不僅是一位著名的詩人，同時也是一位輝煌的數學家和二十餘年來不倦地從事於民權活動的傑出人士。他於二十餘歲時起，即已在寫作詩篇，其內容當然與官方所定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絕不相容。正因此故，他便於一九四九年被捕，並被判爲「不負責任」而遭投進了列寧格勒的一所精神病院。其實剛於被捕的數星期前，他尚完成了一篇數學論，這證明官方的判決是絕無理由的。直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後，他才因大赦得以縮短了被判五年勞動營的監禁而出獄。

一九五九年時他的一本詩和散文集被偷運到西方，兩年以後在西方出版時他又以「精神不正常」的理由被逮捕了；他的作品也被譴責爲一種「精神不正常者的狂吠」。可是也就是這位「精神不正常者」，卻於一九五九年年中時，應波蘭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和國際數學聯盟共同發起在華沙舉行的研討會之邀，以蘇聯代表的身份提供一篇數學論文。儘管蘇聯當局不許他本人出席，但他的論文仍被認爲非常重要而在研討會中加以宣讀。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正是蘇聯紀念其憲法公佈的一天，伏爾賓特率領了大約二百名抗議者在莫斯科遊行，要求公開審判被蘇聯當局囚禁的許多作家。他所持的標語旗上就這樣寫着：「請尊重你們自己的憲法！」他又曾參加了一次大約七百人的示威行列，以抗議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金斯堡和加倫斯科夫二人的審判案；這兩人是因爲刋行了另外兩位作家丹尼爾和辛耶夫斯基的秘密審判紀錄而被控的。因此他又於一九六八年二月被捕，再次被投進了一個精神病院。

就在同年三月，九十五位蘇聯的權威科學家聯名致函司法和醫務當局要求立即釋放伏爾賓。也就在這樣一種空前的創舉中，蘇聯科學界的精華分子才普遍地注意到民權自由問題，終於在米德維特夫的案子中採取了同樣的行動。此後，伏爾賓便爲蘇聯的民權運動不斷發表呼籲。例如今年七月二十日，他曾致函蘇聯的著名作家索日尼津，特別爲關禁葛里哥倫科將軍的事件提出抗議；同時也堅決提出抗議反對當局經常利用精神病院作爲懲罰方式的措施。其實索日尼津本人，目前也正是蘇聯官方檢查制度下的犧牲者。伏爾賓寫道：「實際上只有一個在道德和精神上眞正不正常的人，才不會在蘇聯國內感到一種極端憤懣的情緒。」這無異是對蘇聯當局一種最尖刻和最諷刺的批評，但也是切中時弊的批評。

埃及爲甚麼驅逐蘇軍出境

資料室

埃及總統沙達突然於七月十八日晚要求蘇聯的軍事顧問歸國。這項趕走蘇聯人的決定，是在薛基總理自莫斯科回來後三天採取的。薛基原定在蘇聯首府停留三天，只逗留一天便返國。

據倫敦的戰畧研究學會說：蘇聯顧問負責埃及空防，其中包括高射砲，七十個地對空飛彈發射場，一個雷達網，六中隊米格二十一阻截機，配合這項防衛的，還有一百五十架米格二十一型軍機，也可能有米格二十三型飛機。

在貝魯特的軍事人士說，在埃及約有二百名蘇聯飛行員。

此舉無疑會使蘇聯感到震驚，蘇聯國營的新聞機構，一天前尚在報導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的中央委員會正在舉行會議，會後將有消息發表。

可是自沙達德總統宣佈了蘇聯軍事顧問將由埃及軍人接替的消息後，蘇聯各報對此即不復有所報導。此間觀察的初步反應認爲，這標誌出蘇聯和埃及關係上的一種挫折。

蘇埃雙方雖都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它們的合作和友好，但幕後卻從來未曾有過完全的融洽。而且沙達德的演詞中，也充滿了批評蘇聯的暗示，尤其是有關去年的武器交付問題。

沙達德雖說：埃及的決定並未影響蘇埃間「基本」的友好關係。可是無論埃及或蘇聯都未曾有任何公開的表示，表明蘇聯軍事顧問的撤退，是經由事先協議者。

沙達德總統這次突然宣佈結束埃及的「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代表團」之舉，已強調指出乃是兩年前蘇聯軍事人員被邀赴埃及以來，莫斯科和開羅之間一次最嚴重的爭執。

沙達德又曾說過：「一切設置於埃及領土內的軍事裝備和設施……均絕對屬於埃及聯邦共和國的財產，並將由我們的武裝部隊予以管理。」

據估計現已在訓練埃及軍和在軍隊中擔任顧問職務，以及在埃及蘇聯機構中工作的蘇聯人員，總數約爲一萬五千人。但其中究將撤退若干，開羅的宣佈並未有數字透露。

開羅的權威性報紙「金字塔報」十九日報導：此次撤退將不適用於刻仍訓練埃軍的蘇聯軍人。事實上在此一萬五千人中，約有半數被此間列爲「顧問和專家」，相信其餘均屬在蘇聯境內，準備派往地中海和埃及的防空部隊。

長期以來與以色列陷於戰爭緊張的埃及，在另一方面正日益陷入蘇聯的牢制之下。

近二萬名俄人，包括陸海空人員、工程師、經濟專家以及技術人員等，在此之前正以各式合樣的名義在埃及活動，實際上在加緊進行控制埃及各方面的主要命脈；至少埃及現時在國防、工業發展和對外貿易等方面，已完全被蘇聯所控制。

納塞爾的繼承者現任埃及總統沙達德，追隨已故納塞爾的親蘇路線，因爲埃及仰賴蘇聯的軍事供應、工業及技術的援助。尤其是在軍事方面，埃及在對抗以色列之戰中屢遭挫敗，一切的補給、訓練只有依靠蘇聯；據估計，目前在埃及的蘇聯軍事人員，約有一萬人左右，其中半數係擔任訓練埃及的二十五萬軍隊。蘇聯總理柯西金於年前，曾偕同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薩卡羅夫元帥訪問開羅，與沙達總統會晤，那是蘇、埃軍事關係十分戲劇性的一幕。

此後蘇聯軍官在埃軍中擔任監督訓練的角色，已下達到營級單位，而在一些精銳的突擊部隊中，更至連級。西方的專家們都相信，埃軍每一次重要的軍事行動，包括越過蘇彝士運河去突擊以色列軍陣地，由計劃以至執行，俱由部隊中的蘇聯軍官協助和決定。

事實上，蘇聯的技術部隊，早於數年前已進駐埃及，他們裝配及操縱「SAM－3」式地對空飛彈，和「ZSU 2－34」式反空襲系統，協助埃及空防，同時保護蘇聯的設施。另有七十至一百名空軍飛行員，和約一百架「MIG－27J」式攔截機，他們完全是由俄人自行指揮的。

埃軍三個裝甲師所擁有的三十輛重型坦克和大約九百五十輛中型坦克，都是蘇製的，其他如兩棲戰車、小型裝甲車、高射砲車，無一不是俄式裝備。野戰砲兵大大小小的一千五百門大砲或榴彈砲，也都由蘇聯供應。

埃及的海軍艦隊也是俄式，五艘驅逐艦中的四艘，及其全部十二艘潛艇，都是蘇聯建造。同時蘇聯的海軍軍官及技術人員，又在亞歷山大港訓練埃及海軍。

無論從訓練、編制、裝備等方面看，埃及空軍都是俄式的；他們擁有四百一十五架各式戰鬭機，包括攔截機、戰鬭轟炸機、輕型及中型轟炸機，全屬蘇聯所供應。

總之，埃及的陸、海、空三軍部隊的裝備，一概都依賴蘇聯；因爲蘇聯對埃及的經濟援助，並不包括軍火工業在內。所以，埃及的國防命脈，可謂完全掌握在蘇聯手上。

如果追溯一下，早於一九五五年時，埃及向捷克及共黨集團其他國家，洽購價值三億五千萬美元的武器，蘇聯即扮演主要的角色及參與談判；而此後埃及即逐步落入蘇聯的軍事圈套中，終至於完全受其控制。

九十師，第七十三軍王東原的第十五師，另第四十四師及砲兵部隊；另第十五軍團劉興的第一〇二、一〇三、五十三、二十三師，第五十七軍繆澂流的第一一一、一一二師，第十一軍團上官雲相的第三十三、四十師，第十二軍團張鈁的第七十六師，第四十三軍郭汝棟的第二十六師及砲兵部隊）第十九集團軍（薛岳——下轄第六十六軍葉肇的第一九五、一六〇師，第七十五軍周嵒第六師，第二軍李延年的第九師，第二十五軍萬耀煌的第十三師，第二十軍楊森的第一三三、一三四師，第六十九軍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師）、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下轄第一軍胡宗南的第一、卅二、七十八師，另第一七一、十九、十六師）。共軍沒有一兵一卒參加。

(二)徐州會戰——參加會戰的部隊，是第五戰區所轄的第二集團軍（孫仲連——下轄第卅二軍田鎭南的第卅、第卅一、第四十二軍馮安邦的第二十七師、四十四旅）、第三集團軍（孫桐萱——下轄第十二軍孫桐萱兼屬的第二〇、八十一師，第五十五軍李福林的第二十九、七十四師，第五十六軍谷良民的第二十二師及手槍旅），第十二集團軍（李品仙——下轄第三十一軍韋雲淞的第一三一、一三五、一三八師）、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下轄第七軍周祖晃的第一七〇、一七一、一七二師，第十八軍廖磊兼屬的第一七四、一七六師），第二十二集團軍（鄧錫侯——下轄第四十一軍孫震的第一二二、一二四師，第四十五軍陳鼎勛的第一二五、一二七師）、第二十四集團軍（韓德勤——下轄第五十七軍繆澂流的第一一一、一一二師，第八十九軍韓德勤兼屬的第三十三、一一七師）、第二十六集團軍（徐源泉——下轄第十四軍徐源泉兼屬的第四十一、四十八師和第一九九師）、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下轄第二十軍楊森兼屬的第一三三、一三四師）、第三軍團（龐炳勛——下轄第四十軍龐炳勛兼屬的第三十九師）、第十九軍團（馮治安——下轄第七十七軍馮治安兼屬的第三十七、一七九、一三二師）、第二十軍團（湯恩伯——下轄第五十二軍關麟徵的第二、二十五師，第八十五軍王仲廉的第四、八九師，另第一一〇師）、第二十七軍團（張自忠——下轄第九軍張自忠兼屬的第三十八、一八〇、騎九師，及第十三旅，另第二軍李延年的第三、九師，第二十二軍譚道源的第五十師，第四十六軍樊崧甫的第二十八、四十九、九十二師，第五十一軍于學忠的第一一三、一一四師，第六十軍盧漢的第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師，第六十八軍劉汝明的第一一九、一四三師，第六十九軍石友三的第一八一、新六師，第七十五軍周嵒的第六、九三師，第九十二軍李仙洲的第十三、廿一師，另第九十五、一〇四師及砲兵部隊），根本沒有共軍的軍隊。

(三)武漢會戰——參加會戰的部隊是第五、第九兩戰區。分第一、二、三、四兵團及武漢衞戍總部、計有第二十集團軍（商震——下轄第卅二軍商震兼屬的第一三九、一四一、一四二師及稅警旅，第十八軍黃維的第十一、十六、六十師）、第九集團軍（吳奇偉——下轄第四軍歐震的第五十九、九十師、第八軍李玉堂的第三、十五師，第六十六軍葉肇的第一五九、一六〇師。第六十四軍李覺的第十九、九十一師，另第九十一、預六師，第二十五軍王敬久的第五十二、一九〇師）；另第七十四軍俞濟時的第五十一、五十八師，第廿十軍陳安實的第四十、七十九師，另第一六七師及鄱陽警備部，第三十集團軍（王陵基——下轄第七十二軍王陵基兼屬的新十三、十四師，第七十八軍張再的新十五、十六師）。第三集團軍（孫桐萱——下轄第十二軍孫桐萱兼屬第二〇、二十二、八十一師）。第三十一集團軍（湯恩伯——下轄第十三軍張軫的第二十三、八九、卅五師，第九十八軍張剛的八二、一九三、一九五師）、第卅二軍團（關麟徵——下轄第五十二軍團兼屬的第二、二十五師，第九二軍李仙洲的第廿一、九五師）、第十一軍團（李延年——下轄第二軍李延年兼屬的第九、五七師及要塞部隊）；另第五四軍霈揆彰的第十四、十八師，第六軍廿麗初的第九三師，第十六軍董釗的第廿八師，第七十五軍周嵒的第六、十三師，及黃鄂要塞部隊，第九四軍郭懺的第五五、一八五師，第卅七軍黃國樑的第九二師，第卅軍團（盧漢——下轄第六十軍盧兼屬的第八一四、四九一、一〇二師）、第二六軍團（萬福麟——下轄第五三軍萬兼屬的第一三〇、一一六師）、第廿九集團軍（王纘緒——下轄第四四軍彭誠孚的第一四九、一六二師，第六七軍許紹宗的第一五〇、一六一師）、第十一集團軍（李品仙——下轄第八四軍覃聯芳的第一八八、一八九師，第四八軍張義純的第一七三、一七四、一七六師；另第六八軍劉汝明的第一一九、一四三師、第八十八軍何知重的第一〇三、一二一師）、第廿六集團軍（徐源泉——下轄第十軍徐兼屬的第四一、四八師；另第一九九師）、第廿一集團軍（廖磊——下轄第卅一軍韋雲淞的第一三一、一三五、一三八師，第七軍張淦的第一七一、一七二師）、第十九軍團（馮治安——下轄第七七軍馮兼屬的第三七、一三二師）、第廿七軍團（張自忠——下轄第五九軍張兼屬的第卅八、一八〇師，騎一三旅等部）、第廿四集團軍（韓德勤——下轄第五七軍繆澂流的第一一一、一一二師，第八九軍韓兼屬的第三三、一一七師），第廿七集團軍（楊森——下轄第廿軍楊兼屬的第一三三、一三四師），第十七軍團（胡宗南——下轄第一軍胡兼屬的第一、七八師），另第五十一軍于學忠的第一一三、一一四師，第七一軍的第六一、八八、卅六師，第四五軍陳鼎勳的第一二五、一二七師等部，從無共軍參加。

(四)長沙會戰——一至三次長沙會戰，均爲第九戰區薛建所屬的部隊。其指揮系統變動不大。僅以第三次爲主列舉：計副長官羅卓英所屬第六九軍夏楚中的第九八、一四九、暫六師，第廿六軍蕭之楚的第三二、四一、四四師；副長官王陵基所屬第七八軍夏首勛的第十三、十六師，另新十五師；副長官楊森所屬第二十軍楊漢域的第一三三、一三四、暫五師、第五十八軍孫渡的新十、十一師；另卅七軍陳沛的第六十、九十五、一四〇師，第九十九軍傅仲芳的第九十二、九十九、一九七師，第十軍李玉堂的第三、預十、一九〇師，第七三軍彭位仁的第七七、暫五、十五師，第四軍孫震的第五九、九十、一〇二師，第十九集團軍羅卓英所屬新三軍楊宏光的第一八三、十二師、預五師，贛保安縱軍，第二挺進縱隊；第七四軍王耀武的第五一、五七、五八師；第七二軍韓合樸的第三四師，湘贛邊區挺進軍，新編第廿師，始終沒有共軍部隊參戰。

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虛僞宣傳（中）

何應欽

獲得機會去驚駭一小股敵人時，才與日軍作戰；在發生重大戰鬬時，都是中國政府軍去抵抗、流血和犧牲」。親共的美國人忽候脫，在他與傑柯勃合著的「中國怒吼」一書中也承認：「共軍只當他們有機會可於極少的日軍行突擊時才出戰……在各次出色的戰役中，都是中國政府軍的疲憊士兵去迎戰」。美國顧貝克教授在其所著「美亞報告——中國災難之線索序文」中也說：「毛共所宣傳共軍在前線抗日的荒謬說法，現在已被人認爲是一派胡言亂語。在中、日戰爭的早期中，共軍不但避免與日軍直接衝突，而在事實上，日軍就根本不把共軍放在眼裏，其結果成爲日軍作戰目標的，是中國政府軍，而非共軍」。美國魏德邁將軍在其報告中更指出：「在中日戰爭中，任何一次大戰役，共軍從未參與過——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上海之役（按指淞滬會戰），共軍固未有份；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台兒莊之役（按指徐州會戰），共軍亦未有份；在同年內武漢會戰，共軍未曾加手；長沙幾次大戰，甚至後來緬甸及緬南薩爾溫江之戰，共軍亦無隻兵參加。」

三、中共怎樣篡竊抗戰成果

在三千個腥風血雨的日子，國軍與日軍地面大小作戰四萬零七十次的實戰中，中共第十八集團軍，僅在民國廿六年九月和次年春季，有過山西平型關和晉南游擊戰的行動。根據作戰檔案的記載：平型關戰鬬的我軍兵力，爲第十七軍高桂滋的八十四師高哲、第二十一師李仙洲、第十五軍劉茂恩的第六十四師武庭麟、和劉茂恩自兼師長的第六十五師，以及劉奉濱的七十三師，共計六個師。共軍部隊，其時剛剛成立不久，所有林彪的一一五師，賀龍的第一二〇師、劉伯承的第一二九師，毫無戰鬬能力。九月二十六日的平型關之戰，共軍第一一五師主力，曾參加對日軍輜重的襲擊，也是它大吹大擂對外宣傳的第一次戰鬬。對敵輜重的襲擊，其戰鬬的本質如何？戰果多大？與我六個師相比，自不難想像得到。晉南游擊戰是共軍參加戰鬬的第二次。當時我軍參戰的兵力，爲曾萬鍾的第三軍，武士敏的第九十八軍、趙壽山的第三十八軍、王靖國的第十九軍、陳鐵的第十四軍、劉茂恩的第十五軍、陳長捷的第六十一軍、劉戡的第九十三軍、高桂滋的第十七軍、李家鈺的第四十七軍、趙承綬的騎兵第一軍、何杜國的騎兵第二軍、以及朱懷冰、楊覺天、孔繁瀛、斐昌會、彭杰如、金憲章各師。共部僅有賀龍、劉伯承兩個師參加。賀部與趙承綬軍負責阻截晉北交通，劉部協同曾萬鍾軍牽制東陽關、長治地區的日軍。阻截交通，牽制敵人，更非重點任務。除上述兩次戰鬬，此外再無共軍對日作戰的行動；但它在竊據大陸後，乃抓住國軍戡亂作戰遭受大陸最後失敗的事實，利用成敗論英雄的觀點，以偸天換日的手法，篡竊國軍浴血抗戰的成果，竄改全民堅苦禦侮的歷史，謊稱：「八路軍、新四軍、華南縱隊於抗日戰爭中，爲擔負抗戰的主力。抗擊百分之六十九的日軍，和抗擊百分之九十五的汪僞軍。對敵作戰十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五次，殲滅日僞軍一百七十一萬四千一十七人，繳獲各種大砲一千九百五十二門，機槍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五挺，長短槍六十八萬二千八百三十一枝，從日軍手中奪回土地百萬平方公里」。此外，並將日本投降後，蘇聯於進佔東北時轉交共軍的武器裝備，大量攝成影片，僞造爲其於抗日戰爭中所俘獲及鹵獲者，無恥的向國內外宣傳，陰謀藉此以證實其僞造的戰史；但一手不能遮天，一塵不能蔽目，毛共的篡改史實，決無法湮滅我八年抗戰的成果。卽使是

四、共軍從未參加重要的會戰

誠如魏德邁將軍的報告，共軍不曾參加過任何一次大會戰；實際上，自從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以至日本無條件投降，其間單是陸軍，就與日軍經歷小戰鬬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重要戰鬬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大會戰二十二次，共計大小戰役四萬零七十次，其間除了平型關戰鬬和晉南游擊戰外，共軍從無一兵一卒對敵行動。我們試看下面幾次大的會戰中參戰的部隊，就可以充分的明白：

㈠淞滬會戰——參加會戰的部隊，是 蔣委員長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副之）所轄的第八集團軍（張發奎——下轄第廿八軍陶廣的第六十二、六十三師；另第五十五師獨立第四十五旅，及砲兵等部隊）、第九集團軍（朱紹良——下轄第七十二軍孫元良的第八十八師，第七十八軍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師，第七十一軍王敬久的第八七師，第八軍黃杰的第六十一師，稅警總團等部）、第十集團軍（劉建緒——下轄第四十五、五十二、一二八師，預備第十一師，暫編第十一、十二師、獨立第三十七旅、特務團等部）、第十五集團軍（羅卓英——下轄第十六軍團所屬第十八軍羅卓英的第十一、六十、六十七師，第五十四軍霍揆彰的第十四、九十八師，第七十四軍兪濟時的第五十一、五十

，先由俘虜中，挑出民廳秘書主任鄭元平、總部股長代理政治主任李華民、大隊長張文祥，及喬部政治主任鄭錫純、秘書長趙梅峯、大隊長張士忠、某某旅政治主任邱達等高級幹部，十餘人，全數予以慘殺或活埋。共黨於退走之後，在行軍途中，審訊民軍被俘人員，先調查職務，再調查是否國民黨員或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倘審查清楚，如二軍區連長劉海泉、排長張雲清等，即拉出活埋，第九旅旅長李俠飛於受傷被俘後，亦遭慘殺。據逃出士兵說，彼等用刑之慘，不啻置身於閻羅寶殿。八路軍對民軍包圍、襲擊、繳械、慘殺之外，復將搶去之無線電台及電本、印信、名章等，冒用張蔭梧名義，向各處發出各種荒謬絕倫及挑撥分化之電報。

同胞們！究竟是誰「無法無天」？是誰破壞抗戰摧殘民眾力量？誰是間接幫助敵人的漢奸？你們當然可以清清楚楚了。

二、長沙被迫與冀西突圍

北馬莊事變之後，八路軍極盡其殺人放火之能事，派往寧晉之教官楊用賓、邵大昌同被八路軍慘殺，同時掠奪行政，河北省政府勢力所及各縣，均被八路軍強迫佔據。以武力將各縣政府解決，縣府工作人員，如區長、科長、秘書等，均被加以漢奸頭銜，懲罰或活埋。

北馬村事變後，張蔭梧當電請察冀戰區司令，陳報事變經過，請設法制止八路軍之行動，免其繼續擴大，並請營救民軍被捉人員。嗣後民軍奉令向指定區域轉移，開抵任縣之弓子村、魏家村一帶，而共軍周光策之青年游擊縱隊，即由南宮、鉅鹿跟踪而至，於七月七日，將獨立旅包圍襲擊。並對民軍最後根據地採取大包圍形勢。十六、十七兩日，民軍駐樓底村、長生地，及駐野孤泉、王家坪、大小石門各部均遭八路軍襲擊。修械所後方醫院救亡報社等一切械彈什物，均被八路軍所掠奪，人員被俘者甚多。民軍處於八路軍大包圍下，遵命避免衝突，不得已乃躍出其包圍圈，分四部突圍。

三、秦啟榮與山東民軍

文註釋

岳騫

令，在魯南游擊敵人，一九三八年夏，中共分子郭洪濤、郭子化亦在魯南作軍事活動，對秦部妬忌甚深，與秦部一度衝突，被秦擊退，嗣中共魯省武力即將秦部層層包圍，不斷攻擊，一九三九年二月，秦部特務團王營在新泰被繳械，王尙志部在博山，楊錫九部在臨朐均被襲擊，後來秦啓榮轉任山東省政府建設廳長，並兼任山東省政府魯南辦事處主任，到一九三四年魯蘇戰區總司令于學忠及山東省政府退出山東，轉移至安徽北部時，共軍乘機進攻，

八月七日在安邱北輝渠莊園攻秦啓榮辦事處，秦啓榮殉國。此事經過，山東省政府當時曾有電報告中央：山東省政府八月廿三日電：「七月廿三日夜，自稱爲中共魯中區司令王建安指揮部第八支隊李福澤部三千餘（按李係十八集團軍一一五師第一團），密向建設廳長兼魯南辦事處主任秦啓榮所在地莒縣王家溝防地偷襲，秦率保安隊與之激戰達旦，以眾寡懸殊，向北轉移，李部節節尾追，秦併力應戰，李部受創，爲意圖報復，乃於八月六日夜，復糾集眾向秦駐地之安邱北輝渠村猛撲，秦與之激戰達一晝夜，卒以眾寡懸殊，彈盡援絕，乃以最後一彈，作壯烈之成仁。」

四、韓德勤及江蘇省

抗戰開始不久，京滬淪陷，江蘇省爲江長截爲兩段，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兼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駐浙江金華指揮作戰，設在蘇中的江蘇省政府就由民政廳長韓德勤代行主席職權。

韓德勤也是保定出身，爲顧祝同親信股肱，但其人一生專打敗仗，在江西剿共時任五十二師師長，一次作戰全軍覆沒，他個人化裝伙伕逃出。仍任五十二師師長，抗戰後又升任六十九軍軍長，最後又升任蘇魯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政府主席，敗仗

一九四〇年七月，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德勤所屬陳泰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壩等地，又陷泰興黃橋及泰縣之姜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部開始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擄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哲人，旅長苗瑞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不久又對八十九軍發動全面攻勢，軍長李守維失足落水死，韓部全軍皆墨。

韓德勤在蘇北東藏西躲又支持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三年二月間，終於被共軍俘去，司令長官顧祝同曾有電呈中央稱：㈠據顧軍長錫九感電稱：敵軍丑寒（二月十四日）起向我淮東根據地大舉掃蕩，職部抗拒月餘之後，正奉令轉移淮泗，而前新四軍殘部彭雪楓全部，羅炳輝、黃克誠各一部，及地方中共部隊，與敵平行行動，集結洪澤湖附近，向我攻擊。㈡據保三縱隊逃出之參謀王嗣如報稱：「自稱中共第三師第九旅及彭雪楓等部襲擊我副總部，與我獨立第六旅及保三縱隊及第三三師之一部，激戰一晝夜，陣地被突破，傷亡奇重，韓副總司令被刼持，獨六旅長李仲襄、保三縱隊長王殿華陣亡，總部參謀長以下官長下落不明。」

這次幸而共黨表面上尙服從國民政府，經軍委會嚴電朱德、彭德懷，並面促周恩來、葉劍英設法，不久獲得釋放，目前仍安居台灣，福壽雙全。

幾點糾正

何上將這篇報告，關於人名，番號有少許錯誤，茲糾正於下：

一、徐州會戰一段，第五十五軍軍長李福林，李應是曹，曹福林原爲韓復榘部下四師長之一，抗戰期間歸劉汝明集團軍，現居台灣。

同段第十二集團軍李品仙，應爲十一集團軍。

同一段：第九軍張自忠，應爲第五十九軍。

同一段：第九十二軍的第十三、二十一師，十三應爲一四二師，師長傅立平並兼副軍長，數年前病故台灣。

何應欽

本刊一連兩期轉載我政府前陸軍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及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專文，駁斥毛幫厚顏無恥之宣傳，竟將八年抗戰之功勞據爲己有，所舉各項均有切憑實據，不容毛幫狡辯。但其中重大情節可能因限篇幅，未能詳細說明，玆不憚辭費，將其中重要之點，逐條詳釋，以正視聽，而破奸謀。

關於毛幫在抗戰期間未曾與日軍正面作戰之點，去年七月筆者曾在本刊一九三期舉出幾點事實，何將軍大作亦舉出毛幫未曾參與任何重大戰役，與筆者所舉大致相同，惟何將軍所舉出十八集團軍襲擊友軍之點，爲拙文所未及，玆就此點加以註釋。

當共軍受編之初，毛澤東即提出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方針，所以十八集團軍一開始就沒有與敵人作戰之意，唯一與日軍作過正面戰爭，打了一次勝仗的是一一五師林彪部在平型關，但那次勝仗是在各部友軍與日軍惡戰之後，日軍已經再衰三竭，而一一五師的勝利也不如渲染之甚。五年之後，指揮作戰之彭德懷，才在共黨黨內承認平型關戰役的實況。其時彭任八路軍之副總指揮，在黨內接替楊尚昆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他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太行區營級及縣級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關於華北根據地工作的報告」，他說：「關於羣眾游擊戰，是從平型關戰鬬之後，更加認識到其重要性。平型關是一次完全的伏擊戰，是敵人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但是結果我們沒有能俘獲一個活日本兵，只繳到不上一百條的完整步槍。」此外還有一次就是抗戰期間毛幫百般宣傳的「百團大戰」，這本來也是一些零星的戰鬬，並非正規戰爭，但毛幫在當時大肆宣傳，到了今日又成爲清算彭德懷的罪狀，毛幫在抗戰期間常常自稱抗日有罪，藉以攻擊政府，不料今日自打嘴巴——抗日（實在是微不足道的行動）眞的有罪了。

何上將特別舉出毛幫在抗戰期間襲擊國軍達三百九十五次之多。若將何上將舉出七項重大事實按人地合併，大體可分爲四個區域。

一、河北民軍張蔭梧部——鹿鍾麟、朱懷冰等

年，幼時入黑龍江陸軍小學，後入清河陸軍中學，最後在保定軍校第五期畢業，入山西服務，爲閻錫山所器重，先後擔任晉軍第五旅旅長，十四師師長，第七軍軍長。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閻錫山響應，所部改編爲第三集團軍，張蔭梧率隊東進，佔保定，下北平，任北平警備司令，北平市市長，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時，張蔭梧被派赴山東指揮作戰，任二四路總指揮。戰爭結束後回鄉辦理博野四存中學，以紀念鄉賢顏之。

抗戰開始，張蔭梧受命爲河北省民軍總指揮，組織游擊隊與日軍作戰，由於他是正規軍人出身，作戰是內行，他本身是河北人，幼年在東北受軍事教育，成年後在山西服務，黃河以北各省都同他有淵源，他本人又能文能武，又有手創的四存中學學生作政治幹部，此時距離七七事變已經數月，河北陷於眞空，張蔭梧出來登高一呼，眞的羣山皆應，各地抗日戰上紛紛派人聯絡，願意受節制指揮，短短兩月間，民軍編組達十萬人，所有察、冀兩省大小縣份均有民軍活動，聲勢浩大，日軍也感震驚。

張蔭梧在河北的成就使毛幫眼紅，同時毛幫擴充路線是由山西入河北，先到冀中平原建立根據地，張蔭梧在河北也截斷了毛軍東下之路，所以毛幫一開始就把張蔭梧當作頭號敵人，非消滅不可。

毛澤東曾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中咄咄逼人地說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接着當記者問他「華北的磨擦問題怎樣？」時，他答復說：「那裏張蔭梧、秦啓榮，是兩位磨擦專家。張蔭梧在河北，秦啓榮在山東，簡直是無法無天，和漢奸的行爲很少區別。他們打敵人的時候少，打八路軍的時候多。」

毛澤東的話只是製造進攻的藉口，並預留事後推卸責任的地步。實則毛軍此時已經向張蔭梧部展開猛烈攻擊。

一、北馬莊事變

一九三九年六月中旬，民軍奉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電令，集結於深縣、衡水、束鹿、冀縣等地，聽候派員點驗，乃以目標過大，日軍集合石莊附近十餘縣份之汽車二百餘輛，敵兵六七千人，於六月十二日起，至六月十九日止，與民軍晝夜激戰於文朗口、太古莊、東西高科、沙窩、白家村、護駕池、陳家口、大小柳林等地，血戰一週，未稍停息，卒將敵寇擊退，全軍傷亡一百五十餘名，精疲力竭。正準備轉移地點休息的時候，八路軍趁我們疲憊極度，喘息未定之際，劉伯承及賀龍兩部，召集四五萬人，突於六月二十一日夜間一時，將蔭梧及民軍總部包圍於北馬莊，將民軍司令喬明禮等包圍於張騫寺，以泰山壓頂之勢，向民軍猛撲。衝進村口時，先冒充我們的軍隊將哨兵擊斃，繼乃一部在村外取包圍形勢，一部衝進街心，攀屋頂，大喊「活捉張蔭梧」。八路軍最精銳之武器，小砲、轉盤機槍，均使用於此戰役，張蔭梧所駐之院內，前後計擲入木柄手榴彈一百餘枚。蔭梧親身登屋指揮，自衛民軍總部守衛官兵，大部份完全殉難。時擔任拱衛總部之兵力，僅李俠飛之一團共約七百餘眾，倉卒應戰，堅苦支持，由二十一日晚一時，至二十二日晚十時，前後計二十一小時，均在激烈巷戰之中。嗣因彈藥告罄，張蔭梧率隊衝出重圍，但總部各處，及民政廳、三民主義青年團河北支團部等處赤手空拳之非戰鬬人員，未能衝出者，一部份遭殺害，一部份被勒迫綁捉，李旅長（俠飛）亦受傷拘俘，被害官兵達一百二十七人。所有民軍電台、馬匹、車輛、服裝以及款項等，悉被刼掠，事後調查，八路軍死傷八百餘人。駐防張騫寺的喬明禮部，亦因變出意外，未及防範，八路軍衝進喬之司令部門口時，喬及其參謀長楊文錦尚坦然出面交涉，當場八路軍將其擊傷俘去。擔任守衛之特務大隊，大部爲中學生，彼等悲憤萬狀，不肯俯首就縛，對八路軍堅決抵抗，故死亡一百二十九人，共黨死亡三百餘人。其他各村，均有八路軍牽制，亦各單獨作

職，毛澤東乃繼任軍委主席。周恩來屈居副主任，因爲毛澤東還一時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仍不得不借重周的力量。聶榮臻賴此續任一軍團政委，直到一九三七年共軍被收編爲止。

從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到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排除異己，在這七年裏，周恩來並沒有完全向毛澤東輸誠交心。這因爲周的手中還握有兩張王牌，使毛有所顧忌。一是第三國際仍君臨中共，而留俄派的陳紹禹、秦邦憲等仍握有相當權力，周恩來與留俄派的關係密切，毛一時還不敢妄動；二是當紅軍主力自江西突圍之際，周恩來在江西留下兩萬多部隊，交由項英和陳毅指揮，堅持游擊戰爭，其後改編爲新四軍。周恩來持這兩張王牌，還有相當的發言權。可是自一九四一年新四軍在皖南被解決，周恩來遂成爲光桿司令，無與毛對抗的實力，因此一九四二年秋自重慶回到延安，乃徹底向毛臣服，從此成爲毛的御用工具，迄文化大革命才能翻身。

文革後復起活躍

在周恩來倒霉的期間，聶榮臻也隨着走下坡。試看一九三七年八月紅軍改編第八路軍，聶榮臻被任爲一一五師副師長，有職無權，政治部主任（相當政委）則換了毛林親信羅榮桓。另一出身四方面被貶的徐向前，則任一二〇師副師長。

後來林彪率一一五師主力去了山東，聶榮臻始得在晉冀察軍區獨立發展，而且發展得很快，到抗日戰爭勝利，聶榮臻所部實力，本與林彪的四野，劉伯承的二野，陳毅的三野，彭德懷的一野相伯仲，但是他所部始終未獲得野戰軍的番號，只稱之爲「華北野戰軍」或「華北兵團」。表示毛澤東對聶的歧視與不放心。聶部一九四九年入陷北，中共建立政權後，聶一度出任總參謀長，隨即很快去職，離開部隊。另一周恩來的親信陳毅，亦被調離軍職，出任外交部長。毛的目的是不讓周派人馬接近槍桿子。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毛心血來潮搞文化大革命，終於造成周恩來再度收攬軍人掌權，聶榮聶亦終得以軍委副主席活躍。

用「現實」這一名詞時，起碼已經有了多少主觀上的妥協意圖。例如，我們說：現實是很殘酷的；或是中共的存在就是一個現實等等。

承認現實本是無可厚非的，所該指責的是承認現實永遠不該就是一個結束，反該是對殘酷的現實，有以糾正，有以改革才行。人類的歷史之所以有進步，乃都是面對了現實——殘酷的現實，而所激發的糾正、改革和克服的工夫。而決不是妥協。因爲妥協之產生是建築在兩造旗鼓相當之時，暫時——只是暫時謀求一些比較不

念，作爲有利時。前者所造成的妥協——姑無論用什麼美好的名詞來代表，都是狼入羊羣的征服；後者卻是是非，善惡理念價值的放棄。

妥協・宣傳・統戰

柳以青

從這裏我們可以引伸出來：目前的南北韓、南北越的和平談判的統一運動的發展。本刊幾期刊載了岳騫先生對這方面的分析，頗爲透徹。老實的來說，南北越、南北韓之所以有這一動向，因爲他們都有大小相當的條件，因之，在這一基礎上，也可進行妥協。而雙方又都堅持各自制度不變。——這是理念的問題。因此，面對南北韓、南北越之妥協，我們自不爲奇。

也就是爲此，很多人就談到大陸與台灣的和談了。這方面，如果我們不只是民族情感在作祟的話，我們可以看得出：根據上面所述的兩點，都是無法妥協的，特別是在目前。現代的土地、人民大小多寡，都不會再構成吞併之勢。這點，不是任何人的一廂情願，而是國際形勢所使然。暴力革命與暴力征服恐怕逐漸成爲人類歷史的陳跡。而中共方面以及他的統戰機構，還在不斷宣傳暴力革命，不僅是落伍，並且是無知。目前的世界上，任那一國家——除了相信不斷鬭爭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都是不會贊成而且不能視若無睹的。然而，在理念上，以唯物觀念來處理人間的事情，以專制來控制人民，恐怕永遠不能湊效的。對於這種政治的讓步，不啻是允許率獸食人！

在此，只好談到政治眞理上了。

政治是用來爲人民服務的，這服務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種實質。這服務不是強制人民什麼，而是聽從人民的願望。古往今來的政治家們和政府，爲了妥善地爲人民服務，不知創造了多少思想，改變過多少政府。然而，在歷史上，我們也見到偌多的野心家，以人民爲藉口，以私欲爲公意，以控制代服務等，然而，都是無法繼續長久的。否則，我國的歷史就不會有改朝換代了。

良心與良心話

然而，這一理念的闡發，以及對現政權的一切作爲的指責，都是人類良心的發現和考驗。人類之所以偉大，不是偉大的名譽，偉大的事業，偉大的金錢，偉大的地位，而是那偉大的良心——揚善棄惡的良心。

最近又有很多學術界、文化界人士前往大陸訪問了。這是爲了解中共所必需的。但是，在返回自由地區之後，我們所願聽到的是良心的報導和批判。不是一面倒的贊揚。因爲，我們相信任何一種人爲的制度和政策，都有其不完善處的，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的政策。

我們知道些事實和眞象，我們更有不敢苟同的理念，只要有敏銳眼光的人士們在訪問之後，說出他們的良心話，對我們已經夠了。然而，他們能嗎？這不啻是他們那顆「良心」的考驗了。我拭目以待。

周恩來與聶榮臻

魯


　最近中共的元老軍人紛紛亮相復出，最值得注目的是徐向前和聶榮臻，本文專談聶榮臻。

　聶榮臻早年「勤工儉學」於比利時沙勒瓦城的勞動大學，當時人稱阿瑟．聶，在校攻讀化學工程，為早期中共人物中少數學習自然科學者之一，這也是他後來主持「國防科技委員會」的原因之一。

　周恩來當時「勤工儉學」於巴黎，為中共旅歐支部書記，聶榮臻則為旅比支部書記，直接受周的領導，自始即為親密戰友。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行聯俄容共，周聶二人都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成為跨黨分子。

　一九二五年五月周恩來返國，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戴季陶不赴任，周遂成代主任，後眞除主任），聶榮臻任政治教官兼政治部秘書。

江西時代始任要職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發生，周聶同時被軟禁，後同被釋。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九月北伐軍下漢口、漢陽，聶隨周赴漢口，周繼張國燾為中共軍事部長，聶亦任職軍事部。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軍進駐上海前夕，周聶在上海搞暴動，擬在上海建立「人民政權」，南京政府的反共清黨，粉碎了周的計劃，周聶潛逃武漢。

　同年五月中共在武漢召開「五全大會」，周恩來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七月下旬陳獨秀迫於共產國際代表的橫暴憤而辭職；周恩來與張國燾等組「看守中央」。周恩來自該時起即策動武漢政府軍隊，準備南昌暴動，聶也是周的主要助手。

　八月一日周以前委書記掛帥指揮暴動，聶以參謀隨軍行動，其後南下汕頭，以迄湯坑敗戰，周潛逃來香港，轉赴上海。十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周再任軍事部長（時中共總書記為瞿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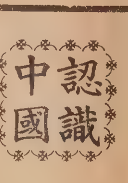
傷亡殆盡；朱德率殘部千人徘徊湘粵贛閩之間，毛澤東拉四百人上井岡山，併王佐、袁文才兩股土匪，實力不過七、八百人；此時周恩來主持的軍事部，收容左派黃埔學生（多是中共黨員）派往各地組織暴動建立紅軍，自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建立十九個紅軍單位，兵力達十萬人；調遣人員，指揮、編制、連絡諸項工作，亦多經聶榮臻之手。但是直到一九三二年前後為止，聶榮臻一直為周的幕僚，做了無名英雄。周恩來一九三一年冬進入江西蘇區，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取代毛澤東的總前委書記）及接替毛澤東為一方面軍政治委員。

　在周恩來進入蘇區之前，周恩來的親信朱德、陳毅等備受毛澤東的壓迫，周進入蘇區後，都實行翻身，對毛澤東實行反攻倒算，後陳毅出任江西軍區司令員，聶榮臻任政治委員，留法派個個揚眉吐氣。毛澤東則完全被剝奪軍權，僅留任有職無權的蘇維埃主席（實權操在副主席項英之手）。

隨周恩來一起失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軍第五次圍剿江西蘇區，共軍被迫突圍西竄；時周恩來任「中央軍委主席」，聶榮臻則擢升第一軍團政治委員。當時突圍的五個軍團（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以林彪所率第一軍團兵力最多，裝備最佳，是一方面軍的主力，聶榮臻任一軍團政委，亦可見周恩來的用心了。

　十月從瑞金突圍，一九三五年一月軍次貴州遵義，因指揮錯誤，部隊傷亡了三分之二，由九萬大軍剩下殘兵三萬；同時周恩來的進軍計劃事前未與各軍將領詳細討論，到了遵義乃引起了鼓噪。毛澤東乘機煽動林彪、彭德懷起而反對，周恩來被迫辭



　自從中共乒乓外交之後，連二接三的國際事件，中共進了聯合國、尼克遜訪問大陸，很多的國家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接着就是一批批的學人、學生、政客、外交界人士們，前往大陸訪問和旅遊。

　生活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特別是在香港的中國人，似乎在相信着，中國大陸的一切，都是在突飛猛晉了，共產主義的醜惡面目，二十幾年來是那麼的可怕、可厭、可憎，現在卻在很多訪問過大陸後的人士們的意見、報告和文章裏，似乎已經褪色，不但褪色，同時更換上了一副美麗的圖畫，使住在香港的人士們有了憧憬，有了想望。逐漸地，對共產式的社會主義中國大陸之政策，並不再覺得是一件什麼壞事情，起碼在情感方面。

事實真象與殘酷現實

　中共的海外統戰工作，我本人並不願太去責備，原因是中共之所以起家，大半是靠宣傳的。但是任何宣傳都會在事實、眞理面前被拆穿。

　從事實上來說，直到今天，仍有偌多的中國青年，從大陸冒死逃出生天。作為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決不應視若無睹的。假如我們能接觸這些逃出來的人士們，讓他們隨便談談他們身受的一切，對一個重視事實的人士來說，必會對其他訪問、

良心

與現實。

　事實和事實眞象，這是我們有理智的人們，一定會首肯的。這一肯定不但來自我們的良心，同時在肯定後所產生的結果，也使我們心安理得。因此，我們所倡導的公道自在人心就是從這一基礎上發展開來的。

情形十分熟悉，單憑這一點，已可作爲偵查的有力線索。

雖然在輪上進行裝修工作的工人很多，但無論如何可以找到一份名册，如果調查小組不厭求詳地向每一位在輪中工作的人進行調查，他們的背景，所屬工會等等，有了徹底的了解，就很容易確定他們和縱火案有關。

不過，要查明眞相容易，要找到他們犯罪的證據卻不是那麼簡單。沒有證據，還是不能入他們以罪，還是不能採取行動，提控他們的罪行。

確定該輪是受人破壞的四項要點包括：

㈠大火發生後，同時有多個火頭，顯然是被人蓄意縱火。

㈡該輪的防火系統被證實均屬完整，但大火發生時，均完全失去效能。

㈢船上原有二千多名工作人員，大火發生時，工人卻離開受火警影響的地點，提前離船上岸吃飯。海事法庭認爲，火警發生的時間本身具有特別意義。

㈣火警發生之際，船內十二個艙門均被打開，此舉實加速了巨輪的覆沒。

對付老董

「海上學府」被破壞沉沒後，船王董浩雲集團的另一艘巨輪「太平洋光榮號」六月九日亦於本港青衣島海面發生爆炸，引起焚燒，釀成三人死亡十六人受傷慘劇。這一行動，是否意味着有人專門對付董浩雲集團的船隻？引起有關方面的密切注意。

如果這推想屬實，策動此一行動的人，究是何方神聖？他們專門對付董浩雲卻又爲什麼目的？是專對付他的船隻，抑或對他有所不利呢？

據說，在「海上學府」被焚事件發生後，船王本身及其家屬聘有保鑣，暗中保護；而董浩雲本人也極力避免在公共場合露面，他的行踪帶點神秘性，「海上學府」事件發生後，董浩雲乘機來港，親自處理有關事務；可是卻在途中溜到東京，沒有來港。這樣的行徑，不消說是爲了避免意外事件的發生。

在「海上學府」和「太平洋光榮號」先後發生變故後，所有董浩雲集團的船隻，全部採取特別警戒。照情形看，金山輪船公司高級職員所作的兩項推測，都不能成立。如果只爲了「承包工程未達到預期理想程度」而「焚船掩飾」，又何必再向「太平洋光榮號」下手？若是因爲包不上工程而結怨，專門對付董浩雲的船隻，也未免太小題大做。

不擬追究

「海上學府」焚燬既然確定是「陰謀破壞」，則他們的動機不管是基於政治因素抑或報復、爛尾，這種行動都是十分可鄙的。

耐人尋味的是海事法庭報告書中有這麼一段：

「對此輩從事破壞行爲的某人或某一羣人，不擬多所譴責或猜測，則社會人士自亦不必多作無謂的猜測。唯吾人所確知者，以香港政府各主管部門的賢能幹練，對於報告書所提出之各點，假以時日，必能圓滿達成。」

這些話的含義，似乎幕後人爲何方神聖，海事法庭已洞悉一切。不過，他們是「不予追究」了，爲什麼不予追究？顯然，一旦追究起來，牽涉太大，因此，過去的算了，今後設法防止再有同樣事件發生就是。

所謂組成專案小組，看來不過是例行公事，當局顯然並無決心查明幕後主謀人物。或者，他們不必進行什麼調查，事實上，主謀人物已呼之欲出，如果把這主謀人揪出，恐怕問題愈弄愈複雜。香港環境特殊，許多事情只能[illegible]而不能揚；「海上學府」被焚事件，正屬這一類。

亡羊補牢

有兩件事是屬於亡羊補牢的。第一件、由政府機關代表及造船工業代表組成工作委員會，着手起草一項有關船隻建造及船隻修理安全工作的法典。這項法典完成後，將會成爲一項新立法的基礎，該

炸部分。第二件、海事處爲確保有效控制在香港水域內船隻修理及改裝工作起見，準備組織一個新工業安全部門。

無疑的，這兩項步驟的目的，都在防止伊輪的不幸事件再告發生。過去的無法再追究，未來的必須提高警惕。金山輪船公司經理董建華（董浩雲公子）對海事法庭建設修理中的船隻應加倍注意甚表贊同，這不失爲慘劇的唯一補救方法。

八萬二千九百九十八噸的「海上學府」於一月九日發生火警，一月十日中午傾覆，火勢至一月十一日始熄。該輪購有保險，關於賠償問題，金山輪船公司正與保險公司進行商討，因此，船王在金錢上的損失可能不大，而精神打擊卻嚴重。據所知，董浩雲對「海上學府」已付出無限精神心血，他正打算爲裝修完竣而在輪上舉行酒會，卻在前夕付之一炬，可以想像到，他的心情會是何等沮喪！

以供遊覽

一項未證實消息說：「海上學府」傾覆後不久，董浩雲曾私下問一位香港政府高級人員：是否可以讓「海上學府」永遠留在那兒，不予打撈，以供遊覽人士參觀。不過，海事處的發言人卻說並未接獲這項消息，也不清楚將來是否可以實現。

旅遊人士指出，「海上學府」大火沉沒是國際注目的大新聞，如果在她沉沒之地，作爲旅遊區，相信一定有許多外國旅客會來參觀。許多本港市民乘船經過該處時，都不禁引領以望，觀後爲之浩嘆一番。外國遊客，或者比他們更要感興趣。

讓它半沉在海面，供人參觀是個好主意，反正打撈會耗費龐大金錢，如果這巨輪能夠吸引遊客的話，會替香港賺進許多鈔票，等如廢物利用。

如果有一天，縱火原因大白，證明金山輪船公司的書面聲明說此事件沒有政治因素爲不確，那麼，人們就會認識到，躺在海上的這條巨輪，是政治的無辜犧牲品，會使人們更加認識到，政治是何等醜惡！

新聞以外

「海上學府」被縱火焚燬沉沒 眞是沒有「政治因素」嗎？

萬人傑

海事法庭裁定「海上學府」被焚是由於某人或某一羣人蓄意破壞，舉出四個有力證據。不過，他作出的報告書卻說：對某人或某一羣人不擬多所譴責。可見，海事法庭雖明知是某一些人所爲，但恐怕「手尾長」，因此不擬對他們採取行動。金山輪船公司更發出鄭重的書面聲明，無非「此地無銀三百兩」耳。

蓄意破壞

「海上學府」伊利沙白皇后輪在香港發生火警，一代巨輪，從此沉埋海底。不過，它的寃情卻沒沉淪不白，因爲，香港海事法庭經多時研討，已裁定伊輪是被人陰謀破壞，縱火焚燒的。

海事法庭作出這率直的裁定，實前所未有，雖然這裁定並沒什麼暗示，但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這是某一方面的蓄意行動。

金山輪船公司爲了恐怕有人認爲「海上學府」被縱火是含有政治因素，因此特地發表了鄭重的書面聲明，否認其事。但一般人對這聲明並不過分重視，甚且有人認爲，金山輪船公司的聲明只收到「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效果，因爲，破壞、縱火的幕後人尚未找出，不能遽下斷語，說它「有」或「無」政治因素，除非在「眞相大白」之後。

「海上學府」被焚事件，相信終有水落石出一天。因爲，警方經海事法庭裁定後，認爲找出主謀者爲他們的職責所在，只要有一天主謀人無所遁形，則「海上學府」被焚事件眞因，就可以找出來。

兩項主因

此案在海事法庭偵訊期內，接獲一封匿名信，法庭已將此信交由警方處理。這封匿名信對本案的偵查有多大幫助，不得而知；且一般匿名信的可靠程度並不高，不過，這可能成爲警方偵查的一條有

現在，當局已成立一個專案小組，專門調查研究此案。照老萬觀察，這樣一宗巨大縱火案，決不是一個人可以獨力爲之，即是說，縱火的人必定有「同謀者」，凡一人以上合謀的罪案，很難保持秘密，永不破案；如果伊輪事件是合謀發動的，即使守口如瓶，也會有其中一個人不愼而露出破綻，因此，老萬對此案的「破案」，殊抱樂觀。

照金山輪船公司書面聲明所說，這是沒有政治因素存在，則縱火的動機是什麼？

據金山輪船公司從事訓練工作的一位高級人員指出，「海上學府」被蓄意破壞的兩項主要原因爲：

㈠「海上學府」拖到香港修理時，船上除主要工程由金山公司所屬修理部門負責外，其餘均由香港商人包辦，其間也許有人因承包不上這些工程而結怨，遷怒於「海上學府」，乾脆來一個「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毒手。

㈡已承包「海上學府」某些部門工程的工作人員，在工作快將結束時，發現工作無法做到預期理想的程度，深恐受到責難，招致損失，故放火焚船來掩飾其工作上的錯失。

另僱船員

不過，上述這兩個原因只是他個人的揣測，事實恐怕並不這麼簡單。「因工程上結怨而遷怒『海上學府』」已是難以令人置信；「放火焚船以掩飾工作上的錯失」更匪夷所思，可能性更低。這些解釋，其實無非藉以支持「無政治因素」的說法，其實恐怕事情決不這麼簡單。

當然，在眞相大白前，一切只是傳聞，沒人可證實那一個傳聞可靠。在大火案發生之日，航業界中便有一種頗爲可靠的說法，船王因在港僱用的一批船員提出相當苛刻的條件，但船王無法不暫時接納，打算在「海上學府」經過台灣時，在台另僱一批船員。但事機不密，當晚在某銀行樓上就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參加的是什麼人，議決了一些什麼，局外人無從知悉，可是會議後，伊輪神秘火警便告發生，誰也料不到，這樣一艘巨輪，竟會全船焚燬，沉臥在青衣島附近海上。

如果上述傳說是事實，又不能說沒有政治因素。雖然沒有政治動機，但，破壞的人有強烈的政治性。老萬認爲，要查明眞相不難，難卻難在查明了之後，當局難於處理。因此，當局雖設置了專案調查小組，但一定不會有結果。

四項要點

海事法庭裁定「海上學府」是被人陰謀破壞後，引起社會人士議論紛紜。據該輪的大副、水手、



田中內閣的動向

世事無獨有偶，日本政治史上前後有兩個田中內閣，一是九・一八前夕的田中義一內閣，二是最近上台的田中角榮內閣。

田中義一內閣是侵畧中國的設計者和推動者，「九・一八」、「一・二八」，直到七・七蘆溝橋事變，這一連串的軍事侵畧，都源於「田中奏摺」。

今天的田中角榮內閣，則以出賣中華民國的角色出現。這可以從田中內閣誕生的經過看出眉目。

依照日本自民黨的傳統，前任總裁卸職，選舉新總裁時，多半由前任總裁屬意的、實力最強的一派首領當選。以此而論，前外相福田糾夫，本是大熱門人物，可是實力遠不如福田的田中居然脫穎而出。其關鍵是得到大平正芳及三木武夫兩派的支持。

在選舉總裁之前不久，周恩來曾招請三木武夫訪問大陸，雙方舉行了秘密會談，對日本和中共「建交」，達成某種協議。三木是自民黨內的左派，一向傾向中共，爲中共遊說不遺餘力，周恩來原屬意他上台組閣，可是在「三角大福」四派之中，他的實力最弱。退而求其次，便只好希望田中、三木合作來建立親中共的新內閣。現在這個陰謀居然實現了。

因此田中內閣一上台，便聲明與中共「建交」的成機已經成熟，並且表示接受中共的三項前提條件，卽承認中共爲唯一合法政府，台灣爲中共的領土，以及廢除日華和約。

趨向極端的民族性

查中共自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與加拿大建交開始，卽放棄任何先決條件，唯獨對日本附加三項條件；而日本居然乖乖的接受，這是什麼道理呢？說來話長，要言之有左列幾點因素。

①日本輿論的激烈左傾。日本的民族性總是在兩極端之間擺動，缺乏中庸的智慧和氣魄。

以今天的日本人而論，對中國人的態度不是自大就是自卑，而缺乏不卑不亢的自尊。

日本的言論界戰前曾爲侵畧中國的軍閥做幫兇，內心自疚，對中國遂產生一種自卑的心理，而由於中共竊據大陸，遂以中共爲中國！對中國的自卑，變成對中共的自卑。

去年十月林彪垮台後，法新社首先自北京報導，而「朝日新聞」駐北平特派員秋岡竟拍電力加否認，鬧了一場大笑話。因爲在這些左傾記者看，報導任何不利中共的消息，都感到膽戰心驚。

②日本人非常勢利；戰後在外交上一直跟着美國走，因此今春美總統枉駕訪問中共，給予日本的衝擊太大了。使他們感到必須急起直追。以往他們嘗幻想，可以做美國與中共的橋樑，現在竟被美國甩在後面，其驚慌失措，就可想而知了。

企業家對中共的幻想

③日本是一個缺乏資源的國家，經濟發展全靠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蘇聯看準日本這一弱點，遂邀請日本企業家合作，共同開發西伯利亞，使日本人嚐到甜頭，因而對中共也存有幻想。

因此去年以來，日本企業家訪中共者日多。自民黨各派的活動經費，都受各大企業支持；現在企業家對中共發生興趣，那麼自民黨的對中共政策也勢必跟着改變。

以上三點可以說是佐藤榮作引退，田中角榮上台的主要背景。因此我們不能說田中如何特別要不得，只是無擔當無氣魄，不能做中流砥柱。

儘管田中內閣聲明願與中共建交，但是一時還不能採取行動，因爲反對派福田糾夫還控有一百九十張反對票（自民黨國會上下兩院議員共四百八十餘人），如果田中得不到福田派的支持，內閣就不會穩定。而福田派極力反對廢除日華和約。

・萬人雜誌第二四八期目錄・

田中內閣的動向……每週評論　一
上海「學府」被縱火焚燬沉沒　眞是沒有「政治因素」嗎？……萬人傑　二
周恩來與聶榮臻……魯遲　四
認識中國：良心的考驗……柳以青　五
何應欽將軍大文註釋……岳騫　六
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虛僞宣傳……何應欽　八
埃及爲甚麼驅逐蘇軍出境……資料室　一〇
蘇式嬉皮士何其多……資料室　一一
左仔家叔……鍾天　一二
雜感二則：爲不准回歸觀光的港大同學獻計・也談商輪走私案……尖鋒　一三
國家大事瑣談……待旦　一四
橫眉語……萬人傑　一五
斯大林女兒心目中的共產主義……則之　一六
兩個制度下的「人剝削人」……朱卡耶夫　一七
粵共反「中央」……詠輝　一七
蔣經國與政治革新……駿馬　一八
淺析南北韓的微妙關係……胡養之　二〇
南極：科學的大陸……H史乃森　二二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㈣……昌清　二四
延安土窰見聞錄（上）……乙上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八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四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七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illegible]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四八期)



本期要目

田中內閣的動向……每週評論
「海上學府」被縱火焚燬沉沒——真是沒有「政治因素」嗎？……萬人傑
周恩來與聶榮臻……魯遲
認識中國：良心的考驗……柳以青
何應欽將軍大文註釋……岳騫
埃及為甚麼驅逐蘇軍出境……資料室
左仔家叔……鍾天
國家大事瑣談……待旦
雜感二則：為不准回歸觀光的港大同學獻計・也談商輪走私案……尖鋒
斯大林女兒心目中的共產主義……則之
兩個制度下的「人剝削人」……朱卡耶夫
粵共反「中央」……詠輝
蔣經國與政治革新……駿馬
淺析南北韓的微妙關係……胡養之
南極：科學的大陸……H史乃森
延安土窰見聞錄（上）……乙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書感

高龢賜

㈠ 冷暖陰晴世不閑，茫茫人海滙千艱，乘除離合來無跡，哀樂興亡去有斑。大地明時應可待，瓊樓高處許容攀。廿年鬢染蠻烟白，夢挂蓬萊一角山。

㈡ 細味幽情茗一甌；晴窗影亂萬鴉浮。橫流滄海新潮急，斜照江山故國愁。蠻樹已憐巢越鳥，夷風更惜喘吳牛。金銀氣壓笙歌地，十里繁華幻蜃樓。

龢賜先生，書感二律，第一首「茫茫人海滙千艱」，造句最新，第二首「橫流滄海新潮急，斜照江山故國愁」，對仗之佳，能令人擊節讚賞。最妙者新潮對故國，「越鳥」對「吳牛」。

「金銀氣壓笙歌地，十里繁華幻蜃樓」。上句指香港，下句言今日繁華，亦等於蜃樓海市，一點不錯，高先生是有歷史眼光，具有超人遠見，余遊中國古代名都，由書史紀錄，得知古代繁華，今日皆成荒烟蔓草，例如秦之「咸陽」，「隋」「唐」之長安洛陽，在當時建築宏偉，物質文明，例如咸陽「阿房宮」，由杜牧賦中，可以見到，五步一樓，十步一閣（註古代五尺爲一步），今日均爲麥田，牛羊漫遊，行人極少，洛陽爲中國名都，當時規模之大，勝過歐洲羅馬，歷史知名人物，多住其間（在今日洛陽東二十五里，約十二公里），余遊該地，一遍田野，麥草青青，取出當時街道古圖，對照之，不禁生滄桑之嘆（洛陽有六街三市），每一大街，長過彌敦道若干倍，花園別墅，不可勝計（李格非著有洛陽名園記），廟宇更是有名（楊衒之著有洛陽伽藍記）。余遊該地，按圖索驥，一無所有，所見者，廣大原野，荒烟漠漠，農夫牛羊而已。

今日香港，在英人統治之下，始得有此繁華，如果一旦交還中共，各國洋人，鷄飛狗走，廠商老板，一律變爲打工，工友工資，最多不出百元，茶樓收檔，酒店歇業，馬路停修，海上不見輪船，空中飛機極少，馬列講義，代替教堂聖經，共幹老粗，港大榮膺訓導，國貨公司，由合作社派人接管，紅貓肥賈，財產決定沒收，鬧市公園，夜深有鬼，半山華厦，人去樓空，青年不再示威，左仔銷聲匿跡，酒家無人宴客，壇主停止吟詩，金銀笙歌之地，變成海市蜃樓，非常容易，並不稀奇，吾人居住香港，應與英人合作，感謝保護，國家民族觀念，在目前並不適用於此地，觀乎陰陽之道，盛衰消長之理，終有一日，由繁華變爲衰落，歷史名都，尚且如此，香港何能例外，高先生詩，是警惕名言，詩人遠見，是在普通人之上也。

雍雅山房宴吳志達將軍

壬子夏一覽樓主　楊海天

跨鳥穿雲亦壯哉，海東萬里故人來，君曾虎帳殲倭寇，謹獻龍韜斬赤魁，浩浩天風鳴舊劍，青青草色入山臺，樽前消盡興亡恨，雍雅樓頭酒百杯。

鷓鴣天感懷

葉開榮

世情衰落已堪哀，又帶頹風壓境來，幾許文明都不學，卻捧人家垃圾回。刻意扮，用心裁，亦男亦女費疑猜，等閒只共西風醉，跟得潮流任安排。

衣著吟

葉開榮

短長濶窄任隨身，大方舒適最可人，衣著本爲微末事，何須刻意費精神。

浣溪紗　偶感

葉開榮

寂寞人間歧路多，多情難奈別離何，滄桑變幻一南柯。淡淡寒光秋夜月，渺渺無邊是天河，織女牛郎七夕過。

葉先生詩意極佳，並不出韻，惟平仄尚須再加研究，第一句之「長」字，與第二句「方」字，同爲平聲，讀之不能順口，如能將「方」換爲「舒適無塵即可人」，即符合音韻矣。填詞亦有平仄，「淡淡」是仄聲，渺渺又是仄聲，讀之亦覺不能順。

贈力行先生

傅　裕

力能止痛除癢，三樣仙丹安赤子，行見黜邪崇正，一枝董筆著黃花。

步李懷蒼先生七八生朝述懷原韻二首

傅　裕

㈠ 卅年戎馬逐西東，文武兼資羨此翁，秉筆述懷無弱句，揮戈抗戰有雄風，爐峯息影娛詩酒，獅嶺盤桓撫菊松，穀旦躋堂看舞彩，此身如在萬花中。

㈡ 勞燕分飛自嶺東，九龍城畔又逢翁，浮生離合三更夢，過眼繁華一陣風，萬里長河悲斷梗，滿天暴雨戰孤松，行年七八身猶健，相對桃觴宛爾中。

步李懷蒼先生「平居石屋書懷」原韻

傅　裕

爲惡塵囂懶出門，欲求寧靜避譁喧，半間石屋有何陋，滿腹詩書未自尊，不怨蒼天甘落落，獨憐赤地苦元元，驚心歲月輕彈指，敝屣功名重酒罇。

太息

學生郭眞

新亭誰再少，歸鳥萬重雲，有海容魚鱉，無壇拜將軍，山花空血漬，市井自痼瘟，鐵馬鳴春日，乾坤待運斤。

春望

學生郭眞

漠漠愁邊事，栖栖嶺外塵，水增深圳岸，雲劍故山春，遠樹風沙急，南紅雨露新，自將無量恨，低語向征輪。

當局重視進展頗快 中華文化復興有望

編輯先生：

當國府發動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初期，在興奮之下，不免有點擔心，恐怕再蹈過去新生活運動覆轍，宣傳一陣，五分鐘過去便了。但事實擺在面前，我想錯了。今閱七月九日台北中央日報，謂「文化復興委會已完成三十多種古籍今註今譯工作」。閱後非常安慰。查該委員會成立不過兩年多，居然有此成績，是證今日國府決不

但這步工作卻甚艱鉅，因爲其中須要作許多考證工作，往往一字、一句或一人名、地名，皆須要很長時間，且必爲專家去作。至今尙未見古籍今註今譯成績如何，希望不要出錯，致蹈辭源、辭海、中華大字典覆轍，這是千古大事業，不怕慢，就怕錯。

下一步工作，應該輪到編纂專著，如中國通史、先秦諸子、宋代理學、中國學術對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

動頗大），應重新加以校正，因西方人撰中國古籍，未必可靠。還有中國古代政治、經濟、宗教、哲學、文學、藝術……亦應分別研究，由專家執筆撰述。此類工作，過去日本學者曾有不少撰述，如少田畸仁義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五來欣造的政治哲學、某氏的中國儒教對德國思想的影响等著（以上三書皆有中文譯本），頗可作榜樣。淸初有四部發刊的編纂，皆是編纂而無新研究註釋，我們今日工作，不僅要研究、考證，而還須譯成通行的英文，因我們不僅要挽救中國文化，更須負起救世界文化，要世界人瞭解中國超越的意識形態。

今大陸已亂做一團糟，方寸（中

以挽救全面崩潰危機。既然證明超越的意識形態是共產主義的尅星，所以我們正應加緊復興中華文化去做它的催命符。布克曼的超越的意識形態，其主要的中心思想，即中國儒家思想，故應從各方面下功夫，定下八面埋伏，以摧毁那個卑下的意識形態——馬列主義。然此事不能專仰賴國府，凡海外高級知識分子，也皆有責任，就每個人所能做到的事，努力以赴，這個大好中國是始終屬於眞理、正義一方面的。

華白敬啓七月十一日

親共蘿蔔頭田中 可能出任首相

老萬先生：

客套語不必多說。鄙人自左仔暴亂以來，即時對閣下及已作古之張老編私淑了。但鄙人從未來信，因爲不懂寫。現在有一點事想告知閣下，請暫記下，以覩是否應驗。鄙人偶獲傳聞，日本首相佐藤下台後，將由田中上台，福田等人無份。鄙人不信，但卻給說中了一點，即六月十七日佐藤宣佈退休。再看看田中已內定是否應驗，如果眞的，那太不妙了。

據說田中已取得周恩來同意及支持，並且給以數億日元競選經費，果爾，乃國府之不利也。田中代表會來港與正統左仔會談過。老萬先生，如果以假的，則可能是日本左派的謠言，若不幸眞的，實在太不幸了。

鄙人是從一位絕非左仔，且下生意失敗之友人處獲聞者，他說田中上

勞分配的一部分事實了。

讀友們，我們須知道，毛共在農村裏辦所謂的農村人民公社，開設農場，其主要目的非爲增加生產，改善人民大眾生活，而是爲鞏固他自己的統治地位，將人民大眾糧食、思想、行動操之於自己的手裏，爲便於鎮壓，奴役和勒索啊！

毛幹無惡不作

毛共的三十五名被處分的老幹部，習慣於騎在人民頭上，本質是暴虐成性姦淫邪道的敗類。這些幹部未到農場之前都是在鄉和縣二級任職幹部，因爲其欺壓羣眾，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淫人妻女，胡作非爲太甚，他們之惡事作盡，壞事做絕確實令人髮指，招來民憤極大。然他們的上峯爲息民怒，不得不將其作出輕微的處分，謂之爲犯了經濟路線錯誤，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降職察看。爲避羣眾耳目，就將他這般得力的奴才委任來該場的領導班子，從此這般惡棍歹徒，便把這農場當作是他們的世外桃園，其爲非作歹也就更甚於昔日了。

姚殷自投羅網

有一位自動歸僑姚殷是和妻子潘閏紅於五六年四月份自香港回歸大陸的，此人是國府未離大陸廣州嶺南大學經濟系四八年應屆畢業生，因其父早在香港開建築公司，故他畢業後即到其父處助理帳務工作。但由於此人思想一貫左傾，所以他和他中小學時期的老同學東江游擊縱隊醫務主任吳[illegible]市陸軍醫院政治主任和主治醫生[illegible]）有很好的交情，受吳的赤化感應，他在未回歸之前對毛共抱有幻想，指望通過吳×的介紹引荐，便大可獲得毛共的一官半職了。所以不顧他父親的極爲反對，不顧一切而走回大陸去。可是，事出意外，非爲吳不愛朋友、不給介紹、不給幫助，事關姚殷回到廣州市時，由吳×引姚去朝見僞廣州市長——曾生，因曾生對姚不感興趣，且當即就當面對他二位說：「姚同志能熱愛祖國，而欣然來歸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我代表黨和人民羣眾表示十二萬分歡迎。不過如你想在廣州市內工作，我看是沒有可能，正因爲你雖是知識分子，但出身於大資本家家庭，對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又未曾作出過半點貢獻，現平白就想來，說這是千萬個不能多的。所以，依[illegible]現在就惟有到英德華僑農場去，從事參加體力勞動，鍛鍊鍛鍊，以後有了機會再說吧！」

吳×雖愛朋友，但他的主子不答應，當然也就愛莫能助了。

姚殷和妻子來到該場的紅星大隊第二生產隊時，立即全然猛醒了，自覺慚愧，認爲自投羅網、自討苦吃，自此以後，他兩口子就開始每天做八小時繁重的體力勞動工作，行動、言論沒自由，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人間地獄生活。

賠了夫人又折兵

由於姚太生得美麗動人，偏偏又遇上一個曾在僞英德縣法院任過副院[illegible]的老淫蟲，他一見姚太就處心積慮地多方設法，要強佔姚太歸爲己有，他仍按先日所行手段，對姚太安排輕便工作，在生活上假發慈悲，給予備致關懷，在政治上以用分化和打擊，因爲姚太是受舊社會理教影响頗深，深明大德，爲人謹愼，所以老淫蟲往往對她一籌莫展，無法令她就範，於是乎他便拿出共產黨人的一套狠毒手法，下定決心誣指其夫罪名，想硬迭姚殷進勞改場，使其夫妻分離後，指望姚夫人變成爲無依無靠之婦人，而他就大有可爲了。

因爲姚殷經過眼見目睹和親身體驗後，皆曉毛共眞僞，洞穿其虐殘暴戾本質，再加他是知識分子，要屈受那些無知的共黨暴徒呼喝，同時他性格又是專抱不平的，故此他很不滿大陸現實而每每對人談及毛共的不是處，這便給老淫蟲提供了藉口來誣害他了。於是在一九五七年大反右派運動期間，無辜清白的姚殷就被老奸巨猾的陳德濟無中生有誣告爲美蔣特務分子，在該場煽動破壞、判刑十二年送去英德坑口咀勞改場勞改。此後老淫蟲眞的步步又進迫姚太，可是這可敬的貞節婦人，雖是明知其夫是因陳德濟對她起邪心而被誣害的，但在這極權暴政的鐵幕裏，如她這樣一個弱質婦女又何以有能力爲夫報仇雪恨？所以她始終都沒有屈從，於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晚上，在她自己的房間裏懸樑自盡了。

這應是回歸者的前車之鑑。對這些可憐蟲，我想借用一句阻人自殺的話點醒他們：「請再想一想。」

音機、收音機等，品質較日本出產爲佳。德國出產電視機、汽車、電器用具也比日貨好，耐用、美觀。尤其機械，更爲世界之冠。近聞日本將與中共建交，國府應立刻和牠斷絕貿易、外交。做德國人生意，價錢雖貴一點，也值回「票」價。德國正和我們一樣，政分東西，應同舟共濟；國府該和德國建立關係才是，德國科技發達，水準比日本超出很多，國府也應迅速發展自己工業，達到全用國產用具，不必倚賴人家。

中國當年不應該阻止列強瓜分日本，雖說出於善意，以現在日人之氣燄來看，試問值得憐憫日本嗎？如果日本那時瓜分了，現在只能像歐洲或東南亞小國一樣，不會強佔釣魚台，更不會囂張亂吠。釣魚台、琉球不會「淪陷」！棋錯一步，只怕日本對華天文數字的罪行，不知何日才能盡洗這筆血債。聞說日本在香港投資地下鐵路，我認爲日本人應無條件爲港建造，以償三年八個月的血債。

熱血飄零客上

逃亡知青報導回歸大陸者的遭遇

富家子弟請纓報「國」 賠了夫人獲十二年徒刑

敬愛的萬先生如握：

看貴報和雜誌，屢見談及有關回歸的文章，在下就每每在想，如何居住海外自由之地的僑胞，竟會對罪惡滿盈而臭名昭著的毛共，總是認不清？而誤以爲回歸大陸就是愛國！在下認爲回歸派的此一看法和做法，未免是太過盲動和幼稚了一點吧？我想：大陸的大好河山絕對是愛好和平、自由的七億中國人民的，決不是那幾個獨裁暴虐、喪心病狂中共頭頭的。愛國的表現不是基於回歸大陸去給那幾個喪失了天理人性的中共頭頭，作饋壓和奴役自己同胞的幫兇。也不是要自己投於罪惡的深淵受毛共折磨和摧殘！而是要使大陸的億萬民眾，能獲得眞正的自由和幸福！

目下大陸的人就是抱着「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illegible]地的。回歸派還想回去給他們再加上一把火，置他們於死地，這豈不是頗令人費解嗎？

所以，我誠希望萬先生能用您的生花妙筆多寫幾篇有關這方面的文章，警醒上了毛共的當回歸派人士的靈魂，使其重新做人。在下也秉此意寫出如下有關方面的鐵的事實，務煩先生斧正刋出爲感。

順致崇高的革命敬禮

讀友愚劉均上九七二年六月五日

× × ×

毛共爲安置受騙回大陸的僑民，在廣東的英德、花縣、惠陽……等縣均開設有華僑農場，現在我爲了希望在海外的僑胞能擦亮眼睛，認清毛共的眞面目，而不要再上毛共的騙當、[illegible]些事實以供一觀。

毛共於一九五六年的上半年在廣東的一個山區裏——英德縣大鎮公社境內一個黃草山中，開設了一個名曰廣東省英德縣國營華僑農場，因爲此山雖不肥沃，但平坦廣濶得很，如開墾耕種經濟作物大有可爲。故此場的主要農產爲紅茶、綠茶兼一些紅薯、木薯之類的雜糧。現在這黃草山已由毛共用威迫利誘的辦法迫使海外歸僑將之變成了一片青綠。

但在場工作的人都一片怨氣，毫無笑容，因爲這裏已成爲變相的勞改場。

集中營式的農場

這個農場共有一千二百多人，除[illegible]排華被逐離境的難僑，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毛共將這批僑民分成「東昇」、「躍進」、「紅星」三大隊，十一個生產隊。由於毛共一貫不信任華僑，所以這個場的所有領導職位，自上而下都均由毛共的受過處分老幹部在擔任。

他們居住的房子是毛施捨的泥磚瓦屋，甚至還有一些是茅寮，其簡陋更甚於一般農村。吃的是「國家」固定定等糧，其配糧級數多至七個等級，老幼、殘廢者，每月配大米爲九斤、十四斤、十八斤、二十一斤四個級數，按各人的年歲而定等。勞動糧每月配大米爲二十八斤、三十斤半、三十三斤三個等級，按各人的政治思想和體力狀況如定等，食油均沒定准配給，多者四両少爲五錢不等。肉食，「國家」全無配給，由各生產隊自養生猪，除上繳60%，餘下40%歸爲自吃，如生產隊無養有猪，則就休想吃肉了。

其慘不忍提的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大饑餓時期，沒飯吃，吃老糠、野茶根、大蕉頭野菜等……非爲人吃之物，造成人人患水腫，竹瘦似籐，死者亦不少的慘況啊！

但毛共爲方便於領導利於控制，務求行動統一，故均由各生產隊設立公共飯堂集體開膳，嚴禁私人開設爐灶。

穿衣問題和當地農民無異，每年每人配給布證12.6尺，另荒年期間較少，如五九年二·六尺，六〇年五·八尺，六一年七·四尺。

薪金按月支付，有十六元、二十

光如豆，語無倫次，使我有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

該主筆一面炫耀自己能環遊世界，看到各地雨災遺跡，又瞎扯到中國抗戰前「災民躲到屋頂，四週都是大水」「應當承認，中共當局對於防止水災的工作，做得頗有成績的。近年大陸江河氾濫情形，雖有發生，然而所造成的災害，卻顯然已減少。」褒揚之情，溢於言表。

陸鐵幕，全無新聞自由，牠們的政策是「報喜不報憂」，遇有災害，除了用槍桿子強迫人民去搶救外，何曾發表過詳細災情？該主筆既然嚮往「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何不早日「回歸」為人民服務？或者用親自獲得的真實資料，向僑胞公佈。

長期讀者李一劍
（六月二十八日）

中共支持田中當選
花去港幣二三千萬
雙方代表在港談判

萬先生：

前上函，諒有收到（見本期三十二頁）。現在我第二次給你信，前信所述田中必當選日本首相，現在已成事實。昨日電視及今天各報紙也皆刊載了，這些都是數月前在鄙友處聽來，各消息已經證實。第一點、佐藤在十三日宣佈退休；第二點、田中肯定當選首相，福田等人只以陪襯。因為田中已得毛共支持，互有默契。現在二點都給說中，數月前鄙友告我時，我內心窃笑，說他幼稚，勸他慎防誤中老千局。但他十分認真，我不管如何，皆認為鄙友在說天方夜譚故事，直到佐藤宣佈退休日期說中後，才覺得真有點邪門，也就隨便寫了第一次信給你，因為你與作古之張老編是我尊敬的、信任的。現在索性將數月前從鄙友處聽到的，一并奉告：

㈠田中代表會在港與毛代表會面，田中代表頗年青，是個世界仔、叻仔，但態度驕傲。毛共代表葉某，乃葉劍英之弟。田中代表會被葉某搶白了一番（二代表姓名當時鄙友曾說過，但我忘記了，因為當時我根本不信。）

㈡田中希望通過中間人訪問大陸，希望在尼克遜訪大陸之前成行，但無結果。

㈢田中要求大陸邀請訪大陸，周首同意，但要田中先以親筆信提出請求，然後才發出邀請。據說田中答應。

㈣大陸支持田中當選，經濟上約二三千萬港銀。

㈤田中上台後早日訪大陸，並盡速建交。

㈥日本為大陸建一條鐵路，一切費用（包括火車頭等）由日本出，作為對侵略中國戰爭之悔意，亦即代表賠償。

㈦大陸人民銀行首腦曾訪××。

以上都是數月前鄙友所告者，條條都是壞消息，咱們反共崇尚民主自由，痛恨極權暴政的人民，何去何從，老天爺真有眼呀！張老編如未作古，他軍人本色，一言會嘔血呀。

老萬，怎麼好呢？老張、菩薩、上帝、天主如有靈的話，祂們應該使全世界所有政治舞台上的政客，包括政治家統統死光死絕，半個也不能留下來，讓我們純良老百姓好過平淡日子！

讀友方三水
（七月六日）

熱血青年
提倡 抵制 日貨

萬先生：

恕我不客氣話。中國多年來受日人欺負，現在想出一方法，希望透過先生淋漓之筆，將這方法寫在「牛馬集」上，以先生「牛馬集」之影响力，一定收效。

這方法是——抵制日貨，儘量不買日貨，如錄音機、收音機、風扇、冰箱等。如果全香港華人都不買日貨，日商就少了很多生意。台灣方面也不買日貨，實行禁銷日本貨，日商人又少了一筆可觀生意。相信總比在領事館抗議、示威更有效。不買日貨，買什麼呢？買德國貨、英國貨、荷蘭貨等。英國G・E・風扇牌子老，比日本風扇耐用。如荷蘭飛利浦公司錄

萬人意見

逃亡者被捕已不幸 橫加虐待豈有此理
讀友呼籲公衆加以譴責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一日，早上八點二十分，由澳衛水警總部押着一位從大陸鐵幕裏逃出來的「知青」，送到陸警總部來。當時這位「知青」赤裸着上身，泳褲還有水滴下，很明顯他是剛從海上被捕送來的。這位「知青」滿身被蠔殼割破的傷口，鮮血把他的身軀染紅了，走起路來還是一步一顚。看這位「知青」的樣子可憐得很，而水警還毫不留情地用手推着這位「知青」走進值日室。這時這位「知青」已經是死撑硬支地站在值日室裏，他的身軀不斷地搖動着，大有欲倒之勢。值日官不但不叫他坐下，反而大聲喝令站得好一點。

我個人的看法，認爲澳門警方雖有權遞捕逃亡者，把他們解回大陸，但卻沒理由虐待他們，反而基於人道立場應予以適當照顧才對。

「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值日官問。

這位「知青」因受傷痛楚難受，說話有點不流利，回答得慢一點……「×你老母。」一句粗語過後，

「唉吔！」

「唉吔什麼？講不講你的姓名？」

這簡直是失去了起碼的人格，把不幸的難民當作奴隸對待。我看見內心憤怒極了，想出面制止。身傍的一位同事把我的手緊緊地抓着，說：「不要生氣，忍耐一下，將來有得你出氣的一天。」

這位挨打的「知青」還是很堅強地說：我姓甚名誰，你管不着，你有權把我解回大陸，無權打我。我不說你能奈何我嗎？這位難民「知青」理直氣壯的憤怒情緒，把這個值日官嚇窒了。慌忙命令一名一等警員（雜差）把他關進牢裏，等會兒才問。

這個虐待難民的葡警平時也是欺負華籍警員的專家。

不准難民穿衣

對於衛警虐待難民，我還要報導如下事實。有的逃亡者因在水中搏鬪時失去所帶的衫褲，被捕時光禿禿只穿一條泳褲。嗜啷一聲被關在獄中，不論天氣冷暖都是一樣看待，更不分男女。有的女逃亡者，因爲沒有衫褲穿，同情的警衛員願將自己的錢拿出來，求「政治部」主任買套衫褲給她，而「政治部」主任卻下令特務們不准買給她穿。連一枝香烟也不准他們吸。

澳衛當局把難民關在獄中，如此虐待他們，還算得上是人道嗎？還算得上是文明嗎？有時甚至在審問姓名時也毆打難民。這種手段簡直是最殘暴的法西斯希特勒的行徑。

難民生命沒有保障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晨早有一位女青年被捕，這位女青年姓鄧，被關在獄中，不幸肚子劇痛起來，痛得猛打滾，豆粒兒大的汗珠從那張痛苦的臉滾下來，不斷地發出呻吟聲，把整個監獄都震驚。我爲了救人，立即把發生的事情對值日警官講。這個值日警官無動於中，只是回答說，你先回去，待我轉報「政治部」主任才得定奪的。

但眼看這位女難民痛得那樣辛苦，聽聞她的呻吟聲和呼救聲，忍不住又再來一次走到值日室報告。可是這次碰了釘，值日官開口就說：「誰擔得起這個擔子，政治部主任說，如果她肚痛死了，到時交出屍體便算。不理她的死活。」請看，這是什麼理由！

諸位伯、叔、兄、弟、姊、妹，如果當時你親眼看見這件事，你一定感情激動，流下熱淚來。在獄中有病沒有醫生治理，在任何國家裏都是史無前例的。可是在二十世紀的今天，竟出現澳衛的獄中。我呼籲公衆對澳葡當局這種不人道行爲發出強烈的抗議與譴責。

張文上

瞎捧中共「政績」
明報主筆井蛙之見

生二十九人回國旅行團團長[illegible]等旅行大陸一月，經十省八大都市，並與清華大學教授劉仙洲、錢偉長會見之報告。一則宣傳「大家都是中國人」，二則宣傳「大陸祖國」之進步，謂大陸有新氣象。其目的亦在利用「統戰」，粉飾中共內部之「太平」，政權之穩定，爭取僑胞之向心。少不更事之輩，誤以爲實，不無使「台灣孤立」，或使發生和平「統一中國」之作用。

放寬對內政策

依據前往大陸探親回港僑胞之親歷親聞，據傳中共正更改對內政策，大陸上最近有若干變動：其一、對「文化大革命」所建立之工作與制度，大量剷除，例如東風路、躍進路，一律復用舊名，及保留名勝之消閑建設等是。其二、放寬市場管制，鷄鴨魚肉多數可在黑市買到，農民飼養家畜不加限制，規定由公社收購。其三、工人工資絕未提高，農村實「依勞分值」，刺激農民生產情緒。正式高級技工每月工資不超過四十元人民幣，普通勞工每人每日祇得六至八角。其四、通知華僑可回國領回「文革」中被沒收之財寶。依此觀察，中共物資供應之改善，似在對內收拾民心，對外擴大宣傳，妄圖「統一中國」策略之實現而已。但必爲識者之「法眼」所看穿。

本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在廣州依例舉行「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自我吹擂邀有世界五大洲之貿易人士、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四千餘人，並物別邀請美國商人參加。西方人士由於利令智昏，雖仍如蟻赴羶，然實際上則爲中共政治統戰之國際集會。按中共物產之出口，以紡織、成衣、糧食、農產品爲大宗，每年約二十八億至三十億元港幣之間，數目實在亟少。又中共近年經香港轉口購入之物質設備，一九六九年爲三千萬港元，一九七〇年爲三千三百萬港元，一九七一年亦同。就此以觀，可見中共外匯枯絀，無力劇增。毛共故稱將購買「珍寶型」飛機，風聲四播，從而歐美各飛機製造商，信以爲眞，趨之若鶩，天眞之極，可憐亦復可哂。中共[illegible]灸麻醉止痛法而已，除顯示其「和平統一中國」之統戰手段，打擊台灣外，中共亟乏交易之資金與力量！

致函聯國提出港澳主權

中共認爲港、澳兩地區，爲英國與葡萄牙所佔領之中國領土，在時機成熟時，應依適當途徑加以解決，又周恩來對於香港澳門之地位問題，亦爲如此之聲言：「中國這兩個部分，總會有一天聯起來的」（The day Will Surely Come when these two Parts of China will be joined together）。依此意義，自係中共收回港澳之表示。中共之聲明，雖有防止該兩地區在聯合國之「殖民地宣言」之下取得獨立或自治，但在此時發表聲明，其目的仍在混淆國際視聽，分化癱瘓台、港、澳及東南亞中國人「反共」與「自立之心志」，妄圖所謂促成「中國統一」之夢想而已。其與「上海公報」之明示「台灣爲中國之一部分」，具有相同之作用，本身卽有「統戰」之意義，國人不可不察。

綜上所陳，可知中共謀害台灣之心，無所不用其極。然則毛共究否以軍事進攻台灣？或以「中國統一運動」之手段而可解決台灣問題？曰：「否」。何以言之：

(1)中共無有攻台之軍事力量，俄軍壓境，中共防患惟恐不及，當無法抽調大軍襲台。試日印巴戰爭，中共之龜縮不前，口惠而實不至，卽可證明。而且台灣有精兵磨厲以須，中共一旦攻台而不克，反予台灣反攻大陸之機會，對中共自屬極爲不利。或謂中共可以使用核子武器，誠然如此。然則中共此種武器，用於防俄之意義大，攻擊台灣之機會少。否則，必付蘇俄使用核子武器攻擊中共之口實，毛共考慮自己行將毀滅之可怕，故不敢輕舉妄動，引火自焚。

(2)美國尙有協防台灣之承諾　「上海公報」雖有台灣謀害之陰謀。然而周恩來對於美軍之協防台[illegible]海上孔道，聯日本，會合其太平洋艦隊，對中共形成四面包圍。中共北部受蘇軍壓境，已覺惴惴不安。寧有願背腹受敵，受水陸夾攻之危也？矧乎美軍協防台灣，雖在以防中共之人侵，然則亦足以限制台灣大軍有反攻大陸之軍事行動。除非「台灣聯俄」，否則，中共祇有對台灣「統戰」，一時決不致攻台「熱戰」。周恩來處心積慮，其手段之陰狠毒辣，不可不愼防之！

(3)統戰策略不能使用於智者　「統戰乃共黨利用矛盾，擊敗敵人之一種策略。於對方不知時運用之，收效甚大。俟他方瞭解時，則必黔驢技窮。今日中共謀害台灣之策，既以「統一中國」之「統戰手段」而爲之，其花樣不過出之以「柔撫人心」與「孤立關係」而已！就前者言：祇須吾人戳穿中共此等「政治把戲」，闡明中共「以夷制夷」對中國之後患，使人人棄小嫌，赴大功，稍忍片刻，換得寧靜，一心一意以對敵，所謂「謠言」也、「安庶」也、「柔撫人心」也、「大家都是中國人」也，皆可渙然氷釋，毛共自無機可乘，無矛盾可資利用。就後者言：稱孤立者，不外對敵實施政治孤立、經濟斷絕，及軍事封鎖三者而言。今日之勢，第一種孤立，世界各國立國，不同宗旨，不同利益，自屬不能；第二種孤立，台灣乃一海島，萬國通商，交易自由，中共無此力量；第三種孤立，毛共自顧不暇，前已言之，絕不可能。退一步言之，卽使「孤立」，亦無可懼。當二次大戰中，英國曾以「光榮孤立」以自豪。一九五八年毛共與蘇共破裂之後，中共何嘗不曾孤立！殊不知當年英國之成就，中共之成就，多在受孤立中完成。英國在戰時所謂「我們受得了」（We Can take it）一語，甚可玩味，確値效法。目前吾人之問題，係「內在」較「外在」之問題嚴重。設若於最近數年中，埋頭苦幹，建立實力。「上海公報」上所謂「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語，卽國人推翻毛共政權後「所建新中國」之一部分，而非「毛共中國」之一部分，殆屬無可懷疑也。深望國人三致意焉！

中共現階段對台灣的策略

劉清

台灣乃中共心腹之患，毛澤東無時不在圖謀解決台灣，以往固屬如斯，尼周「上海公報」之後尤急。黑龍江省「珍寶島事件」之後，毛蘇尖銳對立，中共備受蘇軍壓境之威脅，爲挽救其危機，於是利用美蘇之矛盾，於打入聯合國之後，隨促邀尼克遜訪問大陸，發佈「聯合公報」。一則企圖聯美人制俄，二則企圖聯美以謀害台灣。此乃北平統治階層孕育已久之「權謀策略」。關於解決台灣問題見之於「尼周公報」者有三。該公報吾人固已否定其效力，然確爲毛共現階段解決台灣問題之最高具體準則。「尼周公報」涉及台灣之三點如下：其一、美國承認在台灣海峽兩邊的全體中國人認爲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s Maintain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其二、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心目中有此遠景，美國政府肯定表示其將所有美軍及軍事設施自台灣撤退之最終目標（It Reaffirms Its Interest In A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Taiwan Question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With This Prospect in Mind, it Affrim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e Withdrawal of all U. S. Forces and Military Installations From Taiwan）。其三、當該地緊張情勢減少時，美國政府將逐漸減少其在台灣的駐軍與軍事設施（It Will Prohressively Reduce its Forces and Militavy Installations on Taiwan As the Tension in the Area Diminishes）。依此公報上之協議，中共遂重新確定「促進中國統一運動」爲「謀攻」台灣之新策略。所

灣撤軍（上述其三）。中共爲其策略之實現，最近數月以來，在世界各地從事種種陰謀活動。茲分言於左：

孤立台灣關係

毛澤東一切對外統戰工作，均掌握四個原則：原「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而且「有理、有利、有節」之進行。毛共打入聯合國之後，爲孤立台灣之國際關係，即在運用此等原則，謀害台灣，解決台灣。中共最近不僅對日本、菲律賓要求必須與台灣斷絕一切關係，承認「一個中（共）國」，始可關係「正常化」，而且要求英國政府必須關閉駐台灣淡水領館，並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不可分部分」，始許英國駐北平代辦升格爲大使。即使對歐洲之馬爾他、塞普魯斯，對拉丁美洲之智利、阿根廷，與非洲之肯亞、坦向尼亞、尚比亞、以及中南半島之各小國等，亦無不爲同一要求。並且聲明解放台灣是「中（共）國之內政」，非任何國家所得干涉，是故「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一切活動」等解決台灣問題之方法，皆不存在。此等「國際統戰」之陰謀，即「孤立台灣」關係之適例，亦尼周上海公報所謂祇有「一個中國」之實現。

謠言國共和談

中共素有散佈謠言之習慣，國共和談之謠言，遠在去年初秋葉已開始。當時雖嚴副總統、周外長、沈大使一致否認，但中共爲蠱惑國際視聽，所謂「以和平談判」，實現「和平解決台灣」，乃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某重要官員久未公開露面之機會，或假美國、或由緬甸、或由尼泊爾、或由日本、或由

則謂王某業已代表台灣赴北平和談。毛共所以出此「詭謀」，一在使台灣自行瓦解，一在宣傳台灣代表赴平和談。使人意想台灣步入窮途末路，國際間必可停止援助台灣，達成中共「孤立台灣」之夢想。又如周恩來謠言馬思聰願回大陸，其旨亦同。

利用民族情感

大陸乃吾人祖宗廬墓之所在，但爲中共盤踞二十餘載，鐵幕深垂，圍牆高築，不易輕越雷池一步。中共於是利用此一人心之矛盾，於有利之情勢之下，將竹幕上開一小洞之門，吸收政治警覺性較低之僑胞及外國人士進入大陸。遠者例如去年四月美國政府取銷前往中國大陸旅行限制之後，半年之內，申請前往中國大陸旅行之中外人士逾二萬五千人。近者又如今年清明節（四月五日），中共以同一手法歡迎澳、港同胞回大陸掃墓探親。據文匯、大公等左派報紙稱：一日之間進入鐵幕者二、三萬人。此一行爲，與東柏林於復活節開放圍牆，一日進入而復出者達二十萬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其目的莫不在以「誆騙宣傳」之下，利用「民族情感」，達成所謂促進「中國統一」，而瓦解對台灣之關心與團結。

宣傳和平安庶

中共號召回國探親之活動，本有一定之目的。於是選擇少數具有利用價值者，使其爲中共作國際宣傳。例如中共在華府組織「促進中國統一會」，使訪問大陸歸來之傅海瀾（美Federal city college教授）、趙鏈芳（台南工學院畢業、華府聯邦學院工程系主任）、洪碧越（越僑生台大畢業、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副教授）、何炳棣（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薛君度（馬利蘭大學政治系教授）、

佈外衣七元。而且，那些衣服很特別，只能在場內穿，在社會上穿，人們一眼就看出是勞改場貨物。因此，將快出監的「犯人」就向一些帶有較多衣服的「犯人」高價購買。「犯人」沒有現金，所有交易均以實物對換，而且是暗中的，一旦被毛幹發覺，不止雙方物件「充公」，而且犯人會受到批評、鬬爭。「犯人」們對於此種「黑市」很講義氣，絕少向毛幹「穿煲」。

「囚犯」對星期日又特別有精神，有一句流行的話「有局無局，全憑禮拜六」。一方面望隊部多賣些食物。另一方面，星期日不用開工，有大半天休息。為什麼我不說一天呢？因為，礦部規定：星期日早上各中隊必須大搞「宿舍」衛生，所以，實際只休息大半天。

驚人的吃量

由於長期饑餓之故，有些「犯人」食量大得使人害怕。每當隊部賣餅或糖時，不管數量多少，絕大部份「犯人」是一口不停的全部「吃晒」。在監倉流行一句話「寧做一餐飽鬼，不做十日餓鬼」。因此，有些人吃到肚痛、腸痛、在床上打滾，甚至生病亦有其人。

我親眼看過一個「犯人」一口氣不停的吃三斤二両餅乾和兩斤片糖，還說未飽。亦有「犯人」一次不停的食四盅六両米的大飯加上十斤甘蔗，筆者亦多次一口氣吃完一斤半餅乾。

在這裏應向讀者交代清楚，既然我講場內食物供應那麼少，為什麼有些「犯人」卻能吃到四盅飯和三斤餅乾呢？當然，能有這種做「飽鬼」的機會是極少的。只有遇到本中隊「犯人」有親人來「拜山」，並准予多收食物。同時，又要中隊在同一時期多配食物時才有可能發生的。因為，「拜山」人多，收食物多，有些「犯人」就在和家人見面時，吃飽家人帶來的湯和飯，故在「拜山」當日的午飯大都關照沒有人來「拜山」的老友。另外，常有家人來「拜山」的「犯人」，大都不買中隊配的食物。因為，場部賣給「犯人」的食物和日用品，不但比市面貴，重要的是絕大部份物品，不是已變質，就是在赤坭墟沒有人買的次品。

赤坭供銷社把所有爛的物品，推來勞教場，硬要「犯人」購買。有些商品和食物一起配，「犯人」想買食物，就一定強迫配搭其他次品，不管購物「犯人」是否需要。

因此，有人來「拜山」的「犯人」大都不買場部賣的東西，於是，沒有「拜山」的「犯人」就可以多買一、兩份。

食，在饑餓的「犯人」中佔如此重要的地位。毛共就充分利用它來分化「犯人」的反抗，利用它來壓搾「犯人」的勞力。

挑撥犯人之間關係

毛幹對於一些經常向毛幹反映「犯人」言行的所謂「接受改造積極分子」人」揭發和鬬爭的靠攏分子十分賞識。對於這少數「犯人」中的敗類，毛幹認為有利用之價值，故在配給食物時，特別多賣。同親人接見的次數也比其他人多，食物也特准多收。有意製造「犯人」之間的矛盾，做成「犯人」與「犯人」之間鬼打鬼，以達到利用少數「犯人」控制多數「犯人」的陰謀。

當然，甘願做毛幹狗腿的「犯人」敗類，是極少數的。在這極少數的敗類中，最大部份是知識分子。在勞教場的兩年中，我看到平日向毛幹打小報和反映「犯人」言論和活動的，絕大部份是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在鬬爭大會專上台鬬爭有骨氣的「犯人」，也全是知識分子。反而一些平日粗言爛語，目不識丁的工農出身「犯人」，很講義氣，他們絕少做出靠攏毛共，出賣良心的卑鄙行為。

知識分子因有文化、有頭腦、有分析是非的能力。所以，毛共對知識分子最害怕，對其折磨也最慘，屠殺也最多，大陸歷次的政治運動首當其害的，就是有文化的人。

在勞改場做「囚犯」的知識份子，受到毛共在精神和肉體折磨，比之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所受到的折磨，不知慘多少倍。

在勞改場，知識份子的勞動強度比一般「犯人」大，紀律遵守比其他「犯人」嚴得多。同樣「講錯」一句話，知識分子所受到的處分比一般「犯人」重得多。毛幹認為「犯人」言論上的「錯誤」，一般「犯人」是無意識的，而知識份子是有目的對抗「改造」。

知識分子亦一般地經受不住長期的饑餓和繁重的體力勞動折磨。於是，毛幹對知識份子「囚犯」實行又拉又打的政策。

一方面對他們拼命加大勞動強度，另一方面又在他們中間進行分化、瓦解、收買他們之中的一小撮敗類。對於那些所謂「肯接受」管教的知識分子，指定做一些不需付出大體力的工作，例如：衛生員、登記員、統計員、保管員、雜務員等。那些脫產人的生產任務，由全中隊「犯人」共同分擔，毛共這種政策確實收到若干效果。有一些沒有骨氣的知識分子「犯人」，經受不住長期的肉體和精神折磨，便甘願受毛幹指使，專幹損害「犯人」的行為。

少數有知識的「犯人」敗類，為了個人眼前的利益，不惜出賣良心，出賣大多數「犯人」，成為毛幹的兇惡幫兇。他們為了向毛幹表現自己所謂「積極接受改造」，「靠攏政府」，往往在鬬爭大會上動手動腳痛打被鬬爭者，他們對其他「犯人」的惡毒手段，有些連毛幹也不敢做出來。他們不單止常向毛共反映「犯人」情況，而且常向毛幹獻計，教毛幹如何向「犯人」加大勞役等。總之，他們在勞改場做盡壞事，被絕大多數「犯人」視為毛幹走狗。更有不少曾直接和間接受他們迫害的「犯人」，後來解除勞教後，在社會上找他們報仇，打他們一頓。

（未完）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四）

昌清

勞動開會，日以繼夜

「犯人」們每日早上五時起床，五時半吃飯，六時集合由毛幹檢查人數，六時半到工地又集合檢查人數，七時至十二時勞動。收工後，先在工地集合報人數，回監倉大門口又報人數，到倉內又集合由毛幹檢查人數，十二時半至二時午飯及午睡，二時集合報人數去工地，到工地又集合報人數。二時半至六時勞動。在工作時間上下午共有十五分鐘的小休。有時遇上對「犯人」較好的毛幹帶隊，則往往有半小時休息。六時半至七時半晚膳和個人「活動」，七時半又集合報人數，照例由毛幹「教育」一番，以後便分組「學習」，九時半又集合報人數，十時一律入睡。這是「犯人」們每日的生活流水賬，除星期日和一年中毛共規定的六天假期外，日日皆如此。由於生活單調，工作辛苦，加上常受毛幹的咒罵，所以「犯人」們的心情是很暴躁的，因此，吵架、打鬭時常發生。

寧願吃爛飯的隱衷

「犯人」們一餐的飯，本來米是一樣的，但伙房工作人員下水時有多有少。下水多的，自然飯就大盅些，但飯亦相應爛些，而且難下咽。下水少的，飯也相應細盅一點，但飯卻硬些，而且好入口。相信不是饑餓的人，一定會吃硬的飯。在勞教場處於饑餓的「犯人」，卻相爭搶吃難下咽的大盅爛飯，為的是使肚能暫時飽一點，舒服一點。正是這樣，「犯人」們為了搶食大盅飯，往往大打出手。後來，老資格的「監犯」想出一個人人有機會首先取大飯的辦法，就是把各小組「犯人」按集合全隊的編號，實行按號順序，各人在輪到自己號數的那一餐，可以先在全小組所有的飯中任擇一盅，其他人則依首先取飯人後一個號數取。這樣就能使人人都有機會吃到大飯。

至於遇到有猪肉或魚吃的那一餐，分菜時緊張到令人發笑。凡是「犯人」有肉食的一餐，都放在晚飯時間，而這些肉總是在犯人午膳時由赤坭墟運回監倉的。每當肉食運進場內時，一千多「犯人」不約而同站起來「眼金金」的望着那些肉食，並齊聲大叫，今晚有「毛瓜」吃（即猪肉），或今晚有「擺尾」吃（即有魚食）。

大陸勞改場能吃到一餐猪肉或魚，那種情景，若非親歷其境，是絕不可能理解的。

分猪肉煞費苦心

這一餐，犯人們由中午在監倉宿舍，下午在工地都談論着下午的三両猪肉怎樣吃，由誰來分得最準，甚至吃完後，晚上小組學習的兩小時，人們亦滔滔不絕的談那餐猪肉。

「犯人」們分猪肉是這樣的：下午收工回監倉後，小組值日馬上到伙房把飯菜取回，並由預先指定一人公認分得最準的組員來分。此時全組七、八人定着眼來睇住，並隨時對分菜人加以指點；菜分完後，又經全組一致鑑定，認為公道。但總不能分到絕對平均，故此，不能像平日取飯的辦法去取，而另一「監倉」特創方法，先把各盅飯菜，連乘猪肉的鉢盆（因沾有猪肉油）編好號數，並用白紙寫上各飯盅號數，捲作一團，放在地下，各人取一張，把自己取到紙上的號數去取飯盅和紙上相同的號數那盅，這樣即使有多少出入，誰也沒有怨言。

在供應正常時，各中隊逢星期六下午會有小量食物賣給「犯人」。通常是片糖和餅乾，一次各一斤至兩斤，但買餅乾是要交糧票的。有家人來探視（犯人稱拜山）的「犯人」例必取糧票數斤。但有些「犯人」根本無人來「拜山」的，例如「犯人」家在海外和港澳及北方，還有些家在農村，經濟困難，無能力來「拜山」，也有些人，全家被毛共殺絕的，這類「囚犯」在監倉被稱「鋼丘墳」。他們在勞教場很難有一餐飽鬼做，除了一日三餐半飽外，就望場部多賣點食物。但由於購餅食要收糧票，因此，這類犯人只有暗中出高價或用其他用品，如香烟、衣服等和持有糧票的犯人交易，通常是五角一斤糧票，若沒有實物交換，則按一斤糧票可買一斤半餅乾的三份一無償給出糧票的人。

勞教場內也有黑市

大陸黑市買賣不單在社會上極之普遍，就是在毛幹極嚴密控制下的勞教場內，也非常盛行。

「犯人」同「犯人」之間的黑市交易很流行，一盅四両米的飯售兩元，一

削弱錫國的親西方政策，乃幕後煽起內部事件。例如：一九五七年的左派工人大罷工暴動，以及一九五八年錫國所發生的種族衝突，都是共黨特務的「傑作」。班達蘭乃克在多數議員的要求下，乃於同年六月始強迫其內閣中的共黨閣員退出，以圖掃除政府中的共黨勢力。

因此，錫里蘭加於一九五九年七月起，卽面臨政治、宗教、勞工及種族糾紛等事件，不斷地困擾了班達蘭乃克政府。至同年九月廿五日，恐怖的事件終於發生。兩名穿黃色僧侶法服的恐怖分子，以求見總理的方式而進行謀殺，當班氏正向他們頂禮膜拜時，竟死於他們的槍下。事後追查其兩名兇手，一名叫做蘇馬拉馬的醫生，另一名則職業不詳，都是中共特務組織中的行動隊人馬。這還不算奇怪，而更奇的是繼任班氏總理遺職的達漢尼雅克，原爲班氏政府中的教育部長，但考察他的歷史，竟是一名共黨同路人。他從一九三五年起便潛伏於錫蘭政壇中，在英人統治時期，他一直未曾被人發覺而且一直得到共黨的支助。一九五六年四月，錫蘭大選時他依然屬於左派的聯合陣線黨，該黨並於同於六月與班氏的「人民聯合戰線」合併爲一，而改名爲「自由黨」。

女總理親毛又聯俄

本來班氏被殺是錫里蘭加的一大恐怖教訓，應對共黨提高警惕。但班達蘭乃克夫人，於一九六〇年叨其丈夫餘蔭而出任總理後，不僅未能因其丈夫被共黨謀殺而有所改變；且其親共政策變本加厲，一九六一年她曾首先訪問北平；一九六二年當美削減對錫蘭援助時，正是藏印邊境衝突最激烈之際，她曾請求中共援助錫蘭。一九六四年二月，當中俄共的衝突達到高潮時，錫國共黨也分爲親俄與親毛兩派，而這些共黨分子又多半是自由黨內的人馬。同年十二月因政府無法解決失業、房屋及物價等問題，而曾發生嚴重的政治危機，在共黨的煽動下，一度出現騷亂局面，造成廿餘人傷亡的慘劇。一九

領袖南納雅克出組新閣。

但由於錫里蘭加的種族和語言問題，在共黨分子的挑撥下，故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因該國下議院辯論一項語言法案時，而又引起一次大暴動，導致數名僧侶死亡，九十餘人受傷！因此，北平與莫斯科認爲有機可乘，乃各自密令潛伏該國的共特加緊利用機會，慫恿暴徒襲擊政府機關，縱火掠刧商店，造成嚴重的混亂局面，企圖迫使親西方的新總理垮台，而西南納雅克則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經過一週的劇烈衝突後，終被政府軍警所控制。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一次普選中，班達蘭乃克夫人聯合親俄共黨，取得勝利而再度出任總理後，卽表示推行左傾的社會主義政策，不獨有四名共黨分子入閣；且由他們掌握財產、農場、工業等重要部門。對施政方面加緊控制國內經濟，將出入口貿易國有化；對外則與各共黨國家緊密聯繫。

不料她上台還不到一年，錫蘭的經濟情況愈加惡化，失業人數愈來愈多，使其財政已達破產邊緣！首先引起了失業青年的不滿，情況還不嚴重；但這次不滿的情緒，加上了共黨的煽動和利用，於是擴大爲全面的叛亂，進而演變成一場小型內戰。班達蘭乃克夫人當時也公開承認錫蘭局勢爲中俄共鬭爭，而由北平毛派煽動所致。

仿效毛派奪權運動

由於一九七〇年三月起，錫蘭便有一個號稱追隨毛澤東路線，並崇拜已死的古巴游擊隊頭子古華拉的「人民解放陣線」組織，認爲這位女總理的政府親莫斯科，顯然缺乏暴力革命的精神，因而展開有計劃的恐怖行動，並企圖奪取她的政權；且一度搗毀了美駐可倫坡大使館，錫蘭政府當局起初「矇查查」，還以爲這些青年恐怖分子是一羣失業工人，因不滿其環境而發動示威騷動的；於是班達蘭乃克夫人乃數次向叛亂分子廣播，呼籲他們「少安勿燥」。殊不知這些恐怖分子是有背景有組織的，他們早已盜取了大批軍火和炸藥，自製手榴彈及地雷

而反對政府，達到中共暴力革命目的。

到了同年三月中旬，錫蘭的局勢便日益緊張起來，女總理鑒於情況嚴重，乃於三月十六日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授權軍警當局隨時宣佈戒嚴，禁止公共集會和檢查新聞，並出動三軍在全國加緊維持法律與秩序。但經十多天的軍事行動之後，不特不能維持其秩序；而且自稱爲「人民解放陣線」的恐怖集團，愈來愈爲兇悍，人數亦越來越多——從七百餘人一直增至八萬多人——在四月四日那天，首先襲擊了威拉瓦鎮的一間警署，計有數名警官被殺，十名警察受傷。恐怖集團更聲言要向各政府機關進行襲擊。實際上，在同年四月五日至六日的廿四小時內，共有二十五間警署，保安巡邏隊及政府建築物，都分別遭到恐怖分子的進攻；且有好幾名政府官員被殺。這一來更使到錫里蘭加全國風聲鶴唳，鷄犬不寧。儘管可倫坡當局實施全國廿四小時的戒嚴，可是叛亂集團的恐怖行動則越來越囂張，它們分別在全國各城鎭鄉村，大肆掠刧屠殺，許多公共建築物——包括公路、鐵路及橋樑等，大部份遭叛徒破壞。

至同年四月八日以後，錫蘭的內戰轉爲劇烈，北平方面曾公開聲明支持叛徒，而錫共毛派也叫出「槍桿子出政權」的口號，並使用毛澤東式的「人海戰術」，瘋狂地向政府各地機關進攻，可倫坡政府曾出動飛機、坦克、包圍幾個產茶中心和大學，企圖掃蕩親毛叛徒。但到四月十日以後，親毛錫共獲得接濟，實力增強，以致政府剿不勝剿，乃乞援於蘇俄空軍，除派遣運輸機爲可倫坡政府運兵，增強其機動性的行動外，蘇俄更暗中派遣轟炸機，進行轟炸親毛派叛亂分子。截至同年四月十三日爲止，叛亂分子至少有三百八十人傷亡，五百五十人包括學生在內的親毛共黨叛徒被捕。這些叛亂分子明白表示他們是「擁護毛澤東」的，他們更倣效中國大陸進行「文化革命」奪權運動。所以有人認爲：班達蘭乃克夫人這次向北平低頭是被迫而出於無奈的！

錫蘭立國滄桑史

胡養之

錫里蘭加（原稱錫蘭）女總理班達蘭乃克夫人一行，於六月二十五日前往中國大陸，從事一星期的訪問，她不僅獲得中共「總理」周恩來、宋慶齡等人的歡迎；並獲得那死了半截的毛澤東所接見。據北平毛共喉舌「新華社」報導說：「錫里蘭加總理班達蘭乃克夫人，在周恩來總理陪同到了中南海拜會毛主席。毛主席同她親切握手，熱烈歡迎她前來我國訪問，賓主進行了誠摯、友好的談話。……」而且刋出了他們合攝的照片，這是老毛於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同美總統尼克遜晤談以來公開露面的首次，表示他還未「敲辮子」（北方話人已死）！藉以打破數週前傳說毛澤東「病危」的謠言，所以他趁機公開亮相。

據說錫里蘭加總理此次訪問北平，係應周恩來邀請而來的。中共的目的是在爭取亞非不加盟國家，特別是位在印度洋上的錫里蘭加，更成爲中俄共爭奪的主要對象。但近十多年來，錫里蘭加遭中俄共的滲透和顚覆活動所引起的恐怖事件，及叛亂局勢則不絕如縷！究竟錫里蘭加因何值得毛俄爭取呢？試作分析如下：

幾個佛教古蹟

大家都知道，錫里蘭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還是英國的殖民地，位在印度半島南端的一個小島上，全面積約爲六萬五千五百八十方公里，現有的人口約一千萬左右，其中包括着錫蘭人與坦米爾人兩大族。——前者約佔六百萬人，後者約有三百萬人；自印度的佛教式微以後，錫蘭便成爲比較接近佛國的地方。現在錫里蘭加境內的兩大佛蹟，仍然是馳譽世界的；尤其所謂「錫蘭島臥佛」，更爲著名。根據我國學者梁任公啓超所著的「歐遊心影錄」中有一段指出：「錫蘭島本名楞伽，佛說楞伽

經處也。山中拔海三千尺，有勝區曰坎第，有湖作牛角形，周遭可十里，故宮在焉，宮外一寺，人境廬詩所詠臥佛，即供養此中。」

所謂「人境廬詩」者，即指黃遵憲（字公度，原籍廣東梅縣，爲前清舉人），於光緒十六年隨薛福成出使英國，道經錫里蘭加島時，曾到亞當山，遊覽山巓的臥佛寺所作的六首古詩而言。爲了說明錫里蘭加是一個佛教古國，現將其中比較短一點的第二首詩錄之如下，以饗讀者。詩曰：「浩浩象口水，流到殑伽山（按：即楞伽也），遙望窣堵坡，相約儈躋攀。中有臥佛像，丈六金身堅，右疊重累足，左握光明拳，雖具堅牢相，軟過兜羅棉；水田脫淨衣，鬈雲堆耍髮，大青髮屈蠡，圜金耳垂環；就中白毫光，普照世大千，八十種好相，一一功德圓。是誰攝巧匠，上登忉利天，刻此牛頭檀，妙到秋毫顚！或言佛涅槃，波羅雙樹間，法即荼維地，斯語原訛傳；惟佛有神力，高踞兩山巓，至今雙足蹟，尙隔十由延。或言古無人，只有龍鬼仙，其後買珠人，漸次成市廛，此亦妄造語，有如野狐禪；實則經行地，與佛大有緣，參天見多樹，由此枝葉繁。獨怪如來身，不坐千葉蓮，既付金襬衣，何一不啓顏？豈眞津梁疲，老矣倦欲眠，如何沉沉睡，竟過三千年？」

此外，亞當山附近還有一座叫「齒廟」的佛蹟，廟裏供奉一枚巨齒大如茶杯，相傳是釋迦牟尼遺下來的。同時，也有一所專門紀念首先輸入佛教的印度王子阿沙卡落馬亞的古廟，成爲佛教徒頂禮膜拜的偶像，他們並把這兩處地方，當作世界佛教的聖地。儘管這些遺蹟有點近乎神話，但錫蘭歷史悠久卻爲事實。在五十年前英考古學家會在錫蘭發掘出兩個埋藏甚久的古城：一名「阿安芮哈標拉」，

和巴比侖一樣的文化。另一座名叫「白侖拉瑞華」，其文化發展可能比阿安芮哈標拉遲了一千年。這兩座古城後來隨着當地政權的崩潰而被湮沒於荒山叢林中，前後經過千多年的時間始重被人發現。

前總理被共黨謀殺

七百多年前，當馬可波羅遊歷錫里蘭加的時候，也曾說過：「這裏比世界任何島嶼都好得多！」事實上，錫里蘭加雖爲印度洋中之一島，但它和印度本土十分接近。現在海面上架了一條名叫「亞當斯」的鐵橋，從印度到錫國首都可倫坡，及其沿海各大城市，均有火車直達。該國的地勢是中南部多山，而向海岸逐漸低落，故沿海地帶多爲平原。境內的氣候炎熱，惟其山地卻很涼爽，雨量充足，物產豐富。即以椰子一項產品而言，每年便可收穫六次，平均輸出年達廿五至卅萬噸。這是錫里蘭加所出產的三寶之一，其餘兩寶則是茶葉和橡膠。——後者的產量自然還趕不上馬來西亞，然其茶葉的產量則頗爲驚人。平均每年可達三億六千萬磅，居世界產茶的第三位。現在英、美各國的各大城市所銷售的紅茶，大部份都是從錫里蘭加輸入的。估計上述三寶能養活百分之八十五的錫蘭人，可稱該國經濟命脈；尤其紅寶石和藍寶石，更馳名世界。可倫坡有一條滿佈珠寶商店的大街，經常成爲外國珠寶商購買的對象。在英統治時期，平均每年售出珠寶價値達一百五十萬英磅。因之，錫人不獨謀生容易，篤信宗教，而且尊重信仰自由的原則。

錫蘭獨立之初，前總理班達蘭乃克被選爲議員，本是英人的意願。但到一九五一年他拜命組閣後，卻對本國的眞實情況缺乏認識，而憑其個人的政治理想，盲目領導錫蘭跟印度走向「中立」路線；而且收回了英國在印度洋的海軍基地，並將若干企業收歸國有，便犯了欲速不達而使錫國種下了騷亂的原因。班氏雖早年留學英國，原爲一個地主出身的佛教徒，也是一個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組閣後便委任了幾名托派閣員，曾引起許多反對黨人士的不滿。自一九五三年宣佈錫蘭採行「瑞

[illegible]；第三是「解放台灣」。毛共要完成「世界革命」，首先要「解放日本」。毛澤東一九五三年密交周恩來攜往莫斯科的「世界革命新備忘錄」中，對日本部份指出：

「到一九六〇年，中國的軍事、經濟和工業將非常發達，在中蘇兩國權力威脅下，日本政權必將垮台，人民政府自將應運而生。但中蘇兩國，必須在一九六〇年以前，完成攻守戰備，以阻止美國發動戰爭」。若非俄、毛關係惡化及日本本身力量壯大，上項「解放日本」計劃，恐怕已在一九六〇年「日美安保條約」騷動中獲得成功。

再看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毛澤東接見日本勞動者教育協會訪問團時，又公開表示說：「中共重視日本的解放。世界第一次革命是俄國革命；第二次是中國革命；第三次將是日本革命。日本一解放，東方就被解放，世界亦就跟着解放。」

這裏說明「日本革命」、「解放日本」，是毛共對日本的一貫政策是也，完成「世界革命」中的最後一環。

而自民黨政府的存在，正是毛共「解放日本」的最大障礙。這就是毛共敵視日本現政府的主要原因。

其次，日美安保體制，是自民黨政府與美國所建立，自民黨政府一日存在，日美安保體制，就會繼續維持，不但阻礙毛共「解放日本」計劃，且構成對毛共威脅。

因此，毛共一面不斷攻擊日美結盟，謾罵佐藤政府「軍國主義化」；一面策動日本國內左翼，反對安保條約，反對佐藤政府，反對「美帝」，最後企圖推翻保守政權。

再次是由於日本經濟迅速的發展，成了經濟大國，在亞洲有舉足輕重地位，其工業潛力及財力，隨時可成爲核子國家，非毛共可望其項背。所以毛共對日本視爲眼中釘。一日不推翻保守政府，毛共無法安枕。

因日本保守政府的存在，是毛共推行赤化世界政策的最大阻力，勢不兩立，必須予以推翻，毛共對日本基本策畧不外：

㈠標榜不以佐藤政府爲對象，泛低及打擊現政府聲譽，藉機推翻保守政府。樹立左翼政權。

㈡拉攏日本在野政黨——社會、公明、民社三黨及左翼團體甚至自民黨內部親毛派如藤山愛一郎、三木武夫等，壓迫政府，取銷「中日和約」及推行日本與毛共復交運動以達其滲透，顚覆目的。從去年下半年至目前爲止，公明黨、民社黨均已組代表團訪中國大陸，並發表所謂：「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⑶中日和約爲非法，應予廢除」等「復交三原則」；所有野黨，除日共標榜獨立自主外，已完全向毛共一面倒；最近藤山愛一郎、三木武夫亦曾先後訪問中國大陸，同意接受上項條件。

五、一九七〇年代日本外交動向

如上所述，一九七〇年代的亞洲國際政治結構，似已成爲美、俄、毛、日的「四極關係」；其變化將是多樣而微妙。在此複雜情勢中，日本外交上應如何肆應，成爲目前日本學術界討論重心。其中比較激進的人士，認爲美國已不可信賴，蘇俄更無法眞誠合作；現在日本經濟力量，僅次之美國與蘇俄，足於自立；主張今後應增強軍事力量，確保日本本身安全，眞正成爲一個獨立自主國家。

另一部份人士認爲日本在一九五〇年代及一九六〇年代，在日美安保體制下，專心發展經濟，始成爲經濟大國。今後應向政治大國邁進；不能成爲軍事大國。應對亞洲各國經濟發展及安全保障作更多貢獻；絕不能以發展軍事力量」來增強國力，作爲追求國家利益的手段。

日本憲法明文規定不得設置軍隊並放棄對外交戰權；重整軍備爲憲法所不容，亦非國民所願接受。因此，後者的主張，可能構成一九七〇年代日本對外政策的基礎。

基於這個假定，日本今後外交基本動向，試作下面的推測：

㈠繼續維持日美安保體制，加強日美友好合作關係：在一九七〇年代，預料仍將是保守政黨執政，在野政黨聯合組閣可能性甚微，在自民黨執政期中，自將堅守日美安保體制，確保日本及亞洲地區安全與和平。但一九七〇年代的日美關係，由於國際政治多極化及兩國經濟磨擦，甚難如過去的密切，必須相互忍讓與諒解，始能達到眞誠合作的目的。

㈡對蘇俄關係，將獲得改善：由於美、毛的勾搭，促成了日俄的接近；加以共同開發西伯利亞，可以成爲日俄親善的契機，日俄雙方可能對北方領土問題，互作讓步，進而簽訂和約，促成兩國關係的加強。一九七〇年代的日俄關係，將可獲得進展。

㈢積極展開對毛共復交工作：野黨及左翼對毛共復交運動，對政府壓力愈來愈大。今後無論何人執政，對毛共政策，將列爲重點施政之一並將運用各種方式，試圖與毛共接近。但能否有成，端視毛共態度，美國政策及日本新執政者態度而定。

㈣積極對亞洲開發中國家實施開發援助；亞洲國家經濟發展，是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日本政府計劃中，至一九七五年，將以國民總生產（GNP）的百分之一，作爲對外開發援助的目標，其主要援助對象，將是亞洲國家。在日本協助下亞洲國家經濟發展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其國民總生產，將達八千億美元以上，已顯得相當繁榮。若再將此區域內各國，結成類似歐洲共同市場（EEC）的經濟共同體，共謀發展，對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將更有重大貢獻●

經濟大國，在亞洲有舉足輕重地位，但其國家安全，仍有賴美國維護，尙無法脫離美國而自保。在美國方面，日本是美國全球性戰略中最重要環節；也是美國亞洲政策的重要支持者；日美兩國合作，既可安定亞洲，又可阻遏蘇俄及毛共在亞洲的擴張。日本站在自由世界一邊，對美國安全是極關重要的。毛共不斷叫囂「美帝」與「日本軍國主義」勾結及謾罵佐藤政府是戰後「最反動」政府，實際上是對日本恐懼的悲鳴和離間日美關係的一種手段。

加以共產極權與自由民主思想，其根本矛盾無法解決；故不論美、俄、毛關係如何演變，美國與日本的關係，仍將維持其傳統的友誼，不會有大改變。

三、日俄關係的可能發展

日俄兩國歷史宿怨甚深，一九〇四年的日俄之戰，是十六世紀以來兩國爲領土之爭一次總決算；俄國戰敗之後，已知日本實力強大，爲減少來自日本的壓力，利用當時日本軍閥野心，以我滿、蒙及朝鮮半島利益爲餌，引誘日軍侵略朝鮮與我東北，俄國一面可避免日本來犯，一面又可坐收漁利。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後，蘇俄爲使日本更陷入戰爭深淵，並鼓勵其南侵，於一九四一年四月，與日本簽訂了「日俄中立條約」，結果促使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使日本與美國直接衝突。但一到一九四五年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蘇俄知道日本必將被迫投降；遂利用雅爾達密約，宣佈廢除「日俄中立條約」，並在日本投降前夕，對日宣戰，不費一兵一卒，佔領北韓及日本北方若干島嶼。蘇俄乘人之危，抽其後腿，使日本對蘇俄之仇恨，至今猶未消除。

一九四九年毛共政權在中國大陸出現，蘇俄即與簽訂「中蘇友好互助條約」，在該約前言中，並明指日本爲其假想敵，一九五一年盟國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時，蘇俄又藉故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一九五六年兩國雖以發表「共同宣言」方式，先行恢復外交關係，但正式和約迄未簽訂。

兩國無法簽訂和約的主要原因，是爲了日本要求收回戰後被佔齒舞、色丹、國後、擇捉四個島嶼所致。當時蘇俄對國後、擇捉，認爲已在雅爾達協定中決定交還蘇俄，問題已不存在，至於舞齒、色丹，將在美國交還琉球及日本領土無外國駐軍時考慮交還日本。十五年來，蘇俄一直想利用此點，來離間、分化日美關係。因此，兩國在外交、貿易上，雖然維持正常關係，但基本矛盾，始終無法消除。

去（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遜宣佈決定訪問中國大陸後，蘇俄對美、毛勾搭，非常恐懼，從去年下半起，除了由卜可尼、布里茲涅夫、柯錫金訪問有關國家，展開外交攻勢外，葛羅米柯外長去年八月訪問印度，與印度簽訂「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及今年一月底訪問日本，與福田外相舉行第二次「日俄外長會議」，更是最重要的步驟。

當時原約定每年舉行一次，其後蘇俄態度一直非常冷淡，雖經日方多次要求葛羅米柯訪日，始終未獲允准。而今年初，蘇俄鑑於一月六、七日兩日，日美兩國舉行聖克里門會談，二月二十日尼克遜又將訪問中國大陸；因此毅然主動決定，派外長葛羅米柯於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訪問日本，舉行第二次「日俄外長會談」，以爭取日本來對抗美毛勾搭。

就日本而論，舉行第二次外長會談，原係日本所期望，且日本對尼克遜訪問大陸事前未與日本磋商及此兩三年來兩國在經濟上之不協調等等，亦感不滿，蘇俄既主動派葛羅米柯訪日，自然無拒絕之理。何況與蘇俄接近，既可提高日本在亞洲地位，亦可增加未來對美國及毛共談判的發言權。

由於雙方利害一致，所以會談亦相當成功。例如：雙方同意「促成兩國首腦的互相訪問」、「在本年內適當時期，開始締結和約談判」、「進一步推進經濟合作」、「擴大科學、技術交流，漁業合作」及「每年定期舉行外長會談」等，均屬具體成果，且爲前所未有。尤其是該次葛羅米柯訪日，對一向堅持領土問題已經解決的主張，一字未提，尤其値得吾人重視。

至於今後日俄兩國關係如何發展，須視美、俄、毛、日四極關係演變而定。就目前情勢論，俄毛對立關係非短期內所能消除；美毛接近，亦將繼續發展。蘇俄爲了對抗美毛勾搭，爲了包圍毛共，爲了阻止日本與毛共接近等等原因，進一步拉攏日本，勢所必然，蘇俄對日本可能採取的步驟：

㈠在北方領土問題上作若干讓步或有條件交還齒舞、色丹，以促成日俄和平條約的簽訂，奠定兩國關係的基礎。

㈡極力爭取日本共同開發西伯利亞，利用日本資金、技術，開發西伯利亞資源，使日本國防資源與蘇俄相結合，形成對毛共的包圍圈；造成日本與毛共的對立。

㈢進一步加強兩國關係，利用首腦互訪、擴大人事、文化，科技等交流；增強兩國關係，同時可能簽訂友好條約；確立兩國好友基礎，更藉此，增加蘇俄在亞洲乃至國際發言力量；同時又可牽制美國的亞洲政策。

在日本方面，過去一兩年來，由於美國對毛共政策的轉變，已陷於相當孤立地位；現在蘇俄有意拉攏，日本自可藉此提高其國際地位，增加對美、毛的發言力量；從孤立而成爲各方爭取的對象。因此，對蘇俄將在警戒中採取相當友好合作態度。如果蘇俄在北方領土問題上，能作適當讓步，和平條約之簽訂，亦屬可能。

四、日本與毛共關係的前途

對毛共的關係，是日本外交上最感困惑的問題，自民黨政府的基本政策是親美、反共；同時毛共對佐藤現政府，指爲戰後「最反動政府」，正進行「軍國主義」復活運動，是要推翻的對象，決不以佐藤政府爲談判對象。故佐藤政

其是對蘇俄與毛共政策，幾乎是完全一致，相互配合與呼應；但自從去年七月十五日事前未與日本磋商，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後，日本在外交上已陷於相當孤立地位；雖然今年一月尼克遜與佐藤舉行了聖克里門會談，但美、日關係，已不若過去的能水乳交融。蘇俄針對了此一弱點，展開了對日外交攻勢；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葛羅米柯訪問日本，與佐藤首相，福田外相會談，決定了兩國首長互訪，本年內舉行和約談判及共同開發西伯利亞等問題；使日俄關係，邁進了一個新的階段。無疑的，日俄關係接近的背景，主要的是雙方欲藉此對抗美、毛的勾搭。同時，日本也利用與蘇俄的接近，增加對美國及毛共交涉時的發言力量；蘇俄則以拉緊日本、阻止日、毛接近及離間美日關係；各有其政治目的。

日本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在美、俄、毛三極關係中，已有被孤立的趨向；蘇俄對日本採不與爲伍態度；毛共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美國對日本又未予重視。但進入一九七〇年代，由於美、俄、毛三者間相互關係的不斷演變，毛共唯恐美、俄協調，美國警戒俄、毛和解，蘇俄擔心美、毛接近；因此，各盡所能，勾心鬬角，展開各種外交運用，直到今年尼克遜完成訪問大陸之行，整個局勢，才算暫時告了一個段落。日本就在這種複雜、微妙的變化中，又成了各方爭取的目標。使日本亦捲入了美、俄、毛三極關係中，在亞洲國際政治結構中，也成了美、俄、毛、日的「四極關係」。

在多極化的國際關係中，主義、思想、路線已曖昧不清；是敵、是友，亦難分辨；其變化是多樣的、流動的，在此複雜情勢下，日本在外交上，尤其是對美、俄、毛外交上，採取怎樣的政策，值得加以探討。

二、日美關係的展望

日本對外關係，對美外交仍是其重點所在。雖然由於尼克遜的推行新亞洲政策和對毛共政策的突變及日美經濟關係的不協調，使兩者間已不若過去的能水乳交融。但日美的基本友好關係，是不會有重大改變的。

「日美安保條約」所構成的「日美安保體制」，是日美友好關係的基礎；也是確保日本國家安全的重要依據；除了少數別具野心的政治家及左翼分子叫囂廢除該約外，絕大多數國民是支持日美安保體制的。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到期的條約期限，因雙方政府認定該約有繼續維持必要，已宣佈自動延長；今後在期限上已無限制。今年一月聖克里門會談中，尼克遜與佐藤聯合聲明中，再重申該約的重要性和表達繼續維持該約的決心。所以只要此項「日美安保條約」的存在，日美兩國的基本關係，就不會有重大改變。

尼克遜總統在其一九七二年外交咨文中，特別強調日本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及努力維持日美的友好關係。足見美國重視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在聖克里門會談聲明中，又重申：「維持日美合作關係，爲確保亞洲和平與安全不可或缺的因素」、「回顧百年來日美兩國友好關係，今後仍應在相互信賴、相互依存基礎上進一步[illegible]」[illegible]日美[illegible]關係，依然非常鞏固。

關於美國交還琉球問題，在聖克里門會談中，美國同意在今（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正式交還日本；雖然美國在交還琉球時完全撤離核子武器及縮小軍事基地，但事實上，重要軍事設施仍予保留，並照日美安保條約規定，供美軍繼續使用，並未影響美國維持亞洲和平與安全任務及妨礙美國對亞洲履行條約的義務。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美會談公報中有關「台灣條欵」，「韓國條欵」（卽聯合聲明中佐藤強調「韓國安全對日本本土安全極關重要」、「維持台灣地區和平與安全，亦爲日本安全之重要因素」），雙方再予確認；這裏說明日美兩國對遠東的戰畧構想，並未因尼克遜決定訪中國大陸而有所改變，其觀點依然一致。

在尼、周會談公報中，雖然毛共方面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但美國對此並未表示同意，相反的強調了「美國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好關係，並將繼續發展現存的緊密紐帶。」這裏也清楚的指出，尼、周會談，並未改變了美國對日本的態度。

從以上這些事實，不但證明了日美兩國的政治關係，絲毫沒有改變；對維持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戰畧構想，也是一致的。

日美兩國在政治關係上，自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尼克遜與佐藤舉行華府會談後，雖然已進入了最密切的階段，但在經濟關係上，逐漸出現了失調現象。尤其是日本商品在美大量傾銷，引起了嚴重的磨擦；有關棉織品設限及貿易資本自由化問題，雖然多次協商，仍無法獲得滿意的解決。

日美兩國在經濟上的磨擦，主要出現在貿易方面；戰後二十餘年來，美國對日本貿易，均維持着出超國地位，但由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從一九六九年起，日本一轉而成爲出超國。一九六九年美國對日貿易，入超達十三億九千八百萬美元；一九七〇年入超十二億二千三百萬美元；一九七一年竟高達三十二億美元。日本的貿易攻勢，已構成了對美國產業界的威脅；因此也招致了對日本強烈的不滿與不信任。

不過就美國對外貿易全般而言，一九六九年尙有十二億八千萬美元順差；一九七〇年也有二十七億美元出超；但到了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已出現七十八年來第一次逆差，入超額高達四十九億八千萬美元。雖然從去年八月十五日起宣佈實施新經濟措施，但入超總額，仍有二十餘億美元。因爲造成入超的主要原因，係由於日貨在美大量銷售所致，因此，一般認爲美國宣佈新經濟措施，主要對象是日本，事實上，日本所受損失亦最大。所以，一年來日美經濟磨擦已到嚴重階段。不過在最近數月來，日元已經升値，有關兩國貿易問題，經牛場駐美大使與美方有關方面協調後，已獲得了若干具體解決方案。只要雙方能誠意合作，互相理解，極力避免經濟磨擦，不難恢復正常。

至於日美關係前途，由於兩國基本利害一致，存亡與共；就日本言，雖爲

多極化時代中的日本外交

朱少先

最近日本田中內閣成立，重要閣員如首相田中，副首相三木，外相大平一致聲明要同毛幫改進關係建立邦交，究竟日本外交政策將怎樣演變，應作基本探討。

一、國際多極化的演變

二次大戰之後，中、美、英、蘇列為四強，以聯合國為中心，維持着世界和平與安定。原期從此消除戰禍，共享繁榮。但國際共產主義者野心未滅，在蘇俄支持下，讓毛共在亞洲大陸作亂。在戰後中華民國元氣未復之際，實施其叛亂行動，結果使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被逼退守台澎。在英國方面，受二次大戰影響，國力衰退；戰後其原有殖民地紛紛獨立，在國際上地位，亦日漸低落。因此，進入一九五〇年代之後，國際政治，實際上操諸美、俄兩國之手，形成了「兩極關係」。一面以美國為中心，領導着自由世界，為人類自由、民主、繁榮而努力；另一面以蘇俄為中心，結合共產集團國家，為實行世界革命，赤化全世界而推行其陰謀策略。在亞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乃至歐洲，搞所謂「人民革命」，處處與自由世界為敵。在此一時代，共產集團力量有限，尤其在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韓戰中，共產集團所遭的敗績，在越南、緬甸、台灣海峽所發動的戰爭中，亦被阻遏，所受挫折甚大，其陰謀無法得逞。所以在一九五〇年代，除了毛共在亞洲積極從事滲透、顛覆活動外，美國與蘇俄之間，一直維持着冷戰局面。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整個國際情勢，尤其亞洲情勢，發生了極大變化；在韓國因一九六〇年三月因選舉舞弊，引起以學生為中心的全國反對、示威運動，結果推翻了統治韓國十五年的李承晚政府；在日本因一九六〇年五月的批准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引起了所謂「安保騷動」的政治風波，幾乎推翻保守政權；加以越戰的升高，使整個亞洲局勢，動盪不安。

在另一方面，毛共獨自發展核武器獲得了初步進展，暴露了其獨自赤化政

係，以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機為契機，促成兩國「和平共存」的局面。

因此，一九六〇年代，由於毛共的核子恐嚇，越戰的升高，造成了俄毛、美毛關係的對立及美俄關係的接近，整個世界，又出現了美、俄、毛的「三極關係」。

但是，美、俄間的「和平共存」，表面上有時會對毛共發生嚇阻、威脅或包圍作用；但在本質上，美、俄兩國的世界政策，利害關係，完全相反，勢無法獲得眞正「和平共存」。無疑毛共對此看得最清楚，為了其自身的利害，必須採取瓦解美、俄「和平共存」體制的策略，要打破美俄兩大勢力控制局面。

在美國方面，雖然深知蘇俄與毛共間關係，由於彼此間互不信任及領導權之爭，要恢復一九五〇年代的「密月關係」殆無可能，但在利害一致或人事交替中，亦可能出現調整至某種程度之可能性。美國也自知與蘇俄「和平共存」的不可恃，又不願見俄、毛關係的重拾舊好，在適當時期，於適當情況，與毛共勾搭，是可以達到以上兩項目的的。

基於以上情勢，才出現毛共的「笑臉外交」和尼克遜的訪問中國大陸，發表尼、周聲明等等，使美、毛勾搭，達到了最高潮。

由於這些情勢的出現，蘇俄自然也不甘示弱，從去（一九七一）年開始了一連串外交攻勢，先是在九月初與西德簽訂了「德蘇條約」，緩和了西歐地區的緊張局勢；一面蘇俄總理柯錫金，先後訪問了加拿大、挪威、丹麥；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布列日涅夫，也訪問了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法國；最高人民會議主席卜可尼訪問了北越；外長葛羅米柯訪問印度時，簽訂「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印度在蘇俄支持下，發動對巴基斯坦的戰爭，結果造成了東巴「孟加拉國」的出現，使蘇俄在印度洋的力量，大為增加。今（一九七二）年一月底葛羅米柯的訪問日本，更是蘇俄對抗美、毛接近的重要一環。

日本原是二次大戰中的戰敗國，但由於中華民國退守台澎及毛共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出現，使日本在亞洲地位顯得重要，戰後得韓國、越戰之助及日本全國上下的共同努力，在經濟上有飛躍發展，到一九七〇年，日本國民總生產（GNP）已達二千億美元，僅次於美國、蘇俄，佔世界第三位，其國民個人所得，也到了二千美元。已成為經濟大國，在亞洲已居舉足輕重地位。

加坡每年的貿易總額高達七十億美元，在亞洲國家之中，高踞第三位。雖然這項鉅大貿易額的半數是從轉口貿易賺來的，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七，都是和它的生意老搭檔馬來西亞合夥經營的。新加坡所以能處在東南亞貿易中心的優異卓越地位，是因爲它擁有一個優良的天然港，並且採取自由貿易政策，商人富有進取心而且都受過高深訓練，加以航運、銀行、保險以及國際電訊交通等等取費低廉。祇要馬來西亞能繼續大量生產樹膠、硬木、原鐵和原錫，而新加坡能維持加工和轉口的一切便利，這兩個國家的貿易關係一定可以繼續加強和擴展。但是儘管這兩國在人口、經濟組織和土地面積方面，有很大的差別，它們都面臨一項急待解決的人口急劇膨漲的問題，這項問題一向是提高生活水準的一個最大障礙。

西馬來西亞境內大部份是山嶺、沼澤和森林，祇有四分之一的面積適於耕種，雖然如此，馬來西亞還是一個農業國，而且政府也側重農業的開展。吉打和霹里斯兩個邦的二十六萬畝稻田的水利灌溉，完全要歸功於耗資兩億美元的木達河大水壩和連河系統計劃。這些稻田在以往每年最多收成一次，有時由于亢旱農作歉收，現在則每年可以有兩次收成，六萬農民收入大增。馬來西亞一向要輸入百分之三十的食米，現在距自給自足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十年以前，馬來亞政府爲振興國家經濟起見，頒佈了一項「拓展工業法令」，特准新成立公司享有較低所得稅、保護關稅、豁免入口稅等等特惠待遇，結果先後從十八個不同國家，引一來百四十家公司，另外有六十家已經在原則



座落吉隆坡的馬來西亞國會大厦，四週道路整潔，綠草如茵。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錦繡前途

資料室

在中國大陸和印度半島之間亞洲大陸南部海岸線，向南突出，形成一個長達千哩的半島，把安達曼海和暹羅灣分在兩旁。這個半島的北部由泰國和緬甸分據；所餘長達四百五十哩的半島南部，包含着西馬來西亞所屬的十一個邦，隔着馬六甲海峽與蘇門答臘西岸遙遙相對。再往南，越過柔佛海峽，就是新加坡共和國。這個小國原是一個沼澤縱橫的小島，但是近百年來，它的宏大港口一直是遠東航海和國際貿易的孔道，規模之大在全世界大海港之中，位列第五。

從東南亞地圖上一眼就可以看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這個地區的核心。它們既是亞洲大陸的一部，同時又是從菲律賓和新畿內亞向西到蘇門答臘之間，一大堆羣島的一部份，因此它們是亞洲大陸和海島之間的橋樑，也是印度洋和南中國海之間的門戶。從地理方面來說，它們可以說是得天獨厚，天然地雄踞東南亞海陸之間的核心地位。這兩個國家的人民，雖然是集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之大成，他們卻能和平共處，向增強國家力量和提高生活水準的共同目標邁進。

一九六三年，馬來亞的十一個邦，聯合北婆羅洲（現稱沙巴）和砂勝越兩個藩邦，成立了馬來西亞聯邦，人口總數在一千萬左右，國土總面積是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平方哩，西馬來西亞佔五萬零八百四十平方哩，沙巴佔兩萬八千四百九十方哩，砂勝越佔四萬八千四百三十平方哩。處于南中國海東邊的沙巴和砂勝越，統稱東馬西亞。

新加坡共和國從一八一九年由英國的史丹福•拉菲爾斯爵士發現，開拓成英國領域。它是這個半島南端的一個離島，這個小島加上週圍的島嶼，一共祗有二百二十四點五平方哩的總面積。（一個幽默的新加坡官員說：「低潮時候，面積是二二五方

上得到政府批准。這些輕工業和中型工業包括化學原料、醫藥、食品、飲料、石油產品、紡織、橡膠成品、輪胎、傢俱、紙和皮革製品、油漆、塑膠、電器等等工廠。已經開工的大型工業有造紙、製麻和鋼鐵廠。「馬來亞華他」製鋼廠是日本商人和馬來西亞政府合辦的，最近在普拉夷地方建造竣工，耗資二千六百萬元，預期能供應全國的鋼鐵需求。爲節省開支起見他們用超齡的老橡膠樹代替焦炭，作爲煉鋼風爐的燃料，這可以說是農產直接協助工業的一項證據。

今日馬來西亞已經能生產全國所需消費品總量的百分之十二，因而節省了不少外滙。政府和外商合辦的工業爲人民製造了許多就業的機會，而且使人民能學到新的技藝，同時也鼓勵當地人創立了許多輔助工業，職工完全是馬來西亞人，專門生產大工業所需的材料和用品。

新加坡雖然領域狹小，卻和馬來西亞一樣地努力發展工業。政府的既定目標之一是建立堅實的工業基礎，來維持新加坡所處東南亞貿易中心的傳統地位，同時要改善政府的收支均衡情形，並逐漸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由於新加坡人民的年齡，有半數都在十九歲以下，所以政府也希望所推動的發展工業計劃，能爲青年人準備很多需要高度或是中等技巧的職業。

新加坡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一樣，它們所採第一個重要步驟就是製造有利工業向多樣性的環境和條件，看準國外資金必定會掌握這種有利的機會，在新加坡大量投資。這種建設性的發展工業計劃，包括種種減稅的方法，設立「鼓勵出口中心」，協助廠商發展開拓國內外市場等等。

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已經有一百五十家新企業，利用當地在投資方面的種種有利條件，在新加坡

，位於這個小島的西南部，照目前的趨勢來看，這個工業區將來一定會發展成一個工業衛星城市，它佔地一萬七千畝，人口有五十萬之多。

到目前爲止，五千所住宅業經建成，專供朱讓區的工人居住，在這些住宅之間，另建有店舖和市場，來適應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這個工業區在以往是一片雜樹叢生，沼澤交錯的地區，在短短的歲月裏變成一個綜錯繁盛的企業地區，負責設計的官員和繭手胼足的工人，在建設上的努力，和他們工作效率之高，確是値得讚頌的。這項成就也顯示新加坡當局，有遠大的眼光。

其他的工業公園也紛紛在唐加林站、卡蘭、堪朋安帕和邊登米爾等地，陸續建成。它們的規模雖然比朱讓工業區小些，但是各種的輕工業已經在這些地方設立。在唐加林站所建的一種「平房式」的工廠大厦，完全脫離了建築上的傳統窠臼，這種新的設計具有非常的重要性，而且可能爲工廠建築開闢一個新紀元。這個平的廠房把製造電天線、乳膠、紡織、手表、原子筆、錫器、紙類製品等等的輕工業，全部聚在一起，因而節省了不少上地。

這兩個新興國家發展工業的努力，由於政府在另一方面致力于各種改進社會工作，益形發揚光大。目前訓練師資的措施已經大量擴展，新的學校在人口密集以及偏僻的地區，都在逐漸增加，人民的寫讀能力因而不斷提高，就業的機會也因而大增。在一般中學之上，設立了很多二年制的專業學校，專授各種商業技術以反各種專門技藝，諸如治礦、農業科學、捕漁等等，每年入學的學生，數目不斷增加。由於教育發達，新設的醫院和保健中心已經使到嬰兒死亡率顯著地減低，有效地控制了各種疫症，同時提高了人民一般的健康水準。

在國家工業化這一方面，馬來西亞傳統地是一

利用和談的時間來從事整補罷。

中共放出美國讓步的消息，當然有作用的，在越南已站穩了腳跟的今天，即使美國急於結束越戰，也不會出到出賣阮文紹這一着。

剛有一位從西貢回來的朋友對老萬說：阮文紹政府是個有效率的政府；阮文紹本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唯其阮文紹和他的政府有效率，所以共黨才去之後快。美國已犧牲了一個吳廷琰，有了這個慘痛的教訓，相信美國還會全力支持阮文紹，把南越安定下來的。

目前，對越南和談還不能過份樂觀，能否打開僵局，還得看北越及越共的態度如何。

順德近況談

待旦

中共今天批判劉少奇的「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等修正主義餘毒，明天又反林彪的極左路線，朝令夕改，不但使下級幹部感到無所適從，而且嚴重地破壞了工農業生產，使農民蒙受到最嚴重的損失。最近「人民日報」透露：廣東順德縣執行政策左右搖擺不定，結果造成種種人為的禍害。人民日報說：「順德縣歷來是以塘魚、甘蔗、蠶桑等經濟作物生產為主的地區。全縣魚塘二十五萬畝，佔總耕地面積百分之四十；桑田、甘蔗佔百分之三十多；稻田佔百分之二十四左右。這個經濟作物集中產區，在發展多種經營中，兩種思想、兩條路線鬬爭很激烈。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順德縣幹部和羣眾批判了劉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金錢掛帥』等反革命的修正主義黑貨，提高了路線鬬爭覺悟。但是，由於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黨的方針、政策缺乏正確理解，受劉少奇一類騙子形『左』實右機會主義路線的干擾，沒有從政策上認眞劃清界限，又出現了忽視經濟作物地區特點，片面追求在短時間內實現糧食自給的現象。一些地方一度填塘、掘桑、砍蔗，改種水稻，嚴重影響了主要經濟作物的發展。」

填掉魚塘，掘出桑頭，砍掉甘蔗，把所有的土地統統改種水稻，這顯然是違反自然的偏激的作法，農民的意見也很大，可是在反「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金錢掛帥」、「工分掛帥」等「劉修遺毒」時，農村幹部和上頭幹部卻認為，非這樣不足以表示已確立了「為革命種田」的思想。不這樣做就是不執行毛主席「以糧為綱」的最高指示，農民再不願意也得遵照命令去幹，因為「修正主義分子」的罪名誰都擔當不起。結果大量魚塘被填了，大量蔗田也改成稻田了，單單杏壇一個公社，塘魚的產量就減少了百多萬斤，農民的收入也大大減少了。其他公社的情形，跟杏壇公社大致一樣，每一個公社都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損失。

除了填魚塘，挖桑頭，砍甘蔗這些問題之外，「大寨記分法」和「供給制分配辦法」也害人不淺，沙滘公社在這一件事上也吃過大虧。「人民日報」說：「沙滘公社勞村大隊莘田生產隊，過去按勞分配政策不落實，有平均主義的傾向，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得不到發揮，各項生產長期上不去。均安公社新華大隊第十生產隊，認眞落實按勞分配政策，社員集體生產積極性一直很高，魚塘畝產比條件大體相同的莘田生產隊高三點五倍。經過認眞總結經驗，教育幹部，落實按勞分配的政策，調動了社員羣眾的生產積極性，塘魚、甘蔗、蠶桑、稻穀顯著增產。」

「路線教育運動」開始，為了扭轉這種情形，順德縣上自縣委，下至生產隊幹部普遍開展批判林彪的極左傾向錯誤。「人民日報」指出：「過去，縣委領導班子中有些同志對黨的政策學習不夠，理解不深，存在寧『左』勿右的思想，認為『只要方向對頭，不怕政策過頭』，劃不清多種經營與『金錢掛帥』的界限，把正當的多種經營也當作資本主義傾向批判了。還有的同志認為，抓副業容易走邪路，弄不好就要犯錯誤。這也是一種錯誤觀點。好像搞副業就會沾上『資本主義』。其實資本主義和副業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根本問題是領導思想和路線問題。『金錢掛帥』的流毒和資本主義的傾向，必須堅決批判，但絕不能把涉及『錢』字的生產都叫做『金錢掛帥』都當成『資本主義』。走不走邪路，犯不犯錯誤，不在於是否抓了副業，而在於用什麼思想作指導，執行什麼路線和政策。

在國家計劃的統一指導下，在狠抓糧食生產的同時，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統籌兼顧，妥善安排，因地制宜，全面發展，對社會主義只有好處。不分界限，『怕』字當頭，正當副業也不去發展，倒有可能給資本主義以可乘之機。」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極左傾向」逐漸被糾正了，可是資本主義又抬頭。別的不說，光拿受過「平均主義」極左傾向傷害的沙滘公社來說吧，反掉了極左傾向，資本主義傾向又抬頭了。

沙滘公社的生產隊並不把填掉的魚塘重新挖好，用以養魚，乾脆把兩千多畝魚塘，蔗地和桑田改種了蓮藕、茨菇和沙葛等收購價格高的經濟作物。

「國家」規定他們種植的經濟作物，他們全不理會。結果又要勞駕縣委派人到公社，大隊去「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發動羣眾「自覺地按照國家計劃種植經濟作物」。

新界續約二十年

不久前，本港南華西報刊出一則消息，說英國聯邦及外交事務部次官雷里，於五月訪問北平時，曾討論新界延長租約的事。相信中共外交部長姬鵬飛曾答應將租約延續二十年，因而，他一回來之後，香港就對地下鐵作出決定，實行興建了。

最近的報導說：英國和香港政府對於新界前途問題，保持緘默。他們對上述的傳說，拒絕證實或否認。香港署理政治顧問何維斯說：「這純屬推測而已。」

我們同意何維斯的說法，這純屬推測之詞，殊難有實質的決定。這次雷里訪問北平，固然見不到毛澤東，連周恩來也未予接見，他只能和姬鵬飛談談，像新界租約二十年這樣一件「大事」，決不是姬鵬飛可以「答應」的，同時，現在距一九九七年尚有二十五年的悠長歲月——比中共「立國」至今還要久些，現在來談這問題，即使眞的有所決定，但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會有些什麼變化，又誰能知曉呢？何況，新界的租約，並未爲中共所正式承認，如何會「續約」？

作上述報導的人說：新界租約延續二十年的事，儘管不是出於正式，中共將會這樣做的，因爲，香港的金融及其他設備，對中共相當重要，同時，香港也是中共貨物的出口站。

該等人士指出：不管怎樣，中共，和英國政府必然極力將此事隱瞞。中共會屢作表示：香港是中國領土，而且不承認割讓香港九龍及租借新界予英國的條約。因此中共當局將避免作出「官方」的性質，延長租約。

觀察家相信，今年稍後時間當英國外相賀議訪問大陸時，這一問題將可獲最後決定。

從這些「指出」、「相信」一類詞語看，顯然只不過是「想當然」的說法，而且消息說此事必不公開而加以隱瞞，那更是猜測之詞。

不過，這項消息即使是「流嘢」，大家也不必爲此恐慌，在二十幾年的未來光陰裏，世局的變化一定很大，中共政府一直在變，到那時候，變成怎樣，天曉得，到時中共還存在不存在，也成問題呢！



萬人傑

麥高文乞求釋俘

麥高文、馬斯基、韓福瑞於競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當中，各持己見，爭取選民。麥高文說，如果他當選美國總統，他就會跑到河內「乞求」釋放美俘。

他這則聲明馬上受到韓福瑞批評，他說：「在這兒，在河內或在任何地方，我都不乞求。我不相信乞求是正常的，我以爲麥高文使用這個詞彙是不幸的事。認眞談判與乞求不同，我又不是叫化子。」

麥高文在競選中顯然佔了優勢，他大有可能成爲尼克遜的對手。他之得到美國人擁護，不知是否他的聲明中「乞求」這兩個字打動了美國人的心絃。如果是的話，美國人已完全失去他們的自尊了。

以我們所知，大部分的美國人還是能保持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正義立場，只有少數自命爲「開明分子」的人，卻媚共成性，搞風搞雨，麥高文的「政見」，正投合了這些人，大概，麥高文之受到「擁護」，是因爲他已成爲他們的「偶象」。

不過，這些媚共分子究竟是少數，何以麥高文卻又能壓倒其他競選者？看來，美國人是一個極難了解的民族。

尼克遜總統跑到北平和中共打交道，已失盡大國的身份；如果麥高文眞有機會當選美國總統的話，跑到河內「乞求」釋俘，那就眞是天大笑話了！

爲了競選，美國佬什麼事都做得出。民主黨自知選不過尼克遜，故意出這旁門左道，捧出十足媚共的麥高文，以爭取鴿派的擁護，那實在太可鄙了。

麥高文雖爭取了民主黨候選人資格，看來只是白費氣力，尼克遜在美國聲望之隆，麥高文絕不是他的對手，即使全美國的嬉皮士都投他一票，也沒可能作白宮主人，這一點，相信麥高文本人也知道，因此他儘可大開空頭支票，說他當選後如何如何。但，他既沒可能當選，這些「諾言」也沒有實行的機會，亂說一通又有什麼關係呢？

美國還有不少像麥高文這種人，也許沒有「當選」機會，但他們的「政見」卻對美國的政策不無影響。

中共放出的空氣

和談恢復之日，北平外交界又放出一種空氣，據說美國在和談中可能作出巨大的讓步，不再支持阮文紹政府，因爲，這問題乃是雙方達成協定的一項主要障礙。

北平放出這種空氣，顯明的是在打擊南越的士氣。如果阮文紹及他的官員相信了這項「可能」，就會鬆弛了目前高昂的鬭志。

尼克遜會在這個階段出賣阮文紹嗎？相信無此必要，否則的話，他就不會用那麼大的氣力，協助他在戰場上擊敗南侵的北越軍了。

周恩來曾告訴訪問北平的法國外長舒曼：蘇聯無法控制北越，企圖包圍中共，將告失敗。同時，在和談恢復的前夕，中共給予北越新的援助，使河內感到高興。

尼克遜訪問莫斯科及樸哥尼訪問河內後，蘇聯對北越的支援，明顯的不再像過去那麼「積極」了，相信美蘇之間對此事一定有了秘密協議。

中共畏懼蘇聯「包圍」，有此機會，便要重新拉攏北越，給予「新的援助」，以塡補蘇聯的地位，也等於當時北越畏懼中共出賣時，蘇聯塡補中共的地位一樣。

無疑的，中共支持北越會成爲巴黎和談的絆腳石，增加了取得協議的困難，可能把談判拖延下來。

在目前的情勢下，北越即使得到中共的新援助，是否可以繼續作戰下去，仍成疑問，因爲，在這次南侵失利中，北越軍已元氣大傷，要支持下去，[illegible]

，一個武力的國家，一個權力膨脹的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另一批少數人的專制主義。在這裏，國家攫取了所有的生產工具，全國只有一個勞工僱主，這就是國家。對勞工來說，工作是無權選擇的，不能講交易條件，罷工是不准許的，事實上罷工也不發生。原因是在理論上勞工已經當權，透過了國家，佔有生產工具。結果是一切掌握在有權的少數人手中。

這種權力的學說，如果讓他們修正的話，如果不從放棄權力上去修正，所有的修正都是皮毛的，不可靠的。有權力的人，到頭來總是把人們當成自己統治之下的工具。

革命只是為了權力

很多人聽到「一切為了革命」的口號，表面上這句話並沒有實質上的肯定。可是，在共產國家中的強調「為着革命」，如果知道它是指的「為着權力」的話，就很容易了解了。革命也者已經成為共產陣營中的一種奪取權力的手段。一旦權力拿到手裏，以後再有革命，便說是「反革命」了。因此，在共產陣營中，因為要奪取的唯一目標，只有權力，所以人類一切的行為，如情愛、同情、親情、慈祥、忠正、誠實、義氣、度量、無私、廉潔、朋友、氣概等，一切都可以拋棄，因為這些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範圍的。

查理·馬田（Charles Martin）在其所著的「人道的社會主義」一書中稱：

「權力的社會主義，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禍害，比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大一百倍。國家資本主義並不是社會主義，這祇是『國家化的資本主義』或『資本化的國家主義』，其間所有事事物物，無論是有形的，無形的，能動的，不能動的，有生的，無生的，都屬於國家所專有。而國家，這個至尊的、絕對的、全能的，對所有事事物物，以至一切有生之倫，都加以全部控制。人要控制，他的手足要控制，舌頭要控制，腦袋要控制，事實上，他的整個肉體和靈魂，都要控制。」

對唐教授觀念的質疑

月前，讀到唐君毅教授的一篇大文。洋洋兩萬多言，從近代我國接受了西方的各種政治思想後，所掀起的歷史波浪的一種反省。並且結論裏指出：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是該並行的屹立於這個世界上，那裏中國才會有光明的前途。文中特別指出毛澤東及其統治者們，誤走上了馬列主義的死路，除非回心轉意，重新回到中國文化的道路上，否則是沒有前途的。這一篇文章可說是站在學術界立場——特別是海外自由地區的學術界立場來發言的。

究竟這篇文章能發生多少作用，我不知道，不過，有幾點的原則和事實，我是與唐先生有着岐見的。這裏，可以借萬人雜誌的寶貴篇幅表達一下。

首先，唐先生的文中有一句是說：我們在海外自由地區的知識分子，該「調原則，不過問政權」。我的意見卻以為：在一個民主氣氛生長的中國人——上一代和下一代，不但強調原則，同時也必然強調權利（當然也包括了政權）。否則的話，我們的民主教育的理論，如何配合實際情況。難道我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只在吶喊、吹牛，而不參與實際的工作。同時，沒有權利觀念的話，恐怕原則是無由發揮的。

二十幾年來的大陸知識分子，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參與政權的權利，所以他們的理想和原則都被鬪爭了。現在變得只強調一個毛澤東的原則了，因此，也只有打出毛澤東的思想才能過問政權。

在這方面，我覺得唐先生仍沒有脫去傳統那只講義務，不講權利的舊思想。這在目前教育機構裏是有反民主作用的。恐怕很難適應現時代的思潮。

法治精神與偶然

其次，在面對本港出生的青年的國籍問題上，唐先生指出「白紙黑字，不必重視」，最主要的是自己內心裏仍是一中國人。這段話，在某一意義上是不錯的，但是，在「法律問題」的法治觀念上，就有些不倫不類了。恐怕這又是與中國的古老傳統——輕視法治觀念有密切關係的。晚清以降，我國所遭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一部份的原因和失敗，就是我們不能體會西方的重法精神。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天，我們面對了過去的歷史苦痛經驗，仍然無法體會法治精神的話，那可以說，歷史的教訓仍然沒有使我們改變我們的缺點。

「白紙黑字」卻是很重要的，不能不在簽寫「白紙黑字」以前多加珍重。否則吃虧的是我們。並且也會變成百辭莫辯的。同時，「白紙黑字」的背後，不僅有其精神，同時又有其具體的事例影響呢！

最後，唐先生說：他之所以前來香港是「偶然的」。是不是偶然不知道，但是二十多年前從大陸來到香港，去到台灣，或是飛到外國的偌多中國人士，並非偶然的，而且是難得逃脫的必然的。原因是中共的慘絕人性的鬪爭作為所致。

歷史的客觀事實，還它一個歷史客觀事實，並不需要由於主觀的心理作用，來抹殺歷史事實。今天唐先生能夠在海外生存，自由自在地研究學問，為中國文化的發揚功不可沒。然而，如果唐先生與馮友蘭先生異地而處的話，我相信，多年來唐先生的著作，一定也會為他自己所否定了。這能說是偶然嗎？

任何人都愛自己的國家，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這是不能質疑的。但是，愛國家與愛政權是兩回事。對國家我們要愛護，對政權我們要批判，因為這不僅是原則問題，同時又是權利問題。

香港是一個自由可貴的地方，我很盼望看到和談到各種五花八門的思想和意見，如此，我們的國家才真正有前途。因為，任何一位中國人對中國的前途都有權發表他們的意見的！



認識中國

馬克思與中共

柳以青

很多研究馬克思、恩格斯的人都似乎在否定了他們的學說，並不是由他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最多也不過是抄襲，歸納而來。這方面固然有其道理，可是，也並不全然解釋得通。

我們知道，任何一位思想家之產生，必定受傳統思想，學習興趣，所處環境和個人性格所影響的。因此，我們固然可以了解：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從黑格爾借來的；他的社會主義是從聖西門、孚里亞等人借來的；他的經濟觀念是從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借來；他的唯物概念是從法國唯物論者借來的。可是，馬克思思想卻仍然有他的特徵：那就是他性格上的病態，充滿了悲觀和憎恨，而表現在他的學說中卻是狹隘的、武斷的、橫蠻的、冷酷的和沒有崇高理想的。

只有我說，沒有你講

從思想體系裏來說，馬克思的理論，一是由辯證法出發，是有破壞性的而且又是充滿內在矛盾的。如果我們把他的這一公式照抄出來的話，就是「白的成爲黑的，黑的成爲白的，白的同時成爲白的與黑的；黑的又同時成的黑的與白的，那相反的就這樣平衡了，中和了，效力互相抵消了。」由白與黑我們可以推到眞與假、善與惡、對與錯。

也就是因此，我們又可以套上階級的辯證：「資產階級成爲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成爲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同時成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又同時成爲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

同樣，我們又可以代入主義：「社會主義成爲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成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同時成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又同時成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就會很清楚的知道：馬克思的理論，一方面是武斷的、絕對的，但另一方面是變幻不定，反覆無常的。當到變幻不定，反覆無常時，它就教人睜開眼睛說謊，可以把一個的羞恥之心完全剝奪。羞恥之心經已剝奪，這個人便簡直不知道有什麼人格和尊嚴了。

玄之又玄的辯證法

同時，最重要的是由於這一辯證法的教育與訓練，使到人們把一切具有人類價值的觀念都可以取消，因此，在這裏，我們就太多次聽到中共利用這一方法的實證說：這是資產階級的觀念，資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正義和資產階級的人權。誠然，這「資產階級」四個字對他們最爲有用，只要無證可舉，無理可說時，便輕而易舉地推到資產階級了。這不啻是馬克思主義信徒的一個殺手鐧。

問題發生在這裏，究竟幾時和誰人來決定白卽是黑，黑卽是白呢？恩格斯認爲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是「科學的」，以爲有客觀眞理可尋，因此，有很多人也爲了這一「科學的」的商標大賞特賞，且或在香港亦有很多人還在迷信着這一「科學的社會主義」商標。說穿了，這「科學的」三字是無人能眞正的了解的。除非他們是掌握了權力。因爲只有在共產黨中掌有權力的人，才有資格「正確地」銓解「社會主義」，分判黑白、是非和善惡。

也就是因此，我們就會知道：中共的當權派們的不斷的鬬爭——權力的鬬爭，從劉少奇、林彪、毛澤東、周恩來、江青等的升降事實，就可以知道，秉承了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就是「權力的社會主義」的發展。誰人當權，他們就能「正確地」銓解馬克思主義的一切；誰人失位，他們就活該被辱罵踐踏，永不翻身。

修正主義是否可靠

有人醉心於蘇聯的修正主義，以爲以毛澤東思想爲首的中共們，應該反社帝，不該反蘇修，應該讓中共眞正地走上修正主義的路線。這方面固然有蛛絲馬跡可尋，同時，對中國的老百姓們的生活會幸福些。持這一意見的人，我不反對，同時也會使我了解他們那顆救民於倒懸的心跡。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如此希冀。

這裏，我想用一段歷史事實來表示一下我個人對修正主義的看法。

在俄國革命前，列寧繼承了馬克思的思想就說過以下的話：「社會主義不是什麼，只是國家資本主義掉過來爲全體人民謀福利，這樣就不再是資本主義的壟斷了。沒有大規模的，根據科學的資本主義的技術，社會主義是不能想像的。我們一定要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

可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後，[illegible]

在一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所說，無一不爲其所噬。就周恩來一生經歷看來，只是副貳之資，儘管他有才華、有韜略、有膽識，而不足以做領袖。中共黨人最講究所謂思想，他卻無理論，無著作。以他在中共歷史之久，地位之崇高，設若他有領袖之才具，當早坐上第一把交椅。正相反，當遵義會議之前，他任中央軍委主席，手握軍事大權，竟使毛澤東不費吹灰奪取過來。從那時起，就有了自知之明，不再胡搞八搞，像搞南昌暴動那樣。只一味服服貼貼，做毛澤東的臣子。不過他這個人，卻又老奸巨猾，八面玲瓏，誠如瞿秋白對他的形容，有如隨風倒的牆頭之草。似乎他是五代馮道的信徒，有奶便是娘，誰當主子都行，只要讓他做宰相。因此自李立三、王明、秦邦憲、張聞天以至毛澤東，他都甘事之而不違。不但對毛如此，對劉少奇、林彪，甚至江青，也是唯諾連聲，隨侍在後。這樣的一個人，毛只能用他管事，毛嘗說過「我的總理」的話，卻決不會要他接班的。如果像最近一些人所說，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即已提名周恩來爲接班，那末，文革之初，毛就不會把周的副主席一筆勾銷，在一九六七年初，更不會容許江青、陳伯達等暗組五．一六兵團奪周恩來的權了。對於毛，周亦深知其陰險毒辣，而劉、林之前車可鑑，縱然老毛要他接班，他也不敢擔承。

毛澤東一日不死，周還是做他的總理，兢兢業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努力保持晚節。不幸老毛一旦嗚呼，那他的麻煩恐怕就來了。如果江青真個接班，如果江青還借重他的話，他還得乖乖地輔佐江青，一如服侍老毛。就怕到時另有人捷足先登，他連國務院總理也保不住了，那就慘了，說不定就會遭到清算。

但另有一種可能，就是江青接不了班，像舜死，天下諸侯不立舜子商均，而立禹一樣，各封疆大吏，硬給他黃袍加身，使他做一個暫時的中央傀儡，飽受割據稱雄的新軍閥的窩囊氣，那就更慘，說不定要不得善終呢！當然這些全是後話，如今誰說了也未必應驗。

不過要把周恩來的行情，看得過於好，好到毛的接班人或奪得毛的若干權，那就恐怕跌落眼鏡。

外一則

章士釗的「柳文指要」

這是一部研究中唐散文大家柳宗元及其作品的巨著，其學術性甚高，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實無法與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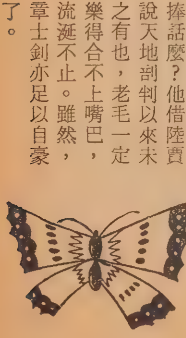
據作者自己在書中說，他自幼即愛好柳文，特別愛好柳文的文法構造和用字用詞的正確。從弱冠起，無論到哪裏，都隨身帶着一部柳集，誦習玩賞，六七十年來從不離身。大概中共攫得政權後，他做了「中國文史館」館長，才開始寫，寫到一九六四年，寫成了這樣一部百萬字的大著。這樣看起來，他有點像寫紅樓夢的曹雪芹，一生都在寫這部書。

他既愛好柳文，也連帶喜歡柳的爲人品格，他雖拿柳宗元和韓愈比較，韓文既遠不如柳，在思想上，韓是與民爲仇，柳則以民爲主。這和郭沫若的揚李抑杜一樣，愛之就把他捧上天，惡之就把他踩在地，都未免有些過分。

這部書共分兩部分，一爲體要之部，一爲通要之部，前者對柳文逐篇講解分析，確有獨創見地，後者集前人評論，再參以己見，暢論柳及其作品的種種問題。不過在體制方面，還像古代文人那些劄記一樣，讀來遠不及高郵王氏父子的作品那樣眉清目爽。這大概就是他老來懶散，不能好好加以整理的緣故。然而如果你要研究柳文的話，這部書蒐羅的資料很多，可以給你莫大的幫助。

這部書只能在文革後毛澤東重新掌握大權後出版。不然的話，無論就章士釗的爲人或就書的內容思想以及寫作方法，都決無可能出籠。照中共的階級分析，章氏至少是黑五類中的反動分子，人民的敵人。章氏曾任北洋軍閥政府的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會做過上海「流氓頭子」杜月笙的食客，曾激烈反對白話文，曾以軍警鎮壓北京女師大的學潮，最大的「罪狀」應是在教育部炒了中共聖人魯迅的魷魚——周揚四條漢子和陳伯達的主要罪狀之一就是反對魯迅，文革期間逮捕了一位卅年代在上海小報上寫文章罵魯迅的人，[illegible]，使其失業，生活無着，罪比周、陳們不知要重多少倍。然而「解放」二十餘年來，他卻被擢爲最高的清望之官——文史館長，穩坐釣魚台，連點兒風吹草動都沒有。文革時紅衞兵那麼兇，多少老師宿儒都遭揪鬭，以至於死，他卻一根毫毛都沒有傷損，大字報、標語之類都沒有觸及他。是誰之力，毛澤東也。

這部「柳文指要」的內容思想，據出版者中華書局的「出版說明」說，未能用馬列主義進行分析研究，且誇大了柳宗元的進步性。既然存在這樣的缺點，不加修正，怎能准其出版呢？固然章氏在書中作了聲明，自己對馬列無研究，不願隨便引用欺騙人，可是一個著書立說的人，在以馬列爲統一思想的統治政權下，又怎能不好好研究馬列呢？說對馬列無研究，已經就是大罪了。全書百萬字，全是文言文，並且學章太炎，故意用上一些今已不通用的古字，並說這是兩千年來文體的結穴，好像他拿這部書作爲文言文的殿軍作一樣。然而竟然出版了，並且用三號仿宋排的，紙張、裝璜皆極精美，連毛澤東的詩詞都無法與之比，是誰之力，毛澤東也。這書的出版，必定是毛親自批准的。毛何以會批准，還不是章氏在書中摻入幾句肉麻的吹捧話麼？他借陸賈說天地剖判以來未之有也，老毛一定樂得合不上嘴巴，流涎不止。雖然，章士釗亦足以自豪了。





香港閒話

周恩來的行情

趙聰

很像買股票，對周恩來的行情，最近中外人士一致看好。

這是由於：一、自林彪垮掉，周已由第三把交椅跳上第二把交椅，處於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地位，雖尚無繼承人之名，卻實有接班人之實。二、毛本人經常不公開露面，深居簡出，凡公開亮相的場合，周的名次總是高居第一位，豈止凌駕國家權力最高機關首長——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代理國家元首董必武之上，且遠遠超越當前炙手可熱的毛妻江青之前。三、無論內政外交財經生建，無論送迎歡宴外賓並與之會談、發佈國策聲明，全由周恩來一腳踢，所謂「一二日而萬幾」眞可比擬過去英明帝王。四、中共近來政策由左轉右，特別在外交上，不惜出賣盟友北越，極力巴結美帝，更對美眾議院兩黨領袖表示，美在太平洋區駐軍不應撤退；在生產建設上，又悍然復舊，實行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

有人看到這些現象，便以爲毛的接班人，非周莫屬。尤其對於中共內外政策的轉趨和緩，並且和緩得出人意料，便覺得這決非出於躁急冒進、一貫激烈反美的毛澤東，應是出於穩健持重的周恩來。由此更進一步臆測，周不僅已是毛的繼承人，且在毛未死之前，即取得了毛的若干權力，甚至竟謂毛今已不過問政事，一切聽由周全權處理，等於毛又大權旁落了。

在下認爲：林彪垮後，周的地位的確升高，周的行情也的確大好，就周個人言，現在這段時間，已達到他一生在中共的權位之最高峯。但是，他還沒有升高到做毛的接班人，也沒有取得毛的若干權力。他可能到此爲止，今後也不會再高了。而認爲周已實爲毛的接班人，並已取得毛的若干權力的人，可以說對於中共黨與政的關係，毛周二人的個性作風，還沒有進一步的了解。

中共領袖的排名次序，一直是照在黨中央的地位排列，並不以在軍、政兩方面所擔任的實職爲準。周之所以凌駕朱、董、江之上，乃因他是政治局常委，而朱、董、江皆只是政治局委員。毛之深居簡出，以往即已如此，並不自今日始。至於周一腳踢的事，全是政策的執行，而非政策的決定，後者操諸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並不是周敢獨斷的。因此可知，一切內外政策的轉趨和緩，甚至恢復劉少奇的老路，亦不是周的決定，而是經過政常會通過的。不錯，毛誠然躁急冒進，一貫反美，但這只是毛的一面。他還有另一面，那就是狡猾善變，說過的話往往事後不認賬。關於這一點，毛從前寫有「論政策」一文，在實行親美外交後，曾號召全國學習他這篇舊作。他對於政策，分爲大方向與策畧兩項。大方向是永遠不變的，策畧則可變化無窮，其變化的限度，以不背大方向爲主。這猶之乎目的與手段的關係，目的永遠不變，爲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目前，中共內外政策的轉變，正是手段的變化，策畧的更易，而非目的有變，大方向有變。毛澤東的大方向，在國內是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專政」——說穿了就是他的個人獨裁，因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黨，黨是他創造的，他又是黨的主席，這樣追究起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他專政，他不但對他認爲敵人的人專政，也對他的同志、他的親密戰友專政；在國外是進行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消滅帝修反。爲着走向這個大方向，視客觀條件對已之利害，不得不時時變換其走法，有時走得快，有時走得慢，有時從左邊走，有時從右邊走，有時迂迴曲折，有時以退爲進。一九三四——三五年二萬五千里長竄陝北，抗戰期間與國民黨的合而復分，抗戰後與國民黨的談談打打，正是大方向與策畧的最佳說明。今日他決不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和世界革命，只以客觀條件不利於他以左傾策畧進行，迫得改位易轍，以退爲進，繞一個圈兒。

毛、劉鬬爭與毛、林鬬爭，全是露骨的爭奪權力，所謂路線云云，只不過騙人的幌子。試問什麼是劉少奇路線，什麼是毛澤東路線，什麼又是劉少奇一類騙子（林彪）的路線？六年來在數不清的批判文章中，誰也無法找到具體的解釋。唯一的解釋，就是誰當權就是誰的路線。路線儘管一樣，因當權者不是同一人，也就隨之而不同。反之，如路線前後不一樣，但當權者是同一人，也就相同。好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一路線，文革前是劉少奇路線，文革後則是毛澤東路線；又好比文革時毛澤東罵美帝爲全人類敵人，今則毛邀請美國元首來訪並親與會見化敵爲友，路線雖異，但因全在毛當權時期，就全是毛澤東路線。因此，最近中共內外政策的和緩，不能證明出於周而不出於毛。

再就毛、周二人的個性作風加一比較。

毛之爲人暴戾恣睢，獨斷專行，決不容有異已者存在；而又多疑嗜殺，跟隨左右者，誠如林彪之子林立果

……現象談起

……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三個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直到黨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呵！」

這裏批判的三個階段，都是周恩來在擔任中央軍事部長及中央軍委主席。而遵義會議的主要決定則是毛繼周任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忍不住大翻舊帳：

「起勁地反對『游擊主義』的同志們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地方。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嗎？並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勝敵人不是更好嗎？在敵區或在我區敵區交界地方去打勝敵人不是更好嗎？過去的東西沒有任何正規性，只是游擊隊使用的辦法。現在我們的國家已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作戰是國家和國家作戰，大軍和大軍作戰。歷史不應重複，『游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裏產生的，而山裏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勇敢，乘勝直追』，⋯⋯『先發制人』⋯⋯『禦敵於國門之外』⋯⋯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後，則是大規模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隱忍四十年復起

毛澤東幾乎把當時所有批評他的「警句」，都逐一加引號寫在文章裏了。反映了當時周恩來批評他的情況，以及他的感受。接着，他忍不住也給周恩來加了若干「頭銜」：「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行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以次變爲拼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毛在談戰畧戰術的大文章中，對宿敵如此嘻笑怒罵，可見當年在江西時代周恩來對毛的鬬爭是多麼深刻苛烈了。周恩來自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失權，其後他急流勇退；一九四二年八月更向毛澤東徹底靠攏；抗日期間被派駐重慶，擔任統戰工作；小心謹慎追隨毛路線，才得免被清算。但毛對他一直不放心，嚴格防制他再擔任軍職。古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毛心血來潮搞文化大革命，揪鬬過火，軍人抗命，搞得天下大亂，周恩來乃乘機而出，拉攏實力軍人復起當權。

魯遲

……事

·芳亭·

……的福田陣營。（四）與各派的青年新進議員取橫的連繫。（五）最後聯合大平、中曾根和三木各派結成反福田的聯盟，在這個戰畧下，田中在國會盡力協助佐藤渡過難關，另一方面達成其擴大勢力的目的。

因此，在佐藤表明引退的時候，田中出馬對抗福田的形勢已成，佐藤想進行「角福調整」已不可能，田中派拒絕調整的最大理由是：「不把財產交給養子。」田中的參謀長二階堂說：「首相引退了這邊就是本家。」

在田中派看來，福田不是「自家人」。因爲福田不屬佐藤派，而是屬於岸派，系統不同。在佐藤派無人足與福田抵抗時，田中派無話可說，在田中羽毛已豐，足與福田對抗時，田中派的「本家」意識，便成爲佐藤「調整」的障碍了。

無官僚架子爲人輕浮

田中被稱爲「黨人派」人物。但他一直是在官僚派的陣營長大。可是，也許因爲出身和教育背景的關係，田中沒有甚麼官僚架子，比較接近民眾，不大拘謹，隨便出場表演。在岸內閣時代當郵政大臣時，他曾在日本廣播電視上大唱其浪曲。在池田內閣時，他赴美參加日美經濟會議，在酒會中也放聲高歌。他因此得個「野人」的綽號。

這個「大眾性」是田中最大的政治資本。在財經界方面，他的朋友固然很多。但和反對黨的關係，在自民黨中也以田中最好。佐藤就靠他應付反對黨在國會的攻勢。在野政黨都承認，田中出來，在選舉方面對他們最不利，前年底大選，自民黨獲三百議席壓倒多數，就是在田中當幹事長時達到的。田中是個官僚陣營中的大員，但又有反官僚的一面，他是佐藤體制的支柱之一，但又有想「脫佐藤」的一面。所以，這次他才能夠得到大平、中曾根和三木各派的合作。從這一點說來，田中的當選，日本的「保守主流」可能發生新的變化。

田中在私生活上有早眠早起的習慣，早上六時便起身，晚上應酬，九點一過便回家了。

他的家庭，還有一位八十一歲的老母親，同他太太（花子）、女兒、女婿（養子）和一個孫子住在一起，三世同堂。



田中角榮

從左報的

最近發覺本港左報有一突出的現象，那就是疏北越而親北韓。

當四月底北越舉傾國之兵大舉南侵，圍安祿、打崑嵩、下廣治，兵兇將悍、毒焰萬丈，西貢恐慌、華盛頓震動；這對中共來說應是大加吹擂的好題目，況且毛澤東曾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發表重要聲明，硬說：「小國可打敗大國，弱國可打敗強」；對北越這種打擊「美帝」的軍事進攻，應該大加支援才對，起碼也應該舉行一千萬人的大示威來聲援；可是大陸卻默然無聲，本港左報，自始至終對北越軍事進攻未發表一次頭條新聞；可是最近北韓與南韓秘密進行和平談判，達成協議，本港左報竟在第一版以頭條新聞加以報導，並且還紛紛發表專文討論讚揚。北韓的舉動，以馬列教條來看，是向「美帝附庸」妥協和投降，是罪該萬死之事，違反毛澤東思想就更不待言了。左報爲什麼會有這種反帝表現呢？毫無疑問的這並非他們膽敢反常，而是根據北平頒定的宣傳綱領行事，換言之，中共對外政策在作大幅度的改變。

中共疏遠北越原因

中共疏遠北越有幾點顯著的因素。

第一、美總統尼克遜二月訪問中共時，河內宣傳機構曾大事攻擊，暗示的指責接受尼克遜的分裂策略；這種攻擊與莫斯科的反中共宣傳，實互相呼應。

第二、北越揮軍南侵，所用的全武器及對空火力，全是蘇俄供給的，所使用的戰畧戰術也是典型的蘇式戰畧戰術，即集中優勢兵力和重武器對目標進行閃電的毀滅性的攻擊。換言之，以優勢火力，進行攻擊。這與中共的「人民戰爭」式的戰畧戰術大異其趣，因此中共不願北越用蘇式戰術獲得勝利，相反的希望北越能受到重創，回到「人民戰爭」的路線上來。

第三、中共不但反對北越在軍事路線上向蘇俄一邊倒，並且根本反對大舉軍事進攻，因爲中共自從一九七一年四月展開乒乓外交，轉向右傾機會主義，與美國妥協；因此對於打擊美國越南政策的軍事行動，實在不感興趣。

關於第二點原因，在這裏使人想起中共史上一件有趣的爭執。

毛澤東大罵周恩來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在上海站不住腳，進入江西蘇區，倒奪了毛澤東的軍權。大事批判清算毛的軍事路線了。

後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得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延安窰洞裏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畧問題」時，對這一段往事會慨乎言之：

田中角榮

日本首相

新任日民黨的總裁，佐藤首相的接班人田中角榮，現年五十四歲，大正七年生於日本北陸「米倉」的新潟縣，他剛好與中曾根同年，但因中曾根放棄競選，所以在出馬競選的「三（木）角（榮）大（平）福（田）」四候選人中，只有他一人是「大正人」。

「老宰相」佐藤今年七十一歲，田中的當選，表示日執政黨的首領年青了十七歲，這也是田中有點「新鮮味」的地方。

出身農家十五歲失學

田中生於新潟刈羽郡的農家，他的父親經營畜牧失敗，使他在十五歲畢業國民小學後，便不能不隻身離開鄉井到東京來幹活。從一個建築商的小伙計做起，田中很能勤苦自修，後來進入土木建築專科的中央工業學校。但嚴格說來，他的學歷只是小學畢業，所以他被目爲在自修苦學中成長起來的一個「立志傳中的人物」。

自明治以來，日本執政的文官不是帝大（現東大）出身的，可謂鳳毛麟角，更不必說一個小學畢業生了。在這一點上，田中的當選可以說打破了日本的傳統，給日本政界吹入新風，也反映出戰後日本「政治風土」的變化。

田中在畢業中央工業學校後，曾被徵召駐我東北的日本軍騎兵隊服役。一九三一年底他因患肺炎被送回日本內地。

田中開始參加政治活動，是上次大戰以後的事。一九四六年他由進步黨提名初次參加了眾議員選舉，但以小差落選。第二年四月，在新憲法下舉行的初次大選，他由民主黨提名競選才當選。廿多年以來當選眾議員已十次了。

日本保守派支柱之一

田中初次當選眾議員後不久，他便由民主黨轉到當權派的自由黨，接近吉田茂的左右池田和佐藤，由此逐漸步入日本的「保守主流」，並成爲其支柱之一。

田中做事有衝勁，即所謂有「實行力」，所以人們時常把他同已故河野一郎作比。但田中還有一個精細的頭腦，很會定政策、搞計劃，因而有「電腦兼推土機」之稱。

佐藤很賞識他的才幹，重用他，使他同福田成爲「佐藤體制」的兩根支柱，在佐藤執政七年有半期間，福田與田中都曾輪流做過幾任黨的幹事長和內閣的大藏大臣。直到去年七月改組，田中才被改任通產大臣，而福田改任外相。

暗中培養自己的勢力

佐藤任福田爲外相[illegible]

爲例，有鐵幕以外勢力最大的共產黨，也有法西斯黨與保皇黨，各黨的國會議員都坐在一間大廈開會。但在鐵幕以內情況恰相反，多數共黨國家根本就沒有其他黨派存在，較爲特殊的是毛幫同波蘭，但毛僞政權下的民主黨派過的什麼生活，盡人皆知，不必再說了。

以今日南北韓情況而論，如果說將政府與國會合併，南韓一定要佔主體，因爲南韓比起北韓，不僅人多，地大，首都又是韓國歷代都城，最重要的一點，大韓民國是聯合國建立的，也是舉世公認的韓國合法政府。但北韓方面就未必肯吃這麼大的虧，如果以南韓爲主題，北韓成爲議會中一個黨派，將來若要取得政權，必須通過議會道路，此一問題在民主國家看來，自是天經地義，但在共產黨人看來則是離經叛道，意共已死首領陶格里亞蒂曾提倡議會道路，受到所有國家的共黨圍攻，毛幫對此攻擊尤烈，卽金日成一夥對議會道路也猛烈攻擊。此時已否願意躬自實行，大成問題。

另一方面南韓政府也未必敢同北韓組成聯合政府，因爲南韓領袖對共黨鬭爭經驗雖不足，而戒懼心情則不易消失，二次大戰後眞正與共黨組織聯合政府的國家是捷克，當時捷共力量在政府中未佔二分之一，總統、外長均非共黨，但共黨控制大局後，害死外長馬薩里克後由窗口推出，詭稱外長跳樓自殺，再將總統貝奈斯囚禁，全國大權皆入共黨之手，捷克從此關入鐵幕，此一聯合政府往事，美國似已忘記，仍在到處促使與共黨戰爭的國家如越南、高棉組織聯合政府，但身受其害的國家皆未必敢輕於一試，尤其南韓現政府，實權操於一羣當初推翻李承晚政府的軍人之手，民主的程度十分有限，國內的反對黨尚不能得到合理的待遇，要說能容得下共產黨人，恐怕不易作得到。

三、軍隊問題

這一問題更難解決，共產黨人深知道軍隊就是命根，沒有軍隊就沒有政權，所以要共產黨人交出軍隊，也是一件絕對作不到的事。試以勝利之後我政府與共黨談判來說，當時的情況與今日南韓不同，共軍雖然擴大叛亂，割據省區，但在表面上中共仍然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中央政府，蔣主席是中國唯一的領袖，共軍應受軍委會管轄指揮，這三項原則並無爭論，所爭者就是部隊人數及防區，當時共軍要求編爲五個軍，十五個師，政府可以答應五個軍番號，但要按照規定爲每軍兩師，每師四團，這項實際數字與共軍所提相差甚遠，後來經過無數次談判折衝，政府已有允意，周恩來又要求編爲十八個師佔全部國軍五分之一（勝利後預定全國編九十個師），政府認爲共黨太無誠意，談判只是延宕軍事進攻的手段，乃停止談判。

今日南北韓談判，雙方軍隊如何處理，南韓以合法政府自居，當不願削減軍隊，北韓同樣也不肯放鬆兵權。就一般經驗來說，與共黨組聯合政府尙易過合併部隊，民主國家合併共黨部隊的只有一次，就是中國抗戰時將共軍改編爲十八集團軍，一切按照國軍編制，共軍除下帽上的紅星換爲青天白日帽徽，毫無困難，最初也能按照軍委會指定地區作戰，但不到一年就如脫韁野馬不可復制。共軍改編時，國軍共有三十六個集團軍，共軍是其中之一，佔三十六分之一，當時全國部隊約有正規軍一百二十個師，共軍只有三個師，也只佔四十分之一，但八年抗戰之後，共軍竟能席捲大陸，實在不可思議。所以與共黨組織聯合政府雖然有害，但如應付得宜尙可苟安一時，獨獨與共黨軍隊合併，等於生吞了一條毒蛇入肚，決無幸理。

不必說編併共黨部隊，就是非共黨的兩個不同派系隊伍也很難合併，以寮國爲例，寮國本來有左右中三派隊伍，經過談判組成聯合政府，但三派部隊卻一仍其舊，不久，共軍脫幅而去，繼續叛亂，右、中兩部與之作戰，經過七八年，兩支部隊依然各自保持部隊獨立指揮系統，不必說合併了，連一個聯合指揮部都組織不起來。

南北韓今日如果談到部隊的合併，南韓自不能像中國七七事變時招安共軍這麼簡單，給予番號就可以改編，韓共軍一定要保持現有兵源，指揮系統，不肯接受南韓軍事當局的指揮。

綜合以上各點來看，南北韓之間實在缺乏統一的基礎，眞的要舉行談判，不知如何談起，國名、政府、部隊三者均不能統一，不必說眞正合併了，就是組織一個象徵性的統一機構都難，因爲這個機構不知道應該名韓國統一委員會還是名朝鮮統一委員會。

假使南北韓眞的能談判成功，最後可能會出現一個民族、兩個國家，各有各的國號，各有各的政府與部隊，兩者之間唯一能作到的是不再以武力進攻對方，不在宣傳上辱罵對方，最大限度放寬到兩方居民可以自由來往，卽是這一條也不易，因爲雙方都會向對方派出便衣特務人員以探親旅行爲名，進行內部顚覆也。

其實雙方卽使停止了兵戎相見，也未必便能和平相處，仍可利用內部顚覆以併吞對方，以中東阿拉伯國家爲例，從來都是獨立國家，各不相干，但納薩爲了實現阿拉伯霸主的野心，在各國進行暗殺、顚覆活動，不知有若干次，被其直接顚覆的政權就有伊拉克與葉門，間接受其影響而推翻現政府的則有蘇丹與利比亞，至於各國元首遇刺未死的則有約旦王哈辛，伊朗王巴拉維，自從納薩暴斃之後，中東各國現政府始得獲得喘息。

納薩其人無論如何壞，總也壞不過共產黨，納薩尙可任意顚覆與其外交路線不合的鄰國，要說金日成會長期與南韓和平相處，誰能相信。

這次北韓主動要求與南韓和解，若照毛幫的教條，是修正主義修到了投降主義，正是攻擊朝修的大好材料，若是發生在三年前，金日成一定被罵爲馬列主義的叛徒，但今天毛幫居然大爲捧場，認爲是金日成的勝利，毛幫的宣傳辭令與民主國家不同，毛幫所謂勝利只是它想作的壞事而居然作到了，雖然這項勝利實質上損兵折將吃了大虧，還是勝利。例如抗戰前共軍被國軍趕到陝北，偏處兩縣，卽將覆滅，以後受到招安，編爲國民革命軍，照一般標準看是失敗到底了，但中共對外宣傳仍是勝利，是團結的勝利。當時只以爲是遮羞話，誰知十二年後他們眞的勝利了。所以毛幫這次宣稱北朝鮮的勝利，自然包藏有極大禍心，南韓偶一不愼將會墮入和平的陷阱，眞的造成了金日成的勝利。

南北韓怎樣談判

岳騫

南北韓和解消息公佈之初，當時確也引起一場震動，但是，消息發表之後，雙方並未作進一步的接觸，北韓雖然要求舉行朴正熙、金日成高峯會議，但爲南韓當局所拒絕，不特如此，南韓對北韓的防範並未稍懈，戒嚴法也並未取消，公開稱頌北韓的人，也仍然被捕，在南韓本部並未看出有絲毫緩和的跡象。因此，可以推測南北韓之間和解，仍然是紙上談兵，距離實現還有一個相當遙遠的路程。

如果南北韓眞的舉行和談，也有幾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存在。茲提出供大家研究。

一、國號問題

目前世界上四個分裂中的國家，中、韓、越、德，國名都不相同，但德、越較爲簡單，河內與東柏林政權當初爲了「劃一」，都加上一個「人民共和國」的尾巴，但基本上國號還是相同，東德、西德皆自認國號爲德意志，南越、北越皆自認國號爲越南，最麻煩的則是韓國，一名大韓民國，一名朝鮮。這兩個國號皆有來歷，並非杜撰。朝鮮出現在前，周初箕子率殷遺民入朝鮮半島建國，就定國名爲朝鮮，到了漢代箕子後裔統治的朝鮮滅亡，一分爲三，名辰韓、馬韓、弁韓，統稱三韓，是爲韓國之始，唐代三韓又變成高麗、百濟、新羅。以高麗名最著，所以韓國可用的國名有三，朝鮮、韓國之外，還有高麗。朝鮮半島三國統一之後，即名朝鮮，一直到中國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日本正式滅韓爲止。在歷史上，朝鮮國名出現得最早也最久，而在最後亡國時又名朝鮮，因此，復國時還應該名爲朝鮮。

但朝鮮亡國後一批革命志士亡命上海，組織政府時可能以爲朝鮮是一個恥辱名詞，於是就捨棄朝鮮定名爲大韓民國。

勝利時，設在中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正式還都，雖然由於美國支持李承晚，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被解散，但李承晚原來也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發起人，所以大韓民國國號就確定了。

金日成政權何以定名爲朝鮮，未有見到共方文件敍述過此事，但可以想到當是有意避免與漢城政府用同一名稱，不知今日卻留下一個難題。

本來國名等於人名，並非不可更改，最近一年中東南亞就有兩個國家改名，原柬埔寨改爲高棉，原錫蘭改爲錫里蘭加，但兩國此時均只有一個政府（柬埔寨在北平還有一個「政府」，已成爲舉世笑談），等於自己爲自己改名，改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心理上卻沒有別的感覺。今日南北韓情況不同，任何一方放棄了自己的國名，就等於向對方投降，不必說國家，就是個人要廢掉自己的姓去改從仇人的姓，相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點將是南北韓和談時遇到的第一個棘手問題。

兩個制度如何並存

民主政體可以容納任何不同的政黨，以意大利

約一萬人（有槍者約五千餘人），勉強相當於一個師，列入第三戰區戰鬪序列，歸顧祝同長官指揮，規定在江南京蕪間地區游擊。當第十八集團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特別向其部隊講話。其要點爲：「㈠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政府），一分抗日。㈡這一決策，可分爲三個階段來實施：第一階段，與國民政府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因此中共在抗戰的前期，幾乎完全在壯大自己，展開所謂四大運動：

㈠百萬擴軍運動—吸收保安團體和殘餘，及廣泛的發起參軍運動。

㈡百萬擴黨運動—大量吸收各地學校教職員及學生入黨。

㈢千萬屯糧運動—假藉抗日名義，征收救國公糧；或低價收買屯糧。

㈣萬萬積金運動—假藉抗日名義，以勸募捐獻及征收各種捐稅。

此外，中共並於後方各要地設立辦事處，大量欺騙吸收青年和流亡學生，掩護其進共區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陝北公學」等共黨訓練機構，進行赤化訓練，製造共幹。原已瓦解的共黨組織，重在各地死灰復燃；而受共黨操縱的外圍團體如「民族解放先鋒隊」、「救國會」等，都紛紛在各地成立。在「七分發展」的陰謀下，原有的殘餘共黨共軍，也逐漸壯大，到抗戰勝利，據毛匪自己供稱：「抗戰開始，僅有黨員四萬，軍隊三萬，經過八年抗戰，至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底止，全國已發展黨員一百二十萬人，正規軍九十萬人，民兵二百二十萬人」。這就是中共僞裝抗日，利用抗日的重大收穫。

二、中共破壞抗戰襲擊國軍

中共在抗戰期間，前三年，完全在休養生息，壯大自己，爾後羽翼豐滿，便悍然反目，遂不斷破壞抗戰。僅自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起，至三十年十月間止，最高統帥部據各戰區的正式文電報告，因共軍擾亂襲擊國軍而發生戰鬪的次數，共有三百九十五次之多。導致抗戰形勢，遭受極惡劣的影響。下列各事件，僅爲其犖犖大者。

㈠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及次年元月間，中共先後由陝北根據地及山西第十八集團軍方面，派出一萬餘名共幹，向河北、豫北、山東我敵後佔領區滲入；另由新四軍派出二千餘名共幹，向蘇北、皖北我敵後佔領區滲入，一方面在城鎮、鄉村，進行共黨秘密組織，陰謀進行顛覆活動；一方面向我在敵後的正規軍、地方團隊、游擊部隊滲透，進行挑撥離間及兵運工作。

㈡民國二十七年三月，誘迫收編我冀中敵後游擊部隊呂正操部四萬餘衆爲其第三縱隊；同時，乘日軍第二十師團、一〇四師團、一〇八師團、一〇九師團大事進犯，我第二戰區正全力迎擊時，劉伯承的第一二九師，忽擅自開放東陽關，縱敵深入，使我臨汾附近的國軍，陷入日軍包圍，被迫向同蒲路西側山區轉進。

㈢同年四月新四軍向蘇北滲透的共幹，挑撥我長江下游總指揮李明揚，與江蘇省政府主席兼第八十九軍軍長韓德勤間的不睦；中共於背後大肆鼓動擁李倒韓，陰使我蘇北在敵後的國軍，自相火併；然後聯甲攻乙，擁丙攻甲，施展其各個擊滅的慣伎。

㈣同年五月，第十八集團軍指揮第二縱隊，向我冀察戰區所屬博野、小店、北邑、冀縣、北馬庄、武靖、安次、贊皇、元氏、趙縣、隆平、武安、上焦市、鎖金市等地區，我河北抗日民軍張蔭梧部進攻，消滅該部九萬餘人後，繼續擊滅我喬明禮、丁樹本、張錫九、侯中業、楊玉崑、趙天清等部，河北抗日民軍悉被共軍消滅。

㈤民國二十八年初，原在晉西北的賀龍部第一二〇師，進入冀中平原，夥同其三縱隊，大肆襲擊國軍。三月，羅榮桓率其第一一五師進入山東，統一指揮共軍山東縱隊，接管冀魯平原，更向我魯蘇戰區敵後進犯。蘇南新四軍第一、二支隊，亦成立江南指揮部，由陳毅統一指揮；第四支隊成立江北指揮部，由張雲逸統一指揮。分向我敵後根據地進犯。截至該年年底，我敵後部隊損失甚衆；而第十八集團軍發展至四十萬人，新四軍發展至十萬人。

㈥同年十二月，國軍擊破日軍向我中條山區十次進攻，即以第十四集團軍由中條山，第六十一軍由呂梁山，乘勢反攻。當各部隊正行動之際，共軍即一面勾引我山西十個錢血團叛亂；一面將我進攻日軍計劃密告日軍，破壞我北戰場主要反攻計劃。

㈦民國二十九年元月，我第六十九軍及新第六師，增援冀中作戰，共軍賀龍、劉伯承兩師，及楊勇、楊秀峰等共軍，乃於濮陽、清河、威縣、南宮一帶，節節邀擊、伏擊、突襲，使國軍遭受嚴重損失。繼復配合日軍進攻我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主席鹿鍾麟部，最後以切斷連絡及封鎖糧食毒計，迫使該部向政東轉進。

此外，廿九年六月，在河北攻擊孫良誠、高樹勛等部，使日軍在華北從容建設交通，發展經濟事業。八月，攻佔在魯南的山東省政府所在地的魯村，使省主席沈鴻烈無法行使其職權。十月，共軍新四軍猛攻江蘇省政府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部，企圖消滅江蘇省政府。卅年一月，新四軍乘江蘇地區國軍南調接防之際，集中七個團兵力，分三路圍攻第四十師，企圖將其消滅，而釀成所謂「新四軍事件」。同年八月，在山西襲擊王靖國部的趙少銓軍，劫持其兩位團長，使該部戰力幾至瓦解。九月下旬，匪以優勢兵力，在山西圍攻第九十八軍武士敏部，重創該軍，使武軍長自戕殉國。在此一年間，我留置敵後的部隊和民間抗日組織，因受共軍不斷襲擊，幾至無法立足。直至民國三十一年，蘇俄對德作戰失利，無力外援，第三國際宣告解散，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慘殺異己幹部，黨內發生動搖；因而一時難於發動大規模的攻擊，乃改變戰略，轉爲宣傳作戰，到處散播「國軍力量薄弱，不能對日抗戰，只有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纔是抗日的眞正武力」。今天中共製造的讕言，正是當年的一貫手法。

（上）

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虛僞宣傳（上）

何應欽

去年六月間，有一位叫黃湛聯（本港中學生）的讀者來信，談及此間英文教科書對若干中國現代史問題的紀載有歪曲史實替中共宣傳之嫌，要求本刊作者岳騫先生給予解釋。後岳騫先生以「有關現代史的幾個問題」爲題，在本刊一九三期（去年七月八日出版）作出答覆。寫出事實，着重指證中共未眞正參予抗戰。

現中共又藉與日「改善關係」之機，要脅日本廢止與中華民國簽訂的和約，企圖竊奪抗戰八年的功勞。

曾於抗戰期間先後擔任參謀總長及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並主持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何應欽將軍，特爲此撰文，以駁斥中共的無恥宣傳，以正世人之視聽。——編者

前言

中共由於年來國際局勢的渾沌，姑息逆流的泛濫，竟利用美毛關係的暫時的增進，日本國內親共分子的囂張，佐藤首相的退休，日本政局的動盪，以及將來日本新內閣的動向，妄圖混水摸魚，希望趁此大好時機，一舉而撕毀我八年艱苦抗戰勝利後所簽訂的中日和約，以孤立我中華民國，增強其暴力集團的聲勢。乃不惜靦顏無恥，捏造史實，一再宣傳對日八年抗戰勝利，完全是他們的功勞。欺騙中國青年，痲醉美日兩國各界人士，藉以加強其對日談判的立場。這種無聊的伎倆，與完全背離史實的謊言，本不値識者一笑。但因爲中共鍥而不捨，長時期的廣播宣傳，積非成是，未經二次大戰的各國青年，難免不受愚弄欺騙。

本人在抗戰期間，先後擔任參謀總長及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聽到了此種誣蔑我神聖抗戰的謊言，認爲此乃我國在國際宣傳上，應該挺身而闢的一大問題，在當前國際局勢正在微妙的變化發展關頭，不能任令蜚語流傳，貽害國家！遂於六月六日，假臺北北區扶輪社邀請作專題演講之便，根據史實，予以駁斥。但因時間倉促，覺得意猶未盡。

今天，適逢七七抗戰三十五週年的紀念日，恰値日本政局變動，田中角榮先生當選自民黨總裁，日內即可組成新閣。田中先生透露，他的新閣對毛政策，必須能反映日本舉國上下的意見與情愫，當然國際情勢與輿論，他們在暗中自然更加注意。前天北韓共黨政權，又採取虛僞的和平談判手段，誘使南韓與之發表聯合聲明，藉以獲取其以軍事侵畧手段不能達到之目的。種種情勢的變化，與亞洲安危，中日關係息息相關。於是乃更爲此文，一則藉以紀念這個神聖而令人沉痛的日子，同時更對中共的虛僞宣傳，再度予以痛加駁斥。在緊張的亞洲局勢中，投下一帖清涼安定的藥劑，希望海內外同胞，根據這項概畧的資料，參照三十五年出版應欽所著「八年抗戰之經過」，再作縝密的研討，深入的回憶。希望負責宣傳的同志們，以及我駐外使領館和新聞文化經濟各類外交官員，全體動員，不憚煩瑣，向居留海外的中國青年朋友，和美日兩國各界人士，根據史實，作有效的說明，以擊潰中共的癡夢，加強中日兩國關係，維護我們以熱血頭顱作代價，所換來的中日和約，使其永遠不受損害，這是個人衷心的願望。

一、中共利用抗戰壯大自己

追懷民國廿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是日本軍閥利用中共叛亂，全面侵畧中國；但也正是中共利用日本軍閥侵畧，謀求生存發展。結果，不但中日兩國兩受其害，更使中共狡黠的陰謀得逞，禍及亞洲乃至全世界人類。記得民國五十年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訪問團時曾說：「我們應該感謝日本；沒有日本軍閥進攻中國，我們現在還在山溝裏。」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中也坦白招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爲奪取全國政權準備好了條件」。從這些供詞中，我們可以清澈的認定：中共在民國廿六年二月十日向政府所提的四項保證，八月、十月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接受收編，以及爾後的許多表面輸誠的行動，完全是在利用抗戰，壯大自己。

談到中共四項保證是㈠中共願澈底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鬪；㈡取消一切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沒收地主土地；㈢取消蘇維埃僞政府；㈣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於是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遂於民國廿六年秋，將陝北共軍殘餘部隊二萬餘人，依其人槍數量，編爲第十八集團軍，下轄三個師。任命朱德、彭德懷爲正副總司令，林彪、賀龍、劉伯承爲師長，編入第二戰區戰鬪序列，歸閻錫山長官指揮，並規定開入晉北游擊。迨南京撤守，中央又核准共軍葉挺、項英收集舊部，編成新四軍，下轄四個支隊，

轉變，那是沒有可能的事，他一定要擺出「再戰下去」的姿態，才取得較高條件。所以，巴黎和談恢復，在會議桌上表現的，並不是他們的眞正態度，即使他們要「認眞談判」，也只會在秘密會談中表現出來。因此，如果巴黎和談繼續下去的話，應該注意的是幕後活動。

幕後活動人物未必是基辛格和黎德壽，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因爲基辛格和黎德壽這兩個神秘人物過於受人注視，已失去神秘性，或許由另外的人進行談判；可能基、黎二人在一個不爲人注意的地方會談也說不定。

無可奈何恢復和談

美國的全面封鎖與轟炸，是迫使北越不能不認眞談判的原因之一。美國目前在北越目標中投下的導向飛彈「精靈」，十分準確，百發百中，因此北越的鐵路、橋樑、倉庫、油管、發電廠、工廠、油庫、軍車、火車、機場、飛彈基地等軍事目標，已炸得七零八落。

目前，在中南半島的美國軍艦至少有七十艘，戰鬪機八百架，B五二重型轟炸機二百架，每天出動飛機平均四百架次以上，投下成千上萬噸的炸彈，這大規模的封鎖和轟炸，使到北越愈來愈成孤立。河內的領導階層除極力主戰的長征和武元甲外，愈來愈多人同意接受和平條件，暫時取得喘息機會；但主戰派則認爲這機會一失，以後休再妄想有機會達到武力統一全越的目標。

不過，要打下去，憑什麼打？別說武器供應不繼，北越軍的士氣也難以繼續下去。因而好戰分子也不能不同意巴黎和談恢復進行。

軍事外交並進

尼克遜不但以軍事攻勢，並且以外交攻勢對北越施加壓力。尼克遜莫斯科之行是成功的，他封鎖北越、轟炸河內、海防，蘇聯也沒有挺身而出，維護他的馬仔，也沒有擔承打破美國的封鎖。

受到美機破壞的陸上交通，中共也沒再派出數萬工兵，協助北越修復交通運輸線，這說明北越背後的兩個大靠山，都把改善美國關係放在第一位，援助北越已不再那麼受到重視，口頭的支持，挽救不了北越的實際困難，因此北越更加孤立。

據基辛格說，美國曾經直接和間接通知河內，促使他們認眞談判，不可拖延過久。美國所求是：西貢非共政府的存在；美國戰俘的釋放。其他條件，可以坐下來談。

若干觀察家認爲：北越對這些條件雖不致公開接納，但在秘密協議中可以同意的。不答應，美國的轟炸便一天不停止，北越人民受得住，北越政府也吃不消，北越能強硬到底嗎？

拖到十一月大選？

美國在提出恢復和談時，同時宣佈，北越的港口封鎖，在談判期間不會開放；對北越的轟炸也不會停止，就是怕北越藉談判而拖，一直拖到十一月美國大選，希望到時麥高文當選，局勢便會有大轉變。

不過，從現在到十一月大選，還有一段悠長時間，美國絕不耐煩等到那時期。談不出結果，尼克遜會加強軍事壓力，南越軍收復失地，美國對北越轟炸更爲加強，北越能否支持到十一月，大成疑問。

北越目的，尼克遜豈有不知？他一定會好好利用這段日子，盡力向北越迫和，越南和平一旦實現，他的連任，便手到拿來，絕非任何對手可與競爭！

一個要拖，一個絕不容拖，看他們在巴黎和會中如何鬪法。

美國人印象改變

民主黨候選人麥高文打着「當選後親到河內向北越乞求釋放美俘」口號來作競選的幌子，但那時候北越正發動三月攻勢，氣勢如虹。加以在美國「開明」記者筆下，描述的南越軍是「不堪一擊」，因此部分美國人認爲赴河內乞求釋放美俘是有此必要。但現在南越軍的表現，士氣和作戰能力都優於北越軍，雖裝備不及北越軍，仍能把他們的攻勢遏阻，更有反攻能力，這局勢，會使美國人印象大爲改變。他們會想：我們是戰勝者，還須到河內乞求釋俘嗎？應該使用軍事壓力，使他們非釋俘不可。

這方法美國是顯然可以實現的。如果南越軍收復廣治後，乘勝追擊，把戰事帶進北越，北越將一敗塗地，再無翻身機會，那時，釋俘的目的還會達不到嗎？

美國在南越戰場上一貫是打「有限度」的仗，即使南越要把戰事帶到北越，美國也必加制止。也許，用這個來交換釋俘，北越更實受其惠。

用美俘作談判本錢

北越手上抓着的一批美國戰俘，是他們的談判最大本錢，北越雖視人命如草芥，把千千萬萬北越青年送到戰場上當砲灰，不當一回事；但美國對人命最重視，寧願犧牲大量金錢物資，也不願犧牲人命。這弱點，北越知得清楚，因此懂得這批美俘爲談判王牌，還利用美俘寫家書，要他們家屬向政府施加壓力，因此，尼克遜也急於使這批美俘恢復自由。中共說美國在和談中會作重大讓步，是抓着這弱點說話。他們還放出美國將不再支持阮文紹的傳說，目的在打擊反攻正節節勝利的南越軍的如虹士氣。今回南越軍之能取得勝利，是因爲人心歸嚮，北越軍所到之處，老百姓大部隨政府軍撤退，在前線作戰的南越軍，也多數能做到將士用命。北越軍原估計他們一旦接觸，便會不戰而潰散，北越軍可以長驅直進。可是，情形適得其反，南越軍的鬪志昂揚，出乎北越領袖們的預料，他們得不到人心，正如西巴軍隊在東巴作戰一樣，其失敗是必然的。

現在中共說美國將不再支持阮文紹政府，以爲可以影響南越民心；其實，阮文紹在南越人心目中，是吳廷琰以來最佳的領導者，即使美國要放棄阮文紹，南越人民也不會放棄他。

新聞以外



巴黎和談重開雙方態度仍硬繃繃
重要決定將在秘密談判

劉人傑

美國總統安全顧問基辛格與北越和談代表團顧問黎德壽，過去曾秘密談判十多次，基辛格備受黎德壽揶揄，談無結果。這回秘密談判怎會有重要決定呢？因為今回形勢不同，北越軍事上失利，陷於全面挫炸，兩大後台不再積極支持，顯得更加孤立，除了談和，還有什麼路可走？

和談恢復仍各持己見

巴黎和談，七月十三日恢復舉行，沒有人在事前敢對這次會談寄予希望。這次復會，雖然先由尼克遜提出，北越與越共表示同意，但明眼人都看出，北越受到來自莫斯科和戰場上的壓力，不能不表同意。華府的觀察員認為，北越將「認眞談判」；北平外交界則放出空氣，認為美國在談判中會作重大讓步，不再支持阮文紹政府。

可是，七月十三日巴黎和談恢復後，卻並不是那麼回事。北越仍堅持七點計劃；美國則重申尼克遜聲明，雙方態度並無改變。看來，要在會議桌上談出結果將是沒有可能的事。因此，事前對和談抱有樂觀的觀察家，也不敢再存奢望。

巴黎和談完全沒有希望嗎？又似不然。盛傳巴黎和談除正式會議外，還有秘密談判暗中進行。基辛格可能悄悄溜到巴黎，這位秘密談判老手，神出鬼沒，已不知若干次逃過新聞記者耳目，如果華府不透露消息，誰也不知他會到過巴黎十多次，也進行了十多次秘密談判。

黎德壽到莫斯科何為？

他的談判對手是北越和談代表團的高級顧問黎德壽，巴黎和談恢復之日，黎德壽到達了莫斯科，他訪問莫斯科負有什麼任務？當然不會公開，相信與巴黎和談的恢復，必然有關。如果他是負責和基辛格密談，當然要取得莫斯科的默契。

如果基辛格和黎德壽進行秘密談判，在會議桌上的代表，不過做表面功夫，沒有重要性，關鍵在基、黎的談判。

有經驗的人士都知道，和共產黨談判，在正式的會議桌上不會談出結果，和共產黨協議，只能在秘密談判形式下，才能達成。因此，巴黎和談，基、黎比公開談判值得注意。可惜他們談的結果，永遠不會公開，除非神通廣大的專欄作家安達遜又有辦法把檔案偷出，在他的專欄發表。

不過，即使是秘密談判，也不容易談出結果。基辛格前此已十多次到巴黎和黎德壽會談，每次會談，只受到黎德壽的玩弄與揶揄，和會議席上的正式代表一樣，一無所得，這次即使又有機會碰頭，再來一次密談，未必能出現奇蹟。

武力統一之夢破滅

對和談抱持樂觀的觀察家，主要認為北越這次發動南侵，已受到重大頓挫，他們明知武力統一越南的夢想永不能達到，唯一可行的是認眞和談，暫時保持目前局面，避免前後方挫炸，慢慢想辦法恢復元氣，徐圖後計。

支持這一看法的是西貢情報當局繳獲越共中央的機密指示文件，透露了悲觀失望的情緒。這份指示說，共軍在今年的春季攻勢中，所取得的結果未能達到預期目標的一半。

這份指示是第四十三號的補充，四十三號指示就是越共發動軍事攻勢的計劃。補充文件發出日期是五月十四日，是三月三十日北越發動攻勢以來對戰略檢討的一份最新密件。在這段日子裏，北越軍的攻勢尚算微有所獲；但指示文件已表示失望情緒，到目前，軍事處處失利，當然更感沮喪。

文件的指示，在五月中旬至六月底必須「解放」三分之二的鄉村地區，並佔領安祿、順化、崑嵩和平定省省會，但迄今已一個半月，上述目標尚未達到，只廣治省被佔，現南越軍正向廣治包圍反攻，收復失地，不過時間問題。安祿、崑嵩、順化的威脅俱已解除，北越的失望情緒，當然又比發出補充指示時更為消沉了。

軍事目的未實現

從目前形勢看，北越軍雖還在廣治市頑抗，形成拉鋸，並且偶然還會對順化發砲轟擊，但以整個戰局來說，北越在南越戰場上的軍事目標，顯然未能實現。戰事這樣拖下去，顯然對鞏固南越有利。北越在巴黎和談中的地位，已經削弱。因此，如果有「秘密談判」的話，北越或會改變頑強態度。但

老毛反老赫的滑稽劇

據外國通訊社十一日上海的電訊報導，法外長舒曼透露在平與毛澤東晤談的經過：

「這名法國部長抵達時，毛澤東主席從椅子站起來，毛對他的貴賓說：『請坐這張幾個月前尼克遜總統的椅子』……。

「據舒曼說：毛澤東對世界持如下的看法，他認爲世界分裂爲各集團『已經毫無意義』。而在他的理論，其中一個中心觀點是力主獨立。……」

毛澤東第一句話，是故作幽默，其實有點自我諷刺。表示，連「美帝」太歲尼克遜都可以晤談，則可與資本主義國家任何人物晤談。反映了，毛於今年二月晤尼克遜，心裏並不舒服。當時他本想等周恩來與尼克遜完成會談之後，在杭州與尼克遜見個面，大概周恩來覺得這樣有點慢待尼克遜，顯示毛對周的外交路線支持不力，不能消除黨內的反對和疑慮，於是促請老毛於尼克遜到達北平當天下午即與尼克遜晤談。老毛這次晤舒曼不禁舊事重提，可見該事對他印象之深刻。

第二句話，他說世界分裂成各集團已毫無意義，等於說國際集團的對立已成過去，這句話是眞心還是假意，姑置不論，但是已明顯的完全否定了他自己的主張！

老毛恨老赫的根由

記得從一九六〇到一九七〇這十年，中共宣傳機構整天在罵「蘇修」，罵赫魯曉夫，罵「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

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有內外兩面理由，表面是爲了蘇聯背叛了馬列主義，搞現代修正主義；其實是因爲赫魯曉夫於一九五六年清算史大林，改行集體領導；向蘇俄「一邊倒」的中共，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召開「八全大會」時，也照貓畫虎進行了一次改革，免除了毛澤東的書記處主席，設立總書記由鄧小平出任，中委會另添設四名副主席，以限制主席的權力，並且從黨章中刪除「以毛澤東思想爲工作指針」的話。總言之，打擊了毛的獨裁，具體而微的實行了集體領導。這一來，毛澤東恨壞了赫魯曉夫，也恨壞了「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

一九五九年赫魯曉夫以蘇共第一號人物破天荒跑到美國去和艾森豪總統會談，並且倡言美蘇和平共存。這下子毛澤東可抓住了老赫的痛脚，於是於同年底就開始了反蘇的理論鬬爭。毛澤東親自參加「五論八評」的撰寫工作，從傳統的馬列主義理論掘蘇修的墻脚根，咬牙切齒，氣勢洶洶，駡得不亦樂乎。

反赫劇無法繼續

毛澤東一邊對外臭駡赫魯曉夫，暗中則佈置文化大革命，對付「睡在他身邊的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

劉少奇的罪名是向赫魯曉夫學樣，赫魯曉夫的罪名，是向「美帝國主義」投降。可是誰能想到，連毛澤東自己也想不到，他自己竟也向「美帝」叩起頭來。而且行動較赫魯曉夫更爲露骨。

當赫魯曉夫訪美時，美蘇之間並無重大敵對事件，後來由於蘇俄擊落美國的U2偵察機，赫魯曉夫乃大發雷霆，幾使和平共存塌台。

毛共這次招待尼克遜訪問，待之以國賓之禮；並清算了黨內反對此舉的陳伯達、林彪派分子；所付代價已極大；這還不說，美國還加緊轟炸北越，第七艦隊照常游弋台灣海峽，中共竟也忍氣吞聲，無碍妥協！

毛澤東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還在天安門上大聲疾呼，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不到一年，一九七一年四月，竟搞起乒乓外交來，並且親自會晤「美帝」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不但背叛了他自己，背叛了馬列主義，並且也背叛了「世界人民」！與其前踞後恭，貽笑天下，當初又何必大張旗鼓反對老赫呢？

反赫的滑稽到此已無法續演，只有悄然收場了。



·萬人雜誌第二四七期目錄·

老毛反赫的滑稽劇…………每週評論

巴黎和談重開雙方態度仍硬繃繃·重要決定將在秘密談判……萬人傑

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虛偽宣傳..何應欽

南北韓怎樣談判…………岳騫

從左報的異常現象談起…………魯遲

田中角榮其人其事…………芳亭

香港閒話：周恩來的行情…………趙聰

認識中國：馬克思與中共…………柳以青

橫眉語…………萬人傑

順德近況談…………待旦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錦繡前途……資料室

多極化時代中的日本外交…………朱少光

錫蘭立國滄桑史…………胡養之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四)…………昌清

中共現階段對台灣的策略…………劉清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四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七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棊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萬人雜誌

（第二四七期）



老毛反赫的滑稽劇…………………每週評論

巴黎和談重開雙方態度仍硬綳綳・重要決定將在秘密談判……萬人傑

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虛偽宣傳…何應欽

南北韓怎樣談判……………………岳騫

從左報的異常現象談起……………魯遲

田中角榮其人其事…………………芳亭

香港閒話：周恩來的行情…………趙聰

認識中國：馬克思與中共…………柳以青

順德近況談…………………………待旦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錦繡前途……資料室

多極化時代中的日本外交…………朱少光

錫蘭立國滄桑史……………………胡養之

中共現階段對台灣的策略…………劉清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登九龍大帽山

鄭維珍

(一)携笻結伴此登山，百轉羊腸瘦馬孱，
柳外穿雲衣半浹，風前落帽髮全斑，
空林寂寂僧何在，古柏森森石更頑，
最愛高崖流水處，潺潺成調客忘還。

(二)嵬然大帽直擎天，繞道登臨路幾千，
靉靆行雲籠遠岫，潺湲流水帶斜烟，
徘徊絕頂松三徑，俯瞰平原水一川，
世上黃塵吹不到，最宜結屋息殘年。

(三)碧峯突兀道彎環，捧日千尋勢壓關，
芳草參差迷客路，寒雲浮動擁仙寰，
臨風啼鳥聲何滑，回首邊城淚正斑，
世局滄桑愁未了，何妨放浪一開顏。

壇主評語

維珍先生，登大帽山三律，是為佳作，其詩對仗極工，平仄亦好，例如「空林寂寂僧何在，古柏森森石更頑」，平淡之中，而有高深寄意，第三首，「芳草參差迷客路，寒雲浮動擁仙寰」，對仗既工，音節更好，大有唐詩筆調，中國文學之偉大，即是字少言多，言似盡而意無窮，「芳草」「客路」，均另有含義，並非言大帽山芳草參差迷了客路之簡單，凡詩中有「芳草」「春草」者，皆有懷歸之意，王維詩：「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芳草又能作朋友解，更可作益友解，「十步之內，必有芳草」。

客路二字，亦有懷歸之意，用一個「迷」字，即表示有家難歸也，參差，不齊貌，「芳草參差迷客路」，表示此間環境，雖不合理想，而又不能歸去，「寒雲浮動擁仙寰」，寒雲指大陸，浮動言不安定也，仙寰指香港，擁字用得最好，擁戴，擁護也。

「芳草參差迷客路，寒雲浮動擁仙寰」，十四個字，寫出作者內心，許多心事與感想。

詩為國學精華，又為文學結晶，用平仄，

用，民國八九年，一羣糊塗聖人，要文學革命，將古人文學精華，改名曰「舊詩」，他們發明，俚俗無味又臭又長之語句，名曰「新詩」，青年人受其愚弄，放棄固有國粹，追隨糊塗聖人，粵語曰「搵笨」，五十年來，中國詩學，一落千丈，文學革命，即是革文人學者之命耳！

以廣東而論，過去陳白沙、屈大均、陳恭隱，宋湘、康梁諸公，何等偉大，全國皆知，人人崇拜，是非眞假，有著作證明，為何今日，不見再有？即是文人之命，被新聖人所革，五十年中，未見產生，廣東如此，全國皆然，政治革命，革到民不聊生，文化革命，革到文學衰退，現在還是在革，再革下去，眞是不堪設想，革到每一個人生命矣！

鄙人生當革命時代，身為革命馬仔，年輕時，搖旗吶喊，奔走呼號，盲目追隨革命，現在讀書漸多，是非明白，如酒醒夢覺，哈哈大笑，自愧當年作錯，糊塗革命，將國家革到如此地步。現在「革命」二字，臭不可聞，報章雜誌，見到革命二字，即想作嘔，鄙人在「去國吟」中，咏革命二字云：

革命循環四十秋，祖宗華屋變山丘！
兩朝黨禍民增累，八載倭氛血枉流，
派系暗爭擁領袖，鷸鷸互噬鬬林劉。
神州魑魅無寧日，痛哭蒼生志未酬。

該詩已載本刊二一六期，因談到革命，故再錄一次，昨日抽暇，去新界青山寺一遊，住持夢生法師，欵以齋餐，上品冬菰，新鮮油菜，埋單之時，堅不收錢，盛情至為可感，佛門不尚飲酒，故無佳釀，鄙人車中，有美酒隨帶，取以自斟，夢生陪坐暢談，問何時可以還都？余笑而不言。煩囂暫息，萬緣俱淸，夢生告以「事忙」，余曰：「法師亦忙於事耶？」夢生曰：「袈裟不着緣多事，一着袈裟事更多」，相與大笑，歸途中，有一詩云：

空存廿載還都志，難遣中年去國情，
港寓猶堪書再讀，茅廬未許地重耕！
南征北伐皆兒戲，自悔生平慢甲兵。

鄙人到港，正值中年，存還都之志，懷去國之情，雖欲還鄉躬耕，而不可能，與鄭先生「芳草參差迷客路」，同樣感慨。「黃耳」為鄙人愛犬之名，居家須庾不離，凡是外出，例必隨行，余充駕駛，黃耳端坐後卓，左顧右盼，儼若主人。

青山寺中，有黑犬三頭，其意識，有領土主權之觀念，見黃耳為不速之客，自由入境，張牙怒目，合力來攻，黃耳見三犬，不懂迎賓，對客侮慢，遂起反感，其聲嗚嗚，責其無禮，中一健者，且向黃耳進撲，來勢兇橫，不可理喻，黃耳為自衛計，不甘示弱，乃被迫迎戰，一口噬其頸項，按於地上，其餘二犬，自背後進攻，黃耳反身抵抗，左右廻旋，咬作一團，健者受傷後退，其餘二犬見勢不佳，夾尾而遁，黃耳挾戰勝之威，意氣昂揚，喧賓奪主，進入餐廳，三犬遙立院中，狺狺吠詈，猶思再戰。黃耳餘怒未巳，意欲窮追，余叱止之。未幾夢生法師至，大喝三犬不得無禮，始得停戰，獸性喜鬬爭，不知和平禮讓之道，今日喜好鬬爭者其性質與犬頗相類似，觀犬打鬬，乃知今日共黨鬬爭之特性矣。

鄭先生詩，第二首有兩個「水」字，靉靆即是雲，潺湲即是水，意有重複，不如更換為「靉靆行空籠遠岫，潺湲流澗帶斜烟」，避去水字雷同，該詩則更好矣。

悼亡友為共匪所害

史劍

亂世相逢情已眞，三年肝膽照寰塵，
湘江話別愁腸斷，海角縈廻驚夢頻，
碧血枉流空洒處，英魂徒伴夜遊燐，
榮哀幾許憑誰問，千古傷心文化人！

批評無線電視竟涉鷄脾之嫌

老萬說：「寃哉枉也！」

萬人傑先生：

恕我不說客套話，免浪費篇幅。本人乃家庭主婦，略讀書文，與閣下自稱「半桶水」相比，實爲四分一甚至十分一桶而已。近日看報之餘，以中立者來表達心聲，唐突之處，請多

，閣下牽及香港中文程度，言下之意，應爲中國人所支持。不過本人記得，晏子曾說：

橘子移植變成枳。又何怪居住香港之人的中文水準呢？試看本港普遍都是「藍」「男」、「廣」「港」不

者，許多是文化工作者，拿「粵音韻彙」作幌子，表示自己有「料」以掩人耳目。本人曾見港辦的中文報，有一份是英文版，把一些中文字音的子音錯拼的，例如「年」應該是「N」，卻拼作「L」，於是一變而爲「連」，所以由「年年」變了「連連」，這都是香港中文之特別處。若自我反省，眞比不上那些循正路學中文的外國人。

話又說回來，關於「服虎」與「伏虎」之辯，本人以爲原則上，閣下是對的，但在該片集，則以「服」字較貼切，因爲「伏」者是被「收伏」，不敢再反動；而該片集中的人物，

」了，相信該片集亦應該到結束的時候，一切都完。因此，暫時之「服」，正如「雙星報喜」中之「點到你唔服」的短暫。

再有一事，本人須要領教者，閣下之「地盆」，每晚都爲必看的一段，言論之佳，值得讚賞。不過，最不解的是對「無線電視」節目，由新聞轉播到趣劇，都被批評；但本港電視不只「無線」一家，難道只有「無線」的節目有錯？

至於「無線」有些節目被認爲「低級趣味」，實在不關乎編，只在乎演。我曾見過有些藝員以肉麻之表情及字眼，來爭取觀衆的同情，被選爲「演技超卓」，有「急才」等等的獎詞，使該節目因之破壞，自己尚不思過，竟發謬論，涉及主持之人，或有關機構，一些無聊之人，以此爲大新聞，實爲文化界恥辱。因此我要提出一問題：是否他們（包括閣下）都在「鷄脾」政策之下，抑此揚彼？

雖然是商業競爭，若專詆譭別人，並不顯出自己有長處、有風度，愚見以爲「無線」雖有不是，但也多有新的領導性節目，不過諸君對跟「無線」之尾，作影射性節目的電視不置一評，而常對「無線」吹毛求疵，不免有瓜李之嫌。

本人以此冗長文句，實不能全達心意，惟恐有碍篇幅，只能就此擱筆。不過請閣下若能表明自己是在公正立場，希將此信照錄，公諸本港人士，以示清白，亦可作爲閣下一份資料，以爲本人請茶之敬，不敢認爲作「鷄脾」之想也。得罪！

老萬文章有如牛肉刀
尖刻之處直追魯迅

人傑先生：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你以「邊個夠我威」的氣勢，寫過一篇聲討某報的檄文，可算振奮不少市民。每日觀看七八份報的我，即刻打電話詢之右仔，寫該稿的人是誰，方知老小說家陳俊人。我那位香港土生太座忙加引申說：她在廣州石室讀書時，即是你底小說迷，到廣大結業返香港才改看黃天石。傑克我認識，靄民更熟，阿好在桂林紅粉香消，……起風更有一段……，可惜不識牛馬專欄作家，現雖如雷貫耳，仍未一識韓荊州。

四年來，牛馬集見報我必看，馬森亮已成久仰大名，因此，我佩服你的政治理論很精，實踐比較欠寬，不如稻粱謀的政治家，穩站成功不必在我，不打無把握的仗。一九五〇年，靄民兄詢我可否中間偏右？我答：比開口「統戰」「箤攏」「不要受某方用利」的政治家好得多。我記得胡喬木派李子誦送一封「讓我說幾句話」的信給我，現在居然是台灣南天一柱。最近不知撈到立監委國大代不？回憶靄民兄墓木已拱，生芻一束未親獻，我為故人淚沾巾。二十六來年，我深愛祖國，熱愛香港，政治圈中，演成之有無聲戰，鐵老已歸道山，聚老夕陽無限好，放眼崇洋媚外兮，病入膏肓。因循易安兮，汴京作汴梁。

前晚讀「官民間的酬酢」一文，可算你四年中的最雋品，以寫小說的軟筆，變成打家刼舍的牛肉刀，尖刻處，脫胎魯迅，用經國行政革新第五條作引子，政治運用，私淑東萊，惜我身患高血壓，否則當浮一大白。白圭之玷，引證不用牛脾（東華三院）用用蚊脾（保良局、莊重文），當心黃乾亨、簡日淦不向法院告你藐視東華三院，週日一中宴，旬日一大宴，賴社會人士支持，從以前的慈善救濟工作，進步到今天的社會服務，及名落孫山，請求法官大人判你補償名譽才怪，你怕未？

不才不學如我，敢進一言，你是牛馬集專欄作家，應緊握牛肉刀，本登高自卑，行遠自邇，向香港一小撮口唸造福社會，心存毒害香港的慈善滾友、撈家的畫皮刺穿，做一個香港的周處如何？麥爵士異於戴爵士，昔

產的賬目。現借用伍豪先生近來常用「時代在前進，世界在變動。」及美總統在北京祝酒時所引用「一萬年大久，只爭朝夕」作結。恕我不是統戰吧。敬祝

撰安！

姜桂×上言（端午夜）

者之一，但覺得他們不應存有這種不正常的壞心理，這麼沒有人性。

「富者」並不是罪人，他們大部分都是憑自己的才能，在公司當比較高的職位。關於飲食，我相信他們（包括我們在內）比那些貧窮的人士還差，甚至以麵包當午餐。

某些報紙也有同樣不正常心理，諷刺住在半山區的住客，為什麼呢，是否香港市民應人人貧窮才對，才公平？

讀者不明人上

憎人富貴
人之常情

萬人傑叔叔：

我是正在求學的學生，這是我首次寫信給報界人士。

本月二十二日閱到叔叔所寫的文章「從天災說到貧富」，覺得您說的很對，我與幾位同學也遇着同樣的事情。當我們在災場附近（舍下在列提頓道），聽到十多名中下層人士笑咪咪說！「抵佢地有今日咯，吓！」還

伏服之辯
關仁之見

「伏」「服」之辯，其實祇要是有中學程度的中文生，都會很清楚。虎是祇有令其在暴力之下受到壓迫方會四足伏地的，難道有人可神通到對虎說理說法而令其心悅誠服，與人為善嗎？若眞如此，武松就不用打虎了。說透關些，「伏」是一項動作，是動詞，「伏虎」二字一般人看了當然就不期然會想像到這頭大蟲是經過對方的攻擊或反擊而蹲伏不動的；但若果馴獸師把虎經過長時間馴訓而使它馴服，那你用「服虎」雖不很貼切，但我不反對的。所以我國的方塊字是要用到那裏說到那裏，我總覺得引經據典的所謂學者與專家，有時反而越引越離題萬丈，引到牛角裏去了，一笑。不過多些人爭論一下也是好的，起碼「牛馬集」又多幾天稿料了，哈哈！

關仁

毛美勾結眞因 讀者另有妙見

老毛自知罪惡深重 找後路讓江青逃亡

編輯先生：

你好！以下一篇文字，請更正刊出爲禱。

中共毛澤東爲什麼一反常態，突然與死對頭——美帝展開和談呢，好些人以老毛臨將就木，可能神經不正常；要不然就是古語說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了；更有些人以爲是爲了結束越南戰爭，那就顯得更加無稽。其實都不是的，他之所以如此作法，最大的目的，就是好讓江青有機會作斯大林女兒第二，因毛深知他死了以後江青根本無能控制大陸，其次有感於台灣國府日益強大，構成對共區嚴重威脅，更重要者，目前大陸的形勢極壞，對他極之不利，有如定時核彈一般，分分鐘有爆發的可能性，一貫以老狐狸見稱的毛澤東當是鷄食放光蟲，心知肚明，同時又與蘇修決裂，眞是處於四面楚歌的地步。

憶記中共竊據大陸以來，毛澤東曾不斷地玩弄其欺騙手段，加之狂妄自大，濫殺無辜，從大躍進失敗後，弄到餓殍遍地，其兇殘暴虐，眞非筆墨所能形容的，相信古今中外任何一個獨裁暴政也無人出其右。老百姓固然是慘不忍睹，與其同出生死的高層幹部也不能倖免，不是鬪死就是鬪臭永不得翻身，無一能得到好的下場。搞的卑劣手段，搞到眾叛親離，全國瘡痍滿目。經過此種種慘烈教訓，形成普遍不滿與痛恨，各地人民及軍事將領以及地方幹部大都在醞釀將他推翻，但一時懾於毛的淫威，惟有處處陽奉陰違，並且多方進行搜集他罪惡如山的鐵證。有等天眞幹部，以爲老毛年事已高，快將死去，以爲待他死後再作打算，不料弄巧反拙，被這個老奸巨猾的毛澤東唱了一手「你行快的啦」，實行先下手爲強，逐個解決了。

一九六二年本來便是毛收檔的一年，大躍進失敗，大陸百物奇缺的情況下，人民受到精神肉體的雙重壓迫，多半本着「橫死掂死」的心理，形成各地均有起而反抗事件發生。人們對共黨的殘酷統治恨之入骨，憎恨程度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怨聲載道，簡直視毛如過街老鼠，殺之而後快。如果當時台灣國民政府能把握機會，莫說大規模之反攻，即使象徵式的反攻，說不定眞有手到拿來之勢，可惜國府錯過此難得機會，毛澤東眼見不妙，全國顯出一片極端混亂的景象，他便本着孤注一擲，運用其惡毒手法起而鎭壓，加以莫名其妙的罪名，進行集體屠殺、下放、整肅、勞改、勞，也無法將各方面反抗鎭壓下去，特別是城市，大批「盲流」搶刼和大批廉價娼妓，出現縱火殺人等事，無日無之，單單就排隊索取申請表格往港的人羣決不下於抗日戰爭的逃難者，悲慘情形於此可見。更嚴重者係好些人因爲沒有糧食供應，過度飢餓患上水腫病，也得不到治療，一一的死去，所以街上時發現全身透明如玻璃的大隻「肥屍」，肺病、肝炎、貧血，更威脅整個大陸。一些地方高層幹部看到事態嚴重，無法收拾，他們對毛政權也甚表不滿，爲了鬆懈當時緊張氣氛，暗中做了手腳，故意放走部份憤怒人民逃往海外，以減輕壓力，事實上當時共黨差不多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了，如果不是五月放人潮，恐怕共黨不被推翻，也夠牠受的了。所以說五月逃亡潮挽救中共政權是決不過份的。尤其是廣東地區顯得特別危急，以後毛爲了收拾殘局，本想用軍隊來鎭壓，無奈各地軍事將領們與地方幹部不但不聽話，陽奉陰違，並且多方搜集毛的罪惡資料和證據，使毛當時差不多到了無技可施的地步。

老狐狸一想之下，喪心病狂，出絕招打着文革招牌，利用無知小學生充當紅衛兵到處搗亂殺人，放火、破壞、搶劫，死傷無辜何止千萬，隨處屍積如山，強姦婦女，慘不忍睹，其殘暴惡毒如蛇蝎不如。毛爲了奪回早已失去的權力以及毀滅所有罪證勾當，竟不惜犧牲大批無知少年與百姓的生命，其實毛賊搞的也不是什麼革命不革命的，他心知肚明，經他多年的血腥統治，人民所積壓在內心的憤恨一直未有機會發洩的弱點，加以利用，好使人們自相殘殺，來達到他不可告人的陰謀。毛澤東欠下中國人民這筆血債，我們一定要他償還的。

讀者陸以德六月二十六日

「白毛女」，已把上述的歌曲情節刪除得一乾二淨。

節目介紹到「沙家浜」，歌詞不外又是唱革命口號，喊打喊殺，其中一段歌詞大意是希望休養的傷員睡到日落西斜的時候，這是我首次聽到，因爲共黨硬性規定，太陽即領袖，太陽只能東升，不能西斜的。愛好自由的人們也不妨把獨裁專制的共黨首領稱之爲「非洲的太陽」。

香港觀衆都注意紅線女演出「海港」的鏡頭，我在廣州時，很欣賞「搜書院」和「苦鳳鶯憐」，其唱腔清脆悅耳，令人難忘。如今她被迫裝着兇神惡煞的樣子，唱着不倫不類的「現代」粵劇，對於一個曾被剪光頭髮，不准演唱，不准自殺，嘗過遊街、，目前又被命在公共場合亮相，我眞替她難過。

關於市場供應方面，陳列着各色的瓜菜，但沒有豆芽豆腐。在大陸，豆類只限病人持醫生證明才獲少量供應。

我在廣州購物時，不設紙包，由顧客自備。當時（一九六二年前後）因紙張缺乏，嚴格限制月訂報紙，市民排長龍買報，並非喜歡閱讀，而是想用作包東西然後再作引火之用。但在電影中看見店員以又大又白的紙給客人包物，還有賣布不見收布票，似乎可任意購買。小孩子的面孔都很紅潤，沒有釘補衫在畫面出現過，很明顯，這套影片，不過是經檢查加工，如假包換的宣傳品。

著書立說態度宜端正
越共唯一出路是投降

編輯先生：

讀二四三期萬人意見蒼松先生大作，提及「通史」若干不通處，使我聯想目下香港文化人的著述態度越來越不像話了。（以下刪去一段，請作者原諒。——編者）

幹任何行業，要講眞功夫，如新馬師曾唱四郎探母，的確了不起，決非倖致，乃確是經過多年苦練而來。著述一事，當然更不能看得太容易，一部名著往往須下過二三十年苦功夫，縱然一部普通著作，也非數載不可。但今日香港新出版書，每每是東抄西襲，急就章，數月便能七拚八湊一書，抄襲者根本自己就未懂，書出後，當然會錯誤百出，不錯才是怪事呢。有某書局主持人一次持書求我推銷，我毫不客氣答道：「你們的書，先請通家修正後再說罷。」著述自己出醜事小，而貽誤讀者，尤其青年那就太大了。希望注意陰功，勿亂出風頭爲妙。

其次，再談越戰問題，萬先生的剖析，本已足夠，但讀者的我卻仍有話想說說此問題。我以爲北越共處境最尷尬。武元甲一般好戰分子，滿想重溫奠邊府舊夢，殊不知今日美國決非當年的法國。美國是今日世界最大強國，怎肯敗於不足道的小國？倫敦廣播也有此見解。過去美國所以不肯大打，是有兩種顧慮，一是恐中蘇共實際參加越戰，另一是恐國內反戰運動在搗蛋，然照今日情勢看來，以上兩種顧慮皆已不存在了，所以可以放手對北越共任意轟炸、封鎖。北越共本身不能製造新武器，全靠中蘇共供應，今因封鎖關係，供應日漸減少，有之，也只靠人獸力偷運，數目極可憐。

但美國卻可以無限大量新武器供應南越，所以阮文紹預測，北越只能再戰三個月，想來是不會錯的。

要之，不久北越必將不支會接受美方條件停戰講和。這種和就是投降。北越共固然頑強，不肯低頭，但當年日寇何嘗不頑強，不料兩枚原子彈一擲下，便立刻呼籲無條件投降了。歷來戰爭告訴我們，每當戰爭到無望時，只有投降之一途，否則便是全面毀滅！

華白

毛共收買小販
每逢遇有節慶
左派銀行邀宴

萬先生台鑒：

我雖不恨毛共，而毛共恨我入骨。我往昔時有揭發毛共的陰謀。

毛共在港近年來配合北平笑面政策，在港毛共銀行放貸各行業小販欵項，其範圍甚廣，更加每逢毛共節慶，毛共銀行尚有設讌邀請各行業小販參加，此是毛共收買小販，作將來用途。希望　先生對毛共此種陰謀，加以揭發，爲禱！

海員劉盈惠上（六月十九日）

的士司機見義勇為

持續多天的逃亡，發生的事要紀下來當然連一本書也寫不盡。某天晚上澳門水塘角這邊游來兩個從鐵幕裏來的逃亡者，不幸被水警發現了。停在路邊的的士司機也發覺，這個水警鬼鬼祟祟偷偷行近逃亡者要登陸的方向，還見他拔出佩槍，知他存心害人。有民族意識的的士司機就大聲喊，警告海上的逃亡者。

逃亡者聽到了，掉頭就游去無踪。該死的水警，還不肯來個順水人情。更氣急敗壞地說，我先電告總部，看你逃到那裏去。過了不久，就來了兩隻水警輪和一隊陸警到來把現場看守得很嚴。還在海面的逃亡者，毫無頭緒地猛游，這時海面已經照得光亮一片，在場諸人能看見逃亡者每一個動作。這時逃亡者才發覺大難臨頭。逃亡本是為了要生存，眼看自己已是無法突圍逃去，不如被捕，挨苦數月，再作東山復起，所以便從容就捕。

在現場的陸警，大部分是有同情心的，因此群起辱罵這個水警，你一言我一語地說：「你真盡職責，你支多少薪水？你升了官，發了財，回家擺過慶功酒，但不要忘記你的冤孽債。……老鬼，你拘捕這麼多大陸知識青年，你當了幾十年差，還只不過是四等，還學他人做壞事，你是中國人嗎？你有祖宗嗎？你做了人家的爪牙，你以為澳門解放，人家會帶你走嗎？你會留下來受共產黨的毒刑。慢慢才死！」

這個臭水警知犯了眾怒，不敢發一言，呆若木雞的站在一邊。不知他內心慚愧還是仍在想着害人的毒計？

陸警遭殃

「政治部」頭子得知司機和警員暗鬬水警一事，認為非常重要，可是他奈何不了的士司機，竟全部遷怒陸警身上來。即將全部奉派到場的警員逐個逐個地審訊一番：「你們到現場時看到一切嗎？是不是的士司機在大聲喊話，車牌某號你記得嗎？你們對水警講了什麼話？」

「不知道，一切都不知道。」他們全體一詞。

這傢伙仍死不了這條心，堅持問了又問，所得的都是一樣。一位向來都是專與他針鋒相對的警員竟膽大包天地說：「我一切都看得得很清楚，只是我不告訴你，你想得知這件事是不是犯法，最好要向法律鏡一照，便知得很清楚，誰在犯法？誰在維護法律的尊嚴？這是我的回答。」

這傢伙理屈詞窮，只得暫時放棄此案，等將來再算。

張文上

請領稿費：

六月份稿費（二四〇至二四四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十五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歡樂的廣州」觀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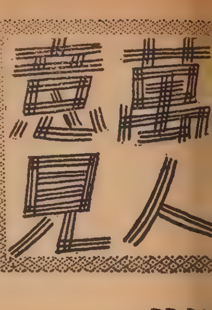
覃白

電影開始時，照例畫面上呈現太陽初升及一片尖吵的「革命」歌曲。當樂隊奏「義勇軍進行曲」及看到五星旗時，我立刻聯想到今日大陸實際已陷於「三無」境地：㈠無國歌唱——田漢受清算，歌詞不合毛共口味，新的又未出爐，故只能奏，不能唱。㈡紅旗上的五星目前已無意義，不知代表什麼。㈢無國家主席——前當選的劉少奇已被指為叛徒、工賊兼國民黨特務，所有這些畫面，簡直是自我諷刺。

鏡頭轉到紅線女參加偽慶酒會時一掠而過，好告訴觀眾：紅線女不是[illegible]

來暗暗沉沉，比起坐在渡輪上所欣賞港九夜景，不可同日行語。

跟着介紹樣板戲及各種節目，其中「白毛女」一劇比較熟識，我想起在大陸時，女孩子最感興趣的一段歌詞是：「……剪下二尺紅頭繩對着鏡子紮起來，唉唉喲喲，紮呀紮起來。」人們很欣賞當時的雪景及喜兒照鏡梳裝時的美姿，有些人懷疑她逃入深山居然餓不死冷不倒，黑的頭髮變白了，在舞台演出時很有趣，甚至探討喜兒迫姦成孕後生下來的是男孩還是女孩，如果養得活後果如何？……這些問題其實並沒有什麼惡意，只就事[illegible]



難胞逃亡已屆旺季 抵澳人數突然大增

當局截捕雖嚴 漏網之魚仍不少

編輯先生：

貴刊「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專輯」雖已結束，但我仍有許多話想說的，希借「萬人意見」一角，讓我發表一點心聲。

震驚世界的六二年五月大逃亡，港澳兩地婦孺皆知，惟獨喪盡天良、別有用心的左仔，說什麼都不知，只知毛澤東、共產黨好。

在這十年的漫長歲月裏，為了自由而被海神召去的不知凡幾。大陸人民反饑餓、爭自由的鬬爭持續了十年之久，更無旁人支持，可說史無前例。而中共對待逃亡者的處罰比歷代的暴君還要殘酷百倍。可是這些苛政壓不住敢於造反的青年。直到七二年五月份，澳門方面的逃亡人數更是打破紀錄。（僅在農曆五月十四、十五、十六這幾天就有數以百計的逃亡者湧來。）六二年大逃亡是中共打開大門。七二年的五月是關閉大門而且見一個捉一個，絕對不留情，但大陸青年為了生存，為了自由，仍不畏死地湧來。據被捕在獄裏的逃亡青年講述，要逃亡的青年在中共大陸，像天上的星星一樣數不清。

我曾好奇地問及一位逃亡者：「你們為什麼冒生命危險逃亡到港澳來呢？港澳兩地『解放』在即，逃亡到這裏也是脫不了共產的威脅，『解放』了港澳你一樣成為逃亡犯。」

他說：「管得這個，為了自由，即使過一天也是好的。而且恐怕全大陸真正解放，中共徹底滅亡，也得靠我們逃亡者呢。」

我說：「你有種，你是中華民族的好男子，將來反攻復國必定要靠你們這批血性男女的。」

在「特務部」和他講幾句話還要受到特務的監視，更怕被特務聽去，因此不敢多講。

幸運的女逃亡者

五月天時容易生病，特別是逃亡者更容易生病，原因是經過長期日晒雨淋，加上饑餓折磨、海水的侵蝕。一位不幸被澳門水警捕捉了的少女（逃亡者），在獄中便生起急病來，一些善良的警察把她送去看醫生，經醫生診斷後需要留醫方可，警方雖不願意，但在醫生的壓力下，無可奈何下只得屈從暫時准留醫，另派一個警員看守着她。

人非草木，那個沒有情呢？只有魔鬼共產黨信徒和某些投共的澳門水警才忍下毒手把他（她）們拘捕送回大陸受慘無人道的刑罰。這位少女在醫院得到病人和護士掩護，安全逃出醫院，幸運地從魔掌中逃脫，得到自由。

說她幸運只是一種恭維話，可是她得到一身驚。她逃走不到三十分鐘已被看守的警員發覺。來電告知總部說：「水蛇逃走了。」水蛇是澳門警方的暗語，指泅出逃來的難難民。接聽電話的警官當堂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連電話也沒有聽完，就放下聽筒立即電報廳長，請派警員搜捕。廳長聽完電話，立即下令出動一大隊警員到各處搜捕（逃亡者所報在澳地址），還派出特務在逃亡者親人所在地潛伏下來，整整三日三夜特務沒有離開半步（特務是輪流值班），並發出在警廳所拍的照片到各區，限令各警員對此事積極幫助拘捕，按相片捕人，攪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以我個人在任何角度看來，都以為他們此舉實是庸人自擾，對於一個有國際法律保護的難民也要拘捕，走脫也要興師動眾，勞民傷財，不顧法律，不理人民的憤怒，還是死牛一便頸的拘捕犯人一樣看待，可是對於一個犯了殺人罪的殺人犯逃走，不派一個警員去追捕。

這是什麼理由？他們又能作什麼解釋呢？

共產黨和警方為了封鎖一切事實真像，把攪得滿城風雨的非法行為竟一字不提。這是什麼新聞自由呢？看來，這種新聞自由是用來欺負人民的幌子。

草木皆兵．濫捕夜行人

近二十多天來，從大陸鐵幕逃出的青年是空前的熱鬧，看他們持續了幾十天的逃亡，真像是逃亡潮一樣。不知毛共怎樣向海外中國人民交代這些事。

逃亡的數人之多，姑且不談，只談水警對難民的迫害。這些水警見了逃亡者不知怕了他？還是恨他？更不知是不是逃亡者曾經把他們的祖墳掘出來，而使他們這樣恨恨不休。水警對難民簡直恨到發高熱、發瘋。因此他們的眼也花了，把一切人都看成是逃亡者。曾試過幾次，他們見了夜行人當作逃亡者，竟下毒手拘捕到「政治部」，經市民理直氣壯的抗議，而且幸好每人都有身份證，要不他們可能已糊裏糊塗的被解回大陸過下鐵窗生活，試下三両市秤米的滋味了。

澳門本是治安比較好的城市。可是經那些心理變態狂的水警一攪攪到滿城風雨，雞犬不寧，這樣繼續下去可能引起無窮的惡果。因為澳門不是戒嚴，不是規定不准居民行夜街，又不是軍事禁區，怎能任意拘人呢？這樣蠻橫無理，又怎能令人心服呢？

「犯人」中暑。

他們的任務是把每件大約重一百斤的大石，由地面用手捧到高約一公尺的斗車，每個「犯人」一天的定額二十噸。清理石渣和碎石，每人是七噸半，擔的距離是十公尺。

有幸有不幸

但在這兩個中隊裏，四中隊的「犯人」比三中隊的「犯人」少得很多，原因是該中隊的毛幹對「犯人」的勞動管得很寬。

三中隊的「犯人」知識分子佔較多，其中有一個小組十多人，全是原各單位的右派分子。所以，在管理上特別嚴，勞動也比任何中隊大得多，毛幹也是全礦特別兇的。

本來，該隊和四中隊在同一個地方，做同一樣工作的，而且礦部下達的生產任務，亦和四中隊相同，但該隊的毛幹卻硬性規定增加百分之五十。完成不了，星期日沒有休息，不發每月一次和家人見面的接見卡。

所以，該隊「犯人」特別辛苦，有些「犯人」因飢餓，也有因年齡關係，在勞動中，因體力不支而暈在地上，是司空見慣的。「犯人」們生病，發燒至攝氏三十九度八，經醫生證明，也不允許休息。

人命賤過蟻

該礦場，視「犯人」的生命如草芥，口口聲聲講「中國有七億人」，「死咗你們也不要緊」。因此，對「犯人」的工作，沒有半點安全保護，爆石時，被石頭打傷，天天有發生。「犯人」們因工作受傷，除大量流血，傷口要醫生縫針，才有三、四天休息外。一般損手、破腳，即使有血由傷口流出，非但不准休息，還會受到毛幹大罵一頓，說什麼「有意」損爛少許手腳，「逃避」勞動等。

據一些「老監犯」說，由於毛幹平日只顧拼命增加生產，在爆石時，只從山腳炸，做成山上和山下有很大的傾斜。故在一九五七年九月晚上發生了一件驚人的大慘劇！

那天晚上有五十多個「就業」人員在礦場底裝車，大家正在聚精工作之際，平日傾斜較大的一邊山，突然倒塌下來。那五十多人，絕大部份均來不及逃出虎口，當場被山坭活埋的就有三十多人。另外有十多人雖然沒有活埋至死，但身體已嚴重殘廢。幸而安全逃出虎口的只有三、五人，在當時亦已嚇至魂飛魄散。慘劇發生後，礦場毛幹下令嚴密封鎖消息，並令當時的勞改犯，停止工作三天。不許他們彼此談論該山坭倒塌慘劇，違者，以抗拒「改造」論處。對死者家人則個別通知他們，並假稱「犯人」沒有按照「安全操作」去工作，礦場「沒有」責任等，每個死者家人僅獲得人民幣三百元「安家費」。還胡說是政府對「就業」人員家人的人道主義和照顧。前來認屍的家人悲慘哭聲震宇勞改犯。

至於那十多個斷手拐腳的殘廢者，在經一個時期的醫治後，毛共見到他們已不能再勞動，在他們身上已搾不出什麼油水，就把他們一腳踢走。每人發給少量金錢。由正規毛軍強押回農村，讓他們自生自滅。

非人生活

講到「犯人」生活，那種饑餓程度，我找不到能夠形容的文字，只要照實對讀者講。

在「犯人」來講，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肚子能否飽的問題。毛幹也充分的利用「食」來折磨「犯人」，利用「食」來製造「犯人」之間的矛盾，擴大「犯人」的內爭，以利其控制，也利用「食」來迫使「犯人」加大勞動強度，更多的搾「犯人」的血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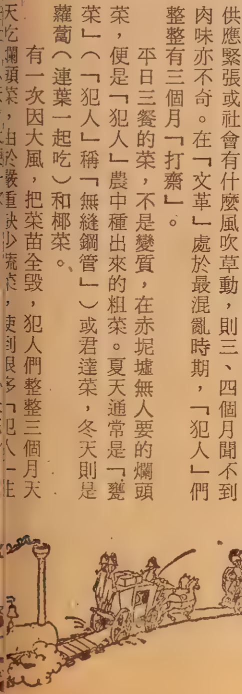
受盡毛幹刮削

本來，按毛共撥下來，每個「犯人」每月的口糧是三十五斤米，生油是一兩，但「犯人」們實際食到口的只有三十三斤米，餘下兩斤，據稱是留「預備糧」，但實際上是撥去幹部食堂供毛幹吃。各中隊「犯人」由於兩種不同，故糧食定糧也有不同，三中和四中由於工作比任何一隊吃力，所以，口糧也比其他隊稍高，他們每月吃三十八斤。上山開土的吃三十三斤，基建吃三十斤，農中吃二十八斤，留倉病號吃二十五斤。「犯人」們在「工資」中一律扣膳費十二元，但「犯人」實際到肚的大約只有十元。根據公佈的統計，每月都有伙食費結餘，但那些尾數卻從不歸回「犯人」，也不撥入「犯人」伙食中，作爲改善「犯人」生活，卻撥去毛幹食堂，由於「犯人」有「罪」在身，誰也不敢表示半句不滿。

在社會供應正常的情況下，「犯人」們每星期可吃到一次約三兩的豬肉。半個月可吃到一次咸魚。若遇到供應緊張或社會有什麼風吹草動，則三、四個月聞不到肉味亦不奇。在「文革」處於最混亂時期，「犯人」們整整有三個月「打齋」。

平日三餐的菜，不是變質，在赤坭墟無人要的爛頭菜，便是「犯人」農中種出來的粗菜。夏天通常是「甕菜」（「犯人」稱「無縫鋼管」）或君達菜，冬天則是蘿蔔（連葉一起吃）和椰菜。

有一次因大風，把菜苗全毀，犯人們整整三個月天天吃爛頭菜，由於嚴重缺少蔬菜，使到很多「犯人」



準備逃往蘇聯

就在這個動亂的時候，勞教一中隊有一位姓黃的毛幹，看透毛政權的本質，從而暗中聯絡在該中隊「改造」的七個年輕「犯人」，其中有五個是馬來亞「愛國」歸僑，他們準備一同北上逃往蘇聯。按他們的計劃，由該姓黃的毛幹先爲各人準備一套軍服和各種必需的證件，並在一個輪到毛幹夜班守監倉大門的晚上，先行赦出一個有親友在汽車公司工作的犯人，本想由廣州開汽車來赤坭墟接其餘的人。

在這裏我需要向讀者說明：依毛共規定；勞教「犯人」不用正規毛軍看守，「犯人」晚上睡在監倉，也不像勞改犯一樣鎖着，只有監倉大門口外，才由各毛幹輪流值班。

本來，他們的計劃很週詳的，敗就在那個先逃出的「犯人」沒有按預定的計劃行事。他逃到廣州後，不首先去找那個的汽車公司工作的朋友，而先打電話回家，叫家人給錢，但在他未打電話回家前，場部在早上各中隊檢查人數時已發現少了他，故馬上打電話給廣州各公安局和派出所，並命令派出所通知他家人居住的傳呼電話站，嚴密注意他家人的一切電話來往。

在大陸一方面由於經濟落後，人民生活極度貧困，另一方面也是出於毛共便於控制人民的社交活動。故規定除高級毛幹外，任何人均不允許有私家電話，而限於在一條大街中，設一個所謂「公共」傳呼電話站。這種傳呼電話的管理人全部是公安局指定的街道居民治安主任，他們全是毛共作爲監視人民日常社交的外圍走狗。任何人在電話站用電話，不單先交「人民幣」五分錢，更重要的是每講一句話均受到「管理人」的注意。同時，又要填一張對方受話人的姓名和住地。此等表的存根每星期都應送交公安派出所審閱。

在海外的朋友也許做夢也未想到，毛共在一般老百姓常用的電話上想出那麼多花招來控制人民的活動。

其實，毛共之所以能在站立二十多年，絕不是他們辦事有什麼絕招。他們上至中央「首長」，下至農村生產隊長，他們的工作能力，遠遠不及資本主義社會同一級幹部。其政權能維持到今日，主要法寶有二：

(一)對內，依靠其訂下各種嚴密的制度，對各級組織和幹部，對各階層人民實行層層的控制。

(二)對外，則實行大放糖衣炮彈，實行物質掛帥，力圖把自己裝成「眞老虎」，是「反帝、反修、反殖民地的英雄」。一句話，實行的是欺騙和滲透的反革命兩手。

傳呼電話敗事

現在，話又得說回頭，那個先逃出去的「犯人」，到廣州後，即打傳呼電話回家，誰知他的電話，已由傳呼站管理人交到公安局，於是派出所毛幹，就用武力威迫他的家人依公安局的規定，把欵帶給他，就在他和母親見面時，已束手就捕。

此事，公安局認爲非同小可，於是對他施行嚴刑迫供。結果，他受不了重刑，把整個計劃供招。公安局立即把有關人員全部拘捕，並施以重刑和單獨禁閉。那位姓黃的毛幹受盡酷刑鬬爭，並判了勞改十年。其他有關各人均判刑或加長勞教期。自此以後監倉大部在晚上和假期值班，一律不用普通毛幹，而由軍管小組指定專人看守。

從這件事，說明今天大陸絕大多數毛幹，不論他們是否黨員或共青團，在內心上對毛政權很爲不滿，他們暫時替毛共做事，完全是爲了本人和家人的飯碗。

超負荷的勞動量

「犯人」們每日的勞動定額大得驚人，若我不是親身經歷其境，別人說，我亦不會相信。

就以二中隊來講吧，「犯人」們每日「工作」是在山上開坭土，即把堅硬的山坭，由此山移到另一個山。在平時，每人一日的生產定額是：路距一百公尺內，由三立方至四立方（公尺）不等，視坭土硬度而定，通常一個小組是六人，故一個小組每日要搬移山坭二十立方，一部手推的兩輪膠車要推四次才有一立方，一個小組平均要在一百公尺的傾斜山坭路上跑重車一百次，空車一百次。六人一個小組，其中三人拿數十斤重的鐵筆開坭，兩人鏟坭上車，一人推車。工作一環扣一環，由開工至收工完全沒有半分鐘停手。

此等勞動強度，對於長年處於飢餓、營養不良的「犯人」來說，何等艱難。

若遇上每月最少一次的生產「高潮」，放高產「衛星」時，則犯人就加倍慘！因爲，毛幹規定必需比平日多生產百分之五十。如果完成不了規定的任務，不但要受毛幹大罵，而且中午不能休息，集體檢查原因。若經常不能完成任務者，就會被扣上「消極」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輕則受鬬爭，重則加長勞教期。

犯人們爲了完成任務，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特別是輪到推坭車時，簡直和田徑運動賽跑一樣，拉不上幾車，就大汗淋漓，雙腳發軟。

消極反抗計謀多多

對於「犯人」們的生產任務，各中隊有不同，有些中隊毛幹揸得寬。對「犯人」工作只眼開眼閉，甚至暗示由「犯人」做計工員報大生產數字。而「犯人」也常藉此「偷雞」。這樣做，「犯人」固然不用那樣辛苦，中隊毛幹也得到好處，他們也拿着報大數的生產「成績」，向上級領功。

至於，在石場底部負責做搬運石頭和清理石渣的三中隊和四中隊，他們的工作極爲吃力，比在山上開土方辛苦得多。特別是在夏天，溫度很高，常常有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三）

昌清

㈢炒買炒賣。這類「罪犯」亦不少，但年齡一般較前兩種「罪犯」大。相信海外的朋友，沒有多少人能明白「炒買炒賣」是怎樣的一回事。

原來在大陸，一切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均由毛共規定憑證限量供應，而且所得根本不夠應用。例如一九七一年，廣州市居民每月一人供應生油四市兩，豬肉票只有人民幣五角，半斤多一點，牛肉只限於供應回民，凍鮮魚一斤，淡水塘魚亦無供應。體力成年工人每月供米約四十斤，坐辦公室的幹部只有三十斤。在香港相信很多做苦力的大隻佬，每月也吃不到四十斤大米。但大陸由於油水少，肉食少，每人的肚裏十分瘦，故食量很大，一般細路亦能吃三碗大飯。

而且，在大陸吃任何米麵製品也要收回糧票。因此，一般人不論在副食和日用品方面，甚感缺乏。於是有一部份人，就利用這種情況，發揮了毛澤東所謂「窮則思，思則變，變則鬧革命」的指示，從事黑市買賣，從中解決兩餐。這等「炒買炒賣」分子確有一手，神通廣大，絕大部份會僞造各種毛共機構的證件，手上也有一些小資本，通常由此地到彼地買賣各種貨物，他們所賣的貨物，雖然比公價貴，但人們亦樂於向他們偷偷購買。因爲貴一點，總比有錢買不到好。

在「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毛朝來看，是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不論是買方或是賣方均一律拘捕法辦。可是，在毛貨的國營公司裏均有高價貨物出售，美其名是「華僑貨」、海關貨。

在二中隊的囚犯中，這三大類「罪犯」佔大多數，其他還有什麼「不服從」分配的工人和學生。

精神折磨與肉體摧殘

任何一個「犯人」一旦踏入這個鬼門關的頭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塡寫礦部發下來的「勞教人員登記表」，這份又長又臭的登記表，包括有：年齡、籍貫、性別、民族、文化程度、家庭成份、家庭成員、個人出身、社會關係，特別是在台灣、港澳和海外關係，政治面目，包括是否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有無參加國民黨或他「反動」黨團或團體，如一貫道和救世軍等，個人歷史，規定由八歲寫起，「犯罪」案情，並講明同案人，坦白認罪等應有盡有。

隨後就編進「學習」班，通常是「學習」半個月，讓新「犯人」知道場規

陳金水是劊子手

每當「學習」班將要完結時，「犯人」們就會編入各中隊。但犯人所最怕的是編到三中隊，因爲那個中隊的毛幹特別兇，對「犯人」管理很嚴，勞動強度比任何中隊大得多。

該中隊的「指導員」陳金水是全礦最有名的殺人劊子手。對「犯人」稍不如意就鬬爭，關禁閉，加長勞教期，「犯人」們提到他，莫不憎恨非常。

也有同情犯人的毛幹

「犯人」最喜歡編入農業中隊，因該中隊工作較輕，而且是單獨勞動，比其他中隊「犯人」有比較多的「自由」，肚餓時，可以偸些農作物吃。「犯人」的管理特別寬，有同情感，而「犯人」在勞動上的偸懶，往往隻眼開，隻眼閉，甚至暗示「犯人」報大數，騙礦部。

所有在該場的毛幹，大部是外省人和客家人，由於沒有文化，工作能力差，在機關受到排擠，調到勞改場。也有一部份在公安系統內因對毛共有所不滿而被流放至勞改場的，所以，他們之中，有一部份人，對毛共同樣很不滿，對「犯人」有同情心。

幹部犯人聯合反毛

在這類毛幹中，發生過一次一位姓黃的毛幹由同情犯人，而發展到協同「犯人」逃出勞改場，準備逃往蘇聯，因事敗，慘遭毛共嚴刑鬬爭，並判十年勞改的動人事件。

該件毛幹串同「犯人」反毛事件，在當時不但震動整個勞教場，而且轟動整個廣州市公安系統毛幹。

該事件發生在「文革」處於最動亂的歲月——一九六七年八月，那時正是大陸各派各系大開殺戒的時節，武鬬雙方由口戰、筆戰發展至刀戰、槍戰、炮戰、裝甲車戰、炮艇戰，由地下打至地面，由陸地打到江河。整個大陸充滿一片火藥氣味和死屍之血腥氣。

那時，廣州成了恐怖之城，下午四時後，除了手持眞槍利炮的各派打手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出沒外，無任何人敢出門半步。

在長堤、小北、河南、沙面的電臺主和大審[illegible]

實際上，自一九六〇年九月開始的蘇聯[illegible]

造船計劃」，至一九六六年便已告一段落。據權威的英國「珍氏戰艦年鑑」第七十一期指出：「蘇聯在現階段中，至少擁有廿五艘巡洋艦，一百艘輕巡洋艦，一百五十艘驅逐艦，三百五十艘魚雷艇，潛艇總數達四百艘以上。」

擴建海軍受財力限制

這不僅是工業落後的毛共永遠難以迎頭趕上，甚至連美國也感到憂慮！爲着保持其制海權，美國于一九六一年曾公佈一項戰艦擴充計劃，使其海軍實力迅速增強。而美國當時的現役艦隻總數是八百六十一艘，其中作戰艦艇三百八十三艘，非作戰艦隻則四百七十八艘。一九六二年度增加七十四艘新戰艦；至一九六五年底，已擁有北極星核子潛艇四十一艘。這種潛艇具有驚人的特續潛航力，且每艘均附有十六枚核子彈頭飛彈，每一飛彈能將核彈頭發射至一千九百到二千八百五十英里以外。換言之，在二千五百哩內的所有目標，均置于毀滅之下！

美蘇爲了爭奪海上霸權，雙方對海軍實力的發展，一直方興未艾，試問中共能夠跟以上兩國較量嗎？莫說建造一枝現代化的海軍，頗不容易；即使修整船塢與疏濬內河，也極困難。如所週知：中共于一九五〇年就已宣佈開始實施的所謂「治淮計劃」，直到現在還未全部完成；何況建造一枝強大海軍呢？技術工程問題，姑且撇開不談，就拿中共的經濟條件來說，已沒有建造現代的強大海軍的可能性。據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主席普羅斯邁參議員所著，題爲「中共大陸經濟剖視」一書的序言中指出：「在中共國內進行的文化革命鬪爭，對于這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及其發展上的損失，遠較其他軍事和核子計劃所耗費的更爲重大。由于對所道循的路線而發生基本上的分歧，致令它的經濟陷于一種嚴重的新危機中！」

這本書的內容是採取論叢形式的，由二十位被認爲中共經濟問題的權威或專家們，各自執筆的文章所構成。其論點集中于中共內部兩派實力的互相關係上：一派（劉鄧派）是主張爲永穩健而努力，

海軍？

胡蓁之

[illegible]一個在共產世界中佔支配地位的強國。當前者領導時期，對工業成長與軍備平衡發展；後者則要削減一般工業的成長，而主張加速軍備和世界共產主義革命。單就軍備方面而言，在「文革」之前，中共「海軍部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蘇振華等人，都認爲中共受了財力限制，而不可能發展與美蘇同樣的巨型海軍艦艇，故一向主張擴建「快艇部隊」。其理由是：這種快艇的休積小，吃水淺，結構簡單，建造容易；且其運動靈活，速度也快，更不受基地，地形航道的限制，而在近海防禦體系中，除擔任沿海護航、護漁、巡弋、警戒外，並可擔任海疆防衛。至于中共當年對這種「快艇部隊」的訓練，則採取「攻擊不備」、「出其不意」的原則，便以「近戰」、「狂戰」等戰術爲訓練宗旨。中共「人民日報」遠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七日，曾以「海上人海戰術」爲題的文章說：敵人的巨艦巨砲笨拙，遠戰時，敵能打我，但近戰時則我操勝算。我艦小，佔機動靈活的優勢，速度又快，更可貫穿敵艦，贏得海上勝利。……

四種快艇與派系鬥爭

唯其如此，所以在「文革」之前，中共一直側重于「快艇部隊」的發展，截至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爲止，中共已擁有如下四種快艇：㈠爲魚雷快艇——P四型與P六型兩種，前者的排水量爲五十噸；後者則爲六十噸，都能使用十八吋二十吋魚雷發射管，發射魚雷。㈡爲快速砲艇——也分爲「上海級」與「仙頭級」兩種。前者的排水量爲一百噸，後者僅有六十噸，然其最大速率可達三十至四十節。㈢爲飛彈快艇——有「科瑪級」一類的排水量七十噸，速率的四十節；另一類名叫「奧沙級」

[illegible]翼魚雷快艇——其排量僅有四十噸，但其最大速率可達四十節以上。

上列四種快艇的數目尚少，每種多年爲一中隊或一小隊。一九六〇年前，在蘇聯協助下，首先利用上海「江南造船廠」的原有設備開始建造。其後在福建馬尾也有一個小型造船廠，分別建造。同時，蘇俄也曾先後供給中共類似的快艇達四十餘艘，加上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時，在松花江遺下的二十艘快艇，因此，在「文革」之前，中共已擁有快艇共二百餘艘。但在「文革」期間，中共的海軍部門已被攪得支離破碎！中共「海軍司令部」最掌權的「政治委員」蘇振華，曾被稱其海軍之靈魂，卻早爲李作鵬所取代。而前中共海軍副司令員兼政委的杜義德，及另四名副司令員劉道生、王宏坤、羅舜初、周希漢等，也先後遭毛派批鬪或整肅！至于海軍司令員蕭勁光被鬪後一度留職，可是大權旁落了，所有關于海軍訓練計劃，均由李作鵬當家作主；尤其嚴重的問題是，由于多年來的奪權運動，不惟已使中共海軍最高領導層的面目全非；並在中共原有的各海防艦隊司令部，各水上警備司令部裏面，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絕大多數海軍單位的頭頭，特別是負責政治工作和主持訓練、作戰計劃的頭頭們，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遭到殘酷的清算和整肅了！現在連李作鵬也失去踪影。

據來自幕後資料顯示：在「文革」期間，中共的海空軍各單位，因派系的激烈鬪爭，而迫得整個海空軍系統的領導層，均處于極度混亂的癱瘓狀態中。其餘極少部份未遭清算整肅的幹部，亦因派系的牽累而惶惶不可終日！故此使到中共海軍部隊的訓練工作，一直停頓了下來；而造船廠的生產計劃，亦因此宣告停頓。這時對于毛共曾力搞純加強其海軍實力的計劃，實爲一種致命打擊。由于反毛份子的從中搗亂，未能控制局勢；許多普通的工廠因爲缺乏原料，尚且無法繼續復工，何況國防重工業所需的原料，更加缺乏。以是，一般認爲：中共「人民日報」呼籲趕速擴建現代海軍，亦只徒托空言而已。

中共「人民日報」較早時會發表一篇以「加速建立現代海軍」爲題的專文指出：由于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正在爭奪海上霸權，準備對中國發動侵畧戰爭，而中國有海岸線線八千六百八十四哩，及河流大湖與港口網，易受帝國主義從海上侵入，正像它們過去一樣。因此，中國不僅需要在沿海岸線建成鋼牆；並要趕速建立海上運輸的強大艦隊，以解放台灣和支援世界革命。……

中國海軍史話

不錯，就現代的國防而言，如無強大的海軍和空軍力量，那是根本談不上國防的；尤其廣土眾民的中國，更爲需要。試翻閱中國地圖，便可看到清咸豐以前的海岸線——包括屬邦的領海在內——北超鄂霍次克海，東面太平洋，南迄蘇祿海、麻六軍海峽，幾乎佔有東西海岸線的大部份。但自庫頁、朝鮮、琉球、蘇祿及印度支那半島先後淪喪以後，海岸線亦因之大大地縮短了！臨海的地區，僅餘東南七省。計自遼寧的鴨綠江口與朝鮮交界處起，至廣東欽縣西端北侖河口與越南交界處爲止，合各海岸出入之線，約長一萬三千餘里，以全大陸面積計算，平均每二千六百八十方里，僅得海岸線一里。其與世界各強國相比較，海岸線可以說是極短的。全岸作半圓形，分屬如下四海：

㈠是自遼寧、遼東半島的老鐵山頭，遙對山東半島的登州岬。其中綿亘的廟羣島，爲渤海口門；而口門以西，凡遼寧、河北、山東各省所臨之地，全部屬于渤海。

㈡是自江蘇長江口向東北，直抵鴨綠江口，凡遼寧、江蘇、山東各省所臨之地，全部屬于黃海。

㈢是自長江口迤南至台灣海峽中，正對澎湖到島的鎮海角，凡江蘇、浙江、福建各省所臨之地，全部屬于東海。

㈣是鎮海角迤西，包括着海南島，至東京灣的北侖河口，凡福建、廣東各省所臨之地，全部屬于南海。

自清朝直到第二次大戰之前爲止，中國沿海各

毛共能擴建

、德，而黃海之險已無可守；台灣、澎湖割給日本，而東海防務則與日所共；香港、九龍、澳門、廣州灣租割于英、法葡，而南海之屏藩已撤，森此區區海岸，亦早已破碎不堪！其後威海衞、膠澳等港雖已收回，而旅、大曾過期不還，廣州灣交涉延宕，直至二次大戰結束後始次第收回。

然而近百多年來，中國的海軍部始終不及列強；遠在前清時期，鑒于中、法之後，曾努力建造海軍，計分南洋、北洋二艦隊，經常游弋洋面。其時中國海軍實力的強大，實居世界的第四位，不料甲午中、日一戰，致使北洋艦隊被殲于黃海，而南洋艦隊則抱殘守缺。至清末同、光之間，也曾一度建議重建海軍，因慈禧太后爲逐私心，盡提海軍經費移作建築頤和園之用，而使重建海軍之議胎死腹中！民國初年，國民政府經數次提議：「非建海軍不足以言國防」，卻仍有心無力，卒絀于欵，未克成立。當時所存有的戰艦，最大的也不過五千噸；且年代已久，艦齡老邁，防江巡海，以捕海盜，尚稱有餘；若禦敵衝強，以固國防，則等于零。其後國府奠都南京，慘淡經營，奮鬬創造之餘，總算建立了一枝像樣的海軍；但在八年的神聖抗戰中，則損失甚大，使茁壯中的中國海軍受挫。

中共海軍實力多大

尤其是毛共竊據大陸以後，由于國府的海軍艦隻全部安然撤退至台灣海峽，毛共除了劫擄國軍一部份裝備之外，更沒有海軍的基礎。全靠老大哥蘇聯幫助——贈送中共若干艘小型的超齡軍艦，使它成立了一枝不像樣的「人民海軍」。其中實力較優的是所謂「東海艦隊」，分駐福州、霞浦、馬尾、蒲田各港，作爲防禦國軍兩棲登陸。但截至一九六〇年爲止，這枝艦隊的實力仍然藥弱得可憐！一共只有三十五艘破舊艦隻，五十艘魚雷

船工業已走過了資本主義國家需要更大半個世紀，才能走完的路程。中國已在一百三十四天中，自建一萬噸大洋貨船多艘，一萬五千噸油船數艘及第一艘破水船，此外，還有海上內燃機及準確的航海儀器，有些產品遠超過了世界先進的水準。」又說：「毛主席已下令建造立大海軍，建造更多軍艦是最需要的。」

究竟中共的海軍實力有多大呢？據倫敦「每日郵報」駐東京派派員巴爾哈巴，去年六月的通訊報導說：「中共已經建造了可以從海底發射核子導彈的潛艇。這是由日本起飛的美國偵察機在大連附近發現的，而美第七艦隊的飛機，也經常監視它的行動中。不過，這種潛艇爲柴油機動力，可載八枚導彈。而發射導彈的方法，中共也正在積極研究中。預料它在今後五至七年內，將擁有可能攻擊世界任何大城市的強大的核子導彈潛艇艦隊……」

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英國「海軍戰艦一覽軍報」，也會有過類似的報導，它說：「中共已經擁有像蘇聯在一九六八年間所建造的G型彈導飛彈潛艇一艘，但此種飛彈的射程僅三百八十哩，其發射管安岩在指揮塔上。截至現時（七〇年）爲止，中共海軍共有三十二艘普通潛艇，二十四艘潛艇追逐艦；而這些潛艇則在中共與蘇聯尚未發生分裂之前，由蘇聯租借與中共的。此外，相信中共還有四艘驅逐艦，八艘驅逐護航艦，十五艘巡邏掩護艦，五十五艘佈雷艦，四十五艘輔助掃雷艦，及二百艘摩托魚雷快艇。估計中共的海軍實力，總共約有十四萬一千人，包括海軍航空隊一萬六千人，海軍陸戰隊二萬八千人在內。」

若以此區區海軍實力，就說趕上甚至超過了世界先進的水準，那豈不是妙想天開，自欺欺人嗎？試翻閱世界海軍歷史，素有「海軍王國」之稱的英吉利，早已瞠乎其後了。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前英海軍部次長與爾伊文曾以「世界海軍估計」的文件，呈交英國會下院時就提出警告：「蘇聯在伸展其海軍勢力于全世界中，估計有核子潛艇達二十

組獨立黨競選總統

華萊士身裁矮小，皮膚淺黑，牙齒參差，鼻子署曲，有一雙濃黑的粗眉和閃光的眼睛。他於一九一九年八月廿五日，誕生在阿拉巴馬州東南方的克利奧小鎮，父親是個農夫，家境貧困。十五歲時作過州議會雜役。這位自小就要靠競爭奮鬬的華萊士，其童年生活並不幸福。

華萊士在少年時曾做了兩年的職業性輕量級拳師。一九三七年，當他剛從中學畢業後五個月，他的父親就告去世。當他進入阿拉巴馬州立大學時，口袋中只有幾個零錢，因此在大學求學期間，利用半工讀的方法完成學業，一九四六年取得法學學士學位，但離校後他依然失業窮困，不久他做了卡車司機和一些不固定的工作。翌年五月二十二日，他與首任太太娜琳結婚，生有三女一男。婚後不久，他志願接受飛行訓練，但由於患了脊骨性腦膜炎，不久被迫退出訓練。康復後，他進入空軍機械士學校。二次大戰期間，他在空軍B廿九轟炸機上任機械士。一九四五年退役後，他進入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郡擔任助理州檢察長，一年後回到家鄉執行律師業務。

一九四六年，華萊士當選為阿拉巴馬州眾議員，連任六年，其間他以發表冗長演說，阻礙提案通過而揚名。他於一九五八年參加阿州州長競選失敗，一九六二年他再度出馬競選，終獲成功；四年任期屆滿後，按阿州法律規定，不得競連任，乃退居幕後，支持他太太娜琳競選獲勝，使她成為阿州第一位女州長，不幸她於一九六八年因癌症而壽終任內。

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即華萊士出任第二度阿州州長前兩週，他宣佈續弦，與三十三歲的離婚婦人柯當莉亞結婚，當時華萊士本人已有四個子女，而新婚夫人則有三個子女。

華萊士在其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組織了美國獨立黨，開始他競選美國總統的活動。美國的政治，是以兩大黨為中心，歷來從未有第三黨的候選人在總統選舉中當選過。但是他對自己的主張和前途，卻充滿了信心。一九六八年他在德州公然宣佈：「我們有一個獲得總統的最好機會，這是因為其他兩黨和人民已經脫節。」盡管華萊士做總統的機會沒有實現，但是在競選期間所造成的聲勢，以及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卻為美國朝野所注目。



華萊士

力主反共維護美國利益

華萊士曾發表聲明，說明他參加政治活動的原因，他說：「美國迫切需要領袖，我參政是因為我真正關心這個偉大的國土和人民，以及我們的自由。我關懷美國目前的方向，我們知道這是錯誤的方向，我要幫助予以矯正改變，使美國復原，及引導我們邁向新的勝利。」他在外交政策方面主張防止共黨侵略，維護美國利益，並反對美國單獨對抗共獲致光榮的和平，並繼續從越南撤退美軍，永不再使美國部隊介入一場不能勝利的戰爭；對外援，他認為除非關於美國利益，否則應停止外援計劃，不援助共黨國家，也不援助那些援助共黨的國家。他對於反共的原則一直堅持不移，因之他擁臂高呼反對尼克遜訪問共區，反對准許毛幫入聯合國。

華萊士的獨立黨，曾將美國低中階層及極右派人士和不滿現狀分子，凝結成一支頗具規模的力量。從他的對內政策上可以充分看出他的政治立場，他強調設立一個公平的稅收制度，對於目前獲豁免納稅的基金，予以徵稅，他抨擊目前的聯邦入息稅制度，是對今日美國的工人及受薪階級的一種「最壓榨的稅」，由於他們要負起納稅的重擔，而那些富商巨賈及大公司則獲逃稅機會。華萊士是美國南方著名的種族隔離主義者，他在阿州州長任內，曾因禁止黑人學生入學而掀起巨大風波，他認為強制白人學童與黑人學童在同校上課，是犯了「選擇的自由」，因此他成為黑白糾紛中的風雲人物。但是他現在絕口不談種族隔離政策，只指責社會的混亂和犯罪，批評民主與共和兩黨無能解決目前的美國問題。

華萊士今年總統候選人競選活動的口號是「給他們一個信息」（Send them a Message），不一般觀察家認為，這顯示了他今年競選的目的，不在入主白宮，而是要代表民主黨部份黨員，以及美國人民對現狀的一種不滿。

（人）（物）（介）（紹）

美國阿拉巴馬州州長華萊士

默山

坐輪椅也要參加競選

美國阿拉巴馬州州長華萊士（George C. Wallace）於五月十五日，在馬里蘭州郊外一家購物中心從事爭取該州總統預選會競選活動，當他高舉雙手通過羣眾時，突遭一個名叫布瑞默的年輕白種人在咫尺之遙開槍射擊，身中四彈，其中三槍擊中右手臂及胸部，一槍擊中肋骨下方右腹部，另外還有三人也遭擊傷。

不幸事件發生後，華萊士仍然清醒着，在救護車和直升機送往聖十字架醫院急救途中，他始終保終清醒，黑髮美麗的夫人柯當莉亞則隨侍在側。當醫生們爲他取出胸部的一顆子彈時，手術進行長達五個小時，至於另一顆進入脊椎附近的子彈，醫生們決定等待病情有起色後再施行手術，這顆留在他脊椎附近的子彈，導致腰部以下失去知覺，恐怕將使這位五十二歲的州長成爲終身癱瘓。

華萊士的新聞人員於翌日清晨報導稱，州長雖身受重傷，但是他將繼續爭取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選活動，必要時他將坐着輪椅競選。不過在七月民主黨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海灘召開大會之前，他將不便公開露面，在這段時間中，有關民主黨總統提名的任何預選活動，將由華萊士夫人及助選人員擔任。

華萊士本來只代表民主黨內的保守派，其實力有限，此次被刺後，使他在民間的同情票大爲增加，因此在十六日密歇根與馬里蘭兩州預選中，華萊士贏得勝利，在密歇根州，他獲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選票，麥高文獲百分之廿七，韓福瑞得百分之十六；在馬里蘭州華萊士贏得百分之卅九的選票，韓福瑞獲百分之廿七，麥高文獲百分之廿二，華萊士目前已趕過韓福瑞，成爲民主黨內第二名希望最高的競選人，與代表民主黨左翼麥高文逐漸勢均力敵。

「愚蠢和悲劇性的事件」

侍在病床邊的華萊士夫人表示慰問，祝華萊士早日康復，同時他對這件「愚蠢和悲劇性的事件」表示遺憾，他說，美國在「政治過程上已遭受太多的暴力干涉」，「我們必需團結一致，來消滅對我們的公共生活的各種嚴重的威脅」。

尼克遜總統在白宮聲明的結論中說：「我們絕不容許暴力的陰影再籠罩我們的國家」。

一週前在內布拉斯加民主黨總統預選中擊敗華萊士的麥高文參議員說：「我們對這種野蠻的行動，十分震驚」。

接着他又說：「我們祈禱華萊士州長迅速康復」，同時他已中止一切總統競選活動，直到再通告爲止。

愛德華甘迺廸在一項聲明中說：「美國的民主，再一次被無理性與無可原恕的暴力所醜化。」

美國共黨總書記，亦爲競選總統黨人的加斯荷爾說：「暗殺的企圖及政治的恐怖行爲，絕不能有利於進步。」

青年國際黨領袖霍夫曼說：「我們認爲這是難以置信的壞消息」。加州州長李根說：「刺激到人民做出這種事情，我們豈不要憎恨我們自己嗎？」

名佈道家葛培理說：「我們牽涉於一種暴力的泛濫，這射擊事件是一種可怖的震驚，及再次顯露出本國的悲劇與病態。」

華萊士最激烈的政敵之一，阿拉巴馬州黑人領袖卡欣說：「行刺華萊士不僅是一種暴行，並且會給予華萊士以奪取最高權力所必須得到的尊敬。」

華萊士爲了自己的安全，一向很少向羣眾發表演說，即使發表演說，也使用防彈玻璃保護自己，演說完畢後循例都是從後門離去，他可以說從不沿街步行拉票，也不在羣眾中與人握手，不到大中學校發表演說，亦不到商商場去爭取選票。但是這次爲了親近民選，一反往例而出現於馬里蘭州的購物中心，並高舉雙手通過羣眾，所以不幸的事件就在此時發生。這是美國歷史上總統候選人遇刺的第九人，此一趨向的發展，給美國作爲立國根基的民主[illegible]

[illegible]利稱白爾吉斯惡虐政治家之跋扈時代，他卽以其爲模範的君主。良以人性實惡，政治家雖獨爲善，也勢必被惡人吞滅，所以不得不覺悟，而用善惡之兩者。此等國家，當然無道德的教化上之使命，不過其目的，總在求富強之一途。故政治家無論用如何手段，決不應受譴責。比如其手段雖可罪，其目的卻是甚正的話，那麼，此君主就可以暴力及詐畧爲手段，不能不如獅之獰猛，如狐之狡猾。以如斯所組織的國家，不待言，當然要依君主之任性，以便支配其專制政治了。故馬氏學說降至後世，便成爲君主專制政治之聖典」（五來欣造「政治哲學」）。

韓非、馬基維里理論的評價

一種理論的評價，須看它的動機、手段、目的三者是否皆合乎光明正大。皆合者，最高，如超越的意識形態；只合兩者次之，如資本主義（從儒家觀點說，它的動機是「孳孳爲利」，只足自私，而不顧及大衆，故罵爲「盜跖之徒」）。然韓非與馬基維里的理論，卻是三者皆錯：君主專制，只捧個人，其錯一；爲目的不擇手段，其錯二；只顧自己、國家富強，勢必威脅、侵畧別國，其錯三，故這種意識形態，最爲卑下。

韓、馬何以發出此種理論？基本因素，就在於他二人對人性的認識上。關於人性認識，中外哲學家皆主張有善、有惡、可善可惡。依個人觀察，大抵絕對性善者，佔百分之四十，絕對性惡者，佔百分之二十，可善可惡者（卽能改變者）佔百分之四十。不必說，韓、馬皆主張性惡者，因他們本人就性惡，否則，便不會發出那種謬論。

在西方反對馬基維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弗銳德里克大帝，著有「反馬基維里」一書。他反對從來專制君主，以人民爲遂自己私慾之手段，而主張君主是爲人民利益而存在，他說：「君臣乃是人民的奴僕」。此種理論，在西方頗普遍，如亞里士多德、盧騷等，他們的政治理論的目的，皆在求人民的幸福。亞里士多德謂人類本有社會的本能，人不斷追求幸福，所以與人民以幸福，原是國家、君主的義務。盧騷謂人性善，在自然狀態時期，完全自由平等，決無任何權力以壓迫之，君主的權，原是人民爲治理大社會，自願讓與，讓他管理，也就是說民爲主，君爲僕。

這種理論，不只西方有之，中國也早就有了。孟子曰：「民爲貴，社稷（國家）次之，君爲輕。」通過此種理論爲民本主義，後世民主主義也都從民本主義演進而來。一個國家當然領土重要，但領土上如無人經營，只是一塊荒地，又有何作用。所以人民與領土當然具同等地位。但韓、馬卻把人民當做工具，而只盡量抬高君主權威，自然說不通。

其次，再就五來欣造師根據儒家王道主義對照之。師謂人有四種社會本能

里

縉山

政治，卽政治的要素不在力，而在德，不以力服人，而以德化民。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中心悅服，不能強制，乃由於內心服從，所以會生出自由政治來。師謂：「儒家雖無自由之言，而實尊重自由也」。

儒家反對征服主義，故賤視土地。大學：「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此卽爲尊德賤土之論證。且復對得土地而殺人，力加非難。孟子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所以孟子對孰能統一天下之問而答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韓非學說出於荀子，而荀子則是主張性惡說者。韓非認行仁義政治，所收效果少，故不如以權力行政，賞善罰惡，所收效果大。他說以魯哀公之庸，尙服幾萬人，而孔子猶臣之，是故曰：以德治民，未若以權力治民之爲易也。以善化民，不若以惡化民之爲便也。故以德化民，究不若以法律嚴刑重罰之爲有效也。此卽韓非的嚴法必賞必罰之政治理論。他說：「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此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治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韓非所說，自然有一部份道理，但問題是後果如何？個人以爲法家思想好比嗎啡，儒家思想好比人參，講效力人參自比不上嗎啡，但後果人參無害於人體，而嗎啡則能殺人了。

最後，再以史事證之。希臘半島各城邦，主張武力極權者，南有斯巴達，北有馬其頓，而今早已消失無跡，雅典主張理想主義，尙和平，實行民主共和政治，故迄今仍巍然獨存。秦因實行法家主義，不錯是富強了，但統一六國僅二世而亡，而韓非、李斯之流且皆不得好死。

再就現代說，法西斯德意日三軸心，夠強了，居然企圖重分世界，但不旋踵皆敗於民主聯盟。今共產黨之所以強大，卽因實行法家、斯巴達、法西斯政策，可是今日各國共產黨政權，卻已敗徵畢露，前途日益黯淡。鑑往而知來，迷信武力者，應該醒悟了！

更正：

二四三期「眞愛國與假愛國」一文，假愛國者段，「他們勾結外人來國府敲詐」，「來」是「向」的之誤；眞愛國者段，「不在其政，不謀其位」，應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明末乞丐、民國女兵……」，漏掉「司機」二字；最末行——瑪、加、薩三傑，是瑪、加、加之誤。合更正。

倡導暴君、極權主義的韓非與

尋根探源

醫生治病，必先探病源。今日世界暴力、極權主義之禍，若想予以根絕，故亦必先追尋其禍源。最具影響力的禍源，一是在中國的韓非，一是在西方意大利的馬基維里（Hachiavelli）。此二人皆是倡導暴君、極權主義者，思想若從一個模子印出，而文字也皆嚴峻凌厲，能聳人聽聞，對愚人有說服力，故能風行數百年，至今尤盛行不衰，且愈演愈烈。故深值得一談。

韓非

韓非生於戰國末葉。秦國已有兼併六國之勢，韓國弱小，與秦過處，若不亟圖富強，生存頗成問題。然非雖是韓國公子，但無加富爾的處境，屢諫韓王不聽，懷才不遇，只有著書立說一途，書中以「和璧」自況，以「孤憤」自解，主要思想無非在伸述先秦法家學術。秦王（始皇）閱非書，頗敬其人，欲見之，適非奉韓王命使秦，勸秦王勿急攻韓。秦王重其才，留非，李斯妬之，曰非「終爲韓，不爲秦」，故殺之。非死時只四十七歲。準此足證非爲一眞愛國者，惜其思想太偏執，只顧君權，決未想到人民，卒之不僅不能存韓，連自身也難保。

每人思想，當然皆受時代環境的影響，非正生當戰國末葉，而秦國正企圖兼併六國之時。韓國弱小，與秦對峙，如不講富強，很難圖存。當時一般政治思想趨勢，是廢封建，建立君主專制。韓非主要思想，也就是主張建立一種有權有勢的君主制。其著述後世稱「韓非子」也即一種「帝王術」。就當時情勢說，非的思想也許比孔孟的仁義較實際。他說：「力多則人朝，力少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處多事之秋，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既然「當今爭於力」，就必須富國強兵，實行重農主義、軍國主義。伸言之，政府就應驅使人民於轉戰一途，凡與此目標無補的，皆在反對之列。又說：「勢者勝衆之資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能治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此在在皆說明威勢之重要。據陳啓天研究韓非思想說，韓非政治思想，建築在三大基礎上：即㈠變古的歷史哲學，㈡戰國的社會哲學，對外重實力，對內講權力，㈢集中統治權力（勢），運用統治工具（法術），以實行君主專制的一種政治理論（「中國政治哲學概論」）。

本文不欲將問題牽涉太廣，個人以爲，韓非最重要的思想有兩點：㈠是心理問題。不必說，韓非是性惡論者，他說：「父母之與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人臣之於君也，

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妃臣得乘其妻（皇后），以成其私。……后妃、夫人、太子之克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而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又說：「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不爲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又說：「知臣之利異者王，以異爲同者刼，與共事者殺」。韓非簡直皆把人當做奸險小人看。其實社會並非盡如此，除黑社會，共產黨圈外，人還是講道義的多。他的結論是：「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培根是把科學與道德分離，韓非是把政治與倫理絕緣，只分重利害、計較、提防。

㈡論君主的權力，就中以論君主極權（集勢）爲最精彩。他說：「主之所尊者權也，故明主操權而上重」。「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下以爲百。故臣得位而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人主壅即使君閉塞，變成傀儡了。所以他主張賞罰大權，必須集中於君主。他說：「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則制臣，臣得之則壅君」。這就是說，君主極權主要關鍵，則在君主能操賞罰大權。君王本來操立法、行政大權，至此連司法權也操於君主之手，一人而兼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權，這是何等可怕之事。

這種思想，未免太偏執了，也太荒謬了。我們拋開近世民主政治思想不談，單就戰國及以前事實來說：㈠大權集中於一人手中，這是非常危險的，因一旦君王駕崩，小則釀成篡位之爭，大則亡國。故春秋戰國臣弒君、子弒父的慘劇屢見不鮮。㈡韓非說：「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世之治者，不絕於中。中者（中庸之才也）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世而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世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而一亂也」。此種見解，未嘗無理，但與他「自爲心」（自私心）矛盾，不能自圓其說，上述父子，君臣之間皆有「自爲心」，互相勾心鬪角。換言之，即中材君主也是「自爲心」很重的。他既操一切大權，在「自爲心」驅策下，怎擔保他不會胡做亂爲？就以嬴政說，他並非桀紂，滿想秦國富強，算得是「中者」，只因他權太大了，致只二世而亡。

馬基維里

馬基維里這個人和韓非，不僅思想相同，而後世評價也一樣，極端偏執。有人批評他，是亞里士多德以後，眞能以純粹科學眼光研究學問之第一人。相反的，也有人則直斥其爲一大壞蛋。兩種批評，當然各有所見。譬者謂馬氏的「君道論」（The Prince），是把政治與倫理分離，專研究君道爲何物，探討主權性質及其種類，以及如何

遂應運而生。「好逸惡勞」，人之天性。自耕農寧僱他人耕作，那怕收益寥寥，他們也不在乎，反正地價一直看好，正是來日方長呢！

在貴子村的自耕農們，現在沒有一個親自下田的了，他們都紛紛改了行，可是仍保持自耕農的身份。我的房東何家，本是世代務農，現在父子雙雙都在樹林紅露酒廠工作，他的三叔和四叔合營汽車貨運，大伯在鐵路局做加油工作。其他的人有的做建築包工，有的開雜貨店、煤氣行、理髮店等行業。現在自耕農都富了，眞正赤貧者，是一羣身無立錐之地，胼手胼足純賣力的勞動者。這羣代勞者，多是南部人及客家人。正因臺灣南北氣候，先後冷熱不同之故，他們先由高雄經中部最後趕到臺北。所以他們

看蘇聯

田雪

他把中共和蘇聯兩國知識分子的處境作一比較。他在答覆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在蘇聯逗留幾星期，我覺得中蘇兩國的分別已大到無法相提並論的地步，把這兩個國家作比較是錯誤的。蘇聯人民的社會價值觀念已跟美國近似，而與中國不同。現在美蘇兩國僅有的分別是社會生產制度不同，蘇聯的大企業都是國有的。除此以外，人們的想法，社會行爲，個人行爲的準則，皆與美國毫無分別。

這段話頗有道理，至少是符合事實。這位曾獲諾貝爾獎金的物理學家，近年來由於某種「社會的」和「個

「

詠輝

出爾反爾，朝令夕改。然而谷沒有勇氣承認錯誤。林彪打垮劉少奇，推行毛路線；新當權派則打垮林彪，重新推行劉路線。照理，劉少奇應予翻案。但因「回頭話不好講」，垮的只好讓他垮到底。

徑人關係，試觀毛流氓獎鑑、鄧的「爬行哲學」、「小腳女人」」思想便可得知。綜觀毛澤東一伙謾罵彭、劉、鄧的文件，人們可以得到一個印象：毛澤東最憎恨人家反對他的盲動主義。在他「只爭朝夕」的神經病

發作之際，大有當之者死之勢。彭德懷說了一句「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躍進搞糟了」，故垮；劉、鄧主張「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按步就班」，故垮。

經過「文章」之後，在理論上，應是毛澤東重新把權力抓回來了，該可以爲所欲爲了吧？但從近期中共地方電台的宣傳看，則又不像，如七月二日湖南電台說：「混淆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的界限，脫離現階段的經濟基礎和羣眾的覺悟水平，把將來要辦的事拿到現在來辦，會挫傷羣眾的積極性，損害集體經濟。」

雖曰「回頭話不好講」，毛共畢竟還是講出來了。對毛澤東的左傾盲動主義劣根性而言，這幾句話不是比彭、劉、鄧說得更尖刻、更顯淺、更惡毒嗎？它簡直是字字如針刺在毛的心上。說若毛澤東今日仍神志清醒，又在有地掌握着中共的權力，眞令人難以想像他怎麼能夠忍受，難道這又是他的欲擒故縱的「陽謀」？

有難同當

高本清

雨災後造成的慘劇，不但震驚香港，同時也震驚世界。對於死難者，任何一個香港居民，都會深感悲痛的。有人說香港人的人情很薄，這當然有其一部份的理由，可是，如果遭遇到重大變故時，香港人的人情不但不薄，反而深厚；不但不是一個自顧自的態度，反而是團結一致，同心同德呢！

就像這次爲了災民的捐款來看，無電視台，報紙、機構、教會、學校、甚或小巴、夜總會和街頭巷尾的人們，都能本着愛人之心，捐出鉅款，到停了救災的款項，直線上升，總數超過一千萬元。這方面眞正地表現了香港人的守望相助的慈心。

猶記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的那一段日子，香港居民發揮了團結一致，同心同德的力量，一方面大力支持政府，另方面又大力捐輸，爲警察募集子女教育基金等。使得警方士氣大振，港共的兇燄不能得逞。

無怪乎港督在災後發表演說稱：由於政府、各機構和全體人民的努力，香港將來的前途的一切遭遇都會有辦法解決的。這段話確是至理名言。

日前的香港社會，卻也是存在了很多危機，這是我們無法否認的。然而，憑了過去香港居民的應付巨變的經驗，相信任何危機都會安然渡過的。

不過，我固然相信香港的居民，誠然有這了不起的團結一致，同心同德的力量。但是，如果能及早在危機沒有擴大發展成災害之時，加以解決，遠較在災害發生之後，造成了人財兩大損失，再去應付較爲高明。

這裏隨便舉一兩個例子：

青少年犯罪的問題。這已經形成了香港治安的大毒素。嚴重地影響到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財產的安全。我以爲：除了立法之外，最主要的還需住在各不同地區的人民，自己團結一致加以自衛。再次是投機取巧的心理。只要有利益，大多數的香港人就趨之若鶩。這一時期的股票市場之起跌，就是最好的例證；在跑馬的季節裏，人們又多是不斷投注，無形中助長了這種投機心理。假如股票市場沒有適當的管制；或是又想開辦外圍馬合法化等，將更使香港人的這一心理泛濫。那麼，既是投機就會有幸有不幸，到頭來受害的當然是香港居民！

最後是吸毒問題。吸毒問題雖然還不太嚴重，可是其害處則是無窮的。然而，最主要的不是誰吸毒的問題，而是誰操縱運毒的問題。日前，很多次破獲了大量毒品之藏匿，這是可喜的現象，但是，基本上該擒拿幕後主持人才是上策。

地價暴漲聲中的
台北市郊自耕農

萬春芝

臺灣省自從政府於民國四十二年，實施耕者有其田後，接著的是，都市人口劇增，和土地暴漲，因此生活受到最大變化的是農村，尤以自耕農，多已由貧農變爲富農，其間不是因爲他們再也不受地主的剝削，也不是因爲耕種的是屬於自己的土地，而特別辛勤的結果。實則是地價漲了，每戶農家以現時的地價而計，至少擁有價值四、五百萬元的土地財產。有一位在振豐紗廠對面的農戶，要以千萬元來計算他的土地，（該農戶現又業麻油廠），如果每年地價往上翻一次，在土地上不必找生產利潤，只要「守住田」，便萬事皆足。

「有土斯有財」這句中國老話，已不夠形容今日寸土寸金的臺灣上地了。每天報紙上，都有官商勾結炒地皮的消息，炒一次地皮，所獲之暴利，令任何人都會吃驚。

「平均地權」政策，由於工業化和加速經濟發展，早已變了樣，這是當初始料未及的。四年前筆者由臺中市遷到臺北縣，泰山鄉貴子村，僅僅四年光景，眼看貴子村公路兩旁的農田，崛起了無數工廠、學校和公寓大樓；地價由一千元一坪，漲到五千元一坪，當初政府用十年分期抵價將

就一年到頭有活作。有的自耕農，乾脆整個包給犂耕隊，譬如：一甲地翻土代價是二千二百元，插秧一千元，割稻二千元，發草二千二百元，施肥三千元（農藥一千一百元算在內），一甲地做其他雜工一人需二十個工。因米價一直被壓低之故，不能與其他物價跟進，這樣算起來，自耕農收入實在有限，可是由於地價飛漲，他們反正發財了。據一位李姓自耕農云：他家在日據時代是個佃農，住的是草寮，三弟兄在耕者有其田政策下，從地主手中分得了若干土地，後因土地暴漲，賣出一部份給私立工專，再在剩下的土地上蓋建了三層樓，佔地一百坪，水泥鋼骨房屋三幢，租賃給南亞工廠職工住，長兄在一學校擔任一份得理想工作，他本人（老三）經營醬油生意，老二在新莊開機卓行。他們現在仍保有一甲八分地，是僱人耕種。一甲八分地，六十年一期稻作，所費開支總數二萬零二百九十八元，完糧繳稻穀田賦稅一千二百斤穀，合臺幣三千多元，收進一萬二千斤稻穀，價值二萬七千元，一甲八分地半年僅得生產利潤六千元，這不是等於唱戲的玩票嗎？

但貴子村一地是工業開發區，擁有土地的自耕農，土地值增百倍，將來在增值歸公任何計算法下，自耕農總是走上了

人的」原因，每逢談到有關中共的問題時，總是失去科學家應有的冷靜客觀態度而一味歌功頌德，只有在談到不直接涉及中共的問題時，如上述有關美蘇兩國的社會現象，他才會表現出科學家的敏銳觀察力和作出實事求是的論斷。

他所說一般俄國人的社會價值觀念之轉變，也可以從最近莫斯科報刊上的許多文章得到證明。蘇聯人民的生活近年來有了相當大的改善（這是指與中共統治下的人民生活相較而言），在物質生活上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後，就會轉而要求有更豐富的精神生活，也就是更注意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所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在生活於自由環境的人看來，也許根本不成其問題。但是在極權統治下衣食不足的共產國家中，人們可能根本沒有機會考慮到這個問題，他們一向所注意的只是國家與人民的關係，政府與人民的關係，黨員與非黨員的關係，而不容許考慮到個人與個人的關係。現在蘇聯人民在物質生活上逐步「美國化」之後，在精神生活上也開始走向美國化，因此開始注意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這無疑是一大進步。

回頭」

毛共新當權派的復舊措施在工農業部門中雖然已作廣泛的推行，但是各方面的阻力卻也不小，致使新當權派在他們這次空前大規模的修正主義復辟運動中能否獲取勝利的這一問題上，還未敢樂觀。

最近毛共「池州地委」的一篇文章。公開談及他們在這次修正主義復辟運動中所遭受的阻力，其中兩點頗值得一提。

一是若干死硬毛、林派分子的公然抗拒，文章畧說，前幾年（「文革」期間），毛派推行擴社併隊、改變核算單位的左傾措施，「挫傷了廣大羣眾的積極性」，危害了農業生產，新當權派現欲實行調整，但死硬分子堅決抗拒「合理調整」，因爲他們堅持認爲這些「改進所有制」的做法，「大方向正確」。查「大方向正確（或錯誤）」是毛派一貫用來嚇人的銳利武器，只要一句「大方向正確」，誰也不敢說個不字，或者一句「大方向錯誤」，誰也不敢堅持。這對新當權派來說，是頗要命的事。

二是一些投機分子，把不定主意，對新當權派大要太極。文章指這些人「迴避矛盾」，「繞道走，不開口」，「看氣候，趕浪頭」。文章畧說，貴池縣有的「縣委」，對一些「不恰當」的做法雖然有所覺

這大概就是中共數十年來不斷「革命」，但獲致的結果卻不是進步而是倒退（包括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原因，既然「回頭話不好講」，便只能泥足深陷，直至死滅。★

。本來，疆土之爭是常有的事，中共蘇聯的邊界談判，也還沒有談出結果，但過去出版的世界地圖，橫蠻如蘇聯，也沒有提出抗議。

地圖之所以要每年出版，是因為世界政治形勢，時有轉變，第二年，就把改變的形勢在地圖上表現出來，大可以不必「暫停出版」的。

有一天，中共「解放」了台灣，就把台灣劃入中共的版圖。再有一天，中共「收回」了港澳，那麼港澳也劃入了中共版圖。更有一天，世界革命成功，中共便可以清一色把世界地圖染為紅彤彤。

聯合國為了遷就中共，暫停出版世界地圖是沒有理由的，此例一開，以後相信沒法再繼續出版了。

因為，領土的爭執，經常會發生，中共和印度、和蘇聯都有過糾紛，同樣的，印巴也有衝突，孟加拉國的成立，使印度次大陸的形勢大變。聯合國為了港澳問題不出版地圖，其他的紛爭也會成為障礙。那麼，以後那還會有出版的機會。

我們認為，地圖不可以不出，挺多是在有問題的地方，註明問題所在，這也可讓學生們曉得。現在世界上那些地區有問題。

巴黎和談決重開

巴黎和談決定七月十三日重開，北越在軍事上連串失利，美國空中攻勢日益加強，利用雷射轟炸後，北越的重要目標，相繼被轟毀，河內已陷於癱瘓狀態。在前線，北越軍已成強弩之末，主動地位轉而落到南越軍方面。為什麼南越軍要發動反攻呢，這和七月十三日的和談恢復有關。

佔據了南越相當多的土地，如果就地停火，南越就等於戰敗，喪失了土地，停火後要得回這些土地就不容易了。因此，他們要在七月十三日和談展開之前，恢復三月攻勢前的情況。

南越能不能在七月十三日之前把北越軍驅出，恢復已失去的領土，目前尚難知曉，不過南越軍一定盡力而為，否則他們就會再沒有機會了。

北越一向是利用和談作宣傳，根本就沒有談判的誠意，七月十三日恢復和談，顯然是蘇聯總理樸哥尼訪問河內時所促成的。

河內在軍事上失利，後方捱炸，老大哥不支持之下，除了答應恢復和談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路子可走？

不過，美國對於北越的誠意，仍然抱有絕大的懷疑，因此他們表示：在會談中決不停止轟炸，除非北越在會議席上認真談判，表示其和平的真誠，美國才會考慮停止繼續採取軍事行動。

越南是否可以獲得和平，目前尚難知曉，關鍵是北越的誠意。目前勢窮力蹙，不能不依從樸哥尼的「指示」；但也很可能利用談判的期間，從事整補，整補完畢，便又退出和談，重行進攻。

不過，北越這種和談的陰謀，美國已預防到，因此他們聲明和談期中不停炸，即是使他沒有喘息的機會。

巴黎和談是否有結果，還須看事情的發展如何。

萬人傑

論可休矣！

待旦

十是正確的，負責決策的黨國政要也可以吸收這百分之二十正確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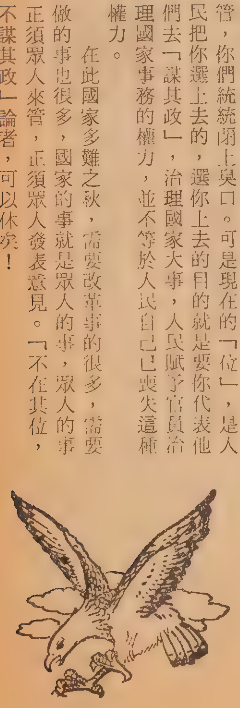
我覺得如今是應該提倡「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適語）的時候，而不應「兩耳不聞窗外事，閉門攻讀聖賢書」；是應該提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家都關心國家大事，談論國家大事，而不應搬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些過時的老古董來嚇唬青年人。

孤影先生的「小市民的心聲」，有許多可取的意見，獨有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一點是最要不得的。然而，孤影先生卻絕不是孤立的。跟他持相同見解的大有人在呢！別處不說，就本刊的讀者當中，也有不少人是支持孤影先生的。他們這種見解，也常常在讀者意見欄裏表露出來。

有許多讀者對香港大學生的保釣運動，都很有意見，有些人甚至公開提出跡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論調，對香港的學生運動，特別是保衛釣魚台運動多加嘲諷，說他們的行動毫無意義，「保釣」應該到釣魚台去云云。不可否認，香港的學生團體，有的已被共產黨職業學生滲透進去，而這一小撮共黨職業學生正在試圖把「保衛釣魚台」的行動變為反對國民政府的行動。但我們應該看到，絕大部份大學生和絕大部份參加「保釣」運動的人，都是其動機都是純潔的，都純粹出自一片愛國熱忱。別有用心的共黨分子畢竟是極少數的。我們不能因為學生團體中滲進了共黨職業學生，而對學生運動以及「保釣」運動一概加以指責或嘲諷。我認為，只要不是把國民政府當作攻擊對象的學生運動和「保釣」運動，我們都應該加以支持和贊揚。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一種反動的論調，是「愚民政策」的另一種手法，從表面上看來，它是教人「守禮」，實質是剝奪人民羣眾過問國家大事的權利。在封建社會裏，帝王之位是由祖宗父兄傳下來的。有些大臣的爵位也是世襲的。非世襲的「位」卻是由皇帝欽定任命的。已在其位的帝王將相便對人民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家大事由我們來管，你們統統閉上臭口。可是現在的「位」，是人民把你選上去的，選你上去的目的就是要你代表他們去「謀其政」，治理國家大事，人民賦予官員治理國家事務的權力，並不等於人民自己已喪失這種權力。

在此國家多難之秋，需要改革事的很多，需要做的事也很多，國家的事就是眾人的事，眾人的事正須眾人來管，正須眾人發表意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者，可以休矣！





生活負担又提高

兩個使居民皺眉的消息：一是人民幣更改牌價，第一天是每百元港幣兌三十八元一角九分人民幣，第二天又改爲三十七元六角二分。爲了人民幣牌價提高，本港的大陸貨及副食品便因此而提高百分之六左右。大家都知道，中藥和副食品，大陸是主要的來源，而且這是香港人生活所必需，因此，大陸來貨價格提高，自然會直接影響到香港人的生活。另一項消息是：因港燈打輸官司，燃料漲價，從八月一日起，港島電費也要加價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這是無可避免的，因此蜆殼的官司一勝，市民們就已準備分擔這些燃料費。不過，一般用電不會太多，漲價的幅度也不大，影響生活不致嚴重，主要是用電多的大工廠，才會受到影響。

但，大陸貨和副食品的漲價，就會對居民十分不利，副食品不能不吃，價錢提高，不是減少口糧便是增加支出，這自然要使工資提高，工資提高了，不是來自大陸的貨品，也相應的提高，影響所及，物價高漲，是勢所難免的。

近年來，香港物價的高漲，十分驚人，癥結所在，正因爲大陸副食品的提高售價。

當初大陸貨在香港用賤價傾銷政

然不敢再辦，他又把生豬價提高，獨佔市場，降價所受的損失，很快便可以取償。

現在，各地來源裹足，在香港所能吃到的副食品，幾乎淸一色是大陸貨，其他來源，只佔極微極微的百分比，他們便可隨意提升。

某一種東西缺貨，馬上價格飛漲，比方若干年前的當歸，使到一些左派人士大發橫財；最近也試過蛋價飛漲，可見大陸貨是控制了香港市場的，人民幣不升值，他們已可任意抬高。現在改了牌價，加上百分之六是大條道理，不過，相信實際上大陸副食品一定不只增價百分之六。

今後，香港人吃的方面要加重負擔了，而中共在香港拿走的外滙數字也會愈來愈大。不過，儘管怎麼大，香港人總比有錢買不到東西的大陸同胞幸福得多。

世界地圖不再出

聯合國今年不準備出版世界地圖，原因之一是中共反對稱香港、澳門爲「殖民地」。同時，東德、西德；南韓、北韓；南越、化越等，也成問題，因爲，這些國家事實上是「一分爲二」，而他們自己卻不願見到世界地圖上有兩個德國、兩個韓國和兩個越南。同時，中國大陸與台灣，是一還是二？這種種困難問題，使到聯合國出版的世界地圖也告觸礁而停止出版，從這事情，可以看出今日的聯合國對一切問題都毫無辦法，是個「無能」的世界組織。

本來，聯合國出版的世界地圖，只供學生之用的，用英、法、西班牙三種文字印行，通常是每年五月出版

「不在其位，不謀

孤影先生的「小市民的心聲」在「中央日報」上發表後，所引起的反應倒相當強烈，台灣許些報刊都加以討論，有的贊成孤影先生的見解，有些則表示反對。我身在香港，閱讀台灣出版的報刊也不多，不擬對「小市民的心聲」作片面的批評，願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個問題上略抒己見。以就教於諸位。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語出自「論語」，孔子說這話的時候倘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春秋時代，諸侯兼併，連年征戰，子弑父，弟弑兄，簒位奪權之事，也屢見不鮮。這也就造成了社會的動蕩不安。孔子提出「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希望人們守禮，安於本份，減少戰爭和殺戮，在當時的確有一定的意義。但今天再拿這番話來教訓青年，卻是徹頭徹尾的反動，是極要不得的官僚言論。

孤影先生的「小市民的心聲」，對學生運動的見解，已不自覺地掉入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泥坑。孤影先生認爲大學生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最好是閉門讀書，國家大事以及保衛釣魚台列嶼等大問題，自有黨國領導人處理。大學生不在將相之位，不應該多事去管國家大事。眞是荒謬絕倫。

大學生缺之獨立思考的能力，等而下之的中學生、小學生和村野田夫當然更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了，那麼到底誰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呢？莫非只有在其位的官，才有這樣的能力？作爲民眾的我們難道只應該管自己份內的事，耕田的默默地耕田，織布的默默地織布，讀書的也安安份份讀書，對社會上的事，對國家大事不要作聲，不要表示意見，讓「在其位」的當官的爲我們謀之嗎？

大學生是未來社會的接班人，一踏出校門，他們將會搖身一變成爲中學教師、技術人員、政府公務員、或商人、農民，雖說他們現在年紀尙輕，大多數都在十八、九至二十四、五歲之間，但他們畢竟受過十多年的教育，畢竟已經不是三歲孩童，即使有些問題他們未能獨立思考，但至少也有一些問題他們是能夠獨立思考的。

獨立思考並不等於正確判斷，獨立思考只是在思維的過程中，不被別人牽着鼻子走。至於對具體事物作出正確判斷，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有些問題，人類作了幾個世紀的研究也未必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關於地球到底是扁的還是圓的這一問題，中世紀的科學家和宗教學家努力了多少年也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對世間事物未能做出正確判斷的，又豈止大學生乎？黨國要人假如事事都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今日的中國又豈會是這個樣子？今日的世界也不會是這個樣子。

因而，大學生對事物能否作出正確判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大學生享有充分地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無論對國家大事或是保衛釣魚台的問題，都應該讓大學生說出他們的

家族及其王權……。廢除此一家族與推翻在約旦的王室是當前的亟務，這樣可使一切事務趨於正常，並可使巴勒斯坦與約旦人民關係納入正軌。

（六）巴勒斯坦人民議會將於四月六日在開羅集會，屆期將對胡辛計劃的陰謀採取進一步措施，以衛護巴勒斯坦民族的利益。法塔將向議會提出詳細的行動計劃。

胡辛計劃的展望

胡辛國王最近在一次召集西岸人民代表發表聲明，重申繼續堅持其阿拉伯聯合王國計劃，並決定貫徹此項計劃。

但，此一計劃的發展，其先決條件，必須獲得巴勒斯坦人的諒解與合作。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仍須同意交還約旦河西岸的土地，包括耶路撒冷聖地，另外加上加薩走廊地區。

關於巴勒斯坦人對胡辛計劃的反應，根據駐安曼記者的報導，在東岸的巴勒斯坦難民營中，雖多有面帶鬱鬱不樂的表情，但令人驚愕的是，這些的反應未必是對胡辛計劃不利的。因為此一計劃卻給這羣難民帶來返回故鄉的希望，即或這種希望是空虛的。

居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經過四年多被以色列奴役的生活，他們內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見的。這次他們雖然勉強參加了以色列主持的地方自治選舉，但明知道這種選舉是帶有強迫性的。因為戴陽事前早已提出警告，倘若西岸巴勒斯坦人不自動的接受選舉，以色列軍事當局將採取斷然行動。換言之最後將以武力統治西岸佔領區。如今，胡辛國王提出此一自治邦計劃，與以色列舉辦的地方自治選舉比較，前者自易為巴勒斯坦人所樂於接受的。

至於以色列交還約旦河西岸的土地，由於約、以雙方所提條件相差懸殊，一時尚難覓致適當解決的辦法。而耶路撒冷聖地早被以色列所吞併，更難循政治途徑所能解決的。

以色列政要們對於解決以、約紛爭可分為兩派：一派是以梅爾總理為首的鷹派，包括國防部長戴陽及不管部長加利利（梅爾之親信），主張長期佔領政策。一派是以副總理艾倫為首的鴿派，包括外交部長伊班，主張採取溫和政策，將西岸三分之二領土交還約旦，但耶路撒冷聖地須歸併以色列。艾倫曾擬訂一項所謂「艾倫計劃」（Allon Plan），劃定約旦河為以色列的「安全邊界」（security border），並在西岸約旦河谷之間建立一條安全地帶（security belt）以策猶太移民的安全，其餘之西岸地區劃為非軍事地帶。

最近梅爾總理表示：艾倫計劃只是以色列在西岸所要求的最低限度領土。這暗示，除了所謂「安全邊界」以外，以色列在西岸還需要更多的殖民地區。

鷹派中的擁護梅爾者，除勞工黨及宗教黨派外，尚有少數呼籲在以色列的管制下保留西岸，也有主張徹底將此地區歸併。許多以色列報章最近論及西岸在猶太歷史中的重要性，以及若干「發現的事物」與西岸若干地區是同猶太國不可分的。因為這都是和猶太的歷史、文化及宗教有密切的關係。

此外，以色列領土擴大主義者計劃已在加薩及西奈地區實施。以色列政府已將加薩走廊的週圍設置牆垣，並準備在西奈北部殖民。以色列為了增加殖民人數，亦會從事一項驅逐當地的遊牧部落運動。此舉雖引起以色列左傾份子的騷動，但以色列政府的反應是敏銳的。

梅爾總理的一位親信部長加利利（Israel Galili）曾經在胡辛的計劃發表後不到一週向以色列國會報告，以色列將永遠不會放棄加薩走廊。

戴陽曾在一次世界性猶太人大會發表演說謂：以色列將繼續佔領蘇彝士運河、約旦及戈蘭等地區，至少要等待眞正的和平建立起來。

另一個困擾以色列領袖們及戰略家的問題是，在佔領區內吞併阿拉伯人口的問題。一方面，以色列要繼續增加猶太人的移民；另方面，以色列正在考慮根除阿拉伯的人口，戴陽在上述演說中亦曾提起以色列在短期內必須將人口增加到五百萬人。

單就以色列領袖階層的言論而言，以、約兩國間的媾和希望極渺。然從另外的角度看來，雙方的妥協機會亦復不鮮。

（一）由於以色列政府堅持其長期佔領阿拉伯土地政策，以色列文化界多表不滿。以最高學府希伯來大學法學院院長 Amnon Rubinstin 最近在一家以色列日報（Israeli Daily Harretz）發表評論，抨擊政府的佔領政策及擴大主義，並對政府漠視胡辛國王的聯合王國計劃，嚴加指責。

（二）以色列副總理艾倫於胡辛國王的計劃公佈之後，對 Marriv 報記者發表談話稱：彼對胡組織新聯合王國計劃，不獨在觀念上沒有爭論；相反地，此一聯邦的組成，將來對於解決所謂「巴勒斯坦問題」，較其他方法可能更為容易……。

（三）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這次向國會報告關於胡辛的計劃時稱：約旦為了內部的安全，而放棄了參加阿拉伯東線戰場的活動，胡辛國王的果敢精神，實令人讚佩。這種行動是符合其本身的利益，同時也阻止了此一地區戰爭的復始。

（四）以色列民意機構受了輿論的影響，國會中不少議員對胡辛國王的計劃表示同情。從這次國會對於梅爾總理報告的投票情形（四四票贊成，四票反對，二七票棄權），可以想見。

結語

胡辛國王提出「聯合王國」的計劃，其意義是深長的，而利益更是多方面的：一則可以解決二十四年來的巴勒斯坦問題，二則可以衝破四年來中東危機的僵局。此一僵局已使蘇俄在國際事務上佔盡了上風；相反地，更使西方特別是美國在阿拉伯世界喪失了優勢。更重要的，亦使阿拉伯的急進國家加深對美國的反感，這不僅影響西方在中東的利益，最後亦必將殃及於以色列本身的。因此，我們站在自由世界的立場，當然有理由呼籲以色列政治家們勿失此良機！

一九七二年五月
二十四日脫稿



何鄰國進行談判以達成一項和平條約。即無和平條約，以色列仍願維持中東停火的協議。

（6）支持政府依照國會的決議案繼續努力與阿拉伯國家進行和平談判。

（二）阿拉伯世界的反應

阿拉伯世界——特別是阿拉伯共和國聯邦（埃及、敍利亞、利比亞）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對於胡辛國王所提的組成阿拉伯聯合王國新計劃甚爲激昂。埃及初步表示憤怒，繼與約旦斷絕邦交；至於巴勒斯坦游擊組織則公然責罵胡辛爲「賣國賊」，同時更呼籲阿拉伯國家共同推翻胡辛王室。

（甲）阿拉伯共和國聯邦的聲明。

阿拉伯共和國聯邦總統會議（Presidency Council of the Federation of Arab Repubics（Egypt, Syria and Libya））集會後發表聲明稱：胡辛國王已提出一項目的在於建立阿拉伯聯合王國的新計劃，同時顯露出來這項計劃在時間上恰好與以色列在西岸進行的地方自治選舉時間相隔僅僅數天……。該聲明指出總統會議已對胡辛的計劃詳加研討，並獲致下面幾點決議：

（1）胡辛的計劃進入了替帝國主義者與猶太民族主義者的執行階段。而這項計劃更消滅巴勒斯坦案件與粉碎阿拉伯人的故鄉；亦爲帝國主義者與猶太民族主義者敞開重建其帝國主義統治的滲透之門。

（2）此項計劃代替缺席的巴勒斯坦人民——甚至整個阿拉伯國家來尋求決定巴勒斯坦人民的命運。

（3）此項計劃是巴勒斯坦國設計的新方式，其目的是在以色列的政治經濟影響之下，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實體以根除巴勒斯坦解放運動。

（4）此項計劃另一個目的是在打擊巴勒斯坦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以及從民族主義過程中轉變爲阿拉伯解放運動。它並將巴勒斯坦的本質改變爲一個地區性的越界衝突。

（5）美國對於阿拉伯民族是具有陰謀的歷史性，而對猶太民族主義者則以政治、軍事及經濟援助來助長其侵略力量。這次美國是站在胡辛的計劃後邊，想進一步粉碎我們的整體力量，並阻撓阿拉伯聯合對抗侵略的努力。

（6）此項計劃是崇拜地區主義，不僅加深了一國國民因九月屠殺案（指一九七〇年九月約旦內戰而言）所造成的裂隙，同時也將巴勒斯坦人和約旦人分開了。

基於上述決議，聯邦總統會議宣佈：絕對的拒絕了胡辛計劃；呼籲阿拉伯各國國王和元首以及所有阿拉伯的軍民一致予以反對，並堅絕的反抗那些要粉碎巴勒斯坦運動的帝國主義者與猶太民族主義者的陰謀。

（乙）巴勒斯坦游擊組織的聲明。

巴勒斯坦游擊組織（Palestine Lidertion Organization-PLO）的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4ttee）於三月十四日至十六日集會討論胡辛的計劃，結果一致加以反對。其所持的理由如下：

（一）基於革命理論，巴勒斯坦革命的利益，即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任何人不許剝奪此種利益。

（二）在自由需要情形之下，唯有巴勒斯坦人民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現在雖無這種情形存在，但暴政卻站在面前。約旦東西兩岸的恐怖與鎮壓，只能迫使巴勒斯坦人以抵抗運動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因爲這種運動確能自由的表達我們人民的情感。

（三）雖然巴勒斯坦運動強調，唯有解放巴勒斯坦及被佔領的土地是生存之道，並強調衝突的中心是由於猶太民族主義者的到臨與以色列的佔領所致；但約旦政權卻甘願聽服於猶太民族主義者的仇敵。

（四）胡辛國王及其政權時常譴責抵抗運動只是爲了建立一個虛弱的巴勒斯坦國而已……。如今，當他已經同以色列作成交易之後，卻暴露出來他串通爲惡的面貌，而爲這個虛弱的實體宣佈一個新方案。因此，他會對耶路撒冷讓步，最後承認以色列並與其媾和。抵抗運動否決了約旦政權，國王及

（五）胡辛計劃，不但侮蔑了阿拉伯人的尊嚴，並且脫離了過去五十年來的阿拉伯人眾意與泛阿拉伯的決議。它更在阿拉伯地區中扮演一個居間人的角色，以便衝破殘忍以色列的孤立。正因此緣故，以色列能夠透過一個王國來進攻其他阿拉伯國家……。

（丙）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的聲明。

胡辛國王的計劃宣佈之後，法塔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 of Al-Fatah）會舉行一連串的會議，繼之法塔革命會議（Al-Fatah,s Revolutionary Council）根據法塔中央委員會的決議案詳加討論，並參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的聲明，通過下列幾項決議案：

（一）確定對胡辛計劃作絕對的與最後的拒絕，並譴責任何巴勒斯坦人或黨派試圖從近處或遠處參入該計劃。凡是參入者一律視爲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的叛徒，而我們人民也對他們當作奸賊與叛黨看待。

（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阿拉伯聯盟會員，同時亦經獲得世界多數國家的承認，自然構成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地位。不論約旦國王或任何人都無權代表吾人發言，或代爲決定其命運。此革命組織將採取必要的步驟以確保巴斯坦人的應享權利。

（三）胡辛國王的阿拉伯聯合王國計劃，從表面看，似乎關心巴勒斯坦人民，其實是含有極大的陰謀。這項陰謀的目的是在壓制阿拉伯解放運動以及整個阿拉伯地區，特別是圍繞巴勒斯坦的國家。因此，阿拉伯國家應放棄袖手旁觀的態度，並堅持阿拉伯高階層會議承諾的立場。

（四）法塔運動深信，我們阿拉伯大眾對於任何與胡辛國王的陰謀有共謀嫌疑的阿拉伯政府不能坐視。任何阿拉伯或國際的黨派支持胡辛的計劃，將視爲對巴勒斯坦人民及阿拉伯民族站在仇敵立場。

（五）法塔運動重申其與約旦人民熱誠的保持兄弟般和同命相連的關係。巴勒斯坦人和約旦人之

胡辛國王為了迎合未來的中東新形勢，曾經不斷的邀集東西岸的人民代表、知名人士、領袖及思想家們集會討論，一致認為此一新形勢的方案具體表現了現代國家和真實民主模範的最現代化的觀念。更重要的，此項方案有助於建立新社會的功能。新社會是由於新力量來導向勝利、進步、團結和自由的大道。

胡辛所提此新方案的基本原則如下：

（一）約旦哈希米王國將改稱為阿拉伯聯合王國。

（二）阿拉伯聯合王國包括兩個地區：一、巴勒斯坦地區包括收復後的西岸及其他巴勒斯坦領土以及這些地區的難民願意參加新王國；二、約旦地區包括東岸。

（三）安曼將成為新王國首都，同時亦為約旦地區首府。

（四）耶路撒冷將成為巴勒斯坦地區首府。

（五）國王為國家元首，負責中央行政執行權，中央內閣輔助國王執行國務。中央立法權屬於國王及國民大會。國民大會代表由兩區人民以秘密投票方式選舉之。

（六）中央司法權屬於中央最高法院。

（七）國王為王國三軍最高統帥。

（八）中央行政執行權限於王國的職權範圍內，在國際事務方面，聯合王國為一單元國家。

（九）各地區行政執行權屬於各區總督（Cov-ernor-genral）。地區內閣職權亦屬於其人民。

（十）各地區立法權屬於人民議會，議員由人民以秘密方式投票選舉。議會負責選舉總督。

（十一）各區司法權獨立，屬於各地區最高法院。

（十二）各地區行政執行權，除憲法賦予中央行政執行權範圍之外，一切統由各地區負責。

上項方案的基本原則必須依照約旦已實行的憲法原則。約旦國民大會將採取必要措施為擬議中的新王國擬訂一部新憲法。

各方對胡辛計劃的反應

胡辛計劃宣佈後，反應最銳敏的是以色列。其他如急進派的阿拉伯國家——埃及、敍利亞、利比亞三國聯邦，伊拉克、阿爾及利亞及巴勒斯坦游擊組織等，紛紛強烈反對。茲將各方反應情形縷述如次：

（一）以色列的反應

（甲）梅爾總理向國會的報告。

梅爾總理曾於三月十六日向國會報告，正式拒絕胡辛計劃。她首先引述胡辛在其三月十五日廣播演說中所云，關於「猶太民族主義者的陰謀」及解釋在「六日戰」後約旦的目的在於解放被以色列所佔領的土地，並呼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為恢復權利而犧牲奮鬭。最後以「祈求上帝賜給我們勝利」結束了他的廣播演說。

梅爾認為胡辛的廣播不是帶來和平消息，也不是基於協約的原則；而是虛飾和一面的聲明，這不僅無補於和平的利益，而且很容易激勵那些以戰爭目的來向以色列挑戰的阿拉伯人。

關於胡辛所稱猶太民族主義者的陰謀統治巴勒斯坦，以及在巴爾福宣言之後約旦軍征服了耶路撒冷舊城（嗣後稱之為阿拉伯耶路撒冷）一節，梅爾更表不滿。

至於胡辛所提出的改變約旦王國為阿拉伯聯合王國計劃，梅爾認為這是約旦內部的問題，故無意加以干涉；但透過談判程序而與以色列達成一項和平協定—包括領土問題—是應該的。因為按照目前實況來說，胡辛國王雖然視西岸為他自己的領土，但實際上并不是如此，也不是在他的控制手中。更令她驚異的是，胡辛指定耶路撒冷——以色列永久國都——為巴勒斯坦首府。這都危害了以色列最大的利益。

梅爾指責胡辛最大的錯誤莫過於燃起巴勒斯坦擴大主義者的火燄。凡是與以色列不相稱的協定，或是與以色列未達成協定的，都不能獲得問題的解決。而唯有透過以色列的諒解和協議，任何建設性的解決纔能獲得成功。

梅爾對於約旦為了內部的安全，而放棄參加阿拉伯東線戰場的活動，胡辛國于這種果敢精神，不人讚佩。約旦的這種行動是符合其本身的利益，同時也阻礙了這個地區戰爭的復始。

梅爾認為，從一個國家立場而言，沒有比和平更為有利於約旦的。倘若約旦能夠繼續依照其真正和獨立的利益行事，並廢棄其所行虛飾和徒勞無功的計劃，必能充分利用其資源和毅力導於建設性方面，同時亦能與以色列維持友善睦鄰關係。

最後梅爾提出警告說：胡辛國王所宣佈的計劃，不能視為與以色列進行談判的基礎。凡是試圖製作事先沒有和我們商議的虛偽印象，都是極為可笑的。

她更認為單方的宣言或行動可為約旦帶來些許的和平，也沒有詭辯術將可導致任何積極的變化，即或這種詭辯術贏得報紙上大標題的鼓吹。現在只有一條途徑具有任何希望：就是，為和平解決而認真談判，一個勇敢與現實的努力能夠達成諒解與協議。除此以外，任何的方法將是徒勞無益的。以色列將依照其安全和發展致力於加強自身的地位，同時準備開始認真的和平談判。

（乙）以色列國會的決議。

以色列國會對梅爾總理的報告投票結果：四四票贊成，四票反對，二七票棄權。

決議案要點：

（1）國會對於梅爾總理三月十六日報告有關胡辛國王三月十五日廣播演說的情形，表示注視。

（2）國會已決定在以色列國土，猶太人的歷史權利不容挑戰。

（3）國會授權以色列政府依照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國會通過的基本原則繼續實行其政策。這項政策是：政府採取「直接談判」方式而堅定的與其鄰國締訂和平條約以達成永久的和平。此項和平條約將列入「同意的、安全的及被承認的邊界」一條中。

（4）和平條約保證合作與互助，任何問題的解決可能成為和平道路的絆腳石，而避免任何直接或間接的侵略。

（5）以色列在無條件情形下，繼續願意與任

胡辛「阿拉伯聯合王國計劃」的動機和展望

石樂三

胡辛計劃的意義

最近，約旦國王胡辛正式發表聲明，擬將約旦哈希米王國（The Hashimite Kingdom of Jordsn）重行組成一個「阿拉伯聯合王國」（The United Arab Kingdom）。這項計劃，雖然遭到以色列和社會主義者阿拉伯國家的強烈反對，但無疑地已在中東開創了一個新形勢。

胡辛的計劃是具有特殊的意義。就中東的和平前途而言，其影響力是大過埃及總統沙達特一九七一年二月提出的重行開放蘇彝士運河的「臨時解決」計劃。因為沙達特的計劃只能在中東危機中避免以、埃兩國間暫時的衝突，而不能解決懸之已久的巴勒斯坦問題；但胡辛的計劃如能獲得有關方面的同意，巴勒斯坦問題可望迎刃而解。

沙達特自一九七一年十月間聲明放棄其臨時解決重行開放蘇彝士運河計劃後，現又決定對以色列改採軍事行動，使中東局勢再度陷於危機。而胡辛國王適於此時提出擬組阿拉伯聯合王國計劃，比較更為具體，不失為一個和平解決的可行方案。

胡辛組織聯合王國的動機

胡辛國王於三月十五日會就其組成阿拉伯聯合王國的計劃正式公佈。根據這項公佈的內容，我們可以觀察胡辛的動機是基於下面的主要因素：

中首先指出，一九二一年外約旦的建立是阿拉伯革命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暴露的陰謀最重要的階段。當一九一七年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發表之後，約旦的建國變得更為重要。因它會使約旦河以東的領土免於該項宣言和猶太民族主義者計劃（Zionist Plans）的疾苦。

他繼續指出：當一九四八年阿、猶戰爭時，約旦軍團僅以少數兵員和裝備進入巴勒斯坦，但卒能從巴勒斯坦境內保留了約旦河西岸的領土，特別是阿拉伯聖地——耶路撒冷；同時另一條很窄地區——加薩走廊（Gaza Strip）也歸於阿拉伯人所有。

從此，約旦河西岸在約旦政府暫時管理下，若干地方領袖及著名人士為了避免以色列的侵害，曾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向約旦政府提出與約旦河東岸聯合的要求。緊接着，他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間曾經召集兩次會議，出席者有各階層代表，其中包括許多領袖、思想家、青年、長者、工人及農民等。

會議決議，呼籲約旦故國王阿都拉（Abdullah Bin al-Husein）立即採取步驟，并在阿布都拉領導下將兩岸歸併為一個單元國家。

於是，國王接納眾議，遂下令進行研擬憲法，一面由西岸選舉合法的代表參加參議院（Chambar of Deputies），一面籌組約旦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大會舉行首次大會，一致通過將兩岸合併為一個獨立阿拉伯國家——約旦哈希米王國。這在邁向團結的現代阿拉伯歷史中創下了新頁。

胡辛更以感慨的心情追述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中為捍衛國土而壯烈成仁的兩岸子弟。這次大災難給約旦戰後所遺留下的目標有二：一、以勇敢和堅定的精神面對敵人向東岸作無休止的侵略；二、以堅決的信心收復失土，解救西岸的苦難同胞。我們要結合起來達成這兩大目標，進而完成歷史所付託的神聖使命。

第二、冀圖阻止以色列在西岸的冀圖：以色列政府不顧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反抗與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恫嚇，決定自三月二十八日起在西岸佔領區內舉行所謂地方自治的選舉（municipal election）。胡辛國王鑒於危機的嚴重，唯恐以色列當局使用脅迫手段強使西岸阿拉伯難民實行選舉，從此與約旦完全脫離關係，永遠成為以色列的附庸。因此，他提出這項阿拉伯聯合王國計劃，保證於收復西岸失地之後給予巴勒斯坦人自治的權利。

胡辛國王認為，造成以色列繼續佔領約旦西岸與其他珍貴的阿拉伯領土的主要原因，乃是由於阿拉伯國家內部的分裂，以及互相仇視所致。更由於巴勒斯坦極端份子在約旦境內製造叛亂、破壞團結，結果使敵人堅持其長期佔領政策的信念。以色列在西岸舉行地方自治的選舉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是國家社會主義先驅者。馬克思也是從他這裏吸取了理論的。

維達爾也是國家社會主義者，但比魯易・布朗溫和，他以為經濟關係遠比不上思想那樣重要，並對人類有一種博愛的情懷。

蒲魯東的思想

蒲魯東對財產攻擊頗甚。然而，他始終是一個道德家和理想家。他以為：社會問題就是一個道德問題，因為社會問題的目的，是要保證每一個人，使他在道德上能夠發展自己，同時使他的社會人格尊嚴，獲得公認。他最堅持的是人的尊嚴，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尊重，也就是他所稱的「正義」。

蒲魯東認定一個社會不須要有政府統制，他反對魯易・布朗那套國家社會主義計劃。他反對一切專制的形式，主張自由的無限延展，和個人權利之平衡，以防被社會侵奪。他指出：經濟的自由須要和政治的自由緊緊的連接在一起。他主張國家分權，中央權力之分散，以聯合自治來替代中央統治。

蒲魯東的思想，對於後來勞工階級的運動，有很大的影響。他的思想在法國已經有深長的根由，由此散佈到歐洲大陸的拉丁國家，成為自由社會主義和工團主義的指導精神。

巴枯寧與克魯泡特金

在蒲魯東之後，自由派的社會主義還有著名的巴枯寧（Bakunin）和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因為這是當時社會主義的主流，我們不能不在這裏提出介紹。

巴枯寧是跟隨蒲魯東路線的。理論也相若，例如相互主義、聯合主義，對教會與國家同樣否定。不過，他的見解，比之蒲魯東來得更明確。他主張社會組織應該以自由聯合方式，由下而上，而不是以任何權力方式，由上而下。他認為一個組織完善的社會，沒有政府，只有事務行政的機構。沒有法律，只有責任；沒有刑罰，只有矯正的方法。他把人性與人的尊嚴看得十分重大，與經濟關係同樣重要。他認為：如果不理一切，單純照顧着經濟的利益，對於無產階級是沒有多大好處的。假如不把每一個人的尊嚴和自由重視，那麼，一切經濟革命、權力轉移——由一階級轉到另一階級，都是無用的。因為經濟關係是會轉變的，而人性則是長留的。

克魯泡特金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同時又是一位心腸溫暖的社會哲學家。他反對權力，無論無任方式的權力，主張在自治團體之自由合作的基礎上，來改造社會。而把國家、一切權力、一切壟斷、階級統治，予以廢除。他算是無治主義原理建立之一健全基礎的第一人。他所構思的無治社會是：所有社會成員間的相互關係，都不是靠法律和權力來維持，而是憑成員間的相互同意以調節。並靠善良的社會風俗習慣等。

這些可說是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二步發展。下期談馬克思主義及其所遭遇的困難。

落

(2)從去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後，海外許多觀察家認為是毛林之爭，或林江之爭，如依此說法，林彪被剷倒之後毛派分子地位應該上升才對，可是江青等地位反而跌落了。這說明江青受了林彪垮台的影響，換言之，林彪原是毛派，林之垮是對毛的沉重打擊。筆者一貫持此看法，現在已日趨接近事實。

(3)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所謂「四大天王」之垮，與林彪之垮並非一案一事。因為一九七一年六月，林彪即不再露面，而林妻葉羣的排名突跌至葉劍英之下；八・一建軍紀念，葉羣即未露面；可知林彪之垮當在六月之後，八月一日之前。反觀黃永勝在八・一時主持建軍紀念招待會，在講詞中還大捧毛的個人崇拜，「人民日報」的八・一社論，號召共軍三効忠：一忠於人民，二忠於黨，三忠於毛澤東；而黃竟將毛主席改為毛路線。顯著表示共軍不再是毛個人的軍隊。可見林彪垮後黃永勝權勢正達高峯。他之突然於九月垮台，是由於他個人的山頭主義引起軍人共憤，周恩來在多數軍人支持下，將「不顧大局」的黃派軍人解決。

周恩來權勢日張

(4)排名上升的董必武、朱德、葉劍英全是周恩來的親密戰友。抗戰時期周恩來是中共駐重慶的代表團長，董必武是團員，在參政會，在民盟等統戰活動中，一直是周的助手。朱德是周恩來在德國吸收入黨的，跟隨周恩來搞南昌暴動；在江西時代朱毛搞磨擦時，周恩來當時任軍事部長，極力支持朱德。葉劍英在黃埔軍校當教官時即受周的領導，抗戰期間隨周恩來前後在武漢、重慶、南昌辦外交搞統戰。因此董、朱、葉三人排名上升，表示周恩來權勢的擴張。

(5)非政治局委員但比毛派政治局委員更活躍的徐向前，黃埔一期畢業，是周的學生；當年徐到鄂豫皖邊區建立四方面軍，也是周恩來自上海派往的。現任軍委副主席是周用來安定軍心，掌握軍人的一張王牌。聶榮臻自留法時代起至江西時代以前，一直都是周恩來的貼身幹部，是周的死黨之一。吳德現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兼「國務院文化組組長」，是周恩來在文革期間提拔的幹部之一。因此這三個人的活躍也顯示周恩來權勢的增長。

二十八日毛澤東出面會見錫蘭總理，走走排場；這是周恩來所說「顧全大局」的結果。正像六月九日，讓江青出個小風頭，主持五類球賽揭幕儀式一樣。

毛派現在被置於有位無權的狀態，毛、江、張、姚四人，在毛死之前當不致再被清算，但是他們也不會掌握實權，恢復活躍。



認識中國

社會主義談何容易

柳以青

在一八四八年年代以後，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是一個輝煌燦爛的時代。如果要想對社會主義有一個深入的了解，卻是不能輕易放過的。在這一時期，思想上的許多流派，如革命的、民主的、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宗教的彼此混合交織，蔚爲大觀。像布朗基（Blangui）、巴布夫（Babeuf）、雷魯克（Pierre Leroux）、卜賽（Buchez）、璧柯（Pecgueur）、康斯德朗（Considerant）、賴門內（Lamennais）、嘉比德（Cabet）、魯易·布朗（Louis Blanc）、維達爾（Vidal）和蒲魯東（Pourdhon）等。關於篇幅，這裏只簡介一兩位的學說內容。

中期的社會主義思想

雷魯克算是人道社會主義，主張凡人都是平等的，因爲他們都有一重道德人格。卜賽是宗教的共產主義，從基督的教訓，去闡明社會的意義，以基督的教義、箴言，求推行和運用到現實的社會，可以說是革命的宗教。璧柯也是一種宗教的共產主義，不過宗教色彩不如卜賽那麼濃厚。他認爲：資本這樣東西，應該歸社會公用，成爲集產化；又認爲勞力這樣東西，應該歸入職能的範圍，作爲一種公務。勞動或生產工具，要社會化而歸社會公有。同時，他又是人權論的有力倡導者，他主張人應該有生存的權利，工作的權利、教育的權利和社會責任的權利。他主張將來所有國家聯合起來，構成一個聯邦自治體，可以免除戰爭；民族間採用一種公共語言，免除隔閡。

賴門內的社會思想是憐憫貧窮、疾苦和被壓迫的人；憎恨殘暴；熱望人類友愛。

嘉比德可說是一位革命運動家。他願在最完善公平的基礎上，建立一平等的社會，大家都是社友、都是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所有個人資產，連同土地和工業產品，都成爲單一的社會資本，建立單一的家族。他宣揚一種平等、友愛、和平和民主的共產主義。他本是馬克斯主義的熱烈擁護者，可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他看到俄國的那種情形，就感到失望和厭惡了。

康斯德朗可說是最能觀察階級矛盾的，並且也發覺經濟集中愈來愈厲害，因此他主張：要獲得自由，必須獲得一般福利，這是自由和人權發展的基礎，也是人權解放的必需條件。

魯易·布朗也是革命的運動家。他鑒於資本家彼此和勞工彼此以及勞資雙

從一九七〇年九月「二中全會」開始的中共領導層的權力鬭爭，到最近爲止暫告一段落。

六月二十四日，中共頭頭「小題大做」，藉觀看阿爾巴尼亞芭蕾舞劇，傾巢而出，集體亮相，顯示經過這場維時近兩年的權力鬭爭之後，已經水落石出，有些垮了，有些人跌價降級了，有些人是心有詭計，兩手染血的勝利者。

比較名單立見浮沉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全大會」所產生的政治局陣容及排名如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以上是常務委員）；葉羣、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姚文元、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以上是政治局委員，排名以姓名筆劃爲序）。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峯、李德生、汪東興。

上述的政治局陣容，自一九七〇年三月起發生了變化，三月起謝富治不露面，八月起陳伯達不露面，十一月起康生不露面，一九七一年六月起林彪及其妻葉羣不再露面；九月起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四人不再露面。

排名次序也自一九七一年六月起發生了變化，不再按姓氏筆劃爲序。經常露面的人和排名如下：周恩來、江青、黃永勝、張春橋、姚文元、朱德、董必武、李先念、葉劍英、葉羣、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

可是最近六月二十四日集體亮相的名單次序如下：周恩來、董必武、朱德、江青、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徐向前、聶榮臻、耿飈、吳德。後四人並非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

林彪垮台毛派受連累

從上述幾個名單我們發現如左的幾項結果：

(1)確定已經垮台者有：林彪、陳伯達、葉羣、謝富治（先垮後死）、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長期掛病號，實際已垮台者有康生。候補委員垮台者有李雪峯。

(2)雖未垮台，但露面越來越少，排名跌落者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

(3)保持原來地位及排名上升者有周恩來、董必武、朱德、葉劍英、李先念、紀登奎、李德生。

(4)雖非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但是日趨活躍，如召開中央委員會議（應是三中全會），有充分可能入選政治局者有徐向前、聶榮臻、吳德、耿飈。

毛派

儒文俠武，以死酬知己的張其鍠

覺初

民國以來的軍閥，自袁世凱以下，能夠尊賢愛士優禮不衰的，恐怕要首推吳佩孚，其次則莫如東北王張作霖。段祺瑞馮國璋資望雖高，一則褊淺自私，一則貪污自瀆，視鬍匪出身的張作霖，實有未逮，更無論于廉潔持身，傾懷接士的吳佩孚了。張作霖的幕中，如劉尙清、劉哲、楊宇霆……治軍、臨民，興學，都是極一時之選，吳佩孚第二次東山再起，在漢口查家墩組織淸賊聯軍司令部，陣容之盛，不啻大選後的夥子內閣，參謀長是天字一號軍事學家蔣百里，總參議是樸學大師章太炎，秘書長是允文允武前清進士出身的張其鍠，他如唐天如。江天鐸、楊雲史，或以勝朝遺老而參帷幄，或以名士詩人而助筆政，都是聲應氣求，生死不二，以道義互相推重的，絕不同于那些逐羶附腥翻雲覆雨的政客。

張其鍠，字子武，又號無竟居士，廣西桂林人，前淸光緒癸卯科舉人，甲辰進士，與譚畏公是同年至交。少年時，卽文名藉甚，慷慨莫多，富有膽識，前任岳翁潘培楷，是淸朝飲廉遺防督辦，張曾贅于其家，故于軍事地形異機，早卽熟悉曉暢。淸末，在湖南做過巡防隊的統領，治軍嚴明，匪盜歛跡，雲貴總督李經羲甚知其才，特疏保荐，擬予重用。會淸社既屋，民國鼎建，譚畏公督湘，任爲軍事廳長，張氏以兵多冗弱，力主裁減而精練之，由是聲譽更加鵲起，袁世凱想羅爲已用，授以廣東巡按使，張知袁有帝制野心，藉詞引退，不爲所餌，段祺瑞柄，復以譚畏公督湘，張氏從之，既而南北構兵，吳佩孚受命討伐，與湘軍相持于零陵，張氏遺書曉喩，詞意懇切，吳得書大爲感動，兩人遂會晤于衡陽，一見傾誠，結爲異姓兄弟，從此雙方各守防地，確保人民安全，三湘得免戰禍，造福地方匪淺。厥後譚畏公趙炎午與吳氏的交契，亦卽肇基于此也。

張的後任岳翁是湘南衡山聶緝槼中丞，聶是曾文正公的女婿，故張氏的聶夫人，卽曾文正公的外孫女，與潘氏夫人都是名門淑女，潘夫人善詩詞，閨房中唱和甚樂，惜無出早逝。聶夫人則擅繪事，嫻詩禮，生子女五人，皆績學成名蜚聲中外，足徵君子之澤，積厚流光。

民國十一年，黎元洪被直系擁護出上，復任總統，特任張氏爲廣西省長，張氏手書懇辭，不允，并加陸軍上將銜，促其上任，張不得已，輕裝簡從，與賓客數人，浮海入桂，時値凋敝之餘，軍人跋扈，民不聊生，張氏一以文治作風，首從稅務財政着手，增汰浮濫，涓滴歸公，並釐訂廣西銀行計劃，雖爲時甚短，便被李宗仁率軍壓境，交代離職而去，然在那個兵戈擾亂的環境中，廣西人民，居然不失爲生人之樂，不能不說是他的惠政了。

張氏性嗜讀書，居官治軍，未嘗一日廢書不讀，每得一新書，必于晚上挑燈閱讀，故能博涉羣書，嫻于文事，眞有羊叔子儒將之風，輕裝緩帶，鍵閣無聲。尤于先秦諸子及周易陰陽太乙壬遁之學，研討最精，間治墨學，亦有新義，著有墨經道解大取小取篇斠注，漢書補註拾遺，尹文子經註壬經緯，及獨志堂詩文雜著各若干卷，可見他的好學多方，簡直是一個名山事業，著述等身的道儒。

他因對周易有特殊的心得，善于六壬深數，能占知勝戰事的勝敗得失，在湘軍時，正遇吳佩孚軍南征，常與譚畏公以射覆占前方戰況，每次輒驗，從無差失，茲摘錄畏公題其課尾數則去：

一、「余交子武二十年，不知其有奇術，今年在郵州乃知之，由射覆始信乎知人之不易也，此二月二十首所爲，自後軍中遂羣以占驗爲請矣。」——題占射覆課。

二、「在四月十三日占，是日正得魯詠安旅長電，敗敵兩路口，衡陽亦于昨日克復，眾情欣喜，然敵精兵皆在寶慶，兩倍于我，不能無少慮，而子武所占，則云十六日當得寶慶，張毓䌽則云以兵勢決之，不待十六，詠安復來電，十四日已去寶慶廿餘里，旦夕可下，然卒至十六午後乃克城，亦奇矣哉。」——占寶慶戰事課之一。

三、又「此四月十七日所占，時三日不得寶慶消息，方疑慮間，子武持此課至，決爲占前已得，意氣甚豪，及夜、得李捷冰電，有傷已愈隨眾追擊語，始信爲有徵，明日乃得寶慶捷電也。」——占寶慶戰事課之二。

上各則，見上海有正書局出版之譚張遺墨，其眞實性如何？當無疑問。

民國十五年，吳佩孚再起失敗，所部叛變以去，前爲國民革命軍所扼，背爲孫岳胡景翼的西北軍所阻，吳率殘餘鄭躅南陽宛洛間，既不肯通電下野，託保租界，又不肯向革命輸欵宮和，當時形勢，甚爲危迫，幸賴趙炎午楊子惠慨而照拂，幷勸其入川作客，以避各方指目，張氏親友，或謂其中途引去，張氏則謂然嘆曰：「義省所安，授命不惑，今日豈容我違難自便嗎？」就在宜昌曰構林關聯隊先行，被匪狙擊斃命，并不是死予敵人的埋伏，後來匪徒發現是吳佩孚借道入川，便自動撤退，不敢包圍追擊了。張氏死時，年僅五十有一，畏公聞耗，以詩哭之甚哀，因併附錄于後！

一別眞投筆，三年負枕戈，有書常不達，無命欲如何？生死交情見，孤寒涕淚多，裹尸餘馬革，淒絕向江沱。

（一）

辛苦依人計，堅危烈士風，前知傷郭璞，從事異臧洪，未必謀身拙，仍憐殉友忠，縱橫湖海氣，今日竟途窮。

（二）

少年曾並轡，中道各揚鑣，鷹隼非常厲，驊騮意苦驕，多才成負負，同好已寥寥，頭白誰相慰，羈魂不可招。

夙昔誰知己，平生誤感恩，家惟瓶粟在，篋有謗書存，志事兼儒墨，思心託夢魂，寃親同一盡，痛哭更何言？

日毛論交所引起之國際法問題

——中共正出賣釣魚台以求日本及早承認——

胡秋原

最近日本公明黨領袖會訪問中共。周恩來提出三原則（承認中共爲唯一中國，臺灣爲其一部分，廢止中日和約），爲建交及歡迎日本新首相之條件。閱五月廿五日東京每日新聞，佐藤已第一次表示要承認中共政權：

佐藤首相在衆院外委會答覆曾禰益之質問時，說「日本與中共交涉之際，取站在唯一正統（中國）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立場而行之。」又在答覆自民黨青木正久對公明黨訪問周恩來後復交三原則之質問時說：「我從來尊重聯合國決議，中國只有一個。據此當然（在職中）努力於復交三原則。」

不過，他以日本特色的曖昧，提到注意「臺灣之領有權」字樣。

這不是特別消息。日本報紙當天到臺北，還有廣播，香港報紙多刊登，亦到臺北。只是此處報紙不登。這無非是鴕鳥主義。

這也不是新消息。日本早向美國要求，美國如決定承認中共，美國必先通知日本，由他早一秒鐘，一分鐘，一點鐘，一天承認！在「日本所謂尼克遜震動」（指尼克遜訪問大陸未事前通知日本）後，日本已得到保證，並且已有「熱線」。但美國在最短期間還不會承認，所以日本原也不會立刻承認。

但中共正在催促日本承認，以便轉促美國承認。

毛周之流，原不懂什麼外交。最初只知「一面倒」。「一面倒」促成日本復興，又在「一面倒」中附和蘇俄，主張琉球交日，使日本能乘機混釣魚臺。「一面倒」變爲核子威脅，他又想「以夷制夷」，即是乒乓外交。同時「以夷制華」，要美國承認其爲「唯一中國」。

中共原不急求日本承認，曾要六百億的賠償。「老大哥」的威脅日增後，日本就地還錢，還到五十億。中共並未同意，他在聯合國的代表一時曾說釣魚臺是中國領土。這話不錯。但尼克遜要到莫斯科時，乒乓外交靠不住，急圖勾結日本，影響美國。福田乘機說，「日本佔領釣魚臺不影響與中共建交」。周恩來並無否認。五月九日，我政府對美日交還琉球協定並將釣魚台混入之事提出抗議。繼而日本將釣魚臺屬日的「證據」送交聯合國，而中共在聯合國的代表卻不力爭，只在五月二十日寫一信與聯合國秘書長，主張沖繩片面交日，對釣魚台只輕輕說「決不承認」四個字。這表示日本已與中共有一種諒解：表面上是日本承認三原則賠償五十億，實際上是周恩來願以五十億出賣釣魚臺，換得日本的早日承認。五十億賠償換釣魚臺，日本倒賺九千九百五十億，日本何樂而不爲？

日本人今天自以爲天之驕子了。美國、蘇俄、中共而甚至我們都要聯絡他。然而，他的機會，不過利用中國之不幸，和中國之內爭，利用中國之國賊，中國知日派之無知而已。

這裏有許多「知日派」總以爲日本人還講「東方道義」，總以爲還可以向「支持國府派」作揖，向天皇叩頭（如有一英文報出天皇壽辰特輯），或者不提釣魚臺三字「刺激」日本，則日本可以不至承認中共。這眞是昏瞶無知。日本的「支持國府派」只是不希望臺灣赤化並重回臺灣，而今天日本人的心目中還有什麼天皇？日本還怕「刺激」嗎？何以佐藤不怕刺激我們？我們的知日派愈卑躬屈膝，日本人便愈驕橫，愈視「國府」如無物，愈要提前承認中共！

七月間佐藤辭職後，日本新政府福田或田中政府就要承認中共了。此非我們所能影響。不過，日本之承認中共及廢止中日和約，要造成國際法上一離奇而嚴重局勢。日本是因中華民國對日宣戰，而對中華民國投降的。中日戰爭狀態因中日和約而結束。如果日本廢止這和約，則不僅兩國處於無國交狀態，而且中日回到戰爭狀態尙未結束之狀態！

也許日本以爲中華民國不會很久的。但我想，除非日本與中共合作，使中華民國國號消滅，則中華民國不會認日本對中共之賠償爲有效。我並相信，不會很久的將是中共政權。在中日國交再斷後，日本將來如還想和中華民國再訂和約，恐怕需要更多的賠償了。又除非日本用原子彈一舉將中國人消滅不剩一人，我相信釣魚臺不會爲日本所有。中共之出賣，絕對無效。

我希望此處的知日派不要以爲對日卑躬屈膝，對「中日合作策進」的代表招待「御馳走」，不談釣魚臺，即可使日本不承認中共。

我希望新政府立刻考慮日本承認中共後之對策，中日無條約乃至回復到戰爭狀態終止前的狀態的種種有關問題。

我希望在美同胞要制止中共在聯合國代表不得承認日本送到聯合國的文件，出賣釣魚臺，以換得日本的承認。

我希望政府和民間都要向大陸同胞呼籲：中共引入俄帝之禍以後要乒乓外交，尼周公報不到三月，失去效果，便由唱「義勇軍進行曲」到出賣釣魚台，勾結日本。一切愛國軍民應該迅速起來，成立全民團結的政府，對內停止階級鬬爭，一致抵禦外侮！

中華民國仍處於交戰狀態。此種情況與一般國家因同毛偽政權建交而與我國絕交不同，絕交與廢約是兩回事，訂約是經國會批准，廢約也要經國會批准，以日本國會今天情況，批准廢約應無問題，但廢約之後彼此處於交戰情況下，日本船隻再想順利通過台灣海域就未必如此容易，而這條航線卻控制了日本對外交通的二分之一，田中也是經濟事務人才出身，這一點他不可能不作一考慮。

第二點、毛偽政權如果與日本簽約，究竟要日本賠償若干，此亦難猜測。十年前，周恩來已放出五百億美元的暗盤，到今天不可能不長，就算五百億，也非日本能負擔得起。日本所以要與毛偽政權建交，基本目的在擴展對毛幫的貿易，去年毛幫全年貿易額僅四十億美元，假定日毛建交後，原有貿易額被日本人搶去一半，也只能賣出十億元的貨物，再假定這十億元全是賺的吧，也要五十年始能賺回來。筆者對經濟學一竅不通，上面所舉例子自不正確，但五百億美元，無論在日本，在美國都賠不起，卻是事實。因此，不論田中怎樣表現得熱心，日毛建交恐怕還不是簡單的事。除非毛幫願意放棄賠償，或者將賠償額定在十億美元以下，又當別論。

南北韓的妥協

其次再說韓國，南北韓此次談判，據南韓當局宣佈，事前未與任何盟邦商量過，這句話大概是真的。但這次表演雖然很戲劇化，後果卻相當嚴重，我們中國人嚐透了與共黨和談之苦，老實說一句，我們在大陸決非被共黨打敗，實在是談和談敗的，想不到南韓當局竟然走上這條路。

南韓所以願同北韓談判，外在因素有二：一是受了尼克遜訪北平，訪莫斯科的刺激，一是受了東西德談判的影響。南韓現在當政一批人，雖然也在戰場上同共黨一刀一槍拚過，卻未同共黨作過政治鬪爭，對於共黨的清算鬪爭的殘酷行為，即使有耳聞，並未身受過，以為都是自己同胞，問題總好商量。他們不知道共產黨對於所謂階級敵人，絕對不會以同胞相待，永遠看作敵人，不但這一代是敵人，子子孫孫都被列為敵人。中國大陸上黑五類子弟所受之苦，非一個生長自由世界的人所能想像，劉少奇就因為主張「階級鬪爭熄滅論」，被指為罪大惡極。如果外國訪客去到大陸見到周恩來，不妨問問他，當共黨佔領大陸初期被殺及被勞役的中國人，其子女是不是能與普通人享受同樣待遇，看看周恩來怎麼說，他決不敢說「可以」，因為只要說出這兩字，就蹈了劉少奇階級鬪爭熄滅論的覆轍。

當然，南韓也有明白事理的人，現任總理金鍾泌就提醒國人不可大意，與共黨談判，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即使訂了協定也未必作數。既然如此，何以要同韓共談判，韓國當局可能未想到此舉足以鬆懈全國軍民反共的意志，予共黨以可乘之機。

南韓政府此次兒戲行動，對我國雖無直接影響，但卻為毛幫及其外圍分子增加了宣傳的聲勢。南北韓談判消息剛公佈，新華社即全文發表，足見毛幫對此有濃厚興趣。不但毛幫如此，還有些別有居心的外國人，也從中推波助瀾，例如當日合眾國際社在台北發出電訊，引述台北外交界人士說：「南北韓此舉已樹立解決兩個中國問題的一項新辦法。」這就顯明是在中國內部散播謠言生事。像這類事情，政府當局萬不可認為是小事，必須查究來源，如果真有這麼一個外交界人士發表此類談話，外交當局應當告訴他，此舉違反中國基本國策，是一項不友好的行動，若是沒有這個外交界人士，對於這個通訊記者應當驅逐出境，對於洋鬼子萬不可將就，我們越寬厚，他們越以為可欺。

今天國家形勢，正如抗戰時期，當時軍學家蔣百里先生說過一句名言：「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與他和。」這句話到今天仍然是不易眞理，每一個不願作共黨奴隸的中國人都要切實記住，只要想到一個「和」字，我們就死無葬身之地。

堅持就是勝利

不和又當如何，不和最後的勝利仍是我們的，只要保留着一塊乾淨土，存在着正統的政府，則光復大陸只是時間問題。外國人以為毛幫如何的強大，但我們中國人心裏有數，這個「國家」久已沒有「元首」，而今「國防部」又沒有了「部長」，「總參謀部」沒有了「總參謀長」，黨的書記處沒有了總書記，黨、政、軍三方面都缺少了正式的頭子，整個局勢全靠一個油盡燈枯，奄奄待斃的人以陰謀詭計來統治。但這個人今日闔上眼，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睜得開，更糟的是這個人一旦伸腿瞪了眼，全部頭目中找不到一個可以繼承的人，要說到那時會不亂，太陽眞要從西邊出來了。

針對當前局勢，政府當局應當從宣傳上多用工夫，目前我們同毛幫的戰鬪，不是經濟戰，而是宣傳戰。就當南北韓發表和談公報時，中國國民黨中常會也發表聲明，堅持國策絕不變更，實具有重大作用。

但僅僅一紙聲明還不夠，必須展開廣泛宣傳。過去強調漢賊不兩立，仍然嫌太籠統，應當告訴全體國民，今天不是漢與賊不兩立，賊與漢也不能兩立，如果我們眞的同毛幫談和，可以想見的是無條件投降，等候接收，繼之而來的是屠殺、清算、勞改，大陸五千萬死難同胞，七億正被奴役的國民是我們活生生的鏡子，如果我們再蹈覆轍，實在是太蠢了。

對國內如此，對海外的知識分子、學者、政府也應當澈底劃清界限，不能稍事含糊。例如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去了共區訪問，回到美國發表了歌頌毛幫的言論，已成為毛幫在美的代言人，政府對此人未聞採取任何行動，依然保留其院士銜頭，這種作風不僅示弱，而且也使人懷疑政府的決策。至於一些陸續回去大陸觀光的美籍華人，政府也應當立時採取行動，在美國的文教機構不得與之作任何公私交往。不論國家與個人，必須要有獨立特行的志氣，才可以開創旋乾轉坤的大業，我們必須牢記這一點。

日韓變局對中國影響

岳騫

七月五日一天之內，香港報紙報導了兩項重要消息，早報報導南北韓接觸，進行和平統一的談判，晚報報導田中角榮當選日本自民黨總裁，也就是下屆日本首相。這兩項消息，對我們自然又是一項衝擊，日本許多關心國事的人都在談論日韓的政治變局，擔心對中國會有重大的影響。

田中當選首相

先說日本，日本在佐藤下野之前，曾對繼任人選作了安排，在佐藤的構想，最好是佐藤傳給福田，福田再傳給田中。福田是岸信介系，田中則是佐藤直系，佐藤所以捨田中而支持福田，主要因爲福田的政治觀點接近佐藤，田中比較偏激。同時福田今年已六十七歲，田中只有五十四歲，福田任首相，最多兩屆非退休不可，到時田中也不過五十八歲，仍是日本戰後年輕的首相，佐藤這樣安排，自認爲是天公地道，表面看來也確實是如此。

但在田中及其一系人看來，情形並非如此單純，日本戰後首相和平禪讓的幾乎沒有，最顯著例子是鳩山與吉田了。鳩山一郎組成自由黨，眼看就可在大選後獲任首相，突然接到盟軍總部指令，以鳩山在戰時曾接近日本軍閥，有戰犯之嫌，下令「追放」，當時日本在盟軍佔領下，盟軍一紙命令，就褫奪了鳩山的公權，不能再擔任自由黨的黨魁，鳩山沒有辦法，只得請出老朋友吉田茂代爲掌管自由黨的黨事，並且說明一旦盟總解除追放時，吉田須[illegible]

田茂當了首相，及至鳩山恢復了公職，向吉田索回黨權與政權時，吉田羽翼已成，不肯實踐諾言，鳩山自不服氣，另組新黨與吉田鬪爭，經過無限曲折，如果全部寫出，可以寫成一部日本自由民主黨史，直到最後，由於吉田派內鬨，鳩山總算當了一個短期的首相，這一段活歷史教材，對於日本政客上了重要的一課。以後池田與佐藤之間，是吉田一手安排的兩個繼承人，等於今天佐藤安排的福田與田中，但池田當了首相之後，逐漸疏遠佐藤，接近黨內原本反吉田的大將河野一郎（已死，其嫡系即今日的中曾根系），提拔心腹大平正芳任外相，倘池田晚死數年，首相也到不了佐藤。

過去的歷史田中當然看得清楚，佐藤安排他繼福田後任首相，當然是一番誠意，等於吉田安排佐藤繼池田，都是爲大局着想，但佐藤幾乎未能接了池田，田中自忖四年後也未必能接福田。因爲田中與福田之間根本沒有私交，池田與佐藤是大學同學好友，池田所以認識吉田是佐藤介紹，在吉田面前，佐藤處處讓池田佔先，所以池田才比佐藤早出頭地，先當首相，但最後還是凶終隙末，池田若不是得了喉癌死得快，大平當時尚未成氣候，不得不指定佐藤繼任，再遲數年，佐藤一定變成了第二個鳩山。

福田與田中本來不協，福田接近的是內閣官方長官與田中同爲佐藤左右手的保利茂，眞由福田當了首相，四年後福田告退時，福田所支持的繼任人[illegible]

田中就算去找佐藤，佐藤也無可奈何。政治是現實的，談不到道義、信用，尤其在這一時代的日本政客之間，更是談不上，自不能專責田中。

田中何以能擊敗福田，大概自從佐藤任首相之後，就已着意培植福田爲繼任人，日本報紙習慣稱福田爲「皇儲」，何以此次一敗塗地，在第一次投票時就較田中少六票，大概也出乎佐藤與福田意料之外。主要原因固然由於其他三個重要派系大平、三木與中曾根一致支持田中，此外還有求變的成份。日本朝野都知道，福田繼任即是佐藤內閣的延長，不可能有大的改變，尤其是對於中國問題，福田雖然口口聲聲要與毛僞政權建交，但基本上仍不能廢除中日和約，說了等於未說。除去福田之外，無論誰上台，在對毛問題上都可以放開手去作，沒有約束，這一點可能是福田失敗的主因。

日毛論交尚有難題

田中當選之後，馬上就招待記者聲明要儘快同毛僞政權建交，此處可以看出田中的浮燥，作爲一國的首相實在不夠成熟，第一次的表現就有失體統。但是田中上台之後，日本外交政策必然左轉，是可以斷定的。田中也許會學尼克遜去北平訪問，毛幫自然要假以辭色，不會再像目前之攻擊佐藤內閣。不過，談到眞正建交問題時，也就未必如此簡單，首先是毛幫決不承認中日和約，如要建交，必先簽訂和約，這裏面就牽涉了許多問題，最重要的有[illegible]

不知應該採取什麼態度。佐藤公開談話，一再失言，一來因爲美國政策莫測；二來內部壓力加大，如三木，如大平這些親共分子，極力督促佐藤與中共關係正常化，這些困擾，顯然是促使佐藤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佐藤有意把這個問題交給繼任者來解決，於是在琉球歸還，了卻他生平最大願望後，宣告退休，以爲福田可以秉承他的政策，善爲處理這一問題，卻料不到首相的寶座，卻落在田中手上。

田中是親美派，因此他上台的談話，首先表示要和美國保持密切關係，其次是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再其次則要與蘇聯簽訂和約，這和美國目前的行徑完全配合。因此，田中的改善與中共間的關係，很快就見諸行動，現任外相大平正芳既是中共收買的馬仔，對這事自然特別賣力。

吉田、佐藤的時代已過去，日本竟走上這樣墮落之路，投機的政客紛紛抬頭，彈冠相慶，和美國麥高雲這批政客的面相，是同一筆勾劃的。

建交三原則

周恩來向田中提出的建交三項原則：

㈠北京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㈡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㈢日本廢除與台灣的和平條約，誠心改善與中共的關係。

就是說，田中要先接納這三項條件才有得談。過去，佐藤政府所不能接納的條件，在三木、大平左右着的田中政府，相信很輕易就接納的。

不過，許多人認爲，如果日本和中共新訂立和約，賠償問題將會十分棘手。實則，中共也急於和日本建交，進一步在外交上予中華民國以沉重的打擊，相信一定不會提出令日本太難接受的數字。但從日本本身的安危利害的觀點來看，田中的「對中共新政策」卻不能不慎重從事。

要與中共建交，首先要和中華民國斷絕關係，接着要承認中共有合法的權力進攻台灣。同時，南北韓有統一的協議，共黨勢力，可能因這一個演變而伸展到釜山，和日本只隔了一道對馬海峽，如果由此發展爲南北兩鉗夾迫日本的話，日本將如何應付赤色威脅？這不但是田中要考慮的，美國也不願見到有這麼一天。

急功近利

今天，世界上許多民主國家都在談論着和中共促進關係正常化，日本也牽進這潮流，有點身不由主的被迫走向這目標。但加拿大遠在千萬里之外，不會受到中共威脅；日本地位不同，和中國大陸近在咫尺，盲目跟着人家一窩蜂的亂飛，這究竟對日本是禍是福，很難說。

佐藤政府的政策可以被指責爲太保守，但不可以說他違背日本本身的利益。他的看法是長遠一點，也許就使短見的日本人視爲不合時宜了。

他的繼任人田中，原是一位精力充沛，貧苦出身，奮鬪成功的人物。可是，他在政壇上表現得太過急功近利，聯合了三木、大平，雖然勝利的取得了首相的位置，可是，今後一切受了這兩名投機政客的支配，他這首相並不好做，說不定會成爲日本千秋萬世的罪人。出賣國家利益的是別人，而他卻擔承一切罪名，這實在太愚蠢！

田中新閣員名單發表後，有兩位部長——郵務大臣三池信，經濟計劃局長有田喜一提出辭職，他們都是福田派的人物。他們辭職不幹，顯然因爲他們不滿田中容納了那些政客入閣，恥與爲伍的原故。三池信和有田喜一比田中聰明得多，他們並不那麼熱中權力，必要與志同道合的人才合作。

偏差報紙最可厭

佐藤執政八年，雖悄然下台，但他任內確有過不可磨滅的政績。正如佐藤在退休致詞時指出：

「長期執政的佐藤內閣建立了許多功績，其犖犖大者有：簽訂日韓條約，實現了日韓關係正常化，制定大學管理法，制止了學潮，自動繼續延長日美安全條約，堅持日美安全體系，實現沖繩歸還日本本土，以及達成高度經濟成長等。」

對佐藤所講述的這些政績，一般人也認爲不可以抹煞的。尤其使日本發展成爲國民生產總值居於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大國，特別予以極高的評價。

佐藤最後頹然的表示：「這次國會最後有這樣的結果，實令人感到遺憾。」

一個政治家受到政客的困擾，其心情的苦惱，是可以理解。

日本一部分評論，尤其是報紙，對佐藤內閣的批評，有欠公平的態度，佐藤對之，甚表不滿，因此他在出席自民黨大會之後，在舉行記者招待會中公然說：「我最討厭偏向的報紙，希望通過電視向國民講話，新聞記者請出。」結果記者都走了。有人指責他，作爲一個首相，做出這種言行，似乎有失風度，但由此可知立場有偏差的報紙，是如何使人痛恨。

功過自有評價

自從一八八四年十二月日本設立內閣制度以來，八十年間，有過三十九位首相，佐藤是任期最久的一位，他在位七年零七個月，究竟功過如何，毀譽怎樣？在目前，尙難作出公正的決定，不過，從一位讀者投書「每日新聞」中，可以略見端倪。

「對於佐藤首相的評價，過大於功，似佔壓倒多數。但我認爲他是戰後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昔日吉田茂首相引退的時候，有一段時期對他的批評也很壞，但二十年後的今天，大多數人都承認他的功績。佐藤首相的情形也是一樣，到十年、二十年之後，也會得到公正的評價。」

這說法很對，到日後日本受到共黨威脅，日本人民就會知道，佐藤政策是正確的，導致共黨威脅的是田中，如果田中放棄個人利益，支持正確的福田，而不爲三木、大平利用，日本的局勢會較爲安定。

佐藤說：「佐藤內閣之所以能夠留下這些功績，就因爲政局安定的緣故。」今後如果不能使政局安定，田中也很難建樹功績的。

新聞以外

周恩來收買三木・三木支持田中
中共銀彈政策居然成功

劉人傑

田中登台後，立刻實行分贓，支持他的親共的政客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都分得一杯羹。福田派的三池信、有田喜一雖然榜上有名，不願與政客同流合污，立即辭職。周恩來銀彈政策成功，田中上台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儘速與中共建立邦交，關係正常化……

福田與田中

做了八年日本首相的佐藤榮作，在六月十七日自民黨參眾兩院議員大會上正式表明引退。一番競選後，結果由田中角榮出任自由民主黨繼總裁，繼佐藤為日本首相。

本來，佐藤屬意外相福田赳夫做他的繼承人，奇怪的福田並不是他的嫡系，他竟支持福田接班。大概因為福田在外相任內，外交政策和佐藤相同，所以佐藤支持福田，不支持他的嫡系田中。

眾院中的自民黨議員共有一九七人，佐藤派六十人，有自民黨總幹事保利茂、通產相田中角榮，前外相愛知揆一等大將，屬黨內最大派。

其次為三木武夫派，擁有四十六人，一直採取反佐藤態度。

第三是大平正芳派，擁有四十三人。

福田赳夫派擁有三十九人，全力支持佐藤政府，是黨內主流派。

第五是中曾根康弘派，擁有三十五人，原是反主流派，但自出任佐藤內閣防衛長官後，又改任黨總務會會長，與佐藤合作良好，成為準主流派。

三結合

今回，福田雖得佐藤支持，但佐藤退休後，影響力已趨式微。田中、三木、大平這三名逐鹿者感於實力不足以擊敗福田，於是三木、大平轉而支持田中，目的是不讓福田當選。

當然，三木、大平不會平白支持田中的，內中必然有「秘密協議」。這秘密協議為何？不用說也可猜中。第一是如何分贓；第二是田中政府的政策，要受到三木、大平支配。換句話說，田中即使當選總裁、首相，也不過是個傀儡，受三木、大平來「舞」。

佐藤退休前，日本政壇上便展開角逐。三木為取得中共支持，曾和大平正芳跑到北平跟周恩來密斟。佐藤既是中共眼中釘，這個反佐藤大將，自然受到中共歡迎，因此三木和周恩來作了幾番密談，事後外國記者傳出消息，中共答應全力支持三木競選，並且他們之間有了「密約」，中共在經濟上給予三木極大幫助，據說三木拿到中共支助的競選經費數以億計。

不過，鈔票雖然有了，三木自知非福田競爭對手，因而演變到和大平聯合支持田中的局面。這樣一來，他至少可以在田中的內閣分得一杯羹，較之完全落空尚勝一籌。

收買選票

據路透社電訊說：田中當選日本首相後，立刻引起「收買選票」的指責。他的一個支持者[illegible]已控訴一家雜誌「誹謗」，該雜誌說，由於中曾根退出競選，已收到「數億日圓」的酬報。

一位政論家在英文「日本時報」中引述消息靈通人士說：在選舉期間，大約有一百億圓「交手」。

這些消息，與三木訪平時的較早消息對照，可見並非「空穴來風」，背後出錢的人，呼之欲出。如果周恩來和三木的秘密協議是事實，而今日日本選舉又達成這個結果，可以說，中共的銀彈政策已告成功。

三木、大平支持田中的結果，在田中宣佈的內閣名單中可以見之，大平正芳任外相、三木武夫任不管部大臣、中曾根康弘任通產相，這就是他們事前默契取得的結果。同時，田中於上台時，首先叫出「改善中日關係」，而周恩來也馬上有反應：「如果願意改善中日關係，他將採取相應行動。日本接納他所定的『三原則』，則歡迎田中訪北平，談判關係正常化。」

看來，日本與中共建交，很快很快就會成為事實，這也是目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最感到不安的一回事。

墮落之路

一向，美國和日本是中華民國最有力的支持者，而日本政策，又一向追隨美國。自從二月間美國[illegible]

黯淡的建黨五十一周年

自從去年中共混入聯合國，海外有些腳跟站不穩的論客，紛起作騎牆之論，以爲中共從此可以進入穩定的時期，無論你喜歡它還是不喜歡它，它已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必須承認事實云云。一些以中共爲中國的幼稚鬼，更有痛哭流涕，高叫「認同」的悲喜劇上演；最近訪問大陸的許多美國政治掮客，因爲吃了統戰酒，也多嘴不由己，胡亂爲中共吹噓。其實中共局勢仍極其嚴重，從去年九月中旬以來，高層的權力鬭爭，一直在激烈進行，雖然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已垮了九人，可是仍未水落石出，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裏仍是天陰地慘，憂心如焚！這可以從七月一日中共建黨五十一周年的黯然無聲看得分明！

文革以來，黨事不堪問，中共久已不慶祝建黨周年，但是到了去年七•一，即五十周年爲止，至少兩報一刊總發表一篇「重要文章」來作點綴，可是今年連這一點綴也取消了。

黨事不堪問的由來

我們說「黨事不堪問」，並非危言聳聽，試看不堪問的情由。

第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起來造反，不但將黨的組織砸碎，並且將黨的權威打碎。政治局常務委員、「國家主席」劉少奇，可以被紅衛兵揪出來鬭爭，體統已壞，黨從此失去尊嚴。推本溯源這是毛澤東，因爲在黨內無法以合法手段獲得多數支持，鬭垮劉少奇，遂不得不出之以造反的「下作」手段來混水摸魚。因此毀黨的罪魁實乃毛澤東自己。

第二、黨的威信既倒，毛澤東妄想以自己來代替黨。記得「人民日報」曾因此發生臨時改版事件，因爲初版將「黨中央」排在「毛主席」之上，改版之後則將「毛××」排在「黨中央」之上。此事說明，當時黨的威信已完全失墜，想以毛個人的「威信」頂上。結果呢，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由於各大軍區不聽話，毛的「威信」終也掃地。「一月風暴」時，毛原想把「黨政機器」打碎之後，以紅衛兵造反派爲主體，建立「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機關；結果在實力軍人的壓力之下，在「上海公社」的文件上寫了「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幾個字，而革命委員會則是以各地軍區首長爲主體，以紅衛兵造反派爲陪襯的軍事獨裁機關。從此毛的威信便被撕成片片碎了。

第三、以軍人爲主體的革命委員會，在少數地區也安插了一些造反派作爲點綴，例如山東革委會主任王效禹、山西省革委會主任劉格平等都是造反頭頭。可是在一九六九年下半年，這些造反分子一個個被軍人打下政治舞台，把文革的門面抓得稀爛！

各省市「關起門來大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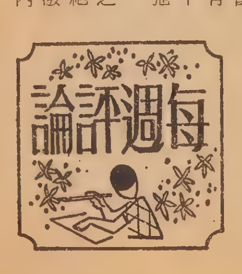
第四、從一九七〇年開始的「整黨建黨」，本是恢復黨組織和權威的機會，可是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爲止，新建的廿九省市的黨委會，實力軍人進一步伸張了勢力，使新黨委變成了新軍委。因此新黨委剛剛建成，便發生了林彪與黃永勝兩派軍人的大肅清事件，把新黨委的領導班子撕得片片碎。目前二十九省市，多數地區正在「關起門來大亂」，還不知何時亂出頭緒！

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有什麼臉面慶祝建黨五十一周年呢？

六月三十日駐北平法新社記者有段報導說得好：

「中共今天是在沒有國家元首，沒有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沒有黨的總書記、沒有毛澤東繼承人的情況下，慶祝它的建黨五十一周年紀念」！這段話說盡了今天中共外弛內張的窘狀。

以黨起家，一向把黨騎在國家和人民之上的中共，今天正仍然在無黨狀態。這是絕大的諷刺！歷史證明權威一經失墜，便如潑出的水，絕難恢復原狀，從這看來，中共內部的亂正方興未艾！



・萬人雜誌第二四六期目錄・

黯淡的建黨五十一周年…………每週評論
周恩來收買三木・三木支持田中 中共銀彈政策居然成功…萬人傑
日韓變局對中國影響……………岳騫
日毛論交所引起之國際法問題……胡秋原
儒俠文武以死酬知己的張其鍠……覺初
毛派繼續跌落……………………魯遲
認識中國：社會主義談何容易……柳以青
胡辛「阿拉伯聯合王國計劃」的動機和展望……石樂
橫眉語……………………………萬人傑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可休矣.待旦
地價暴漲聲中的台北市郊自耕農…萬春芝
「回頭話不好講」…………………詠輝
楊振寧看蘇聯……………………田雪
有難同當…………………………高本清
倡導暴君、極權主義的韓非與馬基維里…………縉山
美國阿拉巴馬州州長華萊士………默山
毛共能擴建現代海軍？……………胡養之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三)…………昌淸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四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七月十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萬人雜誌

（第二四六期）



無題

羅以敬作

黯淡的建黨五十一周年……每週評論

周恩來收買三木·三木支持田中　中共銀彈政策居然成功……萬人傑

日韓變局對中國影響……岳騫

日毛論交所引起之國際法問題……胡秋原

儒文俠武以死酬知己的張其鍠……覺初

毛派繼續跌落……魯遲

認識中國：社會主義談何容易……柳以青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可休矣……待旦

胡辛「阿拉伯聯合王國」計劃的動機和展望……石樂

地價暴漲聲中的台北市郊自耕農……萬春芝

楊振寧看蘇聯……田雪

有難同當……高本清

倡導暴君、極權主義的韓非與馬基維里……縉山

美國阿拉巴馬州州長華萊士……默山

毛共能擴建現代海軍？……胡養之

陸奎生著醫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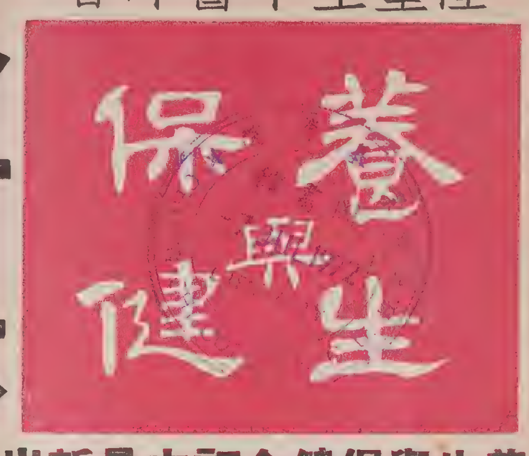
胃病速愈法 H.K. $5.00
胃病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腦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失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愈法…… 3.00
衰老防治法………… 5.00
高血壓防治法……… 3.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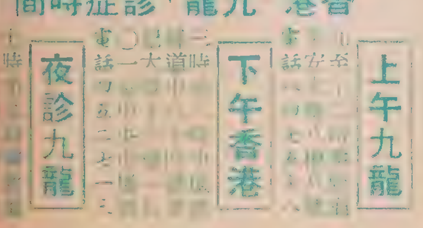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愼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瘵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强壯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淸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神精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淸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採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來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一) 頻年潦倒逐西東，自嘆飄零一斷蓬！
欲識創痕深淺處，滿山都是杜鵑紅。

(二) 前塵往事渺如烟，心事憑誰欲問天，
東望雄師逾廿載，旌旗海峽總依然。

劉志先生，感懷二絕，慨頻年之潦倒，感亂世之飄蓬，往事如烟，低徊無限，讀之使人有共鳴之感。

七八生朝述懷

李懷蒼

勞勞半紀走西東，猶是軀頑矍鑠翁，
息影敢希高士傳，論交尤尙古人風。
素懷淡泊雲中鶴，勁節堅貞雪裏松，
誰道暮年無用處，夕陽紅勝日當中。

敬和董力行先生去國吟原韵

李劍平

(十一) 龍潭虎穴幾重關，突破天羅到海寰。
誓死不從秦歲月，此心祗有漢江山。
美人失節甘降賊，逆子忘宗竟變蠻。
無限悲懷誰可語，小園花草慰離顏。

(十二) 風雲萬里馭長車，彈雨烟硝度歲華。
八載艱危驅暴日，廿年流落聽胡笳。
女媧煉石天難補，扁鵲名醫病未嘉。
世事於今君莫問，且同陸羽品名茶。

(十三) 人間到處鬼含沙，我欲天河泛釣槎。
絕粒哀鴻空有骨，覆巢烏鵲苦無家。
酸風吹徹行行淚，紅雨飄殘片片花。
啼鳥驚魂春夢冷，蒼黃日色照窗紗。

(十四) 浮華競逐盡瘋魔，誰復披堅共枕戈。
國恨家仇悲且憤，柳腰狐步舞還歌。
鴉羣蔽日淸時少，酒肆如林醉漢多。
萬里飄浮孤棹險，幾回海上起風波。

(十五) 滔滔逝水壟羣雄，空說輝煌百戰功。
虛負半生雙鬢白，愁來一曲滿江紅。

虎倀不聞金鼓響，年年海外淚歸漣。

(十六) 且看高手下圍棋，進退張皇着着疑。
亂世鴛鴦齊大偶，感人肺腑杜陵詩。
相思故國家千里，寫盡離情筆一枝。
功利眼前當務急，文章最不合時宜。

鄙人前作去國吟，計有十六首，在本壇分兩期刊出，第一次登出十首，今劍平先生所和者，爲第十一至十六，高懷逸韻，仰佩殊深，蓋和詩之難，甚於自作也，壇主。

書感

一覽樓主 楊海天

胸羅乾坤誰比大，了無牽掛了無塵。
浮生三萬六千日，詩酒風花總是春。

壬子夏於香江閒園

海天先生，胸懷曠達，涵養冲和，各代詩人，均俱此種思想，學識之深，尙屬餘事，壇主。

贈董壇主力行先生

鄭秀堂

力濟世，祖孫有道。
行戎機，亘古無儔。
力可扛鼎拔山，目藐霸王之勇。
行於憂民愛國，步塵壇主者忠。

壬子端陽感賦二律

傅裕

(一) 龍舟競渡客思歸，欲效陶潛願屢違，
三徑就荒松菊杳，萬家歷刦故人稀，
民生憔悴干戈後，父老飢寒日夜啼，
北望中原無限恨，天涯孤雁倦猶飛。

(二) 失馬塞翁意若何，聞鷄起舞影婆娑，
山人自有回天術，壯士豈無破浪舸，
星火燎原成赤禍，傷心揮淚洒滄波，
年年空渡端陽節，未聽王師奏凱歌。

詩人節弔屈原

傅裕

澤畔行吟感不禁，英雄未遇古今同，

題泉章居壁畫

傅裕

壁裏山河久欲題，揮毫描寫畫中詩，
神仙嘯傲奇峰下，野鶴迴旋淺水湄，
寶塔巍峨千仞揷，悲鴻零落滿天飛，
二人對奕斜陽裏，勝負難分一局棋。

初夏抒懷

藍天

熱風吹雨洒江村，點點殘紅似訴寃，
知了忩鳴河岸柳，鯉魚逸樂鯉魚門，
香江夜景難成醉，遊子天涯已斷魂，
回首故山千里外，離愁萬縷向誰言？

端陽客感

藍天

海角棲遲歷幾秋，端陽且莫話前由，
臨風把酒覓仙境，何處啼鵑喚未休？

龍舟競渡

藍天

抛卻塵寰幾許愁，贏來端午看龍舟，
一枝疾矢眼前過，突見錦旗在箭頭。

登山

學生郭眞

野嶺風雲合，江山少寂寥，
平洋侵峭壁，急石碎靈潮，
暈日能誰料，飢魂安可招，
思鄉無盡處，還望故鄉寮。

隨行

郭眞

隨行緣小病，晚氣屈嵯峨、
巨港艨艟據，九霄鐵翼多，
星槎浮浦影，圖畫出笙歌，
好景閑中得，壯心恐易磨。

郭眞同學之詩，大有唐人風味，爲青年詩人之傑出者，對仗旣遠，用字又新，碩學通儒，未足相比，是可謂爲奇才，壇主評語。

與左仔聯合反對重估地稅等於在中藥加上適量砒霜

萬人傑會長：

鄙人向未識荊，自六七年看過閣下文章後，跟着看「萬人雜誌」至今，閣下文章的確語語中肯，針針見血，令人敬佩不已。因此鄙人於月前加入「萬人協會」爲會員，一方面以示與閣下觀點相同；一方面於遇有不平之事時，希望假閣下之筆，或貴雜誌之篇幅，加以誅伐。

鄙人前數天閱「萬人雜誌」二四[illegible]期，已閣下所寫[illegible]

[illegible]章，內容非常精彩，所論列者亦一針見血。惟獨對政府重估地稅的實情，似乎所獲資料未足，猶以爲政府尊重民意而讓步，此不獨輿論界會產生錯覺，即使身受其害的業主，亦多茫然不知，可能一夕間忽然被政府封屋，然後大夢才覺，到時悔之已晚。因此鄙人不得不將所知的資料，送呈台閱，盼藉閣下之筆，起死回生，亦全港市民之福也。鄙人忝屬二百四十多個[illegible]

[illegible]次舉行會議，都參與末席。每次出席者，大都爲：廠商莊重文、洪祥佩、胡文翰；九總之周載；中總之王寬誠；街坊會之曹紹松、呂浴吾；物業商會之黃天榮律師；九龍大厦總會之黃湛和我（第一次會議，霍英東和胡漢輝都有參加，但後來可能因自己銀紙多及恐妨碍取得J・P・或M・B・E・，旋即退出）。此次政府之重估地稅政策，根本與官契規定牴觸，在[illegible]

，不談法理，祇談因收不到補地價而影响到整個社會利益問題，及強調因收不到補地價就會向其他市民打主意，含蓄地嚇阻市民的反對，若其計得售，則一到七三年，界限街以北的樓宇，便成爲政府之囊中物。此次事件，右派的社團首遭其害，固然群起反對；左派亦不能倖免，無形中促成左右派合流，「外禦其侮」。而吾人之所以聯合左派反對，固然因利害相同，亦因爲鬼佬尤其英國鬼向來欺善怕惡，現代最殘惡者莫如八叔，不得不借惡佬照一照寶，即係中醫處方治病，有時加入適量的砒霜，才能奏效，不能與飲鴆止渴相比也。閣下高明，以爲然否？謹將敝會準備發新聞稿之意見書一份呈上（畧），希爲台察。此意見書乃鄙人所凑寫，有不合處，祈爲指示。

陳蘇敬上（六月十二日）

共同奮鬥。信心，就是勝利！我們將毅然咬緊牙關誓死憑着信心前進；盡心盡力，死而後已。這就是我們這代青年的血淚心聲。

我們祝福您，也盼能共同祝福苦難的中華民國。

國立台灣大學保衛釣魚台列嶼委員會

降龍伏虎

道家佛家慣用不能强用服字

最近，萬人傑先生爲了「降龍服虎」之「服」字，在報端指出「服」應作「伏」爲是，一片好意，本來百分之百對的。然而反激起唇槍舌劍，詭辯不已，以爲「服」「伏」可以通[illegible]謂不苦。不知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在下以爲「降龍伏虎」的「降」字，不能讀杭聲，應讀作江音。先弄清楚了降的字義，然後再分析伏字。本來「降龍服虎」一詞，只有道家與佛家慣用，是借來形容道力佛法之如何了得，意思是說：毒龍飛空，道力能使他降落下來；猛虎噬人，佛法能使伏地不動。如寫作降龍服虎，那麼，冥頑不靈的毒龍猛虎，眞會願降你，誠服你嗎？

所以在這一詞裏，降不能作投降的降解，伏更不能寫作服。縱使「伏」「服」可以通用，在此處萬萬通不過的。有如關聖素有「伏魔大帝」之稱，可以寫作服魔大帝嗎？正因爲關帝刀下有力伏魔，在魔的心裏，始終不會服關帝啊。

宋濤聲啓（六月廿五日）

毛共破壞澳洲雪梨保釣 讀者來信揭露力斥其奸

萬人傑先生台鑒：

敬啓者，料必諸事如意，爲頌。此茲將澳洲雪梨保釣情況告知先生。此處保釣會的和平示威，實未得到要領，那是事先預料到的，因爲愛國運動已爲毛共爪牙「僑青社」滲入，用以攻擊台灣國民政府，加以侮蔑語氣，令人憤慨。付上一份此處「僑青社」出版的「保釣觀感錄」，一看便知。

這篇文章，意義不在如何才能團結作本國政府後盾，只在攻擊國府。先生披閱當知中共海外統戰機構已滲透該社。且證明保釣會已經變質：

他們的刊物，老叫打倒帝國主義，譜吹「祖國」（毛共）強大，但他們的主子現盡力勾結帝國主義者，及日本侵略者，中共現在正盡力謀與日本建交，他們在海外盲目的作中共應聲蟲，他們雖說愛國，但並未考慮過周恩來何以說出琉球應歸日本，中共既爲聯合國會員國，如稍有民族感情與愛國心的話，本可名正言順要求讓琉球成爲一自主國，可使其由侵略者（日本）手中交出來，使其自主復國。

釣魚台爲中國領土，毛、周寧願將砲艦、飛機，撥給巴基斯坦、北越，何不即行登陸釣魚台，名正言順，堂哉皇也的理由，那才是保衛國土的表現，保釣示威者，應以此意表達。中共毛、周先以武力駐守釣魚台，方是眞的爲民族立功。何苦要冒冒失失的爭抗日八年的戰功，因海內外都知道抗戰八年的史實，不能假冒的。

林哲齋寄自澳洲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爲港英增加收益

左派頭頭瘋狂加租

敬啓者：頃據可靠消息，左派頭頭之中華××會樓下×××餐室，因租約期滿，租金由一萬三千元起至七萬五千元。此種行爲，直爲共人之產，亦可爲本港增加稅收之源，試想其愛國程度如何，由此可見。在一九六七年暴動時期，該會會長王××大言不慚，願意傾家蕩產以支持鬬爭；曾幾何時，今竟以瘋狂加租爲港英政府增加收益，豈眞欲博取大英封爵乎？

素仰閣下敢言，特函通知，請爲不愛祖國之港民爲文痛斥之！

不愛祖國的港英順民上

台大保衛釣魚台委員會

忠告美國青年書

親愛的美國青年朋友：

今天——五月十五日——是個公理蒙羞的日子。

貴國政府終於悍然不守國際公約，仗着強權而私相授受了琉球及釣魚台。

這將是貴國的大國恥。

貴國一向喊「自由」喊「民主」，一向重「人權」重「道義」，今天乃是個大諷刺，大國恥，亦將是個大污點，大瘡疤。

親愛的美國青年，您也是青年，您也有熱血，若是您的國土被出賣，若是您的權益被汚蔑了，您會不會悲憤？您會不會痛心？今天，我們中華民國每一青年，舉國上下，沒有一個不痛心！沒有一個不悲憤！長江在我們心中咆哮，黃河在我們耳邊嗚咽，釣魚台更在我們血中抽泣！我們哭，哭中國；我們痛，痛貴國；山河破碎，河山蒙辱，我們將如何向子孫交代？貴國更將如何向歷史交代！

我們仰天長嘯，公理何在？我們忍辱泣血，上帝何在？熱血在我們血管沸騰，熱淚更在我們眼眶奔流，我們強忍了舊淚，又擋不住新淚，強忍了熱血，又擋不住悲血，今天的羞恥，將刻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更將烙在每一頁中國歷史中，我們一輩子忍不了，世世代代忘不了！

青年朋友們，貴國所以已[illegible]錯在立國精神的墮落。

因此，這釣魚台事件，看是滄海一粟，但其中所寓含的深意，卻充分暴露了貴國的文化墮落與玩權短視。作爲朋友，我們有道義提出忠告。亡羅馬的是羅馬自己，亡秦朝的是秦朝自己。爲什麼？就是因爲文化墮落，玩權短視！

因此，忠告您，是替您想，責備您，是爲你好。我們畢竟是老友，中華民國畢竟講忠義。我們認爲有責任向您指出：



(1)貴國當前最大危機就在迷信強權，迷信功利。強權使國腐化，功利使國迷失，物極必反，早已史昭斑斑。所以貴國雖然在強權上可登陸月球，卻在地球上焦頭爛額，雖然在功利上可富甲天下，卻在人心內迷失自己，就是因爲只重強權而未重道義，就是因爲只有知識而沒有智慧。

今天貴國中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開國情操，什麼都不缺，就是缺乏文化價值。一國而如此，再強也必弱，再大也必亡。

除非，在您青年一代可以幡然自省，懸崖勒馬。

(2)釣魚台事件正是貴國墮落與短視的象徵。

不論從開羅宣言，不論從波茨坦條約，不論從歷史考證，不論從地理淵源，不論從人文引據，不論從主權行使，釣魚台都是中華民國的。

所以，不論貴國政府如何在法令條約中找藉口，如何用外交辭令說「只交還行政權」，都掩飾不了「仗恃強權，私相授受」的眞相！我們誠心希望貴國政府能翻翻開國事蹟，看看自己祖先們曾是如何的爲爭取自由平等而戰，再想想如今，開國精神又何在？不肖子孫又何從？

(3)中華民國的是中華民國的；日本的是日本的。對日本的，我們絕不侵佔；對中華民國的我們也絕不退讓！釣魚台，是中華民國的。

我們將團結一心，誓死擁護我們政府決策，誓死作爲政府後盾。談判，可以；退讓，辦不到。五年、十年、百年，我們絕不放棄，我們必將取回。

今天，雖然是個蒙辱的日子，但又何嘗不是個奮起的日子。我們忍辱，正因負重，我們吞淚，正因道遠。我們中華民國青年決心是更高的境界化悲憤爲力量，決心以更大的氣魄化痛心爲盡責。我們絕不迷失在十字路，因爲我們擔負了十字架。

十字架上，有着雙重責任，一方面，我們決不沉溺在哀怨中，過不訴諸在暴力上。因爲，世間更需愛心，更需寬厚；二方面我們更願爲您祈禱——今天您屬於國家，明天則國家屬於您，能否毅然覺醒，扭正荒謬在您；能否奮然覺悟，力挽狂瀾更在您。

夜色雖然更深，但我們中華民國青年堅信，這正是黎明更近，我們有深邃的文化智慧，我們有卓越的立國

倒了……教官把他們強制護送進了醫院。人羣也在唏噓中慢慢離去。但大王椰子樹上的海報並沒有扯去。明天——五月十五日是美國預定移交琉球及釣魚台與日本的日子。回想起五十三年前五七國恥日，再想想中國近百年來的內憂外患，不覺令人腸斷。五

中國新的國恥日。

人去，但心未去。明天——五月十五日。明天——五一五……

明年黃陵哭祭時，將是釣台重光日。

毋忘此日。

—義客五月十四日夜記於台灣大學

民主國家執政者一直被共黨捉弄

瞻望前途令人頓足搥胸

一、極權與民主兩個壁壘，是千秋萬世，永難併存的。越戰是極權者「世界革命」的一部份，有和談的可嗎？民主國家的一些首腦們很天眞，也很幼稚，對共產黨的了解，連皮毛的常識都沒有，天天在幻想什麼「和談」、「停戰」，看樣子非至越南被完全顛覆不可了。

二、什麼蘇共主席到河內，停止轟炸，什麼巴黎和談重開等等，可笑的舉動，都不外中了共產黨的詭計，給了喘息、調整的機會，等到換上一

[illegible]餘年前，中國被美國變相[illegible]毛澤東[illegible]，而遭吞噬了，這個鋼鐵般的實例和慘痛的敎訓，為什麼始終不能喚醒那些嚴重底「懼共」病者？

三、中華民國被出賣，南韓強人李承晚逐出至積恨而死，南越吳廷琰被製造政變，喪命叛軍亂槍之下，親痛仇快，莫此為甚，這些情景，歷歷在目，民主陣營的前途，令人頓足搥胸呀！

四、對付所有的「革命」底蠢動，不管它已表面化，或正在醞釀，都只有堅決徹底的加以撲滅，半途絕不能有姑息，或被拖的餘地，不然，只有全世界變成今日的「中國大陸」。

[illegible]的政治、政論家、作者[illegible]者捉弄，而且被捉弄得非常可憐，只要人家「喝令」一聲，立刻就緊張混亂。即如越共黎德壽到北平，或者毛澤東正在西湖嘆世界而不露面，全世界都震動了。想想看，黎德壽到那裏，毛澤東不露面，或生或死，對共產黨的「世界革命」，對「越戰」，對「中共政權」有什麼關係？

因為看得太多和聽得太多，有關越戰或中共「分析」文章和濫調，寫出一些心裏積了很久的「眞言」，請陳左右，質之高明，以為然否？

讀者上心拜上（六月十八日）

「伏」「服」之辯

小學生引毛詞為證

毛澤東「蝶戀花」：「忽報人間曾伏虎」。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中國文學有很深研究，雖然有人說他詩詞做得不算好，但用字方面，他不可能錯，這是聲譽問題。即使他偶一寫別了，身邊的文友如柳亞子、郭沫若、章士釗等，都是極負盛名的文史權威學者，會提醒他改正。愚見認為「伏」是對的。黃思騁先生認為這個爭論無聊，或者是對。但在嚴肅對待中國文學的問題上，則又不敢苟同。

正如黃先生說：古代字義不及現代分化，所以常有借用和通用，倘我們再將「梅花」寫成「槑花」；「哲學」寫成「喆學」，「吉祥」寫成「吉羊」，是那很糟的事，這說是對的。

但如果我們把「埋伏」寫成「埋服」，「不服」寫成「不伏」，「舒服」寫成「舒伏」，豈不更糟？愚見認為，「伏虎」和「服虎」的解法是相反的，「伏虎」應解為把老虎收了之意；但「服虎」就剛剛相反，應解為向老虎屈服了。

一位教國文有三十年經驗的老師說：「伏虎」的「伏」字是習非成是，他一定是有考證的。但既然成是了這麼多年代，我們就承認事實好了。

二十三日閱星島晚報有關雨災新聞：「當局昨日公佈：死者十二人，留醫者十二人，出院者八人，生存者十五人。」我閱後莫名其妙，既然特別指出生存者的數字，豈非留醫者和出院者都不生存？可能是指「生存者十五人」，既生存而又無受傷之意吧。當局的中文化始終都「唔化」！

小學六年生上

明年黃陵哭祭時 將是釣台重光日

台大學生絕食靜坐 抗議美日授受釣台

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半，雨紛紛，大王椰子道上行人稀。椰子樹上新貼上去的標語，經過雨淋，一條條切不斷的血淚正沿着白紙流下。五個代聯會的幹部坐在傅鐘下露天的平台上，背對着背，臂膀緊扣着臂膀，圍圈盤腿低首而坐，開始抗議。四週無聲，幾個把手站在四周台階處，預防突發情況。全校的教官們幾已全部出動，身穿便服，手撐雨傘，在雨中靜靜地看着那幾個抗議者。

這是十二日以來的第二次抗議——靜坐絕食。原預定十二日下午即舉行，但因有關人士之勸告作罷。抗議釣魚台主權被分割，去年五月即有如火如荼的示威、遊行。但一年後的今天，卻又在雨中靜寂的舉行抗議。在台大的學生都不會忘記那傅鐘代表的是何意義：遠在傅斯年先生長台大時，即立志要把台大塑成一個學術思想自由的自由中國最高學府，以比美當年的北大。二十幾年來，若傅校長仍在人間，看到他的子弟在傅鐘下絕食抗議中國領土再度被瓜分，不知對

愛民」，也早在一年前向台大學生靜靜的抗議了。

大王椰子樹上的海報：「我們要對歷史負責」，「釣魚台是我們的」，「明年黃陵哭祭時，將是釣台重光日」，沉重的語調，令人不自覺慚愧地低下頭。鴉片戰爭一百三十年來，中國一直遭受帝國主義的欺壓，主權受外人操縱。我們該記得民國八年五月六月的學生遊行，演講，抗議日軍侵入青島。全國工人、商人、學生一致大聯合，抵制日貨、罷工、罷市。我們也不能忘記當遊行的隊伍經過各租界時，帝國主義的子彈貫穿了同胞的身體。我們不該忘記日本軍艦駛入中國的內河，在中國的領土上壓制中國人的遊行、示威與罷市、罷工。……一次又一次，終於激起了敵愾同仇的抗日戰爭。

傅鐘周圍掛着幾幅海報：「一、靜坐絕食抗議。二、堅決擁護政府。三、釣魚台是我們的。」五尊木偶，在傅鐘下任憑雨淋，想再激起中國人的睡夢。在雨中稀落的行人中，有人低首沉思，有人搖頭嘆息而去。行政大樓燈火通明，椰林道上，一片寂靜。

五月九日外交部曾聲明：「……釣魚台列嶼，係屬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分……現美國將該列嶼之行政權與琉球一併交還日本，中華民國政府堅決反對。中華民國政府本其維護領土完整之神聖職責，在任何情形下，絕不放棄對釣魚台列嶼之領土主權。」部分學生團體看到政府表現了堅強的立場，決定不與政府為難，主張：一、作為領土被他國奪去之國民，須表示抗議；二、同情政府處境，不採激烈行動。五月十二日第一次預定舉行靜坐抗議未成。五月十四日中午，校園裏出現了前所未見的海報攻擊，靜坐絕食抗議行動正式開始。

下午四時許，標有TTV之攝影車經過傅鐘，想停下為抗議者拍照，被教官阻止，並請攝影記者至行政大樓談話。此時又有人手持攝影機攝影，教官欲制止。此時，站在四周手撐雨傘的沉默大眾開始圍住教官，以黑壓壓的一片雨傘，無言地抗議教官行動，教官即不再干涉私人攝影。

傍晚，校內住宿生有人開始討論此舉是否值得或有何效果。但大部分人皆面現凝重，無言以對。國家至此，我輩青年除了痛心國勢凌弱，只有以無言的抗議，表達我們的心聲，並喚醒昏睡的人羣，並未存有此舉能引起日本和美國讓步的想法。此時喚醒知識份子與民心比能夠爭回領土更重要。三二九在政治上沒有成

李鴻章與德國俾斯麥：

「……以兵事論，俾斯麥所勝者敵國也，李鴻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內政論，俾斯麥能合散漫之列國而爲一大聯邦，李鴻章乃使龐然碩大之支那，降爲二等國，俾斯麥聯奧意而使爲我用，李鴻章聯俄而反墮彼謀……雖李之際遇或不及俾，至其憑藉則有過之……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敗之數，亦若是已耳，故持東李西俾之論者，是重誣二人也。」

此非任公有所阿好於俾斯麥，無論那一方面，俾斯麥的成就，實超過李鴻章，然又豈僅中國的李鴻章，卽英國法國美國……從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亦未見斯人之匹。

李鴻章與英國格蘭斯頓：

「或以李俾格並稱三雄，此殆以當國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格之所長，專在內治，專在民政，而軍事與外交，非其得意事也，格蘭斯頓，有道之士也，民政國人物之圭臬也，李鴻章者功名之士也，東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紀以前英雄也，二者相去，蓋遠甚矣。」

分辨得甚爲恰當。

李鴻章與法國爹亞士：

法總統爹亞士，巴黎城下盟時之議和全權也，其當時所處之地位，恰與李鴻章乙未庚子間相彷彿，存亡危急，忍氣吞聲，誠人情所最難堪哉，但爹亞士不過偶一爲之，李鴻章則至再三焉，爹亞士所當者只一國，李鴻章則數國，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亞士於議和後，能以一場之演說，使五千兆佛朗，立集而有餘，而法蘭西不十年，依然成爲歐洲第一等強國。若李鴻章則爲償欵所困，補者不得其道也。」

這一段文章，說得最爲痛切，不但李鴻章泉下有知，要引爲深憾奇恥，就是我們今日當國者讀之，尤當感慨於中，汗顏無地，法國敗於普魯士後，不十年仍爲歐洲一等強國，中國於第二次大戰靠着盟邦戰勝日本後，卻反而淪爲海外偏安的局面，難道是人民的愛國心，眞有差別，還是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李鴻章與日本伊藤博文：「……日人常評伊藤博文爲際遇最好之人……彼當日本維新之初，本未嘗有大功，其櫛風沐雨之閱歷，旣輸一籌，故伊藤博文之輕重於日本，不如鴻章之輕重於中國，……雖然，伊有優於李者一事焉，則曾游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憲法，爲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但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

在崇拜外人畏怕外人的心理狀態下，任公竟以伊不如李，可謂是破格之見。據傳中日戰爭未爆發前，伊藤還未柄政，曾來北京投刺謁李，李於接待之間，甚爲冷淡，李非昧於知人者，而獨對伊藤易之，足徵伊藤並無什麼動人的地方。後來的成功互異，那是整個國家的命運問題。任公謂當時同輩中，尚未有李氏之才，試以今日而論，所有科學建設諸大端，恐怕仍不免彌縫補苴畫虎效顰之誚。

總之，李氏晚年，雖在外交上節節失敗，訂立多少次不平等條約，有負國家倚任之重。但他並沒有赤裸裸地提倡不抵抗主義，或任由他人一手包辦，締結出賣中國權利的秘密協定，而迫令中國事後加以承認，這一點卻要特別提出而注意的。

蹄聲劍影錄（一〇五）

安琴

當報販傳播喜訊的時候，我恰巧和幾位鄉長正在商談增加六鄉聯防隊副食費的問題，突然擔任十三鄉聯防辦事處的衛兵，氣衝衝的嚷進來：「主任！主任！打勝仗啦」。（六鄉聯防大隊的官兵，習慣了稱呼我在戰工團的職銜）我見這個冒失鬼嚷得不明不白，便喝問：「在那裏打勝仗？」他給我一喝，定一定神才說：「是賣報紙，日本仔投降了！」我精神爲之一振，便問報紙在那裏賣？公廨前檻卻又有人應聲道：「報紙我買到了。」原來是六鄉聯防大隊羅大隊長拿着一份前鋒日報跑進來，我和幾個鄉長蜂湧上前，羅大隊長把報紙攤在桌上，大家一看，標題寫着：「天皇屈膝，日本投降。」內容則略述盟國已由瑞士政府通知，日本昭和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宣佈無條件投降云云。抗戰勝利，既已證實，大家歡喜若狂，幾位鄉長拍掌大笑。我便對羅大隊長宣佈六鄉聯防大隊卽購生豬一頭，宰了爲晚膳加菜，另備米酒兩埕，賞給士兵，以慶祝勝利。羅大隊長卽返大隊部辦理。這時，市上爆竹轟响，我便邀幾位鄉長到市面一巡，我們沿環市馬路繞一週，商戶見我們行過，又在店前大放爆竹，全市都瀰漫着爆竹的濃烟，這種熱烈表現，固然是對抗戰勝利的狂喜，也是表示對我領導爛衫兵守土安民的謝意。

晚上，我在六鄉聯防大隊，與官兵一起聯歡敍餐，羅大隊長自己再加一埕米酒，酒算是相當足量，我也開懷一浮太白，眞有酩酊之意，才盡歡而返十三鄉聯防辦事處。夜間，因有酒意，不能入睡，挑燈夜讀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律詩：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可還鄉；
卻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全完文）

梁任公評李鴻章

覺初

知人論事，貴乎核實持平，譽而不溢其量，貶而不沒其長，這才是歷史家的嚴正態度，不可同報紙上的宣傳文章，完全站在自我立場，褒則盡善盡美，貶則體無完膚，只能博取低級讀者的好惡情趣。李鴻章在清朝的歷史地位，自有一定的評價，不容任情抑揚，但在時下一般作者筆下，似乎很少如任公的嚴格平恕，曲盡事理之宜，因就該文摘其要點而引錄之，並加以己意發揮。

一、先就中國古今人物的比較：

李鴻章與漢朝霍光：

「史家評霍光曰不學無術，吾評李鴻章亦曰不學無術，然則李鴻章與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鴻章無霍光之權位，無霍光之魄力，李鴻章謹守範圍之人也，非能因於時勢，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舉動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以語霍光。雖然，其於普通學問，或稍過之。」

「無權位無魄力」兩語，最具隻眼，李鴻章在訪德國時，亦曾與俾斯麥語及大臣任事之艱，俾很簡單地答覆他，「在得君」，實深知李鴻章在滿清親貴政權所處的政治環境，可與任公此段互相發明。

李鴻章與蜀漢諸葛亮：

「李鴻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國三代以後，具此五種資格，而永爲百世所欽者莫如諸葛亮，李鴻章所憑藉，過於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於上海也，僅以區區三城，而能奏大功於江南，創業之艱，亦略相類，後此用兵之成就，又遠過之矣。然諸葛治崎嶇之蜀，能使士不懷奸，民咸自厲，而李鴻章數十年重臣，不能輯和國民，使爲己用，諸葛之卒，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鴻章以豪富聞於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犬馬戀主之誠，亦或彷彿之。」

中間初起用兵成就一段，不敢苟同，李鴻章受命編練淮軍，一切仰仗曾國藩提携於上，又得湘軍請賢以道義而夾輔之，互相維繫於下，眼見太平天國，已由極盛而衰，事機甚順，何曾與諸葛之艱相同。

李鴻章與郭子儀：

「李鴻章中興靖亂之功，頗類郭汾陽，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陽於定難以外，更無他事，鴻章則兵事生涯，不過其終身事業之一部份耳，使易地以處，汾陽未必能過合肥也。」

此論似爲公允深入，然亦有不盡符合者，汾陽之才，似獨優於軍事，使易地而處，外交政治，或視鴻章爲絀，但其器度宏達，處驕君奸相之間，不得忌

李鴻章與左宗棠：

「左李齊名於時，然左以發揚勝，李以忍耐勝，語其器量，則李殆非左所能及也。……兩人洋務之見識，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舊，李亦非能維新也。……」

左氏浮誇，當時已有此種譏評，兩人性格，都傲岸自許，對人輕視侮蔑，李尤好用權術，懶散放逸，因師事曾國藩，在其幕中習練最久，曾亦毫不假借，戒飭維嚴，故能改其惰慢，治事甚勤，日有常規，案無留牘，門無留賓，而待人接物，亦較左爲和易，廟堂之量，李自爲勝。然左之英銳奮發，亦非李之官場氣習可及。

李鴻章與張之洞：

「……李鴻章實踐之人也，張之洞浮華之人也。李鴻章最不好名，張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勞怨；好名，故常趨巧利……至其虛驕狹隘，殘忍苛察，較之李鴻章之有常識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此論鞭辟之衷，非僅李與張之優劣，實可爲一般居高位任大事者的箴砭。

李鴻章與李秀成：

「……秀成忠於本族，鴻章忠於本朝，一封忠王，一謚文忠，皆可當之而無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讓李鴻章，其一成一敗，則天也……。然秀成不殺趙景賢，禮葬王有齡，鴻章乃紿八王而駢僇之，此事蓋猶有慚德矣。」

據筆者從其他文獻所得，多謂蘇州殺降之事，是程學啓矯命專行，事後鴻章且怒斥之曰，「汝豈非降將乎」，此語幾激成程學啓的異動。原來程是降將而投誠的。但曾文正公的日記，卻深許李鴻章的殺降，爲眼明手辣。

其餘尚有與曾國藩袁世凱的比論，曾非李所及，應當毋庸提及，僅以李之外交手腕，頗饒術智機警，亦不足與曾軒輊，袁則年輩較晚，任公草此文，尚未見袁之盜國稱帝，故以他爲李氏死後，最有希望繼任人物。實則不必並論。

二、再就當代外國人的比較

李鴻章與奧國梅特涅：

「梅特涅十九世紀第一大奸雄也，凡當國四十年，專出其狡獪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揮全歐，內之以壓制民黨，十九世紀前半紀，歐洲大陸之腐敗，實此人之罪居多……鴻章之心術，不如梅特涅之險，其才調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之外交政策，能操縱羣雄，李鴻章之外交政策，不能安頓一朝鮮，此其所以不論也。一

人保管室若干間。

數百「專政」爪牙

爲了「管理」和「教育」這一千多「犯人」，其實，應該講是爲了鎮壓「犯人」的反抗，同時也是爲了超額完成上級壓搾「犯人」的生產指標，毛共在這個礦場內就擁有三百多公安毛幹和一連正規毛軍，此外，還有軍犬三頭。

毛幹的名稱多如牛毛，什麼分隊長、中隊長、事務長、中隊教員、指導員、生產幹事、股長、管教幹事、正、副礦長、政委，其中單單副礦長就有九人之多。

這三百多毛幹全是寄生蟲、剝削者，他們整日行行企企，監視「犯人」活動。

養活這批寄生蟲，毛共是不用化半個仙的，完全依靠壓搾一千多「犯人」的血汗來供養他們的。毛幹常對「犯人」講，資本家、地主如何剝削工人和農民。其實，講到剝削，資本家和地主遠比不上毛共今日對大陸同胞的壓搾。

該場所開採的是用來製造水坭的石灰石。目前在本港出售的毛貨「五羊牌」水坭，其中一部份原料，就是該場「犯人」的產品。

嚴密的編制．殘酷的剝削

本來毛共規定該場每年生產定額是二十萬噸的，但礦部毛幹爲了向上頭領功，不顧「犯人」的死活，往往把定額提高至二十四萬噸。

毛幹把一千多犯人分編七個中隊，每個中隊由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不等。其中，一中、二中、五中負責上山開坭，三中、四中負責在石場內搬運大石和清理碎石。六中隊負責修建毛幹宿舍。七中隊是農業中隊，這個一百多人的「農中」，種出來的菜，養出的豬，三鳥和魚，差不多全是供應三百多毛幹和他們的家人。至於千多「犯人」只有在那批吸血鬼要夠後，才能吃到少許爛菜葉和黃菜腳。

我到該場後，就被編在二中隊，具體工作是上山開土方。每天早上五時起床，五時半吃早飯，六時二十分鐘集合報人數，七時開工，十二時收工，由十二時至二時午膳和午睡，二時三十分至六時開工，六時至七時晚膳和「自由」活動。七時集合由毛幹檢查人數和「訓話」，七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學習」或檢查生產，十時一律入睡。這是「囚犯」們一日之內的流水賬，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除星期日和毛共規定一年七天法定假期「休息」外，天天皆是如此度日。

二中隊共有「犯人」二百多，分編在三個分隊，每一個分隊又有十個分組。論年齡，平均不超起二十五歲。這些被毛共認爲是「社會主義的破壞者」，絕大部份是大陸變色後才出世的，是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教育下」成長的。他們之中有相當的一部份人，在小學時是「共青

毛共一向把希望和「共產主義」事業接班，寄托在它的毒化下的青年一代。但事物的發展和毛共美夢完全相反。在毛共毒化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竟然是葬埋毛朝的叛逆者，這對毛共來講，不單是極沉重的打擊，而且是喪鐘。

形形色色的「罪犯」

在這兩百多「囚犯」中，照毛共強加於身上的「罪狀」，大致有以下幾種：

㈠偷渡：這類「罪犯」佔大部份。毛共佔據大陸二十多年來，除了製造一次又一次對同胞血腥大屠殺，不但濫殺所謂「反動階級」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國民黨遺留下來的軍政人員，就是對所謂「社會主義」的「主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亦隨便扣上什麼「新生反革命」，「自發反革命」等罪名，加以屠殺。

毛共在大陸二十多年，除了建造大批集中營屠殺同胞外；把地大物博的錦繡山河弄得污腥一片，搞到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在廣州甚至連大便用的粗厠紙和女性用的衞生紙也要憑證限量供應。害到七億同胞掙扎在死亡綫上度日。

因此，一般老百姓，特別是青年的不願一輩子捱餓，受政治折磨，無不紛紛冒險逃亡。故此，在廣東因偷渡而坐牢的罪犯特別多。

㈡小偷：這類「罪犯」也佔不少，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年紀很少超過二十歲，而且絕大多數是農村人。

毛共對農民的剝削，比之工人更甚，遠遠超出歷代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大陸農民是各階層人士中，工作最苦，生活最貧困的。他們終年辛勤勞動，流血流汗。但所得的勞動成果，被毛共奪去。什麼交「公糧」、賣「餘糧」、交「愛國糧」、留「備戰糧」等佔去一年總收成的大半糧食。甚至農民養的生豬，三鳥等，也被毛共強制以極低的價格規定每年應交多少任務。所以，大陸農民根本沒有實際收入，有些地方的農民連買生鹽的錢也沒有。

廣東省南海和順德兩縣，一向是珠江三角洲最富的。那裏出產的塘魚又多又肥，這是港九同胞共知的，本地市場每天都有該兩縣出產的塘魚上市。但又有多少人知道，養這些魚的農民，往往在一年中吃不到三、四次魚。

由於農村生活如此惡劣，很多年輕力壯的農民和下放青年，紛紛向城市「進軍」。但依毛共的戶口管理條例規定：農村人口未經政府允許，是不能到城市探親和居住的，更無可能找工作做。所以，任何未持有政府證明的農民，在城市被稱爲「黑人黑戶」，或「盲流」分子。他們隨時會被毛共公安局扣留，在沒有合法的居住，沒有工作，沒有糧食配給的情況下，他們能作什麼呢，爲了生存，他們之中，有相當的一部份人，只好做不受人歡迎的小偷。

說實話，依賴偷去生存，在任何社會來說，都是損人利己的行爲，那是法律所不容許的，筆者絕不贊成任何人去幹這種見不得陽光的醜事。但在大陸有很多人的確是社會制度迫到他們去偷的。

（未完）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二）

昌清

因此，我希望每一個想購買毛貨的朋友們，在未選購前，應先想一想。

三、「組織勞動」，這種鎮壓和搾取方式，是一九六四年在全大陸推行的。毛共把「解放」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已處理或在檔案上已下結論的「有問題」的人，例如：國民黨留下來的軍政人員，五類分子，歷次政治運動中犯「錯誤」的毛幹，勞改釋放犯等，這些人由毛共指定到公安機關管理的工廠和農場工作。

在廣州此等工廠、農場由「公安局十六處」管理。它屬下的工廠和農場有十大個，「犯人」總共五萬之多，廣州市民稱為「十六公司」。

目前，在本港毛貨公司出售的「鑽石牌」電風扇，就是該處下屬的工廠之一「廣州電風扇廠」的「犯人」做的。

所有被強制到「十六公司」工廠、農場「工作」的「犯人」，雖然也有些「工資」，但和其他工廠和農場比較，不但勞動強度大，工作時間長，「工資」卻少得多。

在農場「工作」的，每月「工資」由十五元至二十六元不等，但伙食費卻扣去十二元。從事工業的，工資由二十六元至三十五元七角，個別設計人員可有五十元以上，伙食費扣十八元，故一般「組勞」人員，實際所得的工資，只有十元多一點。但工作異常艱苦。例如在廣州市郊「槎頭紅磚廠」工作的「員工」，每日一人的生產定額由船上擔坭上岸，距離約十五公尺，定量六噸，一定要擔夠定額才准收工。而且還要「思想好」，每月才有「工資」三十五元七角。

在「十六公司」工作的「員工」，平時一律不准外出，書信往來檢查，只有星期日才能回家。若毛幹認為「不守紀律」，思想「不好」，則不准放假。五類分子，每月只能放假一天，餘三天「休息」日，就地「義務」勞動或「學習」。

㈣勞動教養：這種壓搾大陸同胞的花招，是毛共在一九五七年推出的。毛共胡說它「不是」一種法律上的處分，是最高行政處分，更信口開河講是什麼強制性的「就業」措施。同勞改有「根本」之分別等。

但實際上，勞教和勞改是沒有特別之不同，大家同被視為「犯人」。甚至，在勞動強度上，比勞改更甚。因為，毛共認為，勞教最長三年，不像勞改動不動十年，二十年。而且，被毛共判勞教的「犯人」，年齡亦較小，體力上亦比勞改犯強。所以，毛共就在勞教犯中，并命加大勞動強度，盡一切可能在勞

勞教場，同勞改集中營一樣，一切行動，包括勞動，「學習」、吃飯、睡覺完全軍事化。那些管理「犯人」的毛幹，就是「太上皇」。他們操有勞教犯的生殺大權。他們每一句話，不管對與不對，也不管有理無理，「犯人」只能絕對服從，萬萬不能有半絲異議，更不能頂嘴。否則就會被扣上不服管教的帽子，輕則批評、鬪爭，重則加長勞教期。

當然，如果硬說：勞教和勞改完全沒有區別，也不完全合事實。兩者之間最大分別就在於，勞教形式上有少許「工資」，也許就是毛共設計的所謂「就業」的「報酬」吧。

從事工礦工作的勞教「犯人」，每人的「工資」最少是十八元，最多是三十元四角，但伙食費扣去十二元，從事農業的，則由十四元至二十六元，扣膳費九元。至於，每一個勞教「犯人」要付怎樣的代價才能拿到毛共所給的「工資」呢，我又再詳細告訴讀者。

勞教和勞改，除了在「報酬」上有所分別外，在生活也有不同。例如：在伙食方面，勞教就比勞改好些。因為勞教的膳費由從各人的「工資」內扣的，故在正常的供應情況下，一個星期內可吃到肉類一次約三兩。而勞改一切由政府供給，並規定每月伙食費不得超過八元。

㈤勞動改造，這是毛共創立各種殘害大陸同胞的集中營最殘酷的一種。談起勞改場內各慘無人道的情形，每一個大陸同胞都憤怒非常！

在廣東省規模最大的勞改場設在粵北英德縣。它對外的全稱為「廣東省英德新生聯合企業公司」，包括有「硫礦礦場」、「煤礦場」、「工廠」、「農場」、「茶場」等。現下毛貨公司出售的「英德紅茶」，就是該場勞改犯做的。

據說：在該場勞改的有「犯人」十萬多人，方圓有百多公里。

一個巨大的集中營

廣東花縣赤坭「新生石礦場」（勞教場），前身是毛共在「解放」後創立的勞改場之一。

它本來一向是關勞改犯的，一九六五年因越戰爆發，毛共認為形勢「緊張」，把一千多勞改犯押往英德、青海勞改場後，才改作勞教場的。當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被押入該場內時，只見整個集中營面積長約一百多公尺，

二、兩派紅衛兵要揪鬭錢偉長

澳洲記者貝卻敵回顧「文革」運動時又報導說：「當時清華大學的紅衛兵組織分裂成兩大集團，展開了激烈的鬭爭。錢教授笑着說：

『他們之間只有一點是彼此一致的，就是：「錢教授是不可挽救的老頑固，把他揪出來！」，任何一派都說錢教授可以不要了。』

我便問：『那麼，究竟是什麼問題呢？』

『因爲我教的是自然科學，而這一門自然科學又是極其專門的。因此，我認爲我教的這門科學沒有什麼可非議的。我對學生說，科學法則是普遍的，不管中國，蘇聯，美國或日本都是這樣教書。學生努力讀書成績就好，走到那裏都不怕沒有好職業。學生應該做的，就是要熟記科學法則……』」

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背後是有人撐腰的，這已經是毋須爭辯的事實了。兩派不同的紅衛兵背後，站着不同的大頭頭，他們在別的問題上可能發生分歧和爭鬭，但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上卻是一致的。不管是毛澤東或是劉少奇，都不會眞正關心和尊重知識分子，而只會利用知識分子，都不會把知識分子當自己人，只會把知識分子當作「資產階級分子」的同義詞。這就是清華大學兩派「紅衛兵」在別的問題上分歧，要「揪」、「鬭」錢偉長教授時意見卻一致的主要原因。

三、「解放」後仍有特務監視

現在「文革」已成爲歷史陳迹，「文革」時風頭最勁的「紅衛兵」被捕的被捕，不被捕的也多已趕下農村或工廠，接受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再教育了。錢偉長教授被「鬭」被「揪」的威脅也已經解除了，但這是不是說錢偉長已經不受監視可以暢所欲言了呢？請看澳洲記者接下來的報導吧！

量了一下，講述了他對事物了解的過程。李明義是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隊員，他成了錢教授的好朋友。

『李同志是特種鋼冶煉廠的工人，和我所講的課有關係。由於我沒有參觀過他的工廠，就拜託他帶我到他的工廠參觀並參加一下勞動。當時我想不論什麼工作都好，我都做着試試。』

錢教授承認他因爲不想被人批爲滿腦子理論的理論家，他的心情不能平息下來。但是實際上並不如此，工人們這樣說：

『過去你被關閉在象牙之塔裏，像劉少奇那樣看不起我們。但是，現在你願意到工廠來，我們就成爲朋友，非常歡迎你。』

在這一番鼓勵之下，錢教授談到他的經驗說，下到工廠後只幾個星期就得到許多寶貴的體驗。」

原來錢偉長並非獨自接見澳洲記者貝卻敵。當他跟貝卻敵交談時一位叫做李明義的「工宣隊」隊員一直在他的身邊。錢教授談論許些問題時，都要回頭來跟這位「工宣隊」隊員商量。看了這個片段，更令人深切地感到這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擺脫得了「紅衛兵」小將的威脅，卻擺脫不了「工宣隊」的監視。

中共的「工宣隊」現在已經成爲大、中學校的眞正統治者。它雖然打着「工人階級」的旗幟，其實並非純粹由工人組成，裏面有不少「解放軍」，也有不少便衣特務。北京大學革委會主任楊德中就是著名的特務頭子，當錢偉長接見外國賓客時，老待在他身邊的「工宣隊」員李明義，不用問就是如假包換的便衣特務。

近些日子以來，錢偉長教授似乎是「紅」了起來，活躍了起來。他的名字常常在報刊上出現，常常接見到訪的外國賓客。不少人以爲他已經徹底翻身了，從他身邊老是有一位「工宣隊」的情形看來，眞相似乎不是如此。看來中共只把他當作猴子來耍，當作風箏來放。從表面上看，好像是飛得高高的，原來線卻操縱在中共黨老爺的手中。錢偉長教授並未獲得眞正的自由「解放」。

但因爲他是傑出的冶金學家，更主要的是因爲他是美國加里福尼亞大學的留學生，曾在美國生活長達八年之久，爲美國的知識分子所熟悉。自從開展「乒乓外交」之後，中共一直盡最大的力量去爭取和籠絡美國的知識分子，而錢偉長自然是一個好媒介好招牌。

四、中共敢把錢偉長放出去嗎？

據不少外國記者報導說，周恩來已經跟美國談到文化交流，交換學者和留學生的問題了，這個問題遠比打開一角鐵幕，讓那些愛新奇事物的外國記者鑽進來更爲複雜。文化交流一實現，美國的生活方式，必將猛烈衝擊中共花了二十二年築起來的「反帝」「反修」的思想堤岸。而這一點卻是中共最害怕的，要千方百計加以防止的。相信中共絕不會那麼容易地滿足美國「文化交流」的要求。

至於交換學者和留學生的問題，看來也不容易達成協議。美國的學者以及學生團體一批又一批，川流不息地訪問中國大陸，可是中共卻不派知識界的代表團到美國去，只派了「乒乓球隊」訪美。那是爲了什麼呢？中共每一年都花大筆經費去購買資本主義國家工業技術的情報，正應該利用「文化交流」的機會，派一些專家去美國參觀參觀，學習一些先進技術。可悲的卻是連一個這樣的代表團也不容易組成。更遑論交換學者教授了。我很希望中共能夠跟美國達成交換學者教授的協議，把錢偉長等留美學者再派到美國當教授。一旦他們離開中共的有效控制，而不像馬思聰一樣「去如黃鶴」，那才怪呢！

經過「反右」、「文革」這兩場的迫害知識分子爲能事的政治運動，大陸的知識分子對中共已不存任何幻想。假如中共當局想挽回知識分子的信心，除非像蘇聯公開清算斯大林那樣，公開清算毛澤東的罪行，否則休想得到知識分子的信任。

錢偉長

在清華大學的眞相

待旦

澳洲一位叫做貝卻敵的名記者最近在「朝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七億中國人民的新面貌」的文章。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他重訪大陸的印象記。「解放」前他寫過一篇「解放區的面貌」，也曾親赴韓戰戰場和越南戰場進行訪問，寫過有關韓戰和越戰的報導，這位能夠在東方共產國家的鐵幕裏鑽來鑽去的名記者，其政治面目也可不想而知。

這篇「七億中國人民的新面貌」還沒有刊完，在已刊出的部份我們實在看不到什麼「新面貌」，反而回顧「文革」的舊面貌時倒甚生動，把「清華大學」在「文革」運動某些片段繪聲繪色地描繪出來。姑且摘錄精彩的部份加以分析。

一、門口被貼滿大字報

他說：「文化大革命風暴的主要溫床之一，就是北京的清華大學。我最近訪問了這間大學，得以同該校的十餘位師生一起共話文革。我聽到一位老教授講他的寶貴經驗，也是在這一次難得的座談會上獲得的。

冶金學教授錢偉長已經六十歲了。他就是清華畢業的。他在回到母校教壇之前，曾在美國加里福尼亞工科大學留學八年。

『不知是不是在美國受高等教育的關係，我的頭腦裏充滿了資產階級的教育概念。在教育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人民時，當然應該採取不同的方法吧。但是我就不能發覺這種差異。

『文革初期，校園裏貼了許多批評我的大字報範圍包括我的講課態度直到同學生們之間的個人談話。雖然這些大字報幫助我了解過去的一部分錯誤，但是當時我仍然只是考慮個人的問題，完全沒有想到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眞正的、深遠的意義。我當時只是想：我這個教授還當得成嗎？除此之外，沒有其他。』」

錢偉長教授「反右」前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大鳴大放」時「聽毛主席的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說話太過火，結果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撤掉副校長的職務。六十年代初期才宣布「脫帽」重新執教鞭。在「文革」運動中被毛主席的「紅衛兵」貼貼大字報，實在不足為奇。千千萬萬的大、中、小學教師，和各級領導幹部都一樣被貼大字報。

倘若中共中央關於保護高級的自然科學家的命令下達得遲一點，我想，錢偉長教授不僅被貼大字報，被揪出來鬪垮鬪臭恐怕也是免不了的。

錢偉長雖然逃過劫數，倒也受了一場並非虛的「虛驚」。他說，批評他的大字報「不僅研究室的門口貼上，連宿舍裏面也貼」。這種情形，使人想起秦牧家門口的大字報，我想錢偉長的遭遇大概跟秦牧差不多。因爭把大字報貼到大門上，只在下面留個狗洞，讓被貼大字報的人像狗那樣在地上爬進爬出，這是紅衛兵懲治資產階級臭分子的拿手好戲。廣州如此，上海如此，北京也如此。老一輩的留學生在外國留學時備嘗種族歧視的滋味，洋鬼子常常把我們中國人與狗同等對待，他們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時，也許沒有想到共產黨也把知識分

知他是國王，憤其不告而取，以爲他是小偷，乃用鋤頭打死了國王；旋而衛士趕到，見君王已死，就臨機應變，改顏對持蒂拔摩說：「弒王者宜爲王。」而農夫仍以「瓜重天輕」，表示胡瓜被偷，爲王將來何用？衛士見他頭腦簡單，非利誘不可，於是秘密挾他入宮，經王妃加緊訓練，然後臨朝，而「無端端就做了皇帝」，迄今高棉人猶認此說爲「信史」。現在金邊的王宮中還陳列古老鋤頭爲證，說他們的先人以此擊斃異國君主的。

高棉王室一頁滄桑史

但至公元二世紀時，又爲外族所侵入。相傳：當時爲女王葉柳當國，她邂逅一位印度青年名叫混潰，儀表非凡；且勇武有畧，因此決定下嫁他爲妃，建立了第一個印度王朝。繼之代興而起的爲范朝，范王亦雄才大畧，自稱爲扶南大王，而宣佈廢棄了印度王朝。到公元五世紀末期，又有一位印度婆羅門教徒，名叫闍耶拔摩的人入主高棉，再建立第二個印度王朝；並改變其全國風俗爲印度化。大約在公元五四五年——六二七年間，則是扶南的統治勢力，轉移到眞臘王朝的開渡時期；亦即六世紀中葉，坤埠一位酋長名叫質多斯拉，宣佈脫離扶南而獨立，遂成爲眞臘國的始祖。從公元九世紀初葉起，直至十四世紀末葉，爲眞臘王國史上最強盛的時代，自此也成爲國王世襲的時代，進而不斷向外擴展其勢力。

由於公元八〇六年到八六九年間，不僅統一了吉蔑王國，並建立了許多寺廟，帶來了吳哥時代的曙光。迨八八九年至九一〇年，建立了吳哥通王城；一一一二年至一一五一年間；國王蘇利耶拔摩第二當國，先後征服了許多地方，利用數萬俘虜的人力，開始興建大湖北岸的吳哥窟，大小建築物共六百餘座，其氣象之雄偉，與中國萬里長城和埃及的金字塔相比美。蓋十一世紀末（約在中國宋英宗昭聖年間），國王遠征廲六甲，土地益廣。一一七七年（宋淳熙四年）占婆王派水師沿湄公河進襲眞臘王都，備受重創；而於一一九〇年（宋紹熙元年）殺其臣民，幾無噍類！一二〇三年占婆遂歸併眞臘。故史載：從九世紀初至十四世紀中（即中國唐貞元間至元代末年），眞臘的宗教、文化及其武功，均炳耀無還！

可是過了這個時期，國勢漸走下坡；一三九三年北部有暹羅王國的崛起，泰人以新興的銳氣，不斷向高棉本土蠶食，隨即攻陷了吳哥王城，終於一五八七年（明萬曆十五年），高棉竟臣服於暹羅。同一時期，東鄰的越南王國，也伸展其勢力至高棉的三角洲，於是被迫遷都至武東。一七九七年高棉王子那坤暹，曾獲得越南王阮福映的扶助而嗣立，從此印度王朝已告一段落。然其王弟那克關、那克暹、那克公三人，因與兄王不睦而逃奔暹羅；並以暹羅爲後盾而與其兄分庭抗禮。一八一〇年，暹王鄭福（華裔）護送三人返國，要求封地賜爵，棉王不許，乃起紛爭。一八一一年，棉王那坤暹被迫出奔西貢，受越王庇護。一八一三年越王派尚書吳仁靜（華僑）護送棉王返國，而其王弟三人再度出奔暹羅，內閧暫告平息。

一八三五年那坤暹逝世，因無子而由其次女努谷曼嗣位。一八四〇年暹軍擁那克公稱叛，女王則遷都朱篤，向越南求助，而國內大亂！一八四七年越、暹成立和議，迫女王退位而由那克公爲棉王，即高棉歷史上最著名的安陽王是也。一八六〇年安陽王卒，由他的長子諾羅登繼立，旋而又被王弟仇打篡位，諾羅登出奔暹羅。至一八六二年始由暹羅護送返國，適値法人的勢力已在越南建立。諾羅登爲了避免越、暹兩國壓迫，一念之差，轉向法人商請保護，終於一八六三年八月締結「武東條約」，高棉遂成爲拿破侖三世的直屬藩邦。

施漢諾將死無葬身之地

一九〇六年棉王諾羅登卒，由他的兒子莫尼旺嗣位，仍在法國保護之下。一九四一年莫尼旺逝世後，因無子而由他的外孫施漢諾繼承大寶，成爲高棉王室外戚承繼王位的末代王孫。換句話說，施漢諾是過繼給他外祖父的。但他母親谷沙文尼里勒，施漢諾生於金邊輝煌的金邊王宮裏，一直過着王子的生活，當他承繼王位時才十九歲。他愛好音樂及美術，在王宮爵士樂隊中，他是吹薩克風的；先後拍過三十多部影片。因此，施漢諾在脂粉叢中頗爲得意。儘管他搞風搞雨，自我標榜淸高，但在七〇年五月底及六月初，當金邊法庭舉行缺席審判施漢諾的時候，出席作證的曾達四十餘人，其中包括有女明星、少女、教員、農民、前任財政部的職員等，指出施漢諾的罪名計有：在法國和瑞士銀行存有巨欵，企圖強姦少女、明星，貪污舞弊、包辦賭場及走私等不一而足！

尤其在越、柬邊境的農民和學校校長，更指證施漢諾將高棉邊境地區租給越共游擊隊作基地，每月由北越和南越「民解」向施漢諾私人納稅。這內幕是游擊隊親口對邊境高棉人揭露的。所以，法庭認爲施漢諾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國賊，判處死刑。他聞訊之後，曾變本加厲地請求北越共軍爲他報復，肆無忌憚地進行屠殺高棉無辜，兩年來許多城市和鄉村都被夷爲平地，使到全國人民對他恨之入骨！而北平電台則說：「施漢諾親王能代表高棉人民的利益，一向受到人民的擁戴。」若眞如其所說，則龍諾政府怎能迅速地全國動員起來？特別是美越聯軍退出棉境之後，金邊政府仍能控制全面局勢；最近的大選更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選民踴躍參加投票。在在顯示棉人憎恨施漢諾這國賊，引外人來屠殺自己的同胞！因之，全國男女青年一致奮起，保國衛家。孟子說：「若能施仁政於民，棒棍可以戰勝堅甲利兵，效死而民弗古。」這就是今日高棉情況的最好寫照。原來施漢諾以爲有毛共作後盾，有北越軍打先鋒，在短期間便可返國復辟，重行騎在人民頭上；加以北平煽惑下，故不惜做了賣國賊，並呼籲，人與北越軍合作。不料棉人的反應恰好相反，猶之乎抗日期間中國人之於汪耶衛，勢不兩立！令到施漢諾和努力勤王的毛澤東狼狽爲奸，進退維公！無怪金邊「柬埔寨日報」曾獲悉施氏企圖自殺的消息；看來這柬奸的下場將死無葬身之地，而毛的勤王陰謀亦告失敗了。

助施漢諾復辟陰謀失敗

中共枉作小人

胡蓑之

儘管毛共大力支持印支半島的共黨武裝恐佈分子蹂躪高棉各地人民，摧毁富有歷史性的文化古蹟哭哥窟，圍攻高棉首都金邊，其目的無非在阻止高棉成爲民主共和國，破壞其全國大選，而企圖扶植現時流亡北平的傀儡皇帝返國復辟。可是毛共這一陰謀已告澈底失敗，高棉不僅早已由王國改爲共和國；且其最近的一次大選中，反共的施漢諾將軍，以壓倒性的勝利當選了高棉第一屆總統，足見殷殷求治的人民渴望民主自由；甚至共黨的火箭大砲，亦無法阻止選民的投票，這是北平始料所不及！

公開宣佈爲高棉勤王

但實際上，遠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九日，當高棉正式宣佈改採共和制以後，就已杜絕了在北平成立流亡政府的施漢諾企圖復辟的希望；同時也粉碎了毛共陰謀扶植施皇帝爲傀儡的野心。由於同年四月初當施漢諾被黜不久，高棉的青年學生會不斷地舉行示威運動，一面要求新政府驅逐北越和越共侵入棉境的武裝部隊；另方面則要求立即廢除古老的君主制度，代以共和體制。這一運動直到同年十月五日，才由高棉國民議會與參議院的聯席會議一致投票通過，而其新共和國的憲法則於同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因此，當時會使到毛共政權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根據北平喉舌「新華社」同年十月十日所發表毛共政權的一項聲明說：一個國家政權是進步的還是退步的，不取決於它叫王國還是共和國，而取決於它所執行的政策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抑或是否

合法政府。……

其實，毛共自一九四九年建立其僞政權以來，對於一切封建事物，無不加以全力攻擊；尤其是推行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後，對於「破舊立新」和「除四害」等口號，更叫得響澈雲霄。事實上，從前遺留下來的中國歷史文物，名勝古跡，可說絕大多數已被除掉，或被盜賣，或者改了名稱；甚至於歷史上的忠臣、烈士、文學家或詩人，也多數已遭毛共鞭屍淸算；不少具有歷史價値的文學作品，及線裝書等等，都被指爲封建時代的毒草，而分別加以焚燒，或充作紙漿了！誠然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古老國家，且其封建帝制之被推翻，爲時僅有六十年，難免還存有一些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毛共要加以掃淸，原無不可。

然而，毛共一面要掃除國內的封建；一面又要大力扶植外國的封建王朝，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舉例如下：

七〇年三月十九日，當施漢諾自莫斯科飛抵北平時，毛共就曾宣佈：中共政府對施漢諾親王仍以高棉國家元首接待。而北平「新華社」所先後發表關於施漢諾的文字，也一直稱他爲高棉的親王；特別是當時曾隱藏了數月的毛澤東，不獨於同年五月一日公開和這位被黜的高棉遜王舉行了會議；隨後更支持他在北平成立流亡政府。如所週知：毛澤東近二十年來甚少發表演說，而於七〇年五月二十日那天，當他參加慶祝施漢諾的流亡王朝成立典禮時，突然以自己的名義，發表一篇帶有高度警告的聲

盾；並呼籲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云云。接着是林彪、周恩來、李先念等人，也曾一致表示：中共將堅決支持施漢諾親王重返高棉。同時，毛共又宣佈按月給予施漢諾的流亡王朝以相當可觀的經費，讓他到北越、北韓各地去訪問；無異拿中國人民的血汗，來作外國遜王的復辟活動。

高棉建國一段神話

毛澤東爲了要達成不可告人的政治陰謀，便企圖借施漢諾這張過氣「王牌」，作爲反美、反蘇的有力宣傳，以加強其與莫斯科爭奪國際共黨領導權的聲勢；殊不知毛澤東這種公開爲高棉勤王的舉措，顯然澈底否定了自己原有「破除封建」的言行與立場，露出了狐狸尾巴，弄巧反拙。記得遠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北平「人民日報」曾大罵越南王保大是「夜總會皇帝，非罷黜不能解除越南人民的痛苦！」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當前埃及法魯克王被放逐的時候，「新華社」也曾說過：「埃及廢除了幾千年的封建王朝，人民已獲解放了！」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前伊拉克王費薩爾被叛軍殺害後，北平電台更公開喝采，指費薩爾爲「封建餘孽，早就應該消滅的！」諸如此類的事實，多至不可勝記。難道高棉王朝就是例外的，施漢諾親王値得毛共全力扶持嗎？

嚴格地說來，高棉也是東方一個古老王國，在我國漢代時稱爲扶南，隋朝稱爲眞臘，唐代稱吉蔑或閣茂，宋時仍稱眞臘或占婆，元代名叫甘孛智，明時則稱之爲柬埔寨，法屬時期叫高棉，獨立後改稱柬埔寨；一九七〇年宣佈爲共和國後，又恢復了高棉國名。其名稱之多，爲東南亞各國之冠。究竟它的建國始於何時？古史不詳。但考其古碑紀載，和中國歷史紀事，及越南、暹羅史互相印證，才知道這個細小的東南亞王國，不獨飽經滄桑；且其建國具有一段神話。據說第一位開國君主名叫持帝拔摩，出身農夫，其所以獲得王位，頗饒戲劇性的趣味。

問題——首要的是他們內部能否團結，共同支持政府的決策？其次的是，尼克遜能否貫徹其對越南政府和人民的承諾？

美國國內輿論

越戰延續七年未能解決，美國內部不能團結，且被利用作政爭工具，爲其主因。今年四月十六日美國海空軍恢復轟炸北越軍事目標之後，它的國內反戰運動又復抬頭。但到目前爲止，各校園和一些城市的反戰規模，都比不上兩年前美軍進入高棉掃蕩胡志明小徑時引起的反戰。最近哈瑞斯民意測驗，顯示對尼克遜的越南政策支持者百分之五九，反對者百分之二四，無意見者百分之一七。這也反映出反戰聲勢軟弱的原因。但是，美國姑息派報刊紛紛抨擊政府的佈雷措施，煽動國會和民間反戰，主張放棄支持越南政府。例如：

一、前鋒論壇報五月十日的社論，以「另一條盧比孔河」爲題，認爲尼克遜這種決策「對中共是一種直接威脅，對蘇俄是一種直接干預」。它指責該項佈雷實際上就是「封鎖」（Blockade），衡諸國際公法和道德，都是意義不明的行動。

二、紐約時報五月十一日的社論，以「尼克遜先生的戰爭邊緣」爲題。它認爲尼氏的「半封鎖」（Semi Blockade），是以美國的基本安全和深長利益爲賭注；也是「背離國會的職權以及大多數美國人民的意願和良心」，會招致蘇俄的報復，也可能使基辛格得來的與北平的一點關係，化爲烏有。它最後呼籲國會採取行動，斷絕軍費撥欵，以挽救美國免於禍害。

三、五月十三——十四日的華盛頓郵報社論，以「在海防港口」爲題，指責尼克遜採取的佈雷和轟炸行動，加深了美國的極大痛苦；忽視國會的職權；對國會的「結束戰爭」提案及各校園的反戰示威，滿不在乎，而鹵莽從事。

四、五月廿二日「時代」周刊的專論，以「國會在那裏」爲題，就尼克遜宣佈實施「一種近乎封鎖」（a near blockade）之前，匆促間只以十五分鐘對國會領袖們作簡報，那是忽視國會的職權，也是抵制國會重建其在外交政策上之權力。上面舉以爲例的幾種言論，對其總統的越南政策之指責，可見有兩要點：一、「封鎖」的措施不合國際法，是一種危險的行動；二、對外決策專擅，不顧國會職權，違背美國憲政制度。

關於後者一點，美國總統與國會的對外權力爭執，乃多年來常發生的事件，不僅是憲制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遇到大選年的這種問題，爭執更加激烈。此關友邦內政問題，這裏可不必論。

現在要論的是第一點。尼克遜五月八日宣告的全文中並無「封鎖」或「半封鎖」或「近乎封鎖」的任何一字。五月十日賴德部長的記者會中有人發問：「昨天基辛格先生和國務院的發言人都說，我們沒有封鎖。對此，你可談一談嗎？」賴氏答道：「我們只是通告所有的船隻，讓它們知道北越的各港口都已佈雷。我們已向全世界和聯合國通告，我們不容許在北越卸下各種補給品。這海以外的公海上，所以是不同的。」

未經宣戰實施佈雷是否合法？這個問題在同一記者會中也有人提出。賴氏答：敵人早已在越南河流佈下俄製的水雷，美國的船隻受過這些水雷的損傷。敵人已經在越南使用水雷，我認爲這點的指出是重要的。

五月廿二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論及這個佈雷的法律問題。它說：在美國的立場，這種行動是出於自衞，符合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的規定。它並敍述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布斯（George Bush）曾致函安全理事會，指出美國的佈雷是對北越部隊越過非軍事區和國際邊界的大規模侵犯而採取反應。

要看美國的信念

近來美國姑息主義者對其政府施用壓力，著重於要求它放棄支持越南政府。像五月八日和九日紐約時報的兩篇社論，誣衊越南軍方「腐敗專橫」，妄指阮文紹總統是「越戰和解的障礙者」。詹森政府時代巴黎和談首席代表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也於五月十日發表「是談判的時候了」一文，誣指阮文紹總統一向阻礙和談，並強調美國如要結束戰爭，必須停止對越南政府的海空支援。

上面提過基辛格所說——如果政治之路關閉，美國準備單獨談判軍事解決，退出越戰，聽由越南人從事談判政治解決。我們要問：假如到此境地，尼克遜先生對他自己屢次說過的，尤其是在四月廿七日宣告的話，將何以交代呢？他當時說的是：「美國已提過非常大方的和平條件，只有一事爲我們所拒絕，那就是敵人要求推翻合法組成的越南政府，而以共產獨裁政權取替；我們將不至遭受失敗，我們決不使友邦屈服於共產侵略；如果美國出賣越南人民，就等於背棄道德，放棄領導地位，導致世界上弱肉強食，也即是拒絕應得的和平機會，美國永遠不爲。」美國政府支持越南合法政府的信念是否堅定，將是決定越南乃至中南半島前途安危的一種因素。

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還是在於越南的本身——它的內部能否團結抗敵。四月間，當北越攻勢兇猛的時候，西貢的反政府派有組織「三人執政團」以取代現政府的企圖。因不得各方的支持而中止活動。自阮文紹總統取得眾院給予六個月的緊急權力授權之後，後方秩序安定，對前方軍民抗戰的支援增強。

越南反政府派的領袖們大都是對國家有功勳的人士。當此強敵入侵，救亡爲先之際，如能捐棄私嫌，團結抗戰，則不但能粉碎敵人的離間陰謀，且可堵塞美國姑息派要求斷絕支援的口實。反之，如果不幸發生「快仇親痛」的變故，那就不堪設想了！

尼克遜五月八日的宣告中有幾句話說：「我對越南人民說：你們在抵抗侵略中，將繼續得到我們堅決的支援。這場戰爭的結果將決定於你們的精神。你們國家的前途，將決定於你們的意志。」這種具有針砭作用的諍言，值得越南朝野的重視！

六一年五月廿五日完稿（原載「問題與研究」六月號）

論美國的越南新決策

陳紹賢

尼克遜宣告的越南新決策，引起了舉世重視，而毀譽懸殊。爲明瞭該決策的實際內容，須參證各種有關的文件，進而了解其軍事措施強化與談判條件讓步，乃是戰略上矛盾的存在。它的成敗將決定於幾種因素——毛俄關係將否改變，美國反戰勢力的消長，美國政府信心的強弱，最重要的是越南能否全國一致，自強不息。

結束越戰的新決策

五月八日，尼克遜總統宣告，爲了阻止北越在越南屠殺，就須使他們得不到作戰的武器，所以下令實施：「一、在所有的北越港口外佈雷，阻止接近這些港口，並阻止北越海軍由這些港口從事軍事活動；二、美國海空軍受命對北越內河及領海內採取適當行動，阻止任何供應物資的輸送；三、儘最大可能斷絕鐵路和其他所有的交通；四、繼續對北越軍事目標進行海空轟擊。」

尼氏進而聲明：「我下令的行動，在如下的條件實現時，就將停止：第一、所有美國的戰俘必須獲得釋回；第二、中南半島各國必須經國際監督全面停火。——釋俘和停火開始後，我們將停止在中南半島的軍事行動。那時我們將在四個月內全部撤出在越南的美軍。」

上述採取的行動，停止行動的條件和盡撤美軍的期限，統被認爲是美國對企圖結束越戰的新決策。

爲求了解這種新決策的實際內容，需要參考三種有關的文件：一、今年四月廿七日尼克遜關於越南問題的宣告；二、五月九日基辛格發表的談話；三、五月十日國防部長賴德發表的談話。該項宣告可視作尼氏五月八日新決策的背景文件。該兩項談話對尼氏的新決策有若干闡明。

五月八日新決策的主要事項是對北越佈雷。這是一種突出的措施，較過去任何措施爲堅強。但其中改變四月廿七日宣告中「敵人停止南侵」爲「國際監督中南半島停火」。前者是對北越而言，後者是對作戰雙方而言。此一談判條件的改變，似是對敵方讓步。在五月九日基辛格的談話中，有記者問：「停火是就地停火呢；還是北越必須退出越南？」基氏答以那是將來談判的問題。可見美國的這種立場已不像十天前的那樣堅定了。

就撤軍的期限看，去年五月卅一日基辛格與北越代表黎德壽秘密談判時，提出停火與釋俘後，六個月內美軍完全撤離越南。今尼氏宣告釋俘和停火後四個月內盡撤美軍，這又是一種讓步。

在尼氏的新決策宣告中，另有一項對敵讓步的暗示，那是更值得注意的。他說：

「現在我們提出這些大方的條件，不需要任何人投降和受辱；可以讓美國

關於上述的最後一點——「可以讓越南人自己談判政治解決」，美國記者問基辛格：「總統說的，停火與撤軍之後，越南人之間能自己談判和解。此意指美國會完全退出談判席嗎？」基氏答道：「我們會常常表示，我們準備尋求的有兩種途徑：或者是談判全面的解決；或者是單獨談判軍事問題。」「如果政治之門關閉，我們準備單獨談判軍事問題。在那種假設上，我們會談判就我們表示的條件，退出戰爭，聽由越南人從事政治談判。」

美國在軍事上對敵人採取強硬措施的今天，竟料敵人暗示其可能退出政治談判。這種戰略上之矛盾，只有增強敵人的鬬志，而動搖盟邦的信心。

毛俄無法協調

北越已聲明悍拒美國的談判條件，而堅持必先撤軍和放棄越南政府，然後談判停火。現階段美國援越政策的成敗，行將決定於幾種錯綜關係的因素。

毛、俄都已發表聲明，攻擊美國對越戰的新措施，但未見它們採取對抗的行動，似是在互相摸索和觀望，而提防稍一不愼會上對方的當。

國際間有認爲將來毛俄如有採取對抗美國的行動，可能不是各自的單獨行動，而是雙方協調的行動。因之，發生了一個所謂美國佈雷等措施能否引起毛俄合作的問題。敏感的人們，如法新社駐北平記者於五月十七日報導：蘇俄駐北平「大使」托爾斯廸夫與周恩來會談後飛莫斯科；在這期間，毛共駐俄「大使」劉新權曾至克里姆林宮會談；這些會談可能關係越南情勢。合衆國際社五月十八日華盛頓電訊：毛、俄對協同對付美國的「封鎖」北越，可能對物資轉運達成默契。美聯社五月十二日北平電訊：據傳說毛共可能把北海和欽縣兩港口供蘇俄卸下物資，轉運北越。

如果這些「默契」和「傳說」屬實，那就表明今後北越繼續作戰，將增加它對毛共的依賴，而提高毛共對美國政治交易的地位，但同時也會增加美國對輸入北越邊境物資轟炸的次數。頻繁的空中襲擊偶有絲毫之差，彈落中國大陸，卻符合蘇俄造成美、毛關係惡化的願望。

在五月九日基辛格的記者會中，有記者顧慮到這種情勢而發問：「總統宣告，對鐵路及其他交通，得儘最大可能予以截斷。這是否對空襲中國邊界鐵路線的限制已予解除？」基氏答道：「我們應持以謹愼，使中共將不至誤會我們

以最少的成本使牛隻體重獲得最大的增加。

農戶用電腦・高度機械化

在今後幾十年內，農業機械也將對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巨大幫助。現代化的農具在過去十年間使農業大為發展，但和今後十年的變化相比，則將微不足道。

瞻望未來，每個農民操縱下的機械將越來越強大有力。譬如拖拉機的馬力加強，當然就可以耕種更多的田地，獲得更多的成就。

農業資料室

時，拖拉機的耕作速度將增加至每小時五哩半或甚至七哩半，並將更普遍地使用馬力較大的拖拉機。

工時將縮短・農夫盡專家

農民也將像工廠工人一樣，逐漸減少每週的工作日及每天的工時。農

的式樣完全改變。

日前使用汽油作為動力的活塞引擎拖拉機，可能仍將使用，但將有一些更新型的動力設備起而競爭，這種新型的動力設備之一，可能是渦輪引擎。渦輪引擎可能先用在巨型卡車和建築機械上，當其大量生產而使成本逐漸降低之後，就可能用在農業拖拉機上。

至於在農耕中使用核子動力的可能性，當然也不能忽視。將來很可能製造出供農業使用的廉價核子引擎。如果這種引擎出現的話，拖拉機就可永遠不需添補燃料。

總之，在今後十年間拖拉機的性能將大為發展，不僅可調節速度及操縱裕如，並且駕駛者還可以在拖拉機上操縱其他工具。

土壤學的發展，也將使許多荒蕪及不適於耕作的土地今後可以種植各種農作物。

未來的農民，無可避免地將以愈來愈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改善農田的形式，使耕地受到最高效率的運用，並改善灌溉系統。這將包括建築各種曲折的、筆直的、用高架支撐的或在地下開鑿的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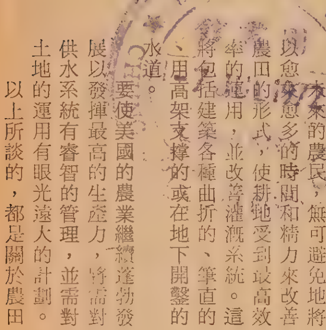
要使美國的農業繼續蓬勃發展以發揮最高的生產力，將需對供水系統有睿智的管理，並需對土地的運用有眼光遠大的計劃。

以上所談的，都是關於農田和耕作方法的未來面貌，但人的因素決不能加以忽視。必須對繼續保持家庭式的農場予以保證，必須使農民繼續能享受農村生活的情趣，並享受各種娛樂。

未來的農民毫無疑問具有商人的身份，而同時具有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專長。他們將構成美國社會中最重要的組成分子之一。

但是，美國農民改善土壤、增加生產、發展新的和更好的耕作方法的能力，仍然將無法解決供養全世界的問題。要使全世界人民獲得溫飽，當然不能由美國獨力負擔。

美國農業發展的成果，必須與那些命運較為坎坷的外國農民分享。農業上的新觀念必須像農產品一樣向外國輸出。在這種輸出之中，必須包括技術知識、混種種籽、保養技術、機械設備以及個人的獨立性及個人成就所享的收穫。這樣做，將可幫助全世界解除飢饉的威脅，利人而又利己。



美國農民採用的新式農機。

耕地減少・產量增加

美國農民的生產力深受舉世各國羨慕，蘇聯和中共最渴望的事，莫過於在農業生產上超過美國。

美國農民之受到舉世欽羨，是因爲他們集商人、畜牧家、農學家、地質學家、經濟學家及工程師於一身。美國農民的人數逐漸減少，而其個人重要性卻日漸增加，他們不僅對美國負有重大責任，而且是對全人類身負重任。

十年前，全美國二千萬農民供養着全國一億六千萬人口，而今天，爲數不滿一千二百萬的美國農民，卻供養着將近二億同胞及千千萬萬的外國人，而目前美國的糧食供應，卻較以往任何時[illegible]多。

美國人口到一九八〇年時將接近二億四千五百萬，較目前增加百分之二十八。屆時的美國人也將與現在的美國人不同，他們將有更多收入、更多餘暇、更高的教育水準以及更講究飲食。

美國農民所負的使命是重大的。一位經濟學家指出：從一九六七至一九八〇年間，美國農民所負的任務：必須增產百分之三十五——而在此期內，耕地的總面積則將減少百分之四十，種植糧食的耕地面積將減少百分之六至十，工作時間將減少約三分之一。

美國農業現在已感人力不足，並將更感不足。美國的農業在今後一段時期內勢將面臨重大考驗。

未來的

自一九五〇年以來，平均每一百名農民擁有的拖拉機馬力已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五。預料在一九八〇年之前，將再增加一倍。農業機械的力

民將有更多的時間休假和娛樂。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也正就是農業機械將像以往一樣繼續發展的原因。

農作物的質和量在近年來皆大爲

採用沿着等高[illegible]作畦的耕作法及間行輪植耕作法的美國農田，從空中俯望宛如一幅有趣的圖案畫。



這[illegible]拖拉機曳着的[illegible]「萬能」農機，可[illegible]行播種、施肥、深耕、[illegible]劑等。

蒼生

兆華

……這個自由了。

我們再看今日的香港，天天有事實擺在眼前的，姦淫刼殺，尋仇報復，一言不合，刀劍行兇，白刀進，紅刀出，爲的並不是不共戴天之仇，亦不是埋下血海之恨，而只是搶刼不到（或嫌少），姦淫不遂（或滅口），更輕可的甚至歡場爭風，球場爭球，也會當場拼出人命；亦有伺伏行兇的。闖此禍者，則每以十五六歲至廿三四歲之青少年爲多，視人命如草芥，對生存絕不珍惜，這血淋淋的暴力行爲，究竟怎樣導致，不談大導演之血腥鏡頭，而看看各方面的可能成因吧！

有人說香港人口太多，搵食艱難，有人說住屋環境不好，居處太逼，亦有人歸究到教育問題，有人則說是法律的量刑太輕，這種種都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不能說是主要原因，何以見得：

要說香港人口太多，就會有姦淫刼殺和血淋淋的暴力，然則戰前上海人口六百多萬（香港目前只四百萬），但此類案件，一年難見三兩宗，可見人多並不成甚理由的；搵食艱難更不正確，廿年前從大陸逃到這裏來的，搵食之難，甚於目前十倍，現在各工廠和茶酒樓，都貼滿招請街招，賣點心小童和送外賣亞伯，都可賺三四百元一月，而動刀行刼之青少年，有人居然以無錢跳舞爲藉口，是則刼殺不是爲衣食，其理至明，搵食艱難之說也站不住脚。

如說居處太逼，則發生衝突和打殺事件就多，這太抹煞中國人的忍讓美德和耐力，同居共住是容易發生口舌之爭的，但一定要刀劍行兇，恐怕是近年來才多見。爲什麼同一環境，會前後出現兩個不同現象，則此說也難成爲正確理由。

至於教育和法律量刑問題，不能不說是有關連的，但教育是百年大計，成之固非朝夕，任之仍有傳統之家庭管教，不會全落空的；法律量刑過輕，會對暴力罪行助長，但型罰畢竟是犯罪行爲之後，能消弭於犯罪行爲之先而使其不干罪戾，才是我們要求的最高目的。

綜合上述所談各點問題，其成爲目前香港兇殺暴力影響最大者，莫過於中西電影的打鬬殘暴鏡頭，和血淋淋的電影故事，這是由於它的感染力極大，而青少年人之模仿力極強，如謂這只是產生「昇華」作用，代替觀眾發洩了人類好勇鬬狠的本能，則大導演其心之可誅，可其行之自私，實是社會人士所能盡了解的。常謂時代的大獨裁者，恒以一己之私，殘民禍國，猶每以解救人民爲藉口；大導演當然無法望其肩背，但人不叫囂，似覺辜負，爲表示有興趣荼毒青年於萬一，此暴力鏡頭之所以解釋爲從藝術的「代入感」，「昇華」而來宣洩者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上蒼好生之德，難道爲了口飯，就全不想念嗎？可慨也矣。

，他們不願台灣受蘇聯控制，就不會願意美國現在退出。

因此，許多人認爲美國與中共就台灣問題達成一項默契是有可能的；如果台灣問題達成秘密協議，建立外交關係就沒有問題了。

當然，這不過是一項忖測，但也不是沒有可能性，因此國府在外交上一定要有個應變的準備。誰能斷定尼克遜爲了替大選製造新刺激，不會繼二月間訪問中國大陸而再有另一次戲劇化行動呢？

在蔣總統連任，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的新局面之下，對這可能的變化，一定會注意及之。

另一方面，佐藤退休，不論繼任者爲誰，日本的新政府一定致力於和中共建交。除了政治上的影響外，還有經濟上的因素。

日本是台灣最大的投資者，如果日本和中共建交，很可能被迫退出對台灣投資，那麼，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定會有不小的影響。連日來，國府會爲應付這些可能的新發展舉行多次商討，希望他們可以找出應付良方。

台對外貿易大增

年來，台灣外交處於極不利形勢，退出聯合國後，更和許多承認中共的國家斷絕了邦交。最近因爲基辛格的四度訪問中國大陸，以及日本佐藤首相退休，美日兩國和中共建交，顯已呼之欲出。在外交上，可說困厄重重。

不過，在經濟上的發展，卻是驚人的。據國民政府經濟部宣佈：今年首五個月台灣地區的對外貿易，總值

經濟部又宣佈說：今年首三個月總共核准僑外投資四十二家，投資總金額六千零三十九萬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點四。其中外國人投資金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點六，美國投資居首，佔外人投資總額百分之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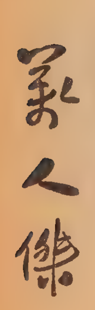
根據這個數字，可以看出，外國人——尤其美國人，以及海外華僑，對台灣都具有極大信心，否則，他們不敢放膽投資。

儘管在外交上遭受更多、更大的挫折，但誰都看得出，台灣具有獨立自衛的一切條件，並非他國所可以「出賣」的。因此，即使在外交逆勢中，仍然可以屹立不動，外國人和華僑不但沒有減少對台的投資，相反的，大大的增加了，這反映他們對台灣的信心，寶島的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

也因爲外國人和華僑的投資，使台灣的經濟發展得更快，五個月廿二億多美元的輸出，人口多五十倍的中國大陸也瞠乎其後，這現象是值得注意的。

許多國家抱着和中共建交，以爲一個擁有七億人口的國家，一定有不少生意可做。怎知這個國家的人民，所過是全是貧乏的生活，他們的生活簡單到不需要任何日用品，電氣化的用具及其他奢侈品更不必說了。

因此許多國家——例子是加拿大，承認了中共後，生意並無起色，而對台灣的貿易，反而增加，這個結果，相信連他們自己也料想不到的。



一己之私

「賣花讚花香，賣酒讚酒冽」，江湖郎中說藥丸能醫百病，「雷公劈」也醫得好，這是推銷商品，這是自我宣傳，這是一己之私，這是人類通病，時至今日，這些虛僞宣傳，人們多數了解，個別上一次當，也損失不大，極其量買到不香的花，水淡的酒，和沒有功效的藥丸罷了，社會蒙受損失是極其輕微。

不幸今日此地，居然有一從事電影工作的大導演，又以販賣狗皮膏藥的口吻，大賣其殺人又見血的假藥，這遺害比上面所說的幾種，便有天壤之別了。

任何人都知道電影是羣眾宣傳教育有效工具之一（不用引列寧說過了），但大導演卻說「電影是娛樂品，而不是教育品」，大導演認爲「現實生活有暴力行爲、電影裏才有暴力的鏡頭」，「電影中的暴力鏡頭，絕不是社會罪惡增加的主要成因，相反的說，電影中的打鬬，正好是產生『昇華』作用，代替觀眾發洩了人類好勇鬬狠的本能」，其次更說「聖經也有暴力描寫」、「社會越繁榮，暴力罪行必越增加」，「人們選擇居留香港，是因爲這裏有自由，少干涉」。

大導演前面的幾節說法，乍聽起來是非常漂亮的，他把人們差不多公認社會上的暴力罪行，歸究到電影暴力鏡頭影響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但實際上是這樣嗎？他只係似是而非的說話，是片面理由而不是全面理由，是江湖郎中賣假藥騙人的一套。

無可否認，戲劇和電影，都是反影社會生活的一角，從前的所謂王侯將相，才子佳人，現在則更是各階層現實的反影，任何大事小事，邪正忠奸，以至悲歡離合，都可以成爲戲，從戲的情節或透過娛樂成份以感化人。不一定所有動作，都要完全刻劃出來的。尤其是殘暴血腥的表現。否則京劇的抽象化，豈不以全無眞象表現而貶低。但京劇感人的藝術，是揚名國際的。

其實戲劇電影感人之深，很多時並不一定在於眞實感的表現。曹禺的一部「日出」，妓女的現實生活是很多的，但感人最深，並不是表現出來的鴇母凌虐，黑社會剝削，客人的欺負和侮辱，而是四鳳說出的幾句話：「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可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睡覺了。」妓女操皮肉生涯當然是慘，但是連一見太陽面都無緣，你心頭的滋味怎樣？回味又怎樣？這幾句話不是勝過任何鏡頭畫面嗎？

由此可知從襯托、暗示等手法，也能收到很大效果的。記得從前很多電影，遇到豪霸對婦女強暴時，鏡頭會轉到雨打梨花等畫面，何等洒脫，你能說它是「舊潮」嗎？眞要血淋淋的隨地滾才算得過癮，才能產生「昇華」代表發洩，這恐怕是大導演的暴力邏輯了。

什麼聖經也有暴力描寫，什麼香港有自由，少干涉，都是自我解嘲之詞，都是賣假藥的口吻。聖經只筆於文字而不是現之於畫面，何況它寫暴力的眞義在什麼？豈能牽強代入。香港有自由，少干涉，我們就要利用這個較好的環境，來盡量走法




從豁免差餉說起

爲了半山區有新的險象呈現，四十七幢大廈住客奉命疏散，這四十七幢大廈的三百多單位予以封閉。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范禮宣佈，這些被封閉的樓宇，暫時不必繳付差餉，從七月一日起，評估這些樓宇的第三季差餉已取消。不過，如果是爲了安全計而自行遷出的，卻不能得到這個「利益」。這是直到目前，半山區災民及死難者家屬得到政府的唯一「照顧」。一般人，甚至在政府的眼光中，也都認爲半山區災民不需救濟，因爲他們是有錢佬。

但事實上並不盡然，許多住在半山區的不過是較高級的白領階級，只可以說是小康，不能視爲有錢佬。他們不少是把畢生的積蓄，買一層樓，使到一家大小能舒適過活。我們只看他現在的「享受」，卻沒想到他半生的辛勞，這種觀念是不公平的。

現在，他們的房子倒塌了，等於畢生積蓄化爲烏有，而且家散人亡，有些是「冚家劏」，有些是部分家人喪生。這慘痛的遭遇，值得同情，在救濟天災的立場上，似乎不應有階級的觀念存在。

有救濟需要的人，我們都該加以可能做到的幫助，不論他們是住鷄寮或旭和道。

銀行有個「戶口」，但當局證明他「已死」後，這個戶口便被凍結，不能提欵，以便計算她將來應繳納的「遺產稅」。但因爲這一「凍結」，這位孤女便生活無着，只能投奔親友，到處黐食黐住。但這決非長久之計，因此她感到十分徬徨。

政府對受災的人未有過絲毫照顧，最大的「仁政」是暫時豁免差餉，卻恐防遺產稅利益受損，禽禽青的把「戶口」凍結，這，似乎做得太過份了。

半山區的災民，雖然比較鷄寮的災民豐裕，不大需要金錢上的幫助，但也必然需要別方面的照顧，當局不應一味在錢眼上打主意。

外交上的新隱憂

國府在外交上又遭遇到一大隱憂，一方面，由於尼克遜的特別顧問基辛格四度訪問北平，對美國和中共之間的「關係」，力謀促進，從新華社六月廿四日所發出的「公告」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會談是廣泛、認眞和坦率的，會談的內容就促進兩國關係正常化進行具體磋商，並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所謂「關係正常化」，就是建立外交關係，美國正式承認中共政權。公告說「進行具體磋商」，表示這事已較之尼克遜訪平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在這次會談中，首先觸及的當然是台灣問題，我們雖然相信美國在日前不會放棄台灣，但爲了達到促進「關係正常化」的目的，很可能就台灣問題和中共作了默契。

台灣問題是美國和中共建立外交

六、唯有在蘇俄進攻大陸前團結軍民成立統一的非共政府才能保衞全民族

儘管局勢很壞，但中國八億人民有共同的語言文字，以及共同的歷史、思想、利害，這是我們最大的本錢。沒有任何外國能統治中國，中國難統一，也難征服，這是帝國主義者們所不能瞭解的。我們自己也不可忘記中國之所以有今天的分裂和悲慘狀態，都是受日、俄、美三帝國主義者之害，中國人民必須瞭解美國不是朋友，蘇俄是眞正敵人，日本是最陰險的勢利小人！

民國成立以來，我們不能團結自己的力量一致對外，只是一味的恐洋、捧洋、媚外，是自作孽的不幸之根源。民初親日派失敗後，半世紀以來，捧美國的結果是被美國出賣；捧蘇俄的結果是遭受蘇俄核子武器的威脅。時至今日，原來捧俄國的又想捧美國。結果如上所言，捧成美俄勾結，增加大陸危險。而此間居然還有人捧日本，這只有增加台灣的危險。如有人說我的話是排外、反美、反日言論，我希望他了解，第一，不媚外並非排外。第二、排外指排斥外國人而言，我只是主張決不附和外國帝國主義政策，而且歡迎非侵畧的外國人通商並作眞正的學術合作。最重要的，我只是希望中國人自立而統一，而要自立，必須不依賴不迷信外國人。自立自然統一，統一才能保障自立。如說自立統一是排外，則此其人必是帝國主義者，賣國賊或亡國奴無疑！

廿多年來，我們的種種努力，都是爲了一個目的：「回大陸」！所謂「回大陸」就是「再統一」！我現在可以說，我們有很大的危險，然也有很快的回大陸之可能，也有很快的回大陸的必要。

可能者，林彪的軍隊已開始反對毛周政權。必要者，站在中國利益的立場說，美俄會議以後，使我們現在正處於與蘇俄競爭大陸之形勢，我們必須在毛政權瓦解之前，蘇俄進攻之前，回到大陸，才能保大陸，保台灣。而與大陸軍隊和人民加強聯絡，則是我們回大陸的唯一關鍵。因此，我們必須對大陸同胞有重要的眞誠的政治號召，號召大陸軍民合作並與我們合作，結束毛澤東階級鬪爭的政權，建立全民的不內鬪的政府。

只有中國人才能救中國。有人以爲蘇俄會派記者來台，似乎不妨打交道。但蘇俄對大陸有野心才想利用我們。如中其計，不僅將使大陸軍民寒心而不齒我們，而且也予尼毛以口實，合力夾死台灣。

現在已無人如此亂想了。一位外交官說：「我們對匪俄都不存幻想」。這是一種進步。可是，匪俄如何可以相提並論？不可將「匪」當做外國！報紙上常有「匪區」字樣。偌大大陸是中華民國土地，不能謂之「匪」區。如果有「匪」，那就只有毛澤東一人，或其死黨。此外一切反共人民以及共軍共幹都是同胞和朋友！對毛澤東豈僅不能存什麼幻想！但我們必須要對中國人民存希望，對一切共軍共幹尤其是林彪軍隊存希望——他們都擁毛，才可謂之幻想！說對「匪」不存幻想，大概是答覆尼克遜說希望我們應與北平談判的。其實他未必眞希望。正當的答覆應該是，談不談是我們中國人的事，與你無關！

我們決不跟毛政權談，然而要對大陸人民談，對共軍共幹談，而且應大談特談！卽使戰爭，目的不是要把敵人斬盡殺絕，而是要使敵人服從我們的意志。況且大陸眞正敵人只有毛澤東少數人，一般同胞都是同志。我們正是要與大陸人民溝通意志，集中意志，重建中國人的自立、團結和統一。

又有人說（如「小市民」），釣魚台最好不談，以免刺激日本人，日本還有支持中華民國派！其實，他所謂不刺激日本，卽被日本人刺死時，不得出聲！他不知日本號稱支持中華民國派者，實際上是「支持台灣親日派」！又有人說，談釣魚台就要爲左派利用。事實上，政府五九聲明發表後，左派息聲了。

又有人說（如「小市民」），中國問題應由中國人解決也不能說。這將失去外援！又說，回大陸總要運用外交！甚至不少大市民動輒說到聯合國際上民主勢力反對中共。他們忘記，在過去俄毛一體之時，毛共是一國際問題。但在俄毛分裂之後，毛共只是內政問題。以國際來反共，等於自召國際干涉了。

必須了解，我們只能靠自己人，大陸軍民，也只應靠大陸軍民，共同救國。只有依據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才是最大力量，使我們能與大陸同胞交談。溝通意見，團結合作，內除國賊，外禦強權！

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就必須保持民族尊嚴，尊重全體國民的利益。這些年來，我們在世界上對洋人太卑屈了！民族尊嚴喪失了！這是何以許多留學生紛紛左傾的根本原因。同時，洋人之性，是你愈卑屈，他愈驕橫不遜的。一面對外人卑屈，一面又以爲大陸可以「接收」，這就造成「小市民」的一套哲學。

我們必須重振大國民的精神，爲八億人之自立和統一而奮鬪。此則無須恐懼。毛澤東忙得很，無暇進犯台灣。日本雖有自衞隊，也無力打我們。美國也不致無聊到來打我們。蘇俄也來不了。也不要害怕孤立。不要羨慕高層會議。美毛高層會議只爲美俄勾結墊脚，使大禍迫近，且將禍延我們。不要聽美國人或尼克遜瞎吹什麼和平。他正協助俄國，製造大陸戰禍！我們要努力的是要呼籲大陸同胞和共軍開一個國民會議，共同研究辦法，訂立新制度，成立新政府，建設全民團結的新中國！一致對抗可能的外國侵畧！

我們應該從這一點努力，首先靠各位努力，中國人才能轉禍爲福，才有和平，世界局面也必定是從這裏轉變！

（五、卅一在「傳播公司」演講記錄，原載「中華雜誌」）

基辛格傾心帝國主義，現更與俄國同流，成立共霸制度，澈底帝國主義化，而本領不如，造成不利局勢，固非我們所能爲力。小國弱國更將受害，則爲我們所當警覺。我們尤當注意我們切身有關問題，而這也就是大陸與台灣。

四、乒乓外交促進美俄勾結

在毛共「一面倒」取得政權加入蘇俄集團，終於不服從蘇俄命令後，蘇俄就決定要進攻中共，此即「布列茲涅夫主義」。毛共想以乒乓外交解救。

美國人說，沒有北平會談就沒有莫斯科會議。蘇俄歡迎尼克遜訪俄，主要是爲了防止美毛聯合制俄。如基辛師自己所說，均勢政策可以聯毛制俄，也可以聯俄制毛。尼克遜訪北平可以出賣中華民國，訪莫斯科自亦可出賣毛共。然則尼克遜出賣毛共沒有呢？

這就首先要知道尼毛在北平究竟有什麼秘密協議。我們不十分了解，蘇俄當然也不會確切了解。但我想也不會有太了不得的事。因如美毛確有聯合制俄的具體計劃，那應是㈠美毛先訂互不侵犯條約，㈡美國決定予以大量經濟上技術上援助。但前者沒有，後者至多是口頭上的。

其次是莫斯科會議中是否談到毛共。公報中沒有，但「相互關係原則」中有一句話，「不影響美俄前此對其他國所承擔之責任。」此可作兩方解釋：「一不影響中共爲「布列茲涅夫主義」適用之範圍，二不影響「上海公報」。

據說尼周北平之會中，尼氏曾建議中共將核子工廠遷至四川地下。目前中共中程飛彈射程可達二千公里，從包頭或新疆發射可命中莫斯科。但蘇俄可先發制人，摧毀中共的飛彈工廠基地。但如遷廠至四川，距莫斯科太遠，必須增進飛彈射程。此一突破，尙需美國技術協助。但由美俄關於戰略武器的協議，可以推測蘇俄已成功的封鎖了這一可能性。

尼克遜訪問蘇俄前曾說其北平之會只是開始「對話」，而莫斯科之會才是認眞談判。將莫斯科公報內容之廣泛確實與上海公報一比，可知蘇俄的成功。

但還不能說，尼克遜從此將毛澤東置諸腦後。因爲莫斯科還不能完全滿足他的要求。他還要保留與北平的關係，這關係的用處，限於保障共霸制度。

毫無疑義，莫斯科會議使北平會談的價值至少打了大折扣，對折或七折。這一點，北平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對莫斯科會議裝作不知，即知其不妙。

其實乒乓外交只幫助了尼克遜到蘇俄的本錢，也幫助了蘇俄套取尼克遜。更嚴重的問題尙不在此。在蘇俄日益獲得西部的安全，日益獲得美國的合作，日益在亞洲伸張勢力於印度與東南亞後，而且日益與日本進行勾結後，他就日益取得自由之手，進攻中共，即進攻大陸。四十四師俄軍不是無事幹的。

尼克遜的政策是美國勢力退出亞洲，但也需要一個從日本、台灣到湄公河口的海防線，只因爲我們處在這海防線的中途，所以還有利用價値。美國轟炸北越的飛機大概就是從台灣經過的！在這一點利用價値消失之前，我們一時當還不致於完全被出賣。就此而言，今日台灣尙比大陸安全。二十多年以來美國

如果想到下面情形，則又不如此簡單。

五、乒乓外交促進中共更大分裂，加速蘇俄進攻危險和便利

美國說不願俄毛發動戰爭，其實俄毛之戰當是尼克遜、基辛格所樂於看到的。不過不希望這戰爭有決定性勝敗而已。如果乒乓外交促進美俄會談，則美俄會談恰恰增強了俄共侵犯大陸的膽量。

而乒乓外交又促進中共進一步分裂。林彪之被謀害，是中共政權成立以來最大的內爭。去年十一月，林彪部下已提出反對毛周勾結美帝，爲林彪復仇的口號。

這不證明林彪是反對聯美路線的——這是毛周的宣傳。因聯美路線正定於林彪爲繼承人時。周恩來恐懼林彪成爲「繼承人」，乃藉聯美增進其地位，而誣林彪親俄，將其害死。林彪部下爲了復仇，攻擊毛周勾結美帝也是自然的。

毛是快死了。毛死後，如林周能合作，中共政權或者還可維持一個時期。於今一旦毛死，周恩來無法安定大陸局勢，加上林彪軍隊一定會起來革命，大陸必定大亂。

不幸這又將是蘇俄進攻的良機。這不一定是核子戰，蘇俄將乘大陸大規模動亂之機，在邊疆成立其少民族「自治政府」，並扶持中共親俄派政權，然後發動「邊境衝突」，這將有利於蘇俄的進攻。中共一直在蘇俄共產主義下長大，其中迷信蘇俄的人還不少。蘇俄將利用周恩來的宣傳以及爲林彪復仇的口號。這不能說不能影響中共的軍隊，增加蘇俄進攻的便利。

如果大陸軍民不能團結，難於抵抗蘇俄進攻。如果蘇俄進攻大陸得手，我們也當然難回大陸。

而由於毛政權之不穩，由於美俄之勾結，美國對於毛共，已不如過去之熱心。但這並非說美國將支持我們，不過將延遲與毛共之建交。美國已不再說「兩個中國」了。

他希望將來承認周政權爲一個中國！今春美國的「外交季刊」表示希望「一個中國，兩種經濟制度」，也許他們認爲台灣經濟制度不壞，不願放棄。他們希望台灣成爲中共政權之一部，但保持相當的自治地位，而與美國聯繫。從去年到現在，此說日盛。此即美國希望台灣成爲美國的香港！

還有日本。他現在是天之驕子了。他利用蘇俄與中共之對立在西伯利亞活動，與中共勾結，又利用美國，佔領釣魚台。現在佐藤已公開說要承認中共爲唯一中國，廢止中日和約，而福田說釣魚台問題不致成爲與中共建交的障礙。

日本廢止中日條約即威脅台灣。一旦蘇俄進攻大陸，則日本也一定進一步威脅台灣，可能單獨的或者勾結美國侵佔台灣。這不是我的想像，是由美國人日本人寫的白紙黑字可以看出的！

現[illegible]十九世紀的老把戲可說是時代錯誤。基辛格的把戲之必歸失敗，由印巴戰爭就是一個例子，然他並未由此領得教訓。

目前美國的均勢外交的主要手法，是勾結中共。而這一着，確使蘇俄不能放心。蘇俄最怕美國、中共、東歐造成一個新「合縱」形勢。

美國要「合縱」，俄國要「連橫」要了多年，要成對等之勢。爲了對付美國的新「合縱」，蘇俄才趕快歡迎尼克遜談判。莫斯科會議所完成的，與其說是「共存」，不如說是「共霸」（Co-hegemony）。古代希臘有「共王」之制，俄國亦有「共沙」之制，如彼得與其姊卽曾稱「共沙」。淸末東西兩太后共姊同聽政，有點相像。

三、瓜分世界，實利歸於蘇俄

此次尼克遜訪俄，隨員三十六人，新聞記者二百六十人，陣容比到北平者更爲浩蕩。蘇俄的歡迎比照北平方式，但加兩三倍的熱烈，國宴之豪華奢侈，至使尼克遜吃驚。尼克遜並下榻於克里姆林宮。

紐約時報認爲尼氏之行，是二重勝利。一是美國轟炸佈雷北越之中，二是五年前尼克遜訪俄被拒之後，蘇俄不得不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時代」說是「最奇異的高層」。不勝得意之至。

美俄都說他們成功，世界和平有保障了。這只是兩帝之宣傳。但卽使宣傳，也與過去大不相同，卽一不談自由民主，一不談世界革命，乾乾脆脆說「互利」。莫斯科會議是兩帝建立共霸制度，瓜分世界的會議。共霸制度是最新的強權政治。強權政治的歸趨是瓜分世界，畫分勢力範圍，而最後走向大戰。一九〇七年，英法日俄四國完成瓜分世界瓜分中國之協商，終於大戰。在目前美俄兩國瓜分世界的形勢中，無疑又是蘇俄佔得優勢，獲得更大實利。

就公報看，戰畧武器之限制獲得協議。防禦性核子武器的凍結協定之外，攻擊性核子武器的定期凍結協議也成立了。這是兩大核子強權壟斷核子的局面。和平者，美俄二霸之間的和平。

然戰畧武器凍結後，就要比傳統武器了。而這只爲蘇俄造成傳統武力的優勢。他的陸軍不必說，海軍也在積極擴張。

這原是事前已有諒解的。此外對於太空競賽、空氣汚染的問題，也是事先都有諒解的。在莫斯科會議中宣佈，只是造成莫斯科會議成功的聲勢與光彩。

美俄妥協後，就好重新畫定勢力範圍。蘇俄原有他的計劃，卽所謂歐洲安全與亞洲安全體系。以歐洲而言，原來俄美有東西歐勢力範圍之畫定。但在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後，德國簽訂德俄、德波協定，不僅承認東歐是蘇俄勢力範圍，而且承認蘇俄在戰後畫定的疆界。現在莫斯科會議聯合公報中承認此事，並將談判歐洲相互撤軍。今後蘇俄如何處置東歐，美國不加干預。美俄相持不下的國家則爲緩衝國或中立區。因此，整個西歐逐漸進入中立狀態。此在歐洲又是蘇俄佔得優勢。

關於亞洲，尼克遜主義是退出亞洲大陸，而蘇俄立卽宣佈亞洲安全體系。如蘇俄一外交家所說，他們的政策就是美國退出的空位，使俄國人坐下來！廿世紀蘇俄最大的成功就是控制印度半島，這是沙皇時代所夢想不到的！

就美國對亞洲政策言，他只關心兩件事，卽越南與中東。

尼克遜處心積慮的要擺脫足以影響其政治生命的越戰，但沒有效果。在北越猛攻和美國猛炸後，目前越戰似有暫時緩和之象，然北越已進兵到順化、安祿外圍，阮文紹統治的越南領土縮小了。美國的轟炸北越與佈雷東京灣，乃是一種且撤且退政策（Bombing-withdrawing policy）。而尼克遜在轟炸時所宣佈和談條件，較之以前讓步更多，如四月撤兵，不談北越所佔土地及南越將來政治。英人稱爲「有條件投降」。但美國可能不會放棄西貢湄公河一帶，因爲那裏海底有極豐富的油田。美國對越南問題雖未獲協議，但經由兩方妥協，則暫時就地停戰，繼續談判，極爲可能，這是北越成功，也是蘇俄的成功。

高棉，或將成爲美俄共同支持的地區，毛共支持的施漢諾是沒有希望的。在這場亞洲瓜分戰中，寮國將來恐將是中立區漸小，赤化區漸大。

中東問題的根本困難，在於它是石油大寶庫，石油是雙方必爭的戰畧資源。而另一個問題則是以色列。

美國的中東政策因受猶太人影響開始就錯，爲「保衞以色列」，把整個阿拉伯世界送進蘇俄的懷抱。

以色列驅逐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決無理由可說。於今乘戰爭之勝利，佔據西奈不退。傲慢逞強，蔑視阿人，譏其落後不能團結。然沒有一個民族是永遠不團結的，永遠落後的。我對以色列的前途決不樂觀！

這可說是以色列與美國合作助長蘇俄勢力在中東的擴張。而美國對以色列關係愈陷愈深，也無法自拔。公報中說兩國都支持聯合國決議。此在尼克遜不是由衷之言，他知道以色列不接受這決議。但是這將給蘇俄以宣傳機會。

因此，印度洋到東整個地區都將成爲蘇俄的勢力範圍。一旦世界有事，蘇俄在印度洋的海軍也就可以隨時切斷中東到歐洲到日本的石油運輸線。蘇俄的眼光較遠，他是作長久之計的！

會議對貿易談判無具體結論。據說是由於租借法案借欵的數額與利率問題。但這只是藉口，因爲原是呆賬，現在可還，美國又何在乎幾億或一點利率的差額？但是商務代表團還在繼續談判。

基辛格說「貿易談判未成，與越戰無關」，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美國要用借欵換得越南問題的解決。另一問題則與中共問題有關。據我看，毛周很可能曾向美貸欵。蘇俄當然要破壞尼毛合作。在莫斯科判明詳情後，他可以提出一個大計劃，將美國可以貸給毛共的東西一齊承接過來。這機會不久就會來的，蘇俄領袖將訪美，那時雙方也可能從事大規模的貿易。

在未談到中共之事以前，我們可對以上情形作一結論。此卽在莫斯科談判中，蘇俄得到更大利益，有利於他今後發展。他利用美俄共同需要，達成他的特別需要，而美國則沒有。本來美俄都是強權主義者，然二者相較，畢竟美國比俄帝較好，爲害較小。俄帝利多，美國利小，原非我們所樂聞。但尼克遜與

論莫斯科會議是「共霸會議」

在共霸制下，對蘇俄利多，美國利少；對中國民族則有大害；北平會談做了莫斯科會議的墊腳石！

觀察家

一、研究世事必須注意的三事

我想我們研究世界問題，國際問題之時，至少應將三事放在心上。

一、要了解整個情況，不能只看一兩件事，必須要知道整個事態的歷史背景與關聯，以及在這樣局勢下，我們站在一個怎樣的地位。長期以來，我們一味的步趨美國，並逐漸養成一種美國頭腦，隨着美國人的想法而思想。不知我們的地位何在。要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後，美俄兩個超級帝國主義者，在所謂第三世界或落後地區爭地盤，爭勢力範圍，利用軍經援控制落後地區，並利用落後地區的人命打仗，避免他們自己打仗，此即冷戰。中國在落後地區，中國人分爲美俄兩派。美國在這冷戰中敗於蘇俄，乃有大陸與台灣的形勢。

二、必須站在全中國人自己的立場看世界，不僅僅是一千五百萬人的中國，而是八億人口的整個中國！要從這個立場研究問題，分析利害。假若大陸被外國人侵佔，七億五千萬人口都被殺光，只剩下我們一千五百萬人，還有什麽指望？所以，必須以八億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爲利益。只有大陸上有一種非共反共的新興力量興起，我們才有希望回大陸！也才有全民族的前途。如果眼光短到只爲這裏一千五百萬人打算，台灣也不能保的！

三、還必須瞭解，當兩種力量對峙之時，得利者往往是第三者。元末，羣雄並起，劉福通起兵最早，張士誠、陳友諒在江南起義，都是革命主力，劉福通且打到華北、打到蒙古，摧毀了元朝主力。朱元璋先併吞張、陳勢力，乘劉福通將元朝的天下打爛以後，輕輕進了北京。在反元之戰中，朱元璋出力最小，只是借他人之力得天下，劉、張、陳都成爲朱元璋的工具！

在二次大戰中，美國收英法與德國戰爭之漁利。在美國與軸心決死戰時，蘇俄收得漁利，中日八年血戰，我們固然勝利，但收到實際利益的不是我們，而是蘇俄與中共。

在當前我們反毛反共的鬪爭中，俄國人、日本人也在伺機收漁人之利的！

二、由合縱、連橫到「共霸」

幾天以前我曾在一個地方講話，說莫斯科會議[illegible]全民族都是不利的。如果失敗，即美蘇不能妥協，美國就會更加緊的勾結毛周，對付俄共，毛周將更可利用美國加緊出賣中華民國，整垮我們！

如果會議成功，即美俄有更高勾結，北平會議就要大打折扣，俄共將有更多機會攻擊毛共，但受禍的自不止毛澤東一人，大陸人民也要遭殃！所以不是我們受害，即是大陸同胞受害。

我又推測，這會談將會成功。現在公報業已發表，還有美俄相互關係宣言，證明這一點。尼克遜的軍師基辛格自己也說莫斯科會議就美國人來說，已成功十分之九。而蘇俄也認爲是蘇俄的重大勝利。美俄皆大歡喜。

這會議之所以一定成功，由於彼此的需要。

說到彼此需要時，首先要區別兩種彼此需要。一是美、俄的共同需要。例如彼此需要限制核子太空競賽，減輕可怕的經濟負擔。而且，這種武器的發展，自身也有一定的必要限度。（例如一千枚與一千二百枚原子彈，並不證明後者優勢。）又如彼此增加貿易，是都有利的。還有彼此對國內宣傳，國外宣傳，說和平有了保障，也在共同需要之列。

其次是特殊的彼此需要。就美國方面而言，他在實力及與國方面已由戰後之最富強國家的領袖地位下降。二次大戰後二十六七年間，美國在冷戰中漸趨下風，蘇俄則漸得優勢。

雖然美國自吹在經濟上領先，因爲他們的計算機多以萬計，而蘇俄只以千計。但在政治問題上計算機並不能代替人的頭腦。無論如何，美國不得不承認在戰畧武器上蘇俄已經取得平衡，而且互有長短。例如，美國有多頭飛彈，俄國則已有消滅衛星的衛星！更壞的，美國的盟國也日益離心和解體了。

美國之所以在冷戰中挫敗，在軍事上落後，應歸咎於美國人的商業頭腦的種種拙劣以及美式驕橫（arrogance）。惡果表現於越戰，並造成國內的分裂。在美國的形勢不利後，不得不對蘇俄尋求和解。這是多來年的趨勢。民主黨人早不主張戰畧武器上之對俄「優勢」，只要求「充分」，即「平等」。

然俄人架子很大，不願談判。尼克遜找到一位猶太軍師基辛格。基軍師玩弄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外交，即均勢政策。他們只知十九世紀英國就是靠這一套在世界稱霸的。但不知十九世紀是歐洲決定世界，歐洲之王即世界之王。但現在是二十世紀，一切鬪爭是洲際性的，必須是全球之王才是王。還有共產黨，爲十九世紀所無。今天的蘇俄，不是十九世紀的沙俄可比。今天的世界鬪爭

美國訪客這一推測，正中周恩來的下懷。他們一點也沒有看出魔術的破綻。

其實是誰破壞了日內瓦協定？事實分明，是北越先動手侵攻南越。這種故意顛倒黑白暫且不提。周恩來這番話的意思，是對華盛頓進行心理戰，故意裝得氣勢洶洶，抬高越戰和談的要價。因爲在華盛頓想來，中共如果不肯出面參加國際協定，越戰是無法結束的。其實周恩來已心知肚明，北越目前在前線吃了敗仗，後方被炸得難再支持，求和之心已經油然而生，周恩來這種裝腔作勢，實是買空賣空。

無意洩露北越底牌

大概周恩來怕人看透底牌，於是又扯了幾句耐人尋味的話，從旁來答覆如何結束越戰的問題。

「周先生稱讚了艾森豪總統在一九五二年競選時提出的保證：如果當選的話，就一定到朝鮮去結束朝鮮戰爭。他還說，後來艾森豪總統的確到了朝鮮，並在一九五三年『很乾脆地』使朝鮮戰爭停下來了。」

這段話表示，越戰應該像韓戰先行停火。前一番話強硬，後一番話柔和，一硬一柔，一虛一實，表演確是出色。

總括來看，周恩來所表露的意向，已很清楚，越戰要結束，要先行停火，其他的事再商量，但是，賣了一個關子，條件太低，中共可能不參加國際保證。其實這些也都沒有什麼大用，只要美國沉住氣，看南越軍最近反攻廣治的結果，如果北越軍守不住廣治，被南越軍趕回北越，共黨一切漫天要價都可不睬。現在就怕美國結束越戰心理太焦切，貿貿然答應太高條件，被共黨偸雞，那就寃枉了。

北越的底牌可從周恩來最後一段話洩露出來，他小心的問那些美國訪客：「如果麥高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爭者）當選的話，是否會支持在南越成立一個『民族和諧政府』——阮文紹當然排除在外。」他大概知道尼克遜或不甘出賣南越，打探麥高文的行情。

早期思想

理想國，如無論能否實現，但它對於後世的人們起了不少作用，這是無可否認的。

到了十五、十六、十七世紀裏，由於柏拉圖「共和國」理念的影響，再加上了基督教思想的影響，前後出現了三個較著名的人物，做了三本著作。一是多瑪・摩亞（Thomas More, 1478—1535）的「烏托邦」（Utopia）；一是多瑪・甘班內拉（Thomas Campanella, 1568—1659）所著的「太陽之城」（The City of the Sun）；一是安得烈（Valentin Andreau, 1586—1654）所著的「基督之城」（Christiano-polis）。

，假會有了不正當，不公平的情事發生。並且爲了一個美滿社會的建立，主張各依所需，各取所需。假如了解了當時的背景，再研討一下以上三人的著作，相信他們的意見是有所見而發的。

眞正做成社會主義先驅者的恐怕要算威廉・高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了。他在一七九三年發表了一篇「政治正義探討」。他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反對政治強制，主張男女平等和個人的獨立自由。他申述他的意見說：每一條道德的原則，都是教我們知道財產積聚是不公平的。罪惡的起因主要的是由於一個人佔有了太多，而別人卻沒有。財產囤積起來，可以把天才的光燄熄滅，把思想的能力踐踏在泥塵裏，把大部份的人羣埋在猥瑣無聊的俗務裏。

照高德文對政府的看法：政府本來是要制止不公平的。可是，事實上政府卻使不公平具體化了。因此，他希望有一個單純的社會組織，而不需要政府。如果政府仍然存在的話，它的性質應該單純，不該複雜，而與人民的直接願望最接近。也就是因此，有人認爲他是無治主義的先驅者。

英國在高德文之後，要算接下來的羅拔・歐文（Robert Owen）了。在一八〇〇年，歐文在新拉那克（New Lanark）紡織工廠的實驗，以共同生活的組織，來嘗試他那社會共產主義的試驗。結果是失敗了。可是，在他努力向理論方面的探討，在一八一三年發表了「新社會觀」（A New View of Society）和一八三四年以後發表的「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他的影響力很大，很多人公認爲他是合作社之創造者，新型社會組織的倡導者。

聖西蒙與孚里亞

在十九世紀的初年，法國的社會主義學者，一個是聖西蒙（Saint-Simon）；另一位是孚里亞（Fourier）。依照聖西蒙的意見：社會應該建立一個新的經濟系統，按照地區和部門的產業，再依個人的能力，把勞動和生產工具分配。中央銀行應是所有土地和所有財產的受託者，一方面組織力量，另方面組織分配。

孚里亞卻主張全羣和諧或全羣合作。主張樹立一個合作體制，其基本組織是合作自治團體。注重農業與消費。孚里亞反對權威，反對集中權力。社會改造應由下而上。對個人自由完全承認。後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多多少少都受他們思想的影響。

到了十八世紀中及晚期，社會主義思想愈來愈多了。同時爲了解社會主義卻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今天在討論社會主義上而不去重溫十九世紀中期的社會思想家的理論和主張，不但不能使我們有一系統性的歷史了解，同時還會被目前中共強調「社會主義祖國」口號所蒙蔽。更重要的是竟先肯定了「將來中國必需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指標。囿於篇幅，下期續談。

柳以青

周恩來的外交魔術

魯遲

有人指出周恩來作領袖不夠料，因爲事必親躬，這個話頗有幾分道理。作領袖的人，主要本領在於掌握政策，駕馭部下，使屬下的人，照所定政策，個個能盡其才，事情自然會辦得好，萬事必親躬，置部下於無用之地，自己未免過勞，而一個人的精力有限，無論如何精明，終必掛一漏萬。周恩來對於外交工作即有這種表現。目前的外交部長姬鵬飛等於是周的外交侍從，根本無機會獨立主持外交工作。

自負有才耍洋鬼子

周恩來大概頗自負其外交才能，而且以耍弄那些洋鬼子爲樂。試看他會見外賓的情況，像外國的元首、總理第一級人物固不在話下，即使是部長、副部長級的人物，甚至是工會代表，資本家，學者教授等普通人物，他也都親自出馬周旋。晤談之後，還設宴招待。當然他這麼作，自有他的目的。在外交上他確有幾套魔術，到現在爲止，多能發生效果。

周的外交魔術作用有下列幾點：

(1)爲了掩飾中共政策的矛盾。例如乒乓外交，明明是他的路線和主張，最近在招待外國人時，好幾次輕描淡寫的說，那是毛澤東的主意，藉此來彌縫對美國妥協政策與毛澤東反美路線的矛盾，來掩飾他與宮廷派之間的矛盾。許多洋鬼子不明其故，就大聲叫嚷，做了義務宣傳員。其實，毛澤東果有權力，怎會清算貼身心腹陳伯達？怎會讓枕邊人江青的同鄉康生久掛病號，不能公開露面？關於這一點，筆者已屢加分說，這裏不贅。

(2)爲了分化敵人。例如一年來他對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孤立和打擊佐藤政府，爲達此目的他不擇

無聊，爲了個人政治利益，居然聯合一致反佐藤，終使佐藤不安於位，最近發表電視談話，宣告引退了。

(3)孤立打擊各國政府。周恩來接見各國貓三狗四的小人物，親切招待，柔聲陪話，討取他們的歡心，使他們感到周恩來很好，中共不錯，錯在自己的政府。

一硬一弱‧一虛一實

最近周恩來招待了一批美國訪客，包括唱「一中一台」政策的費正清，美國科學家協會代表及「紐約時報」的主編哈里森‧索兹柏利等。索兹柏利將周的談話拍回美國，在六月十七、十八兩日刊載出來。這是一篇典型統戰談話，是周恩來外交魔術的代表作。

這些天眞的美國人竟直接了當的向周恩來探問對結束越戰的行情，周恩來故意繞彎子，裝腔作勢；索兹柏利報導說：「周恩來一直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他極憤怒地談到這場戰爭，談到杜勒斯破壞一九五四年關於印支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中的作用，他怪自己受了美國保證支持日內瓦協定的「欺騙」，周恩來說，他首對范文同說：「那個時候我們受了巨大的欺騙」，後悔不該在日內瓦協定上簽字。

天眞的美國人對周恩來這一忸怩作態，作了「聰明絕頂」的推測：「他的明確的言外之意，中共

認識中國

社會主

共和國與烏托邦

前一時期，本港的報章雜誌，熱烈地討論了社會主義。我也曾在「社會改革與社會主義」（見本刊第二三一期）署爲論及，但是並沒有暢所欲言。原因是我正期待着關心社會主義種切的人士們，多發表些有關這方面的意見，看看是否對「社會主義」的了解，有了長足的進步。

很可惜的是：無論是學者和教授，無論是社論作者和專欄作家，以及很多的讀者們，所發表有關社會主義的意見，仍然沒有什麼新奇處。原因是他們沒有做追本溯源的工夫。

制度與精神

雖然有人肯定將來的中國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了解，確又使人難以相信其必然。肯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最大原因，乃是面對了二十幾年中共在大陸的一切控制的方法，即使返回大陸後，也已經不太容易改變所致。因此，就面對目前的現實的，只有主張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了。

這方面我並不同意。基本上，這只是太過強調了既成的制度，而忽畧了制度本身的精神。中共的所謂社會制度，我們暫

政治的專制主義而已。

普通來說，社會主義並非是制度的問題，而是它所代表的精神。這精神是注重社會上貧苦大眾的生活和意見。不但不是管制、壓迫，而卻是尊重和服務。捨此而外的社會主義制度，都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

鬬爭。不久，周恩來就把「外長」讓給了陳毅。那一次的勝利，自以賈瑪利居首功，羅慕洛功勞亦不小。這樣一個羅慕洛，竟然一變親共，寧非怪事。

目前世界各國政治人物多數有一個奇怪的理論，認爲毛僞政權統治大陸已二十幾年，成爲事實上的政府，雖然彼此政治立場不同，交往害多利少，但也必須承認。如最近與毛僞政權建交的阿根廷，希臘皆屬此類。羅慕洛當然也是如此想法，眞使人啼笑皆非，以菲律賓來說，不與毛幫勾搭是怕天不落雨，還是怕地不生莊稼，以菲律賓來說，如果眞同毛幫建了交，虎克黨必然死灰復燃，可能連帶印尼、馬來亞都不安。至於南韓更是笑話，南韓以西德爲模範，誠然最法乎上，可惜是南韓沒有西德的國力，南北韓的比例與東西德也不同。

假如美日一旦與毛建交

現在不談別人的事，回頭說我們自己，一旦美日相繼與毛僞政權建交，國際上一定出現山崩式的連鎖反應。我們在國際上究竟還能剩下幾個與國，實在難料。到那時，對我們的國家前途會有何種影響，我們身在海外的中華民國國民應當如何自處，也應當先有一個準備。

就外交方面的孤立情況來說，目前已經形成，將來必然更甚，但一個國家之存亡，決不是靠外交決定的，眞正關乎國家民族命脈的有三點：一軍事，二經濟，三內部安定。就軍事來說，無論美日如何與毛僞政權勾搭，均不能改變軍事均衡情勢，我們越是外交孤立，越形成獨立不可侵犯的形勢，以台灣的戰署地位，只要內部沒有變亂，自衛絕對有餘。至於經濟方面，以目前形勢看，毛幫不可能對我封鎖，周恩來的「四原則」只能嚇眼光短淺的日本商人，歐美各國無人買賬，這點也不必顧慮，眞正要注意的是我們本身的問題。

台灣內部當然安定，老百姓對政府雖有不滿之處，但要說把這個政府推翻換了共產黨來統治，相信除去潛伏共產黨之外，壓根就不會有這種人。

海外僑胞如何自處

現在值得注意的倒是海外，即以香港來說，最近幾年來就出現了幾種新的理論，最早出現的是和平演變，繼之而來的是認同，回歸，還有一些更莫名其妙的說法。倡各種說法的人其動機也許是好的，但無意中都爲毛幫作了工作，因爲無論是那一種運動，終極目的是幫助毛幫瓦解海外反共人士的鬬志，取下中華民國的招牌，使毛僞政權和平統一。至於毛幫統一後是不是眞的會演變成一個南斯拉夫型政權，恐怕天也不曉得，即使轉變成南斯拉夫，依然還是一個共產黨專政的國家，老百姓依然沒有自由。說到「回歸」，更是無條件去作毛僞政權的順民，只求如何適應，自我改造，至於個人的自由與尊嚴，談也不必談了。

人各有志，我們也不必硬說別人不對。不過，我祈希望每一個人要忠於自己的理想，就要有帶頭實行的勇氣。區區雖然不才，但只有說到作到這一點，是無愧天地神明的。抗戰期間爲了抗日，就丟下書包拿起步槍同日本鬼子作戰；今天逃來海外反共，過去、現在都在反共，一天不死一天就要照反。因此，我倒很希望鼓吹回歸的朋友，應當先回歸去大陸過上一年半載，然後再能自由出來到香港，仍然認定大陸眞好，再勸人回歸，才可以使人信服。否則的話，日日勸別人回到幸福的祖國，自己卻寧願留殖民地的地獄生活中捱日子，未免使人有滑稽之感。

現在不談這些識時務的俊傑，且說一說我們一型的頑固分子，只要自己認定不能接受毛幫統治，又不能到外國去歸化異邦，擺在你面前只有一條路，就是作一個忠貞的中華民國國民，爲自己國家的生存而奮鬬。

當然海外同胞對台北中國政府皆有不滿之處，區區的不滿成份相信比任何人都多，也曾在台北向當局提出過，其中一個文化局長王某，被我指名攻擊，指出其劣跡斑斑，不久王某就提出辭職，筆者當時也以爲政府果然能納小百姓之言，竊竊自喜，其辭職照准已四個月，他的頂頭上司教育部長都換了，但他的文化局長卻一直拖下來。其人廉恥道喪固不必談，政府之如此顢頇，又安能使人滿意。但不滿意政府不等於反叛國家，我可以反對王某，甚至不滿蔣經國，但我仍然忠於中華民國。日本最近舉行一次民意測驗，支持佐藤內閣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二，但是其餘百分之七十八並未否認自己是日本人。

毛澤東在僞政權成立時，爲了向蘇俄「交心」，曾經說過：「中立是僞裝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如果不以人廢言，則毛澤東這兩句話，用於海外中國人身上倒是正確的。今天凡是不願愛毛共統治，成爲共產黨人的奴隸，只有毫不猶疑的站穩中華民國國民立場，我們對台北政府可以批評，不論口頭與文字，都有絕對的自由，但是對於維護中華民國，決不能二三其德，我們終極的目的是摧毀毛澤東僞政權，消滅共產主義邪說，拯救大陸七億（包括一千多萬共產黨人在內）同胞脫離地獄生活，重建和平，民主，富強，康樂的中華民國。

當然也有人會對這種說法嗤之以鼻，認爲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筆者個人對此卻堅信不移。當元朝席捲大半個亞洲之後，再回頭滅了弱小的宋，漢人對於北方來的這一支民族，又何嘗不以爲不能抗拒，但也只有八十九年就完結了。以元朝與毛僞政權相比，內部組織及兵力都比毛幫堅強，元世祖在中國施行的政策，比起毛澤東更不知溫和若干倍，那時的人民知識更不能與此時相比，更重要的是此時海外還有一個中國正統的政府存在，將各種因素結合在一起來計算，毛僞政權的壽命還是屈指可數的。

國家前途當然日益艱危，但是只要我們有堅定的信心，必然可以轉危爲安，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寧可作傻子，不要作聰明人，朝三暮四變來變去的聰明人，對國家固然有害，對他們自己又何嘗有益。



時局愈困難我們愈堅定



最近國際局勢的逆轉，有些事是在意料中，有些事眞眞出乎意料之外。意料中的事是美日遲早要與毛僞政權建交，筆者在上期已經提出，我們應當有一個心理準備。意料之外的是一些與共黨仍在鬭爭中的國家及其當政的反共人物，最近也急劇轉變。重大的事有兩件。

亞太部長會議

最近在漢城召開一次亞太部長會議，這是一個區域性的例會，包括東南亞及太平洋區九個國家，這一會議組成之初，並未標榜反共，因爲其中有一兩國不願打出反共的旗幟，但其本質則千眞萬確是反共，而且主要爲了反毛共而成立的。多年以來，論到成就自然毫無，但在聲勢上也達到了宣傳的作用，尤其是當玆尼克遜要退出亞洲時，如果亞太部長會議國家能團結一致爲維護東南亞地區獨立自由而奮鬬，此時確可以發生一些作用。

不料這次會議一開始，就發生一個事前絕對想不到的怪現象，原來認爲立場不太穩的國家並未變花樣，倒是地主國南韓與東南亞反共中堅菲律賓在會場提出擴大組織，准許所有國家包括共黨國家加入的議案，雖然這些議案經過中國外長沈昌煥設法勸阻，未正式成立，但也可以看出菲、韓兩國的政治氣候已在改變了。

就筆者個人的構想，世界上任何國家皆可能變爲親共，只有三個國家永遠不會改變，這三個國家即中華民國、大韓民國與越南共和國。原因很簡單，這三個國家皆有大半土地爲共黨非法割據，處於勢不兩立之境一也。這三國的人民皆備受共黨荼毒，到今天乃有大多數人民被共黨劫持，二也。這三國同共黨僭僞政權仍處於交戰狀態中三也。但任何人都料不到韓國竟然變了，而且這種變既不是一種姿勢，更不是一時衝動，實在是經過長期醞釀之後而改弦易轍。在過去，相信中韓兩國人民都擔心日本會改變政策，想不到韓國竟然走到日本前面去，也許日本朝野反共人士聽到消息都會驚愕，嘆息。

南韓何以改變政策

韓國政策何以會變，未見有專文報導。照筆者推測，其來也有自。首先是韓國情況與中越不同，大韓民國與北韓金日成政權都是由外國扶植的政權，由於一開始就劃出分界線，雙方實在未經過鬭爭。後來斯大林嗾使北韓南犯，引起美國及十六盟邦參戰，北韓支持不住時，毛幫又奉命加入，兵連禍結打了一年多，南韓雖然損失慘重，但在南韓朝野看來，等於是一場外患，因爲他們從未經過北韓共黨的清算鬬爭之苦，其官民感受與中越不同，仇恨容易忘記。

其次，南韓一向高自位置，它不但看不起日本，也瞧不起美國，至於瞧家中華民國更不在他們眼下，南韓現當局眞正佩服的是德國。朴正熙曾專誠訪問過西德，在南韓當局眼中看來，他們的國情與西德相同，而不同於中華民國與越南共和國。

雖遠，但敵意已逐漸消失，恰在此時金日成也發出談判的呼聲，朴正熙自然心動，覺得美國、日本已經在變，我又何必死硬到底，要變快變，走在他們前面。

羅慕洛這個人

至於菲律賓，到今天未見到馬可斯總統有改變外交政策的言論發表。目前急於求變的是外長羅慕洛。此君在漢城亞太外長會議席上要容納共黨國家加入，回到馬尼拉出席東南亞公約會議，又提議要解散東南亞公約。

羅慕洛這個人，要算是亞洲外交界一位知名之士，論到年資，經歷及國際聲望，不能不承認他是亞洲自由國家外長中的頭牌。他在一九四九年出任過第四屆聯合國大會主席，是亞洲人第一個擔任此職位的，以個子最矮，聲音最大，脾氣最暴燥馳名於聯合國，有「小國家人物」之稱，蘇聯的幾個死硬分子莫洛托夫、維辛斯基、馬立克在聯合國碰上他都爲之頭痛。

一九五五年尼赫魯一手弄出來的萬隆會議，第一次把周恩來牽進國際外交場所，當時的自由國家由伊拉克代表團長，曾任首相，時任下院議長的賈馬利爲首，加上菲律賓代表團長羅慕洛，對周恩來展開了圍剿，指毛幫爲新殖民主義者，逼的周恩來在會上發言不敢再談馬恩列斯毛，改說孔夫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表示毛幫絕無意侵略外國。大會閉幕時，又在賈瑪利、羅慕洛等人堅持下，加入譴責新殖民地主義者的辭句，這一棍幾乎把周恩來打垮，周恩來回到北京時，劉少奇主持的人代常委會邀周恩來去報告，質問新殖民主義何所指，周恩來

次言軍權。因爲「槍桿子裏出政權」，「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人民」實指老毛自己），對於軍權，老毛死死抓住，從不放棄。在文革期中，中央軍委的重要命令，全須經過他這個中央軍委主席批准後才能發出，並把他的批示用大字載於命令之首。「解放軍報」有些重要社論，也須經他親自修改定稿。因此可以推知，調動軍隊之權，他必過問，作爲第一副主席的林彪不能擅專，更遑論現在的葉劍英和徐向前了。林彪在極力擴充自己的山頭時，已引起紅四方面軍、二、三野戰軍系統的嫉視。似乎老毛早見及此，他把葉劍英、許世友、陳錫聯、朱德、劉伯承、李德生等拔擢到政治局中，起用徐向前、聶榮臻、王新亭、彭紹輝，大舉爲陳毅治喪，都有深意存焉。許世友早在延安曾因反毛被捕，文革初期尚親劉而抗命，從林彪講話中，可知江青、張春橋對許世友下了一番功夫，不外以爵祿籠絡之，終使其改變態度。張春橋雖任南京軍區黨委書記及第一政委，卻從不到寧行使職權，似乎只擔任名義，實權全部讓給了許世友，以示老毛對他的信任。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雖然與第一政委宋任窮同屬二野系統，但在文革之初二人不睦，各擁有造反羣眾組織，互相攻擊。終於老毛派了他的姪兒毛遠新，從哈爾濱到瀋陽，幫助陳錫聯把宋任窮打倒，使陳掌握了東北區的黨政軍全權。林彪未倒時，這些人只與林彪勢力相抗衡，林彪倒後，這些人就取代了林彪的勢力，歸入了老毛的掌握。

特務一如軍權，老毛亦始終不肯放棄。謝富治之所以竄紅，雖說他出賣了鄧小平，主要還是由於他擔任的公安系統的首腦。謝死後，大權即落在副部長汪東興、于桑的手中。汪所領導的中央警衞團組織龐大，北京最大的工廠之軍代表即出自該團，包括爲數甚多的女兵，插入各種單位之中。汪現在最高的職銜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權傾朝野。中共要員居住的中南海，即由他的部下保衛，要員的生命即在他的手中。林彪夫婦和黃、吳、李、邱同於去年九月中旬失踪，當是他的傑作。所以衡量中共的「權」，決不可忽視這種所謂哥白烏的組織。所謂黨權、軍權，雖然重要，但不要忘記共產極權國家的統治基本上就是特務統治。

至於在黨、軍兩權控制之下的政、財、文三權，政權在周恩來手中，財權在李先念手中，但這只限於「國務院」，各省、市、區則全在軍人手中，與周、李無關，其不在軍人手中的如北京、上海兩市，全由江青控制，則周、李更不能染指矣。文權不消說，一直即在江青手中。

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當前中共誰在話事。不過毛已耄矣，江青正在和他分享此權。周恩來嘛，不過是套在車上駕轅的一匹識途老馬而已；可惜有些人士只看見這匹終日奔馳不息的老驥，卻沒有看見給他嘴裏勒上嚼環和頸上繫着夾轡的人。

外一則

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大陸的文藝和學術著作，自一九六四年文藝整風、學術批判以來，即停止出版，至今已有七年。去年年底，突有兩本新書出版，似乎表示在出版方面開始恢復了。

這兩本新書，一爲郭沫若寫的「李白與杜甫」，一爲章士釗著的「柳文指要」。現在先說郭著。

郭沫若的人品不齒於士林，可是他過去寫的一些學術著作，倒也有相當的成就，君子不以人廢言，應當如此分別對待。這本書無序無跋無前記無後記，因此我們無從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寫以及寫作的動機和目的。以在下推測，這不會是近著，也不是文革期間寫的。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五日，當中共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在人大常委會報告文革時，他曾嚇得搥胸痛悔，恨不得把他所有著作盡付一炬。在文革期間，他那還敢寫書？文革後，他成了權要，天天會見外賓，忙於送往迎來，那還有餘暇寫書？我看哪，這書恐怕開始寫於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脫稿，正要出版時出版機構卻停了工。何以這樣說呢？因爲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提出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新創作方法，使他雀躍不已。他曾著文不指名地攻擊茅盾，說三十年前他所領導的創造社提倡浪漫主義，卻受到提倡寫實主義的文學研究會所攻擊，直到「解放」之後這些年來他不敢創作，怕被人指爲浪漫主義。如今好了，毛主席提倡浪漫主義了，他算得到了平反，驟感心情暢快。他並極力稱讚毛所提的這個新創作方法，更指出毛的詩詞可稱爲這個創作方法的典範。

李杜優劣，本無定評。一般文學史家，每用西方文學思潮強加在中國古典作家身上，爲着分別李杜作風的不同，便說李白是浪漫主義的，杜甫是寫實主義的。「解放」後大陸有些評論唐詩的人，因爲中共崇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故多稱許杜甫的詩。既然老毛提倡浪漫主義了，毛的詩詞又近於李的浪漫，遠於杜的寫實，趁此寫一本揚李抑杜的書，反擊那些過去崇杜貶李並已在文革期中成爲落水狗的人，既可一吐自己卅年來所受的寃氣，更能借此拍拍老毛的馬屁，又何樂而不爲呢？看他徵引的材料，非常廣博，而爲了自圓其說，在考據和研究上也必然費了許多心血，斷非短時間可能蕆事。故我忖度自一九五八年到六四年他寫了數年。

本來評價文學作品，基於個人的愛惡，說好說歹，都無不可，像紅樓夢，蘇雪林女士就評說不好。不過郭沫若之評李杜，既有不可告人的用心，內容就無足觀了。



當前中共誰話事

趙聰

文革前，老毛大權旁落，連他自己都承認了。不過他這個人「醉死也不認那半壺酒錢」，說是他自己要大權旁落的，並非被迫讓權。這猶之乎百花齊放惹出大亂子，他就說故意使右派自我暴露；文革時全國大亂，他就說中央叫全國大亂的。總之，他是永遠沒有錯誤的；雖然曾說人人都會犯錯誤，可是當時的親信陳伯達卻馬上跟了一句「主席除外」。

其實，文革前的大權旁落，也有點兒過甚其辭。因為雖然在中共中央處理日常事務上他退居第二線，但他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權，並未喪失或削弱。這只消看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會、八屆十中全會、一九六六年五月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八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仍然全由他主持，就可證明。他之所謂大權旁落，主要是他的主張在會上不獲通過，劉、鄧等人不肯聽從他的指示而已。

為着糾正這一現象——你可知道，一個好弄權的人，一旦感到大權旁落，說話不如放屁的時候，那滋味不好忍受哇——，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拉着林彪和周恩來，把劉少奇和鄧小平打而倒之。於是乎旁落的大權重入掌握，林把他高舉在黨中央之上，他隨便放個屁，不經黨中央討論通過，就成了全黨全軍全國的行動規範。文革期中他掌握的權，不但超過文革前，也超過自遵義會議以來任何一個時期。

「九大」之後，由於林彪的擴充山頭，把黨指揮槍改變成槍指揮黨。在糾正這一錯誤現象上，在地方黨委人選的分配上，在修改憲法召開四屆人大上，林彪都露出了不大聽話的苗頭——如果林彪肯聽話，槍指揮黨的現象會得到糾正，地方黨委人選不會多數由現職軍人兼任，四屆人大也早已開成了。林彪不但在這幾樁大事上，竟敢與老毛的意見相左，並且大膽要斬斷老虎尾巴——算舊帳找陳伯達到：「難道又要大權旁落？」於是乎出林不意，來了個迅雷不及掩耳，把林彪集團的頂尖人物一網打盡。

老毛的確工於心計，打劉少奇用的是射人先射馬法，打林彪用的是擒賊先擒王法，雖都出於三國、水滸、隋唐等小說書中的古老戰法，他卻都成功了。

鬪倒林彪之後，是不是下一步就要輪到周恩來了？要回答這一問題，那就要看周恩來敢不敢不聽他的話了。以現在的情形看來，他是不敢不聽話的。如果現在老毛要收拾他，那比收拾劉、林都容易得多。

這樣說來，現在中共話事的豈非仍是毛澤東？在下認為是的。為着堅立這一說法，再將中共現在的所謂「權」以及現在的掌「權」人，加以分析於下。

文革奪權時，中共的文告常以黨、政、財、文四權並列：打黨委是奪黨權，打人委是奪政權，打生產單位如廠、礦、企業等是奪財權，打報社電台是奪文權。不過在中共的統治權中，另有兩權比以上四權更加重要：一為軍權，二為特務。統此六權而言，前四權中之政、財、文，並不獨立，就現在情況看來，已分由黨、軍兩權統攝，因此，實際上亦只有黨、軍、特三權而已。現在請看這些權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

上，這已是事實。近年中共發佈政策性的重要文件（包括「通知」及兩報一刊社論及重要黨章），全引毛語錄而從不提及中央決議。黨中央的主席是老毛，黨中央最高決策機構是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現存常委只有毛、周、康生三人。照新黨章，在常委會之下、政治局之上設「必要的精幹機構」，而統轄這些機構的常委會秘書，則是毛婆江青。如果毛有什麼提議，只消交政治局常委會通過，即可由江青交精幹機構執行，根本不必經過政治局。漫說周不敢在常委會中提出異議，縱令他敢，亦不會通過。政治局會議不常召開，即使召開亦只能就常委會通過並且已執行的加以追認而已。以現在的政治局來說，委員及候補委員共二十五人，除去已鬪倒之林系六人、陳伯達、李雪峯，死去之謝富治共九人外，尚餘十六人，而董必武、朱德、劉伯承三人老邁無用，已不問事，其餘如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康生、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加上老毛共八人，已佔了壓倒多數。不屬老毛親信者只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五人而已。實際上政治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常委會下之機構，張春橋久不在滬，極有可能與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等襄助江青處理黨中央的日常事務，實已相當於文革前劉、鄧、彭眞

毛伯伯不可。即使吃外國的凍肉，一些配菜及調味的東西，還是要用大陸貨。

割價打擊

中共壟斷香港食物市場，曾經費盡苦心。初時，許多商人從別的地方辦來肉類、鷄蛋等等副食品，但都弄到焦頭爛額。比方，你從印尼運來一批生猪，大陸生猪馬上降價，降到低過你的成本，你又不能囤積不放，生猪會變成死猪的，變了死猪便血本無歸。

也有人辦來大批凍肉，來了之後，才知香港的凍房完全受中共控制，放滿大陸貨品，肉類運到而無處冷藏，會腐爛而成廢物；同時，你有貨到，中共一方面可用降價競爭方法打擊你，直到你賠了大本。經過這次挫折，以後絕不敢再幹。

到你不敢再辦來，中共又把價格提高，高過以前，因降價而受的損失，很快就可補償。爲了中共使用這種壟斷方法，二十多年的經營，便使到其他地區的供應斷絕，由大陸貨（幾乎）獨佔市場。到目前，更不會有商人敢於大規模辦「中共也有」的食物來港銷售，即使是大財團也抵擋不了中共的競爭；私人的財力無論如何不能和整個國家相比的。

副食品漲價

現在，人民幣更改了牌價，表示中共運港的副食品和其他貨物將要隨着新滙率提高，既沒有競爭對手，漲多少，香港人只有如數奉獻。今後，中共在香港拿到的外滙，貨物銷售沒有跌的話，將可增加百分之六左右，這是中共發的英鎊浮動財。

大陸貨物漲價，幅度視貨品的類別有所不同，只有大陸才有出產的東西，漲幅會很大，可能超過新滙率增加的百分之六點五很多，一如當年把「當歸」炒到貴過黃金一樣。滯銷的貨物可能維持原價，這一點，中共在香港的貿易機構，刮龍技術相當高妙，慣用的手法是把某一種貨物暫時囤住不放，少放出，獲利倍屣。

近年中共運用這種手法，早已把大陸的貨品愈炒愈高。香港百物騰貴，生活程度高漲，一般人都說銀紙不值錢，也歸咎工資增加，房租增加。其實，這種抱怨只是倒果爲因，工資、租值的提升，其實是食物漲價影响，食物是民生所必需，食物價一漲，影响所及，使一切隨之扳高。

商人躍躍欲試

人民幣升值後如果中共繼續運用「炒高」的手法，今後香港人在食的方面一定加重負擔。口糧貴了，其他物價沒法不升，中下層社會的生活，在可預見的將來，生活必然更苦。中共的宣傳，可能抨擊租值增加、電費增加，卻不會說他們壟斷的副食物及中藥漲價爲不合理。這種宣傳，無非轉移目標，倒果爲因。

不過，人民幣升值，大陸副食品漲價，又引起其他商人躍躍欲試。他們因賣得好價，打算另闢來源。許多地方食物非常豐富，足可大量供應香港，只因中共削價競爭，商人蒙受損失之餘，不敢輕試。自中共抬高副食品價格，商人以有利可圖，小量輸入外國的肉類及其他食物，如丹麥光鷄之類，在香港可得相當市場。現在中共食物再漲，許多商人正在動腦筋，用其他地區食物代替中共貨品。

以老萬所知，在大陸鮮魚短缺時期（冬天），台灣有不少鮮魚空運來港，由於運費重，死亡率高，售價也比大陸鮮魚貴。除了在大陸缺貨期間，無法跟他們競爭的。

·水果市場

據說，做台灣生意的商人，對大陸貨的升勢非常關心。台灣出口貨主要以美元結算，目前售價尚未有若何變動。此間專營台灣貨品的一家大公司，雖受到台灣當局經濟上的「津貼」，但究竟以商人力量，難與中共爭衡。在香港市場上，大陸貨與台灣農產品的牽制，大陸貨無法肆無忌憚的瘋狂漲價，除非這種貨品是大陸獨有的，沒有競爭對手才可以任意索價。

台灣農產品只有鮮果可壓倒大陸貨，年底時香港水果市場，台灣柳丁大顯威風，枇杷果也銷得很好，無核西瓜，在左派戲院門前擺檔的小販，賣到大行其道。目前雖是大陸荔枝的世界，但不願受貴難（九元多一斤糯米糍）的寧願吃台灣西瓜、澳洲蘋果或美國鮮橙。

台灣水果可以在香港市場上取得地位，其他的農產品也該可以分一杯羹，即使不能大量供應，但有了其他來源，大陸副食品不能不減低售價競爭，香港人可免吃貴東西。

白米與食水

爲了打破中共壟斷，減輕人們生活的沉重的負荷，老萬認爲香港應鼓勵及協助商人從其他地區大量運來糧食，來源廣大，不單靠大陸，大陸貨也漲不起來。

香港政府對白米進口配額辦法相當成功，香港的白米，從產米地區分別運來，不單靠一個地區，因此香港從不缺米，白米的售價也最少波動，成爲糧食中價錢最穩定的一種，原因是不單靠一個來源，不會受到任何方面控制。副食品方面，當局本來也可用這方法處理，價格方面，一定也像白米一樣，穩定下來。

中共曾經向港府當局提出過，全部供應香港四百萬市民的白米用量，但遭港府當局婉拒，這是明智之舉，如果四百萬人的食米控制在中共手上，那是不堪設想的事。

中共也曾建議香港不必建什麼水塘、淡水湖，食水不足，由大陸供應好了。香港政府也不受「均」，大建儲水設備，不如此，中共便會成爲太上港督。

在副食品方面，一定得想辦法解除中共壟斷，市民大眾肯轉轉口味，這目的便可達到。

新聞以外

中共控制香港人肚皮
英鎊浮動乘機刮粗龍

梁人傑

人民幣牌價一升再升，現在一百元港幣只兌三十七多人民幣。大陸貨及副食品將必因此趨漲。香港副食品幾乎全由大陸供應，因此香港人的生活負擔將會大爲加重。政府應該鼓勵協助商人多闢來源，從其他地區運來食物，香港人才不致受責難。

港幣穩定

英鎊宣佈採取浮動滙率後，港幣也跟着浮動。其實，港幣幣值遠較英鎊穩定，因此港幣雖也亦步亦趨，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受到的影響，比英鎊爲少。英鎊下跌四點六左右，港幣卻只下跌二點六之微。

財政司夏鼎基及香港有地位的經濟專家都認爲，英國的經濟危機，在香港不存在。英國的問題不在乎收支不平衡，主要是生產的萎縮。英國生產萎縮的最大原因是工潮迭起，這幾年來，英國礦工、電燈、鐵路、碼頭工人等，相繼罷工，使到生產銳減，即使把英鎊貶低，也不能挽回頹勢，造成收支不平衡，除非徹底解決工潮，防止罷工，否則難有復甦機會。

香港沒有工潮，工業蓬勃，港幣價值穩定，因此專家認爲，港幣實無追隨英鎊貶值必要，也無須浮動，應採取獨立姿態。上次英鎊貶值，港幣隨之貶值，專家們大不謂然；財政司才又連忙宣佈同升，可惜匆忙間計錯數，本擬恢復原價，卻變成貶低一點點。

兩易新牌價

今回英鎊宣佈浮動，港幣大可採取獨立行動，浮動結果，使港幣畧受影響；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意料不到的大。

，香港左派銀行遵照北平方面的指示，提高了對英鎊及港幣的外滙牌價，由每百元港幣兌人民幣四十元零二角改爲三十九元一角九分；到三十日，再改爲一百港元兌人民幣三十七元三角。

爲了人民幣變更牌價，香港人生活也受到普遍影響。因爲，香港的副食品大部分從大陸運來，人民幣更改牌價，大陸貨及副食品必隨之漲價，影響所及，連鎖反應，工資及其他物價，必然隨之上揚，因此，今後的日子裏，香港市民的生活負擔必然加重，對香港四百萬市民來說，不可謂不是一樁大事。

上次美金貶值時，人民幣追隨英鎊，沒有貶值，和港幣的兌換率，維持舊貫。今回，爲了英鎊和港幣浮動，卻將牌價提高，此舉對中共當然十分有利。

「大陸工人」

如所週知，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既不能出大陸一步，即使出來，在黑市中的價錢，和牌價相差極遠。一般來說，貨幣升值，有利於原料進口而不利於輸出，因爲製成品價格提高，將影響市場上的

業，除原料外不需要什麼「成本」，他們沒有工資可算，工人除吃兩頓，只有三四十元人民幣，即使在升值後，也不過百多元港幣，在香港，工人幹半個星期活就可賺到這筆工資，有一個時期搭棚佬很吃香，一天收入就等於大陸工人一月工資。

一般人打麻雀有句「暗語」，叫做「大陸工人」。是「有得做，沒得吃」的意思，指一些人拚命做牌，但吃不出。這是極富諷刺的話，也是大陸實際情形。中共工人什麼東西都造出來，可是自己並無資格享用，全是運到海外如香港、新加坡——現在美國也是他們的市場，盡力換取外滙，買進他們需要的東西，都是動用這些外滙，不可能以人民幣付款。

龍斷市場

據說，六八年英鎊貶值時，中共因有極大數目的一批英鎊儲備，英鎊貶值，使到他遭受極大損失，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現在，中共把人民幣的牌價提高，就是說，今後他們可以因而賺進更多外滙。那麼，他們的海外市場競爭不是蒙受不利嗎？這先要看看，中共輸出的是什麼東西。對本港市場來說，中共是第二大供應國（日本居首位），去年本港輸入的大陸貨品，總值超過三十三億港元。輸入的貨物包括範圍極廣，各類副食品如蔬菜、生果、鷄蛋、肉類、海鮮、

最大慘禍與最高情義

最近這一場豪雨，像一場惡夢，官塘大片木屋被山泥吞沒，旭和道十二層高樓排天而倒！數百條生命都來不及喊救命即成隔世之鬼，此外房倒屋塌數百處，無家可歸者數千人。此誠開埠以來罕見的慘禍。這一大慘禍，像一道直透心魂的霹靂閃電，驚醒了四百萬人的迷夢，湧現了前所未見的同胞愛和同情心。政府倡導募集公益金，金額八百萬，幾個月才能募齊；可是這次自發的救災運動，一呼百諾，數日之間立刻募得千萬巨欵！這種急他人難的熱情和高義，足以補償雨災慘禍所造成的哀痛。

香港是個碼頭，名符其實的是個撈的世界，這次的救災運動所激動的助人意識，利他心理，對香港人是一項深刻、崇高的道德教育，提高了香港居民的人生境界，使這個「海水是鹹的，人情是淡的」的社會，驟然間充滿了光彩四射的德義，這實是意想不到，貴重無比的收穫。

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政府當局獲知嚴重災情之後，除了動員有關機構救災之外，立刻下令組織雨災調查委員會，澈查造成這次慘禍的原因，防止今後重蹈覆轍，可說是明敏的決定。

很多居民誤以爲，這次災害完全由於豪雨造成，換言之完全是天災。但調查委員所要調查的，則是有沒有「人禍」的成分。

我們不是地質和建築專家，無法透澈了解這次慘劇的基本原因，但是就常識來想，十二層巨廈排天而倒，總感到有點邪門。起碼懷有兩個疑點：

第一、十二層大廈打了夠深的地基，爲何會輕易倒塌，是否地基打得不合規定，不夠深，不夠牢？如果地基合乎標準，是否該處的土質地層有問題不適合建築多層樓宇？

第二、如果以上的疑點，實際上皆不成問題，那麼塌樓的原因單純的歸於山泥傾瀉，可是建築樓宇之初，爲什麼不切實査勘地形，冒着山泥傾瀉的危險建造樓宇？這是建築商和工程設計的疏忽呢，是不是工務當局在審查建築設計時也疏忽了呢？

以上的疑點任何一點成立，那麼這次旭和道的塌樓慘劇便不全是天災，同時也是人禍了。

我們希望調查委員會，能夠大公無私，澈底查明眞相。追究責任還是小事，杜防今後慘禍重演實更重要。

物業發展快易生疏忽

本港由於人口激增，物業始終維持好景，除了一九六七年港共騷動期間稍受打擊之外，建築商獲利迄在直線上升。因爲物業利潤好，建築發展就特別快，爲了獲利心切，免不了偷工減料，疏忽住客的安全和利益。

而香港地方小，可供建築樓築的地段太少，因此建築商莫不睜大其如炬之眼，到處搜求建築土地，有時不免飢不擇食，不詳查勘地形地質，但求能買到手，獲得批准，便星夜趕工興建，早日脫手獲取大利。我們認爲這是一種極危險的事情。這次的塌樓慘劇，可能與這種盲目圖利的現象有關。希望經此教訓，建築商和工務當局，應警醒良知，加倍仔細，以根絕這等慘絕人寰的禍害。

不可抗的天災，雖慘痛但不會感到悔尤，如果是人禍，則免不了人謀不臧之悲憤。

香港以彈丸之地，容納這麼多人口，各方面的問題都特別困難和嚴重，建築之缺乏安全只是其中之一，政府雖負有最大責任，但是居民也必須通力合作，事情才能辦好。任何人發現山泥傾瀉或樓宇倒塌危險，都應速與有關當局連絡，派員詳加檢查，切勿因事不干己而袖手旁觀，幸甚。



·萬人雜誌第二四五期目錄·

最大慘禍與最高情義……每週評論

中共控制香港人肚皮 英鎊浮動乘機刮粗龍……萬人傑

香港閒話：當前中共誰話事……趙聰

時局愈困難我們愈堅定……岳騫

周恩來的外交魔術……魯運

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的早期思想……柳以青

論莫斯科會議是「共霸會議」……觀察家

橫眉語……萬人傑

一己之私誤盡蒼生……兆華

未來的美國農業……資料室

論美國的越南新決策……陳紹賢

助施漢諾復辟陰謀失敗 中共枉作小人……胡養之

錢偉長在清華大學的眞相……待旦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二)……昌清

梁任公評李鴻章……覺初

蹄聲劍影錄……宓琴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四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七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萬人雜誌

(第二四五期)

—和平在望—



北越

越南和平

一己之私誤盡蒼生……兆　華
未來的美國農業……資料室
錢偉長在清華大學的眞相……待　旦
助施漢諾復辟陰謀失敗 中共枉作小人……胡養之
論美國的越南新決策……陳紹賢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一)……昌　淸
梁任公評李鴻章……覺　初
最大慘禍與最高情義……每週評論
中共控制香港人肚皮 英鎊浮動乘機刮粗龍……萬人傑
香港閒話：當前中共誰話事……趙　聰
時局愈困難我們愈堅定……岳　騫
周恩來的外交魔術……魯　遲
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的早期思想……柳以青
論莫斯科會議是「共霸會議」……觀察家

請閱俊人小說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窈窕淑女	7.00	人海浮萍	3.50	愛情的噩夢	3.00
戀愛十年	6.00	火拼	3.00	舊歡	3.20
天堂煙霧	5.00	海角驚魂	3.20	懺情	7.00
戰地情天	5.00	天堂羣像	3.70	愛似濃霧輕煙	7.00
神女與女神	4.00	藝海情潮	5.00	喋血櫻都	4.50
污流	4.60	不明來歷的人	3.00	死亡線	5.20
苦樂情場	5.60	復活的玫瑰	1.60	迷魂草	5.00
情天刼	7.80	如花美眷	1.60	長髮女郎	3.80
斷腸花	6.00	月冷花殘	2.00	失踪的丈夫	2.00
進出黑地獄	2.60	殘春	5.00	難忘的舊夢	2.00
姊妹情	2.80	大好青春	5.50	情之所鍾	3.80
幽夢影	2.40	職業情人	2.40	地獄歸來	3.00
我心向明月	2.20	第六個戀人	2.00	有情人	5.00
愛情賭局	2.40	嬌娃	2.40	情人老去	4.50
氣壯山河	3.00	迷失的一代	4.00	一春花事雨中殘	9.00
心靈之窗	3.50	一代尤物	4.50	上流社會	3.50
秘密客	3.60	奪寶記	2.50	墮落的軌跡	5.50
鬼屋	1.00	沉淪	3.40	孽障	3.50
繼承人	0.90	豪門怨婦	5.60	自我毀滅的人	5.00
愛的漩渦	1.40	斬不斷的情絲	5.80	十二門徒	5.20
遺愛	1.30	危險女性	6.80	陣陣疑雲	2.00
羣芳艷	3.20	情花	2.80	妒火	2.50

總經銷：

（一）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1302室俊人書店。電話：H 735033

（二）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501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 456426

陳寒波生前死後

一九五二年九龍黃大仙發生一宗政治謀殺案，被害人陳寒波先生，是一位由中共特務轉變的主闢士，出於陳氏在港從事文化反共工作，著書暴露中共的兇殘內幕，故被共特暗殺滅口。但防之口甚於防川，陳氏死後，激起海外反共人士強烈的反感，一個陳寒波倒下去，千萬個陳寒波站來，其影響力，與六七年林彬烈士之死相同。「陳寒波生前死後」一書，是三郎先生將陳氏全部遺及其生前一切有關資料整理，去蕪存菁，從新改寫，眞人眞事，生動感人，并附相片與原稿眞蹟全書三百七十二頁，定價五元。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二室俊人書店，電話七三五○三三；㈡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陳伯祺

(1) 群賢雅旣盡珠璣，縑素盈橱世所稀，合趁榴花紅照眼，共爲欣賞莫相違。

(2) 七十年來海屢桑，坐忘落拓與飛黃，勉從忠信求三省，喜有嘉賓共一堂。

(3) 自強差可得心安，明日端陽預盡歡，漫以艱虞衡世變，樓觀飛翰海觀瀾。

(4) 古稀今世信非奇，笑說人生開始時，此夕座中多齒德，周行示我共怡怡。

伯祺先生賦壽，嵩詩四絕，最佳之句，「樓觀飛翰海觀瀾」，以及「坐忘落拓與飛黃」，足見高士襟懷，超然物外，恢宏曠達，有道之士也，壇主。

步和陳伯祺先生穎盧書畫欣賞會雅集代簡原玉

李震歐

(1) 新詩字字蘊珠璣，介壽登堂祝古稀，白髮齊眉琴瑟樂，百年偕老不相違。

(2) 節近端陽繫梓桑，明朝沿例飲雄黃，登樓喜見開新局，珠履三千客滿堂。

(3) 年登杖國祝平安，桂子蘭孫繞膝歡，且喜情懷如少日，拈毫落紙起波瀾。

(4) 以詩代簡句雄奇，國粹庋藏盛一時，看到畫圖精妙處，果然心曠與神怡。

登大埔八仙嶺

李常謙

八仙嶺上白雲浮，不見八仙嶺上遊。想像八仙渡海去，空餘啼鳥使人愁。濤奔澎湃朝天吼，峰秀嵯峨拔地幽。大海茫茫萬里眺，天邊何處是神州。

和稼老清明茗敍聯吟

一峯 鍾岳

陰雨沉沉晝不明，惱人天氣惹愁生，郊遊雅士尋詩去，樹囀春禽側耳傾。

前題原韻

鍾益藩

江城風雨灑淸明，池舘坡塘春水生，驛路沾埿何處去，詩翁論句此中傾。投壺歌雅三杯茗，載筆吟壇一代名，觴詠高樓豈易得，樽前歡敍暢幽情。

前題原韻

一峯兄示吳先生淸明聯吟詩囑和次韻書感

劉藕莖

斜風細雨作淸明，雲氣時從四面生，仰首未愁天宇閉，盪胸正喜海濤傾。亂山荒塚誰何骨，末路英雄慘淡名，悟得盛衰生死理，人間萬事不關情。

輓蘇楚白詞丈步袁暘照先生原玉

梁莊

(1) 香島追隨學唱酬，待傳捷報共遄舟，蒼天未許遺元老，碧海空餘逝水流。

(2) 顚沛仍懷報國心，生涯飄泊未呻吟，敢將筆劍誅毛賊，死去猶存壯烈音。

(3) 新塚斜陽暮日曛，傷心志士棄人群，幽埏異域埋忠骨，黃葉秋風又憶君。

(4) 老成凋謝古今同，遺恨山河未復中，北伐義師恢舊業，定書黃紙寄吾翁。

(5) 人生歲月似車輪，生死何須計果因，祇恨紅潮掀刼禍，黃泉應訴匪殘民。

(6) 藝壇聲絕綠楊枯，風範同欽德不孤，大節已完歸淨土，祇留淸白到天湖。

悼梅叔蓬老師

袁暘照

(1) 半生離亂歷烽烟，悵惜埋骸臘戍邊，一代才人天不祐，傷心熱淚灑靈前。

(2) 無辜避暴廿三秋，身死難消別國仇，泉下若逢諸詠友，滙成寃唳擾中州。

(3) 丁年事業付飛灰，白首飄蓬亦可哀，國土佇看收有日，問天何事妒賢才。

(5) 文章亮節顯淸高，身處危疆膽自豪，省識輪迴應莫憾，祇留遺恨未殲毛。

鷓鴣天 填贈徐達之先生師生畫展

李懷蒼

倪米丹靑擅勝場，書承北魏與鍾王，先生腕底抒神筆，寫出琳瑯掛滿堂。群雋秀、列門牆，春風桃李競芬芳，從今海外聲名重，爭得中華藝苑光。

詞，即是宋人歌譜，務須能以歌唱，近見若干文人塡詞，只知湊成字數，對於平仄，聲調，音節，氣勢，茫無所知，詞是語氣，頗多首尾不相連貫，讀者不知云何？如果平仄不調，音節不順，讀之即已阻口，何能歌唱，塡詞之道，並非符合字數，即算了事。

詩詞作品，是寫與別人看者，如果別人不知云何？一定要由作者自加註釋，即非良好作品，而且違背詩詞之原則，不可不知也。懷蒼先生，贈徐先生之鷓鴣天，是爲模範作品，該詞氣勢連貫，自首至尾，一氣呵成，平仄音節，符合規律，不必自加註釋，別人一讀便知。是爲佳作，壇主評語。

端陽節觀龍舟

何少川

龍舟競渡速如飛，觀客呼聲掌似雷；愛國詩人隨水逝，問誰與我共憂危?!

少川先生來函，附詩一絕，並建議本雜誌闢一專欄，專門研究三民主義，以爲建國藍本，何先生是有遠見之人，壇主。

贈董壇主力行

楊海天

力學儒仙追古聖
行藏人海若神龍

對聯之作，是字愈少而愈難，海天先生所贈之聯，是爲佳構。

留外學生愛國呼聲 國府重視反應速迅

參加釣魚台運動的左派學生，轉變他們的方向搞親共的統一運動，表面上的名義堂而皇之，實際上是在思想一廂情願，行動方面盲從依附，帶給一般人以格調太低的感覺。因而除了鑽進牛角尖的少數人，群眾逐漸散了。

與上述事實成強烈對比的，是留學生反共活動的興起，他們承續了釣魚台運動的方向，以海外知識份子憂國之心，對國事提出批評意見。這種共愛國會議，會中曾就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等方面革新，向台北提出許多項建議，建議內容曾刊登（美國）「自由人」第四期。時隔兩月，留學生們寄望國內革新的呼聲，已經初步得到國內良好的反應。

行政院於接到反共愛國會議的建議意見後，先由秘書處回函表明政府的重視與處理態度（回函原文附後）。

關於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國內改選或大幅度增補選中央民意代表。這項建議最近已從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中獲得實際的答覆，根據所通過的憲法臨時條款修正案，政府對增補選中央民意代表已經有了法律的依據，今後制定辦法時，是否能有相當大幅度增補選的氣魄？是海內外同胞繼續關注的問題。

再如擢拔青年才俊，以促進人才的新陳代謝，也是同學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最近從國內的報導中獲悉，中央已在基本上研訂辦法朝這一方向努力，而且有一個用人的實例值得一提，那就是李鍾桂女士被任命爲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長，和陳履安接長職業教育司。兩人都祇有三十多歲，一個是留法博士，一個是留美博士，陳履安可說是受到他父親陳辭修先生的庇蔭，但是李鍾桂毫無人事背景，據側面瞭解她的父親不過是退役上校，因良好家庭教育而得到高深教育的培植，學成回國服務有卓越表現，她在政大開課受學生歡迎，待人接物方面受社會人士讚賞，而教育部文教處正是處理留學生事務的機構，李鍾桂的任命，恰正反映出政府對留學生建議擢拔青年才俊第一聲答覆。（程瑞）

行政院秘書長覆函

一、貴處六十一年元月十四日致本院函檢附研討怎樣加速國內革新之發言要點及建議事項請參考採納一案，於二月十九日收到，値茲國際姑息氣氛瀰漫之際，我全美中國同學愛國情殷，精誠團結，關懷國內革新，各抒所見，此種愛國赤忱，至堪佩慰，本案已送交各有機關分就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等方面研提處理辦法，一俟定案，即當儘速付諸實施。

二、特此函復，敬希查照爲荷。

秘書長蔣彥士

七、[illegible]
動靜分明謹奇行
文宗西漢嘗用力
品接後周仰景行

我是中國人而學佛者，故於中國文化及佛學，畧知皮毛，本於此認識，另擬鶴頂格二聯，同請斧正：——

一、力張唐虞德政天下爲公何來我
行合佛祖悲懷眾生度盡自有人

二、力倡音韻藝文恢我古道身心涵潤眞美德
行洽釋梵唄棄捐其淸芬世界充滿勝光明

另外，昔曾讀大作，有與縊鬼交手的報導，時當匪政初立，號召破除迷信，其實是除正神換邪鬼之頑意，爰

一、鬼佔木樓微邪力，
官共民產極詐行。

二、蓄力情移愚氓信，
端行掌擘縊鬼驚。

三、竭力調侃毛幹部，
夜行呼派鬼軍需。

四、無力訓練鬼軍伍，
妄行駭煞毛主任。

上來各聯，我只是胡謅，倘不堪削正，請順手投籃可也，免費寶貴之時間。專此，藉頌

編安！

後學康晋謹啓　六月十一日

台獨運動業已分裂 堅定對付不容姑息

彭明敏面容憔悴精神痛苦不堪！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彭明敏在哥大舉行台灣經濟討論會，參加者寥寥無幾，場面異常冷淡。中途更突然殺出社會主義派台獨，主張人民解放，無產階級革命，促進階級覺醒，消除壓迫人民的「大山」，槍桿子底下出政權。講科學唯物辯證，要工農當家做主。彭明敏上台希望大家不要被空虛的「人民」二字所迷惑，並以「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之」一語勉勵會眾要警惕。彭先生面容消瘦，憔悴較之去年九月十八日民眾大會時之紅光滿面精神奕奕不可同日而語矣。

台獨的本質是爭權奪利的、野心賣國的。今日的台獨已是勢窮力孤，此時而優容之無異爲垂死的台獨打強心針！政府應對其頑固派施以打擊，一舉而掃滅之。對其覺悟來歸者應竭誠歡迎，不究既往。但卻不宜給予英雄義士般的盛大接待及優惠地位，否則雖然可能得到一部份台獨人士之心，卻失去更廣大、更可貴、更有力的民心。

優容一部份台獨人士回國當權是顯然的不智之舉。台獨派系多達二十餘種，優容其一，則其餘者，豈不更加憤懣不平。二十餘派完全優容則現有之官員民意代表等統統讓位也不夠他們過官癮的！這許多派系再同台灣互相攻伐，台灣眞不知亂成什麼樣子了。

國際間因姑息而縱容邪惡勢力，使得國內人人氣憤，但是看看我們台灣島內自己的姑息氣氛之濃烈尤更甚於國外。爲了不敢得罪美日連帶對其所支持的台獨運動也諱疾忌醫，避而不談。只求妥協，不敢誅伐，眼見社會上虛榮淫糜，不能斷然革除，拖一天算一天。自己就是不顧正義，不講原則，只重近利，姑息養奸，又何能怪他人！

當前政府應該立刻坦誠檢討二二八事變。說明台獨賣國行徑之眞相才能眞正化解政府與人民間，台灣人與大陸人間的誤解。使大家確認安定台灣的眞正力量是住在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高山族、大陸人共同徹底體驗到一切過去的恩怨，在今日面對的共同命運之下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團結合作無以圖存。對現況的不滿只能以和平方式大力促進改革，而不能採用武力暴動方式。風雨飄搖之下一有動亂是一千五百萬人的大悲劇，誰也不會有好處，誰也逃不掉。

對於釣魚台事件（閱報知政府已列釣魚台屬宜蘭縣，使人興奮。）台獨事件都要積極採取主動態度，這些事情對海內外人心影响太大了，躲也躲不掉。台獨是一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醜類，千萬不能與之妥協勾搭，另外一些卜卦吉兆，天兵神將教授聯名信規勸尼克遜等作爲（皆見中央日報）徒然表現自欺欺人，別再貽笑大方了吧！

（劉添財於美國）

逃亡知青揭發中共暴行

曲江白土石寶洞集體屠殺
石灰廠作刑場斃二十六人

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廣州曾有過一次驚人事件，毛共廢止了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個部門，因此導致到廣州情況非常複雜，兩派武鬭相當劇烈，動輒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視打砸搶如家常便飯。各地的農村也進行了大屠殺，因彼時農村各基層幹部和部分貧下中農都一致認爲，毛共的江山（政權）是不牢固了，國民黨快會反攻大陸的，如在這黎明前的黑暗時，不趕緊將所有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三勞人員）殺盡宰絕，國民黨回來之時階級敵人就會反攻倒算，對他們極爲不利，後患無窮。況且如今殺害階級敵人，一是沒有任責，二是不必向上呈辦任何手續，只要在大隊召開一個貧下中農大會，貧下中農一聲通過便了事，故此就產生了千萬個人頭落地的悲慘現象。我舉二例：事發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正月初四日十時許（農曆）於廣東北江河畔（曲江縣，白土公社石寶洞大隊）的石灰廠成爲屠殺石寶洞大隊階級敵人的刑場。那天，該大隊召集其他隊的所有階級敵人共計五十四人，開了貧下中農大會。在全數階級敵人裏面揀出了他們認爲較沒頑固的其中三十六人，在北江河畔的石灰廠[illegible]式殺害了這批無辜的所謂敵人的生命！這就是毛共殘害大陸生靈的鐵證！當時毛澤東則在北京大聲疾呼，叫出越亂越好的口號。從這就是以看出毛共視大陸人民爲何物了。

就在毛共的政權搖搖欲墜之時，作最後垂死掙扎的一刻，爲挽救殘局，一九六八年八月中旬，就進行了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宣佈廣州旗派爲反革命組織，對旗派的小中大頭目進行了一網打盡，施行監管鬭爭，坐牢的鎮壓辦法，恢復了公、檢、法的一切權力，進一步加強軍事管制。

另外，大舉成立所謂工人糾察隊，利用工糾作爲御用工具，也就以此取代了紅衛兵的權力，進行了一個名曰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

在這期間廣州市民所遭毛共魔窟迫害的慘重情景是自古以來任何一個朝代無法比擬的，如光天化日的搜查酒店平白拉人，街市裏，各公共場裏，無故強捕人，各居委、各單位的鬭爭大會層出不窮地召開，各頭目在街市裏遊刑等……。在那個時候人們對鬭爭人、綁架人、遊刑等怪現象，已不感到奇怪。

同時，毛共認爲紅衛兵——各中學、各大專校院學生，是再沒有利用鍛鍊不知天高地厚，敢說敢爲，如留在城市裏終是它毛共的心腹大患，而且毛共一窮二白，委實沒能力辦學校，或開設工廠來容納這批青年學生，倒不如將其騙去農村交給那無知的農夫管轄好，一則消除了後患，二則減輕了精神和物質上的負擔，因此就抹殺了紅衛兵給毛共所做的一切成績，否認紅衛兵是毛共的接班人。反指這批學生是受到劉少奇資產階級路綫培養教育出來的，很有必要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觀。於是我們無辜的知青就是因這樣被毛共強行趕去農村受活罪，被毛共剝奪了求學上進的機會喪失前途。迫使我們骨肉分離而各散東西。

另外，毛共又耍出更爲毒惡的一招，因恐怕城市裏階級敵人作反，就將廣州城裏的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三勞人員（組織勞、勞改、勞教謂爲三勞）全家不分男女、老幼強迫回鄉交給貧下中農算制勞動生產。美其名叫作體現人民專政。使這些所謂敵人的子女、無知的小孩子同樣亦去受那無辜的活罪。你道毛共可惡不可惡，是可忍孰不可忍?!（劉均）

力行先生有道：

偶讀萬人雜誌二四〇期詩壇，見有台甫「力行」二字之嵌聯多副，並皆佳妙！因以引起我之興趣，即亦隨手亦以「力行」二字仿作，且採用詩鐘格式分嵌，每一式竟擬成二聯。詩詞韻文，我原不懂，只近年時讀萬人之詩壇，故僅畧識一二，現在抄奉，請求斧正，削正之後，或擲回或刊於萬人意見欄，唯先生裁定之。

聯式依嵌字之次第如後：——

一、力唱八德扶漢統
行宗三民革毛庭
力撼山岳射梟獍
行蹈險〇誅匪囚

二、鼎力匡周尊釣客
懿行輔漢重蕭郎
識力常寒獨夫膽
高行輒落奸黨魂

三、智慷力深通政畧
賢良行謹自雄豪
考智力先觀成敗
嚴踐行克定興亡

四、大雄大力大慈悲
勝忍勝行勝節度
以無畏力興邦國
仗丈夫行覆赤朝

五、揭地掀天力未足
驅毛逐匪行有餘
倒海翻江力能勝
藏龍臥虎行豈多

六、援物光謙能力薄
拈毫隱透學行高
雅集虛懷功力淺

重估地稅小市民不勝負擔 政府收入可觀但求刮粗龍

萬人傑先生：

本人是閣下長期忠誠的讀者，對閣下公正言論，萬分敬仰。今天我買一本二四〇期「萬人雜誌」，很注意閱讀閣下所述關於政府重估地稅的政策。

你的言論，本人也有同感。並深表不滿。我也是極力反對重估地稅的一份子，因本人有一層樓宇，位於九龍紅磡，現接獲當局通知，要重估地稅，先繳登記費每一單位一千元，我的樓宇往年未到續契前，每年繳交的地稅係一元八角，政府重估地稅後，每年竟要繳交地稅三百餘元，比前增加二百倍，萬先生，你說政府這做法是否合理？難怪全港市民都極力反對。我們的大廈全數共三百個單位，政府收取登記費已達三十萬元，全港九樓宇及許多大廈，政府將來的收入相當可觀。其實，政府每年將納稅人的金錢浪費不少，我說一個事實給你評判一吓，目前講治安問題：每天報紙上看到的新聞，必有幾宗打刼、兇殺、集體開片，這些案件實由政府一手造成，原因很簡單，上述的兇案，大部份是黑社會份子製造的，每次有重要案件發生，警方無法破案，例必懸紅緝兇，或廣購線眼，誰知所謂線人（俗語「鬼頭仔」），向警方告密拿人，破案後收取賞金，實則這些案子由他們製造出來，第一有賞金；第二受警方保護，可逍遙法外。被捕的是一羣無知青年飛仔，這幫青年雖判罪入獄，但仍在五里霧中，不知被人出賣。

何以有些犯人有數次或十數次案底呢？原因很簡單，因爲這班黑人物入獄後，裏面有好兄弟手足照料，一樣可以做大阿哥，想食××都有得供應，所以的青年人不畏入地獄的，他們最怕的，就是解出境，目前的治安這麼壞，是政府不下決心將這害人之輩全部清除，所以他們勢力日漸強大[…]是警方人員也怕他三分，造成他們視法律如草芥，因此警員薪酬提高，警方招募新人亦感困難。

最近有很多警務人員告辭，上述情形也有影響。政府當局祗顧「刮粗龍」提高收稅，納稅人則毫無保障，我說的情形，萬先生你道政府是不是浪費公帑？所行的都是愚民政策，懇求台端得到我的資料，在報章上向政府執政者要求改過所行政策，下決心消滅全部黑社會人物，此乃除暴安良好辦法，因現在社會不安，全因黑社會存在，無論搶刼、兇殺、集體打鬪、開片，大部份是這班人造成，想萬先生看了這封信，一定能爲人除害，我先代表港九市民向閣致敬。

你的忠誠讀者謹上

紀念先夫之特刊「海宇心聲」承友好讀者函電惠索，至六月十八日已全部贈完。無法致贈者，除將郵票奉還外，謹此道歉，並乞見諒。

「海宇心聲」出版人張谷志蘭啓

六月十八日

畫人趙無極遊大陸回港

任中大校外考試委員

萬人傑先生：

現在有一消息報告給萬先生，因爲不說出來哽塞在喉，很不舒服。

中文大學現正舉行學位考試，每年花了許多公欵，聘請了許多歐美和東南亞學者爲校外考試委員。今年藝術學系聘請到留居法國巴黎畫人趙無極，據確訊日內可自廣州乘火車到達香港，聽說此行任務：㈠代表法國政府外交部和中共文化部搞好更密切文化關係；㈡爲中大校外考試委員；㈢到上海探視老娘。想趙氏到了大陸時，中共裝出統戰笑臉，照例招待歡迎，遊北京、遊長城、杭州，讚美祖國強盛繁榮。但未知悉這位先生是否共黨或是左派投機份子，誠恐香港自由文化人士、新聞界未識其內情與任務，故特冒昧寫此報告，以萬先生正義無私之筆，公諸社會。

弟胡任之上

四、否定本港法律：

這份「學生刊物」的第五版，刊載一篇「五、一三」示威的專文，除了吹擂當日在中區非法示威的「偉大」外，並公然否定香港維持治安的法律，詆稱：「那些『法律』本身根本就是軍事管制社會與壓抑愛國思想的工具。所謂『法律』當中的『公安條例』，在本質上就是殖民地統治者用來阻抑各種有意義行動的利器。」

這等「專上學生」的否定本港維持治安、保障善良市民的法律，與六七年暴動港共所喊「蔑視港英臭法令」如出一轍。而所有共黨的顚覆運動，亦莫不以衝擊法律，破壞人民對法律的尊嚴觀念與法治精神爲首步行動。猶憶當日在港左仔發動「學運」時，首先是由職業學生慫恿搗亂分子在校中破壞校規，從事擲亂。部分「學生」更到街上擲石頭放炸彈，他們所持藉口，亦是「港英臭法令無理鎭壓同胞愛國」。現在這些「大專學生」大聲疾呼要否定法律，並從事實際的行動衝擊法律（非法示威遊行），市民不禁要問：他們的居心何在？

五、叫人「回歸」中共：

這個「座談會」的「學運攪手」在大叫今後「學運」應紮根於「反殖」，主張由毛共接管香港，「香港應走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路。

該學生刊物的第六版一篇「海外中國青年將往何處去」的專文，更爲美化毛共不遺餘力。該文指香港人對大陸的觀念是被蒙蔽的，據云：香港

事實的報導？事實上，我們的思想長期以來都被蒙蔽誤導，以致對中國（指毛幫）產生誤解，甚至發生恐懼。」「二十多年來，中國受盡了惡意的誹謗、醜化，現在該是我們海外青年的責任去爲它翻案！」同一刊物的第十一版另一篇專文「接受時代的挑戰」，則大事鼓吹「認識中國」。據云：「香港大學學生會主辦的『中國旅行團』，在學運中平添新波瀾，引起了各大專同學們的興趣。中文大學、專上學生聯會、浸會學生會、香港工業學院學生會也紛紛效尤，有點認識中國的座談會和電影，有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

筆者必須嚴正指出：

自從毛幫竊據大陸後，爲掩飾其殘暴的血腥統治，即垂下鐵幕，嚴密封鎖新聞。因此，蒙蔽大陸眞相的，正是毛共本身。香港的新聞輿論界千方百計，由大陸逃亡人士口中採訪，由偷運出境的毛共刊物中採得有關大陸消息，豈能詆爲「錯誤報導」？天眞或別有用心的「學生」，經毛共挑選獲准進入大陸，由毛共牽着鼻子兜一個圈，看到毛共特地讓他們看的虛僞事物，以爲這樣就可以「認識中國」，其爲「幼稚天眞」呢？還是自欺欺人？

本港現有數十萬冒死亡危險逃來香港的大陸難胞，現在每天都不斷有人逃亡抵港，其中不乏由中共一手教育成長的十來二十歲青年，這些人士所知悉的大陸情況，難道會比滿口囈語的「學運領袖」差？要勞動到對大陸一無所知的他們去爲臭名四播的毛

由上所述，社會人士已可清楚那些所謂「學運」、「青運」，無論掛什麼招牌，「中文合法化」也好、「保釣」也好、「爲盲人謀福」也好、「反對不合理」也好，實質上不過都是這麼一種貨色！陰謀分子在一九六七年發動暴亂，遭港人齊心擊破後，即另外變換方法，他們的目的乃赤化香港。

但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的活動引不起共鳴。這些「學生領袖」也自嘆「學運沒有群眾作基礎」，「我們應該坦白承認，目前參加學運的同學，只佔大專同學的少數」，「當前許多做法是脫離群眾的」，「參加保釣示威的僅得一千人，其中大專學生又有多少？」在這方面，陰謀分子倒有自知之明。

寄語搞「學運」的「學生」：

甚至不能引起絕大多數的大專學生的響應？那是因爲你們的做法根本意圖破壞四百萬港民的生活幸福，意圖摧毀愛好自由的中國人目前賴以托居的家園。你們夢寐不忘由毛共接管香港，好讓你們「分享勝利的果實」。如果繼續此種令人齒冷的可恥行徑，勢將成爲全港自由市民的公敵，過街老鼠。

至於那些矇查查，「貪得意」參加「學運」、「青運」的學生青年，更應認清那班「攪事頭頭」的醜惡政治面目，及早抽身而退，不然，被賣了豬仔，作爲羊牯，前途盡喪，很不值得。

筆者亦是知識青年一分子，看到這些「學生刊物」的煽誘無知青年的文字，本於良知，不能不加揭發，有望於編輯先生及社會人士的指教。

讀者：

萬人意見

所謂「學運」「青運」

無非是港共暴亂的延續

「浸會學生」不打自招狐狸露出尾巴

編輯先生：

近幾年有一些專上學生走到街頭，與一群長髮青年先後攪過幾次不同名目的「示威」。本港輿論對於這些「示威」是否受政治陰謀分子利用，極表關注。貴刊亦一再勸勉學生小心警惕，但輿論界的苦心勸導，卻受陰謀分子攻擊為「想當然」的報導。

社會人士也許希望知道：學生們的「示威」出發點是否真正的「愛國」？其目的何在？「保釣」以後，又會有什麼花樣？什麼藉口來攪活動？最近，一群攪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在浸會書院舉行了一個「香港學生運動的回顧與前瞻座談會」，並透「浸會學生」第五卷第四期發表長達二萬餘字的「座談會記錄」，另多篇有關「學運」今後動向的專文。從這些文刊內容反映出：所謂「學運」的目標，乃是「反殖民地」、「徹底推翻現制度」，鼓吹由中共接管香港。

據該文透露：出席這次「座談會」的有十四人，包括了港大、中大及浸會的「學生會會長」及學生刊物編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在英女皇壽辰前夕警方在某「學生週報」搜出妨碍公安標語時拘捕的人物在內。而這些出席者，顯然就是策動中區外法遊行的主腦人物。筆者細讀該等文章，感覺這些「學運領袖」已不打自招，暴露了他們的真面目。

一、六七年港共暴動延續：

該「座談會」認為：香港的學生運動，應從六七年作為「進入社會」的起點。該文說：「六七年的動亂，對香港學運有很大的影响。事實，六六、六七年的兩次動亂，對香港青年運動是一種激素。」（見「浸會學生」第五卷第四期第二版第三欄。）該刊第十一版的另一篇文章更坦然指出：一九六七年「文匯報」的一篇「批判」該校宗哲系的「反動講座」文章，在「在青年學生中引起了一陣震動」，「不久，一九六七年的『五月事件』爆發了。……這事件對香港的學生運動，青年運動，有一個推動作用。」「六七年的五月事件對學運功不可『歿』」云云。此文列舉此後的本港學運，有「珠海事件」、「中文合法化」、「盲人事件」、「保釣運動」……等等。

我們知道，一九六七年港共暴亂，先發動左派流氓搗亂，失敗後即在部分學校利用共黨職業學生在校中發動「鬥爭」，左報連篇累牘攻擊很多學校的行政，鼓動學生「鬥垮」學校、鬥臭港府。這個「座談會」，在回顧「學運」時強調「六七年五月事件」，可謂極有深意，亦顯示了這批「學運領袖」的政治背景，社會人士應予注視。

二、高喊「反殖」、「反帝」：

該「座談會」說：「經六七年暴動後，香港大學生開始深切地體會到香港的一些社會問題」。「學生運動的方向應紮根於反殖……這種做法能使我們對中國（指中共）及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又云：「香港的許多社會問題是整個制度的問題，不能一個個問題個別加以解決，而需要整個制度的改變」云云（均見第三版）。該文又說：「必須肯定資本主義必趨向滅亡，同時亦要肯定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好處。」因此，「我們一定要行社會主義這條路」。「以後大專學生只提高愛國情緒是不足夠的，而應該走向『革命』」（均見第四版）。

上述幾段「談話」，不打自招地供認了藉口「愛國」的「保釣」，其真正目的根本與釣魚台無關，不過是把香港推向「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項「革命運動」手段而已。社會人士看看：這批「學生」的真實目的是否如表面「認識社會」那麼簡單？

三、主張毛共接收香港：

「座談會」討論到今後香港「學運」的「大方向」，認為除了「紮根於反殖」外，應「與幾十年來中國的反殖反帝意識聯繫起來」。如何結合起來呢？他們說：「我們可以在這裏嘗試找尋一個比較能為一般大專同學接受的方向。我們可以看出現在一般大專學生心中的中國統一的傾向，顯然不是由第三條路去統一中國，也難由台灣去反攻大陸，而是大陸去解放台灣，並且接收香港。」「故此我們應該將重點放在『認識中國』這一方面」。（見第三、四版）。

狐狸的尾巴露出來了，這批「學生」，攪什麼「社會活動」，原來正與一九六七年被港人唾棄的左派暴徒一樣，要鼓吹由毛共「接管香港」。

歸聲劍影錄（一〇四）

相信兩天後，日軍必定撤退完畢，局面定會澄清。（事實上我和何大隊長事前沒有接到「天龍掃蕩隊」的情報，日軍進攻赤坎，南樓壯士轟烈的戰報，我們雖已見過，但僅以為進攻赤坎，乃屬敵人搶掠物資及打擊我們指揮神經中樞而已，絕未意料到此乃敵人打通南路幹線，而作撤退在南洋作戰失敗的殘餘陸軍。）

何大隊長見我言之成理，現在未明挺七司令部之所在，更未了解敵軍的真正力量，單獨行動則力薄，與我們結合在一起，治長焦費搗于則力厚，與其亂動妄闖，不如靜候局面的澄清。於是也指兵不動。

撤退日軍連綿不斷

果不出我所料，日軍絡繹於道，以一日兩夜的時間，才撤退完畢。回復以前的局面，只繼續盤據三埠、公益、水口等地，赤坎也退出了。根據六鄉聯防大隊回防後向我報告：此次日軍的撤退，日夜不停，沒有兩小時間斷，絡繹不絕，但其中很多傷病士卒，需人挾扶而行，或以竹、木作杖，一步拐一步的蹌踉而過，惟障容行列毫不混亂，只軍容疲倦，所經村落，雖不洗刼，但斬伐竹木，削作持柄，掠取棉胎，纏之柄端，蘸生油、木油以作火把。所經之地，不騷擾則假，不損人畜是實，仍有損失也。但衡諸黃邊與其他地區之刼，則不可同日而語矣。

日軍此次撤退兵額，撤退行動的急促，前所未見。且擁大兵而求自保，以擴音器而求互不侵犯，亦為八年來所僅見。況軍容疲倦，夾有傷病，料其必在某地大敗，

重兵，否則攔腰一擊，以逸待勞之師，攻疲敗之卒，則其必成釜底游魂。奈卵石之勢，不敢輕撼強敵，招致地方糜爛，任其逸去，惜哉！於一週後，廣陽守備區指揮部回駐赤坎，挺七縱隊司令部回駐蒼城。接通報始知所謂「天龍掃蕩隊」敵情真貌，事後又知中美特種部隊曾馳援四邑，李江不敢使用，蒼城之役，損兵折將的經過。

黎明前的局面

自此之後，敵偽均取守勢，開鶴十三鄉均太平無事。回溯自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日軍攻陷肇慶，沿西江而上會師桂柳，粵南六邑淪為敵後的自由地區，在地理上，不特與中央隔絕聯絡，抑亦與廣東省政府，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隔絕聯絡，一切軍政大事決於廣陽按揮部及廣東省第一區行政督導專員公署。

本地區既無戰事，漸趨繁榮，所屬墟鎮熱鬧非常，有些茶樓另搭舞台，演出粵劇，我的政策，藉演戲而開賭則嚴禁，以演戲而演戲則放任，於是，頓使這地區商賈雲集，行商可由東北赴沙坪，西南走陽江，可以入蒼城而往羅定，也可以出可前而偷渡前山，成為畸形發展的自由地區。

幸而我以一介書生，狷介自持，除守土有責外，其他一切絕不沾手，亦絕不過問，否則會變化「水尾大天二」。

黎明前的局面，非常沉悶，無事可做，白天和「托鐵」的隊長們喝喝茶，晚上有戲做的時候看看戲。這時，我真耽心自己會消沉下去，還算我自律甚嚴，堅持不同流合污，也不貪別人半點便宜，且

則絕不予過問，關於這點，游擊部隊的長官，也甚尊重我的態度，從來沒有發生過包庇糧食出口的事情，使這地區的糧價幸無波動。地方繁榮，貨運頻繁，社會安定，糧價平穩，地區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則我守這地區一年零一個月，亦可以對得起地方人民矣。

勝利突而其來

直至民國三十四年的六月下旬，勝利的曙光，漸漸透露。五月二十九日我軍光復柳州，而鄧龍光的六十四軍，早於五月二十六日克服南寧了。尤其是發表盧漢為第一方面軍，張發奎為第二方面軍，湯恩伯為第三方面軍，王耀武為第四方面軍等總司令，知道完全是反攻的部署，給人予一種興奮作用。但反攻戰事仍在廣西或桂湘邊境進行，長夜漫漫，引領以待，還是悶沉沉的像低氣壓的籠罩着震動世界的原子彈，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六日，在廣島的一個廣場上投下，日軍第二軍正在那裏操練，冲天的原子雲層，把第二軍全部炸得無影無踪，一切鋼筋水泥建築物都成灰燼。隨着又於八月九日再在長崎投下一枚。我們直覺到日本註定了失敗的命運。但以日本的個性，尤其是以日本陸軍的傳統，估計還有一段困獸猶鬭的時間，任何人都不會預料到勝利突爾降臨。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正午十二時許，艷麗的陽光，洒佈於熙往攘來的市鎮上，人們忙於追求自己的需要，正在趕集買賣的時候，突然一個報販飛奔跑進鎮裏，手揮報紙，大聲疾呼的喊道：「好消息，日本鬼投降了！」「報喜，報喜，抗戰勝利！」起初，人們還以為他是白日造夢，但「抗戰勝利」的消息太刺激了，大家都搶購一份。當報紙搶購一空之時，全市鎮陷入如癡如狂的顛峯狀態，有人拿着報紙大叫大跳；有人除下了鞋、帽，拋上半空；有人拿着瓶酒，一面喝，一面唱；有人拿着鞭炮，一邊燒，一邊拋。不久，全市爆

凡是有這種叫喊，就意味着徐諾要遭受一次精神上的折磨。徐諾朝房門一望，發現房門外還站着李仁傑和楊道源。他覺得事態有點不尋常。

他走出房門，李仁傑叫他走在前面。

下了樓梯，走到大門口，看見一輛大房車，幾個保衞科的幹部已經站在車門旁邊，車上還坐着一些人。

「上車！」李仁傑叫道。

「上那兒？」徐諾問。

「到城裏去。」李仁傑回答。

「幹什麼？」

「別囉嗦，等一會你就會知道。」

徐諾被推趕着上了車，首先映入他的眼簾的，在座赫然有崔婉姬，還有柯雲、朱源森、溫樹樵以及一些年紀較大的工程技術人員，總共有三十多人。不消說，這些都是被認爲有問題而遭整肅的對象。

徐諾與他們彼此心照，但在整肅的過程中，他們互被隔離，大家從來沒打過照面，爲什麼今天一下子來個「大會師」呢？定有文章。

崔婉姬一瞥見徐諾，眼下瞼不禁抽搐了一下，大概她發現徐諾整個模樣變化太大了。

徐諾以堅定的目光向她示意，她微微地頷首。

柯雲和朱源森向徐諾露出一些苦笑。

溫樹樵的表情有點尷尬。

徐諾找了位置坐好以後，保衞科的幹部上來了幾個，配着短槍站在車門口。

「押解犯人嗎？」柯雲以平淡的口氣問。

「別廢話！」李仁傑喝道。

他掏出一本筆記本，翻開了，點着車子裏的「乘客」的名。點完以後，便叫司機開車了。

車子朝洛陽舊城開去，終於停在「人民會堂」前面。這一羣「乘客」便被驅進大會堂。

走進大會堂，徐諾發現這個有一千座位的大廳已坐滿了人。不用問，這些座上客都是遭受整肅的同命鳥。他們大都很憔悴，垂頭喪氣地坐着，人數雖多，卻寂靜異常。

徐諾想這人羣中發現他熟悉的臉孔，他在走道上通過的時候，有些人也抬起頭來看他，他果然發現了幾個熟人：市文聯的楊凡、洛陽日報的李冷文、文管會的蔣若是、洛陽工程局文工團的特仇和潤西醫院的張北方。呵，他熟悉的友朋輩都一鍋端了。

張北方還是保持他那種幽默的性格，與徐諾濶別幾個月，在平常的情況下，他一定會走過來跟徐諾熱烈握手，但現在他不敢移動，只

坐了好一會，台上有人宣佈開大會了，市委第一書記李立出來主持大會並作報告。

他猙獰地宣佈：到會的人都是與人民爲敵的反革命分子，要對他們實行專政。從今天起，剝削他們的一切政治權利，回到單位繼續接受審查，接受羣眾的監督改造；對於冥頑不靈，繼續與人民爲敵的，還要依法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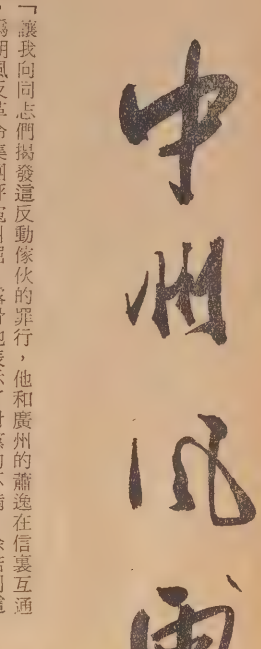
呸！其實這些受難者在他們受整肅時，共產黨已把他們的政治權利剝奪無遺，對他們不分靑紅皂白地進行殘酷的政治迫害，不過，今天是公開地進行官方宣佈罷了。這種把戲並沒有使徐諾感到震驚，因爲他已準備承受任何苦難而不向惡魔屈服了。

啊，革命！革命！革過一革的！如今他已從幻想中徹底清醒了。是的，唯有眞實的苦難，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唯有經歷苦難的悲劇，才能鍛鍊人們去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願意承擔苦難的人羣，才能拯救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

經過戰鬪的捨棄才是眞實的、堅定的。

下午六點鐘，散會了。北方的秋天，白晝很短，黑夜已經來臨了。徐諾步出人民會堂，望着黑沉沉的穹蒼，籠罩着中州的大地，但眼前這一大羣受難的人，正以他們痛苦的油膏，點燃了兩朵燦爛的聖潔的火焰；自由和正義，燭照塵寰。在這神聖之光的閃耀下，他終於看到自己應走的大路……

（「中州風雨」全文完）



「讓我向同志們揭發這反動傢伙的罪行，他和廣州的蕭逸在信裏互通情報，爲胡風反革命集團呼冤叫屈，露骨地表示了對黨的不滿。徐諾同這個蕭逸是和胡風反革命集團同一鼻孔出氣，他是隱藏在我們廠裏的一個危險的敵人，我們決不能放過他。同時，他還和洛陽市文藝界裏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勾結在一起，沆瀣一氣，對黨對革命大肆攻擊。同志們，對徐諾這些反革命罪行，我們必須徹底清算，並要和其他單位的革命同志一起合力把這個反革命小集團徹底地挖出來！」李仁傑像掙破喉嚨地說。

「打倒徐諾！」

「打倒胡風反革命集團！」

「消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嗡！嗡！嗡！嘍囉們又嚷開了。

捍衛人性尊嚴的最後抉擇

秋夜，蟲聲唧唧，像在爲苦難的人悲鳴。

北方的秋天，夜晚散發着沁人的涼意。

徐諾在幽禁他的房子裏呆坐着，他的「跟班」老劉在他面前擺下紙張，「責令」他在天亮之前寫好交代。

徐諾的手根本沒有提起過筆，他的眼睛也沒有在紙張上停留過。他只昂起頭，望着窗外黑漆的天空，思緒在無邊的夜空中遨遊。

人在到了要作最後抉擇的時候，往往心境會出奇地平靜，準備承受向他襲來的一切的災難。

他想起了樂聖貝多芬的名言：「我願證明，凡是行爲善良與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擔當患難。」

鄙俗的自私自利，殘酷的極權制度窒息着思想，自由的空氣只能在遠離的國境線外徘徊。而在古老的神州，善良的人們卻在腐敗與重濁的囹圄中過着悲慘的、沒有光華的、沒有自由和幸福的日子。

「貧窮，日常的顧慮，沉重與愚蠢的勞作，壓在他們身上，無益地消

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時最強的人都不免在苦難中蹉跌。」一九〇三年一月羅曼羅蘭說的這段話就像給今日中國和她苦難的人民的寫照。

崔婉姬和他隔離好幾個月了，他知她也被捲入這次政治漩渦而飽受折磨。鄺啓天之死還在他心靈裏留下不可磨滅的陰影，而此刻，在洛陽，在古老的中州，在全中國，又有多少人受到同一種災難？他每每想到這些，心靈中就有一股不可竭止的憤怒，像激流一般飛湧出來。

北方秋夜的天空，的確是奇怪而高，一鐮新月冷冷地掛在天角，星星像在眨着淚，要爲苦難的中國失聲痛哭。

「不，我所做所想的，不過是爲了爭取正義與自由，我所追求的不外是思想的解放，我沒有罪，幹嗎要寫什麼交代？」徐諾想到這裏，不禁把擺在他前面的紙張推開，他已下定決心，作出捍衛自己人性尊嚴的最後抉擇。

這種抉擇作出之後，他覺得心境更平靜，把身子向後一靠，略作休息。

老劉像一個幽靈地出現在他的身後，看到桌子上空白的紙張，粗聲粗氣地問：「怎麼，你還沒寫出一個字？」

徐諾一動也不動地回答：「不寫了，歷史將會給我作結論，證明我無罪。」

老劉有點氣急地：「哼，你不寫，可要後悔莫及了。」

「我永遠也不會爲這事後悔的，你少操心。」徐諾淡淡地答，並回頭以嚴峻的目光注視着這個卑鄙之徒。

老劉被逼視得吃了一驚，接連倒退幾步，然後才悻悻地喃喃自語：「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不對！」徐諾喝道：「這一切都是人爲地強加在我頭上的！」

老劉在這一喝之下，趕忙退出門外，這才叫道：「你別充硬漢，明天有你瞧的。」說完便夾着尾巴跑了。

徐諾在他背後爆發出一串响亮的笑聲。

明天」。甚至連蘇聯放個屁，毛共也硬說是「香」的，地地道道是個洋奴相。

當時，毛共為了討好主子，大量的把最好的食物和日用品，輕工業產品運去孝敬「老大哥」，甚至把大量製造核武器的稀有金屬也讓「老大哥」開發。

同時，毛共為了實現其獨霸世界的美夢和所謂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對大陸人民實行極其殘酷剝削和壓搾，把大陸同胞身上剝削和壓搾得來的財富實行死亡輸出，以推行其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和文化滲透，企圖達到做世界暴君的罪惡美夢！

所以，毛共一小撮壞頭頭，不單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頭號共同敵人。

文年前，毛共和一些鄰國重劃邊界協定時，把大批原來是我國的領土，慷慨的劃歸別國，這種明目張膽賣國罪名，想袁世凱也甘拜下風。故此，說毛共一小撮壞頭頭，是眞正的國家叛徒，民族叛徒，澈頭澈尾的賣國賊，沒有半點誇張。

「批判」會上獲得同情

記得，廠裏毛幹在宣佈我因偷渡「叛國」，判我勞動教養前，曾召開了一次全廠職工鬭爭和「批判」大會。他們原來打算藉此來「教育」工人，但事情的結果使他們不能下台，參加大會的絕大部份工人，特別是青工對我甚表同情，紛紛給我香烟和食物，會場情景，使毛幹甚爲難堪，趕忙向那些工人扣政治帽子，胡說工人們「敵我不分」，「沒有立場」，同情「偷渡犯」，想走「資本主義」，但工人們誰也沒有聽那些鬼話。

那天參加「批判」大會，有二千多職工，上台發言「批判」我的，除兩名由毛幹欽定的工人「代表」外，沒有任何人上台發言。更使毛幹傷心的是，當押我離開會場時，照例由毛幹領導呼口號，但在二千多職工中，跟毛幹叫的只有小貓三四隻。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三日，是我畢生難忘的一天，那天早上廠裏保衛科三個佩有手槍的毛幹，來到關閉我的私牢。在大陸每一個工作單位都設有私牢，可以在任何時刻扣留毛幹認爲「有問題」的人，美其名是「停職反省」或「自我檢查」。押扣時間沒有一定，在扣押期內，不准和任何人見面，所有書信來往，亦受檢查。

一個大規模的「勞教場」

在毛幹的喝咒聲中，我取了簡單的衣服，就上了一部早準備好的吉普車。其中一個毛幹對我說：「現在組織送你去勞教場，到那裏好好改造思想，爭取早日回到工人階級隊伍。」我根本沒有聽到他的鬼話。

吉普車載着我沿「廣花公路」飛馳，車大約行了一個多小時就到了離廣州中營用來運石的專用小鐵路步行三十分鐘就可到場部。該石礦場是毛共在「解放後」新設的大集中營之一，據老「監犯」說：在全盛時期有「勞改犯」二千多人。晚上由遠處望去，燈火通明，不知底細的，可能會誤爲一座小山城，同一片黑暗的農村有鮮明的對比。

在持槍的毛幹押送下，我先到礦場辦公室門口，由該場一個毛幹詳細的檢查我帶來的所有物件，繼而則由頭搜到腳。凡是該場認爲違禁品，例如：利器、現款、糧票、手錶和一切證件等，均沒收或代保管，目的是防止「犯人」逃跑。經檢查和搜身後，毛幹就拿一張所謂「勞教決定書」要我簽名。該決定書是鉛印的，大意是某人「犯××罪」，「違反」治安管理條例，根據國務院勞動教養條例，決定勞教若干年。

一般情況下，最長是三年，最短是一年。但在「改造」期間，若毛幹認爲不好，則隨時可加兩年至三年。

簽字後，那毛幹對我胡說什麼：「你的錯誤很嚴重，定你兩年，是黨對你的寬大，在勞教期內，好好改造思想，遵守場規。」

暴力專政名目繁多

本來「勞教」，按毛共規定，不是「法律」上的處分，但實際上和受「法律」上判刑的勞改一樣。

毛共爲了維持其反動政權，爲了血腥鎭壓人民的普遍反抗，制定了數也數不清的「法律」，企圖以屠殺和飢餓來撲滅大陸同胞的抗暴火燄。其中僅由公安機關執行的鎭壓名目，就非常繁多，概述之就有如下多種：

一、「拘留教育」，拘留期是沒有定的，有些人，毛共認爲「有問題」需要調查清楚的，則往往在拘留所內，三年全不審問也不爲奇。更可笑是：「犯人」在拘留期的伙食費，水電費要自己交錢，卽使調查清楚沒有「罪」，若無錢和糧票交給公安局，也不放人。

二、「強勞教育」，這是毛共搾取大陸同胞的方法之一。所謂被公安機關扣押的「犯人」，是一些認爲犯「錯誤」較小的普通居民，押到一個指定的地方，一般是農場，作無報酬的勞動，伙食錢亦是「犯人」本身付。

在海外生活的同胞，有些不知內情的人，看到毛貨公司出售的毛貨，價格很便宜，殊不知每一件毛貨都染滿了大陸同胞的尸骨、血汗，說不定有你親人的尸骨和血汗。

朋友們！當你踏入此間毛貨公司時，當你手上拿起一件毛貨時，當你在毛記茶樓進食大陸食品時，你可曾想到，你食的是大陸同胞的血肉，你用的是大陸同胞的尸骨。在這些用大陸同胞血汗和尸骨做成的成品中，說不定有你父母、愛人、兒女、兄弟姊妹、親友和朋友的血汗和尸骨。

（本文稿費捐贈萬人協會基金）

（未完）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一）

昌清

由「五好職工」而「叛國」

在未做「囚犯」前，我原是廣州某大化工廠的技工。用毛共騙人的鬼話來講：是「主人翁」，是「領導階級」。

事實上，在我剛由技工學校分配到該廠初期，由於幼稚無知，社會經歷不深，對毛共的本質未看清楚，也曾被它蒙騙了一個時期。以自己是所謂「主人翁」而沾沾自喜，在工作上則用「當家作主」的冲天幹勁爲毛朝賣力。故獲得廠方毛幹另眼相看，多次獲得被他們作爲利用欺騙其他工人的活標本——「五好職工」的稱號。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欺騙絕不可能維持長久。隨着時間的消逝，我從毛共的無數欺騙教訓中，清醒了。

識穿中共本質

在該廠的六年中，我從毛共對所謂「社會主義」的「主人翁」廣大工人羣眾，一次又一次的欺騙和血腥屠殺中，亦從廠裏毛幹之間的爭權奪利鬼打鬼的醜惡中，看清了毛朝的盧山眞面目。

是毛共這個反面教員使我由一個對毛朝充滿幻想的、盲目地爲毛共賣力的、並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五好」職工，轉變爲一個反叛毛朝的人。

我不單個人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對抗毛共，而且和其他對毛共不滿的青工聯合一起，在工作上實行消極怠工，對毛朝召開的各種會議，則實行借故不參加，卽使參加，也和毛幹大唱對台戲或做「聽長」，因而引起毛幹極端的不滿，也可以講是「恨得要命」。

我的轉變，使毛幹大失所望。一個曾被他們捧出來欺騙工人的活標本，竟然轉化爲對他們「反戈一擊」，不但在工人中產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使到毛朝在廠裏威信掃地，亦使工人們進一步看清了毛朝的欺騙醜態。

故此，毛幹也把我當作眼中釘，他們任意利用職權，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強加於我的身上，把我置於死地而後快。

逃亡失手被擒

終於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因和其他三個青工投奔自由，不幸路途失敗，被押回工廠。

廠裏毛朝馬上抓住這個盼望已久的作治我的時機，於是就草草向全廠工人組織偷渡小集團，叛國投敵」等，罪名很大，又竟胡說什麼：「姑念」我出身好、年青、初犯，特「寬大」處理，判勞動教養兩年。

在中共的專制統治下，只有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保障，每一個工廠機構的黨負責人都有權決定他所不喜歡的員工押去勞改，受害人根本沒有申辯之機會，更沒有律師，毛頭的話，就是「萬能」的法律。

法院的審訊，只不過是形式，它對「犯人」的判決，完全是根據受害人工作機構毛黨負責人的意見而定的。若「犯人」在「法官」面前稍有依理申述，則被扣上「不認罪」，這一條毛共新創的「法律」，加重判決。

雖然，毛共也做色做水，表面上也允許「犯人」上訴。但奇怪的是，絕大部份「犯人」都不敢依理上訴。因爲上訴「無效」，就會被原判法院，認爲「無理」上訴，而多判兩年至五年徒刑。

毛朝硬把「偷渡叛國」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把我抓去集中營做奴工。我絕沒有因坐牢，做「囚犯」而感到羞恥和難過。我沒有殺人放火，也不是偷、拖、拐、騙，亦不是損人利己，道德敗壞，我問心無愧，我是無罪的人，我相信歷史定會宣佈我無罪。

「叛國」說對一半

至於中共硬指控我組織「叛國」小集團，這指控只能「說對」一半，不錯我是「叛國」，我叛的是一小撮以全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爲敵的，殘酷壓搾和屠殺老百姓，把有五千多年文化歷史的中華民族推到歷史上最悲慘境地的毛政權。對這一小撮騎在大陸人民頭上，空前絕後的專制暴政，凡是有良心的，有責任的中國人都會叛變它，都會用各種方法使它早日完蛋。

我和絕大多數逃亡青年一樣，熱愛我們偉大的祖國，熱愛那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每一寸錦繡河山，更熱愛有悠久歷史和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

同人民爲敵的毛朝絕不可能長久的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黑夜總有盡頭；自由的陽光將快重新普照在祖國大地。

那時，我和絕大多數逃亡人士一樣，收拾工具與行裝，重新投到祖國的懷抱。用雙手和全國人民一道，把偉大的祖國建設成爲一個沒有剝削，沒有人壓迫人，眞正自由、民主、和平、繁榮，人民有豐衣足食的共和國。

其實，說到「叛國」，這一條罪名扣在毛共中央一小撮壞頭頭身上，那是最恰當了。

就是他們，在十年前，不單自己不要臉，甘願做蘇聯的「細佬」（契弟），而且強迫大陸人民做蘇聯的僕人。不但和蘇聯簽定數不清的不平等條約，把

可是沒有引起任何美國人的重視。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珍珠港事變以後，前美駐遠東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表示：「新的世界歷史將在遠東決定，而亞洲與歐洲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故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當中俄共支持北韓進行南侵時，美國如大夢初醒，挺身而出，積極地採取過去在柏林那樣的立場，而成爲遠東歷史的新頁。但美國對於共產集團進行鬬爭的戰畧，則始終都是惶惑的。正如前國防部長威爾遜在「時代」雜誌上爲文指出：「自二次大戰起，美國戰畧轉變瀕臨解體的危機！在戰後的初期，脆弱的戰畧已告瓦解。五角大廈對戰畧的重行估價，已迫不及待，蓋拘束共黨侵畧政策隨之問世。當美國陷身於朝鮮戰爭之中時，核子及非核子武器全面彈性反應的拘束戰畧，又告瓦解……」

越戰勝敗與遠東命運

至於美國之介入越戰，軍事評論家鮑爾溫早在「紐約時報」上曾說過：「美國是敵人所選擧的歷史、時間及有利於其本身的地形上，捲入越戰的。實際上，美國現已深陷於『邊談邊打』的戰畧陷阱中，這是共黨消耗對方士氣而爭取勝利的一貫詭計。共黨所採用的戰畧是，希望美國的國力逐漸落於種族、城市事務、窮人、青年、經濟及動亂等齊頭並進的陷阱裏！在近十年中，毛澤東曾向美國黑人煽動其種族暴亂，前後竟達十七次之多呢。……」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間，河內的范文同，及南越「民解」頭子阮友壽等，也曾分別公開呼籲美國人民的反越戰示威行動。由於美國政策的反應是可以預測的，因此，共黨隨時能夠把美國民眾、報紙及其政府的注意力，均集中在它們所想構成緊張的一點上——那就是朝鮮、越南、泰國及台灣海峽等無窮的後續危機上！務必使到美國的戰畧隨着它的行動而行動。

談到美國的世界裁軍目標，早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廿六日的公共法律第八十七至二百九十七條第二款中，明白地說：「美國的終極目標是希望能夠有，使武力的運用臣服於法律的主宰；並使國際間關係的調整，旨在達成和平。」同時，宣稱採用「分段裁軍」方式，以達成此一目的。在理論上，第一階段裁軍過程中，各國可能同意於某種裁軍水準，從而產生一個能迫使各國履行協議的國家機構。第二階段較大的裁軍過程中，如各國同意則可產生更大的國際執行工具。第三階段中，產生環球性的裁軍機構，達成永久的和平。

但倘若各國均同意放棄一切核子武力，太空武力及海空軍武力時，那便是這一計劃的致命傷！質言之，中共將驅使無窮的人力，携備輕裝武器，便可横掃遠東、中東、非洲及歐洲，從而主宰此戰畧大陸的廣大地區，使其歷史再度回到十三世紀時，蒙古人僅使用刀箭在十年內殺死了一千八百萬中國人！而被兩洋所孤立的美國，於失去核子武力、空中及海上武力後，將不僅對共黨主宰上述廣大的土地會束手無策；甚至本身要想成爲一個沮喪而脆弱的島國，也不可能了。毛澤東在一九五二年完成的所謂「世界革命新方案」中，卽表示從遠東通至中東，非洲而至美洲！

他在第七及第八兩項中指出：「對越南的同志和友人，必須供以最大的援助，並把我們在朝鮮戰場上所獲得的經驗，轉達他們（指越盟）。……我們更具有耐心，等待法國人或美國人對越南戰爭進行到極端厭倦時，使它們自動退出越南。……」又說：「越南全部解放後，則緬甸勢將就範。因爲我們在緬甸已有良好基礎，然後迫使泰國的反動統治集團投降，而印度亦將瓜熟蒂落似的投入共黨陣營，進而完成對馬來半島的包圍。……」

孤立美國與赤化日本

尤其在第九項中說得更露骨：「中（共）國到了一九六〇年以後的軍事、經濟和工業力量，相信已達到充實地步。屆時只要中、蘇兩國把力量攏出來，日本的統治集團勢將屈膝而降。……但必須防範美帝國主義將選擇在這個時候進行戰爭的可能性，該國甚或希望更早開仗。因此，中蘇的防守和攻發動戰爭？全看我們孤立美國的成功程度，以及我們的和平攻勢所產生的效果。假如戰爭得以避免，則和平滲透亞洲其他地區的計劃，能確保成功。」

究竟怎樣離間英美和日美的關係呢？毛澤東也有一段陰謀，他說：「要想孤立美國，必先安慰英國，使它相信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在和平中共同生活；尤其貿易的機會對英國人的頭腦，將有一個更大的影響力。……日本是遭受美國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它對美國的仇恨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因之，必須使日本相信重整軍備，只有危及它的國安全而不能保證它的國家安全！並且一旦發生戰爭，美國因爲要兼顧兩洋作戰，其武力分散於全球，將不能抽出一支充足的兵力來保衞日本，故重整軍備，乃是對其友人的一種敵意表現，日本商人最大的願望，乃在於貿易往還，將提供使日本擺脫美國的最大可能性。」

事實上，戰後的日本已經喪失其所有海外屬地和原料的來源；倘若日本得不到東南亞各國的原料，則全世界的軍力也不能阻止日本一億一千萬人口的陷入共黨魔掌！日本的天然通商地點是：越南、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尼、印度和中國大陸，而這些地區中多數都先後發生過武裝叛亂。共黨集團知道：如果這些地區逐步赤化，那末，日本隨之赤化，由於這些地區生產全球錫類百分之五十六，天然橡膠百分之九十，運出口的食米約四分之三。這些地區如一旦失陷，菲律賓將受包圍，紐西蘭和澳洲亦將被隔斷，那末，日本勢將被孤立，非倒向共產集團懷抱不可！

蘇俄在遠東設有強大海空軍基地的海參威和伯力，距東京和日本大產業中心區只有七百哩，也就是說日本恰在蘇俄空軍襲擊的絕對有效距離之內。儘管日人不肯說明他們已受蘇俄威脅，但他們明白世界已被煽動將近爆炸，遠東又是一個感覺特別敏銳的地區，而日本自己更懷着擴展的觀念。因之，今日的遠東就成爲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爲正本淸源計，只有協助中國人民消滅毛僞政權，則遠東一切嚴重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檢討美對遠東政策

胡蓑之

美國駐東南亞及太平洋區各國的大使，於本（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的三天裏，齊集於本港舉行會議，檢討尼克遜總統對遠東的政策。據報導：參加這次大使會議的，除了來自華盛頓的十五名高級國務院官員外，尚有美駐中華民國、日本、南越、寮國、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澳洲、紐西蘭、南韓等十二國大使及駐港總領事。

本來，類似的會議，美國過去每年都會分別在遠區域的各地舉行，可以說例行會議，不足爲奇，而令人覺得新奇的是，自尼克遜總統訪問毛共大陸之後，今年特別選擇與中國大陸毗連的香港爲會議地點，而前來與會的十五名國務院官員中，包括助理國務卿格林在內，多爲中國問題專家，因此，引起外交觀察家們的注視和各種推測。但本文截稿時距離開會日期尙有一個多星期，對於會議的內容猶欠了解，姑勿置評，僅就美國戰後以來的遠東政策，畧抒所見。

遠東大勢與中國問題

所謂遠東者，原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但十年以前，因爲「新日美安全條約」所引起的遠東範圍問題，曾在日本國內發生過劇烈爭執。蓋日本社會黨及左派人士，迭次抨擊新日美安全條約中的「遠東」一詞，不僅是威脅共黨集團；而且威脅整個遠東的和平。以是，前日本首相岸信介於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一日那天會向國會解釋，謂遠東一詞的範圍，係指菲律賓以北的一般地區，包括台灣海峽中的金門、馬祖兩羣島在內；尤其是直接圍繞着日本的區域。而中國大陸，蘇俄的濱海省、庫頁島及北千島羣島，則不在此範圍。同時，前日本外相藤山也

其實，遠東的範問題，他們的解釋均欠正確。因爲遠東是一個地理名詞，不能因任何政治問題而改變；嚴格的說來，遠東係指亞洲東部與北太平洋海陸交錯的地帶而言。從今日反共抗俄的世界大局來看，遠東無疑是一個唇齒相關，利害與共的政治區域。這個區域，起初共有九個國家，除中國（包括大陸及台灣）外，尚有韓國、日本及南洋六國——越南、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尼和菲律賓等。如果再把後來獨立的高棉、寮國及新加坡三國加上，那末，遠東就有十二個國家了。緬甸雖在印度洋沿岸，但因它是中南半島的一部份，所以，向來把它列入遠東範圍之內的。至於印度與巴基斯坦，無論就地理上或政治上來說，都純粹屬於印度洋區域了。澳洲、紐西蘭及赤道以南的南太平洋國中，會分隸於英、美、法、荷諸國的若干島嶼，又自成爲一個區域，稱之爲「大洋洲」。印度和澳、紐，都是遠東的鄰邦，而非遠東本體，未可併爲一談。

就整個遠東區域的土地和人口而論，中國皆佔半數以上，就歷史文化來說，中國是東方的代表者；就國際關係而言，中國更是居於遠東的樞紐地位。因之，中國的命運，足以影响到整個遠東的前途。這些事實，經過中華民國的八年抗戰，及戰後二十多年來冷戰和熱戰的教訓，早已成爲世界有識之士所公認。如想解決遠東問題，就非事先檢討中國問題不可。如所週知：世界列強與遠東最有關係的，自然要算是美蘇兩國。而西歐大西洋岸國家，直接與遠東有關係的則有英、法、荷、葡四國。蘇俄居於亞歐大陸的中心，地勢上享有許多便利，確實居於優越的地位，因此也引起了它向外擴張征服世界的雄心。而蘇俄對遠東的野心早在二十八年前雅爾達會議中，已經充分暴露。中國大陸的淪亡，朝

根。由於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不到五年，蘇俄發動侵畧，使席捲了遠東二分之一以上的土地，遠東三分之二的人民被關於鐵幕裏面，誠爲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變局；亦爲美國姑息主義者對遠東政策的最大錯誤。

重歐輕亞的思想起源

事實上，二次大戰以來的遠東大局每況愈下，不能說不是由於美國觀望政策之所使然。假如說觀望不能算作政策，那末，過去美國對於遠東可以說是沒有政策的。華府對於中國局勢，老是徘徊瞻顧，充滿着失敗主義的氣息。尤其是共和黨的尼克遜入主白宮之後，不僅紛紛高唱：「美國將不擔任環球警察行動」的口號，更公開地表示：當越南問題解決之後，美國將不計劃再在亞洲方面介入類似的戰爭了。

據「幸福」雜誌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出版的一篇文章指出：「尼克遜的主義與詹森——麥納瑪拉（前美國防部長）的主義，有着顯著的分別。尼克遜總統認爲：中共與蘇聯可能有同等地對亞洲及歐洲發動襲擊的威脅性，自一九六二年以來顯然已告減少。因之，他的政府便建議美國可以減少其通常的軍力；而於國防裝備的新空軍，亦已減少了百分之十四。但對歐洲方面，則仍計劃保持其駐軍，其所需費用爲每年一百四十億美元。」

換句話說，美國的所謂環球戰畧，直至現在仍未能脫離「重歐輕亞」的本質。在「世界戰畧的重大修正」一書中表示：二十世紀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今日面對着險惡的世界局勢，因素固多，然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東是東，西是西」。這種思想的起源是：㈠新大陸的發現，白人航海遠征與殖民地，亦即所謂西歐化運動，使其產生一種優越感。㈡工業革命以及隨之而起的政治革新，以致西歐北美諸國，兵強國富，成爲支配世界的列強，而亞洲諸國則相形見拙。㈢舊地圖的錯誤觀念先入爲主，東西好像眞是各據一方，不相爲謀似的。由是種種所造成「歐洲第一」的成見，實屬牢不可破。

在一分鐘覆沒，林黃吳等大員不露面，不免要親臨前線，而將當時人已傳出之林彪事件，及軍機墮毀外蒙之重要性，反輕描淡寫，但過後證諸中共雖未公佈之事實，亦屬大主筆胡亂構思之一（此點筆者曾爲文於「萬人雜誌」駁斥，說明這觀點連小學生也不信）。

及至中共混入聯合國，大主筆又以三天社評（十月廿八日：「台北當局的三條路」，十月廿九日：「靜以觀變不必憂慮」，十月三十日：「無此把握不攻台」）論列這件事，其台北當局三條路的第一條，是向北京談判投降，台灣被逐出聯合國，是中共奪取台灣跨了一步，改變香港現狀接近了一步，中共攻台就陸軍言，十個台灣也可拿下等不負責任的讕言，難道大主筆忘記了二十年前共軍攻古寧頭之役，全師覆沒嗎？小小金門尙且不能拿下，又怎樣說十個台灣呢？卽使時移勢易，第七艦隊撤走，恐怕也不是這樣說吧！現在又何以不見台灣國府，要「向北京談判投降」呢？此亦大主筆的荒謬與胡亂構思而已。

此外本年三月一日「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三月二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兩社評，又居然以一己之揣擬，作爲得意之倡導，絕不衡量社會之本質及其必然的反影，而暗認中共也會循此途演變，其鬆弛國人仇共之心，推翻殘暴政權之志，誠莫此爲甚。須知社會主義是集體主義的類型，個人權利自由要受干涉和克制的，像中共這等極權社會主義，更何來民主與自由呢？四月底和五月二日又有一再論「海外回歸運動」的社評，其認爲回歸者對一般大陸人民、和中共內部的反教條主義力量，會發生種子作用，酵母作用，與接觸劑作用，亦卽是說通過回歸者，可能改變中共的政風，這不是痴人說夢，胡說八道是什麼？廿多年來中共內部人民，尙且不能亂說亂動，剛回歸者能讓你起酵母作用嗎？不論你是個人回歸或集體回歸，中共絕不會作英雄式來歡迎你的，最初派出所或居民小組同志會來了解你，你能滔滔不絕作接觸劑作用，或對來訪你的同志發生種子作用嗎？再過就只有牽着鼻子走。大主筆天眞的胡亂構思，毛病在於不明中共統治的本質。

以上所舉的事例太多了，大主筆單憑主觀臆測和胡亂構思，其所持論據，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很多只經過短短日子，便全給事實打垮。究竟評論時事，不同於寫武俠小說，它是活生生的，有人爲因素的，有演變過程的，有時代背景的，有科學的，有法理的。武俠小說的新招和絕招，可以隨意創作，故神其說，因爲消閑的文字，有人甚至不願一顧，卽使有人非議，也無關宏旨，可是評論時事或歷史便不同了，左派的晶報，不就因爲「何不天安門射戟？」一文，裏面談春秋時（實戰國）秦晉兩國事，而說大主筆不分春秋戰國嗎，這錯誤容或是一時的大意，但自以爲學貫中西的大主筆，畢竟有時太輕信外國的說客和野心家，聽到稍有虛名的外國人謬論中國事，便認爲很大的發掘，相反對自己中國幾千年文化歷史，和晚近的中共，則似缺乏深度的認識。好在相互批評，有助於彼此進步，此筆者之所以敢說異哉者。但六月十六日「形勢甚好心情輕鬆」社評裏，說這社評「一直保持一種個人因素，還是採用這種標新立異的方式」，此又是筆者不敢苟同，而仍陷大主筆於胡亂構思境界的。

幸

高本清

，讓人們看到有希望的一面——人間的希望。對前者我們通稱爲「不幸」；對後者我們通稱之爲「幸」。

在每個個別的事件採訪後，所謂幸者——碩果僅存者總有一種或多種理由加以解釋的。無論如何，這些理由只是一些理由而已，並不能眞正地解決了他們所以倖免的原因。在中國人的思想裏，面對着慘劇的倖免者，總有「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理念。「焉知」二字，當然是超乎人的認知範圍的。

當然，天災是不可抗力的。在日前科學發展的今日，仍然是無法控制的。然而卻可以在可能的範圍內加以防禦。而人禍則是可以避免的。

這裏就香港由雨災而發生的禍患來說，起碼，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可以避免的。

一、官塘安置區所發生的不幸，使我對政府「安置區」的政策有所懷疑。在港、九各地有多處的安置區，這安置區的設置不能不算是政府的一種德政。可是，安置區本身只是一個暫時安置的意思，以便能夠盡速地給予徙置。然而，政府政策似乎在對安置區建立以後，而徙置的工作似乎是放慢了許多。使得位在安置區的人們，雖然合法地可以建臨時住宅區了，但環境特差，又像是政府特准的木屋區而已。

二、很多低窪的地方，每有天雨，就滙成水淹之災，這已是政府所熟知的黑點。起碼，對於這些地方的居民，應該給予適當的安置才行。否則，大則造成死亡失踪，小則造成人財傷損。每逢天雨，位在這些黑點地方的人們似位都成了抗災的戰士，生活上、精神上的負擔該是多麼沉重。

當然，爲了解決以上的災難，基本的辦法是大量建築徙置區及廉租屋。在這方面政府我知道也是不遺餘力的。可是，最近香港政府的政策，在別種投資上極盡鼓勵的能事，何不在興建廉價屋上，也大量鼓勵人們投資，或是公開發行股票，來把香港人們的游資，充分利用到改善香港市民的住居生活上。如此，則香港市民在居住上，再也不會造成人爲的「不幸」了。

面對了最近由於居住地的災難，政府該是沉思、行動的時候了。



異哉所謂「何不天安門射戟？」

兆華

上個月，「明報」一連四天的社評，都力竭聲嘶的叫北平中共（原文叫北京中國）調解南北越廿七年的戰爭。（也照原文，四天社評爲五月十三日：「中國對人類的大貢獻」，五月十四日：「請北京唱一齣『轅門射戟』」，五月十五日：「何不天安門射戟？」五月十八日：「調解越戰時機成熟」。）幾天文章的語氣，極盡悲天憫人之心，認爲只有中共，才有此能力去解決這問題，之後更順理成章的去做第三世界盟主。

筆者無意談長期兵連禍結悲劇不悲劇；（長期戰亂悲劇盡人皆知，只有魔王要貫澈自己政策才鼓動、援助和硬幹。）中共有沒有調解越戰的能力，和它是否有興趣做第三世界的盟主。這裏所要談的是大主筆一則「請北京唱一齣『轅門射戟』」，再則「何不天安門射戟？」雖然大主筆也曾將呂布「轅門射戟」的故事畧提，通過此戲劇性一幕，呂布輕易解決了袁術攻劉備的戰爭，現在要中共也效呂布「轅門射戟」，而來一幕天安門射戟，由中共發出請帖，請大家到天安門邊去吃吃烤鴨茅台談談心（十五日社評末二句），來解決越南和印支問題。表面看來，以此例彼似乎是可行的。但大主筆有無看清楚這場戰爭的本質，幾個交戰國家的關係，和他們間實力的對比，都和呂布、袁、劉的戰爭截然不同，莫說時代背景了。這樣天安門射戟可行嗎？簡直是「信口開河」的胡亂構思。

三國演義第十六回：「呂奉先射戟轅門，曹孟德敗師淯水」，大意是這樣的：劉備軍屯小沛，呂布虎踞徐州，袁術欲圖徐州而懼布勢大，乃先取劉備後圖呂布，特着人送布以金帛糧馬，使其按兵不動。但布思玄德屯於小沛，未必能爲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北連泰山諸將以圖我，便不能安枕，因決救玄德，遂請劉備與袁術大將紀靈飲宴，聲明本人生平不好鬬，惟好解圍，今決定將吾畫戟去轅門遠處插立，離軍中一百五十步，若吾射一箭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厮殺，結果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叫一聲着，正是：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布大笑說：「此天令你兩家罷兵」。這就是呂布轅門射戟，調解袁劉兩方戰爭的故事，但你看哪一點和目前越南戰火相似呢？

大主筆似乎一向寫慣章回武俠小說，因此對解決南北越戰爭，也度其呂布「轅門射戟」的一套，只可惜越南戰火，絕不是袁術劉備當時情形的單純。作爲調解人的呂布，其超然立場，也非目前中共可比。呂布調解袁劉之爭，雖然也是爲着自己利益，但試問南越知「美帝」…，如果併了北越（事實是北越進軍

其次中共自始至終，都一直軍經援北越，還說過「不惜以最大的民族犧牲」來支持全越南解放和趕走「美帝」，毛澤東「五，二〇」聲明講的是什麼？呂布在作調人之前有這樣做嗎？又越共七點和平計劃，要實行的又是什麼呢？大主筆雖然在四月四日「中共政策的一項重大改變」社評裏，自我陶醉的說「中美聯合公報」中，「……中共立場有重大改變，其聲明只是說堅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鬬爭，卻不說支持革命的鬬爭……而認爲各國人民有權自由選擇社會制度……」因之對毛澤東的「五，二〇」聲明要求，也似乎有棄置之意，是眞「斷章取義」和「咬文嚼字」之尤也。大主筆難道沒有看五月廿日此間左報遍刋吉林卓委會主任歡宴「柬元首」時的講話：「舉國遵照『五，二〇』聲明，堅決支持印支人民抗美鬬爭」嗎？呂布當時之幫忙劉備，何嘗有此一套。

中共與北越，是主義信仰，社會制度的連結，是赤化世界的一小環，非要達到目的是不甘心的，除非是受到大力的壓阻（如南北韓有力的分界，仍屬暫時），它怎會「調集五十萬大軍到滇桂邊境，喝令北越軍一律退過十七線，美國全部撤出越南，美國負責淸除所佈水雷，立即停止轟炸，印支全線停火」。（五月十四日社評）大主筆如此辦法解決南北越問題，如果是這般容易，則何至多年來的打打談談呢？又何至近三月來北越動員十三師兵力南下呢？須知大家各守十七線，固非北越的目的，亦非中共的想望，希望達成這樣地步的，只是大主筆的一廂情願，但這種胡亂構思，究於實際有何補益。

大主筆胡亂構思的事情不止這一件，而是多得很的，記憶所及其犖犖大者，如去年中共「十・一」取消遊行閱兵，則以三天社評力證是怕蘇俄炮轟天安門，（九月廿四日：防備蘇聯奇襲天安門？九月廿九日：重兵壓境第一大事，十月一日：中共軍機墮毀外蒙）中共若不防此一着，則齊集天安門之精華，可

這一期間，似乎是天災人禍橫行的日子。

接連幾次的飛機失事事件後，在香港又面臨豪雨成災的大悲劇，創下了香港開埠以來空前的慘劇。

我對所有罹難的人士以及其家屬寄以同情和哀傷。因爲他們都是和我一樣的身爲香港市民之一分子，以及都是全人類中的一分子。

…每每在發生了慘劇之後，新聞界人士總會在新聞采訪

，取銷了早日懸掛約翰甘迺廸的地位。

過去二十年來，美國在衣索匹亞曾化了數逾四億美元的錢作爲對該國的軍經援助。

很多國家元首憂慮

其他親西方的非洲政府繼續拒絕中共的援助和外交接觸，象牙海岸（Ivoy Coast）的總部費立克斯（Felix Hcuphouet—Foigny）說中共的滲透乃是非洲面對的最大危機。

南非總理瓦斯特（John Vorster）也有這種想法，他說，中共有一天可能乘坐坦贊鐵路（Tanzan Railway—即坦桑尼亞通到贊比亞的鐵路）南下，進攻白人統治的南方。

這些不同的反應，反映了中共在文化革命之後對非洲親近的中心題目：北平似乎對非洲革命性轉變的前途採取了較長的觀點，因而它已變得更爲變化多端而老於世故了。

在整個非洲，中共正表示一種與保守政府打交道的新的意願，這些政府在幾年以前是被北平所欲推翻的。

援款已逾七億美金

中共對非洲最大部份的援助，相信自一九六〇年來總數已逾七億美金之鉅，乃是集中於坦贊鐵路的這一計劃上。但是目前中共對非洲的援助是分散到各處了。加上對衣索匹亞的大量貸欵，它們包括下列各點：

△橫越索馬利亞建築一條長達一千英里的道路，蘇俄的勢力自一九六九年政變後在該國曾達高峯。

△對茅里塔尼亞（mauritania）提供二千萬美元價值的新的港口設備，這個和其他的援助計劃，將使中共技術人員在這個人口稀少的西非國家中增至一千以上。

△不顧去年七月在蘇丹（Sudan）的流血淸共事件，對蘇丹提供兩筆四千萬美元的貸欵，蘇丹也曾是蘇俄的主要受援國。中共在蘇丹的援助計劃

勢

占·柯蘭特作
鄭辭庸譯

密的武器，捐助給非洲人要有價值得多。」

在聯合國中幫助中共取得席位的非洲票數，無疑地也是一種吸引力，非洲大陸爲中共入會提供了二十六票，中共現在和二十一個非洲國家，持外交關係，這個數目可能升高。因爲中共不以大國自居，而把它與弱小國家列爲同類，這種姿態在長期來看是能投合非洲國家的心意的。

煽動南非種族鬥爭

在中共的活動中，一項尚未確定的因素是，在南非的種族鬥爭中，它還未證明是一個非白人的國家。中共爲了反對白色南非人、葡萄牙人及羅德西亞人而去從事種族戰爭，計算到它本身的利益，仍未十分淸楚。若干對中共的觀察者就常爲一種觀念而爭辯，即中共願否與非洲人列爲同種。無論如何，中共是近年來在南非黑人武力中建樹其可靠保護人聲譽的唯一國家。

這至少一部分可能出於中共理論家在他們自己的革命經驗和非洲情勢間所劃的平行線，這種平行線不僅使中共對非洲有興趣，而且也使北平過去十年間在非洲的外交因計算錯誤而蠢態百出。

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初期，中共對非洲獨立運動的聲明，總強調貧苦農民羣眾的共同背景，殖民地的歷史，以及預料被殖民強國留作替身而由外國支持的當地政府的必然傾覆。

周恩來於一九六四年訪問非洲時即曾聲言，非洲的革命前途十分光明——這種意見立即而強烈地被許多非洲政府所憎恨，他們認爲周是顚覆他們。

中共文化革命的大混亂也許已給北平一個檢討其對非外交活動的時機。在那個時期集中其大部分

紡織工廠、火柴工廠，以及其他的工廠，製造出廉價的貨品，這些貨品過去非洲國家是被迫進口的，這些都是中共經援的項目。

政治利益重於經濟

軍事援助方面，中共供應給三個國家以支援當地反白人政府的游擊活動，同時也給印度洋的桑士巴島（Islard of zanzibar—英屬東非一島）以軍援。

幾內亞（Guinea）也接受中共的軍援，從事反葡萄牙人的游擊戰。蘇丹的官員們在最近已向阿拉伯報界透露，中共曾予蘇丹八架米格十七型機及一隊坦克車，貝魯特的報紙引述蘇丹國防部高級官員的話說，中共曾立即供應全套的武器備用品，而蘇俄卻把這些備用品當作一種對蘇丹政府「施壓力的工具」。

中共活動的增加已使它和非洲的貿易升高，坦桑尼亞和桑比亞已同意一項爲坦贊鐵路償付當地的欵項的計劃。坦贊鐵路雖非中共最大的單一援外計劃，但是在現代非洲歷史來說，這是最大的計劃。

中共的貨物正向坦桑尼亞及贊比亞進口，這兩地統傳上乃是英國貨的市場，中共將賣得的利潤，用以償付中共人員在當地的費用，這是三國之間大量擴充貿易的因素，也可能是中共和其他非洲國家合作的先聲。

但是一位對中共外交政策有研究的西方專家說，中共在非洲的經濟利益是比較小的。他說：

「中共能賣什麼東西給非洲呢？紡織品？原子筆？汽車輪胎？一句話，這些東西非洲人自己已開始生產了，而中共本身的工業也並非特別適用於熱帶非洲的礦產品的。

「中共在非洲的利益完全是政治性的，不是經濟性的，也不是一般所謂戰畧性的。在中共的想法是，當世局加強兩極化的情勢中，非洲將在貧窮力量之升漲方面，增加其重量。中共所有的目標都是一樣的，他們已計劃了長期的鬬爭。」

中共對非洲的

這篇文章是華盛頓郵報記者 Jim Hoagland 在非洲衣索匹亞首都亞底斯亞貝克寫寄的，是一篇眞實的採訪資料，報導中共在非洲活動的現況。

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卽對非洲加緊的外交攻勢，被非洲人士認係北平推行第三世界領導權的首項重要步驟。

北平想以這種領導權做些什麼事情？這是非洲各國政府問在尖銳辯論的主題。而非洲顯然是中共目前最主要的外交目標地區。來自北平而向熱帶非洲迅速增加的經濟與軍事援助，在非洲引起強烈的疑懼，也引起感謝的熱忱。

造橋舖路移殖人口

疑懼的情形可自莫三鼻給（Mozambegue）看到，在那兒，中共正訓練非洲游擊隊以與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作戰，葡萄牙的心理作戰部在全國都貼了招貼，那上面畫着一個戴尖頂紅帽子的中共分子，用雙臂貪婪地環抱着非洲，染滿血汚的手指緊抓着莫三鼻給和安哥拉（Angola－卽葡領西非洲），其他的招貼表示中共想控制非洲，而把它過剩的人口大量移殖到非洲去。

莫三鼻給以北，有一萬三千名中共的工程師和勞工，忙着造橋，並舖設連結坦桑尼亞（Tanzania）和贊比亞（Zanbia）之間的一千一百英里的鐵路。

坦桑尼亞的總統尼雯雯（Juliusk Nyrere）對中共爲建築鐵路預借四億美元的經費，表示感激，他說，這項計劃會幫助他貧困的國家獲得轉變，並會在經濟方面幫助黑人非洲和南方的白人勢力相抗爭。

尼雯雯顯然覺得和西方的援助相比，中共的援助較少牽制，他已把英國及加拿大的軍事顧問換了中共的軍事顧問，目前人數達二百五十名，在經濟方面，坦桑尼亞和中共每年的貿易量，自一九六〇

之一是開發當地的礦藏。

△經由中共紅十字會向查德（Chad）的霍亂病症犧牲者作大量的救助，雖然中共與該親法的查德政府並無外交關係，並對肯雅（Kenya）的旱災災民作救濟，自一九六六年以來中共和該國的關係曾極緊張。

總計來說：中共駐在薩拉哈非洲的技術人員、勞工、士兵及外交人員已達一萬八千至兩萬人。

美國、日本及印度最近已注意到中共在非洲的進展，都派遣對監視中共頗有績效的高級外交人員駐節坦桑尼亞的首都三蘭港（Dares Saluam），集中注視中共在非洲的活動。

蘇俄也派專家插足

被中共認爲是在非洲最危險的長期競爭者的蘇俄，據西方國家人士說：也派了中共問題專家駐節非洲。

在東非洲的若干外交人士分析中共在非洲的爭求勢力，乃是北平革命理論的一種邏輯的產物。

一位英國的外交人員說：「在毛澤東思想中，非洲是爲『世界鄉村』（World Country Side）鬪爭的關鍵地區」，意指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貧窮國家終必征服歐洲及北美的工業化國家。

一部份同意這一觀點的一位美國的高級分析家說：「中

活動於坦桑尼亞及剛果，使之建立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後，北平於一九六九年開始擴大其在下薩哈拉非洲的勢力範圍。

一位在中非洲的美國外交官員說：「也許和我們一樣，中共發覺非洲比過去十年初期所見的要複雜得多，民族主義的非洲政府證明比預料的要堅強些，現在中共企圖用與各國政府打交道而不推翻它們的手段，來建一個眞正的第三集團了，至少現在是如此。」

中共的經濟援助是吸引人的，因爲貸款只收極少利息，甚至不收利息，期間又長達二十年至三十年，美國及蘇俄的貸款要收百分之二零五至百分之六的利息，且還款期較短。

經援優惠故佈圈套

衣索匹亞在蘇俄一九六〇年的經濟貸額一億美元中，只用了二千五百萬元，部分原因是因爲蘇俄不肯降低利率。

中共在其他非洲國家受到贊譽是因爲他們在執行援助計劃時的生活簡單，而當工作完成後，立刻離開該國。

坦桑尼亞政府新聞處最近描敍坦贊鐵路工作情形的報告中說：「本國工人的評論是，迄今爲止，他們從未看見過一個中共人員在其當班完工後馬上離開他的工作，他們做着第二個人的工作直到被送走爲止。」

一位坦桑尼亞的官員說：「中共技術人員不要求大的汽車，空氣調節器及高額薪水，就跑來我國幫助我們，他們用他們的努力及簡樸的生活給我們自己的工人建立了好榜樣。」

根據三蘭港來自不同來源的一些報告中，那在鐵路上工作的一萬三千名中共工人，當白天完工以後，大部分時間都守在他們自己分別的營地裏。

他們大部分是中共人民解放軍鐵路部隊或工程部隊的士兵，每一營地都有人負責政治訓練，但沒有向三萬五千名坦桑尼亞工人說教的報導。

坦桑尼亞的官員們常說中共使他們驚奇的是，在三蘭港完成第一個重要援助方案，卽價値一千萬

，骨子裏或作用上都會收到很大的宣傳之效的。我曾讀到不少留美（入外籍的）中國學人的歸來報導。卽使是他們都以把所見所聞的報導出來，充其量只不過是幾個據點的幾個部門的報導而已。如果相信報導眞能代表了整個大陸的眞相的話，才是白癡呢！

三、百多年來，我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轉型的問題。留學生對這一方面更感到迫切與敏感。事實上，促成這一轉型期的當然大部份是到各國的留學生了。

中共的……

柳以青

文化取捨與否定

當固有的中國文化和外來的西方文化交接時，中國知識分子所遭遇的壓力特別大。因此，在很多的留學生們的心理和精神上，似乎覺得老大中國的不能長增，不能應付國際潮流的癥結，就是那傳統中國文化的包袱作祟。因此，在五四運動時，就一味掀起打倒傳統的中國文化。結果在今日看來，傳統文化中的缺點實應打倒，句是傳統文化中的優點，必該保存。不能完全給予極端否定的。惜乎是目前的中共政權的基礎卻只建基於馬列主義之上，這固然是中國文化一轉型期的變態發展，然終不能持續久長的。否則，受害的是整個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

惜乎是：五四以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民族情感特熾，而外國帝國主義者，長期對我國的榨取與欺凌特深也是事實。可是，決不能由於對抗帝國主義的情緒高漲，而淹沒了中國文化。中共一面倒的政策實行後，以爲可以藉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來建國了，沒料到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下，也會出現社會帝國主義蘇聯的。同樣，中共目前所實行的社會主義，也必因這一理念而會演變成社會帝國主義的。目前中共以「第三世界」的盟主自居，不久，「第三世界」的國家必會因中共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的發展，指之爲帝國主義。

似乎是確又不是

因此，海外留學生所發表言論的中共，在明瞭中共本質的人們看來，不啻是隔岸觀火，隔靴搔癢了。他們似乎很有理智，但這理智是被蒙蔽了的；他們似乎很有決斷，但這決斷的根據不盡不實；他們似乎是很有權利，可惜這權利不能在中國大陸實行；他們似乎是很能突破以前的知識框框，然而卻又限於另一種框框中；他們似乎很大膽，可是大膽則完全否認客觀；他們似乎很有民族節氣，但卻無視於民族與文化的關係；他們似乎很愛國，而不考慮到這愛國是口號呢？還是實質的！本來我對留學生們是寄以厚望的，然而，看了他們的言論與心態，我又頗覺失望！所幸的是仍有不少清醒的留學生，他們的思想與言論則是最值得所有留學生們借鏡的。

他的英勇事蹟才對；政府不但沒有獎勵，還提出控告，此舉把機師們的鬪志都消磨殆盡。

劫機事件不斷發生後，各國當局雖然曾經有過協商，尋求對付方策，可是還未有實際有效方法，劫機事件不但不能遏止，而且變本加厲，今天，劫機事件已蔓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如果任由發展下去，人們會視搭飛機爲畏途，影响不小。

反劫機罷飛，連蘇聯也表示同情，共產國家捷克也加入，因爲，劫機事件同樣地威脅到共產國家。

雖然，防止劫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有一槍在手，有膽威脅機師，他的劫機便多半成功。許多有政治目的，或精神不健全的人會進行劫機。政治性的劫機遠比神經不正常的人劫機容易應付，他們沒有理性，也沒有目的，防範困難，要制止他們更要防到他「兇性大發」。不過，如果世界各國來一個防止劫機協定，劫機者雖得手也無處可逃，相信會相當有效。

佐藤宣佈退休了

佐藤榮作擔任日本政府及執政黨領袖八年後，星期六在電視中正式宣告退休。爲了受到國內國外的壓力，佐藤較早時已有退休之意，但當時冲繩島還未歸還日本，因此佐藤隱忍了一個時期，直到今天，他認爲時機已到，終於含淚宣告退出政壇。

佐藤今年七十一歲，在各國的領袖中不算老，健康也不壞，他經常打哥爾夫球，對飲食特別注意，多時來已盡量少吃脂肪及糖，保持他的身體不要發胖。

他「含淚宣佈」的原因。

據他的夫人在「文藝春秋」中發表有關她丈夫的私生活的文章說：佐藤曾兩次在她面前流過淚，一次是前首相吉田茂逝世時；另一次是去年日皇訪問歐洲平安歸來。還有一次佐藤也流淚，不過他夫人卻不在場，那就是在冲繩交還日本的時候。這一次他宣佈退休流淚，算起來應該是第四次了。日本報界對佐藤最不合作，過去一年，日本各報愈來愈反對佐藤，要求他立卽下台，讓一些有新頭腦的人物爲日本所面臨的問題提出新的解決辦法。佐藤夫人在她的文章說：我的丈夫時常受報界攻擊，免不了使家庭生活蒙上一層陰影。我時常想，如果他倒在妻子懷裏大哭一場也許可以舒暢一點。

爲此，佐藤對日本報界也非常反感，認爲他們是存有偏見。日本的報界和美國報界一樣，大部份以傾向共產黨爲時髦，因而使佐藤受到不少困擾。這一次他宣告退休，在最後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中，也發生不愉快的事情。佐藤對記者們說：他無意跟一批懷有偏見的記者談話，希望他能直接由電視向日本全國人民講話。

當記者們拒絕不接受時，佐藤告訴他們說：「很好，如你們不願意的話，你們可以離開這裏。」於是記者一致退出，佐藤就憤憤然的說：「你們要鬪爭麼？」是的，只有電視可以直達全國人民，不會經過記者加油添醋。

萬人傑

認識中國 留學生

最近從國內外的報章、雜誌中，讀到了很多海外留學生的文章，有的出了專書，有的出了專集，似乎其中最熱門的是談五四、談釣魚台、談國是、談認識「中國」。

在不少的留學生中，似乎比以前更關心了當前的國家的情勢，有的已對中共大加認同起來，一反過去的態度。對國家的關心是特佳的現象，但一面倒地對大陸政權的「回歸」和「認同」，似乎大可不必。特別是毫無保留地去讚揚、去崇拜，除了表示身在海外的留學生那「一抹鄉情」的孤獨感之外，我就不願用更壞的字眼去猜測了。

留學生留而不學生

目前的大多數的留學生，都不是在中共統治後，嚐過了中共專制的滋味，而到外國留學的。而身為目前留學生的人們，也更是家庭富有的人們，起碼是中上層的家庭所培養出來的。可是，到了國外，受到國際方面的潮流影响，再受到國外親共的意念所感染，或是又受到左派統戰方法無孔不入的煽動，於是逐漸揚棄了以前對大陸政權真象的知識，而做起白日夢似的「白馬王子」憧憬，逐漸地，以中共政權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了，並且也準備獻身。更壞的是：舉凡反對中共政權的人，他們都以為是不愛國、不真實、不可靠的，似乎做成了中共非官式的「第五縱隊」，給予反擊，中傷和詆罵。

對目前國家現況的一切，從事更清晰的認識與了解，是當代知識分子覺醒的最大責任。談認識與了解，固然可以是純知識領域的範圍，同時，也必有其政治上的氣味與參與。不僅是文化學術的探討，同時也有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的具體事例為依據。不僅有民族情感的成份，同時又有民族理智的分辨能力。在認識的過程中，固然不必要一味醜化，然而，一味美化也是要不得的。

地緣間隔與宣傳手法

在海外的留學生，在認知上總會發生以下的偏見，而這些偏見可能就是阻礙了目前對國家真正情形發展的蒙蔽。

一、身在海外的留學生，處於周繞都是洋人的環境裏。在洋人的眼中的中共，自會影响到身為中國人的思想，言語和行為。就以美國為例吧！美國人們對於蘇聯，就沒有西歐的人們清楚。對於中共來說，也就沒有日本、南韓、南越為清楚。因此，他們對中共的看法，自然而然地，憧憬的多，知道眞相者少。這一差別是由於地域間隔而來的。記得前幾年，美國想重使西德建軍，而引起最大反對的是比利時和法國；同樣，目前美國又致意讓日本建軍，而反對最厲害的當然是我們中國人。基於這一地緣的因素，美國人士對中共政權的一情願的想法，這是受了地緣的因素影响。而身為留學




基辛格會成功嗎

尼克遜總統特別顧問基辛格到了北平，和周恩來進行密談。人人都相信，基辛格此行目的是尋求越南和平，而越南和平的重要關鍵在中共，他們相信，只要說服中共，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不過，基辛格能說服周恩來嗎？卻不無疑問。老基雖是個足智多謀的策士，有三寸不爛之舌，不過，中共對越南問題，一向堅持立場，基辛格要改變周恩來的態度，恐怕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達到目的。

從華府、倫敦以及世界其他國家首都的消息，綜合起來，都說美國派遣基辛格到北平，是要透過他和周恩來的談判，說服中共出任越戰調人。這個可能性更低微得多，不但他要中共改變態度，而且希望他出任調人，簡直夢想。

本年二月間尼克遜訪問北平時，也會和周恩來談過越南問題，可是雙方各持本身立場，從聯合公報中可以看出，彼此的意見距離甚大。尼克遜和周恩來面對面也談不攏的問題，希望基辛格談出結果，有可能嗎？

雖然說，越南戰局形勢，和三個月前已大有不同，這雖是事實，但北越的攻勢雖然沒有成功，而且受了重大損失，但並未到「潰不成軍」的地

也不會放棄這絕招。

不過，尼克遜也很聰明，越南化是他脫出這個圈套的最有效辦法，現在越南化接近成功了，所以北越急不及待的發動空前龐大攻勢，顯然是要吸住美軍，使他們無法脫身。

但，出乎北越及蘇聯意想之外，美國堅持不參與地面作戰，而以封鎖、轟炸來支援南越軍作戰。南越地面部隊的作戰能力，也使人滿意。

戰局發展到今天，尼克遜的越南化計劃可說已成功一大半，目前正發動反攻，收復失地，如果南越軍能將北越部隊逐出國境，則北越即使有捲土重來的能力，也不可能達到牽制消耗美國力量的目的。

全球反刧機罷飛

在國際民航機師協會號召下，世界各國的民航機師舉行了二十四小時罷工。受到影响的國家有英、法、意、西德、愛爾蘭、瑞士、比、荷、丹麥、挪威、奧國、西班牙、芬蘭、希臘、阿根廷、加拿大、印度、捷克、南斯拉夫、以色列、紐西蘭、委內瑞拉、巴西、尼日利亞、墨西哥、波利維亞、智利、贊比亞、斐濟、冰島等國。

這次罷工行動，目的在抗議各國政府對刧機事件未能採取有效的對策。年來刧機事件像傳染病一樣，在世界各地不斷發生，即使鐵幕後的共產國家也無法倖免。而刧機事件首先受到威脅的是機師，他們此舉，藉以喚起各國政府的注意，值得同情。

我們還記得，會有一位機師因為槍殺刧機者而被控「謀殺」，雖然後

我的一樣時，我就只能高興於我這書已被俄國的流亡者作爲一本俄國書而接受；也就是說，這書已對他們的心靈發生了親切之感。這消息溫暖了我的心靈，而且也給了我以安慰。（附帶說一句，這書的英譯本和法譯本都不甚切合原本，惟獨德譯本很好。）

可是就我自己本身說，當我在寫這些「書信」時的一九六三年，已是一段被我遠遠地拋在後面的時間了。當我的手稿將在此間發表時，雖然我知道對我而論以及在我的內心裏，有許多事情都已發生了變化，但我並不覺得有把這書的內容作任何修改的必要。所有這些變化，我將設法在我的下一本書中加以敍述。

很明顯，那種悲劇的思鄉病，原是許多流亡國外的俄國人所共同蒙受的痛苦。但在我的身上，既沒有夠強大的俄國根源，也沒有充分的俄國血統。相反，我的外祖父艾利羅耶夫就有着強烈的吉甫賽人血統（他的祖母是一位吉甫賽女人）；也就是這種混合的血統，才能使我把整個世界視作我的家。

老實說，那些受有共產主義勢力強大影響的國土，是不會對我發生吸引力的，因爲曾蒙受了這種勢力過量侵犯的我，到今天只要一提到這東西便有作嘔之感。話雖如此，但我仍很高興能夠有一天踏進共產主義勢力不算太強大的法蘭西的國土。

不錯，我很懷念我的兩個孩子，尤其是我的女兒。我的兒子業已結婚，已開始了他自己的成人生活，且已有一位良妻和一位了不起的岳母。惟獨我的卡德雅還需要我。她現在自是非常懷念我的。可是難道你會相信：倘若我沒有確切的信心，認爲他們即使沒有我時仍能幸福地生活的話，我會可能離開我的孩子們麼？事實上，我確信他們將會幸福的。首先，我的孩子們有着他們很好的父親，他們的父親將不會離開他們，且會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幫助他們。我的兒子今年將可完成他在醫學院中的學業，也很鄭重地看待它。他也將在這個職業中，得到很多我和他父親的朋友們的協助。相信我吧，這些孩子是獲有週圍很多人的愛護和照顧的。只要政府不去騷擾他們，不要強迫他們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們將會過一種穩妥而可靠的生活。他們都已充分成熟，都有着堅強的個性和勤勞的品格。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爲他們做了很多事。我的生命是建築在親睦上的，現在且讓他們自行展開他們自己的翅膀吧，將來總有一天憑着上帝的意志，他們將會飛臨國外來探望我的。只須像柯西金和蘇斯洛夫這些人和狡猾的米高揚等，能讓他們和平地生活下去就得了。至於眞正的好朋友，他們也並不缺乏。

當然，沒有我的卡德雅在我的身邊，那是可悲的事。她是多麼甜美的一個孩子！在美國，我曾與許多美國人的家庭建立了友誼。在這些家庭裏，我也曾見到同我的孩子完全相像的少年人，他們眞是相似極了！對這一代的人說，國界和民族的隔閡是不存在的。假使出現了某種奇跡，我的孩子們一旦處身於美國的社會時，他們將會於到達的第二天早晨，[illegible]混合於此間的生活的。這便是我對西方世界的最初印像，這印像現在一天一天地加強。所謂鄉土觀念、懷鄉情緒和相思懷念等，這一切都屬於過去一代人的東西，與今天這些十八至二十歲的青年人完全無關。

僅在普林斯頓市內，我便有很多朋友。如說我果眞有什麼痛苦的話，與其說是產自孤獨，毋寧說是由於一種我不願拒絕的過多邀約而造成。我很喜歡與人聚晤，並欲在他們那種親密的環境裏認識他們（唯一被我堅決拒絕的邀請便是到各大專學校演講，因爲那不是我喜歡的事情）。

普林斯頓是一個學術城市，充滿着來自世界各地有趣而愉快的人民。這種自由交際的生活，使我甚感欣賞。當我尚在俄國國內，我的全部生活中完全沒有這類東西。經過四十年在莫斯科的錮禁後，我現在的生活才算眞正自由了，對我充滿了生趣和意義。每一天和每一件新的遭遇，都是重要的。我所要避免的，僅是與報界人士的會晤和一切記者的訪問，因爲這些事都不合於我的個性。但我卻決不逃避與人見面和認識別人，儘管因爲我不習慣於這種生活而感到疲勞。

現在且讓我回頭說一說你所剪寄的「震旦報」，我必須提出下述否認的聲明：我沒有要寫俄國史的計劃，我也沒有吸烟（我從未吸過烟），我更沒有寫詩或在晨間到愛因斯坦曾工作過的學院週圍散步（雖然愛因斯坦的女兒瑪爾葛是我的朋友）。在我週圍的任何地方，我並未發現任何表示警方在「秘密偵察」我的工具。我沒有玩高爾夫球；至於網球的玩法，我很早以前便已忘記了。不過我卻準備要買一部汽車，我並不認爲這種東西是「資產階級」的專有物。關於我母親的名字問題，那當然比我父親的名字更與我親切些。我必須提醒你，我使用這名字已有了十一年的歷史，如果西方報界忽畧了這個事實的話，那不是我的過失。

史維蘭娜

總之，在我居住普林斯頓期內，我從未接見過維格或任何其他記者，是以在他那篇文章中所引述的言論，全都不是我說的。請原諒我寫這樣一封長信，不過我實在無法繼續沉默了。順便說一句，當去年夏間莫斯科開始對我攻擊時，我即把我的蘇聯護照投進火裏，以表明我決不重返莫斯科。我若能在將來有機會成爲美國公民，自將很高興；但我得再次聲明，在基本上，我是一個四海爲家的人，我可以在東方和西方的任何國家裏生活。

我切望你應能知道關於我的眞相。這信若能在報紙上發表，無論是俄國或法國的報紙都將使我高興；不過這件事我願讓你去決定。我寧願人們能從我自己的話中來認識，而不願他們通過記者或評論員的筆下去猜測。謹祝你健康快樂。你所要的那本書必能寄給你，請勿念！

你的好友史維蘭娜・艾莉羅耶娃

斯大林女兒

史維蘭娜的一封信

資料室

編者按：前些時中共放出有關馬思聰欲回大陸的「新聞」，經多方澄清及馬氏夫婦親口否認後，已證實是謠言。中共這種造謠伎倆，大概是師承其老大哥的。數年前，當斯大林女兒史維蘭娜輾轉逃往美國定居以後不久，蘇聯方面也放出有關她不滿於美國生活的「流電」。後經史維蘭娜寫給她的一位法國朋友的一封信公開以後，謠言方始止息。

親愛的朋友：

承你剪寄「震旦報」的一段記載，特此先行致謝。我也曾自歐洲別的朋友處，聽到許多有關我對美國生活不滿的報導，特別也提到瑞士和德國報章上的某些文章。我對這些謊話原可置諸不理的，但我總覺得不同意於一種看法，以爲我今後將永遠無法擺脫這種讕言。

爲此，我對這類文章會不斷強烈反對。人們也許會對此有所忽視，但當我想到你也曾讀過這類文章，而且還相當相信它們時，這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假定這些關於我的報導一經在俄國的孩子和朋友聽到，情形就很可怕。因此我只得把我在普林斯頓的生活眞相，向你作一說明。

首先我得概括地說一句：我既無懷鄉病，也決不重返俄國。我堅決相信：終有一天我的孩子和其他一切俄國人將都能正常地到外國旅遊，並能選擇一個他們愛好的國家，在一個他們喜歡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住下來，那時，我將會看到他們，而且我確信[illegible]目前只是被剝奪了這一可能性而已。我也堅定而樂觀地相信：這樣一個時候的到來已不在遠。

我的本性原是一個四海爲家的人，但卻被命運把我關在莫斯科達四十年之久；也就是這個不可思議的命運之神，又在一年內使我看到亞洲（在印度），歐洲（在瑞士）和美國。但在我的這次旅行中，我也經歷了一切的艱難和困苦，忍受了一切的斥責和打擊，以至於遭逢了一切不應有的侮辱；儘管如此，我之得以面對這個世界，仍使我感到無窮無盡的欣慰。

可是我現在仍未感到滿足，將來一有機會，我將繼續旅遊以遊遍東方和西方的整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決不能滿足我的願望。我曾愉快地渡過印度的鄉村生活，同樣地在瑞士停留過，現在，我也無拘無束地享受着在此間的生活。在距離普林斯頓不遠的紐約，我有着很多朋友。我得承認，這些朋友中自以美國人較俄國人爲多。與美國人是很易相處的：他們和善、豪爽而率直，而且也比較單純而容易以一個普通人來看待我。

我並非在責備俄國人，我了解我走後每個俄國人的心裏都會留下太多的記憶——俄國的悲劇，俄國的過錯，數百萬人的死亡，我父親的名字和我之無法擺脫這個名字的牽連，以至於危懼、懷疑、仇恨和痛苦等——如此衆多的痛苦和創傷，都一起堆積在這五十年的時間內，我又怎能不了解呢？俄國是一個不快樂的國土，俄國人是一批不快樂的人民。我了解每一件事，甚至也了解克倫斯基夫人的憤慨。而一切留待我做的，除了承認這是不可避免的以外，別無他法。

我自己對俄羅斯的看法，認它是一個有着不斷痛苦和創傷的國土。正因此故，當我現在自夢中看到莫斯科的街道時，我會在恐怖中被驚醒。這好像一個人在夢着一個曾逃出來的監獄，接着突然……這就是我目前的感覺。從此我決不會再回到那個監獄！我只希望那些我所愛和記掛着的人們，有一天也都能設法逃出這個監獄。

我是在俄羅斯的文化傳統中長成和接受教育的，我愛俄國鄉間居民的樸素品質，我也愛好俄國的藝術，但並不僅以愛好俄國一國的藝術爲限。假使我那

(一)陵園形狀爲南北長方形。

(二)陵的內城牆東西長五七八尺，南北長六八四點五公尺，周長二五二五點四公尺，合五點〇五華里。

(三)外城牆東西長九七四點二公尺，南北長二一七三公尺，周長六二九四公尺，合十二點五八八華里。

(四)內城已鑽出東、西、南、北四面門，各門寬約八點九尺。外城鑽出東門，門寬約十二點二公尺。

(五)初步出土文物有陶俑、各種形磚、陶、石水道、瓦當、河光石和陶板等等。

關於始皇陵，歷代文獻多有記載，如：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併天下，……穿三泉，下錮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

水經注：「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塚壙於麗戎之山，……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中盜賊，銷槨爲銅。牧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

太平寰宇記：「始皇繼位，治驪山陵，……又此山無石，取渭北諸山石爲之，其費功力由此也」。

關中勝迹圖志引驪山紀：「始皇陵內城周五里，舊有門四，外城周十二里，其址俱存」。

毛共這次試掘的結果，與上舉歷史材料，尤其是「驪山紀」所述的情況相同。而在各門址及地下遺迹發現瓦片、紅燒土和灰燼等堆積，亦與史記和漢書所說「項籍燔其宮室」的形相符合。雖然始皇陵曾受兵燹之災，並遭盜掘；但其隨葬古物當仍有不少遺存，仍可供毛共的洗劫，這當是他們鑽探和試掘的用意之所在。

此外，近年來毛共還在南京地區掘挖南朝陵墓，及在河南鞏縣掘挖北宋陵墓。

南朝陵墓的發掘地點，在南京西善橋油坊村，墓座落罐子山北麓，東南面對牛首山，西爲馬鞍山，北爲鷄籠山，再北可望到長江。因曾盜掘，遺物不多，但墓室高大豪華，初步斷定爲陳宣帝項顯寧陵。據透露，將繼續進行發掘的，爲晉穆帝永平陵，宋武帝初寧陵，宋文帝長寧陵，陳武帝萬安陵及陳文帝永寧陵等。

北宋陵墓的挖掘，先是宋魏王趙頵夫妻合葬墓。該墓位於河南鞏縣西九公里孝義鎮之南郊，其地東南西三面羣山環抱，北臨黃河，北宋皇陵多在此。如太祖趙匡胤的永昌陵位於該地常封村西三公里，太宗趙宗義的永熙陵位於滹沱村東頭，眞宗趙恒的永定陵位於蔡莊東北一公里，仁宗趙禎的永照陵位於孝義鎮南二公里，英宗趙曙的永厚陵在永照陵西四百公尺，神宗趙頊的永裕陵在八陵村南零點五公里，哲宗趙煦的永泰陵在永裕陵之右旁。而宋魏王趙頵的墓地則在永厚陵之北約零點五公里。因此，毛共對宋魏王墓之發掘，當爲試掘性質，在取得經驗，其主要目標自是上述諸皇陵。

七、結語

以上各項，說明了毛共自竊據大陸，建立僞政權以來，其掘挖古墓，特別是掘挖歷代王陵的有關情況。雖然因資料之不全，可能有若干遺漏；但基本上可以由此看出他們「大量挖」「全面挖」和「不斷挖」的掘挖政策的眞相。共黨之如此大量掘挖古墓，最主要的一個藉口是「考古」。

但是我們知道，考古工作，實際上即是古史的研究工作，通過實物的考查和考證，以彌補古代文獻之不足，以解決史料的缺失和疑難，故不得不尋求地下古物，以求對古代文物制度之瞭解。

可是中國歷史，自秦漢以還，尤其是自隋唐以來，史不絕書，文獻充足，史料豐富，實物亦多，文物制度，歷歷可考。除自然出土者外，用不着捨棄可信的史料，而去破壞古代的墓葬，毀損古人的骸骨，從而破壞了中國重視祖先坟塋的傳統的孝道。

其次，考古工作，是一種專業性和學術性的工作，須由專業人才進行，須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術能力，如不致造成對古物的破壞，而事實說明，毛共並不重視古史研究者，乃至迫害考古工作。歷次的政治鬪爭運動，如「思想改造」運動、「反右派」運動、「教育改革」以及「文化革命」運動等，一般古史和考古人員差不多都遭受到重大的打擊，皆成爲被淸算的對象。因之，其發掘古墓之工作，大部份假手於無知的共幹、共軍和工農羣眾，有的則利用「土夫子」（職業盜墓者）進行掘挖。這些人只存心「發財」、「找古董」，缺乏對歷史文物的知識，又無現代科學發掘的方法和器材，以致大批古物遭到破壞。如陶器、銅器、玉石器、木俑、竹簡，絹製品等隨葬物之被弄破者，不知凡幾。例如平江鯉魚嘴有一古墓，據說是元末陳友諒的（即元末天完國主徐壽輝部將，後與朱元璋爭戰失敗，曾在武昌立國、國號大漢的漢王），因挖不開墓室石門，就用炸藥去炸。則其破壞的程度如何？當可想而知。因此，與其說是「考古」，不如說是「烤古」，是對考古的一種破壞。

復次，一般考古者，多對「古」及所考的對象，有一種崇敬之心或感情，以證實歷史之眞實性。而共黨則公開表明，要反其道而行之。曾停刊達六年之久而於今年復刊的「考古」月刊以「編輯部」名義談到他們的「考古工作的方向」說：「……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用階級和階級鬪爭的觀點，考察考古資料所反映的社會現象，掃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級歪曲歷史的惡劣影響，把『歷史的顚倒』『再顚倒過來』（毛語），使考古學成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這說明了毛共的所謂「考古」，與一般的考古，有本質上的不同。它除了存心掠奪古墓葬財物之外，乃是利用「考古」來歪曲歷史、改纂歷史，消滅人民的歷史觀念，進而消滅傳統的歷史文化。所以「人民日報」也曾指出，對一般坟墓的毁挖，「不僅擴大了耕地面積，還提高了羣眾的無神論思想」。這所謂「無神論」，指的是對祖先神靈的否定，對傳統孝道的否定。所以我們在復興中華文化，確定民族掃墓節日中，更要嚴重注視毛共滅祖絕宗、亂掘坟墓的罪行，及其此項暴政的發展。

公尺，寬一點六六公尺。其餘爲石馬、獨角獸、鸞鳥、石人、華表等，刻法可分圓雕和半浮雕兩種。

至於墓內情形，據說曾經盜掘，但又稱穴結構倘完整，其他未作進一步的透露。

在橋陵內進行探測，準備發掘的還有若干陪葬墓。即：惠莊太子李撝墓，惠文太子李範墓，惠宣太子李業墓，金仙公主墓，梁園公主墓，鄎王公主墓和代國公主墓等。

此後繼續掘挖唐陵，今年三月十九日「新華社」英文稿報導：最近毛共在武則天的陵墓附近，發掘兩座陪葬墓，一爲武后之子章懷太子的坟墓，另一爲武后之孫懿德太子的坟墓。

這些墓址是在陝西咸陽西北的乾縣，章懷太子墓長約八十公尺，寬四公尺，深十三公尺。懿德太子墓長約一百點八公尺，寬四公尺，深十六公尺。

兩墓的構造基本上相同，兩邊有庭院及對稱的寢室，還有儲藏食物和其它用具的側室。

墓中發現有一千多件貴重的遺物以及一百多幅完整的壁畫。在兩墓的寢室前後兩面牆壁、天花板、通道及走廊的入口處，皆繪有彩色壁畫。這些壁畫，包括由軍士組成的儀隊，出征的雙輪戰車和戰馬的行列，以及花園宴會和宮廷娛樂節目等。據說每一幅壁畫都有極精緻的組合及配色，表現出很高的技術。

這兩座陪葬墓的發掘，顯然是一種試掘，在瞭解陵園地下結構，而不是它的眞正目標，其眞正目標當是武后的陵墓。按武則天原爲唐高宗的皇后，高宗死後，實行聽政，先後廢中宗、睿宗，繼而改國號爲周，自稱皇帝（六九〇——七〇五）。以後雖被迫退位，恢復國號爲唐，但她生前先後秉政達五十五年之久，是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的一位女皇帝。故其對自己陵墓的營造當極具「匠心」，因而墓中的陪葬物亦必極爲可觀，故成爲毛共覬覦的目標。所以毛共下一步當是對武后陵墓的挖掘。

五、西漢中山靖王陵墓的發掘

一九六九年七月至九月，毛共在河北省滿城縣西郊陵山內發掘了兩座漢代的大崖墓。

這兩座漢墓，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墓。墓室鑿成於山岩之中，工程艱巨，規模宏大，渾如地下宮殿。

劉勝爲漢文帝之孫，漢景帝之子，漢武帝之兄，亦即三國時代蜀昭烈帝劉備之遠祖。其封地中山國境在今之河北，滿城在中山國北平縣境內。陵山爲南北縱走的一座石灰岩的丘陵，離地約二百公尺的高度。

劉勝墓的墓室，全長五十二公尺，最寬處三十七公尺，最高處近七公尺，容積計兩千七百立方公尺。竇綰墓的墓室更大一些，容積達三千立方公尺。在山岩中開鑿如此巨大的穴洞，以當日的技術條件來說，自是一件相當艱巨的工作。

兩座墓的形制和結構，大體相同。全墓可分爲墓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後室等部份。墓門向東，中室和兩個耳室築有瓦頂的木屋（已坍塌），後室用石板搭成石室。

就劉勝墓而言，南耳室是車馬房，置車四輛，馬十三匹。北耳室是庫房，置各種陶器數百件，並儲食物或飲料。中室爲寬大的廳堂，足容五百人而有餘，內置各種銅器、陶器、漆器及陶俑和石俑等。後室爲內室，置棺椁及貴重器物，並附有浴室。

竇綰墓的情形大致相似，墓道都很長（長四十九點五公尺），棺椁和隨葬品放入墓室後，便用大量石塊和土將墓道填塞，墓道口還砌有磚牆兩道，其間用鐵水澆灌，鑄成鐵牆。

兩墓的隨葬品，計有各種銅器、金銀器、玉石器、陶器、漆器和絲織品等類，共計兩千八百餘件。

在這些隨葬品中，最爲突出的有以下數種：

㈠錯金博山爐（漢代宮廷焚香的薰爐）一件，通體用黃金錯成花紋，爐蓋鑄出高低起伏的山峯多層，其間配置獵人和奔馳的野獸，比一般的博山爐遠爲精緻。

㈡錯金銀鳥篆文銅鐘（盛酒器）一對，周身用金銀絲錯出鳥篆（古代一種圖案化的美術字）和花紋，是傳世銅器中少有的珍品。

㈢鎏金蟠龍紋銅鍾和鎏金鑲嵌乳釘紋銅鍾各一件，紋樣複錯，色彩富麗，雖在地下埋藏了兩千多年，仍閃耀着光亮的色澤。

㈣朱雀燈一件，朱雀作展翅欲飛狀，所銜環形燈盤分成三格，可以同時點燃三枝蠟燭。

㈤「長信宮燈」（銘文中有長信二字，故名），製作一個宮女雙手執燈的形象，燈的設計很精巧，可以拆卸，燈盤可以轉動，燈罩可以開合，可以隨意調整燈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宮女頭部也可以拆卸，體內空虛，右臂與煙道相通，通過烟道而來的蠟炬的烟煤被容納於體內，以保持室內的清潔。

㈥「金縷玉衣」。玉衣又稱「玉匣」，是漢代皇帝及諸侯王特製的葬服。按照等級，有金縷、銀縷、銅縷之分，而以金縷爲高級。

玉衣的製作方式，是把玉石琢成長方形或正方形的小薄片，在四角穿孔，然後用黃金製成的絲縷編織而成。

劉勝的「玉衣」，共用玉片二千六百九十片，金絲約一千一百一十公分。竇綰「玉衣」共用玉片二千一百五十六片，金絲約七百零三公分。將兩千多片玉片組成一副整體，穿在死者身上，以圖保護屍體之不朽。金絲的製作，是用十二根極細的金絲，擰成一股金線既柔軟，又有較大的強度。

由此以觀，這次毛共之發掘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其所獲得的古物和財物，還要超過明十三陵的定陵。

六、秦始皇陵及南朝和北宋皇陵的發掘

秦始皇陵，位在今陝西臨潼縣城東五公里，南距驪山約一公里。一九六一年三月，爲「國務院」公佈始皇陵爲重點文物古迹單位之一。一九六二年二月組成「調查工作組」，去進行田野調查和鑽探等工作，隨後展開試掘。根據初步報告，其情況如次：

三、南唐二主陵和明十三陵的發掘

毛共對古帝王陵墓的發掘，比較早的是南唐二主的欽陵和順陵。

南唐為五代十國時期在江南地區獨立的國家之一，自西元九三七年開國，至九七五年為宋所滅，共三十九年，都金陵。帝王三人，即烈祖李昪，中主李璟和後主李煜。除李煜降宋，北徙汴京外；李昪和李璟的陵墓，則在南京附近的祖堂山，是為欽陵和順陵。

這兩座陵墓的發掘，約始於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六年結束。據說這是江南地區兩座堂皇的地下宮殿，建築極為宏偉華麗，烈祖李昪的欽陵，從地下宮的宮門到宮內，分為前、中、後三正室，前室與中室東西兩面各附一側室，後室，後室東西兩面各附三側室，全長二十一點四八公尺，寬十點四五公尺。中主李璟的順陵，建築形式同欽陵大致相同，規模略小。

兩陵地下宮室，都是磚結構枋木建築，樑、枋、斗、拱上都有綵繪，順陵地宮後頂繪有大象，欽陵後室頂端則畫有日月星辰，並在石壁上雕刻江河山岳。這些綵畫，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上比較少見，在年代上也比宋代太平興國五年的敦煌千佛洞第一百三十洞的前廊彩畫還要早二十多年。但是由於年代較久，尤其是因發掘時的粗疏大意，致兩陵有不少部份遭受損壞。至於陪葬物品的品種和數量，均未宣佈，然推想自有可觀。其不公佈者，自是為了對這一份財富的吞沒而保密。

其後，毛共進行發掘的是明十三陵。

十三陵，是自明成祖以下的明代十三個皇帝的陵墓之所在地點，在河北昌平縣北之天壽山谷，方圓約四十平方里的小盆地內。

明代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朱由檢共十六個皇帝（不算南明的福王、唐王、桂王），除太祖孝陵在南京，建文帝不知下落，及代宗（朱祁鈺、景泰）陵在宛平縣北金山口外；其餘十三位皇帝的陵墓皆營建於此。這十三座皇陵是：

長陵（明成祖朱棣、永樂），天壽山中峯筆架山下；
獻陵（仁宗朱高熾、洪熙），天壽山西峯下；
景陵（宣宗朱瞻基、宣德），天壽山東峯下；
裕陵（英宗朱祁鎮、正統、天順），石門山東；
茂陵（憲宗朱見深、成化），聚寶山東；
泰陵（孝宗朱祐樘、弘治），史家山東南；
康陵（武宗朱厚照、正德），金嶺山東北；
永陵（世宗朱厚熜、嘉靖），十八道嶺；
昭陵（穆宗朱載垕、隆慶），大峪山東北；
定陵（神宗朱翊鈞、萬曆），大峪山下；
慶陵（光宗朱常洛、泰昌），天壽山西峯之右；
德陵（熹宗朱由校、天啓），雙鎖山檀子峪西南；
思陵（毅宗、思宗朱由檢、崇禎），錦屏山。

在十三陵中，首先發掘的是在長陵西南大峪山下的定陵，定陵是明神宗朱翊鈞的陵墓，亦即明萬曆帝的陵墓。神宗十歲登基，萬曆四十八年逝世，整整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在萬曆十二年便開始經營陵墓，費了三十六年時間，把他的陵墓造成一座輝煌的地下宮殿，陪葬品很豐富，所以共黨便打他的主意。

毛共對定陵發掘，是從一九五七年開始，一九六〇年完畢，一九六二年再找到進出的秘密隧道。

這座地下宮殿，有前殿、中殿和後殿；在中殿左右兩側還有兩個配殿，全墓室由五個高大的殿堂組成。全部建築為石結構，沒有樑和柱，全用拱券形式。各殿門扇，全由整塊漢白玉雕成。

中間的享殿，放着三張白玉雕的寶座，座前擺着琉璃燒成的燭臺和香爐等。還有一個大瓷缸，缸內裝滿香油，浸着燈芯，那原是點燃的「長明燈」，後因墓道封閉，墓室內無空氣，燈遂熄滅。

後殿比其他四殿更為高大寬敞，在一個長方臺階上放着三口棺木，中間的是萬曆，左為孝端皇后，右為孝靖皇后。棺內放有金冠和隨身各種珍貴物件，還用許多玉璞堆滿棺側。另有二十三隻大箱，藏滿鳳冠、金盆、金碗、玉帶及其它金器。金冠、鳳冠全由金絲擰成，式樣精美。這些財物，現自為毛共所有，而地下宮室則列為參觀場所，這次美總統尼克森訪問北平，曾被安排到定陵的墓內參觀。

據中共透露：這次發掘費了很久時間才找到墓門，由發掘工程做成梯級深入地下，因有數層樓之高，上下進出極為不便。後從金剛牆後一些字迹來研究，始發現另有秘密地道，由兩側配殿後面通出去繞着大灣到達地面。由此可見古人設計之週密，然亦無法避免毛共賊心的計算與不顧一切的盜掘。並且在取得這次經驗之後，將以定陵為起點，逐步進行對其它各陵的發掘。

四、唐橋陵及武后陪葬墓的發掘

橋陵是唐睿宗李旦之墓，位於陝西蒲城縣西北十五里的豐山。豐山原名金幟山，亦稱金粟山和蘇愚山，當地人依其展翅欲飛的天然形勢，稱它為鳳凰山。唐書玄宗本紀載：開元四年十月「庚午葬睿大聖貞皇帝於橋陵」。

毛共於一九六三年七月開始對橋陵進行探測和試掘。其探測和試掘的情形如下：

㈠橋陵陵園包括整個鳳凰山，園牆南牆長二、八七一公尺，西牆長二、八三六公尺，北牆東至二、四三三公尺處為溝壑所斷。東牆全長二、三〇三公尺。總面積為八、五二七、七三七平方公尺。牆身寬一點三公尺，基寬三公尺。

㈡園牆四面各有門一個，四週且有角樓。東門南距東南角樓遺址九七三公尺，北門西距西北角樓遺址八六五公尺，南門西距西南角樓遺址一、六〇〇公尺，西門南距西南角遺址八六〇公尺。四門互不對稱，其位置是在鳳凰的頭尾及兩翅的中心。

㈢橋陵墓道在山坡上，寬四公尺，長約八十公尺。

㈣橋陵地面石刻共五十件，計：東西南北門前各有石獅一對，均高二點八三公尺，座長三點三六

毛共對歷代帝王陵墓的發掘

金達凱

一、前言

中國是重視孝道的國族，自先秦以來，許多道德觀念和文敎制度，都以孝爲中心而推展。左傳文二年：「孝，禮之始也」；國語周語：「孝，文之本也」；論語：「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歟！」孟子：「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都道出了孝的意義及其傳統政治思想中的地位。而「孝經」一書，更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所以「孝道」不僅是儒家的學說，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

在歷史上，對孝的要求，除了「尊親」、「親親」、「事親」之外，還重視先人的身後之事，重視祖先塋墓的建築、保護與祭掃，故祭墓之禮，自東周卽已盛行。更遠一點說，殷商時代卽開始對祖宗的崇拜。因而「守墓」之制，已流傳了三千餘年之久。這也是中華民族生命綿延不絕的一主要因素。我政府每年祭拜黃陵或遙祭黃陵，今年更明定清明節爲民族掃墓節，鼓勵國人對祖先坟墓之祭掃，也自含有愼終追遠，繼往開來的教育

但是共黨，特別是毛共，它們從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以「反對封建主義」爲藉口，反對孝道，反對崇敬祖先，甚而爲了盜取古人墓葬財物，在大陸各地廣泛發掘古墓，由一般古墓的掘挖，發展到對歷代帝王陵墓的掘挖。根據已公開的材料，已被發掘和進行發掘的古帝王陵墓，有秦始皇陵，西漢中山靖王陵，唐睿宗橋陵及武則天的陪葬墓，南唐二主陵，北宋帝王陵，明十三陵等。以下就其發掘情況，作一簡括說明。

二、對一般古墓的發掘

中共的掘挖古墓，是從「土改」時開始。當時榨取地主的財物，進而挖取地主祖坟的陪葬品，因有所收獲，遂推廣到掘挖一般古墓。在最初的若干年間，先後在陝西、甘肅、河南等地發掘西周和東周古墓；在華北、華中、和華南等地發掘春秋戰國古墓；在咸陽、西安、天津、洛陽、長沙、廣州等地發掘秦漢古墓；在江蘇、江西、浙江、福建、四川等地發掘西晉、東晉和六朝古墓；在陝西、山西、河北等地發掘北朝墓；在安徽、江西、山西等地掘挖元明古墓。

至一九五七年爲止，在陝西灃水兩岸掘出西周墓數百座，在洛陽西郊掘出東周墓數百座，在洛陽、輝縣等縣市發掘了一千多座韓墓趙墓和魏墓，在長沙、江陵、信陽等縣市發掘了一千五百多座古墓

、漢墓和隋唐墓。這些被掘挖的墓葬中，有春秋時代的蔡侯墓，晉將軍周處墓、隋李靜訓墓（北周太后外甥女），唐永泰公主墓，河北封代墓羣、河間邢氏墓羣和山西裴氏墓羣等「貴族墓」或平民墓，以及元代道教天師張宗演墓等。

此外還在遼寧西豐縣西岔溝，內蒙古東北部札賚諾爾和北部集寧等處，掘出了西漢時代墓羣。在吉林敦化，掘了唐代渤海國貞惠公主墓，在東北掘遼墓，新疆掘突厥墓，以及在雲南發掘南詔國和大理國的古墓。

以上各古墓中，掘出大量陪葬物，有金屬器、陶器、漆器、玉器，包括貨幣、金冠、金花、金條、金鐲、金錬、玉印、玉佩、玉鐲、琥珀、瑪瑙、水晶、玻璃珠、帶鈎、銀器等等，僅貴縣一地就掘出琥珀珠二萬餘顆，遼寧西岔溝墓地出土物品達一萬三千八百餘件。

由於毛共的掘挖古墓，取得了大批古物，因而給予當地一般貧苦農民極大的誘惑，紛紛盜掘，甚至近代的坟墓也不能免。

「光明日報」供認：「各地有不少農民被引誘掘挖古墓，連正常的農業生產工作及抗災抗旱工作也不願參加，而一般鄉村幹部更競相參加盜掘，給鄉村秩序以不利的影響」。其盜掘亂掘的情形可以想見。

至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中，共黨在「平整土地」、「增加耕地面積」和「廢物利用」的藉口下，進一步大量掘挖坟墓，不分古墓葬或現代墓葬，統統被翻了起來，骨殖集中一堆，加以火化作爲肥料，陪葬物品拿走，棺木和石碑，則用來舖路、築橋、搭瓜棚；比較堅固的棺木，還用去造手推車的車輪子。（見該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遷坟記」一文的報導）

此後則由僞政權的「考古」機構及所謂「文物

[illegible]

周給我畫了一個那時候共產黨人控制地區的草圖，並敍述了他們不久的將來的軍事計劃和政治計劃。這些計劃之目的，主要在於結束內戰，同其他的抗日軍隊成立統一戰線。

『這樣你們放棄革命了，是不是？』我問道。

『一點也不是。我們是在推進革命，而不是放棄革命。說不定革命是通過抗日戰爭而發展到取得政權的。』

蔣介石的情況又怎麼樣呢？

『抗日戰爭展開之日』他預言道：『乃是蔣介石開始覆亡之時。』

……………

在往後的日子裏，我多次會見了周恩來，並給他和他的夫人鄧穎超寫了簡傳，但奇怪的是，周對我發表的關於蔣介石的第一次談話，由他取消，只是到了後來，我才能在我寫的一部書裏發表。那時候，事件突然急轉直下，因此周給了我一個口信，要求不發表他的坦率談話。只有到了一九五七年，這次談話才終於公開發表。」

這段話透露了，中共對抗日戰爭根本沒有誠意，只是企圖造成日軍長驅入侵的局面，牽制住國軍的主力，中共便乘機發展實力，準備進行內戰，奪取政權。周恩來所以要求暫時停止發表該段談話，因爲跟斯諾見面不久，他已去延安秘密會晤了張學良，煽動張學良從事「反蔣抗日」，如發表談話，「抗日」騙局便會揭穿，陰謀就要失敗了。

中共爲什麼要重印斯諾這本書呢？這在顯示周恩來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倡議人，中共在抗日中混水摸魚及以後在大陸得勢，周實是主謀人，以此來表彰周的功績。

五月份「人民畫報」上，刊出了一九三六年六月斯諾在陝北拍攝的圖片專輯，在中共要人中，除了毛之外也僅有周恩來一人。這是在製造周是毛最親密戰友的印象。

周恩來是個攬權不爭位的人，只要求大權在握，不在乎掛頭牌。這是了解周恩來必須熟記的一件事。

相信。」

他接着說，中國有幾個好的理論家，當他們有機會實踐他們的理論時，卻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雖然反對現時的中共政權，但對周恩來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敬意，我相信索爾伯里先生的記述，也相信周恩來在外國賓客面前所表現的謙遜。可惜的是，應該對七億中國人民說的話，他卻只對三、兩位外國賓客說。

周恩來說：「中國（共）並不像她的朋友喜歡相信的那樣完美無缺。」「中國（共）也有過許多錯事。」這兩句話很眞實，也說得很得體；但他爲什麼不對七億中國人民這樣說呢？

……的聯想

待旦

中國人民是中共錯誤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從理論上說中國人民應該是中國的主人翁。他們有權知道中共做了些什麼事？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

但事實上中共毛澤東政權非但不把中國人民當作主人，而是把他們變成奴隸，加以肆意的奴役和虐待。

毛澤東不但要人民把他當作「導師」、「舵手」、「領袖」，而且要人民把他當作「恩人」、「救星」。把人民奴役虐待一番之後，還要人民表示感激涕零。二十二年來，毛澤東政權從來沒有向人民作過彙報，也從未向人民認過錯，一直堅持他和「黨」是「偉大」「英明」的，永遠正確的，要求人民把他當救世主來膜拜，搞「朝請示晚會報」的膜拜儀式，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上，沒有誰比得上毛澤東更兇殘更可惡和更厚顏無恥了。而外表看來，周恩來卻要比毛澤東好得多。

中共那麼多領導人當中，唯一會公開承認錯誤的，就是周恩來。這或許是他能在我心目中留下良好印象的主要原因。

曾記得那是一九六二年春的事了，一天下午，突然接獲通知到禮堂去聽重要報告，事先囑咐任何人都不准做記錄，聽了之後也不許跟別人談論這次報告的內容。起初還以爲有什麼重要人物來了，進入禮堂才知道是聽取周恩來的錄音報告。在那次報告中，周恩來檢查了造成「大飢餓」的原因，他認爲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他認爲下級幹部有錯誤，中央也有錯誤，而國務院則應承擔更大的責任，他以自己的名義且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道歉，並且重新檢討中共的農村政策。在那次錄音報告中，聽得出周恩來的聲音是沉重的，感覺得到他內心的不安。但他沒有談到「三分人禍」的具體內容，沒有談到他本人和中共中央到底在那些事情上做錯了，因而，所謂「應負責任」，「中央也有錯誤」云云，卻顯得十分抽象。而更可惜的還是那一次錄音報告只有幹部和大學生有機會聽，這表明中共對廣大人民依然是不信任的。

那一次「承認錯誤」之後，周恩來推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現在卻說是劉少奇一伙搞的）等讓步政策，使中共已破產了的農村經濟，逐漸復甦過來。當時中共中央強調這種讓步政策，是長期的政策。在十二年至二十年內不會改變，誰又料得到一年多毛澤東便搞出「八屆十中全會」的「反修」文件（一九六三年），而再過三年便搞出一個比「大躍進」、「公社化」更左的「文革」。現在中共的政策似乎又向右轉了，但誰敢擔保三幾年後不發動「第二次文革」呢？

「左右左」已成爲中共的傳統，這種傳統使中共接二連三地犯錯誤，做出許多禍國殃民的事情來。周恩來倘若有足夠的勇氣，應該在自己有生之年，把毛澤東揮下台去，把他平日向外國賓客所說的謙遜話，公開對七億中國人民說，徹底檢查二十二年來，特別是「反右」以來，中共所犯的一系列錯誤和罪行。

不掛頭牌的周恩來

魯遲

讀六月十四日的晚報，在一段毛澤東病篤的消息（似不可靠）中有這樣一段話：「一知名政治人物昨晚說：『我們相信毛主席病重或瀕臨死亡。』他說，中共中央開會顯然重要在討論誰繼承毛位。顯然繼任人選爲周恩來。』

對於這位知名政治人物的看法，筆者僅同意他後一觀點，對毛澤東病重說，則感到懷疑。因爲北平迄無爲毛澤東準備發喪的跡象。對於「顯然繼任人選爲周恩來」一點，大致不差，不過可能還需加若干但書。因爲周恩來是個深識黃老術的人，凡事「不敢爲天下先」。從中共歷史上看，他幾度可以坐第一把交椅，皆故意讓與別人出頭，他自己則隱在幕後操權。最明顯的是一九三〇年，他在莫斯科受到盛大歡迎，特受史大林垂青，讓他在蘇維埃大會上發表演說，共產國際授命他回國矯正李立三的錯誤，他竟臨時把權力交付瞿秋白，但卻兼任軍事部長，組織部長，特工首長，緊握實權不放。

周是共軍締造者

據筆者觀察，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之後，周恩來即逐漸凌駕毛林獲得多數軍人支持，一九七〇年九月清算陳伯達之後已握大權。但是此人小心謹慎，處處不露痕跡。因此毛澤東一旦死去，他是否公然繼任主席，還是個疑問，他極可能把董必武、朱德等老邁分子推做主席，而自己則擔任總書記、軍委主席等掌實權而避免推頭牌。

周之當權得勢，從近年來中共一些出版物也可看出端倪。一是一九七〇年七月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光輝事蹟」，這本書當時出版時，幾無人注意，認爲仍不過是千篇一律那一套。

試看該書第一章「工農紅軍的締建」，照文革

建立井崗山根據地，而該書第一節爲「『八一』建軍節的由來」。並不直述八一南昌暴動，而竟從更早的事實說起：「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之後，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建立了黃埔軍校，派周總理、葉劍英、聶榮臻等到這個學校擔任各種負責工作。……」這段話暗示，周恩來是中共最早建軍的負責人，當時毛澤東還穿長袍大衫辦農民講習所，和軍事挨不上邊。其次才說到南昌暴動：「當時成立了前敵委員會，周總理是這個前敵委員會的書記。」又：「從起義這天起，中國人民開始有了自己的革命武裝，因此八月一日遂成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誕生日。」整個第一節，沒提毛澤東一個字，第二節才是「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這種說法，無異要共軍了解周恩來是最初的締造者，也無異否定了「是毛主席親自締，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宣傳。可以說這本書是周恩來已獲軍人支持，掌握實權信號。

先周後毛的訪問記

最近中共在西方世界裏的「代言人」，美國親中共記者艾德加·斯諾故去，中共出版了斯諾的舊著「我在舊中國十三年」的節畧本。這本書主要是寫在抗日戰爭前夕，平、津、上海各地情況及一九三六年夏，秘密偷過國軍封鎖線，到陝區保安訪晤毛澤東、周恩來之經過。不過依照內容的次序斯諾一入共區，首先接觸的是周恩來。

第二十二章是「抵保安前先晤周恩來」。其中好多對周恩來的描寫，但更値得注意的有這麼一段話：

周恩來

自從中共展開「乒乓外交」以來，特別是中共進入聯合國和尼克遜訪問大陸後，美國出現了一股「中國熱」，穿中國服裝、吃中國菜、看中國熊貓、「研究」（？）中國文化政治……不一而足，不管什麼東西，只要一沾上中國氣味就變成時髦的玩意兒了。

倘若此刻中國男人還有豬尾巴辮子，中國女人也還有又長又臭的纏腳布，也許美國的新潮男女也會模仿或乾脆如法泡製。

美國不但出現了「中國熱」，而且出現了「周恩來迷」。美國某些知識分子和政客對周恩來「迷」得相當深，其熱烈程度比起香港工廠妹對寶珠、芳芳之「迷」，有過之而無不及。一提起周恩來，幾乎每一位美國的「周迷」都要豎起大姆指大讚特讚一番，佩服到五體投地，而周恩來每一次舉手投足都要引起「周迷」們的讚美和歡呼。

最近某左報選擇了美國「紐約時報」聯合主編哈里曼·索爾伯里一篇談周恩來的文章，這位美國名報人說：

「周先生總是尊重別人的聰明才智。他在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的問題上批評了自己，他還讚許『我們（中國）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早認爲中國會在去年秋天進入聯合國，而他和外交部的老助手們則認爲，這種事情在一九七二年之前不會發生。

來對待中國的政策，並且再次地說，中國也有過許多錯事，中國並不像她的朋友喜歡相信的那樣完美無缺。」又說：「總理和美國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在延安的日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重慶住了相當的時間，這種交往更擴大了。

周先生對那些用批評美國的辦法來讚揚中國的人是很不耐煩的。

星期五晚上，當美國科學家聯合會的

「政軍分離」的可能性

軍事方面，確是比較困難，雖然美國一般政客認爲，台灣對美國所以重要，是爲了對抗毛幫，目前美毛之間已化敵爲友，台灣重要性已消失，則美國取銷中美協防條約，撤走駐台美軍，對美國安全並無影响。但軍人對此看法可能不同，軍人不會相信美毛之間能得到永久和平，即使不至於打仗，但對峙形勢仍然存在，如果軍事上割斷與中華民國關係，將等於自折藩籬，尼克遜對軍人意見還不能完全漠視，恐怕這一點美國較難讓步。

美國難讓步之點，毛幫則可以讓步，即以毛僞政權與西方國家「建交」而論，由於毛幫堅持台灣領土屬於僞政權，加、意兩國均遲遲不敢予以承認，最後毛幫自動讓步，只要各國在建交公報上承認有這回事也就算了。此後一連有二十幾國與毛僞政權「建交」，除去少數基本上親毛國家，絕大部份都是循此路線，則毛幫對美又何妨讓步，准許美軍在台灣留駐到適當時機再撤走。毛僞政權成立後，蘇俄軍隊在東北及旅順大連均駐了一個時期；美國又何妨援其前例。所以雖然最難解決的問題，在毛幫搖身一變時，就沒有問題存在。

至於經濟問題更小，美國對華經援老早已經停止，軍事援助爲數也寥寥。變方貿易關係即使沒有邦交也仍可繼續，何況美國壓根不會把台灣市場放在眼內。

從各方面來看，美國與毛僞政權建交可能性已經成熟，只是何時揭盅了。

誰接佐藤的班？

其次再說日本。筆者以前在本刊曾談過，日本在佐藤當政時期，中日之間關係不會改變，目前已可說是猜中了；至於下一任內閣政策如何，可能變了。

佐藤宣佈下野之後，自民黨有五大派系頭子出面競選下任黨總裁，依照日本憲法，多數黨的領袖也就是未來的首相。目前最有希望的候選人是現內閣的外務大臣福田糾夫和通產大臣田中角榮，論關係，田中是佐藤嫡系，也是佐藤派未來首領。福田屬佐藤之岸信介派，並非佐藤一派，但佐藤多年已努力培植福田爲繼承人，去年改組內閣由大藏大臣調爲外務大臣，聲望更高，自爲合適人選，至於第三名大平正芳，則要在兩人相持不下時，檢個便宜，可能性恐怕不大。

福田既得到佐藤的支持，又爲財閥所屬意，在過去都認爲必是佐藤繼承人，報紙且稱之爲「皇儲」。但這次卻失去優勢，由於其餘四派一致反對福田，除非初選時福田能得票超過半數，一次當選，否則到了第二次投票時，福田的首相夢恐怕就凍過水了。

日毛僵局將打破

特別注意。大體說來，福田政策完全走佐藤路線，比較穩健，田中、大平則標新立異，想與毛幫改善關係以增加政治資本。至於另一個候選人三木武夫最近剛去北平晤周恩來，言論完全變成周恩來傳聲筒，更不在話下了。剩下還有一個中曾根康行，其人立場偏右，言論偏左，同時他也沒有成功可能的，不必多說。

現在就以最右的福田來說，競選口號也以改善日毛關係與毛僞政權建交作爲號召，甚至佐藤告別政壇的演說，也以未與毛幫建交引爲憾事，所以無論下任首相是誰，日毛之間關係也一定要改變。日毛關係改變，也就是中日關係改變。

在過去，日毛建交有一大障礙，就是中日之間所簽和約，毛幫一定不肯承認。日本如果對此點讓步，廢止中日和約，重訂日毛和約，則問題太多，不說別的，僅僅賠欵一項，就將是天文數字，此點不論任何黨派頭子當首相，都不能不躊躇。此點也是日毛關係二十多年來始終無法進展的原因，至於日本政客口口聲聲說不忘我總統大恩大德，因此不能與毛接近，那是騙人的話，就美日兩國作比較，美國作盟邦要比日本可靠的多。美國尚且如此，何況日本。

目前此一不可打開的僵局，似有解凍之勢，三木武夫訪平回到日本，竟然聲言日本應承認與中國戰爭狀態並未結束，此語包括幾項問題，第一，已訂中日條約無效，第二，日毛應另訂和約，第三，日本應向毛幫提出賠欵。此語出自歷任日本內閣要職之三木武夫之口，並未受到現內閣有關人員的譴責，可見日本方面也逐漸走向毛幫圈套，即以廢除中日和約爲與毛建交的代價。

當然日本還是要看美國顏色，如果美國決心反共，日本還不敢走的太遠。現在美國已跑到前面，可能搶先與毛幫建交，則日本除去不惜一切代價走上這條絕路之外，還有什麼辦法。

作好應付萬變的準備

一旦美日與毛僞政權建交，我國在外交上之孤立可以想像。但一國之存在，並不在於要外人承認，而是要自己先承認，只要我自己不亡，外人決不得而亡我。以我們今日處境而論，基本問題還在本身，軍事方面我們雖不太強大，但卻處於微妙地軍事均衡地位，任何一個集團，包括毛幫都不敢對台灣用武，我們不必擔心被武力攻取。經濟方面只要自身努力，外交的孤立不能限制貿易來往，周恩來的四原則只能嚇日本人，其他國家不會賣帳的。眞正的問題在我們自身，我們要相信暴政決不能久存，中華民國決不會亡，只要我們信心不失，就一定能屹立不搖，我們國家存在一日，對整個大陸就是一座明亮的燈塔，給予七億同胞一個熱烈的希望，終究會有一天，內外洪流滙合一起，冲垮萬惡的共產黨人暴政，重建富強康樂的中國。二十幾年來我們飽經了國際上的世態炎涼，對於落井下石的朋友，我們必須要牢牢記住，這回可不能再以德報怨。

注意美日外交動向

岳騫

最近外交方面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基辛加赴平，一是日本更易首相，其發展如何，皆與我國有密切關係，不能掉以輕心，認爲漠不相關也。

警惕美毛隨時建交

先說前者，這次基辛加赴平，究竟何事，香港報紙皆說與周恩來商談越戰停火。區區以爲並不盡然。越戰目前是否能停火，主動權操於美國與河內各半，毛幫實無絲毫力量。河內越共以武力彈藥仰給毛幫，許多問題自不能不聽毛幫擺佈。但自本年二月間毛僞政權歡迎尼克遜訪問後，越共與毛幫關係已日漸疏遠。蘇俄則乘虛而入，在河內漸佔上風。毛幫自不願失去越共，周恩來百忙中又去河內大耍魔術，提出種種保證，但越共對毛幫之信心已無法恢復。此時毛幫若向越共提出建議與美和談，非碰一鼻灰不可，越共定指毛幫出賣，尤其是在尼克遜大炸封鎖之下，基辛加又在此時赴平活動，毛幫避嫌尚且不暇，安敢向越共試探和平，以美國掮客自居，周恩來雖然在加速轉變，但短期也變不到這種地步，何況大權本操於毛澤東，周恩來只是執行命令之人，而毛澤東一息尚存，也忘不了世界革命的「大業」，決不能放開手幫助美國去恐嚇北越就範。

基辛加此次去平，如果專誠又談北越問題，不必說要碰一鼻子灰，毛幫是不是會歡迎他去，都要打個問號。當然基辛加去北平，可能會談到越戰問題，請毛幫支持越南停火談判，但這只是附帶的事，基辛加此行眞正任務，一定是談判有關美毛建交與所謂「台灣問題」。

尼克遜要同毛僞政權建交，已經有了適當的準備。自尼克遜去北平之後，已在事實上承認了毛僞政權，毛幫擠入聯合國，大批人員湧進紐約，也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所差者只是美國尚未在北平駐有外交代表。但美國參院兩黨領袖曼斯菲爾同史葛特也都接受周恩來邀請去過北平，最近還有那個使中國人提起切齒的費正清也大搖大擺去了北平[illegible]建交已呼之欲出，問題只是要選擇適當的時機予以宣佈。

昨日報紙謠傳美國將在八月十五日以前承認毛僞政權，八月十五日也許太快一些，但美毛建交之期，可能在十一月以前，因爲是時美國大選之期，尼克遜必然要以此作爲競選的籌碼。

尼克遜的競選籌碼

美國本屆大選，共和黨候選人是尼克遜已成定局，民主黨因爲羣蛇無首，幾條大蛇皆想出頭，目前形勢由於穆士基退出，華萊士遇刺，小甘廼廸怕死不敢出頭，韓福瑞因爲上次失敗，兼之年歲已老，不爲美國人所喜，於是那個最左的麥高文乃一枝獨秀，十之八九與尼克遜拗手瓜的是此人。

麥高文的競選政綱重心在越戰，聲明他如果當選，不理南越政府死活，定期撤出越南，必要時還會親赴河內與越共首腦談判，其外交政策左到如此地步，則與毛僞政權建交更不在話下了。

尼克遜面對這個頑敵，大傷腦筋，因爲美國人已普遍左傾，尤其是知識分子，麥高文在加利福尼亞一州，卽有五萬青年爲之助選，此一力量實不可輕視，尼克遜要拉麥高文的票，在內政上幾無可能，因爲麥高文所提議的有關財政政策——皆針對大資本家而發，共和黨是代表大資本家的政黨，自不能打後台老板的荷包。唯一可用的戰術，只有在外交方面，尤其是有關中國問題，擺出比麥高文還要左的姿態，以迎合選民。尼克遜上次去北平，究竟同毛周談的什麼事，至今仍是一謎，但僅就已發表公報看出，美毛建交已呼之欲出，唯一難題則爲美國與中華民國關係如何割斷，其中又分外交，軍事與經濟三方面。

先說外交，照筆者看法，此點已無困難，因爲美國已承認毛僞政權是中國的「政府」，又說台灣是中國內部問題，則美國撤銷對中華民國的承認改與毛幫建交，在宣傳上並無困難。或者有人天眞想法，以爲尼克遜會顧及到中美之間的百年友誼，二次大戰期間四年並肩作戰的情感及戰後二十多年來愉快的同盟關係。如果有這樣想法，就未免太高抬了尼克遜而貶低了自己。尼克遜這個人，能力確不低，但論到人品，要算是美國立國以來，三十六位總統中，最差的一位。筆者所以這樣說，並不是因爲尼克遜的對華政策，而是覺得此人太沒有原則，作人都不可無原則，何況作總統，而又是世界最大國家的總統。翻開尼克遜半生紀錄來看，其人言行矛盾，說的是一套，作出來又一套，而且當面

區都難免存有戒心，除非過一個時期，忘記了這椿慘事。因此，半山區地產房產跌價是必然的事。

財物不翼而飛

為了半山區塌樓災場附近出現了新險象，某些地方的山坭、山石有隨時塌下的可能，因此當局採取了預防措施，下令封閉五十二幢樓宇，住客一律疏散。

為了安全，當局採取這種措施很對，不過，卻由此帶來一些問題：部分居民奉命疏散的樓宇，竟發覺失去大批財物。

不管這些財物是賊匪盜竊，抑或什麼人順手牽羊，似乎都該由警察負責。疏散，是政府下的命令，政府當然有責任保護他們的財物。

關於居民財物的損失，市面上有許多傳說，認為並非「職業盜賊」所為，這些財物很可能落在特權人物手上。

另有一種傳說：有些不肖警員向難屬索取金錢，肯付錢的，就優先掘出他們的親人，而且是「全屍」；否則他們的屍體就會在坭土瓦礫底下發霉發臭。這情形，警方公共關係科的發言人也認為有可能，不過，發掘的工作已移交工務局，這些事情也不便再追究了。

這些發死難財的人，實在可憎可鄙！

公事公辦

另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鷄寮的不死災民，護准徙置，但徙置處的官員「執正來做」，一切根據條例，有些死剩種，由一家人變為獨身漢，碍於徙置條例，他竟無法找得個安身之所。

徙置處的官員「奉公守法」，是「盡忠職守」，原無可厚非，不過，像鷄寮這樣一場巨災，只要查明他們的身份不是「借屍還魂」，不是靠呃靠淥，很應該把他們安頓下來，不必一成不變，拿着徙置條例來打官腔，有些災民因徙置處認為他們「沒有資格」而大感徬徨，向報紙投訴。老萬認為，作替災民解決難題；徙置處下面的小職員，當然沒法怪他們，他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鷄寮未死災民該獲得妥善安置，刧後餘生，難道我們不該給予一點同情，還要讓他們為了一個小小的住處而徬徨嗎？家屬死了，自然「人數不夠」，徙置處大可權宜辦理，豈可一成不變？

捐款踴躍

這次空前雨災也表現了香港並不是一個人情冷淡的地方，為了救濟災民，各方紛紛發動賑災捐欵，各方捐輸的踴躍，使人感動。除了四報聯台募捐外，還有兩個電視台，以及各社團、工廠、學校等自動募集，到目前，捐欵數字還不知道，不過，肯定達到數百萬元，也可能超過千萬。

這些同情心來自社會各階層，當然，捐欵的不少是有錢人，何以老萬要將「捐欵者」與「有錢人」扯在一起？因為曾親耳聽到一些「工人大佬」在公共場所中故意高談濶論，為了半山區的巨災而大放厥詞，為了「濶佬也要做災民」而得意洋洋，說什麼：「住半山區咁嘆？他們也有今日！」其實上天並沒有把人分為貧富不同看待，天災之來，無分貴賤，因而，今次的雨災，最多窮人和最多富人的地區，同樣不能避免。

一九六六年的雨災，半山區也有慘劇，一位羅姓的教育官員死於豪雨，可見天災是不分貧富的——兩架民航機失事墮毀，搭客中，當然也大部分屬有錢佬，可見災害是一視同仁，不像那位工人大佬那樣，為了富人受災而歡欣。

挑撥貧富仇恨

如果不是香港的左派分子故意利用這些人挑撥「貧」「富」間的恨，就是這個「工人大佬」頭腦有問題。其實，好人壞人不能以窮富來衡量，窮人有好有壞，富人也有好有壞。捐欵賑災的「善長」中，有不少是經濟情況比較豐裕的，他們不會因為鷄寮的貧民遭遇悲慘而說出「你地都有今日咯」的捐欵救災運動，足以表現他們對窮人的同情心，這個「工人大佬」即使不是存心挑撥，這種思想也是不正確的。

人們的貧、富有許多因素，並不如共產黨所說全是富人剝削窮人，所以窮人窮而富人富。今天，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富人沒有了，但窮人還是窮，而且比前更窮，可知窮人並非純然由於富人剝削而窮，否則今天大陸就沒有窮人，不用港澳同胞不斷接濟了。

寶貴的經驗

對遇難者的悲慘遭遇，不論他是鷄寮的或半山區的，我們都寄以無限同情。

當然，半山區有錢佬不需要救濟，急待援手的是家無恒產的窮人，因此，賑災的工作早在秀茂坪展開，發放了救濟金，也給予適當的安置。半山區方面，數以萬計的疏散者，不過自想辦法。自己有能力的人，不會接受救濟的。許多捐欵的人指定救濟鷄寮災民，他們恐怕捐出的錢被移作別用，或是拿去救濟有錢人。我們應該相信救濟機構做出適當的分配。

一場巨大的雨災已經過去，目前要做的是各種善後工作。

在這次巨大雨災中，我們得到不少寶貴經驗，在處理類似的災害時，相信會處理得較好，諸如索取金錢、失竊財物、留難徙置等等事情，將不會再發生。

香港由於地勢關係，遇到颶風或豪雨，都會造成巨大災害。尤其新界的農民，風雨中常會財產蕩然，這次雨災，魚塘和蔬菜損失十分重大，他們也該是救濟對象。救濟工作，應廣泛展開，不應局限於鷄寮一個災區。

截至發稿之日，這次雨災死亡者九十八人；假定死亡者一人；失踪者六十九人；傷者一百一十七人；遷離者四千八百四十五人。死者需要協助殮葬，未死者都需要救濟。

新聞以外

香港空前巨大雨災
有人乘機發財殊堪痛心

萬人傑

香港發生了災情比一九六六年更慘重的另一次雨災，傷亡失踪數字近三百人。可是有人竟藉此發雨災財，疏散的居民，空樓中失去大批財物；發掘屍體，也有人向死難者家屬索取金錢。這種事令人痛心疾首。至於半山區塌樓慘劇的責任問題，恐怕也不會有下文。

空前巨大雨災

香港因爲一連下了六七十小時大雨，迄不停止，造成一次空前未有的巨大雨災，較之一九六六年雨災災情有過之無不及。

這次雨災最慘重的兩個災區，一是窮人住的雞寮安置區，由於山坭瀉下，把數十間木屋淹沒在坭土中，該區居民大部分逃避不及，被活埋山坭下，傷亡慘重；另一處是港島半山區的旭和道，富人住的區域，由於山坭崩瀉，引起連環塌樓，把一幢十二層高的旭和大廈撞倒，整幢塌下粉碎，變成一堆頹垣敗瓦。這幢大廈的住客以禍起倉卒毫無準備，因爲時間在八點左右，許多人正在家中觀看電視，霹靂一聲，不少遭到「冚家剷」的慘劇。

到目前，兩個災區仍在發掘中，已掘出的屍體，共有九十多具，相信稍後會掘出更多，死亡數字也會增加。這次雨災造成的傷亡，有資格放在「世界新聞」上。整座大廈毀於大雨，更是十分罕見的事，毋怪這則新聞震驚世界，連日航機、國泰機的墮機慘劇也給蓋過了。

責任與善後

由於這次巨大的雨災，帶來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責任問題；二是善後問題。

關於責任問題，有人認爲香港政府難辭其咎。據[illegible]在塌樓慘劇發生之前，通知這一帶的居民準備應變及疏散，人命的傷亡，一定大爲減少。

另一方面，有人指責該區一些地盤在進行建築大廈時，開鑿地盤，把坭土震鬆，偏偏大雨不停，因而造成山坭傾瀉，連環塌樓，認爲這一半是天災，一半卻是人爲。

至於善後問題，主要是如何避免同樣的災害再度發生，雞寮方面的教訓，安置區不宜設在山邊，即使在山邊設置，也應建好山坭護牆，居民才得到安全保障。

半山區方面，現在市民都集中於一項問題的檢討，建築在斜坡上的樓宇，是否應有所限制？一般居民的意見幾乎是肯定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專家的意見。

依照標準規定

據建築業諮詢委員會土壤力學專家葉謀遵（他是香港新昌集團有限公司及新昌營造廠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指出：今後建築在斜坡上的樓宇，應依照建築條例的安全標準規定，[illegible]

照葉謀遵的話研究，似乎目前建築在半山區斜坡上的樓宇，並沒依照「建築條例的安全標準規定」，因此才會演成連環塌樓的慘劇，那麼，不依照安全標準規定的樓宇，何以能領得入伙紙，住滿了人？

這不由使人想起「大廈變危樓」的西區創興大樓事件（這件曾轟動一時的事件，看來已不了了之），追究責任，已沒了下文。旭和大廈的倒塌，當然也有人要求追究責任，但可預料到，其結果也和創興大樓一樣，不會有下文的。

一利一弊

港督雖然委派出一個小組，進行徹底調查，相信不會提出追究責任的任何建議，必定着重於今後在半山區建築樓宇的限制，以期亡羊補牢，不使慘劇再演。當局能認眞切實做到這一點，已經很使人滿意，不能希望他有更大的作爲。

工程師陳正鈞表示，在半山區建築樓宇，不宜太高，也不宜太密。不過，如果當局嚴格規定半山區建樓宇的高度及密度，業主將蒙受損失，由此而「扼殺」了整個半山區的地產。

凡事是「針無兩頭利」，往往得一失一，顧得居民的安全，就顧不得業主利益。如果政府嚴格規定半山區建築物的高度和密度，當然使半山區地皮[illegible]

北越惡貫滿盈



一九六八年當北越應美國詹森總統的建議，在巴黎開始和談，其首席代表春水路過北平前往巴黎時，毛澤東曾間接告訴春水「和美國在巴黎會談是一大錯誤！」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在天安門發表反美聲明，猶力言「弱國可以打敗強國，小國可以打敗大國」，慫恿北越和美國打到底；一九七一年春天，當南越軍掃蕩寮北，周恩來跑到河內打氣，聲言不惜以「最大的民族犧牲」來支援北越抗戰到底云云。這些豪言壯語，至今猶在，可是中共自己卻先與「美帝」卑躬妥協了。把北越指爲萬惡不赦的尼克遜請去訪問，舉行友好會談，並且發表聲明，相約絕不兵戎相見。

中蘇共出賣北越

中共這一急煞車，然後大轉彎的舉動，氣壞了河內，於是大罵尼周會談是險毒的陰謀。尼克遜離開大陸之後，周恩來趕快親自飛往河內的解釋，似乎碰了一鼻子灰，北越根本不加報導，當然更沒有發表共同聲明。因爲在出賣者和被出賣者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共同聲明好發表。

無獨有偶，二月中共邀請尼克遜訪問之後，五月莫斯科繼請尼克遜訪問，雙方且達成許多協議，簽署了一大堆協定，布里茲涅夫竟興高彩烈，破除往例以蘇共書記長的名銜在協定上簽字。

法新社六月二十日自河內報導說，北越當局目前已感到一種被拋棄、受孤立的感覺。這顯然不是推測，而是寫實。北越始終不報導尼克遜訪問中蘇共的消息，反映了這兩次訪對北越人心士氣打擊之深巨。從這也可看出，在蘇聯和中共爭與能國妥協的情況下，北越南侵的軍事行動，是無法長期持續下去了。

北越人會憬悟，兩位老大哥唱高調反美，卻讓小弟弟拼命流血，這是太不公道了。所謂「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路綫」，現在證明是大謊話，是一場噩夢！

山窮水盡放下屠刀

今天河內當局該是夢醒的時候了。從和談代表首席顧問黎德壽，匆匆自巴黎登程先到莫斯科後到北平探行情，然後趕往河內的情況，再從蘇主席波哥尼神秘訪河內和美總統特使基辛加之及時訪中共，皆顯示北越立場的動搖。這並非出於覺悟，而是迫於形勢，無可奈何！

第一、在美海空軍的封鎖和轟炸之下，北越全土已成死域。不但對外海、陸交通完全斷絕，並且工業生產已經被炸一光，由一個工業後進國，降爲一無工業之國！因爲目前美機實行有組織的轟炸，先炸防空陣地、軍火庫、橋樑和車卡，現在正炸發電廠和工廠。現在北越全土行將無火車，也無卡車行走了，大都市無電力供應，人民的日用品將告枯竭，北越共黨再險狠也支持不下去了！

第二、北越全國十四師陸軍，裝備精良，訓練完善，但在過去近三個月的侵略戰爭中已經被打得七零八落。據通訊社二十二日西貢電訊說，北越軍留守本土的最後一師——三二五C師已開到廣治前綫。這說明其它各師皆已殘缺不全，喪失戰力，如果繼續打下去，不但在南越站不住，本土也難守禦，這是北越立場動搖的主因。

第三、南越的軍心和士氣，意外的堅強，使北越絕望了。他們初以爲以數十萬大軍、五百輛坦克，可一鼓摧毀南越軍主力，直迫西貢，使美國和西貢簽城下之盟。可是南越軍除了廣治之敗稍現紊亂，其它地區皆浴血奮戰，痛挫南越軍的來犯。

北越軍當初擊敗法軍，決定性之勝利是奠邊府一役，而這次南越軍抗敵勝利，決定性的戰役則是安祿之戰。五千孤軍力抗三萬北越軍三個月的圍攻，眞可驚天地泣鬼神！打不下安祿，西貢安如磐石，北越軍一切妄想，遂通告幻滅！

北越蓄意擴張領土，侵略印支三邦，窮兵黷武，惡貫滿盈，現在不得不轉變立場，認眞求和了！

·萬人雜誌第二四四期目錄·

北越惡貫滿盈……………………每週評論

香港空前巨大雨災 有人乘機發財殊堪痛心……………萬人傑

注意美日外交動向……………………岳　騫

不掛頭牌的周恩來……………………魯　暹

周恩來「謙遜」的聯想……………………待　旦

毛共對歷代帝王陵墓的發掘……………金達凱

斯大林女兒史維蘭娜的一封信……資料室

認識中國：留學生眼中的中共……柳以青

橫眉語……………………………萬人傑

中共對非洲的外交攻勢……占·柯蘭特作　鄭辭庸譯

異哉所謂「何不天安門射戟？」…兆　華

幸與不幸……………………………高本清

檢討美對遠東政策……………………胡養之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一)……………昌　清

中州風雨（長篇小說）……………馬行田

蹄聲劍影錄……………………………宓　琴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四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六月廿九日出版
一九七二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棊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萬人雜誌

（第二四四期）



認識中國：留學生眼中的中共……柳以青
中共對非洲的外交攻勢……占·柯蘭特作 鄭辭庸譯
異哉所謂「何不天安門射戟？」…兆華
幸與不幸……高本清
檢討美對遠東政策……胡養之
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㈠……昌清
萬人詩壇……董力行
北越惡貫滿盈……每週評論
香港空前巨大雨災 有人乘機發財殊堪痛心……萬人傑
注意美日外交動向……岳騫
不掛頭牌的周恩來……魯遲
周恩來「謙遜」的聯想……待旦
毛共對歷代帝王陵墓的發掘……金達凱
斯大林女兒史維蘭娜的一封信……資料室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十首原韻　紐約周秋賀

㈥ 臥嘗薪膽反攻成，生教會經廿載營。大陸每懷無限恨，中原回首不勝情。安良除暴宜羣策，伐罪誅奸共遠征。鄭俠流民充赤縣，哀鴻遍野慘悽聲。

㈦ 公社胡行廿幾秋，田園廬墓廢墟丘。草菅人命毛殘暴，荼毒生靈血濺流。共產奉承師馬列，鬭爭權力害林劉。揭竿起義齊興奮，要倒紅朝志願酬。

㈧ 故園久別未能忘，三徑黃花晚節香。荒地通幽分水竹，流泉列坐暢壺觴。匡時復國征毛賊，返日揮戈羨魯陽。赤燄方殷悲浩刼，有家不得整歸裝。

㈨ 乘風秋鶚志凌霄，歷戰寒威柏不凋。害我全民皆大鼻，引俄入寇恨毛朝。勤王救難安磐石，共黨驅除奏管簫。國恥家仇宜誓雪，助邊卜式解纏腰。

㈩ 烽火頻年恨寇侵，新亭舉目感傷吟。離人每灑憂時淚，志士恆存討賊心。義不帝秦連海蹈，忠難輔楚屈江沉。力行智勇仁乎近，文采風流洛社今。

周先生和詩十首，一至五首已載上期，詩中所云，具有忠臣義士之襟懷，和詩之佳，勝過鄙人原作，壇主評語。

春去　藍天

夏到人間月來華，天南何處覓春花，
綠苔芳草迷幽徑，殘霧輕烟彌綺霞，
一朵行雲牽去雁，廿年逐客盼歸家，
淸吟欲辨登臨路，祗惜中原起亂鴉！

題徐達之先生師生書畫展覽　李震歐

㈠ 文風鼎盛古程鄉，代有奇才作棟梁，
徐子達之今繼起，畫宗倪米字鍾王。

㈡ 翰墨因緣共切磋，承君敎益已良多，

雅集欣賞書畫　李震歐

明朝又屆詩人節，今夕詩人折簡邀，
雅集詩人同玩賞，詩人藏品盡淸標。

避世遣懷　胡漢陽

㈠ 在下文名范念慈，漢陽胡姓是醫師，
杏林濟世功良相，港島虛懷樹大旗，
鐵幕來書頻問藥，客窗郵局寄靈芝，
萱堂尙健遊蹤遠，赤子憂心可見之。

㈡ 也學人言不帝秦，浪遊念載未歸身，
諸多同難都騰達，惟有駑駘尙逡巡，
雪壓梅花愈鬬麗，風吹杞柳更揚塵，
生離本是無窮恨，且待王師復舊京！

㈢ 自來暴政不終朝，廿載時光付老毛，
刼數人間霜打電，昇平天國雨如膏，
渡江擊楫期祖逖，犒賞牽牛望漢高，
忍死須臾光大陸，河山錦繡任遊遨。

壬子夏感懷　雪梨林哲齋

寒暑年年歲月更，鄉關遙隔倍傷神，
何時國賊方除滅，奏凱還師復舊京。

暮春　楊文榜

草木知時似水流，故將芳艷結香儔，
惜春詩寫傷春句，愛月人登醉月樓，
金水橋栽金線柳，玉簪花代玉搔頭，
東風溜向何方去？不顧啼鵑喚未休。

傷春　楊文榜

陣陣輕風入畫堂，何緣草色亦心傷，
百花零落春將老，滿樹啼鴉怨夕陽。

文榜將軍之詩，含意深遠，詩中之意，會心者方可明曉，「百花零落春將老」，鄙人亦百花中之一花，零落如斯，青春老去，「滿樹啼鴉怨夕陽」，滿樹，指中國大陸，啼鴉，指大陸國民，夕陽，指台灣，怨夕陽，是怨台灣不能反攻，救民於水火也。「東風溜向何方去」，東風、指南京國民主亦香港啼鵑之一。鵑是一種小鳥，名杜鵑，又稱子規，又名杜宇，四川很多，名蜀帝，又名蜀鳥，又名望帝，又名謝豹，其鳴叫之聲，極似「不如歸去」，國語之音，凡是他鄉作客，遠行未歸者，聞杜鵑之聲，卽有思家之念，音如兒啼，故曰啼鵑，古人詩中，頗多用之，壇主簡註。

夜　學生郭眞

昇平乘興逸，世亂不還歸，月失銀河淡，
燈深樹影稀，重樓連水岸，複道共山圍，
久立傷心眼，孤圓滴滿衣。

鷓鴣天　劉志

——誌第十軍方先覺軍長當年衡陽之戰

危城苦戰憶當年，突圍往事記心田，
忠魂赤膽應猶在，靑史銅駝豈枉然！
悲故國，滿血腥！
神州破碎恨難塡，倚欄無語問長天！

悼輓蘇楚白詞丈　袁暘照

㈠ 客裏交情共唱酬，漫天風雨賴同舟，
國仇未雪君先逝，長使騷人淚暗流。

㈡ 爲勉同仇敵愾心，六年風社共聯吟，
閒餘細讀君遺作，彷彿重聆往日音。

㈢ 北望燕城日已曛，天留毛命禍人羣，
陰曹若寫登樓賦，寄語毋忘罵暴君。

㈣ 坑儒焚史與秦同，餓殍屍横道路中，
泉下若聯騷客會，可將紅禍告宗翁。

㈤ 紅兵肆虐草焦枯，冷落朝雲墓影孤，
閒裏可陳宗祖母，芳魂應勿到西湖。

㈥ 莫迷讖語論廻輪，應識生前避禍因，
今歲毛酋歸地獄，不妨摑煩懲殘民。

袁醫生暘照，悼楚白先生之詩，情感眞摯，造句淸新，是爲佳作，並有梁莊先生步韻悼楚白先生，下期刋出。

賭博若然合法化 等於向罪惡低頭

「賭博合法化」，此調不彈久矣，最近又來舊調重彈，這回不但繞樑三日，簡直震耳欲聾，大有快要開台上演之勢。近日報章刊登鼓吹賭博合法化的偉論，洋洋灑灑數萬言，茲特集其緒，摘其要，爰述如左：

「觀夫香港目下賭風熾盛，外圍狗馬、字花賭檔，式式俱全，現行的法律，既不能徹底將它禁止，就應該正視它，承認它的存在，這才是明智之舉。而且有許多大都市早已實行賭

理由。

「至於賭博合法化的好處，就是賭博一經『合法化』後，即可立例管制，並可徵抽稅捐，撥充作社會福利之用，豈不善哉。」

從這個觀點與角度看來，「合法化」之用處大矣哉！既可除害，又能生財。以後凡是法律不能徹底禁止的，我們就要用「合法化」來對付它（套用語錄句法）。有這樣好的法寶運

大家都曉得，現今香港法律未能徹底禁止的為害社會的事，除賭博外，還有許許多多。例如：吸毒、貪污、搶劫、垃圾等等問題，這都比賭博為害更烈，不知這群熱心提倡賭博合法化的人仕，會否在賭博合法化實施後，再接再厲，來個「吸毒合法化」，「貪污合法化」，「丟垃圾合法化」，「搶劫合法化」，把危害社會的事，一掃而光，到時受益的人真多，癮君子們可以堂而皇然坐在冷氣廳內，香雲吐霧，不用再躲在樓梯間放高射炮，箍頸能手可在警察面前露其一手，事後施施然而去，不再怕被人追到氣咳。

不錯，有許多大都市早已實行賭

拿前者作典範，眞令人費解。在英國同性戀是合法化，疾病醫療是免費，難道要捨棄後項而學其前項，抑或擇眞善者而從之較為合理。

既云賭博一經「合法化」後就可以立例管制，可見賭博依然是受法律所控制，而不是被「合法化」所控制，這何必要打起「合法化」的招牌才立例管制賭博呢。試觀六月六日報章所載：「港府為要推行清潔城市運動、考慮訂例嚴懲隨意拋擲垃圾的人，最高罰款五千元。」

這條例的訂立，難道要經過「合法化」的手續才行。

徵抽稅捐，撥充福利，請勿忘記設立一項「救濟賭輸者基金」。好使賭輸的人免受傾家蕩產之痛，賣妻鬻兒之苦，並救濟那些因賭輸一時看不開而自殺的人的遺屬，眞是功德無量。

（嚴正）

我們「誦讀」的中國通史，尙有一個好處，便是文言「條達」。他的文言「條」不「條」我不清楚，「達」則眞是「達」得很了。舉例如下：「漢末州牧權重，寖成割據之局。（晉）武帝思矯其弊，乃去州郡守兵，大郡置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中國通史第一六六頁。）一個大郡祇用「吏百人」便可管理了麼？恕我「蒙昧無似」，不「達」，祇好去翻參考書。最後找到了，原來是「大郡僅置武吏百人」（參看黃國梁的「中國歷史」）。名教授「著」書時，或者嫌「武」字累贅，便把「武」字漏了——這大概叫做「條達而簡」罷。

當然，名教授的「文學素養」是我們所不能企及的。古文大師柳宗元的封建論，也得給此名教授「腰斬」上，見中國通史五十七頁），因而我看了兩三回也不很「達」，滿以爲自己「淺」，豈知名教授之「深」哉！

最後，還得告訴各位一個經名教授「比勘眞僞」後研究出來的史實，那便是：北魏孝文帝並沒有「華化」，其「華化」者，孝武帝也。還有：孝文帝已經把他的名字（拓跋宏）轉送給他的孫子孝武帝了。不信麼，抄給你欣賞——「孝武帝宏……愛慕華化。……魏之先也，以武健嚴酷爲政，孝武濟之以寬。……代俗鄙悍，學術本不發達……至孝武帝，始立學校。」（中國通史第一八四頁）。

將來爲了方便起見，歷史學家如這位名教授者可能會弄一個孝「斌」帝出來的。

（蒼松）

「萬人協會」簡訊（三十四）

「會員證」已由六月十日開始發放，每日自上午十時起至晚上九時，均有人駐會負責會證的發給，希望會友們能夠盡早抽暇前來會所，向秘書處或文書文端先生洽領，凡會友因匆忙而未交齊相片、或因事忙而未辦妥入會手續者，亦請於領取會員證時一同辦理。

× × ×

會友麥輝鴻君不幸於月前病逝，其尊翁麥鈺裘老伯頓感生活徬徨，消息經「簡訊」披露後，先後收到下列捐欵，計爲：

萬人傑會長五十元

會憲光副會長五十元

陳挺拔五十元

鄭秀堂、黃宛眞、陳湜然、梁惠冰、棄左、方程、梁子衡各二十元。

有名氏十元

希會友們繼續捐助，多少不拘，俾能集腋成裘，解決麥老先生目前的生活困難，給會員遺屬帶來一點溫暖。

一位會友提供長久之計，建議幫助麥老伯進入「安老院」，或替他向社會福利機構接洽求助，使其老有所依。這意見提得好，本會福利部也計劃如此，待福利部工作人員將會友捐提出，徵求他的同意。

× × ×

本會足球隊成立以來，隊員均全力以赴，希望能將「萬協隊」化成一支足球勁旅，替母會爭取榮譽。雖然近月來天氣惡劣，十日九風雨，又雖然足球隊成員在日間工作極忙，但他們一直保持信心與耐力，在工餘盡量抽空積極集訓，這種青年人的朝氣與衝勁，實在値得喝彩，也値得我們支持、學習。

會友之中，對球技擅長及有興趣的仍有不少，據康樂部負責人透露，「萬協隊」隨時歡迎新血加入，共同研習切磋，青年會友倘有意參加這一支滿有朝氣的隊伍，請即與本會康樂部岑嘯雷或「萬協」隊長朱全聯絡。

× × ×

不少朋友詢問本會第三次旅行何時舉辦，月來因値雨季及風季，天不造美，故暫未續辦大旅行，但要向會友及「萬人雜誌」讀者報導的是：本港「中文文摘」正舉辦讀者旅行團，每月回國旅遊觀光，中文文摘社社長焦毅夫先生（本會審查部主任）親自來函，邀請萬人協會會友及雜誌讀者參加，謹將焦先生來函錄於簡訊之後，供會友參考，並向焦社長致謝。

× × ×

胡漢陽先生捐來基金四十元，楊聖林先生送來精緻「孔雀開屏」案頭裝飾，具見熱忱，併此致謝。

「中文文摘」旅行團

歡迎會友讀者參加

敬啓者：本刊應讀者要求，特由「讀者康樂中心」舉辦非牟利之每月一次台灣旅遊觀光，歷時九天，遍遊寶島名勝古蹟，乘豪華客機，住一流酒店。食宿、飛機票、遊覽車及代辦入境手續，每人只收港幣一千一百五十元。第一批限定六十人，本以文摘讀者爲限，貴會友及讀者與文摘關係密切，歡迎報名參加，第一批將於本（六）月二十五日截止，七月二十六日出發，簡章函索即寄。特此函達，敬希通知 貴會友及讀者，爲荷！此致

萬人協會 萬會長人傑

會副會長憲光

中文文摘社社長焦毅夫敬啓

六月十四日

（中文文摘社址：香港高士打道二七五號五樓F電話：H七六六〇九九）

大陸建設好，人民餓肚皮
新左瞎捧場，自欺復欺人

人傑先生：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和一位在某大銀行任職的S君同吃晚飯，席間由桌上的碗碟談到大陸瓷器的出產快而美，更滔滔不絕，盛讚大陸建設如何偉大，街道如何清潔，每一縣有一縣出產的汽車，大陸什麼都有出產，到處有電燈。

他的一位朋友幽默地說：「到處有電燈卻沒有電燈膽。」S君連忙說：「有，有電燈膽賣。」他的朋友說：「香港的國貨公司什麼都有得賣，只是大陸的人民卻沒得買，香港人要寄電燈膽給大陸親友。」S君聞言後，知道拗不過事實，於是乎把話題一轉：「現在大陸呢是國家第一，人民一切都得爲國家，使國家富強。」我本想即席反駁他這一個問題，後來覺得和一位初見面的朋友爭辯，不大好意思，尤其在公共地方，同時也想將我的見解請教於老萬前輩，萬先生如認爲所言有理，希望運用生花妙筆，加以修潤，刊之報章，使香港千千萬萬中了左派國家富強之毒的人有所醒悟。

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的鬭爭過程，最初時期是「人與獸爭」，上古時候遍地野獸，人類爲求生存，不得不與獸爭。第二個時期是「人與天爭」，人類戰勝野獸後，另一種威脅便是大自然的災害，於是人類想盡方法與而在那時候人類是無法與天爭，於是產生「神權」，人類將抗拒大自然災害的努力寄托於神明，宗教便由此而產生。更由此可以說明，宗教之所以繼續存在，是基於人類求生存的願望。第三個時期是「人與人爭」。這時期人類由於強凌弱，弱者聯合起來對抗強者，於是漸漸形成也基於人民之需要，生活的飽暖與安定。所以任何一個國家與政權如果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與飽暖，已違背人類最初的意願。

請大家看看古今中外，那有一個國家因要富強而迫使人民變成乞丐？請大家想一想，一個街道清潔、建設煌偉、大小工廠林立的「幸福國家」，（照S君所說）滿街盡是衣衫襤褸，面有菜色的「幸福」人民，這是一個什麼世界？這是一幅滑稽的諷刺漫畫。這不是世界上最最剝削的國度嗎？然而我們的暴君和爪牙們卻說：「我們的國家富強了，人民翻身了。」

請大家再冷靜地想一想，國家只不過是我們這一大夥人的一個代名詞。當這大夥人因飢寒交迫而死盡時，我們那富強的國家在何方？暴君和爪牙們坐的是汽車，人民極其量踏單車，他們抽的是雪茄，人民抽的是木屑炒烟油，他們住的是中南海花園宮殿，人民住的是木屋，吃的是西北風。醒醒吧！你們這班中了「左毒」的可憐小爬蟲，誰不愛自己國家？我們愛的是人民安樂國家富強的國，不是由幾個吸血魔鬼統治的國。

萬先生，眞對不起，要浪費你的寶貴光陰來看我的信，然而正如孟子所說「余不得已也，余豈好辯哉！」

萬先生，一切稱讚你的話，許多人已說過，我如果再來說一遍，未免多餘，亦未免拾人唾餘。所以我只在心裏永遠欽佩和祝福你，願你這自由的文化戰士，將自由的火花燃燒遍大陸每一角落。

晚沈蝢敬上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

「通史」頗多不通
著述態度值得斟酌

昨天讀完香港大學欽定的某名教授著的「中國通史」，忽發奇想，便把這位名教授的「卓見」和「佳句」，抄錄些出來，和大家「奇文共欣賞」罷。

這位名教授在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貢獻之一，便是他研究出「（墨）翟爲宋人」，（中國通史第八十一頁）。這樣看來，墨翟爲魯人的傳統說法，大概是靠不住了。將來的考據學家，又要下苦功研究了。不過據陳安仁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說，墨翟祇是「作過宋國的大夫」，由「作過宋國的大夫」一變而爲「宋人」，那眞是很方便的。「摩登」一點來說，墨子大概就是「宋籍魯人」。這位名教授會經講學於港大，將來就是「香

，製造「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失敗到一敗塗地。被劉少奇於一九五九年奪了「主席」之權。未被劃為「右派分子」之人，似乎有一點喘息機會。不期到一九六六年，「文革」之日，又復遭殃了！而且這次遭殃，是空前絕後的慘酷了！七年多來，被指為「牛鬼蛇神」的知識分子，可謂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

，他不是為了建設好國家，更不是在行將入土之前而有「良心」發現。純粹為了一方面安撫，一方面凍結，拆散敵對陣營，縮小打擊面，分別逐步進行打擊，目前被「起用」的人，不要歡喜，當心不久的將來，重新又入陷阱，寄語身居自由區域的親共之徒，當心當心！

（袁暘照）

窮街陋巷受歧視 電流中斷沒人理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客套話不說，讓我開門見山，直言相告。

我們家住灣仔大道東廸龍里橫街小巷，多數是貧苦大眾。現有難題投訴先生，萬望先生在「牛馬集」裏為我們代訴苦，銘謝萬分。

五月十一日（星期四）晚，因雷雨震斷本里電流，當時已有街坊撥電通知電燈公司，公司方面答允前來修理。

豈知直至目前（五月十五日下午三時）還未有電流供給我們。上星期六上午十時，我們坊眾多人，前往灣仔民政司署投訴過，但結果仍是未有。香港電燈公司是「專利」經營供應本港居民電流的，服務時間不分日夜，二十四小時為大眾服務。我們是她的顧客，為何對我們橫街小巷的窮坊眾這麼不公平？如我們這裏是工廠區的話，那怕最遲不超過三小時就有電流供給了。

萬先生，在新聞界中，你是我最崇拜之一，你是大眾傳福音的能者，萬望你能為我們呼伸！

你的讀者敬上

（七二年五月十五日）

蘇聯是萬惡之首 怎可跟他做朋友

萬人傑先生：

我寫這信的時候，非常憤怒。我看見前幾期有一封信談及聯蘇反美，我不同意。美國固然要反，蘇聯也要反。怎可以與自己分家分國的人作朋友呢？當年誰製造一個中共出來？誰是蘇維埃政府的後台？聯蘇萬萬不能，每一個中國人不應做的。蘇聯是萬惡之首，中共不過出爾反爾，且中共也像蘇聯一樣，美國是變色龍，日本是嗅到血腥味游來的鯊魚，你在信毋也說過，中華民國沒有七億美元也能生存，不會滅亡，怎會與蘇聯合作才有希望？復國自強要實行「三民主義」，我們孑孑孫孫也會為「三民主義」而繼續生存下去！

中華民國一國民上

小伙子得把聲 何不到釣魚台實行武裝保衛

萬先生：

近讀星晚大作如「吃中飯」及「商場的官僚」等，弟亦有同感。香港人情，與前國內有大差別。青年小伙子，聲聲保衛釣魚台，在港搞三搞四，食飽無憂米，最好由中共給他們武器，叫他們前往釣魚台，實行武裝保衛，不要在香港得把聲，沒有行動。如他們到釣魚台，實際保衛，才值得讚揚，你認為對否？

與全上

中共對付幹部百姓玩弄貓捉老鼠法術

一抓一放一緊一鬆極盡虐待能事

當前中共集團處於四分五裂之中，毛澤東地位正在朝不保夕之日，明知揭竿起來反對共產主義及殘暴不仁的，就是已經覺悟的舊共幹（毛澤東稱他們爲走資派）及知識分子。如果在今天中共的一小撮寡頭在眾叛親離之中，共幹與非共的知識分子被迫聯合起來，領導全國被壓迫了二十多年的同胞，加上彭、劉、林的舊屬，一齊造反，不出兩月，毛、周二酋，非上斷頭台不可。所以毛澤東這個狡猾之徒，亦算聰明，退歸幕後，可能還加上僞裝重病，以周恩來出頭，拿出安撫毒計，暫時和緩舊共幹的離心。然而這個「安撫」祇不過毛澤東暫時讓步，必非長久。一俟他私人黨羽組織健全，又重施「拉一派打一派」的故伎，到時亦來逐個剷除。因爲凡被共黨整肅或鬪爭過的人，永遠留有「案底」，必無好下場。試看二十多年來，被共黨指爲「地主」、富農、及壞、右等分子，固然永遠無法翻身，就是爲共黨立下不少「功勞」的高、饒、兩彭、劉、鄧之徒，又有那一個有良好結果呢？今天重新起用一部份舊共幹及知識分子，無非企圖分散敵對集團的勢力，給與一些甜頭，而亦可引至一些頭腦簡單之人，產生期待「解放」的幻夢而已。如非林彪作反了！

共產黨利用知識分子，不自目前起，而是一貫的陰謀。當中共竊據大陸之初，所有國民政府遺留下來的保甲長，一律照舊「重用」，而且還號召群眾「團結」他們，而醫生教師，更是「天之驕子」。共幹對他們低聲客氣，親密異常。原因就是當時中共基層組織尚未完成，爲了鞏固其統治，而加利用。那時無論誰人，也不會想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起封鎖深圳後的悲慘情況，深圳既被封鎖，先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爲：「對敵人寬大，就是對人民殘忍」。從那時起，一反本來面目，共幹個個兇神惡煞，露出屠夫面孔，比前數天判若兩人，共黨匪徒反面無情，於此可見一斑。從那時起，對於有名望、有知識之人，不分老少，大量拘捕，大量屠殺。所有國府遺留下來之鄉鎮長及中級官員，無一倖免。縱使不被立即槍斃，也押入牢中，渡其非人生活的折磨。從此沒有回來的，幾佔百分之七十，實際暗中處決或死在牢中。知識分子及保甲長亦不例外，最僥倖的，也被管制磨折，其中慘狀，至今回憶，猶感痛心。

一九五五年起，由於「抗美援朝」消耗物資太多，另方面大量捕殺有知識之人，土改破壞農村經濟，生產落後，商人經過「三反五反」內心惶恐，裹足不前，社會百業凋零，日趨貧困。毛澤東爲了挽救其滅亡之慮，又重新叫出「優待知識分子」政策，一切體力勞動，均不准知識分子參加。當時不少人已爲毛澤東已起良知，改行「仁政」了！一九五七年，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叫非「黨」人士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那時天眞的知識分子包括一些尚未完全埋沒了良心的共產黨人，就以爲毛澤東啓發良知，恢復人民的言論自由，回復到國府時代的幸福生活。當時又有誰人識得毛澤東的陰謀，一變而爲陽謀？原來叫人「大鳴大放」祇是准人對共產黨提出歌功頌德的「香花」，不准人提出批評的「毒草」，這當然是毛澤東事前沒有宣佈的！

毛澤東的「革命」，是永無終止的。不論是他的「親密戰友」也好，各階層的知識分子也好，甚至被喻爲「當家作主」的工農同胞，無一不在毛澤東殘殺之列，祇要加上一個「思想有問題」就夠了！尤其知識分子，就永爲毛澤東的眼中釘，非要拔除不可。除非蠢才或白癡，否則就不有倒向共產黨的死路。

一九五九年三月份，整風宣佈結

萬人意見

何謂「共產湯」

華埠菜館免費奉客　美國讀者有趣解釋

萬人傑先生：

　請諒弟文化低淺，弟是貴刊長期讀者，百忙中也不離貴雜誌。如果本人文化許可，時間方便的話，很多有關共產黨的資料投稿貴雜誌，揭破共產黨原形面目，可惜本人文化時間兩不許可。

　貴雜誌二三三期有一篇「譯詩菜名憶苦思甜及其他」，作者迢迢先生，寫得非常對，如果貴雜誌能多增兩頁給廣大讀者投稿，加上一頁自由訴苦，這樣，海外青年受共產黨統戰份子蒙蔽者，也會醒悟過來，不會泥足深陷。如果有部份青年執迷不悟，中毒已深，有再世華陀，才能救治，這種人實在死有餘辜。

　對於菜名，弟在美年餘，首次在華埠用膳時，侍者問：先生要不要共產湯？這一問，弟不知如何置答，莫名其妙。反問侍者：「用什麼原料煲？」侍者解釋後，才知如此。凡在酒家點小菜者，奉送一湯，免費也，這叫共產湯。這些湯的味道如何呢？當然除了味精外，只有少許菜葉，有時也有一點點肥猪肉。

　經過弟思考後，相信取這個名者非常有用意，人所共知，共產黨一切都免費，老婆仔女亦是免費，何以見得？夫婦離婚，較歐美更先進。

　先談談一段鐵證，敝鄉沙井，有一對夫妻，妻子雖然不美，仍夠吸引，與某共幹發生關係，傳到其夫耳中，一天，其夫聲言出海，要數天才回來，中午離開家庭，有天晚上，突然返家，妻子感覺不安，其夫明知妻之情人在房，仍不聲張，在客廳坐下後，感覺像有些小菜準備好在廚房沒有拿出來，對妻子溫言問及，今天有什麼東西煲了還沒有食？妻子心知肚明，不能瞞騙丈夫，唯有硬着頭皮，答道：我煲了一些雞蛋糖水，忘記拿給你吃，等一等，我到廚房拿給你。

　妻子到廚房，拿了兩碗糖水出來，放在檯上，溫言對其夫道：天冷，快些吃吧，否則，要再煲熱才能吃了。這時，其夫細心地問她，唔該拿多一碗，因為有客來了。其妻雖心知肚明，也沒有反對，到厨房拿多一碗糖水放在檯上。

　妻問：你的朋友什麼時間到來？其夫一笑，說道：請房中床底貴客出來，一起吃糖水了吧。房內的共幹唯

你敢把這事傳出去，好戲還要上演。

　其妻啞口無言，求夫寬諒，其妻解釋，因為丈夫可能會被編入五類份子，得這共幹通知，妻子嚇得面無人聖。共幹千方哄騙，為救其夫，所以做出這事。事實如此，如果被視為五類份子，眞是凄涼到極，而且要禍及後代。

　不過，其妻與共幹發生這事，也難救其夫。數月後，其夫被送去勞改集中營，其妻唯有過情婦生涯，可知共幹騎在人民頭上，無惡不作。

　談到兒女，父母千辛萬苦才把他們養大成人，到頭來，也受共產黨千方百計迫使向父母鬬爭，很多父母為了愛惜兒女，也鼓勵兒女向自己鬬爭，寧願忍受痛苦。各位青年，你們可知父母偉大？共產湯的解釋，本人的解法如下，請各位指正。

　味精是一種化學品，味道不錯，即是共產黨表面上看去很好，人民作主，人民翻身，民主自由等等之口號。實際相反，弟在大陸長大，一九六〇年逃生來港（不能講逃亡），知其眞相，有如味精入口不錯，食後反悔，喉嚨作熱，不斷飲水。作共產湯者最漂亮，實際更多苦處給人民忍受，更進一步壓迫人民。例如每個運動前講的漂亮話，由土改、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革命，各運動前，好話說盡，壞事做盡。不知共產黨今後有什麼法寶？

　在湯裏只有些黃菜葉，加上一些肥肉，這表明共產黨只能有的菜葉亦黃，除此外一無所有。為什麼要加些肥肉？肥肉代表毛澤東，看近來毛澤東的照片，肥屍大隻，七億同胞都皮黃骨瘦，唯有毛澤東肥肥胖胖，在加重味精黃菜葉的湯裏，飲後可能生病而死，如果飲得多，當然有可能。嘗過共產黨滋味的，如繼續忍受（飲下去），離死亡不遠。要用什麼才能解救，不會死亡？唯食毛澤東之肉，所以湯裏不加肥肉，當然不可能。

　今天海外同胞也明白，不食毛澤東的肥肉，七億同胞距離死亡不遠！

　如貴雜誌增加數頁，自由訴苦，憶苦思甜及其他，萬先生不嫌弟言語不通，本人希望能抽些時間，寫幾篇敝鄉寶安縣沙井鄉鐵一般的事實，給各位讀者參考。

弟陳華敬上（寄於美國）

歸驊劍影錄（一〇三）

村中父老也來了三四人，便叮囑他們趕快辦理本村的善後，同時立刻組織本村壯丁，實行自衞，經常派出壯丁在金山墟設瞭望哨，以監視三埠河面的動靜，倘敵軍來犯，可以作戰的，便乘敵軍未靠岸時迎襲，如力量單薄，不能與日軍作戰，則保護婦孺老弱向寺前墟一帶撤退，以免日軍的報復屠殺。那些父老再三表示代表本村向我們致謝，感激我們的解救，光復他們的家園，倘長期淪陷，則百劫不復。

我們於夕陽西斜，金風拂拂中整隊而歸。這時，船夫已在船中，分批撐船渡我們過河。當我們兩隊人馬，渡過小河，向廣袤的原野，蜿蜒前進，突然，東溪里一帶的鄉民，燃放爆竹，紛紛走到路旁歡送我們，第一次出擊，便馬到功成，受到熱情洋溢的歡送，使爛衫的子弟兵認爲無上的光榮。

在黃邊擊退的日寇，此後亦不敢再來進犯，沙崗鄉亦賴此役而能堅強起來，成立抗日自衞隊，保衞家鄉。

二十四、舉國若狂的抗戰勝利

本來，自民國三十三年端午節以後，日軍在粵南六邑所施的壓力，當然以「天龍掃蕩隊」的「掃蕩戰」，攻勢最爲猛烈。民國三十四年四月間，日軍爲了打通南路幹線，使在南洋作戰失敗的日軍，通通退到海南島的楡林港，由楡林港從陸路行軍至海口，再由海口渡海至徐聞的海安，然後沿雷州半島撤退至廣州灣內黃坡，便可從南路幹線退到廣州以西的地區外，由陽江起直至南、番、順，都屬廣陽指揮部的轄區。日軍爲達掃蕩的目的，乃由雷州及廣州兩方面抽調精銳部隊，約兩個聯隊的兵力，一路沿潭江進犯赤坎，一路由高州進攻兩陽，採鉗形攻勢，號稱「天龍掃蕩隊」，配備精良，攻勢猛烈。廣陽守備指揮官李江，撤退至蒼城，日軍已在恩開交界會師成功，乃一路沿恩平邊境迂迴蒼城，企圖在蒼城盆地包圍我軍。挺七縱隊司令周漢鈴率隊在蒼城南郊浴血苦戰，周漢鈴愛將第三大隊隊長周福陣亡。我軍轉進有利陣地，廣陽指揮部則退入高明縣的夾水。當「天龍掃蕩隊」護送日軍經我防地的邊陲，時已入夜，事先接沙崗鄉送來情報，强調有不明數目的大量之日軍從南路湧到長沙，相信也沿沙水公路直奔新開公路，請爲防備。不久，邊境即已鳴鑼報警，我立即率領六鄉聯防大隊出擊，但當六鄉聯防大隊的重機槍發揮火力的時候，即聞日軍用擴音喊話，喊話人說的是廣州話，可知是要僞軍擔任這項工作，而且不止一個喊話者，因爲此種喊話，彼起此落，劃破黑夜原野的沉寂，同時都千篇一律，從擴音器播出來：「我們是借路過境，不騷擾地方，請汝們不要截擊，否則大軍動手，玉石俱焚。」沙崗鄉自從我們解黃邊之災，使他們能組織自衞武裝，對我們甚爲好感，則情報必屬眞確，根據既有大量日軍，我們不能不愼重從事，且挺七第二大隊何大隊還未有部隊派遣前來，事有蹊蹺，乃著六鄉聯防大隊按兵不動，我要登上高山偵察實情，再作再定。詎當我偕必兆祥爬上高山，縱目一看，登時使我口呆目定。原來在沉沉黑夜的原野要在黑夜中運動，乃欲避免盟機的轟炸，以減少殺傷，但日軍竟公開要求停火，則前所未見，由此可知日軍乃全求自保，不願發動戰端。我既瞭解實情，當不願螳螂當車，以卵擊石，乃吩附六鄉聯防大隊，就原地佈防，採監視態度，我又恐六鄉自衞隊不自量力，妄自出擊，乃要必兆祥和六鄉聯防大隊的隊附，賁夜分初趕往六鄉宣達(1)各鄉自衞隊就原防警戒，非有命令不得出擊。(2)日僞大軍壓境，應作萬一的準備，必要時從速疏散婦孺。這夜，是我堅守這地區最忍氣的一次，見敵人而按兵不動，任其從毗鄰通過，因衆寡懸殊，不能不爾。如是者兩夜一日，日軍才全部過清。

翌日，我不見何大隊有何動靜，乃跑往大隊部找他，見他守候在電話機的旁邊，士兵則有整裝待發的模樣，何大隊告訴我昨日蒼城發生劇戰，現在情況不明，電訊中斷，不知挺七司令部所在，但在昨日上午的清早，則接周司令的電話，告訴他局勢嚴重，要他候命出動，可是以後便失卻聯絡，現在只有守候電訊，以決定行動。他又問我關於昨夜開火的情形，我將僞軍喊話及目覩火龍的情景，詳細告訴他，他也極贊成我按兵不動的策畧，以求保境安民。我也勸他在强敵壓境之際，局面混亂之時，適宜以逸待勞，以靜待動，不宜亂闖妄行，正好利用電訊是斷，以免有抗命之嫌，與我們結合在一起，保存實力，退一萬步而言，縱使淪爲敵後，也好爭取主動，發揮游擊的性能，包括六鄉聯防大隊，六鄉自衞隊，連何大隊在內，人數已有三個大隊的兵力，相當於一個游擊縱隊，總可以進則攻，退則守，必要時以皇幕山爲根據地，大可以幹一番對國家對民族的貢獻的事業。且我根據僞軍的喊話來判斷，日軍既屬過境，必是大軍退撤的性質，六邑過去日軍既沒有這末龐大的兵額，可知也是從南路退撤到廣州，但恐爲我軍沿途截擊，乃企圖撲滅我方的主力，故廣陽守備區指揮部及其所轄的挺二和挺七均爲日軍進攻的對象；但如果

大多數社會科學家認爲馬克思是個多重性格的人。他是一個職業革命家，同時是人道主義者，而且也是對十九世紀西歐工人階級的悲慘生活看不順眼的改革者，又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企圖用新的科學調查方法把社會科學應用來發展自然科學的哲學家。

他像十九世紀的許多自然科學家一樣，他們探索在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方面的不變法則，而馬克思則要尋求在經濟學、政治學和歷史學等方面的共同法則。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出了他認爲控制着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鐵的法則，他認爲這些法則非人力所能扭轉。在他的理論中，隻字不提民主社會的政府可以變成一個調節機構。從「資本論」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完全是根據對十九世紀工業化的英國社會的理解。

馬克思企圖證明財富將不斷累積在一小羣大資本家的手中，而同時工人將愈來愈貧苦，中產階級也將逐漸淪爲無產階級。馬克思認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距離將愈來愈大，隨之而來的將是日漸加劇的階級鬬爭。鬬爭結果將是工人獲勝，由「無產階級專政」取代「資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的這些想像，當然沒有成爲事實。

現在生產手段的發展及技術的大爲改進，已使生產力大增及成本大降，由此而產生了大量生產及大量銷售的技術。產業工人（馬克思所謂的無產階級）人數已經大減，而在商業性及服務性機構內的「白領階級」僱員人數則大爲增加。透過「互惠投資基不斷增加，工人階級也成爲工廠的所有人之中的一分子。

工會的發展已成爲經濟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力量，工資並非如馬克思所預測的那樣逐漸降低，而是逐年增加。這一情況保證了消費者購買力的提高及市場的不斷擴大。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忽畧了的一項最重要的因素，也許就是他未能看到民主政治的發展，此種發展已使工會、消費者及中產階級在政策的形成中有了重要的發言權。在十九世紀時，簡直連做夢也想不到這些人會握有政治權力，那是因爲馬克思把當時的政府視爲「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最饒趣味的是馬克思本人及其合作者恩格斯後來都認識到民主政治可以控制國家及操縱經濟。在「資本論」出版後的五年，馬克思承認民主政制的發展極可能避免他以前所認爲的無可避免的暴力革命。他於一八七二年在阿姆斯特丹發表的一次演說中稱：「我們並不否認在諸如英美等國，或甚至包括荷蘭在內，工人可以用和平方法來達致目標。」

恩格斯在逝世前的一年，即一八九九年，對暴力革命無可避免的問題作了最後的反駁，他寫道：「歷史已經證明我們及所有像的我一樣想法的人是錯了。」恩格斯看到了德國工人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間，經由議會方式獲得的許多政治和經濟權利，使他聲稱這些工人「已經向所有國家內的同志提供了一種新的最銳利的武器，那就是他們所顯示的怎樣運用普遍的投票權」。

當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幾乎每一個國家的社會黨都決心依循民主途徑來達到目標。唯有俄國社會民主黨內以列寧爲首的少數派布爾塞維克，則堅持要以恐怖暴力來攫取政權。這個少數派（即日後的蘇聯共產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暴力推翻了俄國歷史上僅有的一個代議制民主政府。

蘇聯及東歐各國的共產黨一直企圖應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但其結果卻不如所料。今天蘇聯集團內幾乎每一個國家都在大舉試驗市場經濟的方法，以彌補幾十年來的國營化所造成的經濟創傷。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新開發國家也無法被接受，正如其在高度工業化國家內之被證明爲一無是處。

例如肯雅政府在一九六五年四月發表的政策聲明「非洲社會主義及其在肯雅的施展計劃」中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及政府對商業不加干涉的早期資本主義，皆無法適用於工業社會：……資本主義並沒有像馬克思所預測的那樣發展爲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事實上卻是向着馬克思可能也會讚賞的方向發展：……今天的問題不再是一百年前的問題。非洲的社會主義是要成爲一種在現代社會中行得通的制度，並且要有充分的準備使其適應改變中的環境及新的問題。」

馬克思的理論中雖有許多不切實際的設想，但許多社會科學家認爲他確是對人類思想作了重大貢獻。他用生產關係來解釋社會中的一切現象，此種研究方法被後代的許多學者所借鏡，至今仍有許多社會科學家使用這種方法。

（「中州風雨」暫停一期。）

不管這些頌揚之詞有無溢美之處，但卻透露了一個事實，那便是這場「奪權」鬬爭是起因於彭眞等人似乎非常瞧不起江青的戲改工作，曾經加以阻撓和嘲諷，因而激起江青的憤怒，拉攏隊方，加以反攻。「紅旗」這篇社論曾透露：「彭眞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支持下，盜用黨中央的名義發出了所謂『滙報提綱』。這時，他們得意忘形，瘋狂到了極點。就在這個時候，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上海主持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以「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爲題的社論，也說：「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開始對江青同志領導的革命樣板戲組織了反革命的圍攻，妄想把戲劇革命扼殺在搖籃裏。」

所以江青極力要以軍隊爲後台，她在同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的講話，一再對軍隊表示好感。她先說「目前全國的大好形勢」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支持的結果」，後來又說「絕不能把鬬爭的矛頭指向軍隊」，這些都是討好軍隊的說話。

倒是曾極力吹捧江青的謝鏜忠、戚本禹、陳伯達、林彪之輩，後來竟是一個個成了她「接班」的墊腳石，當非他們始料所及的吧。

「資本論」問世百周年（節譯）

密特曼博士作

小引

從一九七〇年八月尾九月初的「九屆二中全會」起，中共黨內就開展了一個「認眞讀馬、列的書」的活動，一直延續至今，且已擴展成爲一羣眾性的「讀書運動」。中共許多軍、政、黨的頭子，如陳伯達、林彪、黃永勝等知名人物，都是在這一神秘的「讀書運動」過程中垮下來的。在中共選讀的馬、恩、列著作中，有「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等，唯獨未見選讀一本馬克思主義最經典的著作：「資本論」。這是由於「資本論」過於深奧，中共頭目讀不懂，還是因爲這本書所提出的論點與所作預言，經不起時間考驗，業已全部破產，所以毛們不敢讀？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中共領導人知道。

在這裏，我們特刊登一篇由美國前紐約大學政治教授密特曼博士於一九六七年爲「資本論」問世百週年所寫的文章的節譯，以供讀者對這本共黨經典和它的作者馬克思有一定的認識。

——編者

二十世紀初期，有一位作家致力於研究馬克思的生平。他曾到倫敦的大英博物院考察，當年馬克思曾在這所博物院內消磨了許多時間，爲他的料。這位作家遇到了博物院內的一位老年職員，當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經常到該處時，他尙是個青年人。作家問這位老人是否還記得馬克思其人。

老翁想了一會：「馬克思？卡爾・馬克思？」忽然若有所悟：「啊！我記得！馬克思博士，這位慈祥的德國紳士，曾在這裏作了多年研究，請你告訴我，他後來怎樣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是馬克思「資本論」問世一百週年紀年，也許大家都有興趣知道他的經濟理論「後來怎樣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在過去，那篇發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滙報」上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他們都只說是毛澤東授意上海市委動員姚文元寫的，並沒有提到江青的名字。

其餘的作家和演員們自然也不免各自別出心裁地諂諛江青。例如于會咏說江青「既參加了鬬爭實踐，又參加了藝術實踐，既抓原則，又抓具體，既抓主題思想，又抓藝術細節。一字一句，一腔一板，都滲透着江青同志的心血」。

最別緻的，是「歐陽海之歌」的作者金敬邁說：「我們對創立眞正無產階級的文藝，充滿了自豪的感情。因爲走在我們隊伍前邊的，有一位最忠實執行『講話』、最堅決和文藝黑線作鬬爭的先鋒戰士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多次囑咐我們：叫我們在文章中，發言裏不要提到她。可是我們不能不講。」

爲了強調江青搞的文藝革命的重要性，「人民日報」從五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按日刊出了毛澤東過去沒有發表過而沒有署名的信件、批示和社論，如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等。

林彪爲江青作嫁

我們可以說，毛派給江青建立威望工作的高峯的，是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同志給中央軍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林彪的信是說明這個「紀要」是「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訂，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紀要」共分三段，第一段是寫林彪對部隊幹部介紹的話：「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眞落實。」蕭華和楊成武在林彪這個指示之下，也強調聲明：「我們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見辦，並對江青同志這樣關心部隊的文藝工作表示感謝。」

爲了這個「紀要」，「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的社論，指出它「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典範，是創造創造無產階級新文藝鬬爭經驗的科學總結」，「是討伐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檄文，是捍衛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宣言書」。

六七年「紅旗」雜誌第九期更發表了題爲「兩個根本對立的文件」，把「紀要」和彭眞的「滙報提綱」作了對比，認爲「兩個文件，是代表兩個階級的兩面旗幟」，「兩個文件，是從兩個代表不同階級的司令部裏發出來的兩種號令」。又說：「這個歷史文獻，給了彭眞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當頭一棒，並且

內不能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一九六四年她的被選爲「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山東籍代表，恐怕便是她的受約束期滿之時。

以上便是人們所知道有關江青的一點歷史背景，而事實上能增補的恐怕也無多，僅僅有幾篇報導查考出她在來到上海之前，曾考進趙太侔、王泊生主辦的山東省實驗劇院學過京劇，唱的是青衣。後來韓復渠主魯，實驗劇院停辦，趙太侔轉任山東大學教務長，把她介紹到山東大學圖書館當一個小職員，加入該校的劇團演出易卜生的「娜拉」。也在那個時期，她跟山大的左傾學生黃敬（原名俞啓威，後任中共八屆中委）同居。

文革期間毛派給江青貼金的工作，雖然不願提到她早年的歷史，但無疑是以她早年的這些演劇經驗爲基礎，把她說成是一個戲劇改革的提倡者。

陳伯達、周恩來爭捧江青

陳伯達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紅衛兵剛剛出現時，就爲江青辯護。他在對「廣播事業局」造反派的一次報告中就說：「今天有許多人都在說江青同志的壞話。這完全是誣衊。其實她自『九一八』以後便參加革命，有三十五年的鬬爭經驗。她一九三三年在天津入黨，是一個好黨員，對黨有很大的貢獻。她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她是京劇改革最早的提倡者。」陳伯達這個報告沒有公開發表，只由紅衛兵的報紙轉載。

毛派第一次公開讚揚江青，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廿八日晚上，在北平人民大會堂爲她舉行了一個有兩萬人參加的「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聽取她的講話。陳伯達在開幕詞中是這樣給江青介紹的：「我在這裏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鬬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周恩來在這個大會上，除了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江青的講話外，還強調「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

前「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謝鏜忠說：「江青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得很好。領會得很深，運用得很活、很堅決。由她擔任我軍文化工作顧問，是加強部隊文化工作革命化、鬬爭化的重要決定。」他又要求大家「認眞學習江青同志的講話」。

前北平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則從反面來歌頌江青，指出舊北京市委曾「破壞江青同志進行戲劇改革的工作」。

跟着各劇團的團員如譚元壽等紛紛聲稱江青是代表毛澤東路線，領導他們進行文藝大革命。

比起這些刻板的捧場的話來，江青似乎把自己看得更高。她在講話中自敍：「幾年前，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覺到，爲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驚異，京劇反映現實是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接班有預謀

江青的這些話，據毛派文件上的引述和稍後（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正式的公佈，都指明是毛澤東說的。例如江青說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無疑就是毛氏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示說的：「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爲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而且江青還一再表明「首先我感覺到」、「我開始感覺到」，顯示最早發覺當權派利用文學藝術走修正主義道路的危機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她；或者說，毛澤東的批示是按照江青的意思說的。

不過，毛派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吹捧江青，還是開始於一九六七年五月間。現在回憶起來，那實在是爲江青接班的早期輿論準備；換言之，今日江青地位的形成，是早有預謀的。那年五月十日「人民日報」以第一版全版的篇幅刋登了江青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出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的座談會上的講話「談京劇革命」，和「紅旗」雜誌第六期的社論「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在中共，用這樣隆重的方式發表一個人的舊作，過去只適用於毛澤東。同樣，「紅旗」的社論也以對毛澤東的態度對待江青。開宗明義它就指出：「京劇革命，吹響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開端。」「紅燈記」、「沙家濱」、「海港」、「智取威虎山」等樣板戲「不僅是京劇的優秀樣板，……也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各個陣地上『鬬批改』的優秀樣板」。這個說法在給江青貼金的工作上，實在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因爲所謂京劇革命或京劇改革，最先提倡者不一定是江青，即使是江青，那麼江青的地位，充其量也只能取代周揚，決不應爬得這樣高，擁有今天這麼大的權力。現在「紅旗」社論把她搞的京劇革命說成是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或「開端」，那就完全不同了。而且它還把京劇說成是彭眞等人的堡壘，說：「京劇這麼一個爲反革命修正主義得最嚴密、舊勢力最頑固的堡壘都可以攻破，那麼還有什麼舊堡壘不能攻破呢？」

緊接着，毛派更借着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周年的機會，在林彪的領導下，進一步歌頌江青的「豐功偉績」。

陳伯達再次說：「江青同志一貫堅持和保衛毛主席的文藝革命路線。她是打頭陣的。這幾年來，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戲劇、音樂、舞蹈各個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樣板，……成爲文藝革命披荆斬棘的人。」

戚本禹的長文更改變了毛派過去的說法：「在江青同志的領導下，發動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向彭眞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投出了第一槍，吹響了無

江·青·接·班·早·有·預·謀

王錫章

編者按

近一時期，由於毛共權力鬥爭加劇，稍具分量的頭頭逐一垮台，出現了「中共無人」的情勢，以致「江青接班」之說甚囂塵上。至於江青有沒有接班的條件；能不能順利接班；接班後會出現怎樣的情形？這些問題本刊過去已有多篇文章討論過。現在這篇是介紹江青竄紅經過以及其據為政治資本的戲劇革命的一些往事，可為「江青憑什麼接班」這一研究題目提供若干參考資料。

從來沒有參與過公開政治活動的毛妻江青在中共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攫得這樣大的權力——大到不僅可以隨意點名整肅以至面斥黨內任何一個元老和大員，而且還派遣她直接控制下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以下簡稱「三司」）小將到各省市去領導「奪權」；到了「文革」出現反覆，毛派權力受到挫折，江青在隱忍蟄伏了一個時期之後，現在又得東山再起，並大有脫穎而出，斷然「接班」之勢，這就不只使觀察家們感到詫異和困惑，即大陸人民和過氣紅衛兵們之間也頗有閒言。

野心家的身世

早在一九六七年春天，一個由高級幹部子弟組成的紅衛兵組織，「首都中學生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的成員在他的家信中寫着：「江青的水平很低，她的錯誤，輕一點說，她的資產階級思想沒有經過改造，對無產階級的事物理解不夠；嚴重一點說，她無疑是一個野心家。」這封信後來給「三司」的紅衛兵查到，被作為「聯動」反毛的罪證張貼在北平的街頭。「打倒江青」、「燒死江青」的大字報更是不時出現在各城市。一個日本人在他的大陸遊記中透露，許多幹部在跟他談話時，都不願提到江青，而臉上鄙夷的神色卻是看得出來的。

顯然北平毛派當局是完全理解這種反應的。因此，從那時起他們總是千方

是偉大妻憑夫貴，而是有她自己的條件。

不過這也確是一個困難的課題。因為大多數人都知道，這個原名李雲鶴的女人，在這場權力鬥爭之前，原只是一個照顧丈夫和子女的家庭主婦，既未對所謂革命有過什麼表現和貢獻，也不是什麼「長征幹部」、「老幹部」，「文革」前更非中央委員，甚至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也極少跟毛澤東一起在社交場合露臉。

就算是上了年紀的文化圈內的人，也只是模模糊糊地記得，三十多年前，她由原籍山東來到上海，以「藍蘋」的藝名，先在「實驗劇團」演話劇，繼而投入馬德建主持的電通電影公司為特約演員，跟袁牧之、陳波兒等合演過「風雲兒女」的影片而初露頭角。大約一九三五年春天，杭州六和塔有四對電影界男女舉行戲劇性的集體結婚，其中有一對便是藍蘋和唐納（馬季良）。另外的三對是趙丹與葉露茜、鄭君里與白露、顧而已與杜小鵑。電通稍後倒閉了，藍蘋又轉入羅明佑的聯華公司，跟王次龍、韓蘭根、殷秀岑等又合演過「街頭巷尾」的諷刺片。便隨着七七事變爆發，藍蘋到了延安，改名江青，在「抗日軍政大學」（一說「魯迅藝術學院」）受訓，因多次聽毛澤東的報告而認識起來。當時，毛澤東的第二任妻子賀志珍，一個中學教員出身、對馬克思主義有相當的造詣的黨員，正患着病，毛氏拋棄了她，把她送往莫斯科醫療而與江青結合。

值得補充的，據張國燾先生的回憶，當一九三八年毛澤東決意娶江青時，中共領導階層對這事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毛氏身為黨的領袖，黨對他的婚姻關係不能過份認真；另一派則認為正因為毛氏身為黨的領袖，便應以身作則，先要經過組織批准，不然影響太不好了。正當黨內議論紛紛的一個晚上，毛氏手提燈籠，分別到各窰洞造訪朱德、林伯渠、徐特立、任弼時、張聞天、鄧穎超、蔡暢、李富春等，說明自己要娶江青的決心：如果大家不同意，寧願回家種田去。結果他們只好點頭。張先生還記得當時張聞天反對最烈，康生即為毛

下來了，「現在大家立卽收拾好，準備下一步行動，注意，要靜！千萬別弄出聲響！」

正在這當兒，李超一陣風般衝了進來：「不好了，唐尼大哥叫大痳子綁了，李會計告訴老楊說是在今晚八點鐘到的，狗崽子們就要來抓我們了！」

大伙兒一下子楞在那裏，想不到唐尼陰溝裏翻了船，栽在大痳子手裏了。

「跟他們拼了！」

不知那一個突然叫起來！

「不行！」曾雄一聲大喝，跳上枱子：「天塌下來咱們也要想法子。硬拼等於是送死！咱們最要緊的是沉住氣！」

李超悄聲對我道：「小田，老楊說這批人馬全是駐巡鳳尾嶺的，撥了百多人來那邊一定空虛了，你說……」

「對！咱們乘這個機會由鳳尾嶺過去。」曾雄說道：「現在大概是十二點鐘左右吧，只要一個鐘頭就夠了。」

「好吧！咱們就這樣決定。」我下了決心，對弟兄們道：「弟兄們，唐尼給他們抓了，不一會他們就要來對付我們。我看，兩個月的人工是等於餵狗了。現在，立刻去十個弟兄把上山的路堵了，路只有一條，堵了路咱們好爭取時間走人。」

「來十個人，跟我走！」曾雄一聲呼喝，馬上跟去了十個弟兄。

「其餘的弟兄往山後小路撤。願意到香港去的跟着我們往鳳尾嶺走，不願意去的往淡水方面撤，到惠陽的潼湖工地去，找其餘的弟兄們設法救出唐尼！弟兄們，時間急迫，馬上走！」

我們剛走出工棚，大路口響起曾雄的喝叫：「什麼人。別動，不准上來！」

「是我！」下面響起大痳子的聲音，「我來巡視工地的！」

「空隆……」一聲巨響，山下發出連續的慘叫「哎呀！」「哇——」

是曾雄把一塊大山石順着大路推下去了！

「快走！」我叫李超領着弟兄們往後山跑。

「小田，你……」李超看着我，猶豫起來。

「你帶着隊跑，按老楊往日指示的路線走！我待會兒自會和曾雄他們追來，不要等了！」

「好，你們小心。」李超抓住我的手用力一握，「我走了。」

「別推石頭！別推石頭！」疤頸子書記哼叫着，大概砸傷他吧！

我衝到路口，曾雄他們已堆起數十塊大石在路口了，山路陡峭，這大路是我們沿山鑿出來的，一邊是筆企的山壁，一邊是數十丈高的懸崖，誰敢上來，石頭滾下去便沒命，正所謂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險隘！

「你們快走！追上李超他們，這裏有我和曾雄就行！」我叫那十個弟兄。

「不，咱們生死要一齊！」

「我們不走，砸死一個算夠本，砸死一雙就有賺！」

曾雄急了起來，罵道：「我操你們祖奶奶的！他們的……命是狗命啊！快給我滾！」

我道：「快走吧，人多反而累事，我們倆目標小，容易脫身！走吧！」

曾雄拔出小刀：「誰不走我宰了誰！以其給大痳子宰了不如我動手！」

「好，我們走吧！」弟兄們難過地道：「你們保重了！」

十條人影一忽兒就隱沒在黑夜中了。

「上面的人聽着，我們是來檢查工程的，別動手！」大痳子叫着。

「呸！」我和曾雄不約而同吐了一口唾沫。

「不要推石頭，聽到嗎？我是書記！」疤頸嚎叫着。

我和曾雄伏在石堆後一聲不響。

好一會，朧朦的夜光裏，只見一隊人沿着大路匍匐而上。

百五咪，百三咪，一百咪，八十咪，五十咪，轉身而逃，可是，只恨爺娘少生了一雙腳，幾聲慘叫劃破了寂靜的夜！

「大痳子、疤頸聽着！你們的陰謀詭計我們全知道了，山上大石多的是，夠膽的就上來吧！」我叫道！

下面傳來呼爺喚娘的呻吟哀叫，聲音越來越弱，大痳子知道我們已有防備，向後撤了。

「上面的人聽着，限你們天亮前下來投降，要不我們用砲把你們轟成肉醬！」大痳子聲嘶力竭的叫着。

曾雄一發力，連連推下兩塊大石，下面又是一陣鬼哭神叫，大痳子啞了嘴巴了！

秋風颯颯，月黑星沉。

「走吧！」我估計弟兄們已走出好遠了，山下的狗仔子天亮前是不敢再上來嚐石頭的味道了。

我和曾雄站在岔路口上。

「曾雄，你走吧！看，香港那邊的燈光好亮！」我指着光明的南方。

「怎麼，小田，你……」他愕然的望着我。

「我……」我心潮如湧，百感交務，嘆了口氣：「離家兩年了，我娘身子不好……還有，唐尼……」我握住他的手：「走吧，後會有期！」

他凝視着我，突然抱住我，哽咽道：「多多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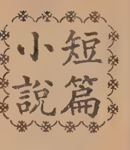
我看着他越過了山頭，消逝在黑夜中了。

兩天後，我來到了潼湖工地，我發現來了這裏的只我一個人，那就是說弟兄們全都選擇了走鳳尾嶺那條路！

唐尼一個星期後又出現在工地裏，這傢伙，神通廣大，什麼縣委書記、公安人員全是他的老友！

辛苦了兩個月，我的血汗是全餵了狗了，不！我不覺得後悔，百幾個弟兄都「上了岸」，對比起來還不是十分劃得來！

我最感謝的當然是老楊，那個伙頭。



伙頭老楊（下）

田韋

唐尼第二天就離開了，他還多着事要辦呢，我們和他約定了兩作月後回來的。

當地派來的伙頭就是老楊，這老頭子還挺不錯，他稱我們這批人叫「滾子」，其實，這個稱呼也沒錯，我們不是滾子也不出來四處跑了，幾天不到，就和我們混得爛熟，把疤頸書記、麻子治保的臭底子全給抖了出來。

「那麻子，嘿，可眞是陰毒的山狐狸，滿肚子死蛇爛蟮害人的詭計，天下間除了好事什麼都幹的傢伙，你們和他打交道可眞要防他兩手呢！」老楊豎起眉毛警告我們：「他是全縣有名的『模範黨員』『英雄治保』，說穿了就是害得人多！栽倒在他手裏的少說也有三千兩千的！」

「這麼厲害？」我心裏還眞不太相信。

「還有假的！他見了生面人就抓，誰碍了他的眼就抓。總之加上個『偷渡逃亡、叛國投敵』就成，先把人揍個半死，才解到縣裏去。提起大麻子，沒幾個不恨得牙癢癢的。」

「媽的！這老小子莫到廣州便罷，有朝一日碰了頭，我不把他宰了抛到珠江餵魚才怪。」李超咬着牙根駡。

工程展開後，那書記老爺從沒來過工地。大麻子在初時倒是不時來兜兩個圈子，啞着嘴巴，交义着雙臂，一手習慣地摸着麻臉，斜乜着一對鬬鷄眼東瞧西瞄的，我們幾個「小工頭」誰也不上前睬他，兄弟們也早知道他是什麼貨色，幾個佻皮鬼故意裝作不知道是誰，就[illegible]粒麻子發黑，只好遠遠的站着，這麼幾次一來，他也知道這幫人不是好惹的，看他們個個搏命般的幹，要找岔子也無從着手，只好不再來現世了。

倒是那黑胖李昭賢，三幾天會來一次，計進度，算工資，送點菜來，見了我們倒是敬烟點火的，三幾次一來，覺出老楊說的確實是眞話，這黑胖還不是壞蛋，沒那黐乞人憎的「幹部氣」。

吃過了晚飯，老楊瞅着四下沒人低着嗓子對我道：「小田，下午李會計送菜來過一趟。」

「嗯，眞多謝他了，這頓菜夠和味！」我打了個飽噎。

老楊蹙着眉頭：「看他神色似乎挺不安的呢！唉聲嘆氣的，似乎一肚子心事。」

我笑了：「那黑胖一年到頭都是這副苦哈哈模樣的，有什麼新奇。」

「不，小田，我認識他幾十年了，我看得出來，他是心裏有事，對我說話吞吞吐吐的，像說又不敢說。」老楊正着臉色：「聽他口氣似乎是明天沒錢支付給你們呢。」

我一驚，臉色都變了：「什麼話？我們整整捱了兩個月的苦，這份血汗錢一個毫子也不能少。」

「我知道，」老楊示意小聲：「我也只是靠估的，他可沒說出來。」

我心裏亂了起來，沉吟道：「明天唐尼就會來，他來了就好辦……」我對老楊道：「老楊，這事千萬別傳出去，給弟兄們知道了，今晚准會鬧事的。」

老楊拍拍我肩膀。

「多謝你關照了，老楊。」我誠懇的道。

當晚，弟兄們興高彩烈的嬉鬧到深夜才歇，茅草搭成的工棚裏，響着一片呼嚕呼嚕的鼾聲。

可是，我卻始終無法成眠，是啊，平日每工人五角錢的預支都搞得李昭賢暈頭轉向了，老是叫苦連天，明天要拿出幾乎兩萬塊錢這個大數目來，唉……我越想越心焦，要是眞的支不到人工，弟兄們怎麼辦？

我朦朦朧朧的剛想睡下，突然，覺到有人搖幌着我，急速的叫我：「小田，小田，快醒醒，快，快醒醒……」

「我是老楊啊，快醒醒，出事了，小田……」

我心裏一驚，一骨碌爬起來：「什麼事，什麼事，你是誰……」

「呀——我是老楊啊！」那人嘴巴湊在我耳邊：「出事了！疤頸和大麻子領來了一隊民兵和軍隊，有百多個人，是來抓你們的哪！」

煞時，我睡意全消了，順手拿起床頭電筒一照，是老楊！

他一把搶過電筒熄了：「別亮火！快，快想法子吧，遲了可就完了！」

「怎麼辦，怎麼辦……」我慌了手脚，只覺得全身發涼，飄浮起來。

「笨蛋！」老楊突然狠狠的打了我一個腦瓜。

這一巴掌眞管用，我鎭靜了下來，即刻搖醒李超、曾雄他們，再分頭搖醒所有弟兄，我叫李超跟老楊到山下探聽動靜，把弟兄們集中在一個工棚。

弟兄們全是跑慣了江湖的醒目仔，半夜被叫醒，知道出了事，全靜悄的聽着我說話。

「弟兄們，疤頸和大麻子領來了百多個白狗灰狗在山下，情況究竟怎樣現在還不十分明朗，不過，對我們不懷好意是肯定的！我已派了李超去探聽了。據我推測，大概是明天沒錢給我們發工資，要出這個毒主意，把我們抓起來，加上個『企圖偷渡、叛國投敵』罪名！就一個毫子都不用給了！」

國。先從思想家說，如意大利瑪志尼，他先加入燒炭黨，見他們只有衝勁而無道德，不足以言救國，於是乃另創「少年意大利」，主張愛國必須培養個人道德。因此，先引進加里波的，後又引進加富爾。此三人就是統一意大利的三傑。瑪志尼思想高超，決不僅只愛自己國家，也愛其他國家，故又組織「少年歐羅巴」、「少年世界」。普國菲希特，他在法軍（拿破崙軍）佔領下，居然還能到處講演。在敵人刺刀下講演，當然是很困難的，稍一不愼，就會招出麻煩。菲希特當然瞭解，故他講演，決非直接攻擊性的講演。他乃是以哲學家姿態講眞理，敵人聽了也會受感動，故能講演數十萬句而不受干涉。他先說，「人類有了知識權力後，人類的危機也並非減輕，若僅有知識權力，而無道德，人且將用其知識權力以自相殘殺」。這就是暗中教訓法軍。他相信人生最高境界（如孔子的世界大同思想），必可得到，謂「此是可得到的，因有我在」。他主要思想是一切求其在我，我人要有絕對的肯定（堅定）的意志，這是對普國人說的。如我們北伐，即以意志（三民主義）對無意志的軍閥，抗戰即以肯定的意志（抗戰到底），對卑鄙的侵略者。

今日情勢仍然如此，故政府提出「莊敬自強」口號。（菲希特告全國國民書，有中英譯本，頗值得一讀。）

次言當權者，普王富銳德里克一世二世、威廉一、二世及意大利統一前之薩丁尼亞王愛麥漢理二世三世，皆爲國府應效法的偉人。他們皆能以身做則，做到誠實、大公無私、勤儉、認眞、負責地步，一國的革新，最有效的辦法，是從上而下，既有效而又快捷，所以他們皆能達到統一目的，成爲大強國。

知識分子可分兩大類，一是撰稿者，一是教書者。照着普魯士的愛國運動情況，撰稿者不再寫風花雪月小說，而改寫政治性戰鬪文章，鼓勵國民堅持奮鬪，故布律協（Blucher 滑鐵盧戰役副統帥）卒報國仇。教授歷史者可以舉出各國興亡史，政治家成功史，以激勵青年。教體育者，提倡國民詩歌，而改唱戰歌。工作崗位雖甚多，但目的則只有「愛國」一個，每人就在自己崗位去認眞奮鬪，終必有成。今日國府的宣傳工作，就感覺不夠認眞。

中國古聖先賢留下很多金科玉律的名句，但也有的須加以修正。例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句話未免太玄，這只能對極有修養者言，常人則絕對不適宜的。假如改爲「正其誼，謀其利；明其道，計其功」，便較爲易行了。又「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也欠妥，何如改爲「……窮則盡其在我」，即有一分力量，便盡一分力量。決不可「不在其政，不謀其位」。若然，就無所謂「國民外交」了，一切責任只推在外交部，這是大錯的。我們僑民隨時與外人接觸，有將己國國情、政策介紹於外人的必要者，須盡量闡釋之。同樣，如獲得外國重要情報，如某島快要獨立，某國將要承認某一政權等，可能我駐外使領人員尙未聞知，身爲僑民者，便可即刻飛函外交部，報告其事。至於外交部持如何態度，我們可以在所不計，反正我們盡了國民一份責任了。

每當國家危急時，有權有勢者不計成敗，固可做出許多轟轟烈烈大事業，震鑠千古。但一般老百姓，又何嘗不能做出可歌可泣的偉大動人壯舉。如明亡時，金陵秦淮河畔的乞丐，留詩道：「三百年來盛世朝，滿朝文武盡降逃，剛常暫寄卑田院，乞子羞存命一條」，遂投河自盡。這首詩，卽史詩也，頗足以激勵後代的國人。抗戰時，黃浦江又發生一壯烈愛國故事。有一司機被敵人強迫運送「蘿蔔頭」，愛國司機，心一恨，直開入江中，以與全體日寇同歸於盡。又有安徽和縣南城門樓一女守備兵，城內駐軍皆已撤盡，但此一女兵卻堅守城門樓不退，卒相持數日之久。某一清晨，日寇俟她熟睡之際，始將其活捉（此事筆者在日本報紙見之）。此明末乞丐、民國女兵，皆是我傳統文化的精英、炎黃兒女。歷代類此無名英雄、偉人，必然甚多。我們中華民族具有如此「殺身成仁」的崇高品質，何患不統一、不富強！

古今中外愛國模範者甚多，但求合於今日中國局勢者，莫如薩丁尼亞，意大利自被奧、法列強瓜分後，「意大利只成一個地理名詞」，其時眞能代表意大利人的意大利者，只有薩丁尼亞（以下簡稱「薩」）。

介之推對晉文公，有這樣的話：「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中、意皆文明古國，被瓜分之意大利，與今日中國情勢有許多相似之點，故特借用介之推語，以肯定今日中國的美好前途。

「天未絕晉」，所以有晉侯（文公）回國。天未絕意，所以意大利產生三傑，且上有明君。照一般觀察，意大利統一復國，本非易事，因國民久淪於異族統治，已不知自身爲意人了。但有瑪志尼出，奔走號呼，先喚起意人的愛國心。於是就有第二偉人加里波的出，從軍事上協助之。然此猶不足，又有第三偉人加富爾出，從政治、外交以完成其偉業。也可說，天未絕意出此三傑，缺一不可。今台灣正像昔日之薩國，當局也似昔日之薩國統治者，而局勢則遠較薩爲優。但所差者，今日中國尙未見義薄雲天、智勇過人的瑪志尼、加里波的及加富爾。何謂義？因瑪、加（加里波的）二人，只知犧牲，不問報償。當加收復南意後，將收復土地奉獻於薩，而自己卻潔身隱退，什麼也不要，此眞所謂頂天立地大丈夫。何謂智勇？俄土英法在克里米亞大戰時，本與薩無關，但加富爾爲了要結好英法兩國，只得冒險參戰，居然還打了兩次勝仗，死傷兩千餘人，所以換到出席巴黎和會，取得英國特殊友好支持，統一大業，因受英國幫忙甚大，此足證加富爾有遠見、有魄力。故個人以爲瑪、加、薩三傑頗足做我們愛國人士最好模範、榜樣。

眞愛國與假愛國

繙山

最可愛的國家

禽有巢，獸有穴，人有家，且有國。種族是大我，國即大家，也可說是生存第一道防線。除非進化到天下一家境界，否則，國對人的生存，是絕對重要的。故天下決無不愛國的人。

可惜，地球上的人，生來就很不平等。有的人生在寒帶（有的半年日、半年夜），半年以上生活在攝氏零下若干度。有的人生活在熱帶，常年溫度皆是在攝氏三十三度上下，有的更高，所以每年要熱死數百人。有的人生活在土地肥沃地區，有的人卻生活在大沙漠瘠貧區，否是一大片土地，但不生長糧食，甚至野草也不長。有的人生長在地震或海嘯地帶，時時擔心天災橫禍，每次災難，死傷皆以成千成萬，甚至數十萬計。

然也有幸運的地區，正處於亞寒帶、正溫帶、亞熱帶中。從無海嘯，卻有溫泉，然地震卻百年不一見。土地肥沃，有無盡的各種珍貴產品。有天然國防，東面是大海，西面有高山峻嶺，北面是大沙漠，只有無文化民族，南面邊臨海，面積之廣，約與歐洲相等，歷史之古與埃及相若（從「北京人」發現後，比埃及更古了）。可以說，這是世界最可愛的地區。這地區在何處呢？就是中國。俄國不能比，因太寒，無不凍的港口，也無立國傳統的文化、

國也並不十分理想，居兩洋之間，中間卻無橫斷大河，它也有沙漠，像俄亥俄州，氣候是壞透了，而邁阿密、阿里桑那兩州又太熱。我民族雖也很複雜，但經數千年融合，差不多已形成一個單一民族了。美國則不然，因歷史短，各個種族仍壁壘分明，尤其黑白人，無法消除畛域。美國立國精神，除獨立宣言、林肯思想外，無他物。它是極端主張物質主義國家，自然科學不受人文主義道德學指導，等於無羈之馬、無舵手之船，終必會搞出亂子來。

假愛國者

說來說去，還是以中國爲可愛。但是仔細一觀察，眞愛國者也並不太多，多數是只愛家，甚至只愛自己，他們根本不懂何謂「大我」、「第一道防線」。

先從共黨人說，最初未嘗不是愛國者，但是一經入黨洗腦，對國的觀念便愈來愈淡了，因馬列教條是只愛無產階級，高唱「工人無祖國」，「世界革命」。正牌的共產主義者，是決不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所講的只是國際主義。過去共黨人幾以第三國際爲羅馬教庭，即以之爲最高權威者。由於此種論調太不適合人性，難以吸收羣眾，所以今日共產主義者才改變論調，也唱民族主義、愛國了。其實，這決非共黨終極目的，不過僅是一時手段

次言教會，教徒最愛的是神、教祖、教宗，全神皆集中於精神界的天堂（或極樂世界），故根本不重視這個生存的「塵世」。既然輕視「塵世」，怎會對它生愛呢。試觀察你們朋友中的所有虔誠教徒，有幾位眞愛國者。共產主義者，虔誠者徒，他們的精神因被黨、教吸攝去了，一心不能二用，所以自然就對國淡漠起來。不盡然，如共產黨陳獨秀、天主教于斌則屬例外，所以到後來，陳獨秀發出「最後的意見」，脫離中共，于斌則等於以身許國，最近二三十年以來，爲國服務遠多於爲教。

個人主義者花樣最多，就以抗戰以來說罷，有人人假「和平」之名，實行分裂，反與敵人合作，成立僞組織。他們皆曰爲國，決不承認是賣國。有人想在陪都謀一極名譽高職，不果，即刻返回南京投入僞組織，也說爲國盡力。有人流落外國，生活困苦，想回國不見得能達到他的野心，欲長居國外又乏謀生能力，所以只有千方百計向各報刊投稿，有的攻擊國府，有的企圖向中共投靠，有的則提議召開國是會議，藉在國是會議中，佔一角色。

就中最卑鄙的，是新漢，他們勾活外人來國府敲詐，因已有人得計做到國府屬下官員，所以愈發鼓勵此輩小丑活躍，這種人最無心肝，國家已經到如此地步，還在爲個人陞官發財、出風頭。辦雜誌，發表文字、講演，好像也是眞愛國者，但立心既大錯，其餘一切便皆不堪聞問了。

還有一種類似新漢者，即騎牆派。他們原因反對中共而自立門戶，但又不滿國府。非不滿國府也，不過不滿國府不能滿足其慾望，鈎不到高官耳。又見中共國際掛牌提高，所以又屢次發表媚共投靠言論。它是以反共姿態創刊的刊物，但僅經過數寒暑，竟一變爲替共產主義宣傳的刊物了，此種人固可鄙，其刊物前後言論矛盾，當然更臭而不可聞。

眞愛國者

眞愛國者，也並非非常之人，因愛國是出自人的本性，懂得「大我」與「第一道防線」道理，凡

同治中興的局面，未必會有可能。清史所載，對他與慈禧太后爭奪政權一幕，極盡醜詆，這恐怕有些不大眞實。從古到今，政治上的功罪，總不脫成王敗寇，何曾會有畧正的是非，就是現在民主時代，還不是同樣的顚倒顢頇嗎？無論如何，肅順的爲人，雖有可議，而能重用曾胡等漢人，卻是不可抹煞，關係於中興機運的首功。不過，慈禧太后於整肅政敵之後，免不牽連到他所信用的人，且更加獎勉備至，俾以重大事權，這一點不能不說是她的過人智慧，比現在只知用奴才搞小圈子者要勝過多多了。

胡林翼盛年卽逝，不及見太平天國之滅，剩下曾國藩，是當時綜攬全局的唯一人物，曾氏謙恭謹愼，寅畏小心，以慈禧太后那樣的陰狠，總算能避其所忌而潛消其忮心，當曾氏被任爲江督時，有詔令他節制楚北，曾氏卽懇疏陳辭曰：「……湖廣總督官文，久歷戎行，老成持重，資格在臣之先，名位居臣之右，所有湖北防務，及越境剿敵諸軍，久經官文派定，乃以臣分居節制之名，縱官文不稍有芥蒂，而駭中外之聽聞，滋將士之疑貳，所關實非成鮮，天下至大，事變方殷，決非一手一足所能維持，伏念朝廷廣收羣策，不因用一二人而沮名臣之氣。」又清廷向他徵詢各省

勞的蔡壽祺

長，只宜授以卑官，或用爲武職，責以馳驅，方可稱職，今皆比以重任，豈能諳練政體，整飭官常，……」這疏前段，還不失爲戡亂時期的常有弊病，歷代的軍事捷報，無不以誇大數字，爲血腥紀錄的光榮；至於後面一段，簡直是潑婦村嫗，盡其謾罵狂吠的能事了。幾於湘淮兩軍旗幟下的人，被以惡名，無不斥爲厮養奔競之徒，其輕蔑誣詆，實覺無以復加，如不是得到慈禧太后的暗示，蔡壽祺卽有私憾於曾李諸公，亦不致如此無禮。曾國藩在答郭嵩燾的信中說道：「尊諭自宋以來，多言以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長，乃較之王夫之之說，尤爲深美。僕更參一解云，性理之說，愈推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說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何獨於一二樸訥君子，攻擊慘毒無已。」當是對蔡疏有感而發。

故曾國藩在剿捻匪督師期中，卽不輕易奏報軍情，朝廷或以奏報大稀爲問，曾氏的理由：一、不輕奏謠傳之言，二、不輕奏未定之事，三、不輕奏預定之說，可見他處境之窘，操心之危，無時不以蔡壽祺這一類的言官爲慮，貌爲淸議，其實則爲逢君之惡的無恥鷹犬。

覺初

每週工作五天

高本清

本港一間玩具工廠，卽將實行每週工作五天的措施。根據廠方發言人解釋：廠方之所以如此規定，鑒於以下的理由：一、如此則對聘請工人方面比較容易；二、每日稍微延長些時間，以彌補週六工作日的損失；三、對工友來說可以多一日的假期，以增進他們的消遣和文娛活動；四、又可減少工友們一日的舟車勞頓和花貨；五、廠方在努力提高生產的催促下，對生產工作不會有損失。最後，廠方發言人表示：該廠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友都贊成這一新措施。

在電視的工友訪問中，有四位工友表示了意見，三位是贊成的，一位是不贊成的。兩位贊成的青年人，只說極好，相信他和她在期待着五天工作後的兩天假期；一位中年婦女的贊成表示可以幫助家務的整理；那位不大贊成的男青年，表示這影響他晚上的進修。

大體來說，這一每週工作五天的措施，如果各工廠都能逐漸的實行，總算是一個佳音。不過，如果廠方如更能爲工友們的福利着想的話，該在每日八小時的範圍內，促成每週工作五天的計劃。如此，起碼有上進心的青年，晚上還可以學習他們所願學習的東西，在精神上或將來的事業上，更有出路，更有前途。從這一件事情上，我想到了政府某些部門的工作時間。起碼在目前，是不宜就只工作五天的。例如交通部有關考車牌，換牌照等等的事宜。

原因是，政府的各部門是一種服務性質的機構，原則上是如何方便市民而服務，特別是在星期六，甚或星期六的下午。而不是把每日的工作延長些，在卻星期六全日休息。這對市民是有很多不便的。不知交通部的負責人有沒有從這一爲市民妥善服務的原則着想。

香港的郵政局就是最好的爲市民服務的楷模。星期六以及星期六下午仍是照常辦公，爲投信、購郵票的市民服務的。甚或在公眾假期，有部份郵局仍是爲了方便市民，上午辦幾個鐘頭的公，純以服務市民爲原則。這方面，也該是我們市民應大贊特贊。

反過來再談香港某玩具工廠實施每週五天工作所代表的意義。起碼表示了香港有些資本家，並沒有資本主義的邪惡作風，除了不斷生產，拼命賺錢外，還考慮到工友這一「人」的問題，決不像共產主義信從者所謂的資本家一定要剝削、壓榨、欺侮工友的。這一事實，正好也給共產黨人看看：他們的宣傳和虛僞是經不住考驗的。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已經不再兌現，而以馬克思主義爲神明的信從者，還能不失敗嗎？

在工作五天之後，工友中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又可以前往教堂，祭祀上主，那馬克思的無神論又在事實前撞了一個大板。

啊，每週工作五天！

我們還要回來的

英非

中國人的鄉土觀念很濃，這恐怕是世界各民族中最突出的。在舊時代中，我國許多人離鄉別井，流落異邦謀生，他們或被賣猪仔，或因謀生困難，總之，多是因被迫而離開自己可愛的家園。因此，他們在異邦謀生的時候，時常會懷念唐山。到了晚年，就想到葉落歸根。

顧念自己的家國，這種民族性是可貴的。這是我們的民族不會給別的民族滅亡和同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國內動亂時期，鄉土觀念往往成為一種鬪爭的動力，推動流落異鄉的人爭取回到自己的家園。千百年來，在我國歷史上，這方面留下了許多動人的故事，在文學上留下了許多感人肺腑的作品。

民族性的因襲並沒有在我們這一代湮滅，而且在近代數十年間表現得更深沉。

三十年代開始，我們的國家由於受到日寇的蹂躪，許多人家園破碎，故土淪亡，那個時代的人，有誰不曾聽過「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痛心事，莫提起，家破人亡無消息」和「打回老家去」那樣令人激憤的歌聲？我國人民在八年的抗日浴血奮戰中，為了恢復自己的家國，進行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戰鬪，在這個過程中，流了多少血淚，犧牲了多少生命！

大陸變色以來，多少人因為不甘做極權制度下的牛馬，被迫離開了自己可愛的家園。這是動亂時期的一個大悲劇。在這一羣流浪者中，懷念故園的火熾時刻在他們的心胸燃燒。「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那一個情感正常的人，不這樣想念呢？但是，以其回到故鄉去受極權統治，喪失人生寶貴的自由，倒不如流浪在海外，享受珍貴的自由，然而這不能否定他們強烈的鄉土觀念。「我們還要回來的！」這是許多人的心聲。

「我們還要回來的！」誰也不能剝奪他們這種權利。這就是許多人為之鬪爭的原因。但我們說「要回來」，包含了我們的決心和勇氣。我們的「回歸」觀念與時下海外「回歸派」高唱的種種濫調不同，「回歸派」是中共的別動隊，他們利用中國人的鄉土觀念，企圖引人入彀。以目前來說，回去幹什麼？去作極權統治宰割的對象嗎？許多有過慘痛教訓的人，應當記憶猶新，斷不至好了瘡疤忘了痛。中共常常強迫大陸人民回憶對比，大陸人民在槍尖之下，好些人唯有被迫「閉着眼睛說瞎話」，說共產黨統治如何好，過去如何壞。我奉勸享有自由的人，不妨來一番自由思考的回憶對比，就會自然而然地識穿「回歸派」的謊言，看透他們的禍心了。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不是獨夫民賊的中國。「我們是要回來的」！這是自由戰士的誓言，我們將以正義的力量爭取回到自由的國土去！

從前君主時代，臣下對於君主的言行，都得站在他的工作立場，隨時進諫。自秦以來，則有所謂謁者，官位雖卑，而責任卻大，他可以在朝會時，隨在宰相背後，專門對皇帝的失德，提出糾彈，以便宰相代為迴旋改正，這原是君臣間一種很好的緩衝制度。到了唐朝，更進一步地設有門下省給事中的員缺，及一般性的言官如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等，他們甚至可以封駁皇帝的詔令，不予發表執行。如唐德宗要拜裴延齡為相，裴延齡是個奸險傾軋的小人，朝臣皆表反對，沒有效果，諫議大夫陽城，居然在宣佈任命的時候，將之扯毀，這次激烈行動，終使剛愎自用的唐德宗屈服了。裴延齡遂做不成宰相，陽城僅僅得了貶官的處分，可說是千古流傳的美談。

但到了宋朝，這一制度的眞正作用，卻漸漸地變了質。他們不是對皇帝放炮，幫助宰相來格君心之非，而是掉轉頭來專對大臣們抨擊的，以致遇事風生，言路龐雜，成為皇帝用以鉗制大臣的工具，雖賢如范仲淹、司馬光，都不得欠於其位，此中國君主政治，所以由中央集權，走向個人獨裁之路。滿清一朝，一切是遵循着明朝的體制，[illegible]的強化，

為慈禧太后

督撫人選，囑其列名保荐，曾氏的覆疏，則謂泛論人才堪封疆之任則可，指定某缺應授某人則不可，蓋予奪之權，必須操諸朝廷，不可由疆臣妄分黜陟，恐開外重內輕之漸，兼杜權臣覬覦之謀（大意如此）。這是怎樣的公忠謀國，光明磊落的讜論。但儘管曾氏憂讒畏譏，慈禧太后在表面上，仍倚任無疑，而一般希求恩寵的言官，於曾氏攻克金陵後，總不免吹毛求疵，摭拾浮言，製造事實。好像在給曾氏以側面的精神威脅，其中最厲害的，莫如同治四年二月廿四日，新任日講起居注官蔡壽祺請正綱紀以尊朝廷一疏，自曾國藩、駱秉章、勞崇光、曾國荃、劉容、李元度……均不獲免，如參曾國藩捏報洪福瑱焚死，安慶之役，曾國荃冒居多隆阿之功，劉容擅作威福，幾誤蜀事，李元度遇敵輒敗，死不蔽辜……各款，顯係有意貶黜漢族功臣，而為滿人多隆阿撐腰，不是逆探慈禧太后的心理而敢出此嗎？接着他又有正人心端風化一疏，畧謂「臣以為人心之不正，其故有二，一則疆臣欺罔所致也，若夫軍報不實，其掩敗為勝者固無論矣，即其奏克復城池，不曰全境肅清，即曰殲除淨盡，無何而鄰

基辛格說的是事實，中共不可能以武力來「解放」台灣，相信老基也知道中共運用的是統戰手法，不過，在他的談話中卻沒有提到這一點。抵抗中共的武裝進攻容易，因爲敵我分明，一眼就可看出。應付中共的組織卻不是那麼簡單，許多看似是「朋友」的人，其實卻是替中共統戰做事的，當發覺了他的眞正身份時，[illegible]，必須提高警覺，認清中共的陰謀，更該認清替中共工作的「朋友」。

再談冰心的「醞釀寫作」

待旦

本刊二四一期寫過一篇談到冰心是否將繼續寫作的問題，覺得餘意未盡，還想再說幾句。此間的左派文人，對冰心醞釀寫作的問題，談論得相當熱烈。港大學生談，左報領導人也談。彷彿冰心已經動筆在寫了，使人覺得既可笑復可憐。可笑者，乃拿着鷄毛當箭令，拿冰心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所說的「我很希望寫一些書」這一句話，擴大宣傳。可憐的卻是「中國作家協會」數以千計的會員當中，只有一位冰心，可以拉她出來見客，七十多歲了，也不讓她安安靜靜地過日子。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成就比冰心高得多，貢獻也比冰心大得多的老一輩作家多得很，可是卻只能拿一位冰心出來宣傳。由此也可見中共式的所謂「得道多助」了。老一輩的作家都到那兒去呢？年青一輩的作家又到那兒去呢？這是中共當局無法向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交待的。因爲他們都受到中共殘暴的迫害，許多作家正在「勞改」，許多作家已經被迫害至死，許多作家失卻踪跡，生死未明。中共無法報導他們的情況，只好報導冰心等一兩位恰被從「五·七」幹校解放出來的老作家的近況。至於冰心醞釀寫作云云，請看一看其來龍去脈吧！

「學苑」一篇文章作者，談到他訪問北京民族學院，並在那裏見到冰心時這樣說：「過了一會，有人問她將來計劃幹什麼，教書嗎？寫作嗎？

『我解放以後就從未教過書，現在也沒有，就是搞些寫作。去（到）貧下中農的地方去，也可以說是將來寫作的一種準備。我獃在民族學院裏也有目的，每一個民族學員跟他們談起來，都是一個很好的寫作題材，他們每個人過去的歷史和家史，都有很豐富的故事性。我不能說很有把握，因爲沒有到過他們的地方。無論如何，我很希望寫一些書，同志們都給了我很大的鼓勵，何況我的身體還很好，這跟時代很有關係。』

謝女士歇了一歇，繼續說：『老牛破車，也還要走一段路的。』」

二十年來冰心從未曾教過書，一直依賴抽版稅和拿「作家協會」的津貼過日子，港大學生不識趣，問她今後要教書還是要寫作，叫她怎樣回答呢？既回答說啥也不幹，也不能扯謊說要教書？當然只好推搪說：「很希望寫一些書了」。而接着補充的那一句：「老牛破車，也還要走一段路的」。顯然是無可奈何的牢騷話，決不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冰心所說的那句希望寫作的話實在是說得十分勉強的。

某左報領導人不知就心港大學生的話不爲人們所相信，抑或嫌其宣傳無力，竟披甲上陣，在自己的專欄裏補充說：

「去年冬初，在北京和平賓館的餐廳裏，偶然碰上她和吳文藻先生，在與從海外回國旅行的楊慶堃教授共進晚餐，我把所見所聞寫在信中，寄給『××報』登了出來。其中有一段問答：

『你還寫文章麼？』

『我寫得出什麼文章？』這位老作家表現出她的謙遜。而事實上，她當然也不可能再像『寄小讀者』那樣寫文章了，那幾乎是接近半個世紀以前的事啊！

這裏有人於是大做文章，說什麼冰心連寫作的自由也沒有了，好像是既不讓她寫，而她也不敢寫。

但是，眼前就有她這篇新作，而又預告了她要繼續寫作，寫更多更好的作品。『我寫得出什麼文章』，誰都聽得出，那是自謙之詞。」

這位左報領導人斷言，冰心說的「我寫得出什麼文章！」是自謙之詞，但在我們看來卻是冰心出自內心的感慨。她的確寫不出什麼文章，二十二年來，她事實上也沒有寫出一部作品。但，這並非由於「江郎才盡」，並非因爲她的觀察能力和寫作能力退化，而是因爲現實的環境已經不充許她再執筆寫作了。此間的人說「冰心沒有寫作自由」倒是千眞萬確的鐵一般的事實。

然而，沒有寫作自由的，又豈止冰心一個人。居留在中國大陸的作家，從來就沒有誰是眞正享有寫作自由的。所謂寫作自由，只有歌頌共產黨、毛澤東之功德的自由。

這位左報領導人，一方面一廂情願地強調冰心是享有寫作自由的，一方面卻自掌嘴巴。他說：「而在實上，她當然也不可能再像『寄小讀者』那樣寫文章了……」。

倘若中國大陸有寫作自由，冰心也享有充分的寫作自由，爲什麼冰心不能再寫像「寄小讀者」那樣的文章呢？若有眞正的自由，只要她喜歡，總該可以寫吧！正因爲中共老早已經剝奪了作家的思想自由和寫作自由，所以冰心二十二年來都沒有拿筆寫作，被「作協」催得緊時，也只搞搞翻譯。正因爲某左報領導人，知道中國大陸根本沒有任何寫作自由，也知道冰心老早已經把筆桿子摔掉了，但還要明知故問，所以冰心才說：「我寫得出什麼文章！」這豈是自謙之詞？簡直是抗議的聲音！

越共的誇大數字

越共和談代表團在巴黎發表了一項聲明，宣稱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裝力量正在向徹底勝利進軍。

該聲明指出，這次攻勢進入第三個月的時候，越南南方的人民，已有二百萬人獲得「解放」。在這次攻勢之前，越南南方被「解放」的人民就有一千萬。已被「解放」和最近「解放」的人民，加起來就有一千二百萬。南越人口共有一千七百萬，那麼，正等待解放的人民只有五百萬而已。隨共產黨喜歡玩數字遊戲，卻往往在數字上露出了破綻。

正所謂「大話怕計數」，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和共產黨算一算，立刻就可以證出他們的謊言。

共產黨的所謂「解放」，就是受到共產黨控制的意思，目前南越的一千七百萬人民中，眞有一千二百萬人已在共產黨控制下嗎？那是絕無可能的事。

人口稠密的湄公河沿岸地區及三角洲地區，政府的綏靖計劃在過去兩年成效卓著，在這些地區中，越共早已缺少了「藏身之所」，當地的人民，當然更不會受到他們的「控制」。

至於北越三月攻勢發動以來，雖經兩個多月的攻畧，人口密集的城市，只拿下了一個廣治，其次是祿寧。廣治人口最多不會超過六十萬，祿寧更是一半也不夠，居民在陷落之前，大多已向南逃亡，逃到順化以南地區，因此攻佔廣治的北越軍，所能「控制」的南越人民，極爲有限。越共代表說，這次攻勢發動之後，他們又「解放」了二百萬[illegible]簡直沒有可能。不過，共產黨最拿手就是用數字來車大炮，如果南越只剩下五百萬人待解放，事情就簡單得多了。

留在巴黎的越共代表，根本沒有必要，在力量如此懸殊之下，還用談和嗎？他們回到南越，準備接受西貢的政權好了。

共產黨的宣傳都是這麼誇張的，心水清的人算算帳就知道是大話西遊，可是，西方國家的笨蛋，卻有很多人會相信他們的話，這難怪共產黨車大炮不擇日子，隨便說，反正總有一些人會相信的。



電視藝員被恐嚇

最近無綫電視歡樂今宵經常有「日本行」加插，主持這個節目的劉家傑、朱維德和森森等三人，分別接到署名「鐵刀黨」的恐嚇信，指他們在節目中所表現的態度「太過親日」，如他們不改變這種態度，將「攞他們的命」！

恐嚇信中還質問他們曾否記得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淪陷的日子，日本人加諸中國同胞的迫害。這三封恐嚇信，頗引起一般人的關注。

據說，朱維德已將這封署名「鐵刀黨」的恐嚇信交給無線電視當局，現時無綫電視高層人士正考慮該信是開玩笑性質呢，還是眞的準備對他們報警。

自從釣魚台事件發生後，香港的保釣分子就極力要煽起反日情緒。「見聞會社」的朱維德，爲了招徠生意，借歡樂今宵大做宣傳，「日本行」這個節目，嚴格的說是純粹的商業性，而不在乎親日反日，如果見聞會社組織了大陸旅行團，來一個「大陸行」，也並不稀奇。

不過，在保釣分子反日情緒高張的時候，無線電視卻大力宣揚日本種種，當然被視爲「有心攞景」了。

這三封恐嚇信是什麼人寫給他們的，目前當然很難確定，誰都可以用一個什麼黨的名義去恐嚇一下人家，反正「鐵刀黨」又不同共產黨那樣大規模的組織，大有可能是一人黨，不必經過中全會的決定，自己一時興到，就可以發信，因此，這種信不值得重視，報警不報警都沒關係，大可置之不理。

老萬相信，發出這信的動機，比「開玩笑」嚴重一點，但絕不會「攞他們的命」。因爲攞命不同發一兩封恐嚇信那麼簡單，眞刀眞槍，不是個個人有勇氣拿得起來的，而且攞命也要有機會、有計劃，眞正想攞命的，又不會先行通知，讓人家有準備的機會。

不過，無線電視似乎也沒有義務替日本作宣傳，如果爲了廣告，倒沒話好說；受人利用，則殊不值得，這一點，無線電視當局似乎應該加以檢

萬人傑

中共不使用武力

美國總統特別顧問基辛格在東京告知日本商人：「中共將不會使用武力解放台灣。」

基辛格是一位神秘人物，經常和各國高層人物秘密接觸，因此他所得到的情報，往往極有價值，不過，基辛格對日本商人說出這一點，並不是「第一手情報」，雖然至今中共還口口聲聲叫囂「解放台灣」，但稍爲了解實情的人，都知道「武力解放台灣」是不可能的事，中共當然也知道。

既然「武力解放台灣」不可能，那麼，中共就放棄奪取台灣了？這是不可能的。「武力」不能使用，他們就會用別的方法，別的方法是什麼？唯一可行的是滲透，瓦解國府的鬪志，由此而「接收」台灣。

最近中共在海外搞的一切統戰行動，以及宣傳什麼「和平統一中國運動」等，都爲了達到這個目的。許多海外的青年都受到中共利用（當然也有一部分是同路人），在「和平統一中國」宣傳下，奔走呼號，這就是中共要「解放」台灣的另一種手法。

有些美國議員於訪問中國大陸後，回到美國，就發出一種令人發笑的謬論，他們認爲台灣終將「歸附」中共。這種想法，只有在外國人的腦袋中才會構想出來，中國人稍有思想的，都認爲這種事情永遠不會發生。

台灣「歸附」中共，就是投降，如果要投降，早在二十二年前中共氣勢如虹時就應該投降，今天，國府在台灣已站穩腳跟，不但有力自衛，而且培養了反攻能力，成爲中共最大的

結冤

李家蔭

一派的所做所爲，正在毀滅共產黨的組織。中國革命不是依靠一兩個人的力量而成功的，而是依靠無數的無名黨員和人民羣眾。可是他們目前實行的是個人崇拜，黨代表大會的機能已告停頓，各級黨政機構也陷於休止狀態。成爲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核心的中學生，爲什麼算是無產階級，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裏面，是怎樣也找不出根據的。看不出文化大革命有什麼理論性的鬪爭，能看到的只是滿口謾罵，以及對外國代表的暴行。這一切，只有野蠻兩個字可以形容。」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赤旗報」又重複了袴田里見的指責，說：「毛澤東思想在原則上已不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於他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已踐踏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破壞了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組織。」

但是中共有中共自己的一套獨特的邏輯。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題爲「宮本集團的背叛」的評論，堅持「反帝必須反修，反華必然降美」的說法。認爲日共雖然口裏也說反帝，但是卻不反對「美帝幫兇」的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那就等於向美國投降。評論指斥日共說：「說穿了，你們是害怕美帝國主義，害怕蘇聯修正主義，害怕戰爭，害怕革命。你們反美是假的，爲蘇聯修正主義投降美帝打掩護，從而也爲自己投降美帝打掩護才是眞的。」

中共機關報這篇「絕交書」譴責日共的詞句，極盡諷刺挖苦的能事。既說砂間事件是「再一次同反華英雄們聯合行動，討取美帝、蘇修和日本反動派的獎賞」，又說日共的總部「不過是蘇修在日本的一家分號」。甚至直指日共當局是「當代的新工賊」。它絕無保留的鼓厲日共內部的親中共分子積極進行分裂顚覆活動，另建一個完全接受「毛澤東思想」領導的新日共。

砂間和紺野事件無疑只是一個結果。較遠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五年秋天，以宮本顯治爲首的日共代表團訪問北平時，曾跟周恩來草擬了一個兩黨「共同聲明」。但在送給毛澤東批核時，毛澤東主張一定要加入反對修正主義的字句，而宮本表示反對。同時日共在對援助越共問題的「統一行動」的主張，中共也堅決拒絕。於是，這個「共同聲明」便流產了，中日共的裂痕也從此出現了。在這件事以後，在中共的筆下或口中，日共就成了修正主義集團，野坂參三也成了「日本的赫魯曉夫」。不僅如此，中共還開始在日本各地和北平進行了一系列從內部瓦解和分化日共的工作。在北平，中共也曾極力勸誘旅居那裏的日共分子和留學生起來反黨，並且把日共前主席德田珠一的女婿留養在北平，作爲新日共的領袖。更露骨的，是從六六年秋天起，中共斷絕了對日共的經濟援助。因此，一般觀察家都相信砂間和紺野事件並不是中日共決裂的原因，而是一個藉口。

末

資料室

大米供應量的責任推到中國身上，這確實使我們不能不懷疑古巴方面這樣做的目的另有所在」！

不過到此爲止，雙方的爭論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克制，到了二月六日，卡斯特羅在古共機關報上刋登了冗長的對中共聲明的「答覆」，便開始使用最不客氣的語言了。

卡斯特羅首先指出中共用「對外貿易負責人發表談話」的方式駁斥他的說法，不僅是「極端陰險的」，「具有很大的虛僞性」；同時「也透露出蔑視其他國家人民的感情，因爲這等於說，一個小國的總理的談話只配由中國貿易部的一名匿名的低級官員作出答覆」。他又指出中共方面關於古巴人民口糧減少的種種解釋，是「企圖以最卑劣的惡毒心腸，用含沙射影的、狡猾、詭譎的方式散布懷疑」，是「恬不知恥的」，是「一種對古巴方面的誠意的背叛行爲」。他強調說：「中國（共）政府對我國進行了一次經濟侵畧的罪惡活動。中國政府選擇不到更適當、更合宜的時機來給予我國人民嚴重的打擊了。」

據卡斯特羅說，中共之所以在經濟上這樣嚴重地打擊古巴是由於中共在古巴的武裝部隊和文職官員中散發反蘇的宣傳品，甚至「企圖直接同古巴軍官們進行接觸」或「接近」而遭到古巴的制止。中共這樣做「顯然是爭取個人，目的是勸誘變節，或者也許目的是搞情報」。他認爲這是「明目張膽」地破壞了國與國之間「最基本的互相尊重的準則」和「主權」。因此去年九月間古巴曾向中共代辦提出強烈的警告。儘管如此，中共還是不加理會繼續運入八百多袋的這類宣傳品。

卡斯特羅的結論是：「中國政府這樣的企圖，只能解釋爲完全藐視我國的表現，完全無視我國人民性格和尊嚴感的表現。已經不是大米多少噸的問題，不是也受到影響的多少平方米的布疋的問題，而是對各國人民遠爲重要和帶來根本性的一個問題：是不是在明天的世界上，強大的國家就能有權對別的小國人民進行訛詐、勒索、施加壓力、侵畧和扼殺；是不是在革命者爲之奮鬪的明天的世界上，從存在階級社會的世界以來，奴隸制度、封建制度、君主專制，資產階級國家以及現代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上使用過的那種最卑劣的海盜、壓迫和強盜的手段還會盛行下去。」

作爲中共對這個「聲明」的答覆的，「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刋載這個「聲明」的時候，附了佔半版地位的「本報編者按語」，以極其輕蔑的口吻加以譏誚：「現在，世界上反華之聲甚囂塵上。在反華合唱隊中增加了一位卡斯特羅總理，也沒有什麼不得了。」

到了三月十四日，卡斯特羅在一項歷時四個鐘頭的憤慨的演說中，又指責中共對古巴進行誹謗，說卡斯特羅政權愈來愈遭受到國內人民的反抗，並要求把中共駐古巴人員的汽車、貨車和較大型設備運出古巴。他指出這一切都顯示中共準備要跟古巴絕交。

中日共

編者按：在近年的國際關係中，最微妙的，莫如中共與日本的勾搭；而中共與日本「團體」的關係，又莫如中日共恩怨之神秘。目下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中共寧願與日本的執政黨——他們定義中的「各國反動派」之一打交道，也拒絕與日共——他們過去的「兄弟黨」接觸。到底這兩個共產黨是怎樣由親兄弟一旦反目變成寃家死對頭的，從下面李先生這篇文章中可以找到答案。

中、日共決裂的導火線是由於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日共要召回它駐北平的代表砂間一良和它的機關報「赤旗報」記者紺野純一，而遭到中共拒絕。遲至八月四日，中共才准他們離境。離境前且曾遭拳打腳踢和勒令爬行。

據日共高級幹部西澤富夫當時對東京報界發表的談話指出：「砂間和紺野兩個同志，在中國遭到無理的侮辱和重大的迫害。例如他們在砂間同志的門窗上，寫着『砂間滾出來』、『停止向日本報告』、『給砂間以革命的毀滅性的打擊』一類的標語和大字報。七月十六日後，幾乎每天都有一羣羣暴徒，包圍砂間的住宅大喊：『滾出來！打死你！』甚至砂間和紺野的會晤，也受到阻礙，這種做法，事實上是禁止我黨執行任務的一種決絕行動。黨考慮到兩位同志無法執行任務的情形，只好命令他們回國。」

中共為什麼這樣侮辱和迫害「兄弟黨」的代表和記者呢？

從雙方互相抨擊的文件看來，交惡的最大理由，是中共以共產國際的盟主自居，要求日共無條件的追隨「毛澤東路線」，共同反蘇。但是日共堅持自己獨立的立場，不願在中共與蘇共之間有所偏袒。日共主席野坂參三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日共建黨四十五周年紀念大會的演詞中，就公開說：「由於蘇共的領袖們和中共一部分領導人的大國主義干涉，已給共產主義國際運動以重大的破壞打擊。這些外國黨的領導人，自革命勝利後，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力，對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加以橫暴的干涉，完全是無理的，日本人民絕對不能容許。」

這個戰時曾經流亡延安，是毛澤東座上客的日共主席，還針對毛澤東說：「中共一部分領導人所倡導的反美必須反蘇的統一戰線論，唯暴力革命論以及毛澤東思想絕對化路線，我黨對此已斷然加以拒絕。就是為了這個原故，中共對我黨展開了破壞活動和搗亂工作。」在同一個大會上，日共總書記宮本顯治也反唇相譏：「日本共產黨的路線始終一貫，改變路線的是中共，不是我們。」

此外，日共中央常任委員袴田里見，同年八月十五日在黨的公開演講會上，也指毛澤東派已毀滅了中國共產黨的傳統，中共的文化大革命跟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無任何共同之處，注定是要失敗的。

雖然日共當局不滿毛澤東路線不是[illegible]，但是他們

中共與古巴

古巴總理卡斯特羅日前遊訪了東歐幾個「兄弟國家」，對毛幫不屑一顧；而毛報對這消息也不顧一提。到底卡、毛有什麼過不去？以下一篇資料，是介紹他們決裂的經過。

一直對中蘇共爭論保持緘默的古巴，是在一九六六年春天以貿易問題為契機而跟中共翻臉的。雙方都使用最難堪的詞句來譴責對方。

所謂貿易問題，主要是古巴要求中共在一九六六年購買古巴糖八十萬噸，而向古巴供應大米二十八萬五千噸，但是中共只肯答應購買古巴糖六十萬噸，而供應古巴的大米也減為十三萬五千噸。

於是古巴總理卡斯特羅當年一月二日在哈瓦那「紀念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羣眾大會上發表的演說中，向人民解釋由於中共的減少大米供應，迫使古巴人民的大米配給不得不從每人每月六磅減為三磅（按在一九五九年共產黨統治古巴前，他們每人每月平均消耗大米十一磅）。從而卡斯特羅要求人民束緊腰帶，改變吃米的習慣。

跟着中共於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以「對外貿易部負責人向記者發表談話」的方式加以辯駁，指出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中共供應古巴大米也是十三萬五千噸，一九六五年的增至二十五萬噸，乃是應卡斯特羅提出的要求，「但未答應每年照此數供應」。而卡斯特羅則說：「我以為那是一個具有長期的、長遠意義的提議。」

中共還指責卡斯特羅「單方面在不真實地公布兩國政府有關部門正在進行的初步貿易談判情況」，是「異乎尋常的做法」，並暗示這不是單純的貿易問題，而是一場政治鬪爭的前奏。它說：「為什麼現在在三大洲人民團結會議在哈瓦那召開的前夕，卡斯特羅總理卻突然採取這種異乎尋常的做法呢：這是值得人們好好地想一想的。」

古巴當局自然不肯就此罷休；它的「對外貿易部」也在一月十二日就雙方歷年的貿易額，糖和大米比價等問題作了答辯，並認為中共的減少大米供應，「在目前情況下是對我國經濟意外的嚴重打擊，並給我國人民習用的糧食供應造成了一時無法解決的問題」。它又指中共乘人之危，在三洲會議前夕，「帝國主義」加緊經濟封鎖、國際市場糖價降到二十年來最低水平，而古巴又遭到一九〇〇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的時候，施以這種打擊，「的確是令人痛心的」。

一月三十日中共「對外貿易部」又就那些「枝節問題」進行辯解，認為古巴「對外貿易部」的說法「都是強詞奪理；完全站不住腳的」，而且為了證明卡斯特羅的話是「絕對正確」的，還「編造一些莫明其妙的數字」。更尖銳的，是中共揭發古巴共產黨政權利用中共減少大米供應而減少居民糧食配給完全是一種藉口。它說：「據我們了解，古巴是從

，他起初是親埃親蘇人物，[illegible]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曾與沙地阿拉伯發生戰爭，南也門出動了蘇製米格機作戰。阿里遜又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色彩最濃厚，而且十分同情巴勒斯坦游擊隊的頭子，爲了反對阿聯接納美國建設而與以色列進行和談之後，他則極爲不滿，一氣之下而於七〇年八月初親訪北平，不僅獲得毛澤東的盛大歡迎，更獲得它答應予南也門及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有力援助。幸而周恩來那次因內鬨而未能成行，否則很可能掀起恐怖的高潮！

北平鼓勵巴游暴行

英國的外交觀察家，對於毛共展開其從亞洲至非洲的外交陰謀活動，也很擔心。倫敦報紙於同年八月十九日評論：「中共政權已結束其擾亂性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孤立的外交，分明認爲宣告它在國際上的地位開始高張的時機已告成熟。其所宣告的目的是無論在任何有隙可乘之處，都推動革命；並在任何對它有利之處，都恢復其活動；特別是對那些落後地區——包括着阿拉伯國家及非洲各地，更感興趣。周恩來正計劃親自訪問贊比亞和南也門，便表明了北平對阿拉伯世界的企圖。由於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線近與埃及總統納薩（已故）爭吵後，已使阿拉伯集團四分五裂從而轉向中共求取援助；同時，中共也乘機利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從中搗亂，一方面可以從蘇聯手中奪取大部份的阿拉伯世界領導權，一方面可以破壞美國的中東和平計劃：……」

實際上，毛共企圖破壞美國所提的中東和平計劃，是不遺餘力的。據北平「新華社」同年八月三日的報導說：中共政府代主席董必武，昨晚設宴歡迎南也門總統阿里遜時發表演說，指責美國在社會帝國主義配合下，所提的所謂和平解決中東題問的政治倡議，實係企圖分裂阿拉伯國家，並妄圖撲滅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他阿拉伯合國人民的革命鬬爭。他並聲明：中共堅決譴責所謂超級大國共同泡製所謂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政治騙局。……「因此，中國政府和中國七億人民堅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美、以侵略，進而恢復巴勒斯

爲了指示「巴解」恐怖分子，周恩來於七〇年八月一日晚，特別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新任北平「辦事處」主任馬哈茂德，曾進行一次極秘密會談，表示：只要巴勒斯坦游擊隊肯幹，有着恐怖的精采表現，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大力予以支持。

多年來對外從不發言的董必武，在同年八月七日歡迎蘇丹訪問團的酒會上，也大放厥詞。他首先表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陣線的反對停火行動，顯然是他們已經看穿了這項停火的幕後陰謀，值得稱讚！如果承認了以色列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要求，則巴勒斯坦人民就永遠沒有收復他們自己領土的神聖權利，也永遠不能完成他們自己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希望了。所以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大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特別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神聖鬬爭。」他並隱約地攻擊前埃及總統納薩說：「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在過去的三年來，已有實際鬬爭經驗，他們受別人（指納薩）任意指使的日子，現在已經永遠地過去了。……」

企圖獲得北平更多的援助，巴勒斯坦抵抗組織「中央委員會主席」阿拉發於同年八月十一日派了一名副官，分訪北平、河內、平壤等地；並於同月廿一日再派特使尤尼斯，單獨訪問北平。這個極左的游擊隊領袖，曾於六九年四月親訪北平與周恩來密斟。七〇年七月杪及八月初，他又在貝魯特和巴格達，分別與中共駐當地代辦討論來自大陸的武器供應問題，雙方協定自同年八月起對「巴游」增加援助。

據貝魯特「時事社」同年八月廿六日報導：「來自北平的中共官員多名，廿五日已抵大馬士革，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和拉阿伯游擊隊協議武器援助問題。因爲中共決心重整阿拉伯游擊隊的恐怖活動，並對巴勒斯坦解放陣線提供AK四型自動步槍、手榴彈及地雷等。……它希望敍利亞將成爲補給基地，可減輕運費和避免麻煩」云。

受僱行兇暴徒是毛派

以上一連串的事實，均爲「巴解」組織公開承

舌）說：「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組織，最近已獲中共的保證，將給予它們以大量的武器援助，直至勝利爲止。這項保證是周恩來親向近日前往北京訪問的游擊隊代表提出。」因此，「巴游」便有恃無恐，自同年八月廿五日起橫行於約旦首都安曼，進行對約旦政府軍開火，企圖喧賓奪主，取代赫辛王的政權，結果造成數百人傷亡。倫敦報紙同年八月卅日報導說：「在安曼市內已有中共公開訓練游擊隊基地，和公開驅使對約旦軍作戰的指揮部。」翌日，「巴解」組織的一名發言人說：「我受命否認中共在約旦境內有對游擊隊作訓練的顧問，但在約旦境外確有中共軍事專家和巴勒斯坦游擊隊在一起研究戰術。……」

所謂約旦境外，一般認爲中共訓練「巴解」恐怖分子的基地可能在南也門，或在阿爾及爾。但觀察家們則判斷不會距離那麼遠，許多西方國家駐約旦外交人員經常發現中共的顧問活動。據說前年「巴解」的刼機計劃，對約旦政府所提的七項條件，和刼機後向有關國家提出的四項條件，都是中共特務爲恐怖分子妥爲安排的。中共認爲刼機的行動可以直接打擊西方國家最有效的途徑，因爲西方人士尤其是美國人最愛惜生命，只要刧得大批人質，不怕西方國家不低頭就範。爲了防止以色列或美國傘兵進行搶救人質，所以中共顧問們主張先在機上安置炸藥，不許乘客下機，如果發生以上跡象，則立刻採取行動，將人機一起炸掉。其陰險恐怖的殘忍計劃，何其毒辣！

然則中共這次爲什麼不派「巴解」游擊隊去執行謀殺任務，而僱用日籍「赤軍派」恐怖分子呢？因爲：㈠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防範特別嚴密，他們去泰拉維夫不獨難得行動，且無從弄到護照。㈡日本「赤軍派」恐怖分子是擁毛派，它們一向由北平支持，過去在日本國內幾次進行刼機事件，據說也由中共爲它安排。內幕資料顯示：最近三名暴徒所使用護照，均由中共顧問替它們僞造。毛澤東屠殺國內無辜同胞尚且不眨眼，何況對國外人民特別是對美國人的屠殺，當然更爲兇狠！

北平支持「巴解」行兇

胡蕃之

由三名日本人所組成的「自殺性攻擊隊」，於五月卅日晚乘「法航」機自羅馬抵達以色列首都泰拉維夫國際機場時，突然以自動手提機槍及手榴彈，向着旅客及迎送親友的人羣中盲目掃射及投擲，導致廿六人死亡和七十二人受傷的慘劇！據外電報導：這三名日籍暴徒，係屬日本左翼「赤軍派」恐怖分子，爲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游擊隊所僱用的「外籍自殺敢死隊」。而所謂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游擊隊，簡稱「巴解」或「巴游」；它們多年來所採取的「刼機」、暗殺、襲擊及綁架勒索等等罪惡行動，都由北平毛共政權一手所支持。

由於兩年以前，「巴解」所製造出一連串空中騎刼航機的恐怖事件，不僅是一種野蠻的「空盜」行爲；更是一種毫無人性的殘暴而帶有卑鄙怯懦心理的表現！這顯然給予文明世界帶來了莫大的恥辱，而成爲全人類的公敵。但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毛澤東思想：「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因之，北平對「巴解」的恐怖政策非常欣賞，而且公然表示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同教徒，對付以色列。

以、阿與巴勒斯坦的歷史

不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同教徒，與以色列的猶太人爲世仇，但就歷史而論，猶太人之於巴勒斯坦，則比阿拉伯的回回人更早。根據英人高菲爾德所著「蘇彝士運河」一書中指出：「遠在希臘和羅馬帝國尚未興起的時候，猶太人就已經在巴勒斯坦建立國家了。而公元前七世紀以前的埃及皇帝發洛，實際上不是阿拉伯族人；有一個時期政治很不穩定，所以，握有古運河之權者曾數度更易，以致那條古運河全被淤塞！至公元前六一二年，埃皇尼古拉在貿可河之役，擊敗了猶太王欲喜之後，乃重行大加疏濬。……但到公元前五二一年，波斯人大舉入侵，征服了埃及。波斯皇帝大流士，則可發令（行運河之名）運河重整舊觀，更加以開寬。這可從後來發掘出來的紀念碑上，看到大流士稱頌自己的武功：『我是一個波斯人，用波斯的威力征服了埃及和猶太人，我命令開鑿此運河，從經過埃及的波那發河（尼羅河）起，直通波斯海（紅海）。』」

我們從以上這段記載看來，便可證實以色列的猶太人，並非侵畧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同時再據「世界地理誌」也說：「巴勒斯坦，又稱巴勒士登。位在亞洲西部之地中海濱，爲古希伯來人所居之地。因其國內有約旦河，南流注入死海，故初時分立以色列、猶太二國。其後爲羅馬帝國所佔有，最後屬土耳其帝國。猶太、耶穌、回回三教皆導其間，至歐洲大戰後，猶太人復立國，歸英人保護。而所謂巴勒者，或因古時土人崇拜日神巴力，遂以爲名耳。……」由是也可證明以色列的猶太人，兩千多年前已在巴勒斯坦立國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由於巴勒斯坦爲英國的委任統治地，英國爲着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而採用了挑撥猶、阿民族仇恨政策。至二次大戰結束，美國勢力伸入中東後，則加緊扶植以色列，故於一九四七年當聯合國舉行第二屆會議時，便通過了猶、阿分治方案。但以色列共和國，已於一九四八年五月成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國則一直未能成立；且其領土迄仍被約旦、敍利亞、以色列等國分別佔領。同時數以百萬計的巴勒斯坦難民，也分別散佈於約旦、黎巴嫩、敍利亞、埃及等邊境，始終反對阿、猶分治，而企圖藉整個阿拉伯的力量來消滅以色列；加上以、阿雙方統治者在狹隘的民族主義成見之下，以致二十多年來不斷地發生衝突！尤其是中共勢力滲入阿拉伯以後，巴勒斯坦游擊隊更逐漸獲得了北平的武器裝備，成爲一枝恐怖武裝部隊。

中共滲透巴游經過

中共所以要支持「巴解」不斷展開恐怖的行動，一方面是企圖在中東阿拉伯世界中與蘇俄爭取領導權；另方面則打擊美國。一九七〇年九月當「巴解」恐怖分子製造三次空中騎刼航機，和分別殺人毀機的殘暴事件後，美外交事務專欄作家賽茲柏格，同月十一日在「紐約時報」專欄中爲文評論中東的「空中強盜」行爲時，提出警告說：「對阿拉伯刼機者的任何讓步，必將鼓勵反對解決中東問題的所有力量。因爲這些在中東搗亂的暴徒，是受到好戰的中共所煽動的阿拉伯游擊隊左派勢力。如所週知，北平是絕對贊成暴力刼機的，它以少數的金錢和微小的勢力，已撈取了重大的利益，使華盛頓和莫斯科大爲尷尬！」他並指出：「中共曾以武器供給南也門、敍利亞，更支援安曼境內及巴勒斯坦的游擊恐怖分子，從事破壞行動。……」

事實上，毛共確曾支持過阿拉伯游擊隊的刼機暴行。據「法新社」同年九月六日引述海牙外交靈通人士的分析：「今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可能有北平代表參加；並擬定騎刼飛機事件的計劃。但由於七、八兩個月間，阿聯接納了美國務卿羅傑士的和談建議，而一度發生混亂，因此一度予以延遲執行。」觀察好們認爲：周恩來曾宣佈於七〇年十月中旬以後，計劃訪問中東、非洲及歐洲各地，進行連串的陰謀活動之故，所以，阿拉伯游擊隊暴徒，便趁着周恩來訪問南也門之前，製造若干宗恐怖事件，以響應他的來臨。

南也門是一九六七年才由英國手中獨立的新興國家，原名亞丁，位在阿拉伯南端半島上，地當歐、亞航路要衝。其中交通方面，足與蘇彝士運河、直布羅陀、新加坡及可倫坡等港口，同樣馳名於世界，故有人稱亞丁爲「東方直布羅陀」的；尤其在燃料方面，更爲全球第二要港。現任南也門總理阿

三種人與三種態度

柳以青

表示的三種態度了。這方面的題目是不錯的，不過，我還無法爲海外人士加以分類，當然更無法描敍他們的態度了。

事實上，我並不反對海外地區的中國人，由於他們的觀察不同，了解不同，希望不同，理念不同，甚或也還可以說是大立場與小立場不同，對於中共政權所採取的態度，可說是人言殊的。基本的原因是，我本人極端尊重每一位中國人的自由權，同時更可慶幸的是：海外中國人所居停的地區，既能享有言論自由權，又有充分的出版自由權所致。姑勿論我贊不贊成他們的言論，起碼我因此更能了解他們的理念、希望和立場。對我來說，總是有所收穫的。無論他們是全部贊同或全部反對；贊同與反對各半，或是大罵小捧，或是大捧小罵，甚或是對不同的事採取不同的態度等。

這篇的題目，決不是爲在海外自由地區生活着或生存着的人士來分類，當然更不是描述他們的態度了。我只覺得生活或生存在海外自由地區的人們，要極端地珍惜着他們那份自由——言論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總結一句，珍惜他們那所享有的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和傳播自由。

統戰·文鬥·策略

在上個月，香港的左派機構，響應大陸內紀念毛澤東那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三十周年，舉辦不少次的討論會。我的這個題目就是用了該篇引言上的一段話，並且也願在這段話上給予了解中共統戰方策的剖解。

毛澤東在這篇「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的引言裏，先強調了「解放鬬爭」的兩種戰線：一是文化戰線，一是軍事戰線。他說：「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

爲了展開文化戰線的工作，毛澤東就把當時所面對的一切人們加以分類，並且也指出如何展開工作。在時間上那是一九四二年五月。然而，在今天一九七二年的海外自由地區，這一「文化戰線」的方策，卻仍然可以運用，而實際上也正在運用中。所不同的是：三十年前中共文化戰線上是無法以「數量對質量」的，現在卻以大量的金錢，在海外進行了大規模的「以數量對質量」的文化鬬爭。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間，很多中國知識份子爲中共的這一「文化戰線」給迷惑和征服了。希望今天的海外知識份子，基於前車之鑒，不要再被迷惑和征服了。

敵人·同盟者·自己人

在處理「文化鬬爭」的方策上，毛澤東特別指出了對三種人所應採取的三一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一種是自己人，這第三種人就是人民羣眾及其先鋒隊。對於這三種人需要有三種態度。對於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並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堅決地打倒他們。對於統一戰線中各有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至於對人民羣眾，對人民的勞動和鬬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毛澤東選集三卷頁八〇五——六）

把這一段話，放到今天的香港或海外來看，任何人都會體驗到其眞實性。

我並沒有也不願爲生活的海外自由地區的中國人來劃分區別，可是，中共的文化工作者，在秉承了這一「指示」，早已爲生活在海外的中國人劃好了分類——敵人、「同盟者」和「自己人」。這確是千眞萬確的事，不信的話，你可以從左派的報章、雜誌上得到答覆。

你·我·他是哪種人

究竟你是哪一種人，可能你自己不清楚，但是你得留意一下左派報章雜誌對你的態度，因爲這態度就是決定你是哪一種人的標準。這裏可以舉幾個例子，以便了解中共在這方面的策畧。對蘇聯，在五十年代時的策畧，完全是以「自己人」來看待，所以態度方面是一面倒的「贊揚」；在六十年代以後，轉成了「敵人」於是又一面倒的「暴露」和「攻訐」。

對美國，二十年來是以之爲「敵人」，從各方面都加以醜化和攻擊；但自從尺克遜訪問了大陸之後，就漸以「同盟者」的態度對付了。

對國民政府的一切，從開始至今，仍然是以「敵人」視之。事實上，台灣的國民府卻也是中共的最大、最頭痛、最可怕的「敵人」。

再談海外的各自由人士或集團吧，除了眞是中共駐海外的機構和工作人員，恐怕沒有一個是「自己人」了。這方面如能喚醒那些自作多情者，而暗地裏又沒有溝通好來搭上線的人士們，應該是一件值得的事。不過，即使能搭上線，這線的可靠性如何，也得値考慮。所有的其他的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敵人」了。

我以爲做「敵人」的，生活在海外自由地區恐怕是最値得的，因爲，起碼他們很堅定，很自由和很有價值，同時又可以說是很有骨氣和民族理智，這類我不去談。然而，做「同盟者」的人們，卻是很悲慘的。「同盟者」不啻是中共所利用的工具。最可悲的是：身爲「同盟者」的人，並沒有發現他們的這一身份的可哀，而還欣然自得，耀武揚威呢！爲這些人，還有希望他們好好讀一下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吧！

周恩來浮沉錄



在中共的重要人物中，周恩來的性格最複雜。他的態度溫和，很多人誤以爲他是個文弱書生，其實他是中共黨內第一個穿制服的軍人，並且掌握中共軍權達十年之久；許多人以爲他具有知識分子的溫情，這就錯得更爲離譜了，他在上海搞特務工作時期（一九二八——一九三一），曾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中共特工總隊長顧順章在漢口被捕招認實情，周恩來立即下令將顧的家眷老幼九口一併殺掉，埋屍花園地下。後經警憲當局發掘出來，成爲轟動世界的大掘屍案。

對周恩來最普遍的一項誤解，以爲天生是個牛金星，永遠替人打下手，坐第二把交椅。這等於說，某個女人天生願意作姨太太，絕不作元配夫人同樣可笑。周恩來自一九二七年以來，一直沒坐過第一把交椅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並不是他不想坐，而是時機未熟，條件不好，坐第一把交椅，不如坐第二把交椅穩當。再不就是，根本沒有機會。以這三種情況爲準，來看看周恩來過去四十五年的歷史。

非不欲乃不爲

自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史上稱爲瞿秋白時代，其實那個時期，掌握實權的是周恩來，他是軍事部長，負責建立和擴展紅軍，他在法國時期的老搭擋李維漢是組織部長，一切也都惟周恩來的馬首是瞻。當時周恩來如果想奪取總書記職務無大困難，尤其是當瞿秋白下台之後，他所以未取瞿秋白而代之，因爲時機不成熟。

從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史稱李立三時代，其實這是替周恩來掩飾錯誤。當時總書記是船夫出身的向忠發，是個無產階級的牌位，周恩來是組織部長及特工首腦，而李立三不過是宣傳部長。絕無騎在周恩來頭上的可能，所說的「立三路線」，實即周恩來路線，後來「立三路線」受到清算，無非周恩來嫁禍李立三。其實李立三只掌了四個月的權，即一九二八年五月到九月，因爲周恩來赴莫斯述職，李立三代行周恩來的職權，而李立三也不過把周的路線作得過火一些而已，那裏稱得上什麼立三路線？

莫斯科命令周恩來糾正立三路線錯誤，他故意把瞿秋白拉了回國，讓瞿秋白領頭糾正，結果糾正不徹底，被批判爲調和主義，瞿秋白因此再次被清算。

總括起來說，所謂李立三時代，百分之百的是周恩來時代，當時他所以讓出第一把交椅而不坐，是因爲條件太差，風險太大。當時俄共內部史大林派正與托洛斯基派及布哈林派內鬬，共產國際的路線搖擺不定，而且當時中共是共產黨國際一個支部，有如童養媳之與兇惡的婆婆。動則得咎，坐第一把交椅，不容易明哲保身。

棋錯一着輸了四十年

從一九三一到三五年，中共史稱王明路線時代，其實王明一直駐在莫斯科，擔任中共總書記的是少不更事的秦邦憲；大權仍握在軍事部長周恩來手中。在江西蘇區，糾正毛澤東錯誤，將毛及其小集團鬬得焦頭爛額的也正是周恩來。

當時的周恩來，只緊握軍權，讓那些留俄派出風頭，他之相信「槍桿子裏出政權」，與毛澤東不約而同；因此非把毛鬬倒不可。但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因遭國軍圍剿，在江西難以立足，突圍長征時，西竄貴州遵義，三軍將領紛起抗議，周恩來被迫下台，臨時慌張荐毛澤東自代，其實他可以荐朱德繼任中央軍委主席，只因棋錯一着，遂使毛澤東絕處逢生。

自那以後，到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打擊留俄派，周恩來一直都在守時待機，希望重握軍權在手，黨權便是囊中物。可是毛澤東吃過苦頭，見過鬼那肯再放鬆軍權，因此一到陝北就派周恩來去和政府當局辦外交，自那以後就駐南京和重慶，再沒有機會回任軍職。

周恩來心中有數，因此極力向政府送秋波，千方百計說動了軍事當局，准予將江西、湖南各地散在的零星紅軍（總數不足一千人），擴編爲新四軍。周恩來有新四軍在手，仍可與毛澤東爭一日之短長，不料一九四一年新四軍因抗命被解決，從此周便沒有條件與毛澤東爭衡了，才死心塌心，拋棄留俄派跟毛澤東走。

從上述歷史得知，周恩來從未放棄坐第一把交椅的企圖。一九四二年以後周恩來退落到第三號人物，屈居劉少奇之下。直到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他才乘機復起攬權。可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全大會毛澤東指定林彪爲繼承人，周恩來仍是鬱鬱不得志，註定了周林之間要有一場你死我活的鬬爭。

此時的周恩來已非昔比，他已經獲得大部分實力軍人支持，不但林彪不是對手，毛澤東也不得不對他讓步。林彪終於去年九月垮台，目前周恩來由第三號人物昇回到第二號的地位。今天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說，有如他過去與瞿秋白和王明的關係。表面上尊瞿、王爲第一號領袖，但實權和決策則操諸周恩來之手。

今天問題的關鍵在於毛澤東並不是瞿秋白和王明，他絕不甘於爲名義上的領袖，實際上受制於人。除非周恩來降志屈節對毛妥協，否則二人之間終必攤牌一鬬。

自五月三十日到六月七日，周恩來八天沒有公開露面，看樣子，很可能是在開「三中全會」，這

於是我不由得不耽心，萬一經由我負責的工作也出了問題，組織上不是也會懷疑我是「壞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嗎？

一九五七年我與紙廠的一位女工結了婚。婚姻給我帶來一段愉快的生活。當時我的工資已增到六十七元，這是五級技工的待遇。加上妻子三十六元的收入，我們每月便有超過一百元可供開銷，等於一個中上級的幹部。然而，好景不常，愉快的日子沒有延續多久。各種名目的運動相繼展開：中共稱之為「陽謀」的反右派運動啦，大煉鋼鐵啦，人民公社啦；無數的大小會議、動員、檢討、坦白、交待，進而互相批評、揭發、攻擊、檢舉、清算；又是不計酬的加班、苦幹，勒緊褲頭的節約……。這一切令我頭昏腦脹，應接不暇；惶惶不可終日。

跟着，我們有了一個男孩子。我在鄉間的祖母申請出來替我們照顧小孩。

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一九五八年以後的三、四年間，拜「大躍進」之賜，中國大陸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危機。糧食供應出現嚴重的欠缺，肉類及副食品的供應也幾乎斷絕，各種物品的黑市價格飛漲。首先受害的小孩和祖母，他們因營養不良而常常生病，祖母且全身水腫。繼而妻子又患上肝炎，我本人也當然不會很健康的。這些都是食物缺欠的後果。當時的情況是：若果將我和妻的收入共一百元左右全部用來買黑市米，約可買到一百斤；買雞可買到五只。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處境可想而知。

公安人員如狼似虎

於是我設法多找一點吃的。不料得不償失。我們廠附近的田間有許多小河流，不少工友利用晚上休息時間用魚網去小河裏打魚。我也以十五元的代價買了一張小魚網跟他們一起去。有時幸運，打了一兩斤小魚拿回家裏，大家歡歡喜喜地吃一頓，為了多打兩條魚，我往往花了大部份的休息時間。有時候，我也會失望地空手而回。有一晚，我在深夜打了三斤多魚回來。黑市魚價每斤值三數元，我們正缺着錢用，祖母提議拿去賣，我和妻子也同意。當時我們的心情正像白居易在「賣炭翁」一詩所描寫的「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一樣矛盾。次晨，恰是星期日，我找到妻子的一個年僅九歲的小弟弟，叫他和祖母一起，用鐵桶盛了魚，拿着向別人借來的秤桿，到附近的小市集去售。

才賣了一點點，迎面來了一男一女，他們作買魚狀，問道：「多少錢一斤？」答：「四元。」男女相對一笑，說：「好吧，我們全買了，你們跟着來。」原來祖母和小弟弟遇着了居民們的煞星——派出所人員而不自知，還以為碰上了大顧客呢！

小弟弟和祖母提着小魚，被帶到派出所，才知道大禍臨頭。他們受到如狼似虎的惡漢們的呼喝，只好據實說出賣魚的經過。惡漢們登記了我的姓名地址，沒收了魚和鐵桶，再來一頓臭罵，才恨恨然地釋放了他們的俘虜——一個六

對比

梁曉風

腫脹的雙腿，神色悽惶地和小弟弟走了回來，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不幸還在後頭。次天下班後，我被通知到派出所，他們指出了我的「罪狀」，要我寫悔過書，在悔過書上，我要坦白承認從事投機販賣，破壞市場管理。然後，保證以後不再犯。同時，我還得在悔過書上貼照片、蓋指模，再由派出所人員把它貼在廠裏各公共場所門口。

想不到幾斤小魚會給我全家帶來這樣一場災難。

諸如上述的遭遇，此後數年不斷地在我或我妻身上發生。下面我想述說一宗較為突出的。

一九六一年十月的一天，我妻的姑母從佛山來廣州探望我們而留宿一晚。本來，按規定我們是應該去派出所登記的，但由於我們去看電影回來時已太晚，沒有來得及去登記。禍事因此來了：深夜時分，突然有人大叫開門，要調查戶口。顯然有人秘密舉報。一開門他們就喝問：「是否有外人來住宿？」解釋是無效的，派出所人員似乎有意為難，除登記了姑母的姓名、地址、身份之外，把我們申斥一頓，再命令我妻明日要到派出所接受調查。派出所小題大做，用不同的人員輪番盤問，甚至提出一些與此事全無關連的問題。幸好妻舉實回答，全無漏洞。倘若口供有絲毫前後不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我們開始對自己的前途操心。何去何從？唯一的生路是逃到自由地方去。

擺脫不了自由的昨天

一九六二年尾，祖母因為長期營養不良而因病去世。祖母去世後，妻以照顧小孩為理由而申請退職。其實，她之退職主要是為了便於申請往港澳，因為一般有工作的人是不易獲准出境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我妻以治病為藉口，申請往澳門獲准。她帶着六歲的小孩到了澳門，生活由其在港謀生的一位親戚負責維持。

妻子和兒子往澳門後，我在精神上的負擔是減輕了，起碼不必擔心當自己發生問題時令他們受累，兩年後，我也幸運地逃抵澳門，接着全家輾轉來港。

雖然，我知道，有些比我年輕的來自大陸的朋友，由於自幼受了共產主義教育的影響，滿腦子「剝削」、「鬬爭」的觀念，失去了獨立思考、獨立生活的能力。結果自然無法適應這個事事需要自己去奮鬬、去爭取的新環境。有的碰了幾次釘子，便心灰意冷；有的由怨懟而至為邪惡的勢力所吸收，完全違背逃亡的初衷，成了害羣之馬。

不過，我是永遠不會忘記那些「自己不屬於自己」的歲月的，從而愈加珍惜目前的日子。此時此地，至少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希望，也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希望。為了保有這樣的機會，即使我每天要步行一個多小時往返於工廠與住所之間，即使每餐只有鹹魚青菜佐膳，我也心甘情願。當然我不至於如此。而更重要的是，我已擺脫了不自由的昨天，至於我獲得了什麼，倒在其次了。

我是一個於一九六五年從大陸逃亡來港的工人。十八歲中學畢業後便開始過獨立生活，十九年來，雖不能說是歷盡滄桑，但經過一番對比的體驗，自信對好惡是非還能分辨得清。

我現時在一家紡織廠當機器修理工，負責安裝、保養和維修機器的工作。工作雖不輕鬆，收入卻還過得去。

小康之家

我的家庭比較簡單，除了妻和我，只有一個九歲的孩子。孩子在鄰近的教會學校讀書，每月學費八元。妻在操作家務之餘，還向塑膠花廠拿些膠花回來加工，有時下班後我也幫着做，每月可有百餘元的收入，加上我的五百多元工資，按月多多少少有點節餘。

住在香港原是一個大問題，好在我來港後不久，就以六百元在獅子山腳購買了一間木屋居住。起初是有點不習慣。特別是因為沒有自來水要挑井水，很辛苦，而且沒有電燈。但不久也習慣了，反而覺得空氣新鮮，有點空地可以養幾個鷄。

不久，我們獲得政府的徙置，搬進了新區單位，面積約二百多呎，有水、電、廚房和電梯的設備，月租四十多元。搬進新居時，我們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小冰箱、電風扇和一架電唱收音兩用機。總共一千四百元左右。

自然，香港社會並非盡如理想。例如，貧富太懸殊；一般市民的居住條件太差；人們缺乏公德心，但求自己的方便，置公共衛生於不顧，以致隨處都是垃圾。我就會不止一次在行人道上被樓上倒下來的污水淋了一頭。由於經濟至上，人情味是淡薄一點的，往往隣居幾年，互不知姓名。我從沒有在電車或公共汽車裏看見有人讓座的事，倒常看見小孩子跌倒路旁而行人竟揚長而過。

在收入方面，我由於只有一個孩子，生活還算安定，可是子女多的人家卻捉襟見肘，童工的現象便不免出現了。有些老闆們完全從廉價的勞動力上着眼，以冀取得利潤，而不致力於產品的改進和管理的科學化。有不少工人每週甚至要工作五十、六十，以至七十小時，如果有一天自己或家人生病，便不免要手停口停了。

儘管如此，我還是喜歡香港。很多時候，朋友們問起我過去的生活，他們除了好奇地聽我講述驚險萬分的逃亡經過外，總是不了解為什麼我會冒生命危險而逃亡。我告訴他們：沒有別的原因，只是為了自由。雖然自由只是一個抽象之極的概念，對於沒有經過不自由的生活的朋友來說，那確是不易理解的，他們會說：「認吃認做，不偷不搶，那裏不是一樣生活！」是的，這話表達了一般香港工人的做人之道或人生觀。但是他們那裏曉得：在今天中國大陸，共產黨就是不容許每個人「認吃認做」。

一個工人談廣州

後的現代化設備多由外國供應。芬蘭、瑞典、東德都曾參與該廠八個主要車間的最新設備的供應和技術指導。該廠日產白報紙約二百噸，除供應國內的一部份需要外，大多數出口外銷。

我是一九五一年到紙廠工作的。初時在機修車間任統計員，工資「人民幣」三十二元，後來轉行任技工。對於一個單身漢來說，這個數目的工資是足夠開銷的，花八塊錢就可以解決一個月膳食，廠方有宿舍供住宿。

我們廠是分三班制工作的：第一班是午夜零時至次晨八時，第二班是早晨八時至下午四時，第三班是下午四時至午夜零時。按照規例，車間要開班前和班後會議，因此，每個工人都要提前三十分鐘上班和延遲十分鐘下班。每星期調班一次，休息一天。

我天生對政治絕無興趣，沒有參加黨團組織，所以開會的時間較少。但和廠裏的大多數工人一樣，我也是工會會員。碰上運動開展期間，會議可多了，每週總要花十來小時。會議當然是在工餘時間舉行，因此，我們的實際休息時間就很少。

出身不好更遭殃

運動、開會本身，對於每一個在大陸生活的人都是一個無比沉重的負擔，你休想得到片刻安寧。況且，我還有其他方面的精神威脅。我不是青年團員，最不幸的就是這一點。我入廠工作時只有十八歲，正是中國大陸青年在政治方面要有積極表現的年齡。可是，我偏偏是不受約束的，對一般黨、團員的虛偽和囂張，我有一種無以名狀的反感。但應該說明一點，在實際工作中，我是積極而有新創造的。我曾經數度被評為先進生產者，獲得過獎狀。

由於我沒有主動爭取入團，工廠車間的黨、團幹部們都自然地對我產生了一種政治戒心，在他們的眼中，我既不是一個落後分子，也不是理想的積極分子。我當然注意到這種微妙的情形。團員們不斷地輪番找我談話，不知是他們把我當作動員和爭取的對象，或是對我有所懷疑；他們語無倫次地要我放下思想包袱，交代問題；他們像鬼魂似地纏着我、煩擾我，似乎要在我身上獲得點什麼。然而我卻不能對他們怎麼樣。猜疑、恐懼長期地磨折着我。你也許會認為這是杞人憂天，自尋煩惱。但你一定不明白一個事實：不少給他們揭發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些工作積極肯幹而不問政治的人。這些人到頭來給公安局拘捕了，判處了，他們都真的有罪嗎？果然是「假裝積極企圖蒙騙組織、進行陰謀活動」嗎？讓我舉一個例子來看看：

一九五七年底，廠裏一個高壓電線接頭箱發生爆炸。這個高壓電線接頭箱，是由一名姓劉的八級技工（最高級的技工）負責安裝的，安裝時間距離爆炸時間是五個月。爆炸當然使工廠受到很大損失，當時正值反右運動開展期間，姓劉的工人可倒霉了，廠裏的保衛科立即把他抓起來。調查

後對林彪。

危而未倒

自毛僞政府成立後二十二年來，毛澤東眞正地位不穩時只有一次，就是大躍進失敗後退居第二線，實際黨政府權力完全操於劉、周、鄧之手。如果劉、周、鄧三人同心協力，召開一次中全會，如同布列日涅夫，米高揚，柯西金聯合對赫魯曉夫，硬以投票方式將其罷免，或者溫和一些，根據「八大黨章」，推毛爲中共中央「名譽主席」，那次可能會把毛掀下來，此外再無機會。

劉、鄧那次未動毛的手，也許由於周恩來不同意，更重要的是三人皆無軍權，更抓不住特務權，無法對毛逼宮，恐怕毛一翻臉將他們囚起，來一次政變。觀之後來文革奪權時的行動與口號，毛澤東在被逼下台時可能會出之這一着。至於林彪雖然有軍權，但缺乏黨政幹部，鬪爭經驗尤其不足，毛提之爲接班人，林彪就等候正式接班，及至看出又是「陽謀」時，已經來不及了。

官僚集團無實權

今日的周恩來憑什麼本錢從毛手中奪得權力，他一無軍權，二無黨權，即使行政方面也是支離破碎。僞國務院至今尚未補充完整，周恩來實際上是孤家寡人一個，赤手空拳。雖然二十二年來組成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但中共組織一向視行政部門低一級，在江西時期有一個口號，對犯了錯誤的黨務幹部「送他去蘇維埃」，蘇維埃是僞行政組織的名稱，毛澤東被國際派與周恩來聯合剝奪了軍權與黨權之後，推舉爲「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就是「送他去蘇維埃」。那幾年毛澤東所受的壓迫，尤甚於他今日對周恩來。試看毛以「國家元首」地位，共軍突圍逃竄時，毛不但事前不得參與計劃，事後竟然不知道自己將被留下，宛如待宰羔羊，一切聽憑安排，若非彭德懷挺身而出，堅決要求中共中央當權諸人改變計劃，毛澤東已蹈瞿秋白後塵，三十七年前就變成了「烈士」。

周恩來不敢有異動

根據這一點認識，筆者始終以爲毛澤東愈是交付周恩來的權力較大，愈是看透周恩來不可能有異心，周恩來在文革時信誓旦旦要保「晚節」，忠於毛澤東到底，自是鬼話。但目前也實偪處此，他不忠於毛澤東也不成。就毛幫內部鬪爭形勢來看，對立派系愈多，對周恩來愈有利，劉、鄧不垮，周恩來穩如泰山，林彪系不被整，周恩來也還有迴旋餘地，但各派系全部掃清之後，周恩來危矣。

歷史上的事例

此等事在歷史上可以找出一個例子，南北朝時代的劉宋，明帝劉彧篡了其

但親冒矢石，平定各處亂兵，並且勸明帝將子業兄弟全部殺盡以絕後患，子業父爲劉宋孝武帝，共生二十八子，除去早夭的，及被子業自己殺死的之外，尚餘十三個全部殺光，死時最大者十六歲，小者只有四歲，要算是歷史上一大慘案。明帝殺完了侄兒之後殺兄弟，大部兄弟皆被殺死，但對休仁卻付以政府大權，始終信任不衰。及至到了最後，明帝害了一場大病，病後並未復原，想起幾個兒子幼弱，休仁功業威望冠絕一時，一旦自己死去，休仁也可能走自己的道路，篡侄兒的位，將諸侄殺光，於是咬咬牙將休仁處死。休仁死後，明帝每次提起還是流淚，自認是爲了社稷，不得已而爲之。

毛危即周危

今日周恩來處境正似劉宋時建安王休仁，雖然他忠心耿耿，也爲毛澤東出了大力，但毛澤東本意是要江青接班，他會想到自己一旦身死，留着周恩來在，江青決不可能接班，到時就算周恩來願意擁戴江青，甘心坐第二把交椅，但其他大頭目會以爲江青「算老幾」（此爲傅崇碧當面罵江青的一句北方土話，若譯爲國語就是「你算什麼東西」），而要擁周恩來繼位。故毛澤東健康愈佳，周恩來愈是穩定，表面上看，權力也逐漸加重，但到了毛澤東眞的不行時，必定先除去周恩來。筆者不敢說自己看法正確，姑留待以後事實。

北平的神秘集會

最後說到各省大頭目到北平集會的事，可能是舉行九屆三中全會，此本爲例會，但自九屆二中全會清算陳伯達之後，已有兩年未開，目前林彪已垮台，黨軍部門都要重新編組，還有傳說多年的四屆人代會及新五年計劃，都要提交中全會討論。國際形勢的變化，也需要向各地大頭目作一說明，這些都是召開中全會的主要議題。至於南華早報報導毛幫大頭目集會是爲了討論毛澤東接班人的事，是因爲外國人對毛幫情況仍有隔膜，如果毛澤東眞的嚥了氣，甚至於病危，都不可能召開龐大會議討論，只是由少數幾個人作出決定，通告各省就算了。如果召開大會推選，多數推選周恩來又怎麼辦。事實上毛幫的選舉也只是形式，幾時又公平選舉過，除非江青確有把握控制全局，在推選的票上只有她一人候選，否則她不僅不會召開大會選舉，可能在毛澤東病危時假傳一道「聖旨」，要各省頭目在原地待命，不得擅離，如此她才容易作手腳，在北平城內只要掌握住汪東興及「警衛總團」，仍是她的天下。若是在整個大陸，她未必能控制三分之一，江青決不致胡塗到召開全體頭目大會推選毛澤東接班人也。總之，毛澤東不死，毛幫一天一天爛下去；毛澤東一死，頓時爲爛瘡出膿，一潰而不可收拾。筆者堅信，盜賊沒有傳二世的。



毛澤東病危與周恩來失踪



值得注意的消息

本月十四日香港南華早報突然發表一項獨家消息，說毛澤東已病危，隨時可能去朝見馬恩列斯。因此，毛幫中央召集各省軍事頭目去北平開會，商量推定繼承人。

英文南華早報等於是英國半官方報紙，與本港一些私營報紙搶新聞不同，一向報導相當謹慎，若非有相當根據，決不會輕易揑造，因此，對南華早報此一消息，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可能因為毛澤東屢傳死訊而又屢次不死，因此，對此消息本港中文報紙幾無一家當作新聞發表，只有幾家報紙對南華早報消息作引述，大部份報紙均未重視。

健康惡劣非今始

毛澤東健康惡劣，世界皆知，直接予以證實者皆為外國訪客，最早報導毛澤東右手顫抖不能將紙烟送入口中，須靠左手「支援」始能完成任務者，是法國一位政客曾任文化部長的馬爾勞。這次尼克遜訪共區，特地將此人請到白宮，當作專家請教，結果他指點了尼克遜幾招，如在飛機上一露面就拍手，都撞了大板。此人本是無聊政客，以左傾欺世，既然靠毛澤東在世界招搖，當然不會造毛澤東的謠，所說毛的情況自然可信。第二個報導毛澤東說話隨時流口水的，似是死去的史諾，又是毛的老友。第三，在羅馬尼亞共黨頭目齊奧塞斯庫去年六月訪平時，毛澤東會與之見面，在電視上見到面無表情，形如僵屍，總共說了三句話，聯在一起沒有意義，已看出眞到了油盡燈枯之境。

痰盂另有用途

第四，這次尼克遜訪平與毛會面時，由於當時坐在沙發上，從電視中看，似較會見齊奧塞斯庫時稍勝，但世人皆看到他身邊一個碩大無朋的痰盂，引為笑談。不過很少人進一步研究痰盂用途，照筆者看法，此痰盂可能不完全是為了吐痰之用。因為有的老年人由於生理機能衰退，攝護腺失去作用，小便不能

原因也許在此，老年人一到了這種情況，也就不會太久。

隨時可往見馬列

根據以上各點分析，毛隨時可死，加之自從會見尼克遜之後，至今未曾公開露面一次，尤其是史諾在瑞士病逝後，毛幫邀史諾之妻赴平小住，以毛同史諾交誼，史諾死後，四月份「人民畫報」刊出多幅毛與史諾照片，史諾之妻到平，以毛的個性而言，一定要見面，即使不能再作歪詩，也要題幾個字以表哀思，可是，毛竟未予接見，其健康之差，可以想見。南華早報此一消息，不能完全視之為謠傳也。

周恩來去了何處

毛隨時可死，不必研究。另外一項引人注意的事，周恩來近來露面消息也少了，許多見外賓的場合皆由李先念、姬鵬飛代表。周恩來究竟去了何處，作什麼營生。周恩來雖然今年已七十五歲，在歡迎尼克遜的鏡頭上可以看出行路蹣跚，一臉老人斑，也入暮境，但還不致於像毛澤東走動不便。則其突然匿跡多日，究竟去了何處？當然周恩來目前還不至似林彪，已遭清算，因為美毛雙方同時宣佈基辛格將赴北平晤周恩來，周之安全現時當無問題，中間有一時期不在北平，可能赴各省去安撫重要軍事頭目，如江青五月一日在廣州，周恩來也許最近去了成都，瀋陽、福州幾處出問題的地方。

死亡前夕的悶局

現在大陸情況是「萬眾無聲待毛死」，一切問題都要待毛死後始能解決，重要頭目皆枕戈以待，等毛死後作一番鬪爭。但周恩來處境卻甚艱難。在此處要特別說明一點，近來海外各地研究中共問題專家，其中也有我要好朋友，多認為毛澤東已大權旁落，形同傀儡，毛幫眞正當家人是周恩來。此一說法，筆者決不同意。從劉鄧被清算到林彪垮台，筆者認定一點，毛澤一日不死，任何人不能再在他手中奪得權力，他可能如貓戲老鼠一樣，偶爾放鬆一路權力給某人，自己在後面裝聾扮啞，實際皆是「陽謀」。眞正內情不是為了推卸責任，

可以說，除了使用地面部隊及核子武器外，美國已盡一切方法，遏止北越的攻勢。尼克遜顯然不惜代價的要貫徹越南化計劃。而南越部隊在這次艱苦戰鬪中也十分爭氣，作戰表現十分好，不論中折高原地帶，以及南部、北部各重要據點，都能浴血堅守，擊退北越軍一次又一次的攻勢；北越軍久攻不下，師老無功，而本身傷亡慘重，亟需整補，目前雖或還有零星進攻，恐怕也如強弩之末，三月攻勢，不久就要完蛋。

北越被出賣

如所週知，北越這次發動南侵，是得到蘇聯全力支持，從北越軍使用的最新武器和大量的坦克可以知道。

蘇聯之支持北越發動進攻，一則以對美國，二則以對中共。蘇聯助北越作戰，無異對美國說：「你要尋求越戰和平嗎？來問問老子罷，去找中共談，是摸錯門口了。」

北越的最大支持者一向是中共，但自尼克遜訪問北平消息宣佈後，北越就有「被出賣」的感覺，對中共反感極大。蘇聯乘機把控制北越的地位，從中共手中奪過來，全力支持北越作戰。北越的領導者自然認爲蘇聯才是眞正朋友，傾全力發動這一次攻勢，殊不知卻上了蘇聯的大當，暗地裏自吃苦果。

北越的攻勢，增加了美蘇高峯談判的本錢，蘇聯希望在這次談判中取得更高的利益，雖然說，尼克遜之訪問莫斯科並無秘密條欵，可是，暗地裏的協議，誰會知道？很可能，蘇聯已得到他所要求的利益。

和戰兩途

最近蘇聯主席樸哥尼訪問河內，極堪注意。事前，他的行程並沒宣佈，到達河內後，美國便傳出新和談消息。

樸哥尼在加爾各答機場上發表談話，認爲越南問題應當儘早解決。解決越南問題，有兩條路可循

一越南。第二條是「和平解決」。

因此，樸哥尼到河內，既有可能勸服北越接納和平解決，重開和談；也可能向北越提出保證，蘇聯繼續支持北越，直至獲得勝利爲止。不過，照目前情勢看，第一個可能性顯然較高，因此，樸哥尼甫抵河內，新和談之說便馬上傳遍華府，相信這傳說也有根據的。

北越軍作戰，再衰三竭。美軍實行封鎖後，蘇聯對北越的軍援，非常困難，軍援不繼，北越軍更難支持去。在這情勢下，武力統一全越的夢想，達到的希望已微乎其微。

停戰步驟

事實很顯明，樸哥尼河內之行與基辛格北平之行，都與越南和平有關，如果這兩個說客都成功，越南的和平，當可迅速獲致。

據外交界消息，在兩個超級大國努力促成下，漫長的越南戰爭，已有結束的跡象。使越南南北兩方的人民，從此能過正常的生活。

消息說：停戰的步驟將是在南越戰場上首先就地停火，然後美機停止轟炸北越，再次一步是討論美軍定期撤出越南，及解除北越港口的封鎖及釋放美國戰俘問題。

這一個停戰步驟相當合理，據說，美國和蘇聯已同意了；河內和中共的態度則還未知曉，樸哥尼和基辛格分別到北越和中國大陸就爲了徵求中共、北越的意見，如果他們也同意，停火馬上可以實現。同時，巴黎和談重開，討論一切有關和平的細節。

銀彈政策

蘇聯、中共、北越都要求給予越共（共黨所謂南方臨時共和政府）以一定合法地位，這問題在和談中會成爲阻碍，因爲西貢方面的態度是強烈的，他們雖表示願意討論，但堅決拒絕與越共組織聯合政府。

美國方面曾通過外交途徑表示，如果全面停火

目相當巨大的欵項，作爲協助北越重建之用，這筆欵項大約是五億到六億之間，是無償的。

這一筆巨欵雖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對要「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共產黨人來說，也許不容易發生作用。

美國是富有的國家，銀彈政策是他們慣用的，用五億至六億元誘和，在他們來說也是十分化算；如果戰爭進行下去，花千百倍的金錢也未必能了結。因此，他們打過算盤後，作出這表示，銀彈政策是否可以生效，且看下回分解了。

雙翼齊飛‧目的一致

至於蘇聯的態度，據消息靈通人士說，蘇聯也希望越戰能迅速和平解決，因爲蘇聯不願在越戰中投入太大的力量，同時，照現時越戰情況發展，很容易演變爲美蘇正面衝突。中共會佈下陷阱，讓蘇聯踏進去，蘇聯對此當然提高警惕。蘇聯在這方面和美國相當合作，樸哥尼和基辛格雙翼齊飛，目的是一致的。

北越內部當然也充滿矛盾，主和主戰，兩派意見分歧，主戰分子都是掌握實際兵權的，要說服他們同意和平解決，不是簡單的事。因此，樸哥尼河內之行擔負的責任相當艱巨，他能不能達成任務，關係今後世局極大。

雖說北越的主戰分子會作梗，防碍越戰和平，但主戰分子一定也顧慮到，他們要作戰到底，如果沒有蘇聯或中共軍援是不可能的，今後蘇聯有了封鎖的藉口，軍援即使不完全斷絕，也必然大量減少，不足以維持他們武力統一全越的要求，那麽，關鍵就在中共，如果中共給予足夠的支援，北越仍可繼續作戰，樸哥尼就會白走一遭。

因此，基辛格北平之行也同等重要，他要是取得中共同意，和平解決越南問題，不再對北越軍援，北越要不同意和平解決也不成。

難怪北越領袖悽然地高叫：「大國勾結，出賣小國」，現在的情勢，的確如此。做共黨的馬仔，該知所警惕！

新聞以外

「大國勾結，出賣小國。」

美蘇合作促成越戰結束

劉人傑

蘇聯主席樸哥尼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分別到河內及北平作說客，如能除去障碍，越戰停火馬上可以實現，回到巴黎和談席上，共商解決越南問題的細則。假使越南獲致和平，美國將無償給予北越五億至六億美元，作爲重建的費用。

世局將有劇變

世局可能有急劇轉變，重要因素是：

㈠中共內部有新的整肅行動；

㈡基辛格到中國大陸的眞正任務與目的，値得注意；

㈢尼克遜訪問莫斯科之後，美蘇關係有極大改善；

㈣蘇聯主席樸哥尼突然到訪河內。

世局將有怎樣的轉變，目前尚難猜測。這轉變對整個世界的和平來說是有利的；但居住香港的四百多萬中國人，是禍是福，卻很難說。

直接影响的是中共內部的新整肅行動。許多人有相同的看法，香港安危，主要繫於大陸的情況。大陸動盪，香港的安全便受到威脅；大陸安定，香港便更繁榮。

一九六七年香港、澳門發生暴亂，左派造反，要鬬倒澳葡、港英，完全因爲中國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過去，大陸恢安定，港、澳也重見繁榮，且比前更爲進步。

如果大陸再有一次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動亂，香港必然受到影响。周恩來控制全局，對香港的安定是有利的，如果是革命造反派當權，香港便有問題。

毛周「有變」？

最近，英文南華早報發表了一項消息：毛澤東病危，周恩來行踪不明。

這類消息在報紙上已見過不知多少次，但這一次是由沒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南華早報發表，頗引起人們注意。

有關大陸消息，大部分是靠猜、靠估、靠分析。南華早報的消息來源，也是如此。毛澤東自從二月二十一日和美總統尼克遜會晤後，三個多月來便一直沒有露過面。有兩位他應予接見的訪客，也沒有見到毛澤東。他們是：史諾夫人和上月訪問大陸的非洲索馬里國元首巴格。

照一向習慣，對國家元首，特別是非洲國家的元首到訪，毛澤東例予接見的。這兩位習慣上必須接見的訪客卻未蒙「寵召」，因此認爲老毛必是健康上有問題。

據紐約時報說，各國駐北平和香港的外交官員已將最近有關毛澤東患病的消息報告他們的政府，認爲這些報導不應完全加以忽視。

費正清與高漢

南華早報接着報導：最近抵港的外國旅客說：他們在大陸見到許多重要的政治活動，但沒有人能

很多人推測這與基辛格訪問大陸有關。他們相信，基辛格訪問大陸，需要他從前兩位大學同事——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教授和高漢教授參加，他們目前正在中國大陸。

高漢教授本來在大陸訪問已告完畢，回到廣州，準備離去，十四日忽然接到電報，又匆匆從廣州飛到北平去，相信是參加基辛格和中共領袖的會談。

雖然大陸的傳說——周恩來行踪不明，但基辛格訪問大陸會將這項傳說澄清。基辛格的談判對手是周恩來，基辛格到達北平後，周恩來露面，則這項「謠言」就不攻自破了。

基辛格這回訪問中國大陸，相信主動是美國，不會是中共邀請。基辛格要談的是什麽，不難猜出。美國最關心的是越戰問題，當越南戰局形勢好轉之際，基辛格奉派到北平，自然認爲這是尋求越南和平的適當時機。

再衰三竭．強弩之末

北越的三月攻勢，是越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更是尼克遜「越南化」一項最大考驗。美國不使用地面部隊而要抵擋得住北越攻勢，這是一項頗具危險性的行動，但尼克遜堅持他的計劃，爲應付北越攻勢，出動空前龐大的空軍力量，在戰場上，在敵人後方，全力支援南越地面部隊作戰；更使用海軍，佈雷封鎖北越海岸，除了轟炸河內、海防

中共內部再出現緊張

從五月三十日起中共內部再度出現緊張情勢。據西方記者說，酷似去秋九月林彪及實力軍人垮台時的情形。他們指出，從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四日，中共似曾舉行政治局會議。從六月七日起似在舉行九屆三中全會。與此同時又傳說毛澤東病篤的消息，本港左報已獲非正式通知，北平當局將發表有關毛氏健康的重大消息。

毛病篤說可能不確

但是從六月十四日華盛頓與北平同時宣佈，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輔佐官基辛加將於十九日訪中共一事來看，毛澤東病篤的消息，似乎不確。如果毛確已病篤，危在旦夕，在隨時準備發喪的情況下，就不會接受基辛加的訪問。

毛病篤的傳說，來自兩件引人猜疑的形跡。一是五月一日江青跑到廣州去參加慶祝活動；推測毛可能在廣東從化溫泉的別墅養病。二是自二月二十一日毛與尼克遜會晤以來，已有四個月未公開露面。單就這兩件來說，並不能斷定毛已病篤。

毛往從化溫泉休息，幾乎是每年例行之事，一九六五年日共書記長宮本顯治因世界革命路綫問題與毛澤東爭吵，兩黨鬧成決裂，卽是在從化晤毛的。

至於毛久不露面，也是自去年秋天以來的正常現象：去年十．一，今年五．一都沒有露面。

從以上情況推測，最近中共呈現的緊張，似與毛澤東病危無關。而另有原因。當然無人能否認，毛已在風燭殘年，且有中風病的老根，隨時會發作死去，但這與這個期間中共的緊張是兩碼事。

五．二〇聲明無人睬

那麼中共內部因何事而緊張呢？我們認爲還是權力之爭與路綫之爭。這有左列跡象可供參攷。

㈠是自從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毛在北平發表「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那篇聲明，每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人民日報」都發表社論舊事重提，點綴一番；卽使去年四月展開乒乓外交之後，依然是如此，並且還說五．二〇聲明，是「反帝鬭爭綱領」。可是今年就不見這種紀念性的文字了，只有不識趣的施漢諾在談話中提到了一下，中共報刊則默不作聲。

㈡大概爲了掩飾這件事，因對毛的臉面不好看，因此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三十周年」的社論，彌縫對毛的冷落。而這篇社論的含義則大可推敲。其中有左列兩段話：

①「要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反對唯心論的先驗論。……劉少奇一類騙子否認認識來源於實踐，宣揚什麼『超天才』、『先知先覺』，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

②「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反對剝削階級的唯心史觀。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還是少數『英雄』創造歷史，反映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歷史觀的鬭爭。……劉少奇一類騙子卻顛倒歷史，否定工農兵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大作用，爲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作反革命的輿論準備。……」

當矮子面罵武大郎

這兩段話雖然被認爲是批判林彪，不過投鼠應該忌器，當矮人面不能罵武大郎。把「英雄」和「天才」一切打翻在地，踏上一腳、唾上一口，那麼置「偉大英明」、「一貫正確」的毛澤東於何地呢？這顯然是一石二鳥，罵林的同時，也在打毛。

據此以觀，毛澤東繼續在失勢中，這次的內部呈現的緊張，看樣子仍是「保皇派」與「反保皇派」的鬭爭。鬭爭的焦點依然是「乒乓外交」與「五．二〇聲明」的對立。

不過，從六月十四日公佈基辛加訪問大陸來看，周恩來一派顯然仍控制大局，江青等人無可如何也。

在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的一言一動都在新聞記者報導之下，大白於世；紅色王朝的統治者，雖稱爲人民服務，可是距人民最遠，萬事皆不讓人民知道，因此一遇變故，便謠言四起，這是無可救藥的事情。



·萬人雜誌第二四三期目錄·

中共內部再出現緊張……每週評論 一

美蘇合作促成越戰結束 「大國勾結，出賣小國。」……萬人傑 二

毛澤東病危與周恩來失踪……岳騫 四

一個工人談廣州與香港的對比……梁曉風 六

周恩來浮沉錄……魯遲 八

認識中國：三種人與三種態度……柳以青 九

北平支持「巴解」行兇……胡養之 一〇

中日共怎樣結寃……李家蔭 一二

中共與古巴分裂始末……資料室 一三

寒窗雜憶：再談冰心的「醞釀寫作」……待旦 一四

橫眉語……萬人傑 一五

爲慈禧太后効跖犬之勞的蔡壽祺……覺初 一六

我們還要回來的……英非 一七

每週工作五天……高本清 一七

眞愛國與假愛國……縉山 一八

短篇小說：伙頭老楊（下）……田韋 二〇

江青接班早有預謀……王錫章 二二

「資本論」問世百周年（節譯）……密特曼作 二四

蹄聲劍影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七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四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六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剖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四三期）



本期要目

中共內部再出現緊張……每週評論
「大國勾結，出賣小國。」美蘇合作促成越戰結束……萬人傑
毛澤東病危與周恩來失踪……岳騫
一個工人談廣州與香港的對比……梁曉風
周恩來浮沉錄……魯遲
認識中國：三種人與三種態度……柳以青
北平支持「巴解」行兇……胡養之
中日共怎樣結寃……李家蔭
中共與古巴分裂始末……資料室
寒窗雜憶：再談冰心的「醞釀寫作」……待旦
為慈禧太后効跖犬之勞的蔡壽祺……覺初
我們還要回來的……英菲
每週工作五天……高本淸
眞愛國與假愛國……繒山
江青接班早有預謀……王錫章
「資本論」問世百周年（節譯）……密特曼作

請閱俊人小說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窈窕淑女	7.00	人海浮萍	3.50	愛情的噩夢	3.00
戀愛十年	6.00	火拼	3.00	舊歡	3.20
天堂煙霧	5.00	海角驚魂	3.20	懺情	7.00
戰地情天	5.00	天堂羣像	3.70	愛似濃霧輕煙	7.00
神女與女神	4.00	藝海情潮	5.00	喋血櫻都	4.50
汚流	4.60	不明來歷的人	3.00	死亡線	5.20
苦樂情場	5.60	復活的玫瑰	1.60	迷魂草	5.00
情天刧	7.80	如花美眷	1.60	長髮女郎	3.80
斷腸花	6.00	月冷花殘	2.00	失踪的丈夫	2.00
進出黑地獄	2.60	殘春	5.00	難忘的舊夢	2.00
姊妹情	2.80	大好青春	5.50	情之所鍾	3.80
幽夢影	2.40	職業情人	2.40	地獄歸來	3.00
我心向明月	2.20	第六個戀人	2.00	有情人	5.00
愛情賭局	2.40	嬌娃	2.40	情人老去	4.50
氣壯山河	3.00	迷失的一代	4.00	一春花事雨中殘	9.00
心靈之窗	3.50	一代尤物	4.50	上流社會	3.50
秘密客	3.60	奪寶記	2.50	墮落的軌跡	5.50
鬼屋	1.00	沉淪	3.40	孽障	3.50
繼承人	0.90	豪門怨婦	5.60	自我毀滅的人	5.00
愛的漩渦	1.40	斬不斷的情絲	5.80	十二門徒	5.20
遺愛	1.30	危險女性	5.80	陣陣疑雲	2.00
羣芳艷	3.20	情花	2.80	妒火	2.50

總經銷：

（一）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 1302 室俊人書店。電話：H 7 3 5 0 3 3

（二）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 5 0 1 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 4 5 6 4 2 6

思明新著 **副業** 經已出版

增加入息的新途徑可以使我們有較好的家庭生活，較好的假期旅行，改善自己或子女的教育與得到較多的積蓄；「副業」便是我們進入新境域的鑰匙。思明新著「副業」一書，教我們怎樣爭取較多收入，列具賺錢的十大條件，經營生意的步驟，小經營的開展程序，多種的額外收入，怎樣借錢經營生意，以及無本生利的副業……值得我們找尋副業的參考。每册定價二元四角。

發行所：㈠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㈡灣仔芬域街三至七號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思明其他致富叢書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㈠	生財秘訣	港幣　五元正	㈤	用人與求職	港幣　二元六角
㈡	白手興家的大富翁	港幣　二元五角	㈥	做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㈢	推銷術	港幣　三元五角	㈦	郵售業	港幣　三元正
㈣	物業投資	港幣　五元正	㈧	小本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函購免收郵費，以示優待。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步李懷蒼先生香江垂釣

傅　裕

狂潮淹沒大江東，祇賸南方海道通，
急遽登舟驚甫定，倉徨離闕感無窮，
六軍縞素烽烟裏，三面紅旗血淚中，
歷盡滄桑誰似我，何如垂釣學漁翁。

敬和董力行壇主去國吟十首

原韻　紐約　周秋賀

(一) 難民失所慨流離，蒿目時艱繫我思，
共匪縱橫侵禹甸，中華板蕩易腥旗，
興圖變色傷何極，鐵幕愁深慘可知，
莊敬自強期實踐，反攻宜早莫延遲。

(二) 遠遊異域念山家，翹首雲天看日斜，
莫望外邦須自力，不教聯國誤吾華，
門羅主義施愚者，馬克精神騙傻瓜，
太息美人仇作友，紆尊降貴抱琵琶。

(三) 過客光陰若水流，宗邦眷念益深求，
相期痛飲黃龍酒，且待聯吟彩鳳樓，
誰挽狂瀾恢領土，我曾作檄討毛酋，
神州赤禍無寧日，齊補金甌共濟舟。

(四) 酬唱通傳只有箋，港洋兩地隔長天，
起衰文尙唐虞後，振俗詩鳴魏晉前，
俠客粉身悲易水，功臣畫像壯凌烟，
喜今海外聯吟友，白雪陽春盡謫仙。

(五) 羨君詞麗任詩壇，擲地金聲刮目看，
世事滄桑增感慨，家鄉何日得盤桓，
應同救國皆當責，奮起匡時莫畏難，
扨換紅羊欣洗甲，王師返旆萬民觀。

秋賀先生詩學高深，至堪敬仰，所和拙作，平仄對仗音節均佳，和詩計有十首，因篇幅有限，先登其五，其餘下期發表。來函附有討毛澤東檄一份，是在美國舊作，詩中所云：「我曾作檄討毛酋」，即指此也。

來函畧云，在紐約友聯書店，見萬人雜誌，有鄙人去國吟十首，擊節讚賞，因依原韻唱和，並寄美金五元，囑訂萬人雜誌若干期，經家，萬里投書，唱和寄慨，其志忠貞，其情可感，因贈拙著「明日黃花錄」兩集，與萬人傑兄共同署名，以酬雅意，此所謂「秀才人情」之意云耳。壇主致意。

贈介東泉小姐

李震歐

美人雅號介東泉，愛結中華翰墨緣，
邂逅紅梅會索字，勉成此幅贈嬋娟。

介東泉小姐，又名介樂爾，美籍人也。愛慕中國文化，來港從我國名書法家史正中先生習書法，壬子夏月，適香港中國書法會成立兩周年紀念，紅梅雅集，邂逅相逢。當歐即席揮毫，介小姐在旁觀看，讚譽有加，並索字留念，歐勉成一絕，書成小條幅贈與，亦巧遇也。外籍女子，尙且珍重中國墨寶，而中國人反不重視，殊深浩歎！

古代中國文人，大多皆懂書法，韓柳蘇歐，文章與書法齊名，民國八九年間，一羣糊塗新聖人，提倡新文化，打倒舊文學，因自己不能作書，遂不提倡練字，於是書法亦同被打倒，震歐先生，見書法不爲國人重視，而致浩歎，鄙人久有同感也。壇主。

贈別加老返台和逸老韵兩首

鍾　岳

(一) 流徙重逢日，宜傾酒十甌，喜偕蓬島客，
共賞海天秋，折柬傳新韻，吟詩紀勝遊，
明朝君又去，惆悵意難休。

(二) 天涯同作客，無限故鄉情，去國家山遠，
浮名羽翼輕，此身嗟老大，何日見時清，
風雨淒淒夜，茫茫百感生。

歸心

鄭六豐

(一) 流亡道上締鴛鴦，欲說消魂亦斷魂，
犬惡難容麻雀嶺，風狂苦渡鯉魚門，
前塵留影還留夢，此日有兒復有孫；

(二) 遙憶名山塔影斜，鼎分散處廿年加，
阿兒勸弟長爲客，老母諭兒莫返家，
誰肯天倫箏斷線，深憐塵世淚淘沙，
歸途日日豺狼阻，安得三人共一車？

(三) 輕輕一句聽呼兒，睡起中宵有所思；
日下人誰承菽水，天涯自愧負烏私。
每看玉照精神好，近讀家書涕淚垂，
我老當知親更老，此生盡孝恐難期！

註：麻雀嶺近沙頭角，梧桐山過後所經之地。

遣悲懷

馬　天

(一) 腑肺難埋百丈悲，家書幾度定歸期，
長天不盡慕高鳥，大海無邊振弱鰭；
易逝春秋煎血肉，固窮日夜撫胼胝，
蘭蕉世路同相混，蜷局雄心任去移。

(二) 身似枯萓渺所之，臥愁低看放翁詩，
連呼舊侶杯和酒，憶見新秋菊滿籬；
葉落蟲雕成半篆，蠅營狗苟著明時，
遺民淚化雲邊雨，且向人間冷漠施。

爲母親節而作七絕三首

韓粹然

(一) 自從棄養卅年長，無幾音容入夢鄉，
想是心知兒不孝，何曾節到祭親孃。

(二) 觀夫燕翼覆新雛，母愛恒常父愛多，
記得瓶罍曾罄耻，令人猶說尙無訛。

(三) 教孝無如誦蓼莪，孃亡宜泣在宜歌，
新潮兩代鴻溝隔，齟齬頻聞媳與婆。

爲初度賤辰而作七絕三首

韓粹然

(一) 歲月蹉跎六帙開，徘徊棧豆一駑駘，
維年上述春剛去，新麥登場我脫胎。

(二) 母親佳節一天前，計足年齡壽始添，
禮謂賤辰宜素食，何妨暈喫奉孃先。

(三) 自從初度云更事，閱盡滄桑笑變遷，
擬效蔣公逃避壽，家常便飯不開筵。

雲南白藥並非萬應靈丹
奉勸藥迷不可過分信任

編輯先生：

近年來大陸所出產的雲南白藥，成爲本港以至東南亞華人搜購的對象，認爲此藥不但能治百病，且可醫治癌症。據說此藥的炒價竟高至百元一瓶，早幾年此藥在大陸公司大量供應，價錢只售數元而已。自兩年多前出現搜購潮後，大陸公司竟「吊起來賣」，一度斷市，後來只作「內部供應」，憑左派工會證則可購買一瓶。（華僑亦可憑護照供應一瓶。）本人曾問供職裕華公司一位友人，何以雲南

大陸當局列爲「戰略物質」，以免落入敵人手中云云。

究竟雲南白藥醫療價值如何？眞是天曉得。其實此藥除能起一點外科小創傷止血作用外，沒有什麼突出的效用。本人之所以這樣說，並非無根據的，也絕非出於反共立場（其實此藥的歷史比中共更早）。

本人抗戰期間在貴州獨山地區一小礦場工作半年。此礦場一位職員與雲南白藥始創人曲煥章先生頗有關係，因此弄來不少雲南白藥。當時旣無

也就當作「萬用靈丹」，舉凡百病，不論頭痛、發熱、疴嘔肚痛、跌打創傷等，都用雲南白藥。事實上除此藥外無別的藥可用，眞是「死馬也當活馬醫」。在此半年間，以本人觀察，除小創傷能止血外，此藥對其他病症可說「藥石無靈」。有位工友生痔瘡，用此藥外敷，竟弄至整個肛門潰爛，得了痔瘺。

其實中共亦無對此藥，過份吹噓，誇大其效用；說明紙上只說對止血、跌打、瘡毒等有效。

，兩三年前明報的一篇文章起了作用。這篇文章若隱若明地暗示此藥不但能治百病，且可治目前還未有特效藥可治的癌症，自從這篇文章發表後，搜購潮即出現，大陸公司也隨即「吊起來賣」。黑市炒到百元一瓶。當年明報這篇文章，可謂害人不淺。

爲了套取外滙，大陸公司經售大量國內出產的成藥，其中不少無多大醫療價值，有些雖然標榜是古代處方，但不能說古之名醫就一定很有效。如華佗用麻沸湯開刀，這在當時來說是最先進的麻醉術及外科手術，但如果今天仍搬用當年華佗的方法，未免太落後了吧？

如果有鼻炎患者，用過「鼻炎片」一藥後，當知該藥能有多大醫療價值。舉一反三，以例其餘。

如果是私人藥廠出品，只要是無副作用，即使療效不著，不便苛責。但大陸所出產藥品係以國家名義者。奉勸人們，對「白藥」不可迷信，如若不信，那就請「以身試藥」，看看此藥是否眞有醫療價值。破費金錢事小，誤了身體事大。

陳林上

請領稿費

五月份稿費（二三六至二三九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十五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

大陸，但前面說過要從眞理，人性看問題，政治作風的缺點是可以改變過來的，絕不同於中共的「階級永遠存在、階級鬬爭永不熄滅」之類，我們有接二連三的奪權鬬爭嗎？我們有三年人爲災害嗎？（中共僞稱自然災害。）台灣近來正是人民豐衣足食，工商發達。

此之後者，當然也是台灣國府一大弱點，大概「積重難返」之故，但致生死存亡的今日，不變也是要變的，希望也如上文所述，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能大加刷新，一改頹弊。

獻提供於先生者亦極有限，先生謂曾讀「萬人雜誌」一九三期萬人意見欄之拙文，對「國府應下破釜沉舟決心，實行自力更生」之見解甚表同感，又謂二三〇期「全面革新是反攻復國的第一步」，更是解答朋友們討論的好資料，使我無限感愧，不過「萬人雜誌」能遠銷美洲，而居然有廣大讀者，則是值得十分慶幸的事，這恐怕和雜誌鮮明的愛國、反共、反邪惡、反積弊的立場和宗旨分不開吧！敬祝

健康進步。

兆華敬覆

尼克遜態度强硬 一讀者條氣順晒

萬先生：

我是你的忠實讀者，客氣話不多說。現時世上共黨倡亂行爲，使我覺得在世界上正義經已死亡。但當我幾分鐘前聽完美總統對越南强硬的演說，我覺得十分鼓舞，對美國還存有一絲希望。

前幾天我在一間資本主義化的茶樓裏聽到兩個左仔對廣治的失陷，一唱一和，當時覺得十分氣惱。其一說：「胡志明（？）眞係得嘅！」另一個說：「你睇住啦，重有的威水嘢，好戲在後頭！」現在美國宣佈封鎖北越海港，好戲「不幸」被左仔言中！

尼克遜這次行動，置訪莫斯科之行及政治前途不顧，這是大政治家應有的風度，遠非愛德華甘迺迪及韓福瑞之流可比。天眞但有正義感的美國人萬歲！我很欣賞你的言論見解，希望你繼續下去。

一讀者上（五月九日）

十載飄蓬 重憶前痛 逃亡讀者 感慨賦詩

力行先生：

讀二三五期「萬人意見」欄史之明先生見和拙作「逃亡有感」三律原韻，淸詞麗句，眞事實情，蓋非親歷者不知也。茲不辭老醜，再依原韻仍成三律，以示讀者共鳴，亦以作爲「五月大逃亡潮」十週年之紀念，藉以喚醒同胞，重憶前痛，莫爲時間所沖淡也。祈 先生賜登於「萬人意見」欄，則幸甚矣！謹祝

撰安

林澄之謹上
五月五日

逃亡有感原韻酬答史之明先生和作

林澄之

奉親不作遠遊人，陋巷簞瓢亦樂貧，
正喜高堂甘菽水，詎知遍地起烟塵？
鬬爭火烈燒眉睫，禍患波洶捲鬼神。
亡命幸留雙眼孔，再看世局幾番新。

× × × ×

十載飄蓬棲海陬，世情勘破別無求，
生花倘有一枝筆，寄跡何須百尺樓？
天憫家人能聚首，心同仙佛可忘憂。
笑余積習除難盡，祇恐文章不入流。

× × × ×

早頒命令晚來更，暴政逆施又倒行。
蛇蝎毒還輸共幹，虎狼兇怎比民兵？
撒開天網呼三反，刮盡地皮搞四淸。
油火竟需鷄蛋換，全村幾戶得燈明？

註：大陸六二年，農村要以一兩斤鷄蛋才能換得一二兩火水和一二盒火柴。可嘆也。

如何看待中共「成就」

兆華答覆美國一讀者

徐先生：由「萬人雜誌」社轉來大函拜讀，謬承推許，感愧無似，先生遠處美洲，惟對故國備極關注，熱誠愛國，出於五中，昔 國父中山先生嘗言：「華僑爲革命之母」，現在則更希望華僑於復國建國事業，成爲積極份子，從先生對國事之關懷，當可必其餘亦如是也。

先生來函所要討論者，似可分爲下列三點，茲將鄙人意見提供如下：

一、貴友（非左派）從越南西貢來信說：「他對共產中國之科學進步，人民安樂，國際地位提高，甚覺光榮，問先生是否同感」，先生表示雖然感慨萬千，但卻無詞以答。

此點鄙人之意，純是貴友「用耳作眼」，誤中中共之宣傳。中共能爆核彈氫彈，又放人造衛星，表面看來是科學進步了，但曾否聽到「只要核子，不要褲子」呢？窮十多二十年之時間，挖六七億人的財力與智慧，然後造成，對國計民生絕無裨益，亦不能以之改善人民生活，徒然以擁有核武器國家爲榮，相反地，絕不以人民沒有褲子爲恥，（每人每年六尺布，雖有褲子，也是千瘡百孔了），這值得嗎？

而且現在擺核子的試驗，窮如印度，小如以色列，也一樣可以進行，不過人多以其消耗財力過鉅，得不償

至於人民安居，更是荒謬的宣傳。試問人人憑僅堪活命的配給，無時或停的清算鬬爭，精神物質，兩均威脅甚大，何來安樂，天天不少人向香港逃亡（不是玩而是把生命一擲的），也天天不少郵包向大陸運進，兩相比較，原因可知，人民眞的安居樂業嗎？你固無定居，就業的自由（服從分配，夫妻也要異地分離），也無說話與不說話的自由（學習討論，不提意見，說是沉默反抗），所謂安樂兩字，究作如何解釋。

此外所謂國際地位提高，也是表面的虛象，國際上是專講利害，而少講道義的，彼此有利，自然互相頌揚，何況中共對內束之最緊，對外施與多多，貪小利而忘大義的人，便向之趨捧，尤其晚近世界各國，都缺之遠見的政治家，現實短視的政客和野心家便互相標榜，希圖蒙混也把自己捧起來，所謂國際地位提高，眞的和衷內外，人民悅服，國力充盈，德服萬邦嗎？全不見得的。

二、你們同學朋友間（有台灣留學生和外國人），常辯論中共問題，有人提出偏安台灣國府，不管大陸同胞，而台灣留學生則不滿國府的顢頇泄踏，無意學成歸國。

鄙意此點之前者，是你們學友間對大陸共黨和台灣國府的情形，都太隔膜，（外國朋友尤甚），大陸是有鐵幕和竹幕之稱的，一切都高度封鎖，人的出入固受邊防嚴密管制，就是消息，也要受思想掣肘，所以一切都難以外逃外漏，相反的對內的滲透也是如此。

說到全面管理大陸同胞，目前國府自是無能爲力，因爲大陸同胞全處中共政權之下，但逃亡出來同胞之生活與就業，是有台灣「救總」接待辦理的，至於政府每年對大陸的政戰工作，鼓勵同胞的抗暴與對敵行動，也是有專門機關負責的。

此點之後者，則台灣國府，確要負起責任，因二十多年來，其政治作風之顢頇泄踏，久矣爲海外人士所詬病，希望最近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後，能大加刷新，注入新血。留學生無意學成歸國，當然與個人之涼薄無知有關（易受誘騙），主要仍在政府高等教育中之政治教育不夠，與夫審查管理不嚴，國家培養一個出國留學生，是花去不少公帑的留學期間還要化外滙（公費自費也如是），學成而無意歸國，怎對得起國家，怎對意起納稅的人民，這是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教育不行，留學生沒有中心思想，沒有堅定信仰，他不知留學是爲國家社會服務的再求深造，更不知留學是要學好本事來克制敵人。

三、國府與中共孰優劣，爲何國府至今未見大刷新。

此點之前者，不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而是眞理與人性的問題，中共提倡暴力，仇恨與鬬爭，中共要推翻倫理傳統與道德文化，中共要殘暴統治，中共要一黨專政，中共爲着鞏固政權，不斷展開清算運動而殺數千萬人，中共要人民長期過着半溫不飽的生活而無從反抗，徹底剝奪人身自由而叫你動彈不得，盲目抗美援朝、援越，招致國家財經損失無可估計，志願軍傷亡二百多萬（其實美國絕難威脅中共，何以現在又拉相好），就是冒進的三面紅旗，也餓死幾十萬人，總之中共不視人民是人，而只是共黨的鬬爭工具，其爲好爲劣，恐怕不待智者而後明矣。

「張贛萍先生逝世周年文集」

出版啓事

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爲本刊故執行編輯張贛萍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爲此特出文集一冊藉表悼思。該書逾十萬言，內附先夫生前生活照片多幀，將於日內出版。因屬非賣品，本刊讀者如需惠索，請詳列姓名、住址，附回郵郵費（本港七角五分；海外平郵港幣一元一角），逕函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方程先生收，當即寄上。書印千冊，按來信先後奉寄，贈完爲止。（港島讀者亦可於六月十五日起每晚七時半至九時半，先以電話聯絡，親臨協會索取；九龍區讀者請向九龍亞皆老

明顯。詎小兒竟提出反證說，擁有二百萬觀眾的無綫電視，有一片集取名也叫做「服虎降龍」，該片集播出有半年之久，如片名有錯，觀眾斷無不加提出指責之理，且該台擁有學貫中西之人才至多，有「才子」，又有「老師」，亦斷無不知改正之理……云云。

我要請敎先生：究竟是我對，還是我小兒對。如是我錯了，自應向他道歉認錯，寫個「服」字。如是小兒及電視台都錯了，那麼，算是他唔好彩，以後不准收看電視！因爲我不想謬種流傳也。

讀者余生敬上

謝謝贈近照 意見必刊出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在下四、五月份上旬曾寄出二函和照片給先生，談及我來香港後所遇見不快的事，畧述廣世在文革期間的一些事實。因爲我想讓香港市民知悉一下毛共在大陸喪失道義的所作所爲，由此認識毛共的兇殘本質。我給相片先生留念，是向先生表示衷心敬意。[illegible]，不知先生可曾收到或因他故，致不能刊出。希望先生能抽出寶貴時間，復一函或來一個電話報告，談談句心底裏話好嗎？

崇拜先生的讀友劉均上

殺人只受感化 難怪匪寇橫行

旅英讀者替香港躭心

萬老編：

閱港報一宗刼殺案的判決結果，使人擲報搖首！一個祇爲了手上有只勞力士錶，被十五歲不到的乳臭小子悍然刺殺，這小兇手接受九個月至三年感化。我當時曾有奇想，何不乾脆把小賊放了？最覺可笑的是判案後作一番何以輕判的解釋。並不是爲了小賊對社會有什麼功勞，而是小賊今番乃屬初試「牛刀」，且兼年少「有爲」。故讓他逍遙法外，如此法律，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上月居港一位表兄來信，說某日晨早出門上班，乘電梯下樓，遭匪徒劏死牛，刼去口袋僅有的三十洋。可憐表兄身裁矮小，腰背微彎，毫無抵抗能力，幸而財散人無恙。若此搶刼事件加諸一個大男人身上，不啻兩道眉毛給剃光，伺機拼過，亦屬常事。我曾給親屬們建議，在電梯口暗角，鐵尺木棍之類，要收藏一兩根，以備必要時之需。

香港社會矛盾現象太多，統治者似有意加料製造矛盾。治安不靖，苦了普羅大眾，蔭豐履厚，自是門禁森嚴，惡犬護衛，根本用不着走出橫街陋巷，遇匪機會，相應減少。旣屬富裕之輩，又免匪禍，而日夕奔勞於生計，安貧樂業，爲生存而奮鬪的大眾，卻朝夕飽受賊匪威脅，香港法律，爲富人而設，應有證據了。隨之而來的一個懷疑，是香港法律本身已不平衡。

香港政府的靠山是英國，聞說統治藍本亦受祖家影响。事實上，英國治安不錯，尤其各大埠以外地區，民風淳樸，寧靜和諧。但香港目前的「民風」，偶看一眼也冒出火來。兩句「[illegible]提並論？

社會上出現一股動搖統治者根本的惡勢力時，乃有鐵拳似的緊急法令，可是當社會出現一股惡風，正搖撼着良民的作息秩序時，統治者啊，安良除暴的鐵拳藏在那裏？

旅英讀友陸重光上

旅美讀者·愛護本刊·提供意見

萬人雜誌、萬人協會負責先生：

我是移民來美的青年，已有七年。貴刊是立場公正的刊物，我很想參加貴刊，限於讀書未到水準，遲遲不敢寫信加入。到唐人埠差不多每期都可以買貴刊。

我不能返港參加任何活動，但願對貴刊貢以道義上的支持。可能的話，會寄洛杉磯英文剪報給貴刊參攷。留美中國學生近日各有活動，惜無力亦無暇參加。

貴刊使港人有些乾淨文章看，對海外華僑也很有幫助，不要以爲是小事，公道自在人心。

有一點，是僑居在美國之感想：希望貴刊不以挖苦美國爲足，宜以發揮中華民族正氣爲主。美國盛衰與否，都不能左右中華民國。

值得讚賞的是貴刊近期在「史實」方面，有頗多好文章。

中國民族正氣多少可以在人們重視史實反映出來，弟才疏學淺，以上意見，謹請參攷。

後學胡興保敬上

我們同樣狂熾的民族情感壓下來，而以理智來判斷中共政權的一切，而我們所得到的結論跟這些朋友所得到的相去甚遠，這是爲什麼我們無法和他們一起「彷徨」和「吶喊」的原因。

魯迅的「野草集」有一段話：

我有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

我不願去；

我有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

我不願去；

我有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

當時的「革命青年」對於魯迅這段話中的最後一句特別不滿，因此攻擊他的悲觀和虛無。魯迅反駁說：

但我倒先要問，眞的只看將來的黃金世界麼？這麼早，這麼容易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人們，可仍舊有些不確實，在我看來，就不免有些虛空，還是不大可靠！

這是魯迅對於那些攻擊他不願去共產主義的黃金世界裏的人的答辯。這也是我們對那些對中共抱有一廂情法願想的人的答辯。

如此銀會 分明搵笨
政府禁止 理所當然
但對會仔 應有保障

萬人傑先生：

客氣話恕我不說，原諒我向你吐苦水。去年八月，我在九龍×××道××銀會參加一份一百元舊會（舊會者亦卽我們朋友間所做之義會方式）共十份，尾會時除扣去五十元手續費外，將會收到九百五十元。自開會以來，我只標過兩次皆未中。到政府要管制銀會，但是有兩年時間才結束，所以我亦安心續供下去。至本年五月九日，亦卽本會之最後兩份，因天雨關係，我未去投標。到十日中午左右接到電話，是金龍銀會的，說及因冇人到會出標，銀會便替我出最低價六元，用抽簽方式，結果我被抽中，叫

悅中，在三時左右到××銀會將各手續辦妥。當時接見我的是一位小姐說：祇要你將最後一份供埋（一百元），大約過七日左右（銀會章程是標會後七日才有銀收），銀會便有電話通知你到取錢。我這個大笨豬便卽在翌日（卽十一日）將最後一期錢交去，日日在家等喜訊，但是到十八日還未獲電話，便順道上去一問。這次接見我的是一位×先生，他向我解釋，因十號報紙有新聞一段，說及政府三讀通過銀會法案等等，所以銀會之大律師（亨利羅是英文譯音）便卽下令在十一日晨至二十五日兩星期內，一律暫停付欵，所以我的會錢亦暫未能付

下眼淚。要×先生給我一個答覆，何時有得收？他說：要開完董事會、委員會才知，可能「有」、可能「冇」，最快也要二十五日（本月）以後才知。錢在人手，夫復何言？一直等到二十五日再去，這次李先生又說：在一星期前，公司方面遵照律師指示，將××銀會公司全盤賬目呈上政府會計師查核，查後之情形還未公佈，所以抱歉又未有錢交給我。我曾問他我上次來是在一星期前何故當時不言明，現在來弄花樣？究竟何時有得收？李先生說：不知。我曾「吵」，也曾「嘈」有用，祇落得聲嘶喉痛，這八百多元（每月除利息外大約供八十元左右，共十期）凍過水，凍過冰。我相信和我這遭遇的人還有一大批，（今日我去嘈，還見他們的職員在照常開會，又有人照樣出標，收銀處亦有人去供銀會），我眞不明白政府既然要禁止銀會，免再有市民會受害，爲何不在禁止之前，要銀會保證會仔滿會後，收同應得之欵，就算給回我們所供之本數（不計利息），也好過現不明不白。萬先生，你是一位有正義感之人，代我這一個受害人講一句公道話吧！費你神，費你時間讀這封信，再一次請原諒，我向你吐苦水，無以爲報，謹祝

身體康健！

受害人（五月二十六日）

保釣示威 讀者疑質

萬人傑先生：

事件，小弟對學聯多次示威行動，極其迷惑。同時小弟思想和知識都很淺陋，特專函提出幾個問題，謹向台端討教。

(一)學聯抗議美、日兩國把釣魚台還我國土，他們如取得話，歸還台灣或大陸？

(二)在電視見到他們示威的男女的一群，多是穿闊褲腳的長髮青年，他們究竟是何黨何派人物？

(三)學聯多次維園示威，憑他們這股朝氣，爲什麼不去登陸釣魚台，不是比在維園示威還有意思嗎？

(四)他們又爲什麼不向港英要把香港歸還中國或向葡萄牙示威抗議，把澳門重歸國土？因爲這些地方都是中國領土，何必要在維園提提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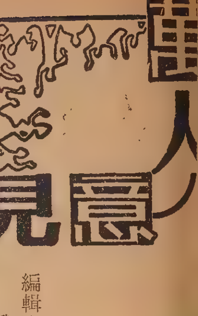
讀者L·A·U·上

「服」虎降龍
電視別字笑掉棚牙

萬人傑先生：

我不能不寫這信給你，如果可借用「牛馬集」些少篇幅刊出，榮幸之至。

事緣我最近在小兒造句練習簿中發現有一句叫「降龍服虎」，當卽代更正作「降龍伏虎」。據鄙人淺陋所知，「服」「伏」兩字各有不同意義，不容混淆。漢朝皇帝封馬援「伏波將軍」，神話中有「伏魔大帝」，佛經中又有「降龍伏虎」等等，「伏」字均不作「服」。若言「服從」，「服喪」，及市井話「問你服未？」等



剖析新左青年思想形態
留美學生寄來精彩文章

編輯先生：

我是貴刊的長期讀者，有時許多悶在心裏頭的話，看了貴刊的文章，覺得它們無形中代我抒發了出來，眞是痛快。

最近我在美國看到一份「留學生評論」的刊物，覺得裏頭的文章頗有分量，最能表達中國留美學生的心聲。現特把該刊五月十一日出版的第五期上一篇文章寄上，如閣下認爲可取，希能把它刊在意見欄中，俾更多的讀者共賞。

留美學生郭平上五月十八日

（原題：論阿Q式的「革命青年」　作者：阿不Q）

很多中國留學生到了美國以後，思鄉念國之餘，對於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難免多想了一想。而其中對政治較關心的人更是進一步想教育自己。在讀了殷海光和柏楊先生的著作，自由中國及文星雜誌以後，覺得意猶未盡，開始閱讀過去大陸時代的作品，譬如老舍的駱駝祥子、錢鍾書的圍城、巴金的家以及魯迅的吶喊及徬徨等等。這其中最受歡迎的當然是魯迅的作品，因爲它們對中國人性和社會的黑暗面描寫得最深刻。於是這些人在對中國的一切「徬徨」之餘，一有政治風潮（像釣魚台等運動）來到，便開始「吶喊」起來了。這種現象，實在說起來，是好的。因爲一個國家的青年對自己國家的一切若不去研究和深思，並進而求改革，這個國家還有前途嗎？筆者對於這些朋友在內心原是很尊敬的，但是在看到有些人在這一二年中所表現出來的行動，則不得不提出幾點想法來討論討論。

第一、很多人都欽佩並同意殷海光先生對自由民主的認識及想法，同時也欣賞柏楊先生不畏權勢，攻擊社會黑暗的文字。但是這些朋友爲什麼沒有他們那種反共的精神呢？你們能想像殷、柏奉毛語錄爲聖經，以唱「東方紅」來滿足民族情感嗎？

第二、這些人看了魯迅的作品，當然爲他那犀利的筆法和作品中反傳統反黑暗的主題所感動，但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也要有能力用批判的眼光來看一個作家的作品。魯迅在攻擊中國不良傳統，在暴露中國人性缺點和社會黑暗上是很有成就的，但是他的成就可能也就止於此了，他只是攻擊中國的過去和現在，對中國的未來並沒繪過藍圖，並沒有太多的想法。這也是爲什麼他的作品中有很深很重的悲觀和虛無主義的傾向，關於這一點，凡是研究魯迅作品的學者都同意（如曹聚仁、夏濟安、李歐梵等人）。因此魯迅不像胡適，胡適曾經提出很多較具體的意見。例如他主張改良教育，主張獨立思考，主張好人政治等等。這些建議雖不能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一切問題，但是他這些建議總是建設性的，都是建設一個富強國家和達致民族成熟所必須進行的事，胡適也攻擊了中國的傳統，但是他更樂觀地爲中國的前途有所設想，這就是胡適在思想比魯迅更高一層的原因。但是今天許多人只知拜倒魯迅裙下，而不知魯迅之缺點，不正表明我們仍然不能作獨立的，批判性的思考嗎？說來可憐，胡適幾十年前的藥方竟然還適應在我們身上。這證明了什麼？這證明了我們的思想型態仍是在極幼稚的階段！

談到魯迅，再想到今天的「革命青年」，不由得不想起魯迅在「阿Q正傳」的一段話：

> 阿Q的耳朵裏，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今年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但他有一種不知從那裏來的意見，以爲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爲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殊不料這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於是他未免也有末莊的……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
> 「革命也好吧，」阿Q想，「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假如我們把文中的「舉人老爺」換成所謂的「美國佬」，把「未莊」換成「台灣」，則大約可描寫出一部分今天在海外走左派路綫「革命青年」的心理狀態了。這些人在海外受了「美國佬」的氣，只好像小孩打架一樣，回家去找大哥來助威，因此不管中共這位大哥是什麼樣的大哥，只要能爲自己出氣就行。同時若是自己當年在台灣受了點氣（如李我焱之曾被關在火燒島），一見自己走左傾革命路綫，竟使台灣某些人士爲之緊張不安，更有一股快意。不過走革命路綫走到這種阿Q式的境界，也是夠悲哀的。試問這些朋友中又有幾個是眞正研究過共產主義，或者是對毛澤東思想有過深刻研究因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呢？當然筆者承認今天的「革命青年」不都是基於這種心理而如此的，其中還有不少理想份子，夢想的人（dreamer），和強烈民族主義者在內，但是這些人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今天的「革命青年」對中共抱有狂熱的想法，以爲中共所走的路綫是對的，認爲中共將給中國人民帶來一個「理想國」，一個黃金的世界。我們又何嘗不想見中國富強？只是我們對中國未來前途更加關心，對於未來民族發展更加審愼，因此我們不得不將

蹄聲劍影錄（一〇二）

宓熙

到了火線上，我卽高呼衝！殺！率先衝下河去，六鄉聯防大隊全體員兵，一見我身先士卒，高呼衝鋒，熱血澎湃，便分爲四處，一齊衝上，會游泳的衝下小河，不會游泳的也衝到河邊，伏下河岸高隴，以密集步槍，射擊對岸，以掩護渡河的弟兄。我衝下河床，只聽子彈掠身而過，嘶嘶作响，這時顧不得危險與不危險，拔腿涉水而過，幸而水深僅及臍部，行動較易，一陣吶喊，已紛紛登上彼岸。日軍不虞我出此一着，樹上的機槍手，給我們的重機關槍掃射，已有受傷的日軍從樹上跌下來，其餘也自動的紛紛跳下，日軍陣腳一亂，我們分爲四處渡河的行動，便大功告成。羅大隊長督隊渡河之後，卽率隊沿滿植水松的小塢向黃邊進攻。我見渡河旣已成功，則攻村戰僅屬尾聲。乃要後備隊長宓兆祥撐那橫水渡，分批接運未過河的士兵，一批登岸，便着令他們追上大隊，參加作戰，一批批的渡河，一批批的趕上前面，槍聲越來越劇烈，右翼的槍聲也越來越接近，可知我們會很快和何大隊會師了。果然十五分鐘之後，日軍大潰，遁回金山墟，我要六鄉聯防大隊乘勝追擊，日軍倉皇携傷兵，乘幾艘汽艇向三埠方面遁去。我吩咐大隊副率領一部份士兵在金山墟佈防，監視新昌河，以防敵軍進犯，然後我才和羅大隊長進入黃邊，巡視刼後的災場。

當我要宓兆祥撐船分批接運士兵，渡過小河的時候，有幾個男漢子奔到埗頭來，對宓兆祥說他是黃邊的人，當日軍攻佔黃邊的時出來，但家人卻未逃脫，今見我軍反攻勝利，急於趕回故里，一看家人的生死吉凶。我見其中有一個男漢張益威，乃我堂姑母的兒子，這位姑母遠嫁數十里外的沙崗鄉，和劍雄叔的妹子瑤姑遠嫁冲翼，當時在我們的中憲第中，認爲嫁得太遠的兩位，張益威從小[illegible]歸寧，還在我們宓家灣的太岳小學讀書，由小學四年級起直至六年級，和我是同班同學，他在小學畢業後，才少到宓家灣。我和這位同學而兼表弟的張益威，雖濶別了十餘年，但他那白白胖胖的模樣，依稀還是可認。我便着宓兆祥也渡他們過河，張益威首先登上埗頭，一見是我，起初有點愕然，旋卽情緒激動，叫聲琴表哥之後雙淚交垂，我安慰他道：「現在已光復黃邊了，你可以回家看看，但爲避免士兵的誤會，你要跟隨我才好進入村裏。」所以，我趕往金山墟之時，除了宓兆祥隨從之外，還有他們三人，當我率領六鄉聯防大隊浩浩蕩蕩進入黃邊時，張益威和他同村的兄弟，也在光復的行列。

刼後災場一片死寂

當我到了黃邊的村口，只覺村裏一片死寂，我爲小心起見，派了四個配有湯姆生手提機的班長帶領二十人，先行入村搜索，我們才進入村子，只見幾條巷口有幾個婦人伸頭來窺伺，突然跟在身後的張益威拔腳便奔，一條巷口也有一個未到三十歲的婦人狂奔出來，我正在懷疑間，他倆已擁抱在一起，縱聲大哭了，四邑婦人相當守舊，從來不敢公開和丈夫親熱，現在張益威發覺其婦尚在人間，其婦能於刼後目覩個郎歸來，其悲喜交集之情，忘了形，也忘了在眾目睽睽之下，飛奔擁抱，相對痛哭，其情之摯，其心之切，在恍如隔世的一刻，以痛哭而代傾訴。我不欲干擾這對刼後鴛鴦，逕行走過他倆的身邊，不加詢問，恰巧何大隊長也率隊由另一村口進入，我們一見，雙方士兵，如狂歡呼，慶祝我們會師黃邊。

我和何大隊長聯袂巡視災場，到了一家門口，聲號哭，卻無涵淚，哭聲嘶啞，可知其悲痛已極。又過一條巷子，當正要拐彎的之際，忽聞撲鼻酒香，那酒香卻是從一所新建的房子隨風送過來，我們好奇，信步走入那座房子，看那房子的建築材料，還是很簇新，大概蓋好了還未超過四五年，但屋內卻是一團糟，這當然是日軍的傑作，酒缸是以玻璃製造的，但已粉碎在地上，浸酒的藥材，有蛤蚧、鹿尾羓、海狗鞭……等，也都散佈地上。以這些上等藥材來浸酒，當然是有錢人家，但日軍卻暴殄天物，無情棒把酒缸打得稀爛，日軍有無飲過這些名貴的藥酒，則不得而知，但地面仍淌着液體，混和散亂四佈的藥村，可知日軍在瘋狂大發之下，毫無顧惜之念，以毀滅來發洩獸性。在睡房的地面，在上樓的梯級上，都是凌凌亂亂的抛滿衣服，當然是日軍的搶刼行爲，傾箱倒篋，貴重的財物刼去了，舊衣服則掉得處處都是。在廚房裏、灶頭上有一個割下的生豬頭，廚裏的水溝邊堆滿了豬的內臟，日本人宰豬，不吃豬的內臟，也不吃豬頭，日本兵捉了黃邊村民所養的豬，任意宰殺，把豬頭和內臟又棄於廚房裏，可能已隔兩三天，作腐發霉，隱隱散發臭味，中人欲嘔。我們急忙退出。但有一個士兵好奇，掀開鍋蓋，看看鍋裏有無東西，竟是殺絕的日軍拉下的一鍋屎，士兵們哈哈大笑，我們才知日軍沒有人性的荒唐行爲。

我們拐過一條巷子，又看見地上掉滿了鷄鴨的內臟，也已發臭了，我們乃急足走過。突然，一聲「媽」！很凄厲的呼聲，來自一間半新舊的屋子，我連忙搩進去一看，何大隊長也跟着奔入，原來一個少女抱着一個中年婦人，母女在那裏大哭，遭遇悲慘，不問可知，不便細問根由，且欲慰無言，便悄然離開。這時，已是下午三時許，我們還要拉隊返防，不能久事逗留，我和何大隊長便教在巷子遇上的漢，要他找幾位村中的父老，到村落的廣場，我們有話對他們說，於是我們便到廣場上集隊，我吩咐宓兆祥到銀山墟，傳令要六鄉聯防大隊的大隊

關於和外界的人通信問題，在這一場的批判鬥爭中，徐諾沒有提出過，所以這問題的提出，意味着對他的整肅又深入一步了。共產黨爲了在政治上整垮一個，它是不惜千方百計費盡氣力去進行的。

徐諾過去也聽說過共產黨破壞人民通信自由，檢查人們通信的事情，尤以在開展政治運動時爲然。憲法所規定的人民種種權利，不過是一紙具文。說了些不合他們口味的話，他們就可以根據這個認爲人家思想反動，甚至有什麼反共的政治目的，幾個要好的朋友常聚在一起，它可以給你扣上「小集團」的帽子，人民的思想言論自由，通信秘密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給剝奪得蕩然無存，他們甚至可以赤裸裸地暴露自己恐怖的面目，連一小塊民主的遮羞布也不要。

眼前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對人民進行恐怖統治的一個縮影。

在沒有證實自己是否有證據落入他們的手上以前，徐諾決定不胡亂作正面回答，以免給他們坐實自己的罪名或抓小辮子。每一個細節都得愼重考慮，都得小心從事，否則一失足千古恨，很有可能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這種鬬爭既要受精神與肉體的折磨，又要如履薄冰，確是艱苦而殘酷。

「科長，」徐諾終於回答，「你是從事保衛工作的人又是一位領導幹部，我相信你說話不會信口雌黃，草率從事。……」

李仁傑惡狠狠地打斷了徐諾的話：「你認爲我說話是信口雌黃？」他的眼睛露出了迫人的光芒。

徐諾覺得瞄頭不對，仍用平靜的口氣說：「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你對自己的話是愼重的，負責任的。」

「哈哈，你想試探我？老實告訴你，我們掌握了你的證據，你應該淸醒。」李仁傑神氣地說，他以爲自己已壓住徐諾，穩操勝劵了。在衆多的幹部面前露一手，眞漂亮，難怪他面有得色了。

看來，這一場鬬爭已處於短兵相接的地步。

處於這種局面，徐諾只好冒着困難迎上去：「那末，爲了減少花費時間，有什麼你們揭了底豈不是來得乾脆？何必磨菇呢？我剛才也表示過這種態度了。」

「你放棄最後的機會嗎？」李仁傑眨眨他閃着狡猾光芒的眼睛。

「從運動開始以來，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什麼機會，我也不幻想什麼機會，反正你們的調子早已定好，我遲早都不能避免眼前這種遭遇。」徐諾的膽子反而壯了。

「你是說共產黨寃枉了你？」李仁傑說。

「你是一個反動的傢伙，黨沒有揪錯你。」胡小燕乘機出氣。

「說得對，徹頭徹尾的反動，簡直是花崗岩頭腦。在黑板報上發表什麼『言其實』的文章，目的是跟黨唱對台戲，這也是他思想反動的反映，反革命政治活動的證據，這一點不容否認。關於這個『言其實』，我們要嚴肅地追查。」伍茹英想起這筆舊賬，仍氣憤難平。

徐諾對這位宮太太，實在不恭維，在她發言完畢，得到一點間歇時，他就爭取表達自己意志的機會了：「共產黨一貫號稱光明磊落，大公無私，我寧願相信是這樣。任何一個政治集團，都要跟它的反對者鬬爭，這是毫不爲奇的。但可悲的是，有些政治集團爲了一己之私，常常不分是非黑白。至於我有沒有罪過，時間將會給我作證。所以什麼反動呀，徹頭徹尾呀，反革命呀，等等，帽子在你們手中，你們喜歡給誰戴就給誰戴，但戴的人心中有數，自然知道戴的合適不合適。我想聲明一點，伍部長提到『言其實』的文章問題，未免不那麼光明磊落，難道能藉此把你的私怨傾到我的頭上來。『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相信不會如此。」

「你還在放毒！」

「你狡獪！」

「你瘋狂反攻？我們不饒你！」

又是一陣駡街式的叫囂。

抓住小辮子不放

徐諾暗自高興，他的言詞刺激了這些人，使他們激怒，這樣就導致了他們只會謾駡而忘記了主題。

但徐諾的高興只是短暫的。

李仁傑在一旁皺了皺眉，忽的站了起來，冷笑着：「哼哼，你有點小聰明，會迴避主要問題的鋒芒，並攻擊你所認爲薄弱的一環，企圖轉移大家的注意力，你也可算是一頭狡猾的狐狸。但是，你慢點高興，在這場鬬爭中，你是徹底失敗了，富有鬬爭經驗的共產黨人是不會鬬不過你的。回答我，你跟外面的人說過什麼，寫信談過什麼？你再不交代，就是自絕於人民，再也沒有機會了。」

徐諾承認這個幹特務工作的保衛科長確是比較不易對付，李仁傑剛才又暗示了一點，他與外界的人進行的接觸，談過的某些話，保衛科可能經過一番調查，掌握了一些情況，令徐諾傷腦筋的是，他不知道保衛科去調查過什麼人，掌握了多少情況。被軟禁了幾個月，外面的情況非常不了解，不過可以估計到的，在這場殘酷的鬬爭中，他的許多朋友無可避免地要受到政治迫害。

徐諾稍一遲疑，那些共產黨的嘍囉、積極分子就幫腔了：「快說。」

「我沒有罪！」徐諾嚴正地回答。

「哎呀呀，你可是頑固不化了。」李仁傑咆吼着，「好，我把你的罪狀拿出來！」

說罷，他從口袋裏掏出兩封信。

徐諾的眼一瞟，已看出那熟悉的信封，顯然是他同蕭逸之間的通信。

（三十六）



輪轉式的攻勢

徐諾的態度激怒了在場的人，他們爲了打破這種僵持的局面，同時爲了給自己壯聲威，便喊起口號來。

「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實行人民民主專政！」

當喊完口號以後，主持會議的李捷便大聲嘶吼着：「徐諾不交代，大家進行揭發！」

「哼！強加罪名的老把戲！」徐諾在心裏說。

胡小燕站了起來，她胖胖的臉漲紅，活像一個冰糖葫蘆。她綳了綳嘴唇說：「徐諾，我問你，你到底跟崔婉姬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說！」

「要我回答嗎？」徐諾問。

「當然要了。」胡小燕說。

「關於這個問題，我已經回答過你們了，我跟小崔是同志和朋友，堂堂正正的，可以見得天，可以見得地，可以見得人，難道這犯了什麼王法？小胡，我不知你是什麼居心問這問題，不過我卻替你害臊！」徐諾不溫不火地回答。

胡小燕幾乎要蹦起來，徐諾的話刺痛了她。

「你胡扯！我問你，你們沒有特殊不可告人的關係，爲什麼常常聚在一起？談什麼？有什麼勾當？兩個都不是好人。」

「你隨意說人家不是好人，難道不覺得太輕率嗎？你說的話不是有點輕飄飄嗎？」

「別擺臭知識分子架子，咬文嚼字轉移方向，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

「臭知識分子？可別忘記你也是知識分子啊。至於說到回答問題，我很遺憾你眞健忘的，我剛才回答過，過去也回答過。」

幾個月來的鬪爭，使徐諾掌握了一定的鬪爭藝術，人家啣住他不放，來個「一對一」，比較好對付一些，但他也感到鬪爭的嚴重壓力，這個鬪爭過程實在艱苦中渡過的。同時他的身心也受到嚴重的損害。「沉住氣，

「我們有證據。」

「有證據就拿出來，不能信口開河。」

「我們若拿出證據來，就不算你坦白，你就喪失一切爭取寬大的機會了。所以我們耐心地幫助你搞通思想，給你重新做人的機會。」

「你倒很會說話。然而，你把你的所謂證據拿出來不是很省事嗎？何必多此一舉？說吧，我在這聽着哪。」徐諾反攻上去。

胡小燕一時語塞，臉紅得像油炸蟹。她喘息了一會，惡狠狠地說：「你跟崔婉姬一起到野地裏去幹什麼？我看見的，你否認不了。」

「是的，你見過，但我們不是到野地，而是到李家村散散步，你沒有任何根據就指證我，就構成含血噴人了。你卑鄙的動機使你不惜違背自己的良心。」徐諾不爲胡小燕的氣燄所壓倒，有力地駁斥她。

「咱們暫時不跟你扯這個，我問你，你在市文藝界集會聲討胡風時爲什麼唱反調？有什麼政治企圖？」伍茹英看見胡小燕已經敗陣，忙抬出他們認爲最厲害的武器來。

徐諾覺得比較難以對付的就是被追問這問題，因爲他的發言是公開發表的，全文已經落在廠黨委的手上，而且裏面值得「推敲」的地方也確實不少。所以伍茹英一提出這問題。徐諾還是暗暗地提足精神來應付。

伍茹英以嚴厲的目光逈視着他，他不甘示弱，以眼還眼，免爲伍茹英的氣燄所屈。

「我的講話全文你們已經完全了解，談也談過好幾十次了，有什麼值得研究的，大家當然可以各抒己見，如果我的講話在思想上有錯誤，我聽候批判。不過，無論如何，也不能把我的講話扯到政治企圖方面去。」徐諾說。

「你不光在這次運動中唱反調，搞破壞，而且手還伸得很長，和外地的人互通情報，僅這點就可以構成你的反革命罪名。」李仁傑親自出馬。

手伸得很長

徐諾不覺注意了一下這位保衛科長，他的臉色陰晴不定，活現出這個陰險人物的內心世界。

每年夏天，大鵬灣、后海灣的「游泳健將」，那一類人是冠軍？

基於這個原因，中共近年來對「知青」的「紮根」地點，便作了嚴格的選擇，以廣東來說，多選在北部的縣份，除此以外，海南島也是一個理想的「紮根」地點。

但是，可以肯定說一句，暴政和逃亡，有不能分解的「緣份」——那裏有暴政，那裏就有逃亡，中共當權者應該知道這個事實。

暴政不止，「防止逃亡」者云何哉，心勞日絀而已！

居情事的，否則就是違法，立刻有被送往勞改之危險。但共幹卻享有特權，他們要污辱婦女，誰也不敢反抗。如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他就強姦過四十幾位婦女，其中還有是黨員。她們都是以護士、褓姆身份去那裏，結果受了污辱。其中有一位黨員心有不甘，就向組織告發，但不僅沒有告准，反被扣上「破壞首長名譽」的

「

袁懋如

至於離婚，這亦要看成分如何的，成分好的一方，主動提出離婚，馬上就可以批准，因為他會這樣說：「我要與對方劃清界限，我要站穩立場，我不能與成分不好的人或反革命分子在一起。」如此一提就准。在反右鬬爭或其他各次運動中，很多家庭，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拆散了。因每次運動，都有很多人被扣上「右派」或「反革命」帽子，他的配偶，就可據以提出離婚，否則他亦要受到連累，使他不得不然。假如是有問題的一方要主動提出與沒有問題的一方離婚，那無論你如何要求，是不會批准的。

虛報畝產的隱衷

資料室

據一位於六月一日逃亡來港的大陸知識青年證實，毛幫在農業生產上所宣傳的畝產數字，全是由基層頭目誇大虛報的，實際產量還不到上報產量一半。

這位青年姓李，是一九六九年被驅往東莞縣某公社「插隊落戶」的。據說，他還有一好友留在該公社，因怕連累他，故不欲透露他所在公社的名稱。

他說：他那個公社糧食（稻穀）畝產最高者還不到四百市斤，至於一些新近「開山造田」的，畝產只有一百數十斤。可是，報上去的數字卻說「畝產千斤」。

他解釋道：其實，誇大畝產數字而虛報的風氣，仍在大陸各地盛行。這不能怪基層頭目，因爲「形勢比人強」，上級徵、購公糧和「餘糧」的數量，是按照各公社「生產計劃」而規定的，而不是按實際產量計算；而在訂計劃時，則按上級交下的「任務」「指示」來制定，絕不是按當地的實際環境和情況。

比如上級按畝產一千斤來計算出一個「公社」的「糧食生產計劃」，這「公社」便得按那計劃向各大隊、生產隊分配任務；生產隊絕不能有異議。到收割以後，上級也是按「計劃」向「公社」徵糧，「公社」則分配給各隊完成。即使某隊的實際畝產只有三百斤，也是照一千斤計算。各生產隊若照實報上，不但不能獲得減徵，而且會遭受一頓嚴厲的批評，被罵爲低能，懦夫懶漢，甚至受處分。這一來，各生產隊便唯有「頂硬上」虛報數字，「公社」雖心知肚明，也詐聾扮啞。

李君又說：虛報畝產數目雖能過關，但經徵購後，已無口糧可供分配，怎樣辦？生產隊頭頭又想出瞞報耕地的辦法，比如某隊的傳統耕地數目爲一千畝，那是不能少報的；但新開的耕地則可少報，如開荒五百畝，則只報二百畝，這樣便可多出三百畝的糧食來塡補虛報產量數目的不足。但那仍是不能平衡的，便只好少分口糧，到頭來難爲了社員大衆的肚皮，基層頭目爲了緩和社員的埋怨情緒，惟有鼓勵社員在「自留地」上多種雜糧，有的好心的頭目且偷偷地多分一些自留地，給社員自己解決困難。

李君又說：目下廣東農村又在大搞「路線教育」運動，目前稍爲放寬的農村政策，現又有抓緊之勢。如在私人養豬、三鳥等方面，現又縮減了飼料配給，自由市場也管得很嚴。尤其是一些向大隊申請外出做散工賺錢的人，更被嚴厲批判，被指「棄農經商」。

李君在談到下放知識青年的狀況時，透露即使不斷補充，但仍是逃亡的多過「安心工作」的。他說：他有一個同學，本來與他下放同一大隊，曾經兩次偷渡香港失敗，現已逃回廣州，成爲黑人黑戶，組織了一批原日的「紅衛兵」，成立一個盜竊集團。但他們這一集團成員頗純潔，絕不向平民下手，只找一些高級共幹家庭下手，另外則經常爆竊中共百貨公司及商業、工業部門的貨倉，盜得貨物化整爲零在市上變賣。目下已籌得一筆數目不小的經費。據那同學暗自向李君透露，他們不但有錢、有物資，且有武器，那是武鬬時秘密收藏起來，沒有繳出去，準備必要時「拉差」上山打游擊。

這位剛逃來香港的青年又說：月前幾場豪雨，使大旱已久的農田突遭水災，給他們公社的水稻帶來巨大損失，據共幹私下與老農估計，早稻可能會減產百分之三、四十。另如塘魚之損失更大。

他又說：一般基層頭目已不爲中共當局信任。事實上，因爲他們已對中共的本質看透了，故只有陽奉陰違。有不少生產隊幹部且在背後與社員一塊談笑，嘲諷中共高層永無休止的內鬬，認爲無論毛、林、劉、周實乃蛇鼠一窩，所謂什麼「正確路線」「錯誤路線」無非白日見鬼的謊話而已。

歧視逼迫前程暗淡

「知青」大量逃亡有內因

金河

中共每年把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驅往農村參加農生產，叫他們在農村「紮根」，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做一個「有文化的新式農民」，妄圖搾取他們的勞動價值，並且利用農民監視他們，不讓他們亂說亂動，要他們服服貼貼地聽由暴政主宰，這些可憐的青年，中共美其名為「知青」。

「知青」的命運，實在是悲慘不過的。早些年，知識青年下鄉，還有一點類似民主的作法，最近幾年（文革以後），乾脆用暴力強迫下鄉。

據筆者記憶所及，文革以前，知識青年下鄉，事前照例要作一番「思想動員」，所謂思想動員，即是一種假民主之名而進行的強迫手段，學生一經「動員」，便要起來「響應」，緊接着的便是一連串的疲勞討論。在討論會中，每人均要發表意見，由黨負責人作詳細記錄，如果說錯了（即說了眞話），便要受批判，嚴重的會被鬭爭，說不定還會被加上罪名，由羣眾公審。

疲勞討論之後，每一個人都要表示「決心」，採用書面方式進行，要你「立字為據」，要你表明堅決擁護黨的領導，堅決執行黨的路線等。

經過這一番手續，就不怕你後悔了，以後，只要一聲命令，你便要下鄉去。下鄉的時候，有時還會開一個「歡送會」，給你掛上一個「光榮」章，令人啼笑皆非。

這是前幾年的情況。現在，據逃港難民稱：這種假民主的作法已取銷了。要你下鄉，很容易，只要把戶口和糧食取銷，你便會照「指示」去做，乖乖到農村當農奴。

日前的中學，根本沒有什麼科目，糊裏糊塗把學生混幾年，每天念念馬列毛著作，「畢業」一[illegible]就

他們帶着悲憤的心情，茫然地踏上通往農村的道路，然而，迎接他們的，卻是公社農民鄙視的面孔。農民不歡迎他們，把他們看作「瘟神」，因為他們來到農村，分薄了農民的口糧，住了農民的房屋，而他們又不懂得如何去生產，住慣了城市嘛，怎樣吃得下農活的辛苦？

至於那些幹部，雖然受透了思想教育，但內心亦是極度不滿的，因為他們自知無法領導這批「新農民」。但也沒有辦法，上級指定任務，要承擔一定數目的「知青」，要為他們安排住宿，又要負責打通社員的思想——這眞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但有一點對幹部有好處，就是每一名「知青」，要向生產隊繳交二百三十元「安家費」（當然，這些安家費不是「知青」本人的錢，而是由有關單位分發的），這筆安家費由生產隊處理，這樣一來，「安家費」便大部分為幹部中飽私囊了。所以，為了這點利益，很多幹部仍然是樂意接受這項任務——安排「知青」在自己生產隊裏的。

根據一位新近逃港的朋友透露：「知青」們住的房子，農民多稱之為「爛仔館」，因為那房子簡直像旅店一樣——舊的「知青」逃跑了，又安排另一批新的「知青」住進去，房子永遠是那麼一間（一間已經足夠），而他們的安家費，卻被幹部們「袋袋平安」！

「知青」去到農村，精神是痛苦的，加上不習慣勞動，又受到當地農民的普遍歧視，因此，根本就沒有「紮根」的心理準備，他們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在工作中盡量偷懶，並且經常藉故請假回家，以聯絡志同道合朋友，伺機偷渡來港。

那位朋友又透露：廣東農村的「知青」，大部分已經偷渡來港，如他所處的大隊，本來有十五名「知青」，但現在只剩下三名，其餘的都已在香港「紮根」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諷刺，儘管中共在報章上大力掩飾「知青」逃亡的事實，並強調「知青」在農村

戀愛婚姻

中共政權的措施，無論任何處所，均離不開階級觀點和「唯成分論」。連談戀愛、結婚或離婚，也是如此。男女二人戀愛，如果雙方都是普通老百姓，不是共幹、黨員還比較簡單；如果二人中有一個人是共產黨員或是共幹，則他的對象必須要求是階級成分好的、政治上可靠的黨員和共幹。不論男女，都不准同階級異己分子與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談戀愛，更不用說結婚。可是感情的事有時不能用一定的公式來加以規範和限制，這是辦不到的。不過，中共另外有一套管制的方法。中共規定，每一黨員，對黨組織不能有任何私人秘密，一切都要向黨公開，每星期都要作思想彙報，報告一週內所作的大小事情。跟人談戀愛，對象如何？發展如何？都需要向黨報告。所以，共黨隨時都掌握每個黨員的行動資料，瞭解你戀愛對象家庭成分和出身的好壞。如果身份不相當，黨組織就會向你提出警

。否則就要給你處分，或留黨察看，甚至開除黨籍。有些還要受行政上的處分，有時候共黨還會將你二人調職，一個調到天南，一個調到地北，使雙方永難相見，活活給你拆散。

所謂「一杯水」主義，那是中共在流竄時的作風，現在已非如此。不過，它有一種變相的佔有方式：例如，共黨幹部看中某人，想要與之結婚時，不管對方是否願意，他都會想盡方法透過共黨組織，發動其他共幹，天天來向你糾纏、說服，他要你從黨的利益出發，要你為人民的需要

稱，許多工作都[illegible]「老工地」能通過各種各樣的關係搭上路子，接工包工，毫不費力，對手下兄弟也講義氣，抽佣微，因此，許多流浪仔都投奔到他手下來，一則不必自己東奔西走去找工做，另則大羣大黨的行動，「白狗」「灰狗」們也比較不來囉嗦（白狗是公安人員，灰狗是地方民兵之謂）。因爲他們認定偷渡客都是小組織單獨行動的，而流浪仔就抓住了這種特點加以利用，蒐集資料，熟悉情況，探聽路線，等待時機成熟「督卒」這個兵營工程本就是派定附近幾個公社完成的，可是，後生少年幾乎都跑光了，那裏有辦法完成，所以公社的幹部通過關係搭上了唐尼，唐尼一口就答應下來，派了我們這二百名弟兄來幹。

他對我們道：「弟兄們，那工程我看過了，工作是艱巨的，不過，報酬還不錯。要是你們在兩個月內能完成，我敢寫包單最低限度一工可分兩元以上，幹不幹？」

「幹。」大伙異口同聲叫道！

兩元一工，當然幹！

「好，咱們這就幹定了！」唐尼眨眨眼睛，笑着道：「我有言在先，那裏和老港（香港）是兩隔鄰，各位如要去探親的，可要等工程完成了才好，手頭有兩個錢，買些禮物送親人才體面，別坍了唐尼的台！」

「哈哈……」「哈哈哈……」

大伙兒肚宄心明，你看我，我看你嘻嘻哈哈笑起來。

唐尼把我們帶到工地，當日，領着我和幾個「小頭目」察看了工程情況，認識了那幾個當地公社的「指揮部負責幹部」。

第一個是書記老爺，脖子上拉了條長疤的瘦長漢子，愛講一口半鹹半淡的國語，聽得人渾身起疙瘩，尤其是一講起話來脖子上的疤痕就發紅發脹，直像個「割脖鬼」，以後才知道那是他過去做「樑上君子」時，一夜摸黑爬上人家屋頂做世界，給屋裏人發覺了，呼喝起來，他心慌腳抖，從到丈來高

[illegible]，以爲他死了，沒把他送官究治，反叫人抬回了他家裏，脖子實在只劃破了重皮，好了後他就投奔「東江縱隊」當了土老八，因爲他斗大的字識不了兩擔，混到如今還是個公社書記，他也樂得做土皇帝。他的「光榮史」還是後來老楊告訴我們的呢，絕對假不了，雖然他時時摸着頸疤子說是「打游擊」和「白軍」肉搏時留下的「紀念章」。

第二個是管財務的李昭賢，老是打算盤，皺眉頭的黑胖子，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像欠了人家一屁股的債，沒個開心的日子。老楊說他倒是個好好先生。

第三個嘛，一看長相就知道好不到那裏去了：鬭鷄眼、大痲子、鷹嘴鼻，老穿一套草黃軍衣，他就是「治安保衛委員」曾祥昆！這傢伙，看人是由下而上斜着的瞄，一手老是摸着他那副大痲臉，似乎想把痲臉皮磨光滑吧？

那天，疤頸書記還沒說什麼，他就擺起威風來：「首先，我要提醒你們，我是代表公安部門的治保委員，你們的一切行動和安全屬我管理！」他瞄着我們幾個，拉長了痲臉：「這裏是邊防地區，你們是來建築兵房的，不是來遊山玩水，所以，我劃定你們的活動範圍：不能超過工地一里外的地方，否則，後果自負！」

這不是當我們囚犯了？他媽的！

我不客氣的對他道：「請問治保委員，我們是你邀請來的幫助建築的工人還是你的犯人？」

「這……這，這是特殊地區！」他狼紅了臉，狼狽地結巴道。

「我們可受不慣這一套！老子受得了這個紀律那個規矩的也不出來跑工地了。」曾雄冷冷地撇撇嘴。

「治保委員，我看你還是另請高明吧，這樁工程我們不幹了！」李超站起來拍拍屁股：「我們回廣州去總不犯法吧？」

「不行！」書記老爺急得叫起來：「離上面規定的日期只剩兩個月了，完不成任務叫我們怎樣交

[illegible]程是你要我做的，並不是我們找到你，幹部應該客氣一點。我也要提醒你，我們還不會簽訂任何合同，有權不幹的，誰也阻擱不了，你說是不是，治保委員？」

治保的痲子臉陣黑陣青，目露兇光，大概，這地區還沒人敢這樣頂撞他吧，這土包子。

「治保委員的意思是怕我們這批人藉這機會跑過香港去吧？哈哈，這你可放心，告訴你，深圳水庫我們都有份參加建築，要到香港去用不了十分鐘，我們五百人去，五百人回，一個都沒少！」

唐尼這可是車大砲了，他拉五百人去是眞的，結果只有五十人回也是眞的！連他弟弟，妹妹全跑過去了！

「這樣吧，咱們口頭定一個合約，工程未完成之前，你們指揮部每工人每日只付五角錢伙食，餘錢待完成移交後再付，這總可放心了？」唐尼提出這個條件，實際上，這是工地通例，欺這些土包子不懂得，似乎賣了個天大面子給他。

「好的，好的，咱們就這麼辦吧……」書記忙不迭的應承，他是怕到期交不出貨來受處分呢！

「哪，小田，你們看兩個月期怎麼樣？」唐尼問。

這麼艱巨的工程兩個月內要交貨，實在是困難的，我沉吟着不知該如何回答。

「田同志，千萬要幫忙，我知道你們全是能手，加把勁，苦戰一下嘛，建築材料全已堆在山下了，還需要什儘管提出問題來……」書記老爺急了起來：「伙食我們給想法解決，供應你們新鮮蔬菜、肉食，另給你們派一個厨房炊事……」

「好吧！」曾雄扯扯我衣角，「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書記，現金支出方面，公社……」李昭賢苦着臉對書記道。

「想辦法，想辦法！這是當務之急嘛！」書記皺着眉頭打斷他的說話。那治保委員一直摸着痲子臉，斜乜着鬭鷄眼，在打什麼鬼主意吧？（上）

短篇小說

伙頭老楊（上）

田韋

全部工程完成了！

當我栽好了最後一棵樹苗，老楊正敲響掛在廚房簷下的鋼軌：「噹，噹，噹，噹……」

「收工囉——」老楊擘開喉嚨高聲吆喝。

工地上，全體工人丟下手裏的工具，一齊發出勝利的歡呼：「啊——」「收工了——」「萬歲！——」

完成了，我們夜以繼日的苦戰了兩個月，整整的六十個日夜，今日，終於大功告成了。

望着這建築在半山腰裏十二座紅磚灰瓦的平房，看着這個平坦廣濶的操場，還有這些油綠的柳樹，欣欣向榮的花草，我們從心坎裏發出歡笑。勝利的歡笑，激動的歡笑！

這是我們用雙手，用肩膀，用血汗建成的。

這是我們在烈日下，在風雨裏建成的。

這是我們在黎明火把的光亮中建成的。

山高崎嶇，路徑羊腸，我們劈山鑿路，用鐵鍬，山鋤開出了這條蕩坦大道，由山腳直透山腰。

澗深谷陡，我們伐木架橋，砌石成墩，築出了座座橋樑，跨谷越凹。

是我們用肩膀把紅磚，灰瓦，水泥擔了上山。

是我們揮鐵鎬，舞鐵筆開出了廣濶的操場。

棵棵柳樹，株株花苗，都是我們從三十里外的林場，花圃移來。

蹬破了多少雙草鞋，磨爛了多少個肩墊，鋤禿了無數枝鐵鎬，扭斷了千萬條繩索。

腳起泡，手起繭，肩起墩。

這裏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點沙上都溶着我們的血汗。

兩個月沒有過半日休息，六十天沒有離開過這建築工地。明天移交了，我們就可以得到血汗換來的代價，兩月艱辛的工資。

我們怎麼能不歡呼，我們怎能不歡呼！

「浪子們，開飯了，今晚加菜慶功！」老楊站在廚房門口高聲叫道：「紅炆猪肉，酥炸鯽魚，大草鵝！」

「好嘢！」「老楊萬歲！」「好傢伙！」

我們高興得跳起來，又鬧又叫。

李超、曾雄他們幾個佻皮鬼一擁上前，抬起老楊往半空拋。

「嗳，嗳，放下，快放下我……」老楊手足飛舞叫嚷着，笑得只見嘴巴裏殘缺不全的黑牙。

我們每人一砵頭滿滿的菜，一砵頭遮住了視線的白米飯，就在廚房門口席地而坐，狼吞虎嚥吃起來。

「浪子們，好吃吧？」老楊用黑膩膩的圍巾揩着手，笑嘻嘻的問道。

「嗳，有得彈！」「好極了，老楊！」「呱呱叫！」大伙七嘴八舌的讚起來。

「慢慢的吃吧，咀嚼幾下，草鵝不太夠火路哪。」老楊瞇縫着眼睛，關切地對大伙道。

「老楊！」李超走上前去：「我還以為你只會做咸菜湯泡欖乾呢，沒想到你，嘖嘖！」他翹翹大姆指。

「廢話！」老楊嘻笑着瞪他一眼：「往日我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吧了。」

我笑着招呼他：「老楊叔，可惜我們再吃幾餐就要走了，要不，眞要你再弄幾味呢！」

道：「你們又要到那兒去了？」

曾雄閉着眼睛，嚥下嘴裏一包飯，清清喉嚨唱起來：「到處流浪，到處流浪，命運喚我們走向遠方……」

老楊看着他的一副怪模樣，沒好氣的搖搖頭。

「小田，你呢？」老楊拍拍我肩膊。

「我？」我笑笑：「我想回家走一趟。離家兩年多了！」

「他是孝子！老楊，你不知道？」李超笑着指指我，「早就在計劃了，明天領了工資，還不趕着往家跑！」

「好，好，小田，你是好仔！」老楊頷着讚容。「那你呢，猴子？」他看看李超。

「告訴你不要緊，我也早計劃好了！兩個月的工資有一百二十元，除了伙食三十元，還淨剩九十大元，唔——」李超搖頭幌腦，陶醉地道：「回廣州去，休息他半個月，玩個他媽的痛快！花完了再出來搏命幹！」

「沒出息！」老楊皺起眉頭，憾道：「血汗換來的錢就這樣『玩個他媽的痛快』！你要我的仔，非賞你一頓籐條不可。」

曾雄笑起來：「那老楊叔，依你說莫非要把這血汗搏來的錢積起來，想買田做屋呀？你想『新興地主』不行？哈哈……」

老楊張口結舌，說不上來，眾人哈哈大笑着，老頭子臉都脹紅了。

「如今不比當初哪！老楊，」李超道：「別老頑固了！有錢嘛，他媽的裝進肚子裏去最穩當，穿都不要穿出來，運動一來，我仍是無產階級，最妙，哈哈……」

「對哪，今朝有酒今朝醉。」

「留了錢給人共產可化不來，別笨了。」

「有錢就是資產階級，我可不願再給他媽的淸算！」人們你一句我一句笑起來。

這工地裏全是來自五湖四海的流浪散工仔，領隊的也是個跑工地的老江湖，大家叫他唐尼的精明大漢，經常在惠陽、東莞、博羅、增城、寶安一帶

早婚作爲一「鬬私、批修」之主題，[illegible]羣衆大會推行批鬬外，並嚴禁中學生談戀愛，違者卽在羣衆大會上予以批判。另據美國左傾作家埃德加・斯諾一九七〇年偕其妻至共區訪問。斯諾夫人於去年（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巴黎「世界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爲「人民中國婦女的生活」文章，在談到共區婦女墮胎問題中說：「墮胎完全是從醫療着想，一般也只有已婚婦女申請墮胎，因此很少在婚前發生性關係的。他們沒有這種時間，沒有這種機會……沒有什麼去故意挑逗他們的性慾。政府的宣傳和民間的習慣，鼓勵女子要到二十六歲，男子二十八歲才結婚。」說明了共區青年在終日緊張勞動生活中，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去爲自己的婚姻來着想，青春歡樂，對共區青年男女來說，只有渴望與幻想。

生活的煎熬無法成家

共區青年的婚姻問題，除了遭受共區各種嚴格限制外，而生活的煎熬，早使青年視結婚爲畏途。我們從以下有關幾則共區人民來函，卽可明瞭。

(一)家長因歷史關係禍及子女。福建仙遊一青年一九七一年二月致信香港胞姐稱：「父親因歷史問題受懲罰，禍及無辜子女。在被迫下放後，不到二年功夫，就變得痲木遲頓，而愛走極端，憧憬自由、幸福而又消極厭世，極端的矛盾，無邊的憂慮，長此下去，不出今年，不死必癲」。

(二)人情冷淡只有仇恨沒有友愛。福建永春地區一僑眷一九六九年來信說：「我們家庭的情形，變化極大，當地局勢與前兩次不同了，越來越緊張。我只有蟄居家中，以免生意外，連對星加坡的朋友也不敢通信。眞可說日夜不寧，謠言滿天飛，日夕數驚，因爲鄉中正進行鬬、批、改，人人都害怕螞蟻上身，所以盡量與人疏遠。天天有人抓上台頂去，當作猴戲。又現在家鄉風俗全部改樣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有仇與恨，而溫情根本不復存在了。大家互相檢舉，互相猜疑，互相監視，一點人情味都沒有了。」

(三)三十不得自立，羞談婚事。福建光澤一青年[illegible]之婚事眞使兒感到慚愧與羞辱。兒年已三十，生活仍不得自立，還有什麼條件與能力談結婚呢？卽使兒有女友，也怎好意思向她開口。況且這不是黃蓮樹下彈琴！在兒沒有找到適當工作之前，可以說不可能也不願只圖個人快樂而碍了他人幸福，跟着兒受苦。」

(四)成年兒子仍與母親同床。廣東蕉嶺一農民來信稱：「家鄉生活之苦，非你所能想像。媽爲了生活不顧年老多病，每天半夜起床做工。……家中吃一天，尋一天，眞好像乞兒一樣。不僅如此，家中連棉被、蚊帳也沒有，所以二十多歲的弟弟，還同母親同床，實令人恥笑。」

(五)下放務農，躭誤青春。江蘇武進一家庭主婦[illegible]戀愛對象。她自一九六八年底，由學校到瀋陽警村插隊務農，與三個女同學住在一起。前途不說，青春也就誤了。不過這樣也好，獨個兒省卻了家庭拖累的煩惱。」

(六)一貧如洗，無以爲生。湖南長沙一農民來信稱：「目前家中困境如貧家的初生嬰兒一般，連尋一件破衫爲小孩裏腳瘡都沒有，眞是一貧如洗。家中糧荒飢餓問題，母親病重逝世後喪葬問題，兒娶親完婚問題，我自己患氣管炎醫療問題，在在都要用巨額用欵。日前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滙欵來解困，否則母親白骨遭受日晒雨打，兒只好孤寡終老矣。」

「寧左勿右」的毒根

詠輝

從毛共的宣傳中看到，近一時期新當權派推行的右傾復舊路線遭遇到重大的阻力。這種阻力的來源就是基層小頭目存在一種「寧左勿右」的思想，殘酷的經驗教訓已使它在小頭目的頭腦根深柢固，甚至已成爲一種本能。例如六月六日安徽電台廣播的文章說：基層小頭目「對來自右的方面的干擾比較敏感，對來自左的方面的干擾就往往失去警惕性，缺乏辨別力」。日前毛共河北省「衡水地委委員」在一篇文章中說得更露骨：基層小頭目「誤認爲左比右好，說什麼右了是路線問題，左了是方法問題」；「他們前怕狼，後怕虎，對違反黨的政策的行爲，特別是來自左的干擾不敢批評和抵制」。

至於這種「寧左勿右」的思想是怎樣形成的呢？毛共自謂也經過一番「調查研究」，結果得出的結論，竟然是錯在小頭目本身。安徽電台的文章說：那是因爲小頭目「頭腦裏有私心雜念。」毛共河北「衡水地委」的文章則說：小頭目心中怕字後面「隱藏着私心雜念，因而顧慮重重，不敢堅持眞理，明知不對，少說爲佳。」總而言之，那是小頭目私心作怪，怕犯右傾錯誤。

稍微懂得共黨理論的人都知道，小頭目的「私心」、「怕」，只是問題的一種表因，或是另一種現象，而絕對不是問題的根源、事物的本質。寫上述文章的都是毛共搞宣傳的老手，當不會不注意到這一點。如果要追根索源，便得進一步深挖形成「私心」與「怕」字的眞因，便得査歷史、翻老賬。最終便會追到毛酋本人的頭上。是他預佈「陽謀」，施出了「反右派」的殺手鐧；是他針對彭德懷，在一九五九年推行了慘酷的「反右傾」；是他在「文革」中煽動共軍「支持左派革命羣衆」，導致「千萬人頭落地」的悲劇。凡此種種，在在給予小頭目一種血的教訓：「寧左勿右」！像這樣的毒根，毛共宣傳人員固然心知肚明，卻怎能宣諸於口，或書之於白紙黑字。可是，爲什麼毛共宣傳爪牙明知這一毒根不可追，而偏要追到一半，是否有意藉此啓蒙小頭目的反毛意識，這裏面是不是存在一個「陰謀詭計」。若是，他們後面站着牽線的又是什麼樣的人物等等，則有待毛江的特務去慢慢追查了。

大陸青年的婚姻

蘇慧

中共竊據大陸後，於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發佈了「婚姻法」，實施婚姻制度的改革。中共的婚姻法共分八章二十七條，除原則外，包括有關結婚之規定，夫妻間的權利和義務之規定，父母子女間的關係之規定，有關離婚之規定，以及離婚後子女的撫養和教育，財產和生活問題之規定等。僞婚姻法標榜其基本精神在「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並「禁止重婚、納妾、禁止童養媳、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藉婚姻關係問題索取財物」。但事實上，共區人民婚姻由於多種因素的影響，毫無自由可言。

結婚的三大基本限制

中共「婚姻法」第三條中規定「結婚須男女雙方本人完全自願，不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此一條文，看來是針對我國舊婚姻制度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辦婚姻而言的。然而實際上，中共「婚姻法」所謂結婚自由，首先就要受到共黨政策所限制，根據共方有關資料吐露，共區青年男女結婚至少需要受到以下三點的限制。

早在中共竊據大陸之初，對於農民和地主子女結婚就已受到限制。中共認爲這「很可能是地主用美人計來收買農民，特別收買積極分子。」所以當時中共即提出：「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應該教育農民提高警惕，以免墮入地主的陰謀詭計。對於已受騙的農民，要多方耐心地教育說服他，使他不至於受騙。如農民與地主子女在土地改革前確已相愛，而要求結婚的，爲了避免農民子弟因此而同情或仇恨，應該說服要求結婚的農民子弟等待土地改革後才結婚。」但這種現象不僅在僞政權成立之初，時至今日，所謂「黑五類分子」的子弟，仍是找不着對象，結不了婚。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中共北京工人日報，曾刊出一個「能不能和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職工談戀愛」的專欄，其中強調「一個革命者的愛情，必須服從於革命的利益，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可見共區青年婚姻是受着嚴格的階級成份的限制。

中共對其黨員及幹部結婚的對象，也有嚴格地規定，「最重要的要有相同的政治立場」。早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中共「浙江日報」在一篇「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對待婚姻問題應有的正確態度」專文中，曾經強調地提出「如果雙方的政治立場不同，就無法爲新社會建設而共同奮鬪，我們既然要革命，就不能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同居，假如我們同志在處理個人婚姻問題時，糊塗得喪失立場，這絕不是生活問題，而是政治性的原則錯誤，就是違反了黨的紀律、行政紀律，必須以黨紀和行政的制裁」。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國婦女」雜誌亦會刊載一篇「愛什麼樣的人」的文章，內稱：各人所愛的人不相同，選擇對象的條件也就決不會一樣，但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政治上的一致，革命者要愛革命者」。「如果一個力求進步的，有着濃厚政治興趣的青年，一輩子天天和一個只知道扯張家長李家短的女子在一起，難道這不是人生極大之痛苦？」反之，「一個愛好社會活動的女子，如果嫁給一個除了貪吃貪喝以外別無愛好的男子，自然也不會幸福」。因此，中共規定共區青年男女，不能去愛自己所愛的人，而要去愛「工人階級之所愛」。一句話，中共青年結婚的對象不僅是政治立場和思婚要求。

中共在「婚姻法及有關文件」一書中曾提出：「男女結婚，應該是以共同勞動和共同事業（包括對新社會、新國家態度等）共同勞動和共同生活所引起的相互瞭解與特別友誼所形成的相互愛情爲基礎的。」中共認爲「愛情問題雖然是個人的私生活問題，但它是跟整個社會利益聯繫在一起的」，所以「只有男女雙方具有共同的思想和共同奮鬪的目標，在這樣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愛情才能眞正幸福」，「如果愛情的基礎不是建立在兩人共同前進和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努力的基礎人上，那麼愛情就必然會走向枯竭」。這裏中共所指的事業，主要是看勞動的態度和效果。換言之，結婚的可否，在於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的多寡而決定。

從上述情況，暴露了中共雖號稱「新婚姻法」解除了封建枷鎖，消滅舊階級限制，可是在婚姻法及婚姻制度的執行上，卻嚴格強調着黨性。所以社會不見得干涉青年男女的婚姻，而政治力量卻在控制青年男女的婚姻。一個女性黨員要想和一個非黨員的男子結婚，較之封建時代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下嫁貧苦書生更爲困難。所謂封建力量雖已消滅，共黨的權勢卻取而代之。

限制結婚年齡和大力推行晚婚

按中共婚姻法關於結婚年齡的規定是「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始得結婚」。可是我們知道，中共對男女結婚年齡的限制，不是着眼於民族健康，而是爲了達成其政治任務爲主的。所以結婚年齡的限制也是隨着中共政治需要而不斷修改。衆所週知，共區糧食增長率遠低於人口自然增長率。因而早在一九五六年間，中共首先推行了避孕措施。繼之，一九五七年就開始提倡晚婚。迨至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由於連續發生三年農業歉收，人口問題已成爲嚴重的問題。故從一九六二年起又開始大規模地推行遲婚和節制生育的活動。企圖減輕人口的壓力，提出男女結婚年齡應爲男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之間，女在二十二歲至二十七歲之間。此外，配合

居然獲得一張獎狀和三千日元的獎金。就由於這一段關係，把他派到張作霖門下投効。張作霖雖是個老粗，用人卻有恢豁大度，在他擔任東三省巡閱使，管掌三省軍政大權的局面下，幕中人才濟濟，確極一時之選，如軍事依賴楊宇霆，財政依賴王永江，教育依賴劉哲，而內政則依賴劉尙清、于漢冲，但于漢冲暗中爲日本人所做的勾當，不久便被這位嚭帥覺發了，馬上免了他的職務。于免職後又得頭山滿的安排，在鞍山鐵礦公司任總經理。鞍山公司雖是中日合作，實權卻操在日人手中，從此，于漢冲更死心塌地做着日本人的奴才。他恨死了張

際干涉。

但初步計劃，他們還只是使東北變成一道，脫離中國的行政版圖，並未決定用怎樣的統治方式，本莊繁和板垣及土肥原商量後，第一步是解除臧式毅的監視，讓他仍回任遼寧省的主席，希望與張學良聯繫，俾由東北地方當局與日方談判，避免和南京的中國政府接觸，臧式毅派秘書徐紹清到北平請示張學良，張學良的答覆，一切要聽政府的命令。這個人不便作任何主張，這一着落了空，乃退而求其次，乘張景惠赴唁張作相封翁之喪，返回哈爾濱，路過瀋陽，本莊繁特以舊誼前往歡迎，兩人暢談很久，繼

誌

。這一類事實可以用在傳遞寶貴經驗上。基本上我們是先肯定了「利於病」的。

三、同樣的例證，使我們會覺得，何以那些假理、歪論能夠在青年中流行不衰呢？最大的原因是那些散播假理、歪論的人們，他們懂得了以上的道理，把假理、歪論的外面包上了一層「糖衣」所致。當然，我們都知道這是欺騙手法，對因此而上了大當的青年大嘆不値。可是，我們爲什麼，不把眞理，正論用這「糖衣」的辦法，而正正眞眞地來挽救青年人呢？我在想，深沉地在想！

四、有時，成年人的好心實情，不但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成了「反面教材」，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所以，如果我們眞的關心青年人，就恐怕要在這方面多下工夫。應青年人的心態、性格和思想上去做引導的工夫，不是，劃出一個「危險標誌」那麼的直接就能湊效的。事實上，紅色的骷髏頭，不但沒有制止青年的不吸毒，反更引起他們把企圖向危險挑戰的衝動來！應該慨嘆的不是青年人的墮落，而是用錯了引導青年人避免危險的標誌！

高本清

馬思聰海外琴韻答知音

錦明

左派放出一個消息說：「馬思聰在申請返回大陸」，爲的是替他們臉上貼金，表示中共控制下的大陸，並不是不適合生活，像馬先生這樣逃出來的知識分子還想再回大陸呢！這一謠言到處在傳着，使有些人半信半疑。最有趣的是，王春生拿着雞毛當令箭，居然把這謠言在討論會上認眞地當作話題。恰巧袁懋如在座。她的際遇與馬思聰相彷彿，對這種事情也最有分辨力，當場斬釘截鐵地指出是謠言，並且向王春生將了一軍，要求馬上以長途電話向馬思聰求證，王春生只好退縮了。

上月袁懋如來費城演講，提到上面那一回事。等她演講完後，我們費城的一部分同學，特地陪着馬思聰先生看袁小姐去，兩個互道久仰，談起大陸的情形感慨萬千，由於袁小姐逃出來較晚，馬先生向她打聽一些人的下落，有時彼此印證，換回來陣陣嘆息。

對於申請回大陸的傳言，馬先生是覺得可笑，接着正色而嚴肅地說：「這是共產黨統戰的一部分，他們一向是不擇手段。散播這種謠言，對我來說毫無意義，也不值得去反駁，但是假如因此而使一些青年上當受騙，那才眞正是罪過呢！」

在馬先生的客廳裏，當晚圍了一大堆的同學，大夥兒熱烈發問和討論，馬思聰夫婦有如一對慈祥的長者，以他們親身的經歷向晚輩們訴說過去所受中共的欺騙和迫害。最使我們感動的是袁女士和馬先生本來素不相識，談起大陸的情形都是那麼可怖，不由得你不相信。馬先生曾去過台灣，我們請他對台灣和大陸作一比較，馬先生表示一直很懷念台灣那裏的人情味。他指出：「台灣並不是什麼都合乎理想，但那裏是人間，而紅色鎖罩下的大陸卻是鬼域。」大概是在大陸的經歷太可怖了，眞想不到「鬼域」兩字會出自慈祥老人之口。

馬太太在一旁插口說：「大陸的生活苦，倒不是在乎物質條件差，我們當年在大陸，待遇比一般大陸同胞好，從不愁過衣食。可怕的是那種令人窒息的思想壓迫，不是體驗過的人，永遠不能領會到。在沒有逃離大陸時，作夢也不會想到來美國享受物質，當時只有一個念頭，能逃到香港討飯吃也好。」

馬先生對留學生中有左傾病的人特別關心，他自己是過來人，很懂得左傾者的心理，共產黨最會利用知識分子的民族情感，而且當他們要利用你時，不但把你捧上天，向你叩頭作揖都行。但他們一腳踢開你時那份無情，卻會使你哭告無門。武的如林彪下場不明，文的如老舍被迫自殺，他們不都是曾經替共黨効過死力嗎？馬先生自己也是一個受騙知識分子的典型例子，他當年只爲一股愛國熱忱，替共黨賣過大力，甚至出國演奏時，還在提琴匣裏藏着共黨的宣傳品。他所作的思鄉曲，曾在大陸風行一時，如今則已被共黨禁止，倒是台灣對大陸廣播時常常播放思鄉曲。提到音樂，同學們聽得興起，提議要爲馬先生舉辦一個盛大的小提琴演奏會，地點最好在紐約，使更多的同胞欣賞到他的高超技藝，這項提議，得馬先生的慨然應允。祝福馬先生的演奏會成功，我們期待着他的琴韻，也欽敬他的弦外之音。

（原載留美學界刊物「自由人」月刊第六期）

滿洲建國的設計人—于漢冲

覺初

日本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早已謀之有素，可說自甲午朝鮮之役後，即已着着進迫。而滿洲建國，則在溥儀被逐出宮寄居天津時便已開始，草擬這個藍圖的人，竟是誰也不大知名的于漢冲。負責推行的機構，則是關東軍直轄的滿洲自治指導部，幕後主持人爲石原莞爾中佐。石原是日本少壯軍人中較有頭腦的一個，主張北進最力，想藉滿洲這塊新天地，試行他的理想政治，排除政黨，資本家，不許有私人壟斷或私營集團，把滿洲視爲日本的生命線，最大國防基地的所在，專以對付蘇俄，不打算在中國大陸用兵。但他這個戰畧概念，卻不爲東條英機所重視，故後來太平洋戰事的演變，大舉南進，完全與關東軍的原定計劃相背而馳，以致北滿空虛，造成蘇俄出兵東北掠奪的便利，這在日本人說來，當是無限悔痛而惋惜的。

「滿洲自治指導部」的成員，大多數是日本浪人，中國人僅有滿鐵囑托(顧問)閻傳紱及大連報人呂宜文，此外便是滿鐵本社所屬大陸研究所的幹部，而于漢冲實爲其名義上的領導者。

于漢冲是遼寧遼陽人，畢業日本

作霖父子，發誓要把他們趕出東北。

九一八事變，于漢冲正臥病家鄉，遼陽與瀋陽原爲鄰縣，他不惜帶病趕到，取得關東軍司令部第四課石原莞爾的大力支持，成立了「滿洲自治指導部」，擬定該項建國方案，方案的內容，是採用共和國制度，不管是執政或總統，在任有限期，下台後便是平民，容易安插處置，且爲將來日滿合併帶來方便。

于漢冲擬好了這個方案，一方面因爲自己的病勢加重，他方面又以東北地方勢力最大的張景惠、臧士毅，都對他是死對頭，不肯與之合作，至如溥儀左右的遺老，更不用說，極端地反對他的共和制度而主張君主政體。故當溥儀的執政登場開幕時，他一直沒有參與實際的活動，及溥儀由執政而變爲皇帝，他已經死去而不及見了。

不過，關東軍雖全盤同意于漢冲的意見，並未立刻付諸實施，距離滿洲國的產生，還醞釀了一個短短的時期，先是關東軍的少壯幹部，對滿洲新政權的建立和企圖，未免看得太簡單，太天眞，他認爲可由「新滿洲」去改革「舊日本」，使日本內閣被迫

又由土肥原遊說馬占山，並令黑龍江的日特務機關長林義秀向馬氏謝罪，雙方議定的條件是：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暫在瀋陽召開，以後應移至哈爾濱，免與關東軍同在一域，關東軍須向黑龍江撤退，維持北滿現狀，所有委員，由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東省特區各行政首長充任，而以張景惠爲委員長。

詎料第一次東北行政委員會於民國二十一年陰曆元宵剛在瀋陽召開結束，第二天瀋陽市長趙欣伯邀請全體出席人員，到他家聚餐，吉林省主席熙洽忽然提出異議，說政委會並不能減輕東北局勢的嚴重危機，應另圖有效的對策，接着關東軍作戰課長石原莞爾的左右片倉衷站了起來，從衣袋中摸出兩本小冊子，上面印着「滿洲新政權的方案」和「滿洲新國家建立的必要性」，分發給在座各人，文字是中日對照，沒有人看不懂的，片倉隨即介紹，這兩本名書，就是中國第一名流于漢冲的傑作。大家方表詫異，熙洽已率先鼓掌贊成，並提議即日成立「新政權籌備委員會」，以代替東北行政委員會，仍請張景惠爲委員長，委員名額，一律照舊，而以長春爲新國都，改名新京，于漢冲雖沒有及身享受到新國家的酬報，但他的宿願，總算在日人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中，得以實踐上演，日人不忘前勞，命令滿洲國政府追贈勳章勳位，稱他爲第一功臣，畢竟叨沾了一點身後遺臭的光榮。

從外國的電訊上看到一則消息：青年人何以如此高興吸毒，乃是由於反吸毒的宣傳上用了紅色的骷髏頭標誌所致。這一標誌的設計，旨在告誡青年人們，吸毒是可怕的，同時又可導引死亡。沒料到，青年人在看了這紅色的骷髏頭的標誌，不但不感到恐懼，反而更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企圖嘗試，結果在一兩次的嘗試後，便由於上癮而做了毒品的奴隸。

這則電訊只是報導了事實，但是並沒有討論何以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這篇短文，就想從這方面深入的討論一下。

一、首先地表示出來的是：在普通的人士心目中，骷髏頭是一個可怕的象徵，特別是在成年人的心目裏；然而，他們卻忽畧了青年人普遍的性格，是充滿冒險和挑戰的性格。愈是成年人以爲危險的，他們就本能地想前去挑戰。這一挑戰的心理，並不全是來自「反抗」和「反叛」的動機，恐怕還是來自人性的善意，以圖親自證明能夠克服這一危險和恐懼。當然，在事實的結果上，將證明不但不能克服，反而被其屈服。

然而，爲青年人在開始的時候，他們並非甘心墮落的。

有意要造成福田作他的接班人。

假如佐藤有權自由選擇其繼承人，則福田之成爲下一任日本首相將是絕無問題的事，不過，佐藤沒有這個權力，他只可以全力支持福田，但福田卻有遭遇到強有力的對手，第一步，他還要先取得自民黨總裁的地位。

但，自民黨裏面有不少的派系，佐藤、福田的主流派，可算是最有勢力的一派，但主流派之內，也不是沒有反對福田的人，因此，福田是否可以順利的登上自民黨總裁的寶座，至成問題。佐藤內閣的通產省大臣田中榮角被認爲是福田最有力的對手。

據來自東京的消息說：田中爲了擊敗福田，已經跟自民黨內潛勢力極大的大平正芳一系達成協議，與福田角逐自民黨的總裁。爲了實力相捋，將來鹿死誰手，現在尙難預言。

誰是下屆首相，對亞洲局勢影响甚大，不僅關乎日本本身而已，因此，在今後的一個月內，日本政治的變化，至堪注意。

美結束越戰方法

尼克遜在國會演說時表示：光榮結束越戰是美國的最高希望。他這次到莫斯科訪問，和布里茲涅夫密談多次，討論的據說就是越戰問題。但，事實顯明，對越戰問題，美蘇兩國仍未能獲致兩國俱認爲「光榮」的結束方法，也卽是說，美國的「最高希望」還沒有達到。

北越背後的支持者是蘇聯和中共，美國的「光榮」，就是蘇聯中共的不光榮，雙方都要「光榮」結束，那是很難辦得到的。因此尼克遜訪問了北平，又訪問了莫斯科，仍然無法尋求軍事解決。尼克遜訪北平、訪莫斯科都會就這一問題和他們認眞討論過，布里茲涅夫也和周恩來一樣，他們堅持本身的立場，拒絕接納尼克遜的觀點。尼克遜早就應該明白，中蘇共的巨頭決不會替美國効勞，使尼克遜不受到困擾，有效地推行其「越南化」計劃。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尼克遜訪問北平和莫斯科之行，對美國現行的越南政策，卻有重大的裨益，那就是，經過一次認眞討論之後，使中蘇共都不致直接介入越戰，和美國正面衝突。

既然向中共和蘇聯尋求越戰的結束沒有可能，那麼，美國就只有使用「自己的方法」。尼克遜的結束越南戰事的「自己的方法」，就是運用美國優越的力量。

尼克遜現行的方法是：使用美國強大的空軍和海軍力量，有限度的使用新式武器，協助南越軍擊潰北越的侵畧。他相信，此舉不會觸發美國與中共或美國與蘇聯的直接衝突。他的下令封鎖、轟炸，並不如美國議員們所躭心那樣的「冒險」，他是有相當把握，才採取這一項行動的。

美國目前投入越南戰場的海空軍力量，計有戰艦六十多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艦六艘。飛機一千二百多架，其中有巨型B52轟炸機一百一十多架。既封鎖了北越各重要港口，又進行大規模的轟炸，把北越所有的軍事設備、儲藏庫、軍事交通網、鐵路橋樑、工廠和電力站摧毀不少，這就是尼克遜在執行自己的方法去結束越戰。

萬人傑

「紅旗

柳以青

修當年英帝國的[illegible]」

五月份的「再談讀一點世界史」的主旨，是在針對美蘇高峯會議而發的另一篇誘導性的解釋文字。因此就說：「世界近現代史上的基本矛盾之一，就是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和鬭爭。……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實質上就是帝國主義之間爭奪世界霸權和殖民地勢力範圍的矛盾。……在世界近現代史上，殖民主義大國之間和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爭奪霸權從來沒有停止過。……今天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爭霸世界的鬭爭，是有着深遠的歷史淵源的。它們作爲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都必然要受帝國主義規律的支配，走霸權主義的老路。這是帝國主義的本性決定了的，同樣，它們的垮台也是必然的。……美帝國主義是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發展，使美帝國主義很快就從它的高峯上跌落下來。……今天，盤踞在克里姆林宮的蘇修叛徒集團，徹底背叛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可以肯定，在帝國主義制度走向崩潰的時代，蘇修妄圖重建立一個殖民大帝國，也只能是一枕黃粱。由於帝國主義的本性，它們之間的勾結是會經常進行，它們之間爭奪世界霸權的鬭爭是無法調和的。」

這段說是中共的酸葡萄味也好，說是害怕也好。總之，全篇文章是針對了美蘇會談的。

美國革命的真精神

點明了「紅旗」兩期有關世界歷史的文章主題後，我們再看看這篇文章的歷史事實錯誤。

美國革命是這篇文章所讚揚的。然而史軍並沒有清楚，或是故意亂講美國革命。這方面不是馬克思主義解釋歷史的方法和觀點問題，而是美國革命歷史事實眞相問題。首先，美國革命的發生是移民到美國的英國人反對住在英國的英國人的議會政策。大家都是英國人，只是異地而處而已。再則，美國革命的精神都放「獨立宣言」裏，並且也成爲世界歷史上不朽政治文件之一，不只因爲它宣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同時也因爲它的內容廣博精深。在它的開頭是這樣的幾句話：「我們認爲這些眞理是明明白白：一切人生下來都是平等。，造物主給予他們一些不可分割的權利，例如生存、自由和幸福的追求都是。人們爲了保障這些權利，設立了政府；政府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獲得適當權力。如遇政府的形式妨害這些目標時，人民有權加以變更或廢除，另立新政府。新政府的設立依據的原則和它的權力所採取的組合形式，必須是人民認爲是能保障他們安全和幸福的。」

這就是美國總統赴大陸時所乘坐的「七六精神」專機的意義。



血洗以色列機場

近日轟動世界的一件大事，是巴勒斯坦游擊隊，僱用三名日本青年，在泰拉維夫機場展開措手不及的一場大屠殺慘劇。當時在機場大廈內，擠滿搭客，三名日本暴徒從行李中拿出來福槍和手榴彈，不分青紅皂白，突然向手無寸鐵的人羣掃射投彈，這一羣旅客都想不到禍起倉卒，當堂血肉橫飛，死亡枕藉。這一次「突襲」，死傷達百人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殘酷慘劇，使到舉世震驚，齊聲譴責。

這件史無前例的屠殺案，主角有二：一爲買兇的巴勒斯坦游擊隊；一爲逞兇的三名日本青年。這兩個主角都極不得人同情。

近年來，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恐怖行動，層出不窮，刦機事件大行其道，是巴勒斯坦游擊隊的傑作。這一羣亡命之徒，本來什麼事都敢做，可是，他們卻要僱用三名日本「敢死隊」，不知是他們勇氣不夠，抑或對濫殺無辜仍然難以下手，不得不借助大和武士道精神？巴勒斯坦要借助蘿蔔頭，可見他們的兇殘，尚遜一籌。

三名日本青年據說是赤衛軍人馬。赤衛軍是左翼激進分子，在日本國內已惡跡昭著，今回更「揚威異域」，一下子傷亡百人，可說是「戰果輝煌」。不過牛刀小試而已。巴勒斯坦爲了對抗以色列而鬭爭，尚有可說。日本與以色列河水不犯井水，這三個日本人卻爲巴勒斯坦游擊隊賣命，除了用「日人嗜殺」來解釋，很難想出別的理由。在這件舉世譴責的屠殺案發生後，日本外務大臣福田說，這是日本的「奇恥大辱」！同時，佐藤首相也派出代表福永前往以色列，向梅雅夫人表示歉意。

顯然，日本很爲這件事不安，他們躭心這會掀起世界各國的反日情緒。在第二次大戰時，日本人的兇殘狂妄，表現無遺，今天日本雖然沒有打仗，卻也要在以色列發洩一下，這完全表現了日本人的嗜殺本性，要世界人士不挑起反日情緒，日本人應痛自反省。

誰是下屆日首相

日本現任首相佐藤榮作，最近告知其黨內幹部，決定於七月間退休。佐藤的退休，宣傳已久，他在對中共的問題上，受到黨內黨外的巨大壓力，本該早已下台，他的戀棧未走，是爲了「冲繩歸屬」問題。

佐藤認爲「冲繩歸屬」是他當政的期間一項最大的成就，是他畢生唯一光榮的事件，因此他雖然受到壓力，也一定要得到冲繩正式歸還，才算達成他的願望。五月間，冲繩已歸還日本，因此佐藤便決定在七月份退休。佐藤退休，執政的自民黨便得另選一位總裁，誰當選總裁，誰就是日本首相。

在自民黨裏面，有資格爭取總裁地位的人不祇一兩位，不過，實力最

認識中國

「洋爲中

最近中共強調了「古爲今用」和「洋爲中用」的歷史研究目的。上一篇談到了「古爲今用」的中國歷史方面。這篇談「洋爲中用」的世界歷史方面，在「洋爲中用」的口號裏，使我想起了中西文化論戰時的折衷派所提出的口號「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或許很多人會誤解這「洋爲中用」就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變體，其實這兩種口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在純口號上來說，「洋爲中用」比較「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爲更進步；可是，從這口號所包含的內容上說，「洋爲中用」是一種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畸形和墮落發展。

荒謬的徵引．已破的預言

四月和五月份的「紅旗」上，分別刊登了史軍所撰寫的「讀一點世界史」和「再談讀一點世界史」。本港的一些報刊也曾經對這兩篇東西提出了支持和介紹的文章。然而，在我細讀了這兩篇文章之後，愈覺得這不啻是在歪曲了世界史實，同時，又以「世界歷史」來爲中共的政治服務了。不僅不是爲開中國大陸人民，特別是年青一代知識分子的頭腦和眼光，而卻是更把這一代和下一代的中國青年帶領到對世界歷史和國際現況的迷霧中。

這不僅是世界歷史知識限制配給，並且所配給的貨色是膺品。不唯不是「做到放眼世界」，當然更無法達成「必須了解世界」了。雖然說，「世界的今天，是世界的昨天和前天的發展」。可是，中共既亂解「世界的今天」，更曲解了「世界的昨天和前天」。這對七億中國人是多麼危險！

這篇，我並不着意批判唯物史觀，雖然在史軍的文章中強調了「無產階級對待任何事物，都應採取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態度」。原因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之產生，固然有其一部份道理（不是眞理），但只是一小部份，不是一大部份，當然更不是全部。而馬克思的推論、徵引和預言，推論的本身就不太妥當，所徵引的歷史事實似是而非；而他的預言到今天看來已經破了產。

「紅旗」兩篇主旨所在

我不需要去猜測「史軍」的身份，我只知道「史軍」的世界史知識不是有限，就是故意亂說。而史軍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歷史當成中共思想統制的宣傳和工具。可憐的是被中共統治的中國青年，在興高彩烈地歡迎着重新開放研究世界歷史的幌子下，反而更對世界歷史隔絕了。再把大陸的中國人民封閉於世界歷史發展的眞象前。

其實，四月份的「讀一點世界史」的主旨，是在反映對尼克遜訪問大陸後的一篇誘導性的解釋文字。所以就特別提出了一七七五——一七八三年的美國獨立戰爭。在這一主題前，有這樣的一段話：「世界歷史上，任何顯赫一時的殖民

品、汽油及其他資料等等。一九六七年三月，蘇共河內作首次採訪的「紐約時報」主筆沙斯貝里，會於同年五月在該報國際版撰文透露：「蘇俄已通過華府外交界向美提出警告，謂如果美國一味從事空襲方式擴大越戰，那末蘇聯只有被迫增強援助北越。美國如投入南越戰場更多的飛機時，則蘇聯亦將會使用更多的火箭、飛彈和米格機送往北越，請美國考慮，不要估計錯誤。」

打從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蘇俄援越物資，因毛共拒絕假道大陸的緣故，而使蘇俄迫不得已改用海運，稽延不少時間。但至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蘇俄除援助北越以更多的米格噴射機之外，並加強其新式武器的援助。舉例如下：㈠北越以往是很少坦克的，至進攻溪山美軍外圍據點時，卻已發現十幾輛俄製T三四型坦克，協助北越軍發射機槍及七五口徑大砲；尤其最近北越進侵南越的部隊，更全靠俄式坦克開衛鋒路。㈡當美空軍F——一〇五雷神式戰鬥轟炸機，於一九六七年十月進行空襲河內西北的福安機場時，已首次發現若干架「伊留辛」二八型「獵犬」式轟炸機。這種飛機可載炸彈六千磅，航程達一千英里，時速五百五十哩，足以威脅南越北部。

拉攏印支包圍毛共

另外，還有一種可以直接威脅美國艦艇，和峴港、芽莊等美海空軍基地的蘇製地對空飛彈，亦於一九六七年運入北越。這種叫作「冥河」的飛彈，長約二十英尺，射程約廿五英里，彈頭裝置一千磅黃色炸藥，其命中的準確性甚高。埃及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一日擊沉以色列驅逐艦「伊拉特」號，卽使用此種飛彈。

按：「冥河」飛彈的原始設計，是裝置於軍艦上發射的，現在卻能海陸兩用。當它發射時有自導裝置，彷彿一架螺旋轉飛機，可能利用雷達或「尋熱器」導向目標者。而美國海軍當局所研究防阻「冥河」飛彈的方法則是：㈠利用雷達來擾亂其導向飛行的裝置；㈡假如「冥河」的發射程站是設在海岸線上，則將美國艦艇駛離海岸二十五英里的射程以外，便可躲離其威脅範圍；自最近更供應北越一種「尋熱」飛彈，自北越軍三月三十日向南越發動瘋狂進攻以來，因美飛機不警地飛入北越進行轟炸，而遭到此種飛彈擊落的估計二百餘架。

在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北平之前約一個月——今年一月十八日——來自倫敦的內幕資料透露：「蘇聯於去年九月中旬便與北越達成協議，其主要事項是改變未來的北越對美國作戰物資的供應，而將蘇聯最新製造對抗飛機的玄妙武器，其中包括『尋熱』的飛彈、地對空的森姆式飛彈、雷達及最新出廠的『米格』噴射機在內，均致力加速運往北越使用。……」這是英國最具權威的「戰略研究所」去年十二月杪所透露的資料。該研究所指出：「莫斯科當局所以要加強援助北越以最新武器，主要原因是預料美國撤退其地面部隊以後，仍然將在南越集中於運用空中力量方面，作爲它長期的駐留；故蘇聯針對美國空軍長期駐留於南越，而將其最新玄妙武器以支持河內。蘇聯希望在河內贏得勢力，尤其企圖削弱中共在北越的任何勢力。因此，蘇維埃主席樸哥尼，去年會赴河內討論對北越更多援助問題，他當時顯然是利用河內人對中共決定邀請美總統尼克遜前往北京訪問一事的失望，從而加緊拉攏印度支那半島的共黨勢力……。」

蘇俄推行的一種所謂「亞洲安全構想」，實際就針對尼克遜的亞洲政策的。其目的在填補美國將可能退出亞洲的眞空，以包圍中共。因之，去年首先與印度簽訂「二十年友好協定」，幕後支持新德里瓜分了巴基斯坦，而打擊其支持者的北京與華盛頓。最露骨地是三月杪則全力支持北越對南越展開全面攻勢，除企圖打擊美國外，更使北平處於極尷尬的立場，進而削弱毛澤東在東南亞共黨的領導權。正如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四月廿九日所說：「莫斯科介入越戰，是企圖在印度支那取得一個立足點，以便包圍中華人民共和國罷了。」大家都知道，阿爾巴尼亞是毛共唯一的朋友，而以上的言論顯然代表北平說話的。

利用木船避過水雷襲擊

用的新式武器，包括着AK四十七、AK五〇等步槍，都相當於美國M十六型的新式自動輕武器。這種輕武器不獨早爲北越正規部隊所使用；且已大量輸入了南越、寮國和高棉，現在多數的南越游擊隊，寮高等地的共軍，也普遍地擁有這類武器，比南越政府軍現有的舊式卡賓，和M一型步槍更爲優良。一九六八年二月，美軍在順化鹵獲的蘇製新式武器中，計有：B四十乃是經過改良的小型俄式火箭砲，越共往往利用這類武器來對付美軍裝甲車。

另一種更大型的RPG七式火箭砲，那次曾被鹵獲共達七門。俄式一二二與一四〇米厘的火箭，也曾被越共利用轟擊溪山的美軍基地和機場。由於這些俄式新式武器較爲輕便，易於運輸和携帶之故，致令南越盟軍防務的準備發生了困難。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美駐南越情報機構透露：「近幾個月來，北越空軍部隊突然增加了四十至五十架蘇製戰鬥轟炸機，北越現時已擁有飛機約在一百五十架以上；而且其中大部份爲新式米格機，其目的在迎擊轟炸胡志明小徑的美國轟炸機；並已發現廿多架米格機陸續調至北越最南部地區，將可能轟炸南越軍事據點。」

自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起，北越從中共方面所獲得的援助多爲糧食、鐵路枕木、鐵軌枕架橋材料，及爲數約三萬名的鐵路工人或工兵。一九六九年後，中共援助北越的物資中，也包括有來福槍、機槍、信號槍、迫擊砲、小型高射砲、彈藥及日常消費品等。但到一九七〇年突告增加，如同年七月廿五日中共曾以無償方式，與北越簽訂一項包括經濟和軍事物資的「議定書」。同年十月六日，又在北平與北越簽訂一項經濟及技術援助協定；同時也和南越「民解」簽訂一項經濟及軍事援助協定。去年二月因印支戰爭擴大後，中共給予北越的所謂「追加援助」，或「額外軍經援助」，亦即依據以上協定爲基礎。美封鎖海防及炸斷邊境鐵橋後，中共改用木船和機帆，從北海市出發，利用淺水河道將物資陸續運至北越。因其體質及排水量較小，故可避過水雷的襲擊。

毛俄競援北越的歷史

胡蓑之

自美國海軍使用水雷封鎖北越港口以來，蘇俄從海上運往北越的軍事物資，已發生困難；同時，中共也拒絕蘇俄船隻使用大陸港口，作爲卸下援越的物資；甚至中共援助北越的軍事物資，亦因邊界交通被美機炸毀而陷於停頓。根據美國防部五月卅日透露：在最近的兩星期來，由於美機對中越邊境進行猛烈轟炸的緣故，令到中共對北越提供的補給物資，事實上已完全陷於停頓狀態。因爲中共所裝載補給北越物資的火車，全部在大陸方面的邊界停車而無法駛過越境；雖然北越卡車擔任運輸工作，但爲數有限，無多大效果。故此，使到現在進侵南越的北越軍的攻勢，已遭受挫折了！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胡志明的「越盟」（共黨）除了打敗法軍之外，其後不斷地分別支持寮共，南越游擊隊及侵畧高棉等行動，更不惜與世界第一等強國的美軍攤牌！究竟它憑什麼背景？北平和莫斯科對它的援助又是怎樣呢？內幕資料如下：

中共對越盟最早援助

當年胡志明的所謂「越盟」軍，最初是國家主義式的地方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後，變爲共黨國際革命，絕對服從中、俄共的指揮。一九五〇年春間，越盟即與中共政權訂立協定，首先讓越盟在中國境內設立軍營，其中兩個在廣西，一個在雲南；另一個則在海南島，均由中共軍官施行游擊戰術訓練；而中共當時所供應越盟的軍火，三分之二是竊奪國軍的。當時蘇俄援助越盟以對法軍作戰的物資，也多由中共代爲運入北越。韓戰爆發以後，中共因派「志願軍」入韓參戰，而對「越盟」的援助曾一度減低，甚至陷於中斷。直到一九五二年夏天，由於盟軍方面建議和平談判之故，以致共方獲得喘息機會。

同年下半年，越盟分別獲得中俄共大量武器援濟之後，於是裝備了新軍約十萬人，並改編其軍制以師爲單位。自此中共每月給予「越盟」以三千噸軍火，又派遣四至五千名技術顧問人員——包括游擊指導員、無線電收發報員、繪圖員、及鐵路、公路建築師等，分別開設訓練班訓練北越人員。中共所築自廣西南寧到憑祥的鐵路，便是運輸援濟「越盟」軍事物資的主要幹線。其中計有：步槍、機關槍、臼砲、手榴彈、各種彈藥、俄製卡車、美製無線電機器及藥物等等。此外，尚有製造輕便武器的機器零件；且其每一個共軍單位（營以上），都有若干名中共指導員，負責思想領導或指揮它們游擊作戰。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杪，在「越盟」共軍進攻奠邊府之前，已經有了俄製高射砲和大砲。一九五四年七月底，胡志明開府於河內之後，對分配軍械的情形頗爲特別，正規軍把原有武器留給游擊隊，使游擊隊升爲正規軍；而原來的正規軍則由中共重新裝備。

一九五五年當胡志明率領八名頭目訪問北平時，泣陳北越當前處境的種種困難，聲淚俱下！當時毛澤東答允給予北越的援助是：㈠先撥二千萬元作爲經濟援助；㈡由中共南海艦隊撥出小型魚艇三十艘，以援助北越。但在北越海軍基地未建成之前，則其海岸線仍由該艦隊協防；㈢着手擴建南越游擊隊。最初計劃每組游擊隊以五十人爲單位，直至奪取遼濶的山區和農村，而分別建立據點後，則由一百至五百人不等。這些游擊隊員必須半數從北越派遣潛入南方，其餘一半則就地招募。至於寮共游擊隊人員，亦由北越派員予以訓練、組織；並從北越轉運武器及其他物資，陸續予以接濟，惟其數額則由中共顧問人員所簽發。

到了一九六三年國際共黨發生分裂後，因中蘇共爲了爭奪領導權，對印支共黨的援助[illegible]

；特別是中共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當美軍派機進行轟炸北越時，除在廣西邊境結集數十萬大軍準備隨時開入北越助戰外，更重申其立場說：「任何武裝進攻北越社會主義共和國，等於進攻中國的一部份，中國人民絕不坐視。……」因之，美情報機構於一九六五年冬，曾獲悉北越境內已有二萬名中共人員，並附有軍事安全部隊和鐵道部隊等；成噸的中共製武器和彈藥，源源運入北越後再分運南越，加強其游擊隊的裝備。而美越聯軍後來所鹵獲的輕武器，全部都是中共造的。

蘇加強援助北越經過

但是中共自一九六六年展開其所謂「文化大革命」及奪權鬬爭之後，由於大陸工農業均陷於癱瘓狀態；尤其是各兵工廠的生產發生了脫節現象的時候，使它承諾供應北越的各種武器，更變成空頭支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中共「總理」周恩來曾在一次紅衛兵集會中埋怨道：「由於派系的衝突，有些人奪取了支援越南的武器、槍枝、砲彈和其他供應品。在廣西賓陽及南寧地方所爆發的一次武鬬中，竟有人向天空發射了一萬八千多發砲彈，而不運去支援越南兄弟國家，以對抗美帝。」當時他更譴責生產軍火的中共第七機械工業部，他說：「你們破壞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畧部署，使我的確十分生氣！」這說明了在「文革」期間，中共對北越的援助再度中斷。但爲了爭取印支共黨領導權，中共在此期間，又曾拒絕蘇俄援越物資由大陸運往北越。

儘管如此，可是蘇俄直接援助北越的軍火和物資，則逐漸增加。據資料顯示：自一九六五年一月，當蘇聯總理柯錫金訪問河內以後，莫斯科即開始供應北越以較高級的製品，例如：抵禦美機轟炸的地對空火箭，雷達設備，及最新式的「米格」二十一型戰鬥機；此外，尚有[illegible]卡車、[illegible]

北部、川貝已告絕市，更不用說人參、鹿茸[illegible]等貴重藥材，所以只好採[illegible]藥。

至於農村中「赤脚醫生」質量之差，則可以想像，其來源是選擇出身貧農、或民兵骨幹的青年人，大多數是不識字（識字而又家底紅的人早已提拔到有月薪的職位去了）訓練三、五天，由醫生帶領採幾天草藥，就叫醫生了。還說是毛某的教導「急用先學」哩！

有個上述之類醫生，自己痾痢服用草藥「鳳尾草」醫了半個月，走路都不會了，扶着竹杖來找我，問他有沒有服過「白頭翁」湯，他說平生未聽過什麼「白頭翁」這個名堂。又問他有沒有用過「秦皮、葛根、黃連……」之類中藥，他說連聽都未聽過。後來給了他一單白頭翁湯。三天後來道謝，還把藥方愼重保存。這類醫生，有個擅長，就是肯遵照他們「主席」的教導：「急用先學」，反正到了要「急用」了還不遲來一個「先學」，這樣「學用結合」一個時期，自然是醫生。

醫院裏的醫生質量，也不見得怎樣，名氣一般很大，多數是剛出籠的什麼醫學院的「紅色」新知識分子，或者是轉業軍人之類。我有個同村人，參軍轉業後，在某醫院當院長，他親兄弟有病，入了該院，百般醫治無效，後把惠陽鍾作梁（博士學位）請去會診，鍾某說是病人肝內寄生鈎端螺旋體。這院長聽不清楚，鍾某再寫給他看；後因躭誤時間過久和缺乏藥物，病人死亡。奇怪的是，這院長再傳達他兄弟的病名時，竟寫作「鈎瑞螺施體」眞令人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七〇年我自己犯了闌尾膿腫，要求動手術，但惠陽縣醫院（設在橫瀝），卻診斷爲消化不良，經本人再請求復診，後在十一個醫生會診下又診斷爲消化不良；且附有診斷書：「查病人面無苦色，貌似痛狀，腹部不緊張，墨氏點疼痛不明顯，能走動……屬消化不良症」。

後只得連夜請人抬至惠陽專區醫院自費診治，施手術切除已快霉爛的闌尾。才得免死。現在這種自己入哪一個醫院的事，根本不存在了。

農民付出診金，和領到一把草藥；也知道不大合算。但又害怕被套上「破壞合作醫療」的帽子而被整，同時還相信只要聽話是可以入院醫治。而不加入「合作醫療」會帶來無處看病的危險。現在每月一元幾角免強還可以應付。其實農民在這樣控制下是沒有反對的氣力了。

不過農民大部份也學乖了。也有一套好辦法，就是有病時找黑市醫生診治，開中藥吃；拿着藥方單（上有價目）到合作醫療機關去當月費繳上。這些黑醫生也隨着各部門的「清理階級隊伍」而有增無減。將來隨着合作醫療的不斷發展，實行這種辦法的人一定會更多。

在這個「偉大的統治」下，不久的將來，醫學一定會更突飛猛進；但時候將會從十二歲的兒童至百齡老漢，百分之百都學會了當醫生。有下面的根據：

無論那一個城市、鄉鎮的書店內，都不外兩種書；一種是紅皮的「毛選」。另一種就是醫學著作——赤脚醫生手冊、中草藥大全、常用中草藥、××地[illegible]，或多或少總有幾部醫書陳設着，畧爲識字的人家，一般都藏有二、三十斤以上的「醫書」。

沒有辦法，如果你不閱讀什麼中草藥之類那你就去唸「萬歲」好了！

番薯就谷堆

英華

香港生活水準之高，在亞洲屈指可數，這是爲世人所公認的。住木屋區的人，許多家庭電氣化，已不足爲奇，更不要說是豐衣足食了。

若論市場供應的東西，應有盡有，多而且好，任由選購。身居此地的人大家都很清楚，不必贅述。

誠然，香港一地，本身消費的物品許多是從外地運來。這種事實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自由世界各地之間的自由通往；二是因爲香港居民的生活水準高，消費多，所以各地商品才湧來此地推銷。自由通往的結果，促進了自由世界各地的經濟繁榮。

中共爲了吸取外滙，以維持其脆弱的經濟，不惜壓低人民的生活水準，搾取人民的勞動成果，運到海外拋售。有時還不惜賤價拋售。這還不算，還要通過這種貿易活動，達到其政治目的。他們通過種種方式，向中外人士作欺騙宣傳，例如在左派機構的窗橱展覽圖片，舉辦什麼展覽會，放電影，意圖在中外人士的眼中造成他們經濟繁榮的印象。

筆者日前在九龍一家經營大陸糧油的商店的騎樓上，見到一條顯眼的大標語，左邊寫着「高舉毛旗奮勇前進」，右邊寫着「國產糧油大贈送」。以糧油大贈送給香港市民，這眞是慷慨之至了，或者他們以爲香港市民鬧飢荒，會領這種盛情。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不過是一種拙劣的政治廣告術。左派的商業機構經常向人們宣傳說「愛祖國，用國貨」，現在不僅招徠人們要用，而且還來個「大贈送」，「祖國年年豐收，糧食堆成山，吃也吃不完」，這還不相信嗎？

眾所周知，大陸同胞的生活並非如左派仁兄所宣傳的那樣幸福，糧食供應之少，不足以裹腹。最近，不少香港市民寄花生油回大陸，又一次證明大陸同胞糧油俱缺，這一事實足可以使共產黨人的無烟大砲變成啞炮。事實總是那末無情地戳穿他們一切美麗的謊言，也給盲目地爲中共作廉價宣傳的西方記者予以無情的諷刺。

可是，中共在海外打腫臉充胖子，這裏還有寫着大字標語宣稱「糧油大贈送」，他們也不考慮一下這種宣傳竟會使人去與事實作一番比較，看到他們的虛僞和包藏的禍心。

我們家鄉有一句老話說：「番薯就穀堆」，中共在本身製造飢餓的情況下，不惜拿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糧油來向糧油任由選購的地區大施捨，正應了這句話。

人們在這個事實中，可以看到中共對大陸同胞的殘酷。

中共「合作醫療」眞相

鍾天

在毛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醫術也「日新月異」，按照毛幫的說法現在已經是「全人類最先進的醫學技術」了！

毛共最擅長的技術就是統治，即使是醫療事業也同樣逐級管下去，做到所謂「針插不入、水潑不進」。既然在共產制度下人有階級階層之分，病人也一樣要講階級論階層。

最高級的是軍醫，對象是軍官、士兵以及軍人的直屬血親；醫務人員最爲講究，主要藥品當然是使用精製藥和高貴藥品；全部免費。但爲了使老百姓不過分眼紅，有時也用用草藥點綴點綴或裝裝門面。

其次是機關幹部工人及直屬血親爲醫療對象的公費醫療，醫務人員也嚴格選擇，負責統治地位的院長主治醫師不但一定要是共產黨員，而且起碼三代都要「紅」，下級的護士勤雜人員，因爲容易選擇，所以也一定要「紅」要可靠。至於醫生當然也要選擇，但一般有經驗的名醫生，縱使家底不「紅」，歷史「不好」，也還可以，不過對外還稱醫生，內面則稱爲「控制使用分子」上下都暗中監督。還有一種更糟的所謂醫生，則掛上「五類分子」招牌，（近來又發展爲黑七類地、富、反、壞、右、資、黑）進院回家都要「報告」。上上下下都公開的管着，沒有發言權利。每月工資在二十八元至十八元之間。如果醫院開會，還要趕出去掃街。這裏舉個例子，如惠陽的佘道元、鍾作梁等人便被迫扮演這一角色。公費醫療顧思義當然藥費由政府負責，但仍收診金膳宿等費用。一般使用精製藥和部分草藥。

至於農民，則有一種叫合作醫療，每人每月繳交二角集中爲藥費，有病的看病時再交診金，指定在原地的「赤腳醫生」處診病，如醫治無效才由原地出具證明逐級上升可至專區醫院，當然病人的階級和背景最爲講究。當然醫生也一定要政府選擇。至於藥物也當然只好使用草藥——但如果證明上有「幹部、軍人家屬」等字樣的則可以另眼相看。

毛共的統治，的確比秦始皇高明萬二倍。只要你還沒有病死，還有知覺，都還要「學習」。入院時一定要學習所謂「念念不忘階級鬬爭」，首先由院方特權人員主講：「中國醫學是在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下攀登了世界科學最高峯，最先進最完備的，世界各國都要求來學習……廣大的貧下中農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下，在地主階級壓迫下是沒有看病的機會的……誰反對我們的醫療制度就是『階級敵人』插手，就是破壞……」。每晚，有知覺的病人都要唸。

一、我有個疏堂姊妹嫁惠陽馬安陌田村，名叫六妹，夫家娘家都是貧農，一九七〇年冬犯了阿米巴性痢疾（中醫稱紅白痢）。在村由「赤腳醫生」醫了一個月，天天都用草藥半邊蓮內服，無效，後逐級送至惠陽專區醫院，直至醫到死掉爲止都用「世界上最先進的」草藥——半邊蓮，其家屬探病又不准提意見，也不能見病人。至於其他外人，誰敢去理會，動不動就會當作階級敵人插手，有坐牢或被揪被鬬的危險。

二、我有個伯娘叫陳貴友，犯了盲腸炎（闌尾膿腫）在村用草藥醫治無效，逐級運提惠陽專區醫院，延悟了時間，只好開刀，因其入院證明沒有貧農或幹部字樣，院方推辭說麻醉藥和止痛藥爲「戰備」藥物，於是夾硬綁住手腳動手術，病人拼命叫喊，直至割好爲止。病人叫手術室爲「劏房」。這是七一年的事。

多少醫到爬窗逃跑回家的，不能一一枚舉。

至於其他人，即所謂「地、富、反、壞、右」等人有病，則你自己的事了，反正都要消滅這些階級敵人了，如果有親人寄來成藥，或可幸免。

我有個朋友叫曾德全，去年在惠州市醫院動手術，也是闌尾膿腫，手術後傷口發炎，因爲他屬沒有掛牌的「五類分子」。院方說沒有藥了，叫他回家自己醫治，換句話說就是回家等死。後來病人家屬到處奔走，終於借到五瓶鏈霉素針藥，院方才又說鏈霉素不大合用，由醫院用五瓶青霉素（盤尼西林）和病人兌換。

這確是共產黨的人道主義。

還有一點，對國內和國外吹得最爲响亮的，說近來發現許多草藥，古今中外的病都可以用草藥解決……。（我個人認爲草藥是有一定功效，須反覆試用和精煉鑑定後，才可以服用。）

不過共產黨的醫學權威，內心是明白的，高級幹部犯了肝硬化症，可以使用洋參配合珍貴藥材醫治好。至於農民則只每天奉上診金五分，領下「田基黃」一大束；由村裏醫到專區醫院，又由專區醫院醫到回家自己調養（等死）也還是「田基黃」。農民有句口頭禪是：

「有意見可以到東江河去提」！

．有意吹噓新發現草藥功效也者，主要缺乏精製藥品和一般中藥者也。如精製藥抗生素類則稱「戰備」藥物，要控制使用，有時分配到些少，但使用後副

眞？

我這些話絕不是主張反美。所謂反美，指反對美國人民而言。反美也不行，我們也沒有這個力量和必要。我只是說，我們贊成美國的集體安全政策，不能贊成他的強權政治，均勢政策。我們要反對美國這種反動的，害自己害別人的政策，這種劣等的帝國主義政策。但是，不反對美國的人民，如果美國政府還要敷衍我們，送點飛機、潛水艇來，我們當然接受；如他不送，也絕不要求。如要撤退那八九千人，取消協防條約，亦皆聽便。如果是美國人要來做生意，商業的來往，我們當然也歡迎，科學技術的合作，我們當然也歡迎。不過，今後科學合作不能是「吻合美國的國家需要」（如一位美國科學家對我國國科會計劃所說），而要吻合我們國家需要的合作。他如果因此而不合作，我們可找歐洲人。至於人文、社會科學之類，我看根本沒有與美國合作之必要，以免合作到「尼周公報」的路上！總之，和外國人來往，絕不可喪失中國民族的立場和尊嚴。我們絕對不可以崇拜外國人，洋人有一特性，你越崇拜他，他就越侮辱你損害你。我讀過一些洋書，也許讀的比中國書多一點，也接觸過一些洋人，我是深知洋性如此。

在眉睫

這十二人當中，江青、姚文元、張春橋三個毛派不能作正常活動，自五月初以來，姚文元的地位已呈不穩，搖搖欲墜。這一情勢，急切需要召開三中全會，刷新政治局的陣容。

筆者在此做一預測，中共果眞召開三中全會，調整政治局人事，徐向前、聶榮臻、李德生、吳德諸等人勢將入選政治局，文丑郭沫若可能入選政治局候補委員。

徐向前和聶榮臻兩人近幾個月特別活

徐向前已恢復使用人代會副委員長官銜，陪同賣國王子施漢諾參觀瀋陽、長春、哈爾濱各地，聶榮臻則恢復使用副總理官銜，單獨接見北越代表團。此二人都是軍委副主席，當肅清林派軍人之際，特別要借重這兩個「元帥」的威望來安定軍心。同時徐向前黃埔一期畢業是周恩來的學生，而聶榮臻則是周恩來的老搭檔。吳德自九大之後深得周恩來的信任，現除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之後，並兼任國務院文化組長，實力軍人劉賢權等都隸屬其下。李德生則是當紅的少壯軍人，現任政治局候補委員。

毛兩個親信匿跡

自五月初起有兩個毛派軍人突不再公開露面，他們是海軍司令蕭勁光，二是副總參謀長彭紹輝。

蕭勁光長沙人，與毛澤東同在長沙第一師範同學，並經毛澤東選送往蘇聯留學。內戰時期曾隨林彪共同領導「東北民主聯軍」，曾任四野第十二兵團司令，與毛林二人都有深切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周恩來的死敵。因爲在周恩來掌握軍事大權時期，一九三三年曾以中央軍委主席名義檢控蕭勁光臨陣脫逃，被判處五年徒刑。周恩來並寫了一篇長文「紅軍中羅明路線代表蕭勁光」來批判蕭的錯誤。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周失勢毛上台，蕭始重新抬頭，達到延安時期，蕭且出任延安留守兵團司令員，負責警衛保護「中央」，可見其得毛之信任。文革期間，三軍司令空軍陸軍將領皆被鬬爭，海軍政委蘇振華亦被揪鬬，唯有蕭勁光泰然無事。文革後，黃永勝一系軍人專權，蕭勁光處境曾非常黯淡，自去年十月黃永勝等垮台，蕭曾大露鋒芒，迄五·一則突然匿跡。

彭紹輝是湖南省湘潭縣韶山冲人，與毛澤東是小同鄉，也是追隨毛澤東幹農民運動，秋收暴動的老幹部，是毛在年中的貼身心腹，他也自五·一前後匿跡。以往陪同周恩來、李先念等會見外賓時，是蕭勁光和彭紹輝，五·一以後則是國防部副部長王樹聲，副總參謀長王新亭。

目前共軍的領導幹部和政治局一樣不成體統，計有總參謀長，空軍司令，總後勤部部長，海軍政委，國防部長皆虛懸無人，急需重整陣容。而軍事領導班子如何安排，與政治局新陣容將密切相關。假使周恩來的權勢不變，接替黃永勝爲總參謀長者不出徐向前，聶榮臻，張才千，李德生這幾個人。葉劍英或聶榮臻也極可能繼林彪爲國防部長。

從蕭勁光、彭紹輝的失勢，可知周恩來的權力並未受打擊，反而增強了，莫斯科傳說周恩來失勢，實在使人費解。

從黨、政、軍各方面來看，中共都顯出殘破不全，急待整補。其中三個職位是焦點，一是劉少奇遺下的「國家主席」，二是林彪遺下的「國防部長」，三是黃永勝遺下的總參謀長。這三個重大職位的決定，現在的政治局恐怕無能爲力，都必須召開「三中全會」，產生新政治局以後才能做出決定。因此筆者推測，「三中全會」勢在必開，而且已迫在眉睫。



邊生，他就作先下手爲強的戰爭。而另一方面，如果中共在日前邊境談判中對蘇俄讓步，如果俄共和中共能取得暫時的妥協，那麼，中共也可以打台灣。所以尼克遜不是求什麼「一代和平」，而是促成兩個最危險戰爭。台灣固然危險，大陸更爲危險。

尼克遜的軍師基辛格說，他有兩個噩夢：第一怕俄國和中共打仗，第二怕中、俄共合作；他說他天天害怕這兩件事。但他現在做的，正是促成這兩件事情，惜乎他的那點小陰謀頭腦不自知而已。

而如上所說，美國所謂新政策不足制俄，只足使美國信用墮落，便利蘇俄擴張，無非害美國自己。事實證明，美俄都是新帝國主義者，但無論如何，蘇俄更壞，我們並不願美國失敗，使蘇俄更得以爲害世界。但是美國人是自命不凡的民族，我們沒有法子和他講話。你笑他、駡他沒有用，向他下跪也沒有用，那只有爲他鄙視。他一定會失敗，等到他失敗之後，他才會回頭。所以今天我們不必對美國人存任何希望。我們討不到美國便宜的。他只有利用你，沒有利用價值，便棄如敝屣。所以我們只求不受其害，短期而言，只有利用這兩、三年的期間，一心一意，把自己的自衛力量建立起來，而這也要集中人才，使自己內部充分團結起來，才是眞正的出路。

應該徹底反省

而從長期觀點看，從民族立場看，我覺得尼克遜的政策，對我們中國民族是最大的教育，可以給我們一個最根本的反省。如能由此反省覺悟，不僅可以不受其害，保衛台灣；而且可以不受其害，保衛大陸。民國之初，國人親日者甚眾。五十年以來，中國人分成兩大派。一派相信美國，認爲美國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方式，聯美是最好的外交；另外一派相信蘇俄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方式，聯俄是最好的政策。時至今日，迷信蘇俄的人，在俄國的核子威脅之下；迷信美國的人，正被美國出賣。所以雙方都應根本反省，反省到中國人必須走自己的路。

面倒爲光榮，替俄國人殺美國人，替俄國人效汗馬之功勞，自己白白犧牲，到頭來要受俄國人的威脅。他還附和俄國，挑撥日美矛盾，結果促進日本復興，助日本重取琉球，混去釣魚台，並且造成日俄合作的形勢，勢將貽禍將來。於今計窮力竭，一面依然掛馬列史的神像，一面回頭勾結美帝，想充美帝打手，並想靠美帝解決台灣，依然是靠外國人來整自己的人。由這可以看出中共最不值錢，最無知識，最沒出息。反過來說，如果迷信美國的人被美國出賣以後，又去想「魔鬼」，又何以自別於共產黨？

所以我們應該從此覺悟一切的洋人都不是好相識。從此好好的做人，不靠外國人，好好的在中國人的道路上立國，這才是中國民族最後的覺悟，這個覺悟比任何外國人的任何幫助，價值都大。不到這個覺悟，永遠走別人的道路，永遠脫不掉美俄的牢籠，我相信中國民族最後一定要亡國滅種。必須我們有這個決心，我們才有資格向大陸同胞呼號，大家把美國和俄國的那套爛東西都丟掉，把共產主義丟掉，我們中國人自然能在中國人的道路上眞正的和平統一起來。我們宣佈大陸爲非共區域，俄國人即無理由實行布里茲涅夫主義。我們也不必作核子武器的競爭。我們也決不與美國勾結，如果俄國還是要來侵畧，那麼，全民族和他打一百年好了。

我們和美國人有長久的邦交，但是我們不大了解他，我常常看到報紙上，有許多人談到美國，總說美國「太天眞」。其實，他何嘗天眞，恐怕我們才太天眞！他跟中華民國有邦交，又有什麼協防條約，他忽然跑到我們的敵人那邊去，口口聲聲「人民共和國」，連中華民國的名字都不提，這還叫天



尼克遜訪問莫斯科前後，莫斯科西方外交官之間，傳說周恩來可能失勢。這一傳說的根據有兩點，一是周恩來公開露面次數漸少了，二是因爲邀請尼克遜訪問大陸，引起黨內重大的反對。

在共產黨的制度之下，權力的轉移，不由公開的競爭，而憑「陰謀詭計」的暗鬬；任何人都有突然垮台的可能。不過以近年的形勢看，周恩來被鬬垮的可能性則十分微小。因爲反對派的有力人物陳伯達、林彪已相繼垮台，林派軍人也相繼被肅清；現在唯一可使他垮台的勢力，是掌握實力的軍人。但是到目前爲止，還看不出相應的徵兆。

政治局七零八落

據筆者的觀察和估計，中共可能在舉行或者正準備舉行九屆「三中全會」。

去年和今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刊的聯合社論都曾預告要舉行第四屆「人代會」，去年自食其言，沒有兌現，今年勢在必行。如欲召開「人代會」，勢必先召開「三中全會」。

因爲「人代會」是黨的工具，諸如「憲法」的修訂，「國家主席」的選任，「

「三中全

會」中做決定。當然中共政治局會議也可以對這些問題做決定，但是「二中全會」以後，政治局的成員，在「陰謀詭計」的鬬爭中，已經七零八落。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有林彪、陳伯達、葉羣、黃永勝、李作鵬、邱會作、吳法憲七人已確定垮台，謝富治在長期失勢後突然暴斃（胃病癌死之說可疑），康生久不能公開露面。剩下來的僅有毛澤東、江青、姚文元、張春

歡迎，無論有無邦交。問題是我們能否製造價廉物美的東西，以及荷包裏有沒有錢。能造貨物賺錢，有錢買貨，則沒有人能封鎖你，孤立你。事實上證明，和我絕交的義大利、加拿大，和我們的買賣在增加，無邦交的德奧前來投資，甚至美國還要增加投資，所以經濟方面並沒有什麼問題。在別人看不起的時候，不必打腫臉充胖子。在賭棍們豪賭的時候，不要羨慕他人的濶氣，或充當他人的跟班。我們正好保持孤立，標榜獨立和中立，這是孫中山先生的主張。

必須作萬全之準備

但我不是說我們永久無憂。如果中共政權能夠安定，終久有一天台灣要被大陸吸收，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一前提並不存在！因爲在共產主義制度之下，大陸從未安定，也不會安定。這個道理我在別處說得很多，現在美國的記者們也能看出這一點。但是，就自由中國而言，我們必須作萬全之準備。我想在兩、三年之內，如果美國把他的所謂協防條約取消了，而那時大陸的革命運動還未起來，因而中共又還沒有崩潰，並且和蘇俄取得一定妥協，它就可能進攻我們。所以我們今天要趕快在兩、三年內，完成自己的國防準備。

我們的國防準備需要什麼？需要飛機、潛水艇，需要火箭、飛彈。這兩年來，我提倡人造衛星，說老實話，就是預料美國要出賣我們，我們必須自備飛彈和火箭。他拿機關槍打你，你可以還他機關槍，他在厦門打你一砲，你可在金門回他一砲。但是他若打來一個飛彈，你不能開機關槍對付。只有能發飛彈到北平，才有和平。有些先生們說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果眞沒有這個能力，就是說沒有自衛能力，沒有生存的資格。這些先生們又說第一事是賺錢。然所謂人造衛星，不過是火箭加電子儀器。電子工業發達以後，我們可以在外國賺錢，日本所以能在戰後迅速恢復他的經濟，主要就是靠他的電子工業。而火箭也可促進料材科學以及航空科學等

與我們的前途

發展衛星，菲律賓也能自發火箭並將進而發射導向飛彈了。

他們能夠，爲什麼我們不能？因爲我們不爲！兩年前有科學家願回來發展太空科學，此處的科學家表示不歡迎。最近在美國，我聽說美國太空總署裁員後有五位中國博士在芝加哥開一間飯店，這是誰的過錯？我們自誤很久了。此刻正經事情正當迅速集中人力財力，在兩、三年之內，使我們能有火箭、飛彈、飛機、潛水艇的自衛力量，或者自造，或者購買，我們就有安全的保障，然後看大陸的變化採取進一步行動。

今天最可怕的是不做正經事，卻迷於幻想、亂說、亂動。比如報上常常報導這個美國官吏或那個美國官吏說「美國對華政策不變」、「協防條約有效」等等。我勸大家切勿相信美國人的任何諾言。如果我們幻想他的諾言有效，不做自衛的準備，他把軍隊一撤退，又不通知你，共產黨馬上攻來，你怎麼辦？

還有一種亂想。例如，我們外交部長不久以前說，我們要跟「魔鬼」打交道，這句話說出來之後，海外一般中國人都覺得難受。最近他又講我們要來衡量同俄國的關係。我想同俄國打交道，是極危險的事。

且不說美國人要他不過，中共要他不過，我們還要得過他？最大的危險是什麼？我們要曉得美國和中共的勾結，就是要對抗俄國；如果我們和俄國發生關係，那就是促進美國和中共的勾結，他們兩下一夾，可置我們於死命。

所以，周部長的那些話再說一兩次，不僅可以把海外的人心失盡，且必加速我們的禍害。還要知道，如果蘇俄對我們作態，那正由於他了解我們是他將來進攻大陸的競爭者。

俄鬬爭。今後外交要着重實際利益，商業上技術上之利益。有人講我們爲了「突破孤立」，要承認「孟加拉」。各位知道「孟加拉」一榻糊塗，一個銅板的買賣都做不到，連在那裏開個使館都會賠本的。又只說要承認他，但他要不要我們承認？我想，他不會接受我們承認的，因他是俄國的保護國。我同情孟加拉的人民，他們是強權政治下的犧牲者。但我不覺得承認他有何意義，我要鄭重的說，自即日起，自立自強，並無危險。還要存投靠之心，根是本自己出賣；還要作無益之事，那是自己害自己，乃至於自殺。

尼克遜政策害人害己

我是鄙視尼克遜政策的，這並不僅是因爲站在自由中國的立場，他想害我們。如上所說，只要我們不自害，他不能害到我們。而是因爲他的政策害全中國民族、害美國、害全世界。爲什麼？他是把美國的政策後退到十九世紀，從一個有希望的集體安全，退到古老的帝國主義的均勢政策。如果美國想防止俄國進攻中共，各位先生，我是最反對俄國打中共的，因爲他打不死中共，而我們不知將有多少父老兄弟姊妹要遭遇浩刼，假如美國能幫中共，使俄國不打，那眞是一件好事。但是，這就應該進一步發展集體安全，首先公開宣佈美國反對任何國家以核子威脅任何國家，而不是搞老的均勢政策，去和兩共分別秘密會議，尤其是沒有必要出賣自由中國。

尼克遜說「台灣問題」要由中國人自己解決，那一點不錯，但「大陸問題」難道不應由中國人解決？中共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我們的政策如何，非他所能置喙。他可以承認中國人民之敵爲中國人民之代表，但和他密談中國內部之事，解決中國之事，便是不可恕的狂妄！

而他現在所幹的事，勾結一個垂死政權，制俄不足，害中國民族則有餘。這可能促成兩個戰爭。一是蘇俄對中共的戰爭。俄國怕一旦中共和美國勾結成熟對他是個大威脅，他就怒從心上起，惡向膽

胡秋原講尼克

編者按：學人胡秋原先生於四月十六日及二十日分別在「耕莘文教院」和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就「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及海外留學生現況」問題發表演說，談及尼克遜訪問中共後的世界形勢與海外青年愛國運動等事，觀點正確，分析透徹，使國人讀之有久已不見的親切感。演說內容曾刊於五月號的「中華雜誌」上。現特摘錄其中論析我們面臨尼克遜對華政策所應採取自處之道部分轉載於後，供讀者參考，並歡迎來信討論。小標題是編者所加。

中共能不能來打台灣

現在就只剩一個問題，美國能不能出賣我們？我想先說我的結論，那就是看我們自己願不願意出賣。如果自己願意出賣，那就當然被出賣。如果我們自己不願出賣，世界上沒有人能出賣一個不願意出賣的人。

我們現在的情況當然很壞，聯合國的席位失去了，共產黨的聲價大增。我還要告訴各位，我們要準備今年十一月間，尼克遜大選，他可能甚至一定當選，因現在民主黨羣龍無首，除非特殊情況，他必再當選。在此前後，他一定會承認中國共產黨，我勸告各位心理上要有一個準備，即美國一定要承認中共。（許多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人士對我說，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延遲這件事情。）

美國承不承認還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中共能不能來打台灣。現在美國人也講中共沒有這個力量。所以然者，有三：一、現在中共很忙，所忙者，他要對付俄國人，三分之二的兵力佈防在從東北到西北的長線上；他還忙着挖洞，他挖的地洞，據外國人照片，比外國地下車的地洞還要高大。他這樣忙碌，沒有進犯餘裕。二、各位知道，從陸地上對一個島作兩棲進攻，一定要有三倍的兵力，假如這個島上有五十至六十萬兵力，他一定要有一百五十萬人才能進攻，他沒有這兵力，所以現在請他來攻，他也不來。三、還有一個大問題。尼克

政權和毛澤東個人的壽命都是可數的。在美國的電視上他與尼克遜握手後倒在沙發上，頭抬不起來，像一具活屍。據外國人講，他中風後病很嚴重，手不斷發抖，左嘴歪陷，不說話也發抖，不斷流涎。隨尼克遜到大陸的美國記者八十多人，他們大多說，在這人口最多的「人民共和國」沒有看見「人民」！其中有兩人被中共允許繼續留在大陸，據他們最近發回的電報，預料毛周死後，大陸一定大亂。「毛澤東思想」將隨毛死而死。這一點更因林彪之死而更為嚴重。林彪的部隊將不願在大陸繼續壓迫人民，而也將不願冒險犯台打中國人。基於這一切情況，我認為這二、三年之內，中共決沒有足夠兵力來對我們進攻，而尼克遜聯毛制俄之策亦將落空。而在兩三年後，大陸可能發生大的革命，然而也可能面臨蘇俄的干涉或進攻，後一點也是我們應該考慮的。

不必害怕孤立

現在大家還關心的一件事，是我們外交的孤立。有很多人講，我們要「突破外交的孤立」。誠然，我們孤立，為什麼孤立？因為我們過去外交太單純，我們就是靠一個美國；美國把你丟掉，你就孤立了。倘使我們過

立，孤立沒有什麼可怕的。為什麼理由？雖然今天很多人講五強、五個力量、五個單元，究竟最大的強權還是美國和俄國。然一方面，有俄國與中共的對抗，而俄國在聯合印度、日本、以及到菲律賓；另一方面，美國和中共開始勾結，而他原與日本和菲律賓有同盟關係。在此情況下，目前的確構成一種均勢，一種暫時的，不安定的均勢。即一種互相牽制的狀態。在俄國對中共之大包圍中，現在還剩下台灣這島，成為蘇俄包圍圈的缺口。在這牽扯之下，誰也不敢打台灣。在這個牽扯之下，我們的孤立，恰恰是我們的安全。那些賭徒搞均勢，我們正應利用這種均勢，保持這缺口的孤立，以保持安全。我覺得現在我們這個地位很安全——我不是說永遠的安全——在目前來講，中共或者日本或美國或俄國，沒有一國願冒這個險，來打這個缺口。因為他們打這一點，他其餘的東西都將失去而得不償失。世界上有戰略要地，為「自古兵家所必爭」，台灣在今日局勢之下，可說是「今日兵家所不爭」。因此，我們安全。

我覺得絕對不必害怕孤立，孤立不一定是不好之事。十九世紀末期，歐洲有兩大陣線，一方面是德、奧、義；另一方面是法、俄；英國當時就標榜「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我們今天亦正當超然於美俄之外，保持我們光榮之孤立。

現在有許多人說要「突破孤立」。不知突破要力量，我們拿什麼突破？一個軍隊在外面打了敗仗，要回來整訓。一個學生在外面考試失敗，要回來自修。一個武士或劍客在外面被人殺傷了，要回來練工夫。不回頭修鍊工夫，還是拿一把鈍而生銹的劍到外面亂打亂戳，結果無非出醜，被人殺死。所以，現在絕不是我們突破孤立的時候，而是利用孤立，保持光榮的孤立，整頓自身，建立自身實力的時候。突破孤立之說，乃是一日無靠山則皇皇如也的表現，是無自知之明，捨本逐末的表現，是不甘寂寞，取辱取禍之道，而我絕不苟同的。

還有一個問題，即今後的經濟狀況如何，孤立是否影響我們經濟的情況。我要告訴各位，世界上

況我們都看得出，要說陳毅手下那批軍事大頭目看不出，他們簡直沒有大腦哩，由此可以推想到毛澤東這次拉一股打一股的辦法，恐怕不易收效。目前已知陳毅系頭目去接替林彪頭目空缺的，計有張才千調任「副總參謀長」，大概代替溫玉成，兼管「北京」衛戍區的事，王必成在昆明，大概已成為「昆明軍區司令員」（最低也是代司令員），王六生去武漢軍區代替了劉豐任第一政委，此外就沒有了。事實上陳毅一系崛起於抗戰期間，手下大頭目也是雜湊班子，部份來自徐向前紅四方面軍系，如現在一支獨秀的許世友就是，也有部份來自林彪紅一軍團，如被整肅的共軍前總參謀長黃克誠就是。加之文革期間一批軍事頭目如劉震、張震均受到陳毅連累而遭整肅，能派用場的也不多，想以陳毅系人馬代替林彪，是絕無可能的。大概毛江夫婦也看透拉一股打一股不易生效，又退而其次，就在一股之職務換了也是林系大將丁盛，五月一日江青還特趕到廣州同丁盛在一起過佳節，自然是作拉攏的工作，這種作法就算成功，林系勢力還是依然存在，一旦機會來到，他們還是要翻身的，就算這系人有奶便是娘，投入江青懷抱，但軍人權力並未削減，依然是槍指揮黨，則毛江苦心積慮整掉林彪，又是所為何來。

江青欲接班

目前毛澤東的打算似已決心扶植江青為「接班人」。但毛澤東也明白毛僞政權的基礎在軍隊，不能得到軍事頭頭的支持，決不能安坐第一把交椅。過去的國際派三巨頭，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都當過總書記，即今日的中共主席，背後尚有史達林的支持，居然被擁有槍桿子的毛澤東翻垮，今日江鍇，雖然男人能作的事女人都能作，但這個女人若是蔡暢，鄧穎超，甚至康克清，都還有得商量，獨獨江青不能使共軍頭目心服。雖然江青經常到部隊中去活動，也不易收效。

在江青要取得接班人之前，必須去掉周恩來這塊絆腳石，否則不論周恩來目前如何表示效忠，甘作江青裙下不二之臣，但毛澤東一旦入地，毛幫各類大小頭目一定擁周恩來，決無人肯擁江青正位。但是，如果周恩來垮了，像劉少奇一樣，變成工賊、內奸、叛徒，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則江青一支獨秀，就非我莫屬了。

林彪事件已有半年，依據毛幫慣例，三年一大亂，半年一小亂，又該亂了。亂源當自周恩來起，跟着又會發生義和團式的暴動，不論本國人，外國人，老百姓與共幹，都要陷入深淵，重溫水深火熱的生活。到時西方的政客，可能會感到失望的。

凄風苦雨弔海山

岳騫

時間過得太快，到了六月一日，海山兄去世已經一年了。當日曆撕到六月一日，我對着日曆發一陣呆，回想去年今日的上午，我們尚在電話上對笑一陣，誰知晚上八點鐘就趕到養和醫院去哭他，人世無常，於此益信。

六月一日早晨打電話問志蘭嫂，何時去到哥連臣角弔祭，她在電話中告訴我，因為孩子們要上學，定於六月四日星期日上午前去，約定在北角碼頭碰面，還有幾位朋友來自各處，一齊到北角碼頭。我在八點半鐘趕到九龍城碼頭，差一步未趕上一班船，只好等下一班，結果船未到，志蘭嫂卻帶着四心來了，一齊上船過到北角，有幾位朋友到了，還有幾位沒有來，略等一時到齊，就坐了吳先生的車向哥連臣角出發，一路雨勢時大時小，當行到筲箕灣時，傾盆大雨，我就心到地方無法落車，誰知車子開到地方，雨勢停了。

上到裏面只見景物依然，與去年並無兩樣，海山的照片奕奕如生，當時不僅志蘭嫂同孩子痛哭，同去的十來位朋友，皆泫然欲泣。人世的榮枯皆隨着時間改變，只有深厚的友情卻萬古常新，相信每一個海山的朋友，包括萬人雜誌的讀者，都永遠記得這位為國家，為社會鞠躬盡瘁，獻出生命的人。

海山死了一年，在這一年中間，國家與民族都陷入空前未有的危局，每一個憂時憂國的人，這一年中間都不知傷了多少腦筋，如果海山尚在，以他的愛國熱情，加上天生的暴燥脾氣，不知又要傷多少腦筋，嘔多少心血了。

由墓地出來，又把他逝世的紀念冊投在外面的大鐵爐內焚化，這時天上又下着小雨，當我一張一張撕下投向焚化爐時，看見許多人的題字與大文，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熱情流露，真正有價值的紀念文字，與名公巨卿身後的榮哀錄完全不同，海山死而有知，看見這一本紀念冊時，也許會滿意的微笑吧！

中共亂局又在形成

岳騫

自從林彪事件發生後，毛幫政局轉入一個新的階段，一切均在變，這種變並非向好處變，而是向壞處變，一步一步走向滅亡之途。當茲舉世無知政客紛紛向毛幫拉交情，扮笑臉時，很少人注意到毛幫內部情況，已經成了一枚爛蘋果。

林系人馬遭整肅

毛幫目前最大的危機是對林系軍人的整肅，形成進退維谷之勢。林彪、黃永勝一系垮台之後，各省林系軍事頭目已證實遭到整肅的有福州軍區第一政委周赤萍，武漢軍區第一政委劉豐，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劉興元。毛幫一級軍區共十處，第一級頭目被整肅的已佔其四，至於省級軍區可能被整肅的已有黑龍江汪家道，貴州藍亦農，江西程世清。而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久無消息，近況恐亦不佳。

毛江夫婦既然整肅了林彪，當然就要將林彪嘍囉一網打盡，此是共黨慣例，本不足奇，問題在於此一整肅行動會造成何種後果。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江夫婦雖然發動了幾次大整肅，但眞正硬仗，過去只有兩次，一次是整肅劉、鄧、陶集團，一次是清除紅衛兵，這次可以算是第三次的硬仗，但較上兩次要吃力，因爲毛澤東慣用的手法，就如「五七一工程紀要」所述，是拉一派打一派，當初對付劉鄧陶是利用紅衛兵，雖然開始時是靠了林彪槍桿子支持，毛澤東才敢回到北平召開十一中全會，初步整肅劉鄧，無如劉鄧當權太久，從中央到基層，黨務皆抓在他們手上，整掉

拔根毫毛放口內嚼嚼，吐出來就變成十萬八千個小毛澤東，也無計可施，因爲中共黨員到八大時公佈人數達一千七百萬，若到文化大革命時，可能到兩千萬人，黨支部雖未曾公佈過，爲數當在十萬以上，要想一舉手摧毀，實無可能。但毛澤東此人，要他治國平天下，越搞越糟，要說出壞主意整人，鬭爭法寶之多，不但前無古人，相信後也不會有來者。居然異想天開弄出一個紅衛兵運動，鼓勵學生造反，說是越亂越好，這一着御收到預期效果，劉鄧系統整個被打爛，重要頭目被紅衛兵整死的，已知者就有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服毒自殺，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因在烈日下罰跪受審過久，不支死去。「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跳樓自殺，至於省級以下的小頭目究竟逼死多少，外界無法知道。

紅衛兵打倒了劉鄧，但紅衛兵本身又成了問題，對毛澤東的威脅，實在勝過劉鄧餘孽，於是毛澤東又出動共軍，以三支兩軍的名義，將紅衛兵壓下去，其間有成千上萬紅衛兵被屠殺，由當時漂流到港海浮屍，可以看出紅衛兵死亡之多，未死的皆送到各農村山區勞改，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烟消雲散。

以上兩個回合，毛澤東都打勝了，而且勝得很容易，所以如此，是因爲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生效，但是到了今天要整肅共軍，就沒有可用之師了。

由於毛澤東在利用共軍對付劉鄧，鎭壓紅衛兵時所開的支票太大，因此在九大會議之後，形成軍人一枝獨秀的地位，九大中委軍人佔優勢，政治局、委員軍人佔了二分之一，各省區革委會主任，各省省委第一書記，在二十九人中，軍事頭目包括現任

想是以革委會爲黨政軍統一機構，以後看見軍人佔的比例太重，於是又換一方式，將革委會改爲行政機構，有類於文革前的「人委會」，另外再恢復省委會，在此時期，中共宣傳機構又大聲疾呼必須黨指揮槍，不能槍指揮黨，滿以爲可將黨權抓回，誰知選到最後，軍事頭目仍然佔了二十二人，這一點是毛澤東下決心要對付林彪的主因。

目前林彪及手下重要頭目垮了，省級軍區及大軍區頭目也垮了一批，但林彪勢力在共軍中根深柢固，絕對不是說整了少數幾個頭目，就徹底解決了問題。最重要的是毛澤東這次拉那一派整軍人，可以斷言沒有這一股力量，以黨務幹部作基礎，與軍事頭目相較，簡直不成比例，勢不能取而代之，利用周恩來官僚集團出面，官僚集團在文革時受創太重，到今天未能恢復原狀，以官僚對付槍桿子，就算周恩來肯賣命，也是有心無力。

拉一股打一股

最後怎麼辦，擺在毛澤東面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利用槍桿子對付槍桿子，過去是拉一派打一派，現在縮小範圍變成拉一股打一股。共軍大別可分爲四個山頭，以大頭目作代表，卽林彪、賀龍、陳毅、徐向前四系。林彪一系成了鬭爭的對象，賀龍一系已經消滅，徐向前系毛澤東不放心利用，剩下只有以陳毅的新四軍系去對付林彪的紅一軍團系了。明乎此，就可以知道毛澤東爲什麼到靈堂去吊陳毅了。人民日報刋出毛澤東一臉悲傷神情，張茜雙手抱着毛澤東左臂那種鏡頭，想到文革的陳毅被鬭到

基並非主賓，保良局是歡宴香港所有的高級官員，夏鼎基身為財政司，香港財神，當然少不了他的一份。

不過，在這次宴會中，夏鼎基卻使主人遇到一件相當尷尬的事。

舉世歡迎中國菜

這次宴會，因參加的全是香港高級官員，主人當然不惜工本，點最好的菜——上等中菜。一般來說，外國人都喜歡吃中國菜，因為中國人吃的文化，比外國人進步得多，中國菜製作的精巧，也是舉世讚賞的。

因此，有中國人到的地方，就有中國餐館，中國菜出了國門，因為原料、人才等的缺乏，已變了樣子，原來的好處，不能維持一半。雖然如此，中國菜仍到處受歡迎，在英國、荷蘭等地，中國菜館有數千家之多，顧客多是外國人，外國人吃中國菜視為至高無上的享受。

保良局歟宴這班香港高級官員，用中國菜不能說不洽當。參加這次宴會的英國人，也無不高興享受中國菜色。唯獨財政司夏鼎基不感興趣。本來，不感興趣可以淺嘗即止，中國菜裏面並無山埃，絕對吃不死人，最多是不對胃口而已。但夏鼎基堅持不吃中菜，主人只好臨時弄來一份牛扒，讓夏鼎基一個弄刀弄叉，其他外國人都拿筷子吃中菜，連他太太也隨眾，只有這位財政司固執地不肯嘗試這天下第一美味。

如果尼克遜不吃塡鴨

這次宴會後，有人提出一個有趣問題：如果當日尼克遜總統訪問北平時，周恩來以國宴招待，尼克遜堅持鋸牛扒，你猜情形會怎樣？

這很難找出答案的，因為根本不會發生這樣的事。這涉及到禮貌問題，尼克遜是一國元首，對他應保持的禮貌態度不會疏忽，儘管他對蛋花湯、燉魚翅沒食慾也要吃，而且吃後還得連聲稱讚，對主人用這樣「豐盛」的菜色款待表示謝意。回到旅邸同樣的，尼克遜還東的宴會，拿出他帶來的美國香檳款待中共官員，周恩來也一定喝，斷不會堅持喝茅台或大麴，這也是禮貌上所必然。

當然，夏鼎基財政司並非一國元首，也不是國務院總理，對這些大可隨便一點，自己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主人定下來的菜色不對勁，勉強吃下去，也許夏鼎基有認為是非常難受的事，他的堅持吃牛扒，原因大概如此。

安排太大意

不過，事隔數日，莊重文會長以夏鼎基財政司為「主賓」的宴會，卻安排得太大意。

數天前保良局宴會的情形，莊重文應該「微有所聞」，如果知道夏鼎基財政司「不吃中菜」這習慣，就不該在大會堂給他安排中式宴會，可以在文華、希爾頓或鄉村俱樂部，大家一齊鋸牛扒，才能使這位宣佈地下鐵路立功的主賓高興。莊會長死牛一便頸，以為外國人一定欣賞中國菜，因而安排了這個「撞大板」的中式宴會。

果然，在開席時侍者端上上等熱葷，雖有蟹肉扒燕窩，財政司也皺上眉頭，表示不願吃這些東西，還是要吃牛扒。莊會長一時給弄得十分尷尬，幸而大會堂下一層有嘉禾餐室，牛扒經常供應，他就馬上給財政司弄了一份牛扒上來，專供財政司受用。各位讀者在圖片中可以看出當時情形，財政司面前的熱葷引不起他的興趣，他正大嚼牛扒。莊會長雖然滿臉笑容，但他心內必然感到不安，這一頓，感謝宣佈興建地下鐵路可能只是表面原因，說不定也有為了反對電估地監政策而取得諒解的意圖，他該使夏鼎基對這次宴會感到愉快和滿意，如果他因為沒有給他準備西餐而不歡，就使這次宴會完全失卻意義了。

提供「貼士」

筷子；不過，如果眞是爲了這原因，大可以向主人說明，主人一定爲他準備刀叉，讓他可以純熟地使用。

又有人說，如果他眞的不喜歡吃中國菜，該先在家吃點東西打底，參加宴會時，象徵式的只吃一點點，這樣，才不致使主人感到不安。

這說法很對，相信在這次宴會後，莊會長心裏會有多天患得患失。

本來設宴歟待目的在聯絡感情，如果財政司因為沒有好好給他準備牛扒而心存芥蒂，這次宴會還有什麼作用？

老萬在這裏給各位提供這一項「貼士」，是要使以後有意請財政司吃飯的人不要再「撞板」。



有圖為證：在莊重文會長的宴會中，儘管佳肴滿桌，這位「主賓」財政司夏鼎基卻在大鋸牛扒；他旁邊的莊會長面上笑容十分尷尬，這一個「官」非常難侍候，誰能揣摩得來他的飲食習慣呢？

新聞以外

莊重文大會堂宴客撞板

財政司夏鼎基不吃中菜

萬人傑

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莊重文，為了財政司夏鼎基宣佈同意興建地下鐵路而請客，把夏鼎基伉儷請到大會堂。怎知夏鼎基不肯吃中菜，一定要鋸牛扒，只好臨時為他弄來一份西餐。莊重文這一次宴會會不會弄巧反拙？難怪他心裏怔忡不安。

鬪爭香港政府

本刊二四〇期報導一項消息，香港政府的重估地稅政策，引起工商界極大不滿，因此一向處於對立地位的香港左右派分子，竟然結成了一條聯合陣線，和政府鬪爭。表面上，是由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莊重文擔大旗，但，即使有二百多個社團參加這項鬪爭，對香港政府的壓力仍然微乎其微。政府一意孤行，這些社團亦吹佢唔脹。香港政府雖看似比前民主得多，但在大事方面，尤其與政府收益有關的事情上，多數不大肯讓步；何況，重估地稅是香港政府不容改變的既定方針，今後若干年內會給政府帶來一筆巨大的收入，又怎會輕輕的「俯順輿情」而放棄呢？因此，莊會長即使有二百餘社團為後盾，也缺乏旋乾轉坤的力量。

可是，這回香港政府的反應非常快，快到出人意表，似乎莊重文的領導反對非常有力。實際上，這種影响政府的力量，卻來自躲在背後的中華總商會會長王寬誠。

驚人讓步

在反對香港政府重估地稅政策的行動中，王寬誠一直沒有正面參與，只採取冷眼旁觀態度，看看香港政府怎樣處理，如果認為「還算合理」，這件事便過去，否則的話，就設法運用中共的影响力，使香港政府就範。

近來，英國大員不斷到北平，目的是打好和中共間的關係。雷里中國大陸之行，據說收穫甚大。中共和英國的外交關係，自升格為大使後，已空前

「重估地稅」這些小問題破壞兩國邦交。因此可以肯定，如果北平出面，香港政府會作「驚人讓步」，問題在王寬誠是否有辦法使到北平出面。

英國盡力和中共打好關係，中共也不願損害和英國已經改善的關係。今日中共的外交不再是文革時代的一套，像瘋子般虐待外交使節，而是到處擺出笑臉。會不會為了「紅色大肥貓」的利益而強出頭？這是一個疑問。不過，雖然如此，涉及到中共，香港政府就不能無所顧忌，因此輔政司羅樂民馬上在立法局宣佈削減地稅辦法。不過，他們未感滿意，仍然要「繼續鬪爭」。

夏鼎基的宣佈

正在重估地稅尚未找到「合理解決方案」之際，財政司夏鼎基在立法局會議中宣佈，政府同意興建地下鐵路計劃。

在這宣佈之前，工商界人士認為，政府之遲遲不作決定，使到市民對香港前途失卻信心。在過去一段日子裏，香港資金外流的確不少，單以美國三藩市而言，不少香港人把資金轉移過去，購置房產。這一轉移，很顯明目的是準備香港有什麼意外事情發生，不致資金被凍結。在三藩市買了房子，隨

港前途存疑，因此香港工商界人士希望政府在行動及政策上表示對香港前途具有信心，如此一來，才可促進香港的繁榮，大家也放膽在本地作長遠的投資。

政府對香港表示信心的最好方法是作長期性的建設，地下鐵路是耗資巨大，日期久遠的計劃，如果政府宣佈興建地下鐵路，表示對香港前途看好；政府看好，居民自然安心，對工商業也有利。夏鼎基這一宣佈，受到工商界歡迎，中華廠商聯會會長莊重文，為了這事於六月八日在香港大會堂歡宴夏鼎基伉儷及高級官員。

「一件還件」

這事使老萬覺得十分有趣，無疑的，在重估地稅一事中，夏鼎基是重要主角之一，重估地稅的計劃，夏鼎基必會參與其事；莊重文會長擔大旗反對重估地稅政策，財政司也是鬪爭標目之一。莊會長一方面鬪爭財政司重估地稅政策，一方面又歡宴他的宣佈興建地下鐵路，莊會長做事「一件還件」的作風，值得讚揚。不錯，財政司重估地稅政策值得鬪爭；而同意興建地下鐵路則值得請他吃飯，飲番一杯。

老萬今期要談的，不是重估地稅對工商界的打擊，及興建地下鐵路對工商界的利益等大問題，要談的是夏鼎基財政司與中菜的趣事。這趣事大概香港人知道的還不多，說出來，大家會覺得比較大問題過癮得多。

北越再衰三竭的徵兆

二次大戰之後，由於蘇俄的橫行霸道，製造了很多赤色政權，其中三個國家被分裂爲兩個對立的部分，一是東德與西德，二是南韓與北韓，三是北越與南越。

就東德、北韓、北越這三個赤色政權來說，以北越最兇惡，由於它窮兵黷武，妄圖赤化南越，搞得印支半島兵禍連結二十餘年，直到今天仍下不了台。

南越軍是哀兵

北越前身越盟，初時反抗法軍，曾博得舉世的同情，因爲那是被壓迫者爭取獨立自由的戰爭，一九五七年的日內瓦協定，越盟乃據十七度綫以北建立了赤色政權，南越仍保留在自由陽光之下。但是北越不守日內瓦會議的協定，搞陰謀詭計，侵略南越。他們在南越秘密組織了一個傀儡「民族解放戰綫」——即越共，然後支持他們造反，從事游擊戰爭。這便是南北越戰爭的由來。

其後乘南越內部多事，變亂頻仍，「越共」勢力日張，到一九六二年有如火燎原之勢。但是自從一九六八年阮文紹上台之後，南越局勢逐漸澄清，並且實行軍事、政治、經濟並重的綏靖工作計劃，逐漸從「越共」手中收復失土，到了一九七〇年，政府已能確實控制百分之九十五的領土，「越共」已經變成無足輕重了。於是美國開始「越戰越化」政策，美軍分批撤出南越。在這種情形下，北越本應知難而止，與南越恢復和平共處。但是他們不甘十年辛勤侵略一旦化爲灰塵，乃於本年三月下旬，以傾國之兵南犯，南越不虞有此一着，初期軍事相當失利。因爲依照日內瓦協定，在十七度綫劃作非軍事地帶，北越正規軍不得南下。以往部分北越軍南下支援越共、寮共、高共作戰，都改變服裝，躲在背後，而且數量不多，這次則派遣十餘師大軍，一齊南侵，這是公然撕毀日內瓦協定。

古云：「兩軍相對，哀兵勝矣」。這次北越軍南犯，是違天逆人的暴行，南越軍則是基於保衛鄉土和獨立自由的聖戰，因此士氣之旺盛出人意料之外，例如安祿孤城被圍兩個月仍然屹立，崑嵩守軍重創敵軍使之潰退；北部戰綫廣治失守，曾一度草木皆兵，但海軍陸戰隊隨即展開反攻，使王城順化轉危爲安。自本月初起，南越軍已站穩陣腳，由驚慌退守，進入膠着對峙的局面。

民衆逃棄共軍

侵略者所以輕於動兵，總是對被侵略者估計太低。北越軍這次南侵，本期望南越軍大批「陣前起義」以及南越民衆會起而响應，結果全部落空。南越軍隊除了零星被俘之外，絕無「起義」事件發生，而南越民衆更爭相逃亡，北越軍所到之處，只見一片廢墟。他們南侵主要目的，在使越共組織死灰復燃，重新組織控制農民，恢復游擊根據地，現在由於民衆逃亡一空，這一計劃便完全破碎了。

曾指揮法軍與越盟作戰的薩藍將軍，最近發表評論說，在六月初雨季來臨之前，北越軍未能攻下順化，顯示他們整個作戰計劃已告失敗。因雨季來臨之後，共軍即難於發動大規模的進攻。現在北越軍的形勢，正如當年曹操進攻漢中，既不能進，又不甘撤退，因此大嚷「鷄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但是師老無功，只有撤退苟全之一途了。

綜觀目前南越三戰綫，圍攻中折高原崑嵩的北越軍主力已經潰退；兩師兵力損失了大半；安祿之敵，自我宣傳說「圍點打援」，但是點既未破，北越軍攻勢已經臨近尾聲，而南越援軍則繼續進迫安祿，與守軍會師已是時間問題。順化方面，南越軍已轉守爲攻，頻頻突擊廣治地區，北越軍仍拼命維持攻勢，其實已經再而衰三而竭了。

兩個月來的戰況，證明南越軍的士氣甚佳，只是爲美式訓練所囿，只能打陣地戰，不能打運動戰，否則戰果必定更爲輝煌。



·萬人雜誌第二四二期目錄·

北越再衰三竭的徵兆……………每週評論　一
莊重文大會堂宴客撞板 財政司夏鼎基不吃中菜……………萬人傑　二
中共亂局又在形成……………岳騫　四
淒風苦雨弔海山……………岳騫　五
胡秋原講尼克遜政策與我們的前途……………　六
「三中全會」迫在眉睫……………魯遲　九
中共「合作醫療」眞相……………鍾天　一〇
番薯就谷堆……………英非　一一
毛俄競援北越的歷史……………胡養之　一三
橫眉語……………萬人傑　一四
認識中國：「洋爲中用」與「紅旗」……………柳以青　一五
滿洲建國的設計人——于漢冲……………覺初　一六
危險標誌……………高本清　一七
馬思聰海外琴韻答知音……………錦明　一七
大陸青年的婚姻……………蘇慧　一八
「寧左勿右」的毒根……………詠輝　一九
短篇小說：伙頭老楊……………田韋　二〇
「知青」大量逃亡有內因……………金河　二一
戀愛婚姻的「階級性」……………袁懋如　二二
虛報畝產的隱衷……………資料室　二三
中州風雨（長篇小說）……………馬行田　二四
蹄聲劍影錄……………宓琴　二六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〇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四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六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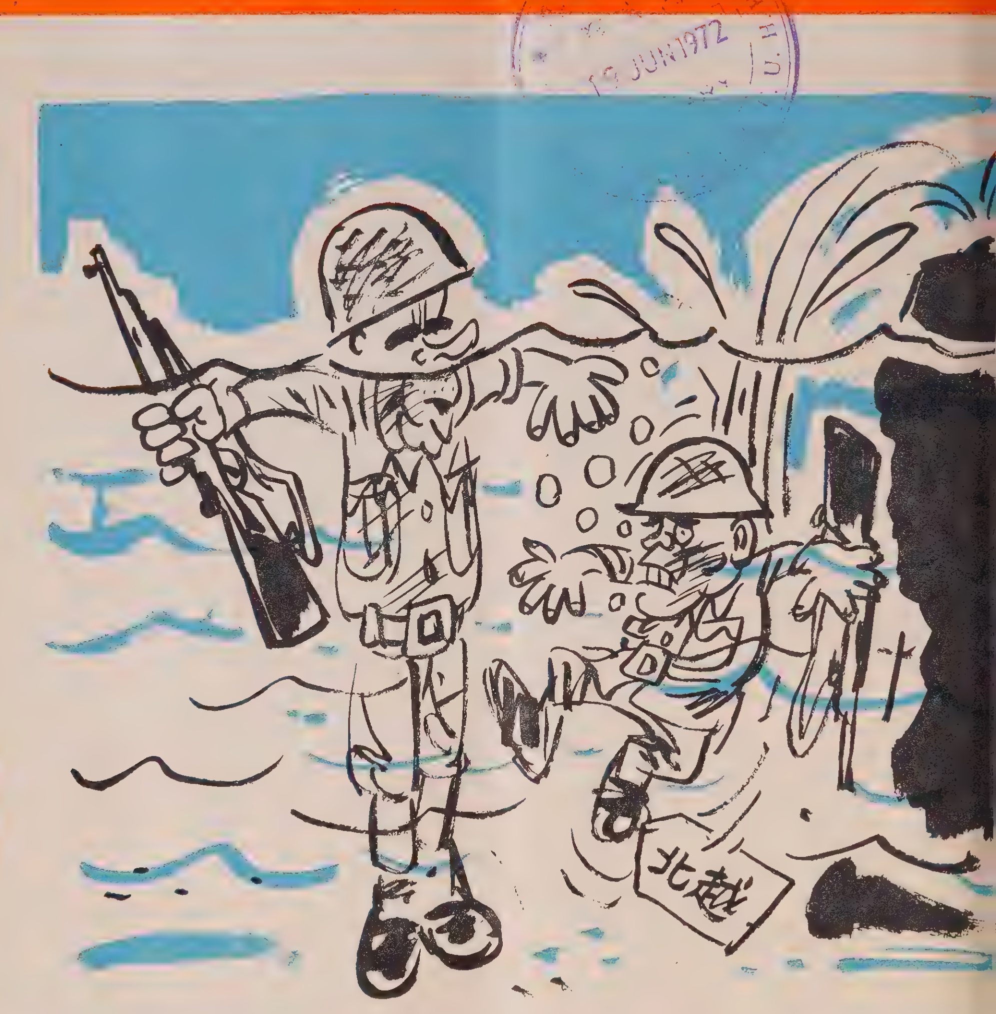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剪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四二期）



毛俄競援北越的歷史……………………胡養之
認識中國：「洋為中用」與「紅旗」…柳以青
滿洲建國的設計人——于漢冲……覺初
馬思聰海外琴韻答知音……………錦明
大陸青年的婚姻……………………蘇慧
「寧左勿右」的毒根………………詠輝
「知青」大量逃亡有內因…………金河
戀愛婚姻的「階級性」……………袁懋如
報虛畝產的隱衷……………………資料室
北越再衰三竭的徵兆………………每週評論
莊重文大會堂宴客撞板
財政司夏鼎基不吃中菜……………萬人傑
中共亂局又在形成…………………岳騫
淒風苦雨弔海山……………………岳騫
胡秋原講尼克遜政策與我們的前途…………
「三中全會」迫在眉睫……………魯遲
中共「合作醫療」真相……………鍾天
番薯就谷堆…………………………英菲

陸奎生著醫藥書

病速愈法 H.K. $5.00
病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弱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濕骨痛速愈法… 3.00
老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痳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强壯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買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神精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來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下午香港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LU KWEI SUN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上期對聯與詩，排錯數字，務須更正，否則是爲笑話。

傅裕先生贈聯因用行書，看不清楚。「力剿朱毛」，誤認爲力「剃」朱毛，剿與剃，大有區別。如用剃字，則壇主當年，並非剿匪，而是充任理髮師，力剃朱毛之頭，香港名「揮髮佬」，一字之差，笑話極大。

原聯

力剿朱毛，手提一旅雄師，征服當年赤寇。
行尊孔孟，目視兩間文物，著成明日黃花。

該聯是爲佳作，如果再易數字，即變爲理髮師口氣，則更有趣味矣。易字如下：

力剃朱毛，手提一把剪刀，征服當年赤寇。
行尊孔孟，目架兩睢眼鏡，著成明日黃花。

詩詞對聯，有錯字很易弄出笑話，兩睢眼鏡，對一把剪刀，十分工穩，鄙人又有眼鏡，至爲切合。

壇主贈周游子詩，筆誤二字，原詩：

蕭曹勛績亞夫軍，武略堪師更允文。
論罷江山同一慨，開天遺事數聆君。

漢高祖打項羽，蕭何，曹參，運糧有功，周亞夫漢之名將，治軍極嚴，游子先生，曾任兵站總監，與蕭曹業務相似，又任師長，擅長治軍，且又與周亞夫同姓，故用「蕭曹勛績亞夫軍」七個字，以蕭曹功績，周亞夫治軍，寫出游子生平。筆誤二字，弄成

蕭曹勛「續」亞夫「君」

讀者不知作何解矣，「夫君」二字相連，可以作「丈夫」解，香港曰「老公」，又與第四句，君字雷同，一詩有二君，犯毛澤東之病矣。

周游子先生贈鄙人對聯原文

力能扛鼎拔山，胥由養氣。
行見超凡入聖，何用求仙。

仙字弄錯，排成求「仁」，求仙與求仁，意義完全更改，求仁者，言求死也，何用求仁相反，特此更正。

浪淘沙 贈中國書法會二週年紀念

李懷蒼

書法繼先賢，各有薪傳，躬逢盛會敍華筵，濟濟一堂皆雅士，翰墨因緣。　成立二週年，梅雨花天，勝場各擅見毫端，滿目琳瑯看不盡，我亦心鐫。

壇主評。

氣勢連貫，一氣呵成，深得塡詞之規律。

慶祝香港中國書法會兩週年紀念

李震歐

共研書法在南疆，梅子曾經兩度黃；
會慶擎杯齊祝頌，文星萬丈發光芒。

題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第二屆畢業特刊

李震歐

芰荷十里香，弟子喜名揚，
鵬翮凌霄漢，鴻材作棟梁；
河山須待復，家國莫遺忘，
分道揚鑣去，爲鹽爲主光。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十三兩節，耶穌謂門徒爲「鹽」爲「光」。

惠州西湖

藍天

紅樓翠閣映荷池，白塔遊人聽鼓鼙，
十里漁歌生月夜，一湖秋水泛舟時，
孤山亭畔千鴻去，九曲橋頭雙侶離，
柳拂蘇堤青幾許，空敎縈夢百迴思！

讀明日黃花錄呈董壇主力行先生

梁樹森

五湖遊罷又居陶，縱酒談兵興更豪，
文起衰微伸道義，星觀妖孽笑風騷，
胸藏韜畧奇才尠，政見襟懷亮節高，

註：毛澤東長征詩，出韻，重字，用典錯誤不通，董壇主曾爲斧正。

敬和董力行先生去國吟六首

林杉

原玉

(十一)
匪徒處處設機關，陷阱無端遍宇寰。
一步行差身落水，半言道錯帽如山。
殺人越貨成新貴，掘墓翻屍嘆野蠻。
秦政兇殘爭及此？祖宗十代亦愁顏！

(十二)
躍進翻成開倒車，嗚呼不幸我中華！
迫糧迫賦敲鑼鼓，催役催人響角笳。
飢餓誰憐黎庶苦，言談准說老毛嘉。
五更磨到三更返，只飲山泉那有茶？

(十三)
不堪人命當泥沙，逃難偷偷夜放槎。
碧海驚濤常入夢，白頭如雪未歸家。
每聞鴻雁柔腸轉，遙望雲山老眼花。
惆悵黃昏燈上後，愁看瘦影印窗紗。

(十四)
彌天黯黯滿妖魔，返日何人揮魯戈？
欲法田單興故國，莫令墨翟厭朝歌。
時機重得休重失，將士在精不在多。
記取當年淝水戰，晉軍奮勇渡洪波。

(十五)
盜賊亦稱命世雄，瘋狂妄自贊奇功。
小科密種禾難綠，土法高爐火不紅。
草木漫山頭剃髮，人民到處淚盈瞳。
老夫此苦親嘗透，始有天涯作斷鴻。

(十六)
久與頁朋廢着棋，風雲變幻亦堪疑。
無心再學枯藤字，洩憤聊吟險韻詩。
祇就報章探世界，懶從盆景品花枝。
興亡一念匹夫責，歲月空拋未得宜。

壬子上元憶舊

李劍平

結伴狂遊夜半天，上元樂事憶童年，
只今骨肉流離日，入夢家園冷落烟，
萬里關山傷阻隔，幾時杯酒慶團圓，
春風呼喚花魂醒，白首征人歲又添。

各位詞長注意，來稿請用正楷書寫，如用行書則必須字字清楚，書寫不清，易於排錯，以免更正麻煩。

如此教授　怪論連篇

編輯先生：

近日閱報，有的消息如美國封鎖北越，南越反攻勝利等，頗令人鼓舞。但有的消息，如蘇聯將拒尼訪問，「順化必將陷落，西貢隨之垮台」等，不免令人洩氣，這就是怪消息。這些報導，顯然的是共諜揑造。須知尼克遜訪蘇，並非為美國，也是為蘇聯，表示美對毛共友善，對蘇共也不壞呀。蘇為小小北越而竟對美交惡，豈非太不值得。今日美蘇雙方大致勢均力敵，皆想拉攏，誰也不想先翻臉。至於推測西貢垮台之說，更是百分之百胡說。南越已站穩了，一由於美國[illegible]的領導有方，故屢能贏得反攻勝利。我們奇怪的，這些怪消息，不僅刊於共報，也見於反共報，令人費解。

怪論是刊於宣傳已久的一個月刊，創刊首篇刊有一位「教授」大作，小標題說「中美與日蘇將分庭抗禮」，這已經怪了，竟把毛、美國視為一體，日本、蘇聯視為一體，這位「教授」未免太缺乏國際政治常識。創刊號首篇如是，以後該刊當然不必觀矣。更怪的是結論，這位「教授」又說「中、蘇、日對壘」，「西歐對東歐對壘」。如說東西歐對壘尚勉強，實際也非眞對壘，如南、羅、匈就不一「中、蘇、日對壘」，不僅自打嘴巴，而且也不合事實。他只能說，中蘇共對壘則可，如說日與以上兩共對壘，則又太幼稚矣。今日日本，如就經濟發展說，自然佔優勢，然如說「對壘」尚談不到也。讀者願勸這位「教授」，應該讀點政治學，常看看報刊。

讀者一中學生上　五月十七日

溫泉非靈藥　不能治流涎

編輯先生：

最近從報章及私人傳說，老毛已到廣東從化（廣州附近）的溫泉了。董必武早就長期住從化溫泉。那裏有許多過去達官要人別墅。江青到廣州[illegible]泉治病。但據研究溫泉療病的某醫生說，溫泉只能治療皮膚病、風濕病，卻不能治流口涎病。流口涎病是由於內部機能破壞，即機件失靈，溫泉是無法治療的，何況老毛又久有心壞病。毛對周仇怨甚深，在完蛋前，必先懲老周，故內鬨近正在加劇中。不久前中共曾開放南洋僑民自由回原居，但最近忽又禁止了，已經到了廣州的僑民卻不准離境，此也可證明一般。

一讀者　五月二十四日

美機炸斷生命線　中共死期已來臨

萬人傑先生：

中共諸酋的野心，好像比希特勒、東條英機還大，它以利用黑人去顛覆美國，以利用黑人克魯瑪去征服非洲，利用蘇加諾顛覆印尼，利用施漢諾、胡志明赤化中南半島，利用鴉鴉烏雅耶汗向中東伸手。上述恩克魯瑪、蘇加諾、胡志明已完蛋了，而施漢諾、鴉鴉烏雖尚未死也不能再抬頭。惡霸要靠馬仔，馬仔既毀，惡霸便難發威，這正是天誅惡霸，無可挽回。利用馬仔要錢，中共一窮二白，（今美國已調查清楚，中共全國民總生產量僅及美國百分之三），它那來的活動費呢？即全靠賣鴉片。它在四川、西康、雲南、廣西大量種植鴉片，由廣西出口築有雙線公路至北越、緬甸、巴基斯坦，經中東入歐洲、非洲、美洲。這是中共唯一的生命線。但今忽被美機炸斷了，也就是中共死期來臨，我們瞧着看罷！

一中國人上　[illegible]

經感到新文盲的增加，對他們貫徹政策有嚴重威脅，中共是利用宣傳來控制人民的。……掃盲材料，多是『人民日報』、『南方日報』的文件。」

看完這段新聞，可知中共「掃盲」的目的，只是「貫徹政策」，鞏固毛周寡頭統治。

爲什麼中共不把大量的「援外欵項」來教育人民？在殖民地香港，現在已實行免費小學教育了，且將向中

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下，九年免費教育早已實行。最近消息：教育部已核准七所國立大學在今年秋季新增研究所及新學系，共計核定增加十一個研究所，十二個新學系。

「愛國」，愛「毛周帝國」，還是愛孫中山手創，蔣總統領導的中華民國呢？青年們！思之！思之！

古鶴翔上

報章編輯粗心大意 亂用名詞弄巧反拙

編輯先生：

中國傳統讀書人，皆懂正確使用名詞，決不會隨便亂用，即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然而現今中文程度愈來愈差，無知識的人，猶可說也，但報章也往往鬧笑話。編輯應皆是高級知識分子，似不應出醜，但竟出醜。一個既強姦又刼財的賊匪死於醫院了，某報竟謂其「逝世」，這即出醜。「逝世」一名詞，由來甚久，遠在春秋時代或以前，稱諸侯死爲「逝世」。這是一種尊敬名詞，僅低於「崩」，怎可對賊匪用之？由此又想到其他同樣笑話。

一、「事變」——如「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須知這是日本人所造的名詞，我國竟沿用之，不管其當與不當。實際我們應稱「慘案」，方合事理，希望今後寫作者注意及之！

二、「和平」——日本投降後，我國人稱「光復」，日本人則稱「和平」。日報章如此說，所以我們一般人也跟着講，如「和平前」、「和平後」。汪派人如此說，那就難怪，因他們是以「和平」口號來做漢奸的，但眞愛國而反漢奸的人也這樣說，那就矛盾了。

三、「解放」——這是中共的名詞，他們佔據大陸，稱「解放」，在中共說是對的，正與漢奸說「和平」是一樣道理。但冒死從大陸逃出來的人，也口口聲聲「解放前」、「解放後」那就太可怪了。既云「解放」，爲何不在大陸享「解放」福呢，焉有人想逃出受罪之理？這是說不通的。

四、「中國」、「北京」——本地電台、電視，通稱中共叫「中國」，北平叫「北京」，這些機構，大概已被中共滲透進去，撰稿人一向對共方只報喜不報憂，凡利於共方的如華府反反戰大示威，卻隻字不提。不僅章，也往往發現同樣怪事，替共方宣傳，不知是有意？無意？例如最近一則說北越已將佈雷掃除，一則說蘇聯將拒絕尼克遜訪蘇，一則說東歐與蘇聯新軍火，將經大陸運北越等等。明眼人一聽，便知這是北越虛構宣傳，但右派報章竟也有刋登者。還有一大報把中共國民總生產量僅佔美國「百分之三」，而刋爲「百分之六」，爲中共加了一倍，好在尙未加得離譜到「百分之六十」大數字。讀書人竟如此無是非，何怪其他。

五、「奉安」——此名詞原指帝王安葬之意，國父孫中山先生安葬時也用此名詞，那時北京在報章曾大肆抨擊，認爲不當，並非不尊敬國父，乃因中山先生是推翻滿淸的偉人，不應沿用帝王古老用語。但中山先生是中華民國創造者，就應該用極尊敬名詞，才合理。「奉安」即最尊敬名詞，因一時想不出適當新名詞，故沿用之，和尙死了，安葬也沿用「奉安」一名詞，豈不太過分乎？尊敬也要有限度罷。六、「徵召」——「徵召」是在帝王選用在野賢士之意，然現在朝做官，而且是有大權的大官，如用「徵召」便不通了，令人讀來不愉快，爲何不用「通過任命」呢？這當然也是那撰稿人（秘書）爲求好，費了一番心思想出來的，其實，是弄巧成拙。

七、「女棣」——每年到五月，學生照例求老師寫紀念冊。本來老師稱學生爲「同學」也夠客氣了，不然，即直書其名也可。但我看見過許多紀念冊，許多人（老師）皆好寫「女棣」，尤其是男老師，總覺得肉麻，莫非想學袁枚乎？豈有此理！老師如此寫猶可說也，最可笑的，是女生也自稱女棣或女弟，甚至直稱弟，直教人笑掉牙齒。學生即稱「學生」可也，古稱「受學」也可，但萬不可自稱女棣、弟。

（華白）

「萬人協會」簡訊（三十三）

會員麥輝鴻君，不幸在月前患癌症病逝，其尊翁麥鈺裘老先生，年已古稀，愛子死後，頓失憑依。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本會福利部主任陳挺拔、執委鄭秀堂及秘書方程等，冒雨前往港島德輔道中探望麥老先生，在一幢樓宇的小閣樓上，找到了這位七十老人。

麥老先生對本會人員訴說亡子的生前死後，顯得極爲悲慟。

已故會友麥輝鴻君，生前是一位跌打醫師，歷任本港各大自由社團的骨幹顧問，並曾任粵劇班的音樂領導，及香港戒毒會的歌樂導師，一九六八年會隨本港著名粵劇團，回國勞軍兩次，是自由社團及粵劇團體的熱心支持者。

據麥老先生所述：麥輝鴻君生前替病家治療跌打痛症，從不乘人之危、濫收苛索，相反，遇有病人付不起藥費時，他往往贈醫贈藥、濟人之急，不取分文；對朋友亦能樂善好施，一貫是「顧人不顧己」的作風。因此身後蕭條，只留下一封囑其老父節哀的遺書，及遺下並不值錢、且已借給朋友而囑請老人家索回變賣的兩件樂器。

麥老先生並且憶述：麥輝鴻君於去年還組織回國致敬團，參加六十周年的雙十慶典，且還身任團長，想不到半年後，即以癌症病歿。麥先生晚年喪子，現得其鄉友照顧，暫時寄住[illegible]，但是生活仍感徬徨。

福利部主任陳挺拔，代表本會致送港幣百元予麥老先生，並懇切表達慰問之意。

現借「簡訊」一角，向我會員報導麥君的不幸消息，並盼會友解囊捐助，稍減麥老先生的生活徬徨，捐欵多少不拘，即日開始彙集。執筆時，已有下列認捐數目：

萬人傑會長五十元，曾憲光副會長五十元，陳挺拔五十元，鄭秀堂、黃宛貞、陳湜燊、梁慧冰、蔡左、方程各二十元。

× × ×

上週的「簡訊」已提及本會由六月十日起派發「會員證」，請會友們由該日開始，親來會所領取。倘未交齊相片、或已批准入會而仍未能抽暇到會辦妥手續者，亦請在領取會員證時，一併辦理。

× × ×

國語班開課以來，學員的學習情緒日益高漲，每逢星期一、二、三、五晚，會所暫充課堂，一片琅琅之聲，學員在問答時，已由國粵對照而全部國語對白，由「欲言又止」而「旁若無人」，連那位一向「統計」與「同志」不分、「軍隊」與「煎堆」不辨的秘書處方老弟，也開始活學活用，跟着唸起注音符號來了。宋德科先生教得認眞，學員聽得專心，相信不久的將來，學員們都能會聽會講純正流利的國語。

開課至今，遠在官塘、彩虹村、柴灣的學員，晚上都依時趕來上課，風雨不改，「插班生」也續有增加，足見學員學習國語已並非純爲職業需要或只爲了興趣，亦可見宋老師的「開談教學法」深受歡迎。

代郵二則

一、坪州陳振基先生，請賜電H七五四九三五與本會聯絡，以便預約時間。

二、筲箕灣「華彩」讀友，來函收到，尊址漏寫門牌號碼，請即補寄，以便聯絡。

——萬人協會秘書處

「張贛萍先生逝世周年文集」出版啟事

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爲本刊故執行編輯張贛萍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爲此特出文集一册藉表悼思。該書逾十萬言，內附先夫生前生活照片多幀，將於日內出版。因屬非賣品，本刊讀者如需惠索，請詳列姓名、住址，附回郵郵費（本港七角五分；海外平郵港幣一元一角），逕函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方程先生收，當即寄上。書印千册，按來信先後奉寄，贈完爲止。（港島讀者亦可於六月十五日起每晚七時半至九時半，先以電話聯絡，親臨協會索取；九龍區讀者請向九龍亞皆老[illegible]

經費把來鬧革命 大陸少年多文盲

編輯先生：

四月三十日星島日報載：「一位甫由大陸新興縣探親回到本港的人士報道稱，經過『文化革命』後，大陸的青年的文盲增加，使中共感到貫徹政策發生困難，因而現正圖設法加以補救。……『文革運動』，眞的名符其實地革了文化的命。……『文革』使學校停課達四年。……在新興縣，學校的學額是不能滿足學齡兒童需要，因此中共號召辦不正規的流動小學，由各村的小學畢業生任兼職教師，輪流爲學生組成的小組上課，爲了不影響兼職教師和學生的收入，雙方都不脫產。……在『文革』前中共已經提出過普及初中教育的目標，但現在中共卻自動將目標降低至小學，依照實際情形看，短期內欲達成普及小學教育的目標也不容易。」

有身份證的，你問這些幹什麼？你敢將我們拘捕嗎？」說完還惡意地對補充一句：「記住這筆賬，將來我們一定要算個清楚的。」

這班被派出來的特務累極了。有的已經打不起精神，想着要睡覺。而我們呢，越來越精神，因爲我們是有意針對這班壞傢伙而來的。正義在我們這一邊，所以大家顯得精神奕奕，

早上六點鐘，我們就走回市內。這班壞傢伙還是死賴不走，呆呆地等到七點才走。我們早已經知道今晚是不會有逃亡者到來的。事關潮水漲退時間不適合。一場緊張的暗鬭總算在平淡中結束了。回到家裏，我們雖然疲倦已極，但心情都很愉快。

讀者張文　五月二十日

中共鼓吹「唯成份論」
十二歲小孩被迫下鄉 祇緣父親是右派分子

據通訊社消息，毛共最近在大陸各地又紛紛成立了「知識青年再教育領導小組」，加緊強迫知識青年下放到各山區與農村中去，以勞動磨折改造他們不滿和反抗的思想。由各鄉村基層爪牙監督他們日常生活與言行：……。

看了這則新聞，使人想起了六四年在廣州時，隣居楊師奶的女兒小燕的不幸遭遇。

小燕是一個十二歲很天眞活潑的小女孩，一個四年級的小學生，父親原是廣州市輕工業局幹部，在反右時曾在廣州日報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有兩句「欲言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毛共砍頭去尾斷章取義，把這兩句話指其惡毒汚蔑黨團員在機關中是監督非黨團幹部的特務，（其實這正是毛共不打自招的供詞）把他打爲右派份子，並被送往市郊石井公社鴉崗公安農場勞動教養。

由於小燕的父親是一個右派分子的關係，街道辦事處在那次上山下鄉運動中，爲了要完成上級下達任務，所以這個正式乳臭未乾的十二歲大的黃毛小丫頭，就成爲毛共迫害的對象了。

在香港十二歲的小孩很多還要撒嬌呢，可是小燕卻要遠離她母親的懷抱，離鄉別井到一個遙遠偏僻而無親無故的陌生地方去落地生根地接受無窮無盡的剝削與折磨了。

當然按照毛共下放政策也不會下放一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她是在毛共政權下出生教育長大的小學生，既不懂什麼不滿也不會有什麼反抗思想，何以會成爲毛共下放迫害的對象呢？原因就是毛共的階級成份哲學，正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一個人犯了錯誤或罪過，麼那加上共幹爲了要完成與超額完成其任務以取得更多、更大可以騎在人民頭上的政治資本，是不惜採取任何毒辣手段的。

楊師奶在接到小燕需要下放的通知後，卽拿着小燕的出生紙到街道黨委求情，說明小燕年紀實在太輕不合下放。可是那毫無人性的共產黨徒一開口就壓大帽子，說妳知不知道妳是什麼成份？妳想拉女兒參加鍛鍊後腿，妳知道破壞下放運動是什麼罪。楊師奶在共產黨徒惡言恐嚇之後忍着淚水回到家裏，小燕天眞無邪的在門口跳着橡筋繩唱着歌根本就不知道她媽爲了什麼。

一群孩子胸前掛着一朵大紙花，身上背着各色各樣小背包，手提着面盆、水桶在沉悶的鑼鼓聲中，毫無表情有如行肉走屍般慢慢地走着，後面一大群婦女忍着淚水、拖着沉重腳步爲她們的子女送行，看去有如一隊出殯送終的行列。

楊師奶在送別了心愛的女兒之後回到家，一倒頭就伏在床上飲泣起來了，那聲音是那樣微弱，好像蜜蜂的叫聲一樣，因爲在那暴虐的極權統治下，不要說其它的自由與權利受到剝奪，連哭的自由也沒有。若果你在這種情況下痛哭，被人發覺不會說這是母愛的表現，是親情的流露，而是說你思想不通，對政府法令有抵觸，是不滿政府的一種反抗，那麼重者受鬬，輕者也要捱批。

小燕下放到農村後，據說工作並不十分重，只是負責青年工作，可是由於營養不良與思念母親之故，不久便病了。楊師奶聽到消息後立刻跑到帶着小燕返回廣州治療。病好了仍然要返回鄉村去接受一生一世的奴役。

從小燕這個小女孩的可憐遭遇，試想：在毛共下放政策的鞭撻下大陸人民有多少家庭骨肉離分，有多少孩子得不到應有的教育。試問誰無子女，作父母的千辛萬苦把孩子捱大了，共產黨只說青年人是國家的便搶走了，更使人氣憤的是說，生兒育女並非父母原意，只是夫婦之間追求歡樂而無可奈何的結果，而青年人都是毛上席養大的，試想想共產黨徒是多麼的無恥。

（尖鋒）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鼓吹回歸另懷目的

萬人傑先生：

讀大作駁斥「回歸」歪論，異常痛快。今之又讀「大主筆」續論，才稍平復我們的火氣，因爲他把正反兩面的意見皆說盡了。不過，從字裏行間，仍可窺出他仍在主張「回歸」，勸人入「地獄」，不免有統戰之嫌。須知中共就是狼，人跟狼誰講道理嗎？明知不可能，而仍要去嘗試，此人非愚則痴。試讀「袁懋如舌戰王春生」一文，更令人確信，大陸是眞地獄，否則，袁小姐決不會千辛萬苦向海外逃亡。袁小姐是由中共教育出來的青年，親身經歷，其言自然可信。故此我們懇求萬先生再寫一篇，勸海外同胞，千萬勿上統戰宣傳的大當，仍宜留在天堂好，決不可入地獄。反統戰愛國青年

一幕驚險緊張的暗鬪

拯救難胞脫險記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零晨四點三十分，M埠魚翁街天后廟對開海面有三個從大陸逃出來的知識青年，由這裏登陸。給水警看見了。突然聽到一聲大喝「站住！別走。」

「唏！一定是逃亡者來了，來，我們走去看看。」我對同伴說着，一轉身就看見兩個逃亡者沒命地逃走。後面緊跟着一個華籍水警，這位水警（綽號叫做黑仔）在後頭猛追不肯放鬆，手上提着佩槍。

「什麼事？水警先生。」我問。

這位水警氣喘呼呼地說：「不關你的事。」說着話停下來，眼看逃亡者已走出數丈遠，無法追趕，而我正張開雙手把他截住，使他不能越雷池半步。水警氣急敗壞，急忙舉起佩槍要射殺逃亡者。

「不許動，你敢放槍，我先殺死你，快把槍放下。」

氣勢如牛的水警，直瞪雙眼，狠聲地說：「是你的親人嗎？」

「不！他是中國人，你也是中國人，大家都是中國人，請你開恩放他們逃生吧！你要記着，爲了中國人民不受外侮，你是要放他們走的。要知道人死了，什麼事也做不來，何必爲了一時之氣亂殺無辜呢？又何必爲無人道的西洋鬼子盡忠呢？將來反共人士死盡了澳門『解放』了，你也是一樣要步他後塵的。」

「是，我知道。我捉他回去是無功勞的，可是我條氣唔順，因爲他要反抗我，拔刀威脅我，把我氣得生烟，因此我不肯放他走。」

「我知你條氣唔順，不過你也不必與他一般見識，他是迫於無奈的。忘了他吧，回到工作崗位去吧。」

水警突然說：「我和我的同事捉到一個。」

「捉到就算啦。因爲你的同事已經打電話通知水警總部，憑我倆是無法救他的。西洋鬼子知道了，我倆非坐牢不可。」說着我嘆了一口氣，然後說：「做事切勿太過粗暴，有現在的經驗爲教訓。」說完，我轉身就走，怕難民出事，忙過去看他倆走哪條路，如打從危險路走，我應指導他倆，並順便護送他倆一程。不久，我果追到他倆，他倆已被一看更的人跟踪着。我看見這情景，立即大喝看更佬：「你敢跟踪他們，我先解決你。」他倆見有人立即轉身往後走，並拔出刀子抓在手上。我跟在他們後頭，不斷地指他們走那條路。他倆見我跟隨，怕我是壞人，突然轉過來，將刀猛刺我中部。我見白光一閃，立即止步往後跳開，剛一避過刀子，他們大聲說：「你不要跟着我們。」

「你眞是該死，要不是我救你，你現在已經到陰司地府報到。」

他倆不聽，拔腿便走。我知他倆內心一定不喜歡有人跟着，縱是好意他也當壞，不如由他們自行處置好。如果再跟下去，他在窮兇極惡之際，反而恩將仇報。不過我不會怪他倆，他倆不識我，亦不知我是眞正爲他們好，還是僞君子。不過我希望他們終有一天看見本文，了解眞相。

黑夜鬪法

截住水警這件事，轟動整個天后廟魚翁街的農民。第二天一早，一傳十，十傳百，整個M埠都知道了這件事。可是在共黨控制的M埠各報緘口不言，只是香港部分報章略有報導這件事。

事情傳到最敏感的「政治部」裏，（可能是水警總部通知）最兇頑殘暴而且是土匪出身的幕×土主任，立即與度×門兩人開策劃會議，商量如何出動特務包圍魚翁街天后廟一帶的地方，並且派出特務化裝成平民，在主要交通路口作穿梭巡邏，等候任何人等進入包圍網。如果今晚再有發生與上一晚的事件，特務們實行干涉，並協助水警加以捕捉一切接應逃亡者的親屬。

這事我知道了，立即與有關接應者來個反干擾，並向他們說明：這裏的農民大部分對水警和特務部的壞傢伙不滿的，因爲他們痛恨對大陸逃亡者的迫害行動。換句話說，這裏的農民絕不會與壞人合作，主要我們齊心合力，是不怕他們的毒計。今晚我們決定要到這塊險地來，不要理會這班壞傢伙。若果他們眞的要迫害我們的親人，就與他們拼，各位應要努力向前。

當晚我們各人進入特務的包圍網，整夜在包圍網穿插梭巡着，把這班狗東西和水警弄得「草木皆兵」。有些水警看到我們把他弄糊塗了，不論見到當地的農民也好，見到我們也好，定必把手電筒亮着照個不停，甚至

萬人意見

讀者作者觀點互異 再論聯蘇反美問題

趙聰同志：

（上畧）關於聯蘇反美問題，您說的也有理。但美國不撤台灣駐軍，名是協防台灣，實是防衛美國門戶。美國那裏會眞心幫助中華民國。所謂協防，不僅是防共匪武力奪台灣，同時也阻止我們反攻大陸。很明顯，美國不撤軍，極其量只能使我們保住台灣而已。

假如我國領導人以能保住台灣為滿足，那便無話可說，若以弔民伐罪為職責，眞欲解救大陸同胞，則我國與美國的關係非改變不可。您也明白美國善變，據我看，美國終有一天承認中共的，到那時才去「尋求與其他國家聯盟」就太遲了。必須淸楚，美國在台灣駐軍協防，正如您說的是為美國，不是為中國。一旦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有了更「好」的發展，到了美國認為「放棄」中華民國也不會受中共威脅之時，我國便失去受美國援助（利用）的條件了。這是必然的發展規律。

尼克遜的狗腿基辛格所制定的全球戰畧怎樣我不知，對中國的戰畧則肯定如上述。美國善變，共匪奸詐，兩者搞在一起，還會有什麼好事情。若我國對美國仍寄予什麼希望，存什麼幻想，中華民國必定喪失美國之手，不信等着瞧。

您說的聯蘇三點害處，其一，我認為不會因聯蘇失卻反共立場。美國與蘇早已建交，在尼克遜訪毛幫之前，沒有人說美國是親共或媚共的國家。其二，中蘇共會否重合這一點是應該顧慮到的。縱然蘇聯與毛幫有重合可能，也決不是短時間內的事，那就要看我們怎樣做了。若我們能在中蘇共重合的機會來臨之前收回大陸，那是再好不過，不然也應抓緊時機，早日與蘇結盟，以減少中蘇共重合的可能。我看蘇聯還不至於像美國般任意地把盟國「放棄」的。其三，若受蘇聯軍力援助，必要付重大代價，這只是從已往毛的事例所獲的結論。看一個人或一個國，其過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看其現在。以前毛幫受制於蘇，那是毛幫自己願意叫史大林做爺爺，是毛幫自願賣國。現在印度與蘇聯結盟，孟加拉在蘇聯幫助下得以獨立，但至今未見印度及孟加拉對蘇有什麼賣國行為。我說過，蘇聯修了是是比史大林統治時有較多的自由，生活也較為改善了麼？可見今天的蘇聯，確是比前好些。我總覺得蘇聯做事釘是釘，鐵是鐵，不像美國的口蜜腹劍。本屆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實際美國早已暗裏定了奪給中共，但表決前後卻表演得演技十足，講到狡猾，蘇聯快馬加鞭也追不上美國，美國的狡猾僅次毛幫而已。

您怎麼說我都是視美國為敵人的。個人受辱尚可忍，國家受辱不能忍。在尼克遜訪大陸，毛幫請他吃「國宴」，不日尼氏訪蘇，蘇聯請他食碗「貓麵」就最好。報載尼克遜訪蘇時，蘇聯將採取強硬態度。這是蘇聯準備給尼克遜食「貓麵」了。

「莊敬自強」，理所當然。只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自強？依舊與美國拉拉扯扯，繼續受美國愚弄，不敢放膽聯蘇，如此下去，只有台灣被「解放」，（有一天美國幫助中共「解放」台灣也不奇，只要對美國有利，甚至只對美國總統一人有利，美國人是絕對敢於這樣做的。）大陸同胞難有翻身之日了。可憐！

敬禮！

同志讀者七二年五月十一夜

× × ×

（趙聰敬覆：我尊重您的意見，可是仍然未敢同意。這次尼布會談甚好，出乎您的意料。可見國際波譎雲詭，變化萬端。我政府諸公，忠誠謀國，釐訂國策，非常愼重。第一月間赴台訪問，曾與一些當政要人接談，凡我們在香港所想到，這裏應該怎麼辦，那裏應該辦，政府為什麼如此不如彼，特別是有關反攻和外交的問題員詳細解答後，才知他們已全考慮過、研究過，而且想得十分周到，研究的也十分透徹，竟超過我們所問。也就是說，我們所料到的，他們早已料到了，並且已經釐訂了應付的策畧。國人憑愛國熱誠，焦思熟慮，向政府貢獻芻蕘，政府至表歡迎，如果是奇謀高計，為他們未曾想到者，我想他們當會採納。不過在應付策畧方面，必須保密，不然者，正供給敵人以制我之資料，實足敗事。照我個人看法，中共與美建交，中蘇共復合，這兩事都要經歷很長時間。如果毛的大限一到，說不定後者很快實現。何況中蘇共分歧只是理論上的爭執，兩國邦交未斷。以今日情況言，蘇聯並不積極想與我遂雙方之慾，成其好事。如果這時我們先下手為強，就反美，同它絕交，那正好促成中共與美之建交。敵人之所夢寐以求而不得者，我使其不費吹灰而獲得，這不是助敵？至於蘇聯之所以反中共是反毛，我們之反中共是反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二者所反不同，並非同志。血濃於水，蘇聯是最早最積極而始終一貫地助中共入聯合國的國家，也是最早最積極而始終一貫地提出把我們擠出聯合國的國家。如今你想聯它，它未必願意聯你，縱然勉強聯起來，你想它幫你反攻大陸，它會幹麼？縱然它幹了，大陸縱然收復，大陸就是它的了。而我國的同胞在戰火中犧牲，在它的鐵蹄下生活，像東歐共產國家那樣，什麼時候復甦啊！所以，您的主張，我很抱歉，不敢苟同，但我還是很欽佩您為國家事關心的熱誠。

五月三十一日。）

歸聲劍影錄（一〇一）

抗戰勝利之後，盟軍在東京成立軍事法庭，審訊戰犯，當時金陵大學史學教授貝德士在東京作證，力指：「日軍姦淫婦女不分晝夜，有時竟在街頭爲之，有一婦人在某公墓內被日兵十七人輪姦；有一女孩，年僅九歲及該女孩的七十歲祖母，竟在南京城內時被姦。有中國平民二百餘人，於離開金陵大學校舍後，當晚卽被日兵射殺。」這種可恥的血汚暴行，在遠東國際法庭公佈了，世界人士更不直日本軍人的所爲。其實日軍的血賬，罄竹難書，而以南京大屠殺爲最甚，乃因日軍在中國的東戰場所付的代價太大，死傷太衆，致造成日本軍閥之變態心理，大事姦淫、屠殺、擄掠，旣殘殺被俘的我軍，復波及無辜的平民，血腥金陵，生縛活埋，刳腸剮腹，三十萬人之大屠殺，昔日繁華，一夜城空，故日軍之殘暴行爲，令人髮指。縱使我國寬大爲懷，以德報怨，稍具天良之日本國民，對此暴行罪惡，有無內疚!?假使中國決以血洗仇賬，則日本人又作何感想!?

中原會戰，日軍所過之地，寸草不留，則作刀下之鬼者，不止成人，三尺孩童，亦爲殺死，何日本殘忍之甚也!?南京失陷之時，日本朝讀新聞發表一篇紫金山下，誇耀兩個准尉官在南京舉行殺人大比賽，分頭屠殺，於翌日相逢時，橫撫軍刀，血染刀缺，狂笑報告殺死華人的數目，宮岡先說是殺死了一百〇六人，而田野才笑說是殺死了一百〇五人，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假如我國報紙發表一篇富士山下，中國尉官亦在日本比賽屠殺，軍刀斬缺，血染戰袍，試問日本人又作何感想!?易地而處，日本人能如中國的寬大嗎!?三十年後，日本人不思良心上如何贖罪，卻又以釣魚台問題，翻雲覆雨，豈廣島之刼尙不足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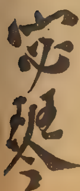
月，日軍不能越雷池半步。所以，日軍無法在這區逞其殘暴，故未目其罪行遺跡。但率隊反攻開平金山墟，在黃邊、曾邊擊潰日軍的頑抗，衝入沙崗鄉的黃邊村，則瘡痍滿目，血淚斑斑，其血腥罪惡，暴露無遺，追憶所及，分述於后：

反攻金山墟

大約是民國三十三年的殘冬，一天，挺七縱隊的第二大隊何大隊長來和我商量，他說沙崗鄉的參議員張質生昨日來見他，指出沙崗鄉似淪陷實非淪陷，漢奸張篤武的僞軍並非盤據沙崗，僅有一部份日軍佔據金山墟，而以沙崗鄉邊緣的黃邊、曾邊來做外圍，在那裏構築工事，如果能將黃邊、曾邊的日軍擊潰，金山墟無險可守，日軍必須遁回三埠，則沙崗鄉全無敵踪，人心自然安定，然後由張質生發動組織沙崗自衛隊，倘沙崗鄉組成自衛隊，不特本鄉可以保境安民，抑亦替開鶴十三鄉看守後門，使無後顧之憂。

張質生參議員的話，言之成理，爲了把防衛線伸展到沙崗鄉的振華墟和金山墟，確是一件利己利人的事，站在軍事而言，也是一勞永逸的方法。何大隊長既主張解救曾邊和黃邊，以便沙崗能自己站起來，我當然贊同，因爲我們的武裝民衆，與何大隊是孟良焦贊，形影相隨，互相配合，才更見發揮聯合作戰的效果。便會同決定第二大隊出動六鄉聯防大隊，由我率領。何大隊的第三中隊及六鄉自衛隊，則固守原防，以免敵人乘虛而入。何大隊長指揮第四中隊向許冲大滘進攻，攻擊敵軍的右翼；我指揮的六鄉聯防大隊，則先到達沙崗鄉的東溪里，一待大滘方面槍聲一响，便向黃邊攻擊，擔任正面的進攻。

，以免打草驚蛇，我們進入東溪里之後，已是上午十一時，跑了六小時的路，大家有點累，然後要士兵休息，我知羅大隊長登上東溪里的舊碉樓，瞭望許冲大滘我方第二大隊的動靜，並監視正面的敵人。到了將近十二時，大滘方面機槍大作，我便教羅大隊長率隊進攻，並吩咐他不可沿右路前進，估計日軍必專以石路爲目標，以交叉火網阻壓我們的進展，須用蜂戰術，是班爲單位，分頭進攻。羅大隊長應命而去，不久六鄉聯防大隊的重機開始發揮大力，掩護進攻。其時，我的位置已進至東溪里村子外的社壇，利用社壇的大樹爲掩護，以望遠鏡探視戰況，發覺大滘和正面的敵我大力均甚熾烈，可知敵軍也有固守的決心。雙方激戰至午後一時，正面和側翼都進展甚慢，我正在焦急之間，羅大隊長派大隊附來向我報告：敵軍的黃邊高基的樹上架設輕機，從樹上掃射下來，壓阻我們的進攻；而在黃邊前面有一道小河，原有橫水渡，現在船夫跑了，但船卻泊在日軍那邊的岸邊，那道小河便做敵軍天然的防衛線，我們要衝過敵軍的火網，還要衝過小河，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但强烈的敵人機槍火網，未知深淺的小河，要如何衝過？向我請示機宜。我考慮金山墟距離三埠很近，倘使稽延時間，敵軍乘汽艇增援，瞬息卽至，我們便處劣勢。而且與何大隊長相約，我們分頭進攻，而會師黃邊，如果我們進展遲緩，未配合全面行動，則我們有點失責。於是，我決定在敵人未馳援之前，强渡小河，便問大隊附估計小河的深度如何，大隊附對我說：剛才爬上前去看過河床，因爲是在汐退之時，似覺不太深。我乃教大隊附回去報告羅大隊長㈠要重機關槍集中火力向架有輕機之樹梢密襲，以打擊日軍，掩護我方進攻。㈡下令凡會游泳的士兵，分爲四隊，分別在小河的上下游，分爲四處，涉水而過，强渡小河。大隊附應命而去，十五分鐘後我預料羅大隊長已將命令下達，安排妥當，我便借後備隊長宓兆祥，



了，何樂而不為？這是我要說的第二點。你認為怎麼樣？」

針鋒相對，毫不畏懼

徐諾覺得楊道源不過是在施恐嚇和引誘的慣伎，眞可笑，這對神經脆弱的人或許會發生一點作用。

「我嗎？還是那句老話，沒說的。有沒有問題，我同你一樣清楚；至於說到影响生活，你倒說錯了，解決這問題的主動權不是在我的手裏，我只是被擺佈的。」徐諾神色自若地說。

「什麼？誰擺佈你？你這種說法就是認為我們寃枉你，這簡直是汚蔑！」汪培志幾乎跳起來。

「反動！徹頭徹尾的反動！」胡小燕在嚷。

「完全是反革命的口吻！」伍茹英加上一句。

徐諾覺得這種謾罵很可笑。這不過是歇斯底里的行徑，獸性的發作，不配稱為戰鬭。

「我願意重複一次楊道源說的話。我相信他是組織代表身份說話的。剛才他不是說『我們很希望結束這種局面』嗎？這『我們』是誰？當然是組織，並不是指楊道源和張三李四。結束這種局面很容易，就是停止對我進行迫害。我的政治歷史無可懷疑的，我的言行是無可指責的。如果楊道源不是代表組織說那番話，我覺得他說話不負責任，我將表示遺憾。」徐諾以牙還牙。

「你這是什麼意思？」楊道源覺得受了汚辱，面紅耳赤，兇惡得像要吃人似的。

「我的意思很清楚，你沒有資格大言不慚。」徐諾沒有給他氣勢洶洶所壓倒，鎮定地說。

「你……」楊道源氣急敗壞。

「我嗎？頑固不化，氣燄囂張是不是？」徐諾慢條斯理地，他有意激怒他們，使他們感到鬬爭棘手。

「對！你太囂張了，光是這就可以劃你為反革命！」楊道源聲嘶力歇地嚎叫。

「是嗎？我覺得你眞可憐，你懂得的東西實在太少，什麼法律、鬬爭哲學你實在一竅不通。你根據何法何條判是我是反革命？誰給你的權力？證據呢？嗯？」徐諾不溫不火地問。

「……」楊道源一時語塞，稍停才掙扎出一句語：「你別慌，我們會拿出證據來的。」

「好吧，我等着瞧。」徐諾暗自高興，他覺得打贏了第一個回合。三個月來的「實戰」，豐富了他的戰畧經驗，使他懂得一些在處於圍攻時如何去突破對方薄弱的一環，爭取一定的主動。

「專政是一件大問題，請教主席，這是為什麼？」徐諾故意挑起問題，欲借這個機會進行公開的辯護。

「因為你一貫和黨唱對台戲，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革命！」李捷大聲地說。

「這不是新問題，我聽得多了，但我總覺得，光是扣一大堆帽子，而無實際的內容，不免使我不能心服，恐怕也說服不了你們自己。是嗎？主席？」

「大家會告訴你的，你想知道嗎？但我認為，以其讓大家揭發，這就不算你坦白交代，你就不能得到寬大處理了，實際上，組織也不想斷絕了你爭取重新做人的機會，我們還是讓你自己來檢查交代好。」李捷進行心理戰。

徐諾覺得李捷這種劣拙的伎倆實在很可笑。簡直是空話連篇。

黔驢技窮，空話連篇

「你們的揭發還不夠嗎？時間還不長嗎？主席不是健忘的人，你應該記得，我給你們軟禁了已經三個月，但你們所揭發的有那一件符合事實？有那一宗罪名可以成立？你們又為什麼不能給我定案？你們既然肯定我是反革命，為什麼不把我送到公檢法去治罪啊？」徐諾毫不懼色地進行反擊。

「你太囂張了，你狡猾、你是抵賴不了的。我們會治你的罪的，你不要慌。」伍茹英氣急敗壞地說。

「為了分清是非黑白而進行辯護而被視為抵賴，請問部長，這是什麼邏輯？即使我是被告，無論根據無產階級法理或資產階級法理，也容許被告進行辯護的。」徐諾還是不退讓，以免使自己處於下風。

「你老是跟俺們胡扯什麼法律、哲學、邏輯，盡掉書包，你以為自己唸的書多，瞧不起俺們，拿這來嚇唬我們嗎？」工會的老劉，那個可憐的「跟班」說。

徐諾看見這個「寶貝」發言，幾乎笑起來，但他嚴肅地看了老劉一眼，說：「這是你自己以為人家看不起你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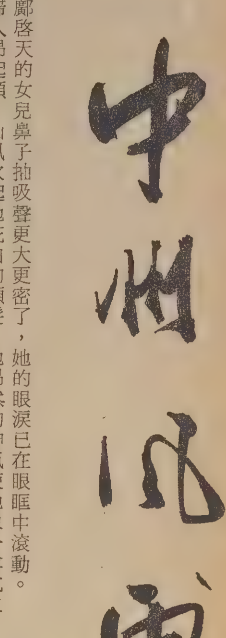
老劉討了個沒趣，不再吱聲。

保衛科長李仁傑聽見老劉這句話說的實在太窩囊，忙朝老劉擺擺手，示意他坐下，免開尊口。

李仁傑刷地站起來，說：「徐諾，你確實很能夠辯護，可是，我得再一次告訴你，我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讓你辯護。」

「不，我不是犯人，你們沒有權利剝奪我的辯護權。我坦白地向你表示，我永遠都是要爭辯的。」

（三十五）



鄭啓天的女兒鼻子抽吸聲更大更密了，她的眼淚已在眼眶中滾動。

婦人昂起頭，山風吹起她花白的頭髮，她昂然的神氣使她像一尊屹立的石像。

「哭什麼？鄭家的人不興哭！」她咬着牙說：「你爹就沒有哭過！」做女兒的在這厲聲疾喝下強忍住了眼淚。

「你爹該死！他一生給人們營造了許多橋樑、房屋，卻不能給自己營造一座墳墓！」

她那凜然的神態，使那同來的幹部倒退了兩步。

「走！我們坐下午班車回廣東去！」

她一掉頭，就要舉步，但又猶豫了一會，情深地對她女兒說：「給你爹的墳添兩塊新土吧，不枉他辛勤養育了二十年。」

少女順從地俯下身，捧了兩大塊黃土添在墳上，她的眼淚不由又滾下來了。

然後她們依偎着，無言地以堅定的步伐走下山坡。

古城之秋

天氣漸漸涼起來了。

徐諾伏在窗檻上，望着樓下馬路上的白楊樹，葉子已經開始發黃。天空中有雁群南飛。

古城的秋天顯出一片肅殺的氣象。

他在這個房間裏足足獃了三個月，像待罪的羔羊，白天，無所事事，除了被責令寫那些看來還不會有止境的交代書之外，他只有抽烟、看報，後來他乾脆看起「水滸傳」之類的小說來，打發這令他悶得發慌的時日。

因爲看小說，他曾遭到領導的呵斥，說他不重視自己的問題，頑固地與黨對抗。但徐諾不再管那一套，他在這次肅反運動是確實磨得頑了，管它什麼「停職反省」，反正時間難以打發，就得以各種方式來消磨日子。

憑窗而望，看看窗外的景象，也是他的「消遣」方法之一，他把看到的景象，加上想像，在腦海裏「放電影」。有時，他也覺得自己的幻想可似的。

有幾回，徐諾看見他在門口一閃，便揶揄他說：「你眞是太關心我，每天探望我好幾回，該好好謝謝你一番呢。」

他只好尷尬地說：「別廢話，好好地反省！」然後便不敢久留走開了。

這老劉是撲克迷。有一回，他走進這間房子裏來，說：「你怎麼老是看小說？你的問題到什麼時候才解決啊？」

徐諾笑笑：「解不解決，在於組織，我沒有權去決定。我只有安排自己如何打發這些時間的一點自由，只好看小說。老劉，你大概悶得慌吧？咱們來玩玩撲克。」

「去你的！」他給徐諾氣得跑了。

現在，徐諾又伏在窗檻上望着外面，在腦海中「放電影」。

「徐諾，出來，跟我到飯廳去！」老劉在門口叫道。

這樣的「節目」，徐諾在這幾個月中不知「演出」過多少次了，他已把這當作家常便飯。到飯廳去，這是「大演出」，充其量還不是亂「拋浪頭」？

「好吧！」徐諾回過身來，整了整衣衫，走出房門，走到老劉的前面。他暗自把老劉當作他的「跟班」。事實上，像老劉這類人也忒可憐，他又不敢宣稱負有監視的任務，而對象只是受着行政的處分，還沒有繩之以法，所以他又不能對徐諾妄言什麼「專政」；徐諾在路上走快一點，他也得走快一點；徐諾上廁所，他得暗地看着，總之如影附形，他無形中也喪失了許多自由。

徐諾以快速的步伐走進飯廳，定睛一看，果然又是老一套，飯廳裏坐了黨、政、工、團的幹部百多人。他走進飯廳，逕自找了一個座位坐下。眾人的眼睛注視着徐諾，徐諾也以眼還眼，環視着在場的人。

工會主席李捷首先站了起來，說：「徐諾，組織叫你停職反省也有三個月了，諒你經過思想鬬爭也想通了。這麼長的時間給你考慮，是組織給你爭取重新做人的機會，你是聰明人，斷不致錯過這個機會，今天在座的同志不惜犧牲寶貴的時間，進行幫助你，希望你能把握時機，爭取同志們的諒解。但要獲得諒解，必須交代自己的問題。現在你說吧。」李捷說完

或深夜的討論會，她都是莊嚴、嫻靜地參與其間，因此他們實在稱得上是個政治家庭，也唯有如此，在拉曼一生奔波和屢次入獄的政治生涯中，使他毫無後顧之憂。目前拉曼夫婦有公子三人，女公子兩人。由於拉曼在早年便從事政治活動，致使他在加爾各答大學的學業並不出眾。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後，拉曼前往東巴基斯坦，進入達卡法律學校，在校期間因若干教職員被校方解聘，致引起學生暴動，拉曼當時即爲學生領袖之一，事後他又拒絕罰款及祈求恢復學籍不成而離開學校。

當他在英國殖民統治時代，還是一個十七歲學生時就被英國當局拘禁七天。印巴分治廿五年來他曾七次入獄，在牢中渡過三分之一的光陰，其七次政治活動如下：

㈠一九四六年拉曼爲了爭取孟加拉語和烏都語同爲官方語言而被捕入獄。

㈡一九四八年三月由於他是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而被捕入獄，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出獄，在牢獄中他在一九四九年被推選爲阿瓦米聯盟書記，從此這一政黨逐漸擴大，成爲領導巴國獨立的回教聯盟的反對黨，一九五二年拉曼出獄後再被推選爲該黨總書記。

㈢一九五四年當拉曼被委派爲東巴省政府工作後不久，因參加政治活動而再度遭到拘禁。

㈣一九五八年在阿育布總統執政期間，拉曼被視爲危險人物，那年阿育布宣佈戒嚴令，將他打入囹圄達一年之久，出獄後又再度被拘留兩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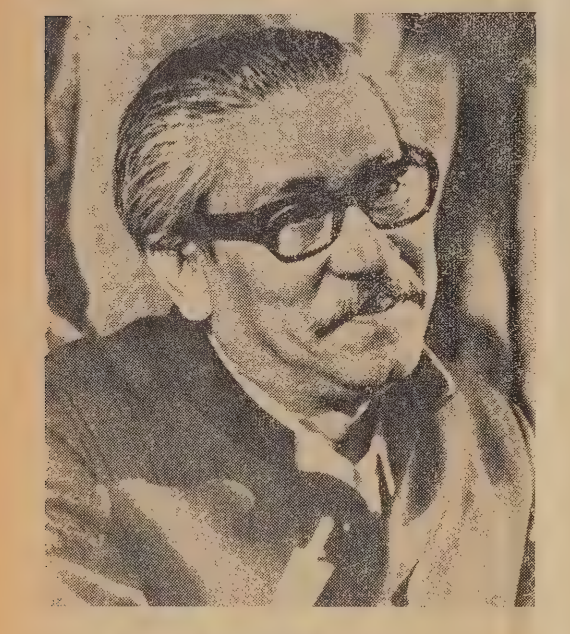
㈤一九六二年拉曼繼蘇拉瓦地(H. S. Suhrawardy)出任阿瓦米聯盟領袖，開始草擬東巴自治六點計劃，希望東巴除國防與外交外其他事務完全獲得自治，尤其他希望西巴不要再剝奪東巴人民以血汗所賺取之外滙大部用於建設西巴，而且在當時東巴面臨許多困難和失業時，要求西巴動用國庫資金解決東巴困難，結果拉曼的激烈行動，再度使他在牢中渡過半年光陰。

㈥一九六六年五月拉曼正式宣佈其六點東巴自治計劃，建議東西巴建立聯邦體系，並譴責西巴領

又將他逮捕入獄，在獄中他涉嫌所謂「亞加特拉叛亂案」(Agartala Conspiracy)而加重審判，一九六八年拉曼和其他卅四位政治人物、文官和軍官，被控圖謀勾結印度海軍軍官，謀使東巴完全自治，拉曼在不停地審訊之下一直到一九六九年才獲得釋放，在這段審訊期間，曾引起全國軒然大波，羣眾紛紛抗議，使拉曼的政治聲望直線上升，結果在羣情激動下，巴基斯坦實施獨裁統治達十一年之久的阿育布，終於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下野，拉曼因此獲釋，成爲當時的英雄人物，同時變爲東巴民族主義的象徵人物。

實施民主憲政

阿育布下台後，亞雅汗繼續執政，向全國人民提出實施憲政、舉行大選、還政於民的諾言。一九



孟加拉國總理拉曼

東巴獲得壓倒性多數。詎料亞雅汗否定民意，指責拉曼要求自治，宣佈國民大會無限期展延，引起東巴人民的不滿而展開罷工示威。到了去年三月廿五日，亞雅汗與拉曼談判破裂，東巴在失望之餘，要求脫離西巴而獨立，一場內戰就此爆發。拉曼立即被捕解往西巴一處未經宣佈的監獄，與家人及外界完全隔絕，在拉曼監禁八個多月期間，被亞雅汗組成的軍事法庭審判爲叛逆罪，當達卡即將陷落前夕，亞雅汗下令將拉曼處決，當時外長布托爲了數以千計的戰俘安全，而制止了絞刑的執行，並暗中將拉曼偷運出監獄，在一名警官家裏藏匿了三、四天，直到去年十二月廿六日，一架直昇機把他載到拉瓦爾品第的一間別墅，與巴基斯坦的新總統布托會晤。

在拉曼監禁期間，孟加拉國的官員推定他爲總統，因此在拉曼於今年元月十日回到達卡後，就成爲孟加拉國的第一任總統。但是他爲了實施民主政治起見，決定建立英國式議會制度，於是在元月十二日以總統身份向全國頒佈「孟加拉臨時憲制命令」，隨即自行引退轉任內閣總理。根據該項憲制，孟加拉總理負實際政治責任，總統周赫里(Abu Sayeed Choudhury)則爲虛名元首。拉曼出任總理後，世界各國紛紛承認孟加拉國，到目前爲止，與孟加拉建立外交關係者已達五十餘國。

（人）（物）（介）（紹）

孟加拉國總理拉曼

默山

被囚八個多月

孟加拉人民愛戴的領袖拉曼，在去年三月廿六日清晨一時，為巴基斯坦軍事統治當局逮捕，離孟加拉人民全面抵抗巴軍血腥鎮壓與屠殺僅四個小時。拉曼被捕後即被解往西巴一處不知名的牢獄，在那兒他渡過八個多月的黑暗日子。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達卡失陷，巴基斯坦總統亞雅汗被迫去職，人民黨領袖布托繼續執政以後，拉曼才由監禁而改為軟禁。在拉曼獲釋前，布托一直希望巴基斯坦兩翼的再度統一，他甚至於願意退出政壇為條件謀求在拉曼統治下維持巴國的完整，但是廿四年的不平待遇，九個多月的滅種屠殺，再也喚不回孟加拉人民獨立的意願，因此經過兩位領袖數度會晤後，巴基斯坦分裂的命運已無可挽回，布托在國際輿情壓力以及急謀印度釋放戰俘的情勢下，不得不於今年元月三日宣佈無條件釋放拉曼，但是確切的時間卻沒有宣佈。

獲釋飛往倫敦

一九七二年元月八日臨晨三時半，一架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噴射客機，自拉瓦爾品第起飛，布托親自到機場送行，拉曼就這樣秘密地獲得自由，其目的地一直秘而不宣，直到飛機起飛後十小時，巴電台才作出廣播，倫敦機場的主管官員在飛機到達前一個半小時才獲得通知，英國外交部當局也在匆忙中僅派出主管亞洲事務的官員在機場迎迓。

面貌清瘦、神態疲憊的拉曼，穿着灰色西服、灰色大衣並沒有繫領帶，下機後他告訴記者：「我的精神充沛，健康良好，現在我只希望和各位見面而並無意發表意見。」記者問他：「你為何飛來倫敦而不飛往達卡？」他說：「我是一個囚犯，這是巴基斯坦的安排，而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接着他因情緒激動而以戰抖的聲音告記者說：「沒有一個民族像孟加拉國人民付出那樣多的生命和那樣多的苦難代價。」他說：「今天我為在獨立鬬爭中所獲得的自由的喜悅而虔誠地祝福。」

拉曼在倫敦會與英國首相希斯和工黨領袖威爾遜會晤後，即於元月九日下午換乘英國皇家空軍彗星式飛機離開倫敦，中途曾在賽島加油休息後，即飛新德里作四個小時的逗留，以便向協助孟加拉獨立的印度人民和領袖致謝。在新德里機場拉曼受到印度總統吉里和總理甘地夫人等文武官員的熱烈歡迎，他在機場致詞時特別感謝印度政府和人民為孟加拉的獨立和他個人的獲釋所做的各種努力和犧牲，他說：「孟加拉國政府和人民以及他個人，欠了印度永遠不能還淸的債。」在他致詞中他還宣讀了歷史性的銘言，他說：「這是一段從黑暗到光明、從絕望到重生、從死亡到自由的旅程」；「當去年我被迫離開我的人民時，他們哭泣，當我入獄時，他們戰鬬，當我現在回到他們身邊時，他們已勝利，現在我已再度沐浴於他們歡笑的陽光之下」；「我沒有帶着對任何人仇恨的心回來，因為眞理終於打倒了謊言，正義必然克服邪惡，勇敢終於驅除了膽怯，公正必然戰勝虛偽，善良終於克服罪惡」；「在勝利來臨的此刻，我回到黃金的孟加拉，重新加入可愛的孟加拉人行列，為未來偉大的重建工作而努力，但願勝利的成果為我們開拓和平、進步和繁榮的前程。」

終於重回達卡

元月十日下午拉曼的專機抵達達卡上空盤旋之際，聚集機場附近的人羣開始歡呼，當飛機着陸時歡聲雷動，下午一時四十八分是拉曼足踏孟加拉國土的歷史性的時刻，當時陽光普照，羣眾狂熱，拉曼含淚從鮮紅地氈走上講壇，紅、綠、黃金三色的國旗在他身後飄揚，然後拉曼向孟加拉人宣佈：「東西巴間的關係從此永間斷絕，他將要求在國際監督下，對前東巴種族滅絕罪行進行審判。」

曾經多次入獄

拉曼出身於一個良好的中等家庭，現在五十一歲，全家篤信回教，早年他父母卻為他安排了終身大事，當時大家都以為他的夫人必定是個相夫教子

[illegible]

主義」。有的意識形態，企圖以一個階級統治世界，如蘇聯共產主義，假造[illegible]樣狹隘而自私的意識形態，到今日有的走進墳墓，如法西斯。有的雖然遭受世人憎惡，但野心仍不死，還依然故作「和平共處」的違心之論，企圖掙扎，都必須一一予以揚棄。唯有超越的意識形態，才是能夠領導人類走向光明之路。

人先是由冰河時代，進化到石器時代，再進化到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二百年前英國瓦特發明了蒸器機後，於是又進入工業時代。到如今，又轉入意識形態時代了。有人說，今日是原子時代，當然不算錯，然不如意識形態這一名詞包括的周到、恰當。因爲你若不了解意識形態，你就難了解今日世界動態。

超越的意識形態，照布克曼說，每人皆是世界的改造者，每個普通男女皆會做出不平凡的事業。世界雖大，只要人人皆能自我改造，新世界就在目前。從歷史去看，那一個國家、民族的滅亡，還不都是由於道德墮落，故今日要改造世界，不能不先從重振道德做起。

重振道德的起點，應由個人開始，包括你和我。我們不能等待別人。自古以來，假使人人都等待別人，今日世界必仍然是一野蠻世界。就說中古黑暗時期罷，假使無文藝復興的賢哲做先導，怎會有十七八世紀的光明。故我們一定心立志，以以先覺覺後覺的精神去向前奮鬭。然怎樣去做呢？很簡單，即依下列四個絕對道德標準，時時刻刻改變自己。自己改變，自然會影响到別人，如管寧在遼東、王守仁在龍場驛，即最顯明的實例。四大絕對道德標準，即絕對的誠實、絕對的純潔、絕對的無私、和絕對的仁愛。

照馬克思觀點，以爲個人和民族都具有某些定性，是不會、不願、也不能改變的。因此他認定資產階級的自私，是無可救藥，必須被毀滅。他反對所謂改變思想，認定「只有經過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這就是他的階級鬭爭的理論基礎。（見「共產黨宣言」）

然超越的意識形態，卻與馬克思的認識絕對相反，認爲人是可以改變的，就可以改造。布克曼說：「人性是可以改變的，這是問題根本的解決；國家經濟是可以改變的，這是解答的果實；世界歷史是可以改變，這是這一時代的命運。」由於雙方觀點不同，所以一方主張暴力鬭爭，無產階級專政；另一方則主張和平協商，無階級的民主政治。一方主張「世界工人聯合起來」，一方主張「工人們把世界聯合起來」，前者即勞資對立，後者即勞資合作。世界最大的工業機構美國福特公司、荷蘭飛利浦公司，即因實行勞資合作，不僅無勞資糾紛，而且生產率也不斷的增加。因此超越的意識形態，由牛津而傳播到全世界每個角落，只要有人烟地方，便有ＭＲＡ。

「往柯峯去」！

每年夏季，到處便會醞釀一種呼聲：「往柯峯去」！他們的熱情獨如回教徒之朝麥加、基督徒之朝巴勒斯坦一樣。

柯峯（Caux）位於瑞士日內瓦湖東端一個高山上。瑞士人民於一九四六年自把柯峯一座大厦捐贈給ＭＲＡ後，柯峯從此便成爲新世界的燈塔。自一九[illegible]代表的國家共爲二百一十六國。所代表的人數，共爲七千萬人。代表本人的身份，上自元首，下至平民皆有。其中元首或政府首長佔二十餘名，部長或閣員佔百餘名。而馬克思、共產主義信徒，也有兩千餘名出席。

柯峯世界大會與一般國際會議逈然不同，時間無限（整個夏季），代表也無限，任何人皆可參加。它極像甘地領導的阿須藍新村（見「在甘地先生左右」），只是一種新生活——改變，互相淬礪，敦品勵行。凡到柯峯的人，一切不乾淨的念頭，都須收起。故在柯峯懺悔、認錯、道歉，已成爲一種特殊風氣。此風氣不僅在柯峯有之，凡ＭＲＡ達到地方皆一樣。

布克曼修養方法，是每晨實行默想，記下來，即儒家的「功過格」。然後比照四大道德標準改正，日日如此，就可養成一個寡過的人，然後互相傳播下去，其結果必能形成一種鉅大的力量。有此力量，便可以談改造世界了。

ＭＲＡ對世界貢獻，人所盡知的，一是解除種族的仇恨或歧視，如美國黑白人、德法世仇、塞浦路斯希土糾紛；另一即改變了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據MRA Information Service報導，世界上有兩千多的共產黨領袖和重要積極分子，居然紛紛放棄二三十年的黨籍如敝屣，而竟投奔到柯峯來。首先要提出的，是挪威共產黨創黨人波吉赫（Haus Birkholt）。他於一九五〇年參加柯峯大會，後來又出席莫斯科會議，比較後感慨良多。因此他思想大變。回國後，出席挪威共黨執行委員會，他老實對大家說：「莫斯科路線要不得了，而應另選新路線，即ＭＲＡ」。因此，他於一九五一年自動脫離自己手創的挪威共產黨。

巴黎紅區汽車製造主人克果沙（Camichoel）偕三名最搗蛋的共青團的工人參加柯峯大會。回來後，其中一二人說：「我們到了柯峯，原以爲不會受影响的，但一星期過後，便覺醒ＭＲＡ的確比共黨高一籌。黨方原想驅逐我們，但我們卻仍堅持我們的思想（ＭＲＡ）」。他又說：「過去罷工，只得百分之五的增薪，最近在ＭＲＡ影响下，雇主竟答應加百分之十二。」

意國自勞工部長派出十四名工業領袖到柯峯後，他們就帶回一種新精神。工人受到感動，在五百工人領袖中，竟有一百人皆是共產黨徒，也要求到柯峯受訓。回來後，許多老共產黨員竟把黨證撕碎，一致說：「ＭＲＡ確比共產主義超越」。西德共產黨自布雷德克(Max Bladeck)與克羅維斯基(Paul Kurowiski)兩領袖到柯峯轉變後，大起恐慌，認柯峯是共產主義一大威脅，於是乃派黨內最可靠信徒貝奈登（Willi Bendens）（此人一度被提名爲社會黨聯盟主席候選人），到柯峯可以把那兩領袖勸回來，同時並搜尋柯峯內幕。殊不知，貝奈登到柯峯後也改變了。他在大會演說：「我到此後，發現這裏是不分種族、不分國別、不分階級的新思想，正是我所憧憬的，所以我回國後，決依ＭＲＡ思想，去爲團結與和平而奮鬭……」。

以上只舉數事，已足證馬克思思想是錯誤的，布克曼思想才是絕對正確，莫怪近三十年來，世界苦悶的人皆不到莫斯科而轉往柯峯。

共產主義的尅星
超越的意識形態

緇山

人比制度更重要

中國文化一向重視人文，把人置於第一位。因重視人，故最講究修身，使之如何成爲一個賢人君子。自戊戌變法起，至今不是已經更換了五、六種制度，又何嘗達到理想境界？就說在「社會主義國家」罷，除南國外，其他國家人民生活皆困苦不堪（中國大陸國民總生產量僅及美國百分之三），政局總不能安定，而尤以蘇共、中共爲甚，互相殘酷鬬爭無有了時。此皆因人有問題，太自私，無道德。

任何一個國家興起，皆非偶然，必須先要經過一番新心理建設運動，造成一種新風氣後，才能進謀制度之改革，至少也須兩者並進。此可以歐洲的德國及亞洲的日本爲例。普魯士一度曾降爲拿破崙法蘭西之僕從，但自經富銳德里克、威廉第一之提倡勤勞、儉約、紀律；非希特之呼籲獨立、自尊、團結禦侮；康德之提倡「實踐理性」（道德）；於是始有新帝國（1815—1871）之誕生。日本維新前的國勢，正如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一樣。它的興起，外表是模仿西洋，然骨子裏卻實受中國朱子學派、陽明學派之所賜。維新領導人物，皆不脫此兩派；前者教人以大義名分、尊王攘夷，後者則教人以知行合一。簡言之，德日之興起皆是先從改造民族（人）入手，二次大戰後，從經濟發展說，德日兩國仍不失爲富強國家。制度賴人推行，人不夠格，怎會產生良好政治。

西方文化先天有缺陷

西方文化雖來自古希臘，但他們放棄古希臘前期（蘇格拉底前）的人文（道德），卻採了古希臘後期的物文（自然）。所以西方文化日益傾向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尤其是自英國培根（1561—1626）出，他把自然科學與道德學分了家，即使自然科學獨立，不受道德學的約束，人非目的，乃成爲研究對象，人就與禽獸昆蟲魚蝦一樣了。

固然西方也講社會學、人類學、人學，但他們皆是把人當做生物研究，而非如何教人做人（一賢人君子），如何使人與人和平相處之道。達爾文的「物種始源」就是最好說明，說人是類人猿演化出來。他的學說，今已有很多科學家反駁。謂人還是人，決非猿，因人能使每指屈伸自如，而猿卻只能全掌屈伸。從這種原始的不同，自然足以證明人的祖先，決不是猿。

西方文化，從培根起，便把出發點搞錯了，也即先天的缺陷，所以以後便

自十六七世紀以來，無數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又爲核彈畫出藍圖。今日美蘇正在企圖協議限制核武器中，如萬一協議不成，將來第三次大戰爆發，即核子大戰、世界毀滅之戰。共產主義始作俑者，先是霍布士之提供性惡說、唯物論，後是亞丹斯密斯之提倡自由經濟發展，演成資本主義。根據此二因素，所以產生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過去學人原無個人野心、禍害世界用意，但馬克思不同，他確是有自私、野心狂人。

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核武器、共產主義，此皆西方文化，皆因培根把自然科學與道德學分了家，故曰先天的缺陷。

超越的意識形態

所謂「超越的意識形態」，本來中國早就有的，即孔學、仁學、儒學。但本文所要說的，卻非中國古董，而是來自英國牛津，故有這樣一個翻譯過來的新名詞。

牛津像北平，那是一個文化古城，數百年以來，不知產生多少學人、賢哲。有人說戰爭會帶來進步，或破壞、飢荒、死亡。但從心理上講，戰爭恐怕是帶來徬徨罷。第一次大戰後的牛津，和其他國戰後都市一樣，人民在長期飢餓、恐怖、流血、死亡的熬煎下，對於人生皆不免激起一種浪潮，發生了疑問。意志薄弱者，感到人生無常，自然走入墮落之途，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終日與金錢、女人結不解緣。然而意志堅強者，那麼，就要找尋心的安放處，即超越的意識形態了。有不少的具有理想的人，曾把心寄託到像國聯一樣的組織上去，「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類口號之下，去求安慰。也有人寄希望於宗教，可以得到答案。但希望儘管希望，到頭來卻仍感到不是眞正解決辦法。固然也不是沒人能看破此中癥結，即應該自我改造。但是，他們只能獨善其身，做個自了漢，卻不懂得怎樣有效的兼善天下，即去改造別人、國家、世界。就在這樣氣氛中，一九二一年美國富蘭克・布克曼博士（Dr. Frank Buckman）踏進了牛津。他立下決心在那裏尋求志同道合的人，去發動一個世界改造運動。於是就在牛津集合了一般優秀分子，提出了這個超越的意識形態。何謂意識形態呢？㈠它是一種信仰或觀念（思想、意識），人們靠它而形成他們的生活和行動。㈡它是一種信仰，對於一個人的生活和一個民族的文化，能夠造成一個全體主張。㈢它是一個觀念，它控制住人們的心弦和心理，到最後是統治了各個民族。㈣它是一條道路，你和我生活的道路，特別是在危機的時候。從第一次大戰後說，有的意識形態，企圖一國家統治世界，如日本「

「別吵！別罵了！」我忍不住一肚子的火氣上來，叫道：「要罵的日子長着呢！事情搞成了這樣，再罵也不管用了！先把達生弄進去，女人去把達生嫂子弄醒，這才是要緊事！」

「動手吧！」賢生七竅生烟，沒好氣的叫。

「來，幫幫忙！」達生也招呼幾個男人幫忙。

我和幾個人夾手夾腳，拉手的拉手，抬腳的抬腳，好不容易才把他抬進屋裏，往床板上一摔，人們看也不多看一眼就掉頭而去。

實在，沒一個人不恨他的呢！我無可奈何把他身體擺得舒服點，再試試呼吸和心臟，一切都好，才離去。要知道，是我給了他一扁擔哪！

走出禾坪，見那一堆女人還圍着達生嫂子在大呼小叫。我走前一看，不得了！亮得白晝般的月光下，達生嫂子滿頭滿臉流着鮮紅的血！旁邊幾個女人亦都沾紅了！

「怎麼回事？這血！」我慌了。

「不是血。」娘苦着臉對我道：「是小山往她頭上的傷口處澆了一大樽紅藥水！」

「阿仔，她……她，她老是不醒哪！你看怎麼辦!?」望嫂子青白着臉，慌兮兮的道：「莫不是四婆不放她回陽？這……」

望生叔走前來：「阿仔，你是讀書人，想法子弄醒她吧！她死了不打緊，累死大家的呢！」

我哪裏有什麼辦法？我又不是神仙！我苦笑着攤攤手：「望生叔，我……唉！」

「你剛才不是給她摸過脉？不要緊吧？」賢生皺着眉頭問。

「嗯。」我點點頭。

「他媽的！死不了就不怕，這種女人，哼！」他鼻子裏噴着氣。

「不過，賢生，讓大隊治保知道了……」望生苦着臉搖搖頭：「總是麻煩呢！」

突然，我想到了！「望叔娘，來，」我把她叫到一邊，啦聲地問：「你剛才是說怕四婆不讓他還陽？以前有過這樣的事？」

「有過呀！時時有的！要是三日後還不回陽，就會氣絕！我就怕她這樣！」

「那以前用什麼法子……」

「燒香啦，許願啦，對死了的人惡不得，只能哀求的。剛才達生這條牛得罪了鬼啦！誰知道求不求得應！」

「好，那你就向四婆求求吧，許願、燒香什麼都行，只要她能回陽！」我道。

果然，望嫂子咿咿哦哦又在唸什麼了，人們和剛才一般全屏聲靜息的等待着。可是，好久了，達生嫂子像沉睡了一般，毫不反應。望嫂子抬頭望望我，一副欲哭的模樣。

人們焦急得心裏像火燒！

我想到，剛才「鬼四婆」不是對娘挺客氣的？叫娘開口求求她或許會好點也可能，人鬼亦離不開一個情字嘛！

我正想叫娘試試，不料，娘自己開口了：「四婆，你高抬貴手放了她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爺娘看子女；你看在我們的面上，看在小芋頭可憐的份上吧！她夫婦可惡你也懲戒過了，大限一到，總會讓你出口氣的。你老人家要是不放她回來，我們明天可全要被政府捉去吃官司了，阿仔的工作也會丟了！四婆，你是疼惜阿仔的，總不會讓他受罪吧？四婆，求求你……」

娘說到後來，眞的聲淚俱下了，娘心裏實在慌呢！

其他的女人也跟着齊聲哀告起來。一時，禾坪上「四婆饒了她吧。」「四婆你老人家高抬貴手吧！」「四婆別累了我們吧。」不絕於耳。

本已一動不動的達生嫂，突然又顫抖起來。於是乎，求饒，哀告聲更是响了。

達生嫂子一陣猛烈的抽搐，再度平靜了下來，發出一聲呻吟。奏効了！

「達生嫂！」「達生嫂子！」女人們搖着她，叫她。

「噯——」達生嫂子慢慢抬起了頭，有氣無力的呻吟着：「好痛呀！」

在場的人全吁了口氣，一塊石頭放落了地！

「走吧，細仔！」我招呼一直呆在一旁的弟弟[illegible]

女人動手把達生嫂子扶進屋去。

回到家裏時，已是下半夜三點了。眞是渾蛋，放着好好的明月不賞，花生不剝，去看什麼「下陰間」，鬧了個頭暈腦脹，該死，我狠狠敲了兩下腦袋。

剛躺下身子，弟弟躡手躡腳摸了進來，後面還有小山，「哥，哥，你睡啦？」小鬼頭輕輕喚着。

「怎麼啦，細仔，小山？折騰了半夜你們還不夠過癮？我要睡了！」我揮手叫他們滾蛋。

「哥……我們，我們……和你一齊睡好不好？」兩個小傢伙緊靠着身子道。

我笑了：「你不是說，不做虧心事，怕什麼鬼！怎麼又驚了？哈哈……」

兩個小傢伙不好意思起來了。

「好吧，一齊上來！」我拍拍我睡的大床。

第二天，娘去探達生夫婦回來告訴我：達生嫂子全身都瘀了，一搭搭的瘀痕十足是被人用手指扭傷的，反倒是給達生扁擔打了的肩膀沒什麼紅腫瘀黑，你說怪不怪？達生兩夫婦都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

幾天後，我的假期夠了。臨去的那天上午，我特意去看看他夫婦。

達生住的房子有兩扇玻璃大窗，光猛極了，這房子原是他的本房叔伯李義昌的，達生趕走了他全家自己搬進去的。我走進去，感到日光炫眼。

「達生叔，我來向你辭行了！」我大聲地對躺在床上的他道。只幾日功夫，他瘦得落了形！

他睜開迷糊的雙眼茫然的看看我，又合上了。

「你多保重了！」我叫道。順手替他拉上窗帘。太光了休息不好的。

「別，別……快，快拉開……」他突然驚叫起來，像小孩子般的叫嚷。

賢生嫂子告訴我，一入黑，達生就要人在他房裏點上幾盞大洋燈，直到天大光了才敢熄，他怕鬼呢！離家好幾年了，我不知道達生夫婦情況怎樣？還有那流着青鼻涕的小芋頭？本想給家裏的信中順便問問的；想想，還是算了。

（完）

短篇小說

下陰間（下）

田章

正在這時，後面响起了一聲暴喝：「你們在搞什麼鬼?!誰在搞的！」

是李達生。他坦露着胸脯，露出黑乎乎的胸毛，手叉着腰，漲紅了臉，頸脖上的青筋現起像一堆蚯蚓，站在那裏瞪着滿佈紅絲的眼睛，氣勢洶洶的比「鬼」四婆還可怕！

「是我！是我！天打雷劈的，你敢怎麼樣？生時被你欺侮得還不夠，死了可不受你呼喝了！李家的敗類，看你死了有什麼面目見李家的人！」達生嫂子哭罵起來，像要和他拼個死活一樣！

「你、你、你……」李達生臉色刷的一下變成又青又白，難看得叫人害怕，兩腳釘住地下不會動彈，指着他老婆，說不出話來。

「嘀嘀……」「四婆」傷心的哭喊着，李達生指着他老婆的手簌簌地發抖。

「她，她……她是誰!?你們，你們在裝神弄鬼！」李達生氣急敗壞地吼叫：「我，我宰了你！」

可是，他嘴裏乾嚷嚷，腳下卻不敢移動半步。

「來吧，打吧！你這個賊，你把隊裏大家的口糧尅扣了，拿到外面去賣黑市，你霸佔了義昌伯的房子，把他一家趕到牛棚裏去住！還誣忠昌他媳婦偷隊裏的黃豆，鬪她、迫她，千方百計折磨她，把她害得瘋了。還不是因為調戲她、強姦她不遂！你敢說不是？嗯，你敢不敢說一聲?!你欺侮他們是地主，你不把人當人！畜牲！人不敢說鬼可不怕你！你做的壞事，一樁樁，一件件閻王爺都記着的，大限一到捉你剝皮、抽筋、煎油鍋、下刀山！你等着呀……」四婆沙啞地叫罵，哭喊着。

我這時忘記了，四婆是「鬼」滿腔熱血沸騰、憤怒、悲痛至極……李達生，這個禽獸不如的畜牲，今晚在眾目睽睽下原形畢露了，是的，人怕你，鬼可不怕你！

「你，你，你你……啊！」李達生突然從地下抄起一條只剩半截的扁擔，垂死掙扎般的嘶叫着向他老婆當頭砸去！

目睹這場人鬼相罵的人群，本已震驚得迷迷茫茫了，「鬼四婆」揭露的全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不過，平日大家懾於李達生的權勢誰敢置嘴半句？更何況他又有一個潑辣出了名的老婆助紂為虐！現在，借他老婆的口全揭出來了！個個心裏都萬分快意，可是揭出他臭事來的卻是鬼，所以在快意中又夾有一份驚怯，在神志恍恍的情形下，誰料得到李達生會瘋了般這一着。

「砰！」地一聲，扁擔正砸在達生嫂子的肩膀上。人群突然醒悟過來，嘩叫起來。

我一個箭步跳了上前，死命抱住李達生。

「她是你老婆呀！她是達生嫂！」我死力抱住他，一邊大聲喝叫。

可是，李達生像一條瘋了的水牛，野獸般咆哮着，把我拋在地上，掄起扁擔又當頭砸了下去！

這打下去非給他打死不可，要出人命了！我抄起一張板櫈摔過去，在千鈞一髮之際擋住了他那一棍！

李達生是瘋了！他張牙舞爪撲過去扯住他老婆大水牛也怕要給他扯轉了頭！

可是，奇事出現了！

他老婆竟紋風不動的仍是伏在桌子上。反是李達生手裏抓着一把帶頭皮血淋淋的頭髮向後栽倒！

「啊——」「哇！」人群叫嚷着躲避，驚慌地四散奔逃。

我一把摸到他丟在地下的半截扁擔，乘他還沒站直身子，對着後腦轟去！李達生喝醉了酒般，幌蕩着身子，終於軟癱癱地倒在地上。

「阿仔，你，你打死了他?……」娘睜着驚慌的眼睛，顫聲叫着，就要嚇暈過去了。

「沒有的。」我俯身摸摸他的心臟和鼻息，站起身，丟掉手裏的扁擔，呼了口大氣：「只是暈過去了吧！他大水牛般的，再挨十下也死不了！」

四散的人們又圍攏前來，還把附近屋裏的人幾乎全引出來了。人們七嘴八舌地訴說，議論着，禾坪上熱鬧得像墟日一樣。

「爹，娘！我怕，啊……」被人們遺忘了的「小芋頭」重又出現了，撲在李達生的身上叫喊，見爹不「理」他，又跑到仍是伏在桌上的娘身邊，拼命哭喊，搖着娘，可是，達生嫂亦是一樣的「不應不睬」。

不知誰嘆了一句：「咳，爺娘造過當，子女受災殃！」

這句話深深的銘在我心上。

人們全默默無言的站在四周。

我上前試試達生嫂的脉息，平靜均勻得很。

我道：「望生叔、賢生叔，大伙幫着把達生叔弄回去再算吧！要不要向大隊治保主任報告？這事可得由你們拿主意了！」

禾坪上的人們你望我，我望你誰也說不上。

小芋頭呼呼嚕嚕的吸着鼻涕，叫爹喚娘地哭泣着；令人心頭沉重得發脹。

「媽的！都是你們這班女人，吃了餐飽飯就發姣；下什麼你媽的陰間；現在好了！」賢生向着他老婆吼叫起來。一下子，所有的男人全响應了。家公罵媳婦、丈夫罵妻子、兒子抱怨娘，什麼難聽的

夜間在山坡遇到土共向他射擊，一顆子彈打來，恰巧那時他給一塊石頭絆倒，跌了一跤，不然的話，子彈正打中他的頭顱，就沒有後來的張贛萍了。我在那篇文裏說，這決非偶然，這是冥冥之中有人救你，你要仔細想想，不是迷信，何以你早不跌跤，晚不跌跤，恰恰土共子彈打來時你跌跤了？是誰算得那末準確？是誰安排到那裏一塊石頭？是誰叫你碰上這塊石頭？凡神所揀選的人，雖然還未信祂，祂卻是要保護你。可惜，當時贛萍聽了我的話，他只推託事忙，沒有時間去禮拜堂，等以後較有閒時再說吧。誰知一直他就沒有閒下來的機會，正在忙着就撒手了，有閒是有閒了，然而太晚了。我頗後悔，當時沒有苦口婆心地來勸他，沒有多些次數勸他。

能「偷得浮生半日閒」的人是有福的，人不能像機器，不休止地使用，即使是機器，也得停下來加點油的。記得年前贛萍出殯時，我從九龍往香港殯儀館，在船上遇見胡實先生和戎馬書生先生，大家談論贛萍的死，他倆都異口同聲地說，贛萍實在是忙死的，他太忙了，白天寫作、編雜誌，晚上還到報館裏編報，下半夜才由香港返回九龍的家，數年如一日，風雨不停，就算是鐵打的人也會磨損的，何況是肉長的呢？據說，他倆都勸過他，但他不肯聽，他所以不肯聽者，乃是爲了多賺一點錢，讓兒女生活得好一點，不再像他那樣的受苦。這是出於偉大的父愛，固然未可厚非，但他是聰明人，怎麼會忘了那句俗語「兒孫自有兒孫福，不爲兒孫作馬牛」呢？可是話又說回來，如果贛萍還呢。

贛萍，別已經多年，拉拉雜雜寫這些話來悼念你，願你的靈魂安息。

外一則

尼克遜與江青

當世有一男一女，全是頂尖兒了不起人物：一爲尼克遜，一爲江青。

尼克遜訪北京，老毛餽之以熊貓。這倒極有意思，因爲老毛心目中，可能以熊貓爲他的象徵。貓諧毛，此非普通之貓；熊者，北極熊也。熊貓，無異說馬列毛，亦即貓出於熊，毛澤東思想出於馬列主義。但熊貓非熊亦非貓，猶之馬列毛非馬列主義亦非毛思也。但在尼克遜看來，熊貓卻可視爲兩個動物，他自己成了馴獸師，玩弄牠們於股掌之上。

他到北京時，毛澤東先兵而後禮，給了他個下馬威，然後詔兒之於便室。這麼一來，毛的身價大漲，不是嗎，世界第一大國的元首，竟然不遠三萬六千里來拜謁，老毛顯然高於老尼，「新中國」顯然威水過合眾國了。可是老尼意不在此，他除了暗笑老毛的阿Q相以外，主要是做給北極熊看。

老尼如此低首下心，向老毛必恭必敬，莫斯科打起顫來了。布里茲涅夫想：這兩個傢伙不知嘀咕什麼，總離不了會談共同抵制我們的方略，他倆眞個聯合起來，我們幫助印度搞出的孟加拉就白費了。好小子劉彪，叫黎筍打南越！

化要實現，必須先推毀北越的武力，不然南越還是招架不住。黎筍這一南進，給了老尼轟炸、封鎖的藉口，而也就把北越侵到南越暴露出來的武力消滅了一大部分。

黎筍傻了眼，請示老布，老布沒有辦法。因爲他沒膽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只有使北越叫和。而他自己呢，正等待老尼前來，想拉住老尼共同對待老毛。

老尼到了莫斯科，談得很好，共同防止核子戰爭，贏得舉世掌聲。這末一來，老毛大慌了：這兩個小子談什麼，難道他們合而對我？當老毛在報上看到尼、布滿面笑容地對飲香檳時，不由得大罵尼克遜兩面三刀，打着紅旗反紅旗。

總而言之，他把熊貓二者玩弄於股掌之上，還了得起麼？當世誰比得了他？

江青鬬倒了王光美和葉羣，她這第一夫人的地位，天下莫能與之爭了。她的鬬爭技巧實在精明。

當她被中共中央大員們限制她出來活動時，她忍受了，忍受了二十年。忍是一把刀插到心上，的確不容易。但她會唆使她丈夫進行文化大革命，一舉把她的敵人統通打倒。

老毛是好色之徒，在做流寇時，還換了兩個女人，到了佔據北平爲王，還在中年，卻未再換女人。這可見江青的御夫術也是極爲高明。

她在文革中吃過林彪的虧，在林彪勢力膨脹時，她又退避三舍，不與之爭。但一遇機會，她就聯合周恩來，一舉把林彪系一網打盡，現在又堂而皇之地出來亮相了，清一色的林彪親信，但她竟敢前來過勞動節，而劉興元、孔石泉、丁盛等人卻不能動她一根汗毛。

她的樣板戲，全是巧取豪奪得來的。就像最近在這兒放映的「白毛女」，原是周揚當年從晉察冀邊區採訪得來的素材，交給他所主持的「魯迅藝術學院」編劇演出的。如今卻成了江青的政治資本了。再像「杜泉山」，更是一九六四年鄧拓搞的一個樣板，人家叫「杜鵑山」，她只改了個字，就成爲她的了。

她在這些戲裏，都加上毛主席萬歲，於是毛心大悅，說「路線對頭」。

也是邪門吧，鬼老看了說好，這兒有些青年人也說不錯。什麼原因？江青走運！

不要小覷這位三四流電影明星，她現在坐第三把交椅，周恩來見她都得屈躬，她是中共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相當於過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握着黨權！

無怪有人揣測，老毛正在極力培養她做他的接班人哩！她自己也在提倡抬高女權，似乎正等待接班。



贛萍周年忌

趙聰

本來心想寫篇相聲——近幾個月來，許多認識我的人，見面就提到我寫的相聲，當然都是一些謬承過獎的話，聽得多了，不知不覺也自己飄飄然起來。不過這撈什子卻並不好弄，第一不光單單寫對話，要使讀者讀了忍不住噗哧一笑，讀到煞尾哈哈大笑；第二還不光單單逗笑，要有點含蓄的幽默，使讀者咀嚼品味，笑中還會有淚；第三，要有所爲而發，也就是這三條件，才算相聲，否則的話，那就不是相聲啦。因此，雖然自己飄飄然了好幾次，一直捉不住靈感，寫它不出。昨夜失眠，忽來靈感，可是手和眼皆不聽指揮，還是不能寫。今晚準備寫了，不想那靈感卻又飛去，無影無踪。但我已經答應了小葉，他留了篇幅，不能交卷，爲之奈何。一想今日六月一號，贛萍兄周年忌辰，那我就從這兒說開去吧。

時間眞快，贛萍逝世已經周年。當時本應寫篇追悼文字，以寄哀思，只因我的左眼剛剛開刀，拆線才幾天，醫囑不能讀書寫字，沒有動筆。當在香港殯儀館公祭時，我還記得戎馬書生先生，報告贛萍生平，淚隨聲下，全場都深受感動，掏出手帕拭眼的大有人在，這種場面，在這兒是很少見的。贛萍的一生，看他所著彈雨餘生錄，眞是多采多姿，可歌可泣，聽了戎馬書生先生的報告，才知他在港二十年的奮鬪歷史，更加感人。天無絕人之路，有志者事竟成，奮鬪並未落空，一個拿槍的戰士，成了使用筆桿的文人，而且娶妻生子，成家立業。誰知正在壯年有爲之日，竟爲二豎奪去他的生命。

我孤陋寡聞，很少交遊，熱鬧場合，向不參與。因此雖然贛萍早有文名，在我卻是緣慳一面。我之識贛萍時創刊號還未面世，萬、張兩位具名折柬相邀，座中十餘位，我只認識一半。我對萬先生也是初識，左仔暴亂，亂置菠蘿，殺害同胞，萬先生挺身出來，天天拿原子筆當刀槍，寫新聞以外，攻擊他們，揭發他們，全港贊佩。左仔威嚇他，載入暗殺的黑名單，他卻愈戰愈奮，不爲所動。像這樣的人，辦雜誌約我寫稿，怎能推辭？接着，贛萍就催稿來了，此後，雙方相熟了。

贛萍是位黑大個兒，性情豪邁，耿直而誠懇，很像燕趙人士，原來他是江南人，正所謂南人北相。數年交往，毫無不愉快事發生，而且愈來愈好。每見面或寫信，他都稱我爲聽翁，自居晚輩，我那能擔當得起，總是請他免去這樣稱呼，他終不肯。有一年，我爲房東逐出，一時找不到房子，他聽得說了，馬上各處給我找房子，還動員他的太太去看，我至今感念不已。像他忙得要命，日夜無暇，還這樣熱心爲朋友的事奔走，求之今世，實在難得之至。

他編的本刊，是少數反共刊物中之佼佼者，讀者遍佈於各階層，不能不講求大眾化、通俗化。我認識的，有大學教授看，中學生看，飯館裏跑堂的看，士多店的夥計看，基督教的牧師也看。眞可謂雅俗共賞，老少咸

一是作者可以暢所欲言，百無禁忌，談心有所思感，自由發抒，談政治，談經濟，攻擊社會的罪惡，罵人類的蟊賊，揭大陸的瘡疤，評台灣的措施，述掌故，記見聞，嘻笑怒罵，莊諧並陣。不像有些刊物，講文藝則限於純，有自己的格局戒律，如不談政治，或對政治取超然的態度，不左不右，獨立而非中立等等；第二是編者尊重作者，如我寫的玩藝兒本來不成名堂，錯誤不能說沒有，可是編者從來不改一字，更不因篇幅關係而刪減，不像有些刊物，編者自居老師，以作者爲學生，自己看不懂或自己不知道的，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按照他的意思妄事改動，有時你寫三千字，他把它改成二千字，說是限於篇幅，及登出後，往往使你涕笑皆非，生氣也沒有辦法。贛萍就從來不做這等傻事，遇有他不明白處，他會打電話問你。這兩個特點，我想在這兒除本刊外，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份了。我向本刊投稿，數年不斷，我想這是主要原因之一，而這正是贛萍生前立下的榜樣，如今小葉才得曹隨蕭規。

我是熱愛宗教的一個人，我從耶穌基督那裏領受的福氣，百口難宣其萬一。所以，我見了知交好友，總是勸他信耶穌。對於贛萍，不消說我是勸他過的。我讀了他的彈雨餘生錄，

分需要。

日前，越南戰場中部高原地帶的戰局並未出現使人悲觀的情況，北越軍的進攻雖然接連而來，但每一次都被守軍擊退。同時，最近的幾天來，北越對崑嵩市的進攻，已沒有使用較大部隊，主要原因是使用較大部隊時，目標更大，容易受美國空軍轟炸。

美機空中攻擊的確使到北越軍遭受到巨大損失。在過去多次進攻中，北越軍在炸彈下傷亡慘重，受了這教訓，他們不敢集結，就無法發動大規模攻勢，這也是崑嵩戰場今日能穩定下來的原因之一。

至於南部安祿，遭北越軍圍攻已達五十多天，最初攻勢凌厲，曾經突破守軍防綫衝入市區，雖然河內宣佈安祿已被「解放」，實際是被逐出市區。目前，安祿一直在南越軍手中。

據西貢指揮部消息：近數日來北越軍對安祿的攻擊行動已大爲緩和，發射大炮火箭的數目也減少了。據說北越第九師和第七師損失重大，不得不被迫退到高棉東部的森林區去重新整編。

不愛江山的溫莎

對世界並沒影响，而爲世人關心的一則新聞，要算是溫莎公爵病逝的消息了。

年青人對溫莎公爵不會有多大印象，但四五十歲的人一定記得一九三六年轟動世界的大新聞：英皇愛德華八世退位，和他深愛的辛浦生夫人放逐到外國，過着流浪生涯。

這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偉大愛情故事，當時曾傳爲佳話，外國人不過，溫莎公爵和辛浦生夫人的愛情是經得起考驗的，到溫莎公爵死的時候，他們過着共同生活已三十六年，三十六年是一段悠長日子，要不是他們愛比金堅，甜蜜的歲月，怎會維持那麼長久？

今天年青人也許認爲這是傻瓜的行徑，什麼叫愛情？和一個人做愛太單調，應該多找個對手，盡量享受人生。這種想法和溫莎、辛浦生夫人的結合當然大有距離，但老一輩的人並不認爲他們「傻」，他們能達到結合的目的是快樂幸福的事。

英國君主不過是象徵式，並無權力，如果當日溫莎公爵不退位，做皇帝做到今天，對英國局勢也不會有什改變，所不同者也許是今天頻頻到海外「訪問」的不是伊利沙白而是愛德華罷了。

皇宮的生活未必比得上到處遨遊的寫意，這三十六年來，在外人看他們是被放逐，有家歸不得，替他們難過，但，相信他們的日子一定不如人們料想的苦惱，而是十分甜蜜快樂的，否則的話，就不可能維持三十六年這麼一段悠長日子。

關於溫莎公爵遺體的葬禮，英國國會曾引起一些爭辯，一部分人認爲要爲他舉行國葬，採取君主儀式。但有一些議員則認爲，此舉是虛偽的，一個人生前沒有受到好好的待遇，死後舉行何種儀式有什麼關係呢？這不過表現英國人的一種贖罪心理。

今天，同情溫莎公爵的人多了，他的遺孀也在白金漢宮受到禮遇。

萬人傑

「外

柳以青

在以農業爲生的私有社會社會制度之下，知識分子只能靠私有土地生存。我們只能看他的私有土地，影响到他的行爲與思想的程度，而不應拿中共現時劃分階級的方法去劃分古人的階級，並由此以斷定他們的好壞。若是這麼做，你們便只恨中國過去爲什麼不會和非洲土人一樣。郭沫若把杜甫劃入地主階級而把他的地位一筆抹煞掉，中國還有什麼文學史可言？……第二，中共不可用政治鬪爭方法來處理學術問題。中共的政治鬪爭方法，是先加上一頂帽子，有如右派、修正主義、工賊、賣國賊、大毒草、大陰謀家等等，再以組織之力，不要證明，不准辯論，把惡毒的詞彙當作道理，萬衆同聲，將政敵打下十八層地獄。試想，假定劉少奇們在權力鬪爭中得手，則凡加到他們身上的罪名，皆可以加到毛的身上。……由此可以了解，中共政治鬪爭，權力就是事實，權力是道理。若把這一套應用到學術上，還有什麼學術可言呢？」

「古」經否定還有何「用」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所謂的「古爲今用」，究竟是不能騙過嚴正學者的批判的。因此，假如爲中共以「古爲今用」的口號而沾沾自喜的人士們，有必要深深體味一下徐教授的分析和批評。事實上，在「階級」和「鬪爭」上來處理歷史，以圖達成「古爲今用」的話，不啻是給我們以「反面的教材」，而更使我們認識中共的本質呢！

看過新近發行的正史中的幾本卷首的「出版說明」文字，總是先加以誣卑地說：「同其他封建地主階級的史書一樣，貫串着反動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它抹煞人民群衆在歷史上的地位，吹捧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歷史作用。……記事往往是有意隱諱和歪曲的。但作者既要記載這兩個封建政權的歷史，就不可能完全迴避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的血腥事實，也不可能完全掩蓋、封鎖人民群衆革命鬪爭的情況……比較集中地透露了六世紀四十年代階級矛盾的尖銳。」（見「梁書」「陳書」出版說明）

無怪乎徐教授在「再論『古爲今用』」一文的結論中說：「這種胡亂使用名詞，漫無定界，除了證明學術水準之低，怎能證明甚麼？此無它，皆因古爲今用的混亂不清的口號，束縛了大家的能力與智慧。」

智慧只有「考古」和「文物」

能力被束縛了，還可以標點一下古書，可是智慧被束縛了的話，只有擠到「考古」與「文物」中了。因此，我想起了有清一代的「考據學」何以特盛的原因！然而，清代的考據是不能「古爲今用」的，而「今用」的標準是那麼的狹窄和不定，我還能說什麼呢？

橫眉語

美蘇簽核子協定

尼克遜訪問莫斯科的成就，顯然大過訪問中國大陸。他到達莫斯科後舉行的一連串會談，簽署多項協定，和在訪問中國大陸時的一紙上海聯合公報，相差太遠。

直到目前爲止，尼克遜在莫斯科與蘇聯所簽訂的多項協定中，最爲人注意的該是戰略軍備限制條約，這是尼克遜很久以來就想達到的一個願望，因爲，美蘇核子競賽，了無止境，兩國都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現雙方就此問題能達成一項協定，可見雙方這次的會談是誠懇的。

在這一項協定下，每國的核子飛彈不能多於二百枚，同時簽訂五年臨時協定，凍結攻擊性戰略核子武器及核子武裝潛艇的數目。

國際間的評論，美蘇兩國簽署這一項協定，有助於消除核子戰爭危機。雖然中共指爲美蘇企圖壟斷核子武器的把戲，其實，核武器的知識已十分普遍，任何國家，只要肯叫人民不穿褲子，都可以發展核子武器。即使本國不成，也可以借助外國科學技術人才，問題是大部分國家的領導者都寧願人民生活過得好點。

中共儘管要人民不穿褲子而發展核子，但直到今天，中共擁有的核子飛彈，距離二百枚的數目仍然很遠很遠，因此美蘇這一項協定，沒有叫中

如果美蘇兩國簽署的這項協定滙的成爲有效的條約，世界核子戰的危機即使不能完全消除，至少也大爲減輕，在目前，有資格打核子戰的國家，相信只有美蘇兩國而已。

根據國際戰略武備研究學社的資料，美蘇兩國目前所擁有的各種核武器，數量的比較，大致如下：

洲際反彈道飛彈——美國九五四枚，蘇聯一五一〇枚。

核潛艇——美國六五六艘，蘇聯三五〇艘。

柴油潛艇——美國無，蘇聯九十艘。

數量上彼此似乎相距不遠，問題是在技術上的優劣。不過，這是一個謎，這個謎要眞的打起核子戰才曉得，科學家的估計，未必十足可靠的。

越南戰局已穩定

崑嵩攻防戰進行到峯巔的時候，南越總統阮文紹親臨前綫，從西貢飛到波來古，隨後轉到崑嵩前綫。

崑嵩攻防戰在上星期已告展開，崑嵩是中部高原地帶，是南北越戰爭中最具戰略意義的區域。北越軍早就想把這個要點拿下來，因此從寮國和高棉調來了三個師，向崑嵩進攻。

崑嵩的得失，與越南整個戰局當然很有關係，也因爲如此，南越軍也全力防禦，展開激烈的戰鬬。

阮文紹親臨視察，可以表示南越當局對這個要點的特別重視。

如果北越軍佔領崑嵩，波來古就受到威脅。目前，波來古是南越軍在中部高原的指揮部所在，也是防守崑嵩市的指揮部和前進基地和後方補給站，波來古有失，整個中部高原地帶

最近中共提出了兩個名詞，使到海外自由地區的人們感到特別親切，所謂特別親切，乃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很少再強調「古今」和「中外」後，現在再次提出了「古爲今用」和「洋（外）爲中用」的名詞和口號。

「古爲今用」與「洋爲中用」

姑無論這「古爲今用」和「洋爲中用」中共方面如何解釋，這一口號的再一次提出，乃是證明「毛澤東語錄」和「毛澤東思想」在過去狂熱式的強調不但經不住時間的考驗，同時更顯得其貧乏。做一種政治式或革命式的教條總綱或許能湊一時之効，原因是這「語錄」和「毛思」背後有槍桿子、有紅衛兵、有紅小將等。可是，三、五年的時間已經可以證明，即使「語錄」和「毛思」背後有槍桿子，但是，「語錄」和「毛思」本身，根本是經不起考驗的，於是不能不要借助「古」和「洋」了。誠如中共問題專家岳騫先生曾經指出：毛澤東只有幻想、亂想而沒有思想。

或許有人不以爲然，因爲目前所有的中共的書刊、報章，仍然是滿紙是「毛語錄」和「毛思想」的語句徵引。這只是表面的公式而已。誠如我們過年過節在門口貼揮春和對聯一般。只不過所不同的是：我們的揮春和對聯旨在納福；而大陸以及香港的左派報章雜誌的毛語、毛句，卻旨在避禍。左派文化人士在這方面的心境我是理解的。姑無論他們背後的「人民幣」是多麼的雄厚，支持他們強要把「毛思」、「毛語」夾插在文章的字裏行間，然而，這終久是不會繼續太長的。

認識中國

「古今」

徐復觀教授的眞言

關於「古爲今用」的理念，徐復觀教授曾經在華僑日報寫了兩篇文章，一是「論『古爲今用』」（見華僑日報四月十二至十三日）；一是「再論『古爲今用』」（見華僑日報五月二至三日）。

在徐教授第一篇文章中就指出這一「古爲今用」的會面臨四個問題，一是爲「今」的內容是爲了「無產階級工農大衆的利益」，這方面的「古」文化遺產多是沒有「無產階級」意識的；如何能爲今用？二是所謂目前的「無產階級，根本對自己國家歷史的豐富文化內容，還是陌生得很」，根本不知何者可用，何者不可用，仍是有賴少數文化工作者爲之選擇；三是古爲今用的標準是「毛澤東思想」，但是這一標準並非是白紙黑字那麼簡單，而是「全憑毛一人所作的解釋」，因此劉少奇和林彪既難把握，「文化工作者更難把握」；四是「毛澤東思想」卻又是自相矛盾，與「文化許多方面，實在關係不到」。

可是，在徐教授第二篇的文章的最後，毫不客氣地給予中共，其實就是毛澤東本人和他的御用文化工作者嚴厲的批

寒窗雜憶

也談冰心

待旦

在左報上看到冰心的相片，也看過兩篇談冰心的文章，一篇是刋於「學宛」上的「冰心印象記」，另一篇則是某左報領導人的「島居雜文」，文章雖然出自不同的手筆，表現方法也各異，但結論卻相同統一，異口同聲地向我們宣告，剛從「五・七幹校」「釋放」出來的冰心女士，「老當益壯，豪邁樂觀」，同時還宣佈「冰心正在醞釀寫書」，左報還特別刋出冰心敲拍手掌的相片，用以證明「此言非虛」。

冰心至今仍然健在，並不像老舍和李廣田（雲南大學校長）那樣被江靑小姐的「紅小將」鬬死，這點我是深信無疑的，也是至感欣慰的，因爲我是她的讀者，也一度爲她的文章着迷，當然希望她健康快樂。但她到底是否能夠得到眞正的快樂，卻不能不表示懷疑。從左報刋登的冰心相片我們可以看出，冰心的笑是不自然呆笑，這種笑絕對不能表示內心欣愉。左報刋登的相片，顯然是攝自什麼招待會上；而冰心那種呆滯的神情，也說明她對這類招待會感到侷促和不自然。至於說到七十三歲高齡的冰心女士要寫書，我想，也許，像六十年代的「畝產十萬斤」一樣，只是一種宣傳的玩意兒吧？因爲「解放」二十二年來，冰心一直都待在「作家協會」裏搞創作，可是一部作品也沒有寫出來，現在已經是七十三歲了，經歷過「焚書坑儒」的「文化大革命」，看過田漢戴紙帽遊街，見過老舍淋漓的鮮血，也被關進「五・七幹校」，嘗過風霜雨露的滋味，她還會執筆寫書？寫高玉寶所寫的「半夜鷄叫」那一類的書？除非她是瘋了，否則她絕不會寫，恐怕把刀架到她的脖子上她也不會寫，不信，且拭目以待吧！

我不像「左報」領導人和港大學生那樣，有機會去訪問冰心。但我認爲冰心決不會寫什麼書的信心卻是很堅定的，倘若她那麼急於邀功，那麼急於歌功頌德，二十年來早就寫了，豈會等到今天才興起寫書的念頭？

冰心的作品是我最早接觸的課外書之一，曾記得小學五、六年級時開始在課堂上偸看「天方夜譚」，和一些記不得名字的童話。初中一年級便開始看她的「繁星」和「春水」，而且常常看得不肯睡午覺，也常常看得忘記做功課，爲此曾被母親責罵，也吃過老師的戒尺，可說確曾一度爲她的文章而着迷。但我並不崇拜冰心，閱讀她的作品的興趣，也隨着年齡和知識的增長而逐漸淡薄。

不怕人家責備我「厚誣先賢」，坦白說一句，冰心的作品是不夠深厚的，不能令人再三咀嚼回味。冰心可說一生好命，誕生於一個開明的幸福家庭。又恰逢「五四」運動，而由表兄劉放園（晨報編輯）的引薦和鼓勵，遂成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第一個女作家，年紀輕輕便成名了。倘若她生得稍爲遲一點，我相信，她走向成名的道路將要艱難得多。丁玲所走的道路就比她艱難。但艱難也不一定是壞事。

丁玲的作品也比冰心的作品更有深度，更有份量，無論如何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丁玲的地位總應該比冰心高，即使丁玲沒有寫出那部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她的其他作品也比冰心作品更有份量，可是令我感到十分奇怪的卻是，香港的書店裏到處都是冰心的「寄小讀者」，卻沒有一本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記」。

冰心一生好命，此話並非胡扯，從童年到老年也像她的文筆那樣柔和而平淡，並沒有特別燦爛的時期。然而這也恰是她的幸運之處。「解放」以來她沒有當過領導，也沒有出過什麼風頭，而且也沒有寫過書，這使她無形中逃過了許多場無情的政治鬬爭，和文藝整風運動。而丁玲的情形和她恰恰相反，當過領導人（筆者按：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作協」黨組成員，「文藝報」主編）也得過國際文學獎（筆者按：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一度炙手可熱。可是開得燦爛，也凋謝得迅速，一九五七年就被文藝劊子手周揚打下十八層地獄，永世無法翻身，而冰心不但逃過了「反右」運動，而且安然度過這場無比慘烈「文化大革命」，活到今天。

我雖然不敢說自己讀書很多，但對中國文學藝術界的動態卻相當關心，新華書店有什麼新書出版，大致上我都知道，即使沒有讀過至少也知道書名，而二十餘年來冰心出版的唯一一本新書就是「泰戈爾詩選」（筆者按：冰心跟另一位作家合譯）。這部「泰戈爾詩選」譯筆非常優美予人一種淸新的感覺，我非常疼愛泰戈爾的詩，尤其喜愛他的「游思集」和「新月集」，而鄭振鐸的譯筆可說達到了爐火純靑的境界，盡管台灣的糜文開對鄭氏有所非議，但我認爲鄭振鐸在這方面的成就還是在糜文開之上。

冰心翻譯的「泰戈爾詩選」的出版，使我對她產生新的好感，從那麼優美的筆觸，說明其寶刀未老，可是她卻只是翻譯而不搞創作，這又是爲了什麼呢？我不相信這是她的「江郞才盡」，那時她大約只有六十歲還不太老，如果中共不爲作家劃出一個個創作框框，允許作家較多的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我相信冰心是可以寫出許多好文章來的，而相信她的成就將超越「繁星」、「春水」、「寄小讀者」固有的水準。可惜在「條條框框」的限制下，冰心不能再寫像「寄小讀者」那一類富有人性味的作品，只好致力於翻譯。當然，在什麼「延安文藝座談會」紀念日和重大的政治運動和文藝整風運動中，她也是沒有辦法不寫一兩篇應景文章聊作交待的。

無限的虔敬——懷念張海山先生

當我寫這篇小文的時候，心裏有無限的虔敬。

如所週知，海山先生是一位從善如流、嫉惡如仇的硬漢。如果你夠得上他的朋友，他可以為你赴湯蹈火，冒險犯難。如果你是他底敵人的話，他會鬭志昂揚，永不妥協，雖威迫利誘，不死不休的鬭下去。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一條直腸通到底的好漢。

我認識他，是朱振聲先生介紹的。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想是走過千山萬水，飽嘗過萬苦千辛；剛勁內歛，沉毅寡言。在適當的時候，才說一句話，或者露一個微笑，矜持而慎重。這種落落寡合的人，不容易交朋友，也很難交得上朋友。假如交上朋友的話，將是肝膽相照，聲氣相求的眞朋友，而不是勢盡交絕，利盡交疏的僞朋友。經過多次的交往後，濃重江西音的國語，口若懸河地可以和你說上幾個鐘頭而不倦，爽朗的笑聲代替了淺淺的微笑。從此，我們便開始了十年的交誼。

短短的十年友齡內，如水之淡，卻莫逆於心。當你惶惑不安的時候，他會很適當的給你忠告和抱打不平。一九六七年，新蒲崗事件，燃起了「越亂越好」的火引。有一天，晨早七時，他坐計程車到我家裏。他說，他坐在報社裏，終宵不寐。有感於局勢日趨惡化，根據過去在大陸的體驗，香港的前途，說多壞，有多壞。本來想馬上給我電話，因爲深夜關係，怕把我吵醒。於是絕早摸上門來，要我切切實地爲己爲家，作好安排。事隔多年，他底誠摰的態度，富說服力的言詞，每一念及，猶宛然在目。

有一次，他知道有一位曾經受過我底幫忙的朋友，因爲謀求不遂的關係，作出愚鄙的事。當時，他氣憤塡膺，替我抱打不平，要重重地教訓那位朋友一頓。他底挺身仗義的雲天高義，令我十分感動和感謝。

俠義可風的海山先生，不只在朋儕中，令人豎起大姆指，從心底叫好。在家庭中，是好丈夫，更是好父親，從「海宇心聲」的出版，就是最佳的有力鐵證。海山夫人是一位從未見過世面的婦人，爲了繼承丈夫的遺志，身兼父職和母職。白天，勇敢地挑起沉重的生活擔子，晚上，回到家裏，忙於家務，忙於管教兒女之餘，居然立下宏願，節衣縮食，將所有悼念海山先生的文章，彙集付梓，免費送給親友，作爲紀念一週年祭。她說：「海山對我太好了，朋友們對海山也太好了，如果我不把『海宇心聲』出版，怎對得住海山，也怎對得住朋友？」

這一番大方得體的話，許多人都能夠說，或者說得更漂亮些。但不是誰都能夠做，同時做得那麼好。如果沒有永恒的愛心，如果缺乏堅毅的魄力，如果不是海山先生精神的感召，「海宇心聲」是難得面世的。爲了表示愛思和悼念而出版的「海宇心聲」，不只有永恒的紀念價值，同時表揚了一個對善惡恩怨分明的硬漢，尤其是在這世態炎涼，文運澆漓的社會，這種好

周年祭

——追悼張贛萍先生

方中原

當你默然離去，
我聽到了萬人底痛哭悲傷；
即使遠隔重洋，
我也不能不心碎斷腸……

那時，我正身陷魔窟，
爲了活着，而忘情鬥爭；
可惜，那時你已經死去，
不然，我一定又聽到你激勵的聲音。

你就是正直和愛的化身，
你也曾嚐盡了人生的苦難；
你也曾不斷地搏鬥和追求，
爲了我們都要做一個眞正的人！

如今，你永別我們已經一年了，
櫻花謝了又開，雪花落了又溶，
但你的愛火將永留在我的心中
並將永遠烘熱着流浪者的心。

安息吧，美麗而又悲憤的靈魂，
你的生命已在萬人裏再生；
爲了你那雲天的義愛和火藥似的仇恨，
我宣誓：一定緊握着你交下的槍桿……。

申訴，卻可從他寫給夫人的家書看出：「外間悠悠之口，都謂我激起夷釁，殊不知實出聖躬獨斷，屢頒嚴旨，謂不慮諸臣操之過功，只愁諸臣畏之過甚耳。……夫予生逢盛世，得蒙皇上特達之知，……明知禁烟妨碍奸夷大利，必有困難，而毅然斷然不敢存畏葸之心者，蓋以身許國，但求福國利民，爲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尙付諸度外，毀譽更不計及也。……」實際上，全是朝廷出爾反爾，當林氏大擧禁烟時，道光帝得奏報欣然批示：「所辦甚屬認眞。」但想要一個獨裁的皇帝認錯是不可能的，於是林氏只有委屈了。道光二十年九月，卽遭革職並交刑部嚴加議處。二十二年二月被遣戍伊犂，而與鴉片一役完全脫節了。然其公道自在人心，民國後以焚烟之日，恰爲陽曆六月三日，故定此日爲禁烟紀念日，直視林則徐爲民族英雄。而與今日的民族敗類毛澤東，則成爲強烈對照。

毛幫年產鴉片八千噸

多時以來就盛傳以毒品向世界進攻，儘管北平一再予以否認，但最近已得到一個正式的答案是：兩年前才逃出鐵幕的四川籍女子袁懋如，五月十七日在美國眾議院作證稱：「她是取道雲南省經緬甸逃出的，沿途經過瀘河谷及高黎黃山區，親眼看見中共解放軍在那區域種植鴉片。……」在袁女士作證之前，美國作家希朗斐德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胡佛研究所卜松尼教授的談話說：「中共生產的毒品，足以替代可能停止生產的土耳其等國，而獨力供應全世界。」英國報紙也認爲：中共已成爲國際販毒的主要角色。

究竟中共每年能生產多少毒品呢？據蘇聯「文學報」記者布拉托凡，於一九六九年所發表一篇以「毛澤東怎樣私運鴉片」爲題的文章說：「估計中國大陸每年生產鴉片約達八千噸以上，若全部提煉爲海洛英，則可提五千餘噸。現在美國、歐洲及日本各地的海洛英批發價格是：每噸至少可達二萬美元。如全部運至外國銷售，每年收入可達一百億美元。」

運輸鴉片，全部驅使下放的青年苦力而無需搬運費，但它必須給予國境以外私梟的酬勞；尤其對於外國海關人員及其政府官賄的賂龐，更爲億大。因此，若干販毒專家的保守估計：除了以上的開支外，北京政權每年至少可得回大約九億美元外滙。」

一九七〇年四月，日本全國毒品管制委員會主席廣原通才指出：「平均每年由共產中國輸日鴉片所賺的錢，約在六百億日元。不過，中共輸日鴉片，還不到它全部輸出四分之一呢。」

同年六月，美聯邦毒品調查局長吉奧達諾曾向國會報告：「北平中共政權每年全靠種植鴉片，藉以換取大量外滙。」

事實上，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大陸，早已成爲國際毒品市場主要的鴉片生產地，和主要的供應者。遠在廿年（一九五一）前，中共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就曾決定「利用毒品輸出，以增加國家收入」的陰謀，並訂有「大量進行種毒、製毒與外銷」的詳細計劃，務使其毒品成爲該政權財產收入的三分之一——其餘二成，則爲米糧、金銀或古董。它這一計劃除換取外滙之外，更大的陰謀是對外進行顚覆活動，藉以支持同路者而打擊「敵人」；尤其企圖毒化美國人，爲北平最大的願望。阿根廷「先驅報」前年十月卅日刊載美參院委員會駐南越美軍吸毒調查團團長，曾向參議院提出一項秘密的報告透露如下：

㈠中共現時正以最廉價而最精製的海洛英，大量地輸入南越，企圖癱瘓美軍。在北越和中國南方煉製的海洛英，每兩售價僅二十美元，但在美國的售價則達四千美元，且其純度高達百分之九十九。……在一九六九年因吸毒過量而致死的，平均每月爲二人；但到七〇年一月至十月，平均每月竟有六十人死亡。

㈡駐越美軍各單位官長，原先吸毒包括已上癮者僅百分之三十，六個月後則達百分之五十；至七〇年八月後，更高達百分之八十。而情況最惡劣的是在七〇年十月十三日，竟有一羣美軍在南越陣地中，對着哥倫比亞電台採訪記者公開吸食嗎啡呢！

以毒品攻入各國心臟

據曾訪問八個國家硏究海洛英交易情形的結果透露：中共在緬、寮、泰、高及北越等地區銷售的鴉片，多半是以半贈送方式售給各部落土酋或親共團體的，平均每一公斤鴉片僅售美金三十元或黃金七錢而已。其目的在拉攏各部落，建立共黨勢力，藉以支援各地共黨游擊隊進行叛亂活動。曼谷「世界報」於七〇年一月廿九日指出「在泰北的共黨游擊隊，現正使用含有嗎啡製成的『神藥』，免費爲患肌肉疼痛及其他痛症的村民治病，藉獲村民庇護及取得供應。而這些毒品的主要來源，自中國雲南偷運泰境。……」（所謂「神藥」，卽可能指鴉片而言。按鴉片本藥名，含有嗎啡毒性，爲鎭痛安眠的藥品。）

美國防部痲醉品濫用管制小組於七〇年十二月三日表示：「所有各式痲醉品，在泰國均可低價購得，曼谷已成爲遠東毒品輸運的『淸交站』，並以美軍人員爲主要對象。」又說：「無論駐泰美軍或由南越赴泰渡假美軍，多是包住各地觀光酒店的，而這些酒店的侍役中，則滲有中共特務分子，他們對美軍出售的香烟，都是含有嗎啡的特製品。」

中共既爲世界毒品市場的主要貨源供應者，而硏究世界海洛英交易的情形亦顯示：國際毒品市場的生鴉片，有百分八十以上爲中共出品。美國「星期六晚郵報」曾說：中共毒品的對外傳播，遠比「毛語錄」更廣泛，幾乎全世界每一角落都有中共的毒品——包括美國和蘇聯在內。現在中、緬、寮、泰邊境，早已成爲北平對世界性販毒運毒的中心。在東南亞國家中，共有十二間銷售中共鴉片的企業公司，均安若盤石，毫無風險。原來是有內幕的，所謂「奉命不得干涉」，實則中共對外貿易部已投注很大的本錢，打通了各個關係。

由是證明中共藉販毒已普遍滲透到東南亞國家的心臟，據統計：平均在星馬地區年銷毒品約一千噸，在中南半島年銷三千噸，香港地區約八百噸。無怪乎毛共近來急於希望與世界各國建立關係，目的在更方便它運毒販毒而已。

林則徐禁烟・毛澤東販毒

胡養之

我國定於六月三日爲「禁烟紀念日」，其原因是由於清道光十九（一八三四）年，林則徐以欽差大臣到廣州，曉諭外商繳出烟土，奏請議外商夾帶鴉片罪名專條，從而在虎門海灘大舉焚燬所有烟土；並下令驅逐在澳門英人；其後英艦迭次來犯，均遭擊退，大快人心！足以表現我中華民族精神最光榮的一頁。但想不到一百卅多年後的今日，竟有喪心病狂的中共頭子毛澤東，專門施行種毒販毒的勾當，不僅糟蹋林則徐禁烟的光榮歷史；尤其更毒害了整個世界的大好青年，其影響深遠，罪莫大焉！

決定禁煙的經過

本來中國宣佈禁烟，不自道光始，遠在嘉慶元（一七九六）年、十九（一八一四）年及二十（一八一五）年，前後已有三次的禁令。但由於當時販賣鴉片既爲大利所在，人們吸食一經上癮，即傾家蕩產也不顧惜；加以禁令愈嚴，而官吏接受賄賂的機會亦愈多。因此，投機者趨之若鶩，乃興販烟土者、熬製烟膏及開設烟館者，所在多有。而各地的關吏巡丁，衙門的書吏、差役，以及家丁幕友，無不互相勾結，包庇縱容，於是禁令儘管多如牛毛，可是鴉片的販運，烟館之紛紛設立，仍然是異常普遍的。

特別是道光以後，鴉片對中國的輸入，更呈現飛躍狀態。故於道光十八年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便有「請嚴塞漏巵以培國本」的奏摺指出：「……根據統計，道光三年以前，輸入之烟價僅值四百七十萬元，每歲漏銀四百萬兩；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爲一千七百八十萬兩。自十一年至十三年，歲漏銀爲二千四百萬兩。鴉片數量僅在十四年一年中，即達二萬一千七百八十五萬箱。自十四[illegible]，福建、浙江、天津各海口，合計亦數千萬兩。耗銀之多，由於販烟之盛，食烟之眾，若無吸食者，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烟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以中國有用之材，塡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形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若再數年間，銀價愈盡，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

據說道光帝讀至此，非常感動並極爲憤怒，即發交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其時林則徐正在湖廣總督任內，已大事搜捕湘鄂兩省的烟販、烟槍、烟土、烟膏；聞諭下即擬奏禁烟辦法六條，最爲剴切詳盡，道光帝認爲切實可行。而其上疏亦畧謂：「烟不禁絕，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這更促成道光帝之決心。同年十一月，林則徐，應召自湖北入覲，道光帝旻寧前後召見則徐凡八次。隨即下詔曰：「湖廣總督兼兵部當書銜林則徐，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

林氏奉諭後，即出京經直隸、山東、安徽、江西，至翌年（道光十九年）正月抵廣州時，謠言蠭起，意見紛紜；林氏不因浮言所動，而分別致廣州布、撫兩司文件，要求「就包買之竇口，說合之孖氈及興販之奸商，搜查所得之名單，分最要、次要，密爲拘捕。」當林氏就任之日（正月廿五日），老烟商英人查甸即已聞風談逃歸國；停在伶丁洋的美國鴉片躉船，也先後啓碇作回國姿態。而林氏則以躉船二十一艘，每艘儲存片片約千箱左右，乃嚴令烟商全部繳出。同年二月，英領事義律聞訊即由澳門趕來廣州，對繳烟令加以觀望拖延，並暗令老

民族英雄反受委屈

但林氏以英人狡猾，乃一面下令截同逃犯；一面則下令停止中英貿易；並火速派兵包圍洋雪，撤退洋館中僕役，斷絕洋館與躉船交通。英領事義律鑒於情況嚴重，不得已乃將全部烟土二萬二千餘箱，計重二百卅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值價約一千二百萬元；至同年四月六日爲止，陸續繳淸。林氏又下令在虎門海灘挖成兩大池，將所有烟土投入池中，撒以鹽滷，燃以石灰，自農曆四月廿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全部燒燬；且隨海潮衝入大海，不容涓滴餘留。

此後，林氏對外國鴉片商的態度更趨強硬，下令進口各商船，必須出具「永不夾帶鴉片，如有夾帶，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的甘結。英領事義律對「人即正法」四字，則加拒絕。林氏爲貫徹其禁令，乃於同年七月即下令禁絕英人的食物供應，撤退其買辦工友，使義律及英商無法繼續留住澳門，不得已遷至海面的貨船上去。但英人又以久困非計，乃率英兵船和武裝商船十餘艘，向九龍山口岸的清巡邏船開砲，水師提督關天培亦下令還擊。至同年十月中英砲戰凡七次，淸軍均獲小勝。

至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五月，英國正式派陸海兩部一萬五千人，軍艦四十九艘，攻我廣州未遂，於是改變方針，乃向中國東部進擾。同年六月底，英軍艦侵入我舟山羣島，卒攻陷定海，致令京師譁然！淸廷亦因而改變其態度，道光帝下詔斥責林則徐：「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不能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

，竟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對東巴加以恐怖的暴力壓迫，圖謀那裏的民族自主獨立運動，淹死在血泊中，充分暴露了自己反動的眞面貌。

孟加拉糾紛，使聲言反對超級大國，而站在各小國反帝民族自立運動最前列的中共，在亞非各國之前現了眼。在中俄共對立中，中共被迫作了可恥的自我暴露。

蘇聯給印度撐腰，支持孟加拉的獨立，其動機是誰都知道的。蘇聯的意圖正是要宣傳民族解放的眞正領導人，不是中共而是蘇聯，同時爲了對抗中共，孟加拉國變爲蘇聯的滿洲國，和蘇聯海空軍進出印度洋相配合，把孟加拉國變成爲它支配亞細亞的基地。

中俄共對立以美國爲媒介，在所有的領域中，都有着擴大和激化的趨勢。不論規模的大小，中俄共軍事糾紛爆發的可能性，是隨時都存在的。因此，不但要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且是以支配全世界爲目標的中俄共權力鬭爭，結局除了以兵力打倒對方以外，沒有別的解決辦法。

當然，在這樣的情勢下，中共和蘇聯也會各自發生互相排拒和種種反應的作用，希望中俄共關係緩和或和解的力量也會有所活動。所以我們不能斷定中俄共對立現在已經達到極限，一定會直接走向戰爭。但是我們應該知道，中俄共之間的權力鬭爭，在理論上原本就是有時候會稍微有若干緩和與和解的動向，今後也將時起時伏地繼續發展。

中俄共戰爭是否會發生，在分析其許多因素之前，我們先應該一再玩味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 Frederick C. Barghoorn 教授所說的話：「如果能養成不斷考慮種種可能性的習慣，那我們所受的衝擊會更小，不愉快的驚愕也會更少些。」即使是那樣，但中俄共對立不止是思想意識，連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頹廢跟墮落也無遺地表露出來。

從長遠觀點看，已經墮落成這個樣子的共產主義，是通過緩慢的自我變質過程，達到和平的壽終正寢，還是通過共產主義世界內部的民眾蠭起那樣的暴力過程予以清算，或者還有別的辦法來解決？倒是一個十分有趣、富有魔力、值得探討的課題。

黃永勝

在那以前第一軍團長是朱德。在江西蘇維埃時代，最初兩股紅軍，一是隨毛澤東上井崗山的武漢警衛團，二是參加南昌暴動的第二十五師，「南征」失敗後因師長周士第棄職，由朱德統率，一九二八年與毛部會合。林彪出身於第二十五師，而黃永勝屬於武漢警衛團。兩部會合後，合編爲紅四軍，共三個團，林彪在廿八團任連長，黃永勝在卅一團當班長，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以前，前人並無隸屬關係。林彪升任

總部警衛團長，不受林彪節制。眞正受林彪節制僅在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共軍突圍西竄，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抵達陝北這一年多的時間。到了陝北之後不久林彪出任抗日大學校長，即脫離了部隊。

抗日戰爭時期，自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一直在聶榮臻指揮的晉冀察軍區工作，內戰期間，也一直配屬聶榮臻的華北兵團作戰，到一九四九年始率一個縱隊入熱河，出任熱遼軍區司令，一九四八年始編入林彪的第四野戰軍。黃永勝前後追隨聶榮臻達十一年。

一九四八年黃部歸林彪指揮後，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一九五一年發生韓戰，林彪受傷養病，再脫離隊部。黃永勝跟隨林彪的時間不超過兩年，加上一軍團時期一年多，總共不過四年多。與追隨聶榮臻的十一年相比，相差不可以道理計。黃永勝自一九五五年出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即受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的栽培。一九六四年現役軍人破例兼任中南局書記，出於陶鑄的提拔。黃的一些政治觀點和經驗多自陶鑄學來。自一九五五到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黃陶二人在一起十年之久，關係之深遠超過與林彪的關係。因此，單從黃永勝出身一軍團和四野，即斷定是林彪的死黨，實在是非常危險的武斷。

林黃見解針鋒相對

再看黃永勝在文革期間及文革之後的表現，林彪瘋狂搞毛澤東個人崇拜，鼓動紅衛兵揪鬬軍事首長，黃永勝是被揪鬬的主要對象，由於廣州軍區幹部團結一致，堅決鎮壓紅衛兵，而幸免於難。黃永勝被毛派呼爲「廣老譚」「劊子手」，是人所周知的。

文革以後黃永勝一系的將領，個個飛黃騰達，毛林派的幹部和將領則黯然不彰，成爲鮮明的對比。當一九七〇年九月毛派大將陳伯達失勢匿跡，一九七一年七月的林彪及葉羣自政治舞台消逝時，黃永勝的權勢則如日中天，達最高峯。

一九六九年三月林彪親往黑龍江指揮珍寶島戰役，四月九全大會作政治報告，將蘇修與美帝並列爲誓不兩立的敵人，可是同年「八・一建軍節」，黃永勝就慶祝會的致詞中，首先破例不指名罵蘇修，九月十一日乃有周恩來與柯西金的緊急會談，緩和了中蘇共的關係。說明在對蘇路線上，黃林二人也以針鋒相對的。

一九七一年「八・一建軍節」，黃永勝在慶祝會的致詞中，又帶頭貶低毛的權威，他說到「解放軍」要効忠的對象時，一是黨，二是人民，三才是毛澤東，而一言不及林彪。在當時是破天荒的事情。這與林彪把毛捧爲天神的作風，也針鋒相對。

從以上的分析，筆者相信黃永勝絕非林彪一黨。林彪之垮，是毛派全面失勢的結果，毛澤東與周恩來妥協，抛棄林彪是迫不得已的；黃永勝之垮台，最大的可能是由於山頭主義。因爲以廣州軍區，四十五軍爲中心的山頭膨脹得太快，引起了與其他山頭的對立，眾山頭齊反對一山頭，多數打敗少數，乃勢理之當然。





Jan Szczepanski 說過：「在共產圈內部各個黨或國家的政治、經濟的各種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他強烈地暗示爲反抗蘇聯的支配，維護波蘭的利益，應該加強自己的國力。（「Zycie Warzsawy」報，一九七○年六月四日）

這樣的共產主義小國的覺悟，不只波蘭一國。至於像中共那樣大黨、大國蘇聯要想扭住胳膊制服它，除了武力制壓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在蘇聯國內，從一九六九年以來，以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武裝兵力（Kommyhnct Boophcehhblx Cny）共產主義者」爲中心，連續討論對中共的預防戰爭的可能性，和對付人民戰爭的戰術，絕對不是偶然的。中共爲了對抗蘇聯的軍事威脅，並且爲了壓服共產主義世界，達成其支配世界的最終目的，除了積蓄和提高軍事力量以外也沒有其他辦法。

所以中共就忽視人民的貧困，不惜破壞其落後而不平衡的經濟，而拚命地發展和擴大它的核武器。中共這樣地防禦和攻擊兩方面擴大軍事力的努力，已成爲其領導內部不斷在各方面發生對立鬬爭的一個主要原因。

除了中共和蘇聯以外的其他共產主義國家，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各個共產黨，爲了減低中共跟蘇聯的影響力，而鞏固其在外交和內政兩方面的獨立自主性，中俄共對立倒成爲必要的。這些黨的獨立自主願望，使蘇聯恢復領導權的野心不可能實現，就必然會更加強它對中共的鬬爭。這樣矛盾的邏輯，對中共說來，也起同樣的作用。

中共要削弱蘇聯對外國的權力，就必須訴諸各共黨的民族主義，而煽動其各自的獨立自主性，加強其對蘇聯的離心趨勢。但是，挑逗各黨的民族主義，其究極的結果，是連中共的領導權也被拒絕。因之，加深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或意大利、西班牙和澳大利亞各共黨對蘇聯的離心傾向，並不就能意味着使它們追隨中共。

一九七一年六月羅馬尼亞的領導人齊奧塞斯庫訪問中共的時候，他的很多發言，證明中共跟羅馬尼亞的共同點只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而已，在別的很多方面，羅馬尼亞跟中共都採取不同的路線

總之，中俄共對立對別的共產主義勢力的獨立自主是必要的，但卻使得中共和蘇聯的孤立化，成爲一般的長期的傾向。

中（共）美接觸在對外路線方面，引起了共產主義世界的重大問題。首先是北越對中共的懷疑。儘管有中共領導人再三的信誓旦旦，儘管有中共與北越之間代表團的頻繁交換、訪問跟共同聲明，但北越根深蒂固的不安——美毛是否在北越的背後，對越南及印度支那問題進行暗盤交易——絕對還沒有消除。北韓也是一樣。現在中共對北韓的外交工作在露骨地加強，不過另一方面平壤也擔心美、毛是不是在北韓背後對關乎朝鮮半島命運的問題進行商談？這種疑慮也越來越強。

從中俄共關係的分野看來，正如同美蘇接觸經常以中共爲對象一樣，毛美接觸也是以蘇聯爲對象的。中共是利用美國，來削弱來自蘇聯的戰爭威脅，才與美國接近。美國則想利用中共，使它（美）跟蘇聯的關係轉變得對自己有利，才接近中共。美國跟中共都想在中共、美、蘇三角關係的比賽中，佔據有利地位來對付蘇聯。但是美國和中共的接近，使得中俄共關係不可避免地激化起來。

中俄共對立，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糾紛中，可以說典型地被暴露了。印、巴糾紛無非中俄共的代理戰爭。誰都知道蘇聯的駐印度大使 Hnkoyaŭ Nerob Nikolai Pegov（黨中央委員）對印度的首腦部傳達了克里姆林的保證——就是萬一中共爲削弱印度對巴基斯坦的軍事壓迫，嘗試某些武力干預，蘇聯就在新疆邊境發動大規模的戰爭行動以牽制中共。當時萬一發生了這樣的事態，沒有人能保證印巴的「代理戰爭」，不會發展成爲中俄間的正面衝突。

可是中共爲着對抗印度和其幕後的支持者蘇聯

最近海外出現了一份林派軍人號召武裝鬬爭，爲林彪復仇的秘密文件——「緊急通告」，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今年（一九七一）九月開始，在假馬克主義政治騙子的精心策劃下，在軍事領域內進行了一次反革命的奪權鬬爭，林彪同志和軍事部門的主要領導人，在一夜之間被剝奪了軍權，並且遭受到謀害。……」

從這段話看，林彪與黃永勝、吳法憲等好像是同時被撤職遇害似的。這給予素來認爲黃永勝乃林彪一黨的觀察家一個有力的證據，使筆者一貫認爲林黃並非一黨，兩人垮台，各有前因的主張遭受了一次挑戰。但是筆者反覆思索考察，仍認爲林黃並非一黨，上述秘密文件有關的幾句話，也不能作爲黃林一黨的證據。因這個問題對於判斷中共局勢，關係甚大，這裏作一較詳切的探討。

黃林關係甚淺

首先要了解，林派軍人是少數，他們孤注一擲搞軍事政變，必須廣求同情和支持，因此把林彪與軍事部門重要領導人相提並論。縱然在文革期間林黃曾站在敵對立場，現在一齊遭受打擊，處於同病相憐，同仇敵愾的地位，可以及時化敵爲友，共同來反抗周、毛。試看「通告」中的另一段話：「我們要團結在文化大革命中

林論究

治騙子開火……。」可知其目的在擴大反周反毛的統一戰線，這原是共產黨人慣用手法。

再從林黃二人失勢的情況看，林在九月十三日中共軍機墜毀外蒙事件發生後便已垮台，而黃永勝在十月六日仍在北平電視的紀錄片（雖然是舊的）中出現。說明兩人並非在同一時間被奪權。

一般人認爲黃是林派分子，由於黃曾

開始考慮。

托洛斯基於一九〇四年在以「我們的任務」爲題的論文中，指出列寧的黨組織是「黨的組織代替了黨，中央委員會代替了黨的組織，最後獨裁者代替了中央委員會」。共產主義的歷史，就是權力鬪爭的歷史，這是它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基本的一面。就蘇聯共產黨的歷史看來，從列寧、史達林經過赫魯曉夫到布里茲涅夫，就是一部獨裁權力的鬪爭史。

這些權力鬪爭和政策鬪爭糾纏在一起，政策鬪爭也伴隨着權力鬪爭。有時候又不關涉政策而是單純的權力鬪爭。

總而言之，權力鬪爭是跟共產主義分不開的。只要共產主義存在，不論那一個共黨中，其領導人之間血腥的權力鬪爭就會永遠繼續。

以最近的事例言，波蘭於一九七一年發生了黨的第一書記Edward Gierek（外來派）跟一個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 Mieczysláw Moczar（游擊隊派）激烈的權力鬪爭，結果是後者敗北，從政治局與書記處被驅逐了。

在一個黨中存在二個或二個以上強有力的領導人的話，權力鬪爭就注定的不可避免。一個黨的權力鬪爭，一方肅淸或放逐了另一方，那時候大體上獲得了暫定的結果。但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各個強有力的黨跟黨之間的權力鬪爭，肅淸或放逐都不可能。在一九三八年史大林會勾去了波蘭共產黨，可是我們不能把現在的中國共產黨跟當時少數而力弱的波蘭共產黨等量齊觀。

列寧於一九一九年創立第三國際(Komintern）的一個重要意圖，是使世界上的各個共產黨都爲蘇聯共產黨的利益服務。蘇聯共產黨的利益即是保衛並維持那時候仍然很年幼的蘇維埃共和國。史大林的第三國際戰術的意圖，正如同一九二〇年代第三國際關於國共合作跟中共革命路線的各項指令所顯示的一樣，是爲了蘇聯的利益，而把別的國家的共產黨加以利用。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創設「共產黨（及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的動機國家的利益。

假如中共對蘇聯的利益獻身地效勞的話，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中，就絕對不會發生中俄共對立和權力鬪爭。可是，有廣大的中國大陸跟近八億人口作背景的中共，只有落後國家的脆弱的經濟力，被壓抑在有限的物質資源跟原始的農業之下。中共基於有托洛斯基主義傾向的「社會主義之原始蓄積」(普列奧拉增斯基E. A. Preobrazhensky）主張而作急激的工業化嘗試，結果引起「大躍進」的悽慘失敗，給予中共社會和經濟組織以致命的打擊，使毛澤東的權威大受損傷。於是，讓共產主義世界爲中共的黨跟國家利益服務，就是爲自己的內政外交的利益而利用其他共產黨，中共也不亞於蘇聯，對它是特別重要的。

這麼一來，中共與蘇聯的權力鬪爭從兩個方面看來，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存在二個強有力的領導者（黨和國家）；第二、爲了最終統治世界，中共跟蘇聯各自絕對必須自私自利的利用共產主義世界。

可是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先有一九四八年的從「共產黨（及工人黨）情報局」開除南斯拉夫事件，次有一九五六年蘇聯第二十屆黨大會中赫魯曉夫的批判史達林，於是，過去在蘇聯單一支配下的共產主義帝國，就發生了無法挽回的龜裂。在此基礎上，又有了跟蘇聯共產主義不同形式的中共出現，於是蘇聯帝國內各黨的民族共產主義（National Communism）——過去一直被抑制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就慢慢地開放，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就開始分裂。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由於(一)各小黨謀求獨立自主，不願片面地對別的大黨和國家服務，而維護自己黨和國家的利益的動向增強，(二)中俄對立這兩個因素而愈益加速。現代共產主義世界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多中心化在毫不遲疑的進行。

中心（UEHTP）越來越多，就會把無中心當成終點站，目前就正對向那個目標前進。至於這一進程能不能達到終點不是重要的。從長遠觀點看產主義世界運動的整體，必然會削弱吧，這一點才是重要的。

上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細分過程，意味着在共產主義世界中，蘇聯越來越失掉領導權力。不過蘇聯爲維護國家利益，進而支配世界，必須要恢復其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力。

另一方面，中共也要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完成對世界的統治，越來越想取代蘇聯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但是從時代潮流看來，共產主義世界越來越細分化，而獨立自主的傾向越來越加強。特別是各個小黨，如果沒有了民族主義（Nationarism），不只不可能擴大黨的勢力，就連黨的存在也有危險。因此，不論是蘇聯想恢復單一領導權，或是中共想取得新的領導權，都將是一種時代錯誤（anachronism）。這意味着是對從歷史上看已經被否定而不可能實現的事，做着徒然的挑戰。

可是從現象方面看來，急圖恢復差不多已經失掉的領導權而無望地努力着的蘇聯，跟想要獲得沒有到手的領導權的中共之間的權力鬪爭，正因爲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對來自那一個中心（UEHTP）的統治都加以抗拒的動向正逐漸加強，中俄共間也就不可避免地更毫不猶豫、不擇手段的相互鬪爭。這是中俄對立激烈化的一個起因。

如上所述，中俄共對立基本上是遍及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權力鬪爭。那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或別的共產主義領導者個人統治世界的野心。那是黨跟黨或國家跟國家整體的鬪爭。用和平的手段統制別的黨的嘗試，正如一九六九年六月莫斯科世界共黨會議的時候兒一樣，只能使分裂更加深，對立更暴露。中俄共權力鬪爭以和平的手段已不可能解決。一個黨要支配別的黨，一定要如同一九六八年蘇聯武力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一樣，採取一種純粹的軍事行動。爲了讓它不再叛離，除了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威壓以外，沒有其他辦法。

現實上在共產世界內部，一個黨或一個國家用政治力和經濟力支配別的黨或國家的事，越來越困難而近乎不可能了。在東歐，波蘭著名的社會學家

中俄共對立與世界新形勢

原子林二郎

中共跟蘇聯的關係正多方面發展中，在這個簡短的報告裏，不僅難窺其全豹，即使單就對國際關係極爲重要的幾個側面而言，也不可能一一觸及。所以我在這裏只想指出中俄共關係的基本性質。

中共參加聯合國後，已引起若干反應，但從中俄共關係看來，那是把它們的直接對立擴大到聯合國這一新戰場了。在聯合國，中俄共關於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糾紛、孟加拉國獨立運動、裁軍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問題，都激烈地對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裁軍演說，更可證明兩國的衝突的尖銳。一般說來，一個國家（中共）的代表從講台上，面對面用手指着別國（蘇聯）代表，痛罵「你們表面像牛那樣強悍，實際上像老鼠一樣膽小，你們是虛有其表的稻草人」，如此的沒有禮貌，從聯合國開始以來，這恐怕沒有前例的。作爲和平共存和國際安全保障中心的國際機構，其權威與機能，本來就日漸低弱，現因中共參加，而陷於癱瘓狀態的可能性極大。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到夏天，中俄共邊境上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同年九月周恩來與柯錫金在北京機場會談，特別是周恩來展開柔軟的微笑外交以後，在人們的印象裏，中俄共關係似乎在若干領域裏，其緊張程度，已比較緩和。

實際上，布里茲涅夫在蘇共第二十四次大會中的報告，也提到中俄共關係已有若干正常化的先兆。並且列舉了幾個例證。

日本也有很多人注意這樣的現象方面，認爲這就是周恩來緩和緊張外交方針的表現。可是在巴基斯坦糾紛中，中俄共的正面衝突，明顯地證明了所謂周恩來緩和緊張的外交方針，只不過是轉換戰術

共關係有點兒正常化徵兆，其所列舉的例證之一，就是北平的中俄共邊界談判，如此而已。

如所周知，這個會議的課題，不是直接處理沙皇俄國從中國奪取的六十萬平方英里的領土，只限於再確定或再調整四千五百英里的中俄國境線上少數幾個糾紛地點的邊界線。

儘管這樣，這個會談開始以來已經過了七百九十五天（截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問題的解決，並沒有一點兒進展。換句話說，這個會談開始以後馬上掛出「暫停營業」的招牌，而且一直掛到現在。

在日本檢討中俄共關係的時候，我們常常忘記或忽視一些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作爲國家政治和經濟彙集點的軍事。關於在中俄共國境上中共和蘇聯各各配備的兵力和裝備，有很多的說法，本報告雖不擬多所涉及，但是兩國都在國境集結着包括最高兵器在內的精銳大軍，以一觸即發的戰爭態勢，互相敵視。說穿了，中共跟蘇聯都在所有部門中，實施戰時體制。

忽視了這個情況，我們就不能談中俄共關係。就蘇聯來說，布里茲涅夫一面講中俄共關係有點兒正常化的先兆，但在這一年半當中（從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七一年三月），蘇聯在中俄國境卻增加了至少十個師以上的兵力。

在日本關於中俄共對立，有從各式各樣的觀點而來的形形色色的意見。但是我們在這裏回溯一下這個問題的起點，研究一下對立的基本動機（原因 motivation），想來也不是徒勞的。

關於中俄共對立，如果把它當作對於馬克思共產主義革命觀之列寧主義方式和毛澤東主義方式的

的嘗試而已。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共的「紅旗」雜誌發表題爲「列寧主義萬歲」的論文，初次對「蘇聯」關於世界革命戰略中的戰爭和和平問題的觀點，公然提出挑戰。此後，中俄共對立首先主要是以思想論戰的形態出現。但是，中共與蘇聯共產黨之間，如果只是思想體系的爭論的話，那麼，即使像教條主義的共產主義者所說，思想意識是不能共存的，但從國家觀點看來，表面上僞裝共存仍有可能的。何況中共與蘇聯都施行同樣的社會制度，都主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爲基礎，兩國的武裝兵力本來不應該發生邊境上沾滿血跡的互相殘殺事件。中俄共產主義者關於思想意識的爭論，因爲受着領土問題、民族感情、歷史的或文化的價值觀念的差異和其他許多因素的刺激，和個人或少數獨裁集團的權力與利益的煽動，實際上共存的餘地與可能性一點兒也沒有了。而且，本質上無大差別的中俄共思想體系爭論，在論戰的過程中越來越墮落了。現在誰都知道，這個中俄共爭論越來越否定了思想體系，或沒有了思想意識的性質，而深深陷入互相痛罵和互揭瘡疤的醜態。

在文化革命後的中共，黨跟國家的關係，還在變動不定中。不過共產主義國家中，基本上仍是黨支配國家，而且國家就是黨。在這樣的情況下，絕對沒有單純的黨的思想體系鬪爭。黨的思想體系是以國家的思想體系登場，黨的利益作爲國家的利益來表現。正如同布里茲涅夫在第二十四屆黨大會中所宣示，爲了蘇聯的國家利益，對中共的反蘇路線，要毫不姑息的從事鬪爭那樣，中俄共對立是跟黨跟國家一體的對立抗爭。

[illegible]，那麼，我們就想到中俄共糾紛中的國家利益問

國家的交往，主持外交的人選，必須有豐富學識，精細頭腦，更要有擔當大任的勇氣，並不能靠會說流利的英語，長於交際應酬就可勝任，沈氏曾任外交部長，當時國家外交形勢較目前好的太多，而沈氏有何表現，國人不知，國人所知者，沈氏確是歷任外交部長中讀書最少的一位，在目前的外交處境，所推行的又非正規外交，以沈煥昌之才，如何應付未來的艱難局面，筆者與一般朋友談起，都感到躭憂。

其次，僑務委員會新任委員長也使人有太新的感覺。毛松年氏歷任台灣銀行總經理多年，對於穩定金融，鞏固幣信，著有勞績。但僑務與銀行業務完全是兩回事，有人以爲毛氏出任委員長可以吸引僑資，更是想入非非。所以今後的僑務工作是否可能順利開展，有待事實證明。本來在總統就職之前，傳出消息僑委會要合併入外交部，曾引起海外僑團震動，且有人上電總統提出反對，及今思之，大概是謠言，如果政府眞有意裁併機構，僑委會縱可不裁，蒙藏委員會是應該裁撤的。

最後再說到蒙藏委員會，該部人事變動也使人不解。目前的蒙藏委員會實在是無事可辦，在過去可能格於憲法，不便裁撤，此次國大會議既然授權總統可以調整機構，則蒙藏委員會最好併入內政部，設一個蒙藏事務局，處理有關事宜，到了光復大陸後再恢復也未嘗不可。如果要保持蒙藏委員會，就要大開拳腳好好地作一番事業。蒙藏委員會實在應該是一個處理邊疆少數民族的機構，不能固定工作對象是西藏、蒙古。政府在過去所以限以蒙藏，當是因爲新疆已經建省，編制與內地相同，不便設立專門機構管理，使新人有自外之心。但內蒙其何嘗未設省，在外蒙脫幅之後，未設省地區只有西藏一處。故蒙藏委員會可以不改名，但業務應當包括邊疆所有少數民族在內。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由郭寄嶠擔任八年之久，郭氏爲軍政長材，歷任國防部長要職，把他安在這個冷凳上已經用違其長，但郭氏曾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畢竟還有點道理，這次改組換了崔垂言，就使人莫測高深了。崔氏是吉林人，歷任黨政要職、大學教授，若是擔任其他職務，未嘗不可，只有蒙藏委員會這一席，不知他的抱負何在。

實際上，今日邊疆工作需待開展的甚多，西藏情況阢隉不安，達賴喇嘛逃亡離藏，對西藏仍然有秘密聯繫，新疆方由艾沙領導一批反共人士在土耳其，及由新疆逃出四萬多人留在伊犁河對岸，這些都是毛幫的敵人，我們可以招致共同作戰的。還有雲南、廣西、海南島各地少數民族，對毛幫暴政反抗甚烈，亦爲毛幫鞭長莫及之處，政府如果設有專門機構與之聯繫，亦可有推動抗暴工作。

政府若是有意這樣作，則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就必須由少數民族人士擔任，蒙、藏兩族能有合適人選最好，否則就由維吾爾族、滿族人士出任均可，筆者記憶中人士如立法委員阿不都拉（維族）及立法委員廣祿（滿族）都可以擔任，如果此職由阿不都拉擔任，相信對於艾沙等人就要相當的吸引力，由艾沙再

蒙藏委員會，而拉出一位與蒙藏沒有半點淵源的崔垂言任委員長，不免有分羹酬庸之意，使人對新閣的期望打了一個折扣。

第三，關於台灣省政府主席由謝東閔出任，公認爲是一件最成功的措施，本來早就應當有此任命。但是，也只有蔣院長始有此魄力與決心。

自從政府遷台以來，就有野心分子及外國陰謀家從中策動台灣獨立運動，硬指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種論調不必再駁。但外人及壞人如何說都沒有關係，中國人本身萬不可有這樣想法。要免除畛域之見，最好是由本省人主管本省行政，好也罷，壞也罷，大家都無話說。猶憶抗戰期間李品仙擔任安徽省主席八年，安徽人由於恨李品仙擴而及之恨所有的廣西人，據說當共軍攻入皖南時，廣西部隊被擊潰，少數落單的部隊就被鄉民活活砍死。安徽與廣西總不會是兩個國家或兩個民族吧，只因爲少數人之不法聚歛，居然引起兩省人民之仇恨，由此類推，所謂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隔閡，充其量也不過是當年安徽人與廣西人之衝突，一旦省政易長，此種意見也就渙然冰釋，希望謝主席就職之後，最大任務在於清除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隔閡，相信由於謝主席出任，隔閡也就自然消失。

第四，蔣院長在就職後發表聲明稱：「我更切盼大家，經常指出我的缺點，糾正我的錯誤，如果對行政興革有任何建議，也請毫無保留地提供出來。」筆者同蔣院長也有數面相知之雅，深悉其爲人誠懇篤實，所言皆發自內心，爰本此意，提出幾項淺見。

下決心丢掉舊包袱

首先要說的，開創中興大業，必須下定決心丢掉舊包袱。歷史上談到中興，可以漢光武帝與晉元帝爲例，光武帝無尺寸土地，無一兵一卒，空手起義，竟然能掃蕩羣雄，統一全國，恢復文景盛世。晉元帝本身是瑯琊王，有江東土地，有功臣宿將，何以只能成偏安之局，說穿了只有一點，光武帝沒有包袱，晉元帝背的包袱太重。政府撤守台灣之後，所背包袱之重爲三千年歷史所無，有些包袱非蔣院長所能丢得掉，但有些是應該丢得掉的，從這次所閣的組成看，蔣氏背的包袱仍然太重。

其次要徹底改革政府大員的官僚習氣與貪污作風，官僚與貪污，本是一而二，二而一，但兩害相權，站在老百姓立場來說，寧可官吏貪污，不可有官僚習氣，因爲官吏要錢能替人民辦事，倒還可以，最怕的是要錢不辦事，今天政府各級人員中，實在不乏要錢而不辦事的人，希望蔣院長上任之後，能大刀濶斧辦幾個，以扭轉政壇風氣。

惟善人能受盡言，一千篇歌功頌德之詞，不如一篇逆耳之言，蔣院長飽經憂患，又當國步最艱難時挑此重任，這些話不待我說蔣院長自己也該想得到，不過，由老百姓說出事，對蔣院長的施政也許少有助力。

對蔣經國內閣的期待

岳騫

萬方矚目蔣經國內閣，五月二十九日已經總統明令發表。就新閣人事來看，已經較歷屆內閣都完善得多。但由於海外人士對蔣院長期望過殷，不免責之過嚴，對新內閣仍然有許多意見。

去「新」之途尚遠

第一，蔣氏受大命組閣之日，海外人士均有一個新的期待，以爲新閣定有使人面目一新之感。但內閣名單發表之後，幾乎全是熟面孔，去新之途太遠。尤其是蔣氏自從政以來所培植的幹部，有些已成大器，二十年來在黨軍方面功業彪炳，大家預料這批人總有一人至三人應當入閣。但名單發表後，竟然一個也未入選，由此可以看出蔣氏組閣過程一定也受到許多牽制，未能作到得心應手之境。

第二，內閣人選方面也是瑕瑜互見，可以分作幾部份來看。

甲、留任三部長確實是政府中精英，尤其是經濟部長孫運璿，二十年來對台灣經濟發展厥功最偉，其人是一個工程技術人才，主管經濟部門全以科學家頭腦辦事，實心實力，不尙浮誇，孫氏此次留任經濟部長，自是新閣一大成就。司法行政部長王任遠從政不久，但大刀濶斧，一挽司法界頹風，博得國內人士一致好評，目前國內治安爲東南亞之冠，較之香港更好得多，不能不歸功於王部長及其所屬各局處同仁。

乙、新閣員中最孚眾望的是國防、交通兩部。

國防部長陳大慶爲黃埔一期畢業，爲人厚重、篤實、勇敢、負責，一九三七年八月南口血戰時，湯恩伯時任十三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與日軍血戰二十日，爲七七事變後第一次惡戰，淞滬戰役尙在其後，當時十三軍轄第四、第八十九兩個師，陳大慶就是第四師副師長。

陳大慶在南口作戰之勇敢，艱苦情況，其他方面報導都不必說，只舉出後

「第四師師部當初也在懷來城內的，副師長陳大慶先生在橫嶺城，組織臨時司令部，用電話指揮前線部隊作戰，聽取敵情，隨時遣調佈置，同時向後方高級長官報告，或傳達上級命令。他對於前方地形，相當熟悉，湯軍急援南口，×××僅派參議與作形勢之聯絡，對南口方面地形，還是陳大慶先生自己去摸清楚的。」

「陳大慶副師長對於地形非常清楚，接到前方某部的報告或敵情，他隨即指出某個地帶重要，應如何派兵監視敵人的行動，與某方的部隊取得聯絡，或向左向右靠近，某方缺口，必要時他還得上前線去督戰。他說他的舖蓋，從平地泉帶到此地，沒有好好攤開睡過一夜。我們從他黑而瘦的面龐上可以看出他的憔悴來。」——「南口迂迴線上」。

范長江當時已經秘密加入中共，他自不會恭維出身黃埔，現爲中央軍副師長陳大慶，諛言出於仇口，可以想見陳大慶的爲人及其爲國家所立的功勛了。

還有一件小事也値得說一說，大約是兩個月前，台灣發生地震，當時陳大慶擔任省政府主席，正在主持省府會議，突然地震，廳處長、省府委員全部從會議室倉皇跑出去，及至地震過去，大家回到會議室，看見主席端然坐在原位子上，一動未動。這種事，事後說來很簡單，但當地震時門窗皆動，大廈將傾時，能端坐不動，其膽量縱然可及，而定力亦不可及也。

交通部長由高玉樹擔任，也是最好的安排。高玉樹主台北市政八年，雖然毀譽不一，但對台北市政建設，市容美化，則是有目共睹之事。因爲高氏本是一個工程師出身，建設最爲出色當行。今日發展交通事業，雖然說是全國性，實際上建設的仍是台灣一省，一旦光復大陸，台灣省的建設自然留給台省同胞享用，則今日由台省人出任交通部長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國防與交通是今日的重要部門，這兩位新任部長都有輝煌的紀錄，可以獲得國人信賴。

丙、比較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外交部的更迭，自從去年十月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外交形勢一度逆轉，外長周書楷從容肆應，所推行之國民商業外交，目前已卓著成效，政府正應當假以時日，使畢其才。何以在此時突然更動，而繼

尼克遜在中國大陸花掉的精神時間，似乎白費，但，中共的「大力支持」北越，並未有顯著的實際行動，所謂支持，得把口而已。

利用矛盾

蘇聯和中共對美國在北越採取的強硬行動，都沒有採取直接反應的意思，態度相當溫和，當然，對北越馬仔還沒放棄，在美國封鎖後，仍想辦法給予一些援助，但顯然沒有盡力尋求其他方法，作有力的支持。因此在南越作戰的北越軍，顯然攻勢已疲，這和補給困難大有關係。

尼克遜分別訪問中國大陸及蘇聯，使到兩個敵，中蘇共對美國封鎖及狂炸北越等行動的溫和反應，都是怕對方取得「勾結美帝」的利益。

尼克遜的撲克技術確高人一等，他利用中蘇共間的矛盾，所以敢斷然封鎖北越各港口，更用導彈大舉破壞北越一切設施，這是尼克遜看穿他們的底牌之故。

連任絕無問題

平心而論，這次尼克遜訪問莫斯科雖沒達成光榮結束越戰的最高希望，也算得是成功的，今日世界局勢，的確比過去一段時間和緩得多，今後，可預料的，在中共與蘇聯的矛盾之間，尼克遜還可取

在尼克遜個人來說，分訪北平與莫斯科，已使他的聲望大增，在今年十一月間的美國大選中，可說已奠定勝利基礎，他的獲選連任，似乎十拿九穩。民主黨競選提名的華萊士，他傷得很寃枉，即使獲得民主黨提名，也決不是尼克遜對手，在未來的四年中，幾乎可以肯定，白宮的主人必是尼克遜無疑。今後，美國還有很多機會跟中共蘇聯交手，尼克遜的連任將可使他的政策得以貫徹執行，這一點，相信美國選民也很明白，因此，在這次大選中，必然要投尼克遜一票，今後美國需要他，換了別人，便把他所曾作過的努力一筆勾銷，那將是美國的損失！

從艱苦奮鬪出來的蔣經國 出長行政院定有一番作為

陸海安

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了，雖然他是蔣總統的兒子，但從一般反應看來，並沒有一種「父傳子」的感覺。反之，很多人對他期望很高，認為他必然行一番作為，會有很大的貢獻。

這和他三十五年的努力很有關係。雖然父親的培植很有作用，但主要還是他自己的努力奮鬪，把自己的地位眞正的建立起來。

遠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治理江西省南部，已經政績昭著，聲名遠播。他並沒有關起門來做大老爺，而深入民間，對農村疾苦，知道得清清楚楚，並且不畏艱難險阻，一步步把問題解決，人民歌功頌德，從而有「蔣青天」之稱。

當年，他只是縣長，所治理的是窮困落後，交通不便的地區。很明顯的，他的父親不僅要他從最低層做起，而且要他在困難環境中受磨煉，既試驗他的才幹，也要他吃苦。

撤退到台灣後的二十二年中，他最大的一項成就是解決退除役官兵問題，那是退伍下來的軍人。

這問題，最棘手，也最難應付。

軍人都有功於國家，他們也一生以軍為家，退伍後，怎樣安置他們呢？數十萬人，如何養活？對國家財政來說，這將是一筆很沉重的負擔。

處置得不好的話，他們會鬧事，會騷擾老百姓，後果可能很嚴重。

結果，政府成立一個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來解決這項問題，善於做官的人，大都不願意當主任委員，這不僅是吃力而不易討好的差事，更是很容易就會惹起紛擾的工作——在軍中，可以用軍紀來管理，退除役後，就要和他們說理，而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丘八們不是那樣容易應付的。他們聚眾鬧事，或是像在南京時那樣，軍官總隊去哭陵的話，那就很難收拾了。

誰來挑起這擔子呢？

就是蔣經國。

成績如何呢？

到今天，數十萬退除役官兵不僅沒有成為國家財政的大包袱，反之，成為一支生產與建設的隊伍。香港遊客到台灣去，必到的風景區之一的橫貫公路，就是退除役官兵所建設起來的。香港人吃到的很多台灣水果、蔬菜，也是退除役官兵農場所生產的。南越和泰國等地的許多建築工程，也是他們的工程處所承建的。

有這樣的成績，可不是蔣經國坐在辦公室中所可以做得到的，他爬山越嶺，露宿野外，花了好幾年工夫，才一點一滴的完成這項任務，打成基礎，然後，交卸下來，又去做別的工作。

最足以表現他的勇氣的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共軍的突然大舉炮轟金門，落下百數十萬發炮彈，毛澤東聲言登陸進攻，情勢危急。

就在炮攻正烈之際，蔣經國跑到金門去——乘坐蛙人小舟，搶灘登陸。他在島上出現，使前綫軍民士氣大振，這一個孤島，就這樣硬守下來。

最困難的工作，他去做。

最危險的地方，他去到。

這說明了為什麼大家沒有把這次任命當作是蔣總統的兒子出任行政院長，而認為是一個很能幹和有勇氣的政治家出主行政院之故。

也就是為什麼大家對他期望很高，相信他有一番大作為之故。

但我們必須認識清楚一點：他絕對不是大魔術家，可以說變就變；他是一個實幹硬幹的人物；他主政後，當然會有成績，但不要期待他「一天建成羅馬」，更不要因為他沒有「一天建成羅馬」而感到失望。

尼克遜利用中蘇共矛盾取利
訪問莫斯科滿載而歸

梁人傑

雖然主要目標——光榮結束越戰還未能達到，但在克姆林宮簽署了六項文件，使核子戰爭危機得以消除，緊張局勢和緩下來，可算已發揮擅長的撲克技巧。十一月大選如他有機會連任，繼續做白宮主人，便可進一步發揮撲克技巧了。

和平的「開始」

美國總統尼克遜，完成了為期十四天的「歷史性的旅行」，已返抵華府。尼克遜這一次「旅行」，一般認為有巨大成就，比之本年二月間的「和平之旅」收穫更豐。

尼克遜返抵華府，立即在國會發表演說，宣稱：美國與蘇聯、中共兩大共產國家的僵局已經打破，和平的根基已經建立。

尼克遜說：「相距只有四個月的北平和莫斯科之行，使我們長久的敵對開始消解。」我們還只更深的瞭解，互相尊重，與兩大共產國家逐步解決歧見。

尼克遜的話，對他此行的「成就」，當然不免誇張一點，不過，長久的敵對「開始」消解倒是實在話。尼克遜在克姆林宮和蘇聯的領導者簽訂了六項協定，是敵對「開始」消解有力的事實證明，這六項協定的連續簽署，對美蘇兩國來說是史無前例的。

但，尼克遜和布里茲涅夫都承認，美蘇兩國之間歧見仍多，尤其對越南問題，尼克遜和布里茲涅夫會「認真討論」，可是談不出什麼具體結果。

最高希望

可見，美蘇雖順利簽署了六項文件，但在其他問題上，仍有很大歧見存在，這有賴於兩國的「逐步解決」；相信解決的希望會比過去大得多。

關於越南問題，尼克遜在國會的演說中也會提及，他說：「美國政府的最高希望無過於早日光榮

南服役的英勇美國人的生命；不違背對美國戰俘的信用；更不損害美國信用的情況下結束越戰。」

可是，尼克遜這個「最高希望」在這次歷史性旅行中，顯然沒有達到。也許，關鍵就在美國要「光榮」結束越戰，而蘇聯並未答允給予他所要求的「光榮」。

尼克遜在他演說中提及一連串的「不」，就是他所指「光榮」結束的原則，能依照這些原則結束越戰，就是「光榮」。但蘇聯要求的卻是美軍及一切軍事設施，無條件的撤出越南。為了彼此要求有太遠的距離，在尼克遜訪蘇的七日中，他們還未能尋求出一個雙方都感「光榮」的結束辦法。

七十年代美國外交政策

因為「結束越戰」是尼克遜的最高希望，而他這次到莫斯科卻沒有達到這目標，因此，尼克遜此行還不算十分成功，他演說也只說打破僵局，敵對「開始」消解。事實上今回的收穫，只此而已。

尼克遜和蘇聯簽訂的六項協定中，最重要的是「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尼克遜回到華府後，立即要求國會批准這一條約，這條約及尼克遜與布里茲涅夫在克姆林宮最後簽署約「避免對抗、防上戰爭

尼克遜在「七十年代美國外交政策報告」中曾經提到美蘇關係的目標，有如下的申述：

「自從核子時代開始以來，全世界對末日的大決戰的恐懼，以及對穩定和平的希望，都繫於美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在這階段的大部分時間裏，美蘇兩國政策一直較多針對着那種恐懼方面的可能性，而較少針對着那種較為寬和的希望。

「其實，這並不必然的要使我們和蘇聯關係被不斷的和危險的競爭所支配，以致更不祥的是：儘管偶然發生了朝向緩和緊張的遊移情勢，但一瞬即逝，和毫無收穫。

「本屆行政當局的目的是要改變美蘇之間的關係，使尋求穩固和平及安全的一項共同努力成為最重要的形態和推動力。」

無可否認的，美蘇簽署的這一項協定，使美國的政策獲得一大進展。

背後搗蛋

本年二月間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時，曾受到中共的冷淡待遇，那時尼克遜顯然感到十分尷尬，但他不愧為撲克能手，運用打撲克的技巧，在以後的北平會談中，氣氛顯然有所改善，連木口木面的周恩來，在螢光幕上也時露笑容。

美國和中共的關係，經尼克遜的訪問後，似乎相當的改善，如果不是蘇聯在後面搗蛋，嗾使北越發動大規模南攻的話。

為了尼克遜在南越採取了強硬攻食，中共盡管

每週評論

展望日本政局

日本這個民族是非常特殊的，既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中國，因此許多事每令人費解或出人意料之外。

戰後的日本政局，除了社會黨的片山哲內閣一度執政，很快倒台之外，一直都是保守黨當權，因此有「萬年政權」的譏評。

自民黨內派閥紛立

保守黨長期執政，說明日本多數選民傾向保守，滿意保守黨的政策；但是歷屆保守黨內閣都不夠穩定，每臨重大決策，即呈風雨飄搖之勢，所以如此原因甚是複雜，概言之有三點。

①是「派閥政治」的傾軋。以自民黨來說，目前就分爲佐藤、福田、田中、大平、中曾根、三木、水田、石井八大派。這些派系互相爭奪權力，縱橫捭闔，有如戰國時代的諸侯。派與派的鬥爭有時比黨與黨的鬥爭還要激烈。例如日前在野黨聯合一致反對佐藤之際，自民黨的三木、大平諸派不但不維護佐藤，並且還在黨內興風作浪，與在野黨裏應外合促佐藤下台。

②是輿論向左派一邊倒。日本的言論機構，雖然多是屬于民營的，但是所雇用的編輯、記者則大多數左傾，而且左得離譜。他們不但反佐藤、反自民黨、支持社會黨，並傾向中共，並且傾向中共支持北越、北韓和日本赤軍等左派。對於中共的宣傳報導，言守宣傳的報導，亦步亦趨。

③是左傾黨派的暴力主義。日本的左派黨，如社會黨「總評」（全國最大工會）和「全學聯」。它們運用暴力，一這是會上去兩黨會在國會六學衣、佐藤訪美展暴動。一九六〇年美總統艾森豪訪日，也被這些左翼示威干擾，臨時取消。

有它們的支持，一二人的學生暴動，只要左派的議員合作，可是至今國內的國會議員比較，社會黨的形勢江河日下。在一九六八年以前，社會黨在國會下議會擁有一百二十席，現在只有九十席。可見不顧國家安全，勾結中共絕不受日本選民歡迎，不過社會黨仍舊繼續左的路線，死不回頭。

佐藤勢必引退

目前政局的焦點是佐藤內閣的命運。東京傳出的內幕消息說，佐藤首相決於「六月退陣」。迫他退陣的主要原因是無法打開與中共關係的僵局。具體來說是無法與中共建交。

關於日本與中共建交這一點，四個在野黨、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和共產黨意見已經一致，其中公明黨和民社黨雖然是右翼黨派，也跟着亂吵亂鬧，這還不打緊，只要選民不投他們的票，上不了台，他們的叫囂也難有作爲；現在的問題是在自民黨內部。藤山愛一郎（岸信介內閣時代的外相）竟倡組與中共復交議員聯盟（包括在野黨分子）反對佐藤的外交政策。在自民黨內擁有相當實力的三木武夫一派，尤爲心腹之患。因爲三木派如果與在野黨攜手，就可在國會裏動搖佐藤的首相地位。

佐藤所以無法打開對中共的僵局，因爲他不肯無條件的接受中共三原則，不肯廢除「日華和約」。

現在大勢所趨，佐藤一定要引退了，只是時間問題。政局變動的焦點，是在繼承佐藤的首相。佐藤屬意福田赳夫，因爲福田的外交主張與佐藤最接近。但是年富力強、精明幹練的田中角榮則聲譽最高。不過田中這個人亞洲太大膽定，在重大問題上可能與左派妥協。其次有兩匹黑馬，一是三木武夫，一是中曾根康弘。他們都積極主張與中共建交。多來竟可能若干，目前還難以預言。但無論是誰上台，都勢必要努力與中共打交道。

福田如上台，對「日華和約」問題可能繼續拖下去，田中如上台可說不定要廢除「日華和約」，如果三木上台，多半要廢除「日華和約」。對這種事態演變，台北當局應提高警覺，早作必要的準備。

・萬人雜誌第二四一期目錄・

展望日本政局……每週評論

尼克遜利用中蘇共矛盾取利・訪問莫斯科滿載而歸……萬人傑

對蔣經國內閣的期待……岳騫

中俄共對立與世界新形勢……原子林二郎

究論林彪與黃永勝……魯遲

林則徐禁煙・毛澤東販毒……胡養之

無限的虔敬——懷念張海山先生……胡爵坤

周年祭——追悼張贛萍先生(詩)……方中原

寒窗雜憶：談冰心也……待旦

橫眉語……萬人傑

認識中國：古今與中外……柳以青

香港閒話：贛萍周年忌……趙聰

短篇小說：下陰間（下）……田韋

共產主義的尅星——超越的意識形態……縉山

人物介紹：孟加拉國總理拉曼……默山

中州風雨（長篇小說）……馬行田

蹄聲劍影錄……宓琴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四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六月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寄本社或與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四一期）

更高更強！



嚴以敬作

展望日本政局……每週評論

尼克遜利用中蘇共矛盾取利·訪問莫斯科滿載而歸……萬人傑

對蔣經國內閣的期待……岳騫

中俄共對立與世界新形勢……原子林二郎

究論林彪與黃永勝……魯遲

林則徐禁煙·毛澤東販毒……胡養之

無限的虔敬——懷念張海山先生……胡爵坤

周年祭——追悼張贛萍先生（詩）……方中原

寒窗雜憶：也談冰心……待旦

認識中國：古今與中外……柳以青

香港閒話：贛萍周年忌……趙聰

短篇小說：下陰間（下）……田韋

共產主義的冠星——超越的意識形態……縉山

人物介紹：孟加拉國總理拉曼……默山

爲什麼世界偉人

都愛讀偵探小說？

因爲偵探小說構思最精密，最科學化，多讀可以增長人們的智慧，啓發思想。世界偉人如邱吉爾、羅斯福、艾森豪、馬歇爾等，都是偵探小說迷，雖在百忙之中，也必抽暇閱讀，而且每每由偵探小說而觸發起他們處理國家大事的靈機。你要成爲一個具有超人智慧的人，從今天起，也要多讀偵探小說。這裏，讓我介紹一批最新出版的偵探名著給你吧！

書名	定價
血刀	三元五角
血染金剛鑽	三元五角
火車謀殺案	三元
驚險重重	三元五角
失踪的美人	三元二角
捉姦記	三元二角
碧湖沉冤	三元五角
無敵殺手	三元

上述是「世界偵探名著精選」，尚有數十種陸續出版。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張贛萍遺著：

「抗日名將[illegible]」再版發行

[illegible]名將，[illegible]擔任軍[illegible]校長，他的[illegible]代是怎[illegible]打的？他於抗戰[illegible]利後不[illegible]當局重用的原因何在？張[illegible]萍[illegible]後，每一[illegible]作者以[illegible]的筆法，寫出每一戰役的[illegible]際遇，與國府高層人事之間的恩怨。并附數十幅插圖，及胡[illegible]、戎[illegible]生、王[illegible]、[illegible]力生行等新聞、文化、軍政界人士的序言與作跋文，道出爲人所未道的內幕。是一部最精彩的戰史，是一部最具價值的近代信史。初版已售清，現再版發行，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爲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暴爲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三——七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來函云：對高醫生所撰之聯，極爲讚美，震歐校長因撰二聯相贈。

贈力行壇主

李震歐

㈠ 力挽狂瀾銷赤燄。
行持正義著黃花。

壇主謝語

鄙人在大陸，服務國家，位卑權小，雖有挽救狂瀾之心，而無銷滅赤燄之力，立功未成，著書自遣，對李校長之聯語，只自引爲赧愧耳。

㈡ 致力靈丹醫百病。
施行王道濟羣生。

壇主自註致謝

鄙人家中原是資產階級，共黨名詞，「地主」「官僚」「善霸」「反動」而兼「思想頑固」，家祖爲淮軍提督，叔祖經商，開「天人堂」藥店，製造丸散膏丹，大陸淪陷，投荒南來，效法陶朱，幸免凍餒，因在台灣香港二地，開天人藥廠，繼承祖業，出品雖多，大多賠本，只有三種，可以暢銷，一爲「百花晶」，專治腋下狐臭，二爲「百花粉」專醫香港脚，三爲「最靈」藥膏，專治頑癬，及皮膚搔癢，各藥店均有出售，經十年之苦心，由細菌培養，以至病者實驗，始著特效，幫忙最大者，爲表弟李際春，李爲藥物學博士（前中央衛生署技正，現居美國），三次來港，七次改良，始有今日之信譽，李校長贈聯，是爲寫實之作，「致力靈丹醫百病」實際所醫，只有三病耳。

贈壇主力行先生

李懷蒼

力重千鈞，壯年坐擁貔貅，祖述孫吳驚赤寇。
行歸一本，亂世庋藏經史，師承孔孟著黃花。

李先生是詩學名家，楹聯高手，在嶺南客家羣彥中，名高望重，賜以佳聯，實深榮幸。

力剃朱毛，手提一旅雄師，征服當年赤寇；
行尊孔孟，目視兩間文物，著成明日黃花。

傅先生之聯，亦屬佳構，獎譽過當，殊不敢當。

楹聯舊話

董力行

香港天文台報，前專欄作者「餘不足觀閣主」周游子先生，曾任兵站中將總監，胸羅萬卷，學識淵深，對古董書畫，歷史文物，無所不精，詩詞古文，比之各代名家，絕無遜色，每於夜間暢敍，於淺水灣別墅，自十二點，直達天明，某年花朝雅集，並賀李幼椿、王世昭、何君石、李任難、湯國華、周游子，諸君令誕，余有詩贈游子云：

㈠ 蕭曹勛續亞夫君，武畧堪師更允文，
論罷江山同一慨！開天遺事數聆君。

㈡ 國上無雙氣若雲，友情諒直又多聞，
千秋一掃迂儒論，詩到能工未必貧。

游子富資財，收藏古董名畫硯石極多，時邀鄙人代爲鑑定，古人謂「詩貧而後工」，觀乎游子，可一掃迂儒之論也。

㈢ 推敲聯話費平章，捫蝨何人學楚狂，
詞客紛紛皆擱筆，詩壇顧曲讓周郎。

游子寫文章，名「捫蝨談」，專談聯話。

㈣ 詩頌南山最晚呈，開箋一笑足娛情，
諸公既與花同誕，合向羣芳譜姓名。

今游子已歸道山，文壇祭酒，繼席無人，曾記前年某夕，偕天文台社長陳孝威將軍，及春秋雜誌社長，姚立夫先生，駕臨敝寓，暢談甚歡，論及古人學道求仙之事，游子即刻贈余一聯云：

力能扛鼎拔山，胥由養氣。
行見超凡入聖，何用求仁。

游子倩世昭先生寫成對聯，精工細裱，筆力勁猷，游子作聯，世昭墨寶，二者極爲珍貴

公所親撰，記之云：

享清福不在爲官，祗要，囊有錢，倉有粟，腹有詩書，便是山中宰相。
祈大年無須服藥，但願，身無病，心無憂，門無債主，卽稱地上神仙。

聯爲白話，皆人生經驗閱歷之語，最妙者是「門無債主」，凡欠債之人，內心多不安樂，壇主生平，不喜欠債，差餉水電，到月必繳，汽車抄牌，接到來函，立刻寄上支票，不願麻煩官府，有車可抄，亦屬佳事，愈抄愈好，眞至無車可抄時，反爲不美，此亦人生閱歷之語也。

敝鄉合肥「明教寺」，爲三國曹操所建，名「教弩台」，千年古刹，壯麗巍峨，門前有彌勒佛，對聯極佳，不知何人手筆，記之云：

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諸事。
慈顏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

名伶梅蘭芳死，愛好戲劇者，在港追悼，聞人某君梅之舊友，倩余代撰輓聯，余以梅伶投共，敬謝不敏，戎馬書生朱振聲先生曰：「梅爲優伶，君以春秋大義論之，是不啻責貞操於妓女也。」相與大笑，因撰一聯曰：

黃鶴樓中，嘆五月江城，梅花老去。
瑤台月下，願千年華表，仙鶴重來。

越日，北京舉行追悼，該聯携去參加，毛澤東見之，大爲讚賞，連領其首，命從人抄下，且自承資產階級文學，實非無產人民所能相比云，中共文化部長，輓之云：

你去了是人民文化的損失。
革命的陣線少了一位戰士。

又有某高級共黨頭目輓聯云：

偉大的人民戲劇創作者。
我們無比哀痛向你追悼。

共黨破壞文學，製造低級文人，如此輓聯，胡說八道，既乏典雅，更無趣味，失去中國文字優美價值矣。

僑胞愛國不甘後人 為「保釣」貢獻力量

釣魚台是中國之領土

保衛釣魚台運動，現在已發展成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思潮運動。全美華僑對保釣運動，自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在美國發起迄今，各地愛國華僑均群起响應，迅速地演變成為全球性之愛國運動。成千上萬之熱血青年和愛國僑胞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湧現出來，為保衛祖國神聖領土而奔走呼號，為抗拒外國強權之欺壓而示威抗議。近年來，在美洲、在歐洲、在香港[illegible]威運動，發表了強烈之公開信，遞送了嚴厲之抗議書，海外華僑現在已經跨進一步，向一切強權霸道宣戰，為保衛祖國一寸河山貢獻每一個人之力量，決定於五月十三日（星期六）在華盛頓與紐約舉行全美華僑示威大遊行，堅決保衛我國領土釣魚台而抗議，反抗倭奴掠奪中國領土之國際陰謀。我們永遠不能遺忘，八年抗戰之血淚史，以及日寇侵略暴行，今憶歷歷猶在目前，昔日蘆溝橋之七七事件，尙微聞同胞被殘殺之哀號聲，現在日[illegible]行勢力擴張，利用國際之戰亂，以求恢復其稱雄東亞之目的，今天日本以軍事威力為後盾，橫行霸道，圖將我釣魚台列嶼歸為己有，掠奪海底資源，作復活軍國主義之資本，其無恥行徑，使中華熱血人民難以容忍。

由於美國已定五月十五日，將琉球群島正式歸還日本，同時將釣魚台列嶼一併列入琉球群島範圍以內交給日本，因此，引起中國人民之抗爭，海外僑胞亦群起抗議，以愛國保土為號召，這是美國華僑發揚我民族正義，不畏強暴而具有意義之愛國行動，海外愛國華僑是抗議美國與日本政府私相授受之卑劣行為，中國人民為抗日戰爭八年，付出了極高之代價，如今美國不顧琉球人民之自決權，而又未獲我國同意，堅行將琉球以及釣魚[illegible]國人民是決予以反對。

查釣魚台列嶼是於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始被日本竊據。當時因中日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被迫派李鴻章到日本馬關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議和，是為馬關條約。約中重要項目有五，現簡錄如左：

一、中國承認朝鮮為自主國；

二、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

三、割遼東半島南部及台灣、澎湖列島給日本；

四、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長沙為商埠。並准日本在此五處自由從事工業製造；

五、日本片面享受最惠國待遇。

釣魚台列嶼是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割據台灣、澎湖列島時一併竊據之中國領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我國八年抗戰之損失沒有賠償，竟連竊據中國之領土也不肯交還，今天，日本外相福田狂妄地聲言對中國領土釣魚台列嶼將予武裝佔領，日本之行動處處表現出野蠻無理，其侵略之猙獰面目已暴露無遺。同胞們，為了維護中國領土之完整，今天，愛國保土運動之如火如荼，這足以證明我們炎黃子孫，具有強烈之民族精神，亦足以使日寇惶恐而顫抖。我們應將此愛國保土行動擴大發展，加速日寇之侵略野心全面崩潰。（王俊寄自紐約）

代郵

李昌華先生：

大作及五月十九日來信收到。關於大作處理事宜，仍有少許技術性問題尚在考慮中，故未及答覆，請諒。[illegible]

山或海角紅樓、區莊、沙河……等地方，跟一些陌生的男人陪行，一起出沒。

廣州市自下放知青以來的確是扒手滿街，妓女盈市，反毛反共組織層出不窮，偷渡犯更數不清，弄到毛共不好收拾，市民也不得安居，這些犯罪分子絕大多數是昔日的紅衛兵二度化身，一化身爲毛共所詔封務農知識青年，這些人就正因爲被毛共驅迫去農村，無法忍受那折磨摧殘，逃回城市，最後又變成妓女、扒手，和毛共對抗，從事搞偷渡，搞反毛反共組織。他們走上這樣子的道路，請問毛共誰令致之，孰令致之？

可恥的下場

但卻從未有獲得過半點好處，只不過出了一時的風頭而已，惹來群眾對他的憎厭。到頭來終究還是走不脫當上了毛共的代罪羔羊！范樂是在一九七一年六月廣州召開批判清算五·一六運動時，被劃定爲五·一六的壞頭頭，在廠裏黨團員會議上被鬬爭、批判了二次，然後開除了黨籍，解除一切職務，下放去城郊沙田農場勞動改造。當我們居民們獲悉這一消息時，無不歡欣鼓舞，拍手稱快，彼此的在竊竊私語說，其下場雖不是人民給其應得的懲罰，實純屬於他內部自相傾軋、爭鬬的表現。我們街坊中少了一個惡魔，値得慶賀。故所以各家各戶都以加柴作爲慶祝，認爲這是報應。只可惜苦了他的老母妻子兒女。

「萬人協會」簡訊（三十二）

國語班上課花絮

由本會主辦，宋德科先生主講的「國語班」，在上月二十二日開課，學員之中，有教師、護士、文員、學生、工人、主婦，爲了學習「共同語言」而同聚一堂，其中有一位丁小弟弟，年僅十三歲，小小年紀也認識到學國語的重要，成爲國語班最年輕的一位學生。

宋德科老師憑其教學經驗，摒棄了刻板的教學方法，採用閒談方式。除了一冊教科書「基本國語」外，學員還可以在閒談中學習國語，上課氣氛輕鬆融洽，並無拘束。

第一天開課時，宋老師先用廣東話致開場白，然後鼓勵同學們以後在課室閒談、發問、回答時，盡量多用國語。部份同學起初因爲害羞，怕鬧笑話而不大開口，後經宋先生鼓勵，指出多聽多講是學習任何語言的不二法門，那些「欲言又止」的同學才逐漸「跟進」，說得好的獲得讚賞，發音錯誤的也得到糾正。

宋先生授課時指出：純爲職業需要或爲了興趣而學國語，都無可厚非，但是興趣正如情緒一樣，可能有冷熱的變化，唯有認識到學習國語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才能夠保持熱度，認眞去學。語重心長，令人折服。

學生中，絕大部份是廣東人，因此宋先生授課時不但教國語，還將國粵語作一比較，指出粵籍學生學習國語的優點及弱點，詳細剖析。

一位會員每星期只有一個晚上休假，也趕來插班，每週上課一晚，求學精神令人欽佩。

辛苦了宋先生，晚上從遙遠的新界下班後，又匆匆乘搭火車趕回會所，義務授課。五月二十三日晚上乙班開課前，正値傾盆大雨，卻沒有一個學員缺席，大家都冒着風雨前來聽課，這種求學的熱忱，不但宋老師感到欣慰，連暫充「校役」的秘書處同人也覺得開心呢！

會員證定期派發

「會員證」已經印好，在整理編寫中，於六月十日即可發放。凡我會員，請由該日開始，蒞臨會所領取。倘未交齊相片或已批准入會而未辦妥入會手續者，均請趁着領取會員證之便，同時辦理。

懷念張贛萍先生

本期簡訊刊出之日，適是張贛萍先生逝世一週年，本會雖成立於張先生逝世之後，但張先生在生時也曾做了不少無形的聯絡工作，直接間接替本會奠下基礎，卻不幸在本會成立之前遽爾病逝。今値其逝世週年紀念，謹借白紙黑字，向張先生默哀致敬。聞「張贛萍先生逝世周年文集」行將出版，讀者如需索贈留念，可附回郵郵資逕函本會秘處方程，當於該書出版時寄上。或於每晚七時半至九時半，先以電話聯絡，惠臨會所索取。

代郵及其他

會友「梅詠女士」：來函敬悉，本會婦女部之覆函諒已收到。請即抽暇與婦女部聯絡。

余茹讀友：來函及夾附寄來的信已收到，可否參考「萬人會刊」稿約，將「你的親人」的不幸遭遇寫成文稿寄來？歡迎你們申請入會，並盼光臨敝會，面敍詳商。

會友投稿「萬人會刊」，請以原稿紙正楷直寫，切勿一紙兩面或由左面至右橫寫。「編輯委員會」絕對尊重作者，但若來稿字跡太潦草或由左橫寫，雖是佳作，亦只好割愛，謹請原諒，敬盼合作。

出版啓事

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爲本刊故執行編輯張贛萍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爲此特出文集一冊藉表悼思。該書逾十萬言，內附先夫生前生活照片多幀，將於日內出版。因屬非賣品，本刊讀者如需惠索，請詳列姓名、住址，附回郵郵費（本港七角五分；海外平郵港幣一元一角），逕函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方程先生收，當即寄上。書印千冊，按來信先後奉寄，贈完爲止。（港島讀者亦可於六月十五日起每晚七時半至九時半，先以電話聯絡，親臨協會索取；九龍區讀者請向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惠索。）

張谷志蘭啓　五月十六日

當時上台訴苦和動手毆打胡氏的都是居委會的幾個幹部和三個街坊八婆積極分子。其中最爲兇狠的就是范雙，范雙專用腳踢胡氏要害處，好似踢足球一樣地踏，傾刻間胡老太婆被鬪到變成血人一個，面青鼻腫，只是哭而無聲，淹淹一息。我們居民們的確半個也沒有開聲和動手，不忍卒視，覺得好似千針萬刺在自己的心上。確眞難以令人了解，胡氏對范雙無冤無仇，而他竟能對一個老太婆如狼似虎。散會之時，范雙和居委主任楊興，就叫了四個陪鬪的牛鬼蛇神將胡老太寃抬回家裏，因爲胡氏是地主，所以雖是半死在床，在這危急關頭，在穗市的親戚也是不敢近前照顧。讀者們須知道，莫說在這運動當頭之際，就是平日毛共亦強調務要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說什麼階級鬪爭一抓就靈。可悲的胡老太婆年高體弱，遭到毒打兼沒有時間救治，便在事後的第二天與世長辭了。禍國搞民毛澤東所搞的階級鬪爭就是專使中國人欺凌中國人，眞是野獸不如。

虐待無辜知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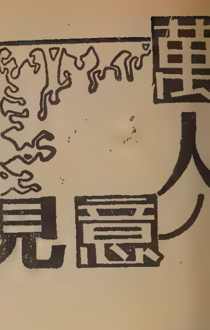
邱志雄住惠福路惠新東街八號地下，是廣州第九中學六八年應屆畢業生，被下放增城縣腊布公社九一大隊曾洞生產隊務農知識青年。他是我的好友，事有湊巧，志雄下放增城不滿二月，他老母於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突患肝炎急症，入院留醫，皆因其父母只生育志雄獨自一個，均視爲掌上明珠，志雄也是孝之，在此之際他父親便打電報向志雄告急，他立卽回家侍奉母親，志雄收看電報得母病垂危，心情萬分焦急，就卽時電向該大隊黨支部書記告假，要求寫證明回家省親——探病。但由於該大隊支部支記何記清，平日給以權威壓人，特別是對知識青年，他認爲是外鄉客並兼毛澤東經親自指示交給他們無知的農氓管轄教育，故此他便大膽地將知青視爲牛馬了，志雄向他告假求寫證明，他便大發雷霆地對志雄說：「你們知識青年爲响應毛主席的偉大教導，到來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今到來不夠兩個月就想告假回家，這一行爲純屬於違反毛主席的偉大教導，對黨和毛主席不忠的表現，我身爲黨的農村基層領導幹部，決不能忽視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放任你們自由，我現爲了忠於黨和毛主席，就有權和有必要，不批准你回廣州市。你明天一定要去樟山坑參加中耕除草工作。」志雄素來極爲孝順之人，今得悲母病垂危，確如歸家心似箭，又何懼你什麼鳥主席的偉大教導，×書記的勒令除草，雖是大隊不准假而不發給證明，無法購買車票坐車回家，仍就不辭勞苦，由增城腊布步行七十三公里回家探母病。回到家時他母親早已入中山第二附屬醫院留醫，是晚（二十三日晚）往探母親之後，回家安睡至三時許，就有清理階級隊伍的工糾——毛共的得力打手——范雙連隊的八名隊員，以范雙爲首，假借查戶口爲名，叫開了志雄的門，范雙一看見志雄是勢兇兇就盡其平生之力打了志雄三槍托，並強行拘捕了他，因爲志雄居住區是受范雙連隊管轄，查巡的，今次志雄是私自逃跑回來，該大隊經有長途電話相告范雙他們知道，故志雄就難免遭上了范雙他們的毒[illegible]聽毛澤東教導而倒流回城市，不安心農村生產爲名，轉造沙河收容所坐牢三個月，後再遣送增城看守所坐一個半月牢，然後押回本大隊鬪爭了二次，才交給生產隊監制勞動生產。對於志雄的這樣處理，毛共謂之爲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又是叫做體現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非爲刑事處理，是最輕微的一種。志雄之母患此肝炎急症，因毛共平素缺欠救治市民的良藥，故卒病死在院，志雄遇上這無辜的慘痛遭遇，和母又病故的悲劇，確夠悲愴，也眞正應驗了俗語所說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關於志雄此次的遭遇，就我亦替他傷過心流過淚。

大女兒淪爲妓女

范雙的大女兒——小若是廣州十二中初中六八年應屆畢業生，是下放新豐縣，遙田公社園新大隊神坑生產隊務農的知青，新豐是廣東窮山區之一，人民生活素來貧困之地，在城市裏長大習慣生活嬌小的姑娘，怎能和那當地的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生活？當地的農民均是苦痛不堪的，被飢寒和疾病的侵襲變成面黃飢瘦三分似人七分像鬼的景況，確難憤呼這城市小姑娘到該隊不滿一月就受不了這無辜的活罪，而不顧什麼毛主席的偉大教導——愚弄、欺騙致人死地而後快的臭教條逃回家中。就該生產隊時年晚造如論，其有總人口一八三人，其中勞動力九三人，水稻耕地總面積有二五〇畝，晚造總產稻穀八七五〇〇斤，如按除上繳納國家公糧三六〇〇斤，除留種籽三〇〇斤，本隊自留機動糧六〇〇斤外，餘者盡[illegible]達五十斤穀，雖不甚富足，仍可夠吃飽，或從事以用其他雜糧幫補（如蕃薯、木薯、芋頭）就可以餵養一些豬、鷄、鵝、鴨等家禽、家畜，發展副業經營，改善群衆生活，充實國民經濟了。但毛共卻在國際上充濶佬，把大量糧食拿去援外，而強迫徵購農民糧食，單單這個小生產隊，就要徵餘糧三萬斤，超生產糧三千斤，救災糧四千五百斤，備戰糧六千斤，導致每人每月只吃二十一斤穀了，花生油也是由於加徵購如每人每月只吃一兩。

本來鄉下農民過活皆以自產糧油爲主，今受毛共暴政之苛尅徵購，如作爲一個體力勞動的農民，每月只吃二十一斤穀，一兩油能夠吃了嗎？農民們終日勤勞辛苦耕種所獲的果實卻被毛共洗刦一空，造成爲有產而無吃，又還須空着肚子受毛共迫勒去給他做那些非爲民利的重活，如開馬路、挖地洞、建兵房……等，所謂備戰的軍事設施。毛共確爲視大陸人民爲狗，委實作惡多端哪！

小若逃回家中，因家境不好，沒飯吃，兼她獸性父親經多次迫勒，務要她回歸生產隊從勞動生產，遵從毛酋教導，和當地的貧下中農結成打成一片，徹底改造世界觀，小若未有聽信他父親的鬼話，她說：回去生產隊實無法忍受，就連回去的車費錢亦沒有呢！所以她就毅然決然地沒有回生產隊去，於是去越秀南路鎮龍下街找她昔日的男同學（朋友）南有財，並同時加入了有財他的「抓竊團」（等於香港的匪仔集團）。從此便靠抓竊爲生了。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中旬，小若不知因爲何事被該團淘汰出來，而[illegible]



逃亡知青作證

中共爪牙百般虐待人民
害人終害己下場眞悲慘

敬愛的萬先生：

在下惟想使香港市民們知悉毛共所欠下大陸人民的血債，所作滔天罪行的一些悲慘鐵證事實，故寫了如下有關方面的一些事例，謹希萬先生能斧正刊出爲感！

廣州逃港難胞——劉均謹上
五月六日

范雙的家

工人范雙是由曾祖父至今四代均在廣州打工爲生，今住教育路九耀坊街某號，因我是住同街，正好范雙兩對門，所以我對他家情況所知頗詳，他家共有七口人，有老母楊氏，妻李氏名潤嬌，生有二男二女，大女兒小若，小女兒小冰，大兒子小磊，小兒子小輝，范雙現年四十五歲，是個出名鐵匠，在珠光路忠勤五金廠工作，其薪屬工人階級高薪者六十四元五角，身爲共產黨員，素來擔任該廠鐵工車間主任，並在自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七一年六月期間兼任該廠「工糾」連長等職，他從未入過學，不通文字，實是品格頑劣暴性酒鬼，正因爲他是剛烈之庸才，故領導工作能力不強，但工作責任感和鑽幹精神就確要勝人一節，這類人是毛共最爲得意工具，因爲毛共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有違道義，就正須利用這些無知識無遠見的人作爲幫兇。對於稍有頭腦的人，毛共就具有戒心了。所以該廠的領導班子相當器重范雙。范雙在兼任「工糾」連長期間被認爲在鬬批改中成績顯著，累被評爲活學活用毛著積極分子，只要一進范雙家門口就可以見到范雙的無數奬狀，從而曉得范雙是毛共的忠實走狗，爲鞏固毛共的統治地位賣盡了力氣，作盡了壞事。換言之，范雙的奬狀就是靠冤枉無辜的良民，毆迫善良的百姓而獲得的。

范妻李氏是在中山四路廣州第二塑膠廠工作，是一般工人，薪金三十元〇五角正，范雙一家七口，總收入不超一百元人民幣，故李氏雖是節儉持家之人，對於經濟方面委實感到不易維持，捉襟見肘。每每將毛共政權所配給的每人每月豬肉一元五角，魚證五角，賣給同街有外滙的僑眷，變錢來購買粗食之物，如蕃薯、芋頭、青菜之類。更可悲的是范母老態龍鍾，見家庭生活困難，仍不辭勞苦，經常帶領她的兩位小孫兒到堆放垃圾的珠光大橋腳，小北車站等地方，檢拾破爛物件賣錢來幫補家用，范雙當然從未有過考慮他家的生活及他個人的得失，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否有昧良心。他想的只是怎樣無限忠於毛主席和毛的革命路綫，兼怎樣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和毛思想了。因而導致他家庭相當的不和睦，如母子間、夫妻間經常爭吵不休。他老母常常罵他，不知吃了共產黨什麼迷魂藥而無視大眾，漠視家庭，忤逆子等，但范雙卻置若惘聞。

迫害農民小販

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十一時許，我閒來無事，因心情納悶便外出散步，信步逛至海珠廣場時，無意識地遇見范雙帶領他的四個隊員，在海珠橋腳右邊，跟賣荔枝菓的一少一老男子在爭吵不休，僵持不下，當時現場中亦有五六十人在看這悲劇，我問旁邊的一位老頭兒，才曉此事的始末，原來那兩位賣荔枝者是兩父子，係市郊竹料公社社員，名爲馮國海、馮殷祥，因家庭生活困難而把屬於自己的兩株自留果樹所產荔枝，用腳踏車運入市區擺賣，換錢以作家用，可惜碰上這天殺星——范雙，硬指馮家父子未經市場管理委員批准，斗膽私自賣菓，違犯了市管條例，打亂了國家統購統售計劃，屬於投機倒把之行爲，利用毛共的這些危害市民的條條匡匡，壓制馮家父子，強鑽將馮氏的荔枝菓盡數搶入市管會，沒收歸國有，故此馮家父子哭哭啼啼地罵不絕口。因那些工糾兇惡如虎狼，兼有毛共撐腰，故觀眾們明知事實眞相，也不敢替馮氏說話。因我是和范雙同住一條街，就更怕范雙了。故而我們觀眾就只有敢怒而不敢言。

大發獸性鬬老婦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我們居委會召開了鬬爭大會，時間當晚八時正，地點教育南路、新市車站，被鬬爭的對象是住龍藏街九十六號的「地主分子」胡愛蓮，此人年高七旬，寡婦一名，其子女盡在外洋，靠外滙維持晚年生活，品性良善。素來從未犯過毛共暴政任何法例，故在會上宣佈鬬爭胡太的罪狀，亦藉口說她持有外滙，利用金錢物質拉攏，腐蝕青年黃某，偷偷拜神二罪名，我們市民們深深地知道這莫須有的罪名是本居委會的幹部強加在胡氏頭上的，故

病房和走廊上都住滿了傷病員。

成都軍區黨委是兇手

這就是震驚全國的成都「五．六事件」，也是全國武鬪中由棍棒、鋼桿上升到使用現代化武器的開始，由於這一流血事件事態的嚴重性，中央文革會在「四川十條」中規定要作為「專案處理」，但後來竟烟消雲散，而沒有下文。反正中共殺人是司空見慣，這些統治者，關心的只是他們個人的政權，他們並不關心人民的死活的。

成都市的全市人民，是目睹這場大屠殺的，他們自動組織了許多慰問隊，前往醫院慰問受傷的戰友，各醫院的造反派戰士，無條件的全部集中，外科手術室的手術是晝夜不停的進行，食品公司的造反派們，把水菓、糕點等現在大陸上變為奇貨的食品，源源不斷的送到醫院，送到每個造反派傷員的床頭上。

五月七日，北京「三司」召開全市性的追悼大會，追悼在成都「五．六事件」中犧牲的李全華同學，會後舉行示威遊行，抗議成都產匪血腥屠殺造反派的滔天罪行，學生們包圍了西京地區的成都產業軍的連絡站，和「產業軍上京告狀代表團」，每一個產匪代表都被飽以一頓拳頭，產匪大頭目被北京學生扣押起來，其餘的被勒令立即滾出北京，以北京體育學院為首，組織一支學生隊伍，專門尋找和驅逐藏在北京的「產業軍」，因此產匪在北京已無容身之地，紛紛抱頭鼠竄，逃回成都老巢。

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中央軍委聯合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只是在第十條中聲稱：「五．六事件將作為專案處理」，在文件中隻字未提中共成都軍區支持和策劃這次血腥大屠殺的事情及其應負的責任。

但是人民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把這一切都看在獨裏，記在心裏，這時共軍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已經充分的表露出來了。

五月八日，成都市的造反派，聯合舉行了全市性的大規模的「抬屍遊行示威」，強烈抗議產匪用槍殺人的滔天罪行，遊行的隊伍以紮滿白色綢花的宣傳車為前導，白色的儀仗隊緊跟其後，數百名白色長衣的白衣女戰士列隊兩旁，護送着載着死難者遺體的喪車，像長龍似的白色的車隊，一輛輛緩慢的駛過觀看遊行的人羣，喪車上安放着大型的白色花圈，車頭和四周紮滿了白綢和白色的紙花，車身四周的擋板全部垂下，每一輛車上用白布或白綢作墊子承放着死者的遺體，在花圈上都寫着死者的姓名，上面懸掛着死者生前的照片，讓每一個羣眾都能看見死者的面容和槍傷致死的地方，悽哀悲慘的樂曲從宣傳車上播出，宣傳員向全市人民介紹死者的生平和死難的經過，在各路口和鬧區的造反派的廣播站，也頻頻不斷的廣播此一悲慘的信息和造反派羣眾的抗議產匪暴行的信件，並號召全市人民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向產業軍及其黑後台討還血債！

一百多輛喪車的大遊行

整個芙蓉城，沉浸在一片靜穆、悽慘、悲憤的氣氛之中，死者的親屬都緊偎着他們親人的屍體，傷心的痛哭和控訴着，多麼悽慘和令人痛心的場面啊！

一百多輛喪車在沉痛的哀樂聲中，駛過成都市各主要街道，駛過成都軍區，駛過中共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的辦公大樓的門前……，兩旁的造反派羣眾不斷發出「向劊子手討還血債！」「血債要用血來還！」「一個倒下去，千萬個人站起來！」「要為死難者報仇！」的口號聲，兩旁的人民羣眾，有的雙手緊捏着拳頭，兩眼含着悲憤的眼淚；有的眼淚縱橫，有的放聲痛哭……，一具具的屍體，一幅幅可怕的畫面……，有的腹部和胸部被穿了無數的彈孔，有的頭部被開花子彈穿透，有的整個下半身沒有了，只剩上半截身體，有的頸部還只有一點皮肉連着，有的缺了腿，有的斷了胳膊……，眞是令人慘不忍睹，死者裏面有工人、有學生、有機關幹部……，尤以青年學生為最多，男、女、[illegible]

遊行從上午進行到下午，令人悲痛欲絕的哭聲，籠罩着全市，人民羣眾每人心裏都明白，這一流血事件的眞正元兇是誰，產匪是從誰的手裏獲得了這些殺人的武器。

仇恨的烈火在燃燒，凡是有正義感的人，再也不能袖手旁觀了，只有「化悲憤為力量」，向殺人者討還血債！

這一次全國獨一無二的抬屍遊行，比什麼宣傳都有力量，遊行剛一結束，全市人民立即行動起來了，整個成都市暴發了一場打老產的自發的行動，只要聽說那裏有產業軍，羣眾便提着木棒去追去搜，這些窮兇極惡的產匪，已經變成了過街老鼠，人民羣眾的憤怒使產匪們膽顫心驚，他們趁造反派還沒有發現自己之前，趕快逃離市區，躲到郊外去。

市區內，所有的交通路口和街道，都被手持木棒的「糾察隊」封鎖起來，「成都居民造反兵團」的老大爺和老大娘和十來歲的中、小「八二六學生」，都成了這個自動組織起來的糾察隊的主力軍，每一條街上都設有好幾處路障，作路障的東西有下水道用的洋灰管子、大樹樁、有水泥電線桿、有石輾子、有沙包、有鐵管、有磚頭、有廢鐵架等等，所有的車輛不管你是什麼單位的，甚至一貫持有通行特權的軍車，也毫不例外地一律要經過檢查才能放行。手持一面紅色小旗的小糾察隊員們，只要一搖動小旗，這些汽車便得乖乖的停下來聽候檢查，平時威風凜凜，耀武揚威的「解放軍」的軍車，也不得不在這些「乳臭未乾」的毛孩子面前規規矩矩的恭候檢查，要是查出有問題的車輛，這些「糾察隊」便立即通知造反派的「有關部門」予以扣押、審訊。

這眞是一場道道地地不要「毛澤東思想」。



成都五・六慘案紀實

袁懋如

編者按：「文革」時大陸各地的武鬪實況，經由紅衛兵報紙報導而傳至海外的，在數量與內容上，都已可謂相當豐富，惟獨關於西南特別是四川方面的資料，卻很缺乏。本文作者袁懋如小姐，於「文革」期間曾參加成都紅衛兵組織，且屬於左派，故對四川成都毛共派系傾軋情形知之甚詳。以下這篇「成都五・六慘案紀實」，是從她發表於「今日中國」雜誌中的「腥風血雨」長篇連載摘引出來的。謹供對大陸情況有研究興趣的讀者參考。

一場預謀的屠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成都西郊的一三二廠（成都最大的工廠，是屬於保密的飛機製造廠），該廠的造反派（紅衛軍成都部隊）與該廠的產業軍發生爭執，進而雙方發生衝突。但該廠的駐軍（因屬於國防工業、軍事工業系統的廠礦，故由成都軍區派部隊駐紮該廠），是支持老保的，事先已作了周密的安排，當共軍有聯絡的集中在廠內的一幢大樓後，造反派集中在樓下的廣場中，指定要產業軍頭目下來解決問題。

突然，該廠軍代表（駐軍指導員）首先發了一槍信號槍，這一聲槍聲，便是血腥大屠殺的開始，也是武鬪飛躍升級的信號。緊接着，子彈便從步槍、半自動步槍、手槍、機關槍的槍膛飛向造反派的人羣。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把造反派驚呆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產業軍會開槍殺人。這時劊子手們自持手中有武器，有的公然坐在樓上的窗口上向下面射擊。

並一、二、三、四……的不時回頭向窗戶內報告被擊斃的人數，一剎時，「產業軍開槍殺人了！」的消息，迅速傳遍全成都市，造反派戰士個個義憤填膺，整個成都市的空氣馬上緊張萬分，全市的正常交通全部停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總部一三二廠的造反派，其他的造反派組織也立即響應，「兵團公汽分團」立停止了市內的交通運輸，所有的汽車全部運載造反派戰士前往一三二廠，衛生系統的造反派立即組織了醫療，穿上白衣服，紛紛趕往武鬪現場，搶救受傷者，四川醫學院附屬醫院以及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都成了戰地醫院，外科部門全力以赴，作了救護準備，「兵團公汽分團」的駕駛員們，更是忙碌萬分，不休息也不吃飯的駕駛着裝滿造反派戰士的車輛，飛奔到一三二廠。然後又把死傷的戰友一車車的運到醫院，外科的急診室、手術室的醫生和護士們（造反派的），立即進行搶救，到處是一片緊張肅殺的氣氛，市內的人民都積極行動起來，有的趕往現場，有的奔赴醫院去作護理工作，只見從成都市通往一三二廠的公路上，數百輛大大小小的汽車像發狂似的來回奔馳着，一三二廠內，血腥的屠殺正在繼續進行，產匪的槍口，不停的吐着殺人的子彈，有的產匪還有意的向穿着白衣的救護人員開槍射擊，眞是殘酷到了極點。這是在國際戰爭中都不能容許的罪行，匪徒們已完全喪失了人性，站在指揮車上去制止武鬪的李全華同學，當場中彈犧牲（李全華同學是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首都三司北地東方紅的造反派戰士，當時是「三司」駐蓉連絡站的負責人之一），嗒嗒嗒……，子彈不停的在呼嘯，造反派一批批的倒在血泊中，血！血！血！在不斷的從造反派戰士的身上往外淌，鮮血染紅了一三二廠的草坪，仇恨的火焰，燃燒在每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民的胸膛，很快地十多萬人湧向一三二廠，造反派一面大力支援和搶救，一面向成都軍區黨委請求迅速派兵前往制止武鬪，每一分鐘時間的拖延，都意味着死亡的增加。

可是成都軍區的共軍一直拖到持槍行兇的產業軍全部安全轉移後，他們才假惺惺的去「制止武鬪」，由此可見這場血腥大屠殺是有計劃、有安排的陰謀，幕後策劃者，就是成都軍區黑黨委。

「五六事件」中，被中彈死亡的人就有一〇〇多名，輕傷和重傷人員竟達數千人，致使醫院裏的

曉聲劍影錄（一〇〇）

我任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秘書的時代，已認識了梁子和鄉長，人雖滑頭，卻不算太壞；馮漢生我也畧聞他是廣州淪陷，返回故里，仍在單水口經商。此次必然是走難投奔梁子和，因為自己有錢，恐路上有歹徒趁火打刼，携槍自衛，怎知陰差陽錯，和軍隊撤退同路，身上有槍，恐軍隊誤會，心裏有點慌，越慌越顯出形跡可疑，為軍隊截查，圖窮匕現，身佩武器，便為士兵誤作漢奸，「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於是路上便盛傳發現漢奸便衣隊。後來周福奉命搜索，趕到前頭，知道是第五中隊先頭部隊發現的事，排長把馮漢生父子解上，幸而周福雖是老粗──他是周漢鈴的嫡系打仔，後陞第三大隊大隊長，於民國三十四年日敵擬打通南路幹線，日軍的「天龍掃蕩隊」進犯蒼城，周漢鈴率部苦戰於蒼城南郊，周福陣亡，以其忠耿勇猛，聞者哀悼──卻是個懂理的人，只扣押起來，請示司令處理，如果他一時衝動，於兵敗之際，兵荒馬亂之時，竟發現懷槍可疑的分子，下令格殺，則馮漢生父子已橫屍道左，白送性命了。幸周福手下留情，請示上級，始由我負責審訊，我聽了梁子和的簡述，已知輪廓，即要周福提出嫌疑犯，與周福會同審訊。審訊結果，眞相大白，我便和周福即返回司令部覆命，我提出馮漢生父子既屬無辜，擬准由西鄉鄉長梁子和保釋，領有槍照左輪兩枝，予以發還，周漢鈴接納我的建議。亦由於此次秉公處理，甚得地方人好感，尤其是梁子和，對我甚為感激，後來我組織開鶴十三鄉聯防，梁子和就出過不少力。

兵荒馬亂・錯殺無辜

不幸的走難者，亦以漢奸嫌疑，喪生於不再細

抗敵於南鄉的鷄山及百足山之役，我們「居高臨下」的優勢，為日軍迂迴的作戰，攀上了大佬頂，摧毀了我們百足山的陣地，鷄山便完全暴露的敵人炮火之下，於是全線崩潰，我急由南鄉跑往挺七縱隊第二大隊部，與何大隊長商議，緊急商討反攻的策畧，二人商議結果：㈠崗溪鄉與北鄉的自衛隊，火速趕赴簕竹，會同六鄉聯防隊，攀登二梁金，包抄敵人後路。㈡挺七縱隊何大隊會合東鄉及中鄉的自衛隊越過漕步渡，以迂迴馬山之後，以達成兩翼包抄的目的。決定之後，何大隊長率領所屬第四中隊以急行軍出發了，我則要逗留二十分鐘，下達幾道各鄉自衛隊的命令，派傳令兵分頭傳達，才奔往鐵崗嶺，以便指揮東鄉及中鄉的自衛隊，配合何大隊渡河反攻。當何大隊長率隊馳過銀河墟的時候，正值日軍欲衝下鷄山，進犯南鄉，為南鄉父老督戰，力抗獸兵之時，銀河墟的舖戶，知道戰火迫近眉睫，急緊疏散，有些膽小的人，拔足飛跑。時市面有一個生面的人，人跑他也跑，但為市民所見，發覺這個生面人，行動有點失常，便告訴正在經過的何大隊，由何大隊的第四中隊士兵追截，當場捕獲，押到何大隊長面前，何大隊長審他是何處人氏？為什麽到此地來？他慌慌張張的說是新會河村人，要往蒼城，路經這裏，因發生戰事，見人們逃難，他打算奔離這裏，返回故里。何大隊長要他繳驗國民身份證，他這時馬至面無人色，說是忘記帶來。何大隊長見路人喊捉漢奸，而他又沒有國民身份證，況又來自新會敵後地區，神色慌張，缺乏證據，復無人證，在此混亂作戰中，寧枉毋縱，即下令槍斃，便又率隊馳赴漕步渡。等我趕到達銀河墟的時候，那人已伏屍公路。我懷疑他實屬無辜，無知小商

散，口呆目定，問非所答，自促其死，一不幸則遇銀河墟的人逃難之時，以異鄉人為人所懷疑；二不幸於兵荒馬亂之中遇上何大隊，致為所捕；三不幸則因何大隊長升火待發，軍情緊急，難有多時，詳加盤查，倘假以時日，必查得水落石出，眞相大白，無奈他具此三不幸，變成臨時難民，也變成永遠寃鬼。但其時我也因趕赴鐵崗嶺，無暇細問，人已死了，問也無用。當我抵達鐵崗嶺之時，日軍已發覺我方「迂迴對付迂迴，以居高臨下對付居高臨下」，恐為我軍斷其退路，急速遁退，故何大隊正欲渡河之際，炮聲已歸沉寂了。何大隊即收隊返回大隊部，我則逕赴南鄉辦理善後，所以我沒有和何大隊長碰頭，問明這件事經過。翌日，卻聞這個死者的親屬前來收屍，哭聲震野，對人說死者是河村墟的商人，和店伴一人前赴蒼城，途經這裏，發生事故，其店伴年輕腳快，先行跑了到了龍山墟，還未見店主到來，折回探其究竟，才知發生慘劇，乃奔告其家屬，前來收屍。我知昨天所料不錯，心裏也怪何大隊長，未免草菅人命。

說也奇怪，三個月後何大隊長的太太誕育一男孩，但在滿月的湯餅筵開之時，那小孩竟然夭折，當時人背後說是報應，我只姑妄言之姑聽之！

二十四、戰時走難的滋味與日寇的血賬(三)

日本軍人標榜「武運長存」，所謂武便是武士道，日軍自誇發揚武士道的精神，武士道乃如中國的遊俠。史記刺客列傳的俠士，急人之急，解人之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忠君愛國，視死如歸，可以慷慨赴義；可以毀家紓難；可以吞炭報仇，可以一死酬知己。至濟弱扶傾，刼富濟貧，保護婦孺，義不容辭，故俠風烈跡，聞之起敬。日軍保持武士道的遺風，忠勇有餘，作戰慓悍，甚至琉璜島作戰失敗之後，竟有神風機隊，自殺毀滅魚雷艇，乃與敵人同歸於盡者，以為光榮，此種武士的忠勇精神，當與富士山長同永耀。但日本軍人雖繼承武士道的義風，浸華期間，所過之處，姦淫婦女，屠殺

……」

李仁傑朝任不凡望望。

任不凡點了點頭。

三人一起回到鄭啓天所住的房前。

「弄開它！」李仁傑吩咐宋科員。

宋科員掏出一串鑰匙，試了幾條，弄不開。然後他倒退數步，一衝前，用腳向房門猛力一踢。

「砰！」房門發出一响拆裂的聲音，開了。

三人定睛向房內一看，登時一呆，鄭啓天赫然倒在房間裏地上的血泊中。

「別搞動現場！」李仁傑喝道。

隨又吩咐宋科員立即回去辦公樓叫保衛科多來兩個人，並馬上報告嚴尙榮，同時立卽電告市公安局。

房子裏的一切仍井井有條，書籍、文件、文具都擺得很整齊，甚至衣服、被褥都摺疊得很好，這都使人相信這位工程師平日的生活很有條理。

壁上掛着一幀大照片，鄭啓天和他的老伴並肩坐着，一位妙齡少女在後面笑容可掬地扶着兩位老人的肩膊。這是一幀令人讚羨的全家福。

公安人員坐車趕到現場，對現場進行了拍照和記錄，檢驗了鄭啓天的屍體，證明死者是用刀片割喉而死。現場的跡象說明沒有暴力謀殺的嫌疑。

桌子上擺着兩封沒有封口的信，一封是給七〇一廠黨委會的，一封則留給他的愛妻。這是鄭啓天的遺書。

公安人員循例把遺書抽出來看了，也拍出照片，然後將這兩封信交給李仁傑收存和處理。

「根據現場檢驗結果，初步證實死者是自殺致死。你們可以把死者埋葬，但必須立卽通知他的家屬。他的家屬在哪？」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員問。

「在廣東。」任不凡回答。

「立卽發電報，但電報內容不能稱他自殺身死，只說死了便行了。」公安人員吩咐着。

「是！」李仁傑回答。

「大羣人離開鄭啓天的寢室，李仁傑把房門帶上，派了兩名保衛員守着。

死了還不放過

鄭啓天之死一下子傳遍了全廠。廠裏的空氣變得又緊張又沉重。

嚴尙榮、李仁傑、任不凡等幾個人在黨委會辦公室裏研究着鄭啓天的字句。

任不凡拿過一看，皺了皺眉：「哼，誣衊！簡直是誣衊！共產黨什麼時候迫害過人？他這樣說，更證明了這傢伙至死還反動，徹頭徹尾的反革命，我們那會搞錯他？」

嚴尙榮坐在他的轉椅上，聽完他這兩位下屬講的話，瞇着眼睛，彈了彈香烟的烟灰：「你們所說都是對的。但目前的問題是我們要採取什麼政治措施消除鄭啓天之死在幹部中的影响。同志，盡光火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要有政治頭腦，運用政治手腕，把這件不利於我們的壞事化成爲我所用的好事。」

自命不凡的任不凡一時摸不着頭腦，瞪着眼。

「晚上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嚴尙榮斬釘截鐵地說：「利用他的死和他的遺書，證明反革命分子的瘋狂反撲，說明中央發動肅反的正確性。明白嗎？」

任不凡恍然大悟：「書記英明，書記英明！」

× × ×

澗西的南邊一個小山坡上，堆着一坏新土。這是一個新墳。但旣沒有花圈，也沒有墓碑。

這就是鄭啓天的歸宿之地。

新墳遙望着北邙，和北邙的古墓那樣記載着洛陽今古的滄桑。

白天，偶爾有一兩個牧羊的孩子趕着羊羣到山坡上放牧，他們好奇地望着這座無主孤墳，像是向它憑弔。

當山風吹過來的時候，山坡上的茂草發出一陣淒厲的嘯聲，爲這位枉死城的鬼魂哭泣。

新墳堆起的第四天，兩個臉色鐵青的女人，在七〇一廠保衛科幹部陪同下走上這個山坡。他們是從廣東坐火車兼程趕來的。

那位年紀大的女人有五十多歲，頭髮已有點斑白，她在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妙齡少女扶攙着吃力地走上山坡。

透過老婦人的眼鏡，可以看到她眼睛中堅定的神色，但到底還可以隱約地看到她悲痛的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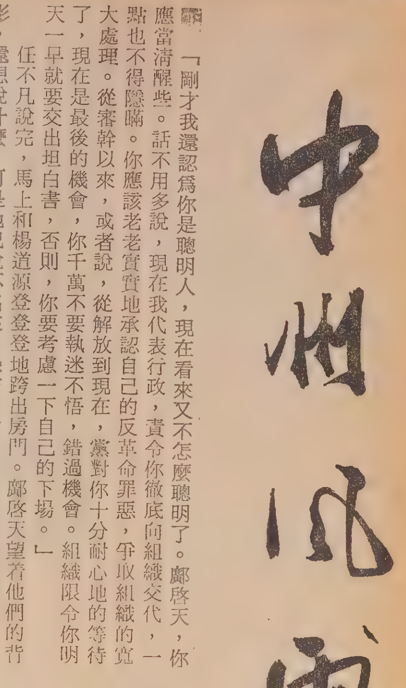
少女低垂着頭，扶着她的母親，鼻子裏不時輕微地發出抽泣聲。但她眼睛裏也沒有淚。

這老的便是鄭啓天的妻子，一個女教師；年輕的是鄭啓天的女兒，一個大學生。

她們來到這座新墳的跟前，站着了。

同來的幹部便向她們解釋：鄭啓天是一個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黨不能給他立墓碑；要立，由其家人替他立。但黨還以人道主義精神購了棺木把他埋葬了。

（三十四）



「剛才我還認爲你是聰明人，現在看來又不怎麼聰明了。鄭啓天，你應當清醒些。話不用多說，現在我代表行政，責令你徹底向組織交代，一點也不得隱瞞。你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的反革命罪惡，爭取組織的寬大處理。從審幹以來，或者說，從解放到現在，黨對你十分耐心地的等待了，現在是最後的機會，你千萬不要執迷不悟，錯過機會。組織限令你明天一早就要交出坦白書，否則，你要考慮一下自己的下場。」

任不凡說完，馬上和楊道源登登地跨出房門。鄭啓天望着他們的背影，還想說什麼，可是他已說不出來。恐怖、憤恨交織在他的心頭。

躺在血泊中

上班的時間已過了二十分鐘，基建科辦公室還不見鄭啓天的影子。職員們都暗暗感到奇怪，這個平時被譽爲「標準鐘」的工程師，怎麼會遲到了？抑或——職工們都明白，鄭啓天昨天被嚴尙榮暗示地點了名，難道停職反省了？

只有任不凡知道，鄭啓天並沒有停職反省，但爲什麼這個平日極遵守制度的下屬，竟然沒有來上班，他也想不明白。

「哼，這廝要頑抗？」他暗暗罵道。

「小唐，到宿舍找鄭啓天去！」他叫一個年紀最輕的辦事員。

這個年輕的辦事員雖然不大願意，但上級吩咐，只好如命去了。

小唐走到鄭啓天的宿舍，門關着，他叫了幾聲沒人應；把門拍了幾拍，也沒有人應；把門把擰了幾擰，擰不動，原來是鎖着了。

他找不着鄭啓天，只好回到辦公樓去向任不凡報告。

「科長，鄭啓天不在宿舍。」

「嗯？」任不凡瞪起眼睛，隨即又把眼一沉，刷地站了起來，離開座位走出辦公室。

他來到保衛科，走到科長李仁傑的跟前，附着李仁傑的耳朵低聲說：「老李，恐怕有事情，鄭啓天沒上班，找也找不着，咱們去看看。」

李仁傑心裏也一怔。對於運動中可能發生的種種情況，這位保衛科長富有經驗。出現在當事人的身上，大都是不甚妙。

李仁傑從鑰匙孔望進去，裏面窗子拉上了窗帘，又沒有亮電燈，所以看不清楚房間裏的情形。

李仁傑看看錶，現在已是上午九時，離職員上班的時間已過了一小時，他覺得事情不尋常。

他對任不凡望了望，想徵求他的意見。

「破門而入！」任不凡的情緒有點緊張。

「不！」李仁傑說：「還不能這樣，如果鄭啓天是去了別的地方而沒有上班，我們破了這道門，就理虧了，他就會找咱們的門實了。」

「如果他……」

任不凡沒有把下面的話說出來，李仁傑就截斷他的話：「如果他跑了，能跑多遠？我們肯定能把他抓回來；如果他自尋短見，相信人早在裏面死了，我們馬上破門而入也不能救活他。反正死了他一個人，中國人口這麼多，也不爭他一個。你急什麼？」

「我倒不是着急，但如果眞正出了事，也得從速處理。」

「好，老宋，」李仁傑叫跟來的科員，「回辦公樓去，先到基建科去看看鄭啓天上班沒有？如果還沒上班，就立即到黨委會報告，向嚴書記請示。」

「是！」這個姓宋的科員掉頭便向辦公樓那邊跑。

李仁傑便和任不凡走到走廊盡頭的小陽台，倚着欄杆抽起香烟，兩人並閒談起來。

「老李，近來你們的工作一定很忙吧？」任不凡問。

「這還用說？大凡運動一到，咱們就得加強保衛囉，搜集材料囉，掌握敵情囉，眞夠嗆。這次搞內部肅反，不僅要整理重點人物的材料，還要注意某些一星一點可疑的地方，進行分析。你們這個鄭啓天就花了我們很多精力和時間。但我們決心很大，一定作出成績。」

「我身爲科長，決心也很大，我希望把科裏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個個揪出來。可是，這個鄭啓天——」

「發生了麻煩當然不好，但無論他情況怎麼樣，廠裏的肅反工作都可以先在你們科裏發動。——

在巴黎大學文理學院研究法語和文學。

行廣識深

她的訓練，由於在歐洲、亞洲和美洲一連串的旅行（有些時候是官式訪問）而完成的。

馬格麗特及其王子

她的研究和旅行，都是為了充分地準備接受她的新任務。大約最近三年以來，她已經承擔了許多她父親的責任，她代表他行使其與國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她已受了幾種軍事訓練的課程，廣播電視界曾將此事詳細報導過，她也多次在電視節目

她行廣識深，有機智，會說五種語言，是一個有大才的設計者，並畧通柔術和滑雪。

現年三十一歲，五呎十吋，身材苗條，頭髮金黃色的馬格麗特，是健美的，快樂的，友善的。

六年前，她在倫敦認識了法國外交官亨利蒙比薩，因互相鍾情，終於締結連理。雖然那次婚姻，跡近貴族女人下嫁平民，但為法庭和人民所承認。

由於馬格麗特結婚，亨利在人民的眼中已經成為王族的一員。他在丹麥的亨利親王名號就正式證明那項事實。他們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結婚，生有二子。現時儲君佛德烈克坒士欽太子是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廿六日出世的，約阿欽王子則於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誕生。

作為一位君主，馬格麗特對她的任務，看起來可能比她父親更容易適應。佛德烈在位期間，他常常表示王權是一項時代錯誤（anachronism），因此有謠言說他考慮讓位；相反地，馬格麗特卻憧憬着這講求儀式的職務生活。

她有一次論及她未來登極典禮說：「我將要擔負一項巨大的責任，但我將設法依照自己的性格處理。」

她又曾說過：「我曾受過訓練，可以在我的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間分開。」她發言時受到鼓掌。

君主的私人生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是丹麥人的特點。他們認為國王與王后都有權過其私人生活，人民只關懷他們的公職部份。

在丹麥人心目中，馬格麗特具有她雙親冷靜、高貴和愉快的氣質。她經常地出現在哥本哈根街頭和大百貨公司。她的丈夫也是不拘禮儀的，質樸的

已經不再那樣穿着了。

馬格麗特是眞正習於治家的。她會說：我要做一個賢妻良母，我不會容許公職生活干預那事。

這位新女王選擇她自己的衣服，可是她的丈夫對她的選擇有否決權。她對奇裝異服不感興趣。

一個賢妻良母

她對婚姻和女性平等有堅強的看法，據報導她是贊成女性平等的，但不同意她們的優越。一九六六年她訂婚時，在一項記者會上說：「我從作小女孩開始，就瞭解我在丹麥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我相信即使在公務上我居首位；對我來說，在婚姻上我寧願站第二位。」

新女王有着愛好追根到底的精神。她最大的興趣是考古學，她曾參加幾個探險隊前往中東考古。她對這方面的興趣來自其外祖父瑞典國王格斯道夫。當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隨着她外祖父到羅馬附近艾特魯斯加遺址（Etruscan sites）去挖掘。當埃及築阿斯萬水壩時，使得在尼羅河邊的阿布辛拜廟（the Abu Simbel temples）受到威脅，她就實際參加保存這些古廟的努力，一個保存委員會在她的名義下組成，她曾參加一個救援隊，以普通隊員的身份協助工作。

她也曾在丹麥石器時代地點從事工作。

丹麥是現存最古老的北歐王國，文化進步，丹麥人的教育程度很高，國內幾無文盲，自一八一四年以來，其政府規定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均須接受強迫教育。

它的農牧技術進步，民生充裕，向有世界模範農牧國之稱。它將於明年參加歐洲共同市場。

它位於波羅的海的主要出口，形勢險要。首都哥本哈根，約有一百四十萬人，為北歐最大的商埠和軍事要衝，有北方君士坦丁堡之稱。

丹麥雖國小人少，但在國防方面的建設很完備，許多散佈在田野間的古農莊裏面，都設有軍事據點。它已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原載「問題與研究」）

（人）（物）（介）（紹）

丹麥女王馬格麗特

張云德

馬格麗特已成第一位以本人繼承權登位的丹麥女王，名義上卻是第二人。

和她同名的馬格麗特很非凡，於一三六九至一四一二年做攝政王，代她姪子艾瑞克（Erik）統治了丹麥、瑞典和挪威。

追溯第十一世紀中，丹麥是波羅的海最強的大國，自一六六〇年瑞典獨立，一八一四年挪威繼又獨立，疆土失去大半；第二次大戰中，於一九四〇年曾爲希特勒佔領，戰後重又復國。

出生於黑暗時代

馬格麗特女王，於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六日出生，僅在納粹德國侵丹一星期之後。丹麥報紙最近一篇論文引述說：「她的出生，是黑暗時代的一線光芒。」

她的兩個幼妹（現已和德國韋根斯汀王子結婚的薔妲蒂娜，和成爲希臘王后的安妮瑪莉）先後出世後，她的父王佛德烈九世和母后英格莉，沒有生子。但王位規定只由男王儲繼承的，爲着保存君主政體，故修改憲法，俾女性也有繼承權。一九五三年，當丹麥爲修改繼承法舉行全國公民投票時，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據其新憲法第一章第二條：「丹麥爲立憲君主政體，王位由男性或女性子裔依一九五三年三月廿七日公佈之王位繼承法之規定世襲之。」這很受歡迎，丹麥人民大都是保皇者。他們知道，君主立憲政體，雖非全美，但一如英國歷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所說，那是一種可行及能避免最壞的政治偏激的政體。

丹麥的君主地位是特殊的。它原是個很有成就的福利國家，其政府以保障社會安全，推行失業保險，公醫制度等爲職志，因此有着根深蒂固的社會平等信條。

另一方面，丹麥人懷疑過份的平等權利主義，會使得全體趨於毀滅。

一個君主的存在，在若干方面被認爲是阻止這種危險的辦法。但是，那國王像普通人一樣，不能裝腔作勢。

丹麥文「庶民」一語，是令人厭惡的，差不多含有「農奴」的意思。公民是公認的用語。丹麥的社會，是民主的，但分階層的。人口約五百萬，民性勇敢，長於航海，喜音樂，勤儉尤爲特色。

在所能記憶的範圍內，丹麥的君主政體，業已根本地改變。

馬格麗特的祖父克里士欽十世（在位期間爲一九一二至四七年）是一個專制君主，那是時勢使然。他必需對付納粹，而他是他們所尊敬的唯一典型人物。

他在納粹佔領期間，每天騎着一匹白色的軍馬，經過哥本哈根的街道，作爲安慰丹人的象徵。

一九四七年，其子佛德烈繼位，他面臨成爲平民國王的任務，因爲這是人民的願望。

父王多才多藝

佛德烈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他幼年學習鋼琴，愛好樂理，曾任國家廣播交響樂團的客座指揮。

他十八歲進入海軍學校，四年後任海軍少尉，服務於丹麥艦隊的許多艦艇上，曾指揮過一百六十噸的雷魚艇，三十五歲升爲海軍中校。

他是一位先貌嚴肅而心地慈祥的人。他從來不戴王冠，不拘禮儀，不愛排場，習於勤勞。

他是一位深愛他妻子和家庭的人。他常常明顯地表示，以他妻子文雅的英格莉而自豪（他們於一九三五年結婚），某次遠行之後，他和英氏於機場團聚，他將她緊緊地擁在懷裏。多數丹麥人，對於此事像國歌一樣的熟悉。

他終於成功地贏得了國人愛戴，並成爲馬格麗特所承襲的直正遺產。

佛德烈在位廿四年。今年一月十四日，因急性心臟病逝世，享年七十二歲。次日，丹麥首相柯萊格即宣佈馬格麗特繼位。

馬格麗特曾被小心地培養，俾適合擔任平民女王的角色，她像大都數丹麥兒童一樣，到丹麥的普通國立中學讀書。她受很好的教育，曾在五個大學唸過書。她在哥本哈根大學讀哲學，奥胡斯大學讀

香港眞假左派的悲哀

兆華

儘管中共由「文革」時期的「越亂越好」，到後來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文革」後的「朋友滿天下」，到去年混入聯合國之後的「我們終於是聯合國的成員」。

又儘管中共打倒了「中國的赫魯曉夫」（指文革時的劉少奇，後更被判為叛徒、工賊、內奸），跟着又來清除「劉少奇一類騙子」。

又儘管中共二十多年來以美國爲頭號敵人，開口打倒美帝，閉口戳穿「紙老虎」，可是一個乒乓外交，周恩來就國宴招待尼克遜。

我們朋友滿天下，怎稀罕由大國把持，而又是分贓集團的聯合國，如果不修改憲章，我們決不參加的，但去年終於千方百計的混進去了。

初則少奇同志係毛主席的忠實助手，他的領導是極其正確的。但一個文化大革命，終於把他打垮了；後輪到林彪副主席係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又是他的接班人，去年六月以後，又打到不見踪影，只留下要繼續深入清除「劉少奇一類騙子」。

打倒美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喊了廿多年。但今年二月，又居然和尼克遜老友記般的拍起膊頭來。（尼克遜是「美帝」政府的反動頭子，不是美國平民。）

以上種種，都違反中共以往原則。爲何這樣做，北平當局是知之最稔的，海外和香港人士，從各種象跡過程也得知八九。但香港的眞假左派，卻難知一二，正統的左派頭頭可能畧知，但卻不敢講；等而之下的「眞左」和「假左」，便只有朦查查的依樣葫蘆，人云亦云的「樣板話」一番，任人牽着鼻子走，這還不夠悲哀嗎？

劉少奇被奪權之後，事情算是宣佈出來了。他是「劉修」，是走資派，更是叛徒、工賊、內奸，他之被鬬垮鬬臭，是罪有應得吧。但革命幾十年，身爲「國家主席」，又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一下怎會招來許多罪名呢？三面紅旗冒進政策的失敗，是剛由他挽救下來（三自一包政策，挽救了廣大農民的命運）。香港眞假左派這時還在稱頌劉主席，並大學其「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但轉眼劉、鄧、陶、彭被打垮了，於莫名其妙之餘，只得「鸚鵡學舌」的大罵「劉修」，奪了權的人硬加劉少奇的罪名，他們簡直知個屁，徒然驚愕隨聲附和而已。

「劉少奇一類騙子」的林彪怎樣呢？去年六月前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更是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文革」以後，一切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忽然之間失去所踪了。「國家」最具權力的第二號人物，差不多一年沒有露面，究竟到哪裏去？一年時間不算短，國家事務已經過了很多的更易，怎能無緣無故任他投閒，北平當局是淸楚不過的。但至今沒有把事情公開，海外和香港人士，從蛛絲馬跡已得知八九。眞假左派只得存疑與驚愕，講來是難以自圓其說，退而守之以緘默。如果你同左派仁兄接觸，一提林彪問題，他們會立刻說國家未有公開的事情，任何人不可胡亂臆測。可是從前要人關心國家大事，就不知丢到何處去，他們只是應聲蟲，吠影犬罷了，不是可憐而又可悲嗎？

即使眞的國家未有公開的事情，不可胡亂臆測，但「林副主席爲副」是早已公開了，林副主席係毛主席的接班人也公開了，並且載之黨章條文內。因何喊了幾年而突然聲沉響絕，現在這裏的「眞假左」還喊「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嗎？國家曾經公開的，你們爲何不擁護？清除「劉少奇一類騙子」，淸算「天才論」，「不要搞陰謀詭計」等爲何唱熱起來，是北平黨當局胡說亂指嗎？此間「眞假左」簡直有口難言。

與「美帝」拉關係，千方百計混入聯合國，都與中共廿多年來政策相違背。劉少奇訪問盟邦印尼蘇加諾，王光美穿件旗袍，後來也成批鬬「劉修」的藉口。然則國宴招待頭號敵人尼克遜夫婦，不知究與修正有沒有關係？聯合國至今未有修改憲章，但中共已經成爲會員國了，凡此翻雲覆雨，口是心非，朦查查的「眞假左」們，你們是隨着中共的旋律跳動而已，豈有他哉。

一個國家的內外政策和當政人物，偶有轉變和更迭，原是絕不出奇的。即行政首長犯了錯誤而受處分，也是極其平常的事。但主要是要讓人民知道，因爲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否則怎樣叫做「爲人民服務」，又怎樣叫人民關心國家大事。一味喝令人民盲目跟你跑，只是獨裁高壓的殘民政治耳。中共向來有「傳達指示」和「學習討論」的一套，但來年因爲突發事件太多，而事件又多與原政策相逕庭，更甚的是事起倉卒，演變過程無法掌握，理論和事實都難於下達，於是就索性不讓人知。事情獲得控制或有了結果，才作出影射含糊之詞。林彪事件如是，與「美帝」拉關係如是，混入聯合國也如是，香港的眞假左派們，就只得應聲而道，渾愕而行，支吾以對，俯仰由人而已，不亦悲哉。

此外更有可憐可悲的，此間不少眞假左派，有親人留居大陸，他們平日總說大陸怎樣好，祖國如何豐衣足食，人人生活美滿，可是要他回去一於「咪搞」，就是眞的親屬患了病，最好是滙點錢算數，迫不得已出於一行，但藥品、衣布、食物就非籌辦數日不可。其次出入口的麻煩，少住一天不能，多留一日要申請，天大事情不能例外。一「假左」一次回去不帶手錶，以爲少一奢侈品更加淸白，不知中共關員不是這樣想，他認爲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撈而沒有手錶，是不近人情而必非善類，便帶入黑房盤問，身上從頭到脚，行李由底到面，覊留時間之長，查問事情之細碎，令到這「假左」發怒，回來之後，不斷搖頭，默不作聲。祖國眞是樣樣都好嗎？人人豐衣足食嗎？因何咫尺距離，原本朝發午至，但現在則甚於過埠，他們心裏明白而不敢講，眼見可憐親人而不敢同情，接觸全非事實的景象而不敢批駁，完全違反良知與心性，而說是對黨對「國家」的盡忠，多麼可憐而又可悲的眞假左派們！

法律與秩序

清本篇

法律之所以釐訂，大多數都是爲了公共安全與福利着想，因此，就有了許多刑法與民法。

如果再追究法律創立的來源和根據的話，大多數的法律是基據自然律的，說得清楚一點，就是要保障人權的——一個個人的人權和所有人的人權。

原則上，任何人的人權，都是該獲得平等保障的。可是，在事實上，維護大多數的人權，大於少數人。這一事實，並不造成剝削少數人的人權，只是在權衡輕重後的一個比較適當的辦法。

就以五・一三的保釣示威行動來說，警方建議學生到政府所准許的地點進行，而專上學生聯會卻堅持在中區，易於妨害公共交通的地方舉行。警方發言人指出：「任何思想成熟及有理智的青年，當會明白破壞法律可能帶來的後果。」

然而，在退出參加這次示威的兩個學生團體，發表聲明稱：「和平示威與集會乃屬市民應享有的權利，故本會重申抗議香港政府對人權之剝削與漠視，同時本會不會坐視政府以暴力鎮壓和平示威。」（大專同學會）；「本會痛心譴責警方剝奪學生及市民以和平方式表達民意的權利，市民應有選擇適當示威場地的自由。」（天主教大專聯會）

從這兩個學生團體的聲明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理念和態度，在對法律與秩序觀念的不清晰。可幸的是，他們在行動上，已經是面對了法律與秩序採取了適當的步驟。這方面是值得贊許的。但對他們所持理念，不便苟同。

首先，這兩個學生團體，都稱自己是「市民」，既是市民，就得以廣大市民的公共利益着想，而香港政府以及警方只是爲保障廣大市民權利的執行者。

其次，和平示威是人權，警方並沒有反對和平示威，來保障少數人的人權，當然更不能說是「剝削和漠視」了。

再次，保釣示威的目的，是針對美日對釣魚台的私相授受，與香港政府無關；香港政府及警方自無理由壓抑市民表達民意的理由。

最後，問題的焦點是：示威地點的問題。市民固然有「選擇適當示威場地的自由」，然而，這「適當」場地的問題，恐怕不只關係到學生們獨斷的「適當」場地的自由，同時，也關係到廣大市民的「適當」場地與否的問題。

青年的愛國心是值得稱道的，可是，在表現愛國心的同時，而故意破壞法律與秩序的話，不能不說是一件大憾事。

雖然學聯會聲稱：「籲請參加示威者堅持和平原則，遵守糾察指揮，遇警方武力干預切莫抵抗，以免演成反政府行動。」但是地點的選擇上已經是意味了「反政府行爲」呢！

話說大人

寒山碧

若問世間萬物，何者最高？何者最大？多數人都會不加廣索地回答：「大不過地，高不過天！」或者搬弄新名詞曰：「宇宙。」其實這類答案都是不正確的。何以不正確呢？口說無憑，有詩爲證。古人詩曰：

天高不爲高，人心第一高。
井水當酒賣，還嫌豬無糟。

這首詩推翻了「高不過天」的定論。近年有聞歌曰：「天大地大，比不上毛主席的恩情大」。又推翻了「大不過地」的定論。看來「人心」和「毛主席的恩情」，的確是比天還高比地還大的東西。

軒昂男兒，其高不外七尺，會過五關斬六將的關羽，身高也只有九尺，區區數尺之人何來比天還高之「人心」？

嘗聞生理學教師曰：「人心與豬心相若，其重不外數兩」。故對「人心比天高」的理論甚表懷疑。認爲雖有詩爲證，也不足以深信，後閱李松石先生之「鏡花緣」，遂令人深信不疑。

李松石先生云：有一個人連頭帶腳，恰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不多也不少。以頭頂天，以腳踏地，可謂名符其實的「頂天立地大丈夫」了。但他並不算大，還有另一個巨人要比他高出五百里。

天地之間僅有十九萬三千五百里，而這位仁兄竟高達十九萬四千里，豈不是要頂破天地，釀成大禍了嗎？諸君且慢擔心，因爲此人只是以背頂天，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低着頭混一世。此外，還有另一位更大的巨人，脊背與肚腩之間，厚度恰恰是十九萬三千五百里。躺在地上，以腹頂天，以背壓地，永遠動彈不得，一輩子也無法翻過身來。既有此等巨人，當然會有比天還高的「心」，比地還大的「恩情」。

小孩子毫不例外都希望「趕快長大」，他們只以七尺男兒爲標準，所以他們是活潑快樂的，天眞無邪的。

可是，在「人比人」的風氣影響下，一些人總希望自己比普天下的人更加高大，絕不以軒昂七尺爲滿足。於是乎，別的正經事統統不管，一味只顧自大，日以繼夜，日積月累，永不停息地自大，結果怕是要長得比天還高比地還大的。

做人而做到「頂天立地大丈夫」，本來也該知足了，但有些人還不知足。似乎非要長到比天還高五百里或五百里以上，一輩子抬不起頭，一輩子翻不了身才舒服似的。

可不是嗎？有人做一國之君，統治上億臣民，尙且不知滿足，還要當全世界的統帥，還要當「萬世導師」。

由此可見，「人心比天高」絕不止那位「井水當酒賣，還嫌豬無糟」的酒

[illegible]

的。

「小山，伏在桌上的是誰？搞什麼鬼？」我問。

「達生嫂子哇！是達生的老婆！神上身了！」他瞪大了眼睛，壓着聲音道。

「不是賢生嫂子？剛才我離開時是她在伏的呀?!」弟弟神色緊張的問。

「不是！換了好幾個人啦，就是不上身！達生嫂鬧着玩耍試試，誰知，剛伏下去，望嫂子只唸了幾句，就上身了！嘖嘖！」小山又興奮又緊張的。

我笑起來：「達生嫂好兇的哪，鬼怎麼敢上她了身！」小山抓着我衣袖，四周望望。似乎眞的有鬼從那個角落鑽出來。

「不是她鬧着玩吧？」我眞是不相信這一套。話猶未了，那邊响起一聲凄厲的哭叫。

人們一陣騷亂起來，小孩剛一驚叫就讓大人一把掩住嘴巴。

小山和弟弟嚇壞了，死死抓着我，月色下顯得面青唇白，身子都抖了起來。我自己也被這突然的慘叫嚇得心砰砰的跳。

還沒明白過是怎麼一回事，哭叫聲更可怕了，一聲緊接着一聲，變成了號啕大哭。

禾坪上的人們跟着也尖叫起來，全受了感染一般，只一眨眼時間，大人小孩像全瘋了！

這怎麼得了！

我渾身毛骨直豎，死着膽子，衝上前去，大喝一聲：「停止！」

人們給我當頭一喝，從昏亂中醒過來，停下了叫喊，緊緊擠在一堆。

可是，達生嫂子卻仍然歇斯底里的哭叫着不斷。

「達生嫂！達生嫂！不要這樣，快不要這樣！」我連聲吆喝，可是我不敢近前去推搖她，心底下，我同樣的感到驚怕。

「我是四婆啊，阿仔，我是你四婆啊……喃喃……我看不見路呀，喃喃……」達生嫂子身子抽搐着，不斷的顫抖，桌上擺着的那碗水直幌蕩，幾乎要溢了出來。

啞，完全是另一個人的聲音。是死了的四婆。數年前餓得患水腫而死的四婆！她叫我的小名，生前她總是叫我的小名的，啊！

我渾身起鷄皮疙瘩，背脊陣陣發涼，站在那裏出不了聲。

「我看不見，路好黑呀，我看不見，你們快給我火……我看不見哪……」

「是四婆！」

「是四嬸子！」

「是她！不錯，是她的聲音！」

人們驚魂稍定，竊竊議論着，擠得更緊了。

「快給我燒紙呀，我看不見路，不能來呀！」達生嫂子仍是伏在桌上顫抖，變了的嗓音顯得焦燥起來。

望嬸子大着膽子問：「四嫂，是你嗎？」

「是我啊，怎麼你連我也認不出來！望嬸子，快叫人去村口給我燒紙照亮，要不我就走了！」「四婆」叫着。

「好的，四嬸，你別走，就叫人給你燒紙去了。」賢生嫂子和四婆是本房，忙應道。

可是，誰敢去燒紙呢，婦女們全驚悸得面無人色，眼光全望向我來。

我怎麼能去呢?!給傳了出去我不是完了！「封建迷信，扮神裝鬼」一條罪名就可以讓我回家「耙地球」了！我當然不能去！而且，我也實在迷糊了！

突然，一個人跳了出來，自告奮勇道：「讓我去！」

原來是小芋頭！天！

他流着兩條青鼻涕，嘻着嘴巴，全不知道害怕。這眞叫瞎子不怕崩崗、聾子不怕銃。生個白癡兒子也好，天不怕，地不怕，連鬼怪也不知道怕。

人們高興了！小山和弟弟飛快跑到屋裏，拿了一大堆揩屁股的草紙和火柴給他，小芋頭接過來，打着馬騮興高采烈的向村口跑。

一眨眼，村口斗門邊亮着了熊熊火焰！小芋頭高興的歡呼着跑回來了：「點着了，點

達生嫂子即刻停了哭叫，慈祥的道：「還是小芋頭乖，婆婆惜你，保佑你快高快大，長大了做好人，不要學你爹那樣的壞頭壞腳！」

小芋頭更歡了，「呼」地一聲用力的吸進兩條青鼻涕。

人們你望我，我望你，張大了口合不攏來。

平日的達生嫂子是個出了名的潑辣貨，誰敢道她丈夫一個不是，讓她聽見了小說也會罵上你三天四夜，可如今……「壞頭壞腳」！

「四婆，你怎麼早早的就去了？在下底過得怎麼樣？」我娘開口問道。

四婆的聲音：「是他仁伯娘呀，你有心了。你好福氣，前生修了，你兩個仔都是好孩子，又乖又聽話，你以後享福不盡呢！我生時，阿仔時時買東西給我吃，我去的時候也來送我，眞是好仔，天老爺也會保佑他的。看看我的本房子侄，又有幾個睬過我這個老骨頭的！賢生嫂子，你說是嗎？」

是四婆，錯不了，是她！

賢生兩夫婦雖和她是本房，但根本就沒關照過老人家，現在給她一問，面青面白吱吱唔唔答不上來了。

老人家突然激憤起來：「達生兩口子就更加不用說了，尅扣大家的口糧，自己一家子橫吞直嚼，子嫂伯姆家家吃糠餅、嚼樹根，他一家就餐餐白米飯，吃得肥尸大件，天理難容呀！報應就在眼前了！啊……」四婆哭起來，「我死得好慘呀……喃喃……」

在場的人們全驚呆了。娘和望嫂子跟着啜泣起來，老人家生前孤頭婆子，夠可憐了，死得又是這麼凄涼，想起來，還眞是叫人心酸。

（上）



短篇小說

下陰間（上）

田章

故事發生在我的家鄉——粵東的一個鄉村裏。

那年，我記得很清楚，是六四年。因爲經過了好幾年飢餓的磨折，直到那年，農民們才稍稍喘過一口氣來；農民分到了每人一分幾厘的自留地，實行了什麼「三自一包」制，准許私人養畜一些鷄、鴨和猪，到了秋天，都有了一些收成了，死氣籠罩的農村才又有了一綫生機。

我已經離家好多年了，娘三番幾次叫弟弟寫信來要我回家走一趟，說家裏養了頭猪，等我中秋節回來才罕呢，除了規定賣給政府外，還可以有十多斤肉同家，弟弟的信裏千交萬囑我一定要回來，要不他又沒猪肉吃了。也難怪，多少年了，平常人誰又痛痛快快的吃過一頓紅燒猪肉？小傢伙說，他要好好的大「擦」一頓才罷休！要不，老見小芋頭大塊猪肉餸飯，氣都要氣死了。

小芋頭是生產隊長李達生的兒子，十五六歲仔了，還整天流鼻涕，儍得像塊芋頭，大家就乾脆叫他「小芋頭」。說起來也怪，李達生是個精得要爆的傢伙，老婆也是個針兒鑽子的人物，怎麼生下個這麼的寶貝來？單小學三年級就讀了六年，曾經和他同過班的人全讀中學了。

我實在也好掛念着家，既然如此，試着向廠裏打了張報告，請了大半個月的假。大概是我走運吧，沒幾天就批准了。

吃了晚飯，我和娘端了竹椅坐在門口空地上閒扯。

清新的東風輕輕拂過田莊，把日間僅剩的一點朵清淡的白雲飄游在紫藍色的夜空裏。

我剝着娘從自留地收穫回的花生，賞着明月，眞是愜意極了！

弟弟吃了晚飯就跑去玩了，這時，不知從哪裏匆匆忙忙的跑回來。

娘道：「細仔，怎麼不和哥哥聊聊，跑去哪裏了？」

「娘，我去了一下小山那裏嘛，不是回來了！」弟弟道：「哥，你想不想看看『下陰間』？」他附着我耳朵神神秘秘的道。

「什麼『下陰間』？」我莫名其妙。

「『下陰間』都不知道?!就是和鬼講話唄！」弟弟蹙起眉頭，爲我的無知而不滿。

我笑起來：「哈哈，和鬼講話？你這才眞是中了邪和鬼講話呢！」

「你不信？你不信就去看看嘛！」弟弟大大的不滿了，大聲地叫起來：「就在隔鄰茂隆圍的禾坪上！」

「細仔，你怎麼啦？怎麼好好的就動起氣來？」娘道。

「娘，哥以爲我車大砲！」弟弟帶點委屈。

「小氣鬼！」我笑起來，對娘道：「他說茂隆圍在什麼『下陰間』和鬼講話呢！」

娘詫異了：「細仔，是誰人在鬧的？給李達生知道了還得了呀?!不給他捉上大隊部去才怪！」

「就是她老婆和幾個女人在鬧的！」谿䅗道：

「李達生請了幾個幹部在屋裏猜拳喝酒呢！一

裏一樂在找開心玩呢！」

娘道：「俗傳八月十五死了的人和野神散仙都會出來陽間逛的，鄉下人最多在這幾天『下陰間』呢！」

「神鬼大概出來賞孔明燈吧。可是，如今哪裏有孔明燈賞？火水也要配給證才買得到。」我很是好笑。

娘正色道：「大仔，神鬼的東西，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沒聽過舉頭三尺有神明！別亂說了！」

我沒頂撞娘，只是好笑。

「哥，咱們一齊去看看嘛！」弟弟纏着道。

「小孩子不許去。」娘不高興的道。

弟弟嘟着嘴，一副委屈。

「娘，咱們一齊去看看也好，我從來沒見過呢、開開眼界嘛！」我好奇心起，望着弟弟道。

娘是個最迷信的老年人，其實也想去看呢，我看得出。

「也好。可得記住我的話，不准亂說話，得罪了神鬼！」娘告誡道，「細仔，你驚就別去了。」娘關照弟弟。

「我沒做虧心事，才不驚呢！」弟弟急起來，猛拍胸膛。

「茂隆圍」離我家只幾十丈路，不消一會就到了。

果然，禾坪上擺了一張八仙桌，一大群人鴉雀無聲的屏住氣息，個個一紙肅穆的神色，只聽得見望嫂子嘴裏咦咦喃喃的唸着什麼咒訣。

我們走上前，人們畧畧點點頭，算是招呼了，又緊緊注視着伏在桌上發冷般渾身顫抖的女人。

那女人披頭散髮，看不清楚誰。桌上擺了一碗清水，上面浮着三片竹葉，再是一盤米和點着三支香——是蚊香呢！咳，神鬼不怕被薰昏了頭？我心裏好笑起來。

有人扯扯我衣角。回頭一望，原來是小山這小鬼，「小山，這……」我開口問。

「吁——」小鬼頭手蒙住嘴巴，示意我不要說

錫蘭 資料室

椰子及菓園約一千零五萬英畝。

茶葉是錫蘭最主要的農產全島，有茶葉廠近千家，每年輸出茶葉達三億五千萬磅，佔世界茶葉輸出總額百分之十五，為世界第二位。

盛產紅茶

錫蘭所產的紅茶，葉苗品質最佳的生長在五千至六千呎的高原上，規模大的一處植茶園場，佔地一千二百英畝，有茶樹三百五十萬株。

錫蘭另一項主要農產是橡膠，每年膠產達十萬噸，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以次世界第三位。錫蘭米產，據一九六二年版的遠東及亞洲經濟調查報告，六一至六二年錫蘭米產收穫量達八十九萬七千餘公噸，此一產量僅足供錫蘭民食所需三分之二。

除茶葉、橡膠、稻米外，椰子、可可、咖啡、奎寧等，錫蘭亦有相當出產。漁業方面，錫蘭政府對環島近海捕魚與深海漁業，同時注重。近年來與日本合作，增造漁船，擴建漁港，以增加漁穫。畜牧方面，據一九六三年統計，有牛約二百五十餘萬頭，山羊五十萬頭，綿羊五十五

樹的樹葉夜晚時候向上捲起，一到朝晨就突然張開，因此將積聚在葉裏的雨水淋在行人身上。可倫坡商業中心區以寶石商店最多，事實上錫蘭是一個生產各種寶石的島嶼，最著名的是紅寶石和藍寶石，世界上最大的那顆藍寶石就是產於錫蘭。在可倫坡東部的拉特那巴拉，有人稱其為寶石城，該城出產寶石特多，珠寶商大多聚集在那裏。

奇事·珍聞

新型屋宇

△一名夏威夷的大學教授和他的學生，設計出一種新屋宇。他們說這種屋宇，全世界任何無家可歸者都可以建造，而不必付出實際的花費，不僅如此，它可能還會帶來一點小利。這種屋宇是用木板、粗蔴布及一些塑膠建造成。這位教授柏加將在六月住入這種屋宇的一間模型屋內，看看其可居住性程度如何。柏加說：倘若這種屋宇能夠成功，則對亞洲地區許多人有甚大幫助，解決住居問題。

好奇的女性

△英國夏路基特的一家酒吧內有一個三呎高的人像，其下體所穿的是一塊無花果樹葉，使這間酒吧充滿笑聲和引起許多人臉紅。該人像被人命名為佐治，是置在基利咸地區附近的一家酒店的女洗手間內。每當蓋在這人像的樹葉被人掀動的時候，就立即響起鈴鐘聲。

該處的經理人說：他已經考慮了五年，要替這裏尋出一種東西，以使能夠帶來笑料。他說：現在有了佐治，氣氛就不同了。「我預先設計，使那塊無花果葉，跟繫於酒吧的一小燈及鈴子連接，那些曾觸及無花果葉的婦女，當她們跑回酒吧間的時候，像耍一般，有些人向着她微笑，有的滿臉通紅，有的則裝成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不過大家心裏有數，知道剛才發生過什麼事。」

鱷魚肆虐

△奈及利亞東部中區的一條村人，對陸軍呼籲：派兵去收拾一條兇惡的鱷魚，它專向小童下手，在一九七〇年，便吃了十名以上的小童。最近幾天，有兩女孩及一男孩又給鱷魚咬死。

柏林人的「回歸」

△另一批西柏林人五月廿一日通過圍牆到東德，與昨日之超過十萬名到東德的人會合。東德開放柏林圍牆八日，直至星期三為止，使大批西柏林人可於聖靈降臨假日前往探望其親友。五月二十日到東德的人最多。當時汽車長龍排至六哩，以候經過九個檢查站。官方人員稱：廿一日經過檢查站之交通十分繁重，但他們無重大阻延。

樂極生悲

△西德拜律特警方說，在一遊樂場中，有五架遊覽小火車出軌，以致數名乘客傷亡。一警方發言人說，一名年輕少女當場斃命，另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醫院中傷重不治，他說此外有六人受傷，其中一些情況嚴重。該發言人說，當兩架小火車在該遊樂場中心內縱橫交錯的鐵軌地帶出軌時，悲劇發生，它們墜落在底下的鐵軌上，數秒鐘後，另有三架小火車又在同一地點失事，其後，一架停留在鐵軌上的小火車以全速撞向該等出軌的火車身上。該發言人說，遊樂場當時擠滿數千人，由於人羣湧至出事地點四週，拯救工作相當困難，他說，建成三年名為「托基多快車」的遊覽車從未出過軌。

新成立共和國


安奴拉打普拉附近錫蘭佛教聖地，拉安威利古廟，建於二千年前，高一百八十呎。

據五月二十二日外電報導，錫蘭業已於星期一成為一個共和國。一項新憲法，亦由國民議會批准。該項由一百二十三票對十六票的多數下通過的新憲法，宣佈此一熱帶島嶼，正式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共和國」。

印度洋之珠

錫蘭是亞洲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歷史上稱其為「獅子國」，原因是錫蘭人民大部份為「辛哈」族人，「辛哈」（Sinhaler）即是「獅子」的意思。當地居民則常常自稱為「蘭卡」（Lanka），意即「輝煌之島」。

錫蘭全島面積為六萬五千五百八十四平方公里，沒有火山、沒有地震、沒有颶風海嘯，氣候溫度

萬頭。錫蘭的獸類禽類特別多，野鹿野象成羣結隊，孔雀、翡翠、鵜鳥等處處皆是，整個島嶼，仿若一個大動物園。

曾為中國藩屬

在杳夫那到塔來曼那海中和馬拿爾海灣中，是個世界聞名的珍珠出產地。據統計，那裏每年有五千人在海上從來採珠，馬拿爾南部的馬里支赤卡地，也有人稱為「珍珠城」，該地每到採珍珠時期，就熱鬧起來。採珍珠的人以泰米爾人、南印度人及阿拉伯人為多，而阿拉伯人更是採珍珠的能手。每年採珠期只有前個多月，採珠人破曉時乘木舟出海，產珠海域時有鯊魚出沒，採珠人在下海之前請術士為其祈禱並劃符籙在身上，他們都是勇敢而身手敏捷的少年人，當被鯊魚襲擊時，用銳利的小刀與鯊魚搏鬪，鏡頭雖然驚險，但採珠人很少會被傷害。

約在二千五百年前，由印度移到錫蘭的德拉維之僧伽羅人，建立了辛哈勃王朝，辛哈勃意即「獅族」，現在錫蘭國旗上的獅子，可說與古代的「獅族」王朝有關。十五世紀初，錫蘭曾為中國藩屬，其後被葡萄牙人佔領了百五十年，又被荷蘭人統治了百五十年，一七九五年轉為英國殖民地。一九四八年二月，繼印度、巴基斯坦及緬甸等國家之後，成為英國聯邦的一個自治領，一九五四年以前，錫蘭的總督仍由英國人擔任。

宗教與民族

錫蘭古代首都，是中部高地的康地（Kandy），那裏有一個廟寺是貯藏佛祖牙齒的，稱為牙廟，據說那個佛祖牙齒是元公三百一十一年傳到錫蘭，然後被珍藏於牙廟的佛龕中，每年八月間舉行一個紀念佛牙的隆重廟會。在安紐拉打普拉附近，是錫蘭的佛教聖地，那裏有著名的高達一百八十呎的拉安威利品廟，該廟建於二千年前，可說是錫蘭最古和最輝煌的建築物。

在安奴拉打普拉東南的「獅子巖」西基利雅（Sigiriya），有一千一百年前的壁畫，至今還不頹殘，是旅遊錫蘭考古家最注意的寶貴地點。

在錫蘭東北部的特林可馬里地方，古時有一座千柱廟，建築極為宏偉，數百年前為葡萄牙人所燬，但遺跡猶存，那裏也被稱為聖地。

錫蘭兩系主要民族，一是人口約六百多萬的德拉維達族（僧伽羅），另一是人口約三百多萬的泰米爾族。前者大部份為佛教徒，後者大部份為印度教徒，僧伽羅人和泰米爾人在生活習俗上彼此極相同的一點，是深信占星學；凡開設商店、建屋、搬遷、簽署契約文件、遠行乃至下種插秧，事不論大小，如未經占星者認為可行，他們都不敢動手。

首都可倫坡

他所說的全部是謊言，但他偏說中國人民的生活比以前改善，究竟他對中國人民現時的生活和過去的知道多少，實在令人懷疑。他說街上沒有乞丐，這有什麼奇怪？因爲，在大陸根本就沒有人有施捨的能力，即使有人要做乞丐，也不會有所獲，這樣，街上怎麼還會有乞丐呢？

中國自從推翻滿淸，肇造民國以來，人民大部分的生活雖然苦，但數十年來也沒有叫海外的親友寄過糧包，除了饑饉的時期，吃並不是一件嚴重的事情，農民大部分可以穿得暖，吃得飽。但今天許多人要靠糧包接濟？如果曼斯菲爾肯到香港的郵局看看有如山積的接濟大陸糧包，他會覺得自己的話說得離事實太遠了。

最妙的是曼斯菲爾在他的談話中疊連用了兩個「似乎」——人民似乎健康，人人似乎都有工作。因爲，「似乎」並不一定是事實，曼斯菲爾可能說的是滑頭話，怕給人家駁倒。他沒有見到大陸人民許多因爲營養不足而患水腫病；也沒有見過廣州有一大批青年，無所事事，以打荷包爲業，相信曼斯菲爾的所謂「人人有工作」，一定也包括這班青年吧？

尼克遜訪莫斯科

萬人傑

尼克遜已開始其訪問莫斯科的旅程。此行已準備很久。但在宣佈的時候和現在成行，中間局勢卻有很大變化。因爲越南戰局的變化及尼克遜採取的強硬態度，使得這一次的美蘇高峯會議蒙上了一層陰影。

大家對這次尼克遜訪蘇都不敢看好，認爲不可能有很大的成就，儘管蘇聯的反應被認爲「溫和」。

尼克遜下令佈雷封鎖北越港口，要阻止蘇聯的軍火供應品運入北越，因此直接是對北越，間接卻是蘇聯。

但海上通路雖然被阻，蘇聯卻宣佈已成功地打破了美國的封鎖線，據說，蘇聯給北越的供應品改由中國大陸，循陸路的運輸線輸入北越。

美蘇兩國簡直在「鬪法」，一方面在中南半島鬪法，一方面在莫斯科開高峯會議，那會有成功可能？不過，在美國宣佈封鎖北越港口後，甚至在轟炸中曾波及若干蘇聯輪船，而蘇聯的反應還是那麼「溫和」，可見蘇聯也怕影響尼克遜訪蘇，更可見得蘇聯對這次高峯會議的需要甚於美國。

美蘇間的問題不只越南戰事一端，還有許多其他問題需要解決，蘇聯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之後，訪問蘇聯之前，大力支持北越發動攻勢，很有可能是利用美國急於結束越南戰事的心理，取得其他方面的利益。

尼克遜動身之前對記者發表談話說：他和蘇聯共黨領袖布里茲涅夫對莫斯科高峯會議抱着積極態度，他們希望可以減少雙方歧見，助長世界和平。這些話不過官樣文章，能不能辦得到，還要等待下回分解。不過，尼克遜訪蘇之行能成爲事實，對緊張的世界大局總是有好處而沒有壞處，不過，如果對這一次的會議寄予過高的希望，那就會大失所望，這一點，尼克遜在他的談話中也提到了，認爲對這次會議不宜太樂觀。美蘇要是能夠消除歧見，畢竟是有利世界的好事。

革性

柳以青

「和平演變」倡者心態

肯定或期待中共「和平演變」的人士們，是旁觀者清的看法，或者，又對中共所建立的偌大土地、人民的政權有些望而生畏的思想作祟而已；或是有那傳統觀念中的「竊鈎者寇，竊國者侯」的有毒理念，因此，不免侃侃而談。這些我都理解，我都諒解。然而，從當局者迷的中共立場來說，舉凡倡導「和平演變」者，不啻是反革命、反動派的幼稚右傾思想而已。

證諸這二十年來的中共情形，如果眞的贊成「和平演變」的話，就有不會偌多次的反、反、反了。也誠如「五七一工程紀要」所道出的：

「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這個打那個，明天拉那個打這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每整一個人都要置於死地而方休，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人性醜惡的自白

其實，「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全部描述，也正是一個人人性邪惡部份的描述，以及人性邪惡部份放縱後的情形。這不僅是毛澤東本人，所有中共方面握有實力、權力的人都是如此的。那麼，對於中共這方面的當權派，如果期待、希望他們採取「和平演變」的路向，那只不過是幻想和奢望而已。因爲「命」可以丟，「權」豈可放？

同時，又可以知道，周恩來在堂而皇之對外國記者作家所說的那套革「人性」命的理論，只是一個「哲學問題」而已。實際上，原來是把黨中央人士的任意人性的部份，強七億人民去追隨。人民的人性善良方面的自由發展，也都在中共黨中央所製定的「人性發展規範」中所控制，否則就壓、壓、壓了。

造反有理

人性合理的管制是必需的，完全否定人性的善良部份，而以唯物的觀點來全盤壓抑的話，到頭來總是會受到人性的反抗的。那時，不是演變，而是總崩潰。

物質生活的提高，也並不能滿足人性中精神部份的空虛的。而人性中精神的力量，遠大於人類物質生活的需求的。在海外的人士們，由於物質生活的優越，他們可以侈言「和平演變」；可是，在大陸的人民，在精神生活空虛，物質生活缺乏之中，他們所想的，不是演變問題，而是造反。因爲「造反有理」。說起來恐怕只是時機的早晚問題。不信嗎？我們放眼看下去！



美國法紀的淪喪

美國的政治暗殺，愈來愈使人覺得可怕，但使用暴力殺人的兇手，在一部分美國人眼中卻成爲「英雄」。

一九六三年甘廼廸被刺殺，接着，連兇手奧斯華也被殺死。一九六八年，甘廼廸的弟弟羅拔在競選總統時遇刺身亡，因此，當華萊士連中數槍後，人們就想到，愛德華甘廼廸很可能像他的兩位哥哥一樣，白宮給予他保護，他也表示接納尼克遜的建議，由政府派出特務人員，予以護衞，不過，華萊上何嘗不受到特務的保護？結果還是在兇手的槍口倒下來。

要競選，當然要爭取民眾的選票，要爭取選票就得接近民眾，接近民眾自然很容易發生意外，怎知道羣眾之中那一個可能是兇手呢？

因此，白宮雖然要保護，但不可能有絕對的安全，對民主政治的美國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現象，難道子彈的力量要比選舉的力量爲大？

雖然，美國總統被刺，甘廼廸並非第一人，很久很久以前，已有林肯被刺事件，但性質和今日的任意轟殺卻頗有不同。今日的美國人似乎有點瘋狂了，不知是不是因爲大蔴、迷幻藥的流行，使到美國人「亂性」？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搗亂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審訊。可是，新聞界並不譴責搗亂分子，反而譏諷法官，說他是頭腦頑固的老頭子，對那些搗亂分子則歌頌爲「英雄」，從這一件事，可見美國人思想的亂籠！

另一個例子，一名女共產黨員黑人哲學博士戴維絲，偷運槍械給三名黑人罪犯，刼持法官及檢察官而逃亡，在一場槍戰中，法官慘死槍下，這個女共產黨員又成爲新聞界眼中的「英雄」，儘管證據確鑿，她私人的函件中也承認了她以法官爲人質，要求交換一名她熱戀着的愛人——黑人囚犯。但羣眾居然舉行遊行示威，要求釋放戴維絲。

這麼看來，美國人心目中已法紀全無，他們不再尊重法律，唯暴力是尚。既然認爲暴力可以解決一切，爲什麼又有這麼大規模的反越戰呢？

曼斯菲爾曚查查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曼斯菲爾最近訪問中國大陸後回到華府，他和許多美國政客一樣，在人民大會堂吃飽了鴨宴之後，回來就大力替中共塗脂抹粉，他們總是曚查查的不知道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經由中共導演的，中國大陸的實際情形他一點也看不到，還以爲經過這一遊一宴後，對中國大陸七億五千萬人民的生活已十分了解，實在令人啼笑皆非，身爲參議院的領袖人物，觀察事物，竟然幼稚如此程度，使人不禁爲之搖頭三嘆。

曼斯菲爾說：中國自二十二年前由共產黨執政以來，經濟生活已有改善。

「中國已與我過去訪問時不同了

對青年人們來說，「革命」恐怕是最能打動他們內心的口號；對成年人們來說，「革心」是他們反省後的自覺表現；「革性」卻是共產黨人所大膽提出來的方略。由於共產黨人這一「革性」的方略，他們便利用「革命」和「革心」了。

因此，在上篇談完了中共的「和平演變」問題之後，覺得還有一些重要的理由與事實，來否定中共「和平演變」可能性的，於是再申論之。

革命·再革命

中共所倡導的階級鬬爭和不斷革命，以及爲革心所施行的下放、勞改，在都是想「革人性」的。

英國四月三十日「星期日泰晤士報」英國作家格林的一篇「爲什麼中國必須造反、造反、再造反」文章，其中有一段周恩來講述繼續不斷革命的理論：

「我問道：在人性方面的這種特殊的變化能保持多麼長的時間，（按是指周恩來強調的在大陸普遍表現出來的大公無私的態度和願意爲他人服務精神和政治覺悟的提高。）難道『人性』不會終究要再現嗎？生活水平的繼續提高難道不會危及這個進程嗎？周說：避免故態復萌的一個方法就是繼續革命。他說，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的，這樣的革命需要搞一次，再搞一次，每一次都要更加提高，更加深刻。要在全世界真正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那時間長得很。只要這一天沒有到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本身就要經常進行繼續革命。即使全世界都進入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了，那時還有先進和落後的差別，還有進步和保守的差別，這裏面還有一個繼續革命的問題。說起來這是一個哲學問題了。……物質生活當然應該不斷提高，共同享受人類的財富，而不是由一個階級壟斷。要實現這樣的社會，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要消滅階級，要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就得有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指導思想。這種思想一旦爲羣眾所掌握，精神力量就會轉化爲物質力量，改造客觀世界同時也改造主觀世界。」

認識中國 革命

人性與反抗

這一段話，不是周恩來的發明，而是敍述毛澤東的思想著作的。從這一段話分析出來：中共二十多年來的政策，無論在對人民的思想控制上，或是對人民身體的摧殘上，或是用革命、交心等名詞，都是在對人性大加破損，壓抑和強制的。

誰都知道人性是天生的，人性有好的傾向，也有惡的傾向，問題是如何使人性善的部份得到自由的發展，人性惡的方面得到適當的節制。那麼，人就能有做人的價值和尊嚴。

一味地放縱人性，其結果是人類的墮落，可是，一味的

低衛生標準之濶度還要小。

消費服務工業，在美國經濟上佔重要地位，此項工業在蘇聯則寥若晨星！例如修補皮鞋店，蘇聯之經濟計劃者，並未規定有此種服務店之設立。一個蘇聯的幸運兒，邀天之幸有了一輛汽車，但須出盡心計獲得零件，而對小毛病之修理必須遭遇許多困難及磨折。莫斯科是七百萬人口的城市，修理汽車的車房，只有十三間。在蘇聯，購物是一件煩厭及浪費時間的事，自助購物店，僅現在始出現於各大城市，在零購分配制度下，平均每一蘇聯家庭，每禮拜僅購物便必須花十個鐘頭。

巨量物資浪費

蘇聯人不僅埋怨如鞋、恤衫、外衣、氈被、電熨斗等物件供給的缺乏，且爲質地低劣，以及許多物資有得供應然卻不適合使用等情形所困擾。由於對消費者的胃口，不加以估計，造成許多物資無從售出。例如，在一九七〇年便因消費者堅持要半自動洗衣機，以致甚多家國營零售店拒絕接受非自動洗衣機計九十萬具的事情；可是，由於非自動洗衣機之生產，早已列入一九七一年經濟計劃中，以致有二百萬具無法售出之產品，於一九七一年仍然在生產。現在克姆林宮試圖阻止對物資之浪費，設立了商場調查研究機構，以搜集消費者的興趣，作爲生產設計人的指針。

向資本主義國家求助

蘇聯爲極力改進工業方面的缺乏效能，使用若干億美元之鉅向資本主義國家中較小的國家，購買機器及設備。現在則顯然需向美國之技術及其經濟巨臂，尋求幫助。

幾乎每一重要工業門類，蘇聯都遠落在美國的後面，只有鍊鋼工業爲例外，去年蘇聯鍊鋼生產超過美國。然而西方經濟學家們指出，這是與事實不符的，他們認爲，實際上美國鍊鋼生產仍比蘇聯爲大，並且認爲美國在這方面，會冉遙遙領先，因爲美國經濟進展幅度較爲迅速。西方專家們也表示，美國已大量由使用鋼，轉爲使用輕金屬及塑膠作爲代用品，故美國之領先仍然巨大。

權威自認敝鄉

三位蘇聯頂尖兒的思想家，查赫羅夫（Andrey D. Sakharov）這位被譽爲蘇聯氫彈之父的科學家，和物理學者左亞增（Valentin F. Turchin），及歷史學者米比得夫（R. A. Medvedev）聯合寫了一封所謂「技術缺口」的信給克姆林宮。信中說：「在經濟方面，愈是新的改革，我們在這方面的失敗，比美國其距離便愈大。礦業中我們的煤炭業超過美國，但我們的石油開採卻落後。至於汽油生產更遠遠落在美國後頭，電力產量也是這樣；化學工業可說以無望地落在美國後面，而電算機技術，更是大大的落在後頭。」這三

面。」

對蘇聯領導人物來說，「農業失敗」給予他們的憂慮還大於「工業失敗」。農業的缺乏給予蘇聯經濟巨大的損害，明確地說，這樣使到人力及資源之大量浪費，以及現金外流於西方國家，以購買糧食供應蘇聯的需要。

糧食缺乏通貨膨脹

這是一個比較：蘇聯有三千二百萬人從事農業生產，而美國僅三百五十萬人；但蘇聯無法有足夠的糧食供給自己的人民，而美國卻有巨額剩餘糧食可以出口。一九六五年蘇共黨巨頭布里茲湼夫，發動大力推進農業生產，但卻無法和緩蘇聯糧食的缺乏。在美國，一般工人納稅後的收入，僅花百分之十六，便足全家購買糧食；在蘇聯則支付其收入之一半以購買糧食。

失業及通貨膨脹問題，在蘇聯其嚴重性並不比美國爲減輕。其不同處在於美國政府對失業及通貨膨脹，給予國人以詳盡的報導，蘇聯政府則佯爲裝成並沒有這問題的存在。美國登記領取失業保險的人數，最多曾達五百萬人。蘇聯則有數以若千百萬計之多餘工人在工廠及集體農場領取工資。實際上，蘇聯政府投資在工業上，和美國自由企業的投資一樣大，蘇聯在農業方面的投資則更巨。但每一個蘇聯工人的生產量，距生產水平低得很多。西方權威家說，這種生產的失敗，赤裸地暴露所謂蘇聯無失業問題的神話。在美國物價直接高漲，反映出通貨的程度；蘇聯則由國家控制物價，很少顧及經濟上實際情形。蘇聯鎮壓通貨膨脹，令蘇聯人民在商店中，無法購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只好將收入存在銀行戶口。因爲消費者不斷的要求，已影响商品的生產稍爲加速。但蘇聯仍偏重於重工業，尤其國防工業，故生活水準繼續比西方國家爲落後，甚至比若干其他共產國家，蘇聯之生活水準也較落後。

改善生活諾言不兌現

若干年來，蘇聯政府對該國人民，答應生產一若西方國家之消費物品，大部份此類諾言，未曾兌現。因爲蘇聯人普遍不斷要求的浪潮，克姆林宮了解急於需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獲得幫助以開發其資源，設立現代化的工廠，以便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

除了羅斯福總統，曾於一九四五年前往雅爾達和史太林及英巳故首相邱吉爾，舉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最後一次戰畧會議外，在職總統之訪蘇者，尼克遜爲第二位。蘇聯目前之統治者爲達到縮小美國和蘇聯經濟上的差距，如所預見，彼將請尼克遜先生達成協議。

深知蘇聯需要的情形，尼克遜總統在談判上，當能加強其地位。西方權威人士見到，蘇聯面臨這麼大的問題，在可見的未來幾十年，蘇聯都沒有追及美國的機會。

（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蘇聯能超越美國嗎？

——一篇關於蘇聯經濟現狀的特別報告

陳家祥譯

尼克遜訪蘇握有厚籌碼

尼克遜總統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之行，因美國經濟上之成就比蘇聯爲巨大，將增強其討價還價之地位。

西方專家謂，由於蘇聯需要美國工業技術上的合作，而使尼克遜先生和克姆林宮人物交手時，握有有力的籌碼。

西方權威人士認爲，從經濟競爭的數字及事實所顯示，這兩個世界超級強國，在可見的將來，蘇聯將無法超越美國。十年以前，赫魯曉夫大言不慚，謂蘇聯生產於一九七〇年代超過美國，爲今日蘇聯的領袖們視爲殘酷的笑柄。事實上，由共產黨統治五十五年以後的蘇聯政府，發覺他們現時越爲迫切的，需要轉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求取幫助，藉以克服蘇聯經濟上的失敗。

蘇聯制度的缺點

美國和歐洲分析家指出蘇聯制度有下列缺點：

(a) 近年來蘇聯經濟生長率已經緩慢了，工業上主要門類的嚴重缺乏，令克姆林設計人，像患了黑死病，黔驢技窮。

(b) 消費物品的生產不足和需求的相差，距離太遠，蘇聯人日益感到供應之不斷缺乏，復對所供應之物品，其質地名不符實，愈感不耐，對他們生活水準感到比許多國家爲落後。

(c) 在共產制度下，蘇聯農業得到證明：不但費用鉅，而效率之低猶令人驚訝！今年蘇聯迫得自西方國家購買數以百萬噸計之穀類。

(d) 「技術缺口」愈見擴大，因爲蘇聯在自動機械、電算機、化工業、工業研究及發展，落後太遠。

面對這一連串的問題，蘇聯統治者們，要和尼克遜先生談判，以達到什麼目的呢？一位歐洲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認爲：「蘇聯領袖們將以狡猾的手法達成協議，從而解決他們諸多的困難，例如獲到工業方面的借貸，和技術上的幫助以增加消費物品生產，克服工業方面長期慢性的落後，俾提高生活水準。」

蘇聯本屬蘊藏無限富源，但經過共產革命，統治逾五十年，而全國生產量僅有美國之一半。去年美國全國總生產值達一千四十七億美元，根據美官方估計蘇聯去年總生產值爲五百二十六億美元。一九五〇年代，蘇聯經濟生長率曾比美國快一倍，但這種情形早已改變。美國分析家預見一九七〇年代，兩國生長率幾乎相同：美國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四點七，而蘇聯爲四點八。由於美國總生產量超出這麼多，專家們認爲，在可見的許多年中，蘇聯是沒有機會趕及美國的。從蘇聯的生活水準，顯示今日蘇聯的經濟與美國一九二〇年代的經濟，其情形甚爲接近，今日蘇聯經濟，無法與一九七〇年代的美國經濟比擬。

美國雪櫃多八倍

克姆林宮以犧牲人民消費物品爲代價，建立巨大的戰爭器械，結果對蘇聯人民久已允諾之「改善」生活諾言，無法兌現，基因於此。估計現時蘇聯人民對軍費支出之負擔，比美國人超過百分之七十。最近幾年蘇聯國內的壓力，迫使其增加消費物品的生產。但蘇聯每人所得的消費物品，約僅達美國人獲得者百分之三十五。

雖然蘇聯人口比美國多四千萬，而美國人有電視機者比蘇聯多四倍。去年蘇聯初次生產彩色電視機六萬具，今年生產目標爲二十萬具。在美國，全國使用彩色電視機超過四千一百五十萬具。以雪櫃說，美國家庭之有雪櫃者，比蘇聯家庭多八倍。冷藏冰櫃（Treezer）在美國家庭甚爲普遍，蘇聯則甚至不准製造爲私人使用。

人口七百萬·十三家汽車修理站

蘇聯汽車之製造，係由蘇聯政府和意、法製造商，訂立合約，由後者供給製車廠在蘇聯製造。很多證據顯示，這一類工業，甚爲落後。去年美國製造超過八百六十萬輛自用汽車，而蘇聯一九七一年之總產量爲五十二萬九千輛。在美國登記行走之汽車爲九千三百萬輛，而蘇聯僅最近方准私人擁有私家車。顯然的，在蘇聯僅很少數人有私家車。而蘇聯人私有汽車美夢，仍會等待很長時間始能達到。

，實則人各一心，四分五裂，七億人民個個都恨不得拔其毛，食其肉！正如管仲所說：「倉廩實而知禮義，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孟老夫子說得更露骨：「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心腹；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又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尾大不掉的形勢

今日的毛澤東，顯然成了大陸七億人民的公敵，人人可得而誅之！無怪乎莫斯科電台三年前就曾發出譏諷說：「中共主席毛澤東不敢越出北京城外一步！」意味在北平城內城外到處都滿佈着毛的敵人！試想：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憑藉槍桿子又怎能使其暴政苟延，甚至連性命也難以保住？爲了苟全其老命，毛澤東不得不依存於槍桿子；但這種苟延是可暫不可久的，老毛卽使不死於憤怒的人民之手，亦必亡在他左右那些所謂「親密的戰友」手中。書經說：「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爾家，凶於爾國。」孔子說：「祿去公堂，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漢劉向也認爲：「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盡失御臣之術也。」

我們只要翻開廿四史一查，便可看到任何一個朝代的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均未有不犯上作亂者；何況今日毛共的黨政軍大權都操在林彪之手？毛倘不幹掉他就很難苟延自己的權力。如所週知：有清一代，無論攘外安內，多半起用文弱書生，而不相信職業軍人。其中最著者如林則徐，道光時官兩廣總督，他是嘉慶年間進士，以禁鴉片而與英人開仗，卽所謂「鴉片戰爭」是也。迨和議成，林氏雖被謫戍伊犂，但到咸豐元年，不獨下詔復用林則徐，而且罷黜嫉賢的穆彰阿、耆英等小人。咸豐二年，洪秀全、楊秀清之徒，擁眾作亂，由廣西而犯湖南、江西、湖北，長驅東下，入金陵（南京）而據之，號稱「太平天國」。遂北寇河溯，東躪瀛碣，西擾汾晉，清廷命將出師屢次失敗，以致中原鼎沸

、李續賓、胡林翼、左宗棠及彭玉麟輩，練湘勇以挫其鋒。咸豐帝曾喜形於色地說道：「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而當時閣揆祁儁藻則認爲：「曾國藩以一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數萬人，恐非國家福也！」使到文宗默然變色（見晚清宮廷實錄）者久之。

就從那時起，清廷對曾國藩等人一度非常疑懼！故於同治三年克復金陵，削平太平天國後，不惜立刻裁遣湘軍；並將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升大學士，移駐保定；其目的在糾正內輕外重的形勢，而不讓功臣如曾國藩輩久居那「王氣所鍾」的地方，而置之於輦下，藉以盡覗，俾免成割據一方之勢。

辛亥革命後，民國肇基，孫中山先生開府廣州，而北洋軍閥則各踞地盤，各謀私利，遂形成尾大不掉四分五裂的局面；尤其是袁世凱，更於民國四年稱帝，幾乎把革命果實摧毀無遺！其後袁氏雖被推倒，繼而又有張勳的復辟，安福系的專政，及曹錕的賄選等等，層出不窮，皆由軍人踞地方而起。接着還有直軍吳佩孚、奉軍張作霖，及孫傳芳、張宗昌、馮玉祥輩大小軍閥們，各佔一方以自雄，於是乃有國民革命軍北伐之舉，以致戰禍連年，國家元氣大傷！這一連串的歷史痛苦教訓，毛澤東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不斷地提高警惕！當一九四九年中共席捲大陸，在北平建立僞政權，軍事行動已告一段落之後，爲防止軍人勢力坐大，毛澤東便逐漸從事削藩的工作，把五個分別握有軍權的頭目如彭德懷、聶榮臻、陳毅、林彪、賀龍及劉伯承等，分別內調並加以「元帥」銜頭，實則是剝奪他們的兵權，隨卽取銷了各「野戰軍」的番號，解除其實力，失去造反本錢。

非烹功狗不能自保

同時，中共自成立以來，一向強調「以黨制軍」，黨組織高於一切。它從「長征」、「內戰」以至於「文化大革命」之前這一段期間，所謂「八路軍」、「紅軍」以及「解放軍」，儘管名稱更改，但其建制中的各級「政委」和「書記」，其地位都

行動，操有最後的決定和指揮權，亦即所謂「以黨指揮槍」，軍人自難造反起來。然則「文化革命」及奪權運動早已告一段落，爲什麼不特未曾裁遣軍隊，反而讓它們無休止地擴大其權力，難道毛澤東還不知道「養虎爲患」的故事嗎？

這問題正如本文前段所說，毛澤東顯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自一九六六年推行「文革」以來，中共舊日的黨組織早被徹底破壞；而原有的各級黨幹部，也多遭整肅而變成了牛鬼蛇神！因此，當毛派奪權獲勝再要求恢復其黨組織，希望加強以黨制軍的行動時，則受到極複什的強大阻力。據蘇俄的中共問題專家羅斯托夫斯基，在「文學周刊」上所分析：「在中共文革期間，毛澤東爲了急於奪權的緣故，曾不惜驅使紅衛兵把所有的黨、政、工會、青年團等領導機構，全部加以打碎，並派武裝部隊進行接管。其後又分別組成了以軍人爲首的所謂『三結合』的『革委會』，作爲臨時政權組織，領導各方面工作。這一來已使整個大陸成爲軍人的天下，軍事領導一切，槍指揮黨，各省、市、區以下的縣鎮，都由『革委會』控制，而黨則連根拔起。」

毛澤東爲了奪回已失去的黨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乃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勉強召開了「九大」以後，產生了新的黨中央，從而要求在各個機構中重建黨組織；並強調：「國家權力機構、人民解放軍、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人、貧下中農、紅衛兵及其他革命羣眾組織，都必須接受黨的領導。……」可是除了全國各地均由清一色的軍人把持外，甚至新中央的內部，亦以軍人佔絕對優勢，而新的黨幹部從何而來？各級機構的黨組織，又從何整建起來？所以，毛澤東有鑒於此，非下決心幹掉林彪、黃永勝、吳法憲這一夥掌握槍桿的頭頭，便不能保全自己的腦袋。猶如漢時三傑之一的韓信，雖伐魏、舉趙、降燕、破楚將龍且於濰水，然功高震主，終於未央宮被呂后所殺。嗚呼！狡兔死，走狗烹。此毛澤東所以誅林彪之謂也。



老毛爲何幹掉林彪？

也許有人會覺得中共頭子毛澤東可能犯了神經病，要不然，他怎會忍心把自己「最親密的戰友」兼繼承人林彪「滿門抄斬」呢？實際上，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東山再起，奪回江山，全靠林彪的「槍桿子出政權」。由於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一開始，林彪便爲毛澤東所利用，一鼓作氣就把當權派的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彭眞、陸定一等那一夥反毛頭頭，打倒並分別加以鬬垮鬬死！從而奪取中共「中央」以及各省、市、區的地方政權，可知軍事至上，槍桿子第一。爲了確保既得的果實，而防止反毛集團牛鬼蛇神的死灰復燃，故毛澤東再度利用奪權打江山的槍桿子，繼續掌握各地的所謂「革委」和「黨委」等機構，控制整個大陸的局面。

毛林間的互相利用

大家知道：毛澤東一生迷信武力，四十年前，當他還在井崗山落草爲寇的時候，就全靠朱德、賀龍、彭德懷輩的一些爛槍，來保持他那寨主的地位，而得以苟延殘喘；經「長征」而流竄到陝北延安設立新寨後，也全靠槍桿子來掩護它們在南泥灣一帶地區，從事種毒販毒和打家刼舍的勾當。尤其是在抗日及內戰時期，它們更靠槍桿子來竊據地盤，作爲它們發展實力的酵母，並進一步地發動了全面叛亂，甚至竊奪了整個大陸，在在依賴朱、彭、賀及林彪等功狗殺人放火的槍桿子所致。

毛澤東又不僅對中國大陸上極力主張使用槍桿子，進行其造反奪權；即對亞洲其他國家的共黨，也一向主張它們進行流血的暴力革命。由北平直接支持的北越、北韓、寮國、高棉、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印度等地的共黨恐怖組織，幾無一不仿效毛共那樣使用爆炸、暗殺、破壞等恐怖行

澤東向來信賴槍桿子既可以興家立業，又可以作威作福。而「文革」後仍然保持着槍桿子，繼續其「唯武力論」觀念的原因是，一方面由於防止國內老百姓起來推翻它的暴政，而可以爲所欲爲，獨裁到底；另方面則隨時準備對外擴展，故情願由槍來指揮黨。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退居第二線」的毛澤東流亡於上海杭州一帶，還是「孤家寡人」，與江青牛衣對泣而已。假定沒有林彪的槍桿子作他奪權復辟的後盾，那末，行路還需人攙扶的毛老大，又怎能安然返到北平的中南海去呢？誠如蘇俄「文學周刊」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七日所發表的文章指出：「毛澤東自『百花齊放』，和『大躍進』等災難的結果，已使他在黨、政、軍各方面都失去了領導的效能，要想重握政權，就非依賴林彪的軍事力量不可。同時，聲望不夠的林彪，也願意趁此複什局勢之利，藉以加強他自己的地位，和提高其聲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林二人都顯然已達成其基本目標——林彪所希望的代價是，被委任爲中共副主席及毛的繼承人，而毛澤東則希望恢復其獨裁地位。看來彼此各得其所，感到愉快。然而，這只是表面的，錯誤的印象；如果從多方面的跡象去觀察，則反映出他們兩人都不滿意對方；而且林彪也不會長期地等待着的。……」

凶終隙末的因素

換句話說，林彪絕不願坐着副車的冷板櫈，枯候老毛「瓜直」後始登大寶。這可以從林立果（林彪長子）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文件中看出，林集團不是準備跟老毛火併嗎？同時被利用過奪權的軍

不能把它們一腳踢開，正像巫師作法「請鬼容易送鬼難」。我國已故的軍略家蔣百里先生曾說：「治兵如飼虎，弄得好，當可能使你成功，否則可能被它吞噬！」春秋時孫武子所作「始計篇」便已指出：「夫兵，凶器也。」又說：「兵者國家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這即是說槍桿子是一種很危險的工具，如使用得適宜，它可以捍衛國土，保護人民；否則可能惹火自焚！假如毛澤東不先下手幹掉林彪一羣人，勢將遭到它他的反噬！正如「紀要」中所說：「目前敵我雙方騎虎難下，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鬬爭，在戰略上有兩種時機：一種是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好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

在「文革」初期，誰也想不到毛林這對「親密戰友」會發生火併的。其所以弄到凶終隙末，皆由於毛澤東爲着獨裁而過份依賴槍桿子。宋蘇軾在其「諫用兵書」中所說：「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蓋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數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潰，飢寒交逼，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人心；下則士卒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彼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未嘗有也！……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

毛澤東全憑槍桿子來鎮壓人民，顯示他的政權是沒有人民作基礎的政權，隨時有被推倒的可能！書經說：「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又說：「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毛澤東則「一人獨裁，兆民怨之！」他統治大陸二十多年，無日不在「唯武力論」的觀念之下，視民如土芥，竭澤而漁，供其軍備擴展的揮霍，令到七億人民無衣無食，餓殍載道

對此有什麼政策？

「當我提到五萬人時，周很快的算了算。他說，當然，拒絕想來訪問的人是不對的，可是安排大批人訪問要費時間。他說，因爲中共過去不習慣於這些工作。其中有許多實際困難。僅是提供必要的招待就是一項巨大工作。「翻譯就是一個大問題。所以旅遊業一時不可能有大發展。但我們要在這方面做些準備工作。……」

接着周恩來又說什麼：「發展旅遊事業的目的不是爲了賺錢，而是爲了增進友誼。」

以上的談話證明，中共在大力發展旅遊事業，單是美國人往大陸者即有五萬人，加上其他國家的人起碼也有十萬人。

周恩來說要做些準備工作，準備什麼呢，主要是負責監視遊客的翻譯人員，現在大陸各地學校都恢復英文課，電台廣播也有教授英文節目，都顯示在積極培養外語人才。在自由國家，遊客多多益善，在共產國家——由於是警察國家的緣故，就多了好多麻煩。

周恩來說，發展旅遊並不爲了賺錢，鬼才會相信。對警察國家來說，對於外國人大批湧入最感頭痛。因爲衣衫襤褸，吃不飽餓不死的人民，一看見遊客穿得那麼華麗，言談那麼自由，思想就會起變化。據知蘇聯的修正主義，就是從機場開口開始的。外國遊客一出了機場，大批的蘇聯就像蒼蠅一樣圍着看。用高價求購遊客的手錶、絲袜、口紅、打火機等「奢侈品」（在共黨國家），那種窮兇極惡相，把赫魯曉夫等人喚醒了，共產國家的人民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遊客竟這樣羨慕，於是施行和平共存，減少軍備競爭，發展輕工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中共目前也要發展旅遊了，將來會發生什麼影響，現在還看不出。不過其動機則是想賺幾個錢，增加對外援助，打腫臉，硬充「超級大國」（雖然他們口口聲聲反對）。

六年不查人口

談到人口問題，周恩來的意見更妙了。

「……差不多有六年沒有進行戶口調查了。毫無問題，現有人口超過七億。」對於節制生育他說，中共實行節育政策已經十幾年了；「城市裏收效比較大，但農村慢得多。有些城市，像上海市，人口增長率，每年是百分之一左右，但在農村卻是百分之二左右。」

人口數字是政治和經濟的基本參考資料，六年不調查人口，還成爲一個現代國家嗎？諸般施政還談什麼正確方針呢？

節制人口開始於十年前，大約在一九六二年前後，那是受到「三面紅旗」的人禍打擊之後開始施行的。證明人民的飢餓確會威脅中共的統治。

崔羽

什麼

待旦

四月七日坦桑尼亞發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暗殺案，該國強烈的親毛領袖，第一副總統（兼桑給巴爾革命委員會主席）陸軍強人卡魯姆遇刺身亡，坦桑尼亞局勢呈現出不穩定之跡象。

坦桑尼亞由兩個國家合併而成，其全稱爲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合併之前，一個是位於西印度洋上的以盛產丁香聞名世界的桑給巴爾島，另一個是位於非洲東部的坦噶尼喀。

坦噶尼喀土地比桑結巴爾遼濶得多，人口也比桑給巴爾大得多。但是，桑給巴爾卻比坦噶尼喀更早取得獨立，桑給巴爾剛獨立時，採取君主立憲制度。可是不久，陸軍將領卡魯姆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帝制，並把所謂「帝國主義」勢力逐出桑給巴爾，卡魯姆此一行動獲得共產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共和蘇聯的支持，卡魯姆奪取政權，自任總統兼革命委員會主席，自此桑給巴爾正式投入共產主義集團的懷抱，中共勢力也就得以進入非洲東部。

坦噶尼喀在雷尼爾的非洲民族聯盟領導下，繼桑給巴爾之後取得獨立，由雷尼爾擔任第一任總統。坦、桑兩國由於在地緣、民族和文化等方面，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兩國領導人便舉行談判，「合二爲一」，經過雙方數個月的努力，終達成協議，合併成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由原坦尼噶喀總統雷尼爾擔任坦、桑「聯合共和國」總統，原桑給巴爾總統則任第一副總統，但他仍兼「桑國」革命委員會主席，控制該以丁香聞名的海島。

坦桑尼亞現時的領袖，總統尼雷爾，第二副總統兼總理卡瓦瓦，都曾經訪問過中國大陸。他們親中共的態度是不必懷疑的。

但卡魯姆之死，給中共敲響了驚鐘，說明它在坦桑尼亞的利益，隨時都會遇到嚴重的挑戰。

射死卡魯姆的子彈是誰的子彈？坦桑尼亞政府還未公佈，不過他們背後的支持者不問而知必定是「蘇聯老大哥」。蘇聯一度跟坦桑尼亞有過密切關係，曾經長期給予坦桑尼亞軍事援助，它早已在坦、桑部隊和各個階層中培植親蘇勢力。雖說一九七一年以後，坦桑尼亞已拒絕接受蘇聯軍援，但各部門的親蘇分子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肅清的。因而對卡魯姆遇刺事件，十分敏感，在此事發生後半個月內，便更換大使，把一位軍事指揮官派去坦桑尼亞擔任大使，其用意十分明顯，就是萬一發生不利於中共的軍事政變或動亂，李耀文馬上可以指揮人數約爲兩個師的中共工程兵，進行干預。

兩個師訓練有素的工程兵，一經武裝起來，而又有精明的指揮官，在非洲國家毫無疑問必定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力量。

李耀文到坦桑尼亞去，實際上是要向坦國親蘇派示威，教他們不要忘記中共兩師工程兵的槍桿子。

周恩來的電視談話

尼克遜二月二十七日結束訪問大陸，北越軍在三月底大舉南侵，美國隨即恢復全空襲北越，以迄最近宣佈封鎖所有的北越港口。在越戰進入殊死決戰的關頭，一向援越反美調門唱得最高的中共，其動向最為世人注目，英國作家菲里克斯·格林四月五日訪晤周恩來，詳談中共的內外政策，業由美英兩國電視廣播，內容頗可參考，茲摘要述評如左。

格林：「尼克遜先生訪問已過去幾個星期了。你現在如何估價這次訪問？你是否認為它有助於緩和國際緊張局勢？」

周恩來：「……這當然對雙方了解彼此的觀點，闡明彼此的立場和態度是有益的。在雙方闡明彼此的立場和觀點時，都表示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願望，首先是遠東的緊張局勢。既然雙方都表明這樣的願望，那就要看今後是不是這樣做了。……」

周恩來這段話，口氣柔和之至。顯示未因越戰劇化而影響與美國達成的和解願望。如果毛澤東還握權的話，筆者推測他一定會再次上天安門，搞起碼五十萬人的集會，然後在整個大陸發動千萬人以上的示威。

中共與美秘密諒解？

格林：「蘇聯和其他方面有這樣的說法，說在尼克遜來訪期間，雙方達成了某些秘密協議，你對此有何意見？」

周恩來：「……從公報上也可以看出，雙方的立場、態度和觀點有很大的不同。……這都說明了不可能有什麼秘密協議。但是我們達成的那幾項原則協議，要使它真正實現，也還需要很長時間，很大努力。……我們一向是遵守這樣的原則的，譬如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周恩來雖然堅決否認曾與美國有秘密協議，不過從種種跡象看，起碼也有秘密諒解。例如尼克遜很可能對周說過，美國保證繼續從越南撤軍，除非北越大舉進攻南越，否則美國絕不恢復對北越施行全面的海空轟擊。中共似乎對此有了默契，因此越戰劇化以來，大陸的「人民日報」和本港左報，說什麼都不肯以越戰消息做頭條新聞，而且也從未把反美宣傳作明顯的升級。被認為是強烈的抨擊，也不過說，美國封鎖北越港口是「嚴重的越戰升級」。如果沒有秘密諒解，周恩來再講求外交技巧，也不可能這麼低調。

總括的說來，中共對美妥協的方針，到目前為止非常的堅定，顯示周恩來已能控制局勢。

也在發展旅遊事業

李耀文到坦

中共新華社四月二十一日發表一項消息說，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李耀文（原為軍代表）接替仲曦東，為中共駐坦桑尼亞特命全權大使。可是，這項消息並未受到應有的注意，不少人以為李耀文的「外放」，是受到冷遇，並把此事跟「林、黃事件」扯到一塊，說是受到「林、黃」案影響。其實這種看法錯了。

在談到這個問題之前，我首先想提醒大家注意幾件事情。

㈠坦桑尼亞有如非洲的阿爾巴尼亞，是中共最親密的盟友，也是中共進入東非洲最理想的跳板，她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絕非一般非洲國家所能比較的。

㈡目前中共是給予坦桑尼亞軍事援助的國家，但以前的情形卻不是這樣，一九七一年以前，蘇聯和加拿大是坦桑尼亞最大的軍事援助國，不但坦桑尼亞部隊所使用的武器，大多數都是蘇聯和加拿大供應的，坦桑尼亞海、空軍技術人員也由蘇聯和加拿大訓練。

可是，一九七一年春天，坦桑尼亞突然決定向中共一面倒，斷然拒絕接受蘇聯和加拿大的軍事援助。中共不但把大量武器運到坦桑尼亞，而且派出大批軍事顧問，訓練坦桑尼亞的部隊。

㈢外交部副部長跟駐重要國家的大使，實際是同一級別，外交部副部長奉派為駐外大使是常事，中共駐法國大使黃鎮，駐蘇聯大使劉新權，出任大使之前都是外交部副部長，並非李耀文例外。

㈣多年來中共已在坦桑尼亞投下鉅額賭注，單是修築坦、贊鐵路一項，就已高達數億美元。

㈤早已有跡象顯示，中共計劃在坦桑尼亞興建海、空軍基地，也計劃興建衛星追踪站，以便他日試驗洲際導彈時，進行觀察和尋回彈頭。

㈥中共在坦桑尼亞駐有一支人數約二萬五千人至三萬人的鐵路建築工程隊，這支鐵路工程隊實際上就是中共的工程兵部隊，既有良好的築路技術，也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平時是工程隊，戰時則可變為作戰部隊。

㈦中共原駐坦桑尼亞特命全權大使仲曦東是一位富有經驗的職業外交家。「文革」前為中共駐捷克大使。

李耀文則是一位缺乏外交經驗，但卻富有作戰經驗的將軍，出身於「三野」系統，曾任二十六軍的師政委和軍政委，內戰期間參加過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多個大戰役，韓戰期間率二十六軍入韓作戰，參加過長津湖等戰役，立過不少戰功。

李耀文不但是一位戰將，而且是一位富有經驗的部隊政治工作者，韓戰結束後曾長期擔任濟南軍區的政治部副主任和正主任職務。

令員，共事已經十五六年，張才千的立場當然同許世友一致，許世友自從被江青吸收以後，堅決擁毛，張才千調去北平，自然是站在擁毛的立場，北平方面的兵權，中南海由警衛總團負責，中南海以外就由衛戍區司令部負責，兩層羅網，林彪一行人插翅也難飛了。

三、何以未顧到林彪的安全

照毛幫公佈的材料看，林立果在上海起草「五七一工程紀要」時，林彪、葉羣及吳法憲等人均在北平，如果林立果的計劃眞的成功，林彪這批人又怎麼辦。何以未顧及到林彪的安全，這也是一個難解之謎。

也許正因爲此點，林彪不敢投入全部資本，只要空軍出面，一旦發動，林彪在北平可以不承認，不過，這樣一來勝算就更少了。

爲林彪計，眞要搞政變，非在北平不可，只要一舉捕獲毛江夫婦及汪東興，接收電台、報紙，向各省區發一道命令，敍述毛澤東叛黨叛國的經過，例如勾結美帝，作國民黨特務一列罪狀，再經周恩來予以證實，相信各大軍區頭頭起兵爲毛澤東勤王者，可能未有，一舉而大事全定，目前不求根本，一味從枝節上想辦法，怎麼可以。林彪一生善戰，到了自己生死存亡一戰，打得這樣窩喪，太出人意料了。

四、公佈文件對毛不留餘地

紀要的一段說：「他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這個打那個，明天拉那個打這個；今天向那些拉的人甜言蜜語，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的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那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後來不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同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爲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事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每整一個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把毛澤東的爲人說絕了，海外反共人士千言萬語也沒有這一段言簡意賅，問題是這麼一段眞實文字，毛澤東何以會批示照發，姑不說毛澤東有沒有這份雅量，也該顧忌到發下去的後果，如果所指不眞實也還無所謂，就因爲太眞了，毛澤東應該想到各省區頭目讀了之後作何感想，又作何打算。

以上各點，使人對「五七一工程紀要」不免有懷疑之處，我不懷疑台北得到這文件的眞實性，但懷疑此文件本身有問題，不一定出於林立果之手，更與一羣嘍囉無關，而是毛澤東自己製造的，是毛澤東感到林彪及槍桿子壓力太重，尤其當陳伯達被整肅之後，廿九個省市區第一書記被槍桿子奪去二十一，毛澤東覺得再不動林彪的手，林彪也要動他的手，可能在一次會議時，把林彪一幫全部扣留，既扣之後，消息洩漏引起林彪手下駕機逃亡，墜機外蒙，整個共區即將引起騷動，毛澤東不得已，造出了這樣一項怪文件以坐實林彪的罪名。

如果此項假定能成立的話，可解答幾項問題。

一、所以只將反毛人物倘限於空軍，當是在外蒙墜機事件發生後，空軍已經普遍不穩，中間有幾日所以飛機均不准升空，台北方面爲了證實此事，曾派飛機到大陸偵察，在過去我空軍一過杭州灣，毛幫飛機就要起而攔擊，此次一直飛到南京未遇到毛幫飛機。可見毛幫空軍已受毛澤東控制，無論怎樣插贓也沒有關係了。

二、同樣情形，陸海軍未受控制，所以隻字不敢波及陸海軍大頭目，即使已被扣留的黃永勝、李作鵬、吳



・子寒作・　還捨得下嗎？

三、林彪有反毛之心，大概尙無行動決心，林彪的打算也許覺得毛澤東旦夕即斃，自己是法定的接班人，原不必急去造反，不料一時因循，蹈了劉少奇的覆轍，劉少奇當年若是狠一些，在毛澤東被逼退到第二線時，選舉毛爲名譽主席，則天下事定矣，又何至於有今日的悲慘境地。

四、毛澤東所以將「五七一工程紀要」批發，不辭自汙，實在是用的苦肉計，非如此不能使大小嘍囉相信，雖然使各級頭目對毛增加戒心，但也可以坐實林彪的罪狀，兩害相權取其輕，毛澤東仍然以爲着數。

五、毛澤東這個人要算是有史以來最壞最狠的人，而且花樣百出，劉少奇、林彪均非善類，都在他手下倒下去，剩下一個周恩來，遲早也難以自保，海外報刋多認爲周恩來掌握了實權，毛澤東已成傀儡，若從毛幫現行外交政策看，何嘗不然，只恐怕又是「陽謀」，毛澤東故意把權力放給周恩來，大概是又想刨治他了，周恩來也許知道，但身在其中，又有什麼辦法。

再談「五七一工程紀要」

岳騫

林彪反毛的行動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自從台北方面發表後，引起舉世注意，筆者曾在本刊撰文評論此一文件，經過一個時間思考，覺得仍有些意見要提出談談。

一、參與其事的人太少

林彪之子林立果奉到林彪、葉羣夫婦之命，到上海去搞「五七一工程紀要」，實際參與其事的是空軍黨委辦公室卽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于新野、空軍黨委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李偉信。有聯繫的則有南京軍區政委江騰蛟、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五軍政委、浙江省委書記陳勵耘、上海警衞處處長李松亭。

以林彪勢力之大，何以參與其事通消息的只有這幾個人，尤其這一次是以空軍爲主力，何以身爲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完全未過問，實在難以索解。

按照五七一工程紀要所列計劃，唯一行動方針是幹掉張春橋、姚文元，讓王維國、陳勵耘控制上海局勢，控制了上海之後再串連全國力量，發表支持聲明，逼中央表態支持。

這一措施就有幾項不可解之處，第一，控制上海並不等於控制整個大陸，幹掉張春橋、姚文元對毛、江實力並無大損，張、姚在毛江「司令部」的地位，決沒有陳伯達與康生重要，目前陳伯達被清算，康生銷聲匿跡，又何損於毛江夫婦控制整個局勢。

未爲林系各地區頭頭所知，如果佔領上海之後，其他各省區林系頭目默不作聲，靜觀其變，則這場行動不是要烟消雲散？

第三，參與「紀要」的一批人對許世友沒有絲毫連繫，而且還把許世友列爲可能的敵人看待，就筆者個人看法，許世友內心未必擁毛，但在毛、林之間作一選擇，許世友寧可選毛。原因很簡單，毛沒有直接指揮的部隊，許世友站在毛澤東一邊，很快就可以得到重用。但是，投向林彪則不易打進內層，因爲林彪手下人馬太多。許世友擁毛反林，林系就算佔了上海也無用，「紀要」準備以王維國保衞上海，形成對峙局面，更不知從何說起，空軍如何能與陸軍作戰，稍有常識者皆知其不可。

第四，「紀要」準備最壞的打算是去浙江打游擊，也是莫名其妙的話，空軍人員怎樣打游擊，若說有一個至兩個空軍反正，轟炸厦門一帶共軍陣地，呼籲國軍渡海入援，還像一句話，像「紀要」的打算，成固不可能，敗也無法脫身，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條。

二、何以不提海陸軍

「紀要」通篇都是談空軍，何以未談到海陸，其實林系軍事頭目在海陸軍方面的勢力也相當大，

僉副總參謀長，主管海軍業務，本身又是政治局委員。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曾任林彪四野十三兵團司令員，雖非林彪嫡系，也有相當淵源。目前蕭勁光已久不管事，大權全操於李作鵬之手。「紀要」何以隻字未提及海軍，頗爲不解。海軍雖無攻擊的力量，但卻有退卻的條件，如果在「五七一工程」失敗時，登上海軍艦艇轉往其他口岸，要較去浙江打游擊有把握的多。

最大的問題是何以未提起陸軍，雖然林立果本身是空軍人員，但並不是說林彪力量全在空軍，事實上林彪眞正的力量還是在陸軍，林彪有心反毛，怎可以不用陸軍。

據毛幫發表文件透露，曾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召開華北會議，一九七一年一月改組了北京軍區，關於此點，筆者也曾經詢問過許多對中共問題有研究的朋友，皆未發現北京軍區有改組的跡象。但「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確實與江青不協，曾經受過江青批評，最近幾個月都未見到鄭維山的活動。不過，鄭維山消聲匿跡不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而是以後的時間。同時，鄭維山也非林系人馬，他是紅四方面軍嫡系頭目，毛江把鄭維山放在北平，也許就因爲他不會爲林彪所用。

倒是，另外有一件事値得注意，就是原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衞戍區司令員溫玉成已經有一年多未露面，一九七一年六月，新華社透露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張才千調任副總參謀長，可能兼任北京衞戍區司令員，張才千出身紅四方面軍，以後轉入四野擔任過四十四軍軍長，一九五五年九月任南京軍區參謀長，升副司令員，一直到了一九七一年六月始調去北平。張才千與許世友都是紅四方面軍出身，在延安都受到排斥，許世友幾乎送了性命，張才千的情

一個法西斯、納粹，它擊敗了共產黨。但到一九三九年起，二次大戰又爆發，最後法西斯德意日三軸心失敗，於是共產黨又復活起來，勢力較前尤盛，黑暗的種子已經開花結果，共產主義代替了法西斯主義，且較法西斯更壞，以致造成今日世界的黑暗時期。

這次黑暗時期，較前次尤悲慘。有人把共產國家叫「鐵幕」，乾脆說，不如稱地獄。人民只有嘆氣，決無歡樂；只有凍餒，決無溫飽；只有牛馬生活（非西方的牛馬），而非人的生活。故只有冒死逃亡，見出不見入，也許偶然有一二入者，當然是屬於「愚人」之例。但我們卻不悲觀，須知只有樂觀與希望才能有助於我們生命的滋長，能夠驅策我們奮鬬的意志，生出無比的力量。何況有了前次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前例，所以一定會有二次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已在萌芽中

共產黨想盡方法毀滅人性，但人性是永不會毀滅的。只要人性存在，世界就有光明。茲舉數事以證此說：㈠有一工友從廣州回來後，對親人談話，先要警告子女不可外傳。子女異口同聲說：「我們只愛爸爸媽媽，決不愛不相干的人。」工友到廣州郊外精神病院探訪其子，看院內住滿了青年，個個瘋瘋癲癲，像把衣着整齊的探訪者視為怪物。我問大陸何以有如此多的精神病者？工友說無非由於環境惡劣的造成。此足證青年人性並未泯，他們是決不慣過不人道的生活。㈡北平翻印水滸、紅樓夢，任人購買。於是書店門前就大排長龍。又聽香港商業電台廣播，謂接到無數青年來信，要求多廣播古典音樂、戲劇。「妙香追舟」一劇，許多聽眾竟一再要求重播。此說明一般人不一定姑古，而是厭惡時下的教條八股，新潮派流行劇曲。碧姬巴鐸、貓王、披頭四、湯鍾斯也不過像呼拉圈一樣，胡鬧一陣便隨風而逝，當然不會持久。㈢不僅東歐附庸國家多已放棄馬列主義，逐漸恢復自由主義，即蘇聯官方不是也宣佈有「歧異分子」，中共宣佈有「階級敵人」存在嗎？此二者即皆革命派，也即新文化的種子。㈣第一次大戰前，研究中國文化，向以歐洲為中心，「啓蒙運動」就是由耶穌會士傳至巴黎而起的。但今日這中心卻轉移到美國了。美國人研究中國文化，過去只有兩三間大學，今則全美各大學差不多皆設有「東方語文研究所」，這些所主要的，就是研究中國孔子、老子的哲學，唐宋詩詞，元曲。他們不僅把中國文藝翻譯成英文，而且白人還出演中國古劇，如王寶釧、烏龍院等。歐洲文藝復興，是由復興古希臘、羅馬文藝開始。今正相同，美國人則研究中國古典文藝。㈤最重要的，是布克曼博士創始 MRA，反對物質主義，主張人改變，由修身齊家治國到改進世界。他雖信奉基督教，如但丁、伊拉斯莫斯然，但是教會中的進步派。他的主要思想，還是傾向孔子（詳閱「到光明之路」、「我們往何處去？」）。布克曼的信徒，佈滿全世界每個角落，而且皆具近古耶穌會士積極傳道精神、勇氣。新文化種子既已萌芽，現在只有待這一代青

……、精神為準，而非年齡）的使命。

新文化的方向

歐洲文藝復興，並非復古，而是新生，新文化運動亦然，決不是要復古，也是要新生。新生出一更高的文化，此正合於黑格爾的辯證法。

孔子思想與蘇格拉底有相同之點，即尊重人。孔子說：「仁者人也」（人是崇高的）。蘇格拉底說：「天地之間，人為大」。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理想，卻又比希臘思想還高。其次是倫理，也就是社會秩序。無秩序就會亂，亂就不會進步，誰也不能幸福。至於道德，孔子說的最多，比釋氏、耶穌講的都透徹。西方講「優勝劣敗」，使人驕傲自大。儒家則教人「盛極必衰」之理，令人謙遜、留餘地。此皆中學高明之處。但儒家思想，向不重視力與財，這是它的缺點。宋代儒學最盛，聖人也多，但北宋亡於金，南宋滅於蒙古，皆因不尙力。亞丹斯密斯，提倡「孳孳為利」，但儒家卻罵為盜跖，故中國雖擁有廣大領土不能富。儒家只求問心無愧，但西方科學目的卻在於身有益。儒家對財都不注視，何況其他。「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足見重視人而不重視財，自然不重視用。而且歧視技藝，鄙視為「奇技淫巧」，韓愈更說：「巫、醫、樂、萬工之人，君子不齒。」宜其中國科學不發達。

西方文化還與中國相反，重視財、物、力，故能富強，科技發達。到了滿清末葉，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一經接觸，便吃了大虧。然西方文化也並非眞對，如兩次大戰及今日世界如此黑暗，不皆是由西方文化造成，卻與中國文化絲毫不相干。簡言之，可以說中西文化皆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皆不是絕對的完美。

清末「洋務運動」時，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至今仍是爭辯不休的課題。有人主張「全盤西化」，且以俄國彼得帝西化運動，日本明治維新為例。也有人主張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前者謂西方文化自有一套，不能只取其一橛。不然，就猶如頭戴西方高禮帽，足登中國緞靴然，成為四不相。後者說，天地之間，人為大，西方文化不重視人文，把人與物等量齊觀。不錯，他們創造出現代文化，然假如有一日世界核子大戰爆發，這個世界的毀滅，也還是歸究於西方文化。兩說皆有道理，但個人則頗以為後說為宜，前說根據，實站不住腳。因為從歷史上看，文人成為將軍，將軍又成為作家、畫家者甚多，人既然能因時改業，文化怎不可以隨時取他人之長。今日蘇聯所有新武器及太空學科技，並非蘇聯國產，皆由俘獲德人所為，豈不更是「取其一橛」嗎？

綜而言之，社會結構是以人文為基礎，即所謂「下築建層」，物文只是枝幹，即所謂「上層建築」。中國文化是人文主義，西方文化是物質主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無矛盾，是正確的，故值得做為今後新文化的方向。

有黑暗就有光明

繒山

兩個黑暗時期的對照

天有陰暗，月有圓缺，人類生存的世界自然也就有黑暗，有光明。

古代希臘、羅馬文化時代，曾有過一個光明時期，如西周、兩漢、唐宋然，確曾帶給人民一種無比的幸福。但總逃不出「盛極必衰」的定律，先由於羅馬帝國的衰亡，跟着北蠻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芬蘭人、匈奴人的南侵，舊秩序破壞了，新秩序殘酷，不人道，豪強者瓜分了全部土地，成爲領主，個個皆是暴君；人民則皆降爲農奴（只有少數自由民），生活如牛馬。加之，原始基督教變了質，教皇橫行霸道，各國君王往往也須向他低頭。如尼古拉第四，向教徒籌募的軍餉（十字軍東征），卻以之建築美麗的羅馬，並「僞造君士但丁判諭」。亞力山大第六，竟封其十六歲小兒爲紅衣主教。此子有種種惡行紀錄，且暗殺其弟。李奧第十，爲建築聖彼得大教堂，公然出售贖罪券，致引起馬丁路得決心改革宗教。最普通的，是教皇以「開除教籍」做爲專橫的工具。上行下效，教皇如此，一般僧侶便可想而知。就中最關重要的，是教會統制思想，不僅反對異教徒，不與共存；卽對本教亦然，教義必須嚴格遵守祭司的解釋，如中國科舉時代的「朱注」然，教徒決不能依自己意見解釋，否則，必被批判爲離經叛道。犯此等罪行被開除教籍，若想重恢復披散着髮頭，跪在教師（主持宗教道德教訓者）的足前，當眾高聲承認自己的罪惡，懇切的乞求主審教師的恩慈與寬恕。試想，這與今日共產黨的公審有何不同。難怪過去非基督教的作家，時常批評基督教，是黑暗的初因，又稱基督教勾結異邦的蠻族破壞了古代文化。

歐洲當第四至第十世紀的黑暗時期，社會上只見橫暴，決無正義、公理，處處只有統制、干涉、壓迫，決無自由。所以伊拉斯莫斯諷刺道：「愚人是快樂的源泉，它掌握了這個世界，特別掌握了教會。你冥頑不靈的人啊！你要求信仰聖像和他的奇蹟，信仰購買贖罪券，以爲在煉獄中，將以減少受苦的時間，信仰日常讀幾節詩篇，就可引你進入天堂。信仰愚蠢和汚穢，是你信心的表現。所以假如你要信仰和得到以上所見的一切，你就可以去做一個愚拙的人罷！你愚拙的人啊！你冥頑不靈的人啊！這些信仰於人類、於世界，只有一個陰暗的黑影，卻不是一條光明之路。」（「愚人的祝頌」）這個祝頌，深盼天下馬列毛的信徒靜心重溫一下，想想你們自己，是聰明人呢？還是愚人。

人是理性動物，有理性就有覺醒。先有少數人覺醒，便有多數人覺醒，卽以先知覺後知。由十二世紀起一種新文化就開始萌芽，逐漸發展，至十五六世紀乃大放光明，卽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由復興古希臘、羅馬文學、藝術，而至科學、宗教、哲學、政治，造成了現代世界文化，光芒照耀到地球每個角落，甚至進入月球，不可不說是奇蹟。

不過，西方文化先天的便有偏差、缺陷，卽太重物文（物質主義），而忽視人文。人文本是「下層建築」（馬克思語），但唯物論者卻把它置於上層，而認物文才是下層建築。本末倒置，故愈發展而問題愈多。達爾文、尼采的強權學說，造成帝國主義，培根、亞丹斯密斯的自由學說，造成資本主義。由於此兩種思想，產生諸多弊害，於是到十八紀世末、第十九世紀初，便有康多爾森、聖西門的社會本位主義，卽集體（極權）主義對抗個人（自由）主義。這種思想，顯然地卽一反過去的自由、民主主義。但他們說是進步、革命。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若從社會（集體）本位說，可說是同一物。一八四八年聖西門、傅立榮等曾爲實現社會主義，鬧了一場所謂「革命」，不過旋卽消滅，成爲笑柄，故通稱「法蘭西空想的社會主義」。到一九一四年起，第一次大戰爆發，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利用機會，建立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才算

動，正在密鑼緊鼓的進行兩項工作，雙管齊下，促使香港政府全面讓步。

這兩項工作是：㈠分別聘請在本港執業的皇家御用大律師，並往英倫聘英廷御用大律師，對此作出研究，他們認為，當局的決定，基本上違反了到期地契上明確的規定。香港是法治地區，倘若各御用大律師認為在法律上有權不依照契約重估地稅，則各界社團將考慮向當局要求再減重估地稅幅度。反之，如當局在法律上無此權利，則要求他自動取消。

㈡二百多港九社團短期內將召開全體大會，聆取大眾意見，以決定今後對策。此舉目的在使此項運動成為群眾運動，讓當局知道「眾怒難犯」，將其政策作適度修訂不讓這事擴大或惡化。

削減是玩弄手法

輔政司羅樂民五月二四日在立法宣佈重估地稅修訂辦法，主要根據官契條文而估計的續約地稅，三年起，分五年遞增。李福兆（地產界人士）則認為：當局這種做法是「換湯不換藥」，事實上等於並無修改估價辦法，因為估價不受限制，隨意提高至百分之二十左右，這一來，仍無損於當局利益，這種玩弄手法的作風，對地產方面有認識的人士完全行不通的。如果當局對估價不作出限制，所謂讓步，無法使業主心服。

一般人對當局的所謂「讓步」如此看法，因此羅樂民的宣佈，實際無濟於事；如果當局不作出更大幅度的削減，使一般人有能力應付的話，這是難平眾憤的。另一位地產界人士胡漢輝認為：當局要由其他稅收彌補修訂官契續約政策所減的收入，理由說不通。

香港政府每年有巨大盈餘，對香港命脈所繫的工商界，在可能範圍內，應當減輕其壓力，要工商業能生存，香港才更趨繁榮，香港繁榮，政府會有更大利益，殺鷄取卵的辦法，除非看到香港「氣數已盡」。

氣數未盡

香港真的「氣數已盡」嗎？許多人持不同的看法，代表中共經濟政策的中國銀行，據說已購得銅鑼灣利園山地王，準備興建中國銀行東區分行。耗資三億多元的海底隧道，提前七月可通車。雪藏已久的「地下鐵」計劃，又有實現可能。香港股市，空前活躍，創下一天二億多元交易的紀錄，凡此種種，表示香港氣數未盡，今後會更趨繁榮。更繁榮的香港，對中共的經濟利益更大，中共不但要維持它的現狀，還會極力促進它的繁榮，從而獲得更大利益。

大陸商品已開始在電視中賣廣告，做宣傳。中國銀行在東區建大廈。處處表現中共對香港的政策，是要享受它繁榮的利益，無意將這金蘋果拿到手，使之成為爛蘋果。既然如此，香港政府何必急急摑銀，不把眼光放長些，求取更長遠的利益呢？

香港政府大幅度削減重估地稅是必要的，因為那根本就是一項犯眾憎的錯誤政策。

海底隧道收費貴打錯算盤
求利心切時間迫弄巧反拙

海底隧道將提前七月中旬開放，要通過這條隧道，當然要付出代價，因為這條隧道的建築，曾耗資三億多元，必須從過路者身上收回這筆建築費，然後才講賺利。

不過，這條隧道雖耗巨資建成，但他日它成為港九交通的孔道，汽車川流不息而過，就不難把這筆錢收回來，小數長計，積沙成塔，三億元雖巨，但有四百萬市民不斷奉獻，相信很快很快就會歸本，以後就可長期賺錢。無可否認，這一條隧道對於港九交通有巨大貢獻，使香港交通進入一個新紀元。

前週，隧道收費價格公佈了，一般的反應是：太貴了！以私家車為例，油蔴地汽車渡海小輪，私家車大車收三元，細車收二元，隧道則不分大小，一律收五元，平均是貴了一倍。不過車內乘客隧道不另費，而小輪則每位兩毫，如果車內有五位乘客，就可慳回一元。不過普通車內甚少有五位乘客那麼多，如果細車而坐了兩三個乘客，就剛剛貴了一倍。在這情形下，相信隧道開放後，小輪受到的影響不會太大，除非趕時間，否則慳番一半，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也許，隧道收費定得這麼昂貴，是要早日還本，求利心切。不過，他們應該明白，「薄利多賣」往往是做生意成功的一個秘訣，川流不息與疏疏落落都是同樣的管理費，但收入則相差甚遠。如果收費較為合理，吸引更多車輛從隧道過海，更為上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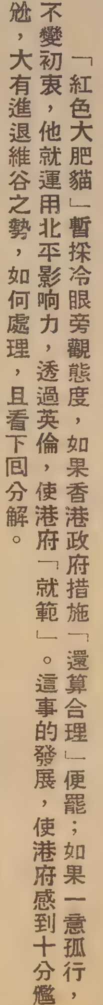
如果因隧道收費昂貴，爭相裹足，只供幾架大巴、小巴和一些貨車使用，那麼，隧道當局就會發覺他們實在打錯算盤了。

相信隧道當局一定不會忘記多年前天星小輪因加得減的往事，為了加價斗零，人們就改搭三等，頭等搭客奇疏，加價之後，他們的收入反而減少。這情形，直到多年後的今天，才似乎漸漸恢復常態。既然除了隧道外，汽車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過海，人們就會選擇較廉價的方法。也許，除了貪新鮮，試一試這條新隧道之後，大家會實行慳番一半，那時候，隧道當局難道又減價競爭？我們認為，定下較合理的收費，會更受市民擁護。

反對重估地稅政策左右派聯合對付
莊重文出面王寬誠撐腰

梁人傑

「紅色大肥貓」暫採冷眼旁觀態度，如果香港政府措施「還算合理」便罷；如果一意孤行，不變初衷，他就運用北平影响力，透過英倫，使港府「就範」。這事的發展，使港府感到十分尷尬，大有進退維谷之勢，如何處理，且看下回分解。



力爭到底

重估地稅問題，在香港工商界中引起極大反應，因爲，九龍許多工業區的地皮快要到期，當局重估，往往三五十倍，甚至多到一百多倍的也有，在這樣的情形下，沒有經濟能力應付這難關的廠商，只有關門大吉，地皮房產都犧牲了。

當局重估地稅政策，的的確確足以扼殺香港的工商業，因此，以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中華總商會爲首的二百多個港九社團，聯合起來，向香港政府力爭。

民間社團反對政府某一項措施而提出反對、請願甚至抗議都不足爲奇；但這次二百多港九社團聯合反對香港政府的重估地稅政策，卻是個特殊現象，前所未見。這二百多個社團中，有左有右，他們竟能一致合作，與政府力爭到底。

左右派團體在香港一向對立，尤其六七年港共暴動時，右派團體一致支持政府，對付倡亂的左派分子，更是涇渭分明。今天，左右派團體竟一致聯合，對付政府，實在是極不尋常的情形。

利害相同

其實，要解釋這不尋常情形的形成並不難，因爲，他們利害相同。他們的團結一致，聯合行動，可說是香港政府促成的。

香港工商界，不論左派右派，他們的立場是一致的，首先，希望能在香港生存下去，然後希望發展，希望賺利。現在香港政府的地稅重估政策，幅度之大，使到一般工廠商店無法生存，更違論發展

爲了政府政策的苛辣，爲了工商界求生的共同立場，因此，他們站在一起，向政府力爭。他們的結合，基於利益立場，政治見解，可以暫時捐棄。

可以說，政府這不當的措施，使左派獲得極好的機會，使右派工商界人士爲了生存，沒法不投進他們的陣營，共同爭取利益。政府對這一項行動，反應很快，立即作出「削減」措施，不過這修訂辦法只是象徵性，基本上工商界仍難以負擔，因而，獲得他們接納的希望甚微。照過去，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政府決定了辦法，照樣執行，商民也無可如何，只好乖乖就範；但今回情形卻不這麼簡單。

冷眼旁觀

因爲，左派不但插手這事，且是暗中居於領導地位，爲了得到右派參加，爲了政府反應迅速，他們更受到鼓勵，決定力搞到底，不勝不休。

目前，領導這運動的，表面上代表了右派的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莊重文；背後有力支柱卻是中華總商會的會長，被外國記者稱爲「紅色大肥貓」的王寬誠。

王寬誠「私下」表示的態度是：暫且冷眼旁觀，看香港政府對這一問題如何處理，如果認爲「還

一意孤行，實行鈔票掛帥，不恤商艱，就會憑他「紅色大肥貓」的地位，向中共反映，要求北平支援，中共運用其影响力，會使到香港政府進退維谷，處境非常尷尬。

香港政府反應的迅速，實際上恐怕不是二百多個社團所代表的若干萬人，更重要的因素，恐怕是感到這幕後支持者可能「興風作浪」而有所顧忌。

爲了「中英友好關係」

目前，英國政府正極力與中共「改善關係」，彼此已建立了「大使級」的外交，凡可遷就中共的，倫敦都會「盡其所能」，因此，一般人的觀察，如果北平政府就這問題向英國大使提出交涉，英國必然作出「讓步」，到時候，香港政府受到英倫「指示」，雖有「刮龍」之心，爲了「中英友好關係」，恐怕也非放棄不可。

這後果香港政府當然也可理解得到，立法局反應如此迅速，表示香港政府也爲這事的發展而憂。平心而論，香港政府這項政策是不對的，且給人一個準備棚尾拉箱之前，盡量生財的壞印象，這印象抵消了他在香港的許多建設，可以說得是一項最失策的措施。

既然這是一項極不得民心的政策，相信到最後香港政府也不能蠻幹到底，他會明白，他們須賴群眾支持，才能使香港局面穩定；從六七年得到的經驗，相信香港政府對這一點「心知肚明」的。



美蘇由共存到合作

美蘇兩國二十四日在莫斯科簽署太空合作協定，今後雙方在發展上，將進行全面合作，使一九五七年以來雙方的太空競賽宣告結束。這一協定，對太空發展固然具劃時期的意義，同時對於地球上的人類亦具無可估量的重大意義。

到今天為止，雖然美、蘇、英、法、中共皆擁有核子武器，但是眞正具有大規模核子戰爭力量的還只有美蘇兩國。美蘇的合作，顯示核子戰爭的危機已成過去，對於世界和平是一項可靠的保障。

太空合作協定，是限制戰畧核子武器協定的前奏曲，後一協定卽將在莫斯科簽署，根據這一協定，美蘇雙方在互相監察之下凍結核彈頭飛彈，並停止進一步發展核子武器，以往認為是絕不可能的事情，現在居然實現了。國際局勢的轉變，出人意料之外的迅速。

經濟困窘 迫美蘇合作

戰後美蘇曾是勢不兩立的敵國，互相以消滅對方為目標，一九五八年起赫魯曉夫揭開了和平共存之幕，經十四年的共處與競爭，現在終於進入共存合作的階段。

這一轉變，當然並非主觀願望的結果，而是迫於現實有不得不然的客觀原因。

就美國方面來說，太空競賽、核子軍備、越戰，這三大開支，已使這個黃金之國東倒西歪，被視為國際貨幣的美元，不斷發生貶值的危機，在經濟上必須實施止血手術，否則將更進一步惡化。就以太空競賽來說，單是送人到月球的太陽神的計劃就耗費了三百億美元，近年以來，太空經費經國會再三削減，致太空計劃不得不放慢腳步。美國太空工作人員原有四十萬人，現在削減了一半，二十萬人已陷失業狀態，情況之尷尬，不言而喩。現在與蘇聯合作，不但可節省經費，並且可以從容為之，不必爭先恐後，好處不止一端。

就蘇聯來說，一九五七年雖然搶先發射人造衛星，成為第一個太空國家，但是後經美國急起直追，終於搶先送人登陸月球壓倒蘇聯。蘇聯原也有登陸月球的計劃，因太空船發生故障，兩個太空人喪生後，信心大受打擊，而且在經濟力量早已感到有心無力，絕無法花三百億美元來發展太空船，追上美國；今後與其被美國拋落越來越遠，不如及早與美國合作，共享共榮。因此美蘇太空合作，在經濟算盤上打得很響，這是最大的誘因。

始作俑者是中共

達成太空合作及限制核子軍備兩項協議之後，對焦頭爛額的美國經濟是一顆定心丸，今後只剩下越戰一項大開銷，美國將可從容應付了。

這樣說來，莫斯科的高峯會談和協議，對美國來說收穫太大了。換言之對北越則大大不利。美蘇公然的妥協合作，使北越的政治地位尷尬萬分，因為它出動十一師大軍進侵南越，所用的坦克、大砲全是蘇聯供應的。後台老闆既已和美國合作，小伙計心中怎能不慌？再者，美國在解除對蘇聯的太空和核子競爭之後，可集中全力對付北越，今後北越感受的軍事壓力必更強勁、持久；北越怎能不慌？因此當尼克遜首途赴莫斯科之際，河內卽大喊：「尼克遜是奸險的陰謀家」了。

蘇聯冒着出賣北越的罪嫌，毅然與美國停止敵意的競爭，從事友善的合作，與中共邀請尼克遜訪問大陸關係至鉅。因為中共妥協在前，蘇聯不過跟着走而已。因此北越當局想來想去，最可恨的還是始作俑者的中共！

中共和蘇聯爭相與美國妥協，使美國一箭雙鵰，國際地位大為有利。這一有利形勢，可加強美國對北越的立場，看樣子北越的囂張猖獗，到此已經走到盡頭，不能不考慮回頭了。

·萬人雜誌第二四○期目錄·

美蘇由共存到合作……每週評論 一
反對重估地稅政策左右派聯合對付·莊重文出面王寬誠撐腰……萬人傑 二
有黑暗就有光明……繆山 四
再談「五七一工程紀要」……岳騫 六
還啃得下去嗎？（漫畫）……朱子寒 七
周恩來的電視談話……崔羽 八
李耀文到坦桑尼亞幹什麼……待旦 九
老毛為何幹掉林彪？……胡養之 一○
蘇聯能超越美國嗎？……陳家祥譯 一三
橫眉語……萬人傑 一四
認識中國：革命·革心·革性……柳以青 一五
新成立共和國的錫蘭……資料室 一六
怪事·珍聞…… 一七
短篇小說：下陰間（上）……田韋 一八
法律與秩序……高本清 二○
話說大人……寒山碧 二○
香港真假左派的悲哀……兆華 二一
丹麥女王馬格麗特……張云德 二三
中州風雨（長篇小說）……馬行田 二四
蹄聲劍影錄……宓琴 二六
成都五·六慘案紀實……袁懋如 二七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九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六月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二室
電話：H七三五○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二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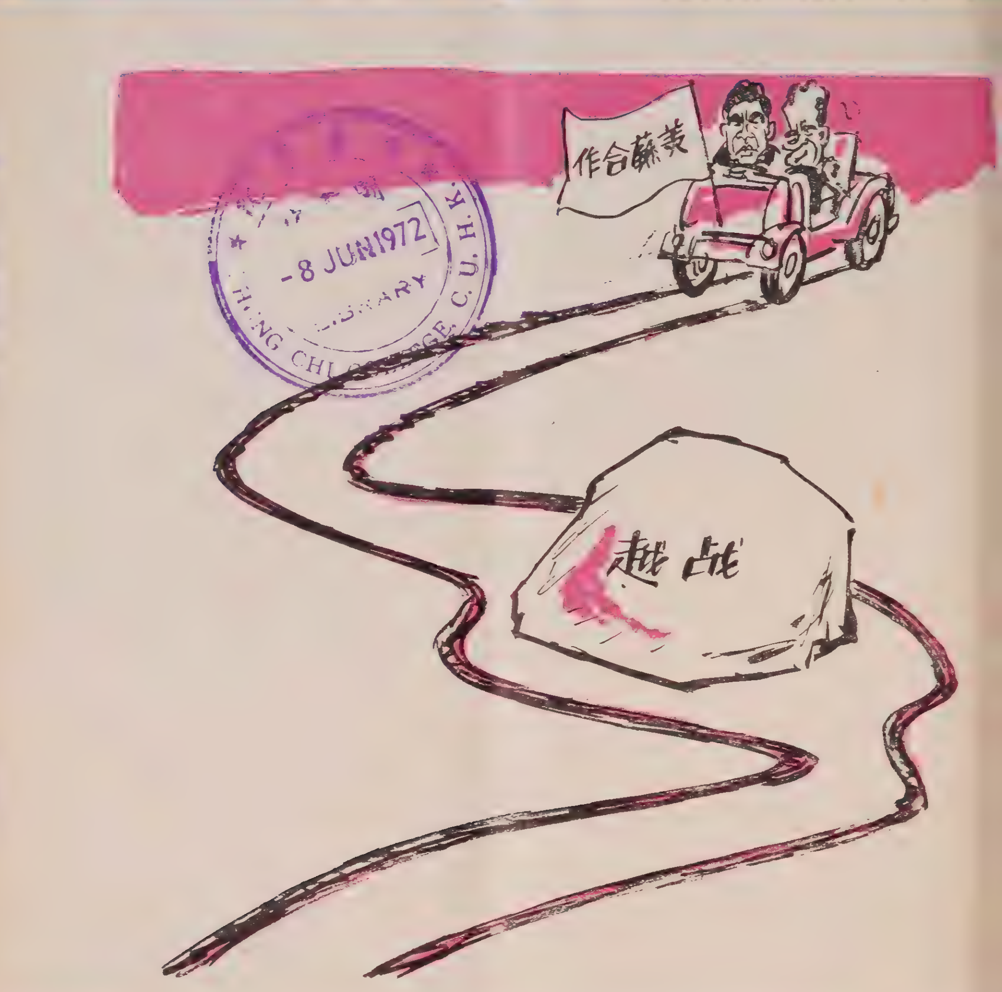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四〇期）

他們是怎樣開過去的？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美蘇由共存到合作……………………每週評論
反對重估地稅政策左右派聯合
對付・莊重文出面王寬誠撐腰……萬人傑
有黑暗就有光明…………………………繆　山
再談「五一七工程紀要」………………岳　騫
周恩來的電視談話………………………崔　羽
李耀文到坦桑尼亞幹什麼………………待　旦
老毛為何幹掉林彪？……………………胡養之
蘇聯能超越美國嗎？……………………陳家祥譯
認識中國：革命・革心・革性……柳以青
新成立共和國的錫蘭……………………資料室
怪事・珍聞…………………………………
短篇小說：下陰間（上）………………田　韋
法律與秩序…………………………………高本清
話說大人……………………………………寒山碧
香港真假左派的悲哀……………………兆　華
丹麥女王馬格麗特………………………張云德
成都五・六慘案紀實……………………袁愁如

屈武圻著「成功學」出版

由屈武圻執筆，在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的「成功之鑰」，憑其做人處事的經驗，指引出成功之道，可以說是事業南針，因此連載以來，備受讀者歡迎。數年前「成功之鑰」刊成單行本，暢銷一時，引起歹徒垂涎，翻印偽版。現將「成功之鑰」的第二部分輯成專書，名為「成功學」，業已面世。此書內容包羅廣泛，與「成功之鑰」同樣精彩，可以幫助你成為一個成功之人，不但初出茅廬的青年人要讀，出道已久的中年人也值得借鏡。每冊零售三元五角。總經售：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各大書局均有代售，歡迎郵購，不另收郵費。

萬人傑新作「雞尾小姐」出版

萬人傑新著「雞尾小姐」，是[illegible]第二輯，包括有[illegible]一種味，不但可[illegible]一[illegible]，也可[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本書[illegible]出版。[illegible]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illegible]二室，歡迎郵購。

萬人傑語錄　[illegible]定價[illegible]

左道旁門　[illegible]定價[illegible]

大人物與小人物　每冊定價三元

牛馬二集　[illegible]冊定價[illegible]

萬人傑上列著作亦可郵購。

珠江三角洲梟雄傳

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抗戰前後，局勢紛亂，地方治安如羣龍無首，以致撈家乘時輩出，匪盜四起。各著名撈家傳奇事蹟風傳各地，每為人們喜聞樂道。子家先生著「珠江三角洲梟雄傳」，乃選擇撈家輩中之突出者，將其生平事蹟忠實記載。內容包括「市橋皇帝李朗雞」、「騎劫海剛丸」、「大天二火拼」、「獨行大盜十三行六」、「台山女盜單眼英」等多篇，資料翔實，筆法生動，道人之所未聞。宇宙出版社出版。經銷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全書二百四十三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萬人詩壇

壇主　董力行

(一)曩遊紫邑過林田，小憩停驂在路邊，
亭畔初逢如舊雨，封侯不願識荆先。

(二)參議金城立論公，榮膺副選位尊崇，
當年赤燄彌天日，獨矢堅貞不染紅。

(三)隱居藍地臥東山，侍奉椿庭不畏艱，
孝友彰彰咸讚譽，凋殘橋梓淚潸潸！

(四)三春時節落花天，處處悲聞泣杜鵑！
瞻仰遺容魂欲斷，傷心不禁淚凄然！

謝安邦先生，爲前紫金縣副議長，當金城淪陷，獨矢堅貞，扶老父間關來港，築室藍地，顏曰：「東山園」，年前其父半身不遂，安邦先生問安視膳，克盡子職，咸稱爲孝子。今橋梓先後凋謝，殊令人黯然神傷也！

拜讀萬人詩壇諸先生名作書感

鄭維珍

(一)五車學富久飛聲，漠漠雲烟筆底生，
漫道洛陽傳紙貴，天鈞悠韻九霄橫。

(二)篇中自有連城價，風雅新聲滿四鄰；
應與前賢相仲伯，燈前一唱動三神。

(三)縱橫翰墨意湛深，啓我心茅字字金，
響遏行雲流麗韻，合留高廟靜中吟。

(四)凌雲健筆氣橫秋，滿紙珠璣照斗牛，
莫作尋常凡品看，錦心繡口傲曹劉。

(五)壇中個個盡風騷，神筆難摹律調高，
何止陽春和白雪，川前一嘯起洪濤。

(六)輕搖才筆滿風情，變體新裁百態生，
豈只佳人會傾國，清詞麗句總傾城。

登醉瓊樓（逃亡十週年）

黃　嚴

爲有昆朋約，登樓興正遒。
酒原桑落美，茶是雁來優。
得句思風發，談天憶水泅。
年年此夕醉，富貴復何求。

牛頭角徙置區做坭工感賦一律

傅　裕

(一)牛頭角畔復興村，斬棘披荆闢樂園，
幾許碧蘿牽補屋，數株綠樹影遮門，
驚心歲月輕彈指，敝屣功名重酒樽，
世外飛塵紅不到，更無消息聽啼痕。

(二)結廬一角枕山窩，四面疎籬繞女蘿，
靜聽鶯聲鳴翠柳，閒看鷗隊戲滄波，
更生自力求人少，滌恨銷愁借酒多，
野草春風吹又綠，王孫底事尙蹉跎。

尖沙咀夜景

梁　莊

鐵腕揮鋤闢土方，汗流夾背浴驕陽，
英雄落魄寧屠狗，壯士堅貞且牧羊，
儘說布衣能復國，敢誇襤褸可開疆，
勞其筋骨渾閒事，志切中興步少康。

迢迢艮夜月如圭，點點繁星入海低，
隔岸天穹排玉燄，沿濱堤畔掛虹霓，
池心水柱噓龍氣，號角聲喧躍馬嘶，
萬盞燈光籠宇宙，翻疑太乙又燃藜。

寄金陵故老

劉　棟

(一)默對窗前霜雪飛，遙憐兒女泣寒衣；
蒼天若恤人間苦，大地應回堯日時，
底事潛龍仍不起？忍教莽虎妄施爲，
毋忘在莒言猶在，因勢驅牛莫再遲！

(二)漫天莽莽似狂瘋，世道衰微吾道隆；
共挽穹弓射皓魄，同將長劍誅毛蟲，
揚帆渤海登津浦，飲馬黃龍歌大風，
自有英雄來餞酒，何愁冠蓋不雲從。

春遊沙田（六首）

藍　天

(一)沙田嶺畔百花齊，三月遊人擁滿溪，
回首凝看山上石，似聞怨婦暗悲啼。

一點痴情心似石，動人佳話古傳今。

(三)貞靈化石歷千秋，只恨郎君不轉頭，
最惜無情千尺淚，空教寡婦候歸舟。

(四)爲謀生計走天涯，足踏環球萬國街，
情網難牽閨裏月，床前徒有合歡鞋。

(五)貞婦芳名萬古留，途人見石總搖頭，
傷懷感極知誰是，異地孤鴻泣最吻！

(六)隔山萬佛已鳴鐘，悵候歸音撫獨松，
寄語望夫山上石，千年苦別會重逢！

島居雜感

梁樹森

誰信桃源刼外天，喧闐鑼鼓擾孤眠，
兒童慘死菠蘿陣，志士遭焚羽化仙；
池裏鴛鴦翻錦淚，帘中酒色醉華年，
萑苻不靖緣何事？放眼繁榮近逝烟。

附註：鄙人居址，樓上下有匪工會二所，日常鑼鼓喧天，開會唱毛歌。回憶一九六七年北角區兒童死於炸彈，及林彬兄弟志士被燒慘死等……又港島黃色報刋，電影等，充斥市場，遍地架步，鴛鴦池、酒帘、無上裝等類，多如牛毛，爲害社會青年，至深且鉅。

三月節雜詠

韓粹然

(一)寒食

寒食於今火爨開，燒茶燒飯照常來，
得其所矣之推死，苟息何曾活下哉。

(二)清明

清明如晦會清明，如此風雲喜雨聲，
我亦言歸先省墓，纔溫土話問鄉情。

(三)上巳

春禊重三上巳辰，太陰曆舊太陽新，
由來姓氏來封建，我是昌黎後繼人。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册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幸福」「偉大」聲嘶力竭 回歸論者形同喊驚婆

喊驚婆在七十年代的香港，已被淘汰殆盡，但在二十、三十年前的香港，入黑之後，街頭巷尾，常會看到，她們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婆婆，蹲在街燈腳下，焚香化寶，手裏拿着一件小孩子的汗衣，不斷向地上用力拍，口中唸唸有詞，大多數是東莞口音：「歸囉，歸囉；亞蝦仔個魂頭快快歸囉……」其聲淒厲，令人不忍卒聞，據稱可將因受驚而生病的小孩治癒。

聽說當年有一位喊驚行業中的佼佼者，已忘其姓名，人皆以喊驚婆呼之，其年已超半百，生意頗為不俗，有一天晚上，她正在雇主門前喊得起勁的時候，有位大嫂氣匆匆地跑到來對她說：「喊驚婆，你個孫喺街邊玩，俾架汽車喺佢身邊駛過嚇親，而家坐喺地處，面青唇白，唔識出聲，你快的同佢喊幾句，醫番好佢嘑……」喊驚婆立刻把手中拿着的小汗衣拋去：「喊乜鬼呀，你估眞喺駛得嘅咩，快的幫手同我打個電話叫架十字車，車佢去醫院醫就眞。」

雖然舊式的喊驚已成絕响，新式的喊驚卻接踵而來，正在喊得震天價响。「回歸咯！回歸咯！回去過幸福物價穩定，那邊租金低廉，……」奇怪！這班喊回歸的人雖然喊得聲嘶力竭，可是個個都好像屁股上了膠漿，坐言起行的卻一個都沒有，既然言者不敢以身作則，聽者當然無動於中，所以這次統戰注定慘敗，雖然他們將春節回鄉救濟的十數萬同胞，當作受感動而回歸，向上頭領功，可是頭頭們都是啞子吃湯圓，——肚裏有數，深知那些人個個都是放下救濟品就立即回港，除了因受嫌疑被扣留之外，沒有一個願意回歸留下來過「幸福」的生活。

過些兒，頭頭覺得這次統戰失敗太丟臉，檢討起因，一定會歸罪於這撮喊回歸的人，認為他們都是死剩把口，會講唔會做，把回歸運動搞到水汪汪，為挽回敗局，下道命令，凡喊歡送喊回歸的人回歸大會，大事宣傳，以示今回冇賣假藥，各位同胞，盍興乎來，庶幾有多少收效。

到時這撮喊回歸的人就會

痛恨當時說話多，
好似肚瀉把屎痾；
而家後悔時已晚，
只有頻渝別老婆。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閉門著書此非其時

（嚴正）

編輯先生：

據本人所知，有新界某先生，在那裏廢寢忘餐，著書立說，以其「行行出狀元」，有千日的耕耘，自不無百日的收穫；其志行可嘉，其鑽研勁和精神亦不可及，惜乎以有用之才，虛擲於虛無渺杳之地，故其所作鉅著，即使滿篇盈册，或者汗牛充棟，人們知其難而「無暇」一顧，亦等於珠玉紛呈，其本身即寒難於為衣，飢不得為食，以其關緊廟門展覽作非賣品就可以，若說是銷數嗎，我敢保證其「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當今治世之道，學術多矣，捨格物致知之各種科學而不談而不研究，捨國父孫中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之學理、精神而不研究，不發揚推廣，單單鑽進牛角尖，死胡同，想把虛無渺杳之「設教」，而「啟發」世人，挽救世亂，眞可謂用力多而成功少者也。殊堪一嘆！

，像中共頭子毛澤東所行的極權獨裁政策，最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尚且難免鬬垮鬬臭，以致一死，倘有同打江山之彭德懷、劉少奇、陳伯達、黃永勝等，亦同遭鬬倒，難逃厄運，何況越南和中國，是有國家之分，回想中國大陸赤化後，自己同胞被無辜鬬死、打死、餓死，何止千萬人，毛共執政人尙無動於衷，直至現在偷渡到港、澳難胞，尙且不能放過，大陸同胞有做無溫飽、捱飢受凍，視若無覩，竟將人民的汗血脂膏，抽盡刮盡，幫助其他同一鼻孔出氣之小國，並策動資助自由國家中立國家境內之叛亂分子，實行統戰陰謀，沉醉於赤化世界迷夢，請問寫此篇社評之主筆作何感想。

須知南、北越之戰，正是北越侵略越南之戰。該社評內報導北越進攻廣治時，一個多月中猛轟了三萬五千多發大砲，每日向城內開砲約三千發，最後一天開了四千六百發。試想想北越與南越，從前原是一個國家，同是一家人，越共為了爭權奪利，不顧國家前途，乃開啓戰爭，將大好河山，一分為二，而北越竟野心勃勃，欲吞併越南，甚至出兵進攻寮、柬隣國，想一舉統治印支半島，北越對南越同文同種，尙不念情。而該社評主人竟慷他人之慨，欲賣弄風情，暗示抬高毛共身價，將三國之呂布武力厲害來比喻中共厲害，說什麽『如果中共挺身而出，出兵五十萬大軍到滇桂邊境，直下命令北越軍撤回十七綫，美軍全部撤出越南，美國負責清除所佈水雷，立即停止轟炸，印支全綫停火，相信北越、越共、南越、美國四方面政治解決，由他自己坐談』等語。我想這個社評主筆，不是神經，便是無知，回思南越與北越自劃分分界綫後，南越有無向北越侵擾，反而北越暗中幫助南越土共，直到現在更不顧日內瓦條約，一手撕毁，揮軍越過十七綫，攻打廣治、安祿、崑嵩等地區，請問戰爭責任，是誰應負担。中共見鬼怕黑，參加韓戰時，損失軍隊百幾二百萬，物力財力，損失之鉅難以估計，美國目前志在與北越談判釋放美俘問題，如美俘一日不釋，美國決一日不罷手。請問毛共能有多大魄力，迫使北越釋俘。如果各方面，不聽調，進攻南越，派遣飛機、戰艦，再來一次韓戰，重與美國一分高下。目下美國佬再無如此單簡，那時來一個核子戰爭，中國人生命慘矣，若中共退縮，則顏面何存。到時惟有由社評主筆（如有家人則）率領家人等直到北越，以志願軍名義，參加北越隊伍，執戈揮軍南下，一舉解放越南，統一全越，那時北越、越共武元甲、春水、阮氏平、黎德壽及全越人都公選你為南北越統一戰綫共和國太上皇，甚至死去的胡志明主席亦會恭請你大擦一餐，何其威也。

（中華民國五月十五日同仇上）

報紙文章應對公衆負責 不可隨意刊登失實戲言

編輯先生：

寫文必須「言之有物」，即講事實、說道理，決不可杜撰、亂扯。二十年前中共陷北平後，本港一家報紙說顏惠慶飛往莫斯科，又說（當八路軍陷滬後），顏惠慶出任某某會（？）會長。其實，以八十多歲的顏氏患風濕病早就隱居滬濱，概不問國事了，連樓都不能下，怎會飛莫斯科呢，有何必要？會長名義可能是投機分子硬給加上的，也決不可能得到他的同意。

為爭釣魚台事，又有怪聞，報載說是慈禧太后為了報答盛宣懷以該台出產藥草治癒了她的風濕，因此下手詔以該台賜給盛宣懷。此手詔聞現存在盛的孫女手中，今報紙競載，宜若這是事實了。但據專門研究清史制度的人加以考証，竟然是僞造。㈠因與盛當時官銜不符，㈡而手詔也不合格式。㈢此等大事，對盛是無上的光榮，但在他的年譜內，竟隻字未提。

本港某監獄逃走一犯人，不久一獄吏退休，各報皆稱此獄吏是被革職，不料惹得葡籍獄吏冒起火來，向法院告各報一狀。採訪員當初何以不探詢清楚呢？

某大報副刊，多為考証文字，久為士林所重視，不料最近也鬧出「烏龍」，硬把「北平大學」當做「北京大學」，因此寫出許多可笑的瞎話。北平大學法學院在宣武門內前國會舊址，何以說設在中法大學呢？

有人說馬思聽又要回大陸了，當詢問袁懋如小姐。袁小姐力斥其非，今果然到台北了，且聲明「要追隨蔣總統打回大陸去」。

十天前某報即云安祿已失陷，但至今（五月六日）確仍在南越軍手中。報紙出此醜態，細心人當然不會看的，一傳十，十傳百，皆曰那是「造謠報」，自然難以再立足了。

一閱報人敬啓 五月六日

內銷雜誌稱毛為「中國」 讀者懷疑它立場有問題

編輯先生：

當我翻開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出版的第二二八期「婦女與家庭」畫報，就覺得這份刊物不再像從前的樣子了，這份以婦女為對象的刊物，立場有了問題。

二二八期在一篇介紹「紐約的夏裝」的那篇東西的文前，該刊特別鄭重地加了一個「編者按」，加這個「編者按」的目的在於說明「尼克遜訪問中國後，中山裝就流行起來了。」特別強調「中國」兩字。販賣政治「私貨」的手法十分高明，與「新左」同出一轍。

假如這份刊物不內銷台灣，我們絕對不會對它提出責難，然而，據說這份刊物在台灣「頗為暢銷」，我們就有責任喚起讀者和當局對它的立場加以注意！

李家豪上

也爆棚，人一多，衛生各樣跟着差起來，生病和死亡的人數越來越多。而中共一貫來對逃亡者視作叛逆，死了就是比死一條狗也不如。

應該不忘仇恨

現在香港有許多人是從大陸逃亡來的，我相信大家每日都心懷祖國，以及逃亡時的艱苦，有的人甚至在邊界一望大陸的情況，便痛苦地想起昔日的飢餓。可是也有些善變忘本的人，在香港左仔的鼓動下變成壞蛋，專搞風搞雨，不惜危害中國人民。這些逃亡者，不應該自我反省一下嗎？

我們獲得自由已有十年了，回想一下逃亡的慘痛史，當更爲自己之有今日而慶幸。我們應該講出我們的心聲，永遠不忘祖國親人仍陷苦海，盡自己的力量，爲反攻復國做點事，爲救大陸的七億同胞而努力。一天不消滅共產黨，雖在自由的香港生存，也等於處在死亡的邊沿。

張文

「萬人協會」簡訊（三十一）

國語班開課

本會舉辦的「國語訓練班」，由五月二十二日起正式開課。

國語班分甲乙二班，甲班逢星期一、三晚，乙班逢二、五晚在會所上課，每晚暫定授課一小時，但不是硬性的，以後視情形而定，若有需要，會冗爲延長授課時間。

爲了方便學員，我們在分班時已盡可能作了最週詳的考慮，先是與報名者電話聯絡，由學員自己選擇班次；又爲了方便一些在九龍工作的「同學」，將其中一班的上課時間由原定晚上七時半改爲八時，讓部份在九龍上班的朋友，能有充份時間「走讀」，渡海聽課。

雖然如此，但仍有兩位朋友因爲目前學業太忙而無法參加國語班，我們只好對遲遲開辦而深致歉意，並且答應等第二屆開始時，再通知他們。

其中有幾位朋友，沒有在報名表格上附寫電話，聯絡不到，因此在分班時未能先徵求他們的同意，顧此失彼，萬望原諒。

國語班由宋德科先生講授，宋先生辦事認真，除了國語之外，粵語也說得一樣好，因此授課時，學員都能了解，不會因言語不通而減低進度。

由於有兩位朋友忙得無法參加，因此國語班尚有少許學位空缺，有意學習國語的朋友如果即日報名，仍可趕得及在下週做個「插班生」。

請投稿會刊

「萬人會刊」籌備期中，收到稿件不少，散文、小品、雜論、新舊詩詞，各樣都有。有些會友寄來他們的作品，聲言從未投過稿，因看到簡訊而破例捧場，嘗試寫作，但細看會友來稿，不少極有份量，文章水平與名家作品不遑多讓，如果不是作者自我聲明，斷難相信這是第一次嘗試。「會刊」創辦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藉此發掘一些有寫作能力的未來作家，鼓勵他們多寫，現在，我們更深信會友之中，能寫的不在少數，希望躍躍欲試的會友不要再猶豫，馬上動筆投寄大作來，爲自己的刊物爬爬格子！

足球隊消息

本會足球隊爲響應本港的「掃毒運動」，已報名參加港九小球總會主辦的「掃毒盃足球聯賽」，這是本會足球隊第一次參加外界的小球聯賽，足球隊列位成員均表示悉力以赴，不計勝負，旨在切磋球技，吸取經驗，並藉此響應饒有意義的反吸毒運動。足球的體育精神可嘉，預祝他們鴻運亨通，捧盃而歸！

先鋒社活動

本會屬下「中華青少年先鋒社」一群同學，提出「強國必先強種」的口號，擬辦有益身心的野外強身活動，內容包括遠足、步操、露營、爬山、救傷、繩結等，先鋒社並設有「集郵組」，專門負責交換各地郵票的聯絡工作，各校同學及各界青少年，如果有集郵或集體活動的興趣，可逕與該社聯絡。

「張贛萍先生逝世周年文集」出版啓事

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爲本刊故執行編輯張贛萍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爲此特出文集一冊藉表悼思。該書逾十萬言，內附先夫生前生活照片多幀，將於日內出版。因屬非賣品，本刊讀者如需惠索，請詳列姓名、住址，附回郵郵費（本港七角五分；海外平郵港幣一元一角），逕函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方程先生收，當即寄上。書印千冊，按來信先後奉寄，贈完爲止。

張谷志蘭啓　五月十六日

「明報」社評荒謬怪論 比喻不倫肉麻當有趣

萬人傑先生：

本月十四日明報社評，請北京唱一齣「轅門射戟」的荒謬怪論，簡直令人看了會噴三日飯，這個社評主筆，根本沒有評論世界大勢的眼光，信口雌黃，滿紙胡言，將越南人的姓名和中國人的姓名相同，便比喻爲堂兄堂弟，認親認戚，真是一個大笑話。共

及應到，你就倒霉得很，共幹立即走過來將你的砵頭搶走。喝令你走出飯堂，到晒穀場受處罰，站着受猛烈的陽光曝晒。通常把人們晒到差點兒發暈才叫他們開工。哎！眞正慘，受了刑罰，還要餓着肚子開工，任務不完成，下午飯亦報消。這個牛馬「飯堂」不知製造了多少飢餓的人們出來，亦培養了多少反共志士。

各地飢民流竄

共幹把人民當作穿了鼻子的牛一樣，勤時加點草料，懶時不給吃，任由玩弄，隨意驅策，人民既是吃不飽、穿不暖，幹是死中求生，活罪難受；不幹亦是死，不如來個逃走，盲目流到各大城市去，希望在這些城市找尋一綫生路，男的賣力到中共緊急趕建的各種施工工程中做苦工，或者到各種水利工程工地上作石工，賺取黑市工資，買黑市糧吃，維持半飽的生活。女的到城市嫁給工人，全是一廂情願。不願嫁的也一樣找苦工做，甚至走投無路時出賣肉體，來作暫時性的求生方式，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由於共產黨大量製造飢民，只顧吸取民脂民膏，各大城市和市鎭，盲流的人一日多於一日，治安一片混亂。共產黨就建立「收容站」廣泛捕捉盲流的人（而當時稱這些盲流的人爲散仙），共產黨把這些「散仙」捕捉到「收容站」裏，強迫做苦工，一方面暗地調查他們的家庭背景，然後根據調查的報告，還要看當地共幹的意見如何而處理。一些平時與共幹無忤可以被送回鄉工作；如果平時與共幹不和，那就得送去遠處勞改。當時是

產黨這一着可才把飢民暫時阻止不敢盲動到城市流竄。

錦上添花・落井下石

「公社化」後，共幹集中開會討論，決定計劃開展「小田變大田」浪費勞力的工作。以政治運動的強制方式，提出什麼「苦戰三年，趕美超英」等宣傳」、「大煉鋼鐵，趕美超英」等宣傳口號。但各地的共幹都是自私鬼，爲了製造「典型」，就提議搞「重點生產」，由公社共幹指揮各隊的共幹，今天調多少勞力到某「先進」隊工作（帶糧食前往），明天調幾多勞力到另一「重點」隊集中生產，成立一個臨時露天集中營。有些一向來人力少的「後進」生產隊，已經無人可調，唯有把老人和孩子驅往充數，這樣一來，不少生產隊便成了眞空，無人過問本身生產隊的生產，田地荒廢了，只是把個別條件好的隊變成「典型」，滿足共幹的虛榮心。

共幹調動人力，更是絕不合理，比方天寒時沒有棉被的調到外邊要靠他人的棉胎保暖睡覺，或者兄弟倆同冚一張被，本來若把他兩人同調一個集中營就好過得多。可是共幹則相反，硬要把你倆分開，不論你有什麼困難，調到那裏就是赤着身睡覺也要到那裏。把家人強行分離。每天見到調動的勞力帶着行李從那村調到這村，活像是走難一樣。

被調去外地的人力，連臨時搭起的布帳也沒有，只得睡在露天的地面上，任由風吹日晒雨淋。由於白天工作到半死，晚上睡覺在地上，濕氣上升，身體健康良好的人，還可以挨得

風濕病，今日腰骨痛，明日腳痛，看醫生又無錢，有的活活變成癱瘓，失去了勞動力。

逃亡才是生路

一九六二年大飢餓的浪潮雖然緩和了一點，那是劉少奇做了國家主席後實行「三自一包」不再集中勞動，公社已經瓦解，農民分得小小的自留地，把生命寄托在這小小的自留地裏面，到了收成時能得到幾餐飽飯吃；但是問題還未解決，還要挨餓。農民知道共黨所推行的都是波浪式政策，一旦沒有自留地，恢復本來面目，還是死路一條。不如趁現在還有點氣力，碰一下運氣，希望僥倖能逃到港、澳兩地找生活。因此就有大批的人偷越邊界，初時共軍還是不肯放過偷越邊界的，把大批飢民捕回來，可是這些飢民連共軍的糧也要吃掉。在共軍

死，想起自己的父母兄弟也是一樣受苦挨餓，不如來個視而不見的順水人情，讓他們走過邊界求生。

一位目擊的共軍曾告訴我：「當時逃亡者是成群結隊而來的，他們見了解放軍就喊我們是飢餓的中國人民大眾，你們也是中國人，解放軍你們開恩吧。飢民這樣喊叫，我身爲守衛國土的軍人，怎能加以捕捉呢？只得裝作聽不聞，看不見，讓他們携老抱幼地越過邊界。幾天後，上級指示：不能讓這些壞人越邊界到香港去，他們這班壞蛋一走到香港就要作反，通通要加以捕回來處理，決不能輕易讓他們走到香港。這命令一下，我們又來捕捉逃亡者。到這時香港也突然下令將逃亡者截解回大陸。這可能是香港人口太多之故，逃亡者才被壓制下來。」在大陸不知的人還是大量逃亡，被捕回者越來越多，臨時「收容站」

萬人意見

好了瘡疤不忘痛 逃亡十年感慨多

編輯先生：

當此五月逃亡潮十週年之際，我也想談一下往事與個人感受。一九六二年大逃亡的慘痛，當然要追溯到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綫」的所謂三面紅旗在。祖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屈從赤化之後，經歷了無數次的政治運動，人民受盡慘絕人寰的禍害，已經談虎色變，處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境況中。生命所受的威脅，日日加重。唯一希望就是王師早西征，解救他們，不過只是默念在心上，不敢公開表達。

「三面紅旗」的禍害

毛澤東以「三面紅旗」作爲他奴役中國人民的手段，把中國人作牛馬一樣看待，任意魚肉。三面紅旗剛提出不久，接着而來的就是大獻五金，把中國人民祖傳積蓄下來的一切金、銀、鋼、鐵、錫全部無價錢的獻給黨，如不就範的拉去「勞改」，強迫做苦工，晚上迫掘他人的山墳，使到入土爲安的骨頭，也難倖免，被用來作肥料。每一個晚上都要掘三、五個出土，[illegible]累死了不少。接着便是刮共產風。強行拆卸民房，限令搬遷，來個移民併村，今天搬遷到這兒，明天要再搬。還規定在休息時間和黑夜搬家，據說這樣才不妨礙生產。人民流離失所，比起日本鬼子侵略中國時走難更甚。所以在我們鄉中有句流行語：指共產黨「衰過日本鬼」。受害者是工農大眾，農民以土地爲他們的生命根子，工人以農民所生產的農作物而維持其生活，如果農業一旦失收，首先受到打擊是工人，這一致命打擊，是全國性的，不是個別單位。從歷史上看，那一個朝代不是因爲農業失收而造成天下大亂，直到滅亡。換句話講中國是靠農業爲根本，農民處境日益不好過，共產風越刮越兇，共產黨就來個生產比賽運動，把原有的田地進行所謂併田、併塘，搞「豐產田」、「衛星田」、小株密植。報大面積，虛報產量。這樣「比賽運動」轟轟烈烈地在大陸進行。凡是開會時，必定爭報第一數字，「生產比賽」一時間變成「說謊比賽」，人人都以大砲車得響爲榮。這一虛報數字，雖然造成後來的悲慘教訓，可是浮誇風氣直到現在還沒有改變。

強迫集中幹盡壞事

毛澤東提出「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歪論，口號一提出，大陸各地開始「爭上游」。當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後，飯堂跟着成立。這些飯堂實際是臨時集中營，亦是牛馬欄。「放牧」的共幹在吃飯時，看見有的人吃得快的，就開會指出批評，冷嘲熱諷地指着「吃飯是上游，幹活是下游」，「連吃飯錢也做不夠」，罰他挑水給飯堂使用，如果誰敢反抗，便得在飯前飯後交代思想，如果不承認思想不滿，那你今晚不要睡覺也吃不消。因爲明天還要受罰，不準中午休息。吃飯太慢也是反革命，原因是怕眾人一走你就把飯堂的東西帶走，也一樣受到處分。個個爲了免惹禍上身，吃飯時必先看共幹的嘴臉。其實吃飯必定有快慢之分，吃快吃慢是各人的習慣，那裏有共產黨這樣橫蠻無理的呢？連吃飯快慢也要當反革命辦，這是什麼世界！

另外，每天吃飯時共幹必然來個政治宣傳：「爲了大家能過好日子，響應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有必要集中吃飯，方便開會和隊長分配工作，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讓大家明白今天的幸福是毛主席給我們的，我們應要跟毛主席走，大家明白未？還有我們在飯後不得擅自走開，等到隊長安排好工作才走。必要時大家討論生產問題 約鐘開工大家一定要遵守紀律。」諸如此類政治垃圾歪論，每日皆是毛主席好，使人聽之而討厭。

吃飯不自由已經令人吃不消，後來還來個吃飯革命化，一律用砵頭盛飯。每砵都是同樣滿。把飯盛好的放在檯面，讓共幹逐一逐二看過，如有不對即行沒收，無飯吃。吃飯前必要大家高唱髒歌，然後才準吃飯。當吃

汪精衛當副總裁始末

—初覺—

汪精衛在國民黨的地位，誰都知道，是與胡漢民同被視爲中山先生的左右手的，甚至是僅次於中山先生的唯一繼承人。當武昌起義成功，南方同志，擬成立臨時政府，俾與清朝抗衡相持，中山先生尙在美國未能及時趕到，領導此一政府的人選，各方意見，紛紛莫決，素以偏激著稱的章太炎，就說過這樣的話，「以功莫如黃克強，以才莫如宋漁父，以德莫如汪兆銘。」可見他那時的聲望，早已凌駕於一般黨人之上，後來同盟會改組，中山先生當選爲國民黨的理事長，不久，卽出國到日本，所遺理事長一職，暫交宋教仁代理。可是有一部份同志，便主張索性舉汪以代，幸爲胡漢民加以勸阻，而汪亦謙讓，不敢接受，從這些地方，我們更可看出汪氏的領袖作風，早在國民黨中，就已打好了人事基礎，除了中山先生外，他是不願作第二人想的。所以一到中山先生去世，他就不惜出賣患難相交剛嚴正直的胡漢民氏，取得國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終使才告壯大成爲最有實力的執政黨，發生分裂，以後汪、胡兩人，就再沒有携手合作了。他與今總統　蔣公，在廣東政府初期，原是很相得的，乃亦由於俄共鮑羅廷居中挑撥，以致厥好不終，爲了中山艦李之龍陰謀叛變一案，蔣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制於機先，汪氏反大表不懌，拂袖以去，以後他雖在武漢政府，吃夠了共產黨的苦頭，但總以前事爲嫌，莫釋於懷。他的政治信用，也就因此而大打折扣。不慊於他的，認爲他的任何主張，都是隨時變化，一以個人的領導地位爲權衡，這作爲一個政黨政治的領袖人物，固絕對不可，就在從前的封建時代，也會大大地影响幹部的向心力的。故汪氏的政治生命，越到晚年，越弄到舉足不定，他會以敲風敲雨詭譎善變自雄，結果，還是把自己拖到身敗名裂的境地。儘管他身後的是是非非，好像仍有値得保留的苦衷，但那是歷史家所據以定讞的問題，我們不必以今日的國家多難，來畧過他的平生行事，或竟曲詞辯護，奉爲先知先覺，不惜陷身地獄自我貶屈以救人者。總之，以汪氏所具有的才華和聲望，只要他的領袖慾，稍爲歛抑一點，亦何致容共反共，出爾反爾，自毀其前途，而授人以張邦昌劉豫的口實，這究竟是汪氏的不幸，還是汪氏的不智？下面兩則故事，似可以窺見他心理的一斑。

×××　×××　×××

民國二十七年，對日聖戰的序幕，既已展開，政府由南京遷到武漢，爲加強領導中心起見，於三月二十九日在武昌下游十餘里之珞珈山武漢大學圖書室，召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最主要的議程，爲設總裁及副總裁，並計劃成立國民參政會，會議是在晚上舉行，因爲敵人已在南京獲得飛機場，武漢自在他的轟炸範圍之內，白日開會，殊爲危險。

第二天討論應設總裁副總裁的問題，空氣頗爲緊張，主席于右任，雖年事不過六十歲，可是他的說話聲音大低，坐在前五排的，亦聽不清楚，坐在後面的，更不知所云爲何了，故會場秩序紊亂不堪，後由秘書葉楚傖代爲說話，才把秩序維持下來，開始進行議事。當時代表中對設總裁一案，很少異議，對設副總裁，則反對者大有其人，認爲實無必要。該案若用正常程序交付表決，恐怕難以通過，他們大概早已考慮到，於是用偸關漏稅之方式併作一案提出，秘書長葉楚傖又宣稱：「贊成黨內設總裁副總裁者請起立。」不容許與會人士，有所分別抉擇，只好隨着附和，起立贊成。接着葉楚傖的第二詭計又來了，同樣地宣稱：「贊成推蔣中正同志爲總裁，汪兆銘同志爲副總裁的請起立。」這已是無可懷疑的事了，誰還會在這時不表贊成？

但汪氏在被推爲副總裁後，起立說話時，臉上靑一塊白一塊，態度很不自然，他的內心，顯然是感覺屈居副座，簡直是對他的大大侮辱。因於五月間，卽派高宗武赴東京與日本勾結，南京僞政府的出現，可說都是這一刺激而發展出來的。假使不推他當什麼副總裁，汪氏或未必有此衝動，說不定只是談談和平的言論而已，下海組府，儼然與重慶政府對立，汪氏似還得多多考慮。

×××　×××　×××

開會第三天，討論國民參政會案與宣讀代表大會宣言，該篇宣言，是汪氏的大手筆，文長萬餘字，內中對中國的領土，逐一列舉無遺，獨漏脫東北各省，但各代表都爲着自己要獲得出任參政員的機會，完全注目於那方面的條文，誰也沒有想到這宣言中的內容，漏列東北各省地域，實於中國領土主權關係匪淺，若將來政府將東北讓與日本，便可援此宣言，「已獲得大會認可」之依據，不啻是一項賣國陰謀，埋下伏線。戇直敢言的龔德柏，獨把該宣言讀了又讀，發覺此中大有蹊蹺，在休息時間，走出會場，迎頭碰見周佛海正和陳公博在談話，他故意拉開嗓子，請問周佛海道：「這宣言是誰寫的？」周答：「是汪先生寫的。」龔卽高聲罵道：「賣國賊！他把東北丢了。」陳公博聞之，臉色大變，龔隨向馮玉祥提起，說汪是在舞文弄墨，有意放棄東北，以便與日方妥協，馮亦感到有些驚奇，可是不願向大會指出，要龔氏領先發言，龔又找到東北籍的代表齊世英臧啓芳等，告以此意，準備大會宣讀宣言時，大家起立發言，互相呼應。然因是晚辯論參政會一案，費時過久，已至上午四時，天將大亮，不能再繼續開會，宣讀宣言，只得留待明晚行之。

次日東北籍代表集會，決定致函主席團，要求修改該宣言，並推舉代表晉謁蔣委員長，面呈請願書，蔣委員長乃當那些代表之面，要汪氏酌予修改，汪僅加入「除東北問題作合理之解決外」十二字，總算勉強敷衍過去。卽此一端，汪之別有用心濳圖叛國，已是昭然若揭了。

歸聲劍影錄（九十九）

我救鄉心切，這種答覆，何異冷水澆背，在地方既然行不通之時，轉向中央要人哭師，一個是馬超俊先生，一個梁寒操先生，馬超俊先生當時任農工部部長，是台山人，一向是關懷桑梓；梁寒操先生當時任政治部副部長，和我的碩人叔祖是肇慶府中學的同學，以世誼晚輩去請求，講話比較方便。可是兩位黨國要人也一樣的給我一盆冷水，舉出的理由，和李潤黎先生所提的一致，對日軍在四邑的行動，軍委會認為是一種佯攻，萬不能上調虎離山的當，所以，在今時今日，四邑方面難以增援。而馬超俊先生更以沉重的心情對我說：「救鄉之心，我不讓汝；但顧全大局，也要體諒當局的苦心。」增援絕望，翹望故園，玉石俱焚的可慮，使我悲憤填胸，返到復興關感慨萬端的寫了一首懷內七古詩，其中記得起的句子是：「我來五月二十二，曉風殘月雞催起；臨行送別細語頻，還將玉匣放行裏。何圖羯鼓動江河，空撫長劍隔萬里，萬里飛輪欲返時，月好花殘總不知，太息儒冠終誤我，難揮鐵馬殺倭夷。一刼此心生別恨，幾回涕哭情援師……。」蓋寫實也。幸而過了兩天，報紙忽又刊載犯四邑之敵，昨已竄回江會云云。為我軍擊退乎？抑搶掠物資已達目的而退乎？地北天南，莫明眞相。到將近離團時才接到家書，報導：「事發前數夕，均有夢催我們離開家鄉，初以為是夢幻，置之不理，但晚晚如是，頗覺為奇，乃携小孩到外祖母家去，不料到達外家時，已聞炮聲。翌日，敵人已渡潭江，我們才又倉皇奔往騎龍溝章潮公的家中，但日軍進展神速，午後分為數批，駕汽艇進入宓家灣，賴祖先保祐，敵人只在巷子裏逡巡，卻沒有破門入屋，二宅的馥吟大公，走避不及，為日軍截獲，但日軍

頭』談話之後，便放了他。日軍也入過我們的穀倉，沒有搶去，也沒有放火燒倉。我們這次離家，什麼也沒有帶去，幸而敵軍沒有搶掠，兩天後日軍遁回江會，本地區完全恢復，我們也返回家園。」那眞是托天之福，日軍到境而沒有損失，那豈不是由滄海變為桑田的難得嗎?!果不出軍事委員會所料。日軍將有大行動，四邑之戰，不過是試探而已。到我結業離團的時候，原想穿過三斗坪而憑弔湘北的戰場，忽接中訓團總務處的通知，岳陽一帶軍事吃緊，要我從川黔公路南歸，直到綦江，看報才知道湘北發生大戰，乃後來長沙第二次大捷的演出也。

我最高當局料敵如神，以不變應萬變，雖僑鄉為華僑的田園廬墓的所在，時刻關心，稍有風吹草動，華僑定必函電交馳，督責政府，但斷定既屬佯攻，乃仍忍痛一時，以爭取最大的勝利，不因牽一髮而動全身，堅忍卓絕，以爭取最好的時機，而佈下天羅地網，以靜候敵人引頸入繩的。而張眞君的靈籤：「奇奇怪怪六月天，坐觀滄海變桑田」，豈非玄機神妙乎!?

離亂中的奇事

談到走難有幸有不幸，這種事例古今都有，在亂離世紀，奇事特多，每每出人意表。我親覩有幸的，可以從正在鬼門關中，逃過一刼；不幸的在胡裏胡塗中，便喪了命，不禁為不幸者悲。茲評述如下：

民國三十三年，端午節的前夕，江會日軍為配合長衡大戰，進犯粵南四邑，我以廣陽指揮部戰時工作團第一線地區主任，率部配合挺進第七縱隊作戰，日軍水陸並進，以中央突破攻陷新會學堂山的雅，於河村天等墟會師後，疾攻單水口，陸路又迂迴鶴山的四九墟，附單水口之背，挺進第七縱隊司令周漢鈴下令撤退，以免遭受日軍的包圍，我率領戰時工作第三大隊隨同轉進，撤退到皂幕山脈的地區去。在大雨淋漓之後，到達西鄉，忽盛傳前頭部隊發現漢奸便衣隊，周漢鈴司令便吩付第五中隊中隊長周福率隊搜索，周福應命馳往接應，緊急對付。但第五中隊出動後絕無槍聲，可知事態並不嚴重。我們抵達橫江，便以述聖小學為司令部，部署反攻，即令挺七第二大隊何大隊進駐沖渡，以博濟橋為前哨，監視正面之敵人，挺七第一大隊周大隊進駐東鄉，監視敵人的側方。部署妥當，第五隊中隊長周福來見，向周漢鈴報告在東盛里村落附近，於難民羣中，發現兩個懷有左輪短槍的男子，為士兵所逮捕，懷疑是漢奸，現羈押在第五中隊部，請示處理。

其時，我適值和周漢鈴對質審問中，聽到周的報告，覺得事有蹊蹺，先聲傳是漢奸便衣隊，而現在逮捕的僅屬兩名男子，而又在民羣中捕去，是否為正眞難民，不能以身有槍便視是漢奸，便向周司令提出我的見解，並說明這個地區以前因為防賊的關係，各姓都大量購有槍枝，可能因為走難的緣故，携槍防身。因為我是屬廣陽指揮部的人員，在挺七縱隊來說，我是客卿地位，客為周司令所尊重。

周司令聽到我的意見，便對我說：「宓主任，請汝到第五中隊部去，先提出嫌疑犯審訊明白，然後決定處理。」

我便和周福到第五中隊部，卻見西鄉鄉長梁子和在那裏，梁子和一見我來，面有喜色的對我說：「宓琴哥！我的親戚馮漢生和他的兒子偕同家人走難，從犀岡打算奔來我的家裏來躲避，為了防身，帶了自衛槍隨行，自衛槍都領有槍照，但在路上給士兵截查，說是私帶軍火，還硬說是漢奸的便衣隊，把他們父子扣留。所以，我來到這裏請求

宓琴

角落，必須把他們一一揪出來。

參加抗日也算反革命

他還說，有人過去在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軍隊中做事，這便是反革命的行為，但其人卻認為是自己光榮的歷史，對國家民族作出了貢獻。

嚴尚榮還說，有人寫了思想傾向錯誤的文章，這便是與胡風集團的行徑如出一轍。動機是在於反共反革命，我們必須跟他徹底清算。

紹大部份職工都知道嚴尚榮所指的是誰，那被暗示的自然不在話下了。散會以後，已是吃飯的時候了，職工們就在開會的飯廳排起長龍，輪候買飯吃。

鄭啓天滿臉烏雲地走出飯廳，他再沒心思吃飯。剛才黨委書記報告中的話，無異是點了他的名，嘿，這次實難逃劫運了。

要知道，這次是「肅反」，被肅的就被認為是反革命。調子先定了，問題確有異乎尋常的嚴重性，而且也可預見其殘酷。

鄭啓天垂頭喪氣地往他的宿舍走，他的思想在打架：難道我在抗戰期間以我的技術為軍隊服務不對？難道這不是為國家民族出力？難道這可以算是反革命？難道我那時為的是反共？抗戰期間共產黨也不是接受國府的領導嗎？總之，想不通。

他幾乎一步一挨地走上宿舍的樓梯，十來級的樓梯他似乎也沒有氣力走完。走進睡房，他一頭倒在床上，讓軟癱的身體得到片刻的休息。

完了，昔日的豪情壯志，如今安在？昔日寒窗苦讀，只希望學會一門外國的先進技術，貢獻給國家，以求國家富強，可是，如今兩鬢如霜，卻被認為是反革命，這是多麼屈辱啊。

他想着，心裏似乎有點激怒，便爬了起來，掏出香烟吸着，他想藉香烟的刺激來麻醉一下自己。

他一根接連一根地抽着，一包「哈德門」香烟已被吸了一半，烟灰碟子堆起一小堆烟蒂。

殘陽在窗子上一抹而過，預告着白天的結束。鄭啓天望着窗戶這瞬息的變幻，心頭打了一個冷戰。

人的生命也有終結的時候。日往西沉，在暗夜統治大地之前，它的掙扎，充其量只能作一次迴光反照。

我要作抗爭，還是等待屈辱？還是……

一切似乎都是不通。唉，我為什麼要生為今日中國的知識分子。

他再次點燃了一支香烟。

忽然有人推門進來，來的是基建科的科長任不凡和人事科的幹部楊道源。鄭啓天抬頭一眼望見他們，心裏卜卜地跳起來，那像看見兩隻不祥之鳥。

楊道源擺擺手，表示不領他的情。他們還是站着和鄭啓天說話，用一種俯視的姿態，看來很威嚴。

「嘿，你別心慌意亂的，沒吃飯竟也忘了。剛才有人看見你一散會之後就直出飯廳朝宿舍跑了，那有吃飯呢？」楊道源側着頭斜視着鄭啓天。

鄭啓天的心一沉，楊道源意味着從現在起已有人監視他的行動。

「我知道你內心有許多矛盾，」任不凡說：「有矛盾是好的，這說明你有思想鬥爭。思想上不通的東西，經過七鬥八鬥可能會通起來。就以整個社會來說，也是在不斷的鬥爭中發展的。自己鬥不通，人家會幫助你鬥。這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鬥爭哲學。」他顯出自己像一個理論家的姿態。

只許認罪・不容辯解

「今天嚴書記的報告你聽清楚了沒有？」楊道源問。

「聽清楚了。」鄭啓天有點哆嗦。

「你唸了很多書，上過洋學堂，照理你應該很聰明，很會想事情。嚴書記的報告雖然沒有點明誰的名字，但聰明的人總會想到是指誰。」任不凡說。

「是的。」鄭啓天不知所措。

「嘿嘿，這就對了。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大概不會想不到是在給你敲警鐘吧？鄭啓天，我們可以坦率地告訴你，你問題的性質很嚴重，是敵我對立的問題。嚴書記之所以不在大庭廣眾中公開點明你的姓名，是黨還留給你一點餘地，看你能不能幡然悔悟，繳械投降。如果嘛……」楊道源又職業性地賣弄恐嚇的伎倆。

「那很簡單，羣眾馬上會佈下天羅地網，使你無所遁形。」任不凡接上來。

「因此，黨為了挽救你，給你一次機會，讓我們先找你談一次話。我們希望你看清目前的形勢，向黨和人民徹底交代自己的罪行，檢舉揭發你的同夥。形勢是很緊迫的，你應該當機立斷，不可猶豫。」楊道源說。

他們像演雙簧地輪流着說，不讓鄭啓天有喘氣的機會。

「我……」鄭啓天囁嚅地。

任不凡揮手一截，打斷了他的話：「不要妄圖作辯解，這是對你不利的。目前，你只能選擇徹底交代這條路，別的路是沒有了。明白嗎？」

「可是我不是反革命啊！」鄭啓天終於掙扎着迸出這句話。

「不對！你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分子，這一點毋庸置疑。你的辯解是白費的。」楊道源粗聲地說。

「這……這要按事實講話啊！」鄭啓天幾乎叫起來。

「你以為黨冤枉一個人嗎？我們按的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你要證據麼？遲早總會給你指出來。」楊道源說。

（三十三）

中州風雨錄

「正是這樣。」

「但是——即使我們現在開始不接近，也不能抹去過去的事實啊。有時我冷靜想了一下，覺得怕也怕不了，倒不如迎着風暴走過去。」

「說得稀鬆，但實際要困難得多。」徐諾嘴裏雖如此說，但他卻暗暗讚許崔婉姬在實際鍛鍊中變得更堅強了。

此刻，在徐諾的眼光，崔婉姬的形象逐漸高大起來，她不像憔悴的弱女子，而是英姿颯爽的鬪士。

× × ×

「……當我踏進了複雜的人生，
才發現那是錯誤的意見，」

徐諾反覆地吟哦着何牙利詩人裴多菲這兩句詩。他細心體會着，生活，確是如此。

曾幾何時，他覺得「社會主義」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動人的字眼。青年人所特有的憧憬，曾令他從一個貧寒的家庭中艱苦地奮鬪出來，他當過飯館的跑堂，學校的雜役，他又依靠過賣稿子來度活，卒之艱苦地讀完了大學。那時候，他看到人間的許多痛苦與悲涼。他曾經滿懷激憤地希望世間消除不平，全人類都享有自由和幸福，所以「社會主義」對他發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量。

但是，他還沒有發現「社會主義」帶給人民什麼幸福，卻看見「社會主義」帶給工農羣眾和知識分子以無窮的災難，他的理想幻滅了。

「……當我踏進複雜的人生，
才發現那是錯誤的意見。」

他再一次看着桌子上擺着的「裴多菲詩選」，輕輕地唸着這兩句詩。

這一階段不尋常的日子，使他看的太多，想的太多了。形勢急轉直下，令人目不暇給。

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才公佈了胡風的第二批材料，只過了兩天，胡風便被開除了作家協會會籍和撤銷作家協會理事職務，文聯委員職務。再過一天，天津市文聯也步後塵，開除了「胡風集團骨幹分子」阿壠會籍，看來，共產黨要把這些眼中釘去之而後快。

狗，甚至和帝國主義及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的聯繫。

這就是說，共產黨要在人民的眼中加深胡風集團「反革命」的色彩，煽動盲目的仇恨，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過去跟外國或國民黨有過某些關係，就可以坐實人家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特務和走狗麼？徐諾覺得共產黨這種硬栽贓的手法實在太拙劣，在法理上的根據實在太貧弱，是無法服人的。如果這種所謂「歷史辯證」和「唯物辯證」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毛澤東、朱德、林伯渠、周恩來、林彪、彭德懷、董必武、張聞天、鄧小平、葉劍英這些黨政魁首豈不個個都該受審？

但不管「人民日報」在第三批材料的按語中如何漏洞百出，有一些重要的事實，徐諾並沒有忽視，六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又是反應奇快地發表了幾個「民主黨派」的頭兒李濟深、沈鈞儒、馬叙倫、彭澤民、陳其尤、李純青等人的文章，這就說明，共產黨要這些政要分子出來吶喊助陣，顯然要即將開始大搞而特搞了。

果然，只過了兩天，在六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上，「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口號已被廢棄，代之「堅決肅清胡風集團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口號，這也就「堅決徹底」地暴露了共產黨的意向，他們要把反胡風的運動轉為在整個大陸範圍內開展一場空前殘酷的「階級鬪爭」。

面對着這種劇變，徐諾直如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現在，他讀着裴多菲的詩，的確感慨自己過去錯誤的想法實在太多了。

鄭啟天之死

時候已經是盛夏了。

大陸性的氣候的確使人難耐，一陣陣的熱風吹來，更加使人感到酷熱難當。

馬路兩旁的樹上，有幾隻知了在鳴叫，此起彼應，增加人內心的煩躁。

這幾天，整個社會的政治氣氛顯著不同，七〇一廠也呈現出一片恐怖

吧！

　　去年中共在北平舉行的「亞非乒乓觀摩會演」，一位球員於完畢過港，曾對筆者說過：「儘管中共在大陸建設上有某些成就是事實，但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是絕對不能過的」，寥寥數語，可見一斑，個人感觸之餘，對於大談「適應」的人們，千萬注意及之。

　　至於「回歸」之說，更加不是時髦，一九五五、五六年間，中共所謂全面大好時，也曾在香港號召各行各業工人，回國參加祖國服務，通過中共的甜言煽騙，和糖衣炮彈，當時一度掀起「回歸」熱，巴士、電車司機、太古機器工人，各行各業的羣眾，都不少起來響應號召，中共條件的開出，也頗為優厚，不獨保證薪照支，並且照顧家屬，於是很多頭腦簡單的，未徹底了解中共手段的，或在港曾受某一面烏氣的，就意氣風發的搶着「回歸」了，能勸說家人同意的一齊返，家人不同意的也獨自返，為了表示下大決心，義無反顧，很多過羅湖橋時，更將身份證撕毀擲下（當時身份證不是膠片式，而是藍黃色紙摺的），聲言永不再踏入這骯髒的殖民地。

　　可是這批工友「回歸」之後，初時也頗獲禮遇，不料過了三個月之後，開始發動評工評薪，聰明及較前進者明白這一套，便自動請減，演變下去，實在不減也不行，從此家屬自行處理了，生活便入不敷支，白天工作，晚間開會，弄到頭昏眼花，筋疲力盡，再沒有一點空閑和娛樂的時間，家人要找點事幫補也絕不易。由是家屬怨懟了，甚至連自己也病倒，不少就在這情形下，又復冒死偷渡回港，找回一份工作，此後絕不敢談「回歸」，也怕聽「回歸」。現在香港幾大交通機構，仍找得到這種老工人，更不幸的是由此招致家散人亡，亦所在多有，「回歸」是賞心樂事嗎？是悲劇一場而已。

四、天真的期望

　　知識分子不只特具可變性（共產黨叫作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搖動性），還兼有與可變性互相連結

此有人對於中共的政治制度，居然期望變為「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明報作為得意的倡議），豈不是絕頂的天真嗎？中共最初竊據大陸，是宣告解放了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過渡時期代之而興的，是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包括政治協商，人民民主專政，其實是中共一黨專政），三個五年計劃之後，便可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中間給三面紅旗打亂了），到最後便達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他們的理想過程，二十年來何嘗有一點民主自由氣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算是民主自由的喜劇吧？不是「知無不言，幫助進步」嗎？但結果構成陽謀的「反右」，很多早期幫了中共忙的民主人士，和為數甚眾的天真知識分子，通通被打成右派而受盡折磨，更慘的不少丟了生命，難道當時人們所講的，全是反黨禍國言論嗎？怎樣叫做「聞者足戒」呢？期望「自由民主社會主義」的人們！不要太天真夢想了。

　　當然天下事物，無有不變，也無有不在變，但要中共的極權社會主義，會變成「自由民主社會主義」，實在是「緣木求魚」，不要看它目前也會向「美帝」打交道，就肯定是一切變的開始，須知它目前是有困難因素存在，不得不作權宜之計，一旦困難渡過，便會立刻回復舊態，翻開中共過去對內對外的歷史，是屢見不鮮的，我們最要明白，它最終目的是赤化全球，改變整個世界的社會制度，「蘇修」、「劉修」，尚且以為不可，何況近乎「復辟資本主義」而大談民主自由呢？思過半矣。

五、悲劇的收場

　　一個極權如中共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以「集體主義」為名的政黨利益，何來個體的民主與自由，這樣的期望，不單止是空想，更是極其危險的念頭，會導人墮入深淵而不能自拔的。觀乎近來更有所謂「和平演變」等論調，說來煞像超然愛國者，但拆穿只是未了解中共之本質而已，可愛的天真知識分子們！一切不從本質和徹底解決問題，期望必然是空想的，一失足便沒有回頭的機會了。

流寇式時，二三十年代就有很多天真的知識分子，由同情而協助，甚至索性投奔中共去的，抗日戰爭的前後期，和剛剛勝利之後，很多很多所謂民主人士，藉政治協商會議，直接間接拆政府的台，明或暗的替中共賣力，他們各自就地自願的幹，無所謂「適應」與「回歸」吧！他們進步在四五十年前，與中共打交道也在四五十年前，政府的台真的給他們拆了，中共「取得天下」之後，在理他們不是「開國功臣」，也是「功在黨國」了，但結果怎樣呢？

　　中共偽政權成立之初，民主人士的大員（拆政府台最力者），有些是撈到一官半職的，如張瀾之副主席，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等的當起部長，學者梁漱溟、剪伯贊等也有一個名銜，文藝劇作家老舍、田漢、夏衍等，在文教方面也有其一官半職，其他各階層的所謂民主人士，也莫不如此，這時表面看來是頗為可以的。

　　但曾幾何時，一個肅反運動，人人要交代歷史，曾在國府做過事，或與國府打過交道的遭殃了，不少所謂進步人士，就此垮台，性命不保，繼之「胡風事件」，知識分子受難了，再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導致的陽謀「反右」運動，章伯鈞與羅隆基被打為反黨的「章羅聯盟」，全國絕大部份的知識分子，慘遭鬭爭清算，坐牢的坐牢，勞改的勞改，縱不被殺，也要自殺，其兇殘暴虐，甚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幾年前更加上一個「破舊立新，越亂越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國之知識分子，除幾個殘存如周培源的「樣板人」外，真正所餘無幾了，幾十年前已經進步，幾十年前已跟共產黨走的人，尚且不能「適應」，現在「新左」要提倡的可行嗎？

　　我們再看看中共竊據大陸後的各階層進步靠攏人士，到現在還能保存性命的有幾人？遠且大者不必談，港澳人士所熟知的一個「後進」女戲人紅線女，恐怕無甚政治野心吧！但「文革」運動，不是鬭得死去活來，禿髮遊街嗎？天真可變的知識分子們，認真考慮你的階級本性吧！

談知識分子的可變性

兆華

一、屠狗輩與讀書人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偏是讀書人」，這是中國民間一句流行很廣的說話，對知識分子的諷刺很大。屠狗輩何以多仗義，讀書人何以多負心呢？屠狗輩以往大概是指販夫走卒，沽酒市脯的人，起碼不是讀書人吧！而讀書人當然是指飽讀聖賢書，現在的所謂知識分子了。

大抵屠狗輩一般知識水平不高，頭腦較簡單，但善善惡惡心理強，更沒有功名利慾心，所以路見不平，就能拔刀相助，這是求其心之所安的行俠仗義行爲，他們很容易做到了，讀書人剛剛相反，由於讀書多，知識水平較高，原本是讀書明理的，但不善疏解矛盾，利慾薰心，患得患失心強，顧此失彼心重，讀書所明的理模糊了，所以對於事物的善善惡惡，反不如屠狗輩的直覺、堅定，不特隨時隨地可變，就是形勢環境稍動也可變，故俗語說負心多是讀書人，就是這個原因。

或曰，前賢所謂「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這不是讀書人的崇高的品質嗎？「擇善固執，死守善道」，不是讀書人的亮節情操嗎？「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更不是讀書人的浩然正氣嗎？不錯；中國古往今來這類讀書人很多很多，「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的，簡直指不勝屈，但「見異思遷」、「見利忘義」，貪生怕死，委曲求全的，也歷朝多有，晚近的失節事敵，投機靠攏的，更彼彼皆是，何則？知識分子的可變性使然耳，他們由理智模糊而可變，其實是他們的可悲。

二、兩個怪誕的事例

去年十月通過美國的花招，中共混進聯合國之後，筆者眼見兩件怪事：其一是筆者工作的機構，自然左右兩面人都有，其中有一青年，多年前游水偷渡來港的，經幾年的洗禮，一切全「港化」了，但近來居然轉變，央請裏面的左向仁兄（未入流派），介紹他入「文員協會」（左派工會），同事間不少向之訕笑，彼竟說「彼一時此一時」，大有「識時務者爲俊傑」之概，更難得而全不面紅，這青年當然是知識分子了。

其一是筆者一個親戚，原係南非歸僑，更是個高級知識分子，十年前帶了一筆錢，想回國鄉居，度其晚景。但到港之後，聽到中共的殘酷統治，獸性鬬爭，和各式各樣的泯絕人性手段，便不敢行而轉往澳門定居（繳一千元保金便可居留），由此更親眼見到「五月大逃亡」、「五花大綁浮屍」，和澳門「一二‧三事件」等悲劇，更加驚心動魄，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自慶未投羅網，故每與交談，必大罵中共，全不是爲國爲民。可是自從中共混進聯合國之後，他也開始變了，起初申請參加當地「歸僑協會」（澳門有此組織，對歸僑籠絡甚緊），今年春節後，又參加集體北平觀光旅行，現在的言論，開口也祖國建設一套，爲什麼很短一段時間，他們會如此轉變呢？不就是上述知識分子的可變性作祟嗎？

但究其實是「識時務者爲俊傑」嗎？全是無眞知，不堅定，和自私的醜行，眼見有些風吹草動，就見風駛帆以求自保，不知中共竊據大陸之後，勞累困頓，受辱而死的，最多就是這種人，省港一衣帶水，耳聞目睹，鄉鄰戚友傳聞，不少活生生的事實，不要一時大意，引致自己和下一代的不幸。

三、「適應」與「回歸」

年前「適應」與「回歸」之說，也頗流傳於一般知識分子間，這是「台獨」與「新左」的傑作，也連有神論捧上帝爲萬物之主的天主教刊物，也倡議一番（可能是混進的極少數），後來經不起社會人士的正義打擊，和共產黨自己的唯物無神理論，加以幾年來連續的兇殘鬬爭，奪權屠殺的事實表現，終於漸漸沉寂下去。

自從中共因國內的內在因素（文革後繼之林彪事件），惹出外在問題（蘇俄大軍壓境），不得不改變乒乓外交，圖與「美帝」拉關係（廿多年敵對紙老虎何事要拉），「紙老虎」居然自投陷阱而讓它進入聯合國之後，「適應」與「回歸」，又再由「新左」唱熱起來，港大學生廿八人，也向而不歸的到大陸跑一趟，楊振寧和幾位留美專家也同樣回而不歸的往大陸跑跑（楊振寧是探望老父與老師），返回原地之後，也不切實際的客談一番，充份表現不是一個「擇善固執」的知識分子，而只是徒具輕薄而不負責任的可變性。

他們眞能「適應」嗎？肯「回歸」嗎？口頭講講而已，何嘗見他們身體力行呢？如要「適應」，起碼要具備下列幾個條件：

一、你一定要毫不爲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其實是爲共產黨特權階級服務）。

二、你要毫無保留的把身、心，和青春獻給共產黨，絕無反顧。

三、你的言、行、生活，和工作，要全由共產黨支配，絕無二言。

四、你要擔負挑燈夜戰，食雙蒸飯，摒除物慾享受。

五、你要不要爸媽，離別愛人，鐵石心腸，冷酷面孔。

六、你要……

但你能夠嗎？恐怕不至如是吧？且聽共產黨人的說話：「衣服皮鞋維他命，嬌妻愛子小家庭，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框框，根本是要摒除」，此外「天大地大不及共產黨的功勞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的恩情親」，更是幼兒小學的例課。過慣自由在

就這樣前推後擁一直送到車站或是碼頭。直到這「光榮下放」者離開爲止。老實說一句，這個所謂歡送行列隊伍，那裏是歡送呢？說它是死人出殯的行列倒還較像一點。

在一九五七年底，這第一次令人驚心動魄的「下放」運動就這樣舉行過了。當時在我的工作單位裏就有差不多百分之四十行政幹部被下放到農村去。那時候我幸而榜上無名，不覺倒抽一口氣，以爲這個難關總給我平安渡過了。誰知在一九五九年春



給我一個麵飽 大陸饑民從鐵絲網的縫隙伸過手來，向香港同胞討取食物。

劫難逃，我的「報名」竟然被批准了。當我看見在「光榮榜」上我自己名字的時候，不覺眼前一黑，好像天翻地覆，從此便渾渾沌沌，像木偶一般的任人擺佈，一直到被送上開往粵北的火車爲止。

同人唔同命

我被派下放的地點是粵北清遠縣龍頸鄉。那裏是山地區，比廣州市附近各縣瘦瘠得多，對自幼生長在城市的我來說，這簡直像充軍一樣的苦。何況還要扛着我一生未拿過的鋤頭。每天在山邊掘地挑泥，眞是慘上加慘了。

到農村後，我們一羣下放幹部先分爲小隊，由帶下去的黨團員領導開始生產。當時對下放幹部的要求是苛刻的。事事要帶頭做農民的榜樣，在日常生活上要和農民做「三同」的工作。三同就是同勞動、同吃、同住。勞動要比農民的時間長，從早上六時開工，除了午飯後休息片刻，一直幹到天黑摸摸地才可收工。晚上還要參加政治學習和評定當日的勞動效率。吃的要比農民壞，農民吃粥，我們幹部卻只吃到蕃茨。在一九五九年間，各處農民糧食非常缺乏，我們每餐只得半斤蕃薯，有時沒有蕃薯還只能吃吃米湯。一天到晚肚子餓得要命，但參加勞動一樣要時時拼命的幹。偶然家裏寄來一點餅干或是其他可吃的東西，都不敢公開吃，只能等到晚上睡在被窩裏偷偷摸摸的吃一二塊，但一被發現，又要遭到隊長的指責。在睡覺時候，自己帶來的蚊帳不准掛，任由蚊蟲咬。這是因爲隊長吩咐說

帳不許掛。此外在行動上又毫無自由，想去別處逛一逛也要先請假，且未必批准。

至於黨團員的隊長呢？他們卻絲毫不受限制，每天過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們在隊裏的工作是特殊的。名義上是領導生產，其實是下去監視下放幹部的行動。他們眞正參加勞動的時候少之又少，每天只是參加在鄉裏這種那種的會議，開會時有很好的吃，大魚大肉，大吃大喝，灌醉吃飽之後，才回來向我們指手劃腳，督率我們工作。此後不夠兩個月，他們又得到組織的命令，一個一個調回廣州去。只留下我們那些不幸的光榮者，在農村年年月月地過着牛馬一般的苦難生活了。

當時和我一道的下放幹部，不少人因爲捱不住苦，紛紛私逃，寧願拋棄戶籍，也不肯在這窮鄉僻壤活下去，但我卻還天眞地以爲或許有一天會像那些黨員一般，再調回廣州市工作。而且我妻素來有很大的虛榮心，常常希望我向上爬變成高級共幹。我倘若私逃，便以後不能再回原職，叫我有何面目去見她呢？誰知在一九六二年夏天的一日裏，我那些空虛的希望竟完全粉碎了。自從我被下放到清遠之後，初時我妻也常常有來信給我。但逐漸她的來信越來越少，到了一九六一年底開始，她簡直隻字也沒有來。終於在那天裏得到一點關於她的消息。原來數月前她已經在廣州跟一個高級共幹同居，而且搬到東山梅花村跟他正式雙宿雙棲了。

當時我眞的又憎又惱，一氣之下，不理那許多，立刻私逃回廣州去。誰知當我踏足入廣州時候，我才醒覺我拋離了在清遠的戶籍，從此變成「黑人口」了。此後固然沒法回到政府任職，就連配給米糧也沒法取得。幸得有一個朋友收容我在他的家裏暫住，而我有空便到四鄉收購一些烟葉和雞蛋回到市裏靖清路附近向途人兜售，幹一些所謂「炒賣」的生涯，總還勉強掙到每天的兩餐。但一轉入一九六三年，廣州市裏大舉掃蕩那些叫「自發者」，即是像我一般生活的人。幸好有幾個朋友約我一道逃亡，得到他們的協助，我終於成功逃亡到澳門來。

，然後再把他們趕到農村去參加農業生產。其實硬生生地被驅到農村去過着牛馬似的生活，是誰都不願意的。所以中共又採取狡猾的手段，說被下放是最光榮的，這一來那一些口不停說前進的下級幹部便要避也避不來了。

「動員會」與「自報」

中共所推行的，不管是那一個運動，或那一個新的花樣，一律都是公式化的進行。先來一個大會報告動員。由領導高級共幹大發謬論，亂事誇張，大吹特吹下放的偉大意義，不住地說：參加農業生產是光榮的，也是對每一個幹部改造思想和鍛鍊的好機會，因此每一個人都要熱烈地請求下放。在這裏我先要說明一點，中共的每一個政府單位裏都設有人事保衛科。科裏常常預備了一批人是專門吃運動飯的，使他們就是推行每一個運動時的打手，也是這[illegible]組織[illegible]在每一個運動[illegible]始至終，這些人就是[illegible]的角色。在每個運動未開展之前，組織上已着令他們進行佈置和指示一切的程序。

大會報告後，跟着便是小組發言討論，由這批運動專家的人物當小組長。先由他們和組裏一些黨團員積極分子帶頭發言。其實每一個人都是怕被逼下放的。因爲不發言就會被認爲思想落後，因而會被逼下放，所以無論何人儘管思想不通，在口頭上還是要假裝積極亂說一通，並且表示自己贊同下放運動的決心，這樣翻來覆去一連搞了廿多天，把每個人搞到頭昏腦脹。有些人因爲思想比較頑固，一直沒有開口，但不開口仍是不行，大家便會幫助他（其實就是集中火力向他攻擊）直到非開口不可。

但一開口就立刻上了大當。

小組學習結束後，便轉入報名的高潮了。先由每科作單位簽上自己的名字作爲集體報名，報名紙貼滿了整個大禮堂。跟着又個別的在大禮堂公開報名，上至單位首長，下至工友雜役人等個個都要報上自己的名字，堅決要求自己下放。大約經過十天左右的時間所謂組織上（[illegible]）的[illegible]和批准的名單將要公佈了。在這些日子裏，平時表現不大好的人，眞是提心吊膽，吃不知味，睡不瞌眼，總怕下放着自己。但是怕也怕不來，每個人命運已經老早被安排好了。到頭來不出所料，批准的名單公佈了，紅紙上寫着的光榮榜上竟然發現了自己的名字。還有一些出差在外還沒有回來的人，光榮榜上同樣有他的名字。朋友，也許你們會大感奇怪，猜猜爲什麼會這樣呢？其實並沒有什麼奇怪。共產黨一貫是採取的手段[illegible]都是[illegible]的[illegible]被認爲思想不好和表現不好的人，便遲早會被踢出去的。所謂名單上提出，不過爲了要做得圓滑一些和好看一些的漂亮形式吧了。被批准的人當中還有一些黨團員的中堅骨幹分子。但這些都是要把別人帶去下放的，將來就是下放幹部的領導分子，是負責監視下放幹部的一切行動的。

報名被批准了，要光榮的下放了，跟着便把這些倒霉的人打扮得像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似的。單位裏人人爭着和他握手向他祝賀，紛紛拍照留念，歡送會開完一次又一次，還要給家人寄去金字的祝賀卡片報喜（內容就是說某某同志已獲批准光榮下放特祝賀等句語）。可是這些光榮者在表面上雖然強顏歡笑，但內心裏已經魂飛魄散，回到家裏只好向[illegible]

快要被拆散，眞像生離死別一般的悲傷了。當時我就親眼看見有一個憤氣滿胸的光榮者公然把貼在牆上毛澤東的相片撕下來，擺在腳下亂踏，邊哭邊說：都是因你把我害到家破人亡。

出發的時候到了，光榮下放者帶上一朵大紅花在襟上，從此踏上所謂光榮下放的前途。他們有的是騎馬的，有坐車的，也有步行的，打鑼擂鼓，舞着大醒獅，鬧得喧聲震地，歡送的人個個笑逐顏開

「世界是你們的」 毛語錄：「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是的，從[illegible]中這些逃港的青少年身上，的確能看到毛澤東的「希望」：

，所以凡美麗的裝飾，叫這種強逼轉業做「下放」。又因爲各人都知道這是苦差，人人都不願幹的，所以加上「光榮」的名號，使被逼的人要避也避不來。而這種「下放運動」的特點，就是年年月月不停地進行，在最近五、六年間每月每日，都繼續有人被「下放」到農村去。而且一經下放，便連原來戶籍也遷到指定的農村去，從此休想再能回任原有的職位，和回到原來在城市裏的住所了。

下放運動是中共在一九五七年底開始推行的新花樣。當時中共大吹大擂「生產大躍進」運動，而「下放運動」亦在同時發動來起配合的作用。這時候中共全力推行的全國性鋼鐵運動和增加農產生產運動果眞是要動員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人力物力，而「下放」，就是能供給大批人力的一個很好來源。此外在各處的政府單位裏冗員過多引也是事實。

須知自從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之後，各政府單位裏原底的高級官吏當然早已離職，撤退到台灣的，和逃避往港澳及海外各地的固不用提，居留在大陸的也盡被清算，關的關，殺的殺，其他漏網的也急急藏起來，不敢再露出面來。但說到下級公務員呢？大多數沒法跑得動，而且爲了生活問題，不得不硬着頭皮，向新上任的中共上司請求留用。那時候中共因爲新官上場，對各樣行政細節都很外行，所以亦樂於留用這些原底的下級公務員。不過同時在每個部門裏委派了不少共黨老幹部，希望這些老幹部漸漸熟習各種行政上的技術細節，便可慢慢地把原底的「留用」人員淘汰出去。

誰知這些老共幹大多數是老粗，有些簡直目不識丁。叫他們把行政細節學上手，眞像老鼠拉龜，無從入手，學來學去總不會。於是中共又動起腦筋，設辦各式各樣的幹部訓練班，希望培養一些行政幹部新血，來作那些「留用」人員接班人。不料那些訓練班竟和中共其他的訓練班一樣，翻來覆去都是馬列主義，黨八股，眞眞實實的行政技術反而只佔訓練的一小小部份。所以很多訓練出來的新幹部仍然不能像中共的預期，立刻把各種行政的細節接上手。

在這種情況下，在每個政府單位裏，這三種人員便越加越多。因爲不能不把「留用」人員暫時利用，老幹部都學不上手，而新訓練出來幹部又未夠火候，未能立刻派用場來獨當一面。當時每個政府單位裏是冗員太多了，而老實講幾乎坐的地方都沒有；而更糟的是眞辦公的人少，空坐的人倒太多，多數領導幹部總是飽食終日，無事可幹，八時上班，九時到，看看報紙談談天，便算完了一天的工作。還有一般幹部三個人合辦一個人工作，其餘的時間便藉口溜到街上逛或看電影。任何人都會看到長此下去簡直是坐食山崩，而這行政人員的實用一項，已經令到中共大傷腦筋了。結果中共果然想出妙計，利用「下放」的手法，多次將行政幹部清職

「**大開眼界**」大陸封鎖外間新聞，難民逃抵香港後，看見報紙如飢似渴，大飽眼福，發覺世界原來如此多采多姿。

受鄉村裏老年人們的嘲笑。這些老人們的眞金不怕火的典範，現在又已爲黨方作爲教訓的意義而予以承認了，雖然這種欣賞似乎稍嫌遲了點。這裏必須強調指出：在政治的意義上說，公社的組織，可以使黨方對這些公社的俘虜們，繼續其緊密不懈的監督。他們的勞動紀律，也許已趨放寬，但他們的自由和幸福，則仍被無情地限制着。

至於各個單獨的鄉村，也仍像從前一樣，集體地擁有全體土地。

很奇怪，共產主義的思想，竟對這些難民們不曾發生多大的影響。飢餓的人民自不能以教條爲糧食，但他們也不一定爲飢餓而責備教條。他們間一般流行的情緒，只是一種覺醒和失望的情緒；對於那些無盡無休、令人腰酸背痛而又毫無效果的「運動」，他們常抱有一種消極抵抗的態度，但是卻看不出有什麼積極的政治怨憤，和羣眾性暴亂的醞釀。

黨方的全盤努力，旨在增加糧食的生產和人口的疏散，同時則犧牲了工業化和都市的擴充。可是在另一方面的間接退卻和調整，也有很明顯的跡象。舉例來說，節育運動已不復被公開鼓吹了，可是一項反對早婚的運動，則已在加緊進行中。沒有人承認說：一個中等階級應該或能夠繼續存在，但是目前已有一些迂迴性的建議正被提出，以期使那些知識分子和從前的資本家們獲得鼓勵，作爲一種未被吸收的無產階級來與政府合作。

由君臨在上、黨權集中轉移爲分散各地專家領導，其成功的程度及其發展如何，現尚在未可知之數。但有一點傾向是確實無誤的：那就是北平方面那種「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第二時期的極端理論，已被丟開了；取而代之的，乃是一種實在性的蘇俄作風之再現，從而回復這個作風之謹慎的初期階段。同樣正確的事實是：這次後退是受無情的中國經驗所影響，與蘇俄的告誡和實例無關。人性原是不合理的，北平對莫斯科的怨懟，也許正因爲被迫重行接受了蘇俄的方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很明顯，作風上強硬的拼命的改變，今天正盛行於整個中國，尤其在南方各省。經過了三年的天然的災難和政策的錯誤後，農業已被迫採取了權宜性的撤退和有計劃的調整，其規模之大，乃是「解放」十二年來所未之前見的。

幾千年來，還有荒年農民流離遷徙使帝制時代當道者手足無措的尷尬局面已重現，「饑虎之年」的嚴厲考驗，今天又降臨於毛澤東及其馬克斯主義的達官顯貴們面前。

下放者言

當你受到中共的「優待」時，且莫別沾沾自喜。共產黨人自稱是「唯物論」者，一切人在他們的眼中都只是「一物」。他們厚待你，只因你還有利用價值；到利用價值完了，便會「有你瞧的」。以下這篇文字，是一位前中共幹部所寫，他以切身的遭遇剖白了中共推行「光榮下放」運動的眞相。

「光榮」是中共造出來騙人的一個美麗名詞。在共區裏無論那一種下級的苦差，例如商店售貨員，服務員（即茶樓酒館的侍應生），清潔員（管理厠所的人員）等，凡是人人都不願幹的工作，或是要到倒霉地方去的工作，卻偏偏給它[illegible]上「光榮」一句形容詞。而在這些苦差當中，最令人可怕的下放到農村去參加農業生產像牛馬似的勞役，竟也被稱爲最光榮的。

「光榮下放」的騙局

我便是在所謂「光榮下放」的運動下，吃盡苦頭的千千萬萬人中之一。我本來是中共廣州市政府文教科裏的一個下級幹部。一九五五年在中共設辦的行政幹部訓練班裏受訓了半年之後，被派到市政府裏工作。一九五六年我結了婚。我妻是從前訓練班裏的同學，受訓完畢被派到西堤二馬路的嶺南文物宮裏工作。當時雖然我們的生活不算得豐裕，但

我對於共產黨的理論和教條等，實在沒有什麼認真的了解，不過我在求學的時候，看過一句歐洲的諺語說：「你若打不過他們，便最好歸附他們」。這本來是一個很切實的主張。像我生活在中共統治下大陸的一個青年，當然很難單獨的對抗中共。所以我想還是歸附他們比較易辦一些。因此我決定投入中共的旗下，經過半年的受訓，居然當起一名共幹來。

誰知共產黨竟是恁地陰險毒辣的一羣大騙子，一羣毫無人道，不理下級死活的暴君。朋友，你道歸附了中共便可以從此平安無事嗎？並不，歸附了中共，變成中共的幹部之後才是我的大苦難的開始，從此天天過着像跟老虎一同在一起的危險生活，到了最後，當「光榮下放」的厄運臨到我身上的時候，那同睡的老虎果眞張牙舞爪，要把我整個吞噬下去。我現在逃亡成功來到自由世界裏，總算能舒一口氣。但回想「光榮下放」給我的災禍是我終生難忘的。請讓我把這種所謂「光榮下放」的眞相，告訴你們吧。

「下放運動」在實質上，就是中共的狡猾手法，把大批人員從各處政府單位，工廠，學校，國營公司等撤職逼使他們轉業成爲農民，到農村裏去參



「可憐的小兄妹」帶[illegible]哥哥[illegible]妹：「別[illegible]領[illegible]回來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長在[illegible]」的兒童，[illegible]逃出生天。

[illegible]社。可是到了今天，事實上是由只有二十戶到四十戶的「生產小隊」，在從事於一個公社中業已收縮了的日常[illegible]

教條不能代替糧食

在農村地區中，現在已很少舉行「自我批評」會議了。幹部們只是一[illegible]

手叫他們過去。當成羣的難民們自廣州以北和汕頭以西一帶跋涉南下的時候，途中在所經的鄉村裏，曾以他們的逃亡熱忱感染了當地的人民，於是難民的數目遂愈來愈多。

依據各種各類難民們的一致看法：共黨人口「壓縮」政策的推行，竟與農村公社中工人們自發的大批遷移不約而同，依照自古以來的中國傳統方式，從糧食短缺以及勢必更感缺之的地區，遷徙到食米供應較佳的地區去。

廣州工廠裏的工人們，大都懷着立即被疏散到鄉村公社的恐懼心理，因爲在那些軍事化的集團裏，不僅工作更爲艱苦，而且糧食的配給量也更爲稀少，就在這種心理狀況下，他們[illegible]消息，另據一些難民們說：他們「聽說」「在一份工人報裏」，曾刊出了一則廣告，宣佈中國人可以「不需出境證前往香港探望親戚。」就這樣，香港邊界開放的奇怪故事，就此不脛而走地傳播開來。

逃亡潮的背後

由此看來，在這個逃亡潮的背後，是具有一種「朝不保夕」的重要因素的：工廠的工人們，目前雖仍能惶惶不可終日地在城市工作，但深恐明天將會被遣送到農村公社中，去從事可怕的勞動；至於原在農村中的工作者，目前雖是挨餓但尚未餓死，則深恐明天將會有眞正的饑荒降臨。

那末，共黨爲什麼會讓這個難民潮湧過這個香港的防波堤呢？這問題

非常驚奇的感覺的。不過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難民，都因維他命缺乏而患有眼疾；同時，多數男女和孩子們的皮膚上，又都因同樣的原因帶有一種奇異而乾澀的木乃伊般的色澤。據人潮中首批在香港被擋駕的說：他們都是一批「較適者生存」者，那些衰弱不足的人們，大都在路上落後了，其中許多且已死於途中。因此，很有理由可以推想：在沒有出走的人民中，營養不良的情形想必更爲嚴重；而在那些不顧死活、堅決從事於這種沒有把握之長途冒險的人們中，營養情形自然比較好些。

有一位三十一歲的知識分子、曾向個別人的逃亡經驗，作了一次簡單而生動的敘述。他原是廣東北部一個工業城市韶關的工廠工作者，善於隨機應變，他步行了五天，才到達邊界。直至他啟程上路之後，他才發覺有這許多的人都要前往香港。在他動身以前，他曾接到通知說：由於工廠即將關門，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兩個孩子，都要從韶關被遣返他們的故鄉。（韶關原有二十多家小型工廠，現在尚在開工的不足十家。）他的家人還沒有陷於飢餓。於是他設法弄到足夠途中食用的乾糧，希望能設法逃到香港，以後再找尋工作，寄錢和食物給他的妻兒們。事實上，直到他啟程兩天以後，





「幸福兒童」 在中共的宣傳畫片中，兒童看來是多麼幸福和天眞可愛：

全是因爲共黨的邊防部隊已在事實上打開了邊境的大門；同時逃亡潮的停止，也完全因他們已重行封鎖了邊境。很明顯，一旦共黨當局不管爲什麼理由或於任何時間，覺得有重行開放邊境的必要時，同樣的難民潮將會再行湧現的。必須了解：在這一條隔開香港「新界」和共區的十七英里的蜿蜒邊界上，有着奔騰的急流，叢密的樹林，以及巉岩險峻的山谷。如有任何中國人要不顧死活地行近這樣的一條邊界，不管你是男人、女人或孩子，共黨的邊防部隊便會鐵石心腸地予以槍殺的。這才是共黨對邊界的正常管制。

當竹幕升了上去時，共黨的邊防部隊木然地退回到他們的碉堡裏。成羣結隊的難民們，於是推倒了那些高達十二英呎而纖弱的鐵絲網圍牆。這些鐵絲網，與其說是邊界的防線，還不如說是邊界的標記妥當些。及至難民的數量愈來愈多，共黨的邊防部隊復開始指示他們以進入香港的捷徑：他們警告難民們以那些地方有香港的警察，那些地方還有協助警察的英軍等，以及那些地方香港警察的實力最強，藉此使難民們得以有所規避。然而當這些難民們經被香港警察以同情的態度供給伙食、予以短期的收容後，最初以卡車，以後又以火車整批地遣返共區時，他們倒並未遭受拒絕，顯然，邊防部隊們也未表示憤慨。這些難民一經遣返後，便又回到了他們所欲逃離的家鄉。

這些難以數計的絕望而饑餓的人民，聚集在邊境一帶幾達一個月之久。他們一經進入香港後，便帶來了一

事表現出一幅眞實而荒涼的畫面：眼前是一片陰慘不毛的景象，配合着艱苦和貧窮、糧食的歉收和希望的幻滅，成千連根拔起的饑餓人民，或被徵召到田間工作，或在到處流浪以圖生存。

逃亡的先兆

這一逃亡事件已經有了前兆。澳門是香港附近一個葡萄牙的小小殖民地。在這裏，四個月以前就曾得到了一些大陸方面的謠傳，預言中共的廣東省當局，正在準備推行一種廣泛的「壓縮」工作——爲減輕城市人口的擁擠，和解除某些地區糧食短缺的壓力，他們將要強迫遷徙數十萬人民。這些謠傳說：凡屬年老、虛弱和殘廢的「無用人口」，都將要被疏散到澳

，各工廠中有六十萬過剩的工人及其家屬們，將被疏散到農村公社；同時又有兩百萬以上的農村工作者，將從糧食短缺的地區，被有系統地一股腦兒遷移到別的地方去。來自上海的人們也證明：那個偉大口岸裏的密集人口，也將同樣被「壓縮」去三分之一——那等於有兩百萬以上的人民，要被遷徙到別處。

四月下旬的時候，香港政府曾宣佈說：目前每天已只能有四小時供水的三百二十萬香港人口，若再無限制地容納「非法移民」，勢將是一件「過份危險的膨脹」現象。當時，每月正式申請入境的中國人，約有二千人左右；而非法入境的逃亡者，則可能每月達到七千五百人。這些人大都是從澳門搭乘小帆船偸渡過來的，澳門早已是共區逃往香港的一個後門了。

開不管，於是就在一個星期之內，開始了難民的逃亡浪潮。

不久，事情就變得很明顯：這些逃亡過來的難民，並非全是「無用人口」。當浪潮開始時，來了一批老年人；但不久，體力健全的農民和一批青年男女們，便在逃亡的人羣中佔了優勢。以後，城市工廠中的年輕工人和技術員等，也都從廣州和其他工業中心地區逃了過來。他們中，有些曾經結隊步行了四、五天，才行抵達邊界。到了逃亡潮的最後階段，成列的火車從廣州載人南下，參加了逃亡的行列。其中有人這樣解釋說：他們曾於數月以前，即已試圖逃亡；也會被捕而關進勞工營監禁。現在，他們已可以在邊界共區那邊的深圳火車站裏，公開地告訴共黨的幹部們說：他們是前往香港去的，而幹部們向他們揮

不到香港非好漢 毛澤東「六盤山」詞有「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句。若學習董壇主力行先生之搬遷換字法，用「香港」兩字代替「長城」，要來形容圖中人的心情，眞是恰切不過。

五月大逃亡十週年紀念專輯

外國人看五月逃亡潮

一位駐港的澳洲籍名記者李查·休伊士先生，對於五月逃亡潮的印象是：「一個人數愈來愈多而未曾事先計劃的離鄉出走的故事，一種自發的大遷徙；一種在希望和激動情緒的鼓勵下們有的冒險流亡的浪潮。」

以下是休伊士先生於一九六二年寫的一篇關於五月大逃亡報導。小標題是本刊編者所加的。

神秘而痛苦的難民

香港這個自由的港口，這時正是四月份宣告終結的時候。一般地說，這是一個平靜無事的月份。人們口頭裏所談着的話題，無非是：香港紡織品的外銷，以及天氣的亢旱——在這個缺水的香港用以儲藏珍貴雨水的巨大水塘裏，水量正在急速地趨於涸竭。可是五月份一開始，香港這個地方，又突然成為全世界各報紙頭號標題所指的所在了——一種未之前見的大量難民，已開始從華南一帶向香港奔逃。

這一種神秘而苦痛的難民逃亡，

香港在戰後十二年中的人口[illegible]，在人們的記憶裏，似乎已因無日無之的來自共區難民擁擠得幾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了。因此，香港作出不情願作而不得不作的結論：這裏實在已無法一口氣再行吞下這許多新的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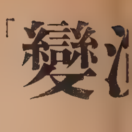
名男人、女人和孩子們，由成羣結隊而形成了澎湃的浪潮，在一九六二年這一個短短時期中，衝過了十七英里長的邊界，進入了這個港口的綿延郊區。

，這裏的警察當局，遂只得懷着抱憾的心情，開始把他們遣送回去。

共黨當局對於這些被遣返的難民，以其初而阻止、後來竟又鼓勵他們逃亡時一樣的冷漠態度，來接受他們回去。在這七萬名難民中，有一部份曾越境了好幾次，他們頑強地一次接着一次地逃過來。也許其中有五分之一的難民，曾設法衝過了香港那條稀鬆的反赤潮的火線，在這個五光十色社會中繁蕪的迷樓裏，尋着了他們的避難所。



呼兒喚女 這位香港居民，站立山腰高聲呼喚着兒女的名字。類此情形於逃亡潮期間在新界山野到處可見。



柳以青

人就可以束手等待了，那麼也就不會有今天。

而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就是視穿了滿清部族特權的本質，不立志推翻的話，根本中國的前途就無可救藥。也因此，就不爲清廷外表的改變而存幻想，當然，對「和平演變」就不能寄以厚望了。

周恩來的一段話

中共是否會「和平演變」問題，它與滿清後期情況不同，當然不能一概而論；同時，中共對全國的統制，又遠較滿清爲嚴爲厲，特別是在思想、精神、意識和理念方面。其實，說穿了只是用了這些不同的路徑更加強和鞏固其上級黨中央的控制權而已。而目前的表象，只可解釋成政策的運用，並非實質的改變。

最近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英國廣播公司分別於四月十九日和二十四日廣播了周恩來與英作家菲利克斯·格林的電視談話，其中就有關「和平演變」問題的答覆：

「無需評論，你可以看我們的行動。不管在尼克遜總統來之前，還是來之後，我們政府發表的聲明、我們報紙上的報道和評論，以及我們同各方面的接觸和關係都證明這一點。我們沒有什麼變化。特別是從我們在聯合國的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和安理會上發表的意見來看，我們對每一個國際問題的態度和意見都很清楚，都是堅持我們歷來的對外政策原則的。」

很多人太着重了尼克遜的訪問大陸，以爲是中共「和平演變」的大起步，把頭號敵人做成朋友。這方面，周恩來在這段訪問中卻表示：

「中美兩國的談判從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先在日內瓦，後在華沙，談了十六年多了嘛。我們堅持兩大原則：第一個是中國人民跟美國人民是一向友好的，……第二個就是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解決兩國之間的一切爭端。這一次尼克遜總統來訪問，就是把談判的級別提高了。」

從這段中，可以知道：那只是美國的轉變，而不是中共的轉變。特別是在思想、理念方面。

民變始有轉變

因此，誠如四月二十四日某大報社論「所謂『和平演變』問題」所說：「是否（中共）就會逐漸緩和其教條主義與極權統治，使大陸人民享受若干民主與自由……（俄共）採取暴力、高壓、獨裁手段以維護其政權的存在與持續，乃成爲絕對必要。……俄式共產主義與民主自然難相容，……中共政制仍一稟俄共成規，有些地方更變本加厲。……中共和平轉變的機會極爲微弱。……唯一可能，只有大陸民間發生重大變局。」

百分之五十九的人贊成尼克遜總統所採的封鎖行動，由此可見，尼克遜的政策仍然受到大部分美國人擁護的，不過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並沒組織起來，表達他們的意見，因此似乎那些反戰分子就代表了「民意」，其實，在比數上，他們不過是極小極小的一小撮。尼克遜並沒把他們放在眼內，可是許多投機的政客卻利用他們作爲政治本錢，如愛德華甘廼廸之流，以爲這些反戰分子可以助他做白宮主人，那太天眞了。

美國這些反戰分子，可說醜態百出，非驢非馬。在報上的圖片中可以看見這班人個個如長毛賊，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們不但外表醜惡，內心也十分醜惡。他們焚燒了自己的星條旗，卻高舉北越紅旗到處遊行，既然這樣熱愛北越，痛恨美國，應當以做美國人爲恥，那何不投向北越，做北越人民？

美國的反戰分子是一羣人渣，他們的行爲，都是莫名其妙的，大概，這就是他們享有太多自由的結果。

保釣須支持政府

美國把琉球羣島移交日本，沉寂已久的釣魚台問題，又再被提及。這個問題現在已牽涉到了三方面——東京、北平和台北。

日本方面對於北平和台北所提出關於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已予拒絕。據說：釣魚台列嶼自一八九五年以來，即爲沖繩縣的一部份。

日本政府認爲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歷史、地理和地質的論證，依照國際法，一點都不能認爲

理位置、地質結構、歷史的親近關係、長期間繼續使用以及法律各方面觀點看來，中華民國對於這些列嶼擁有主權是無可爭論的。

美國現在要把那些列嶼的管理權移交給日本，因此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保持釣魚台領土完整，是中國的神聖責任。

到日本主持琉球移交日本儀式的美國副總統艾格紐，在這項儀式舉行的前夕，曾訪晤日本首相佐藤和外相福田，舉行會議，事後沒有發表任何聲明，他們的談話有沒有涉及釣魚台問題，不得而知。不過，這一個爭持不下的局面，對美國也是一件相當尷尬的事。早些時，美國曾聲明，釣魚台之事，是中國與日本間的問題，他不願介入，認爲這事最好由中國和日本直接交涉。這不過是打太極，相信問題不是這麼容易解決。

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移交琉球的前夕，提出這麼一項聲明是值得稱許的。保釣分子應該認識清楚，國府一直在爲保衛釣魚台主權而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凡是愛國的中國人，都應全力支持政府，政府要得到人民支持才有力量。此間的保釣分子，光是貼標語、靜坐示威或到美日領事館遞交抗議書，都不會有什麼作用。但如果全力支持政府，循外交途徑提出交涉，終有一天可以獲得勝利，到最後，萬一要訴之武力，就更要得到人民的支持。



認識中國

與演變

自從尼克遜訪問大陸後，本港的一些報章和雜誌，又開始掀起了一陣子對中共政權「和平演變」問題的討論。有的肯定中共雖頑固終需變；有的根據一些事實認爲的確變了；有的認爲經已由慢變而速變；有的更以爲某某人領導在變。

其實，自中共政權建立以來，海外不少的中共專家和密切注視中共情況的中外人士們，不知多少次對中共所謂「和平演變」問題加以肯定，然而，也確是一次次地爲以後所發生的事實給否定了。因此，在最近一段時期，對所有肯定中共在「和平演變」的論說，讀後我總是莞爾，並不表示我確信就是如此。

演變觀念的混淆

可是，這一時期的所謂中共「和平演變」的論調，確也使很多讀者信以爲眞，因此，也就喜沖沖地在觀望着、期待着。實質上，所有肯定中共「和平演變」的文章作者，他們卻都是相信着中共是會「和平演變」的。

這方面也難怪那些作者和讀者會信以爲眞，原因之一恐怕是把演變與「和平演變」加以混淆了。

人類的歷史一向是演變的，促成這一演變的因素也是來自多方面的。例如[illegible]、[illegible]，這包括各方面的[illegible]中，文[illegible]到歷史[illegible]的證據。

然而，掌握這一歷史演變的最大動力，不是由於觀察所已演變成的事實，而是要從這演變的事實中，透視左右這一轉變內在理念、思想和意識。也唯有明白了這理念、思想和意識，才能眞的掌握了歷史的演變。否則的話，只憑了外在的變化，便肯定歷史的演變，而不深入了解所以發生演變的思想動力，恐怕就不那麼準確。

滿清維新的例子

這裏我想重溫一下清代末年的情形，或許有助於我們對歷史演變的了解。

滿清在經過鴉片戰爭、洪楊之亂之後，再經中法越南戰爭和甲午戰爭，清廷的士大夫部分人士覺察到中國政治制度之不妥，遂有了維新變法運動。百日維新雖是被鎮壓下來了，到頭來似乎非維新變法不成。

戊戌變法的失敗，表面上彷彿是光緒帝和康有爲鬬不過西太后。致使後來幻想和平改革的人，回憶此事都只痛恨西太后。人們以爲：假若沒有西太后的阻止，光緒帝一定可以如日本的明治天皇，變法可以成功，而中國那時就會進於富強的境地，不致受到以後的國恥和革命了。





美國的政治暗殺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拉巴馬州長華萊士，在馬利蘭州競選活動中，突然被人行刺，兇手亂槍射出，華萊士身中五彈，傷勢嚴重，同時，在華萊士身邊的幾個人，也遭池魚之殃，中彈受傷。

自甘廼廸總統遇刺後，政治性暗殺在美國似乎大行其道，兇手刺殺華萊士的動機仍在不得而知，不過暴兇已當場就[illegible]，[illegible]定會有[illegible]出[illegible]來，不過，這些事會不會公開，那就很難說。甘廼廸被刺眞正原因，到現在還是弄不清楚的。

自從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甘廼廸遇刺斃命後，到這次華萊士被槍擊，一共發生過六次政治性暗殺。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甘廼廸的弟弟羅拔·甘廼廸參議員在初選運動極成功當中遇刺。

美國民權運動領導者馬丁路金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被槍殺。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另一黑人領袖馬爾康在紐約黑人區集會中演講時被槍擊喪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美國納粹黨領袖洛克威爾被一名狙擊手開槍射殺。

美國何以這麼多政治暗殺？本來，美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家，殺死了一個結果並不一定如你所願。

但，這種政治暗殺卻偏偏不斷在民主自由的美國發生，無以解釋，只可以說，美國的人性已接近瘋狂。譬如說，示威的「羣衆」把美國旗焚毀，高舉北越旗幟，這又是怎麼樣的一種思想呢？

爲了華萊士遇刺，愛德華甘廼廸立刻接受了尼克遜總統的建議，接受特務保護。另一位民主黨領袖韓福瑞宣佈退出競選。

在美國，搞政治背後就有這個隱憂，誰曉得政治的暗殺不會臨兩你的身上？不管你的主張如何，總有人和你持相反意見的，這人就可能成爲暗殺你的兇手。

美反戰分子醜態

尼克遜宣佈封鎖北越港口，蘇聯和中共都發表了聲明，表示抗議。可是，直到現在，還不過是一紙抗議而已，並沒有採取任何報復行動的跡象，蘇聯對尼克遜訪問莫斯科之行，也按照原定計劃，並沒有予以中止，可知蘇聯和中共對美國的封鎖行動，反應的態度十分「溫和」，也即是說，尼克遜的封鎖行動，沒有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不過，蘇聯中共反應雖然和緩，美國國內的反戰分子，卻大大的鬧了一場，到目前，示威運動還是在各地進行。

美國就有這樣一批搞事分子，雖然人數並不多，但他們到處搞事，新聞記者又爲他們大力吹噓，似乎聲勢十分浩大，許多人都受到困擾。

據外國通訊社分析，他們的成分包括了喜歡搞事的煽動分子，擁護「

浩然等人的英文程度再好，但寫起文章來無論如何總會比不上用中文寫更加方便。因而我堅信他們寫的是中文，但被翻譯家譯爲英文的。

「中國文學」出版英文版當然是爲了便利英語系民族閱看，是爲了宣傳，這本來不足爲怪。但奇怪的卻是沒有中文版，莫非中國文學只能讓洋鬼子看，而不能讓中國人看？

我有幸在左報上看到再轉譯成中文的英文版「中國建設」的文章。可是在左報大加介紹的文章作者中，只有李希凡一個名字是熟悉的，其餘的名字都十分陌生。左報一再強調和介紹的一位叫做「浩然」的作家，我想來想去也想不起他曾發表過什麼作品，是怎麼樣的一位作家？也許這是我孤見陋聞。但可以肯定這位浩然絕不會是名作家。

本來是不是作家並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名作家文章不一定好，無名作者的文章不一定就不好。可是左報似乎唯恐別人不知道這個叫做浩然的是一位作家似的。在他的署名前面加上「作家」兩個大字，變成「作家·浩然」。這是翻到李希凡的文章時，卻發現李希凡名字前面並沒有加上「作家」字樣。也許李希凡名字比較响，不必多此一舉吧！

我想來想去總弄不明白左報爲什麼非要讓人知道浩然是作家不可，不但在他名字前面加上作家字樣，也還由左報的專欄作家撰文介紹。後來總算是弄明白了，原來現在中共可以拿得出來見人的，除了李希凡之外就是這位浩然。但又因爲他的作品不多，名字不响，不但不爲海外讀者所熟悉，連國內的知識分子也不知道浩然其人，恐怕人誤以爲浩然只是政壇顯要的化名，或是工、農、兵群眾，不得已，才千方百計使人們知道他是「作家」。

然而，浩然所寫的又是什麼呢？遺憾得很，這位「作家」所寫的不是詩歌，不是散文，不是小說，也不是劇本，而是一篇理論性的東西，題名是「爲什麼人而寫？」通篇文章都只重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過的話。嗚呼！倘若發表幾篇諸如此類的，告訴人們「爲什麼人而寫？」的文章，也可以說是「文藝春天」，那麼我要爲這個「文藝春天」而悲哀。

提防入彀

英華

香港這地方，正所謂一樣米食出百樣人，而且因爲社會環境的特殊，有不少人患了這樣那樣的「流行病」，其中一種是「回歸熱」。

根據「診斷」，「回歸熱」患者有的是因爲「矇查查」，人云亦云，這種人沒有做人的主見，生活態度是「隨大流」，看見有人起哄，也不問起哄者是否別有用心，也不問人家哄的是不是事實，就跟着嚷了。結果不知所謂地染上了「回歸熱」。這種患者雖然病根不深，但是病情極易惡化，造成危險。

另一種患者是思想免疫力不強，「回歸熱」細菌向他侵襲時，他也許始起懷疑，或作極微弱的抵抗，但終於抵抗不住，患上「回歸熱」的病禍。

還有一種患者，原具有一定程度的愛國主義思想，但政治態度頗糊塗。下焉者是「有奶便是娘主義」者，所謂「跟爹也吃飯，跟娘也吃飯」，誰給一點好處，他便認爲那個「國」實在太好，油然生出「回歸」之心，染上「回歸」病菌，而他還以爲自己很「愛國」，殊不知他這種「有奶便愛國主義」正是「回歸細菌」侵襲的對象。上焉者是自鳴清高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原以爲自己是中國人，認定自己要愛中國。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但他們自鳴清高，往往給自己的眸子遮了視綫，弄得分不清楚道路，他們也不考慮自己應走什麼樣的愛國道路，更不考慮國家應走什麼道路。這種糊塗的「愛國主義」正好給「回歸派」乘虛而入，被他們的「政治認同」「同」了去，漸漸地發起「回歸熱」來，跟着「回歸派」的盲公竹走入歧途。

更有一種令人不屑的可憐蟲，原先與「回歸派」甚至左記也很不內丁，但後來卻搖身一變，也扯着破旗當虎皮，打扮成「回歸派」搖旗吶喊，大吹喇叭，這種大概是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的「回歸熱」患者了。

或問：愛國好不好？極好。身爲中國人如不愛中國，就是民族敗類，國家罪人。誰敢說不愛國？汪精衛叛國投敵，還美其名曰「曲綫救國」呢。問題在於，我們愛的是什麼「國」，不言而喻，我們愛的應該是既民主又自由，人民豐衣足食的中國。這個中國還未在大陸上出現，假如你是眞正愛國的話，就應該爲它的實現而奮鬪。愛國主義者應該珍惜自己崇高的愛國感情。專制的共產主義政權是不值得人們去愛的。回歸好不好？好極。海外的中國人，絕大部份是希望回歸自己家園的。但必須是回歸到能自由生活的家園。可以肯定地說，我們要回歸的。但我們絕不能回歸受極權的統治。因此爲了回歸到自由的家園，必須摧毀中共的極權統治。

患了「回歸熱」的人醒來，應要看一看「回歸派」回而不歸甚至不回也不歸，提防入彀才好。

可悲的「文藝春天」

待旦

閱「左報」偶而會看到一兩位書家，一兩位考古學家，一二名自然科學家獲得「解放」的消息，也看到一兩名老教授被拉出來走走，陪外國記者或作家談談。

儘管獲得「解放」的人數是那麼的少，而所謂「解放」也僅僅是一種形式，但把這些老學者老教授從「五・七」幹校裏放出來，讓他們回到書齋而翻翻舊書，總算是一件好事。可是「七十二行」當中，作家這一行業似乎沒有什麼人有機會獲得「解放」。

據說廣東著名的作家秦牧新近又曾獲得「解放」了，可是在中共的報刊上還無法看到他們的名字和作品，誰知道是不是真的獲得「解放」？

省一級的所謂「文藝刊物」如「廣東文藝」、「廣西文藝」的確是出版了。據一些有機會回去廣州探親的朋友說，他們在大陸也看到了，但打開來一看，多是工農兵的集體創作，沒有一位作者名字是熟悉的。倘若果眞「解放」了一部份作家，為什麼看不到他們的作品呢？倘若是不讓他們寫，那麼「解放」跟不「解放」又有什麼區別？倘若是他們不肯寫，試問他們又為什麼不肯寫？世界上由共產黨執政，實行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止中國大陸。雖說共產黨執政早就剝奪了作家的創作自由，但試問又有誰像中共剝奪得那樣徹底？史大林時代的蘇聯也夠恐怖的了，史大林和特務頭子貝利亞也夠殘暴，殺人也夠多了，但蘇聯畢竟還有「士敏土」、「靜靜的頓河」、「第四十一個」這類作品，史大林和貝利亞畢竟還能夠容忍法捷耶夫、蕭霍洛夫這樣敢於反映現實的作家。

可是，當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時候，我們焉能不感到悲痛？偌大一個國家，有五千年文化歷史，有七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而今，竟然連一個什麼也沒有！竟然連一部作品也沒有，實在比撒哈拉沙漠還要荒涼。面對如此事實，我們豈能閉起眼睛說瞎話？撒什麼「百花齊放」、「文藝春天」的瀰天大謊。

無恥文人郭沫若早就喪失了作家的資格，他自己也在「文革」時承認，他已喪失了這種資格，他現在在中國大陸活動，也絕不是以作家的身份活動，而他最近出版的「李白與杜甫」和章士釗的「柳文指要」也絕對不是作品，跟文學藝術完全無關。即使左報把這兩本書吹捧上天去，也改變不了它們不是文學作品這個事實。

雖說在所有共產黨統治下的國度，都沒有創作自由，共產黨提倡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實質上就是利用這套似是而非的創作理論，阻止作家干預生活，暴露生活的陰暗面。蘇聯這個共產極權國家，還有容忍「拖拉機站長與總農藝師」、「地委書記」這類反教條主義反官僚主義的文學作品的雅量。但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領袖，毛澤東先生卻缺乏容忍「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的襟胸。

然而，更令人感到意外的卻是，中國大陸非但干預生活，暴露陰暗面的文學作品不容許存在，甚至連絕對地歌功頌德的，歌頌中共「革命」鬪爭事迹的文學作品，如「紅日」、「紅岩」、「紅旗譜」，竟然也不允許存在。我們縱料到毛澤東會倒行逆施，也萬萬料不到竟狹窄到這等地步。

不管毛澤東四卷「雄文」的價值被捧得多麼高，不管「革命」歌曲的聲音是多麼嘹喨，一個國家倘若完全沒有文學作品，完全沒有專業作家從事創作活動，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一件光采的事情。據說，中共當局的文藝政策，也有多少改善。諸如英文版的「中國文學」和中國建設也出版外銷。可惜的由中央文化領導機關領導的中文版文學期刊，至今依然未見出版，到底是為什麼呢？為什麼一級的所謂「文藝」刊物搞得出來，而中央級的「文藝刊物」卻搞不出來呢？是擔心作家不合作不寫稿，以致刊出來的東西不符水準有礙面子，還是另有原因？

聽人說不少華僑常以他們的子弟不懂中文為憾，而今，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恐怕要以不懂英文為憾。因為懂英文還可以看到英文版的「中國文學」，不懂英文只好乾着急地等待中文版的「中國文學」的出現。

在英文版「中國文學」、「中國建設」上撰稿的作家，未知其原稿是中文還是英文，倘若他們都能用英文著書立說，誠然是令人欽佩的事。別人不說，光拿中共著名的文學批評家李希凡來說，按照常理推斷，他原先的英文水準不可能怎麼高，一九五六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時，他還是山東大學的學生。而那時俄文是最風行，最吃香的外國語，山東大學也是俄文為主要的外語，設使他以後自修學習英語，能學到可以運用英語寫作的程度，當然不由得你不表示佩服。假如在英文版「中國文學」、「中國建設」上撰稿的作家，原稿是寫中文，然後再翻譯為英文。那麼單出版「英文版」而不出版中文版，實

拘捕該大學數十名最激烈的學生，竟搜出了由中、緬共統一戰線給予他們的宣傳小冊子。因之，緬甸當局至此已獲悉中共正式滲透其最高學府。

唯其如此，所以尼溫政府於一九六四年三月，便實施其那項早已公佈了的所謂「社會主義計劃」，將緬甸經濟置於完全的政府控制之下，不僅沒收了華僑的一切工商業；並且進一步地限制了華人的思想行動，其目的在防止中共利用這些旅緬華僑，暗中為北平從事陰謀的政治活動。到了同年秋間，尼溫政府又宣佈一項「國有化」的新法令：除經營鐵器、蔬菜及其他易腐的糧食零售商，不受這項法令的影響外，凡在仰光城內的私人批發店、貨倉、經紀行及商店等，均收歸國有。其中被充公的貨物，共有三千多家均為華僑的資產。

旅緬華僑受雙重迫害

因為仰光是緬甸的首都，也是該國政治、經濟、文化及商業的中心；全國對外貿易的出入口貨物，百分之九十均以仰光為吐納站，所以，仰光成為東南亞方面一個重要的商埠。而華僑又以仰光為聚居之地，據統計：旅居緬甸華僑約在一百萬人之中，仰光佔五十萬。這裏的出入口貿易，批發商店及零售商，可以說大部份操在華僑之手。市內的蒙古街，為印度齊知人（膚色較白析的一種）的錢莊集團。而華僑則集中於市區內的「廣東大街」。那條街為全市的交通孔道，兩邊排列着的大小商店，店主、伙記百分九十五為華僑。他們以經營米業、木材業及釀造業者為最普遍；其次尚有礦產業和典當業等等。如果就其規模和資本而論，當以米業居首位。遠在第二次大戰之前，全緬甸的華僑米廠，其規模龐大的已有三十五家，小規模的約在一百五十家以上。當日軍侵緬時期，華僑米廠多數遭受摧殘，勝利後又逐漸恢復經營並迅速蓬勃。

華僑在緬甸經營柚木廠的約八十餘家，經營梗木廠的約二十家。全緬境內的釀造廠約六百家，依此業為生的華僑約三萬人；政府每年的酒稅收入，約達二千萬盾（緬幣）。此外，華僑經營的百貨公

共威脅

胡蒼之

大戰前，生意興隆；但大戰結束緬甸獨立後，大陸隨即陷共，土產全由中共外貿局所統制，而緬甸政府於一九五六年起，亦已限制了進口；尤其新法令頒佈後，大部份的華僑財產更化為烏有！

旅緬華僑，也像其他國家的華僑一樣，他們一直沿用祖國習慣，如過農曆新年，則整個廣東大街和海濱街的商店，都張燈結綵，充滿着祖國的新年情調。而對於其他文化、教育等事業，和華僑社團組織，亦有相當的開展。單在仰光便有十一間華僑學校——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其中以「南洋中學」為最具規模。中共自一九六六年推行其所謂「文化革命」開始時，便把大批的「毛語錄」、和「毛像章」及其他宣傳品，陸續地運入緬境，分贈給各華僑學校，並要求各僑校當局必須強迫僑生佩戴毛章，更要求人手一本毛語錄。儘管緬甸政府曾數次下令禁止，可是毛共分子仍然強迫各僑校繼續違抗當地政府禁令，因而導致緬甸朝野於一九六七年夏季，進行空前的排華事件，令到仰光與北平之間的氣氛非常緊張，並且一度陷於停止其外交關係。

提起那次中共外交人員與緬甸軍民發生流血衝突的紀錄，大致如下：

毛共輸出革命殃及僑胞

當毛共被印度人打傷的八名駐新德里使館人員，於同年六月廿七日分別運返北平治療的那天，而仰光也發生了規模更龐大，事件更嚴重的排華流血暴動；起因是緬甸人民指責毛共的「文化大革命」企圖對外輸出，不斷地傳播「毛澤東思想」之所使然。

換言之，毛語錄和毛像章都是那次流血大衝突的導火線，資料顯示：起初共有五千名憤怒的緬甸羣眾，包圍着仰光市郊區一間華僑學校，斥責那間

，他們於忍無可忍的情形下，乃出諸燒燬毛澤東像的行動；而把這項違抗禁令的罪名，則歸咎於毛共駐仰光「大使館」人員的幕後指使，進一步地遷怒到毛共的「大使館」，以及旅居緬甸境內各城市所有的華僑商人。

到了同月廿八日，緬甸的示威羣眾愈集愈多，把排華的矛頭指向中共「大使館」，數十名暴動分子更踰越了該大使館的圍牆後，立即襲擊中共外交人員，致有一名中共使館人員被刺斃命！令到事件逐漸擴大起來；尤其是親毛澤東的一批華僑學生，因撕毀了緬甸國家元首尼溫的巨像，和污辱緬甸國旗的緣故，更引起仰光緬人的公憤，於是怒火乃蔓延到整個華僑區，分別進行毆打、縱火焚燒華人的商店、工場、車廠、廟宇學校等，幾使仰光的華僑財產全部被毀，約有五十餘名華人在這場反華反共的衝突中喪生；三百九十一名華僑學生被捕而下落不明。

同時，仰光當局鑒於事件發展已到了最嚴重階段，警察無法控制局勢時，乃不得不宣佈戒嚴，把仰光市區置於軍事控制之下，但其排華暴動則迅速地蔓延到四百英里以外的曼德勒地方去。當時北平則照例提出兩項所謂「最緊急最嚴重的抗議」中，並附有一份對緬甸政府的五項強硬要求是：㈠嚴懲肇事者；㈡對遇難華人家屬給予撫卹；㈢公開道歉；㈣必須保證所有中共機構及人員的安全；㈤立即停止對居住於緬甸華人的法西斯行動。進而宣佈與仰光斷絕「大使級」關係，表示中共原駐緬「大使」將不返任所。

同年七月六日毛共向緬甸政府提出另一照會，指責它破壞了「中（共）緬經援協定」，宣佈停止對緬經援。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八日，中共又邀尼溫訪平，獲得毛以下的共酋盛大歡迎，周恩來要求兩國關係正常化，實則是毛共當時對東南亞國家處於惡劣的情況下，企圖玩弄手法，拉攏緬甸作「馬仔」，以分化其他所謂「不結盟國家」，重行標榜其「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作為對外攻勢的陰謀罷了。

緬甸長期

為了勸告尼克遜總統不好與中共政權輕率建交的緣故，紐約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海華，特向東南亞各地搜集資料，證實自尼克遜訪問大陸後會引起東南亞各國的極度不安。他並於三月十五日在該報以三欄的雙層標題「受支持的叛亂——中共的咆哮仍使鄰居緊張」，發表一篇長文，內容畧謂：

「中國大陸周圍的鄰居們，從痛苦的經驗中知道：和這個赤色龐然大物相處是多麼的不安，尤其自去秋進入世界舞台以來，發覺由北平所支持的叛亂分子更為囂張！其中以緬甸、寮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政府的恐懼程度最甚，……這些國家在它們的北部地區內，長期面臨北平積極支持的游擊活動的威脅，其結果是它們的資源不斷地浪費，妨害其政府的長期不穩定。要不然，像物產富庶的緬甸，怎麼會搞到經濟混亂，民生凋敝呢？……」

海華進一步地加以分析說：「事實是，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政權，將亞洲的叛亂分子視為它的盟友，公開地鼓勵；並且毫不掩飾地以物資支持沿中國邊界或近距離的國家境內，繼續紛擾與不安！假如美國承認北平政權，豈不更助長了亞洲共黨的聲勢，而令到美國的盟邦為之沮喪嗎？緬甸過去隨印度標榜其中立，便是被迫的。」

中共勾結緬共的經過

不錯，緬甸是東南亞的一個細小國家，原屬英國殖民地，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始與印度同時獲得獨立，且其國土與中國大陸的西南部相毗鄰。因此，當中共一九四九年在北平建立政權之後，緬甸政府也跟着印度的尼赫魯承認了中共，並分別與北平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前緬甸總理宇努為了表示與中共友好，也步着尼赫魯的後塵，而宣佈緬甸為「不結盟國家」，對外交上則採「中立」政策。

可是中共對緬甸並不因宇努宣佈「中立」而放棄它的滲透陰謀，實際上，所謂中立國家，正是共產主義發展最理想的溫床。於是，當緬甸承認中共不久之後，中共就派了一個相當部長級的幹部，由

白旗、綠旗等三派共黨頭頭，舉行了秘密會議，從事組織「統一陣線」的指揮部；並決定以緬北山區至滇省邊境一帶，設立一至二個「幹部訓練班」，及建立其農村通訊網，進而擴大其基層的細胞組織，編組武裝部隊；而武器彈藥及其他物資裝備，則全部由北平方面供應，進一步加強共產主義的宣傳。為了消滅緬甸的傳統勢力——佛教僧侶，中共主張不惜焚燒各村鎮中的寺院，施行其恐怖手段，迫使緬甸僧侶們停止傳播其傳統的佛教思想，一度造成緬甸國內的大混亂！

一九五三年，中共又勾結了滇緬邊區的喀欽邦，積極策動這個為緬甸聯邦中五大「自治邦」之一的喀欽邦共黨頭子羅相，且一度支持他宣佈該邦脫離緬甸中央政府而獨立。另一個「白旗」緬共青年頭頭德欽丹東，也與毛共有着密切的勾結。他曾經領導十萬農民進入農村活動，企圖推翻仰光中央政府。事實上，有一個時期，緬甸確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曾經淪入共黨的魔掌之中！因之，緬甸前總理宇努不得不追隨前印度總理尼赫魯、印尼總統蘇加諾等不結盟國家領袖，於一九五五年參加了萬隆的所謂「亞非會議」，其目的在希望與北平方面保持着「友好」關係，而讓緬甸的局勢能夠苟延殘喘。

然而，在北平全力支持下的德欽丹東則始終反對宇努政府，進而迫使宇努先後垮台三次。如所週知：一九五六年六月五日，宇努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坦率而痛苦地表示：「我的中立主義政策，早已因為在仰光的中共大使館不斷地進行顛覆性活動，而困擾了緬甸政府，以致全部遭受失敗了！」所以，宇努當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宣佈引退，把他的總理職位交由前緬甸國防部長宇巴瑞代理，作為過渡時期；而其國防部長一職，則交由陸軍參謀長尼溫（今緬甸革命委員會主席）兼任，終於收復了緬北方面的好幾個大城市。

但在一九五七年七月間，宇努又

支持下的緬共亦隨之復活起來！國防部長尼溫鑒於共黨有奪取緬甸政權的陰謀，乃於一九五八年九月發動了政變，領導政府直至一九六〇年實行普選的時候。當時宇努的「自由同盟」，再以壓倒性的勝利而復出組閣；因為他所推行的那項「四年經濟計劃」，都是以共黨的經濟為藍本的，於是再度引起了緬甸人民的反對。故尼溫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又發動了第二次政變，自任「國家革命委員會」主席至今（最近緬甸已改為社會主義共和國，尼溫仍為國家元首）。

煽起仰光大學學生暴動

尼溫於十年前正式主政後，仍然標榜緬甸為「中立」立場，以「不結盟國家」元首兼總理的身份，六二年下半年曾分別訪問過莫斯科、北平、華盛頓、倫敦、巴黎及東京等地，不獨希望與毛共保持「友好」關係，「和平共處」；且與北平簽訂過一項「中緬邊界協定」。在它們進行談判滇緬邊界問題期間，前中共「主席」劉少奇、周恩來、賀龍、陳毅等人，均曾先後前往仰光活動。

不料尼溫對於防止共黨滲透緬甸內部的行動，卻比宇努、宇巴瑞等人為嚴密；而且他的防共手段也較為高明。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即尼溫二次奪得政權不久的時候，緬共在北平駐仰光「大使館」的指使下，曾向尼溫的新政府挑戰；它首先煽起了仰光大學的五千名學生進行大暴動，尼溫則一聲不響地馬上下令軍警部門，迅速採取行動，實施強烈的鎮壓，除了警察開槍擊斃十六名左傾學生外，並曾分別逮捕一百三十七名偽裝學生的共黨特務分子；其中更有中共駐仰光「使館」青年職員呢，結果下令封閉仰光大學達六個月。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尼溫為了想結束共黨與政府間十五年來的鬪爭狀態起見，他曾經邀約緬共各派頭子，舉行了幾次談判，當時緬共堅持要求組織聯合政府，包括共黨及其同路人在內，曾為尼溫所拒絕從而引起了曼勒德、毛淡棉等地的左派分子，分別舉行了廣泛的示威暴動；

在上海被捕後，竟乘亂逃出。民國三年一月竟公然在北京出現，招搖過市。觸犯了袁世凱的大忌。一月十九日應桂馨搭車去天津，袁使人暗殺於北京車站。假使應桂馨隱姓埋名，也許不會死，被捕逃逸的通緝犯，還敢在北京出現，無異在袁世凱的臉上抹黑，實在是找死。他死了不要緊，累及趙秉鈞也被殺。據孤憤氏的記載：「趙聞應死，曾用電話向袁鳴不平，謂如此，以後誰肯爲總統作事。未數日，趙亦暴亡。蓋袁恐趙氏終暴其隱也。」宋案另一主謀人物洪述祖，案發被通緝，趕往青島，逍遙法外，洪憲帝制失敗後，始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呂所擒，送交法院，宣判死刑。

關於趙秉鈞之暴死，傳稱七孔流血，死狀極慘。並皆斷定是爲袁世凱謀殺，已無可疑，但很少人知道，所下之毒，即毒死光緒帝的外國藥水，也是由楊五爺提供的。

趙秉鈞暴死經過，據趙的秘書長黃季剛（侃）告人稱：「每晚必與智菴（趙之字）靠鴉片烟盤談公事，談倦，智菴飲人參水一杯方眠。一日喟然曰：『項城帝制，是自殺也，我亦有殺身之禍。』我愕然不知所云。過十餘日，予與靠鴉片盤，倦歸。不十分鐘，促予往，智菴已染急症，目瞪口閉，不能言語。問其家人；曰：『飲人參水後，即發病，而打烟侍僮，已不知去向。』事後，始知以十萬金賄烟僮，滴毒藥水於人參水中，即死。咸知杏城所爲，無敢言者。」

楊五爺一時毒名昭彰，人畏之如蛇蝎。據說，袁世凱初搞帝制時，梁士詒、熊希齡等皆不贊成；但是由於士詒終於贊成。梁嘗對人言：「我梁某性命，不怕袁項城，倒怕楊杏城，懼其下毒藥辣手也。」當時有人在楊的大門外貼了一副對聯：「紅杏枝頭春意鬧，烏衣巷口夕陽斜」，一時傳爲笑話。

終於自毒斃命

毒手魔王楊杏城，萬萬想不到，死於毒藥水的第三個人竟是他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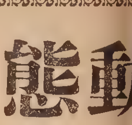
洪憲帝制失敗，袁世凱死去，楊士琦離京隱居於上海。在亞爾培路置巨宅，畫棟飛簷，備極豪奢，人無不知楊五爺公舘。

有金屋是爲了藏嬌，納名妓小菠菜和小白菜爲妾，二人皆艷絕一時。楊以爲從此可享無涯之福。殊不知二姝烟花女出身，又皆青春年少，豈肯甘心和他這個老糟頭子虛度年華。但是楊五工心計，監管甚嚴，春意雖鬧，難以出墻。

不過，他畧不到被他的兒子毓珣所誘。老楊一出門，小楊即登堂入室，代行父志。

楊五雖退出政壇，已無施毒對象，但是對於他那屢建奇功的毒藥水仍極珍愛。將藥瓶置箱中，囑家人不得近，入口即死。

一天楊出外拜客，大概較預定時間提前回府，一進臥房，目睹其子擁小菠菜、小白菜而臥，當場氣得失神，坐在沙發上，高叫都要處死。小白菜急中生智，乃從箱中取出毒藥水，滴入茶中，使女婢獻茶，楊五喝了一口立即毒發身死。此即上海著名的大毒殺案之一，當時宣騰報章，老上海當皆知此事。



廳移至內室去了。會場中設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館」，規模較上次縮小了很多；反過來「大慶、大寨展覽館」則極爲盛大。

這次交易會的特色之一是約三十個美國商人被邀請參加，一個中共幹部對這件事會這樣解釋：「我們雖然歡迎人民友好，但不作幫助美帝國主義的事情。」其實中共之邀請尼克遜訪問，對尼克遜幫忙可太大了。最近美國宣佈封鎖北越海口，全面轟炸北越，如果尼克遜不是有訪中共之行，則今年十一月大選可能就毫無希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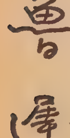
再以日本來說，對外貿易是它的經濟生命綫，去年中共對日貿易接近九億美元，成爲中共對外貿易最大的國家。周恩來屢次說，日本經濟擴張的結果，一定會導致軍事擴張，軍國主義必定復活；中共與日本大做生意，豈不是幫助日本擴張經濟、恢復軍國主義嗎？

毛澤東在五・一未露面，江青跑到廣州慶祝五・一，這只是毛派衰微的一面；此外毛的住子，遼寧省委副書記毛遠新，已很久不公開露面了，這包括少年乒乓球比賽大會在瀋陽揭幕，五・一慶祝，施漢諾到訪的一連串活動，他都沒有出頭。而其他的四書記，第一書記陳錫聯，第二書記曾紹山，書記李伯秋，副書記楊春甫則全部露面，唯獨他匿跡。他的地位足不高，但是「老中青」三結合不可少的一環，而且是毛的至親，他的沒落，透露了不可忽視的政治動態。

被鬪幹部紛復職

在毛派式微的同時，則是老幹部的復出。據四月七日新華社報導清華大學的幹部情況稱：「全校原有中層以上幹部的大多數，已經分別擔任各級領導工作。原有校黨委的副書記，現在已有三人擔任了校黨委副書記，一人擔任了校黨委常委，校革委會副主任。十六名原系黨總支書記，有十四人擔任了校系兩級的領導工作。……絕大部分教師已安排到數學和科研崗位上，一批教學經驗比較豐富的教師還擔負了教學和科研的領導工作。……」從以上的話得知，文革前劉鄧時代的幹部，不但大部分復職，有的還昇了級。

「文化大革命」本來是一場「政治大胡鬧」，紅衛兵亂揪亂鬪，使無數人「無事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結果鬪人的紅衛兵被驅往邊區、鄉下勞動改造，至今四年仍無希望返回城市。說明這些鬪人者犯了錯誤，其實是老毛犯了錯誤，他們不過是替罪羔羊罷了。最可憐的是那些寃枉被鬪死的人，像各作家老舍、李廣田等全是活活被鬪死了。在香港一個阿飛胡鬧，受害者不過一人或數人，但是一個大獨裁者胡鬧，則受害者便有千百萬人！政治不上軌道，實在太可怕了。





毒死光緒帝的藥水

戊申（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二兩日，西太后與光緒帝相繼死去一事，至今仍是一大疑案。不但光緒的死因、死狀不明，卽死的日期仍然是個謎。依照惲毓鼎「崇陵傳信錄」所記：「……時太后病洩瀉數日矣，有譖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又言：「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實際上光緒死後數日，皇后才發覺，究竟死在何日實難斷言。

光緒被下過兩次毒

據侍從光緒的曾廣鑾稱，在光緒最後被毒死之前，已經被下過一次毒了。「一日，太后賜粥，皇上食而泣，予四人侍立，亦含有淚，知有變。然皇上腸胃，只小痛耳。蓋毒未重也。予四人乃惕懼防護。」據情理推斷，西太后如想毒死光緒，可用砒霜等烈毒，不會只使光緒腸胃小痛而已。大概砒霜等烈毒，人死之後有七竅流血等徵象，恐怕傳出去太不成話，所以使用某種輕微的毒劑，結果効驗不靈。

至於光緒死於什麼毒劑呢，正史迄無記載。熟悉洪憲掌故的劉禺生則

泗洲楊氏兄弟士驤、士琦（杏城）皆爲袁世凱的心腹。袁氏由北洋大臣調任外務部尙書、軍機大臣時，楊士驤接任北洋大臣，實爲袁氏守位固權。士琦行五，人稱楊五爺，足智多謀，袁每有重大機密必與共謀。

戊申西太后病重時，袁世凱徬徨不安。蓋因戊戌政變時，袁曾出賣光緒帝，西太后死光緒如復政，自己必大禍臨頭。所以袁氏殺光緒之心較西太后更爲積極。遂問計於楊五爺，楊乃出高價秘密向西人購得無色無味入口卽死的毒藥水，勸袁與西太后近臣李蓮英共謀之。並進言：「一旦太后不諱，皇上御政，大叔與中堂皆大不利，險不可言，不如在太后臨薨前，了此公案，再作後圖。」袁世凱、李蓮英都贊其計，楊杏城以藥水授李蓮英，携入大內行事。光緒果於太后死前一日駕崩。

毒手魔王人人股慄

被這種藥水毒死的第二個人爲內閣總理趙秉鈞。

民國二年三月袁世凱謀殺宋教仁，有三個主要的經手人，第一個是趙秉鈞，第二個是趙的秘書洪述祖，第

史劍非

尼克遜訪問大陸以後的中共形勢，繼續在外弛內張的狀態。四月號「紅旗」的頭條論文是「要提倡顧全大局」。文中指出仍有下列的人和下列現象：①「總是在局部或者個人和小團體的利害得失上兜圈子」；②「那種只從個人和小團體利益考慮問題的人，陷入了資產階級派性的人」；③「背上驕傲自滿的包袱，就會陷入盲目性，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眾；只要別人承認他的長處，不承認別人的長處。」④「不顧全國的需要，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就是本位主義者的特徵」；⑤「一切只知道爲自己那個小攤子着想，不知道爲全國兄弟單位打算的人……實際上是積極的個人主義」；⑥「一味強調個人和小團體或本地區、本部門的利益，發展下去，必然會向黨鬧獨立性。」

以上這些話，翻來覆去的說，證明了今天中共內部仍存在着嚴重的文革後遺症。因爲文革期間紅衛兵造反，長字號的人馬都要靠邊站，爲了避免被揪出來鬬倒鬬臭，實力軍人乃互相連手，構築山頭，指使保守群眾組織與毛派群眾對抗。文革結束了，山頭已經結實了，從去年十月起，以周恩來爲首的新當權派，企圖剷平這些山頭，顯出非常吃力，從這篇文章的內容看得清清楚楚。

元老軍人極活躍

今年以來中共領導層最重大的變化，卽是元老軍人的活躍。從二月間謝富治追悼會開始，朱德的排名卽凌駕江靑之上，五・一慶祝活動中，朱德、董必武、葉劍英的排名皆在毛派僅餘的哼哈二將張春橋、姚文元之上。另一方面兩個中央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和徐向前的活躍尤令人矚目。聶榮臻已恢復使用副總理的官銜，單獨接見外賓，在五月之間卽有兩次；徐向前則於五月九日前往瀋陽，代表中共迎迓高棉流亡元首施漢諾，並陪同參加遼寧省委的宴會及文藝晚會。這原本是外交部禮賓司的工作，爲什麼忽然由軍委副主席出頭呢，據筆者推想，徐向前可能是前往瀋陽軍區巡視，安撫當地軍人，乘便代行迎迓施漢諾的特使任務。這幾個月葉劍英也在東奔西跑，忙於綏靖各地實力軍人。

把聶、徐、葉這些「元帥」抬出來以恢復對軍人的控制，表示毛澤東對軍人的實際影響力已衰退到不重要的地步，否則不會借重這些抗拒文革的老軍人出頭安定軍心。

徐、聶二人目前還不是政治局委員，但如果召開「三中

最

」皆與自民黨採取同一路線，因此被社會黨罵爲自民黨的別動隊。

西尾年老休退，由西村榮一繼任委員長，此人也是一個硬漢，吉田後一任首相，就因爲西村在國會提出質詢過於尖銳，被吉田拍案罵了一聲「馬鹿野郎」（混蛋）而引起野黨公憤，迫使吉田內閣垮台，吉田也從此脫離政壇。西村領導下的民社黨，已經逐漸向左靠，與其他野黨結成聯合陣線，但大體說來，尙不敢太違背民社黨的立場。誰知西村退休後，由原任書記長的春日繼任委員長，竟然爲人所不敢爲，一馬當先，跑出了賣國的頭閫。

日本社會黨所以親毛，甘作毛僞政權的爪牙，自有其道理在，因爲社會黨活動費大半由毛幫間接給予，毛幫不用自掏腰包，而是規定與毛幫貿易的日商（日人稱爲友好商社）須經社會黨擔保，於是這些友好商社就要按成向社會黨提供政治資金，作爲社會黨的經費及示威暴動的開支。

公明黨是一個宗教團體蛻變的政黨，就其性質來說，與毛幫的距離比起自民黨還要遙遠，因爲自民黨毛幫充其量只能罵爲官僚、資產階級組合的反動集團，但公明黨不但是資產階級，還加上迷信，在無神論的毛幫看來，眞是反動透了頂。此種情況在以佛教徒自居的公明黨人來說，又何嘗不了解，但公明黨居然肯向毛幫低頭，實在另有打算，照公明黨領導人看來，自民黨政權遲早要垮台，到時公明黨可能繼起組閣，或與社會黨組織聯合內閣，無論單獨組閣或組聯合內閣，非得社會黨協力不可，由於社會黨一直受到毛幫豢養，也必然得到毛幫的支持始能成功，所以公明黨不惜犧牲原則與毛幫勾結，也還能說出其中道理。

只有民社黨何事要投毛，不惜出賣自己的國家以達到目的，就難了解，因爲民社黨一不靠毛幫豢養，二沒有組閣的可能。其政綱又與毛幫立於敵對地位，此事不但我們局外人不懂，即民社黨人也不懂，春日回國後，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即受到質詢，也只能含糊敷衍過去，是否還有下文，尙不可知。

由於春日開了端，自民黨一個派系首領，曾任外相而在目前又有意競選下屆總裁出任首相的三木武夫最近也去訪平，回到東京居然也對外聲稱中日戰爭並未結束，引起自民黨內部大譁，許多反共議員要對三木採取制裁行動，尙未揭開。

由春日到三木，可以看出日本政壇的趨勢，即本來親毛的更親毛，即使本來反毛的也逐漸親毛，像春日一幸，三木武夫及藤山愛一郎（藤山爲日美安保條約簽字人）都是痲瘋浮出面的，其他藏在內心作勾結毛幫打算的，尙不知有幾，一旦佐藤退休，繼任人都可能轉變政策，這點是值得我們密切注視的。

關於修憲問題

第二件是關於修憲問題，日本憲法是在佔領時期秉承麥克阿瑟元帥意旨而起草的，其中有一條是規定廢除軍備，日本人稱之爲麥克阿瑟憲法，多少也含

右派議員十年來一直呼籲修訂憲法，可以自由建軍，目前日本已獨立，日本要修憲自有權力，美國不能過問，但阻力來自內部，根據憲法規定，修憲必須要國會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自民黨努力十年，始終不能在國會得到三分之二多數，目前仍差二十席左右，原來希望能得到民社黨協力，而今民社黨大部向左轉，自不會協助自民黨修改非戰憲法了。

日本在野四黨——社會、公明、民社、共產聯合阻止修憲，表面上理由是維持和平，免使日本再罹兵刼，道理不能說不正。但維持和平也要有足夠的力量，一個叫化子沒有力量自衛還沒有關係，一個大富翁若沒有自衛力量是絕不能安居樂業的，日本今天不但是世界有數富國，更處於蘇俄，毛幫環伺之下，若說沒有武力便可得到和平，自是痴人說夢。四野黨所以團結一起阻止修憲，受國民影响的成份甚小，還是受了外力影響，蘇俄與毛幫皆不願日本重整軍備，四野黨也就各爲其主而賣力了。

關於此一問題，自由反共的中國人，多數希望日本重整軍備，成爲亞洲的安定力量，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我們萬不能掉以輕心。

筆者個人看法，我們決不希望日本修改憲法，重整軍備，因爲一個有了強大武力的日本，反共不足，甚至可能要聯合兩共之一，但侵畧東南亞卻有餘。目前日本尙未有正式部隊，只有一種有正規軍之實而不敢用正規軍之名的自衛隊，已經張牙舞爪吞了琉球不算，又死賴活賴要佔中國的釣魚台島，若是日本眞有了強大武力如何得了，不但會在釣魚台島設崗哨，恐怕還進一步要向美國索回二次大戰時失去的加羅林羣島，馬利亞納羣島，馬紹爾羣島，小笠原羣島，正式向東南亞進軍，凡是二次大戰的受過「皇軍」之害的，都可能會再來一次。

還有一點也必須指出的，日本不能再武裝，美國就無法丟開手不管，退出亞洲。因爲美國可以不理東南亞各國，不能不理日本，美日關係千絲萬縷，非短文可盡，暫且不談。由這次越戰的情勢可以看出，亞洲國家眞的離開了美國，要抵抗共幫大舉進攻，在目前還作不到，利用日本不能整軍拖住美國，也是一條可行之策。



站在中國人立場來說，我們必須認定一點，中國最大的敵人永遠是日本不是蘇俄，我們同蘇俄百年來的仇恨，使我永不能忘記，但蘇俄本身生存的空間太大，西伯利亞又是如此的荒涼，加上共產黨已是風中殘燭，不久將來勢必被一股民主自由的力量所取代，到那時蘇俄本身就未必再能維持一統的局面，更不可能再侵畧中國。日本情形則反是，日本國力一旦膨脹，勢必要爭生存空間，中國及東南亞各國自然首當其衝。所以我們萬不能逞一時之快，贊成日本整軍，爲自己留下大害，到了我們光復之後，又要面對着一個強大的敵人。

注意日本動向

最近一月來，日本朝野發生了幾件事皆與中國有關，中國人應當密切注視。

岳騫

無原則傾向毛幫

第一件是民社黨委員長春日一幸率團去北平訪問，四月十三日與毛幫對日統戰頭目王國權簽署了一項所謂會談公報，除去承認周恩來以前提出的「日中外交三原則」之外，更進一步同意中日戰爭尚未結束及日本軍國主義有復活現象，這兩點是過去日本任何團體與個人皆未敢宣之於口的。春日一幸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看情形日本政客所作的賣國競賽，眞不知要伊於胡底了。

中日戰爭究竟有沒有結束，就筆者個人的心情來說，確實以爲沒有結束。因爲日本不但蹂躪了半個中國，而且促進了神州陸沉，戰敗後未向中國賠償一文，也未曾眞的誠心誠意與中國友好，目前又無端端挑起釣魚台事件，舊恨加上新仇，尤其是我們親歷八年抗戰的中國人，自不能就此罷休，相信長此下去，即使沒有第三次中日大戰發生，當我們消滅了毛僞政權，光復神州之後，還要同日本算一算總賬。

但在日本人來說，無論是任何立場的日本人，與毛幫辦則對日本可眞是大大的不利。因爲日本目前正謀與毛僞政權建交，朝野一致吶喊，但是，如果日本同意中日戰爭尚未結束，則建交第一步要先談和約，和約即使不致要日本割地，但必然要日本賠款及限制軍備。賠款數目據傳一九五七年周恩來曾告知日本社會黨議員穗積七郎，是五百億美元，經過十五年後，物價升高，美元貶值，如果眞的談到賠償問題，毛幫要是開口索一千億美元，都不是意外的事。

至於限制軍備條款，一定也相當嚴格，因爲毛僞政權目前最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而春日一幸也承認有此跡象，則居於戰勝者地位的毛僞政權限制日本重整軍備，更是應有之義。

春日一幸作了這麼一次大生意，他究竟有何所得，實在費解。就民社黨立場來說，算得上是一個反共的政黨，日本社會黨在投降後曾經盛過一時，黨魁片山哲且在一九四七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擔任過首相，雖然是聯合內閣，但畢竟是日本有史以來的唯一社會黨人首相，如果社會黨眞的走向民主社會的路線，如英國的工黨，則日本也很可能出現兩黨交替執政的局面。但不幸的是片山內閣倒後，日本社會黨開始向左轉，與日共沆瀣一氣，成爲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因此信譽一落千丈，再也不能獲得政權，落得一個「萬年野黨」的惡諡。日本社會黨的左傾，失了大批選票，也引起內部分裂，終於一分爲二，變成左、右兩個社會黨，在國會力量「左社」較大，一九五五年右派兩大政黨自由黨與民主黨醞釀合併，成爲今日的自由民主黨，社會黨兩派也急起直追，重新合而爲一。合併之後的社會黨，路線依然左傾，右派黨員無法忍受，終於由片山哲的得力助手，曾任片山內閣官房長官，蘆田均內閣副首相的西尾末廣領導一部份黨員組成民主社會黨。

民社黨是一個小黨，但影響力卻很大，就日本政黨背景來分，自民黨是官寮、政客、財閥的黨，社會黨是工人的黨，民主黨可說是知識分子的黨，雖然

當美國實行佈雷封鎖北越各港口後，同時並加強了空中攻勢，從北越通往中國大陸的鐵路交通線，成爲美機襲擊的主要目標。不用說，美國對蘇聯利用中國大陸運輸線的可能性，早在估計之中。不過，鐵路線的轟炸，不能百分之百收效，這批軍用品到達北越手中，可能是漏網之魚，而且，相信也不會是大批的供應。

美國的目標

美國知道，全面封鎖不可能辦得到，蘇聯供應品改循陸路進入北越的情況早已料到，因此他們的目標也只能做到下述三點：

㈠使輸入北越的軍火和物資減少到最低限度；

㈡使輸入北越的軍火和物資要付出最重大的代價；

㈢使北越要動員很大的人力物力來修復鐵路與橋樑等交通設備；要他們使用更多的人力來擔負運輸工作，由此迫得減少使用在南越戰場上作戰的力量。

自從一九六八年美機停炸後，北越經過四年時間的艱苦工作，才把被破壞的公私建設恢復過來，現在，再遭遇一次毀滅性的摧毀，損失之大，不言而喻。

也許空中破壞的壓力及精神上的威脅，終於迫使北越政府感到無能爲力而同意放棄武力，認眞談判，在和談桌上，解決越南問題。

如果獲得這樣的結果，尼克遜在南越戰場上所採取的一切行動，算是達到預期效果，成功了！

兵敗如山倒？

當然，這還要看南越戰場上地面作戰的情況，如果北越軍能攻下順化、百里居、崑嵩、安祿這些地方，自然咬緊牙關，捱炸下去，而在地面取勝。否則的話，便只有「認眞談和」一途了。

廣治一役，河內和外國報紙描述南越軍隊「兵敗如山倒」，認爲南越軍隊已被擊潰。但事實上南[illegible]鴿派議員才會大放厥詞，認爲越南戰場已經「有得打」。

南越軍在美國直升機協助下，在北越軍的後方空降突襲，目的在殺傷北越軍，這軍事行動相當成功，因爲南越戰事，重點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兵力的消耗，如果能使北越軍傷亡慘重，更使其大量消耗彈藥，則雖讓他攻佔若干城池，實際上失敗的是北越軍。

北越軍傷亡亦重

以安祿之戰爲例，在北越軍發動南侵時，北越第九師卽自高棉攻入南越，向安祿圍攻，到現在已七個星期，安祿雖經北越揚言「解放」多次，但實際上每一次進攻都被南越軍擊退，縱使攻入安祿，還沒站穩腳便又被迫退出，因爲飽受戰火洗禮，安祿被描述爲一個鬼墟。

在外國通訊社的電訊報導中，我們只知道南越守軍傷亡如何如何慘重，這些報憂不報喜的外國記者，從來沒有描述北越軍屢攻不下之餘，損失怎樣巨大。

不過，在電訊中雖然看不到，從另一事實卻不難看得出來，那就是：第九師進攻安祿的任務，已由第五師接替，同時，第九師師長已被河內領導層撤職，原因是他未能將安祿攻下。

北越軍第五師也是從高棉調來的，擔負這新任務後，似乎尙無寸進；第九師則已戰至零星落索，目前正在喘息，加以整補。如果說已被「擊潰」，應是北越的第九師，他們的悽慘，甚於防守廣治的南越軍第三師，美國軍事專家說南越軍能支持下去，乃是實情。只要南越軍支持得下去，越南戰況，一定改觀。

以攻爲守

蘇聯和中共雖說已突破美國封鎖，但供應品能送達北越手上的相信十分有限。因此在前線作戰的北越軍火力已不如前，大爲減弱。顯然這是供應上[illegible]很快發動。但在目前美軍封鎖與猛炸交通線下，軍火的大量供應實有問題，南越軍在他們發動攻勢前，進行敵後突襲，會很有作用。

連日來，南越在各線有零星反攻，不過，零星反攻還是不夠，最佳的戰畧是以攻爲守，發動有力反攻，使北越軍無法安定下來作總攻的部署，順化的危機，自然可以消除，勝於硬碰硬的在順化來一次大規模的攻防戰。

是禍是福難預卜

有人以爲，尼克遜訪問莫斯科，可使越南戰局發生變化，但將會有如何的變化？現在卻難預卜。

不久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會經密訪蘇聯，和布里茲涅夫商談後，懷着「樂觀」態度回到華府，觀察家認爲基辛格一定獲得蘇聯領袖保證，運用其影響力，使北越同意認眞談判。

可是，事實上卻是：北越增兵發動猛攻，終於將久攻不下的廣治吃掉，使到華府措手不及。顯然，這是基辛格上了布里茲涅夫的大當，這回給蘇聯摑直了。

尼克遜訪問蘇聯，越南問題，當然在討論之列，但，使人躭心的是：尼克遜會不會又上布里茲涅夫的當？基辛格是個蠱惑策士，尙且鬬不過老布，尼克遜雖號稱撲克能手，但這一手牌是否可以取勝老布，頗令人懷疑。不過，由於基辛格領過嘢，尼克遜一定步步爲營，處處防範。雖然很難希望莫斯科之會有很大成就，但對美蘇局勢的和緩，倒有頗大作用。因爲，尼克遜宣佈封鎖北越，曾一度使美蘇關係緊張；尼克遜訪問莫斯科，卽使談不出什麼結果，但這次早經安排的訪問沒有告吹，已可使人們放下心頭大石，起碼，這次封鎖行動絕對沒有引起美蘇之戰而演變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

無可否認，尼克遜訪問莫斯科，是現階段越南戰事的一個重要關鍵，對和戰問題，可能有重要影響。本文發表之時，尼克遜已結束蘇聯之行，爲禍爲福，已見端倪了。

為了應付越局中蘇共和解？

利用陸上運輸打破美國封鎖

萬人傑

蘇聯中共宣佈，已成功地突破美國封鎖線，將供應物資由中國大陸運入北越。蘇聯和中共為了聯合應付越局，已取得和解嗎？蘇聯和中共的多年來交惡，因此促成互諒，把宿怨消弭於無形嗎？恐怕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尼克遜訪蘇完畢後當可見到端倪。

打破封鎖兩個方法

針對美國封鎖北越海港，蘇聯盡力打開封鎖線，給予北越急需的支援。

蘇聯要衝破美國對北越封鎖，有兩個可行辦法：

㈠派出掃雷艦把北越海域水雷清除，由蘇聯艦隊護航，將軍火及戰略物資直接輸送北越。

㈡假道中國大陸，從廣西循陸上運輸，送達目的地。

但這兩個方法都有困難。第一個方法可能引致美蘇正面衝突，同時，掃雷工作也相當困難，美國佈雷用飛機，將水雷一個一個扔下水裏，簡單快捷；但掃雷工作就不會這麼容易，即使用現代化方法，也比佈雷麻煩數十倍。同時，水雷掃除了，美國又可再佈。蘇聯派艦護航，遇上美艦攔截，是否實行開火？開火又將引起怎麼樣的後果？如果蘇聯還不願挑起大戰，相信不會出此一着。

那麼，蘇聯會得到中共的同意，准許供應北越的軍火經由中國大陸運入北越嗎？這正是舉世注意力集中的問題。

三年前的談判

大約三年前，蘇聯曾向中共提出一項建議，那就是援越聯合行動計劃。根據這項計劃，蘇聯把支援北越的軍火從蘇聯運入中共國境，中共利用大陸

廣西輸入北越。但這項建議馬上為中共拒絕，理由是中國大陸鐵路交通網非常繁忙，無法確定運到目的地的時間。同時，蘇聯必須付出費用。這一來，便使談判陷於僵局，蘇聯才用海運，由海參威登輪，開到海防下卸。當然，這一筆運輸費用相當龐大，這幾年來，蘇聯運到北越的軍火和坦克，都循這條路線運送的。

在過去幾年間，不少運送軍火的蘇輪及共產國家船隻，於駛往海防後，回程時來到香港，入塢修理，其實這些蘇輪並非輸送蘇聯貨品來港。

由於尼克遜封鎖了北越港口，傳蘇聯又向中共重提舊案，要求假道中國大陸運送援越軍火，今回是否可能獲得中共同意，有不同的說法。

最近消息，蘇聯利用上述方法，已成功地突破美國封鎖。

蘇輪與蘇艦

老萬執寫本文的前夕，據報載有八艘蘇聯戰艦在順化以東二百哩海面結集，十三艘船隻——除一艘香港登記及一艘比利時輪外，其餘都是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的船隻，正向海防駛去，照這報導看，蘇聯在實行護航了。

南駛遠離封鎖線，這兩件事是巧合，抑或互有關連呢？

有人認為，美蘇間可能有若干默契，雙方要避免攤牌，但也要爭回若干面子。

美國封鎖北越，蘇聯總不能坐視而不採取若干行動或姿態，以表示繼續協助北越作戰。但他們所採的行動，又不能激烈到足以引起美蘇正面衝突的程度；美國當然要諒解蘇聯的處境，一如蘇聯要諒解美國的處境一樣。換句話說，如果美蘇不願直接打仗的話，彼此間一定要留有餘地。因此，當蘇聯戰艦要作出護航的姿態，在東京灣海面的美國艦隊就連忙後撤，似乎退避三舍；但美國的海軍飛機卻繼續佈雷。至於蘇聯艦隊，只是由巡洋艦、驅逐艦和普通潛艇組成，其中並不包括掃雷艦，可見蘇聯也實際上沒有強行打破美國在北越的海上封鎖的意圖。

打破封鎖是怎麼回事？

可是，消息傳來，蘇聯已「成功地打破了美國的封鎖」，這是怎麼回事？這項消息，語焉不詳，照老萬推測，在尼克遜宣佈封鎖北越後，駛往北越途中的蘇聯貨船當然不敢強駛進去；初時消息說蘇輪掉頭而去，究竟去了那裏？

極可能是改航駛到中國大陸南方的一個港口——如湛江之類，把這批援越軍需品卸下，然後從

保釣示威與五四運動

五・一三的保釣示威，在平靜無事中成爲過去了。這次警方堅忍鎮定，對故違法令，堅持在中區示威的千餘學生當場不採任何行動，甚是得體，連示威者事後也都表示讚許。不過聽說警方拍攝若干照片，獲有證據，可能票控某些示威者時，他們才有感到不安而鼓噪起來，揚言要「集體自首」。

果如此的話，則保釣運動將轉變爲反警運動，與一九六七年的港共騷動同流合污了。在此謹掬誠勸告各位學生諸君，此事千萬胡來不得，難道你們比港共更有力量？

八人示威成何體統！

保衛釣魚台本是愛國行動，但是不能據此即藐視法律秩序與政府與社會爲敵。香港是風暴時代，茫茫大海上一葉孤舟，經不起船上的人內鬨鬪毆。因爲秩序既亂，經濟市況立刻受影響。

其次，任何愛國行動，也要有原則有方針，有始有終，不能自流的無限期、無效果的鬧下去。這次五・一三的示威，在原則上並不錯，因爲五月十五日，美國把沖繩群島連同釣魚台列嶼一齊「交還」日本，中國應該表示意見。但在五・一三以前的數次示威，那就近乎笑話了。示威者不過數十人，最少一次僅有八個人！這是保釣運動的自我諷刺！這種輕舉妄動的保釣示威，無異是打擊和破壞保釣運動。

俗云：「蜜多則不甜」；保釣運動雖然是愛國行動，不過如果把它當做追求刺激、發洩精力的藉口，作爲上報紙上電視的敲門磚，換言之使保釣運動職業化、庸俗化，那就十分可悲了。

强權與國賊

有些人喜歡把保釣運動與五四運動連在一起談論，其實保釣運動怎比得上五四運動？第一、五四運動，當時受到全國各階層民衆的支持，出現「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警察罷崗」的高潮局面；而保釣運動迄今爲止，無論是美國、台灣和香港，都不過是少數學生和青年在那裏搖旗吶喊，一般的反應毫不熱烈，這是什麼原因呢？從事保釣運動者，應該好好反省反省。第二、五四運動雖然有許多過火之處，但是的確發生了具體效果，迫使北洋政府的巴黎和會代表拒在和約上簽字，使日本侵畧山東權益的陰謀破碎。試問今天的保釣運動，能發生什麼具體效果呢？僅僅是到日美兩國領事館遞抗議書，就可以收回釣魚台列嶼嗎？這是應反省者之二。第三、五四運動的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帝國主義的強權和欺壓人民的統治者，同樣都是民衆的敵人。就今天中國的形勢說，騎在人民頭上拉屎的是以毛澤東爲首的共產黨；他們是在大陸同胞苦難的根源，名符其實是獨夫和國賊。保釣者對國賊一聲不响，如此的話，豈不變成民賊的同情者和幫兇？

白癡與神經病

話說回頭，海外中國人爲什麼對保釣運動的反應這麼冷淡呢？只因爲在保釣運動混入了一群擁毛附共的自卑自賤分子，他們時刻欲使保釣運動轉爲擁共運動。因此絕大多數反共的中國人一提起保釣便搖頭了。可以說擁共分子是保釣運動的害群之馬。

此外還有些政治白癡、神經病分子也混入保釣運動之中。例如在五・一三示威之後，美國總領事館附近會發現假炸彈。美國可反對應反對之處甚多，但是搞假菠蘿則屬莫名其妙。這是模仿港共的菠蘿戰術。這些人神智不清，完全忘記，港共在搞菠蘿戰術時，被全港居民唾棄，有如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他們仍窃窃自喜學過街老鼠，豈不是白癡和神經病！

今天海外中國人，在政治上有一個大是大非，那便是反共和擁共。這一點絕不能混淆。

每週評論

·萬人雜誌第二三九期目錄·

保釣示威與五四運動……每週評論　一
為了應付越局中蘇共和解？利用陸上運輸打破美國封鎖……萬人傑　二
注意日本動向……岳騫　四
毒死光緒帝的藥水……史劍非　六
最近大陸動態……魯遲　七
緬甸長期受毛共威脅……胡養之　八
可悲的「文藝春天」……待旦
提防入彀……英非
認識中國：演變與「和平演變」……柳以青
橫眉語……萬人傑

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專輯

外國人看五月逃亡潮……
下放者言……
談知識分子的可變性……兆華
中州風雨（長篇小說）……馬行田
蹄聲劍影錄……宓琴
汪精衛當副總裁始末……覺初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三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五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二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三九期）

他們的手把戰火熄滅，還是戰火把他們的手燒開？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提防入彀……英菲
認識中國：演變與「和平演變」……柳以青
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專輯
外國人看五月逃亡潮……
下放者言……
談知識分子的可變性……兆華
汪精衛當副總裁始末……覺初
萬人詩壇……董力行
保釣示威與五四運動……每週評論
為了應付越局中蘇共和解？利用陸上運輸打破美國封鎖……萬人傑
注意日本動向……岳騫
毒死光緒帝的藥水……史劍非
最近大陸動態……魯遲
緬甸長期受毛共威脅……胡養之
可悲的「文藝春天」……待旦

請閱俊人小說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窈窕淑女	7.00	人海浮萍	3.50	愛情的噩夢	3.00
戀愛十年	6.00	火拼	3.00	舊歡	3.20
天堂煙霧	5.00	海角驚魂	3.20	懺情	7.00
戰地情天	5.00	天堂羣像	3.70	愛似濃霧輕煙	7.00
神女與女神	4.00	藝海情潮	5.00	喋血櫻都	4.50
汚流	4.60	不明來歷的人	3.00	死亡線	5.20
苦樂情場	5.60	復活的玫瑰	1.60	迷魂草	5.00
情天刼	7.80	如花美眷	1.60	長髮女郎	3.80
斷腸花	6.00	月冷花殘	2.00	失踪的丈夫	2.00
進出黑地獄	2.60	殘春	5.00	難忘的舊夢	2.00
姊妹情	2.80	大好青春	5.50	情之所鍾	3.80
幽夢影	2.40	職業情人	2.40	地獄歸來	3.00
我心向明月	2.20	第六個戀人	2.00	有情人	5.00
愛情賭局	2.40	嬌娃	2.40	情人老去	4.50
氣壯山河	3.00	迷失的一代	4.00	一春花事雨中殘	9.00
心靈之窗	3.50	一代尤物	4.50	上流社會	3.50
秘密客	3.60	奪寶記	2.50	墮落的軌跡	5.50
鬼屋	1.00	沉淪	3.40	孽障	3.50
繼承人	0.90	豪門怨婦	5.60	自我毀滅的人	5.00
愛的漩渦	1.40	斬不斷的情絲	5.80	十二門徒	5.20
遺愛	1.30	危險女性	5.80	陣陣疑雲	2.00
羣芳艷	3.20	情花	2.80	妒火	2.50

總經銷：

（一）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 1302 室俊人書店。電話：H 7 3 5 0 3 3

（二）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 5 0 1 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 4 5 6 4 2 6

陳寒波生前死後

一九五二年九龍黃大仙發生一宗政治謀殺案，被害人陳寒波先生，是一位出中共特務轉變的民主鬪士，由於陳氏在港從事文化反共工作，著書暴露中共的兇殘內幕，[illegible]特暗殺滅口。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陳氏死後，激起海外反[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千萬個陳寒波站起來，其影響力，[illegible]。[illegible]前生[illegible]，[illegible]先生將陳氏全部遺著及其生前一切有關資料整理，去蕪存菁，從新改寫，眞人眞事，生動[illegible]，[illegible]相片[illegible]原稿[illegible]讀，[illegible]：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致書鄙人畧云：「力行壇主吾兄，閱萬人雜誌，始知吾兄主持萬人詩壇，此誠詩人之幸，國學之光，軍人中不可多見者，讀諸賢佳作，至爲欽佩」，云云。楊將軍自序云，三十八年，陳明仁長沙投共，余不齒所爲，率部突出重圍，高舉靑天白日旗，沿潭寶公路西進至「虞塘」，渡過「朱張渡」，始脫危險，嗣在「流光嶺」、「連橋」之綫，擊潰尾追共軍，旋有某兵團副司令，偕副參謀長陳庚，持陳明仁手令；「特派楊文榜爲七十一軍中將軍長，仍兼八十七師師長」，並云「艮公待你不薄，君焉可背他意旨」，（陳明仁字子艮）余曰：「艮公待我固好，理應追隨，但軍人以投敵爲恥，吾人稍讀詩書，畧知春秋大義，不可以私人之恩，而負國家之義，願勿復言」。撕碎手令，棄擲於地，毅然率部，向西疾走，舊事歷歷，如在目前，彈指韶光，二十餘年，追懷往事，感慨於詩。

往事如煙

楊文榜

㈠　　作者自註

桃李無言自作蹊，（自尋出路也）

枝頭鳥語是空啼，（陳派人追勸回長沙）

落花不願隨流水，（不肯隨陳叛國）

快讓漁舟過碧溪。（碧溪指朱張渡）

㈡　　作者自註

狂風吹倒滿園花，（大陸陷共）

多少王孫入別家，（紛紛投敵）

我欲塡詞先下淚，（號召友軍拒僞命）

江邊誰聽舊琵琶。（應者寥寥無幾）

㈢　　壇主代註

百草原頭已發黃，（言吾人今日淪落憔悴）

問誰能保舊時香，（永保忠貞人格不變究竟有幾人）

定見之人）

殘菊東籬獨傲霜。（文榜兄如殘菊獨傲霜寒）

壇主評語

文榜將軍，戰功卓著，沉厚寡言，能文章，工繪事，對兵學詩史，造詣俱深，昔年陳明仁投共時，不肯附逆叛國，其人格之磊落，識見之高深，忠貞之氣，漢賊之分，非普通軍人所能相比。以上三絕，以詩人之筆調，寫忠藎之心情，往事低徊，讀之而有同感。

荆盧夜飲 附序

郭國彥

壬子暮春，海天逸夫兩兄過訪，敍朋舊之幽歡，引壺觴以長興，形骸放浪，胸臆同傾，或慟故國之淪胥，空懷匡復，或慨草山之行在，久誤偏安，自無樂土，心有餘辛，狂歌當哭，落淚樽前，由此情泉激盪，詩思潛奔，共成兩句，各續全章，亦翰墨之因緣所聚，雪泥之鴻爪留痕云爾。

海上春三月，憑君一醉同，放懷天地外，
得意酒杯中，劍馬心猶在，江湖道詎窮，
沉紅花換世，無語罵東風。

一覽樓主楊海天

鼎足三分勢，襟期幾輩同，放懷天地外，
得意酒杯中，萬點傷時淚，千秋嘆道窮，
荆盧狂笑客，百盞醉春風。

何逸夫

折柬邀狂客，一廬蘭臭同，放懷天地外，
得意酒杯中，慷慨壺頻缺，纏綿韻不窮，
春歸三月暮，猶醉楝花風。

三位先生之詩，俱皆佳作，聯吟詩酒，生面別開，文壇中不可多得之雅事也，壇主語。

逃亡十週年

袁暘照

沾衣別淚宛留斑，鏡影相看已老顏，
強項本曾欺楚寇，雄心敢奮越秦關，
羅峯仰首家何在，香海棲萍意自閒，
蠻地閱迴春十度，臥薪猶夢復河山。

贈董力行先生

李劍平

去國難忘去國吟，無窮意味耐人尋，
揮來紙上生花筆，寫盡天涯作客心，
碧水胸懷甘淡泊，豪情湖海未消沉，
幾時一識荆州面，借得春風酒共斟。

登馬鞍山

李劍平

馳驟中原烽火邊，據鞍顧盼想當年，
塵揚滄海翻騰日，波撼神州浩蕩天，
山水有情容嘯傲，鄉關無地可流連，
蒼茫獨立高峯上，放眼乾坤盡赤烟。

楊花

李懷蒼

狂颺颺散眼迷離，金縷歌殘唱柳枝。
三月水流春易老，廿番風信絮紛披。
品評薄命誰當似，墜溷黏泥豈自知。
我住天涯飄泊慣，憐他不勝倚樓時。

香江垂釣

李懷蒼

避秦當日走西東，自入桃源百事通。
綠水靑山春不老，尋幽探勝興無窮。
雲橫獅嶺斜陽裏，人在香江碧海中。
亂世何妨師尙父，渭濱垂釣作漁翁。

壬子黃花節

雪梨林康

雲山珠水碧蒼蒼，四照黃花燦有光，
大地染腥流血洗，舊邦多難及時匡，
攻城電令傳孤島，革命雷聲振八荒，
廿載偏安思創業，中興豈待起元艮。

現行徙置條例 不切實際

引起混亂·造成弊端

萬人傑先生大鑒：

請恕我不客套，我是你「忠實」而「最擁護你」的讀者，以前曾蒙數次發表萬人讀者來信，可予作證。

茲有關徙置區的居住問題，與其不切實際的現行徙置條例事務，向先生求教，懇希撥冗破例（一如張故[illegible]效辦法，則感德於此生也。

本人住九龍×××新區第×座×樓×××B室(即細便)，按該法例必具人半至二人的資格才能入住。所以，當申請入伙時，依例填報戶主的先父及我。未幾，不幸先父病逝（民國四十六年），至一九六七年，該座區[illegible]說父因事他往未返。他說據聞已死亡。旋而港共暴動，事寢至今，詎本日再接傳見便條，舊事重提。按——極可能因同住大睟(A便)因人口增加，已於去年底，遷住石籬貝新區大房，而致該房空置迄今，引致缺德者運用手段，串通××××借權乘機奪取，本人雖屬手停口停的啤工，擬作最壞打算，「招待記者」的手續及其費用如何，請　先生有以教我。

查徙置區的實際居住環境，入伙迄今十餘年，就生、死、婚、嫁四件事實而言，其演變有一致的絕對性，亦即出生及娶妻，統根據出世紙及結婚證明書，申請增加人口，以作他年再申請大間的準備。（猶如上述我的已遷的鄰居）至於死亡及嫁出，有誰[illegible]因本港素之如台灣的戶籍管理法，最普遍莫如因職業上的種種方便而移居，或因事離港，或回大陸共區，有去而不能回者，或徹底被扣而永遠不能回者甚眾。

總而言之，本港各地區人口流動性，素稱繁複，尤其是新區。

徐家祥處長昔日曾就此一問題，公開在報端上發表意見：「徙置居民甚多因生活改良，遷住樓宇，將其所承租之住屋借給親友居住（實在是出租給人，我的隔鄰某號收租迄今將十年），這一問題如要認真處理，實在相當麻煩」——其大意如上。

由此證明，要認真執行（下層的區長）不切實際的管理條例，勢必引起徙置區的混亂而造成弊端百出的官民糾紛，甚至可能造成各級區長混水摸魚而公開利用法律觸作集體性的援民貪污罪行，實際上與其管理法例行不通，何不索性由徙置當局公開發表聲明，「為保持居住現狀起見，除藉該室作為不法用途者外，但求能按月交租，一切不究。」苟能如此，則各級徙置區長雖想貪污犯法，亦無所施其技（最大原因其管理權力有限，非警方權力之龐大也）。

先生如果認為值得代貧苦出而仗義執言，最好從速在星晚「牛馬集」提出具解救性意見，希望先生必要使用你的「絕招」——「人微言輕」——其實　先生對中下層社會深具影響力，且此一問題，關係貧苦大眾命運與本港徙置新區的全面性政策問題。謹祝

健康

啤工楊子江上

你們的」才對！知識分子應從良心上去對人寫實，連自己也遺臭萬年，抱恨終身！

讀者劉兆奇上

看罷針麻手術電影 讀者疑團滿腹 發覺漏洞重重

一個晚上，我在某醫學團體，參觀由中共輸出的一套黑白影片，名稱為「針刺麻醉手術」，放影之前，先由一人代表朗誦針灸理論，當然也脫不了歌頌毛澤東的「共黨八股」。此外理論與影片，實在抽象含糊，空無一物，祇是一幕政治宣傳醜劇。

及至放影時，銀幕上的內容，與神化的武俠打鬬片無分伯仲。茲將影片中所見情形，描繪如下：

影片中映出有四個病例，其序幕方式，總是一套。先由病者步行出來，立於手術檯邊，再坐上手術床，進行「落針」，針既「扎」入病人的穴位，立即轉換鏡頭，此時病者已經臥在手術床中，用白布由病人身上蓋到接近地面，視野中見頭不見腳，見腳亦不見頭。大部份時間祇影出「手術野」部份，這或是限於影機焦距範圍，無可厚非。

為了篇幅關係，僅將一個膽囊摘除的病例摘要一談：當患者步出手術床前，頗消瘦，惟是換了鏡頭，進行手術時所見，腹部膨隆，非常肥胖，是否因落針後而患者會運「氣功」不得而知。有短暫時間，同時見到患者頭腹兩部，患者被餵流質飲料，吞嚥自如，患者頭部特低，胸腹隆起特甚，基本與正常人臥下姿勢不相對稱。

尤令人莫解的，「針刺」縱使可抑制大腦神經痛覺中樞，（實際是否可能呢？）也不可能抑制心臟功能，降低其血壓，致手術期間，不見流血。如果真的針麻效果「神通廣大」到如此地步，連手術切口也使不會流血（簡直是神話），則病人腦部也必然因缺血而死，就算絕無醫學常識的人，也知除死屍外，生人割開皮肉那會無血流者，既然針刺如是「神」，又何須手術？

在該影片中見到，病人上腹部切了一條長達六英吋的弧形切口，表皮上面不見到流血，三個持血管拑的醫生，連紗布拭血手續也不須做，直接夾血管；另一醫生進行縫合，操作完畢，又換鏡頭。這時銀幕上之患者已坐在手術床上，面露笑容，與各醫務人員一一握手，然後自己下床，步行手術後，病人能夠立即下床，自行離去，除了小說王禪老祖外，世間那有是理？

令人不解的：⑴不用彩色菲林而用黑白菲林，使觀眾看不清楚切開組織的顏色；⑵手術完畢，應當在觀眾前揭去白布，使人見到患者自行起身；何以這段期間會脫節，不給人看呢？連手術前病者如何臥下手術床，白布如何蓋上，觀眾也一無所見。針麻手術的「成功」，其「奧妙」在這裏。可惜香港觀眾不是傻瓜，其欺騙手法也太低能。

中共針麻手術是否如此奧妙，筆者對西醫是外行，不敢下結論。但願見到這班以「毛澤東思想」製造出來的先進醫生，到來香港表演，就可證明他們的真正事實。

本人在香港對武俠打鬬片連盲俠、獨臂刀都看過，三國演義的華陀為關雲長刮骨療毒小說也看過，三年超英，五年趕美，畝產十多萬斤乾穀，及一日等於二十年的躍進提綱，我也學習過，「針麻手術」的幻術，是否如武俠小說影片一樣，將來自會如毛澤東游泳打破世界紀錄一樣，揭曉出來，拭目以觀！

（思華）

代郵

兆華先生：

有一封美國讀者寄給閣下的信留在編輯部，請賜函示知閣下通訊處以便轉達。

編者敬啓
五月十二日

「萬人會刊」稿約

一、園地公開，歡迎會員投稿。本刊為非賣品，不設稿酬。
二、歡迎有關本會的、香港的、國際的稿件，形式不拘，但求輕鬆幽默，高調低彈，大題小做，講真話。
三、編輯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在稿端註明。
四、來稿請勿超過一千字，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五、來稿請附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
六、一經發表，版權為本刊所有。
七、如須退稿，附回郵信封。
八、來稿請用原稿紙直寫，一紙勿書兩面。

本刊合訂本二十冊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二十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十元，外埠郵購加收郵費。

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有鮮魚做餸。還有鷄吃。可是聽說我外婆的米快要吃完了，要買黑市米吃才夠吃……。」

「住嘴！」這位小姑娘天眞地一口氣講到這裏，就被他的父親禁止不准講下去。

「先生，別責怪孩子，掃他的興，要知道孩子講話是天眞無邪的，我相信她講的是眞話。我是不應該問你的，請你見諒。你放心啦，我不是中共的特務，我不會陰謀害你們的，我可要走啦。」

「不要走，你不是要問我們回鄉探親嗎？我還未回答你，你爲什麽要走呢？」

「先生，我已經碰了釘，不走可要招麻煩。」

「不會發生麻煩的，不過我得要問你，你問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先生，我要問的是你們『回歸』一定接觸到很多新鮮事物，你們所擔的行李是什麽東西呢？爲什麽買這麽東西回去？是不是準備在大陸長期居住下來，過自由社會主義生活呢？因爲我出生在澳門，大陸親人少，不敢回去，對大陸的新鮮事物不知道，想請你教導教導，好得我異日榮歸祖國時也有個經驗。」

「你眞是天眞的，我幾時講過要回大陸居住？」

「見你帶着兒女妻子回去，誤以爲是回歸居住，對不起先生，我誤會了。」

「等我告訴你，我帶回去的物品都是大陸最缺乏的東西。你看這些是糖、油、麵食、麵包皮，還有我們在港穿過的舊衣，拿這些東西帶回大陸皮和舊衣說一說，祖國的人見到這些麵包皮，他們就把它收藏起來，等到天寒或者是農忙時候才拿出來作早點醫肚。這些麵包皮在港、澳是不會有人要來吃的，而這些麵包皮全是在麥包、麵包的外皮割下來的，有良知的作爲養猪的飼料，無良知的作垃圾。可是在大陸呢，作爲高級食品了。如舊衣服，我們都不穿，拿回大陸去，他們見了視如寶貝。在飢寒交迫時多穿一件衫也可以禦寒。如果穿少一件衫就冷得上下牙相打。大陸的人不論合穿與不合穿，只要是衫褲一律歡迎。生油更是寶中之寶，若非是吃魚或吃鷄是不會亂用的，唉，大陸的新鮮事物就是這樣。說實在話，如果不是大陸整入來告急書信，我是決不會回大陸的。現在我買這麽多東西回去，眞是前生未曾擔過嗎？難道要練好力來迎接解放，準備下放到鄉下耕田嗎？我每逢回去時看見他們的寒酸相，就有說不出的痛苦。你以爲我們回去眞是見識大陸的事物嗎？不是，而是救濟救濟他們吧了。爲了回去一次，我犧牲了一年的積蓄，平時省吃儉用都爲了救濟大陸親友。」

「先生！你講的全是眞話嗎？」

「那有不眞？難道我還要欺騙你不成。」

「那眞慘！原來左仔是中國人民的吸血鬼。」

那位先生激動地再往下說時他，不自覺地向前一望，突然停住不講，原來在岐關車站服務的鬼頭仔在向他們招手上車。他點頭表示應了，然後對我說「再見」。我目送着他上了車才離去。

（張文）

影評人有如盲頭烏蠅 亂吹亂捧中國萬里行

東北逃港青年來信直斥其非

編輯先生：

看了四月十四日「紅綠報」影評欄的「中國萬里行」評語，我要講幾句話。這位所謂影評家，簡直井底之蛙，荒謬之至！

我是剛從東北逃出來港不及三年的青年，中國大陸農村情況，我知得最清楚。這批日本攝影隊是受中共擺佈，用演員方式，做戲一樣拍攝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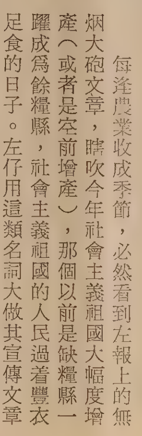
農村中成千上萬鶉衣百結，面有菜色的農民，沒有出現銀幕；用鋤頭掘地，用人拖車，牛馬似的工作沒有提及，長春車廠每三分鐘出一部汽車，可能是紙紮的。

最荒謬的一句：「中國人不是在聯合國有地位嗎？」凡中國人都知道，早二十多年前聯合國是中國人有份創建的。最泯滅良心的一句：「看見年青的一代有好的生活環境」，爲什麽還有這麽多青年冒生命危險逃亡來港？爲什麽海上浮屍多數是青年？

既然這部片沒有娛樂成份，只有觸景傷情，就不應介紹給別人看。「中國萬里行」看後只有令你這隻盲頭

樣辛苦得來的一點「口福」，共幹也不放鬆，在農村規定農民不准自己殺猪，必須要交到政府的屠宰場，還要先交「三元」的「屠宰稅」，才能殺猪。同時僞政府還規定必須「除一留一」，就是說，如果農民餵了一頭猪，那麼在殺猪後，有一半要交給「國家」，低價收購，甚至連猪肚子裏的「雜碎」也要公平分；如果餵的兩頭猪，一定有一頭要賣給「國家」，要先交了僞政府收購的猪以後，才能取得「除一留一」的證明，然後才能屠宰屬於自己的另一頭猪，共黨還規定，不夠一五〇斤的毛猪，「國家」不收購，在共黨食品公司收購站過秤時，一定要是餓肚子的毛猪才秤，農民早上交去的猪，要餓到下午四、五點鐘才秤；下午交去的猪，要到第二天上午才秤，如果不夠斤兩，農民還得自己抬回去，餵肥了再交去。

在自己的猪槽內，很快就引起猪瘟，於是立即去找獸醫站的獸醫來看，並請獸醫開一張「此係病猪」的證明，就可免「除一留一」，就可以自己請屠戶在自己家裏來殺猪，（但三元屠宰稅還是要先交）在病猪未死前，趕快放血，在猪肉上就不會留下紅斑，看來與好猪肉無異。農民羣眾就是用這種方法來爭取多吃到一點肉，也可拿一部分到農村集市上去出賣，可以多賺幾個錢。（共黨收購每斤只付四角五分錢，而在自由市場上或城裏的黑市上可以賣到一元四角一斤，如果肥厚的猪肉，可以賣到一元五、六角一斤）他們就是用這種方法來反抗和抵制共黨的「除一留一」政策。以前生猪大量出口的四川省，現在城市裏每人每月也只能買到一斤猪肉吃。



萬人意見



有人排隊回歸 有人拚死逃亡

回鄉客大吐苦水

每逢農業收成季節，必然看到左報上的無烟大砲文章，瞎吹今年社會主義祖國大幅度增產（或者是空前增產），那個以前是缺糧縣一躍成爲餘糧縣，社會主義祖國的人民過着豐衣足食的日子。左仔用這類名詞大做其宣傳文章，以期迷惑外人和海外僑胞，這類虛假的宣傳文字，鄙人在大陸唸小學時也寫過多篇，題目是「社會主義祖國人民眞幸福」、「今年的農業大豐收」、「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救星」等一類，作爲學校的政治宣傳櫥窗，陳列給人民看，當時鄙人是百分之百的共產黨信徒，所以不顧後果。後來我覺得這類文章實在太無稽，覺得自己做了共黨的宣傳工具，年紀雖然小，總是有良知的，如果不臨崖勒馬，必定得到報應，受到天譴和懲罰。果然不出我所料，鄙人在五八年大躍進中得了飢餓的報應。挨着飢餓去參加業餘工作（這時我還去唸書），餓得連苦澀得使人發嘔的芭蕉樹身也要每天吃一頓，這味兒現在回憶起來也直打冷戰。可是今天在港澳的一小撮喪盡天良的壞傢伙，還不覺悟過來，死心塌地寫出鄙人在十年前寫過的「無烟大砲」文章來，眞不知他們安的什麼心，看來他們的報應爲期不會很遠。

「回歸」的人

每年夏秋兩季，都有數不清的大陸青年甚至老弱婦孺逃亡到港澳來，追求自由生活，可是一到冬春兩季的年頭年尾，必定來一個倒流，從港澳兩地「回歸」到大陸去。我們往往看到排着長長的人龍擁擠着，幾條街都站滿着肩挑着一擔擔行李的人在車站候車。人群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幼。在他們的臉上滿是堆着不愉快和痲木呆滯的表情，天眞的孩子們跟隨父母左右不肯離開半步，有的還嚷着問幾時能回到家鄉，那裏有得吃嗎？有戲看嗎？大人們卽不耐煩地叱責着小孩。專做「回歸」生意的商人，這時是笑口常開。因爲這些「回歸」者中所携帶都是用日品和食物。乍看之下好像是走難或要逃亡似的，原因是因爲他們恨不得把港澳兩地的貨品全部運回大陸去救濟親友，而今年特別人多「回歸」，因爲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各人都知道大陸可能「放寬」一點。也有好奇的人，抱着去動物園看野獸的心情，回去觀光一番。

左報記者先生，你們爲什麼不提「回歸」探親的眞實事情呢？難道你們個個都是盲公嗎？不能看見嗎？既然你們的上級指定要大做其大砲文章，也可以把這種事說成爲香港、澳門兩地的同胞因生活困難，現正大舉逃亡到大陸去呀！這樣的文章在「南方日報」上刊登，不是很好嗎？

「回歸」者的心聲

一天剛巧鄙人休息，帶着好奇的心情，找一個善良的「回歸」者一問，看看是不是他們爲了建設社會主義而回去，乘機擺脫殖民主義者統治下的香港、澳門，過其自由的社會主義生活。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先生早晨，你們全家回歸社會主義祖國參加工作是嗎？」

那位善良的先生還沒有回答我的話。站在他身邊的一位小姑娘，倒眞口快，「不是，媽媽說過我們回鄉下探望外婆之嘛。不是參加工作，而是周圍玩啦，多開心啊！可是不幸得很，每次回鄉媽媽一定買很多食物和日用品回去，救濟鄉下的人。而鄉下沒有戲看，也沒有生菓吃。大部份孩子們都去田裏工作，沒有一個孩子陪我去玩的，我見到他們每天都是吃稀粥，有時是有餐白飯吃卻沒有餸，倒是我外婆比較好，我們每天都有白飯吃

出。相反的，公社的公地，莊稼都長得黃皮寡瘦、要死不活的，任何人一眼便能看出那裏是「自留地」，那裏是「公社」的地。農民養鷄喂猪，都得靠「自留地」。往往一個農民一分「自留地」的收穫要相當於他全年在「公社」於分配的所得，而農民買布、買鹽、買柴、看病等用的錢，也全靠「自留地」的產品在市場上交換而來。

由於「自留地」的生產收穫歸自己，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很高的，播種、除草、施肥都很勤。公社的生產收穫絕大部分都被徵購，農民生產得再多也不能增加自己的收入，因此毫無生產積極性可言。雖然共黨以「評工記分制度」來強迫農民出工，可是一般農民出工不用勁，只是爲了混工分而已。本來應該挖一尺深的土地，他們也只是把鋤頭高高舉起，輕輕挖下，挖個六寸深也差不多了。以前兩三個人半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現在一隊幾十人出工一天還挖不完。勞動時挖不了幾鋤，還要借故停下來擺兩句「龍門陣」。共幹們看見了，就大聲吆喝着「不要磨洋工，快點幹嘛」！大家這又莫可奈何的舉起鋤頭來。

四、「工分」的計算

每一個有勞動力的農民，都有自己的工分等級。男子全勞動力，每天可掙十個工分（即一個勞動日），婦女全勞動力，每天可掙七分，半勞動力每天可掙五分，附帶勞動力每天只能掙三分或兩分，（附帶勞動力係指只能幹輕活的老弱或兒童）目前被強迫下放到農村的青年學生，雖然有體力，但沒有耕作技術（如犂田、栽秧、打穀等）只能評爲半勞動力。

一個勞動日的價值，在四川地區約合爲「人民幣」兩角五分錢（最好的地區可到三角），折合美金一角多，而附帶勞動力每天只能掙美金三分或兩分。計算的方法，是以該生產隊分配的基本口糧的總和，折合成現金（按共黨牌價）再以全隊工分的總和去除，即可算出每一工分的價值，再乘以十，便算出每一個勞動日的價值，因此各隊的勞動日的價值是多少不等，每年都有少許差異的。農民一家每年所分的糧食，也要折合成現金，再看你全家一年的工分總和有多少個勞動日的價值，兩者之間的差值，就決定你一家是否還有少許收入或者負債。這就是爲什麼有的勞動力弱的或者非勞動人口多的農戶，到年終結算時，不但做不夠一家的口糧錢，還要倒「欠」公社的「債」的原因。可是「欠債戶」是絕對沒有能力來還這個債的，於是由小隊的會計在賬簿上記上一筆，等來年分配時扣除。

共黨爲了擴軍備戰，爲了去「支援」世界各地的所謂「民族革命解放鬬爭」，就把這沉重的負荷強加在大陸七億人民的身上。例如在四川地區，規定農民上交的公糧和餘糧（即統購糧）約佔農民整個收入的五〇%左右，具體的數目是在收穫之前，春苗出來之時，由公社及大隊幹部「估產」而定，此外還有公社、大隊及小隊的公積金、公益金、備戰糧和儲備糧（包括種子糧），這種種名目的剝削，又約佔農民總收入的二五%以上，剩下來不足二五%的糧食，才作爲農民的「基本口糧」來分配。在「基本口糧」中又提出二〇%作爲「工分配到工分糧的百分比，進而算出工分糧的具體數目。這就是大陸上的「評工記分」制度。

五、口糧和救濟糧

共黨還規定，每人每年的「基本口糧」爲毛糧三百六十斤，不得超過四百五十斤。（毛糧即是穀子連穀殼、豆子連豆角的稱呼）而且限定一個生產隊在公糧、餘糧等沒有交淸之前，不得完全分配「基本口糧」，違者即以「瞞產私分」論罪，嚴重的還要以「破壞備戰」的罪名給扣上「壞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加以批判、鬬爭或送交法辦。四川最富庶的地區，在徵購之後，最多也只能分到四百斤左右的毛糧，如以最好的穀子來計算，也只能折合二八〇斤大米，平均每天還不足八兩米，而廣大的山區，有的只能分到二〇〇斤毛糧，連半年的糧食都不夠。

更可恨的是共黨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如果農民在上交公糧、出售餘糧時是穀子，則要按一斤二兩折合一斤計算，（大陸上目前用的十進位秤，十兩爲一斤，等於五〇〇克）這又多剝削農民二〇%，但是農民斷糧後，共黨批准供應的「救濟糧」則要按一斤穀子算一斤賣給農民，農民必須要拿現款憑證明才能購買每人每天五兩穀子的口糧。

六、盜賣物資

農民饑寒交迫，在乃集體偷盜公社的物資、糧食、砍伐森林，鋸成木板或劈柴，拿到市場上去換錢，有的社隊，甚至小隊長、貧協組長帶頭，半夜出發去偷這公社的木料，連夜遠出幾十里外的地方去賣給建築公司。甚至在大白天，有許多貧下中農成羣結隊的去砍樹，公社幹部看着他們砍，不敢前去阻擋，（因爲都是「紅五類」）只好拿着傳聲筒站在山頭上對着他們唸毛語錄，可是沒有人聽，手裏的斧頭照樣不停的揮舞着，直到一根根樹木倒下來，農民們扛着揚長而去。

有一位姓楊的青年農民（貧農成分），就十分俏皮的作了一兩首打油詩：「下定決心，吃點粢粢」（即米糊之意），我故意的警告他說：「你的思想不正確呀，應該多學習毛主席語錄才行哪！」他接着用鄙夷的口氣說：「毛主席著作是寶書，我們都把它鎖在箱子裏哩！」有一次，在重慶江北區的興隆場，召開公社的社員大會，向廣大的貧、下中農免費贈送毛語錄和毛頭像章，（連中農都沒有資格領取）公社共幹強迫大家一定要把毛頭像章配戴在胸前，以表示對毛澤東的「熱愛」和「忠心」。可是一位老農民，當他剛把毛頭像掛在他那破爛不堪的衣服上時，嘴裏就咕嚕道：「吃不飽，還要拿個人來我揹起。」

七、農村副業

共黨除對廣大農民的糧食進而無限制的搜刮以外，對於農村的副業生產也進行了極嚴格的管制。一般的農戶只能飼養少數的鷄鴨和生猪，如果農民的鷄鴨吃了公社地裏的莊稼，共幹就要和農民的口糧來償還。由於農村沒有猪肉供應，農民必須自己餵猪才有猪肉吃，所以農民總是千方百計的設法餵猪，一般都是找猪菜作飼料，但是要想把猪餵肥，沒有糧食來「催」，那猪也是長不肥的，爲了節省糧食，他們都是先

經歷的四川「人民公社」生活

袁懋如

外人到大陸旅行訪問，只能參觀幾個中共指定的樣板「人民公社」。眞正的「人民公社」情況如何？社員是怎樣生活的？一九六九年才從四川逃亡出來的袁懋如小姐在這篇文章裏有眞實而生動的報導。

一、謊報豐產

一九五八年，是大陸收成最好的一年。當時我正被毛共強迫下放在農村勞動改造，親自參加了收穫進倉的工作，當時正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形式。各級共幹，爲了邀功，謊報「豐產」數字，由畝產一千斤、兩千斤、五千斤、一萬斤、五萬斤……最高竟達到畝產十三萬多斤，在全大陸颳起了一陣浮誇的妖風。共黨在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出版的各種報章雜誌，都可以看到那「毛澤東思想」式的「驚人大豐收」。我還記得當時由共青團中央出版的有一期「中國青年」上，在封面的內頁，曾有一幅照片，上面有三個農村姑娘，笑嘻嘻的坐在穀堆上，每人手裏拿了一大把穀穗，照片旁邊說明是：「天津××社，畝產十三萬五千斤……」。一時報章雜誌、廣播是駭人聽聞的「大豐收」頻頻傳來，生產「捷報」不絕於耳，眞使人眼花瞭亂。凡是稍有點農業常識的人，冷靜的分析一下，便不難看出這種自欺欺人的「增產喜訊」，是多麼的可笑和荒謬。

共黨爲了取信起見，居然「創造」出無數的「高產田」，還舉行了數不淸的「現場會」，出動了無數的「參觀團」。幹部在現場，要現收、現打、現過秤，以證明「大豐收」的眞實性。在這裏，我簡單的介紹一下這些「畝產萬斤」的「高產田」是怎麼來的。

如果一個生產大隊接到通知，某月某日要在該隊開「現場會」。在會議將要舉行的前一天晚上，大隊黨支部就要動員該隊全體社員，把遠處的不便去參觀的已成熟的稻穀，連根拔起，一部分人專門管拔，一部分人管運輸，一部分人負責把這些稻子，按黨委「高產」的要求，密密麻麻的再插到「現場會」的「高產田」中，經過挑燈夜戰，「奇蹟」就出現了，「畝產萬斤」的「豐產田」就在「無比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了，這也是「毛澤東思想武裝了廣大農民」的「豐碩成果」。

該年毛澤東親自「視察」了四川郫縣的「豐收」情況。公社幹部在穀倉的裏層把桌子板凳堆得高高地，表面用一層晒穀的麥蓆遮起來，最外面才有一層穀子堆在面上，從表面看上去，穀倉都快堆不下了。其實這些掩耳盜鈴的玩意兒，毛澤東並非不知道，但他不但不予制止，反而加以表揚和鼓勵。他要利用這種情緒，異想天開地要「提前進入共產主義」，實現「人民公社化」，要以人爲的「生產力發展」去刺激生產關係變化，從而就掀起「人民公社」運動。

二、建立「人民公社」的情況

當時，我正被下放在四川省的南桐礦區的農村裏「監督勞動」，整個「轉社」的活動我都參加了。

轉社前，由共黨區、鄉一級的幹部召集農民開會，由共幹向農民宣傳：「現在我們成立人民公社，就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我們農民從今以後要當農業工人了，公社吃飯不要錢，穿衣不要錢，醫病不要錢，每月還要領工資……」還讓農民討論每月要多少工資才夠用。當時許多農民果眞天眞地討論起「工資問題」來了。在小組會上，由於我們是被「專政」的對象，沒有發言權，只好旁聽「受教育」。只聽一位老農說：「我想可能每月要三十元才夠咧！」一位牙齒都不關風的老者接着道：「恐怕還要差點囉，我想大概五十元怕夠了吧！」我一邊聽着，一面緊咬着嘴唇，免得笑出聲音來。根本談不上什麼共產主義，每個月有三十元、五十元的收入，也是夢想。

由「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式轉入「人民公社」之前（卽若干個高級社合併爲一個公社），每個社隊要寫「生產喜報」，有幸我被指定爲其中一個高級社的會議記錄，並負責寫大紅喜報，當時在高級社的辦公室裏，各隊「支部書記」和「隊長」聚集一堂，紛紛提出「增產計劃」和向黨的「保證」，爲公社的成立「獻禮」。一位隊長會開大砲說：我們隊「保證要做到畝產五萬斤」，另一位黨支書立刻表示異議說：「我看這個計劃太保守，我看要畝產六萬五千斤大概差不多吧！」於是他的「先進指標」一致通過。作爲記錄的我急忙把這「保證」的增產數字記錄下來，用一張鮮紅的紙寫上這「向黨獻禮」的第一個大「保證」。在轉社那天，共幹把這張大紅喜報貼在一塊大木牌上，鑼鼓喧天的送去參加公社的成立大會，並向「公社黨委」獻上了這份禮物。就這樣掀起了大陸上的「增產高潮」。

三、「自留地」的作用

爲什麼大陸上的糧食產量不能上升哩？關鍵問題在於「人民公社」這種生產關係完全束縛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打擊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之下，共黨還要進一步把部分農民現在僅有的一點「自留地」予以沒收。一九六二年，按四川當時的農業人口，每人有五厘至一分不等的「自留地」，這一份「自留地」是農民唯一的賴以生存的命根子，只有在這一小塊土地上，農民可以自由耕種，而收穫可以由自己享有。因此農民苦心經營着它，所以大陸上凡是「自留地」，復種指數都特別高，而且農作物都長得非常茁

歸聲劍影錄（九十八）

後來，天氣寒冷，溫金水想起黑斜棉褸正好合用，乃取出穿着，雖稍爲寬大，還算合穿，但溫金水漸漸發覺棉褸裏藏有東西，和褸臥下，便覺硬身，詳細檢查，知道棉褸裏的東西，乃是割開棉褸之後，分幾處放入，然後縫回，不露痕跡，如非穿上，長時臥坐，便不發覺，立卽叫妻子取剪刀剪開縫線，眼前一亮，原來棉裏藏着的都是黃金薄片、港幣、鑽石。溫金水以一念的慈悲，竟成天送橫財，從此潭江再不見溫金水張網打漁，聞說已到肇慶去當老闆。

這次：「還我山河」部隊在江會前線英勇作戰，浴血晝夜，卒將來犯之日寇擊退，遺屍遍地，潰不成軍，竄回江門，而以圭峰山炮兵陣地，阻擋我軍進攻，我軍亦不便突出，乃固守大澤，派出前哨，監視小梅一帶，以防日軍再行騷擾。於是江會前線，回復平靜。我們在騎龍溝躲了四天，戰局平定後的第二天，又浩浩蕩蕩的返回家中。這次奔往騎龍溝，除了我個人發生過「鐵鳥驚魂」之外，大家都高高興興的歸來，所以，我稱這次爲「旅行式」的走難。但有一次走難很是神奇，日軍竄到我們的宓家灣，竟是有驚無險，敵兵入了村裏，但「三過其門而不入」，絕無損失，不特人口平安，連我家的穀倉，也沒給日軍搶去半粒。走得出的固然無事，尙未走得出的人，而日軍猝至，也沒有受過拳打腳踢，如此的走難，豈不是有幸有不幸乎!?所以，我稱這次爲「神奇性」的走難，而且這次走難我已離開故鄉，北上陪都，所謂神奇的奧妙，乃是我的家人所遭遇。茲縷述如次：

日軍未肆虐的奇蹟

我幫歐陽家聲的忙，僅執教鞭一年，後來，不

頤長期捲入這個是非圈，乃放下粉筆，於翌年的春季，考入一間屹立前線的大學，由於我的表現，很快博得大學當局的賞識，而校長張香公恰又是我叔祖墨芳公的同學，張校長念舊憐才，在這年的端午節前夕，就提拔我擔任一部門的負責人，從此扶搖直上，故張香公是我一生知遇的大恩人。民國三十年六月我奉中央命令調送重慶復興關的中央訓練團，參加第十六期的受訓。在啓程赴渝之前兩天，因張香公於週前返回家鄉，特趕赴張香公的故里，向他老人家請示對教育部報告的重點，張香公留我歇宿一宵，以便詳談，吃過晚飯，我隨香公到村外散步，路經眞君廟的時候，他老人家像心血來潮，忽然笑一笑對我說：「我們的眞君很靈驗，汝此次北上陪都，千里遙遙，不妨求條眞君籤，知道趨吉避凶，也可求眞君保祐！」我這次北上，乃奉令赴渝，不到汝不去，我暗想如求得好籤，當然高興，如求得是下籤，則心有暗影，反是忐忑不安，何必多此一舉，但長者命又如何婉辭，正在沉吟間，眞君廟隔壁的長寧寺和尙，一見當地的大護法來到，立卽出門相迎，合什問道：「校長！何事光臨？」香公笑道：「帶我的同事來眞君廟求籤。」不稱學生而稱同事，是香公對人的厚道，香公既然又對和尙說是要去求籤，在這種場合，確無法臨陣退縮了，只有硬着頭皮，跟香公走入廟裏，那和尙也陪着進來，我行上香案前面，取了籤筒，要廟祝上香，然後恭足默禱一番，求下一籤，是第幾籤和籤語的全部內容，因時間久遠，我都忘記了，但其中有兩句則深鐫在我的腦壁，至今不忘。因爲這兩句是全籤的主題，亦是宓家灣爲獸蹄踏進，毫無損失的神奇提示，這兩句籤語是「奇奇怪怪六月天，坐觀滄海

語遞給我，我一看之下，神色爲之一凜，知道此去必有變故，但後來一想這倒還不怕，因爲滄海變桑田，變是有變，卻是變爲好的，而非變作壞的，心頭爲之一寬。並順手遞給長寧寺的和尙，故意說是不懂玄機，請他代爲解籤。那和尙也胡謅一番，絕沒有什麼高超的見解，我也不便將心裏的感覺告訴香公，以免他老人家，也爲我而操心。

我在民國三十年五月的下旬初夜啓程赴渝，沿途驚險的事蹟，已在第三章的黔桂道上，縷縷紀存，不再冗敍了。到渝時，剛是重慶慘受大轟炸，防空洞大窒息案慘劇發生之後，我到復興關中中訓團報到，宿舍還未全部修復，還嘗過狼狽走警報的滋味。受訓時我是編於第三大隊第十中隊，而過着全部軍事化的生活，也是我接受軍事知識的開始，穿尺八布的生活漸漸過慣了，也漸漸忘懷「滄海變桑田」的籤語了。怎知事情終於發生了，一天，在中訓團看報紙，竟有江會戰事，突然爆發，戰況劇烈，但電訊簡短，語焉不詳，我宛如晴天霹靂，張眞君果然靈驗，奇奇怪怪的六月天，眞個有變了，故鄉傳警，使我急如落鍋螞蟻，乃於下午休息時間，和趙華聲兄同訪四邑鄉先進李潤黎先生，趙華聲先生爲台山人，時任職廣東省民衆教育館館長，亦奉調受訓，李潤黎（江）先生則奉調中訓團任大隊長，因李潤黎先生與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粵省府主席李漢魂均有淵源，故與趙兄晉訪，詢問四邑戰事眞相，並爲四邑桑梓請命，去電余長官李主席派兵增援僑鄉。可是，當我們見到李潤黎先生的時候，他告訴我們德蘇已宣戰，軍事委員會判斷日本有北攻可能，軸心國家會夾攻蘇聯，日軍由內蒙出師，使蘇聯首尾不能相顧，但恐中國抽其後腳，故在攻蘇之前，必對中國展開猛烈的攻勢，企圖消滅中國陸軍的主力，故目前全國戒備，軍隊均就原防注視，非經軍委會命令，不得擅動，四邑爲一隅之地，得失無關大局，請派援兵一節，想余幄公也雖提納；但可能日軍在四邑行動，乃屬試探或牽制的作用，那

宓琴

崔婉姬的臉比前消瘦了些，一套灰卡其列寧裝，使她扮得蒼老些，這副打扮與她的秀美面貌很不相稱。

徐諾站起來迎接她：「請坐！」他擺了擺手。

崔婉姬打量了一下辦公室：「只有你一個人獃在這裏？」

「是呀，有什麼事嗎？」徐諾發現了崔婉姬臉上浮現了一絲神秘的神色。

「是的，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在這裏說方便嗎？」

「哈哈，瞧妳，這兒只有我們兩個人，有什麼不方便？難道還怕有竊聽器麼？妳什麼時候變成這麼膽小的啊？」

「嗯，我眞是有點害怕，牆有縫壁有耳，有時某些事情往往會在不經意的時候漏進人們的耳朵裏，飄進人們的眼裏，惹出的麻煩並不是鬧着玩的。」

「好，算妳有革命世故。有事坐下說吧。」徐諾先坐下來，指着一張椅子，「今晚不開會，也不開夜班，這裏是沒有人來的，且說不妨。」

崔婉姬這才坐了下來，但還是躭心地望了辦公的門一眼。

她把椅子挪了挪，靠近徐諾的辦公桌，然後壓低嗓子說：「老徐，我先問你，你在市裏公開說過什麼話——關於這次運動的。」

徐諾知道她是問他在市文藝界聲討大會上的發言，不禁苦笑起來。

「是的，正如胡風所說的：『時間開始了』，關於這次運動，我基本上表示了我的內心世界。我無法再沉默。我知道會發生麻煩，甚至很大的麻煩，這是什麼辦法呢？俄羅斯的諺語說：『兎子打得多也會劃火柴』，我的情況大概就是如此。當然，兎子劃火柴很容易燒了皮毛，但當兎子劃火柴的時候，是不考慮會燒傷皮毛的。」徐諾神色自若地說。

「不過，你的麻煩恐怕很快就要來臨了。」崔婉姬面現憂色，「黨委會準備要整你。」

「妳怎麼知道？」徐諾氣定神閒地問。

「今天上午，我送歷史材料到人事科去，正好聽見楊道源在跟黨委會通電話，我聽見楊道源說：『……檔案已全準備好，做了重點說明……對，到過香港，一貫從事文藝工作。在市文聯講話全文已弄到……』，他說到這裏，看見我進來，急忙說：『有人送東西來，一會我上來再說』，他隨卽收了線，對我懷疑地望了一眼，責怪地說：『進來爲什麼不吭聲？』我說：『因爲看見你打電話不敢打斷你說話』，他沒法，只好說：『以後進來要通聲』。楊道源講的，不是你還有誰？這說明他們已密鑼緊鼓準備向你開刀。」崔婉姬一口氣說完她這次找諾徐所要說的主題。

「謝謝妳對我的關懷。其實，這些情況我早知道了。」

「不錯，是文藝界的朋友。我的問題可以說是內外夾攻，有外面送進來的材料，也有內部羅織的罪名。這點我是很清楚的。麻煩是難免的，但也沒什麼可怕，充其量砸鍋不幹，回家守老灶去，難道還能法辦我不成？」徐諾緩聲地說，而且悠閒地吸起香烟。然而，他內心實在激憤。

以明哲保身爲妙

沉默了一會兒，徐諾又目注崔婉姬，崔婉姬也正好抬目看他。四目交投，崔婉姬不好意思地慢慢轉過臉去，望着窗外。

夜未央，透過玻璃窗，可以看到疏落的燈光，像星星隕落在地上。崔婉姬的臉上起了微妙的變化，他的思緒飛得很遼遠。

徐諾的目光沒有從崔婉姬的臉上離開，他不是貪婪，也沒有慾念，只是他從崔婉姬的臉上發現了一個少婦不應有的憔悴，使他心頭輕輕地抽搐。共同的命運、共同的思想把他們聯結在一起，使他們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世界上除了「同志」、「愛人」這些美麗的字眼以外，「友誼」也同樣可貴。

「小崔，轉過臉來。好嗎？」徐諾說了話。

崔婉姬順從地轉過臉對着她。

「剛才我激動了點，我還沒有很好地感謝妳……」

「什麼說話？我不高興聽。」崔婉姬打斷了他的話。

徐諾苦笑了一下：「好，聽妳的。不過，我還得說一點，在風火頭上，人人明哲保身，事實上很少人能夠拿別人的命運當作自己的命運那樣地關心。而妳卻冒着風險爲我通風報信，可見妳對我的命運是如何關懷，這不該謝謝妳嗎？」

「你也不是一樣關心着我？」崔婉姬反問。

「但有點不同。」徐諾說。

「什麼地方不同？」

「妳只是遭受審查，但我可能要遭受淸算鬬爭，也就是說，要被捲入這次政治運動的漩渦之中。哼哼，不簡單，是反『反革命』的喲，性質多嚴重！」

「你把自己擺在……」崔婉姬忍住了下半截的話。

「嘿嘿，我知道妳想說什麼，事實上，誰也不想做阿扁買帽——自己出洋相；但是此時此地，有許多事情並不是出自自己的意願，偏偏又降臨在你的身上，難道事情不是這樣嗎？」

崔婉姬點點頭。

「我還是從前跟妳說過的那句老話，未來的日子我一定不好過，妳不適宜跟我接觸太多，免遭疑忌。」徐諾語調凝重地說。

「唉，政治，政治，連交朋友也沒有自由了。」

（三十二）

中州風雨

當

他走進會議室，發現人們卻靜默地不吭聲。這也是一種規律，在政治問題上，當一個問題沒有明朗化之前，誰也是三緘其口。

徐諾已經知道市委召開這次文藝界的緊急會議主題是什麼，但他奇怪的是市委的反應如何以如此迅速。或許這又是早先已部署好的對「人民日報」發表文件的配合？

鸚鵡學舌的「報告」

這次會議不尋常，由市文聯主席李希邺主持，卻由市委第一書記李立作報告。這位市委第一書記，據說是長征路上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他站了起來，向會場掃了一眼，那瘦削的臉上帶着嚴峻的表情。這使會場更增添了肅然的氣氛。他再次向手上持着的講稿看了一眼，才用帶點南方口音的普通話作起報告來。

他在報告中重復了「人民日報」編者的按語，強調在上一次的文件發表以後，人們被胡風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惡所激怒了，一致要求徹底揭露胡風及其集團的罪惡。

徐諾覺得這種「政治八股」非常可笑，又是借羣眾之名的伎倆。

但有一點使徐諾感到興趣的，「人民日報」——也就是共產黨不打自招地承認了有人反對他們這種行徑，知道舒蕪的反戈遭人側目和大部份人都認爲不能據此定罪。「人民日報」爲了羅織胡風的罪惡，用各種手段和方法搜集了胡風的一些通信，並經過斷章取義和先入爲主的按語，把一些屬於平常的問題也上了綱。這正是共產黨人對人民進行政治迫害慣用的手法。

李立正是根據這種邏輯在向在場的文藝工作者談胡風問題。他盡量渲染胡風如何耍兩面手法，如何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爲共產黨迫害胡風和他的朋友找理論根據和法理根據。這些話都像鸚鵡學舌地重複看「人民日報」的論點。

徐諾拿着這份登載着胡風第二批材料的「人民日報」一邊看一邊聽着李立講話，他覺得「人民日報」發展這批材料恰恰是共產黨自暴其醜，胡風正是在迫害之下不得不用一些較爲隱密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思想，表達自己的反抗精神，卻被認爲是有罪 [illegible]

人竟不分皂白地說啄木鳥傷害了樹木，因而把它定爲害鳥。徐諾甚至欽佩這位大渡河的勇士居然也不乏顚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勇氣。

李立在唸完「人民日報」上的經之後，把話轉入正題：「同志們，我們在學習反胡風的文件的同時，應該拿出實際行動來，我們應該明確地表示洛陽地區文藝工作者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政治態度，撤銷胡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資格，並把他和他的同伙從文藝界中清洗出去。同時，我們還要提高覺悟，警惕我們隊伍中胡風黨羽的活動，他們是善於耍兩面手法來對付我們的。我們要使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遁形。我們號召一切和胡風反革命集團有關係的人，應該幡然悔悟，像舒蕪那樣反戈一擊，戴罪立功。……」

嗯，開始向全體文藝工作者開刀了。

李立做完了報告，李希邺接着上台，按照事先擬好的草案，通過了一份所謂洛陽市文藝工作者的建議，內容就如李立提出的建議一樣。

麻煩卽將來臨

「在忍受中求重生！」

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中，徐諾看到這個鏗鏘的字眼。李立的話還印在他的腦海裏，這意味着鬬爭已迫在眉睫。雷鳴電閃，在暴風雨襲來之前，要作好一切防護的措施，才不致被洪水冲走啊！

徐諾在辦公室裏，獨自坐着，反覆地看着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給「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加的按語。他覺得這篇按語是共產黨迫害胡風的供詞，也暴露了他們色厲內荏的本質。持這篇按語對照胡風寫給他的朋友那些信來看，是一篇絕好的反面教材。它告訴了人們，對待有迫害狂的共產黨人，要掌握怎麼樣的鬬爭藝術。

「在忍受中求重生！」胡風以他的鬬爭經驗明告他的朋友，而這句話卻成了今天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所有知識分子的寶鑑。

了不起！胡風可算是失敗的英雄。

「咯咯！」外面有人敲門。

徐諾趕忙把手裏拿着的報紙摺好放進抽屜。

回歸與出境

英菲

最近一個時期，在大陸申請來港的人不少，據報紙的消息，已獲批准到港的約近千人，且還有陸續湧來的趨勢。已抵港的人多是早年回歸大陸的華僑云。

這是一條很平常的消息，但細味之後，又覺得是一條不平常的消息。說它平常，因爲在自由世界來說，人們想到別處去，祇要經濟許可，可朝發夕至，人人都有旅行觀光的自由。就以香港來看，外國人到這裏來遊覽，香港居民到外國觀光，眞是司空見慣。就以大陸來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不時有人蒙中共之「恩」特准來港。這樣看來，人來人往，實在平而且常，不値得透過新聞背後來談論一番。

說它不平常，是因爲通過這些僑胞來港可以說明許多原則性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生活的自由與不自由的問題，溫飽不溫飽的問題，也就關乎社會制度好壞的問題。不言而喻，申請離開大陸的人，除了極個別是有特殊原因之外，絕大部份的人都是不願意在絕無個人自由，得不到溫飽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他們的行動反映了廣大大陸人民嚮往自由的思想動向，不過他們是獲得走出生天的幸運一群罷了。

必須注意到，這些人是在經過「文革」以後首批獲准來港的。中共在「文革」之後，曾大敲皮鼓，宣揚「形勢大好」，吹噓「取得偉大的勝利」。照理，形勢果如此之「好」，「勝利」如此之「偉大」，大陸眞是世界上的仙境桃源，人民是人間最幸福的人了，人們競相回歸，趨之若鶩，那是順理成章的事（一些矇查查的高唱回歸調子的人，就是受了中共這種「形勢大好」的濫調所蒙蔽）。奇怪的是，許多人卻「身在福中不知福」，任憑中共把資本主義世界描繪得如何恐怖黑暗，如何腐爛不堪，把「社會主義」描繪得是人間的「天堂」，到網開一罅（還不是「一面」）時，許多人紛紛申請出境，情願投去「地獄」，而不願生活在「天堂」。更能說明問題的是，現時已來港的人多是華僑，過去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有不少人早年憑一股直覺回歸大陸，不料回去之後，吃盡了苦頭，於是他們在頭腦中來一番「回憶對比」，從他們實際體驗之中，到底發覺「社會主義」實在比不上他們曾經生活過的資本主義好，所以他們寧願不做中共統治下的那種「國家的主人」，而願跑出來做資本家的「牛馬」。這件事無情地戳穿「回歸派」的謊言，無異給了他們一記响亮的耳光。

或曰：這是「一小撮」罷了，不能據此立論，說大陸人民都嚮往自由世界。有趣的是，本月恰是大逃亡十周年，如果有奇蹟般的歷史重演，肯定逃亡的人比十年前那一次還多；或者中共網開一面，准許人民出境，屆時不蜂擁而出那才怪呢。那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撮」了。

觀點與角度

高本清

出了「觀點與角度」的節目。每次，在新聞報導節目之後，我一定要看。

這個節目我很欣賞，我欣賞的原因確是很多的。

首先，我覺得這是一個編排得難能可貴的節目，在短短的五、六分鐘裏，把一件事情，解釋得極精且簡。如果用「小塊文章」來形容的話，恐怕還是不能恰如其分的。我猜想，這一節目的準備，恐怕是最困難，而且又是最能表現製作人的天才。因爲是「短小精幹」。話題稍一不集中，短暫卽逝的時間就無法容許妥當收場了。

其次，每次所提的主題，都是香港社會所發生的事，有的是有關政府的政策，有的是有關居民的安危，有的是已經引起爭論，有的是展望香港的發展等等，這些主題的選擇，都是關乎香港市民生活的一切。身爲香港市民的人，有時是急需知道和瞭解的，有時是傳達政府與人民間的意見，有時是傳達香港市民中各種不同的意見。在互相了解上和知識增進上有着很大的幫助。

再次，從「觀點與角度」的主題，起碼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星期內，最重要的事件是什麼，進而整體地了解香港，以及政府如何處理偌多的社會事件，以保障香港市民對內對外的安祥與穩定的政策。

或許有人以爲這純是香港政府對市民宣傳的節目，這方面我不盡同意。原因是：香港政府有責任，通過報章、電台和電視台，不時地向香港市

政策的理由。而身爲讀者、聽眾和觀眾的人，不但有權要求知道，同時也有權提出質詢。也就是因此，就不能一口咬定這是政府的純粹宣傳。

在很多國家裏，政府爲了滿足國民的求知欲，不時地舉行記者招待會，以便將政府的政策，借了報章、電台和電視台傳播給大眾。

這方面多是遇到了重大而嚴重的事件或政策時才舉行。其主要的精神與「觀點與角度」並沒有實質上的差別，只是那哄動一時的記者招待會還有強烈的新聞價值而已。

而「觀點與角度」則除了稍有新聞的價值外，最主要的是政府政策樸實的實質披露。兩相比較的話，後者更是基本的、可取的。

因爲它不但能滿足市民的好奇心、求知欲，同時更給予香港市民的責任與歸屬感。

除非那些對香港政府存有偏見的人士，或是想從本質上反對香港政府的人士，才完全否定了這一「觀點與角度」節目的內容。對這類人士我是不願置辯的。

事實上，香港政府的政策，如果不是針對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釐訂的話，任何政策也都不會持續太久的，並且也肯定要失敗。

從過去和現在的偌多政策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政府那爲廣大市民利益着想的主旨。否則的話，香港電台也就無需設立這一「觀點與角度」的節目了。

閱報偶拾（二則）

古鶴翔

（一）愛國還是禍國

據北平四月二十七日「新華社」電，周恩來代表中共在廣州和「馬耳他總理」米尼克·明托夫簽訂了「長期無息貸款協定」。

中國大陸人民吃不飽，穿不暖，要靠香港親友滙錢回去接濟，而中共頭子卻不停地給予外國人「無息貸款」或「無償援助」，企圖赤化全球。倘若中共坦承其輸出「革命」的野心，及自承其不愛國，那還罷了；可是中共卻不斷地喊「愛國」，那實在令人齒冷！

在中共賣國於所謂「國際主義」運動的同時，中華民國政府卻投資四百億元新台幣來興建各類國民住宅，在十年內各類國民住宅將增加二十五萬七千五百戶。

香港近日頗有些「愛國青年」提出「回歸運動」，究竟我們應「回歸」到禍國殃民的「中華人民共禍國」，抑或「回歸」到民生至上的政府？「愛國青年」，宜加深思！

（二）毛澤東口角流涎

英國大商家凱瑟克爵士訪問大陸後說：「大陸對毛澤東的崇拜，顯然已大大減少，巨型毛像已失踪，口號、標語大減。人們所配戴的毛章由多個減為一個。相反的，周恩來的聲望地位鵲起。滿城都說周恩來，好像周恩來在那裏發號施令。」

看到這裏，筆者想起一段古代的事實：魏明帝死後，司馬懿與曹爽輔政，後因忌爽，託疾不出。魏正始九年冬，曹爽派李勝為荆州刺史，向司馬懿辭行，司馬懿假裝病情沉重，意識不清，故意把「本州」聽成「并州」，又故意指南為北。魏末傳云：「懿見李勝，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懿）持杯飲粥，粥皆

司馬懿這樣裝病，為了使曹爽不予提防，卻暗中將司馬師、司馬昭安置在要地，並令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人。正始十年正月，車駕幸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司馬懿遂與二子發動政變，出屯洛水浮橋，脅群臣上書數曹爽之罪。

當時桓範曾勸曹爽協天子幸許都，招外兵勤王，曹爽被司馬懿所騙，以為「只免官，不治罪」，但懿後來又使張當供認與曹爽、何晏等謀反，把曹爽三族盡行誅戮。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前，毛澤東在電影中顯現出衰老的姿態，行路要人扶持，結果劉少奇遭殃了。這時毛報則說毛澤東十分健康，且游泳速度破世界紀錄。

「文革」後，林彪成為「親密的戰友」及「接班人」，可是突然間「粉身碎骨」，成為「裏通外國」者。林彪之罪如何？倘他已死，可找曹爽寃魂傾訴。

現在，毛澤東「口角流涎」了。這是對付周恩來的手段，還是罪孽深重，將受天譴，病榻纏綿呢？

周恩來的自供

詠輝

海外不少觀察中共問題的人，自從周恩來推行「乒乓外交」以後，一直認為毛政權在「外交政策」上已有所「改進」。這個「改進」的含義據說包括着「溫和」、「彈性」和「減少對外滲透和顛覆」。這些觀察者除了少部分是在蓄意討好中共之外，大部分不是由於本身知識的淺薄就是犯了短視的毛病。

本來，這個問題是簡單不過的。「支持各國人民的解放鬬爭」是中共斬釘截鐵的決策；而「解放全人類」則是它們的不變目標。什麼叫「支持各國人民人民的解放鬬爭」？當然包括在物質上供應金錢、武器和一切必需的工具；在精神上挑撥、煽動、造謠、誣蠛；在行動上滲透、破壞甚至出兵侵畧（遠如韓戰，近如秘密派兵參加侵越）。什麼叫做「解放全人類」？當然就是要使全人類過着如現在七億大陸人民所過着的那樣的生活。在那兩大前提下，一切表面上的「溫和」「彈性」只不過是策畧的運用。絕非它的本質的改變，更不是「改進」。

關於這點，還是讓某些觀察家心目中的執行中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和英國廣播公司分別於四月十九日和二十四日廣播了英國作家菲利克斯·格林與周恩來的電視談話。其中有一段便談到了中共在各地煽妖風點鬼火的問題。

格林問：「在公報（輝按：即今年二月間的尼周公報）中和很多其他正式聲明中，『中國』重申了她對印度支那的解放鬬爭的支持。對世界其他地區如何？有人說『中國』多少改變了她支持世界其他地區解放鬬爭的政策。你對此有何評論？」

周恩來答：「無需評論，你可以看我們的行動。不管在尼克松總統來之前，還是來之後，我們政府發表的聲明，我們報紙上的報道和評論以及我們同各方面的接觸和關係都證明這一點。我們沒有什麼變化，特別是從我們在聯合國的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和安理會上發表的意見來看，我們對每一個國際問題的態度和意見都很清楚，都是堅持我們歷來的對外政策的原則的。」

從談話中可見連周恩來本人都否認中共「改變了她支持世界其他地區解放鬬爭的政策」，而一口咬定「堅持我們歷來的對外政策的原則」。可是，一些不相干的曖昧分子卻偏要絮絮不休地重複其「中共外交有改進」的酸論。「皇帝不急太監急」，

得用外滙向外國購買，所以公社每年得到配給的化學肥料是十分少的，無濟於事，只能從所謂有機肥料的糞和尿去想辦法。

忍屎作飯

公社黨委要我們每個社員自己想辦法，把自己的糞尿存起來獻給公社做肥料，並規定成年人每月要獻糞尿五十斤，兒童由二十五斤至三十斤不等，每百斤糞尿給回人民幣五角作代價。如果能夠超額完成任務數量多的，就能獲得獻肥先進工作者的光榮稱號，倘若不能完成任務，沒有交足規定數額，便要繳回兩倍代價作罰欵。例如每欠繳糞尿一百斤，便被罰欵一元人民幣。倘若沒錢繳罰欵便把口糧扣掉來作抵銷。

共幹實行這個獻糞運動，還有一個奇妙的作用，就是「忍屎作飯」。我們口糧配給不足，吃得不飽，白天在田頭下地工作，遇到屎急尿急，也不敢就地解決，寧願把屎尿忍住，等到回家才屙出來，這樣子使自己所吃的東西在肚裏，可以停留得更多一些時間。

每次快要交肥的時候我們便要動腦筋了，倘若糞尿本身不夠，就要滲些水進去，但水是不能加得太多的，太多會看出來。最討厭是大便秘結，幾天都沒有拉屎，那就糟了。其實我們農民兄弟所排洩的糞和尿，它的肥料質素已是很少的，因為我們每天所吃進肚子裏的都是糙米和青菜，並沒有吃肉類和肪脂等等，那麼我們所拉的糞尿當然不能有高成份的肥料價值了。

臭氣薰天

我們的生產大隊，為了要獲得一個獻肥先進大隊的光榮稱號，想出了個辦法，就是遠征廣州市區各處去搜集爭取肥料，每天吃完晚飯後，用大板車裝上糞桶，推到廣州市區去，然後各人挑着糞桶分散到橫街橫巷去清糞，這樣子雖然每天要跑幾個鐘頭的路，可是成績很不錯的，每天都能滿載而歸。但好景不常，沒有多久，其他的公社和大隊也紛紛跑到廣州市去清糞，人也越來越多了，清糞的人都是爭取時間，提早趕到廣州市區去，以前是在入黑後八九點鐘才開始倒糞倒尿的，但後來在下午五六點鐘便開始倒糞倒尿，一直倒到深夜十二時，五六點鐘正是市民吃晚餐的時候，但那些橫街橫巷已弄到臭氣薰天，這本來是很不衞生的，可是沒有人膽敢向我們提意見，說我們倒糞倒尿來得太早了，因為共黨的號召是以支援農業生產為首要任務，任何人都要響應這個號召。

爭屎打架

入黑後以至深夜的一段時間，大街和馬路上的公厠又在紛紛清糞，如果晚上在廣州市出夜街，到處都可以使你碰到臭氣滿街，我們的大隊有一次到中山六路西門口的公厠清糞，剛巧碰到石井公社的社員也來清糞，大家都為了爭清

共幹趕來制止時，已有很多人受了傷，傍觀的市民還說我們打架是「爭屎食」，真使我們有口難言。

像我們一般清白的農民，本來只曉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與世無爭，與人無尤的，但現在竟要為着那些汚穢的糞尿，和其他農民兄弟大傷和氣，每次爭取糞尿的時候，簡直如臨大敵，有時還要大打出手，究竟誰人令我們如此呢？廣東俗語形容刻薄無比的人為「吃人不吐骨」。但現在可惡的共產黨，不只對我們「吃人不吐骨」，而且連糞尿也吃到點滴無遺。這真是聞所未聞，窮兇極惡的魔王啊！



難民在香港的臨時收容所中，前途凶吉未可逆料。先飽餐一頓再說吧。

南厚德自由市場一個，同時還定出各項規定和限制。凡屬第一二類的高級商品都不得在自由市場出售，農民拿到產品到自由市場售賣須持有公社的證明。在進入市場的時候，首先在門口過秤，按照重量征收進場賣，每十斤肉類收進場費六角（蔬菜則以百斤計），至於自己的東西賣不去時，進場費是不退回給本人的，市場還設有一個公秤處，如果要拿東西去秤的時候，鷄鴨鵝每斤收公秤費半毫，蕃薯蔬菜等每十斤收公秤費半毫，公秤費是由農民付給。

自由市場開放後，廣州市很多茶樓酒家已逐步有肉類食品供應了。例如當時的河南三如茶樓，牌子上寫着有各種肉類菜式供應，但菜式的價錢是按照自由市場價格計算。也即是說茶樓代顧客去自由市場買回來吃的。但其實是否眞的去自由市場買回來抑是由商業局配給的只有天曉得了。這些菜式叫做「高級菜」，三元一碟魚只有二三両魚肉給客人吃，還有「高級酒」，例如一市両小杯竹葉青酒就要一元人民幣，一瓶竹葉青酒要賣十六元。但按照公價只賣三元多一瓶，可是公價酒是無法買得到的，所有商店陳列出來的酒都是陳列品。要喝酒的人惟有吃高級菜和高級酒。還有食品商店出售三元至五元一斤的「高級餅」和六元七元一斤的「高級糖」。總之樣樣高級，只可惜我們工人沒有「高級工資」來享用它們吧了。

共黨不擇手段採取各種方式來剝削我們工人每月所得的微小工資。人民經濟在「三光」的情況下越弄越枯竭，人民的購買力越來越弱，到自由市場購物的人也逐漸減少。去購物的人絕大部份都是華僑眷屬或有僑滙接濟的人。這一來因爲供過於求，自由市場的物價也逐步低降回順。

那年春天中共又來一個「新三反」運動。這個運動的最大目的就是針對農民在自由市場出售農產品時一向的瞞稅行爲。因爲過去農民出售農產品只繳交入場費，而沒有繳納臨商稅等等稅欵。現在重新追查曾經過自由市場出賣農產品的農民，要他們補繳稅欵，沒有錢交的就要拿農產品來抵扣，可憐農民所得的錢早已花去，現在那有錢來交稅呢？所以只有把農產品來抵扣，連幾両重的小鷄也要交出來充數了。因此那幾個月來，廣州市場上的農產品比前一時期多了很多，而且價格也很便宜，猪肉每市斤一元六角至二元，鷄蛋每只九分，鵝每斤七八毫，可是東西雖多，價錢便宜，但購買的人並不多。除了少數有僑滙接濟的華僑家屬，和一些特殊階級的高級共幹家屬，普通人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心想買但腰包裏掏不出錢來。

廣州市的自由市場現在果眞的有很多食品出售，但每天眞正成交的買賣卻少得可憐。這種情形所反映出來的，並不是物品供應的豐裕，而是人民個個都囊空如洗。

中共所製造出來的一片假繁榮的幻影，究竟掩飾不了共區裏百業凋零，人民普遍一窮二絕的眞實生活。

獻糞與搶屎

廣東鄉間有「餓狗搶屎」的俗語，想不到這種「搶屎」事件竟在人類中間發生了。一位廣州郊區農民劉君，於一九六三年逃離共區時，講述了一個他親身經歷的共區農民兄弟在積肥任務的重壓下，爲搶屎而「開大片」的故事。

一個先進公社

我是廣州市郊區三元里公社新市鄉的農民，三元里公社是廣州市郊首先成立的第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共產黨認爲三元里過去有反帝英雄的事蹟，所以特地把三元里公社培養爲「先進公社」，在公社成立後，共黨所號召的一切運動和各項措施，我們三元里公社必定要首先響應，首先帶頭行動行來，做其他公社的榜樣，正所謂做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做什麼事情都是要來一個大躍進，公社黨委樣樣要爭取成績，爭取數字，但辛苦的都是我們可憐的農民。

我們公社成立後不久，共黨就搞起一個獻肥運動。理由是配合農民大躍進

共區「自由市場」眞相

何剛

中共自稱實行「社會主義」，照道理一切工、農、商業都是「國營」的。可是，由於傾「國」之力而不能解決人民在衣、食上的起碼需求，因而被迫採取權宜措施，局部開放「自由市場」。以物稀爲貴」，「自由市場」的物價，當然要比「公價」高得多，可是人民因爲在「國營商店」裏買不到東西，惟有忍痛付出僅有的儲蓄，以一償口腹之欲。

一九六○年十二月下旬，廣州市成立了六個自由市場，西關區設在大同路和抗日路，近郊西村南岸，小北登峯路，河南海珠橋脚和厚德市場，東區東提二馬路等等。自由市場一經成立之初，到市場去買東西的人眞是多到人山人海十分熱鬧，因爲各人很久沒有辦法買到自己所需的食物，而每日所配給的糧食又不夠吃，同時也儲蓄了一點錢，現在聽說成立了自由市場有東西出賣，那就開心極了。

當時自由市場的物價是：蕃薯每市斤一元二角（僞「人民幣」），芋頭，參薯每市斤一元七角，鷄每斤九元，鷄蛋每只六毫，鯉魚每市斤六元，猪肉每市斤十三元等等，儘管價格如此高昂，但是購買的人非常之多，自由市場的東西俱是供不應求的。

那時候廣州市的市民由於長期的飢餓和缺乏營養，也和大陸各地人民的情況一樣，普遍發生營養不良所引起的水腫病，很多人都要購買鯉魚，蒜頭等來吃，我當時也患上了水腫病，所以每天下班或在休息那天我便跑到自由市場去找尋自己所需要的食物。糧食不夠吃便買蕃薯來補充。

我們靠工資過活的人，吃自由市場的東西是不能吃得多久的。很快我的積蓄用完了。但爲了把肚子塞飽和得些營養，只有把自己的衣物變賣。得到些錢去自由市場買食物。當時的人民羣眾有一句「三光主義」口號，就是賣光，使光，食光。還說餓則變，變則通。一般兒女眾多的人，一個月的工資只吃三數天從自由市場買來的蕃薯便吃光了。

以前，農民們一向很羨慕我們工人的收入比他們多，但那些年來我們工人都反要羨慕農民了。因爲我們每月的工資只比得上幾斤猪肉或幾十斤蕃薯吧了。但農民把農產品在自由市場賣完之後，便到廣州市的茶樓酒家大喝大吃，這眞是農民大翻身。我們看見他們大吃大喝也不禁垂涎欲滴啊。

自由市場的成立初期，的確對農村經濟起了「活躍」的作用，由於農產品的價格高昂，利潤很豐，大大刺激農民對自己「私人生產」的積極性，生產更多的東西來供應城市人民需要。另一方面，廣州市的失業市民，鑒於有利可圖，亦紛紛跑到四鄉搜購農產品前往廣州自由市場出售圖利，造成自由市場的物品更加豐富，那時候不只有食物出售，連那些日用品錦煲膠鞋衣服等等亦有人拿到自由市場售買。有些人甚至把每月所配給他的三両麵條不吃拿到自由市場出賣換錢。但不久中共政府深恐這種自發勢力不可收拾。於是又藉口要說自由市場易於管理，先後將五個自由市場撤銷，不准人民在該處買賣。僅僅留下河

認。記得當時我寫過約三百張十六開雪連紙的「坦白書」，當時我十分清楚，「肉在砧板上」，萬不能和他們硬來，經過約半個月的鬬爭，我的「材料」總算是落實了。現在我覺得右派分子的名稱，不是恥辱，而是經過二十多次羣眾大會的提名，由中共廣州市委批准，如此隆重，我心裏實在是有點驕傲。

加罪以後，就被押赴農場，那裏絕大部份是右派分子，約二百人中只有三名「反革命」與二名「壞分子」，共同接受着「脫胎換骨」的折磨。當時的場長朱放容說：「你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必須消除，今年不成，明年再來，明年不成，後年再來，希望你們不要把右派的帽子帶進棺材裏去，連累你們的子孫，永遠成爲右派家屬。」到現在我應感謝共產黨送給我「地、富、反、壞、右」五頂帽子，同時也給予我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八年的監獄鍛煉，使我知道今後如何做人。

每個人都會考慮自己的前途，我亦不例外。怎樣辦？希望反攻復國，不知道是那年那月的事，當然有那麼一天，也不能消極等待，但要站起來和共產黨拼命，無糧、無槍，也是送死。唯一的希望就是港澳（以前澳門還可以收留難民），經過長期的反覆考證，我發出了誓言：「八十歲不死，都要到達自由的香港。」所以輕易地接受了十四次生死考驗，說來簡單，但這十四次的事實卻隱藏着驚心動魄，斷手斷腳，眼看着同伴們壯烈地犧牲，與戰場相比，亦不遜色。

槍斃只爲三兩米

在敵對的戰場上對俘虜亦不殺害，而共產黨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廿六日在深圳收容所，用左輪手槍殺死了廣州市偷渡青年徐志輝，原因僅是他多吃了一份三兩半米的飯及菜，被那位號稱爲貓頭鷹的管教員拳打腳踢，徐志輝在防衛中不小心卻打了他一拳，後來就被他按在地上毒打，而另外一名獄卒卻認爲徐志輝作反，立即開槍，應聲而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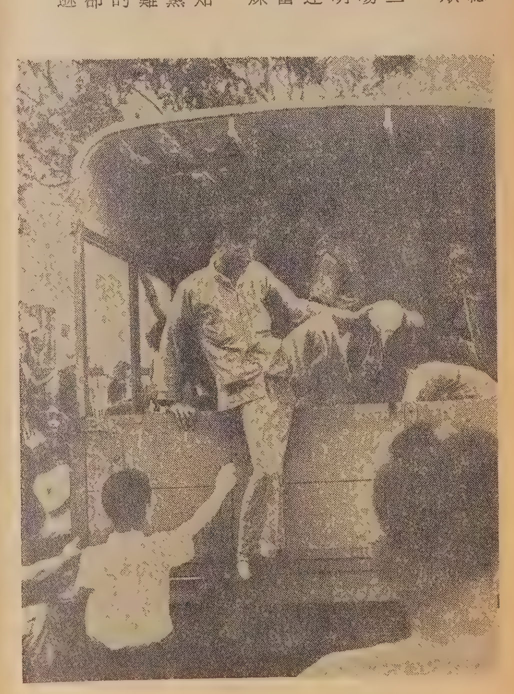
蕉頭稻草甘蔗渣

一九五九——一九六一的三年大饑荒，全世界都知道了。當時廣州市自由市場的蕃薯每市斤一元三角，米每市斤三元五角，國營商業的夾心餅干每斤十六元，而普通工入每月的收入只是三四十元。當時蕉頭稻草蔗渣小球藻等一律視爲糧食，叫人怎樣生活？眞的不會餓死人嗎？普通的人是這樣，我是被指爲罪犯的人，那就不用說待遇更壞了。怎樣維持生命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偷」，在農場的倉庫裏、田面，奪回一點自己用血汗種出來的谷、米、蕃薯、花生，放到附近的農民家裏，製成乾糧分給大家吃，數量雖少，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起碼就在部份人的心中，明確只有反共才有我們的生命，這些人到現在

逃亡生活的滋味

偷渡確實是危險，要承受着天、地、人的迫害，甚至一條狗的威脅，因爲村犬的狂吠往往撞破偷渡者的「好事」。這些話只有我們偷渡的朋友才能理解，在自由世界裏，游水是健身最好的運動，狗是小姐太太的寵物。到山上去旅行野餐談情說愛，怎能說成威脅迫害？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份的偷渡途中，我承受了八天八夜沒有乾衣穿的考驗，雖然在龍崗平原被截，但也說明大自然時刻都會給偷渡者帶來重大的打擊。這些事太多了，談不勝談，事實當時的生命就像買馬票的二元港幣，何只九死一生。但我更清楚的，如果不逃出生天，個人死了倒無所謂，連孩子們也可能餓死病死或給共黨迫死，所以就不惜拿生命作賭注，只要沒被共黨拉到斷頭台上，失敗、受折磨算不了什麼回事，下次又可再來。

所以第十五次成功的時候，我還拖着斷手斷腳及傷痕纍纍的身軀在香港邊做工，邊治療，這兩年來托賴上帝的庇佑，總算是治好了，生活也固定了，還熟練了從來沒有見過的車床鉋床及其們工作母機的技術。我吃過不少魷魚，也見過不少鍾無艷，但是他們沒有打我，也不會害死我，總比在大陸好得多，我想長期保持着偷渡的餘勇，去鋪平我的生活道路，也希望終有一天親將青天白



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一個難胞在解返共區途中冒險跳車的鏡頭。

幾年間我們本村每人每天只有三両多的米糧吧了。

「新社會」把人變成鬼

說到礦場裏每天的工作，更是苦上加苦。須知採礦工作是時時刻刻都要用盡全力的，只要怠慢一點或打輕一點，便立刻會受到監工的共幹責罵，怠慢的數次多了，就免不少在晚上討論會受到嚴厲的批評，隨時會受到拳打腳踢，不至遍體鱗傷不休。此外礦場裏的工作又是很危險的。我們常常要扛着重重的擔子整天的在斜坡上上落落，一不小心便會滑倒變成手斷足折了。所以我們日常的工作雖說只八小時，但其實比其他工作十六小時還要辛苦得多。而且在山邊工作，冬

一定把我當作一個鬼怪來看。

一九六一年冬天有一日，我被傳到礦場辦公室，主管共幹給我一番教訓之後，便交給我一張證明書，上面寫着勞教犯人某某經過教訓後，思想改變良好，特別釋放回家等等的句語。天啊！到那時我才曉得自己是個勞教犯人，所以要被送往勞動教養。其實我的思想本來是很清醒的，但經過勞教改造，竟然變成麻木不仁，只覺得眼前混混沌沌的一團。但共幹竟說我「思想改變良好」，眞令我不知可笑還是可惱。

在廣州渡過了一九六二年的元旦，我便從親友籌借了一筆欵項，回到自己的家鄉新會麻園鄉，不料回鄉後恍如隔世，很多從前的親友竟不大認得我呢，因為我出廣州市謀生時還

……錢，然後交給生產大隊，來換取一點很少的工分，一面寫信給港澳的親友求他們幫助，生活上勉強能辛苦在苟延下去。

直至後來友人設法弄到一條小艇，準備有機會便逃亡，邀請我一起參加。終於在那難得的一天裏，幸得上天的保佑，平安地逃到澳門來。

一個逃亡者的自述

出生入死十五回

・頑石・

萬先生：

我因為要付出日以繼夜的勞動代價去取得港幣，支援大陸苦難親友，所以寫了也法無抄正，請原諒。

如果可取，請改正刊出；如果太水皮，就燒掉算了，不必寄回。

我也算是長期讀者，由於工作時間太長，無法參加協會活動，甚歉。我不是為錢賣命，而是用我的命去救活更多大陸親友，揭發毛共的所謂幸福自由。

我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第一次踏上逃亡的征途，可惜到了上水的山邊，又被番鬼佬捉了送回去。失敗，再失敗，前後經過了十四次失敗教訓，在一九六八年四月第十五次偷渡，終於達到了第一個目的地：香港。

為甚麼要冒死逃亡？

稍有血氣的人，也不願說黑白顛倒的話，在大鳴大放的時候，我也認為農村的生活很苦，就被指為與大右派羅翼羣互相呼應，平時與屬下的共產黨員頂過頸，也指為醜化黨員，醜化共產黨，最主要的還是我的出身地主家庭，早已被共黨的人事幹部劃為被清除的行列，欲加諸罪，何患無辭，他們不遠千里到處去收集我的「材料」，到時不承認，就被指為狡辯，抗拒，挨打挨踢在日以繼夜的疲勞鬭爭下，鐵打的漢子也不能支持。不少人誤認為成了右派，就是人生的末路，他們自殺了，當時在我身邊的吳道聰，就乘人不知鬼不覺的大清早，在廣州長堤原先的先施公司六樓跳下來，結果成了畏罪自殺的右派。

我覺得吳道聰太傻了，當然他的傻是共產黨迫出來的，我沒有錯，也沒有罪，只是不願與共黨同流合汚，將獨裁說成自由，將飢餓說成幸福等等。我不想做這樣的傻事，他們指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各種「事實」，我一概承

大陸同胞與香港同胞誰救濟誰？這張圖片可以作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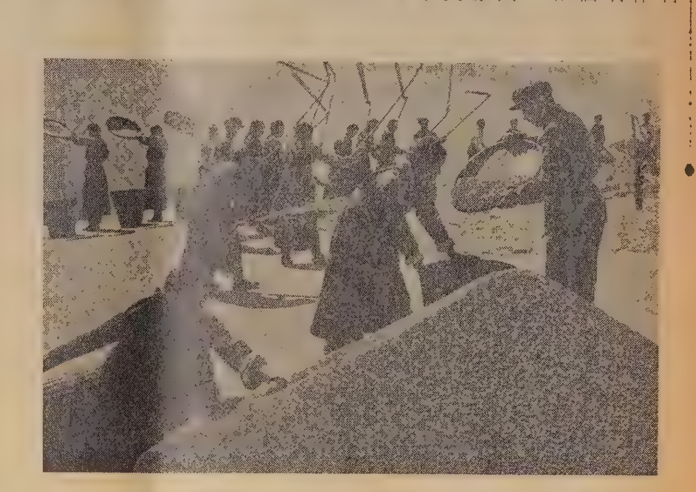


時候，連山縣山林區的共幹有一天召集了我們，對我們說完一番千篇一律的訓話後，忽然在我們全體當中點名挑出約一千多人，連我也是其中一個。當時被點名的每個人都感到緊張和恐懼，猜不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一直等到最後，才聽到站在台上那位共幹宣佈說派我們到一個新的任務。原來我們被點選的一千多人是調派往英德縣馬口硫鐵礦廠去工作的。這硫鐵礦廠也是一個近山區的礦場，每天有好幾千人在那裏開採礦石，它的設備和組織總算比連山縣的林區較好一點，因爲英德縣位於北江上，很接近粤漢鐵路，交通便利，所以和連山縣比起來，眞有像城市對鄉村的區別。

非人的待遇

礦場裏的礦工，大部份是勞教分子，他們也像我們一樣是在去年大掃蕩被送到這裏來的，在那裏，工作是八小時的三八制，起初的時候，每人每月配米糧四十五斤，但後來在共區糧食大飢荒當中，減低至每人每月二十多斤，平均每天不夠一斤米，而這幾兩多也不完全是大米，此外還攙有甘薯木薯等。當時糧食大飢荒，迫使人民飢不擇食，許多人都把米糠混和米糧煑食，結果許多礦工食到痾血，紛紛病倒，更糟的是礦場內的醫療衞生機構又缺乏藥物，我的同一組人（一組大約有三四十人不等）有六人死去，我自己雖然能夠僥倖勉強保得住性命，但由於缺乏營養，仍免不了患上肝炎和嚴重的夜盲症，每日當太陽西下後，簡直像一個瞎子似的，甚麼都看不見。後來幸而醫治過來，但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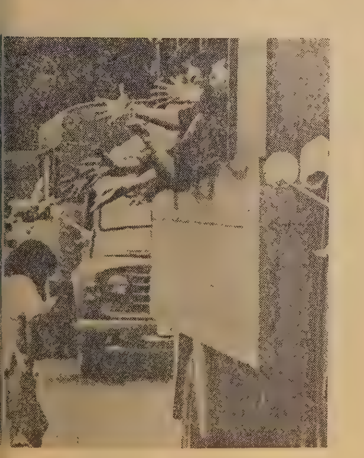
天要受着寒風的砭刺，夏天又受到烈日的煎炎，遇到下雨時更任從由頂淋下，一乾一濕之間最容易受而感冒，很快地跟着又要病倒，在礦場裏因這種種的侵襲，每天病倒或暈倒，因此而死去或變成殘廢的人多到數不清，幸而不致死去的，每天的疲勞工作把我們累得要死，又沒有充分的休息，因此我們的體力一天一天的虧損下去，很快把我們體力和精神消耗淨盡，留下我們變成和殭屍一般的廢人了。



這是中共宣傳刊物上的圖片，文字說明是：「又一個豐收季節」。假若「豐收」是事實，則必定是收回來的糧食不翼而飛了。不相信的話，請看下圖那個大陸難胞一副饑相。

是個壯年人，幾年後回來時卻變得像個衰頹不堪的老翁了。

此後幸得同鄉鄰里的照顧，派我在生產隊裏擔任看管耕牛，可是因爲手慢腳慢眼朦，我不但不能把耕牛管得好好的，反[illegible]收



每逢香港遭受什麼自然巨災
「一番救濟款能否到達災民
他們爲什麼不先救濟一下這



麵包吃完了，屑末也要倒進嘴裏。這個大陸同胞的「吃相」對上面的中共「豐收圖片」眞是一個諷刺。



魯迅說：地上本來沒有路，行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圖中的荒山小徑，都是追求溫飽，嚮往自由的人行出來的。

戶人口，因此也遭受同一拘禁掃蕩的命運了。

中共爲了掩飾當時的暴行，用一個好聽的名稱把大掃蕩叫做移殖人口到別的地方去。但眞正的原因還是後來我飽受災難幾年後回到廣州市時，在廣州市文化公園的圖片展覽上看到了一件事，才曉意當年害得我顚沛流離原來就是爲了這麼一回事！原來這幅圖片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毛澤東參觀廣州近郊一個人民公社並且和公社大隊長合攝的一個紀念照片。這五月一日正好是大掃蕩後數天。

唉呀！廣州市的共幹人員爲了迎接這個獨夫毛澤東，竟不惜把數萬無辜的人民驅迫去過着慘痛的流淚生活。回想這二年多的勞教生活，不但剝奪了我的自由，更根本地摧殘了我原有的精神和魄力，使我腦袋被侵蝕至痲木不仁的可怕田地。毛澤東一個人作一次簡短的旅行，便不惜把數萬人民作犧牲品，當作砌平過路的石塊一般，好使他的旅行愉快一點，使共幹弄的把戲好看一點。可恨中共還厚着面皮說毛澤東是什麼「人民大救星」，其實說是人民公敵，是中國民族的大災星才眞。

可怖的「勞教」生活

一九五八年四月底大掃蕩的人口在華僑新村收容所集中後，我們分別被貨車載運北上。記得我在一個黑夜的晚上和其他被掃蕩的人被押上貨車向着北面開去，到達了一處叫砰石的地方下車，再轉車經過了許多山路，到達了連山縣，連山是位於在廣東西北部和廣西邊界之間，一處貧瘠的山林地區，人口稀少。眞可說得多見樹木少見人影。我和其他大約有五千多人便被派在那裏一個山林區做伐木的工作，那裏早已蓋好了幾座面積很大但裏面設備很簡陋的竹棚。這就是我們住宿和吃飯的地方。

在這廣大的山林區四週，遠遠一處便有一個守衛的崗亭，裏面站着有荷槍實彈的共軍。準備隨時開槍射殺偸走的人犯。

當時，除了被掃蕩送來的人口外，還有其他犯了思想罪名的犯人也一併被送到這裏來接受勞教。在這裏我要說明一下，「勞教」跟「勞改」是有所不同的，「勞動教養」是沒有定期限的，只要主管的共幹認爲滿意，就可以簽發勞教期滿證書釋放。「勞動改造」卻是經過法院判定期限，日常生活完全受犯人般限制。那時在山區裏的生活，每天八小時工作，繁重的體力勞動，只得一斤米吃，肚子是不夠飽的，但最討厭的就是要開學習討論，而這些學習會簡直就是鬬爭和打人會，須知我們每天工作八小時，是很吃力的伐木工作，人人都幹到疲倦不堪。晚上還要受着一連串疲勞的思想轟炸、討論、鬬爭等，許多人抵受不住這種精神磨折而興逃走的念頭。但一方面整個山區四週都有守衛，簡直插翅難逃，一方面路途不認識，走不了多遠，便給捉回來，並立刻受到特別的監視。此後精神和肉體的刑罰還要陸續跟着降臨到那私逃者的身上。在這山林裏，共幹利用勞教分子彼此互相鬬爭，任由他們用拳打腳踢來對付自己的難友，此外還絕對不准許被鬬者有反駁申訴的機會，一直讓動手的人打到你完全承認自己思想錯誤，貼服的接受那些早已預備了讓罰，方才停止拳打腳踢的私刑。這種情形，經常在晚上的討論鬬爭會上可以看到。

我就是這樣渡日如年地在這山林區生活大半年，每天粗重的伐木工作，使我們累得差不多要死一般之後，還要捱着討論，學習及鬬爭，而每一次使我精神變得像一張拉緊了的弓弦，像快要斷裂似的。一九五九年初的

五月大逃亡十週年紀念專輯

一個小販的遭遇

此間毛報經常為當局拘控阻街小販而借題發揮，攻擊港府。孰知在「社會主義祖國」，小販們的遭遇要比此間同行悲慘萬倍。這篇文章是一位廣州市小販趙君所述，他便因為在廣州街邊擺賣貨物而被逮捕送往勞教多年，變成一個眼睛半瞎，手足遲鈍的弱能人。

我自少生長在原籍新會縣蘆園鄉的鄉間，在鄉間唸完初中之後，便離開學校去尋找職業，由於我身體生來瘦弱，不適宜於粗重的農業耕作，幸而略懂幾個字，得到鄉裏叔伯介紹，替他們在鄉公所擔任鄉政的工作。此後因工作上的原故，常常到廣州市和各處市鎮，對於來往的路途漸漸越來熟識，因此一來我便被鄉中父老指定擔任來往廣州市和各縣鄉的工作，就在這種方式的生活裏一天一天的幹下去，經過了像流水一般的歲月，我已經成為一男二女的父親了。

自從中共在大陸奪取了政權，在農村進行土改運動的時候，我因為以前擔任過鄉政的原故，曾一度遭受到 [illegible]

像自己家人一樣，常常盡力幫助他們的困難，所以雖然受過共幹一頓臭罵，總算給我平安地渡過這次大災刼，此後不久又因我大兒子參加了共軍，因此我竟變了軍人家屬，鄉裏的共幹對我刮目相看，所以連對我的管制也取銷了。

這樣過了好幾個月，我才曉得我兒子參軍的經過。一九五二年間，我的大兒子剛長到十八歲，還差不到一年便在初中畢業的時候，因為受了中共宣傳的哄騙，竟報名參加共軍，要跟着很多無知的青年北上參加韓戰去。當時我的兒子因為健康較差，不被取錄作野戰軍，只被派調到江門的軍隊當軍醫後勤。一九五二年間中共大事宣傳號召人民參加勞動就業，就在這時候我的兒子從江門託人帶信給我，他願每月寄給我津貼二十元，勸我響應號召從事勞動就業在鄉耕作。當時我因失業在家，終於聽從他的意見 [illegible]

，活了這麼一把年紀，幾十歲人才學耕田，下到田地裏，一天到晚拿着鋤頭來討生活，胼手胝足才掙到半肚的兩餐，不過除非不想吃飯，此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一九五三年，我的兒子患腫瘤病死了，白頭人送黑頭喪，這種不幸的哀痛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又少了他每月二十元的津貼幫助，家裏生活更加困苦起來。而且經過差不多一年的辛苦農業操作，我感到無法再捱下去，所以我決定離開家鄉，跑到廣州市幹小販來過活。

在廣州市當小販的生活生涯並不好過，但勉強總算不致餓死，就在這胡胡混混當中，也渡過了幾年苟且偷生的歲月。

誰知在一九五八年間春天的一日裏，好像晴天霹靂一般，一個大災禍突然降臨在我身上，把我像打下九層地獄一般，帶來給我萬刼不 [illegible]

「上陣不離父子兵」。可惜這對父子欠缺一點運氣，為邏者發現。

大掃蕩的犧牲者

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五日起至卅日止，中共在廣州市突然施行一次全面大掃蕩，大約有二三萬多人，經營私幫生意的小商人，無牌小販，沒有正式居民證的居民，開明地主（即未經勞改但仍受看管者）等等。中共下令在廣州市各區按區分別封鎖，依照戶口按戶調查，一經查出沒有了居民證的人民便用車拘押往市郊華僑新村集中，連一些正式居民外出時忘記携帶居民證的也被拘留，待查明眞相後才獲准保釋回家。當時我不幸被列為黑

來文化

柳以青

舉幾個例子。

中古時代的基督教勢力，可說是最具影響力的了。同時，以信仰做為發展的主力不能不算是所向無敵了。然而，到了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的產生，其所牽連的原因當然是很多的，例如教皇國的腐化、文藝復興運動的衝力、思想學派的興起，以及政教衝突和關涉到的經濟利益問題等。可是，在這些歷史現象的背後，確實是另有一個最基本的因素，那就是發生宗教改革地區的固有文化的潛力問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用本地文字來翻譯聖經的這一行動的意義。

當然，宗教改革的基本精神所表現的是復原和復古，重新回到早期的宗徒時代的原始精神。而各改革派所最崇拜的卻是聖保羅使徒。原因之一卻是：因為聖保羅使徒曾說過一句很值得他們注視的話，大意是：為一切人我成為一切，頗有尊重各地固有文化的意味。這裏就不能不加以特別注意。當宗教改革運動掀起後，雖然羅馬教廷發出最厲害的譴責和絕罰，然而，改革運動不但不能抑止，反而更加蓬勃，這不能不說是當時各固有文化所發生的效力。

美國失敗的原因

我們再以近二十幾年的歷史來做例證。

在第二次大戰後，美國不能不算是全世界最有實力的國家。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和文化上都是以優越佔先的。也就是因此，美國就大量的把她的文化，在軍事和經濟的助力下，大形發展，宣傳和開拓。很多崇尚民主、自由的國家，也都以美國的一切文化為時尚。

可是，到今天來看：可能連美國人也莫名其妙，何以她所大量援助的國家，無論軍援和經援，對美國和美國人並沒有好感，反而生產了惡感和反感。

究其原因當然又是多方面的。然而，只要想深一層，我們就又會發現：美國目前的遭遇，又是面對了各國固有文化的潛力的。

美國的文化固然有其特點，然而，她只憑了自己對自己文化的信念，就無所考慮地極力開拓她的文化，無論在態度與方式上，在在強調自己，而不尊重各國的固有文化，於是在各國的固有文化，面對這美國的外來文化中，便產生了巨大的排拒。結果，雖然美國在雄厚的經濟和軍事的技術的供應上不遺餘力，以圖把美國的這一外來文化發展出去的理想，終於敵不過各國固有文化的排拒而退縮了。這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大家都可以來回味。

歷史鐵證不能逃

因此，中共這一挾外來文化的政策，自會逃不過歷史上的鐵證，一定會在固有文化的潛力下敗亡的。

取「攻勢防禦」，北越軍深入南越作戰，補給線綿長，如果南越軍不致力於保守城池，而運用機動戰術，向北越的補給線襲擊，北越給補線被截，又缺乏空運接濟，在前方作戰的北越部隊，一定瓦解。可惜南越將領缺乏指揮作戰經驗，反而吃了敗仗，今後應該痛加檢討，改變戰畧尚未為晚。

有人主張在北越作兩棲登陸，因為北越軍已空羣而出，本土空虛，南越軍作兩棲登陸，將其神經中樞搗毀，也不失為一個極其有效致勝機會。

關於武器方面，華府目前也在愼重檢討中，極有可能把最新式的武器送到越南戰場，供給南越軍使用。其實，在新武器發展方面，近年來美國已比蘇聯落後，即使美國肯以最新武器供給南越，也最多與北越打成平手，如果吝嗇的還以老東西給南越軍作戰，那太殘忍了。

其實，蘇聯以什麼武器供給北越，美國應該早有情報，何以早不以新武器供南越，到現時事急才捨得拿出來？生命上所付出的代價豈不更大的嗎？

有效的保釣行動

一羣青年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名義，向警方申請，要求准許於本月十三日在中區愛丁堡廣場舉行「保衛釣魚台」示威。警方認為在繁忙的中區舉行示威，勢必造成嚴重混亂，因此，他們沒有獲得批准。

當局認為，去年八月間已經公佈了港九五個地點可以舉行示威，如果他們要為保釣而示威，大可以在這五處地點選擇一處，不該在中區愛丁堡廣場。在五個指定地點中，維多利亞中區舉行，警方為維護社會大眾利益，勢必採取堅決行動對付，到那時，也許會造成極不愉快的事件。

社會人士，尤其在中區經營商業的人，都不願見到不愉快事件，因此警方勸告他們：希望有理智及自愛的學生提高警惕，置身事外，不要參加他們的行列。

社會人士都認為，這一羣保釣青年的行動，如果都是發自「愛國」的情操，原未可厚非，只怕他們是誤入圈套，受人利用。

也有人認為，要保釣魚台，坐在愛丁堡廣場示威，或者貼標語，都不可能實際保住釣魚台，要真正保衛釣魚台，最有效的方法是武裝起來，守住這個小島。

再說，香港和釣魚台是風馬牛不相及，要促使政府保衛釣魚台，最好到台北及北平請願，保衛疆土是他們的責任，不是香港政府的責任，在這裏叫得鎮天價響，北平和台北的執政者也不會曉得。

有人建議，香港的愛國學生最好選派代表，你承認中華民國可以代表你的，便到台北去；你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代表你的，便到北京去，叫他們切切實實的保釣，派出戰艦軍隊，把疆土守住，如果日本仔強索，不惜和他們一戰，這才是眞正的保釣，在香港搞搞震，一點用處都沒有，只對社會秩序有不良影響。香港的保釣分子已使一般市民感到十分厭惡了，希望他們自愛。

萬人傑

認識中國

固有文化

談文化問題，所牽涉的方面很多，所以很難理出一個頭緒來。像人類學家克魯伯和克羅孔合著的「文化、關於概念和定義的檢討」一書，羅列了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五一年八十年間關於文化定義，至少有一百六十四種。直到目前來看，相信有關文化的定義和概念，更形繁多。雖是如此，可是我們仍然能夠從幾個統攝的觀念裏，來了解和處理文化問題。

文化的固有與外來

一個國家的歷史愈悠久，那麼這一國家的文化就愈博大；歷史產生了文化，而文化又創造了歷史。因此，從一個國家發展的歷史傳統來看文化，這文化就稱之為固有文化；而從另一歷史傳統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傳播到這一國家中時，這文化就稱之外來文化。

文化本身是有彼此涵化性的，然而，同時也會產生互相的排拒性。某種程度的涵化一定會有，可是，排拒性的影響卻是深遠和廣濶的，原因是發生在固有文化和外來文化之間。

如果要想正確了解和處理中共及其政權問題，歸根結底恐怕要從文化的問題上着手。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等共產主義的理論與策畧，以及不斷鬬爭，唯物專制的政策，純粹是外來的文化。中共的領導階層不但全部吸入，同時又變本加厲地硬放在七億多中國人民的頭上，而罔顧中國的固有文化，以及固有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排拒性。目前，最受痛苦的恐怕就是廣大的中國人民。

中共的外來文化

中共的這一強制性的統治，二十多年來某些時期表面上似乎是很平靜，可是，只要留心一下大陸的電台、報章和雜誌的內容，就知道內部的情形，時時呈現不安和不穩。這一不安和不穩的情勢，我不想從政治、軍事、黨內人事的鬬爭上去分析，這固然很重要，但並不是基本的，基本上是在於固有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排拒上。

這一固有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排拒，如果無法適當加以溝通的話，恐怕永遠是一個問題。儘管中共以不人道的硬性手段企圖改變，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固有文化的潛力，外來文化總是不能征服的。無論這一外來文化是多麼地具有吸引力，或是挾其強勁的雄厚經濟和船堅砲利一併俱來，可是，到頭來沒有不在固有文化的排拒上失敗的。

也就是為此，這一時期的左派報紙，不但大事對新出版的古典文史的東西大加宣傳，並且也極力鬬說，文化大革命並沒有摧殘文化，而且還保全了文化。有關新近出版的文史著作，將來再專文論之，這裏暫時不提。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中共遭遇的問題還是固有文化的問題。



基辛格老貓燒鬚

美國耐不住北越假借巴黎和談進行宣傳，早就宣佈長期停止會談，直到北越有誠意認眞談判為止。接着，北越發動龐大南侵攻勢，於是和談更恢復無望了。

直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到莫斯科走了一遭後，才恢復談判；可是談判才告恢復，北越攻勢加強，把北部戰線的重鎭廣治拿下，巴黎和談美國代表團長波特又宣佈「會議結束」，並聲言「一切途徑的接觸」都停止。

於是，巴黎和談又告停頓下來。

美國宣佈停止巴黎和談是二月間的事，歷時五個星期，到四月二十七日，尼克遜又宣佈「回到會議桌」，這一態度的轉變，很明顯是基辛格在莫斯科與布里茲涅夫秘密會談結果。

觀察家相信，布里茲涅夫曾經答應，如果巴黎和談恢復，蘇聯將出面敦促北越「認眞進行談判」，因此基辛格返抵華府後，白宮表現一派樂觀氣氛。

可是，會議不但「毫無進展」，而且，北越攻勢更加凌厲，把廣治也拿下來。

這個結果，當然完全出乎白宮意料之外，樂觀空氣也消散了，於是波特再度宣佈停止和談。

事實很明顯，基辛格雖是秘密會，卻是「老貓燒鬚」，給布里茲涅夫擯直了。

無可否認的，基辛格是尼克遜手下的一個策士，是個好色而絕頂聰明的人物，可是，碰上老奸巨滑的布里茲涅夫，他卻敗下陣來。

基辛格和布里茲涅夫的「協議」，美國至少已付出兩項重大代價：㈠回到巴黎和談的會議桌上；㈡停止轟炸海防、河內。

可是，會議沒有進展，河內顯然沒受到莫斯科影響，基辛格這回上了布里茲涅夫的大當。相信，基辛格擯了這一舖，到尼克遜稍後訪問莫斯科時，會步步為營，提防再上當。

南越應改變戰畧

南越軍在廣治吃了敗仗，事後檢討，失敗原因有二：一是敗在武器；二是敗在作戰不能機動。

這次北越發動南侵，是得到蘇聯最現代化武器裝備，如重型的坦克，手携的輕型火箭，電子瞄準的地對空飛彈及遠程火箭等等，都不是南越軍目前所使用的武器所能比擬。甚至在海岸上北越軍火箭炮的射程，也比美艦為遠，因此美艦在炮戰中也吃了北越的虧。在戰場上，南北越坦克碰頭，南越部隊便大大處於下風了。

南越雖然擁有一百萬的正規部隊與後備部隊，但一開始，水皮的南越將領就犯了戰畧上的錯誤，他們把可用之兵，分散地駐守在各重要軍事重鎮上，等候北越軍來攻；北越則集中兵力，分三線進襲，因此形成每一條戰線南越軍都是以寡敵眾；每一處都是處於人數上的劣勢，加以北越火力

主任沒有主權，而且連土地都沒有一寸。

但是，紐約的「海洋生活研究基金集團」，忽然發現了這堆珊瑚礁石的「立國資格」，馬上租了幾條貨船大搞其「建國工作」。——把成千上萬噸的沙子和石頭，再加上水泥，堆砌在那些被海水淹沒的礁石之上。不久，也就用人工砌成了一塊方圓一六〇公頃的「小島」，——這也就是今天的「米尼爾瓦共和國」。

全世界各國的外交部，誰也不知道那位「米尼爾瓦共和國外交部長」若爾夫·麥克姆倫，是個何方神聖。他們只知道這個「共和國」，是紐約那個「海洋生活基金集團」一手搞出來的。

因此，澳洲、紐西蘭、富基、通伽塔普、挪魯、西薩姆瓦，這幾個地區的最高當局，就在一次緊急會議中一致決定：正式要求美國政府，禁止那個「海洋生活基金集團」，再繼續進行它們的「建國工作」。

這個新共和國「發起人之一」兼「政府發言人」的米謝爾·歐利威，雖然在紐約口口聲聲地說：「米尼爾瓦共和國的任務，就是專門從事於經濟學，海洋學和海洋生物學上的研究。」相信他的人，卻至今還是少而又少。

如果它也能像歐洲的里希騰施坦那樣的「迷你國家」一樣，世界上想逃稅的大企業們，不是又多了一個世外桃源嗎？

天涯客

工作，但往往也因爲他有僑匯收入，生活不太困難便不交給他做，先照顧一些困難的，這就是廣州人「安祥」、「悠閑」的由來。

至於說到在廣州市外出可以不用鎖門，更是絕對的扯謊，廣州市「文革」以前治安還不錯，雖說有不少黑人黑戶，有不少人炒賣炒買，有不少人搞流散，四處流蕩，但偷、扒、搶畢竟比較少。但現在廣州治安之壞跟

感　待旦

如牛毛，發生在橫街窄巷偷東西、搶東西的案子也很多。別的不說，今年春節回鄉省親的「港澳同胞」，進入旅店之後，旅店管房所說的第一句話，必定是關照他們小心行李，注意保管自己的錢財和證件，這又是爲了什麼呢？

說到外出不用鎖門，這話也有眞的一面，那是因爲廣州市居住的環境比香港還要差得多。普遍一層樓，至少也住五、六戶，甚至八、九戶，幾十人擠在一層樓裏，甲出去，乙在家，乙出去丙在家，丙出去還有丁在家。有人看家當然不必鎖門，我以前住在廣州也常常不鎖門，因爲一年也沒有碰到三、五次全層樓所有的人都外出。廣州的人懶洋洋不願外出，外出也只是慢吞吞地散步，那也有其特殊的原因，就是沒有娛樂，沒有一部電影，一齣戲值得一看。「文革」前，特別是「八屆十中全會」前，蘇聯片、東歐片、法國片、意大利片、香港片允許放映的時候，每天黃昏，人們爲了趕去看影院，走起路來倒也是急急步的呢！

那篇文章最荒唐之處莫過於介紹大陸的監獄了。它說：

「我們參觀的監獄在瀋陽，那裏有守衛員，不過他們沒有帶武器、沒有槍。

這是一個生產性的監獄，裏面有二個工廠——一個是部份機械化——一個做鞋，一個做肥皂。兩個廠的工作條件都是極上乘的，他們做的肥皂質量很好，我們現在還用着。

監獄裏的人曾經做過很多壞事，有些是屢教不改，犯了再犯的積犯。負責人對我們說，如果他們肯承認錯誤，願意重新做人的話，服刑期就可以減短，有關方面並給了我們一些減刑的數字。他們並說，獲得減刑的人通常是多於要加刑者的十倍。

監獄裏有些活動是很有趣的，譬如說帶犯人——如反革命分子——到工廠或附近的區域去參觀，讓他們知道外面的人生活得很快樂。如果他們悔悟前非的話，他們也可以生活在那個社會之中。」

幾乎要把大陸的監獄說得比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不設防監獄還要好，大陸監獄的眞相如何呢？由於篇幅所限，下期再談。不過每一個從大陸來的人，或回過大陸，有親屬的大陸的人，都必定知道扯謊的是誰。是誰不敢正視中國血淋淋的事實，是我們還是左派仁兄？

或者殺死牠，我們會更感痛苦……」女兒給瘋狗咬死了，他倆認爲狗雖瘋，但並不邪惡，反對將牠人道毀滅，並且領養了牠，繼續疼之愛之，呵之護之，甚至對記者發表一大篇寬恕畜牲的偉論，說什麼毀滅瘋狗對死去的女兒「於事無補」。

英國人的仁心恕道，的確令人感動，可惜我看到這則電訊時，由於遙遙萬里，不能親赴倫敦向偉大的葛賽迪夫婦致以敬意，也未能及時提醒他們，別忘了他們另一個三歲大的女兒卡露蓮和兒子史提芬。如果那頭被寬恕的孽畜再發狂性，很可能會叫葛門絕後的。

其實我不必爲他們擔心，即使悲劇慘劇一再重演，相信他們仍然會「寬恕」下去的，因爲，瘋狗並不邪惡，處罰牠於事無補，倒不若將瘋狗交給「馴狗師」，調查牠的背景、動機，然後感而化之，希望瘋狗也能夠轉性！

香港的瘋狗已經闖入教堂行刧了，至於大法官的高尙住宅能否安然無恙，那是不能擔保的，希望他們寵慣了的瘋狗不會恩將仇報吧。

法官與瘋狗

江城子

沒有人民的「國家」

在澳洲，富基，通伽塔普和挪魯島之間的太平洋上，離海面只有幾公尺的地方，靜靜地躺着一羣珊瑚礁。只有天氣好的時候，才能從空中瞭見它們的踪跡，彷彿是條肥大的金魚，在玻璃魚缸裏午睡一樣。

喜歡開玩笑的那位空中小姐，故意在我們飛過那裏的時候，隨意地向海上指了一下一個泡沫樣的東西，笑笑道：

「你不是很好奇麼？下面就是最近才成立的米尼爾瓦共和國啊！」

這是一個奇怪得史無前例的國家，既沒有憲法，也沒有國旗，更沒有人民。

唯一有的就是一位「外交部長」若爾夫·麥克姆倫先生。如果不是他堂而皇之地向許多國家發出了「請立即正式承認米尼爾瓦共和國」照會的話，直到今天，恐怕還沒有人知道世界上居然還有這樣一個國家。

其實，直到不久以前，這個國家

讀左

川端康成是日本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是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國寶」，他的自殺身亡，對日本人民將是何等沉痛的打擊？誠非我所能充分瞭解的。不過這件事，必定在日本引起強烈的反應，卻是意料中事，不過倒不怎麼料得到此事在香港引起的反應也如此強烈。左、右兩派報刊都撥出不少篇幅，加以報導和評論。

川端康成名氣雖大，但他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倒不多，我對他和他的著作都不夠瞭解，無意就他的自殺發表不成熟的意見。但看了「新晚報」最近兩期「風華」版，倒令人產生不少感觸。

新晚報「風華」版編者在評論川端康成自殺一事的文章中，刊出了魯迅先生的語錄曰：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着現在，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的。」

另一段魯迅語錄則說：「眞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魯迅的見解是不錯的，做人應該把握現在，應該敢於正視血淋淋的事實。可是「新晚報」一面教人「正視淋漓的鮮血」，一面用極力去粉飾現實，掩飾甚至歪曲血淋淋的事實。同在一個「風華」版，另一位左派仁兄以「第二批美國學者訪華歸去」爲題，便在那兒掩飾現實，歪曲現實。

那篇文章說，他們（美國學者）在廣州市街頭漫步，看見「不慌不忙，優悠自在的騎着自行車的人，以及舒舒坦坦接送小孩子上學的家長，一般說來，人們都在安靜地、自覺地工作，但都有條有理。」又說：「中國的人很安祥，晚上也敢在街上走。美國人就不敢這樣做，在美國，人們常要鎖門，不管上那裏去，去多久，就是幾分鐘也得鎖。但中國人就不用擔這個心。」在這些人的眼裏，大陸簡直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世界了。大陸人民簡直是悠哉游哉地過幸福日子了。

不過，廣州的生活的確比不上香港的生活緊張，更比不上美國的生活緊張。但做人的一切都被黨、被政府安排好了，既沒有選擇的餘地，又沒有反抗的機會，除了聽天由命，採取「天跌落來當被冚」的消極態度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廣州的人當然是安祥的，悠閑的，可是美國學者到廣州轉一轉又怎能知道廣州市的人安祥、悠閑的原因呢？在沙面公園，在中央公園，在魯迅紀念館（原中山大學舊址）前的空地上，平日總聚集一羣羣所謂「安祥」、「悠閑」的人在

就的居民，有的長期失業，依賴僑滙接濟，有的在街坊服務站屬下的小工廠服務單位，工作一天，休息三天，我有一位朋友自一九六〇年失業以來，至今整整十二年

二三三期拙文：「匪徒洗劫巴士以後，跟着又會劫到那兒去呢？恐怕會有一天，當我們在教堂內虔誠祈禱，默誦經文之際，突然會闖入成夥的匪羣，在聖潔莊嚴之地幹出冒犯十誡的勾當。」

拙文刊出後第十天，報章上的港聞版刊出下列一則頭條新聞：

「四個冒充教友的青年刧匪，四月二十四日闖入北角皇冠大厦浸信會教堂，以鋒利水果刀刺傷及毆傷參加早禱的教友，並且掌摑唐伯淳牧師，搜掠教友財物及奉獻箱內現欵，共值一萬四千四百元，然後割斷電話線，逃去無踪。」

讀者看了這則港聞，請勿誤會我在事前從匪幫裏獲得什麼「線報」，或等以爲我有什麼合指一算而能未卜先知的本領。我在拙文中預測匪徒洗刧教堂，是因爲本港刧禍已到了極嚴重的地步，任何場所都難保不會被匪徒光顧，他們既然卑鄙至洗刧診所、巴士、學校實驗室，則打刧教堂只是遲早的事，竟然給我不幸而言中了。

可憐我們的大法官、大經歷司，在這個時候，還躲在他們的高尚住宅區裏，耍玩他們那一套統計、比率之類的數字遊戲！警務處長薛畿輔指責法庭判罪太寬，我們的大法官卻捧出英國的法例，刻意替刧匪辯護。「治亂世用重典」這種輿論，竟然成爲「感情的掩飾」、「日光短小」的一派胡言！

且讓我再說一則舊聞，去年三月卅一日外國電訊：倫敦的葛賽迪夫婦，其兩歲大的女兒莎拉給一隻名喚「畢拉基」的瘋狗咬死，夫婦倆對記者

為親密。眞宗時，其王建寺祝天子壽，中國的皇帝也賜以寺額。「諸蕃志」說：「皇朝建隆間凡三遣貢，淳化三年告為闍婆所侵，乞降詔諭本國，從之。咸平六年上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鍾，上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為額，併以鍾賜焉。」又宋神宗熙寧十年賜詔曰：「吾以聲教敷露方域，不限遠邇，苟知忠義而來者，莫不賜之以華爵，耀之以美名，以寵其異國。爾悅慕皇化，浮海深貢，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忠義之勸。」從這詔書看，褒寵有加。而在印尼各島的華僑，也獲有優越地位。

三寶太監與著名先僑

至元世祖忽必烈因好武功，曾先後用兵於日本、安南、緬甸，而最大一次的用兵是出征爪哇，成為中國與印尼史上的惡化時期。到元世祖死後，成祖大德元年，爪哇又遣使者來朝，重修邦好。當元代遠征爪哇退兵時，士卒散失流落在爪哇的為數頗眾，使爪哇的華僑人數因以大增；並且更受當地土著所敬畏。特別是明朝那位的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的故事，更為印尼人耳熟能詳者。他在五百六十多年前的永樂三年（一四〇五）起，便往來於海外先後達二十八年之久。其在印尼的行踪遍及爪哇、蘇門答臘、巨港、吉里帝汶、龍涎嶼等十國，對促進印尼各島與中國的邦交，及鼓勵華僑的拓殖事業，影响甚大。據明史「外國傳」載：「孤兒國在蘇門答臘之西，永樂中鄭和使國，其酋長常入貢方物。又有南洋渤利國亦在蘇門答臘之西，順風三日三夜可至，王及居民皆回回人，永樂十年遣使入貢。」而三寶太監故事的傳說，迄今仍流於華僑與土人之間。

此外，尙有幾位在印尼建功立業，而留名於後世的華僑，如在坤甸建立共和國的羅芳伯，原籍廣東梅縣石扇堡，他於一七七二年移住到坤甸東萬律時，那裏還是一片荒涼，而羅氏以慷慨好義，得當地華僑擁護，被推為「天地會」首領；並聯絡當地蘇丹，結為兄弟。凡有糾紛爭執之事，都由芳伯處[illegible]領華僑助戰，大敗土蠻。蘇丹為感謝華僑，乃割東萬律一帶土地，歸華僑自主。於是建立了一個民主的「蘭芳共和國」，羅芳伯自稱為大唐總長，直至十傳共一百〇九年後的一八八四年才被荷印政府所吞併！

另一位在龍目據土稱王的張傑諸，也是廣東潮州人。他初到龍目時做小販，因華僑多為宋、元遺兵的後裔，受當地蘇丹壓迫，於是請求張氏替他們辦團練，整武圖強，又征烟酒稅以供團費。蘇丹不允，傑諸率團兵抵抗，蘇丹敗走巴里島，引巴里土兵來攻，又給張氏打敗而奪有其地稱王。其後定法制、改刑律、與眾共守；並開闢農礦各業，地方日益富庶。至一八八一年，荷人覬覦其地，以重兵封鎖其海口，張傑諸因孤立無援而忍痛失國！

華僑在印尼所遭遇的悲慘命運，首推一七四〇年的「吧城紅溪之役」，華僑被荷人殺死萬餘人，流血所經，河水為赤，故有「紅河」之稱！其次是在一九四二年當日軍南侵時，印尼淪陷後而遭日軍拘捕的所謂「敵性華僑」共達一千四百餘人，死於集中營及被殺的共約一千人。一九四五——四九年間，由於印尼爭取民族獨立而先後發生戰爭之故，以致造成沓眼比慘案、巨港慘案、占碑浩刼等華僑犧牲不知凡幾！

毛共迫害華僑的經過

從上列一連串的史實，反映出華僑之於印尼，不獨胼手胝足的慘淡經營，開發墾植，厥功甚偉；更與印尼人民站在一條陣綫，以中華民族的堅忍精神為反荷抗日的武器。如所週知：在十七八世紀時，爪哇的一百三十所糖廠中，歐人僅佔四所，爪哇人佔一所，其餘均為華僑所經營，故僑領黃仲涵向有「爪哇糖王」之稱。蘇島、婆羅洲的橡膠園、椰園，也多為閩僑粵僑所創辦。邦加、勿里洞的胡椒，佔世界輸出量百分之八十，最早幾全屬華僑所經營。

至於華僑團體計有：亞弄公會（即小販公會）、洪義順公會會員達六十萬，中華華僑總公會等，先後辦有小學（包括各島）共四十餘所，華僑中學五所。

在印尼獨立之初，計劃籌建中山大學。不幸大陸陷共後，該計劃便受到影响而告擱置。由於雅加達與北平建交後，中共特務源源潛入了印尼境內，把所有反共華僑都列入了黑名單，隨即發生了大拘捕事件，令到主持華僑教育的劉純煜及總公會主席等，均已被迫離境，共黨特務分子看中了這一弱點，便乘虛而入，大事滲透，使數十所華僑小學和中學，大部分被赤化！

中共特務滲透了印尼華僑各社團之後，進而分向華僑商人個別下手，除要脅華僑商店改換招牌顏色，以示傾向中共政權外，並暗中向華僑社會宣傳：「印尼遲早會變為共產國家，你們如果不事先表現前進態度，將來是要吃虧的！」這些擁有財產的華僑，起碼在印尼住上了四、五代，他們在危言聳聽之下，即將招牌改了顏色？詎料心狠手辣的共特，進一步地強迫華僑以經濟援濟印尼共黨，作為它們陰謀奪取印尼政權之需。雖然華僑起初堅決反對，可是共特想出一條毒計：即以共黨分子偽裝華僑商人，出面供給印尼共黨的經濟，因而引起印尼政府對華僑普遍發生了恐懼的心理，故印尼對華僑不斷迫害，可說都拜中共所賜，例如：

㈠一九五九年七月，前印尼總統蘇加諾解散議會，使印尼恢復憲法後，目的在挽救其經濟危機，而頓時令到三十萬華僑遭受嚴重影响！因印尼貿易部禁止外國商人在小鎮經營商店。

㈡一九六五年秋，因中共支持印尼共黨政變失敗，除印尼群眾屠殺華僑外，印尼年報「火焰報」主張沒收華僑財產，將所有華僑驅逐出境，頓使二百多萬華僑陷於悲慘命運！本來有三分之一的土生華僑是可以受到印尼法律保護的，但他們的父母既遭驅逐出境，其生存問題勢難解決，而不能不隨其父母離境。最痛苦的是他們除了到中國大陸以外，什麼地方也不准去。所以，有些旅居印尼達五代以上的華僑，已把印尼當作唯一故鄉；他們情願死在那裏也不肯去大陸供毛共奴役；經常有人大罵：「毛澤東害死了印尼三百萬華僑！」

誰害死了印尼華僑

胡蓑之

筆者曾在本刊上期寫過一篇「北平赤化印尼的陰謀」，其實，中共赤化印尼的陰謀早已敗露無遺；但是，旅居印尼的三百萬善良華僑之中，卻有絕大部份被毛共害得家破人亡！記得一九六五年十月後，當印尼陸軍及其回教徒展開反共和剿共的激烈運動中，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對於旅印尼三百萬華僑的命運，表示非常關心。因此，一再呼籲印尼當局應該認清目標；反共決不可與反華同時並進。換句話說，印尼儘可以用任何手段去對付策動印尼共黨陰謀政變的北平偽政權，及其親共的偽裝華僑團體；而對大多數的忠貞華僑，則必須予以適當的保護，使他們仍能繼續安居下去。

不錯，在印尼的三百萬華僑中間，除了六十萬華裔已經加入印尼國籍外，尚有二百四十萬人保留中國國籍，而在這二百四十萬華人裏面，又有約一百四十萬人領有中共偽政權的護照。從表面上看，這些領有北平護照的華僑似已傾向中共，成爲印尼軍民敵視的對象。實則他們的內心無不憎恨毛共，而純粹因爲政治環境的逼迫所使然。

中國與印尼的歷史關係

由於二十一年前自印尼與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之後，北平便派了大批特務分子入於印尼作滲透活動；尤其企圖積極掌握當地華僑社會，故首先在爪哇各城市中，逼使華僑多以他們的商店招牌的顏色，去表示他們是歸附那一方面的。比方：紅色和黃色的表示歸附北平偽政權；而白色和藍色的則表示擇護中華民國。爲了苟延殘命起見，因之，許多善良膽小華僑，也不得不遷就環境，暫時從權。假如說不是印尼當局讓毛共勢力滲入華僑社會，並以其政治力量去壓迫他們的話，相信印尼華僑委實沒有半個人眞心情願去附和共產黨的。同時，華僑在印尼的歷史悠久，安居樂業，根深蒂固，誰也不願去自找麻煩。

中國與印尼的正式交往，已有兩千年的歷史。據「後漢書」卷六「順帝本紀」說：「永建六年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遣使貢獻。」所謂「葉調國」，即指現在的雅加達（爪哇）而言。永建是東漢順帝的年號，永建六年即西元一三一年，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四十多年。若依常理推測，葉調國在遣使朝貢之前，必早已有過一段時間商賈往還，那麼，中印交通當在東漢順帝以前。

印尼攷古學家也曾在爪哇的西部，蘇島南部及婆羅洲的東部各地，發掘出許多漢代的磁器，更足以証實中國與印尼的交通，在漢代已很頻繁了。當三國的東吳將領呂岱平定交州，進討九貞之際，同時也派了兩位使者朱應、康泰到海外去「南宣化國」。東吳「外國傳」所稱的「諸薄國」，據攷証就是爪哇的同名異譯，史家都認爲這兩位宣慰專使，必然到過爪哇、蘇峯等地無疑。

至東晉時，一位著名高僧法顯赴印度求經，從錫蘭歸國途中遇風飄流到西爪哇，逗留將近半年。他在「佛國記」中有一段記載：「如是九十日許，乃一國名耶婆提（即爪哇）。其國外道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

華僑聚居與親睦邦交

華人正式旅居印尼經商，也在一千年以上。據爪哇歷史記載：「西元九二四年（中國五代後唐時期），有中國大少船一艘，在三寶壟沉沒。其香搶者獻寶物於直葛王，得王允許，招集餘眾，寄寓其地。」表示從這個時候開始，已有華人旅居印尼了。同時，在蘇門答臘也有華人聚居。據阿拉伯人摩蘇提於西元九四三年，航經蘇島所作的遊記說：「頗多中國人耕植於此島，尤以巴林區（即三佛齊、今巨港）爲多，蓋避其國中黃巢之亂而至者。」証實那時已有很多華人聚居印尼，從事墾植。唐代高僧義淨前後寄居寶利佛逝（即蘇島）達十餘年之久，其時海上交通亦已暢達。唐韓愈在「送鄭尚書序」中有云：「蠻胡賈人舶交海中，外國之貨日至，洋溢於中國。……」可知南洋諸國，在唐代已有船舶往來。

據「新唐書地理志」後附賈耽所記的通四夷之路七，其中廣州通四海夷道，詳錄由廣州至印尼而達印度的行程，爲中、印交通重要文獻。

由於中國向稱堂堂華夏，南洋諸國皆視中國爲天朝，願做中國藩屬。據唐書「訶陵傳」載：「訶陵國在南方海中洲上居，俗以椰樹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人臂，割之取汁以成酒。貞觀十四年遣使來朝。」貞觀二十一年，咨厘使者進貢棉織物、象牙及白檀木等；而三齊亦常遣使貢物。又據「唐書寶利佛逝傳」說：「咸亨至開元間，數遣使來朝，表爲邊吏侵掠，有詔廣州撫慰，後遣子入獻，詔宴於曲江，宰相會冊封賓義，授右金吾衛大將軍還之。」宋代的爪哇名叫「闍婆」，趙汝適所撰「諸蕃志」中載稱：「闍婆國又名蒲家龍，宋元嘉十二年嘗通中國，後絕。淳化三年復修朝貢之物。高宗建炎初年，曾冊封爪哇王。」又據宋史說及：「闍婆之於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禮。」更証明在一千年前，到爪哇去的中國商人甚受土著歡迎。

權，其實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在野政客所發的親毛言論，都是烟幕彈，若果他們——如三木武夫、藤山愛一郎——眞上台相信比佐藤也好不了多少，因爲日本人總是要愛日本，就連日共也是一樣，世界上不愛本國的共產黨，算來算去也只有毛幫一小撮人，只有他們能在民國十八年中蘇兩國在東北邊境血戰時，派出劉伯承，葉劍英去東北組織義勇隊協助蘇聯打張學良——東北軍。日共可以說是毛幫養大的，目前的日共主席野坂參三抗戰時就住在延安，化名岡野進向日本國內進行活動，毛僞政權建立後，更以大批金錢接濟日共，結果還是鬧翻，而今不能再碰頭，周恩來曾經對訪問北平的日本政客說明，日本各黨皆可訪共，只有日共不准，彼此惡感之深，可以想見。

無論誰執日本政權，都不能同毛幫眞正融洽無間，因爲日本政府有幾個不可逾越的範圍，決不可能一面倒向毛幫，遵照毛幫的意旨處理國內國外的事務，到時去一佐藤來一佐藤，毛幫又要改口罵下一任日本首相。旣然明白日本不可能聽毛幫驅使，永遠要形成對立之勢，則毛幫讓日本取得琉球，豈不是齎糧以盜。

再就大的方面來說，毛幫近十年來在世界各角落煽風點火，鼓吹民族解放，儼然以世界弱小民族的救世主自居，遠在非洲的莫三鼻給、安哥拉都受到毛幫的支持，爲什麼對琉球卻視若無睹，琉球人不是弱小民族嗎？毛幫敢不敢說琉球人卽日本人。

此是就光明正大一方面而言，再從毛幫一貫的鬼祟行動，專門從事內部顚覆的伎倆來看，毛幫更應當支持琉球獨立，琉球社會傾向已經相當左，如果琉球獨立後，毛幫派出人員，花費大量金錢去策劃活動，卽使不會出現共產政權，但出現一個錫蘭、馬爾他式的左傾政權絕不希奇，到時不但美國受到威脅，中國、日本與菲律賓都有芒刺在背之感，毛幫向以捨此妙計不圖，甘作日本幫兇，世人皆說周恩來外交手腕高明，實則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眞正高明外交家，看問題要看到百年的，周恩

三、如何挽救琉球

目前日本已重佔琉球，但並不等於琉球已經滅亡，不僅法理上日本站不住脚，就是事實上琉球人也不服，最近就發生幾位反抗日併琉球的琉球人，在東京法庭受審，堅持要以琉球語作答，旁聽席上也有許多琉球人以琉語喝采，人心不死，國家就不會亡，琉球遲早必然要復國，只是時間問題。

目前願意援助琉球的大概也只有中國人，在台灣有一個中琉文化協會，有中琉兩方人士參加，但由於外交方面的考慮，這個協會始終未作出什麼事。因此，筆者有一個想法，可不可以在香港組織一個「香港中琉協會」，相信此地一定有琉球人，彼此能發生聯繫，共同組織一個團體，推行琉球復國運動。

援助琉人復國，不必用暴力一樣可以達到目標，目前可以得到的有幾點：

第一、發行琉球書刊，介紹琉球之文化、歷史，中琉關係，使世人有深切認識，琉球自琉球，日本自日本，琉球不是日本，猶如非律賓不是印尼，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二次大戰前，琉球所以屬於日本，是被日本滅亡，猶如現在的大韓民國當時叫做朝鮮，也屬於日本統治，日本政府把韓國人稱爲半島的日本人，琉球是冲繩的日本人，而今韓國久已獨立，琉球也應當獨立，人類自由是天賦的，我們反共是因爲共產黨剝奪了人類自由，同樣地，美日兩國政府剝奪了琉人自由，將琉人當成了黑奴一樣，私相買賣，所有世界上愛好和平自由的人都應該站出反對。

第二、以中琉協會名義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要求制止美日私相授受，請聯大秘書長向美國索還琉球，取銷其托管權利，交與另外一個國家，最好不是亞洲國家暫時托管，直到琉人可以獨立時爲止。

第三、以中琉協會名義致電二次大戰的五大盟國，要求召開一次會議，重新安排琉球托管與獨立的問題。同時也要說明日本重併琉球即是侵略東南亞的[illegible]日本。

第四、呼籲日本國內有識之士出而主持正義，日本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沒有併吞琉球必要，經濟方面，日本當局深知道琉球將成爲日本的包袱，琉球比日本本土任何一縣都窮，日本得到琉球所得者少，所支出者多。政治方面，日本佔了琉球只有爲本身增加麻煩，琉球現政府的立場相當左傾，與日本政府有相當距離，日本重佔琉球很快就會接了美國的包袱，成爲琉人反對的目標，日本又何苦惹這個麻煩。

此外，如果香港眞能組成中琉協會，更可推行文化交流，撥出固定獎學金鼓勵琉球學生到台灣或香港各大學就讀，同時也要求那霸琉球大學給予香港學生免費學額，准許香港學生前往就讀，先從文化教育方面着手，增加中琉雙方的了解。使中國人皆知道不能坐視琉球滅亡，保琉球即是保台灣，保韓國，保東北，保中國本土。如果說日本侵略思潮是一瓶毒液，琉球則是瓶蓋，拔掉這個塞子，毒液就要流出傷人了。

另一方面也讓琉球人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就在距離琉球不遠的地區，有許多中國人關懷他們，願意幫助他們重建自己的國家，至於他們獨立後採取什麼政治制度，是他們自己的事，外人是無權干涉。

關於琉球問題，筆者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即不斷撰文呼籲，以人微言輕，絲毫無補，到了今日，琉球終於淪亡，雖然痛心，但也不必氣餒，只要我們眞心幫助琉人，相信琉球遲早還會獲得獨立。此時此地，如果有賢者願意出而導領組織「香港中琉協會」，筆者不敏，深願能附驥尾，貢獻本身微薄的力量。



決不承認日本滅亡琉球

岳騫

本刊出版之日，已在美國私將琉球交與日本之後三日，對此東亞文明小國之二次淪亡，筆者感到無限悲痛，願就此事說一說個人看法與補救之策。

一、琉球問題並未結束

二次大戰盟國處置日本根據三項文件，即開羅會議宣言，波茨坦會議宣言及舊金山對日和約。三項文件絕無隻字承認琉球爲日本領土或日本有重佔琉球的權利。美國佔領琉球，是受到聯合國托管，美國不肯托管時，只能將琉球交還聯合國，斷不能私自讓與日本，作爲日本的領土。所以無論就任何角度來看，美日之間這一行動也是非法的。

就當美國即將琉球讓與日本之時，我國外交部於五月九日發表聲明：「中華民國政府對於琉球羣島之地區問題，向極關切，並曾迭次宣告其對於此項問題之立場。

茲美國政府已定於本（六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將琉球羣島交付日本，且竟將中華民國享有領土主權之釣魚台列嶼亦已包括在內，中華民國政府特再度將其立場鄭重昭告於世界。

對於琉球羣島，中華民國政府一貫主張，應由包括中華民國在內之二次大戰期間主要盟國，根據開羅會議宣言及波茨坦會議宣言揭櫫之原則，共同協議處理，美國未經應循之協商程序，片面將琉球交付日本，中華民國政府至表遺憾。

至於釣魚台列嶼，係屬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份，此項領土主權主張，無論自地理位置，地質構造，歷史淵源，長期繼續使用以及法理各方面理由而言，均不容置疑。現在美國將該列嶼之行政權與流球一併『交還』日本，中華民國堅決反對。中華民國政府本其維護領土完整之神聖職責，在任何情形下，絕不放棄對釣魚台列嶼之領土主權。」

釣魚台羣島已經政府明令公佈屬宜蘭縣管轄，此一問題已不存在，不必多說。只就有關琉球部份而言，我外交部聲明亦屬辭職義正，尤其是提出由二次大戰主要盟國協議處理，更是唯一可行之道，站在中國人立場上，我們應當擁護政府這項決策，就中琉之間深厚關係而言，我們也決不能容許日本重佔琉球，我們必須要助琉人復國，重建已有千年歷史的守禮之邦。

二、毛幫同意日併琉球

美日私相授受琉球，世界各國只有中華民國公開聲明反對，國際上本無公理正義之可言，亦不必深責西方國家，尤其是日本已成經濟大國，日本重佔琉球又爲不可挽回之事，英法與琉球毫不相干，自不願出面開罪日本，至於蘇聯本身有難言之苦，根據上述三項處分日本的文件，蘇聯都應當將色丹、齒舞前小羣島及南千島之擇促、國後兩島交還日本，尤其是色丹、齒舞兩島，歷史上從來是北海道的一部份，蘇聯亦不否認兩小羣島屬於日本，但蘇聯卻堅持美不交還琉球，蘇聯就不交還色丹、齒舞。可能在當時，蘇聯以爲美國遠東海空基地在琉球，美國不可能將琉球交與日本，故意出此難題離間美日關係，不料一步走錯，到今天變成有口難言。實際上蘇聯當時可以找出任何藉口不交還色丹、齒舞，斷不應該扯上琉球，因爲琉球與色丹、齒舞完全不同，後者確是日本本土，前者則是日本侵略的土地，如果說日本有權統治琉球，則日本也可以有權統治韓國及中國東北九省也。

蘇聯走錯了一步棋，目前對琉球事不敢置喙，其行爲之當不當，不必研究，但總還能想得出其中原因。使人奇怪的是毛僞政權何以沒有半點異辭，而且一口咬定琉球屬於日本。

友人胡養之先生前期在本刊發表「毛共竟出賣琉球島羣」大文對此已有所說明，不過養之兄只指出毛幫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九六九年三月兩度聲明琉球爲日本領土，但據筆者記憶所及，遠在一九五七年日本社會黨左派議員穗積七郎去北平，就與周恩來發表過聲明，指琉球羣島是日本領土，直到今天，毛幫外交政策已在大變，但獨獨對於琉球觀點始終不變，頗難索解。

毛僞政權在一九五七年時支持日本重併琉球，自有其原因，由於當時正實行一面倒的政策，「老大哥」以琉球作爲擋箭牌，避免日本索還北部島嶼，周恩來非跟着說不可，否則開罪了「老大哥」，他的「總理」位子也坐不到今天。但是，時移勢易，毛僞政權目前政策以反蘇爲第一，反日次之，壓根就不再反美，對琉球問題也應該有所改變才是。

爲中國着想，琉球最好是獨立，萬不得已也以維持目前形勢，至其足以獨立時。爲毛僞政權着想，又何嘗不是如此，琉球維持現狀，美國有強大兵力留在遠東，阻止蘇聯進入南中國海對毛幫形成四面包圍的態勢，以毛幫向美國投靠之切，美國可以作爲毛幫的潛在盟友，美國在琉球駐有重兵，無形中就懾伏了蘇聯不敢對中國大陸用兵。

再從毛幫與日本關係來說，毛幫目前集中全力攻擊左藤政府，指左藤政府反動，在毛幫頭目本意

會議呢？

至於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危急關頭「正式攜手」云云，更是捕風捉影之談。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之前，周恩來是當權派，毛澤東一直處於被處分狀態。多半時間不在赤都瑞金，被下放到江西、福建等地去休養。懲辦他的人，表面上是國際派分子秦邦憲、張聞天等，實際上點頭的是周恩來，因爲周是中央軍委主席，掌握着槍桿子，秦張等國際派一切決定，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同意，是行不通的。因此，國軍五次圍剿蘇區，中共遭遇必須突圍危機時，周毛二人絕未「攜手」，也更談不上正式攜手。

提到毛澤東率領的紅軍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會師時，該小冊子寫道：

「兩股紅軍會合，開完慶祝會後，各具相等兵力的毛張便展開一連串的高層會議。張仍主駐守四川省北部，毛則欲往北行，進軍陝西，準備潛入日本軍的勢力範圍，兩者意見分歧，周恩來等雖然居中盡力調停，但終於徒勞無功。」

這段話有三大錯誤。

(1)當時張國燾所部實力約八萬人，毛澤東所率紅軍不足萬人，爲八與一之比，何得說是「相等兵力」？

(2)毛張曾達成協議共同北上，毛率右路軍，張率左路軍，在包坐遭國軍截擊時，毛乘機率部不告而別，目的是爲了擺脫張國燾的控制，怎能說是周恩來調停，「終歸徒勞無功」？

(3)當時日軍勢力範圍僅及北平、天津、察哈爾一帶，陝西距平津千餘里，怎能說要「潛入日本軍的勢力範圍」？

乘周恩來出風頭，印小冊子賺幾個錢，無可厚非，本文無意反對。所以寫這篇短文，是爲了那些找不到一部可信的現代史，急於了解中共眞相的青年，他們如果飢不擇食，買這些報攤上的「奇談」，而誤信爲眞，那就可悲了。



呢？」

『爲什麼勞動的人生活困苦，不勞動的人過幸福的生活呢？』

他和人們談論這些問題。」

這段記載見於中共出版的「新觀察」雜誌，一九五五年第十三期，劉文洲所寫「毛主席故鄉見聞」一文。

試想一個回鄉養病的人，怎麼會一到家就舖桌子日以繼夜的打麻將呢？可知毛澤東並沒有病，而是被罷了官，賭氣回鄉，韜光養晦。一到家就大打麻將可見當時他的牌癮的確不小。

癮

非劍史

於國民黨採取了過於右傾的態度而被批判。他被撤職，回到湖南。」這透露毛最初積極傾向國民黨，很想向上爬，這個說法頗有根據。試看他在上海觸了霉頭，中共都不要他在中央工作了，可是一九二四年秋天從湖南去到廣州，在一九二六年一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他以中共黨員，且是遭受嚴重處分的人，仍能蟬聯中央執委會候補執行委員。他之當選當然不是出於中共的支持，而是受到國民黨的左派（汪兆銘爲首）的支持。

當時汪兆銘爲執委會主席兼宣傳部長，副部長爲毛澤東，秘書爲沈雁冰（作家矛盾）。汪因兼職太多，二月五日在執委會中推荐由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按當時各部情形，部長多爲國民黨人士擔任，秘書則幾乎全由共黨分子擔任，甚少設副部長，汪兆銘特予宣傳部副部長，實乃對毛特別的培植。後又推荐他任代部長。大概當時毛澤東的聲望還不夠任部長。由此可知汪對毛的關係不同尋常。陳獨秀等批判毛澤東右傾，過於傾向國民黨，並非沒有原因。

毛與矛盾爲牌友

另據「廣東時代的毛澤東」一文記載，毛在代宣傳部長任內的生活情況，概要如左。

一九二五年冬，聽到毛澤東就任宣傳部長，記者們去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去採訪。辦事人員說部長出去了，記者就在那裏等。不大一會兒看見一個穿灰布棉衣，髮如亂草，脚穿布鞋的男子走進來，直入部長辦公室，一坐下就立刻開始讀報紙，記者們想不到這個人就是毛部長。

記者問他宣傳部的工作，他答得妙極了。

「實在沒有多大興趣。我正在研究農民問題。三億二千萬農民的興起，那才是眞的革命。」

他說話時眼睛直盯着對方，一口湖南土話，臉上浮着微笑。他每天不到中午不起床，在床上也要看報紙。起床之後入廁時也看報紙，甚至坐在人力車上也看報紙，是一個手不離報紙的人，不但讀報紙、書籍、雜誌以至流行歌本都樂之不疲。談到他的娛樂，他愛打麻將；每與沈雁冰等人爭論麻將的勝負以爲談笑。

關於毛澤東之[illegible]讀報，記載很多。在江西打游擊的時代，每打下一[illegible]城，就命衛兵收羅報紙。一九三五年流竄到陝北，在荒涼的瓦窯堡（最初的根據地，西安事變，張學良部隊南下[illegible]，共軍始據有延安）當然無報可讀，令電訊人員收聽各地廣播，記錄下來供毛閱讀。

沈雁冰是舊識[illegible]，是他的下屬，竟常在一起打牌，至今還不時談論舊事，可見二人[illegible]與[illegible]不淺。

毛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時期[illegible]，他一[illegible]日奉令[illegible]，[illegible]共黨八[illegible]者[illegible]。從[illegible]以後[illegible]北伐，國共分裂，他一[illegible]

報攤上的周恩來奇談

香港不愧是個「撈的世界」，無論什麼事，只要能牟利，就有人及時下手。近年來因為周恩來在國際上的聲名大噪，於是有些文化商人，急就章趕印周恩來「傳記」、「特輯」、「預言」之類的東西上市，據知生意相當不錯，還發生激烈的翻印情形。這些東西與報攤上的馬經、狗經、字花經，原是一類貨色，目的只在賺錢。不過狗經、馬經不容易出笑話，起碼馬名、狗名，以及某狗、某馬屬於某廐，是不會弄錯的。但是搞周恩來傳便要笑話百出了。這因為共產黨一切都保密，而且周恩來在中共黨史的經歷又最複雜，不是專家，一出口便錯。筆者絕非什麼專家，不過倒讀過幾本專家寫的周恩來傳。過海時在報攤上買了一本那類東西，隨手翻翻就發現很多啼笑皆非的錯誤。

朱德一團人說成「三師團」

這本小冊子寫道：「共產黨曾經企圖與之接洽的張發奎將軍，不肯脫離汪精衛，他接受汪精衛的命令，率領部隊攻打南昌，懸掛國民黨左派招牌的南昌共產黨政權，僅不過抵抗了兩天便形崩潰，八月四日周恩來下令向廣東方面撤退，叛軍分三路退卻，……朱德率第三十五師團行軍至三河垻……另外取道退卻的兩師團朱德所屬部隊，在馬市遭遇強大的國民黨軍伏擊而投降，葉挺和賀龍以及……殘餘共產黨部隊都逃往汕頭。……」

這段話讀來如山野奇譚。十之八九背離事實。

(1)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來等所領導的南昌暴動，目的根本不在南昌建立政權，而是解決駐紮南昌的國民黨軍隊（四個團），搶刼銀行，獲現金九十七萬四千餘元，鈔票八十餘萬元，作為軍費；然後按照預定計劃實行所謂「南征」。並非被張發奎將軍率部打跑的。當時中共為什麼要「南征」呢？目的在奪取廣州或汕頭，做為根據地，接受蘇聯

伐。

(2)當時的張發奎將軍，是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司令（屬武漢政府），麾下轄三個軍，一是他的基本部隊第四軍，二是第十一軍，三是第二十軍。賀龍的二十軍早被共黨滲透，是南昌暴動基本部隊之一，第十一軍的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是共產黨，率全師參加南昌暴動，另第十師蔡廷鍇部亦被裹脅參加南昌暴動，第四軍獨立團周士第部也率眾參加後改編為第二十五師。因此張將軍的部隊被共黨拉走一半以上，在九江幾遭叛軍所害，尙無攻擊南昌叛軍的佈署，共軍已經開拔南征了，根本沒交火，怎麼會有「抵抗兩天」之事，又怎會有把共軍打崩潰了呢！

(3)共軍在南昌暴動後八月五日全軍一路南下，絕未聞有分兵三路之說。直到九月二十四日到汕頭後始分兵三路，朱德率一部守三河垻，葉挺率一部進攻湯坑，賀龍部則在順卡。朱德所率部隊即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師，而非三十五師。在潮汕被解決的兩師共軍，是賀龍部第二十軍，而非朱德的「兩師團」。南昌暴動時，朱德被編為第九軍軍長，但實力不足一團，沿途損失殆盡，到汕頭時他差不多已成光桿軍長，在三河垻臨時指揮二十五師，如此而已，那裏來的「三師團」人馬？

周恩來點頭處分毛澤東

關於共軍遭受第五次圍剿前後的記載錯得更為離譜。

「在國民黨軍的機關槍聲中，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及秦邦憲在一個小村舍召開緊急會議，估衡情勢，決定自蘇區撤退，撤退去陝西、甘肅一帶的當時中共蘇維埃邊區……」又：「黨處在最危急關頭，……周恩來至此始正式和毛澤東携手。周恩來基於自身的戰鬪體驗和判斷，與毛澤東趨於一致，從此而促成了周恩來與毛澤東的緊密關係。」

據知，當中共中央蘇區遭受第五次圍剿決定突圍，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廣昌會戰之後就決定了的

毛澤東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國親共記者艾德伽・史諾，去訪問毛澤東，晤談之後毛送史諾到門口，毛說：「我並不複雜，只不過是一個打着破傘，寂寞獨行的老僧罷了。」毛這個話一方面向老友慨歎自己的孤獨，一方面形容自己對一切的淡泊。其實他何嘗淡泊？爲了打倒冷淡他的繼承人劉少奇，不惜發動「文攻武衛」的「大革命」，造成死傷達百萬人的大慘劇（據周恩來說，文革的代價僅次於韓戰和國共內戰）！

毛澤東現在固然不淡泊，靑年時期也不淡泊。從若干早期有關記載得知，他和本港多數居民一樣，也是一個麻將迷，這有兩段記載為證。

同鄉當天即開始打牌

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改組，實行聯俄容共之後，中山先生號召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定在上海、北京、漢口、哈爾濱、四川成立執行部（每一執行部轄區有數省）。胡漢民、汪精衛、瞿秋白、毛澤東等被決定往上海成立執行部。胡漢民任組織部長，毛澤東為組織部秘書。胡

上海國民黨執行部任職外，復任中共執委，兼任組織部長。可是由於此人固執專橫，陳獨秀罷除了他在中央工作，他又與葉楚傖處得不好，而被逐離職；遂憤而回到湖南老家去了。中共官方記載說毛是因病回鄉完全是飾詞。試看有關的一段記載：

「據湘潭縣韶山村的毛月秋的回憶，他從上海還鄉時，毛澤東的父母已經完全去世（毛母故於一九一九，毛父故於一九二〇）

說，尼克遜訪蘇之行，仍照原定計劃進行，可見蘇聯也極力避免刺激。

對付共產黨的不二法門是：強硬。你強硬，他就退縮；如果你表現得軟弱，他們會咄咄逼人。美國這次採取斷然行動，蘇聯便不敢和他硬碰硬，甚至連尼克遜訪蘇之行也不致受到影响。因此有人認爲，尼克遜這次豪賭，至此已贏一半。

老調重彈

尼克遜宣佈封鎖北越後，舉世注意的是蘇聯和中共的反應。蘇聯反應溫和，中共也不見得強烈。雖然他們的聲明並不像一向的慣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名義，而是用「中國政府」名義發出，此舉可能是加強這一項聲明的重要性。

中共的聲明，在尼克遜總統採取封鎖行動三十多小時才發出，顯然是等待河內方面的反應，然後才站起來爲他的馬仔打氣。

中共聲明說：「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聲明的嚴正立場。」

早一天，北越發出聲明，要點有二：

㈠尼克遜的行動是使戰爭升級。但北越對此將不屈服，即使戰爭還要再打五年、十年，北越也將打下去。

㈡北越政府和人民，強烈控訴尼克遜的戰爭升級。「堅決要求必須立即停止轟炸、襲擊以及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主權和安全的其他一切行動。」

這聲明無非舊調重彈，尼克遜當然不會放在心上，如果他對這聲明重視，根本就不會採取強硬措施。

戰俘問題作餌

中共發表的聲明，一開頭便指責「美國總統尼克遜悍然下令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港口佈雷，切斷越南北方的水陸交通，並加強海空軍襲擊，這是美

聲明全文，大部分在辯解美國行動如何不合國際公法，以及北越何以有權在越南南方作戰。有一點頗値得注意的，是聲明中提到美軍戰俘問題。聲明指出，如果美國要「保衛」他們的士兵，「問題本來很簡單，只要美國政府立卽停止侵畧，無條件全部撤軍，停止支持傀儡集團，美國戰俘就可早日返回國家，美國士兵的生命，也就自然有了保障。」

這一段話，是向美國反戰分子說的，美國戰俘的家屬，是反戰分子重要的一部分，這一段話，日的在火上加油，反戰分子更加振振有詞了。

掃雷？護航？掉頭便走！

對尼克遜的封鎖行動，蘇聯和中共都有了反應，這兩個聲明，不過色厲內荏，他們顯然不敢使局勢更趨緊張。早些時，傳說蘇聯派出掃雷艦，到北越海域清除美國佈下的水雷。但這項消息並非由蘇聯官方發出，只是外國記者有此一說，但美國海軍方面的消息剛好相反，在南中國海巡邏的美國艦隊發覺有好幾艘蘇聯船隻，本來的航線是要開到海防去的，但現已改航。由此可以說明，蘇聯的船隻至少在目前沒有冒險衝破美國海軍封鎖線的打算，引起直接衝突，情形未必對蘇聯有利。

又傳說蘇聯將實行在南中國海護航，突破美國封鎖，把武器和物資運到海防，此舉比派出掃雷艦清除北越海域水雷尤爲危險，因爲這一來極可能引起美、蘇的海戰，由海戰而挑起更大規模的戰爭，後果就不堪設想。

然則，蘇聯會中止對北越援助嗎？看來似乎無此可能。按照共黨談談打打的手法，打到「失利」時，便要談，共方的次一步棋必然要求重開巴黎和談。

封鎖繼之轟炸

可是，在目前情勢上和談會談出結果來嗎？絕

問，他們可以想出對付的方法，有了對付方法，和談便又會中止了。

據河內消息，這次北越軍發動南侵，早已把美國轟炸河內、海防；甚至封鎖港口等等計算在內，因此在南方作戰的部隊，已有充足補給，在一兩個月內，他們的補給絕無問題。北越的話雖不可十足相信，但他們的軍隊在南越作戰有相當充足裝備當是事實，在美國封鎖後，即使補給不繼，還可支持一個時期。因此尼克遜的封鎖行動，不會立時發生作用，只可以收效於日後。

尼克遜爲配合封鎖行動，並加強空中及海上攻擊將北越通往大陸的鐵路交通予以摧毀，目的中徹底切斷北越獲得的支援。因爲，除了蘇聯在海路運送軍事物資外，中共也可以利用陸上運輸，予以支援，因此美國方封鎖港口之餘，復摧毀鐵路交通，於此可見美國的決心，並不是擺出一種姿態而已。

使用南越軍登陸北越

既然尼克遜有在南越取勝的決心，一般人認爲，尼克遜不該止於封鎖而已，應在軍事上採取更有效的方法，取得勝利。

什麼是更有效的辦法？就是登陸北越，直搗北越的神經中樞河內，使北越軍沒有後方，沒有退路，在南越作戰的部隊，陷於孤立無援，則「勝利結束越戰」，便有望了；否則，要在會議桌上作馬拉松式談判，再談十年八年也不會有結果。

相信目前尼克遜顧慮的是不願推翻在南越不使用地面部隊作戰的諾言，但不使用美國地面部隊，也可以登陸北越，只消美國提供兩棲作戰交通工具，便可達到目的。南越的突擊隊是精銳部隊之一，作戰力甚強，足以擔當這重任。

同時，如果登陸北越，要快，使北越沒有時間準備，此舉卽使不能將北越軍擊潰，至少也可使他們趕緊回師，順化、崑嵩、安祿之圍，自然可解；北越要再發動攻勢，又要喘息一個長時期了。

新聞以外

尼克遜封鎖北越敢作敢為

為了求勝應登陸北越

萬人傑

尼克遜五月八日宣佈封鎖北越港口，並立即採取行動，在北越海域佈下水雷。北越、中共、蘇聯雖然都有反應，但表現得色厲內荏。大概又希望用談談打打的老手法解圍，要求重開巴黎和談。美國如有取勝決心，應該進一步採取行動，登陸北越，徹底打垮共軍，才是獲致真正和平的最有效辦法。

封鎖非因戰局「惡化」

五月八日，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封鎖北越港口，這一行動雖然並不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但大家曉得，這會使中南半島形勢更趨緊張。更有人耽心到這會引起美國與蘇聯，或美國與中共發生直接的衝突，甚或因此演成美蘇大戰。

一般人分析，尼克遜的宣佈封鎖北越，是由於南越戰局惡化，要藉此挽回頹勢。其實，南越北部戰線的廣治雖然失落，但越南戰局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惡化。事實上，在其他戰線上，北越發動南侵四十多天，仍然沒有多大進展，南越軍雖然戰略上打得笨，仍能堅守城池，北越軍久攻無效，相信在美軍飛機猛炸下，補給困難，今後攻勢，更難有較大成就。

廣治在北部，接近非武裝區，北越增援容易，南越擊退北越一次又一次的進攻後，他們可以從北越增派生力軍繼續不斷地作波浪式攻勢，守軍疲於作戰，終至棄守。但中部崑嵩、南部安祿，北越軍雖也不斷進攻，但沒有生力軍支援，因而每一次都被守軍擊退。除廣治外，北越軍的四十多天攻勢，收穫甚微。

南越軍第三師

北越軍於攻佔廣治時，宣稱該市守軍第三師為南越軍精銳部隊，其實，第三師不但不是南越軍精……兵，未經訓練，缺乏實際作戰經驗。師長王春霖，也是個水皮將領，他之得任師長，是因禍得福。

美國記者曾指責王春霖貪污走私，南越總統阮文紹下令調查，但調查結果，並無證據，美國記者不過閉門造車，南越將領為之嘩然。阮文紹為平眾憤，任命王春霖為第三師師長，沒有懲處反而升官，王春霖可謂幸運。

不過，在廣治攻防戰中，他卻並不幸運，終於放棄城池，第三師士兵也大部潰散。平心而論，以第三師的質素，能守住廣治這麼久，多次把進攻的北越軍擊退，已是難得，在眾寡懸殊下，最後命運，實無法改變。

南越軍第三師雖然吃了敗仗，可是，如果認為這是南越「兵敗如山倒」，只是幸災樂禍的西方記者的盲目批評。其實，這和南越軍崩潰距離尚遠，試看廣治失守後，順化、崑嵩、安祿的南越守軍，戰鬥力仍強，可見南越軍實際上並未「潰敗」，一城一地的得失，未足以影響整個越局。

對蘇報復

南越戰局未到「無可為」的程度，尼克遜的下令封鎖北越港口，也不是單純為了挽救南越危局。……越軍扭轉戰局，沒多大可能的。北越軍的攻勢籌備已久，侵入南越的部隊，都有充足補給，即使河內、海防被封鎖，他們也可以繼續作戰下去。

尼克遜的行動，原因之一是對蘇聯報復。白宮謀士基辛格，吃了老奸巨猾的布里茲涅夫一記悶棍，藉此還以顏色。

為了北越發動南侵，美國宣佈無限期停止巴黎和談，同時，尼克遜還下令轟炸北越河內、海防，就在這時候，基辛格突然秘密到莫斯科和布里茲涅夫會談，是老布邀他去，抑或他自動去雖未可知，但基辛格從莫斯科回到華府時，顯得十分樂觀，隨着，巴黎和談恢復，美機也沒再轟炸河內、海防，一般觀察家相信，這是基、布之間的協議，布答應運用蘇聯影響力，使北越和越共在巴黎和談中「認真」談判，並約束北越不要發動進攻。

對付共黨的不二法門

可是，黎德壽在「和談」中態度傲慢，絕無談判誠意，對美國更肆意侮辱；同時，北越攻勢不但沒有稍緩，而且「加注」，猛攻廣治。這一來，使尼克遜感覺上了老布的大當，為表示美國的決心，不惜作出「攤牌性」行動，宣佈封鎖，佈下水雷，讓蘇聯來「應付」。

尼克遜及他的智囊們看穿蘇聯決不會打美蘇大戰，因此擺出一副強硬姿態，等如還擊一棒。果然，蘇聯雖為此發表了聲明，要求美國立即停止封鎖

每週評論

越戰已到最後關頭

北越起傾國之兵悍然南侵，已近一個半月了。雖然主力決戰尚未開始，但是局勢已呈現十分嚴重，美國被迫不得不痛下決心，佈雷封鎖北越海口，同時開始無限期的全面轟炸。

五百輛坦克進攻南越

當北越發動攻勢之初，人們預料不會繼續太久，因為進攻的部隊是正規軍，總數達二十五萬人，而且是以重裝備作戰，所需補給之多，補給綫之長，都難以持久；可是經過了四十多天的鏖戰，北越軍的攻勢仍然有增無減！據知被美空軍及南越軍擊毀的北越坦克已達三百輛，但是北越軍仍隨時出動數十輛坦克進行大規模的毀滅性進攻，由這推論北越出動的全部坦克，可能超過五百輛，這是駭人的數字。從這一點可知，蘇聯對這次北越軍的南侵應負重大責任，它不止給予北越超量的重武器援助，並且似乎故意讓美國知道，北越的靠山是蘇聯，不是中共，尼克遜訪問中共以圖緩和越局是搭錯了綫！

到目前為止，北越攻下的大城市僅有廣治，南越軍雖有相當傷亡，但是主力未損、元氣未傷，戰爭的勝負還在未知之數。但是西貢與華盛頓為什麼這麼緊張呢？這因為摸不清北越軍的攻勢還能持續多久，戰事如果如此繼續下去，南越軍即有崩潰之虞。因為北越軍的攻勢，非越共游擊的攻勢，携有坦克、火箭、重砲的北越軍，可無需人海戰血，犧牲大量兵員即可逐一摧毀南越軍的據點。

南越軍為國為民都守土有責，必須分兵堅守據點，而北越軍則集中兵力以大吃小。除非南越能放棄這種呆板的防禦戰，也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否則永難擺脫這種被動的挨打局面。而這一點，南越軍又絕難辦得到，因為他們的部隊是美國訓練出來的，依靠空中支援、依靠機動運輸及後方給養，積習已久，驟行改變可能自亂陣腳。

消滅共軍重裝備

在南越軍不改戰略戰術情況下，唯一獲勝希望消滅北越軍的重裝備，假使他們沒有坦克與重砲，那麼南越軍即可堅守陣地，北越軍要想嚐到甜頭，就必須大量流血，二十萬部隊便不會持久進攻了。因此美海軍封鎖海口，空中轟炸軍事目標，即是徹底斷絕北越軍重裝備的來源。如此的話，今後戰局和發展就要看北越軍儲藏在地下的重裝備、彈藥和汽油能支持多久的攻勢。以筆者判斷，如果不超過一個月，那麼南越仍可還撐過難關，如果仍能繼續一個月以上，就非常危險了。

中蘇共各懷心事

在美國宣佈封鎖北越海口，實行無限期轟炸之後，感到最尷尬的要算是中共了。因為自一九六〇年與蘇聯鬧翻，開始反蘇修以來，中共即以「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自居；可是自從去年四月展開乒乓外交，今年二月尼克遜被邀訪問與周、毛等會談之後，中共的口氣就開始軟了下來，莫斯科乘機大罵中共，出賣社會主義兄弟，出賣「民族解放鬥爭」。現在中共被迫在「硬充好漢」和「對美緩和」二者之間須做一選擇，已經沒有迴旋的餘地。

看樣子這些天周恩來必須多吃安眠藥，因為對他來說不止是國際形勢的壓力，還有「不顧全大局」、「搞陰謀詭計」的「劉少奇一類騙子」，正伺機蠢動，看他的笑話，抽他的腳跟，縱然不致動搖他的權力，但是內部發生幾場混亂，則有充分的可能。

美國一部分輿論表示憂慮，美國對北越的重大軍事行動，可能會使尼克遜五月訪蘇之行遭遇失敗。筆者認為這個大可放心，蘇聯慫恿北越南侵，造成緊張局面，不過是增加對美外交的籌碼而已，因為過去幾年，美國人的中共熱，使蘇聯「老大哥」太眼紅了，現在藉越戰給美國一點顏色看，讓美國知道不能忽略蘇聯的超級大國地位，不能以對中共的緩和來代替與蘇聯的和平共處。

越戰已到最後關頭……每週評論

尼克遜封鎖北越敢作敢為 為了求勝應登陸北越……萬人傑

報攤上的周恩來奇談……魯遲

毛澤東的麻將癮……史劍非

決不承認日本滅亡琉球……岳騫

誰害死了印尼華僑……胡養之

沒有人民的「國家」……天涯客

讀左報有感……待旦

法官與瘋狗……江城子

認識中國：固有文化與外來文化……柳以青

橫眉語……萬人傑

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專輯

一個小販的遭遇……

出生入死十五回……頑石

共區「自由市場」真相……何剛

獻糞與搶屎……

閱報偶拾（二則）……古鶴翔

周恩來的自供……詠輝

回歸與出境……英菲

觀點與角度……高本清

中州風雨（長篇小說）……馬行田

蹄聲劍影錄……宓琴

四川「人民公社」生活……袁懋如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萬人詩壇……董力行（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三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五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illegible]本社或是與[illegible]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三八期）

別在此亂叫啦！這裏不斷有人要衝出來的！



蔣以敬作

本期要目

越戰已到最後關頭……………………每週評論
尼克遜封鎖北越敢作敢為 為了求勝應登陸北越…………萬 人 傑
報攤上的周恩來奇談……………………魯 遲
毛澤東的麻將癮…………………………史 劍 非
決不承認日本滅亡琉球………………岳 騫
誰害死了印尼華僑………………………胡 養 之
沒有人民的「國家」……………………天 涯 客
讀左報有感…………………………………待 旦
認識中國：固有文化與外來文化…柳 以 青
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專輯……………………
一個小販的遭遇……………………………
出生入死十五回………………………頑 石
共區「自由市場」真相………………何 剛
獻糞與搶屎…………………………………
閱報偶拾（二則）……………………古 鶴 翔
回歸與出境…………………………………英 非
四川「人民公社」生活………………袁 懋 如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 港幣廿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格
病速愈法	H.K. $ 5.00
病根治法	2.00
弱康復法	5.00
弱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濕骨痛速愈法	3.00
老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愼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illegible]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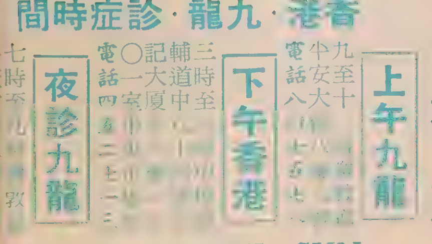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illegible]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淸涼綠豆沙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神精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云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淸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來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力行先生雅正

力無儔，偃武脩文，消盡當年綠鬢。
行有法，通今博古，著成明日黃花。

弟高龘賜敬撰

天龘先生，以上諸作(見上期)，鏗鏘震耀，踔厲縱橫，「騎牛換得熊貓去，野性由來不易馴」意存言外；趣味深長。落紅之作，尤見高明手筆，又以鶴頂格冠以力行二字，對聯相贈，鄙人不文不武，昧古盲今，當之自覺赧愧耳。

致台灣石孝岑老弟　曹文錫

久別常思面再謀，東海雲樹極雙眸，
皈依我佛三千法，濫竽英文二十秋，
老至猶堪騰驥足，時衰自笑掛羊頭，
萬方多難家何在，粉嶺權爲劃地囚。

文錫先生之詩，友情眞摯，音節極佳，雖一三五字，平仄亦能符合，故讀之順口，而無阻塞，上期汝甫先生所指某君之詩欠妥，即爲此病，希望本壇詩友注意及此。

題力行詞長明日黃花錄　鍾岳

昨晚降微霜，黃花晚節香，
江山三萬里，把卷話秋陽。

自題墨梅（用前韻）　鍾岳

勁節飽風霜，羅浮國色香，
一枝南向晚，疎影亂斜陽。

鍾岳先生，爲文壇詩友，能詩工繪事，五言詩字少意多，作來不易，題贈明日黃花錄第四句，原爲「一卷展秋陽」，近接來書，自爲更改，「把卷話秋陽」，其實兩句均好，不改亦可。

秋陽二字，含義極深，不加註解，青年學生，多不能知，「秋陽」典出孟子滕文公篇，弟子中有「有若」者，人格道德頗佳，眾欲推舉之，曾子反對，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意言孔子道德文章，曾經江漢之水洗濯，又經秋陽晒過，清潔無垢，無人可以相比，「有若」不便繼承。

鍾先生詩，「一卷展秋陽」，「把卷話秋陽」，二句均好，用秋陽之典，意言鄙人所著「明日黃花錄」，與諸書不同，任何著作，未足相比也，推譽過甚，愧不敢當耳，中國古典文學之偉大，能令讀者心知其意，而口難解說，古典文學，是爲國學精華，兩個字含義，竟有如此佳妙，五四運動，要打倒古典文學，代之以粗淺白話文字，一羣新聖人糊塗幼稚，至爲可笑。

民國時代，是爲歷史混亂時期，天降文妖，破壞國運，將來洪鈞運轉，文教復興，國家文物典章，自有後人，從新整理，國學精華，絕不會因民國文妖之破壞而遂消滅，試觀秦始皇所焚之書，至漢文帝時，又復文教昌明，全部恢復，毫無損失，是其證明。

敬步高龘賜詞長春敍沙田畫舫原玉　梁莊

雲飛日麗一天藍，遠黛斜陽酒欲酣，
塵慮全消宜入醉，世風難正且敲談，
清流雅敍情如蜜，畫舫盤餐味更甘，
偸得浮生閒半日，沙田烟景似江南。

五十有感二律舊作　雪梨林康

(一)
嘶江羸馬步踟躕，五十程過復路遲，
鬟染雪霜心覺冷，人愁風雨病相欺，
倒騎牛背橫羌笛，醉枕蠻腰唱宋詞，
影事縈廻驚大夢，知非返我舊眞如。

(二)
等閒少年頭白了，巧名三十事多違，
倏經大衍知天命，返照斜西惜逝時，
焚香讀易無他願，戲綵娛親近侍幃。

林康先生，五十有感，是爲佳作，惟第二首，第一句等閒之「閒」字，是平聲，第二句功名之「名」字，又是平聲，應當更換，「功名三十事多違」，造句極佳，不必更動，將「等閒」二字，換去即可，該二字，可換之字頗多，例如「如此少年頭白了」，「轉眼少年頭白了」，「綠鬢少年頭白了」，「裘馬少年頭白了」，「壯志少年頭白了」，閒字不用，改仄聲之字即可，由林先生自己選擇，或林先生另有他字替換之，「醉枕蠻腰唱宋詞」，此句既新又好，對仗極工，「牛背對蠻腰」最妙，又醉枕蠻腰，可作二解，(一)白樂天之妾，名「小蠻」，腰細善舞，(二)澳洲外國女人，亦可稱蠻腰，林先生是風流詩人，可能有妾侍在澳洲，或有外國女友，酒醉之後，頭枕於女友腰際，而唱宋詞，風光旖旎，實深艷羨，壇主生平，未嘗此樂，明年計劃，作世界之遊，「蠻腰醉枕唱唐詩」，但慮言語不通，發生誤會，一且枕腰大唱，蠻女不知何事，可能疑有神經，所以近日，努力學習英文，以備枕腰之用，遊踪如至澳洲，如何枕法，定向林先生請教也。

蕭東初先生伉儷七七鑽婚大慶詩以賀之　一覽樓主楊海天

人間七七有雙星，何必仙緣羨上淸，
歷盡萬花筒世界，看來此老足留名。

蕭先生伉儷，七七鑽婚，福壽雙全，爲人間難得之慶事，海天先生，是爲詩學名家，「人間七七有雙星」，七七之典，是唐明皇長生殿故事，而蕭先生鑽婚，是爲七七，正好符合使用，可謂天衣無縫，楊先生平素極少爲人作壽序壽詩，對東初老先生，賀以佳作，實難能而可貴也。壇主評。

姑息「反戰」是戰爭的催化劑
如要和平，乃可反「反戰」！

北越發動三月攻勢，傾舉國之師，越過分界綫，入侵南越，意圖粉碎美國撤軍及越南化的計劃。尼克遜總統洞悉其奸，毅然下令恢復大炸北越。於是數以萬噸計的炸彈，如雨般洒在北越各大城市和重要港口，及有北越軍集結的陣地。因此後方建設和生產，受到嚴重的損毀，前方軍事補給和進展，遭遇巨大的阻延。軍民雙方有吃不消之感。北越政府連忙派春水

議員大事抨擊轟炸政策，各地「反戰」人士紛紛發動遊行搗亂，大唱「反戰」之歌，抬棺木、吊稻人，以示痛恨戰爭，作人道主義之狀；毀國旗、焚汽車、一副愛好和平、扮悲天憫人的樣子。這類鬧劇，上演過不知有多少次。

上期演出那套是在去年北越侵襲高棉，隆諾政府危在旦夕，美軍和越南軍及時揮兵搶救，給北越軍打個措

刻粉墨登，落力表演，有聲有色。再數上去，還有好幾幕。只消翻翻舊報紙就曉得，無須在此多費筆墨。不過每次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每當北越出擊時，把越南和高棉軍民殺得屍橫遍野，他們卻視若無睹，一聲不響；及至美軍和越南軍反擊，把共方打到落花流水時，他們就開腔揭幕，極盡搗亂之能事。難道北越的發難屠殺不是戰爭，而是製造和平，是合乎人道，反不得？越南的反抗還擊才是戰爭，才是破壞和平，才是有違反人道、非反不可？

由此觀之，假如這撮鴿派議員和「反戰」人士不是共產黨員或共黨同

者，對敵人來侵，只有忍讓退避以求苟安，以為反抗還擊，就會破壞和平，引起戰爭。但是姑息是否可以逃避戰爭？歷史給我們的答案是否定。請看前英首相張伯倫，曾千般萬樣遷就希特拉，結果戰爭依然不能避免。可見姑息主義只能助長好戰者的兇燄，是戰爭的催化劑，繼張伯倫後出任首相的邱吉爾，對侵略者絕不相讓，與敵週旋，卒能以戰止戰，擊敗發動戰爭的狂徒，取得眞正的和平。但願世界各地眞正愛好和平的反戰人士，應以邱吉爾為師，不該以張伯倫為法，否則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來臨，指日可待！

有些美軍軍眷認為他們的親人為越南戰爭而犧牲太不値，所以也參加「反戰」示威行列，其目的在求眼前人口平安無事，至於將來有什麼嚴重後果卻置諸不理。將來的嚴重後果，現在當然不能明確地指示出來，只可設個譬如講講：大火在隣家燒得正烘，孩子們都趕到隔壁幫助人家救火，做父母的為着痛惜孩子們的生命，也趕到現場觀看，見到孩子們正在奮勇地灌救，心中不忍，連忙上前牽着他們的衣、揪着他們的腿、吵着要他們回家，少理閒事，孩子們給老人家弄個煩死，精神分散，結果，被火燒到焦頭爛額。而火勢亦因此更加猛烈，隣舍變成一片焦土，自己的家園也被燒得七零八落。自掃門前雪，不理人家瓦上霜的做法，在何時何地都行不通。

總之，現在各地的「反戰」實在是助戰，我們須要眞正的和平，就非

民百看不厭的，不單是中國人看不厭，海外的人也看不厭。」

美國記者再也無言可問了。

在國內選擇居址也算叛國

二月間某天，美國記者在一批中共幹部的陪同下，到廣州去訪問。中共預先安排好了訪問的地方，指定美記者由那幾條馬路經過。市委和公安局，預先通知那地區的居民不得亂說亂動。並規定外人不許進入，除有證明書例外（證明書發給一些預先訓練過的人），美國記者過後才全部開放，恢復常態。這等於臨時戒嚴。美國記者差不多訪完的時候，眞是好衰唔衰，剛巧在這一陣子，從深圳乘火車到廣州的一批逃亡者，在荷槍實彈的武裝人員押解下進入規定不許外人進入的道路上。這批不幸被捕回的知識青年，剛巧與美國記者碰個正着。他們雙手反綁着，活像一串田鷄在馬路

防公安部門，或者是解犯人的故意來個無聲抗議，以表示中國人並沒有幸福和自由。美記者看見這批人就問身旁的幹部：「這是批什麼人犯，要去遊街？」

「這不是遊街，而是他們偸渡叛國。羨慕資產階級生活。」

「什麼叫做偸渡叛國，羨慕資產階級生活？」美國記者不解地問。

「是偸渡到香港或者到澳門去，破壞邊防，這要受到專政的。」

「港澳兩地都是中國地方，難道選擇中國的地方居住，也算是叛國嗎？」

陪同的幹部見風頭不對，怕把事情攪大了，緘口不言了。

我相信這批陪同的幹部事後一定要報告上級，找負責押解偸渡犯的人算一算帳，爲什麼會攞這個烏龍。

美記者到訪帶來食物

凡是美國記者到訪的城市，事前一兩日即召開一個所謂羣眾大會，宣佈幾時美國記者到來訪問。不論美國記者怎樣問都好，一律不准講出中共的內部秘密，如果誰敢說出來，誰就是反革命分子。凡是市郊的人進入市內，必須要向公社申請證明書方可准許進內，還在各處路口設立臨時檢查站，凡進入市內的人一律要示出證明書方許入城。進入後到指定的派出所報到，由派出所指定在那條馬路那條街方可有自由行動。如果不依照指定的地方行動就當現行反革命分子論處。最好這一兩天不到城市去走動，如果犯了錯誤出了事責任自負。在安排的道路上全是穿着便裝的公安人員和部隊派來的解放軍，美國記者所能見到的，都是這類臨時演員。

凡是美國記者到的城市必定副食品擺滿店舖，不須用證購買。但是規定每人只准買一件，不得多買。例如聽說美記者到江門市訪問，江門市大做特做一些花生糖，在市面擺設，可是中國人只准買到一粒，如果不服從要多買，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

路名更易

凡是美國記者到訪的城市，有些原名「反修路」、「反帝路」、反乜路、反物路，都一律臨時改上「和平路」、「友誼路」、「幸福路」等名稱，可是美國記者走後幾天又依然恢復本來的名稱。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改路名當做食生菜一樣，隨時隨地改、隨時隨地換。沒有一定的路名。這樣改頭換面擺出架了來，等於不打自招：中共政權有如一個娼婦，只要有利益什麼都可以做。

張文

「萬人協會」簡訊（三十）

會員黃少芳、棄左、沈錫堅、羅左、劉榮彬、陳挺拔、丘陵、張中海、王淦華等九位聯名來函，發起捐獻「萬人協會基金」運動，自願按月捐欵，用作開展會務。（原函刊二三五期「萬人意見」）

該函發表後第四天，卽接到本會「足球隊」來函響應，足球健將每位認捐二十元，以總數二百元捐作協會基金。足球隊列位成員，不但在「沙場」上行動迅速，對母會的熱愛與支持也一向不甘後人，旣出力又出錢，雖然來函說二百元是「微小之數」，但這裏面所包含的鼓舞力量，實在極爲巨大！

同日，佘雲義先生也捐來四十元，並且親自對會副會長表示，以後按月捐贈港幣四十元，充作「萬人協會基金」，佘先生人如其名，一番熱誠，着實令我們感動。

另外，「香港時報」的一位讀者，將他的一篇作品之稿酬十六元捐出，聲明轉贈本會。有勞「香港時報」總編輯湯增敭先生將該欵親自送來，湯先生辦事之認眞，時報讀者對本會之愛護，都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謹在這裏向那位不知名的香港時報讀者致謝，並盼聯絡賜教。

其實，會友們及會外人士的熱忱，決非普普通通的說一句「多謝」便能表達我們的謝意於萬一，最佳的致謝方法，厥爲好好地保存各方面捐送而來的基金，然後謹慎運用，大力開[illegible]

[illegible]期望的朋友們失望。

第一次邀約會員見面座談時，會員在席上提出改善本會的辦公時間，當時，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宋德科先生答允盡力改善，妥作安排。曾副會長由於工作太忙，不能經常駐會，現得宋德科先生抽暇，由原日起，在晚上六時後駐會辦公，並得何老先生慨允，在下午二時後到會所義務協助工作。會內外朋友若有質詢及聯絡事宜，請於每日下午二時起至晚上九時半蒞臨會所，或於上述時間以電話聯絡。

「萬人會刊」創刊工作在籌辦中，在這裏再次懇請會員踴躍賜稿，充實會刊內容，合力耕耘，使她成爲一份有意義、有份量的刊物。我們對來稿絕對尊重，對「不見經傳」的作者來稿也同樣重視，我們要的是作品內容，不是作者的名氣，來稿只要言之有物，符合「稿約」，編輯委員會是決不會輕易投籃的。

投到「萬人會刊」發表的佳作，我們會轉載於萬人雜誌以擴大作品的影響力；爲了提高會友們的寫作興趣，編委會決定將「會刊」稿約畧爲修正，在萬人會刊發表作品的作者，我們會酌贈書籍，聊表謝意。希望大家馬上動筆，踴躍投稿。

最近發現有朋友曾經寄來入會申請，但因郵誤而未能送達本會。任何曾經塡寄入會申請表格的朋友，倘仍未接到本會覆函的，請卽與秘書處聯

萬、會二位會長台鑒：

今聞有若干位熱心會員，聯名發起捐獻「萬人協會基金」運動，此種現況是非常可喜，不但對本會經濟有所裨益，還能加強會內工作人員的信心，而且鼓舞起他們的工作效率，足球隊同人本着愛護我會熱誠，特響應此次運動，每人二十元，總數是二百元正，微小之數，實有愧感，惟盼望我會友用精神與行動來支持響應！

謹此　敬候　二位

大安

並祝　會務

足球隊同人上　四月三十日

蒸蒸日上

「萬人協會」稿約

一、園地公開，歡迎會員投稿。

二、歡迎有關本會的、香港的、國際的稿件，形式不拘，但求輕鬆幽默，高調低彈，大題小做，講眞話。

三、編輯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在稿端註明。

四、來稿請勿超過一千字，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五、來稿請附眞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

六、一經發表，由本會酌贈書籍。版權爲本刊所有。

七、如須退稿，附回郵信封。

八、來稿請用原稿紙直寫，一紙勿書兩面。

來稿請寄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萬人協會「萬人會刊編輯委員會」。

美國記者來訪有如拍戲 貨物作佈景便衣作臨記

江青出洋相，人民獲配一粒花生糖

編輯先生：

我因爲工作的關係，經常有機會接觸從大陸逃亡到澳門的難民。以下是我聽難民所說，有關尼克遜到訪期間，大陸上一些沒有公佈出來的內幕趣事。這些趣事於尼克遜離開後，在大陸民間廣泛流傳着，其中有些笑話的眞實性雖然值得懷疑，但從難民之津津樂道，也可反映大陸一般老百姓的人心背向。

江青。一個問：「你是全中國電影的導演嗎？」

「是，我是代表中國人民電影的導演」，江青說。

「你在電影中推出了那幾部有名的出品呢？」美記者問。

「『紅燈記』、『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等幾部電影。」江青說。

「只是這幾部就算了？」

「不是，這幾部是樣板戲，還有

[illegible]彈聲而不嚇破膽，實在已經「進步」了。虧他還有臉孔大談「政治」。如果美國的政權掌握在這一類「鴿子」手中，美國不亡國才怪！

然而，美國在越戰升級後，最近的民意測驗顯示：擁護尼克遜者銳增。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尼克遜宣佈凍結工資和物價政策前，民意測驗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點六支持他；在北越發動攻勢前，只有百分之三十七點七支持他；最近民意測驗的結果則有百分之四十六點四支持他。同時，韓福瑞和馬斯基等「鴿子」之聲望則急劇下降。

戰爭，凡有良心的人，誰願意戰爭？誰不希望和平？誰忍心看見孤兒哀泣，寡婦哭夫？只有自命中國人民「偉大的舵手」的毛澤東會說：「我們是否可能預言人類在未來一次戰爭中，所損失的生命呢？這項死亡之數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九億人。我認為這個數目很微少。」（引號中的毛語，摘引自外國通訊社莫斯科四月二十一日電，來源是莫斯科大學新聞社編的「毛語錄」。）

在毛澤東心目中，全世界死掉三分一人，他還認爲「少」，因此，中國大陸被他直接間接害死的數千萬人，確實一點不多！也因此，越南、中東及世界各地的流血慘劇，毛澤東可以「横眉冷對千夫指」。只可惜毛澤東不能「俯首甘爲孺子牛」！那麽，毛澤東將爲誰作「牛」？答曰：江青！他們打倒了劉少奇、粉碎了林彪，還將打垮周恩來的目的就是捧江青，希望她征服世界。爲了這目標，世界死掉九億人也是「微少」的！

可是，對侵畧者讓步，那是永遠無法獲得和平的。在歷史上，六國紛紛割地媚秦，所謂「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illegible]

大戰前夕，英首相張伯倫對希特拉讓步的結果是：戰爭！

在今天，我們只能以實力對付共產黨。凡「和平」、「談判」等招式，都是共產黨欺朦和痲醉自由世界的手段。

北越公然南侵，中蘇共均予以聲援，卽是最明顯的例子。倘若當年美國不停炸北越，或竟揮軍北進，則今日的印支局面已改觀了。

願自由世界記取蘇洵的名言：「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要和平，必須不畏戰！只要自由團結起來，赤色戰爭販子將無所施其技。眞正的和平鴿，必須在鐵鳥保護之下生存。

（古鶴翔）

這是公務員應有的態度嗎？

萬先生：

我是你的長期讀者，客氣話不說了。我懇請閣下將下面的事實，在貴欄發表，借重你的影响力，希望那位荃灣區潔淨組的吳先生改良對市民的服務態度。

在荃灣引龍街大坡坊一個建築地盤內，工人在燃燒木糠，造成濃烟，數日夜不斷冒出，令到附近居民及行人日夜不安，有碍健康。所以我在四月二十日上午打電話去荃灣警署投訴，得到値日坐「沙展」禮貌地指導說，請打電話去NT四〇三二一七衞生局，就有辦法解決。

我撥電話到該衞生局，有一位接電話者在聽完該事件後，再由另外一位接聽，不問情由，便大聲呼喝說：做乜野事？我又從頭再說一遍。我還未說完，就聽見對方大聲說：你自己去救熄就得啦，咁多事。我解釋：那堆木糠是很大堆，及很大烟的。對方又說，那麼打電話去消防局說危險大火啦。我當時就請問對方貴姓？他說：「我姓吳，你想怎樣？」跟住就收線。

事後，我只有打電話去H九五五五五不合衞生事件處理組，得到該處市政局助理秘書耐心及客氣的接受我們的投訴電話，及在當日下午，將該堆木糠濃烟熄滅。

黃德康敬啓（四月廿四日）

請領稿費：

四月份稿費（二三二至二三五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十五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萬人意見

知識分子慘遭迫害 幾經艱險逃離大陸

一個有技術、有職業及有恆產在自己的故鄉的知識分子，從無不艮嗜好，而結果累到妻離子散，還要冒着生命危險而逃亡，個中慘狀，非筆墨可以形容其萬一的！短暫的青春，就在這暴政的摧殘之下而消逝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共產黨佔了我的家園，從其貼出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漂亮言辭，任何一個人，都以爲共產黨是無限的「仁慈」，在那時候又有誰人想到僅僅一年多些（一九五一年二月起）的短暫時間，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地主、惡霸、不法奸商等的罪名，而受到管制，勞改及槍斃呢？當那時候的民間，並不窮困，人人豐衣足食。又有誰人預料到毛澤東拑制剝削之下，食不飽餐，衣不蔽體，人如牛馬，絕對失去了自由。致使自己寶貴的身軀，拋棄在梧桐山上，在深圳中，而換得形單影隻，孤苦無依的逃亡呢？

在筆者本人，既然被譽爲「高級知識分子」，而在「優待」之列，原來優待到坐牢，管制及長期被批判鬬爭的「反革命分子」。十二年來的悲慘遭遇，可謂令人不敢回憶與想像了

亦不可能之下，就發現了毛澤東的言行，並非一致，矛盾百出，全屬騙人之詞，自掌嘴巴的理論甚多。從而產生無從適應生存之觀感。從此再不需要被迫學習，而是挑燈研讀了！從毛澤東指知識分子「爲口一套，心一套」必須要作「長期思想改造」，進而學到「不斷革命論，革命階段論」，由此可以預知知識分子必在毛澤東「革命」之列，何況我還被加上一個「反革命分子」？以其被毛共磨折致死，不如冒生命之危險求生。下定決心，置死生於度外，果然經過七次逃亡，達成我的願望了！

在逃亡的過程中，經過五年的籌劃，三次爬越梧桐山，偷窃過稍潭痲瘋院的汽船，連絡過僞省府航運廳調度室的主任，第一次開船到達石岐，兩次開船到達太平，均經失敗。此時風聲漸露，共幹對我監視甚嚴，連下班期間，亦有人尾隨我後，在家休息，亦有街坊「積極分子」不斷巡邏。公安局局長，東莞縣僞衛生院院長及一個由婢女背叛主人婆出走而參加共幹的僞石龍人民醫院院長先後召我談話十多次。而這些共幹，平時對住人

人運用毛澤東的理論，一句「決心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兩句「信任黨」，三句「我從無想過逃亡」。使他們無言可答，可見共幹的低能，到了如何的程度！

本來共產黨要殺人，既不談民主，也不談道理，更無法律可言，其不能立即將我扣押之原因，一方面因毛澤東「三面紅旗」失敗，全國民怨沸騰，劉少奇爲緩和人心，暫時行放寬政策，另方面，本人在東莞石龍群眾威信太高，共幹憂心牽一髮而動全身，益使人心憤恨，所以暫時得免於危難，原因在此。然自此之後，所有共幹迎面相逢，不是屠夫面孔，就是寡婦面孔，恍如自己就要大禍來臨一樣。幸我本人出身軍籍，經慣槍林彈雨，早已置死生於度外，鎮靜異常，若無其事，內心策劃逃亡，更爲迫切！

就在此期間，接到共幹通知，調我到佛山「學習」，我明知此次有去無回，必被磨折而死，惟表面則欣然受「命」，就於第二天晚上，手持職業工具，在石龍鎮龍興里，過蒲溪，出新圍而踏上鐵路，火車迎面入站，即行潛上火車，（因從車站正門出閘，是不安全的）頭向窗外，不敢橫望別人，恐被石龍共幹見到而悞事。火車到達廣州，閃縮出閘，不敢排隊乘坐三輪車，乃繞道步行，潛匿朋友家中，（這位朋友，亦引他一道逃到香港）請人與籌劃已久之逃亡之友人連繫。幸天不絕人之路，買船手續，恰好完成。在廣州潛伏三天，遂於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七時，自南石頭秘密開船，沿途經過新造、蓮花

東了十二年的地獄生涯，逃過了死亡的道路，更逃過了戴紙帽遊街及倒痰盂掃垃圾的悲苦，拭乾了羞慚的血淚，重賞有自由氣味的人生！

異地飄蓬，難中作客，轉瞬了十個年頭，生活雖則勞形，幸有留此百劫之身，過自由之生活而能免於凍餒者，應該感謝　先烈在天之靈，托先親之庇祐，更感謝香港政府給我立足之基。然而飲水思源，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年青時節，受過黨國之栽培，兒女受國家之訓育，惟有丹心一片，效忠領袖，在有生之年，竭其綿力，精忠報國，以表初衷！相信不久的將來，我會重新踏上淪陷多年的故國！

（虞賜照）

退卻的最終點是墳墓 要和平必須敢於戰爭

北越公然南侵，反而指責美海空軍反擊北越，這是典型的共產黨理論，絕不奇怪。

奇怪的是：「作爲一個美國人，對於美國領袖，當共產黨發動侵略時，卻保持和平，及當美國總統採取必要的軍事行動時，卻起而誹謗」的愛德華．甘迺迪之流。

愛德華．甘迺迪之流「斷言美國總統的越南政策會失敗，這些人是爲了他們的政治前途」。

上面引號內的批評，是美國副總

指揮。這樣一個重用職位，豈可用以討美人的歡心。放着現成的相才郭子儀不用，偏偏用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唐明皇用李甫林為相已錯於前，再用楊國忠則錯於後。一錯再錯，怎會不把國家搞得一場胡塗呢？

唐明皇早期不失為明主，晚年實在胡塗得可以。因而，他晚年所過的那段「孤燈挑盡未成眠」，「翡翠衾寒誰與共」的淒涼日子，是不值得同情的。可謂是「罪有應得」。

為楊貴妃辯誣（下）

寒山碧

既是如此，何以世人皆罵楊貴妃而不罵唐明皇呢？那僅是人們上了御用歷史學家和那些持「女人禍水論」的文人的當，御用歷史學家和後世文人，為了洗脫唐明皇的罪過，只好「移禍東吳」，把一切罪過卻推到楊貴妃和楊忠國的身上。代唐明皇抹粉，但卻往楊貴妃臉上抹灰，為了達到醜化楊貴妃的目的，甚至不惜歪曲歷史，捏造事實，編出一篇楊貴妃與安祿山私通的艷史，一些無聊文人甚至把這件毫無事實根據的事加以渲染，說什麼安祿山造反，舉兵攻打長安是為了爭奪楊貴妃，簡直連常識都沒有。

也許有人要問我，既然楊貴妃無罪，何以「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便持戟不發，請誅楊國忠以謝天下呢？國忠既誅，何以六軍將士還要迫逼楊貴妃於馬嵬坡自殺身亡呢？楊貴妃為人如何難道唐代的將士，還比不上你寒某知道得更加清楚嗎？這話表面好像是對的，其實卻錯了。所謂六軍將上迫逼誅國忠、楊妃，實際上只是肅宗所弄的宮庭政變而已，設使沒有馬嵬坡兵變，李隆其豈會那麼早就讓位肅宗，自己退居太上皇，須知「太上皇」名目不錯，但卻無職無權，只能在「落葉滿階紅不掃」的西宮南苑裏，度着淒涼的晚年。

唐明皇和楊貴妃雖然已經死了一千多年，但歷代都有不少文人，以他們的故事為題材作詩編劇。其中最著名的，有白居易的長詩「長恨歌」和洪昇的雜劇「長生殿」。

在歷代文人的廣為宣傳之下，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戀愛故事，當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惜世人在津津有味地欣賞他們那種「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堅貞愛情的同時，卻沒有吸取他們「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交流」的悲慘下場。女人一旦俘虜了一個男人，還是索取不厭，既要錢也要命，男人一旦愛上了一個女人，也就不願身家，甚至不顧家國。

反政府行動

高本清

日晚報了拘捕十一人事件的報導。其結論中有這麼一段話：

「綜合以上的事實與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此次中學生周刊的搜捕事件，其意義是極其深遠的：社會的千萬種黑暗、罪惡、不平等，當局不去面對，反而迫害一羣向這些黑暗罪惡和不平等反抗與鬪爭的學生與青年；藉着政治部和警察力量，公然剝奪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又以所謂緊急法例，嚴重地摧殘最基本的人權。今次十一位同胞的被無理拘捕，其實絕不是這十一位同胞受害這麼簡單，實在是對全港四百萬中國同胞的迫害。今次的無理搜捕，實際可以隨時隨地發生在每一人身上，試想，這是何等嚴重。我們謹此呼籲，一切不甘受壓迫的中國同胞們起來，為爭取我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為廢除那些毫無道理的所謂緊急法例而奮鬪到底。」

學生和青年運動中所發生的事件，隨時都會產生，而以這一次是公開地指向了香港政府。

這一中學生周刊事件在法庭宣佈釋放被捕者後，已經告一段落，其經過情形不去管他。然而，這一公開的指向香港政府的行動目標，就不能不注意。

中文大學校長曾稱：學生是社會的良心。在某些觀點上卻是不錯的；可是，在某些觀點上，恐怕就不能使用。這裏我無意全盤否定青年和學生的「社會良心」的行動，這方面他們卻是發生過效力。可是，從他們的上一段的結論中，有幾點我是不能全然贊同的。

一、用十一位同胞的遭遇，而聲稱是對全港四百萬中國同胞的迫害，這點，為鼓吹和宣傳上固然可以用，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絕對不是如此的。因此，也就不能引伸為「無理搜捕，實際上可以隨時隨地發生在每一人身上」。這裏我想舉個比方，新潮舞會被警方搜捕，沒有人覺得不妥，除非被搜捕的當事者。因此，搜捕事件並不能說是無理。這「理」構不構成犯法，那是法庭的事。同時，警方的搜捕行動，一定有其必然的理由。否則，香港早已成為人間地獄，那要等到搜捕了中學生周刊事件後才被發現？二、緊急法例的製訂，也決不是這篇結論中所指的是「毫無道理」的。這方面是要講事實和根據，不能胡言亂語。當然，任何人士都不想有緊急法例的，這一法例必然會對很多人諸多不便。任何一個政府也都不想輕易地宣佈緊急法例的，可是，香港緊急法例的來源，是香港政府只是為了自私地加以有效控制香港呢？還是為了保障大多數的香港居民的安全與和平？因此，學生與青年可以要求暫停緊急法例，而決不能一口咬定緊急法例是「毫無理由」的。三、從一連串的事件看法，香港的一些學生和青年，似乎在走着推翻香港政府的路子。這裏我不置評，不過，如果以四百萬同胞為基礎的話，究竟四百萬中國人民的意見是信任香港政府呢？還是信任一些青年和學生的激進分子？這將是最好的試金石。

蹄聲劍影錄（九十七）

二十四、戰時走難的滋味與日寇的血賬（二）

各房把家屬安頓之後，天已亮了。勤勞的騎龍溝的村民，已開始趕牛出動，去做春耕的工作，像沒有害怕戰火的迫近。這時，因要在凌時三時便須起床的緣故，加以上半夜也沒有好好的安睡，目倦得很，本要瞌睡一頓，但掛慮着戰局，心傷鐵蹄，也沒法入睡，乃登上騎龍溝的高崗，遠望谷外原野的動靜，發現走難的人潮已開始湧動，一隊隊的拖男帶女，挑着一擔擔的東西，湧向山區。不久，太陽東昇，輕雲淡淡，我暗說一聲「弊」！這是敵機活躍的最好天氣，說聲未完，果然西南的天空裏，轟轟作響，出現了一隊飛機，很快便掠過宓家灣一帶的上空，跟着那隊以八架飛機組成的機羣，突然分為兩隊，然後盤旋迴繞，低飛掃射，眼看那走難的人羣，顛仆走避，非常狼狽——這樣便證實我的想像不錯，因我們於凌晨三時出發，時在黑夜，敵人無法活動，我們絕無空襲的危險；且我們先人一步，望門投止，都有房子屋居留，不致額滿見遺。後來陸續到達的本姓難民，騎龍溝的父老，雖然也表示歡迎，但已沒有空置的房屋，而要他們在景華家祠的地面鋪滿稻草，連床板也沒有，鋪張草蓆，一嘗「針菜蒸鰻魚」的風味——幸而飛機只掃射兩次，便又合之為一隊，而向江會方面的上空逸去。難民才得重整隊形，急忙的再奔避難的前程。

從五里外橫山墟的屠夫，於早上挑豬肉到騎龍溝來賣，他證實昨天深夜有擔架隊運送傷兵，路經

迎頭痛擊，戰況慘烈，我方浴血戰，寸土必爭，使日軍難越雷池半步，直至昨日下午，我軍陣地仍屹然固守。大家聽到了捷音，寬了心頭苦悶，我見戰局穩定，且想起有幾件重要東西還未拿來，所以，於食過早飯之後，決返回宓家灣一行。起程時，是和幾個堂兄弟動身，他們是到歌山墟去採購罐頭食品和鹹料餸菜，到了坪沙附近，我便和他分路，我便獨行踽踽的遲回故里。當我穿過芳山洞的時候，迎面來了幾隊走難的人，聽他們的口音，大概是鶴山和開平交界一帶的鄉民，又拖男帶女的奔往山區。所以在廣濶的原野上，又出現了人龍，我想起今日早上敵機掃射難民的事，觸發我的警覺，這些最容易引起敵機注意的目標，必要加速離開，於是我大路不行。斜過田隴的阡陌，專走小路，而且加速步伐，希望趕快走過芳山洞，以謀脫離危險。

敵機掃射難民

但我的希望又落空了，當我離開絡繹的難民，尚不足一百公尺的時候，突然東面高空隆隆作響，一聲糟糕，敵機已穿出雲層，在芳山洞上空盤旋，眼見難民羣四散逃避，我也拔腳便走。可是，這時剛過了清明時節，田畝正由農民紛紛着手春耕，所以，田隴中已落滿了春雨綿綿的積水，逃避時只能依沿着阡陌的小路，不能奔下田裏，以免陷入泥濘中。我一面沿小田徑拚命的奔跑，一面不斷的仰首看着飛機的動態，但飛機兜了一個圈子之後，忽爾低飛，機槍便格格作響了，我急仆下田徑上，只聽得一片呼娘叫子的哭聲，機槍已停止掃射，而飛機又圈頭了，我急爬起身來，忙命飛腿，惟抬頭一看

——這是我在抗戰初期未有戰爭經驗的幼稚想法，見那架是武裝的偵察機，它是偵察我軍後方情況，見一隊一隊的難民，以為是我軍或民伕的活動，故低飛偵察，加以掃射，我這個小伙子，有什麼値得專機的追殺。後來我於役抗戰，回首前塵，不禁啞然失笑——當跑到我氣喘氣絕的當兒，瞥見前面的田角裏農人播下了穀種，已抽出秧苗，插一枝大樹椏，使風吹動，以為驅逐小麻雀，免其啄踐秧畦，我一見大樹椏滿佈綠葉，便想起防空僞裝的常識，急拚盡氣力跑到那田角，蹲於大樹椏之下，以樹葉遮蔽，但驚魂未定，緊執枝幹，手顫樹動，雙眼朝天，盯着飛機，只見飛機又朝向難民掃射機槍，然後兜一個圈向江會方面逸去，我才鬆一口冷氣，從樹椏下伸出頭來，一身酸軟，舉步蹣跚，幸而離宓家灣不遠，回到家中取了重要東西，返到騎龍溝已是牧童歸笛，夕陽銜山，往返二十四華里，而要走六小時，可知走難時的發狂飛跑，發狂飛跑後的疲倦。兄弟們一見我貿貿然的歸來，一擁而上，圍着我問長問短，我簡單的陳述「田角驚魂」，聽得他們替我捏一把汗。

談到用舊棉衣藏外幣黃金的事，便想起一宗掩屍果報的事蹟，亦可知亂世人命賤於泥，到頭來什麼黃金，什麼珠寶，都無補於解難避災。傳說當江門失陷的時候，難民羣湧向開鶴疏散，新會、開平交界的潭江渡，很多蛋民聚結，浮家於潭江水上。一天，有一具浮屍漂到蛋戶溫金水的船旁，溫金水用竹篙撑開了死屍，怎知不久又漂回來，如是者兩次，溫金水覺得很奇，料死者必是走難的人，失足墜水而淹死，乃動悲天憫人之念，決為之掩埋屍首，便打撈上岸，用一張草蓆包紮，放在一塊爛船板上，然後用麻繩竹槓縛好，叫他的妻子合力扛往山崗，弄把鋤頭來開一個穴，正要把死屍放下穴中，溫金水見那死屍穿着一件黑斜棉褸，還是半新不舊，埋了未免可惜，便脫下來，以備晒乾將來自用，才將死者掩土埋葬。將黑斜棉褸

，儘管着斑爛的晚霞，嚮往着未來的幸福……

如今，不覺又是一年了，我們雖不作時光老人的嘆息，但未免追憶起昔日歡樂的時刻，讓溫馨的泉水，滋潤我們孤寂的心靈。

我時常望着北歸的鴻雁，希望它每天都能帶來你的信息；我又常常翹望南天的白雲，想像白雲底就是我的家園。玲芸，我雖不敢說是望斷雲山，但可以說是緬懷萬千。尤其是在我心緒特別惡劣的時候，我就越加想起南國的一切，想起自己的親人，更想起你。現在我的心情就是這樣。

曾幾何時，我對世界抱着多麼美好的願望。我覺得未來就是一首最動人的詩，它曾經鼓舞着我去披荊斬棘地奮鬪，使我從一個飯館雜役躋身文壇。我覺得祖國給我們青年一代開闢了無限寬廣的道路，年青人都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得到自己的幸福，所以我曾用我的筆去歌唱祖國，讚美人生，抒發着奔放的熱情。我以善良的願望，祈求着世人都能在美麗的星光照耀下，生活於仙女的花園。

可是，當我們接觸到更複雜的人生，我才發現那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嚴酷而醜惡的現實敲碎了我的美夢。我呼吸到的，周圍只是令人窒息的汚濁空氣；我聽到的，是夜梟飛鳴般的磔磔的獰笑；我看到的，是如夜貓子般閃着令人恐怖的綠光的眼睛；暗夜中，似乎有一個惡鬼在張開血盆大口要把整個世界吞噬。

玲芸，隔別僅僅的半年，但形勢和人的思想都在劇變，我不能不向你承認自己的確是變了。對整個國家，對於我們應走的道路，我先是感到迷惘，繼而失望，但在不斷的運動中，似乎有一股什麼力量在我心中激盪，使我在痛苦中掙扎，推動我去抗爭。我不回顧過去的腳印，一個要走新的道路的人，他的眼睛只能是向前探索的。路，就在自己的腳下。回過頭去，又能拾起曾印在來路上的腳印嗎？

但前路是一條艱苦的歷程，我走着，像經受着火煉。這也不壞，在這殘酷的鍛鍊中，將使我更堅強，將使我的思想得到昇華，更深刻地認識人生。這是我思想上的大革命，這場革命只使我失掉思想上的枷鎖，但將恢復我完全屬於自己的完整的個性。

因此，對於未來，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的。風暴已經開始了，現實向我進行嚴重的挑戰，我被迫舉起戰鬪的投槍。將來我的遭遇會怎麼樣，我不知道，但我們既生活於今日的國中，一切不妨往壞處想，經驗告訴我們，絕大部份都是危機四伏，尤其是不幸身爲知識分子。或許有一天早晨，或有一天的傍晚，禍患之神就降臨到誰的身上。我所害怕的，倒不是命運任由擺佈，而是喪失了自己的良知；其實，如果我們敢於鬬爭，命運還是奪回在自己的手裏，不過，那需要多[illegible]同情你的不幸。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不幸將更巨大，這是有例在先的。人爲地製造夫妻的分離，給多少家庭帶來難以補償的痛苦。那些有權製造這種災難的人，他們在燈前聽着妻兒的歡笑，那裏還能聽到許多癡男怨女的嘆息！我甚至可憐我們那個幼小的女兒不幸地來到這世界上，就嘗試人生的辛酸，雖然她是不懂事的，但她有天賦的人性，最少，她幼小的心靈裏需要父愛，她原本應該得到其他孩子那樣的權利，在和諧、溫暖的家庭氣氛中成長。

夜漫漫，揮筆寫來眞是思緒萬千。此時的情景正如魯迅先生的詩所描寫的：「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願你珍重。

諾

徐諾一口氣寫完這封信，心情較爲輕鬆了。他擱下筆，輕輕地吁了一口氣，把信摺了封好之後，把身體靠到椅子上休息了一會兒，然後覆信給蕭逸。

當他寫完給蕭逸的信，看看錶，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他才發覺肚子很餓，原來自己還沒有吃飯。

這時飯館早該打烊了，他想到李家村街市可能還有一些小販在賣江米元宵，便走出辦公室，鎖上門，出了辦公大樓，朝李家村跑去。

緊急會議

徐諾手拿一份「人民日報」正坐着公共汽車朝城裏走。他接到市文聯的緊急通知，要趕去參加一次文藝界緊急集會。

車子經過西工大街，他從車窗望出去，看到一些人圍着「閱報欄」在看報紙，有些人爲了看清報紙上的字，盡往前擠，一些人在指手劃腳地談着，那話題可能是與報紙上的文件有關。

這些日子來，人們對報紙上的新聞比較有興趣，這是很自然的，一些人想知道胡風和他的朋友究竟犯了什麼彌天大罪，而要冠以「反革命集團」的罪名；大規模的鎭反已經過去了，而現在竟於秀才羣中發現一個能稱之爲「集團」的反革命，並且還要興師動眾地號召全國大力征伐，這未嘗不是一個聳人聽聞的大事。一些人又帶着同情胡風的心情來看事態的發展。還有一些人則是以反感的態度看這問題。此外，便是一些聞風而動的所謂憤怒的人了。這幾種人以不同的態度和角度看待和關心胡風集團的問題。

到達市文聯，會議廳已坐了不少人。運動當頭，誰也不敢怠慢。徐諾因爲住在遠離老城數十里的澗西區，所以到的稍晚一點。　（三十一）

中州風雨

繼申立芒之後，各地報紙爭先恐後地發表了連篇累牘的文章，形如一犬吠日百犬吠聲，御用文人和軟骨文人都爭相表演。連老舍、巴金、葉聖陶這些老作家也只好閉着眼睛被迫發表違心論。而頭號文丑郭沫若高叫的「請依法處理胡風」這句話，演成了文藝界發生瘟疫傳染，各地文藝工作者集會都提到這一條，顯然這也是黨官蓄意導演的。

徐諾對這感到既可惱又可笑。古代封建帝王給文人製造文字獄，今天在這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中居然也發生了。而要迫害胡風和他的朋友，又要披上民主的面紗，煞費氣力地製造輿論，製造羣眾意見來掩蓋這種醜惡行徑，這真可稱得上史無前例的愚不可及的大醜劇。

徐諾看完了信之後，呆坐在椅子上凝想。他對自己的前途、理想起了徹底的懷疑，對這個社會制度完全喪失了信念，而且起了極端的反感。

環顧遼濶的神州，竟容不下文人們一個自由表達思想的筆尖，自己還要搞什麼勞什子的文藝？而「人民民主」云云，竟是對人民接踵而至的迫害。

胡風何罪

離舒蕪反戈不到十天，「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材料」。

徐諾在辦公室裏在辦公桌上攤開這份報紙細心地讀了起來。

他照例先讀編者按語，看編者在說什麼。常識告訴他，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實際上是官方的指示。

他注意到「人民日報」編者不打自招地承認舒蕪的揭發不能說服人，但他們還是在開頭時照例煽動讀者的仇恨情緒。

仇恨！仇恨！仇恨！無端端的仇恨！全國人民都跟胡風有仇恨麼？胡風的「罪惡」能構成他是人民的公敵麼？為什麼要這樣處心積慮？為什麼要這麼小題大做？這是為什麼？

啊，原來胡風反對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喻為「圖騰」，他感受迫害，等於帶上了枷，像小媳婦一樣經常怕挨打，甚至連咳一聲都有人來錄音檢查的。他指出文藝這領域籠罩着極大苦悶，文壇給僵屍統治

級鬪爭」的理論根據之一，而胡風他們正是遭受了黨官的欺壓，反對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奉為原始野蠻社會的「圖騰」起而反抗，他們只不過是在思想領域裏表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鬪爭精神，卻招來這種毀滅性的打擊，共產黨標榜的人民民主、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云胡哉？

而報紙以為這樣羅織胡風的罪名可以說服持反對意見的人，不料反成自掏茅厠，弄至臭不堪聞。

徐諾看到報上摘錄刊出的這批胡風的信件，眞是越看越過癮，他覺得胡風在這些信件中揭發的問題非常尖銳，觸及許多問題的本質，剝開文壇黨官的畫皮，但充其量仍屬意識形態方面的鬪爭。

徐諾對這窩蜂而出攻擊胡風的現象並不感到奇怪，報紙對誰要口誅筆伐，照例是同戰場上一樣利用人海戰術。這是共產黨用於致勝的老戰法。

這些被驅上戰場的羊羣，徐諾眞為他們可憐。他們雖在討胡，卻絕不是出自他們的自覺而自為。徐諾只覺得那首先張開血盆大口嚎叫「請依法處理胡風」的文丑郭沫若，是一個十足無恥的傢伙。

昏黃的燈光照着徐諾，壁上現出他一動不動的影子，他再不去想這些問題，忽然想到應該給家裏寫一封信。同時還要給蕭逸霞信。

這兩個人是他最懷念的人，最能傾吐心曲的人。但他們分處於天南地北。

徐諾常常有這樣的感覺，一個人如果沒有可以傾吐心曲的對象，在精神上是多麼的抑鬱啊。幸而這裏還有一個和他能談心事的崔婉姬，然而，他跟她接觸多了，又招來一些流言蜚語，一種還帶着中世紀野蠻的意識力量像要在他們之間築上一道堤防；或者說，像一把無情刀，要把他們之間的紐帶砍開。雖然他們都不太顧忌這些，但他們畢竟是受到壓力和阻力。

他想起了愛妻玲芸。一個人在心境惡劣的時候，往往是更懷念自己親人的。這種思念使他暫時自我安慰地似乎找到宣洩自己情緒的對象。對於這種自我心理治療法，徐諾經過不止一次了。

於是，他打開抽屜，取出信箋信封，伏案寫起信來。

傾吐心曲

個地方去，你們要規規矩矩，聽從指揮，不准亂說亂動，誰敢調皮搗蛋，企圖逃走，立卽槍斃！現在給你們開了門出來，要命就得的服從命令！」

「我們不走！」鄺羽高聲叫起來！

「我們不作轉移！」

「外面打得激烈，漫天烽火，我們不走！」

「外面危險，我們不走！」

難友們跟着同聲高叫。

「住口！」監獄長狂叫起來。

可是，囚室裏的人們全不理會，繼續呼叫着。

「轟——」一聲強烈的爆炸鄺羽只覺得陡地震蕩一下，窗外冒起一團黑烟，他脚下站不穩摔倒在地下，混凝土的屋頂震得直顫動，掉下一些泥屑。

「看見了！你們全看見了！誰再不聽話我就炸死你們！一個窗口丢進一個手榴彈去！」監獄長兇狠的聲音從外面傳來，鄺羽搖搖頭上的灰塵，這才知道剛才發生的是怎麼回事。

「他媽的！」他摸摸身上，幸好沒受傷。

「出來！站在門邊，不願走的留在這裏啃地皮！」監獄長叫罵着。

囚室的門一間間被打開了，踱出了一個個被折磨得不復人形的「犯人」，拖着沉重的鐐銬，步履蹣跚。

「卡」的一聲，鐵鎖打開，看守員一脚蹬開厚厚的門板，喝道：「出來，小子！再調皮請你吃鐵瓜了！」

鄺羽知道，這些失去人性的畜牲是做得來的，殺人，本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只能咬緊牙拖着鐵鐐艱難地步出。五十幾個人犯像青蛙一般被一條長繩串過雙手綁成一串。鄺羽是第一個。

外面，戰火不歇，殺聲不停，歌聲不斷！

不過，最刺激人心的還是夾在槍炮，喊殺和戰歌中淒慘痛苦的哀號，聽得人心膽俱裂！

天昏地黯，日月無光；烈火濃烟充塞了天空。五十幾個囚徒昂首望天，有的只是悲憤和哀痛。

七個監獄看守員端着實彈的槍，睜大了眼睛，汗流夾背，對着這些脚戴鐐手戴銬繩索綑串的人們

監獄長睜着佈滿血絲的兩隻狼眼，命令兩個看守員：「去，你們把這些炸藥四條一紮的掛在他們頸上，快！」

「爲什麼？爲……爲什麼呢？」一個看守不明所以。

監獄長獰笑着道：「這是防止他們作亂，防止他們逃走的最好方法！只要有一個人敢蠢動，那麼，就叫他們全上天，哈哈哈……」

鄺羽和全難友們嘩叫起來。

「砰，砰，砰！」監獄長向天一陣開槍。

對着吃人的豺狼，對着沒有了人性而又手持槍刀的人，反抗旣無能，說理更是發夢，除了忍辱吞聲外又能怎樣呢？

「魔鬼！」鄺羽脖子上掛着炸藥，對監獄長呸了一口唾沫。

監獄的大門打開了。鄺羽走在最前頭。

一個看守員手裏搖着一面旗幟，戰戰兢兢的高叫着：「別開槍，別開槍！我們是押解犯人的！別開槍哪！」他聲音打着顫。

進入城裏，看守員的聲音早已叫得啞了，看樣兒，他就要支持不住倒下來般。子彈在前面飛舞，炸彈在附近爆炸，戰鬭就在身邊。

監獄長狂呼着：「別開槍、別開槍！」

交火的雙方都停下了攻擊。

煞時，街道上靜寂得像死去，只聽得見囚徒們脚下噹噹拖响的鐵鍊聲，受傷的人的呻吟哀喚。

到處是敗瓦殘磚，街道上横七豎八的倒下電線桿和樹枝，碎玻璃、斷電線到處皆是，觸目驚心的鮮血，滿身彈孔尸體殘缺的犧牲者！

「別開槍！我們是押解犯人的公安部門，不是來參戰的！你們別開槍！」監獄長揮舞着獨臂叫着，額角沁出大顆大顆的汗珠。

突然，「砰！」地槍响，一顆子彈射在監獄長的脚邊。

「我們是鐵血戰鬭兵團！把所有犯人留下！」對面一座樓房窗口裏大聲命令。

「不行！這些是政治犯！」監獄長叫了起來。

槍聲大作，火花四濺，但都射在距離數尺的地下。

「別開火！這些犯人身上掛着炸藥的，你們誰敢來搶人我就開槍，大家一齊毁了！我們隨時準備犧牲！」監獄長拔出手槍，指住鄺羽脖子上的炸藥，瘋了般的叫喊着。

槍聲又停了，人們絕不會想到這個魔鬼竟會如此的卑鄙狠毒的。空氣凝重得像停頓了般。

「同志們，他說的是眞的嗎？」對面樓上有人大聲叫道。

鄺羽眼睛裏噴得出火來，緊瞪着監獄長，好一會才答道：「同志們，別理我們，開槍殺他！」

「你敢！」監獄長咆哮起來，手槍指住鄺羽心口，咬牙切齒地噴着唾沫星子。

「開槍吧！開槍哪！」鄺羽對着他怒斥道：「魔鬼！劊子手！」一口唾沫呸在他的狗臉上。

「我殺了你，我殺了你！」監獄長暴跳如雷，搖提着手槍，牙咬得咯吱咯吱直响。

繩綑索串的五十幾人發出一陣怒吼。

「監獄長，不能，不能這樣……」一個看守員一把抱住監獄長的獨臂：「他們身上有炸藥，我們……我們……」

砰砰砰……一排子彈射在人羣與看守們之間，「同志們，別衝動，冷靜！」樓上的人高聲喝止：「不要作無謂的犧牲，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的！相信吧，你們很快就會得到自由的！」

「走！走呀！」監獄長氣急敗壞地咆哮。

寒風陣陣，硝烟撲臉，血腥醉人。

一行失去自由的隊伍，拖着郎噹的鐵鍊，艱難地踉蹌向前。

爲了自由，爲了明天，

戰鬭，戰鬭！

那怕熊熊烈火，那怕彈雨槍林。

我們是一股鋼鐵的洪流……

壯烈的「自由戰歌」飄盪在寒冷陰晦的街頭。

一聲炸彈的巨响打破了廣度靜寂，戰鬭又在繼續。

每期完小說

槍聲、炸彈爆炸响得像一鍋滾沸的粥。

……

洒熱血，拋頭顱。

中華民族的兒女。

爲了自由，爲了明天。

戰鬪，戰鬪！

那怕熊熊烈火，那怕彈雨槍林。

我們是一股鋼鐵的洪流。

用我們的鮮血寫下光輝的歷史。

聽，自由的戰歌响遍祖國的大地。

看，勝利的旗幟飄揚在古老的神州。

粉碎那奴隸的枷鎖。

搗毀那黑暗的牢獄。

爲了自由，爲了明天。

戰鬪，戰鬪！

……

激昂壯烈的歌聲壓過槍炮的聲浪，從戰火中傳來，是這麼的悲壯，激盪人心。

鄺羽昂首注視着城內湧起的烈焰濃烟，眼裏浮動着激動的淚光。火光映紅了他的臉龐，憔悴的臉孔泛着一片光彩。不知何時，淚珠滾下了臉頰。

「不准站在窗口！滾進去，進去！」看守像瘋了的狗在外面跑來跑去，嘊嘊狂吠，大聲吆喝，繩鞭抽在混凝土的牆壁，發出拍拍的嘶响。

隔鄰的囚室响起沉濁沙啞的歌聲，

鄺羽跟着引吭歌唱——

那怕熊熊的烈火，那怕彈雨槍林，

我們是一股鋼鐵的洪流……

「囚徒」

—田章

個囚室細少的窗洞里迸出，和外面的槍炮，溶成一氣，悲壯的氣勢衝破了這不見天日的地獄。

粉碎那奴隸的枷鎖。

搗毀那黑暗的牢獄，

爲了自由，爲了明天，

戰鬪，戰鬪，……

「不准唱！不准——唱！」只有一條臂膀的監獄長揮舞着手槍，頓足跺腳聲嘶力竭地咆哮，滿臉橫肉鐵黑的臉孔變得灰黑，眼鼻口扭成一堆，活像地獄裏猙惡的魔鬼。

一羣爪牙更是面靑唇白，一邊索索發抖，一邊用繩鞭抽打着囚室窗洞上的鐵枝，拼命叫喊着：「不准唱！離開窗口！不准唱！」他們企圖用吶喊用繩鞭禁住人們的歌唱，和藉此掩飾住內心的驚惶。

槍聲、爆炸愈來愈响，激烈的戰火愈來愈接近這邊。

戰歌嘹亮、响徹九霄。

鄺羽熱血奔騰，渾身增添了一股無比的力量。舉起戴着鐵銬的雙臂，鐐銬擊得窗洞鐵枝噹噹震响，「放我們出去！釋放我們！」他全力怒吼着

監獄裏每個囚室裏起怒吼——

「我們無罪！」

「還我自由！」

「釋放我們！」

看守萬分驚恐，如臨大敵般地一步一退，背脊緊靠，聚在監獄中心空地上，握着的槍桿簌簌顫抖，豆大的汗珠從額頭往下滾，雖是寒冬臘月，汗水仍濕透了身上厚厚的衣服，彷彿囚室裏的歌聲和憤

大海深處。

鄺羽狠狠地吐一口唾沫，不屑地冷哼一聲：「紙老虎！」

槍彈有如流星劃破灰黯的天空，炸彈的碎片在監獄上空飛散。

「砰，砰！」監獄長突然向天射了兩槍，惡狠般的嗥叫道：「不准站在窗口，不聽命令的格殺勿論！聽到沒有！退回裏面去，我叫你們退回去！」他像無頭蒼蠅般團團地打轉，歇斯底裏地嘶叫，「砰，砰！」手裏的槍對着鄺羽轟了過來，子彈射在窗台上飛濺起一陣輕烟和碎石。

「狗！」鄺羽咬牙切齒罵道，蹲下了身子。

「轉移！把所有人犯轉移到東區監獄去！」監獄長氣急敗壞地叫道，「快打電話給軍區，公安局聯絡，其餘的人帶齊武器，立卽行動！」

鄺羽清楚地聽見這兵痞出身，上過戰場，被國軍的砲彈削去隻手的惡魔下達着命令。

「轉移？」鄺羽心念急轉，要是戰鬪打到了這裏，他們就有機會獲得自由了，可是……

「報告，電話打不通，電線炸斷了！」一個看守員邊跑邊叫着。

「啊！」監獄長被刺了一刀似的驚叫，鄺羽站起身子看見他臉色灰敗，狼狽地站在那裏，獨臂猛擦着滾滾汗珠。

「轉移，立刻轉移！」猛然，監獄長整個身體彈了起來，「馬上行動！」

「可是，監獄長，我們只有七個人，怎麼押解得了五十幾個人犯，況且，外面打得這麼……」

看守員們嚇得面無人色，打着牙戰道。

「住口！」監獄長怪叫起來：「這些全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要是外面打了進來，跑脫了一個我們也全沒命，你們知不知道⁉上級也會要我們的命！」

看守員們面面相覷，一個傢伙一屁股坐在地下，抱頭哭叫起來。

「馬上行動！把所有的繩索手銬和炸藥全搬出來！」監獄長眼露兇光，他似乎比較鎭靜下來了。

有座位，[illegible]
[illegible]
的人反得到這樣的優待，那眞令我不明所以，有苦也說不出了。

[illegible]都是受人羡慕不置的，他們回大陸探[illegible]票，還可以帶幾個親友同去，凡是廣州居民遇到自己親友從港澳回來的，[illegible]人，即使他自己沒有親友在港澳回來[illegible]回來，也不客氣的請來這位港澳同胞[illegible]食」的最完善和最穩當的辦法了。

[illegible]同認爲一種高級的消費，飲一次茶不[illegible]

[illegible]有東西吃！[illegible]

[illegible]而且根本來[illegible]

是想也想不到的。這便是今日在中共治下「吃在廣州」的大概情況。回想[illegible]的藝術上，眞是不愧全中國第一，不[illegible]只有一年到晚吃不飽的「吃」，和吃盡苦頭的「吃」了。



「[illegible]得海就是神仙」，[illegible]，大陸逃亡者體會得最深。
他從共區進入香港時的心情，有如從地獄升上天堂。

吃在廣州

何剛

打從一九五八年起，中國大陸人民在吃的方面就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這篇文字描述大逃亡時期廣州茶樓的供應情況，爲了吃一頓「無縫鋼管」（即此間的通菜），市民往往得在飯館門前排上半天的隊。「吃在廣州」已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中共政府自從一九五八年間發動所謂社會主義總路線，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那三面紅旗政策以來，大事誇張共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美滿，但事實上適得其反，近年來共區裏的物質供應，不管是吃的穿的或用的，都感到極度缺乏。由一九六〇年直至最近，共區人民便[illegible]嘗着這些嚴重缺乏的苦處[illegible]不便。

單從吃的方面來說，廣州市從一九五九年開始，糧食和副食品的供應就逐步越來越緊迫，在中共大事推行「節約糧食」運動當中，每一個市民又要把原來已不夠吃的糧食定量再削減每月三幾市斤的米糧，一九六〇年，連原來規定每人每月僅有配給的二両半豬肉和魚肉都買不到了，差不多整個廣州的各處市場都很少有豬肉魚肉供應，商業部門發出的肉票變成毫無實用的廢紙，蔬菜每人每日亦只配給二市両，每月配給食油二両。

須知每個人都是需要肉食營養的，怎能天天憑着這沒有脂肪的二両青菜來補充體力的消耗呢？所以在我們的廠裏，和在市內的普通人一樣，不管在白天工作當中，或晚上舉行學習彼此交談的時候，大家的議論都不離把個吃字做主題，如果誰[illegible]一個人發現[illegible]出售的時候，就會當它是重要新聞一般，很高興地介紹給大家知道。

廣州市裏的酒家，茶樓和飯店可說是不在少數，但是要想找到有肉類吃的委實少之又少，在那兒所賣的心點，全都用蕃薯做餡，用米粉混合麵粉做成包皮或餅皮的點心。要待吃飯嗎？就只有南乳飯或甕菜飯等等，廣州市民通稱南乳飯做「耐火磚」，甕菜飯是「無縫鋼管」，偶然碰到一家酒樓或飯店有豬肝素飯或炕魚飯（炕魚飯是用那些咸水魚或咸魚用火炕焦製成的，完全不用一點油，因爲這做法，可免除魚的腥味而又可省了油，但十分難吃的，豬肝素飯是把那些經已抽去營養成份製造肝精等藥物所剩下來的豬肝渣滓而美其名叫豬肝素，亦是十分難吃的），供應的時候，吃客們就會立即湧來，擠得水洩不通。想吃一碟飯，有時要站在別人背後等候一兩個鐘頭才有得吃，因爲自己來得遲了，別人已佔了座位，每張椅子背後還站着好幾個人，輪到自己在椅子坐下時已費了相當長的時間了，有時當輪到自己坐下的時候突然看見牌子上寫上「停止供應」，那就只有[illegible]

廣州市長堤的大三元酒家，是全市唯一保持經常有肉類食品供應的酒家，不過，要到大三元吃東西是不容易的，如果想到大三元吃一次早茶，就得要整整一夜不睡，還要耗費一整個上午的時間。記得有一次我因很久沒有肉吃，同時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們又吵着要去大三元喝一次茶，因此我只好答應了，在休息那天的前一晚，全家出動，當我們到達長堤大三元門口時，剛好是凌晨二時，大三元門口已經排上了一條長長的人龍，我們一家人正好排隊排到人民戲院的門口（即前海珠戲院），我跑前去問問站在大三元門口的第一個人是什麼時候來的，原來他是晚上十一點鐘便來到了，我以爲自己早到了，誰知人家還要比自己早得更多，我把報紙攤開，坐在騎樓底下，孩子們不久便睡着了，但我和我的妻子總睡不着，因爲還要注意給別人從中打尖，因爲倘若打尖的人太多，就會輪不到自己有東西吃了。當時我曾這樣想過，爲什麼要這樣辛苦來喝這頓茶呢？

但當看到另一個工友恁地早便來，他的犧牲比我還大，因爲他半夜十一點鐘當完上半夜班後，卻不回家睡覺休息，寧願跑來大三元排隊，等候天亮喝早茶，他說「吃」好過「睡」，睡隨時都可以，但吃的機會卻是久久才難逢一次的。一直等到早上六點鐘，大三元開門了，那時這條人龍已排到海珠路口的轉角處。我們一家人幸得有座位，當我口裏吃着很久沒有吃過的叉燒飽和糯米雞以及其他肉類餅食點心時，昨夜的辛勞好像全都忘[illegible]

在茶樓裏點心是每半個鐘頭才賣一次，每人只限取一碟，不能多取。所以人人見到點心到來不管自己愛吃或不愛吃都一定要的，寧願自己吃不完拿回家也好，因爲喝這一頓早茶是很難得的。很多人在喝完早茶後還不肯走的。他們一直坐到午間十一時，再吃午飯。這樣就叫做「直落」。如果你來得遲而要站在別人的椅後等待人家走後去吃二輪時，碰着他是「直落」客，那就慘了，你不特辛苦了一晚和等待了整個早上，還連一點東西都吃不到。有很多青年女性，初時還不習慣站在別人背後等吃，無奈敵不住吃一點肉食的吸引力，也只得靦顏地站在別個男吃客的背後耐心的等待。此無他，要害羞就嘗不到肉味，除此之外簡直沒有其他更好辦法的。

其實在食品店裏站在別人背後排隊等吃的現象，在廣州市裏經已成爲一種風氣，人人如此，變成見怪不怪了。廣州市永漢北路的太平館餐室，每次一傳出有好餐吃，清早五點多鐘就有人在太平館門前排隊等候。一直等到九點半鐘開門。這樣站在路邊騎樓底下好幾個鐘頭。男男女女穿得整整齊齊任由人看，目的也無非是想吃一碟罐頭魚或一些罐頭肉類吧。而那些罐頭食品都是中國食品出口公司經已過期太久而不能拿出去換取外滙的罐頭。若在港澳，可能老早被扔入攞搉桶，因恐怕它會吃壞肚子的呢。

我們在工廠裏的工友們也和其他市民所感到的一樣，常常說「搵食艱難」這一句不離口的口頭禪。廣州居民搵食的確是很艱難的，但是凡屬港[illegible]

了五斤黑市糧票，被斥為「破壞統購統銷」開除學籍；天津大成五金廠燕姓會計員在大陸工作八、九年，論技術，工程師都得向他請教，可是還當不上工

年，結果限於規定——黨團員不得與華僑結婚，而被「黨支書」活活拆散，燕君結果由於失去理性而將「黨支書」殺死，而自己也給公安機關槍斃了；

「人民幣」寄來，被誣為「特務經費」，拉去坐牢；西安設計院華僑張志清因設計的建築物大生有傾斜現象，更誣為「重大的反革命陰謀」，要洗刷也洗刷不掉……



到了這把年齡，已是遊子思歸、倦鳥知還的時候。但她卻「反其道而行之」，劉剛「踏出長征的第一步」。

一失足成千古恨

殘酷的現實戳破了歸僑的美夢，而難以忍受的勞役和無窮無盡的思想改造，使十萬僑生，百分之六十以上紛紛離校；數十萬在職華僑紛紛離職。一九六〇年由於印尼排華而被騙回大陸的九萬僑胞，中共把他們當做奴工，送到貴州、雲南、廣西、海南島等邊遠地區開荒，大部份不服分配，逃到大城市，紛紛請求返回僑居地，然而一百個難得一個批准；為了外滙，為了政治影響，中共是不會把這批人「放虎歸山」的。華僑只有各地流亡，於是一幅巨大的流亡圖便隨之而生。在上海的外灘、廣州的「文化公園」、北平的「民族文化宮」、天津的起士林餐室、武漢的「中蘇友好大廈」……等處，便經常可看到數十、數百，甚至數千的華僑，他們沒有固定住處，日夜蹓躂街頭，弄得上海市、廣州一地，就有五萬華僑在流浪。中共對於他們不但不同情，而反以「擾亂治安」、「盲目流入城市」、「鬧事鬼」、「壞分子」為名，加以拘捕，大多送去「三水國營農場」進行「勞改」。華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只有用積極的反抗行動給中共以有力的回擊。一九六一年冬，因中共不准某一華僑進入娛樂場，引起數百名華僑大鬧廣州「文化公園」，毆傷幹部多人，搗毀了「園務辦公室」。

一九六〇年秋在上海外灘，因一家館子歧視華僑「食霸王飯」，引起一次大騷動，由最初幾名華僑，發展到幾百人，最後增至一千多人，警方派出大批武裝人員鎮壓，才使華僑屈服。六二年春又有五百多名在南海、中山、順德等縣的華僑，[illegible]機帶家眷，[illegible]香港。其他華僑抗暴事件，比比皆是，但是，又有何處可歸宿？結果是十足的[illegible]，命運自然，何為的[illegible]苦海。

，作「抗拒改造」論。而可憐的僑眷因交不起「公糧」被扣押的，不計其數。第二次大浩劫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歸僑的住宅都變成了「大隊部」、「黨支部」、「公共食堂」、「幹部療養院」；而銀行存款和僑滙，大部被逼投資「公社」、「支援水利建設」等等，把歸僑與僑眷幾十年的血汗都化為烏有了。

按照毛澤東的理論，華僑被列為「特殊階層」，也就是把他們看成是「垃圾堆（指資本主義）裏爬出來的」或「社會主義的渣滓」，必須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不然就無法真正「為社會主義服務」。根據此一教條，永無休止的「土改」、「肅反」、「整風」、「思想改造」……等暴風雨般的政治運動便落在華僑頭上，使華僑日夜處於窒息的狀態下。中共的思維邏輯認為：凡是身居海外的華僑都有帝國主義思想；凡是有帝國主義思想的人都必然有反共言行。武漢醫學院一位家在香港的僑生陳德，交代了他父親（在香港）雙十節時拿了一枝青天白日旗，便被評為「反革命家庭」，從此每次運動都要他交代父親近來的「反革命活動」，並要他堅決和「反革命家庭」劃清界線，脫離父子關係。

在「肅反」運動中，根據黨內規定：「凡是有港澳、台灣及海外僑屬社會關係者」，一律列為「肅反重點」，並通過海外的特務機關作詳細調查。在黨內人事細則中規定：「港澳、海外僑生不得就讀尖端及機密專業；畢業後不得留學深造和分配到國防生產單位與機要部門」、「港澳、海外華僑不得擔任工長以上的工作；不得擔任科長以上的幹部工作；不得擔任技師以上的技術工作。特殊情況要經市一級機關批准」。在「黨委工作手冊」中規定：「港澳同胞、海外華僑歸國五年以內者不得入團，歸國八年以內者不得入黨。為了保持組織的純潔性，黨團員禁止與非黨團之華僑通婚」。

由於中共對華僑採取了這種表面上「保護」實際上歧視的政策，致使整個社會對華僑及其子弟產生極端錯誤的偏見：認為他們都是「政治不可靠的

飛流氓」。華僑經常像人球般在各單位之間滾來滾去，誰也不願要；而每次「下放勞動」卻都有華僑的份，目的就是改造他們的「資產階級人生觀」。北方居住的華僑多吃了一點稻米，被批評為「特殊享受」；如果到飯店去過星期天，那更是「資產階

」；機關舉辦的舞會，禁止華僑參加，因為他們是「阿飛」；黨員如果與要僑談戀愛，要受到處分，重者開除黨籍。

廣州獸醫專科學校一位姓廖的華僑女教師因宴客時說了一句：「如果不是物質的限制，我該買點

這孩子雖然忙着欣賞攝者手裏的相機，但他決不肯疏略一口年青母親餵給的港府救濟飯。因為他餓得實在太久了。

一來便做成嬰孩的消化不良，從此百病叢生了。

第三件缺乏到無法解決的就是錢了。自從我妻休息期滿要回校上課的時候，孩子在家沒人照料，所以請隔壁一個老太婆幫忙看孩子，那麼我們便要每月送給她十元作酬勞。此外消費樣樣增加了，例如各種給他們母子的食品，醫治我妻和兒子的醫藥費等，簡直等於把我妻的月薪二十八元全部消耗了。這一來眞把我們的家庭經濟全部推垮，因爲只仗我每月薪金四十二元來養活我們夫妻和孩子三人簡直不可能的，而因此三幾毫錢的小數目每天也把我傷透腦筋，使我們吃完早飯便要擔憂晚飯了。這樣胡胡混混的拖了一年多，到今年（一九六三年）的初夏，我們夫妻和母親舉行了一個重要的家庭會議。我們深知這樣拖下去，一天比一天更艱難，最後一定會弄到全家死光爲止。與其坐着等死，不如讓我單人先逃亡到澳門。若幸運得和我在美國的父親恢復聯絡，得他的援助來救活我們全家固然最好，否則在港澳找一份工作也總可以得些盈餘回家來維持老少。幸好得到朋友的協助，最近乘一個好機會，我終於成功逃到澳門來。

回歸以後

梅曼妮

現在海外一些面目不清的分子，於青年中間高唱「回歸」濫調。如果眞的回歸中國大陸落戶安家，將會有甚麼後果？在身歷之前大家都不知道。不過，前此回歸的已大不乏人，這篇文章便是一位歸僑憑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的。

「毛王開邊意未已」，一幕新的「兵車行」仍在大陸上演。不過這位「牽衣頓足攔道哭」的母親，並不是爲了「送郎上前線」，而是攜子逃亡失敗。

從大陸變色時起，中共卽對海外華僑大搞「統戰」，大事宣傳，把大陸說成「人間的天堂」、「人類的樂園」，不少華僑由於愛國心切，便把一生積蓄來的血汗錢投資到「祖國的建設」裏去。開始時還給予微薄的利息，隨後便使盡各式花招進行吞沒：如「納入國家資本主義」、實行「公私合營」；「動員」僑胞熱愛「祖國」，無條件捐獻給「社會主義事業」；「購買公債」，進行「愛國儲蓄」；「捐獻飛機大砲」，支援「抗美援朝」等等手段。僑胞一生的血汗，就這樣給偸天換日地搶奪了。

引誘回歸的釣餌

爲了獲得僑胞對於「人民政府」有好的印象，中共的「統戰」機關「僑委會」經常勸誘華僑「回國觀光」，以達到吸引華僑資金的目的。中共巧心設計與佈置了專供外賓與華僑觀光的「典型社」、「典型工廠」、「典型工地」、「典型酒家」、「典型娛樂場」，致使不少華僑受其蒙蔽。就算看出中共的眞面目，也是不敢揭穿，因爲「觀光者」的行動，受到嚴格的監視，中共派來的隨員，其中不少是特工。記得香港一位建築業巨頭，經不起中共「統戰」機關的動員、說服，於一九六一年底回到廣州「觀光」，他希望跟兒子團聚，但結果由於中共通知他兒子到酒家只許會面半小時，而父子間不能談一句家常話，因爲「公安局」早就跟他兒子交代過：「不准談生活，不准談工作」。而「人民政府」要他回去「觀光」的目的是什麼呢：一張三十萬港元的投資支票。

掠奪迫害的手段

中共對於僑眷更是不擇手段、不講方式了。最大的掠奪有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的「土地改革」，在著名的僑鄉梅縣、台山、潮安、中山、集美、廈門等地，幾乎百分之八十僑眷被劃爲「華僑地主」，沒收全部上地、房屋和全部私蓄，甚至連照相機、派克筆、貼身的金銀首飾也分毫不留。中共並以「算高利、翻舊賬」爲名，強迫僑眷「繳交公糧」，其方法是大地主「人民幣」二千元，中地主一千元，小地主五百元，限期以僑滙支付；否則

天的假期，作爲待產和產後的休息。這便算共黨政府對教師的關懷和照顧。若是工農界的婦女分娩的時候，還不過得這種假期的一半時間。

在我妻子進醫院的第三天，我的兒子便出世了。相信世界上每一個父親得到第一個兒子的時候，一定會像尋到寶貝一般的歡樂。但我這種喜悅的心情很快又被一種悲哀及抑鬱所籠罩住，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因爲先天調養不足，他生下來時只有五磅半的體重，瘦弱非常。當我看着這新生的嬰孩，瘦小到僅僅比小貓大一點，又看着我妻蒼白貧血的面孔，不禁悲從中生，把剛才一霎時的喜樂一掃而空。我的兒啊！爲什麼不遲不早，你偏要選這個大黑暗的時代才從娘胎鑽出來呢？一出世便要受難受苦呢？想到這些，我不期然抱着我的愛妻和我的愛兒開聲大哭一番。

我妻分娩後，留院住十四天便回家休息去。按照規定她得到一些照「牌價」配給的物質。這就是：布七尺（每尺五毫），糖二斤（每斤一毫八分），鴨蛋二斤（每個約一毫），生油一斤（每斤八毫），薑十斤（每斤二毫），豬肉一斤（每斤八毫），草紙三斤（每斤二毫）。

但是這些廉宜買來的食品並不能維持多久，經過短短的幾天後，我們終於開始被各種物品的缺乏所困擾，正正式式嘗到爲人父母的苦處了。

百物欠缺

第一件令我們頭痛的是缺乏嬰兒的尿布，新的尿布和正式的尿布固然想也不敢想，就算是破布舊布也難找得很，須知今日五窮六絕的共區裏，布料是最缺乏的物品之一，普通人一件衣服穿上三五七年，穿至破爛到不能再補時爲止。任何普通家庭都把最小的一塊舊布看同珍品，所以要找十塊八塊破布眞是一樁難上加難的事。

因此我們只好四處向親朋乞尿布，幸得他們的同情捐助了三幾件。雖然不能依照醫學常識所說：兒子每撒一次尿便要換一次尿布，但能在三五小時內換一次，總算把尿布的問題勉強的交代了。

第二件缺乏的便是兒子所吃媽媽的奶，我妻在產前本來已是身體很孱弱，又因產後欠補，所以她能給兒子的奶眞的少到可憐，有時間眞一滴都沒有。而根本的原因還是缺乏營養，像她走起來似風前燭的身體，那裏能有幾許奶給兒子呢？間中我也忍痛去買條魚尾燒一鍋魚尾湯，和三兩天買一瓶牛奶給她吃，吃過了果然一天半天內有一點奶。但買魚尾在自由市場裏一斤要花三元多，牛奶要六毫錢買一瓶，怎能天天地買呢？而且在江門市買瓶牛奶並非易事。一定要有醫生證明那婦女沒有奶喂嬰孩才行，沒有證明不待說，有了證明只能在病

大陸人民爲什麼要逃亡？一位港大學生說：那些人以
國的垃圾。但右圖小孩所顯示的答案，大概會與大學生

看，這些中共特權階級子女長
營養不良的貧下中農子女正好成爲





一服藥所謂「無痛分娩」辦法就是叫產婦把注意力集中到別一些東西上，如想想中共所謂的各種「偉大成就」等，那麼便可以減除分娩時的痛苦，使分娩變成無痛了。

在其他有過生育經驗的產婦聽來，[illegible]都[illegible]是像數[illegible]的[illegible]話。但為了敷衍醫院裏的共幹，不能不每次都去參加這些講座，否則觸怒了那些共幹，等到臨產的時候被他們借故拖延和留難，便會帶來很大的麻煩了。至於我妻因為首次懷孕，聽到這些話很免不了半信半疑，每次都問我那是不是真的。當時我為要安慰她，只得連聲附和說對，其實我也心裏明白，明知道這「無痛分娩」不過是一派妙想天開騙人又騙自己的胡言吧了。



[illegible]力氣，一把[illegible]在另一[illegible]上。[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陽[illegible]馬下[illegible]，視[illegible]目[illegible]

下流的小學生

當我妻懷孕到六七個月，她的腹部不停的加闊，且身大步的情況到了無可遮掩的時候，我們的小[illegible]也感到越多越[illegible]。最先令到她難堪的就是學校裏小學生對這種種不[illegible]的言笑，須知今日共區裏的學生大多數是目無尊長，對教師毫無尊敬的，看看她大腹便便的艱難行動，他們竟然當作大開玩笑的目標，在上課的時候不停地[illegible]到取笑的問話：「有幾個月了？」「這一定是一個男的。」「不，是女的。」在下課之後，其他學生的言語更難聽了。有些當面，有些在背面大聲的叫：「大肚婆，打大了，吃得太胖了。」而更壞的是些年紀較大的學生，居然[illegible]男女之間的[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把[illegible]提來，這[illegible]兩三天[illegible]了的[illegible]，[illegible]對[illegible]，別無他法，[illegible]不[illegible]，便只有辭職不幹，但不幹又要少去二十八元的月薪，只得硬着頭皮幹下去。

此外[illegible]身體健康越來越不濟。依照醫學常識，[illegible]的，但[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裏已經常常暈倒，有兩次更在上[illegible]些止痛片和一些藥水，精神稍稍[illegible]

先天不足的孩子

一九六二年[illegible]

五月大逃亡十週年紀念專輯

添丁的災難

中共竊踞大陸初期，曾不遺餘力地批判過馬爾薩斯「反動的人口論」，盲目鼓吹增加人口，說甚麼生產力的發展可以滿足不斷增加的人口的需求。這，僅僅因為毛澤東說過一句「世界上第一可寶貴的是人」以及「人多好辦事」。可是，後來事實證明毛的觀點是錯誤的。人口增加了，生產力卻在減退，使中共政權不勝負荷，遂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實行強迫限制生育，殘酷地對產婦施行「物質制裁」的措施。

以下的一篇文字，是一位於一九六三年間從江門逃到澳門的小學教師的自述。他妻只生下一個孩子，即給他們的家庭生活帶來無窮的災難。

記得我是小孩子的時候，每逢舊曆新年，大人教我向人恭喜，只消說一句：「恭喜添丁發財」，便會得到一封「利是」，能多說幾句恭喜添丁，聽的人總是笑逐顏開，我們的小撲滿裏亦必定增加了一筆小小的財富。

果眞的，在農村裏或在城鎮裏，老一輩的人總覺得添丁是一件大喜事，做父親的人固然滿心歡喜，在傍的人看見也會道賀頻頻的。誰知等到我長大成人的今日，當我自己成為人父的時候，在中共統治下的黑暗世界裏，添丁竟為我們夫婦帶來像災禍一般的悲苦，逼使我為博取今後一家的生路，不得不拋下嬌妻幼兒，離開我的鄉土，還要冒着生命的危險逃亡到澳門來。這是誰人令我如此呢？不就是人人憎恨的中共政權，不就是把每一個人民害到走頭無路的大魔星毛澤東嗎？

我是生長在江門市的一個小學教員，我父親十多年前已經離家到美國舊金山謀生去了，以前母親和我都是靠父親的滙欵維持家計的。不料到了一九五六年間，父親由香港轉來的滙欵突然中斷，並且音訊全無。經過多方親戚的口裏聽到一點消息，說他在美國已經另娶了一個妻子，因此把我們母子拋下不顧了。當時母親聽了，眞要哭到死去活來。此外更糟的是從此沒有滙欵來維持，我們不能不另作維持家計的打算。於是我母親不久便要到一間手工廠當織竹帽的女工人，而我雖然唸書唸到高中二年級，也要停學出去找尋職業，從此當起小學教員了。

在一九五八年間我結了婚。雖然當教員的生活很苦，白天整日要上課，晚上改卷和備課又要工作到午夜才能休息，但我們夫妻能互相慰藉，在痛苦的生活中總還有點人生的樂趣。

不過我們常常存有一種警惕的小心，就是這種生活環境不容許我們養出孩子的，因為我每月的教員薪金只有四十二元，我的妻子也是在另一小學裏當教員，月薪只有二十八元。在這百物昂貴，生活極其艱辛的環境裏，自己養活自己已經很不容易。又那能負擔得起多一個小人口的費用呢？因此我們小心地施行我們自己獨出的心裁的節育運動，果然平安無事地過了兩三年。

聞喜而驚

不料到了一九六一年間的夏天裏，一椿小意外竟然發生在我們夫妻之間的小天地裏。有一天我的妻子告訴我她的月經來遲了整整兩個月了，因此她決定到市人民醫院檢查一下。檢查結果發現她果然有喜了。這個發現眞把我弄到又喜又驚。喜的是我們的愛情終於有了結晶，而我又快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驚的是我們以前步步為營的節育計劃已經全部失敗了，此後又要作一個新的準備，來應付一個我毫無經驗的新局面了。

自從我妻在市人民醫院檢驗之後，她便立刻在那裏作孕婦登記。須知在江門與及共區其他地方，每間醫院裏撥出作產婦的病床總是供不應求的。有時太擠的時候，連醫院的走廊騎樓都要擺滿病床給待產和產後的產婦臥臨。倘若產婦不預早登記，臨急臨忙就沒有享受這些病床的權利。

孕婦在醫院登記之後，跟着就有兩種事情要遵依。第一是按月要到醫院作例行的檢驗。第二就是要到醫院聽那叫做「無痛分娩」的課程。這種課程每月舉行約一兩次，舉行時便預先通知登記了的孕婦去參加。本來「無痛分娩」這個動聽的名詞是很能吸引人注意的。分娩時的痛苦是婦女界提起便害怕的，能夠無痛分娩豈不是好極的一樁事嗎？誰知說穿了又像中共其他的宣傳一樣，只是一個好聽的名稱，但事實上卻空空洞洞無內容的。說來說去還是離不了這些又長又臭的黨八股，說什麼「人定可以勝天」，「精神可以克服痛苦」等等

分子的政策、團結、教育、提高，是一貫不變的，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還是這樣。」

從這一段的陳述中，該文作者以爲極盡爲「祖國」知識分子政策宣傳、闡發之能事，並指控「反動派」的「造謠」「詆譭」。因爲「祖國」的知識分子的政策是「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將是一貫不變的」。這只是該文作者所表達出來的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現象。

本質

柳以青

本質上來說，一個知識分子之所以爲知識分子，與該文作者所稱的「知識分子」，完全是兩回事。依照該文作者所指稱的「知識分子」並不也決不是知識分子的本質。

知識分子的本質

知識分子固然可以被「支持、幫助和鼓勵」，但決不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因爲共產黨的黨義和黨綱，根本就是扼殺知識分子的本質的。同時要把知識分子當成共產黨統治下的工具的。上面所引的一段文字，不但不能自圓其說，同時，使讀者更爲明瞭共產黨統治下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本質。

「愛國的知識分子，是受到信任，受到重用的」。注意「愛國」兩個字，我們都知道這共產黨人口中「愛國」兩字的本質。那是指愛共產黨、愛共產黨的領導人而已。從現象上來談「愛國」，而本質上是黨和黨的領導人和其政策。因此，我更覺得：美國留學生們所發起的愛國運動，標明「反共就是愛國」的主旨，是多麼本質化。盼望這一運動之開展推行，使到知識分子能夠從本質上去愛國，而揭穿「愛國」的假象。

知識分子從其本質的意義說是：一個從事於創發、詮解、傳播及適用具有一般重要性的觀念的人。知識分子主要的功能是文化性的，他們所從事的是有關價值、觀念、符號等的文化性的活動。任何人，他除了生物性的需求外，還更有心理性的需求，人不止是一生物性的存在，他還有一種生命意義之追求，一種最終的價值之追求，一種跟宇宙世界接觸的追求，總而言之，他有一種了解「爲什麼」的需求，知識分子的最主要的功能便是解答思索這些問題。因此，知識分子是社會時代的眼睛與代言人。

沒有本質只餘原素

反觀目前中國大陸共產黨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究竟有幾個能夠公開地發揮他們的這一社會時代的眼睛與代言人的功能。自從「大鳴大放」之後，這一功能，很明顯地就被扼殺和剝奪了。在強權武力的壓縮下，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只能說僅有被人利用宣傳當「知識分子」的現象，其做爲知識分子的本質，已經雲消霧散了。所有的恐怕是深鎖在內心深處的那一知識分子本質的原素而已。

從現象認識本質是對的，特別是在認識「中國」的過程中。

不同意這一小撮反戰分子的意向。

南越戰事現在已成爲一個更難收拾的問題，美國和蘇聯都不願喪失面子。尼克遜爲貫徹其越南化計劃，絕不能讓南越倒下來，南越軍在地面作戰失利，美國海空軍就一定加強海空方面的支援，使他們能抵銷北越砲火和人數的優勢。如果北越軍戰敗，蘇聯也一定加強援助，因此，南越的戰事，不會輕易結束，在巴黎和談席上，也不會談出什麼具體和平方案。

人們寄望於尼克遜莫斯科之行，可是尼克遜和布里滋湼夫能談出結果來嗎？也不過是五五波而已。誠然，北越這次發動南侵，背後的主使者是蘇聯，蘇聯嗾使北越發動攻勢，目的在對尼克遜說明一點：你想結束越戰，跑到北平去是白費氣力，這些重大事件，得先問問我蘇聯老大哥。

尼克遜到莫斯科，如果「認眞」的和他商談，布里滋湼夫會再一次表示蘇聯的權威而着令馬仔停手，北越縱然不願意，但沒有了軍火供應，難道又從事白刃戰？

南越如果打敗了

香港和越南似乎痛癢無關，因此很多人對越南戰局的發展，漠不關心，認爲香港和越南相隔那麼遠，那邊戰事進行如何，跟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但也有些人明白，越南戰事和香港雖無直接關係，但間接的影響卻非常重大。如果越南化計劃失敗，南越在這一次北越龐大南侵中垮下來，整個越南赤化，當然寮國與高棉也同一命運。

不過，共產黨不會至此爲止，那時美國海軍退出東京灣，共產黨的擴

亞，馬共一向是相當活躍，背後有人支持，又會捲土重來，恐怕大馬過去在英國協助下雖有過「剿共」經驗，現在「獨立」後已再難有這種精神。大馬的赤化，比越南簡單得多了。新加坡這個小地方，雖然會請以色列軍人訓練了一些武裝部隊，在赤色狂潮下，必然淹沒。共黨勢力若在東南亞發展到這地步，則台灣、菲律賓、日本、南韓都受到威脅。香港是否可以在這樣的情形下存在，至成問題，那時候恐怕也難逃刼運，一旦赤化，四百萬人只有各安天命。想到假若眞有那麼的一天，的確可悲，到那時，美國固然無法再插手亞洲，而千千萬萬人將由此而永遠受到共黨的支配。

到那時，香港現在所加工蓋建的高樓大厦，恐怕很難再找人住，有辦法的跑到外國苟延殘喘，沒辦法的人回到祖國農村立戶，從此做個中下貧農，了卻一生。更不幸的會受到淸算鬭爭，遭遇如何，因各人的命運而異。今天所過的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就肯定沒有機會再過下去了。

在美國，固然有人高舉北越旗幟反越戰；在香港，也有人爲北越軍的勝利而歡呼，其實，如果共黨勢力席捲東南亞，曾經高呼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以及歌頌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人，也是同樣命運。

美國的所謂鴿派政客，鼠目寸光，未來的遠景，似乎一點都看不見，盲目的掣肘尼克遜，一味增加壓力，要求退出中南半島，殊不知這只能苟安一時，卻貽後患於無窮！

萬人傑

五月又來了，五月使我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

五月是百花齊放的日子，我想到了中共統治的大陸，曾經掀起了一陣「大鳴大放」的運動，誘發知識分子說出他們心中的心聲，對國家、民族、政權、政策等各方面的意見，那時可說是蜂起雲湧，蔚為大觀。結果呢？很悲慘，那些暢所欲言的知識分子們，都在毛澤東這一陰謀下遭了殃。鬬爭、清算、下放或殺戮。倒楣的固然是知識分子，因為由於聽信了共產黨徒的承諾，所以遭受了災難。留在歷史上的可悲處，是值得同情的知識份子，但是，可恥的卻是發動陰謀的共黨政權。

驚天動地的五月逃亡

五月，十年前的五月，住在香港的人，都知道五月大逃亡的事件，這些逃亡的人士，用「他們的腳代替他們的控訴」，寧願歷盡千辛萬苦，冒了生命的危險，而離鄉背井，脫離魔掌。自此以後，每年都有逃到香港的人，這一逃亡的現象，都在說明着：大陸的共產政權，本質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因此，我總是愛聽那些絡繹不絕逃出大陸的人士們的親身經歷的陳述。在研究中共的資料上，這些人士的口述，恐怕該是第一手的最可靠資料。我以為：除了報刊的大陸內幕版不厭其詳地刊登來自各方逃亡人士的記錄外，無論學術，學生團體，也該請這方面的人士，登場報告，現身說法，答覆所有的問題，好使生活在海外自由區的人們，也真的了解一下共產政權下的大陸人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免得太多的人，在不自覺的隔岸觀火中，或是在受到共產海外統戰的宣傳中，產生了綺麗的幻想，到頭來不但不能稍減大陸同胞的苦難，恐怕也在流風所及之下，連自己的安全和自由也都一並埋葬了。到時，再想逃亡的話，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認識中國

從現象看本質

有人說：為了認識中國，認識社會，要認識各種、各樣的人和事物，認識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但集中到一點，就是透過現象認識本質，認識本質後，從而決定我們所應採取的態度，而不致為某些假象所迷惑，不辨是非，走錯了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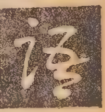
這透過現象來認識本質的辦法，為今天生活在海外自由地區的中國人是最需要的，特別是在認識「中國」的事件上。這裏我可以舉一個現成的例子，從這例子所表現的現象上，來直透其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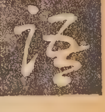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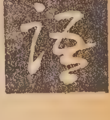
某左派報紙在其「縱橫談」中指出：「本報今天刊登了鞍山焦化耐火設計院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幾個故事。這幾個故事，具體說明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鍊的知識分子，正在祖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發揮着應有的積極性，獲得了各級黨組織的支持、幫助、鼓勵。……一斑可窺全豹，這幾個事例，充分說明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共產黨的

從現







中共與敵人貿易

據英文南華早報載：中共透過香港，正以千萬元計的貨物，售予敵對地區，如台灣、南越、高棉及南非。

去年，中共運到這四個地區的物資，總值達五千四百八十萬元。至於透過新加坡等其他港口進行的貿易數字，則還未包括在內。

中共曾經說，這種「輸出」是基於「人道主義」，因為在海外的中國人，都需要中藥。但據調查所得，中共輸出主要並不是中藥而是紡織品。

中共把紡織品賣給南越，大部分是由南越政府配給予無家可歸的難民。這些難民之所以無家可歸，是由於北越和越共所造成的，北越和越共有能力發動戰爭，是由於得到中共的大量援助。現在，因為有大批無家可歸的難民，中共卻又可以大做生意，南越當局因為中共的紡織品最廉價，竟又不分敵我的大量購買，說起來這也眞太莫名其妙，太可笑了。

據統計數字指出：南越在一九七〇年購入的數字僅為四百四十五萬元，一九七一年已增加到一千二百六十萬元。

更奇怪的是台灣本身有不少紡織品輸出，但一九七一年購入的中共紡織品達一千四百四十萬元（一九七〇為一千〇二十萬）。中共肯賣出，台灣肯購買，這都是使人料想不到的事

一切可換外滙的物資，盡量推出，也不管買家是什麼反革命分子。他們並沒有想到用這些物資改善一下七億五千萬人民的生活，輸出的這些紡織品，在大陸很難買得到的。因為，在大陸買東西，是用人民幣，賣出外邊是收入美鈔、英鎊、港幣的。

有人說：儘管西方國家要直接和中共「貿易」，但和這些地區的貿易，還是要透過香港這個特殊地方，因此，他們認為香港的現狀一定可以維持下去，除非中共不需要爭取這一大筆外滙。

據說，中共進入聯合國後，香港轉口輸出頓告大增，達七億五千九百萬元，紡織品居首位，達一億二千八百四十萬元。從這些數字，可見香港還是一個極有利用價值的地方。

美蘇都下不了台

巴黎和談甫告恢復，南越戰事又轉趨劇烈。北越部隊以全力進攻，在北部戰場上取得第一次巨大勝利，把廣治省會攻佔，南越守軍和數以萬計的南越難民，狼狽撤退。據說，有五千守軍無法突圍，他們的命運，可能是戰死，也可能是被俘。

北越發動南侵攻勢已一個多月，一直無大進展，今回全力撲攻廣治，取得重大勝利，顯然是要在巴黎和談恢復之際，取得較大的談判本錢，不過，北越的一談一面打，卻激怒了美國。據民意測驗的結果，顯示已有更多人支持尼克遜的政策，有百分之六十九的美國人民同意繼續以海空轟炸北越的軍事目標，直至北越停止攻勢為止。在一千名接受調查的美國人中，百分之六十九也同意尼克遜總統的

了他早期的文學活動和政治活動而敬重他。

在文學方面，他畢竟是最早的新詩人之一，他的「女神集」無論如何在藝術成就方面都應該在胡適的「嘗試集」之上；他畢竟是「創造社」的創始人之一，而「創造社」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總算有過一定的貢獻；早期他畢竟是一個勤奮的作家，寫過不少詩，寫過不少劇本，也寫過不少散文，總算有過他的貢獻。

在政治方面，他早期所鼓吹的「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雖說是幼稚和不成熟的，但在實際行動中，他畢竟有過表現，北伐時站在北伐軍一邊，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按：主任為鄧演達將軍）。抗戰時期不辭千里，從日本潛回中國，參加抗戰工作，擔任過總政治部為第三廳廳長（按：總政治部部長為陳誠，副部長為周恩來、張厲生）。對神聖的抗戰工作總算出過一點力。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郭沫若的投機本性就逐漸表露出來了。他雖然不致於像周揚那樣囂張跋扈，擺出一副文壇閻羅王的臉孔，但他也沒有田漢那種冒着風險企圖保吳祖光（著名的劇作家兼名導演）過關的勇氣。郭沫若所做的只是順大流，做應聲蟲。但那時，青年們倒還能夠原諒他，認為他是逼於形勢，不得不如此。

「反右」後，中共曾把大批高級知識分子拉入黨，郭沫若那時也恢復了黨籍，自此，他卑鄙無恥也逐漸暴露於全國人民的面前。

上面提過，郭沫若的「百花齊放」（詩集）的出版，是我對他看法的轉捩點。我相信未來的文學史家必定也要提那本「百花齊放」，因為大陸知識青年對郭沫若產生惡感，大多數都是從由此開始。如果說「女神集」奠定了他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那麼「百花齊放」就是拆毀他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根基的第一枝鐵筆。這枝鐵筆開始一扨，他原先建立在青年心目中的偶像開始崩潰碎裂了。

「百花齊放」寫得非常糟糕，我在大陸生活了那麼多年，從來沒有讀過一本比「百花齊放」更差勁的詩集。這本詩集的出現，不但證明郭沫若已是「江郎才盡」，也說明他不愛惜自己原來已取得的

沫若給大陸青年的印象(下)

待旦

分暴露了他那種阿諛奉諂的本性。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已演變為大規模壓害知識分子的「陽謀」，郭沫若還唯恐歌頌不及，實在使人覺得十分刺眼。接着他又寫出「在圖一〇四號」飛機上，「窗外一個太陽，窗內一個太陽」的名句，這更充分表現出他諛媚權貴的本事。因而，青年們自然而然把他跟那些「本有嶙峋骨」的書生作比較，一比之下先前對他的尊敬也就烟消雲散，知道他沒有絲毫中國傳統文人那種傲骨。他實際上比他自己筆下的無恥文人宋玉還要可恥。而更令人反感的，就是毛澤東詩詞一出版，郭沫若不大但寫文章，把毛詩詞捧到九天雲霄去，而且以毛詩詞權威注釋者自居，還誇言他本人的舊詩詞，除毛公之外，不作第二人想。正因為他自以為舊詩詞他是天下第二，而新詩則是天下第一，所以繼承乾隆遺風，每到一處，必題詩壁上，以傳後世。如此招搖，何來文人風度。

「文革」風訊剛剛傳來，郭沫若便自掌嘴巴，把自己罵得狗血淋頭。跟舞台上那些跪地叩頭，滿口「奴才該死！奴才該死！」的小丑完全沒有兩樣。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上，對自己大加批評說了一段這樣的話：「在一般的朋友們，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的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主席思想，沒有用毛主席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階級觀點有的時候很模糊。文史方面，近來在報紙上開展着深入的批評，這是很好的，我差不多都看了。我是聯繫到自我改造來看的，並不是隔岸觀火。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批評，差不多都要要革到我自己的命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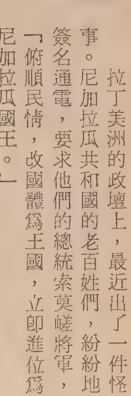
每一個作家都必定偏愛自己的作品，因為作品曾在他的腦裏孕育分娩，因而作家對自己的作品常常產生十分像偏愛自己兒女相類似的感情。試問古今中外，那有一個作家，為了活命，而如此低聲下氣，而把自己的作品貶得一錢不值？董狐寧願死，也不願改動自己記錄下來的史實。矛盾寧願擱筆也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在中國歷史上，實在不容易找得那一個文人像郭沫若那樣沒有骨頭，那樣可恥的。毛澤東一方面捧魯迅為偉大的旗手，一方面卻幸寵郭沫若這個在性格上跟魯迅完全相反的小丑；幸寵曾經誣蔑魯迅的郭沫若。這件事件使我聯想起中共的農村幹部，街坊幹部。中共一向喜歡用那些愛打小報告，愛揭別人的短處，愛做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情的小人當幹部，原來毛澤東也把郭沫若納入文壇小人之列。

【更正】本文上篇（二三五期）「詩人齊集」應為「詩人齊喑」。

解放」，比其他國家為高，亦是不結婚，而生子女的另一理由。她們進一步覺得傳統婚姻是束縛，因此漸漸反對結婚。其次，宗教影響大量衰微，亦一理由。一名教會人士說：當性生活長成，變為自由時，男女的婚姻習尙便受到忽視。瑞典的國家委員會最近三年，圖謀改變結婚法律，男女同居，不須結婚，只須登記，使離婚更方便。瑞典人結婚十年的人中，有三分之一離婚。離婚數目，由一九六〇年的八，九五八對升到一九六九年一二，二三八對。最普遍理由：通姦、酗酒、犯刑、心理病……。

（資料室）

寒窗雜憶



拉丁美洲小國尼加拉瓜奇聞

總統欲稱王的內幕

天涯客

拉丁美洲的政壇上，最近出了一件怪事。尼加拉瓜共和國的老百姓們，紛紛地簽名通電，要求他們的總統索莫嵯將軍，「俯順民情，改國體爲王國，立卽進位爲尼加拉瓜國王。」

歷史似乎總是在重演的。誰也想不到六十年前袁世凱在中國玩的那一套把戲，今天居然在萬里之外，又找到了成千上萬的演員和觀眾。

據幕後的消息：這個只有二百萬人口的「迷你」共和國，政治上一向是華盛頓大亨們的尾巴。只要白宮主人咳嗽一聲，尼加拉瓜的政治舞台上，就會大地震。——這一次的「改制稱王」運動，實際上就是由尼克遜派去的大使，托勒·喜爾頓先生，一手導演的。看來，這位一心想再度當選總統的美國元首，也實在是喜歡那些旁門左道的政治路綫。——一會兒要向中共投懷送抱啦；一會兒要在越南一面大撤兵，一面大轟炸啦；一會兒又硬要把一個只有四十年歷史的共和，硬改成王朝帝國啦。他這一套國際政治上的花招，究竟會給美國和全世界帶來多少好處？那就眞的只有天知道了。

遠在六十年前，尼加拉瓜就成了美國在拉丁美洲的菲律賓，經常都駐紮着一旅海軍陸戰隊，在不客氣地執行着一種近似於「佔領軍」的任務。而且還替這個小共和國訓練出來了一支「國家警衛軍」，來作爲「親美派」政治本錢。

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正式離開了那裏的時候，這一支六千人的精銳部隊，馬上就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不出三年，國家警衛軍總司令安努斯塔夏·索莫嵯將軍，就推翻了正在執政的大總統，自己登上了國家元首的寶座。

在華盛頓的眼中，這個「國家警衛軍」，根本就是美國在尼加拉瓜的「打手」。那位奪權成功的新總統，也頂多不過是一個「馬弁頭頭」而已。因此，當他在十六年前遇刺重傷的時候，艾森豪總統還特派了一架專機，滿載着美國的名醫，趕到他的病榻前去搶救一番。而且還在他嚥氣之後，馬上扶他的大兒子路易士·索莫嵯，接任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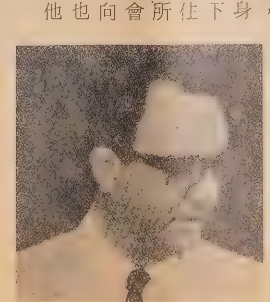
誰知這位新總統福壽不能兩全，只做了十一年的國家元首，就得了腦充血。美國的詹森總統雖然十萬火急地派了一架專機，滿載着另一批美國名醫，趕到尼加拉瓜去「搶救」，無奈飛機着陸的時候，病人早已涼而且僵了。

不消說得：新總統當然又是索莫嵯家裏的人。這一次，是老「馬弁頭頭」的小兒子塔奇托。他是個比道地美國人還要更加美國化的拉丁美洲人，在美國的西點軍校畢業之後，他就娶了一位金髮藍眼的美國姑娘都普小姐來當太太，而且生了五個冰雪聰明的小孩子。不過，最奇怪的就是：在這個七口之家裏，

的時候，自動提議派遣一支「尼加拉瓜志願軍」，到印度支那半島上去和越共週旋。乍聽起來，這個出兵南越，與越共週旋到底的呼籲，來自他的口中，似乎非常滑稽。因爲他一向是口口聲聲把尼加拉瓜稱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他的證據就是：遠在他父親還執政的時候，所有的鐵道、銀行、水電工廠，就全部都「收歸國有」了。

其實，這個「國有」，只不過是「吾家所有」的代名詞而已。在索莫嵯家族當政的四十年中，除掉所有的鐵道、銀行、水電工廠，全部跑進了他們的口袋裏去以外，全國的咖啡農場、甘蔗農場、牲畜飼養場，也有絕大部份控制在他們的手裏。尼加拉瓜可耕地的三分之一，也成了總統的私產。金礦、煉糖廠、啤酒廠、紡織廠、水泥廠、建築廠、輪船公司、海港碼頭、保險公司……也樣樣都由索莫嵯家族的人，來包辦董事長、董事、總經理和廠長。

像這樣一個有權、有勢、有財的家族，對政治當然不能隨隨便便地就撒手不幹。身爲「共和國總統」的索莫嵯將軍，雖然一下子還放不下臉來改稱「國王」；但是，抓住「國家元首」的寶座不放，應當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在他的導演下，尼加拉瓜的議會，現在一致通過把今年五月的總統大選，向後推延兩年半。到時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也內定只有三個：一個是他的兒子，一個是他過繼的侄子；另一個就是這位總統自己！



現在的索莫嵯總統

瑞典的野生子

由於很多瑞典青年擺脫「婚姻束縛」的結果，現時接近每五名嬰孩裏就有一名「野孩子」，統計主任賀斯丹的調查報告：瑞典人的結婚有「特殊性的」衰減，這情形在歐洲其他地方所無。他列舉一九六六年的結婚人數是六一，一〇一，去年降到三九，〇〇〇——五年內降了百分之三十五。亦是瑞典近一百年所僅見。漸漸不宣佈結婚而共同過兩性生活的正常年齡，女人是二三——二四，男人是二五——二六。「私生子」數目在一九六〇年的升了百分十。一九七〇年增到百分十八。不婚而「結」的情形很普遍。理由？說法各有不同。一般來說，男女不經過「結婚」手續而共同生活，愈來愈多。有一對男女說：「我們的情愛是這樣的強固，一隻指環，一紙登書並不必要。一

。這一會議的決議案，經過「新報」發表後，便引起印尼教育部當局的特別注意，從而下令在泗水的三家華校內，搜出了宣傳馬列主義的書籍共三百五十本。

㈣是赤化印尼後，打算由前印尼共黨頭子阿里明組織一個純北京式的「人民政府」。因爲，阿里明不獨是印尼的老牌共產黨員；而且是絕對親中共的。由於一九三六年間，阿里明被荷蘭人逮捕下獄，嘗了三年鐵窗生活，至一九三九年逃獄後，首先投奔到延安毛共老巢；其後曾在重慶居留兩年，替毛共幹地下工作。後來又再去延安參加「八路軍」，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阿里明在毛共支持下返回印尼，即與陳拉甲、司馬溫、慕梭、蘇吉羅等，組織了「印尼人民陣線」，在議會中已佔有席位。是故，毛共認爲阿里明是印尼的當然領袖。

但由於一九四六年印尼共黨在日惹發動「七三」政變，陳拉甲被捕下獄，旋而死於獄中。司馬溫、慕梭、蘇吉羅等，則於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先後發動了「茉莉芬暴亂」及「瑪廸恩事件」中，而分別遭受擊斃；只有阿里明死裏逃生，成爲印尼共黨中的碩果僅存者。直到一九五七年，阿里明因病死去後，北平始竭力扶植印尼共黨第二號頭目艾廸。

周恩來書面指導滲透

早在一九五二年，阿里明已特派艾廸分訪莫斯科、北平達六個月之久，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始返回印尼，他才是三十歲。

艾廸協助阿里明領導印尼共黨後，採取中共的手法迅速組成了「青年團」、「農民協會」、「工聯會」之類。當時全國工聯會的理事會，很快就爲共黨所把持，那裏面被共黨控制的會員估計在二百五十萬人。而主要的是共黨的經費非常充足，印尼人相信這筆龐大經費是來自北平。蓋自一九五四年起，印尼共黨便在中共「大使館」附近建築了一幢漂亮的總部，並故意宣傳：「這幢房屋的建築費是由賣明信片得來的。」但不旋踵間，則已發覺那幢

……北平所賜予。因此，印尼社會黨——特別是回教黨，會對共黨猛烈攻擊。可是前印尼總統蘇加諾，卻促成共黨去操縱工聯會，作爲它們大力支持蘇加諾的一種代價。故共黨在二百多萬工人身上，每年搾取以千萬計的經費。

共黨深知印尼是一個回教國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信奉回教，而且是堅強反共的。這種堅強的意志，寄托於警察的行伍裏——尤其是潛伏於整個武裝部隊之中。因之，毛共「總理」周恩來於一九五五年前往萬隆出席「亞非會議」時，會秘密使用書面鼓勵印尼共黨必須加倍努力，跟民族主義分子接觸，爭取議會中的領導權；並暗示印尼的武裝部隊和警察界，爲共黨不容易滲透的兩大堡壘。結果印尼共黨，會在臨時議會中爭得十五席；同時，與親共的印尼國民黨聯合起來，以對付席次最多的回教黨。

中共對印尼共黨的另一「指示」是採兩面手法，即在鄉村中大駡政府貪污無能，使民衆對現政府失去信心；但在首都雅加達則必拼命取悅蘇加諾，甚至更故意表示向印尼立國基本的「五原則」效忠。這樣一來，蘇加諾及其閣員都以爲它們能夠駕馭着洪水猛獸般的共黨，而沾沾自喜！同時，許多反對黨人士，也沒有看出共黨是印尼的一種嚴重威脅，還認爲北平是它們的好朋友。殊不知中共已指使少數印尼共特滲入了陸軍和政府各機關之中。而另一個發展則是出現了印尼政府官員普遍而大規模的貪污情形，原來印尼的進出口均爲政府所控制，而最容易行賄的事情是出賣「特別許可證」給進口商，政府和黨也可從中取得回扣，於是價錢更高了。

此外，印尼政府官員們還有其他各種致富捷徑是：㈠對華僑勒索；㈡在政府採購中賺取大量的回扣。中共認爲這樣發展，很快可使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感情惡化，促成印尼經濟趨於崩潰的危機，而共黨則可幕後挑撥離間，漁中得利。事實上，促成了印尼的通貨膨脹，幣制貶値，彷彿中國大陸被赤化前幾年的情景！

由於中共的全力扶植下，印尼共黨的勢力發展得很快，一九六四年當印尼共黨最興盛的時期，中共「紅旗」雜誌曾經透露：印尼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共達三百萬人以上，成爲鐵幕集團以外共黨勢力最大的亞洲國家，也是唯一有共黨支持政府的東南亞國家。因此，中共認爲時機已經成熟，乃於一九六五年五月間便替印尼共黨安排政變計劃是這樣：

更改印尼國號郵票

㈠在同年七月間，北平即開始趕印一種「印度尼西亞人民共和國」的郵票，準備於九月政變成功後，便可由印尼共黨新政權發行了。

㈡同年六月初，北平曾特派前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眞赴雅加達訪問，實則是幕師轉達中共對印尼進行政變的秘令。

至印尼共黨企圖政變失敗後，艾廸的主要助手蘇羅則輾轉逃到北平，中共立即宣佈全力支持他，企圖促成印尼共黨死灰復燃。另一方面，並暗中支持蘇加諾領導的印尼國民黨，希望它於印尼大選中獲勝，而使蘇加諾東山再起，俾便掩護共黨而狼狽爲奸！

在一九六六年當中，印尼學生曾先後攻擊中共駐雅加達「大使舘」，均導致流血衝突！特別是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數以千計的印尼憤怒學生，衝入中共「大使舘」後，更把毛共二十多名外交人員打到遍體鱗傷！當時因爲北平所提出的兩項強硬抗議而促成了印尼採取「凍結外交」的行動。可是北平對印尼共黨殘餘分子的扶植，和赤化印尼的陰謀活動，則從來沒有停止。據印尼警備司令亞美爾較早時聲明：自一九六七年十月雅加達宣佈對北平凍結外交關係後，中共則變本加厲地以大批武器分別偷運入印尼各島，接濟殘餘的共黨恐怖分子，例如：一九六八年八月廿八日在中爪哇及廖內省等地，曾破壞大批的中共製軍火；同年九月五日，印尼陸軍在東爪哇和西爪哇等地，同時破獲足以裝備三千名游擊隊的全副武裝。一九六九年三月在西加里曼丹卡灣城，分別拘捕一千四百名無國籍的華人，則爲中共游擊隊頭子林金標所領導的恐怖分子。同年七月在西蘇門答臘搜獲的一個秘密地窖，發現中共製的輕重機槍五百十七挺，步槍二千枝。

北平赤化印尼陰謀

胡養之

印尼外長馬立克四月十六日向星加坡外國記者協會所設的晚宴致辭說：「儘管中共對外採不插手政策，但它仍繼續干涉印尼的內政。因此，他的國家還不會與毛澤東的政府恢復正常的外交關係，直至北京停止支持這個面積廣濶的羣島內的共黨暴亂分子爲止。」

事實上，印尼與中共的外交關係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間已全部「凍結」，可是北平毛共政權對於赤化印尼的陰謀，則一直不肯放鬆。單在前年四月的上半個月裏，雅加達當局便連續破獲有關毛共企圖赤化印尼的陰謀如下：㈠是在中爪哇被捕的一名中共特務公開承認：北京派往印尼的高級特務幹部，會指示他以金錢供應非法的印尼共黨及情報工作人員，組織一個共黨活動的地下線網；而他的住所也曾庇護過中爪哇共黨頭頭杜維賓達一年之久。這名毛記特務被捕時擔任蒂托布洛建築公司的董事，資金全由北平支持。㈡是企圖暗中以武器和金錢支持已被鎮壓的印尼殘餘共黨分子，死灰復燃！㈢是企圖扶起已經垮台的印尼前總統蘇加諾（其時尚未逝世）及其勢力，捲土重來。

揭開駭人的內幕

由於一九六五年九月杪，中共支持印尼共黨發動的政變失敗之後，北平野心不死，而繼續派遣特務滲入印尼各島活動。因此，印尼軍警當局便不斷地搜獲來自大陸的許多文件，其內容是符合中共在世界這部份（東南亞）的策畧；更配合着印尼共黨分子復活而進一步赤化印尼。其實，毛共企圖赤化印尼，不自今日始，遠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當它竊據大陸之初，中共第二號頭子劉少奇在一次羣眾大會中就曾明白表示：「中國勞動階級必須肩負起團結，並協助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羣眾的重大責任；尤其要熱烈支持印度尼西亞、緬甸、越南和非律賓等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壓迫的民族解放戰爭的鬪士。……」

一九五一年，中共派駐雅加達的第一任「大使」王任叔，便是「羣島之國——印尼」一書的作者，他以「巴人」的筆名，曾經把印尼獨立不久的政府，形容爲「賣國的政權」，而把印尼的幾個共黨頭子阿里明、艾廸等人，則分別描寫成未來的印尼主人翁；並曾暗示中共負有史達林「解放」東南亞的使命，特別是對印尼的解放工作，更爲當務之急。就從那時起，中共對於赤化印尼的行動便已加緊展開了。但中共當時並不願意支持蘇加諾，而一心要扶植前印尼共黨頭子阿里明或艾廸等人。

這些駭人的內幕，連蘇加諾本人也不太清楚，直到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的政變失敗後，因爲當時印尼陸軍不僅接收了蘇加諾的左傾獨裁政權；而且已宣佈印尼共產黨爲非法。所以，印尼幾家右傾報紙，則紛紛把中共對印尼顛覆的陰謀活動，全盤托出。其中尤以「印尼時報」所蒐集的資料爲最詳細。例如：

㈠是中共派遣其「牛飲大使」王任叔，於一九五一年三月抵雅加達不久，首先創辦了共產黨的機關報「新報」，王的第一名助手宋中銓，便以「新報」記者的名義，大事撰文鼓勵印尼各界人士前往「新中國」觀光。當時確有幾個好奇心重的印尼人去過大陸一趟，但新報於同年七月九日的社論，則大事宣傳：「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印尼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赴中國觀光的不下數百人，他們都親見親聞新中國進步的事實；並深切認識了新中國絕無向南侵畧的意圖。……」這是欺騙印尼人和印尼華僑的話，然而，還不到一星期的時光，北平突然增派了二十六名外交人員加入其「大使館」工作，實則都是幹特務工作的間諜人物，隨即開始製造事件。自泗水「爪哇郵報」於同年九月二日，洩漏了「中共企圖傾覆印尼共和國的地下活動」的消息後，印尼警察便拘捕了勿蘇基區情報局的十一名職員，其中竟有四人已被中共特務收買。

強迫華僑助印尼共黨

㈡同年十月初旬，中共特務人員在泗水舉行一次秘密會議，其主要目標在滲透華僑，拉攏前「生活報」社長王紀元，及「中華中學」教務長張國基（都是華人）。根據參加那次秘密會議的泗水安尼打記者，透露如下兩項重要的決議案：其一爲傾覆印尼現政府；其二爲成立「蘇維埃政府」。爲了達成目的，並擬定工作大綱如次：

(1)是強迫旅居印尼各地華僑，必須與印尼共黨緊密合作。

(2)是以金錢資助或以其他方式影響印尼的出版物，及其勞工運動；務使工人隨時舉行罷工示威，以擾亂社會秩序。

(3)是如到必要時，務必動員印尼所有華僑及學生而赤化之。

由於印尼華僑將近三百萬人，僑團組織複雜，一時難於普遍滲透。因之，中共「大使館」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組織了所謂「椰城中華僑團總會」，屬下分爲「六六學社」、「民生社」等等共計四十七個僑團。但已具有三十多年歷史的「椰城洪義順公會」（最堅強反共的洪門組織），卻公開發表反對的聲明。中共爲了消滅這個團體，於是把「洪義順公會」的三百四十二名領導人物，都分別列入黑名單之內，指爲非法組織，並要求政府加以逮捕並驅逐出境。因而印尼政府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晚上，下令警察在椰城（雅加達）、棉蘭、井里汶等地，分別拘捕華僑共三百十七人，全部解送到檳榔島上的監獄中，並於一九五三年將華僑領袖「亞弄公會」主席張勳義、朱昌東、陳興硯、邱榮元等人驅逐出境，更宣佈沒收其財產。

㈢是赤化華僑學生，椰城的「中共僑團總會」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召開所謂「華僑教育會議」，會期爲時三天；參加那次會議的印尼各地華校共達三十四家，其所討論的方針是：「馬列主義

一七七五年——一七八三年美國獨立戰爭就是一個例子。當時統治北美殖民地的英帝國，擁有近三千萬人口，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派往美洲的軍隊達九萬人。而北美殖民地只有三百萬人口，幾根爛槍，幾個游擊隊，幾個民團，在戰爭開始時打了很多敗仗，被英國侵畧軍佔了很多土地。但是，由於北美獨立戰爭是正義的戰爭，廣大人民動員起來，開展了游擊戰，堅持打到底，又得到了歐洲各國人民和進步力量的支持。這樣，經過長期鬬爭，終於打敗了英帝國，贏得了獨立。」

這段話雖然被引用來鼓吹小國可戰勝大國，弱國可打敗強國」的宣傳教條，但是這等歷史例子多不勝數，爲什麼要舉美國獨立戰爭呢？無非是暗示，美國也有革命傳統，並不像以往宣傳的那麼可惡，邀請尼克遜（按：請注意，尼克遜是總統，是「大資本家的代理人」，並非人民）訪問，以及派乒乓隊訪美，並不違反「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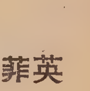
目前周恩來在內政外交兩面所實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有其必然背景的。

第一，由於毛派得罪了「蘇聯老大哥」，百萬蘇軍壓境，中共儘管搞「備荒，備戰」，在各城市挖壕，不惜一戰，但是駐在外蒙的蘇軍裝甲部隊數日內即可推進到北京，中共自吹打人民戰爭，以抗日經驗對付蘇軍，其實是胡說，因爲蘇軍不會像日本那樣蠢，長驅直入，深陷泥足，它只要奪佔新疆和東北，把毛王朝自北平嚇走，然後利用王明、李立三等在新疆及東北樹立傀儡政權，試問中共有什麼好辦法？因此不得不靠近美國，搞三角外交來牽制蘇聯。

第二，經二十多年的暴政統治，大陸人民生活太苦了，而且兩千多萬紅衞兵和造反分子仍在荒山野嶺受改造，隨時可能鬧事，又加上各地實力軍人割據自雄，這些情況都迫使周恩來放鬆政治，發展經濟，使久困之民，多吃多喝一點，喘息一下。

毛澤東目前失權，滿肚子不高興，但要想再來一次文革把新當權派打倒，他有生之年，恐怕絕無可能了。

魯遲



菲英

事情聞於上級，認爲這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鬬爭的反映，爲了堵塞偸渡風，便拿這位「偸渡家屬」和那個幹部的思想作爲典型來批判一番。但事與願違，他們一搞批判，竟變成反宣傳，許多居民都認爲那個幹部說得對，人家能逃出生天，事實上就是「好彩」嘛。

這位青年朋友講完這個小故事以後說：「我就是屬於好彩的一個。」

中共統治大陸以來，大陸人民冒死逃亡的事無日中輟，不僅青年逃，老人、小孩也逃；不僅老百姓逃，當軍人的、當官的也有人逃，這都有目共覩的事實。很顯然，這些逃亡的人也如大陸的老百姓一樣，無法忍受中共的殘暴統治，不過，逃亡者（包括逃亡不成功的，這數目比成功的更大）是其中較有勇氣，敢於鋌而走險罷了。

我們常常批評中共的極權政治，高高騎在人民頭上，並不是說所有的中共幹部都是青面獠牙，喪盡天良。間中也有些是良知未泯，或在客觀事實的教育之下幡然悔悟的，像上面提到的那個幹部，他竟然說出「好彩」兩字，就說明他對共產黨政權抱着不滿的態度，所以他才對逃亡成功的人流露出羡慕之情。這種人便是屬於還有良知的那一類。很可能，如果他能夠到自由世界，他寅時卯時都會走頭，不過，他旣身爲幹部，自然顧忌較多，一時身不由己而已。

在我們看來，這個幹部流露的心聲也同樣是有代表性的。這反映了大陸的廣大人民包括中共的多許幹部在內，都希望自由，追求自由，爭取自由。中共的高層統治集團當然知道人民的心事，聽到人民的心聲，所以他們常常不打自招地承認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並經常施以高壓手段，以開展「階級鬬爭」來鎭壓人民和幹部中的「階級異己分子」。但剝去中共的假面，便會露出事情的眞象。中共卽使叫破喉嚨地高唱「社會主義好」，又能掩蓋得住老百姓傾向自由世界的心聲嗎？

信的

馬森亮

因爲我對各位無所苛求，只希望你們能以超卓技術，打破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壞觀感；人家呢？類多搭單宣傳，想藉你們來增加幾分政治資本而已。

也許各位認爲我不配和你們通信，不接受我的敬意。失禮，不瞞各位說，我現在雖然是人老珠黃，氣微力弱，不敢與年富力強的年青人爭一日長短，卻也在球圈裏混跡過，捧過人也被捧過，根據「古今同行一脈承」這句話，總不會是外行人瞎說內行話吧！

內行人說內行話，多少有點眞實，不管各位聽不聽，我有此責任囉唆一番：

一個球隊的遠征，我認爲最看不順眼的是那些領隊、顧問等討厭動物，他們多半是外行領導內行，且諸多囉唆，動輒干涉，每到熱烈場合則壟斷榮譽，「有功狗婿何宗憲，有過伙頭薛仁貴」，他不是誘導球員發揮技術，而是控制球員情緒，監視行動的公開特務。以各位此次在美國的活動來說，儘管在球場上得到成千上萬的觀眾鼓掌和歡呼，又有誰能隨意在街上閒遊過，或自由去訪問親朋戚友呢？看起來，說句不敬的話，各位等如一籠金絲雀，表演時放出來抖吓翅膀，練吓嗓音，表演完了就關回籠子裏，用黑布罩住，不讓你看清楚籠外的另外世界，呼吸別樣的新鮮空氣。

這種情況，相信各位感染比我所想像的更深刻。不過我有一個「敢言人之不敢言」的機會，你們有一個「不敢言人之敢言」的環境。

很羡慕各位有機會遨遊五湖四海，在海外耀武揚威逞英雄，也很同情各位回去之後要服從環境，低首垂眉裝狗熊。

最後，特抄幾句熟悉的歌大家唱唱：「路旁的花兒正在開，樹上的果子等人採，遠方的客人請你停下來……。」

馬森亮敬啓七二年四月廿五日於三藩市

周恩來的「右傾機會主義」

從中共歷史上考察，若論機會主義，周恩來實是第一高手。在陳獨秀領導中共時代，他是紅人，武漢分共（一九二七年七月）前夕，他下令解散武漢工人武裝糾察隊，後來被定爲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政治局委員貶成候補委員。

在瞿秋白領導中共的時代，他附和「左傾盲動主義」，但是一見風頭不對，便轉身躲開，瞿秋白一倒，船夫向忠發出任總書記，他看準莫斯科的風向不定，因此躲在背後讓李立三出面再搞「左傾盲動主義」，結果清算立三路線時，他又安然無事。其後是王明、張聞天、秦邦憲相繼領導中共，他們對台周恩來也皆無恙，都因爲他有紅色的明哲保身術——機會主義做護符，竟逢凶化吉，無往不利。

對北越大不如前

過去五十年周恩來雖然左右逢源搞機會主義，不過他自己出身官僚世家，青年時代愛漂亮好修飾，思想底子是右傾的，因此乘文革混亂攬權之後乃大搞右傾的修正主義。去年四月乒乓外交是右傾轉折點，今年二月尼克遜訪問大陸遂完全突現出來。

這次北越受蘇俄策動大舉南侵，遭受美機報復轟炸，中共竟袖手旁觀，在以往起碼要發動千萬人的大示威，並且還得派遣代表團到河內擂鼓吶喊，增加軍援。可是這一次竟不動聲色。周恩來僅接見北越的代辦發表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老生常談，而且中共乒乓隊照常在美國進行友好訪問，三十多位美國資本家，住在廣州設備最好的賓館中，大歎中國菜肴，在交易會舘中大搖大擺的參觀和談生意。這些事實說明，周恩來目前遵守與尼克遜的和解，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以往一樣，他絕不打出「周恩來路線」的招牌，而以「毛澤東路線」行之。

恢復紅專並重

中共的右傾路線，可從最近一期的「紅旗」雜誌兩篇文章看得一淸二楚。

一篇文章是「正確理解和處理政治與業務的關係」，這篇文章透露了兩點右傾觀點。

(1)關於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問題，劉少奇當權時代的原則是「又紅又專」，毛澤東發動文革時期的原則是寧紅不專，現在則恢復了劉少奇時代又紅又專的原則。文章說：「我們的經濟、技術、文化教育等各項具體業務工作，同無產階級政治相比，就其重要性來說，雖有第一、第二之分，但他們都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又：「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這應當是對每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要求。」

(2)批判毛派專搞政治衝擊生產的左傾觀點。文章說：「無論從理論上，實踐上看，無產階級政治都是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和業務發展的。那麼衝擊社會主義生產和業務的政治有沒有呢？當然有的，那就是劉少奇一類騙子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由此可見衝擊社會主義生產和業務的政治，決不是無產階級政治……」

這裏所說劉少奇一類騙子，明顯指的是林彪、陳伯達諸人，他們協同毛澤東所搞的文化大革命，不正是「衝擊社會主義生產和業務」嗎？這段話的主旨，是鼓動共幹大力的發展生產，不要怕政治衝擊。

讚揚美國獨立戰爭

另一篇文章「讀一點世界史」表現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更爲露骨。其中竟讚揚美國獨立革命：「

毛幹部

一位新近從大陸逃亡到港的青年朋友給我說了這麼一個有趣的小故事：

去年鄉裏有一個青年逃亡到港成功，他的母親按照道理拿着戶口册到居民革命委員會去註銷他的戶口。一個中共基層幹部知道她爲兒子逃亡到港而註銷戶口，給她辦理了，並對她說：「×嬸，你好彩咯，阿×終於到了香港。」這位母親本來懷着誠惶誠恐的心情到居民革命委員會去，估計會挨一頓臭罵，想不到竟是得到這種流露羨慕的回答，反而假積極一番：「阿×都是思想不好，好好唔知做，竟背着我去偷渡。」誰知這個

給中共乒乓

各位球員同胞，各位優秀的中華兒女：

不管這封信你們見不見得到，看不看得懂（本想寫簡體字，因字房沒有此字型），我還是寫了，並且公開發表，因爲大家都是中國人，雖然心情各異，臉色還是一般。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遠托異國之人，對祖家之懷念，時生依依之情，今能在此時此地見到來自故鄉的朋友，縱使相逢好似曾相識或者相見不相親，總會流露出一種親切之感，何況各位是挾技而來表演，不管負有什麼政治任務，背後有何顏色牽線，身爲一個中國人，對揚威異域的中華兒女，沒有理由也不應該報以冷落或揶揄。

的而且確，我是抱着莫大熱誠歡迎各位，向各位致以崇高敬意，正如歡迎自來台灣的女子籃球隊一樣。

我的心情是眞摯的，並無半點虛僞，絕不會玩手段來個「當面戴高帽，背後挖墻腳」，雖然我沒有能力和機會宴請各位，卻總比那些拿着鷄毛當令箭而奔走駭汗大獻殷

增加了鬬爭的決心與必勝的信念。因此，毛幫目前的當權人物，尤其是毛澤東左右的側近分子，感到這個半死不活的「偉大領袖」，還是不亮相爲妙。

亮相無人・排名難定

第二個原因當與毛幫內部傾軋有關，由於毛幫（所有共產黨皆是如此）過份神秘，人員陞遷黜降皆不公佈，外界要知其內部浮沉，唯一辦法只是從「五一」、「十一」等紀念日，看出公佈共酋出席名單及排名秩序，可以推測某人升，某人降，或某人已被整肅，數十年來已成慣例。但是本年「五一」，毛幫內部火拼，情況之烈，波及之廣尤甚於文化大革命時，因此，可以想到毛幫實在無法公佈名單。例如毛幫政治局委員到今天尙活動者不過三分之一，如果天安門上只到了三分之一大頭目，就等於明白告知世人，其餘三分之二都因爲反毛而被整肅，這一來對毛澤東個人威信固是一大打擊，也更引起下級毛幹之不安，因爲毛幫山頭至今存在，大頭目不見面，小頭目當然難安於位，爲了自保，也必須造反。最近傳說大陸各地已經發生小規模反抗，大概都是中下級毛共幹部所爲，因爲一般老百姓造反，目前尙不是時機也。

如果毛幫在天安門開會，所公佈名單秩序將會引起世人驚異，因爲所有政治局委員在各省者不計，北平方面共酋，毛澤東自是第一，第二究竟是何人，就很難斷定，按照殘餘毛幫政治局委員來說，排名應當是毛、周、江，但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目前江青可能已竄上第二把交椅，周恩來也決不敢和不肯排名在江青之上，因爲毛幫第二把交椅實際變成了電椅，誰坐上誰送命。以周恩來之狡猾，自不會不知。坐第二把交椅目的是要坐第一把交椅，既然坐不上第一把交椅，又何必去坐第二把交椅，周恩來不坐，剩下只有讓江青坐了。

雖然祈士域說毛幫大權都歸了周恩來，但是江青近來卻比周恩來活躍，五月一日江青居然到了廣州參加慶祝，江青雖然出頭露面六七年，但活動地區則一向限於她自己控制下的東南地區如江蘇、上海、浙江等地，公然不遠千里單身跑到廣州，以前未曾有過。可以看出江青已經「赤膊上陣」總攬毛幫庶政，不再隱身幕後，以毛澤東的名義去發號施令了。

江青去廣州，可能還有一項重大任務，最近廣東頭頭劉興元垮台而代以丁盛，劉興元是林彪重要嘍囉，垮台自非意外，但丁盛亦屬林彪系統，丁盛上台後，是否能眞忠於毛江，誰也沒有把握，江青此去，自然爲了收伏丁盛這條孽龍，羅致自己裙下備用。同時，廣東方面舊幹部也都翻身，尤其是趙紫陽重新派回廣東，很可能使文革期間崛起幹部不安，江青當然也想予以安撫。

目前毛幫起用老幹部的辦法，相信是周恩來提出而經毛澤東同意的，起用老幹部的有利之點是便於控制老百姓，因爲他們的能力決非文革期間崛起的幹路可比。有害之點是更引起混亂。

由於江青插手管到廣東的事，可知江青今天的權力實在駕於周恩來之上，事實上江青周恩來只是她的看家總管，許多地方有問題，仍須其御駕親征也。

雖然坐上第二把交椅，並代表毛澤東發號施令，成爲一人之下，七億人之上的女主，但若見之報章，夫婦二人姓名並列，究不好看，容易使人誤會爲補行結婚儀式。因此，江青寧可跑去廣州搶鏡頭，不願留在北平上天安門，此中亦有難言之隱也。

一二三把交椅大體如此，四五把交椅誰坐，亦大成問題，以目前毛幫政治局委員來說，朱德、董必武、劉伯承不計，比較活躍的尙有葉劍英與李先念。李先念一直未垮台，自是得力於周恩來的庇護，如果周恩來突然死去，江青對「國務院總理」一職又沒有興趣，則此職十之八九會落在李先念的肩上，至於葉劍英出頭，是在林彪垮台之後，毛澤東自不容再出現一個對毛軍有控制權，如林彪類型的人，但總需要有一個可以從中傳達命令，承上啓下的人，這個人當然以葉劍英合適，因爲葉劍英自從毛幫逃到延安後，就繼劉伯承任共軍參謀長，直到毛僞政權成立，接任北平「市長」爲止，前後共達十五年之久，其人在毛軍中有地位但卻沒有一支嫡系部隊，此等人最合毛澤東的胃口，所以特地把他拔出來作爲統率共軍的象徵。按年資，葉、李應當排名四、五，但今日毛幫情況，大權已落入江青之手，眞正位居四、五的大概是張春橋與姚文元，內部情況雖然如此，但若在天安門上排座次是如此，則又不免要引起許多揣測。

破例無社論

以上是毛幫不慶五一的兩大主因，不僅人不能上天安門，似乎政策方面也無話可說，例如年年成爲習慣的兩報一刋社論今年也停止了，停止原因未明，估計無話可說是其一，還有一個可能是想改變這種成例，自毛僞政權成立之後，每年紀念日代表毛幫發表政策性文件的是「人民日報」，自從文化大革命之後，「人民日報」一度成爲「反黨報紙」，雖然很快又被毛派控制，但聲望已大跌，而毛澤東奪權鬬爭又全靠槍桿子支持，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解放軍報」就以領導輿論的地位發表各項「文件」、「指示」，以後「人民日報」改組後與「解放軍報」共同負責領導輿論，而「紅旗」既是毛共中央機關刋物，總編輯又是文革小組長陳伯達，一言一行當然絕對正確，於是以後領導宣傳的就由兩報一刋負責了。

目前陳伯達垮台於先，「紅旗」已經有了問題，林彪垮台於後，「解放軍報」的立場也靠不住，如果再以兩報一刋出名，恐怕會引起其他麻煩，若單獨由「人民日報」出名，又怕敏感者有所查覺，無辦法中最好辦法就是緘默，烏龜頭向殼裏一縮，自以爲是最安全了。

今年的五一，無疑是毛幫最難過的五一，去年今日毛林尙同時上天安門亮相，而今已經勞燕分飛，只剩下毛澤東孤零零的一個人，明年的五一，恐怕連這個人也不會再有了。



黯淡的「五一」

岳騫

本年的「五一」又如去年「十一」一樣，毛幫在偷偷摸摸中度過，不僅不肯大事宣傳，甚至連提也不願提起，北平方面外國記者也曾向僞「外交部」探詢何以不慶祝「五一」，據答是爲了節省開支。這當然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遁辭，「五一」無論如何鋪張浪費，比起援助巴基斯坦、北越、馬爾他都少得多，即使比養那個廢物施哈諾，還要少得多。

毛幫何以不慶「五一」，此事與去年「十一」情況稍有不同，「十一」正當外蒙墜機之後的半個多月，林系軍人不能自安，雖然擒賊擒王，把林系山頭的要員全部捉起來，但由於山頭太大，嘍囉太多，捉也捉不盡，許多人仍然位居要津，如果舉行慶祝，林系頭目突襲天安門，捉住毛澤東換林彪，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以毛澤東膽小多疑的個性，自然要多加小心，索性取銷慶祝，最爲安全。

今年「五一」，大陸情況雖然仍不穩定，但在北平周圍，毛江一幫確實可以控制了形勢，尤其是「北京軍區」改組之後，北平周圍大概已無「四野」系的共軍，毛江兩人登上天安門，安全應無問題，但「五一」仍然停開紀念會，其中當另有原因。

第一個原因恐怕還與毛澤東的身體有關，毛澤東這幾年似乎就沒有眞眞健康過，只是時好時壞，有時遇到重大場面非亮相不可時，也是勉強露下面，應個景。

一年來眞眞正正看到毛澤東露面有兩次，一次是去年六月間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去北平，毛林一對親密戰友共同出面接待，也是林「副統帥」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當時就看到毛澤東面無表情，形同僵屍，在與齊奧塞斯庫握手時不會笑，說了三句不相連續的口號，如果那一次不是用計，仿司馬懿騙曹爽的妙計騙林彪，而是眞實情況如此，則毛澤東不僅身體不妥，連神智也成問題，即使腦子不胡塗，起碼嘴巴舌頭是不聽使喚了。

毛澤東站不起來

第二次是今年二月見尼克遜了，當時毛澤東坐在沙發上，世人皆注意他身邊碩大無朋的痰盂，卻很少人留意毛澤東的坐相，他是直挺挺躺在沙發上的，究竟他同尼克遜談些什麼？尼克遜不肯透露一個字，甚至兩人是怎樣會見的，尼克遜也不肯說。如果尼克遜一走進會客室，毛澤東就由護士架住站在沙發前恭候，尼克遜走上去握手之後，毛澤東就被護士按下，躺在沙發上，然後護士走開，開始攝影，這樣的毛澤東，恐怕比死人也好不了多少。若是尼克遜走進會客室，毛澤東也由裏面走出來迎接，則毛澤東的身體要較外間預料的健康，根據毛澤東會見齊奧塞斯庫情況推測，毛澤東未必能走幾步迎接尼克遜，仍然是站在沙發前等候的可能性較大。本來這件事可以從尼克遜口中得到證實，但尼克遜要守「君子協定」，不肯吐一個字，只有從另外人士口中來證實了。

香港怡和公司老板祈士域與周恩來關係相當密切，雖在文革時，也經常去北平旅行，今年由於英國駐北平使節升爲「大使」，貿易可以擴展，祈士域又去北平訪問，更受到周恩來的歡迎，作了幾次長談，祈士域回到香港之後，向記者談起大陸情形，說出毛澤東健康極壞，經常流口水而不自覺，又說目前毛幫大權皆操於周恩來之手。

周恩來是不是眞的掌握了毛幫大權，對祈士域此種看法應予保留。但祈士域說毛澤東經常流口水，大概是百分之百眞實，因爲祈士域是個商人，一向同毛幫有交情，他不可能也無此必要造毛澤東的謠，尤其值得注意的，祈士域並未見到毛澤東，誰把毛澤東的病狀醜態告訴他呢？普通人自然不敢，一定是周恩來說出來。周恩來爲什麼要透露毛澤東的秘密，若在陳毅、賀龍之流，可以說是信口開河，但周恩來不是那種人，周恩來一生無一句話，無一項動作沒有用意，正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周恩來所以要假祈士域之口，爆毛澤東內幕，自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目前不研究周恩來居心何在，根據以上所列幾項可以想到，如果把一個行動蹣跚，宛如帶了腳鐐，左右需人架着始能行路的毛澤東架上天安門，與出決的囚犯何異，再加上一張口就流口水，將使「嘉賓」（起碼有施哈諾）及外國記者看在眼內，或者拍下鏡頭，馬上就會傳遍世界，對毛澤東的萬壽無疆，固是一大諷刺，對毛幫也不利，尤其是各省紅色軍閥及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也

思。

可見要做「愛國回歸」者，很可能做笨伯，除非帶回手錘，否則會學那班司機大佬一樣，過了一兩年，出盡八寶，逃亡回港。這種回歸，太可憐了！

親共與投機

第三類稱為「親共回歸」者。他們根本肯定了中共政權，認為應該加以擁護。

第四類可稱為「投機回歸」者。在表面上他們與第三類相同，但並非真誠地肯定中共，而是出於自私動機，以為及時靠攏對他們自己有利。

大主筆分析這兩類人物十分到家，在香港鼓吹「回歸」的，也以這兩類人物最多。不過，「親共」或「投機」者並不一定回歸。在香港，表現着親共姿態的人不少，尤其「中共在國際取得空前優越地位」後，以前鬼鬼祟祟，躲在暗陬伺機活動的小爬蟲，現在都冒出頭來，公然鼓吹「回歸」，大談「適應」。

不過，所謂親共分子，實在也是投機分子。他們儘管大吹法螺，叫人回歸，自己卻賴着不動。高唱回歸，是効力統戰，向中共建功；自己賴着不走，是智者所為。因此，鼓吹「回歸運動」者，可謂投機之人。

就業與退休

大主筆舉出第五類，是「就業回歸」者。他們基本上是因為在僑居地找不到適當職業，有意回大陸就業，這也包括一部分雖能在僑居地就業，卻不喜當地情況；或者不願再忍受寄居籬下之苦的人們。

第六類，「退休回歸」者。在中共政權成立前，華僑退休歸國乃是正常現象，如果華僑認為大陸局勢穩定，將來仍可能有些人退休回歸大陸。

回歸就業，可能性甚少，除非學有專長，如錢學森之流，為中共擴展所必需的人才；否則，要回歸就業，結果如五十年代回國為人民服務的司機大佬一樣，一團高興回去，一盆冷水而歸。同時，大主筆並非不知，在大陸並無就業自由，一切職業，非以技能為準則，而以政治思想與階級成分為前提，你要做工程師，結果可能派你到農村耕作，你既已回歸，想不答應也不成，結果以工程師身份作一輩子農奴，那苦況比之寄人籬下有過之而無不及。

至於落葉歸根的思想，確是華僑的最高原則。可是，自祖國赤化後，退休的老華僑寧願客死異鄉，也不作回歸之計。往日，他們半生艱苦，把積來的金錢，滙返鄉下，購買田地，以備他日頤養天年，賴以維持生活。可是共黨執政，田地給共掉，華僑也多以地主身份被鬬，遭遇之慘，觸目驚心，誰還有勇氣回「祖國」送死？因此中共當權後，海外華僑退休回歸者實在少之又少。大主筆寄望於「將來大陸局勢穩定」，可惜他自己已替中共批了命：「中共內爭未已，隨時還可能出現新的動盪。」那麼，又叫華僑怎放心「退休回歸」呢？

癡人說夢話

大主筆雖列舉了上述的六類回歸者。其實不管那一類，仍距離「滙為潮流」很遠。儘管大主筆一而再地大賣氣力，替中共政權大賣狗皮膏藥，投機地說說，倒大有人在；說到坐言起行，人人都話：「你咪攪我！」

大主筆有個天眞想法，據說，這也是他寫這篇社論的動機。他說：「從思想鬬爭和政治作戰這一角度看，這一運動（指「回歸運動」）無疑是對中共甚為不利，而對國府甚為有利的；更嚴格地說，它對中共的教條主義統治具有極大的潛在威脅，對中國人民的反極權鬬爭具有極大的潛在價值。回歸大陸的人們，並不必是有志於改革社會，更不必是有意識地從事反毛、反共或反教條主義的鬬爭，甚至不必對民主自由思想有深刻認識，但他們在許多情形下的言行，總會有意無意之間表現出教條主義相反的傾向。對一般大陸人民和中共內部的反教條主義力量會發生種籽作用、酵母作用與接觸劑作用。」

這一段，簡直癡人說夢話，以回歸的「種籽」，希望它「發酵」，使七億五千萬人民「變質」，也虧大主筆想得到，他簡直把周恩來一班人當傻子，當他們「死嘅」。

等如滲透顛覆

別說「回歸」，香港大學「愛國」同學要回大陸觀光，也經過一番甄審，思想「不純正」的，都不批准，因此能夠進入大陸的，只有三分一，普通人「申請」，除了「探親」外，很難獲准；而探親要依時依候離開，試想，有志回大陸作「種籽」、作「酵母」的回歸者，他們會這麼容易容納嗎？

即使回大陸「探親」，也有許多以「特務」嫌疑被秘密處決。照大主筆的說法，這些回歸者就是滲透、傾覆分子了。以中共組織的嚴密，對外來者的注意，這些回歸者究能發生什麼作用？

大主筆把「回歸運動」說成對中共不利，對國府有利，無非掩飾他鼓吹這一中共發動的運動的眞正意圖。他所說的「理由」，幼稚得令人噴飯。假如他這構想能成為事實的話，國府大可派出大量回歸者，拚命在大陸佈下種籽，留置酵母，那麼，「收復大陸」就易如反掌了。大主筆，您以為這樣行得通嗎？

大主筆有良心

「回歸運動」只可由職業學生哥向無知的學生哥鼓吹，在一家擁有大部分思想成熟的讀者的大報發表這種歪論，很難為讀者接受，也不容易收到宣傳之效。

幸而這位大主筆還有良心，最後提醒「有意回歸者」：「這一決定無疑是一重大冒險……是否應該作此一冒險，是每個有意回歸的人必須自作決定的事。……因此我們（？）勸告他們仔細看清楚、想清楚，再作最後的決定，不宜盲從妄動，以致後悔不及。」然則，大主筆也擔心回歸者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他這一筆，也可作為他自己為什麼還不回歸的解釋。

新聞以外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劉人傑

大主筆再發謬論，爲鼓吹「回歸運動」申辯，認爲回歸者可以促使中共政權和平變革，發生種籽作用，酵母作用和接觸劑作用。我們大家都認爲大主筆是一顆極好的種籽，如果大主筆願意起「帶頭作用」，老萬自動奉贈路費一仟滿元，羅湖橋頭奉上，決不食言。

大主筆語無倫次

大主筆非常客氣，在老萬「請教」之後；五月二日又來一篇「再論海外『回歸運動』」。雖然他的結論仍是「原則上支持此一運動」，但鼓吹已不似初時起勁。

不過，讀完大主筆的「再論」，使老萬感到他非常之可憐。在動機上他是要爲「回歸運動」打氣，但由於這一運動難於得人同情，大家都曉得是中共玩弄的一套宣傳、統戰把戲，更怕有人提出質問：「大主筆，閣下既然原則上贊同回歸，且勸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爲什麼閣下不做反教條主義的種籽，率先回歸？」因此文詞閃爍，畏首畏尾，不敢暢所欲言，使人讀竟全文，也難明他的眞意何在。一方面叫人入地獄，一方面又說「不宜盲從妄動，以致後悔不及」，這些自相矛盾的論點，可見大主筆雖執筆「再論」，但方寸已亂，以致語無倫次。

寫文章而言不由衷是大苦事，要宣傳一種運動，又怕受到人家駁斥，正面說一說，反面說一說，故意扯上「國府」、「中華民國」爲掩飾，眞是用心良苦！

存心靠害

大主筆說：「『回歸運動』這一名詞，似乎出現並不久，但它的基本動力已經存在了二十二年。……國共內戰告一段落後，海外的中國人，尤其知識分子，大部分自然而然地有一種希望回歸本國的傾向。……現在文革結束已經三年，中共對內對外表現出空前溫和的姿態，在國際也已取得空前優越的地位。……在這種情形下，若干海外中國人的回歸心情，已有逐漸滙爲潮流之勢。」

回歸的動力，爲什麼不多不少，存在了二十二年？大主筆的意思是說：中共革了國府的命，於是，海外中國人便個個都想回歸祖國。不過因爲中共的「暴戾措施」，所以使人「望而卻步」。現在因爲中共態度「溫和」了，國際地位「優越」了，又使到許多人重興祖國故園之思。

但他又反駁了自己的說法：「中共的緩和只是策略運用，不僅未放棄基本目標，並隨時還可能改採強暴政策。」

既然中共實際上並未放棄「暴戾措施」，大主筆卻鼓吹「回歸」，豈非存心靠害。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據大主筆分析，有意回歸大陸的人，可以籠統歸納分爲六類。

他說：第一類可稱爲「救國回歸」者，即是前次社論所說「有的知識分子把愛國熱誠放在第一位，把個人利害放在其次，認爲即使中共統治缺點甚多，也願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投回祖國大陸，以期盡其個人有限力量予以糾正改善。」這種人並不親共，甚至可能是堅決反共的，但認爲要拯救大陸同胞免於暴政之苦，最有效的途徑是投同大陸，與大陸同胞一同奮鬬，而不是依附國府進行鬬爭，或留在海外，坐視其變。

事實上是否有這麼一類回歸者固然值得懷疑，就算眞有這種「堅決反共的人」，回到祖國大陸，是否能夠發生反共作用，更成疑問。其實，在大陸七億五千萬人民中，若問到他們「內心」，反共者實在不少；但每個人嘴裏都高呼毛主席萬歲，這是因爲中共對人民的鎮壓，厲害無比，在大陸的人民，夢囈中也不敢提到反共，一個「救國回歸者」而有機會「與大陸同胞一同奮鬬」，這想法豈不是太天眞一點？

愛國司機的故事

大主筆分析第二類，爲「愛國回歸」者，他們沒有什麼政治理念，也沒有明確的反共或親共的立場，但覺得只要有機會把自己的才能精力貢獻出來，爲大陸同胞做一點事情，總是比在其他地區工作更有意義的好事。

不錯，事實上的確有過這種「回歸者」，五十年代香港有一批司機大佬，集體回歸，爲人民服務，動身之時，個個意氣風發，當時香港人士十分哄動。他們回國後不久，有人寫信問其中一位愛國司機，回到祖國後感想如何，他的回信很簡單：「一切很好，只是我動身時忘記帶一個五磅大手錘。」這封來信，有些人或不明眞意，以爲祖國物資缺乏，連五磅大手錘都沒有；其實廣東佬個個了解，凡是後悔做了笨伯，就要用手錘打自己的是非根，這位司機大佬忘記帶手錘，就是後悔做了笨伯的意

「五‧一」慶祝怪象環生

自去年「十‧一」，中共因內部傾軋改變慶祝方式，即由集中慶祝方式改為分散慶祝方式，其妙用在使處境微妙的毛澤東不公開露面；今年五‧一又採取了同樣的變通方式，這說明北平的政治形勢，仍處於非常局勢，還沒有恢復正常。

毛匿跡江青南下

在今年的五‧一慶祝活動中，中共領導層怪象環生。

第一怪是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以來，毛澤東首次不能公開露面。他是由於心情不佳，還是被人所阻，減少露面的次數，以削弱個人崇拜呢？可能二者都有。試看天安門上的四條巨幅標語，一是五‧一勞動節萬歲，二是馬克斯主義萬歲，三是列寧主義萬歲，最後才輪毛思想。這還不算，新華社報導中竟有：「把認真看書學習和革命大批判緊密結合起來，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鼓吹的『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這段話雖然是針對林彪的天才論而發，不過林彪所歌頌的天才一向都指的是毛澤東。因此反對「英雄創造歷史」，實際上乃反對毛澤東創造（中共）歷史。難怪毛澤東不能公開露面接受羣眾「朝拜」了。

第二怪是毛妻江青，打破往例，五‧一那天離開北平跑到廣州參加慶祝活動。但是迄今為止新華社並未報導她在廣州作了些什麼活動，左報只刊出一幅與廣州幹部合攝的圖片。她為什麼不留在北平而南下廣州呢？現在還是個謎。不過有一點可以推想，北平的政治空氣對她十分不舒服。因為自去年林彪倒台以來，她露面的次數，與日俱減。在文革中與她形影不離的林彪、陳伯達、葉羣等一個接着一個倒了下去，而她所痛恨的走資當權派像吳德（最近升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等一個接着一個的翻案復出，她的日子當然不好過了。

元老派壓倒毛派

第三怪是元老躍起，在報導的排名上壓倒文革派。依新華社五月一日報導，在北平參加慶祝活動的政治局名單如下：政治局常務委員周恩來，政治局委員董必武、朱德、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李德生。

董必武、朱德二人原來排名在倒數五名以內，現在竟躍至僅在周恩來之下；張春橋、姚文元原來排名在周恩來、江青之下，現在退落眾元老之後。

周恩來這個人做事謹慎細膩，他之打擊政敵也是如此。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以來，所有毛派的垮台都循着下列程序發展：(1)露面次數逐漸減少，(2)排名逐漸跌落，(3)消聲斂跡。日前張春橋、姚文元等正處於(1)(2)兩個階段。

第四怪是新華社在報導地方慶祝五‧一活動時，僅提及廣州、南京、瀋陽三地，原文是：「江青許世友陳錫聯分別參加了穗寧瀋的慶祝活動。」

廣州、南京、瀋陽這三個地方，是目前中共局勢的三個焦點。因為這三地皆是最大軍區的中心地，每一軍區配屬部隊皆超過廿七萬人。這三地穩得住，以周恩來為首的新當權派即可高枕無憂。也可以說，這三大軍區是周恩來的支柱。

第五怪是新當權派的紅人李先念和聶榮臻，都沒有在五‧一慶祝活動的名單中出現，可是五月二日又個別報導此二人的消息，一是「李先念和喬培新（人民銀行副行長）會見羅銀行代表團」，二是「聶榮臻副總理會見越測繪團」。證明此二人不參加五‧一慶祝活動，並無任何不妥，這可能是周恩來故佈疑陣，讓海外的觀察家猜疑不定。失勢中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仍然亮相，當紅的李先念，聶榮姚反不露面。使人以為張姚得勢，李聶失勢，事實上恰恰其反。

中共的局勢之所以仍不妙，可由新華社下列報導見之：「遵照毛主席關於『路線是綱，綱舉目張』的偉大教導，把『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三個基本原則，作為批修整風，路線教育的重要內容，……」可知直到目前為止，中共內部仍大有人在搞「分裂」和「陰謀詭計」，是所以不妙也。



·萬人雜誌第二三七期目錄·

「五・一」慶祝怪象環生…………每週評論　一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再斥「回歸運動」謬說……………萬人傑　二
點淡的「五一」……………………岳　騫　四
周恩來的「右傾機會主義」………魯　遲　六
毛幹部的心聲………………………英　菲　七
給中共乒乓球員的信………………馬森亮　七
北平赤化印尼陰謀…………………胡養之　八
海外見聞錄：總統欲稱王的內幕..天涯客　八—一〇
寒窗雜憶：郭沫若給大陸青年的印象（下）…待　旦　一一
認識中國：從現象看本質…………柳以青　一二
橫眉語………………………………萬人傑　一三

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專輯
添丁的災難………………………　一四
回歸以後…………………梅曼妮　一七
吃在廣州…………………何　剛　二〇

每期完小說：囚徒…………………田　韋　二三
中州風雨（長篇小說）……………馬行田　二四
蹄聲劍影錄…………………………宓　琴　二六
為楊貴妃辯誣（下）………………寒山碧　二七
反政府運動…………………………高本濤　二七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八
萬人詩壇……………………董力行　（封底內）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三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五月十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三七期）



有自由就有希望，有暴政就有逃亡！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五・一」慶祝怪象環生…………每週評論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再斥「回歸運動」謬說……………萬人傑
黯淡的「五一」……………岳 騫
周恩來的「右傾機會主義」………魯 遲
毛幹部的心聲……………英 菲
給中共乒乓球員的信……………馬森亮
北平赤化印尼陰謀……………胡養之
海外見聞錄：總統欲稱王的內幕…天涯客
郭沫若給大陸青年的印象（下）…待 旦
認識中國：從現象看本質…………柳以青
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專輯…………
添丁的災難……………
回歸以後……………梅曼妮
吃在廣州……………何 剛
每期完小說：囚徒……………田 韋
反政府運動……………高本清
萬人詩壇……………董力行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逃亡十週年

袁暘熙

踐棘披荆越楚囚，茹辛南托十經秋，
有情山水堪供賞，無慮身心任自由，
客久固添人抱恨，時艱豈忍國蒙羞，
願將咽淚翻成血，洒向中原雪寇讐。

壇主敬覆汝甫先生

來書拜讀，極佩高明，據云台灣尊友來函：「萬人雜誌，底頁詩壇，鏗鏘有聲，深覺有味，感事傷時，讀之益增憤慨」，等語，先生希望再將詩壇水準提高，鄙人極表同意，茲將近來文壇情況，畧述一二，以供參考。

(一)中國數千年教育，「詩書禮樂」，爲文人必修之課，讀書人「學詩」、「學禮」，士大夫「詩禮傳家」，大多蒙童之時，即先讀詩，詩書並重，又「詩書」二字相連，詩在書上，口頭術語，均稱「詩書」，而不曰「書詩」，足證詩之重要，尤在書之上也。

(二)各朝名人，必有著作，方可名存史籍。故歷史知名之士，無不能詩。唐朝以詩取士，文章雖好，詩學不精，則不能舉「進士」，不成進士，則不許做官，其中奧妙，今人多不知曉。蓋作詩之人，必須頭腦清楚，因詩中有平仄對仗之難，必須多方兼顧，精細周密，方成好詩。作者其人，既要聰明、又要學識才氣，由詩中可以窺見作者智慧、見解、胸襟、氣度、才識、志向、風趣，等等。凡頭腦不清之人，絕難寫出好詩，糊塗不清之人，粵語名爲「傻仔」，傻仔做官，天下即將大亂，此古人「以詩取士」，用意之所在也。

(三)民國八九年間，國運衰微，天降文妖，擾亂華夏，妄言文學革命，又名五四運動，一時主義大興，邪說橫行，將中國讀書人傳統精神，以及漢學詩文，澈底破壞，教育制度，盲目學取外國，重科技，而忽視道德倫理，結果科技不成，倫理道德，先遭摧毀，文妖口號；「打倒孔家店」，「線裝書丟入毛坑」，毛坑者，厠所也，線裝書，指國學精華之「經史子集」，又稱孔子曰「孔老二」，老二名詞，最不恭敬，北方隱語，稱生殖器曰「老二」，此輩文妖，得勢之後，高踞學府，鼓其邪說，以害蒼生，五十年來，孔之道不存，國民思想墮落，人心日壞，國事日非，無父無君，倫常大變，治國者，懵然不知也，是以國愈治而愈亂，命愈革而愈危，晚近政治人物，多半不讀詩書，流氓土匪，秉政虐民暴力統治，至如毛澤東之流，竊天子之威，做小人之事。猛獸毒蛇，不知道德仁義爲何物？人民日食艱難，何能學習文字？更有何暇，研究作詩？古人云，「文章華國」，詩書文字，大都發揚於安定時期，太平盛世，今當亂世，上有民賊，下有賊民，禮樂詩書，早經廢棄。鄙人愚昧天眞，不識時務，依然崇拜孔孟，竟欲復興文化，提倡做詩，是爲妄想徒勞，殊堪自笑耳。

(四)今日大陸共黨，製造文盲，以便驅策勞動，用爲生產工具，何能作詩？台灣文教諸官，因受文妖感染，學校教育，並無作詩課程。今日能詩者，皆書香世家子弟，閉門自修而成，與學校教育無關也。又以社會風氣，大多致力金錢財富，視詩文爲無用之物，李杜才華，一文不值，數十年來碩學通儒，垂垂老去。鳳毛麟角，留剩無多，所幸者香港爲英人統治，詩文風氣，尙見存留，每見學校令學生作詩文朗誦，香港教師教授，遠識宏謀，至堪欽佩，將來重整邦家，復興人才，寄望於香港矣。

(五)本壇宗旨，在於提倡，是以門戶大開，來者不拒，雅俗並取，美醜兼收，有者，宏音亮節，具李杜之規模，有者，滚鼓高山，似不通之聲調，因爲學有淺深，年分老少，作品好壞，不可一槪論之，鄙人存心指引，誘導爲懷，對青年來詩，無不善言鼓勵，偶有不妥，只能淡寫輕描，保護作者自尊，未便自稱斧正，縱有批評，亦使不傷風雅。例如毛澤東之「長征」，「彈丸」誤作「泥丸」，出韻雷同，謬錯百出，鄙人尙且筆下留情，保存顏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指摘詆醜，留於後人（見本刋一七〇期）。先生來書。所云某君之詩欠妥，查閱原稿，是一三五字，平仄相同，讀之阻口耳，閣下代易數字，委實高明，至深欽佩，原函未能公佈，尙請鑒原，先生署名汝甫，汝姓極少，或係筆名。請以尊姓大名見告，以便識荆，壇主致敬。

過羅湖

高龥賜

禁地人稀到，荒林鳥自啼。
車馳蒼野外，鄉鎖白雲西。
貴賤埋千塚，悲歡隔一溪。
十年重過客，舊路不曾迷。

尼周會

高龥賜

(一)
成群飛出美人窩，標牓和平果若何？
宿怨未除兵不息，徒勞萬里送秋波！

(二)
背信寒盟誤已深，長城自壞笑登臨！
周郎肯顧西洋曲？任教殷勤爲解襟。

(三)
紆尊枉駕作宣勞，幾度逢周更謁毛；
七日清談謎一局，焉知笑裏不藏刀？

(四)
烟幕重重幻似眞，堂堂詞令總迷人；
麝牛換得熊貓去，野性由來不易馴。

落紅

高龥賜

應信天心點綴工，無邊春意對芳叢。
根移故國情猶在，花發名園色未空；
多少香留蜂蜜裏，淺深痕寄燕泥中。
東風吹盡薰風起，一夜人間見落紅！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懲罰侵略者大快人心 轟炸河內海防值得讚

萬人傑先生：

當北越大舉南侵時，印共、毛黨皆默不出聲。但今聞美機轟炸河內、海防時，皆跳起來，大嚷大叫。何解？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故也。不僅共產黨徒如是，自稱中立報的大編輯也起抱不平，用特號字，頭條標題曰：「尼克遜政府陷兩條線作戰」，顯然是反對轟炸北越。所謂「兩線作戰」，其小標題曰：「轟炸北越引起國內外攻擊與反對」，未免主觀太深了！

就美國內說，根本並無行動。過去則有之。自北越南侵以來，連鴿派頭目也不出聲了，最多不過二三無聊政客出出風頭而已，甚至鴿派領袖且「主張對北越宣戰」呢。至於國外，也只見莫斯科、北平、印共有所表示。此種表示也只在為北越打氣，俄共既未取消尼克遜訪俄，而毛酋也未阻止兩美國國會領袖訪大陸。那麼何以會說是「兩面作戰」呢？豈非故做駭人聽聞之筆。

我們是一羣主張世界和平者，絕對反對戰爭。但此次北越兇猛南侵，燒殺南越無辜人民，縱然是佛也要冒火，恨不得赴南越前線，能出一臂之力。今美國轟炸河內、海防軍需、油庫，這明明是膺懲北越，眞是「炸得好、炸得漂亮」（用毛黨語）！為什麼要反對，實在毫無理由。

北越這次南侵，幕後當然是蘇聯。蘇聯採的是一石二鳥政策，一在打擊毛共，拉緊越共，使越共疏遠毛共。一在打擊尼克遜，不讓尼毛共霸亞洲。不料老毛子卻闖下了大禍，尼克遜居然有此一招，毅然決然轟炸河內、海防，這是共黨人所皆未想到的。

尼克遜為什麼下令炸河內、海防呢？倫敦廣播的非常中肯，廣播評論說：「美國人民決不肯敗在一個小國手下」。因此，全美人民皆支持尼克遜這樣做。尼克遜想競選，也非如此做不可。須知有時平凡人也會做出驚天動地大事，杜魯門下令以原子彈炸廣島、長崎，今尼克遜為何不可炸河內、海防?!這是一種慈悲，以戰止戰。

一羣愛好世界和平者謹上　四月十八日

代郵

高尚先生道席：

拜讀芳翰，如挹清芬，拙著「蹄聲劍影錄」，乃避秦海隅，感懷往昔，逝水徒嘆；檢討過去，聊作芻蕘。王粲登樓，憶舊而作。謬承推許，長期閱讀，益感過愛。惟追憶所及，走筆纔述，但以年代久遠，印象漸已模糊，獲 惠教言，於單行本印行時，足堪借鏡，敬覆大禮，并申謝意。

專此并候

大安

弟宓琴敬覆　四月二十一日

本刊合訂本二十冊已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二十冊業已發售，每冊港幣十元，外埠郵購加收郵費。

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生效，乃作百八十度轉變，再試其他方法，國內輿情如此，為民主國家之總統者不能不順民意而獨斷獨行。尼氏智囊基辛格制定了全球戰略，乃聯合自由世界、第三世界共同抵制共產世界之擴張。我們雖然討厭尼氏，特別對他訪問大陸不予諒解；但須知，國與國之間無情誼，只有利害，他為美國，不為中國；他為他自己連任，不為別人。所以，我們恨他無用，反他也無用。為今之計，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隨客觀條件之變化而變化。如今當政諸公所表示者，正是如此。這也證明，過去的以不變應萬變是錯誤的，一面倒向美國也是錯誤的。如今，翻然憬悟，亡羊補牢，尚不為晚。總之，要靠自己，靠誰都沒用，「莊敬自強」此語甚好，應該自強，真正自強了，就不怕人家欺負了。您說是麼？　四月十八日夜。）

三婆「回歸」有奇遇

去時「負擔沉重」返時「一身輕鬆」

鄰居三婆是一個六十開外，有點老態龍鍾的婦人，身體雖很清瘦但尚算壯健，兒子與媳婦是在街邊擺賣生菓的小販。三婆除了要料理一切家務之外，還要照管三個不大不細的男女孫兒，家務雖然繁重，但由於三婆持家有方，一切處理得頭頭是道，且有時間帶着孫兒四處去串門聊天呢。

三婆為人慈愛且極健談，因而鄰居都很尊敬她，尤其是鄰居的一班孩子們見到她都是三婆前，三婆後的叫個不休。

二婆有兩個女兒是嫁在鄉間，三婆平時與其他的人一樣，滙寄些錢，衣物與藥品之類的東西回鄉去接濟一下女兒。

今年美帝頭子「尼剋松」也到大陸訪問，因此傳說進口放寬點，同時兩個女兒又是接二連三的來信要求三婆回鄉去與她們見見面。三婆自到港十多年來，由於要操持家務與照料孫子，所以也從沒有想要回鄉的念頭，但這次卻勾起了她思親之情，所以決定在清明節前回鄉一行，一來可以與久別的女兒見見面，二來給先夫拜拜山修補一下墳墓。

要回鄉當然少不免要帶衣物、藥品、食品等大陸人民所等待的救濟物資。為了這些搞到三婆頭暈腦脹整整幾天都未能睡好覺。

起程那天三婆忽然由清瘦變成肥腫難分行動呆滯，原來她穿了六對襪、八條底褲、四條長褲、四件冷衫、兩件外衣，全身像裹蒸粽一樣綑得緊緊的，連彎腰與轉身都非常困難，兒子與媳婦看到她那個樣子不禁也大笑起來。

這天老天爺好像有意跟三婆戲弄似的，天氣卻特別溫暖，三婆坐在火車上雖然窗口吹來陣陣的涼風，可是三婆卻像坐在熱鍋上，滿身大汗淋漓，但為了要減輕一點稅欵的負擔，可憐她也不願把過多的衣服脫下來，堅忍着一直捱到深圳。

經過一番繁複的檢查後，登上了由深圳到廣州的火車後才全身進行大解放，可是將解脫下來的衣服件件都可以扭出汗水來。

剛踏出廣州車站外，就見到兩個女兒一班外孫與一些親戚一共二十多人前來接車，有如鄉間迎神出會一樣熱鬧，把三婆前呼後擁的接回家中。三婆幾經辛苦終於換來了眼前一點心情的歡樂。

可是一到家，女兒們並不是爭着招待茶水，而是首先爭分三婆帶回去的衣物，結果由於有人多了，有人少了，有的是搶爛了而姊妹親戚間發生了爭吵，甚至在言語間埋怨三婆東西帶得少（大陸人民都以為香港人都有金山掘）。

這可把三婆氣壞了，加上三婆在火車上焗了幾個小時，老年人本來身體已經很虛弱了，因而三婆當天晚上就病倒了，一病就病了八天，等到病好了也正是申請回鄉期限到了，原本三婆想去先夫墳墓拜祭一下的計劃也作罷，匆匆忙忙的回來了。

在這次回程中，二婆卻輕鬆多了，除了穿着一套單薄的外衣內部卻完全真空了，三婆剛踏入家門，鄰居們都去問好並希望了解一下大陸情況。正所謂君由故鄉來，必知故鄉事。但三婆這次卻出人意料的，非常負氣的第一句話開口就是「咸家鏟」，接着就發誓的說，以後再不會回去了。於是就談出了這次回鄉的過程來了。她說共產黨天天說大陸人民生活好，我這次雖然回去幾天病幾天，沒有到街上去過，但從我兩個女兒與親友像餓狗搶屎樣爭衣物來看，就會知道大陸人民生活到底好成什麼程度了。

從三婆這一段話，使人不覺也想起了香港一小撮可憐的大學生，甚至於連一個文盲的老太婆也比不上，還不知恥，高唱回歸論呢。

（尖鋒）

「萬人會刊」稿約

一、園地公開，歡迎會員投稿。本刊為非賣品，不設稿酬。

二、歡迎有關本會的、香港的、國際的稿件，形式不拘，但求輕鬆幽默，高調低彈，大題小做，講真話。

三、編輯有刪改權，不願者請在稿端註明。

四、來稿請勿超過一千字，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五、來稿請附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筆名聽便。

六、一經發表，版權為本刊所有。

七、如須退稿，附回郵信封。

八、來稿請用原稿紙直寫，一紙勿書兩面。

趙聰與一讀者討論關於聯蘇反美問題

趙聰同志：

（上略）您介紹給我的「寫給信仰的追求者」一書，我曾到書店看過一下，不見有，是否一定要在您寫的那個地址才能買到？

近日關於我國與蘇聯的關係，人們的意見不一。我個人主張聯蘇反美的，您呢？我並沒忘記聯蘇會經侵畧我國，而且曾是毛共的老大哥，但那都是過去史大林時代的事了。毛幫現在不是大罵「蘇修」嗎？既然蘇聯現在實行的是修正主義，修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樣。試問有那一個國家比日本給我國的損害更大，我國至今對日本不是還友善？時勢到了如今，我們應該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只要有助於推翻毛共政權的，我們都要團結；只要是能打擊美國，我們都應該友好。美國下屆總統若是尼克遜當選，更應如此。讓尼克遜看看他與毛幫勾結之後，世界是怎樣改變的。根據負負得正的道理，凡是與毛幫敵對的，都是我們的團結對象。蔣總統也說過「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話。單是蘇聯敵視毛幫及對孟加拉獨立的態度，就很值得我們團結了，何況蘇聯近來還主動的對我國表示友好。表面看來，美國與我國是有着傳統友誼，是我們的反共同盟者，事實上美國卻是極之勢利眼的，每當我們與毛幫鬬爭最緊要的關頭，美國必定是對國府落井下石。假若美國眞是存心反毛幫，對中華民國作無私援助，毛共政權早已滅亡了，那裏還留得到今天。若要在蘇聯及美國之中選一作朋友，我是取蘇聯而捨美國的。（日本更是不足道，我對日本向無好感。）即使是在已往，蘇聯親毛幫也是眞小人的行爲，而美國則一貫是僞君子的作風，僞君子自是比眞小人可惡了。到了尼克遜做總統更衰，尼克遜還以爲他的兩頭蛇作風很得意，其實是無恥！幾曾見過尼克遜這樣下作的總統。據謂國府某官員曾說，一旦美國放棄台灣，我國便會與別國聯盟。爲什麼我們要等美國「放棄」呢？中華民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要與何國聯盟，我們有自主權，我們絕對不需要在任何的方面聽命於美國。我們中國不是美國的囊中物，美國無從談「放棄」。我國若有志氣，應該把美國鬼及其軍隊艦艇趕離台灣，美國鬼要賴在台灣也不行！若必需借外國軍事力量作防衞，可請蘇聯協助。我認爲今後不但反毛共的是我們的同志，凡是親蘇反美都是我們的同志，朋友。

敬禮！

一讀者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

（趙聰敬覆：「寫給信仰的追求者」如買不到，我可以送您一本，因我早看完，只要您把通信處見示，即當寄上。關於聯蘇反美問題，茲事甚襍雜，且難作決定。我佩服您對國是的關心，但不同意您的主張。蘇聯狡猾無信，甚難相與，誰碰它誰吃虧，中外古今，例不勝舉。且蘇與中共皆共產國家，皆自以爲正宗，自以爲眞正的馬列主義。毛之反蘇，乃爲爭國際共產運動的領導權。史魔在，他不敢，史死，毛看不起蘇聯的接班人，便想繼史而爲世界共產導師。史魔在日，毛乖乖地聽命，叫他往東，他不敢往西；史死，老赫還想像史魔那樣命令他，他卻不聽了，於是赫魔撕毀條約，撤銷蘇援，兩國水火，愈弄愈糟。如今蘇聯布、柯二人當權，當然不會讓毛奪了國際共產運動的領導權去，雙方不會好轉。不過，布、柯反對的是毛，毛反對的是布、柯；一旦毛死或布、柯失權，雙方都擅長玩弄辯證法，說不定又會言歸於好的。我們如果聯蘇，第一損失，即失卻反共立場；第二、如果中蘇共一旦重合合，將如何自處？第三、如果聯蘇，讓它派軍固我海防，幫我抵制中共，它會索取很重代價的，誰能賣國？中蘇共交惡之前，中共給蘇聯的好處太多，是賣國的罪行。最近蘇聯向我表示好感，那是釣餌，引我上鈎，我們不會佔便宜的。所以，我不贊成聯蘇。至於美國，尼克遜雖然訪問中共，但他在聯合公報中對台灣問題卻耍了一個花招。撤軍云云，須俟和平解決，緊張消減之時，實等於不撤軍。因金門對岸中共仍是隔日打炮，而國共和談決無可能也。何況尼的目的，在聯中共以制蘇，因蘇才是眞正與美核武器爭霸的對手。如中蘇共合，太不利於美；中蘇共分，美可專心對蘇。而美人善變，以二十餘年圍堵政策不

失踪匿跡，五常委更祇餘毛周兩人，其餘林彪、陳伯達二人不見了，康生也匿跡了，可見他們內部，實在處於四分五裂，你爭我奪之中，這時如不運用陰謀詭計，轉移國內人民目光，幹部心理，則爭權奪利的伎倆，便無法掩飾而必定暴露出來，這情形蘇俄或會看得較淸楚，因而有百萬大軍壓境之局，（文革毛澤東鬬垮劉少奇或與蘇俄無關，但林彪軍機墜外蒙，則必與蘇俄牽涉），毛周要安內（轉移人民眼光和心理），攘外（抵消蘇俄及外來壓力），因之便想到美國這隻「紙老虎」來，「聰明笨伯」的尼克遜與之周旋，自以爲得計，其實做了中共緩和內部，示威世界的工具。

受騙的歷史經驗

當然尼克遜也有前文所說，意圖打開中共鐵幕，改變其孤立偏見的理想，但他的心血必定白費，中共在困難時期，可以不擇手段卑躬屈節的去迎合你，或接受你暫時的支配，但一旦羽毛豐滿，力量長成，就會翻身把你推倒，這些事例在北伐時期的國共合作，抗戰時期的聯合抗日等歷史中，可說屢見不鮮，國民政府也因此而吃了它不少虧，北伐由聯俄容共而導致寧漢分裂，其削弱力量與延遲中國的統一且不談了，後來流竄到陝北，已成甕中之鼈，（中共自稱二萬五千里長征），又藉聯合抗日，受編爲第八路軍而坐大，（其實是專打國軍不抗日），勝利前後毛澤東到重慶，爲要訛騙逼眞，而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凡此都是祇求目的，不擇手段，勝利後國共之「軍調」、「和談」，美國這時也插手其間，中共也無一不是講一套，做一套，很多時美國被騙了，就算是一個人情，但我們國家被它訛詐了，就禍延至於今日，這情形美國一些政客會明白，無奈大多抱天眞的想法，也正如目前尼克遜一樣，結果就全了中共的騙局，此不獨美國爲然，世界很多低能的政客也是一樣，不能不爲世局前途悲也。

表演騙不了人

再說中共的騙人伎倆，非飽受欺騙的傳統中國人所不能了解的，外國的所謂聰明政客，祇有做笨伯，中共這次歡迎尼克遜，可以用笑臉、國宴、體育競技、戲劇欣賞、遊覽風景等來表示親摯友善，但說不定一翻臉又回復惡毒漫罵舊觀，甚至請君入甕，目前之種種表演，可說「做戲咁做」，記得史大林死時，（中蘇仍是牢不可破的友誼），中共不特通令全國下旗誌哀，電台三天日夜不停播放「國際歌」，各街道均設揚聲器，追思會全國各地分別舉行，黨政大員以次，人人臂纏黑紗，廣州市大會分四區同時舉行，停止車輛行駛，幾乎人人要參加。如喪考妣，晚上還要作哀思討論，燈光佈置暗藍慘淡，小規模如街坊小組及店員工會小組，也要依樣舉行，極盡凄涼悲愴，痛失親人的情景，你說還不像做戲嗎？其他報導人爲的英雄殉難事例，也必定情景配合，强人相信，說是示範教育，其實是不擇手段，魚肉人民的殘忍行爲，此外導人觀光之張羅充實，佈置拍照之畫刋宣傳等等，又豈是過慣自由生活的尼克遜和一班低能政客所能了解於萬一呢？

尼克遜此次訪中共，於美國可說一無所獲，於世界局勢，則帶來不少麻煩，莫說不能解決下一代的和平，即當代也平添各方面的疑慮與糾紛，中共表面看來似壯黠聲威，但實質亦毫無是處，相反更可能加深內部的歧見與紛爭，尼克遜此去不如無去，聰明祇有變成笨伯罷了。

（華兆）

三月

夏雲

三月，是春光嫵媚的日子。三月，更是百花萌蕓的時節。但剛過去了的三月，卻帶給我這異鄉遊子一種難以形容的感受。

是杜鵑花開的三月，
是踏青的三月，
又是那無名烈士殉難的三月，
三月，
啊！故鄉！
死去的忠魂我無以後繼，
冥息的先人我未能忘懷，
杜鵑的盛開也總是杜鵑在泣啼……

三月，的確帶給人一種愁思，一陣哀鳴，和一種不難理解的思鄉病。在那晴雨不定的時刻，在魑魅幻影掩蔽下的三月某日，與韓江鴻兄和二位同窗，尋到我們最崇敬的張贛萍先生墳前叩拜。目睹張先生的遺照、想到張先生的生前、張先生的爲人、張先生的和藹仁慈，一時千頭萬緒，靜默中挾帶着一份惆悵與難過。想到斯人早逝，有爲的人長埋黃土，沒用的人卻枉生世上。更回顧了一下近日的「不愉快事」，眞有一份難以形容的慚愧落寞……臨走前，蹲在先生墳頭，默默在祝福：願來年今日，我能把「紅朝」覆忘消息向在天之靈禱告！

萬人意見

藉溫和外交掩飾內部矛盾
為欺騙世人玩弄陰謀詭計
國人萬勿上中共的當

尼克遜輕舉妄動

尼克遜自以為絕頂聰明，抱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標榜為世界下代和平與兩國關係正常化，不惜冒二十多年敵對關係，親訪大陸中共並與毛周商談，在尼克遜心目中，以為中共長期以來，自關鐵幕，未嘗參與國際事務，因之形成它的孤立與偏見，處處自外於世界，自絕於世人，如果一旦將其鐵幕打開，讓其政權插手參與世界事務，鐵幕人民多見世面，樣樣多與世界交流，則不特可漸漸改變其孤立與偏見，說不定有如赫魯曉夫之訪大衞營，慢慢會導致其右轉而成為「蘇修」第二，因以蘇俄而比中共，同為社會主義集團，當無不同之處，這是尼克遜的一廂情願和打得响的如意算盤。

為要達成這個目的，去年十月的中國聯大席位，通過美國的花招，（當表決時基辛格二次進入並逗留大陸），適台灣國府退出而讓給中共了，參與國際事務的第一步算是成功，隨着本年二月，尼克遜便浩浩蕩蕩的直闖中共大門，結果大門雖開而不能橫衝直撞，（隨訪記者憤說無新聞可訪），所見所聞都是預先的佈局，雖然也有笑臉，但改變偏見的絕不是中共政權，而是尼克遜一干人等，聯合公報雖然全是理論上問題，但美國似乎除了退縮之外，實在難有意外的收穫。

尼克遜為世界下代和平與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聰明抱負會有結果嗎？我肯定絕無結果，主要是他訪中共，而不是中共頭頭訪美國，即使是中共頭頭或人民團體訪美國，亦一樣影响不大，因為中共二十多年來以美國為頭號敵人，無論它的政治體制，壟斷資本，生活方式，無一不是十惡不赦的攻擊對象，即使「疴尿唔出」，都說是美國遺毒，如此數十年來，耳濡目染，現在雖然眼見美國科學發達，亦祇有說是走向尖端的一面，但跟着必說其很多的黑暗面，因為頭頭有所感而不能言，人民限有所見而不敢說，如何消除其偏見，如何滌盪其狹隘心理，這實在是與中共打交道的最困難問題。

中蘇共的不同

再說蘇俄與中共，也各有其不同之處，中共口口聲聲以正宗馬列主義自居，更有所謂本家的毛澤東思想，政治要求又紅又專，人民生活丟之最後最後，蘇聯革命六七十年，文藝作家仍然可以寫出「齊瓦哥醫生」，但吳晗的「海瑞罷官」，中共就攪出延續五年的文化大革命，弄到舉國騷然，百萬人頭落地，其專制毒辣的政治手段，又豈是尼克遜、基辛格之流所能了解。

中共二十多年來，以美國為頭號敵人，為海空疆界之被侵擾，曾向美國提出嚴重警告達四五百次，都說紀錄在案而要適時膺懲，韓戰出兵參戰，死傷二百多萬人，越戰多年來軍經援不斷，技術人員與戰鬥人員也直接參加，（內地來人透露，曾與退役之特殊兵種人員談話，彼曾參與越戰），凡此種種，絕不是開玩笑的，而是拼將國力與國運一擲的，為什麼二十多年後的今日，會無緣無故轉了一百八十度角，而與頭號敵人打交道和拉關係呢？這點如果尼克遜是眞正聰明的話，是不難想得出來，難道被認為焦頭燃額的「紙老虎」，現在變成眞老虎，除了具備核子牙之外，還長了萬能翅膀嗎？

權爭永不休止

中共借文化大革命，（當時標榜是破舊立新，現在則不斷翻古籍，拉美帝），毛澤東運用最高權術把劉少奇打垮，表面看來，中共是純潔了黨內並取得偉大的勝利，（其實是奪權鬭爭，一鷄死一鷄鳴），我們看此間上映的「九大」紀錄片，其排演之狂熱，甚是可以，但骨子裏卻適得其反，因為憑槍桿子做後盾，軍人勢力膨脹了，拉林彪做「林副主席為副」，林彪便處處建山頭，個人權力太大了，軍人當政使黨不能指揮軍，中共傳統的權力系統起了變化，毛澤東眼見尾大不掉，於是令各地重新建黨，但結果仍然受制於軍人，無可奈何中，便導致去年六月到九月間的一大變化，林彪與黃、吳、李等「文革」時期一等紅員垮台了，有人仍說是毛澤東的勝利，但據知內情的人卻說是周恩來的勝利，證之近來中共政情的表現，此說確實非虛。（招待尼克遜由周獨攬，完畢由滬回平，也發動群眾盛大歡迎，此為前所無者。）

我們且不管他們是誰的勝利，但由劉少奇到林彪的一再垮台，距離時間十分短暫，充分表現其上層的權力鬭爭，實在彼起此落，打垮了「中國赫魯曉夫」，又來「清除劉少奇一類騙子」，如此你爭我奪，無時或停，今後周恩來或誰人的命運，恐怕亦非所知，自從有了奪權的「文革」開端，眞是難有寧日，任何稍有權力在手的人，都會借題向當權派開砲，誰人不想位居至尊，誰人不想君臨天下，此所以劉少奇之後，便有陳伯達、林彪之相繼垮台，是循環相生不斷繼續下去的。

組織機能的潰爛

其次中共經過「文革」和林彪事件之後，其內部組織，權力系統，行政效率，幹部心理，人民意識，都起了極大的變化，也大大削弱了他們的實力，看劉少奇垮台之後，國家主席長期虛懸，「九大」後新成立之中央政治局，原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林彪事件之後，二十五名委員幾乎一半

認識中國

回歸，回而不歸

柳以青

回歸的理念，早在前幾年就有人認眞討論了。我用「認眞」兩個字，因爲那時討論「回歸」時，確有些文化氣味和學術氣味。起碼，還是從太過注重西方文化理念和西方文化方式中，盡量回復到中國文化的理念和方式中。也可以說是面對二十幾年共產禍亂後的情形，海外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各方面所發動的反省行動。這一反省行動，大半都是由同時接受了中西文化染指的青年人所主持。所美中不足的是：這些青年志氣則有餘，學力卻不足，可以做倡導，不能持之有故。

不過，如果這回歸旨在文化和學術的討論，倒也是一股很值得重視的活力，雖不能總結溯自我國受到西方文化和文明的衝擊後所產生的種種論戰，以及所採取的各種不同態度，倒也會能比較客觀地研討中西文化交流涵化後的實質究竟是什麼，給予某些觀點。這雖然遠比上一代的學人在悲嘆着「花果飄零」來得積極，卻又對「落地生根」的事實不甘面對。無論如何，總會是有些成就的。可惜的是：這一不甘面對「回歸」文化和學術性的討論，從開始就落實到對當前政權的選擇和揚棄上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文化和學術討論的悲劇。所以也就很快地欲行輒止，雲消霧散。

文化回歸有建樹

我不反對任何一個中國人在政治上的信仰自由和選擇自由，但在文化與學術上，卻是着重於廣泛討論，交換意見和暫時要超脫現實政治的。既然講文化的回歸，是以傳統文化優良處來回歸，來倡導。無論那個政權，只要它是保衛傳統文化，發揚傳統文化，更以傳統文化精神來行使統治權的，而又爲中國人民所易於接受的，我們就贊同。因爲這是站在中國文化回歸的立場，不是站在政治回歸的立場。

同時，這一回歸的意義，又是兼懂了西方文化和文明而來的，本質上已經體會到全然地把西方思想、西方方式搬到中國來是很難走通的一條路子，然而，又發現西方文化中確也有其優良的一面，而我國也該借重，因此，這回歸又意味着把西方文化的優良方面，來與傳統中國文化的優良方面相配合，因此仍可對實際政權政策加以批判。

政權回歸是宣傳

但是，最近所看到的有關「回歸」呼聲，已經做成了純政治宣傳的號角，不再有文化和學術的味兒。直接了當的說，只是「一面倒」的共黨統戰攻勢，這一面倒的目標，當然是倒向大陸政權。

這一股「回歸」卻也產生了一些「回歸熱」。特別是在國際間對中共政權的「建交雨」和外國商人的「訪問潮」的風雨交加之下，熱潮洶湧之中，很多海外的中國人也頗能乘風破浪地談「回歸」了。惜乎只得一個「談」字。

我曾聽過香港大學學生觀光團的報告，也看了他們所拍攝的大陸風光的圖片，可是，他們都具體地表現了「回」而不「歸」。當然，這恐怕是他們覺得自己的「成份」問題沒有「歸」的可能性，我想，那也確是事實。

從他們報告的談吐中，我發現他們只是傳達了「回」去和「回」來後的感想，並沒有「歸」的意味。事實上也是歸不得的。

可是，從他們所放映的幻燈片裏，我看到了故國山河的歷代名勝古蹟，新的建築物和工廠等，當然還有一兩幀有街頭人物的照片，其中一張是有北方孩童的。在偌多的幻燈片的放映中，給我的總印象是只見到「物」，沒有見到「人」，特別是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生活的關係和人與統治者的關係。這是不是強調了「唯物主義」的關係而所發生的影響？就連很多城市中的毛澤東塑像和毛語錄的字句牌子，我仍有「物」和「唯物」的感覺。

回而不歸是心聲

相信所有聽到和看到這一報告和幻燈片的人，特別是出生在海外的中國人，都會興起「回」的念頭，回去觀光和旅行，但並沒有「歸」心——住下來從事工作和生活。因此，這一「回歸」的宣傳，在海外中國人的反應下竟是「回」而不「歸」，這可說是這一「回歸」統戰政策的失敗，所以目前本港左派報章雜誌不再大聲疾呼喊「回歸」了。反而高興宣傳「認識」和「認同」。原因恐怕在此！其實，宣傳這玩藝兒，說容易吧也難；說難吧也容易。問題是被宣傳的貨色是怎麼樣的。「有麝自然香」固然不錯，但不能秘而不宣。可是，專搞宣傳不理貨色的話，我們都知道「紙是包不住火」的。

根據「回」而「不歸」的人們說，在大陸發行的「參考消息」是包羅萬象的，連香港右派報紙的消息也刊登。可惜我這還不想「回」的人沒有見過這「參考消息」的內容。不過我卻可從香港左派報章編輯政策上稍微了解「參考消息」的編輯方針。對宣傳方便而有用的就登，美化「社會主義」的登；醜化「資本主義」的更登。做成對「不得不歸」的人民，讓他們不要「回心轉意」。

台灣的報紙香港可以買到，批判政府、揭發貪污和罪行的文章和消息都有；而本港的左派報紙（人民日報雖有，但卻是教條式的不算在內）對大陸的一切似乎已經到了無暇可指的地步，一味美化。就從這兩類不同的報紙內容裏，我就比較相信台灣國民政府的政策，而不信大陸政權的作爲。原因很簡單，因爲台灣報章有眞相，大陸報章多宣傳；台灣報章有民意，大陸報章盡官腔。

歸而不能回就遭殃

這裏，我並沒有偏見，只是把所見、所聞的事實和眞相發表出來而已。意思只願爲那些一廂情願地在做着「回歸夢」，發着「回歸熱」的人，加一點清涼劑和一些退熱散。讓他們也多留意一下「回」而不「歸」人士的現身說法。誠如何炳棣教授在美國的演講，本港左派的報紙刊登了，但是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國特別趕去聆聽，事後寫信來指出：何炳棣曾在演講中批判中共政策三點，即是太專制、扼殺人才和太集體化。而左派報章卻全成了一片溢美之辭，那麼，如何能使人相信他們的報導呢？

歸聲劍影錄（九十六）

奔上走難之途

我在家族中的輩份頗低，但由於叔祖們的過愛，頗有發言的地位，在會議席上，我指出「抗戰靠山」，主張爲了避免敵機騷擾，明日凌晨三時各房便要疏散到山區去，最理想的應到距離十二華里的騎龍溝，那山區的兩條村子的居民，既完全是本族的遷去宗親，同時我們中憲第父兄也幫過他們不少忙，而且那兩條村子的宗親，是以打賊出名，各房如果疏散到那裏，他們會保障我們的安全，卽使日軍進犯到那裏，他們都也可以武裝的保護我們撤退到更深入的山區。我的提議獲得家長們的接納，於是決定由各宅貪夜分別通知，於明日凌晨三時出發，疏散到騎龍溝或平沙兩個自行選擇的地方，憑各家與他們的關係，臨時租屋暫避，到日軍退出時，始重歸家園。散會後，逐家通知，我返回家裏，馬上收拾細軟，裝束停當，又將一件舊棉衣，劏開了線，藏些鈔票和首飾進去，然後縫好，以備明日出發時貼身穿着。辦妥了才草草入睡。

時鐘剛敲响三下，巷子上也傳來汪汪的狗吠，開始有人行的腳步聲，我立卽爬起身來，家人都已起床，急忙的洗臉，然後大家背上行囊，小婢拿着風燈，我拿枝手電筒，一馬登先，率領家人奔上走難之途。各房親屬也紛紛就道，在路上，除急促的腳步聲，小孩們偶然的索乳哭聲，整隊肅然，大概由於每一個人都懷着沉重的心情，默默的奔往安全地帶。出了村子三四里外，回頭一看，一條火龍蜿蜒於黑暗的原野上，原來是閃爍的油燈，風燈，掃射的電筒，絡繹於道，而形成一條長長的火龍。江會前線的炮聲，老是在春風峭料中送來，一响一响的像打在人們的心坎，所以連小孩們也不敢多嘴，跟着父母在火龍裏踏着蹌踉的腳步，絕不呼娘叫媽，在初嘗人生的苦味。行了七里之後，漸漸走入山區，地勢高低不平，比較難行了。同時，火龍也由一條長的一變而成爲兩條小的，因爲一部份人奔往平沙，投靠他們的戚友。

我則依然走騎龍溝的路線，和大宅的二叔祖，二宅的五叔祖，六宅的三叔祖等在一起。約再行一里，突然前面高聲大喝：「站住！來的是什那人？」我們走在前頭的人答道：「我們是宓家灣的人，走日本仔，到騎龍溝去避難。」前面又高聲而較先前溫和的問道：「是宓家灣的什麼人？」五叔祖見問話的人是講騎龍溝的土音，而在騎龍溝的勢力範圍內出現，當然不是强徒，便高聲的道：「我是宓然亭。」二叔祖跟着也提高嗓子說道：「我是宓素菴。」這兩位地方紳士，縱橫數十里是人所共知的，他倆拿出招牌來，果然生效。只見前面電筒亮處，正是一度石橋，橋躉後閃出兩個中年人，荷着步槍，腰纏子彈帶，手拿電筒，朝向我們跑來，跑在前的高聲叫道：「五叔！我是阿湖。」這個阿湖就是率領壯丁擊潰來打刼的土匪，並生捉賊人首領而著名的「打仔」，跟在後面的則是他的弟弟阿湘，也以「爛打」出名的。阿湖兩兄弟見過五叔祖，還向二叔祖及三叔祖唱個喏，然後對我們說明：因時局緊張，恐壞人乘機騷擾，特於是晚全村壯丁分批輪流看更，他們兄弟放哨到橋頭，遠遠看見我們這一羣携有燈火的人龍，當然知道不是壞人，但也要問明究竟，現在既然知道全是兄弟叔伯來避難，當極表歡迎，何況中憲第父老更是他們村子的恩人，（騎龍溝附近在清末發生過一宗命案，爲鄰鄉誣揑騎龍溝的人攔途搶刼，謀財害命，官兵將要圍捕騎龍溝，幸我家曾叔祖麗琴時任廣州府儒學，丁憂在家，知宗親被人揑害，親赴縣城，向縣老爺解說，後來又追獲原兇，證明又非騎龍溝的人所爲，消禍於昢睫之迫，數十年來，騎龍溝的人一提起中憲第就說恩人）。除歡迎我們隨意居留之外，還表示倘使我們缺乏什麼用具，請不要客氣，向他們提出，他們必儘量供應，阿湖兄弟是個老粗，快人快語的表達之後，便又跑到前頭去，爲我們帶路，前面如有哨位盤問，阿湖兄弟都替我們打個招呼，阿湖還吩咐前面哨位的人道：「快去告訴梅伯知道，說宓家灣的然亭五叔和子侄來我們這裏避日本仔。」前面哨位嗅的一聲，便有人開了手電筒，回頭便跑。

我們再行約十分鐘，遠遠看見燈火通明，照耀騎龍溝了。再行十分鐘，已到了騎龍溝，那位騎龍溝的首席父老梅伯已率領父老在村子閘口接我們，我們進入騎龍溝之後，梅伯便引導我們先到景華家祠休息，當場向我們宣佈，現在本溝新舊的兩條村子，凡有空出房子的家庭，都開了門歡迎宓家灣的親人，請大家不要客氣，分別搬入去居留吧！但地方簡陋，委屈了各位，但走難之時，想各位也不計較了。我們齊聲的道謝。

騎龍溝的章潮公，也夾在父老羣中，在閘口見到我時，立卽上前和我招呼，章潮公和我祖父在民國十四五年，曾合夥經營過磚窰，後來又和我祖父被推共同做太祖祠的値理，而他的幼子和我在太岳小學又是六年級的同學，因騎龍溝沒有高等小學，所以很多子弟送到宓家灣讀書，而在太岳小學寄宿。因此，我家和章潮公是宗親而又世好，我在小學時已常到章潮公的家裏。當梅伯宣佈完之後，章潮公卽邀我全家到他的長子的新屋，章潮公的長子是僑旅加拿大，發了財，返回唐山建一座新房子，他的長媳住了一邊，還有一房一厨空着，故章潮公一定要我全家去住，盛意拳拳，我只好領情了。

各房叔伯昆仲，在騎龍溝的宗親以報恩的心情，隆情照顧下都得到安身之所，麗琴公當年義助宗親，於四十年後，後代於兵荒馬亂中竟享其善果。（未完）

宓琴

苦笑。

李索開的話引得大家也笑了起來。

公園的中間有一塊的草地，綠草如茵，四邊都植了一列洋槐。這個季節太陽還沒有正照，所以向南的一列樹木的陰影正覆蓋着草地。

楊凡指着那塊草地說：「到那處坐坐吧。」

大家一起走向那裏。

每個人都會給摸底

各人坐了下來，有的用雙手撐在後面的草地上，斜仰着身子。

「省裏派我們來了解情況，是文聯接受省委宣傳部的指示而作的。省委也估計到文藝界會發生思想混亂，所以希望通過熟悉文藝界情況的同志下來看看各地的動態。這是老做法，幾乎是每次政治運動都要做的摸底工作。其實，連我們的思想也不很明確。我們耽心會了解不到實質的東西，回去難以交差哩。」趙青勃說。

「說句老實話，現在省委派我們來摸底，恐怕人家也在摸我們的底。」李索開說。

「為什麼這樣說？」李冷文問。

「現在運動的表面是在反胡風集團，發展下去可能要演變成反一切反革命集團。胡風分子的額頭上並不是刻着字，在文藝工作者成堆的地方，就可能有暗藏的胡風分子或與胡風集團有交往的人，難道黨不從這裏下手？所以，每個人會給摸底，這並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奇怪的事。」李索開說。

「這叫『剃人之頭者，人亦剃其頭』囉？」張北方說。

「我們並沒有剃人之頭呀，被人剃頭倒有可能。」趙青勃忙辯解着。

「不過，我看也會出現互相剃頭的現象。你們認為對嗎？」徐諾說。

李冷文發出會心的微笑，他明白徐諾的話是為了他的發言被某些人攻擊而發。

「這是老手法，屢試不爽而又使人難以避免的老手法。你剃過來，他剃過去，即使後來終於證明他不是癩痢頭，但頭髮已剃光了，或許也被剃得頭破血流了。人人都像發了瘋，這就叫做階級鬭爭。」張北方說。

「小張的說話怪有意思。你不覺得這種說法有偏頗之處嗎？」趙青勃問。

「難道事情不是這樣？」張北方反問。「假設現在我鬭你，我是什麼階級，你又是什麼階級？到後來，你又鬭我了，你變成什麼階級？我又變成什麼階級？互相吃掉，這就是階級鬭爭的魔術變的戲法，政治迫害的花招。」張北方似乎毫無忌憚。

李冷文為張北方的話感到吃驚，怎麼這位同志竟直言不諱。

談起了「剃頭」問題，張北方忽然笑了起來：「剛才我們談到了『剃

「你是說人人都有可能捲入這場鬭爭的政治漩渦？」李索開問。

張北方笑了一笑：「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這是必然的』。每一個知識分子，在每一項政治運動中，如果不被列為鬭爭對象，他也必然要改造思想。所以我說是『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

張北方的話引得大家笑了起來。

「小張，」趙青勃說：「眞有你的。」

「看來在座的人都有被剃頭的可能了？」李冷文問。

他這樣問，因為他對過去的政治運動仍心有餘悸。

「不光有可能，而且有些人已經洗濕了頭，等待被剃了。」說話的是徐諾。

李冷文理解徐諾「洗濕了頭」的意思，他看了徐諾一眼，相視苦笑。

……

夕陽已經西下了，殘暉照在黃土大道上，照着洛陽這座歷史古城，照着陣陣歸鴉。柳枝在晚風搖曳，飄下紛紛揚揚的柳絮。

古城夕照，老樹昏鴉，春天已經逝去了，在這一羣人的心中也失去了。牡丹花在殘照中也黯然失色，春天確乎是失去了。

急轉直下

已經下班了，天色漸漸昏暗下來。徐諾還留在辦公室裏。他扭亮了電燈，看着蕭逸從廣州給他寄來的信。

蕭逸在信中告訴徐諾，廣州的文藝界在報上發表了舒蕪揭發的材料之後，反應不一，但據他看來，除了黨官之外，大多數都是對胡風抱同情態度。幾天前，廣州作家協會召集了一個座談會，聲討胡風，作家陳殘雲、周鋼鳴、韓北昇、秦牧等二十多人作了發言，大家的發言幾乎千篇一律，對胡風進行人身攻擊，並要求解除胡風在政治上和文藝界的一切職務。蕭逸認為，多數人表達的並不是自己的意見，他們或是迫於形勢而作違心之言，或是奉命而作。

徐諾對蕭逸所反映的情況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因為洛陽已經這樣做了，國內各大城市和報紙所起的反應徐諾也注意到了。全國一齊起哄，可見計劃和佈置的周詳。

徐諾觀察到反應最快的要算「民主同盟」的機關報——那份被人認為是知識分子報紙的「光明日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胡風的材料之後的第二天，「光明日報」就一馬當先發表了申立芷寫的題為「胡風的假檢討是騙混不過去的」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除了對胡風謾罵之外，還不許胡風把躺進棺材的魯迅稱為「死人」，徐諾認為這是一條花邊新聞。大概是執筆的人操之過急所造成的笑話吧？

（三十）

中州風雨

馬留

徐諾不明白張北方那來的勁，跟李索開抬這種槓。他看張北方那種說話的表情，估計他是故意給這位號稱「大詩人」的同伴尋開心。不過，他從李索開的談話中，看出文藝界中一部人在教條主義桎梏下造成的思想混亂。

「你這個同志專門找岔。不過，這些問題提出來討論一下未嘗無從，這樣可以加深我們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理解。」李索開無可奈何地說。

「好啦，我們暫時不要研究這類問題，待將來有機會拿到桌子上面再研究吧。」趙青勃適時地解圍。

「對，我贊成今天不妨自由主義一點，說點輕鬆的東西。唉，整天思想啊、主義啊、鬭爭啊，腦袋都快脹裂了，讓那些東西明天再裝進腦袋，今天我們是來趕春的。」楊凡說。

「徐諾同志，你是從南方來的，對北方的春天印象怎麼樣？」趙青勃親切地問。

「很美。」徐諾回答。

「美在什麼地方？」李索開也顯得很親切。

「這個我可說不出。」徐諾答。

「難道你沒有細心留意？」趙青勃問。

「這正如普希金說：『活得匆忙，來不及感受』。」

這一句話使大家笑了起來，亭子裏的氣氛輕鬆了許多。

「你看，四圍不是春意盎然麼？」趙青勃指着公園裏的花木和河對岸的田野。

徐諾不由隨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河對岸一片田壠上，麥苗兒正青青。

是的，春天的腳步雖然已走向江南，但這裏還留着春的腳印。但是，徐諾並沒有觸景傷春，他心裏的春天也已隨流光一起逝去，目前，他確實「來不及感受」，他只是考慮着目前的鬭爭。

「我們到外面走走吧。」徐諾說着，已站了起來。

六個人沿着公園的河岸走。腳底下，澗河的水悠悠地流着。

李冷文大概是懂得徐諾的心事，笑笑：「來這地方走走，可以使人暫時忘卻外面的鬭爭。徐諾同志，你說是嗎？」

臉上找到答案。

李冷文也注意到李索開疑惑的表情，他只好顧左右而言他：「老徐是遊子傷春。」

李索開哈哈大笑：「老李，你這兩句話扯得太聲腳，老徐說醉一下自己，語意分明是銜接暫時忘卻鬭爭而來，你卻胡說什麼遊子傷春，把老徐扮成騷客。有趣，有趣。哈哈哈……」

李冷文被說得臉上現出一片尷尬之色。

趙青勃說：「今天我們本是為賞花觀景而來，不談當前的政治，你們卻又扯起來，眞有點煞風景。」

張北方聳聳肩：「其實，煞風景的事情多着，也許洛陽的環境我看慣了，這裏的風景早就煞光了，於是，我就當作視而不見，好像這裏的牡丹花之美我就沒心思觀賞。」

趙青勃覺得張北方的話中有話，他想到這位青年同志喜歡抬槓，話中帶刺，可能心中有許多牢騷，忍不住問：「請原諒我問問洛陽的同志，你們都說要暫時忘記一下外面的鬭爭，是不是覺得外面的氣氛壓得人受不了？小張，你覺得……」

「詩人同志，你也應該知道，這是春末夏初的黃梅天氣啊。」張北方回答說。

「不錯，」趙青勃點點頭，「氣候很悶人。不瞞你們說，我和索開對現時的氣候也有點不適應呢。」

李索開也點點頭，表示同意趙青勃的話。

「你們是文藝界的領導同志，對這氣候也感到不適應嗎？」徐諾好奇地問。

「這不奇怪，試問解放以來，有哪一次思想運動是轉化為政治運動的？因此使人感到思想跟不上形勢；而這次運動又是在我們文藝界首先發難，這對文藝工作者的震動當然很大，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混亂思想，例如反感，怕波及自己，等等，這種大混亂形成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氛，是不言而喻的。」李索開又發起議論來。

「我看，既然大家又談到這問題，不如乾脆找個地方坐下來聊聊。但要聲明一點，這裏不是『會議廳』，我們不妨把這裏當作海德公園，大家

獨裁衣缽，而且變本加厲。

青年們：我們要愛國、愛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愛繼承先哲文化、繼承國父革命精神的中華民國！我們愛國家、愛科學、愛民主、愛自由。

我們應該冷靜地揚棄我國的若干缺點，但更應繼承我國文化中的仁義之道。仁義、忠恕、守禮，這是永遠適用的道理。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攻擊「喫人的禮教」，胡適曾讚揚「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那都是過激的話。如果魯迅未死，他將爲毛政權對人民的迫害而哀哭。胡適也終於讚揚孔子了。

青年們：毛澤東爲了個人的權力而殺害中國人民，屠殺共黨領袖，摧毀中國文化。他以獨裁代替民主；以鬪爭詭詐代替忠恕；以馬列邪說代替科學；以毛語錄治病、耕田及管理國家，輸出「革命」。這一切，都和五四精神相反。毛澤東集獨裁、邪惡、禍國於一身一黨！

青年們：你願意讓人牽着鼻子走麼？你願意跪拜於馬列史毛腳下麼？你願意喫不能穿不暖麼？你願意沒有思想自由麼？你願意沒有信仰自由麼？你願意作奴隸麼？你肯拋開愛侶，緊跟毛澤東去殺人麼？倘若你願意，那麼

釣魚台　古鶴翔

你不妨「回歸」大陸。

目前的大陸青年已經紛紛奮起，他們正在爭取自由和民主。他們或者逃亡到港台，或者暗中組織起來反毛反共。

在香港，竟然有人利用釣魚台問題來反對中華民國和香港政府，並且叫嚷「英國佬滾出去！」

我們曾經在蔣總統領導下獲得抗戰勝利，並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我們也反對日本侵畧釣魚台。

然而，我們要冷靜，我們當前的大敵是毛澤東共產黨，我們必須首先撲滅這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可以保護我們的自由和溫飽，目前我們絕對不應反對香政府港，我們切勿被野心家利用。我們必須全力擁護中華民國政府，弔民伐罪。



家在香港

高本清

曾有很多次香港各界人士都在談論着對香港的歸屬感。每次，我都在默默地祝福着，盼望這一概念眞的能喚起居住在香港的人們認眞體認。

然而，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除了言論自由，還有居住的自由。因此，在香港屋租沒有目前這樣發狂的上漲時，搬家卻成了香港居民的一項旣隨便又頻仍的一種日常負擔。從香港可以搬到九龍；從一區可以搬到另一區，從頭街可以搬到巷尾。

同時，離香港更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只要你去移民局領一張回港證，不但可以去外國，又可以隨時回來，沒有人可以阻攔你。

有人說，由於這一遷居的不斷發生，如果想在香港或是某區倡導歸屬感的話，恐怕是困難重重。這點我也承認。同時，我還可以指出香港的另一教育現象。

每到暑假前後的一段時間內，各學校的學生們，總是掀起一陣投考、更換學校的熱潮，苦了做學生和家長的人。造成這一轉校行動的主動原因，就是對所就讀的學校產生諸多不滿所致。在這一情況下，如果要讓經已不滿目前校政的學生，發生歸屬感，困難的情形恐怕更是嚴重。

我以爲這些問題，並不能推演到居在香港的人，不能發展他們那歸屬於香港社會的感覺。因爲，前面所提出的兩個例子，與談論歸屬香港是沒有必然關係的。

對願意早日離開香港的人，我卻鼓勵他們早日離開，免得造成對他們個人內心和整個社會的極大不便。這不便方面，對個人內心遠較諸對香港社會來得鉅大。雖說是如此，這些人事實上仍留戀香港的。例如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致使不少有錢的人，遠走高飛，可是，亂事過後，這些人又回到香港來了，所損失的卻是他們的金錢。

更換學校固然很難讓學生對所就讀的學校產生好感，可是事實上，他們卻多少是有歸屬感。例如遵守校規和與各就讀的同學以及講課的老師產生一齊生活感。

因此，如果倡導香港社會歸屬感，根本是發揚一個人類社會自然而然的情操，同時也是這一社會每個人所必需參與的心理。這一歸屬感發揮得好壞，並不代表就沒有自由離去感和不滿感。

有很多次，就是由於離別了香港，遂更刺激了他們的歸屬感；而不滿感的發生，往往更是來自歸屬感的，因爲他們只是表示了恨鐵不成鋼的心懷。我最反對那一種人，對香港的行政、社會、生活、人士、風習等，都無法使他們有一絲滿意之處，可是，他們旣不離去，卻要在香港社會中煽風點火，破壞香港全體人民和社會的秩序和安寧。

破壞，只是一味的破壞，絲毫沒有想到建設，一點點的建設，相信絕大多數的香港居民都不會對他們加以容忍的。

爲楊貴妃辯誣（中）

寒山碧

我知道必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見解，他們始終堅持妲妃亡商，褒姒亡周，西施亡吳。始終堅持「女人禍水論」。彷彿中國若不出現妲妃、褒姒，殷商或西周王朝就可以一直存在下去，存在到公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似的。

「女人禍水論」者倘若能「避凶趨吉」，每一個人都貫徹實行他們的理論，皇帝選皇后貴妃時固然選一些青臉獠牙，看一眼就要作嘔九日十六夜的醜八怪當皇后貴妃；他們娶老婆時，也專娶那些天下奇醜的，令人一看到就要變成性無能的女子當老婆，那是一件妙事。皇帝固然日日夜夜坐在金鑾殿上主理朝政，臣民也可以不分日夜地爲王上效忠。無論誰一提到回家都「怕得到死」，士兵不想衣錦還故里，但求馬革裹屍還，農人也不求日落而息，寧願披星戴月，永不停息地留在田野裏工作，我想國家或許果眞會因此而強盛起來的。

可惜「女人禍水論」者卻未能做到「只要醜婦不要美女」。否則，吳三桂也不至於爲陳圓圓而打開山海關的大門。現代的男人也可以節省下一筆太太的脂粉錢。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楊貴妃長得美並不爲罪，唐明皇愛楊貴妃也不爲罪。可是唐明皇因愛楊貴妃而「從此君王不早朝」，忘卻自己身負的責任，荒廢朝政，這就是錯誤。其道理非常顯淺。正像一個普通人不能因爲娶了漂亮的太太，便終日賴在床上不去上班工作。

至於說到楊玉環提拔她娘家的人，「姊妹兄弟皆列坐」，每一個人都受得到封地；而且楊國忠更是專權誤國，引起安史之禍。從表面看好像是楊玉環的罪，但實際上卻是唐明皇的過錯。女人希望夫婿關照娘家，姊妹兄弟的心理是十分正常的。但做爲男人的不分皂白、不分好歹，枕邊人怎麼說就怎麼辦，變成「黃大仙」，有求必應。這只能顯出這個男人的胡塗。

爲了討美人的歡心，多送點珠寶玉帛給她和她娘家的人，這是沒有所謂。反正當皇帝的至富至尊，「普天下莫非王土」，普天下的錢財當然亦皆屬皇帝的錢財，多花點沒有關係。至於封爵分土，已有點過分。因爲按照傳統習慣，爵位和郡邑只能在論功行賞時，封給有顯赫功勞的文臣武將。不能隨便封給貴妃的親屬。唐明皇把楊玉環的姊妹都封爲國夫人，已是賞罰不分明了。已使國人議論紛紛，說什麼「遂令天下父母心，只重生男不生女」，可是他還不知悔悟，竟重用楊國忠爲相，讓楊國忠跟李林甫專權，這也就注定了他的失敗。

五四、陳獨秀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因在巴黎和會中列強左袒日本，違背我全國人民的希望，蔑視我國的主權；更憎恨北洋政府。於是提出「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主張懲辦親日官吏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等。他們舉行遊行示威，各省學生，紛紛罷課遊行響應。各省省議會、商會，亦予響應。上海方面更罷工罷市。此一愛國運動，瞬息間已擴大爲全國一致的反日愛國運動，北洋政府遂被迫將曹、陸、章三人撤職，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也拒絕簽字於對德和約上。

本來在民國六七年時，有些學者如蔡元培等，已在北京大學提倡學術自由。胡適、陳獨秀則提倡「文學革命」。他們提出「科學」和「民主」等口號。這思潮與學生運動互相呼應，於是我國的政治、學術、社會風氣遂起激變。

這一潮流，我們稱之爲「五四運動」。

究竟「五四運動」對我國有什麼影響呢？無可否認，「愛國」、「民主」、「革命」等，都是動人的口號，而且也促進了我國的進步。可是，也是無可否認的：這些漂亮的口號竟然被野心家利用了、篡奪了，遂令今日的中國大陸沉淪於苦海中！

陳獨秀是五四時期的領袖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他憑着一股熱情，組織了中國共產黨。然而，他終於後悔了，他在一九四〇年九月說：「如果說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無產階級的政權形式只有獨裁，不應該民主，則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惡都是應該的了。」

他又說：「近代的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的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爲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爲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爲資產階級所歡迎。」

陳獨秀答覆他的朋友說：「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眞實價值，（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作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僞善、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眞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衆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衆以鮮血鬪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陳獨秀組織了中國共產黨，結果他唾棄了中共。陳獨秀所攻擊的俄、意、德獨裁政權，到了今天，已經有了轉變。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已被處決，希特拉獨裁政權分裂爲自由的德國和共產東德，俄國大獨裁者史大林已死，「修正主義」畧爲抬頭。但是毛澤東政權卻承繼了俄、意、德的

吃不飽就要逃亡

農民一年到晚，天天胼手胝足所得到的收成，便這樣眼巴巴地被共產黨剝奪去了。每當禾稻收割之後，我們便看見很多運糧的船到來，每一批總有四五艘，每艘載重二三千擔的民船，由小汽船拖着，一批又一批把谷米從我們鄉裏運走，留下我們農民空着肚子看着我們辛苦得來的谷米被別人拿去。叫我們農民如何服氣？叫我們有什麼心緒來出力去增加生產呢？農村裏的農業生產一年比一年減低，我不能知道低減的實在數字，但只要看看歷年來工分價値的低減，像由一九五五年的八角三分減到五角八分（一九五七年），人民公社失敗後，再直線下跌變成四角四分（一九六〇年），三角八分（一九六一年），以至去年的二角五分（一九六二年），已經是鐵一樣的證明，證明共產黨治下的農村破產的確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田地，共產黨對於農民現在已全不顧及，任由他們自生自滅了。

自從人民公社失敗，公社食堂關閉之後，鄉間的配給口糧亦改變了原底的方式。取消了以前按月配糧的辦法，改變爲一年配給口糧兩次。第一次在早造收成後配給，一起配給作口糧的谷五個月。第二次在晚造收成後配給，一起配給作口糧的谷七個月。近兩三年在我鄉間的配糧額是：一級勞動力每月谷三十二市斤，二級二十八市斤，三級二十四市斤，無勞動力的老人和小孩谷十五市斤至二十市斤之間。

但自從交入今年一九六三年以來，因爲春季亢旱，在我鄉間農業生產大受影響，因此早造普遍歉收，到舊曆六月中旬早造收割完成之後，公社突然宣佈要減配口糧。一級勞動力減爲每月谷二十市斤，二級十八市斤，三級十六市斤。這比去年減去百分之四十有多，而且簡直是歷年來的最低配糧額。當我配到我自己和我兩位沒有勞動力的雙親的口糧時，只得谷二百二十市斤。折合白米不過一百五十四市斤，叫我們老少三口如何能夠維持五個月之久呢？這樣下去，看來我們在再過一個月後，便一定會被活活的餓死。思前想後，我於是決定冒險逃亡，留下谷米好讓我的雙親吃得長久一些。在一天晚上，我和鄉裏兩個朋友終於乘小船逃亡到澳門來。

現在我幸而安全到達澳門了。在這裏看見連乞丐吃的也有滿滿地一碗又一碗的白米飯，眞感到和共區裏好像天堂和地獄比較。

但當我每每半夜夢回，想起家裏的年老雙親，和鄉裏的親人和友好，不知道他們怎樣才能渡過目前共區裏今後幾個月糧食大飢荒的難關，端的是生死未卜，我又不禁傷心欲絕，潸潸流下淚來。

× × ×



他們不是難民，而是自動揹着糧食去救濟難胞的香港居民。



這位女孩子手持大包食物，拋給押解回共區的不幸者。

飽的辰光只維持了一個月，人民公社又下令在公社食堂裏要限制社員的飯量。由那時起，各人的飯量又要按勞動力的等級來分配。一等勞動力每餐可吃到三兩五錢米的飯，三等勞動力和無勞動力的老人和小孩只能吃到二兩三錢米的飯。在飯堂裏的炊事員擺好幾種標準的飯勺，按着社員手持的領飯咭片分配，眞是絲毫不會弄錯的。在公社食堂裏分配的飯，對我們一天到晚勞作的農民，眞是到喉不到肚。吃下去總像不覺有東西下肚似的，只過了短短的一時三刻，又覺得腹如雷鳴，肚餓難抵了。

一九五九年秋天，人民公社全部解體，所有公社設辦的組織，如托兒所，幼兒院，敬老院等等，連公社的大食堂都關閉了。社員又回復各家各主的生活，不用每餐到公社食堂吃飯了。至於農業生產亦分散交給各大隊和它們下屬的生產隊各自負責。由這時候起，雖然生產隊，工分，配給口糧這幾個名稱還保持着一樣，但它們的實質都完全改變了。

「包產」也不是好東西

從此以後，每個生產大隊便變成獨立的生產單位，在「包產」的辦法下，由公社將所屬田畝劃分幾部份，每一部份交給一個大隊自己處理，然後每個大隊又將這些田畝分給轄下的幾個生產隊「包產」。例如我們所屬的生產隊便接受到有大約二百五十畝的禾田來「包產」，並由大隊配給來三萬五千工分做耕作這些禾田的工資。平均生產隊裏的每一個一級勞動力分配到七八畝農田來「包產」。二級勞動力每人分到五六畝，三級勞動力每人負責三四畝不等。每造禾稻的耕作，一畝的「包產」工資大約是一百四十工分上下，例如：鋤田值十六工分，揷秧連起秧值四十分，幫田十六分，雜工如車水，播種，除草等共值二十分，一造裏除草三次總共值十二分，割禾二十分，打禾十分，晒谷五分等。

大體來說，一級勞動力每人在一造的六個月內大約可得到一千二百工分，平均起來每月大約有二百工分。二級勞動力每月大約一百六十分，三級勞動力每月大約一百二十分，但最令我們頭痛的是，那些工分的價值一年比一年減少。一九六〇年時在我鄉裏每十工分（即一個勞動力）等於人民幣四角四分。一九六一年減至每十工分值三角八分，到一九六二年又再減到每十工分值二角五分。換句話說，像我的一級勞動力，每月平均二百工分只值得人民幣五元。用這些工錢來購買我一家三口的口糧差不多還不夠。至於普遍多數是二級或三級勞動力的農民，每月只掙得三元四元，更加不堪聞問了。



拖男帶女也要逃離虎口。

剝削．壓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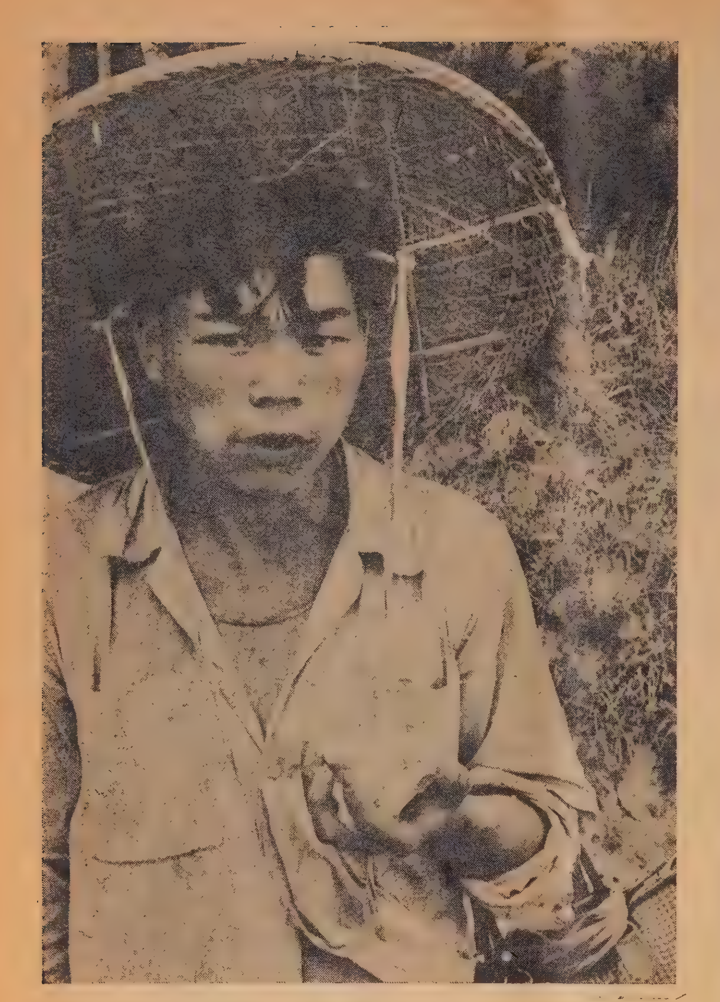
工分的價格，一年比一年的減少，我們農民的生活跟着越來越困苦，最近簡直已到了無法活下去的地步，究竟這是怎地來由呢？我又不能不把它說明一下。

人民公社把耕地分撥給各別的生產大隊，由它們「包產」，但到了收成的時候，一定要它們把收穫的一百分之六十上繳作「公糧」。這「公糧」是一定要最先上繳的。更要命是公社把那些耕地的產量硬性評高，實在出產每畝五百市斤谷的會被公社硬性地評作七百市斤，實在出產七百市斤又會硬性地被評作一千市斤。這一來，「公糧」的繳收自然更加提高，照眞實數目來計，簡直超過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這樣苛索搾取之後，剩下來的才分還給各別的生產大隊。生產大隊又要扣除一部份作谷種和肥料及其他各種開支，然後把這些剩下的谷分配給隊員作口糧。這些谷按公價每百市斤出售人民幣八元六角。所得到的錢才用來分配作隊員的工資，和根據這種收入來計算工分的價值。

始推行「組社」運動。這個「組社」運動就是當時中共所推行「農業合作化」當中的一個程序。下令每鄉要組織一個「初級農業合作社」，跟着不久這些「初級社」又改名稱叫做「高級社」，它的全名就是「高級農業合作社」或又叫做「集體農場」。當時因爲中共用種種壓迫方法強迫農民入社，人人都逃避不了，或遲或早的都加入這些「農業合作社」做社員，同時每人所有的田畝和生產工具都被「農業合作社」收作社的公產。而在這個時候，就是中共給農民「配給口糧」的開始。當時配給口糧是很寬的。每個勞動農民每月口糧配谷五十市斤，無勞動的老人和小孩配谷三十市斤。谷的配給公價是每一百市斤售人民幣八元六角。在那同一時候開始的，便是設立「評工分」的制度，把農民評定分別爲幾級勞動力，以利便工分的計算。在我的鄉裏一萬多居民中，當時有六個生產大隊，每個生產大隊裏又分爲六個生產隊。那時我所屬的生產隊裏共有一百零六人。

當時生產隊裏實行「評工計分」的辦法，觀察各別農民的工作效能，然後由生產隊裏幾個主幹分子給他們「評工分」。在普通情形下，多數生產隊員都是屬於二級勞動力的。在我生產隊的一百零六人中，有七十多人被評作二級勞動力。屬一級勞動力的隊員只有十二人。他們若然不是身強力壯，熟習農事的，便一定是隊裏的「積極分子」，廿作共幹爪牙的「前進」人物。剩下少數的便是三級勞動力的老弱婦孺或是由工商業轉做農民的人了。



餓得太久了，盡情吃吧。

那時我們擔任記分員的工作並不繁難，因爲一切勞動力的標準是每天十工分，按隊裏的術語，十工分就是等於一個勞動力。二級勞動力每天得到約七工分至八工分。三級勞動力約五工分至六工分。在「農業合作社」的時候，工分在每個月底計算一次。工分的實在價值是沒有一定的，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在我們鄉裏每十工分（即一個勞動力）算作等於人民幣八角三分。到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每十工分低降到等於人民幣五角八分。

現在回想那些早期在「農業合作社」中的生活，雖然當時我們還天天喊窮，天天說吃不飽，但比起現在來，眞好像天和地的相隔，當年若是苦，那麼現在眞是地獄似的生涯了。在高級社的時候，像我這一個列爲一級勞動力，按照平均每個月開工二十五天（每逢天雨便不開工）我每月總可得到大約二百五十工分，按十工分等於五角八分，那就是人民幣十四元五角，除掉購配口糧要花四元多，我每月還掙到現欵十元八角。現在想起這些日子，眞好像夢境一般的舒服。聽社會是進步的，但我所體驗到的社會卻在倒退。

「人民公社」的內幕

一九五八年秋天在我鄉間成立了人民公社，初時公社的口號是：「人人吃飯不用錢」，在公社的大食堂裏任人吃飯吃到飽。這個新刺激端的給很多人帶來一霎時的快慰，因爲多數鄉民在前兩三年內「農業合作社」的計口配糧的生活下，捱餓捱得太久了。誰知好景不常，這種任人吃飯吃到

大陸農民怎樣生活

這是新會縣三江鄉一位姓趙的農民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六日逃抵澳門後所述。當年春天在華南亢旱成災，加上「七分人禍」，造成廣東省內的全面大飢荒。中共「解決困難」的辦法，竟是普遍減配人民的口糧。本文口述者在鄉裏原是生產隊的會計員，對農村的糧食情形，比普通農民較明瞭多一些，在這篇記錄中，把共區農村的口糧配給，工資計算，和中共苛征公糧的制度，原原本本地分述出來。

托賴上天的保佑，我終於幸運地逃亡到澳門來了。當我在這裏偶然走過一兩處掛着中共官傳圖片的地方，看見照片裏共區農民抱着大簇的禾穗，旁邊的說明就指稱這是共區大陸豐收的證據，很有哭笑不得之感。共區的禾稻果眞是豐收嗎？共區的人民果眞是豐衣足食嗎？說穿了端的可恨又可笑，共區的禾稻一年又一年的歉收，人民的口糧減完一次又一次。

最近在今年（一九六三）舊曆六月底早造完成收割後，農民的口糧還要比去年晚造時再減去四成，造成歷年來最低的配糧額，逼使我拋下家人離鄉別井，逃到人地生疏的澳門來，但除此之外，我有什麼可選擇呢？最近一次分配口糧，一次過共配口糧五個月，但我只得到總共谷一百市斤（按：一市斤等於此間通用司斤的十三両），折合起來不過得白米七十市斤。看來最多兩個月內我便把這些米吃光，此後青黃不接的三個月，叫我怎能活下去呢？前此在鄉間我已經被列入一級勞動力，每月口糧額是谷二十市斤。其他多數農民比我還要少，因爲二級勞動力只有谷十八市斤，三級勞動力谷十六市斤，無勞動力的老人和小孩便僅有十二市斤。

自從這次早造配糧之後，鄉裏都人心惶惶，明知照這樣繼續下去，一定會活活餓死，大家一有機會碰頭，便私下交換意見，不是準備携同全家跑到江門或廣州那些大城市去找生路，便是設法逃亡到香港或澳門，看來不久逃亡的人一定越來越多。因爲現在糧食大恐慌又再次來臨了，而且比去年春天還來得更嚴重。讓我把糧食大恐慌的情況，和歷年來在共區裏減配口糧的經過，在這裏詳詳細細地告訴你吧。

我是一個世代務農的農家子弟，一向在我的家鄉新會縣三江鄉長大。在鄉間我擔任人民公社生產隊的會計員。

其實老遠在一九五六年間，人民公社未成立以前，我已經擔任生產隊的記分員了。

「農業社」的花樣

一九五六年間，在我鄉下中共開

婆婆帶着孫兒逃亡，不幸被截回，手中仍抱着港九同胞贈與的糧食。看小孩背着糧食多神氣，他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木床上的臭蟲不停地干擾，使人無法入睡。鐵門外傳來一陣陣規則的皮靴聲，燈光昏黃，一切充滿神秘和恐怖。

天亮以後，我開始被帶去電池工場幹活，製造炭粉，而由於設備的簡陋，使工場烟霧瀰漫，粉末飛揚，幾乎令人窒息。每天要工作十小時，吃的是兩餐素菜飯，四両米一頓，疲勞和飢餓使我很快就累壞了。

我受到長時間的反覆審訊和對質之後，案子不僅沒有獲得了結，反使許多有關的人也受了逮捕，使我越加內疚和痛苦。日間除了幹活，便是來往於牢房和工場之間，此外不許走動。我每天在工場看到的是一個個面目黧黑、疲倦不堪的「犯人」，誰也不敢對誰多說半句話，恐怕犯嫌加判重刑。我的母親曾來看望我，彼此只能在一條

她哭得多傷心，是與親人失散了，還是想起了過去的辛酸日子？

他答應帶我們找人帶路到達梧桐山，每人代價黃金一兩，或「人民幣」六百元。一切講妥後，我們就直奔梧桐山了。在梧桐山中，我們整整摸索了二天，終於找到更多的難友，不幸在越境時我被軍犬咬傷，拼命想要擺脫，但中共哨兵的衝鋒槍不知何時已冷冷地頂住了我的胸膛，我又被捕了。他把我帶到半山腰公路旁的一所哨所裏，不久便被押抵東莞縣一個「農場」裏。這一次我是因爲不再報上眞實姓名和住址才僥倖地被當作「一般偷渡犯」處理，留在這裏服勞役。

在這個「農場」裏，關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大多數是農民，有些是幾經挫折的「偷渡老將」。後來由於捉獲的逃亡者有增無已，形成人滿之患，才使我很快地又獲得了釋放，從此我比過去更加老練了。此後一直等到五月逃亡潮掀起，我才隨着人潮湧到香港，眞正獲得了自由。



幸運地進入市區的難民，在輪候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證。



……的市民在路旁等候投給難胞以食物。

逃亡・入獄・再逃亡

一九六二年五月大逃亡，只是大陸人民奔向自由的高潮而已。早在中共竊據大陸初期，老百姓就開始了不斷的逃亡。這篇文章所記，是一個知識青年自一九六〇年起，一次再次地因偷渡失敗被捕入獄的經過。

為了投奔自由，我曾二次三番受騙入獄。

一九六〇年春，親友代我跟廣州公安部門接上關係，花兩千元「人民幣」買了一張前往香港的「通行證」，我高興得以為從此就可獲得自由了。因為，當時盛傳當局為了壓縮人口，準備將十五萬市民放出香港、澳門，而有門路花錢的批准可能性就大，我的隣居何君就是這樣成功的。

誰知到了深圳，竟然晴天霹靂：中共邊防人員說我偽造「通行證」，隨即逮捕了我，並押返廣州，關進黃華路監獄。

這所監獄佔地面積約有二平方里，我被投進「收容所」，這裏專關「偷渡犯」、「炒買犯」和「黑人黑戶」。在一間小牢房裏，我和幾個「犯人」擠在一起，地板潮濕，除了一張床，一個小窗，簡直四

漆黑的走廊隔着鐵欄柵相對垂淚，不許多談。儘管這樣，探訪的人仍然很多，排成很長一條龍，望無盡頭。

一星期後，我被剃光了頭，送到郊區石井煤礦去挖煤，不分日夜地被迫幹活，而飢寒交迫，說不盡的痛苦。

三個月之後，我終於莫名其妙地被釋放了，正像莫名其妙地被逮捕時一樣。但是我沒有因此而灰心，不久，就由親戚介紹接上一個關係，再度走上逃亡的道路。據說他是專操此業的，其路線是從廣州坐汽車到台山，轉道廣海躲上漁船然後在駛出十二海哩外公海時，逕駛澳門。他警告說：這條航線只在十二哩長度的內海中稍有危險，如藏在船艙底下混過關卡駛出公海，便安全無事了。他所索取的代價並不高，也是二千元「人民幣」，一次載五人，上船出海後交款。五月十三日我們抵達台山，在車站的公共食堂裏跟聯絡的人會晤，由他們把我們分別從小路帶到海邊的廣海鎮，買了些食物，便在離廣海十多公里的山坳裏蟄伏下來。天黑以後，一隻漁船終於在我們的期待中出現，但並沒有帶給我們以自由，卻在我們上船時立即出現了幾個帶短槍的人，喝令檢查，我就這樣再一次的被捕，送往台山縣附近的一個「勞改場」服勞役。從別的逃亡者口中，我獲知了這類的悲劇原來都是公安部門和私梟佈置的騙局，其辦法是每捉獲一個偷渡者，其身上全部金銀財物的百分之六十歸私梟，餘下歸「人民政府」。這樣，我們又上了人家一次圈套。

這一次算是「重犯」，又是個帶頭者，被判



卡車載着失敗的逃



居加兵在山頭截獲一批大陸饑民，用車載返營地集中等候解回共區。

[illegible]。

以武力鎮壓告終

在大逃亡潮持續了一個多月後的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廣州「羊城晚報」出現了一篇題爲「本市有關負責人解答往香港問題」的莫名其妙的花邊新聞，內容大意謂：

「人民政府一向尊重廣州居民來往香港的習慣……，由於探親、團聚、處理個人財產和辦理工商事務等而前往香港是可以的、必須的，但要依法向公安派出所申請……，無證自行前往是違反規定的、非法的。……最近傳說可以不用申請前往邊防區，實屬傳聞失實……」

當天下午五時左右，全市各機關、企業及報站一律接獲郵局電話，奉上級指示收回該報；不論任何人，不得再閱和外傳，否則要負完全責任。接着下午六時許，第二張改版的「羊城晚報」又印刷出售，這一則花邊新聞已經無影無踪，而代之以一篇題爲「勤儉人家春常在」的短文。

人們對於這一可以「載諸史冊傳之後世」的破天荒的怪事，都感到驚悸萬狀；即使一個頭腦最遲鈍的人，也已明白理解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爲誰都已經風聞邊防區廿二日封鎖的消息，而此刻的花邊新聞，正是對逃亡者發的哀的美敦書，暗示制止逃亡潮的高壓手段的復活。果然，一個逃亡者的暴亂就在六月一日淸晨發生了。原先由五月廿二日起實行廣州至深圳火車票只售給持有通行證者和香港旅客的規定公佈後，已刺激了更多的逃亡者集結在廣九車站，因爲傳說六月一日將恢復正常售票辦法，等到「羊城晚報」一天改版二次的事件之後，集結於那裏的人竟達四、五千，圍得水泄不通，誰都想在最後的時刻爭得逃生的機會。

六月一日淸晨，原來維持秩序的警察突然退入車站內，緊閉閘門，爬上閘頂牆頭上守視，街上軍警來回巡邏，有一輛裝置播聲器的吉普車在人羣中緩緩開動，對羣眾喊話：「香港不是好去的地方！」「大家不要浪費金錢時間！」「想去香港就回去申請！」宣傳車的話筒老是這樣喊着。人們拖男帶女，坐的站的，誰也不理那輛吉普車。

下午，站內開進一列滿載手槍隊的軍車，站外開來一隊使用衝鋒槍的刑警摩托車，空氣突然緊張起來。人人漸漸散剩二千餘左右，軍警和民眾互相虎視耽耽，誰也不敢動誰。這樣堅持至晚上十時，廣州「市長」曾生不曉得什麼時候來到現場並開始對羣眾講話，正說着「人民生活改善」不久，嘘聲四起，有擲石頭，有喊口號，逃亡者跟軍警扭在一起。約十一時左右，宣傳車已被推翻，警帽遍地。深夜十二時半，由白雲路方面開進消防車四輛，滿載軍隊的卡車三輛；由越秀南路方而也開進四輛載滿警察的公共汽車，原先的摩托車已架起輕機槍，軍警人數共三千，大包圍開始了。到了第二天凌晨一時，車站閘門突然大開，廣播器宣佈開始售票。人們信以爲眞，一擁而進；而軍警四面合攏，內外夾攻，連拖帶打，如甕中捉鼈，一一裝上大客車。

一千多大逃亡潮的斷後隊伍，就這樣被運去事先已佈置好的各區「工人俱樂部」，臨時收容，派出大量警政幹部組織他們進行政治學習，強迫討論「廣州好抑香港好？」「去香港好不好？」但是，誰也不願意說什麼。有的誤捕者和能夠提供證明的人獲得釋放，轉交其原服務單位審查；有的被認爲是「帶頭鬧事者」被投送監獄或「勞動教養處」懲治，其餘的就在「學習」中等待不可知的命運。但是，人們投奔自由的願望是不可能被扼殺的，每天仍有人分成小股設法逃至邊界，在梧桐山上逃過從南頭飛機場起飛的偵察機的空中監視，幸運地進入英界，獲得自由。



長途跋涉的逃亡者饑渴極了，好心的英軍供給他們食物與水份。

的村莊竟幾次被「鶴佬」誤為新界，甚至淡水橋也曾被他們誤作深圳河而於午夜高呼口號衝鋒。大逃亡潮時，他們首先以公開方式於白天結隊出現於通往邊防區公路，用武力強渡關卡（據悉三洲田與鹽田發生幾起民兵被吊和守軍被殺的事就是海陸豐逃亡農民幹的），並搶刼其他偷渡者以獲得乾糧。這使我相信，推動偷渡熱潮迫使中共邊防守軍放棄拘捕政策的力量，就是海陸豐逃亡者。

中共為什麼不阻攔？

四月二十九日，我在淡水從一個剛被遣返的偷渡者口中第一次獲悉中共守軍放棄拘捕的消息時，既驚訝得不敢相信，又驚喜事態的發展竟證實了自己曾過作的大膽的預測。但是，誰也不能立即理解中共為什麼突然放棄自己堅持十年的邊防政策，也不明瞭邊防區外圍是否一樣通行無阻。人們雖然瘋狂得拋掉鋤頭爭相競走，在鎮上卻仍不能不小心翼翼，不敢太明目張膽。五月二日下午四時，我終於組織好一支十二人的隊伍，每人拿一枝兩公尺長的木棍，由淡水化裝出發潛入鹽田，準備從沙頭角以西一公里白公坳嘴的徑口村越入英界。

當我們於四日凌晨五時許順利抵達預定地點的一個山谷時，不久我們的疑問便獲得解答，因為破曉後曾有兩名便裝軍官前來訪問我們的宿營地。他倆人很客氣的首先表示對我們毫無惡意，接着詢問各人的職業、來歷和目的，而當他倆從我們的假口供中獲悉都是農民之後，就毫不懷疑地作了一篇「祖國前途」的演說，勸我們回頭。談話足有一個半小時，直到他們認為「說服教育」無效，感到厭倦。這時我站起來，想抽抽烟，突然發現其中一張面孔十分熟悉，倉卒間竟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你是不是帶路的？」他也遲疑了一下，向我問道。

「不！」我說，「我們只按方向走，誰也不識路。」

「我的意思是誰做頭？如果你們堅持要去（香港），必須遵守幾點規定。」

「好的，那就請講吧。」



香港政府遭受突而其來的巨大人口壓力，不得已阻止逃亡人潮入境。這批難民遇上英軍，功虧一簣。

「第一，不許從沙頭角、文錦渡或深圳大門過去；第二，不許白天公開過界；第三，不許高呼口號和踩踏着農作物。假使都能做到，我們決不攔阻……。」

我理解這「約法三章」的用意正是「保持政治威信」的慣伎。

不過邊界放棄拘捕的消息業已從守軍口中獲得證實。當我們天黑後小心推進至距離英界鐵絲網約廿五公尺時，一個手持軍用電話的伏地暗哨跟我們遇上了，他果然似乎熱心地亮着手電向我們指點一些有利的出口，還祝我們好運。不過，當我們踏入英界終於功虧一簣時，我就從實踐中完全醒悟過來，中共之所以突然放棄封鎖邊界任由越境，純粹由於恐懼求生存的逃亡演變成政治性的暴動所迫，而企圖藉此將「內部矛盾」轉化為「外部矛盾」，利用香港方面的圍捕來轉移逃亡者憎恨的目標，既可以達到緩和其國內矛盾的衝擊，還可以掀起一個新的排外風潮，這不能不說是一次冒險而高明嘗試。

因為，當夜越入英界紅花山不久，由於跟香港的親友聯絡不上，我就和兩個同行者落入了當地外軍手中，隨即轉解至粉嶺集中營。在那裏，我向三位英籍警司提出請求政治庇護，獲得了他們引見了兩位政治部官員，並隔離關在一個單人帳篷裏。後來，只因為我希望同時給予我的兩個同行者以居留的權利的要求不被接納，我不得不和其他兩百多名受拘者一起被遣返華界。但是，我毫不懊喪，我十分自信只要未來的第五次逃亡計劃準備得完善和週密，我將有充分把握安全而順利地再度重來香港，

難胞知道逃亡失敗，沒精打彩

」，每天早市和晚市都可以隔着廂座聽到各色各樣驚心動魄的「偷渡經」。廣州市已在形成一個炒買炒賣者、流浪者和逃亡者的滙集中心。

當時中共當局爲了抑止和消除這種可怖的社會壓力的發展，曾逮捕和重判了一批人（最典型的是





這羣中國大陸饑民正翻山涉水湧進九龍新界。

一宗偷鐵線被判死刑），乘勢展開一個所謂「治安宣傳運動」，全市張貼一九六一年八月警告流竄「五類分子」的佈告。此外，一方面，在市公安部門內分區設立「平反委員會」重新覆查一九五八年以前被引用「修正主義分子」和「壞分子」罪名逮捕的冤獄；另一方面，在黨委部門內分區設立「改造右派分子辦公室」，進行甄別和復職安排，但是業已太遲了，沒有任何效果。一九六〇年八、九月間，廣州市「公安局」執行「公安部」關於各大城市「壓縮人口」和將「五類分子」與「危險分子」強迫遷離市區分別集中從事農業生產的措施，至此已造成幾乎舉目皆是的失業者和流亡者的惡果，正是後來發生大逃亡的最重要的近因。

我確切知道，周恩來前後兩次來廣州視察時所指責廣東省黨委的兩大問題，就是永無休止的農民逃入城市流竄和居民偷越國境的問題；而對於後者，據說他指示除了在環繞邊防區設立農場以消滅「眞空地帶」之外，必要時可以開槍射殺。但是，到了這時由於偷渡風氣日趨熾烈，卻不能不改爲「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處理，一般都不予判處徒刑或勞動教養，只予拘留教育；甚至邊防區軍警民兵之警告性的鳴槍射擊，也奉命事前取去了彈頭。

因此，我終於丟掉一切幻想，決定放棄「合法鬬爭」的途徑，毅然逃出農場並踏上逃亡之路，因爲我看見和感覺到一個更大規模的普遍的偷渡熱潮正在形成。

逃亡潮的主流

在暗中發展的偷渡熱潮之初，作爲各縣（甚至外省）流浪者滙集中心的廣州，每天平均有二、三百人沿廣九鐵路幹線或東莞與惠陽潛入寶安邊防區，但是十之八九被捕釋放回來。人們以廣九鐵路作爲偷渡幹線，而鐵路以西的梧桐山與以東的梅林山（坳）遙遙相對的兩幅天然屛障，被分別稱之謂「西線」和「東線」，逐漸使自己的活動染上了軍事的色彩。而中共邊防當局也早已按照這種特點設立四個臨時拘禁機關，普通逮自「東線」的逃犯押進距離深圳一·五公里的蔡屋圍村「邊防公安局第三分局拘留所」，拘自「西線」的大多押進寶安縣「公安局」，從這裏甄別後轉解「東莞大朗農場」或「惠陽漁潭農場」與廣州「廣東省第一監獄」附設之「廣州郊區拘留所」發落。

一九六二年三、四月間，由於春耕春播的缺牛缺秧點燃了大逃亡的爆發，我目擊月配十四斤稻穀的較爲冷靜的東莞、惠陽和寶安縣境農民也起來集體偷渡，這時各股逃亡潮的合流終於揭開了大逃亡的序幕。我先後在樟木頭、觀瀾墟、惠州、淡水、橫崗等地進進出出的親歷，使我深信和確認他們中之海陸豐人的苦難最爲深重。每人每月九斤稻穀外加水災，使他們成爲最堅決最強悍的偷渡者和大逃亡潮的主流。當時樟木頭、惠州和淡水沿線車站就早已擁塞着成羣結隊的「鶴佬」，而一名「鎭隆」



他們已逃抵港境，佇立山腰等候親人接帶進入市區。

五月大逃亡十週年紀念專輯

引言

轟動世界的「五月逃亡潮」，距今整整十年了。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現在九龍與中國大陸邊界上的一幕驚天地泣鬼神的場面，曾在人類歷史上寫下重要的一筆，它業已證明：共產主義制度不適合於中國人民。因此，在中共再度向世人展開陰笑，而國際姑息主義逆流泛濫成災的今天，我們覺得很有必要與大家一起，回顧一下那頁慘痛的史實。

在一連四期的專輯裏，我們所收集的多篇文字，都是十年前參加這一逃亡行列的大陸難胞寫的。相信這些眞實的片斷紀錄，定能幫助讀者了解這一齣歷史悲劇的時代背景，以及它的演出過程。溫故而知新，從那些逃者的思想動向，我們足可以預見中國的未來命運。

五月的回顧

這篇文章是一位參與十年前大逃亡行列的前中共幹部所寫的，他是當時「中共廣州市委員會」機關的成員。文章扼要地描述了五月逃亡潮前後廣州地區的形勢，可以作爲那一次重大事件的歷史文獻。

在五月逃亡潮前後，我曾冒着種種危險，從廣州利用假證件化裝軍官、醫生和農民逃亡東莞、惠陽和寶安縣境隱居了十個月，並幾次非法越入縱橫十公里的邊防區。這期間，我曾五次偷越國境，三次被捕而脫險。從往返於廣州和邊境道上，我目擊了大逃亡的發生與形成，並投身於這一歷史洪流之中。現在回想當時置身行列中的情景，仍歷歷在目；而遭遇和感受之多，實在罄竹難書。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九六二年三月，我決定進行第二次祕密逃亡的時候，廣州政治、經濟和人心的動盪，實已接近沸騰的邊緣。自從不久前「解放路」師古巷口女厠出現男扮女裝謀財害命案件之後，芳村花地又相繼發生香港旅客被殺，接着又是倉邊路一家三口離奇斃命和西場路械刼謀殺案，社會治安呈現十年來未有的動亂局面。在出名的太平路、西濠大馬路，我每天晚上都看到一堆堆沒有戶籍的逃荒農民露宿於騎樓底下，甚至市中心的中山五路和「解放中路」也不例外。旅店除了接納港澳旅客之外，充斥着憑持假證件居住的人，而他們絕大多數是外省外縣流竄前來放黑市買賣與偷渡活動的流浪者。



省港邊界形勢圖

這個時候，人們在中下等茶樓酒館公開議論偷渡、賣淫和黑市買賣已成爲司空見慣的事，並因此而造成各茶樓酒館特有氣氛。處於市中心的占元閣和北區食堂是妓女與嫖客的主要的皮肉交易所，那裏可以在茶桌上公然討論夜渡資的價格；東區食堂、中區食堂和西區食堂成爲黑市買賣最活躍的幕後市場；至於永漢路的延香酒家、南如茶樓，惠福路的巧心茶樓，海珠路的擎天茶樓和一德路的源源酒家，早已成爲「偷渡者之家

議的事件，可能引致惡劣後果。

特殊的第一點是近來社會上罪案增多，許多不良青少年到處做世界，有人發表示威抗議，很容易被他們乘此機會，出而搏亂。

第二點，香港是個政治非常敏感的地方，這一班親共的青年，所作所為，很引起社會人士的厭惡，如果有一些政治思想不同的人，看不過眼，加以申斥，就很容易引起衝突。如果有這種衝突發生，勢必擴大，那時恐怕一發不可收拾。

說到言論不自由，這班青年應該知道，在他們嚮往的「中國大陸」，和香港沒法比較，如果認為香港沒有言論自由，那麼「回歸」之後，就會悔不當初了。

言論自由和煽動有很大分別，批評乜乜不好，是言論自由；高呼打倒乜乜，就是煽動了。

任何具有煽動性的言論，都足以影響社會安寧，因此，警方對這些激動青年採動行動是應該的。

中區擠塞與小巴

近來中區交通的擠迫與混亂，是有目共覩的事實。混亂的原因，是由於小巴擠塞所造成。一方面，行駛中區的小巴太多，由恒星戲院至第一茶樓這一段，經常有兩排小巴塞住，動彈不得，從橫路出電車路的汽車，往往半小時不得其路而出。在紅綠燈前，小巴為了兜客，綠燈也死賴不走，因而後面的車愈塞愈多，只有一兩個空位，他們也要等到坐滿才開車，這是造成塞車的最大原因。

據說，交通當局現已考慮到禁止小巴使用中區道路，即是說，不許小

這個計劃有人認為會影響小巴的生意，也有人認為，為了解決交通困難，不能顧及什麼生意了。不過，即使實行這個計劃，也可找出折衷的辦法，譬如，從東面來，可以開到畢打街為止，到了畢打街或遮打道便要回程東行。從西面來的，到上環街市，然後就回轉西環、香港仔或華富邨。

當局也會考慮過限制私家車到中區，但如果你站在中區繁盛地點留心看看，會發覺私家車在所有馬路上行駛的車輛中只佔極少數的比率，多的是的士、電車、巴士（小巴就不必說了），事實上，除了有司機的私家車外，大部分的車主均視中區為畏途，多數人上中環顧慮到泊車問題，改搭公共車。因此，私家車造成中區車輛阻塞之說是不切實際的。有人認為一個人坐一部私家車不對，其實，坐的士也往往是一個人，坐的士不阻街，坐私家車卻是「社會罪人」，太不合理了。

許多地方禁止貨車白天在繁盛地區起卸貨物，甚至有些地方限制貨車白天行駛，這也值得交通當局考慮，常常可以見到，中區一些地方在交通最繁忙的時候，不少貨車卻停在馬路邊起卸貨物，使後面的車子雙線變為單線，行車不便，這一點，也是造成擠塞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一律改為晚上起卸貨物，相信白天的擠塞情形，必有所改善。

萬人傑

了，再也不敢把中國人視為下等民族，但很奇怪，仍然有不少黃皮膚的中國人，硬是要把自己當作奴隸，硬是要把洋人當作主子。」讀後頗有一點感想。

這些年來，我曾經在幾個華洋雜處的機構裏做過事，發覺中國籍職員對洋人的態度各各不同，粗畧言之，有如下幾種：

第一種是「嫉洋如仇」。這種人比較少，由於他們各自的遭遇及其他原因，對洋人絕無好感，而且認為「洋鬼子只可共事，不可為友」，但為了生活而不得已在老番旗下打工，這種人與人接觸時，常能不亢不卑，不拍洋馬屁，與老番見面時充其量點頭為禮，不會肉痲地三不兩時恭稱老番為「Sir」（這個洋稱謂雖然普通得很，但自某些洋奴口中說出則極為刺耳，「大人」的意味多於「先生」）。

第二種人對不同膚色的上司曲意逢迎，唯恐不及，但對待同膚色的同事卻又毫無傲態。這種人奉承洋人，可能不是基於奴性作祟，而只是出於巴結，希望憑着巴結洋上司而獲得晉升的方便，或者藉此鞏固原有職位。

俯首甘為異族奴

第三種人奉承老番，卻對同類的同事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臭架子，你跟此類人招呼，他們會裝作聽不見，而碰到老番時，即使老番並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存在，他們也要設法繞道而前，隨侍在側，鞠躬如也！推而廣之，他們看見的不論為英籍美籍，不論為西洋東洋，只要其為洋人，即不惜脅肩諂笑；耳朵裏一聽到英語，不管這英語出自阿貓阿狗之口，即肅然恭聽，俯首垂手矣。

還有一種人，背後大罵老番，大罵洋上司，說鬼佬這樣不對，那樣不是，意氣風發。但見到老番時，依然鞠躬如也；一旦給洋上司責罵，便馬上屁滾尿流，手忙腳亂，乖乖的捱罵，不敢說半句不是。這與上述的第三種人，同是不折不扣的洋奴！

其實老番之中，明辨是非的不在少數，若說凡是洋人都不可為友，那未免偏激一點，但倘如凡是洋人皆可視作自己主子，則是可憐亦復可恥！

不久前，一個洋上司自己擺了烏龍，卻硬說是我的錯，我堅持說錯的是他，他在電話裏大發雷霆的就想斥罵我，我不等他說下去，即掛斷電話。有同事為我捏一把汗，說我開罪老番，非同小可。在他的心中，以為老番是不能得罪的，而老番得罪自己則是理所當然，眞是豈有此理的洋奴哲學！

後來事情弄清楚了，這老番知道錯在自己，馬上向我道歉。經此之後，我更深信洋人並無可怕之處，甘為洋奴的人明知不須怕而仍舊諂笑示弱，簡直是自取其辱。

江城子



大陸無思想自由

隨同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的美國新聞記者到底肯說實話了。

在美國報紙出版人協會週年大會中，合眾社白宮通訊記者甘姆斯達與海倫湯瑪斯評論他們在中國大陸所見所聞。他們雖然也讚揚中國人民的誠實與勤勞，刻苦工作，愛國，極拘謹。他說：「所有這些事情，在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會認為是美德，可是，他們卻借之一些字眼，如說：人民沒有思想自由的權利。」

湯瑪斯說：「有時候我們覺得這個社會似乎所有的人民曾經集體地做過切除腦葉的手術。」

人類之所以和其他動物不同，所以被稱為萬物之靈，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腦袋，每一個腦袋都有不同的思想，也正因為多種思想的互相發揮，才會使到這個世界不斷進步。

科學家的腦袋，使人類生活更完美；政治家的腦袋，使人類權利得到更大的保障，藝術家的腦袋，使人類的環境更加美化。可是，政治掛帥的中共政權，一切要遵循毛澤東思想路線，全國七億五千萬人，只許有一個腦袋，那就是毛澤東的腦袋。

一切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範疇的思想都是反動的，因此，大陸人民就如進行一次集體切除腦葉的手術一樣，守口如瓶，不肯表示意見，尤其對外國人，更怕出言賈禍，當然更不會隨便說話，他們見到的中國人，一個個像啞巴，當然覺得十分奇怪。

在美國，誰都可以發表反政府的言論，如果在中國大陸，除非你嫌命長。

不過，他們雖然都不表示意見，他們腦袋裏是不是沒有意見？相信絕對不是，他們有意見，但不敢表達出來，以免惹來麻煩，或召殺身之禍。

人是有思想的，他們也是人，當然也有思想。在外表看來，他們像是割掉腦葉的人，其實，他們是為了保存生命而三緘其口，到他們無法再緘默而要迸發出來時，中共的壓制政策一定垮台！

激進青年的抗議

當英女皇壽辰，港督府舉行園遊會之際，五十多名自稱為「學生」的青年，在外邊舉行「抗議」，他們抗議警方「危害公眾言論」自由。事情的發生是警方在天光道中學生週報社址內搜獲大批標語，這些標語被認為妨碍公眾秩序與安全，因此在場的十一名男女青年被拘落案，這一羣青年，想運用「羣眾的力量」，迫使政府「釋放」這一班被拘的青年。但當局認為，他們有罪無罪，法庭自會作出公平的判決，未經審訊而放人，就不能維持法治的精神。

港督府外的示威行動，極不能得到守法市民的同情，不過，這一撮激進青年的示威、抗議，這已不是第一遭，在此之前，他們已曾為許多題目示威過，可以說，他們都是飽有示威經驗的。

十年祭

十年了，十年的時間不算太短，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幾個十年，可是十年前大逃亡的風暴，在我們的腦海裏記憶猶新。它就像昨天發生的事情那樣新鮮。

十年前，苦難的中國人民在中共的殘酷統治下，忍無可忍，終於用行動表示了自己的意志。他們在條件還不可能推翻中共暴政的情況下，唯有作出逃亡的抉擇，奔向自由！

饑餓，折磨着我們的同胞；寒冷，折磨着我們的同胞；無休止的勞動，折磨着我們的同胞；極權的鞭子，鞭撻着我們的同胞！槍尖下，鮮血滴滴，道路上，餓殍纍纍，遍地哀鴻，水深火熱，中國大陸就像一塊燒焦了的肉，到處佈着死亡的陰影。這就是中共極權統治下的形象！

我們中華民族一向以勤勞堅忍著稱，這只是我們民族性的善良而不是軟弱，我們民族有堅強的鬪爭性的一面，無數的歷史事實證明，當暴政壓在他們的身上，使他們忍無可忍的時候，她將奮起抗爭，顯示出自己的意志和力量。中國人民在無數次的鬪爭中，一再顯示了他們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志，從而推動着歷史，創造着歷史。

梧桐山上逃亡的腳印，紀錄了中國人民不甘受中共暴政統治的一頁血淚史；大鵬灣和后海灣的浮屍，是中共暴政下的犧牲。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潮，是對中共殘民政治的有力控訴，它向全世界揭開了數字的真相，像一把利刃徹底地戳穿了中共所有美麗的謊言。是那麼徹底地啊！

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潮像一把自由的火炬，照亮了在中共暴政統治下的大陸人民的心靈，鼓起了大陸人民對自由的嚮往。十年來，每天還有不少人冒死逃亡，就是一個明證。他們不僅從毗隣香港的地方來，還從遙遠的地方千里跋涉而來，甚至從東北、西北和西南邊遠的省份。來自由的意志是千山萬水和任何艱難險阻都阻擋不了的，是刺刀和牢獄所不能鎮壓。

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潮之所以震駭全世界，因為這是史無前例的。世界的編年史和國別史將會記下這血淚斑斑的一頁，它將永遠給人類以深刻的教訓，使人類認識極權的罪惡，保衛人類的自由和尊嚴。中國大陸在這次大逃亡潮中再一次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眞理：不自由，毋寧死！

十年了，十年的時間不算太短，但是中國大陸還一樣飄着血雨腥風。「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我們的同胞還在死亡線上掙扎，在奮戰，他們日夜在等待，在爭取自己應享有的自由。

享有自由的人們啊，新仇舊恨還在我們的心頭翻滾，我們不能忘記過去，也不能看不見現在。傷疤還留在你的身上，我們的親人還在水深火熱中呻吟，記取十年前的五月，為祖國的自由作出你應

的密切關係。而美國國務院也曾一再表示：當美國準備就緒放棄琉球島的時候，將把這些島嶼分別交還日本。不過，在聯合國將琉球交由美國託管之後，國民政府曾經爲此發表一項聲明，重申中國立場——願見琉球人民獨立自主的願望，得以逐步實現。事實上，若依據聯合國的憲章中，關於託管制度的制定是：「基於增進居民的福利，使被託管區的人民逐漸達到自治獨立。」過去許多非洲國家，也是循着這一途徑而成爲獨立國家的。

況且戰後關於日本的領土問題，自舊金山和約締訂後，大致已告決定。嚴格地說起來，日本固有的領土，只限於本洲、四國、九洲、及北海道等四島；其餘幾乎全部都是擴展侵略得來的，故此，琉球羣島絕對不屬於日本固有的領土。可是琉球羣島的形勢，對日本來說不僅可以作爲屏障，更可作爲它對外擴展的主要基地，陸、海、空軍的訓練之所。

利用琉球作侵略跳板

日本自一八七九年正式吞併琉球羣島之後，就已開始稱雄於東亞了。尤其到了一八九五年，更進一步地侵佔我國的台灣省；又四年後，日人即全面進侵中國大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更以琉球爲基地而襲擊珍珠港，於是太平洋戰事爆發！一九四五年春天，美軍開始實行反攻時，亦以琉球爲第一個攻擊對象。爲了爭奪這一羣島，美國曾動用二十萬大軍，激戰達八十二天；美軍死傷約四萬六千二百餘人，美軍第十軍軍長布克里中將，便是在琉球一役中殉職的。而日軍的傷亡更達十一萬餘人，駐防琉球的日軍總司令牛島也遭戰死。雙方爭奪之烈，爲太平洋上的決定性戰役中所僅見！

美軍佔領琉球不久，日本即遭原子彈襲擊而宣告無條件投降了。由是可見琉球在太平洋上的軍事價值，特別是當前亞洲局勢日益惡化，更顯出它的重要性。就以冲繩島上的那壩美空軍基地而言，B五二型戰略性重轟炸機的半徑爲五千英里，北可以直接控制蘇聯的西伯利亞，西可控制中國大陸，南可控制東南亞各地。他如陸、海軍的補給增援，都能夠發揮極大的作用。

日對琉球的處心積慮

美國佔領琉球的最大目的，是要把這些島嶼改變成固定的「航空母艦」，使美國的戰略噴射重轟炸機，可以控制海參威、旅順、大連直到新加坡等亞洲各港口。是故，二十多年來美對冲繩島的開發建設，花費了數以百億計的美金，使其面目煥然一新，成爲一個繁榮的島國。雖然美國佔領這些島嶼的理由，是根據舊金山和約中規定琉球與小笠原由美託管，而其主要目的還是注重其戰略價值，在政治上似無任何定見。可是日本深怕中國要求琉球主權，故自戰後即處心積慮企圖使這一羣島迅速歸還，從而使用兩面手法：㈠是促使在夏威夷的琉球人返回琉球居住，並展開「重歸日本」的劇烈運動。如現在琉球島議會議長比嘉平，便是旅居夏威夷的琉球人，琉球議員中也有大部份是屬於親日本的社會大眾黨黨員，他們曾經藉議會展開如火如荼的「重歸日本」運動。㈡是日本社會黨不斷利用琉球左翼分子，故意攻擊美國佔領冲繩的目的將在使冲繩變爲美國殖民地。㈢是中共於一九六二年間正與日本展開貿易時，爲了打擊美國而曾鼓勵日本馬上收回冲繩島；一九六四——六九年間，均有類似的鼓勵。在這連串的策動下，因而促成了琉球左翼分子和民族主義者便不斷進行示威反美運動。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九日，當日本首相佐藤榮作一行訪問冲繩島的那壩時，曾經引起一場前所罕見的示威暴動，約有兩千五百名左翼分子，及琉球羣島的民族主義者集中於冲繩島上，要求將美控制下的冲繩羣島及先島羣島，一律歸還日本；在這些示威羣眾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中，致有十七人受傷及三十餘人被捕。當時中共「新華社」所發出的電訊，也曾大罵美國而同情示威者的舉措。其實，中共於一九五二年所公佈必須收回的中國失地，則包括着冲繩在內的琉球羣島，它之所以改變其態度的主要目的在打擊美國，而企圖與日本進行幕後交易。如果日本將不答應中共要求，則北平將很可能藉口反日，非獲得出賣琉球羣島的相當代價不可。

美撤退冲繩的用意

至於美國原來準備在一九七○年退出冲繩的用意是，一方面由於一九六七年八月間，美軍事當局所獲得的情報顯示：中共已有辦法發射五百英里射程的巨型飛彈，必要時並可改裝核子彈頭。而距離中國本土五百英里的冲繩島上的美軍基地，將於美國對中共攤牌時是否會受到中共飛彈的威脅？這正是當時美軍事戰略家最注意的問題；爲了避免這種威脅，美國當時決定將它在冲繩島上的基地撤退至第二線。由於當時美國已經可以從本土發射具有六千至七千英里射程的導彈，而北極星潛艇亦可在任何太平洋上射出具有三千至五千英里射程的北極星型，和海神型導彈，因此，無須依賴這個西太平洋基地了。

另一方面則由於一九七○年，爲「日美安全條約」期滿之後，雙方可以順利地進行續約。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日本民社黨委員長申知前往冲繩調查時，就曾與美國高級專員舉行會談並提出幾項建議：㈠在改進日美安全條約的一九七○年以前，同美國方面交涉冲繩施政權力的歸還問題。㈡在施政權力歸還時，將把冲繩美軍基地的核武器撤出；使基地縮小至像在日本本土的一樣。㈢重建經濟，使冲繩經濟自立。

此外，還有一個用意是：美國撤出冲繩以後，將可能有助日本向蘇聯索還失地，如北海道外的齒舞、色丹、國後等數小島，目前仍握在蘇聯手中。如果美國退出冲繩後，則日本對蘇聯交涉時振振有詞，從而可以促進日蘇關係，以打擊中共。蓋自中共有了核子武器之後，美國未免存有戒懼！即使中共的核武器當不至於立即威脅美太平洋基地，但爲了安定日本人的心理和促進美日關係起見，美國趁此時機調整其太平洋區戰略基地是有其必要的。故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當佐藤首相訪美時，美國慨然答允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將冲繩交還日本；而出賣琉球給日本的毛共，則枉作小人！

毛共竟出賣琉球羣島

胡蒼之

由美國託管了整整二十六年的琉球羣島主權，終於五月中旬移交給日本。外國通訊社四月十九日發自東京的電訊指出：「美國副總統艾格紐將於五月十二日抵東京，從事五天訪問。他此行的主要使命，係參加五月十五日在東京舉行美國佔據的冲繩島歸還日本儀式，並促進美日關係。……」

換句話說，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以後，琉球羣島再度淪於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掌中，而其民族獨立自決的希望，則已成爲泡影！這對有血心正義的中國人來說，顯然是一種奇耻大辱。惟有那些願意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漢奸們如毛澤東之流，爲了鼓勵日人反美，曾數度表示同情日本要求美國歸還琉球島主權。早於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中共「新華社」就說：「美帝國主義不應長期侵佔琉球，而應該馬上歸還日本。」一九六九年三月，當日本貿易代表團抵達北平時，周恩來爲討好日人也曾表示：「琉球爲日本領土」云云。而所謂「以夷制夷」也者，原來如此！

日本吞併琉球的經過

一般認爲：中共鼓勵日本反美，倒無可非議；但倘若因意氣而竟同意琉球爲日本的領土，則毛澤東不僅否認自己爲中國人，失去了對琉球主權的立場；更是出賣民族利益的國賊！應該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從來就未以任何形式承認過琉球是日本的領土。因爲人所共知的事實是：琉球既不屬於日本，更不屬於美國；而可以說是中國過去最恭順的藩屬。根據明史指出：遠在明代洪武五年（一三七一），琉球王察度即開始向中國明廷稱臣入貢，自是奉中國正朔，且歷年朝貢不缺。而當時的明廷，也曾允許察度王之請，賜予琉球居民（不少歷史家推斷：琉球民族係出自古代馬來族，而馬來族則始於中國雲南的苗族）以漢族三十六姓，六百多年來，漢族與琉球人結合，繁衍廣速，現在琉球人中不少混有漢人血統，每當清明節前後，琉球報紙經常刊有漢族姓氏的公告，邀請同一姓系的人前往公墓祭祀；其他如飲食、服式、婚嫁、生辰喜慶，及宗廟、祭典、舞蹈、拳術、龍舟競渡等等習俗，均與中國各地相同；在第二次大戰以前迭經日本當局嚴厲禁止，但迄今仍保持着中國的古風。

雖然日人的勢力伸入琉球甚早，然其企圖染指琉球羣島權益的時候，當地居民對日本人不獨時起糾紛；且無時不作殊死鬭爭！因而殺身成仁，有着驚天動地的英烈史實。例如：一六〇九年（明萬曆三十七年），最著名的「宮古島事件」，和一六一二年（萬曆四十年）「大島大田布」的騷動事件等，一般琉球志士仁人，反抗日本的不屈不撓精神，至今猶盛激盪於宮古島的民間呢！當時宮古島民向中國明廷請求援救的血書，據說到現時還在琉球的博物館中保存着。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年），琉球羣島中的八重山島民遭颶風飄落於台灣島上，爲生番（台灣山地民族）所掠殺，日本以清廷經過洪楊之役後，其元氣大損而無力對外之際，乃乘機藉口進兵台灣！同時，清廷也派兵前往，後由英使從中調停，締結和約中，清廷承認了日本對琉球人民保護的舉措；並默許了日人對琉球羣島的保護權。

正因爲如此，所以琉球即遭日人的全面侵入。一八七九年（清光緒四年），日本更進一步地禁止琉球沿用中國正朔。翌年一月，中日兩國爲了解決多年懸案，於是草擬琉球條約，原定將琉球南部八重山和宮古羣島歸中國所有，這是當時日本一廂情願的方案，但清廷仍不肯放棄對琉球的全部宗主權，以是雖有成議，卻未加批准。可是日本軍閥即把琉球的尚泰王俘虜後，進而單獨行動逕將琉球劃入它的版圖，改琉球爲冲繩縣，成爲日本四十三縣中的一縣，而琉球遂告滅亡！

琉球人一度要求獨立

然而，琉球人民卻並未因此而向日帝國主義完全屈服，他們爲了復國而不斷地發生直接或間接的流血事件，像一八八一年（光緒六年）自刎殉國的林世功，其絕命詩曰：「古來忠孝幾人全，愛國思家已五年；一死猶期存社稷，高堂專賴弟兄賢。」實屬可歌可泣！原來林世功爲福建籍的華僑後裔，他也像其他華裔一樣接受中文的教育；同時，琉球羣島的居民，也普遍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所以，中國的書法、古畫、詩、詞、歌、賦等等，都流行於琉球羣島。

當時因爲復國運動，而流亡於海外的琉球人，亦復不少。其中以亡命於夏威夷、菲律賓、台灣，及其他東南亞地區的佔大多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光復以後，琉球島上尚有「革命同志會」，一度竭力要求琉球羣島獨立或歸還中國。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間，旅台的琉球人也曾組織一個「琉球光復」的機構，要求中華民國政府立即收回琉球羣島，並向當時盟軍的參謀長美國特使魏德邁將軍呼籲，請他主持正義，支持琉球民族自決，而不讓琉球人民再度淪入日本帝國主義的掌握中。

可惜中華民國國府當時參加開羅會議的代表團，只是要求收復台灣，對於琉球羣島則未提出交涉，而鑄成大錯。因此，我國無形中已放棄其對琉球各島

在此埋下了定時炸彈。

彭德懷在韓國吃盡美軍新式武器的苦頭，感到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小米加步槍，實在不能應付當前的戰事，所以就任「國防部長」後，力謀共軍現代化，將一切教條八股丟下，以軍事訓練爲主。這一來犯了大忌，毛澤東一向認爲共軍所以能打仗，全靠「毛澤東思想」，現在彭德懷先把「毛澤東思想」抛進了糞坑，顯然有心要「篡黨篡軍」，就決心對付彭德懷。但對付彭德懷也不簡單，因爲彭德懷是毛澤東一手捧起的軍中偶像，又擔任了「國防部長」，坐正共軍第一把交椅，自不能輕易更動。毛澤東就暗中佈置，施展拉一派打一派的故技，提高林彪地位與彭德懷相抗。毛幫一九五六年召開八大，更改黨章，在原有的政治局之上，又加了一個政治局常委會，規定常委由主席、副主席、總書記擔任，當時擔任常委的是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總書記鄧小平。到了一九五八年召開八大二次會議，又補選林彪任副主席，自然成爲常委，躋身於毛幫最高統治人民的金字塔。此一安排的內情，毛幫從未透露過，但可以認定是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最多在旁邊敲下邊鼓而已，因爲當時手握大權的劉、鄧與林彪有夙怨，朱德本身沒有力量，如果有力量，也不會保林彪；陳雲只是敬陪末座，更不可能推荐一名副主席。

毛澤東所以捧起林彪，絕非有愛於林彪，毛澤東對自己父親、兒子皆沒有絲毫感情，其人天性之涼薄，古今未有。自不會對林彪有感情，基本目的在於對付彭德懷。果然到了一九五九年，藉口彭德懷反對三面紅旗，聯絡幫內各大股，一齊用力把彭德懷推出了忠義堂，由林彪塡補上。

當一九五八年金門砲戰時，彭德懷曾發表文告向金門守軍招降，筆者當時曾在「祖國周刊」上撰文勸彭德懷早自爲計，斷言其不能與毛澤東共始終，中間不到一年時間，彭德懷就垮了。彭德懷垮台之後，筆者即認定毛幫無一人可與毛澤東共處。因爲任何人對毛澤東恩澤之厚，皆無過於彭德懷，彭德懷尙不能倖免，其他人可知，以後果然如同倒骨牌一樣。當年八屆二中全會推出的七常委，毛澤東本人之外，只剩下一個周恩來還在跑龍套，朱德衰老之軀，也受過多次鬬爭之苦，且辱及死去多年的母親。如果周恩來眞能同毛澤東合夥到底，不能不說是一大奇蹟。

第二要說到劉少奇。劉少奇與毛澤東相識在朱德、周恩來、林彪、彭德懷諸人之前，但劉少奇替毛澤東出力，要在遵義會議時，當時在會場上首先發難攻擊秦邦憲（總書記），周恩來（軍委主席），李德（第三國際派來軍事顧問）三人的，是彭德懷，及至彭德懷一砲放響之後，毛澤東始起而指責當權派的錯誤，最後是劉少奇出馬，三人連合攻擊，把周恩來轟垮，軍委主席換了毛澤東。直到今天已經三十七八年，毛澤東雖然當過「元首」，現任黨主席，但軍委主席一職卻再也不肯放手，仍然兼任。

劉少奇對毛澤東最大貢獻是在整風運動中打垮了國際派，毛澤東一生最得意夸夸其談的是「槍桿子出政權」，但槍桿子有時也會失去効力，例如同國際派的鬬爭，毛澤東就不敢出動槍桿子，因爲國際派背後有第三勢力作後盾，不能以野蠻手段對付，必須要擺道理，辯是非，毛澤東對於馬列思想仍在ABC的階段，與陳紹禹等人鬬爭，自然不是對手，就靠了劉少奇從中策劃，發蹤指使，終於把國際派鬬垮。

劉少奇助毛澤東打垮國際派，尙是牛刀小試，其眞正爲毛建立的功勳是無端端造出一個「毛澤東思想」，胡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中國化，並載入七大的黨章。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目前劉少奇已經受到「毛澤東思想」鎭壓之苦，也許會想到罪有應得了。

劉少奇所以與毛決裂，不完全在於爭奪權利，基本問題還是出在「毛澤東思想」上，因爲經過了幾次大風波，如「大鳴大放」、「三面紅旗」，劉少奇越來越覺得「毛澤東思想」不但害中國老百姓，也勢必要害了中共，因此，利用現有權力，迫使他向後退一步，不再過問實際政治，於是，引起了毛澤東的反感，以爲劉少奇有心篡位，終於引起文化大革命。

第三說到林彪，在以上三人中，林彪替毛澤東出力比較少，在毛澤東一生鬬爭的重要關頭，林彪皆未出頭，但是，有一點不能否認的，林彪始終忠於毛澤東，林彪本屬於朱德一個系統，但上了井崗山之後，經過毛澤東拉攏，很快就倒向毛澤東一邊。古田會議朱毛正式要火拼，林彪公開叛朱投毛，使朱德膽怯，未敢動毛澤東的手，從此屈居下風。以後由江西向陝北逃竄，林彪也始終站在毛澤東一邊，與彭德懷變成了保駕的哼哈二將，當然毛澤東對林彪也大力提拔，否則林彪也決不可能竄到第二把交椅，但是一到了接班的境地，大難也就來了。林彪是個聰明人，不會不了解自己的處境，尤其是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要葉羣、黃永勝等人檢討，已是對付林彪的先聲，林彪迫而自衛，不得不弄出這個「五七一工程紀要」，結果卻未能成功。

就這個文件來看，有一點特別値得注意，林彪要發動政變，何以不動用陸軍，是無陸軍可調，還是因爲陸軍派不上用場，無論如何，要全靠空軍，成功的可能性實在不高。因此，筆者懷疑此一計劃是否林立果假命而行，林彪葉羣是否知道，黃永勝等人更可能未參與其事。

其次，「紀要」聲稱爲了防止「和平演變」，以前毛幫似乎無此憂慮，此時突然提出，是否與尼克遜訪毛有關，如果眞是爲了反美毛勾結而發動政變，則此項政變是否還有國際背景。

再其次，「紀要」承認許世友可能出兵干涉，證明許世友實在是毛分子，由於許世友（應包括李德生、南萍在內）的堅決擁毛，保住了毛的位子，但今後毛仍然要繼續整肅軍人，許世友將成爲優先目標。

最後再說到周恩來，無論如何，周恩的情況不會太好，今後是在數日子過，而且日子一天要比一天難過了。

關於「五七一工程紀要」（下）

岳騫

二、毛的懷疑狂與虐待狂

「紀要」又說：「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那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後來不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那一股政治力量能同他共始共終。」

這一段也是一針見血之言。毛澤東加入中共之後，對於曾經領導過他的人，無一個不是直接間接被他打倒，總統文告中曾指毛澤東「無所不反，一反到底。」自是的評。但在毛澤東坐上第一把交椅之後，被他捧起的人，後來皆被判處政治上死刑，隨便可以舉出四個人。

第一個是高崗，毛澤東在未逃到陝北之前，本來派去朱理治、郭洪濤先到陝北，把劉志丹、高崗以下土共全部拘捕，準備一網打盡。及至未能殺死，就盡力拉攏，尤其在借刀殺死劉志丹之後，更把高崗捧上天，經常說高崗同志最正確，將高崗提升爲書記處書記，與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比肩。勝利後，中共派兵入東北，高崗原是領導幹部之一，後來彭眞與林彪互訐，兩人都摔了筋斗，彭眞調回，林彪也等於降了級，高崗就成爲東北王，當時高崗在東北的官職是「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局書記（卽第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這還不算，在僞政權成立時，毛澤東「當選」了主席，同時「選出」六名「副主席」，高崗竟然敬陪末座，順序是朱德、宋慶齡、劉少奇、李濟琛、張瀾、高崗。毛僞政權成立二十多年來，論到曾任職權之重，仍以高崗爲第一。

高崗自以爲得到毛澤東的支持，爲所欲爲，在東北行事較當年張作霖猶有過之，曾同蘇俄簽署貿易協定，東北自發鈔票，自發郵票，最妙的是北寧路火車，到山海關爲界，猶如今日的廣九車以羅湖爲界，乘客須下車過關買票再上車，眞眞成爲一個「獨立王國」，毛澤東當時如此縱容高崗，頗似鄭莊公對共叔段的辦法，有心養他的惡，果然高崗作風引起所有大頭目不滿，毛澤東就假手劉少奇、周恩來予以清算，逼得高崗「以自殺作爲對黨的最後背叛」（清算高崗文件中語），高崗是第一個被捧起又被判處政治死刑的人。

第二個要說到彭德懷，遠在井崗山時，毛澤東就對彭德懷恭維備至，有名的歪詩「誰敢橫刀躍馬，唯我彭大將軍。」對彭德懷極盡阿諛之能事，以後在遵義會議彭德懷幫他奪了權。在包座毛澤東與徐向前分手率隊逃跑時，也只帶走了彭德懷、林彪兩股，連朱德、劉伯承都同張國燾在一起。毛澤東當時把帶走的共軍編爲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自任政委，地位相等。

以後共軍受到政府招安，改編爲第八路軍，以朱德爲總司令，彭德懷爲副總司令，實際上代行總司令職權，成爲共軍最高當家人，自然也是毛澤東的意思，因爲就共軍大頭目資格來說，朱德任總司令自無人可與相爭，若是副總司令，首應由賀龍出任，其次也該輪到徐向前，無論如何也不會由彭德懷擔任，毛澤東所以把彭德懷捧上這把交椅，就是要利用彭德懷代他控制共軍。以後八年間，彭德懷也確實作到了這一點。勝利後，胡宗南揮軍進攻陝北，直下延安，毛澤東倉皇出走，陝北局面也全靠彭德懷支持，後來在子午鎮打了一個勝仗，國軍二十九軍軍長劉戡陣亡，始穩定了共軍的劣勢。彭德懷一生對毛澤東的幫助實在太大。到了韓戰爆發，毛澤東自告奮勇，派周恩來去熱海謁見史達林，請求「抗美援朝」，得到允許，共軍就入韓作戰。初期入韓共軍最高指揮官一般傳說是林彪，但直到今天，卽使在林彪威權正盛時，也未曾見過有關資料透露，估計林彪入韓參戰的可能性甚小。最初入韓參戰的指揮官大概是一個二級頭目如鄧華、楊得志之流，中間只有一個月時間，入韓共軍已經不支，於是毛澤東正式派遣彭德懷以志願軍司令員名義入韓參戰。

由於杜魯門受了共諜包圍，定下一個韓戰不許打勝的策略，縛住了麥克阿瑟元帥的雙手，使韓戰打了一場無結果的戰爭，不但使彭德懷成了英雄，也提高了毛幫的地位，舉世皆驚於毛幫何以能同美國加上十六盟國的聯軍打成平手，實際上很少人注意到英首相艾德里及一批美國政壇的共諜給予毛幫的助力，尤勝於蘇聯供給的武器。

韓戰停火後，彭德懷回到北平，受到盛大歡迎，不久毛僞政權改組，「政務院」改爲「國務院」，軍事方面撤銷了原來的「解放軍總司令部」改設「國防部」，卽以彭德懷爲首任「部長」，正式代替了朱德。同時又釐定軍階，毛澤東裝模作樣登上天安門大封功臣，「元帥」十人，「大將」十人，彭德懷被封爲「元帥」，名列第二，僅次於朱德，此時是毛彭關係最密切的時期，但也

談論毛澤東統治下大陸的姑娘們，連一條可供穿著的像樣褲子也沒有，意味「毛澤東思想」已落後了幾百年，實在是極有道理。

說來有些人也許會吃驚，但它卻眞正存在着，那就是在「紅都」莫斯科的近郊，近年新開設了一所很大的賭場。該賭場的設備雖然不及蒙地卡羅，賭博的種類雖也仍未包羅萬有，但上至蘇聯的官員，下至工人和普通市民，稍有餘閒，便均前往「消遣」，樂在其中。前面所說的「資本主義國家流行的消閑玩意，也逐漸爲蘇聯人民由接納而深深喜愛」，這就是最有力的例子。

蘇聯的年青一代，也越來越向美國的「時髦青年」看齊。在莫斯科的街頭漫步，隨處都可以見到「美式裝備」的蘇聯青年，他們穿着長僅過膝的牛仔褲，深紅色的外套，結着偷運入口的美國領帶，招搖過市。當然，這些「美式裝備」的青年是沒有什麼政治傾向可言，只因他們喜愛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生活，所以，除了奇裝異服之外，他們對於遊樂、賭博、酗酒及放縱的男女關係也極感興趣。這批西方嬉皮士式青年的出現，是蘇聯推行修正主義的產物，這雖然不是「修正」的優美，但由於嬉皮士式青年的出現，我們卻可以洞悉「修正」後的蘇聯，起碼已給予普通人民生活上有一定的自由了。

目前的蘇聯，雖然仍號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能夠表現「社會主義」的地方只有一點，那就是國家爲一切事物的僱主，至於其他方面，則與資本主義國家實無多大分別，例如有錢的人家照樣可以僱請傭人，商人可以私營生意，集體農莊的工人，可以耕種自己的土地兼作畜牧業，現在牧場中的牛羊，大多數都已是農場中工人的私有財產。不論任何階層的人，只要他們勤勞節約，都可以在政府的物業上投資，也可在政府銀行存欵，所得的利息均可據爲私有。總之，經過十多年的「修正」以後，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色彩已越來越濃，很明顯，當前的蘇聯，仍正在一步步向着資本主義道路上走。從蘇聯的蛻變，可以證明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實在要比「社會主義」優越得多。

官看中共

時期，黃任冀察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丁盛在黃屬下任副團長，戰後黃率軍入熱河編爲四野第八縱隊，丁任八縱第二十四師師長，其後改編爲四十五軍，五十四軍，丁皆在黃手下任職。因此丁盛繼劉興元在中南地區當區，實是蕭規曹隨，換湯不換藥。

再看趙紫陽，文革前任中共中南局書記，兩人一文一武是「南霸天」陶鑄的左右手。文革之後，黃永勝曾力圖掩護趙紫陽，後來雖被揪鬬，但於一九七〇年復起出任內蒙區委書記，也還是黃永勝的力量。現把他調回廣東，顯然是陶趙集團的復

可減殺軍人氣焰

自從去年十月以來，周恩來一派乘林彪垮台及實力軍人集團的內部磨擦，曾進行了一次各軍區的人事大改組。今春以來，尤其是尼克遜訪問大陸之後，進行尤其積極。因爲當紅的葉劍英經不在北平公開露面，可能親往各地主持整軍的工作。劉興元之罷官可能是葉的工作主要成績之一。前已言及黃永勝雖倒，但是黃集團的潛勢力猶在。因此劉興元之罷官，不能霸王硬上功，以簡單的命令行之，可能是以和風細雨的情商辦法行之。劉興元之所以必須罷官，是爲了樹立新當權派的威信，黃永勝既倒，不能再任令他的頭號心腹控制廣州軍區。丁盛繼劉興元控制廣州軍區，意在使黃系集團可以接受，趙紫陽返粵任職也是一種安撫。但是也在顯示文職幹部逐漸抬頭。

這次周恩來一派之整軍，以剷平山頭爲重心，而廣州軍區、瀋陽軍區、南京軍區、福州軍區、濟南軍區是五個最顯著的山頭。而黃系集團控制的廣州軍區則是最大的山頭。只要將這個山頭制伏（還談不到剷平），其餘的山頭自然望風歸順。因此劉興元的垮台，有樹立典型，响起信號的雙重作用。

丁盛繼起任廣東省革委主任，雖說換湯不換藥，但由於劉興元終於罷官，則繼起者不能不謹愼行事，避免再被「情商」罷官。因此必可減殺軍人氣焰，這一形勢大有利於周恩來的攬權。因爲文革之後權力在軍人手中，現在周恩來能制伏軍人，則自然可以攬握大權。

毛遠新露面日少

在上述發展之下，毛派的氣色自然很壞。這一點頗出於大部分觀察家之所料。他們皆迷信文革後是毛派復權的局面，林彪之倒，黃永勝之垮，都是毛澤東疑忌權臣，集中權力的削藩手法。照此推論軍人之受勒制，毛派權勢應該上昇才是，實際上不但沒有上昇，而且在繼續下降。

據新華社四月十五日瀋陽電稱，「全國少年乒乓球賽在瀋陽開幕」，出席開幕儀式者有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陳錫聯，軍區政委，省委第二書記曾紹山，及黨、軍負責人李伯秋、楊春甫等，省委領導班子幾乎部出齊，獨不見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毛是省委副書記，又是二十幾歲的青年，他之不露面是非常違反常情的。據知他自去年一月被選任省委副書記之後，一直面目晦暗。

在北平的毛派除江青之外僅剩下姚文元了，今年初以來，已露出搖搖欲墜的情勢。就連江青自己也有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情況。兩人公開露面次正越來越少。

另一値得注意的跡象，是毛里求斯總理拉姆古蘭，十一日過上海時，上海當局前往送行者，以王洪文領銜，他新增加了一個官銜：「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政治委員」。這個官銜以往從來沒公開發表過，照理說，張春橋應是第一政委，以往不提此官銜，現在突然公開出來，是否顯示張春橋的地位發生了什麼問題，現在還不能確知，但是大有可能。

魯遲

走向資本主義的蘇聯

一個西方記者筆下的莫斯科

凌山

自斯大林死去，馬倫可夫垮台以後，從赫魯曉夫開始，直至目前以布里茲尼夫及柯錫金爲首的蘇聯領導集團，十多年來都不斷在推行「修正主義」，使蘇聯逐步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對蘇聯的修正主義集團，儘管中共不斷攻擊它是背叛了列寧、斯大林的「革命路線」；不過，近年來根據西方記者的報導，推行修正主義以後的蘇聯，在經濟建設方面確已比斯大林專政時代不知進步了多少倍，尤以作爲首都的莫斯科，其成就更爲顯著。可見共產主義的教條實在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老牌共產國家如蘇聯，假如不實行修正，假如不亦步亦趨逐漸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則可以斷言，縱使它再經過三數十年的歲月，國內經濟建設必仍停留在斯大林時代的落後蕭條，蘇聯人民的生活，也斷斷不會得到絲毫的改善。

法國的名記者荷歷汀，月前曾經前往蘇聯首都莫斯科作爲期十餘天的訪問，回到法國後，荷歷汀在一份報紙專欄裏發表訪問蘇聯觀感的評論，他劈頭就這樣說：「由於克里姆林宮領導集團推行修正主義的結果，最近十年蘇聯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實超過斯大林獨裁統治時代半個世紀！目前，『紅都』莫斯科不但在外觀上充滿了資本主義國家大都市的色彩，而生活在莫斯科的蘇聯人民——尤其是年青的一代，生活方式也愈來愈趨向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國家流行的消閒玩意，也逐漸爲蘇聯人民由接納而深深喜愛了。」

荷歷汀以莫斯科的改變做例子，在專欄裏列舉翔實的資料說：莫斯科的面積共二千方哩，比巴黎大九倍；目前全市有四千五百條街道，遊客需時兩年才能遊遍整個市區；全市共有九個鐵路火車站，四個大小飛機場，地底鐵路共長六十二哩，環城公[illegible]

游泳池，可容二千五百人同時游泳，歐洲首屈一指的羅比亞酒店，可容六千名旅客居停；全市有五千所圖書館，藏書達一億八千萬卌，中等學校有八十間，青年學生達五十萬人；市區內最具規模百貨公司的櫃台長達一·六哩，平均每天發售十五萬種不同的貨物。如果我們看看布爾什維克在蘇聯當政的歷史，當列寧領導的所謂「十月革命」在俄國取得勝利，於一九一八年以莫斯科爲其紅色首都的時候，這個位於窩瓦河上游的城市，其通衢人街上不僅絕少汽車行駛，在入夜以後甚至連街燈也沒有。蘇聯的第一個所謂「五年計劃」，雖早在一九二一年經已提出，但[illegible]國內[illegible]業，實際上卻一直到了一九二八年之後才開始萌芽。一九三〇年，當英國的國會議員懷埃斯前往莫斯科訪問，參觀「全蘇維埃電力總局」的辦事處時，竟然發現這個電力總局門口的電鈴和辦公室的電話都是壞的；至於向來被視爲蘇聯工業標誌的「高爾基汽車製造廠」，也是到了一九三三年以後才較大量地生產汽車，足見蘇聯在列寧獨裁統治時代工業和經濟建設的落後。

至於斯大林獨裁統治時代又怎樣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情形姑且不去討論它，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九四七年，數位美、法記者前往莫斯科訪問時，所得到的印象，仍認爲該「紅色首都」是充滿一片荒涼；在市區的通衢大道上見不到一輛「現代化」的汽車，商業中心區的商店沒有充裕的貨品出售，來往市區裏的莫斯科市民，衣著粗劣，表情麻木，這個世界上面的歡樂事情，似乎都和他們完全沒有關係。由於市區內各街道和商店裝置的電燈甚少，每到黃昏來臨，市面便十分黯淡，加上夜間行人稀少，市民沒有夜生活的消遣節目，那時的「莫斯科之夜」，只充滿着淒涼的氣氛，這就是斯大林統治蘇聯的最明顯政績。

斯大林死後，修正主義在蘇聯大力推行的結果，目前的莫斯科，與斯大林統治時代的「紅都」比一比較，確實已經「脫胎換骨」。現在，莫斯科已擁有七百萬居民，雖然不及紐約、東京以及其他民主國家大都市的繁盛，但莫斯科市面上已有三萬輛汽車行駛，百分之八十的居民都有電視或收音機等娛樂設備。已故克里姆林宮頭子赫魯曉夫，當年曾

從劉興

從最近廣州的新聞報導得知，中共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興元已經罷官下台。四月間在廣州幾次的公開集會當中，廣州軍區司令丁盛皆以廣東省革命委會主任的官銜主持一切，此外在副主任當中出現了一位「陶趙黑幫」第二號人物趙紫陽。

「進一步退兩步」？

一九六七年八月到十一月，抗拒文革，屠殺毛派紅衛兵，「廣老譚」黃永勝被調往北平參加毛思想學習班，隨時有被揪鬪危險之際，所以終能度過難關，並放還廣州出任廣東省革委會主任，多虧廣州軍區將領一致堅決的支持，而這一將領集團的核心人物是劉興元、溫玉成和閻仲川。其後溫玉成調北平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司令」，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前後神秘失踪，有人說他被刺身死，眞[illegible]

去年十月與黃永勝、吳法憲等一起神秘匿跡，迄今未再露面。但是代替黃永勝掌廣州軍區及中南半邊天的劉興元，則一直甚爲活躍，直到最近才突然失勢下台。

從劉興元之下台，可以確知黃永勝已經垮定了。南京軍區司令、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許世友，匿跡四個月之後最近復出，一度晦暗的瀋陽軍區司令、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陳錫聯，最近也公開活躍，但是黃永勝短期間則難望復起。不過從丁盛繼任廣[illegible]

，已感兵力支絀，應付維艱。目前，南越的預備隊亦投入戰場，如果要抽調部隊應付三角洲戰事，是否辦得到呢？這是南越戰局較爲令人憂慮的一點。如果南越無兵可調，則在三角洲地區，北越卽使只有極少部隊，也可能造成大患。因此，南越戰局的北、中、南各線雖都還穩定，仍然有隱憂存在。

美軍原定五月一日撤退二萬三千人，尼克遜已宣佈延至七月才撤退二萬人，延遲撤退的原因，也可能與目前戰局變化有關。

獨力苦戰

美軍派駐南越最高峯時有五十五萬人，目前只剩五萬左右，卽是已撤退五十萬之眾。已撤退的五十萬美軍，大部分是戰鬬部隊，仍留在南越的，並非直接作戰人員，因此他們撤退不撤退沒有多大影响。尼克遜之延緩撤退美軍，一來表示保衛南越的決心；二來，仍然留駐南越的美軍，雖不能調到前線作戰，但協助南越守住空虛的後方卻大有作用的。

美國鴿派政客攻擊尼克遜，認爲他的越南化計劃失敗，其實，這說法未免太忽視事實。過去，北越部隊及越共進行的是游擊戰，從未有過現在這大規模的正規進攻，蘇聯對北越的軍援，十分盡力，所有武器，都是蘇聯製造最新式的。據前線西方記者報導，不論坦克、火箭或地對空飛彈，北越使用的，都比南越勝一籌。應付這大規模的現代化攻勢，相當吃力。當日有五十多萬美軍在越作戰，和北越打起來也不過有勝有敗，現在南越軍獨力作戰，居然處處擋住北越傾巢而出的攻勢，而且士氣表現得如此旺盛，如果說越南化計劃失敗，其實是瞞住良心說話。目前情形，與尼克遜原定的計劃已十分接近，他也表示滿意。

海空軍大結集

鴿派政客認爲，越南化應該由南越自己完全負起保國守土的責任，毋須美國飛機戰艦出動協助。其實，尼克遜的越南化計劃，只是指地面部隊而言，並沒有準備要南越立刻肩負起海空防守之責。美國對南越海空支持是長期性的，因爲海空作戰派出的人員不多，在戰事上收效大，傷亡機會不多。

現在，經四五個星期的作戰，固然可證明南越部隊是一枝戰鬬力強大的軍隊，雖然未能將北越進侵部隊一鼓擊敗，但能擋住強大攻勢，已足表現他們是有效率的軍隊。這四五個星期的戰鬬，使美國更認爲成功的，是他們的海空軍表現的迅速而大規模的動員力量。

目前，支援南越軍作戰及轟炸北越的美國戰鬬轟炸機數逾六百架，B52巨型轟炸機一百三十架，另有六艘航空母艦，兩艘飛彈巡洋艦，五艘配有導向飛的驅逐艦，及七艘普通驅逐艦。除了巨型轟炸機外，其他飛機戰艦都結集北越海岸外的東京灣。這是二十二年前仁川登陸以來美國海空軍最大規模的一次結集。

這一項大結集，不僅是對北越示威及警告，而且給予南越軍民極大的鼓舞作用，表示美國對他們的支持是具有決心的。

阿布藍斯的報告

尼克遜四月二十七日發表有關越南問題的聲明，其中曾提及阿布藍斯將軍對戰局發展的報告。

阿布藍斯將軍是美國派遣軍的司令官，也是南越盟軍的指揮官，直接負責指揮參加在越作戰的盟國軍隊，對抗北越軍南侵，他的意見，對尼克遜的決策，當然具有極大影响力。

據阿布藍斯對越南戰局表示的意見，有如下幾點：第一、南越部隊在對抗北越南侵戰鬬中，表現得非常英勇，給予北越軍以極大的殺傷，他們已使北越軍隊不像一些人所預料的那樣子，可以輕易的取得勝利。

第二、美國的空中攻擊，對保護美國在越的剩餘部隊及協助南越人民保衛家園和國土，不讓共產黨佔有的努力，都是極其重要的。

第三、非常艱苦的戰爭還要進行幾個星期。在今後的戰鬬中，南越軍會打敗幾仗，也會打勝幾仗。

阿布藍斯的結論說：「可以令人相信的是：假使我們繼續供給空中及海上的支援，敵人要把共產政權強加南越的這種絕望的賭博，將告失敗。」

談談打打

在三月三日北越南侵後差不多一個月，巴黎和談恢復了。可是，誰也沒對這個和談寄予希望。巴黎和談一直是一個互相攻擊和宣傳的講壇，和其他一切共黨談判一樣，不可能有任何結果。美國宣佈無限期停止和談，是不讓北越及越共利用作爲宣傳。

在南越戰場上正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和談又告「恢復」，絕不會有人相信和談有任何結果，除非南越徹底擊潰北越攻勢，北越無能爲力時，會談才會有希望。

誰都知道，談談打打是共產黨的一貫作風，當日在中國大陸，共產黨利用這一套把馬歇爾玩弄於掌股之間；在巴黎會議席上，共產黨也不外玩弄這一套。

不過，美國國防部長賴爾德不再那麼懞查查，他已聲明，回到會談桌上，並不表示美國停止空中轟炸，除非北越南侵部隊全部退回北越境內。

還要艱苦作戰

北越會悄悄退回境內嗎？除非給南越打到沒有作戰能力，否則，他們還得死纏爛打下去。所以，越南的這一場戰事，必不會這麼結束，正如阿布藍斯說，在今後幾個星期內，還將要進行非常艱苦的戰鬬，這個觀察不會錯。

整個戰局目前値得注意的是：

㈠崑嵩的攻防戰。

㈡湄公河三角洲共軍的攻勢如何展開。

如果崑嵩保不住，南越便會遭遇危險。如果湄公河三角洲共軍攻勢得逞，在北部、中部、南部作戰的南越部隊便受到牽制。

新聞以外

南越部隊戰鬭力出乎意外
武元甲估計錯誤進退兩難

黎人傑 作

北越軍挾雷霆萬鈞之勢，發動三月進攻，武元甲以爲可以一鼓擊敗南越軍。可是他估計錯誤，在北部、中部、南部各戰線都遭遇堅强抵抗，損兵折將，進退兩難，只有拚命到底，又在三角第四路進攻，如仍無所得，這一次的攻勢便注定失敗了。

攻勢第五個星期

北越發動三月攻勢，到現在已進入第五個星期，看樣子還要繼續打下去，最後結果如何，連武元甲、阮文紹、尼克遜和布里茲涅夫都不會知道。攻的方面志在必得；守的方面也不惜犧牲，作戰到底。這樣的硬仗，寸土必爭，因此，這場戰爭必然激烈而綿長，也是今後越南人民的命運所繫。

許多人對這場戰事感覺得亂哄哄地，對眞實戰況，能夠了然的人不多。要了解越南當前的軍事形勢，必先明瞭南越的地理。南越地形狹長，東面和南面是海，北面是北越，西面是寮國和高棉。共軍不但可以由北向南攻，也可以由西向東攻，因爲西面寮國與高棉，都在北越控制下。北越已在這兩個國家境內建立不少基地。因此，北越軍一方面越過非武裝區，進攻南越北部，同時可從寮國和高棉西攻。目前，進攻南越的共軍，分爲四路進兵，第一路進攻南越北部的廣治省，企圖進而威脅順化。這一路共軍於發動攻勢之初，聲勢洶洶，氣吞斗牛；可是，在古越河被南越軍擋住了。

保衛安祿可歌可泣

第二路共軍從高棉沿十三號公路向南進攻，這一路的主要目的是要進攻西貢，結果又在安祿被南越軍擋住。共軍先是猛烈砲轟，繼而坦克進攻，雖然一再宣稱安祿已告「解放」，事實上南越軍卻能在波浪式的進攻中，屹立不動。這一路進攻的北越部隊，雖然有一小部分滲入南越軍後方，在西貢三十里外的地區出現，可是安祿市雖大部毀於砲火，南越軍仍能守住，滲入的小部分北越軍隊便不能發生作用。

這兩路北越軍發動攻勢之初，都似雷霆萬鈞，可是再衰三竭，久攻不下，沒法達成任務。在這兩個地區戰事進行當中，南越的若干小單位出現投降和潰散的事情，於是北越便拿來作宣傳資料，認爲是他們的「赫赫戰果」；一部分西方記者也強調情況危險，南越支持不住，尼克遜的越南化計劃已告失敗。其實，在北越坦克大砲猛撲猛轟之下，即使是世界上最強勁的作戰部隊，放棄外圍若干據點是勢所難免的，他們要固守的主要戰畧重地，一直不會失守。

崑嵩之戰

這兩次進攻都無法取得勝利，北越又發動第三路和第四路的進攻。

第三路進攻南越中部，這一帶是高原地區，北越發動攻勢後，美國和南越的顧問及指揮官都認爲這一地區會成爲共軍主攻目標，因爲如果在這地區進攻得手，可把南越一分爲二，首尾不能相顧，由此，北越便可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可是武元甲先是進攻北部，再而進攻南部，這兩項攻勢都出乎美越軍意料之外。在南北久攻不下之後，北越軍才終於向中部發動攻勢。

這一路進攻的初步情況也和第一路、第二路差不多，南越軍的外圍據點紛紛陷落，甚至連南越軍的師長和美軍的顧問也下落不明；拚命撤退的南越軍甚至把直升機也扯下來，情形可說相當狼狽。可是，眞正的戰鬭，卻在崑嵩展開，直到老萬執筆時，崑嵩還是無恙，現在要看南越軍是否能像廣治、安祿一樣堅守，如果守得住，北越軍的四個多星期攻勢，可說一無所成；如果守不住，可算是北越軍的唯一勝利。他們可能將南越截斷爲兩段，這對南越當然會造成重大威脅。

三角洲的攻勢

至於第四路北越軍的進攻，剛開始不久，地點在西貢以南的湄公河三角洲，這一帶是南越的富庶地區，由於安祿前線軍事吃緊，原駐這地區的南越部隊紛紛北調，因此防衛實力相當空虛。

不過，在這地區發動攻勢的北越軍究竟人數有多少，目前還未判明，是騷擾性質呢，抑或有強大力量足以席捲三角洲地區呢？要待情勢明朗後才知道。

南越部隊應付北部、中部及南部三路龐大攻勢

每週評論

台北最近的氣象

自從中共混進聯合國，中國的外交出現前所未有的困逆之後，台北的動向深爲海外中國人所關切，玆對最近的動向畧加述評供有心者之參攷。

集民力・張國威

「中國的悲劇」一書作者，著名反共文化人胡秋原最近赴美出席反共愛國會議，旅美期間曾廣泛接觸留學生及僑胞，交換國是意見，日前胡氏已返台北，他綜述留美國人對台北當局的意見有四點：①希望振奮民族的自尊心，表現精神的革新；②希望能大刀濶斧的革新政治，打破惰性，使政治上出現蓬勃的朝氣；③希望大力發展科學，使科學的研究發展，與國防工業相結合；④希望能創造性地改革教育，不重死記，重推理，不斷吸收新知，並培養自由研究風氣。

以上這四點意見，我們認爲雖都絕對必要，但也無非老生常談。我們認爲中華民國當前的大事和急務是如何鼓舞民氣，啓發民意，以及集中民力。不在民眾上用功夫，不能擴大團結，其它一切都是枝葉。

集民力、張國威，寶島雖小，巍然有復興氣象；大陸雖廣，一小撮暴徒脅迫同胞在馬列主義裏翻弄苦難。如能造成這一對比，則反共陣容雖小必大，雖弱必強，中興復國，絕非夢想。

對美外交絕無奇蹟

四月二十五日，台北的報導說：「政府爲加強拓展外交，展開總體戰，在六十二年度的外交經費中，已較去年度增到了約百分之四十的預算。」

據稱：「在六十二年度的外交預算中，政府並編列了一筆爲數達數千萬元的機動經費，以爲應變之需。又據透露，今後外交，將以美、日及亞太地區爲重點，其它非洲、歐洲、中南美洲等地區，並將密切配合，以爭取外交的主動優勢。」

在外交困局之下，增撥外交經費，以期打破中共孤立中華民國的陰謀，這固然是應該積極進行的；但是我們已經屢次說過，在目前的情勢之下，外交絕難創出奇蹟。從「以美、日爲重點」來看，更是如此。因爲美國迫於內外形勢，陷入中共圈套已深，絕對不會有什麼基本轉變；換言之，是絕對靠不住的；至於日本佐藤政府爲了中共問題，也正被黨內黨外弄得焦頭爛額，勢必跟從美國走，這趨勢絕非外交所能挽回。扭轉外交的鑰匙是內政，換言之是反共復國。迄今爲止，我們未聽見政府在這方面有任何使人耳目一新的言論和行動，未免使人感到失望！這是出於愛之深、責之切。

憲政法統不可動搖

台北二十五日的報導說，執政黨某高級人士二十四日在一項會議中表示，在調整組織和精簡機構的原則下，黨政方面將大量起用新人，以期一新耳目，創造政治的新氣象。

據說新選連任的總統和副總統將於五月二十日就職，除了改組一個新內閣之外，並且正擬定計劃改革中央民意機關，以增強國會的監督機能云云。

新總統就職，現政府自然要總辭，以待建立新閣，這是正規常例，無需多言；關於改革中央民意代表機關一點，則困難殊多。因爲新任的總統和副總統，就是既有的國民大會選舉出來的，如果改革國大，等於動搖自己的法統基礎。因此，這件事得一萬個謹慎。不過，政府遷台二十餘年，民意代表老死相繼，勢必得研究一個補選辦法。

總而言之，憲政法統不可輕易動搖，但是中央民意機關的新陳代謝機能的技術，則需就實際情況加以改革，而這項事情，又必須民意機構本身採取主動。這個步驟不能亂，一亂就毀了憲政法統。

台北最近的氣象……………………每週評論 一
南越部隊戰鬪力出乎意外
武元甲估計錯誤進退兩難…………萬 人 傑 二
從劉興元罷官看中共………………魯 遲 四
走向資本主義的蘇聯——
一個西方記者筆下的莫斯科………凌 山 五
關於「五七一工程紀要」(下)…岳 騫 六
毛共竟出賣琉球羣島………………胡 養 之 八
橫眉語………………………………萬 人 傑 一〇
十年祭………………………………英 菲 一一
俯首甘為異族奴……………………江 城 子 一二

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專輯
引言………………………………… 一三
五月的回顧………………………… 一三
逃亡·入獄·再逃亡……………… 一六
大陸農民怎樣生活………………… 一八

五四·陳獨秀與釣魚台……………古 鶴 翔 二一
為楊貴妃辯誣(中)………………寒 山 碧 二二
家在香港……………………………高 本 清 二三
中州風雨(長篇小說)……………馬 行 田 二四
蹄聲劍影錄…………………………宓 琴 二六
認識中國:回歸,回而不歸………柳 以 青 二七
萬人意見……………………………讀者來信 二八
萬人詩壇……………………………董 力 行 (內底封)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三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五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三六期）



本期要目

台北最近的氣象……每週評論
南越部隊戰鬭力出乎意外 武元甲估計錯誤進退兩難……萬人傑
從劉興元罷官看中共……魯遲
走向資本主義的蘇聯——一個西方記者筆下的莫斯科……凌山
關於「五七一工程紀要」（下）……岳騫
毛共竟出賣琉球羣島……胡養之
十年祭……英非
俯首甘爲異族奴……江城子
五月逃亡潮十週年紀念專輯引言……
五月的回顧……
逃亡·入獄·再逃亡……
大陸農民怎樣生活……
五四·陳獨秀與釣魚台……古鶴翔
爲楊貴妃辯誣（中）……寒碧山
家在香港……高本清
認識中國：回歸，回而不歸……柳以青





